

《大八义》

评书传统书目，长篇，又名《大宋八义》。

编创于清末，是为评书艺人口传的“道儿活”。据觚屑《评书续谈称：始说《大八义》者为杨德茂。其纂弄者“乃为一日偶见八卦，因以其乾、坎、亘、震、巽、离、坤、兑加以支配”，塑造了“抱刀手”宋锦宋士公、“神偷手”赵庭赵华阳、“草上飞”苗秀苗云光、“水上漂”白坤白胜公、“重瞳秀士”张文远、“威震八方鬼偷得”陶玉春、“钻天猴”阮洪芳、“彻地鼠”阮弱芳八个主要人物，八人各占一卦，而八义的师父左云鹏即为八卦当中的黑白阴阳鱼，故称“金针八卦道长”。

评书《大八义》说的是：北宋哲宗年间，三月三日扬州召开群雄会，宋士公携师弟献艺贺号重振八卦门，赵华阳“洒雨箭”打张贺巧得“戒淫花”；奸相蔡京的叔父、山东青风寨寨主蔡啸天赴扬州杀官夺印，关帝庙八义大战蔡啸天，左云鹏救徒出险，剑斩杀父仇人；南清宫八千岁丢失冠袍带履，蔡京、童贯陷罪于八义，八卦门传人皇姑赵品娟力主八义戴罪寻宝、捉贼完案；八义赴山东两探大虎滩吞龙套口，败在盗宝人“金花太岁”濮连手下；“穿山赛野龙”石禄帮助八义三打大虎滩，双铲战双铎，力拔“铁魔掌”；濮连携宝逃逸；八义寻踪追奔太湖中山寨，施巧计攻山破寨，捕获濮连的叔父濮继宗；濮连为救其叔，啸众苏州府劫牢反狱；八义追袭贼人至陕西红花沟，观音殿和尚法铎为贼利用，屡向八义发难；八义夜袭红花沟，赵华阳施展奇功夺宝；赵品娟义会群侠，辨识假冠袍带履；八义友人鲁清设调虎离山计。二月二霍俊堂于霍家集摆擂招婿，霍家集上鲁清火烧濮连胞弟濮铎，左云鹏之母上官萍松树林掷松塔擒拿濮连；八义解凶犯进京，汴梁城石禄怒打蔡京；真宝被流转山东，八义直逼大梁口；大梁口寨主“金刀”武晓誓死不交真宝，双方恶战伤亡惨重，武晓剖腹自戕。八义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清末民初，有宝顺田、海胜山等说《大八义》。20世纪40年代，有阎伯涛、王伯芝等说此书。

《大八义》

目录

- 第一回 左云鹏恩收八弟子赵华阳私访霸王馆
- 第二回 为请彭化龙盘杆背书 刘荣下转牌群雄聚会
- 第三回 爬碑献艺巧计盗花 八义成名结仇
- 第四回 揭皇榜云李入府当差 雪私恨金花太岁盗铠
- 第五回 请何玉初会丁云龙 得秘信头探打虎滩
- 第六回 群雄败走独龙口 鲁清设计捉贼人

第七回 刘荣请石禄出世 普莲弃山寨远逃
第八回 杜林无心逢山寇 豪杰有意嫌贼人
第九回 转角楼石禄拐马 密松林毒打五龙
第十回 中三亩园应誓拿普莲八贤王贺号石禄得马
第十一回 徐立献宝铠二峰漏网 石禄擒普莲侠客出山
第十二回 丁银凤王家招赘 小毛遂伯侄相逢
第十三回 巧设计诓哄三寇 三亩园普莲遭擒
第十四回 护贼铠众英雄入都献奇能贤王府试艺
第十五回 姜文龙奉命接姐何家口恶贼行凶
第十六回 三手将惊走银花太岁厉蓝旺结交分水麒麟
第十七回 警淫贼刀削左耳 报私恨计害维环
第十八回 义仆文魁葬尸报信 凶僧普月杀人探庄
第十九回 厉蓝兴安排防贼党 石锦龙双鞭会淫徒
第二十回 白莲花三探电家庄 鞭对剑力擒赛朱平
第二十一回 报前仇倒点人油蜡 结后怨电龙访强徒
第二十二回 使巧计马得元入川 莫家村穿山熊闹店
第二十三回 扮新妇大闹吕阁寨 躲飞灾合家逃外乡
第二十四回 穿山熊大闹兑城县 莫父子避祸走他乡
第二十五回 石禄误走火龙观 老道火烧穿山熊
第二十六回 刘荣一言指迷途 石禄树林劫裤子
第二十七回 鲁清打店赵家坡 杜林设计盗火弩
第二十八回 混海龙赚死丁春芳 众英雄大破火龙观
第二十九回 群雄打店黄林庄 霍坤访婿立擂台
第三十回 霍小霞擂台打淫寇 何公子比武巧联姻
第三十一回 鲁清用计诓弓弹 杜林激怒翻江龙
第三十二回 衔素恨傅虎探花 霍小霞弹打淫寇
第三十三回 穿山熊戏耍张文亮 白胜公巧遇众英雄
第三十四回 毕振远父子访婿 猛英雄战未婚妻
第三十五回 石锦龙决斗毕振远 神枪焦解围定良缘
第三十六回 毕振远访媚走四方 二龙口揭榜擒贼寇
第三十七回 粮食市父女卖艺 西头路石禄比武
第三十八回 穿山熊黑店收卜亭 小杜林奉命搜贼寇
第三十九回 夜行鬼戏耍捉刺客 云中燕路遇阴阳鬼
第四十回 崔成献地图报恩 鲁清察地形派将

第四十一回 小粉团设计采花 霍小霞弹打淫寇

第一回 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

话说炎宋兴，赵匡胤受了周朝的禅让，坐了天下，改国号为大宋，是为宋太祖。那时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传至太宗。此时有二次回朝的老臣，神算军师苗光义，袖内乾坤算的准确，他早已测及将来传至八代之时，若是暴病驾崩，此地便不能建都了。后来太宗垂问，那时可上那里去呢？苗军师跪奏：“臣已然觅好建都之地。”太宗忙问“何处”？军师说：“就是临安，那里最好。”后来传至神宗、仁宗、哲宗、英宗、道宗、徽宗、钦宗，到了徽钦二宗，被掠北国，果然迁都临安（今之杭州）。

在徽宗时代，朝中有一臣，姓赵名会，官拜左班丞相。此人年迈，辞官不做，告老还家。那徽宗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有一弟名叫赵昆赵毓淼，官拜八主贤王之职。赵会上殿跪奏：“臣因年迈，无力国事，恳请赦免残躯，回家休养。左丞相之事，拜求八主贤王替代。”当时徽宗允奏，赏食全俸带职还家。那赵会得了旨意，即时谢恩，回到家中，收拾细软物件，雇骡驮轿车辆，回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

他们走在中途路上，面前有座大山，正走山下，忽然山上一棒锣声，跑下一枝子人来。那群人到了山下，立时将道路给横啦，当时吓得赵会颜色更变。少时从山中跑出一匹马来，马上有一山寇，看那贼跳下马来，身高顶丈，胸间厚，膀背宽，精神足满。往脸上一看，面如黑锅底，抹子眉下环眼努出眶外，大鼻头，翻鼻孔，火盆口唇不包齿，七颠八倒，四个大虎牙，支出唇外。逆鬓落腮的须子，形似钢针，好似铁线，大耳相衬长得非常凶恶。头戴青布软案巾，青布靠袄，月白布的护领。黄绒缎十字绊，青布中衣，登山洒鞋筒被袜子，青布裹腿，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氅上绣花架。怀中抱着锯齿狼牙刀，到了山下，说声：“孩子们把马接过去。”他当时跳下马来，一捏嘴唇，哨子一响，又从山里跑出一片人来，高矮胖瘦，老少丑俊不等，各人手拿着各样的军刃，在山口里面，半出半入，止住脚步。就听那黑脸大汉口中说道：“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女眷也要钱；驾登九五从此过，留下人钱放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英雄刀下染黄泉。”赵会有一家人名叫赵顺，他上前说道：“山主您有甚么事情，容我报告我们主人知道。金银很多任您自取，不过家眷一层，是我家主人年迈，并无少妇长女。”那山寇一闻此言，哇呀呀的怪叫。那赵顺速忙来见主人，禀报此事。

正在危急之时，忽见山北一老者口念“无量佛，好一个胆大的强徒，你敢断道劫人，待贫道下去，叫你知晓我剑法利害。”那山寇一听此言，知道此人的利害，说声“咱们走吧，剑客爷来啦。”说完他头一个就跑进了山口，那些个兵

丁是滚的滚爬的爬，一齐的跑散。书中暗表，此山名为黑蟒山，山上聚集着许多的山贼草寇，全是莲花党之人。大寨主赛太岁马彪，二寨主双刀将马豹，三寨主金枪将张文奎，手下有喽罗兵千名之上，专在各处断道劫人。他们今天下山，巧过剑客左云鹏金针道长。因为赵会在朝为官，吃斋念佛，斋僧布道，广行善事，所生一子赵庭，今日回乡，不想中途路上，碰见山贼，得有贵客来救。老家人赵顺上前拜谢救命之恩，并问：“此山何名？”老者道：“此乃黑蟒山，乃是一股背道，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啦，今天是多亏遇见剑客爷，要不然那里了得。”赵顺问道：“不知剑客爷贵姓高名。”老者说无名氏，说完那位老者走去。他们这才一同回到会稽县西门外赵家庄，老夫妻优养赵庭。

这一年，家中着了一把天火，虽然没伤人口，可是已然烧了个片瓦无存，只好移居北院。赵会一想，这是自己行善事所赶。这才令人取过文房四宝，立时写了四个大字，是僧道无缘，大门紧闭在家中隐居。将有半年，一日，忽然，门前敲打木鱼，梆梆的山响。老家人赵顺，在门房只当没听见。那赵会在后院一听就叫过老家人来问道：“赵顺你可听见外面有人吗？”赵顺说奴才不知，赵会说：“那外边有出家人化募，你问一问他会识字不识字，那墙上没写着吗。叫他去别处去罢。”赵顺闻听连忙答应，来到外面一看，见有一个老道，坐在蒲团之上，盘膝打坐，面前放着一个木鱼，到了切近可听不见木鱼的声。他一看老道生得面如三秋古月，慈眉善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三络墨髯胸前飘摆。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道袍，上绣八卦肩担日月，看那道人真有些仙风道骨。赵顺上前说道：“这位道爷您不识字吗？”那老道一抬头，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说道：“施主，贫道我到识字。”赵顺说：“您既然识字，您看上边写的明白是僧道无缘，您改门去化。”老道说：“施主您是贵家主人？”赵顺说我不是，我是管家。老道说：“呕，原来您是管家，请您往里回禀，我一不化房屋地产，二不化柴米，三不化砖瓦，四不化木料。”赵顺一听说：“道爷您全不化，您可化什么呢？”老道说：“我就化您后宅的那位公子爷。”老家人一听忙说：“道爷您快走吧，我家员外斋僧布道，修下一子名唤赵庭。家中千顷就是一棵苗。”道爷说：“您给往里回禀，就说我不带走，我是白天修文，夜间习武，给你们赵氏门中增光耀祖”。赵顺一听遂说：“道爷您在此少等，待我到里边给回禀一声”。说着转身来到里边，见了赵会说道：“回禀员外爷，门外果然是位道爷，在那里意欲化缘”。这才将道爷所说之言，述说一遍。赵会一闻此言，心中暗想：不知道他是何许人，既然要将文武艺传於我儿，长大成人也能光耀门庭。因此他主仆二人计议，就出门看，果然气度不凡，真有点仙风道骨，忙向里相请。那老道便将木鱼拿起，随员外往里而来。赵会说：“赵顺你可以代道爷拿着东西物件。”赵顺答应，几个人一同到了书房，分

宾主落坐。老家人将包袱放在桌子之上，走出去将大门关闭。赵会问道：“道爷，方才我听说道爷您的意思，我很喜欢，但不知您怎么个传法，还是将我儿带走，还是住在我们这里传艺呢？”老道说：“在贵府上传艺，可有一节，必须应我三件大事。”赵会说：“道爷，这三件大事，您可以说一说我听听。老道说：“头一件是我徒弟，在三年内不准父子相见，不叫你们跟他过话。那第二件是许我不教，不许你们不学。第三件是您找一个厨子，要干净俐落，还得知书识字，单在我们一处，不许跟我们过话。我们用甚么，我给他写出单子来，叫您好预备。”赵会说道：“道爷您不用教啦，不用说三年啦，我到是成。我那拙荆，一天见不着都不行，何况三年哪。”老道说：“员外，不用您说，金打佛口出，要是我门徒，他自然的就成。那您将公子爷请出，我们一见。”赵会说也好，便叫家人往里去叫公子去。那赵顺来到后宅，正听见屋中赵庭跟他娘赵门杨氏，在屋中说话。赵庭说：“唔呀娘啊，将来我若学好了武艺，一定去到黑蟒山，杀死那些贼人，想当年若不是有位道爷，在山上念了声无量佛，咱们全家，都得死在那里。”赵顺一听说道：“公子爷外面员外有请，给您请来一位老师。”赵庭道：“好了，但不知是个俗家，还是道家僧家呢。除去道家我学，别的人我不学，你快给轰了出去。”老家人一听说有门儿，这才说：“公子爷，是一位道爷。”赵庭说：“好”，这才随他来到了外面书房。

家人高打帘笼，赵庭进到书房，正脸一看老道，师徒就有缘。他连忙上前双膝跪倒，说道：“师父在上，徒儿这厢有礼。”说着磕完头，直直的跪在那里。老道用目观看，见他身高六尺开外，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黑眼珠黑如棋子，白眼珠白如粉锭，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头戴一顶青色文生巾，白玉镶嵌。身穿一件青缎色文氅，内衬青里衣，白袜青鞋。道爷站起来说道：“赵庭。”赵庭说声：“在，师父徒儿在。”连忙站起。老道说：“待我按摸你的四肢，是我的徒弟，我才传授武艺哪，不是我可不传。”赵庭说：“好哉，请师父你老人家按按看吧。”老道上前用左手一拉他胳膊，右手一按他脖子，摸了摸他全身，说道：“员外呀，我这个徒弟管保给您增光耀祖，一定成名。赵庭啊我赐你一号，号叫华阳。”赵庭说：“好的很哉。”老道说：“赵庭，你必须依我三件事。”赵庭说：“不知那三件。”道爷说：“头一件，三年不许跟你爹娘说话。”赵庭说：“成，我答应，只当我爹娘死了，但不知那二件呢？”老道说：“第二件是许我不教，不准你不学。不会我可真打。”赵庭说：“好的。可是徒儿我一学会呢，你老人家还打吗。”老道说：“说：“那我就不打呀。”赵庭说：“那三件是甚么呢。”老道说：“第三件是白天传文，夜间传武。”赵庭说：“唔呀，我的师父，您也得给

我留出睡觉的工夫啊。”老道说：“那是当然。”这才拿过文房四宝。老道上来将要拿笔，赵庭问道：“我的师父，咱们在那里学艺呀。”老道说：“就在这西隔壁。”赵庭说：“西边是块空地呀，那里怎么样。”老道说：“员外您随我来。”当下他们三个人出书房，到了大门以外，往西来到这块空地，遂说道：“员外您可以命人在此地盖起房来，要盖一所四合房，五间西房，五间东房，五间南房，五间北房。我师徒要是吃甚么，我写在水牌之上，挂在北房廊子上。他要问我甚么，写在水牌上，挂在南房廊子上。我们是以纸笔说话，不过一言，他要跟我说一句话，当时就叫他卷铺盖下工去。”员外说可以，他们说完了话，老道给指示好了，大家二次来到宅中，到了书房落坐。老道将毛笔拿起，在纸上开写出来十八般军刃，又买木板四块，四尺宽一丈二高。东西南北，全是这个样的墙，方砖要三百六十块，大开条二百四十块，铁砂子要三十斤。通盘应用物件满全写齐，交与了赵会说道：“员外您想此房必须多少日子交工。”赵会一听忙问道：“赵庭啊你可能与你娘亲三年不见吗。”赵庭道：“唔呀，爷呀那还不容易吗？就当是忘了娘亲了，我跟我师父学会了武艺，可以改换门庭增光耀祖。”赵庭又说：“我的师父，咱们可是多替在一处啊，我好学。”老道说：“好。那么请员外再预备书籍。我过些日子再来。”说完站起身形，往外走去。赵家父子往外就走，到了大门之外，赵会说：“道爷您过一个半月来也就行啦。”老道说：“是吧。”赵庭说：“我的师父呀，但不知我还有几个师哥师弟呢。”老道说：“我就教八个徒弟，你有一个师哥，我还有那六个徒弟。”赵庭说：“但不知我那师兄是谁，他姓字名谁呀。”老道说：“他名宋锦，号叫士公，别号人称抱刀手。为师我到处传艺，是量其材授其用。他住家山东济南府，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我又与你收下一个三师弟，住家辽阳州东门外，苗家集的人氏。姓苗名庆字锦华，别号人称草上飞。我与你收下四弟，住家在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姓白名，人送号水上漂。与你收下五弟，住家苏州府南门外，太平得胜桥张家镇。姓张单字一明，号叫文亮，当地人送外号叫夜行鬼。我又与你收下六弟，住家山东兖州府东门外陶家寨。姓陶名金号叫遇春，混号人称威镇八方鬼偷的便是。与你收下七弟八弟，他们住家在扬州北门外，那阮家寨的人氏，姓阮名通双字洪芳，别号人称钻天猴，实有飞云纵的工夫，平地能起两丈八的高。八弟名叫阮麟叫弱芳，别号人称入地鼠。我与你教了一个大师兄，因为他不服我的教导，我将他逐出门外。此人姓李名纲字通真。别号人称青面兽。我与他斗志才收你们弟兄八人。那李纲临行之时，他说：“师父我从此飘门在外，到处行侠作义，决不能给你老人家摔牌现眼。镖不喂毒药，身不带薰香，您以后收多少徒弟，我也不管。可是有错我可就亮刀就杀。”左道爷说：“杀可是杀，我可要脏。”李纲

说：“那是当然，”他由此走的。左云鹏又说道：“一不准你镖喂毒药配带薰香，二不准插草为标落山为寇，三不准打把式卖艺，四不准结交莲花党，五不准拨门撬户，守为师我的规则。若有失可小心你的大师哥，追取你们残喘。必须在江湖绿林上成名露脸，发展你自己独谋的志向。”

当下老道把话问完，来到西里间。拿出夜行衣一件单刀一口，百宝囊的东西样样一份，另外夜行衣包一个包袱，当面交与赵庭。又说道：“你在外行侠作义，可不准留下名姓。你还有两位师叔，可是两位僧家，远在边北。你大师叔广下惠，人称彻地腾仙。你二师叔上连下锁，别号人称陆地飞仙，是咱们八门头一门的人。”赵华阳在旁是连连的点头，将夜行衣交代齐毕，老道又说：“你要在外行侠作义，要偷那恶人的不义之财，可是事先须要访查明白。准是赃官恶霸，或是那不正之人，那时再夜晚前去，或杀他或偷其银钱，去周济贫苦之人。你不在外不准小看人，目空四海。”赵庭说：“是啦吧。”左云鹏又说道：“那么你到东院去问你那父母说明，我可要开头授艺啦。”赵庭答应，立时向他们老夫妇说明。

回来在西院，看老道带来了两位文生墨客，一位姓张叫张久锦，一位姓龚，叫龚有忠，二位文学很好，为是传给他文学。张龚二位先生在西房，白天传他文学，夜晚老道传他武学。文学是午后传艺，武学子时以后传艺，赵庭学的很有进步。左云鹏费尽三毛七孔心，因为赵庭年龄已大，周身筋骨多已长成，这才配治好了舒筋活血酒，叫他每日早晨喝下一盅去，每夜传艺。那东院赵会夫妻，在赵庭头次到东院辞别的时候，看着他是双目落泪。赵庭说：“吾的爹娘可要将心放开了，不要想念於我，展眼数年功夫我便可学成。您可想得那年咱们路过蟒山，遇见那些草寇将咱劫住，正在紧急之际不是山上有位道爷喊了一声无量佛，要不然咱们全家遭难，焉有今日。那道人乃是今日之道长，他是世外的高人。我要将他放走，将来上那里来访明师。再者说，孩儿我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在朝得个一官半职的，那时调官兵围山寨剿灭草寇，也可报了此仇，请父母放心吧，儿我要告辞啦。”说完话他转身而去。这院老夫妻是放声痛哭。后来老家人赵顺过去百般的劝说，他夫妻才止住悲声。那赵庭在西院学艺是逢年按节，老道打发他到东院来看望他父母一次。赵庭到了东院拜见完了，三五句话是转脸就走，茶水不饶，又回到西院学艺。

书要简短，他整整学了二年的艺，功课已满。老道便将张文锦、龚有忠的束修给过。打发二人走后，便命赵庭去到东院，在他父母面前练一练，令他们看看。赵庭点头答应。别了师父来到东院上前打门，老家人开门看，原来是公子爷到啦。只见他身高八尺双肩抱拢，真是扇面的身子，面如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头戴青缎色八瓣壮士巾，窄绦条勒

帽口，鬓边斜插茨菇叶，顶门一朵红绒球，在那里是突突的乱跳。身穿一件青缎色贴身靠袄，蓝缎的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青纱包扎腰紧衬俐落，青底衣大叶子搬尖洒鞋，鱼白的袜子，青布裹腿，透出来精神百倍。闪披一件青缎色英雄氅，蓝绒线绣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结，水红绸子里。肋下配定一口刀，绿沙鱼皮鞘。真金饰件真金蛤蟆扣，青铜的吞口，青绸子挽手，往下一垂。赵顺说：“公子爷您这一年学得身礼真好看哪，想必是艺业学成啦。”赵庭说：“对了，老哥哥呀，我已然学好了。”说话之间进了大门。赵顺将大门关好，主仆二人往里来，到了后宅院中。家人喊道：“主母，我家公子爷回来了。”屋里的赵会夫妻，一听喜出望外。杨氏一听心中大喜，连忙叫他进来。主仆来到屋中，赵庭上前与父母叩头行礼。赵会忙问道：“我儿你与那位道爷，可曾学会了甚么艺业？”赵庭跪在那里说道：“我学会文武艺。”说着便将易经背了几篇，字音不乱。赵会一听心中暗喜，遂又问道：“但不知你的笔法如何，来呀笔墨纸砚伺候了。”老家人忙将四宝取了过来，华阳提笔在手，当时写了自己的名姓。赵会一看，真比自己写得还好啦，足可以在朝为官。喜出望外，连忙命家人将书房打扫干净。令厨房预备素席一桌，“我要谢候那位道长，他替我累尽三毛七孔心。”老家人答应去了，这时赵会便带领了赵顺来到西院，亲身来请道长东院吃酒。主仆到了西院上前打门。厨子问道：“外边甚么人？”赵顺说：“是我家主人来啦，请道长到东院用素席，要谢候他老人家。”厨子一听是主人来啦，连忙到了上房说道：“剑客爷，东院我家主人带了仆人前来，请您到东院去相谢。”左云鹏说：“好，待我就去，”说着话来到西房，提笔写好了一个简帖，暗暗放在袍袖之中，这才来到大门外。赵会一见连忙一躬到地笑脸相陪，口中说道：“多谢剑客爷您的美意，传授我儿，替我夫妻管教此子，真令我感激非浅。”左道爷哈哈大笑，说：“小事一件，何用老员外客气呢。”赵会道：“仙长爷请您到东院用酒吧。”三个人这才一同到了东院。此时书房早已预备好了，赵会请道爷上坐，老道说：“还是员外上坐吧。”赵会道：“焉有我上坐之礼，还是请道长，您不用客气，就请上坐吧。”老道请让再三这才坐下。赵庭也从后面过来，见了他爹娘跟他师爷。赵庭说道：“爹爹呀，我在酒席筵前练一练我的武艺，请你老人家观看。”赵会说：“好吧，待我看来。”他心中所思，左不是弓刀石之类，遂叫他练上来。赵庭说：“老哥哥，您将窗户支上。”说着将头巾取下交与家人，伸手取出一块手巾来包好了头，将刀抽出，把刀鞘放在地上，这才砍了一趟万胜神刀。此刀乃百刀之祖。那老员外赵会一看，他儿子练的成了刀山啦，不由暗喜连喝采。少时收了式，赵庭又说道：“老爹爹，我还有一手绝艺，再请老爹爹你老人家观看。”说着话他来到屋里，到北里间去换装。老员外看他所练的倒是好

，只有一样，他总有点作贼的形样，自己心中不明白。不由的看了看道爷，心中纳闷放下酒盅，低头不语。少时赵庭由屋中换好夜行衣出来，白昼衣服打成腰围子，紧衬俐落背后背刀。他临出来之时，一长腰就蹿出来啦。赵会一看就急啦，说道：“我儿你这艺业，是跟道长所学，你就不用练了，我心中明白啦。”赵庭看他爹爹面带怒容，遂上前说：“我的爹爹，您不要生气。”员外赵会说道：“赵庭啊，这全是你师父所传？”赵庭说：“不错，是我师父所传。”赵会说：“好，老道您这不是传我儿艺业来，您是刨我们家里的坟来了。我以为三年功夫，您传他弓刀石。谁知您教他作大案贼。那年我在任所捉住的贼人，全是如此。赵庭啊，你就随着你的师父，你们爷儿俩走吧，不要在家里哪。将来你花惯了，再把我的高尚的家业花净，那你就要占山为王啦。将来断道劫人，被官人拿获，用国家王法一催你，你招认了，岂不是个刨坟锯树的罪过。将来我必要受你之累，莫若我是命中无儿不强求，你去你的吧，休要管我二老了。”赵庭一听连忙回到屋中，将夜行衣脱下，换了白昼衣服，又来见老员外，说道：“我的爹爹你不要生气，师爷也不要生气。”左云鹏道：“赵庭，我已告知了我的规矩，不准你犯。你若是犯了一样，可小心你的命。”说完了站起身形，说道：“员外你不用害怕耽惊，赵庭若有大凶大险，贫道我自能前来搭救。员外呀，贫道暂且与您告辞。”赵会说：“赵庭，你随我相送道爷。”赵庭答应，主仆往外相送。赵庭说：“师父，可以在我家再住些日。”老道说：“不用啦，我走啦。赵庭啊你可小心，在外做事忠奸任你自为，可小心你的项上的人头。”赵庭说：“是，徒儿不敢胡为。”当下三人往外相送，赵庭是恋恋不舍。到了大门之外，道爷伸手拉了赵庭的手，说道：“赵庭啊，你要守住为师之规矩，可以高枕无忧。”回头说：“员外，我徒弟赵庭，他今年二十有一，你看他印堂发亮，能够在外做事，足可以给你门中增光耀祖。”说完又叫道：“赵庭，你看你的大师哥来啦，他就是被我逐出门外的李纲。”赵庭父子往西一看，就见从西边来了一个花儿乞丐，身高七尺开外，青须须的一张脸面，一脸的淤泥，汗道子挺长。细眉毛，圆眼睛，蒜头的鼻子，大嘴唇，小元宝耳朵，耳朵梢全干啦。只是两支眼睛一瞪神光足满，穿的衣服破旧不堪，前头一块后头一块的，成了莲蓬老啦。拖拉着两支破毛窝，手中拿着一根秫秸棍，走道自言自语的。赵庭一听，原来他说的是：我师父说我不成器，将我逐出门外。以后他老人家给我收了多少师弟我全不管，可是他要犯了咱们爷俩个的规矩可不行。那时我把他人头带着去见我师父。说着话从门前走过，往东去了。左云鹏又说道：“赵庭你再往西看，你那师弟来了。”赵庭与他父不由的全都往西一看，回头再看老道是踪影不见，就连那乞丐也无了影儿。三个人不由大吃一惊。赵庭说：“爹爹呀，你看我的师父，乃是世外的高人

，得看咱们一回头的功夫，我师父与我师哥哥，就都没了影儿啦，您就不用着急生气啦。”赵员外说：“好，你且先进来。”当下他们主仆三个人到里面，赵顺关好了大门。赵会说：“儿呀，你且随我到内宅，见见你的娘亲。”赵庭答应，当下父子二人来到内宅。员外说：“夫人呀，未想到你我家运不通，死后咱们都不能安顿。”杨氏道：“老爷，此话从何提起呢？”员外说：“夫人呀，你我命中无儿，不要强求，咱们只有赵庭一人，为是叫他将来接续咱们赵氏门中后代香烟。头三年来一道人，说是传给我儿的能为艺业。三年已过，我以为他传授了他弓刀石，谁知道今天他在外头一练，我一看原来跟我当年在朝为官的时候，所审问的大案贼一般不二。你我夫妻下世之后，他花惯啦，将咱家业花净，那时他就许出去偷盗，或是断道劫人。那里他为恶满啦，被官府拿获拷问出来，你我的死去的鬼魂，也要跟他担了骂名。你先把箱子里当年我三班朝典，叫他用吧。另外还有弓弦一条，钢刀一口，鸩酒一盅，一齐交给了他吧。”赵庭一闻此言，他急忙跪倒尘埃，口中说道：“我的爹爹，儿今年已然二十有一，所学的武艺尚未施展。您怎么就会知道我竟作坏事呢。为何赐儿一死？您是所为何故？”赵会说：“赵庭啊，我原想那老道传你正当艺业，将来保护朝纲，谁知那老道竟教给你拨门撬户小巧之能。”赵庭说：“我的爹爹，您不知道我那师父，虽然教给了我小巧之能，他可有规矩。我要背一背，你老人家听一听。我们讲的是杀赃官，灭的是土豪恶霸，敬的是义夫节妇，孝子贤孙。保忠良，爱好友，偷富济贫，不留名姓，此乃侠义之风。”员外说：“赵庭啊，你就不用说啦，你今天将舌说破牙根出血，你也是枉费唇舌，老夫我是要你一死。”赵庭一听这个话口儿太紧，遂说道：“爹叫我一死，我不能不死，我要是不死，落个不孝之名。您也不用開箱子，我师父赐我一口刀。”说着伸手拉出刀来，往肩上一横，就要抱刀自杀。那老夫人杨氏，连忙上前说道：“我儿且慢，容我说几句话，你再死不迟。”遂说：“老爷，由其您在朝为官，忠心报国，在家是斋僧布道，才积下一子，为传后代香烟。”回头又说，赵庭，为娘生养你，可是不易。你若忍心抱刀一死，岂不断去了赵氏门中后代香烟。”赵会说：“夫人，我今天是非要他一死不可。他如不死，少时我是抱刀一死，要不然我是喝鸩酒。因为他不死，倘若再做出那不义之事，岂不给咱们落下骂名。”杨氏道：“老爷您先上前边书房歇一歇去，少时叫您看他的尸身，还不成吗。”正在此时，可巧仆人进来说道：“员外呀，现在外边有人求见您，请您赶快的去。”赵会主仆这才去到前院书房。按下不表。

且说杨氏见老爷走后，遂说：“儿呀，您父非是一定要你一死，实在是因为你学了武艺，恐怕你作出那不才之事，才如此的令你死。”赵庭说：“娘啊，孩

儿的师父临别的时候，全都嘱咐好了我们，不准胡作非为。孩儿如若做出不才之事，连我师父都不用动手。我有一个大师哥，名叫李纲，外号人称青面兽的便是。他专暗中临视，一作错事，他就给杀了。”杨氏道：“那么而今之计，我也不忍你一死。你可以收拾了你的应用东西物件，前去扬州府，找你舅父去。他在县衙门里，充当班头。你一打听花刀太岁杨洪，没人不知道。在那里先住着，顺便令他与你先找一事，暂且存身。容我在家劝说你那爹爹就是了，劝过他来再与你去信，你再回来。”赵庭一听，也只可这样。母子这才到了里屋，收拾好两个包袱，将夜行衣靠，以及应用之物全都包好，打开后院小门，将赵庭送到门外。赵庭跪在杨氏面前说：“娘亲大人，请多保重。孩儿走后，您千万不要惦念与我。儿到了外面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一件事不可。”杨氏说：“儿呀，你就一切多多注意就是。在外同不得在家那么随便。”赵庭点头答应，遂告辞扬长而去。杨氏看他走后没了影儿，这才回到了门里，回身关好小后门，拿锁头锁好，来到自己屋中，是放声痛哭。

不言他这里思子，且说那赵庭离开赵家庄，一个人顺着大道往西走。走的工夫大了，这个道路往西北斜下去了。看见一股小道，他又一直的往正北去了。他看见小道上往来行人很多，忙向一人问道：“这位老兄，这股道是上那里去呀？”那人一开口遂问道：“但不知你要上那里去。”赵庭说：“是要上扬州去。”那人说：“这股小道正是上扬州的一直道儿。那边有个姜家河口，那是一个大码头，那里姜家屯，上那里去的船支全有。”赵庭说：“借问了。”那人说：“您就不用客气了，趁早的先去吧，到那里去也好打店。”赵庭来到了姜家屯的东村头，看见一家店，墙上写着“安寓客商”，那边是“仕宦行台”，横匾里“鸿升店”。赵庭到了店门外，口中说道：“辛苦，掌柜的。”从里边出来了一个伙计，问道：“客官你住店吗？”赵庭说：“住店，你们可有上房单间有没有？”伙计说：“有，您请进来吧。”赵庭到了店中，伙计说：“客官，您要住单间，可以住我们柜房旁边吧。”赵庭说：“也好，我倒不拘。”说着来到一个单间门口，乃是佛道门。伙计上前开了门，二人一齐进到屋中，赵庭便将包袱放下，见迎面一个大床，两旁有月牙桌，屋子还很干净，遂问道：“店家，我这东西，是放到我的屋中，还是存到柜房？”伙计说：“您就存到柜房吧。”赵庭当时打开叫他看好，点明白了，又包上，叫伙计拿到柜房去了。少时回来，问道：“客官，您是从那里来呢？”赵庭说：“我从赵家庄来。”伙计说：“是啦，您从江南赵家庄来，是要上江北的赵家庄去吗？”赵庭说：“对啦。”可是他私自一想，怎么江北也有赵家庄呢？有此一猜想，便存一点心。那伙计便问道：“客官您吃甚么呀？说出来我可以与你预备去。”赵庭说：“随便的蒸食，你给我预备点吧。”伙计答应了出去，少时

端了上来。赵庭用完，说道：“伙计呀，我几时走，几时咱们算帐吧，该多少一齐的算。”那伙计说：“好吧。”当将家伙捡了下去。赵庭说：“你就不用来了，去侍候别人去吧。我用甚么叫你，你再来。”那伙计答应着就走了。这里赵庭将屋门关好，原来他这个东墙与柜房是隔扇相截，那屋说话，这屋里正听。就听见那屋里有一个老头儿说道：“小孩你要好好的跟您师父学吧，将来学好了武艺，也可做个有名的事儿，出外行侠做义，到处有人欢迎。”又听有一个小孩的声说道：“我是要好好的学，将来我路入贼门，吃绿林饭啦。”赵庭一听，不由一怔。心说：这么一个小孩，能为武艺还没学好，先想做贼，真是年头赶的。又听那年老的说道：“你一说就做贼，那可不容易。”小孩说：“怎么不容易呀？”年老的说：“你必须先去见那个彭化龙，他外号叫金翅鹞子。是苏州府的马快，八班的首领。见了他，你还得有一手绝艺，叫他当场看明才成。”小孩说：“干么先见他去呀？”又听老头说道：“你那里知道哇，他是一个首领，转牌为他所掌，各路全归他管。再者说，你要不献绝艺，戴不上守正戒淫花，那时就不能到各处去。就拿咱们这江南的紫云观的观主金针八卦左云鹏说吧。他收了八个徒弟，个个武艺超群，全都没有一个前去找他献武去的。就凭你一说，也敢入绿林行。那左道爷八个徒弟，都没有一个出头露面的。”赵庭一听，心中一动。又听那个老头儿说道：“你还要好好的跟你师父学吧，将来可以在镖行做个事。再者说，戴花不采花，戴花若采花，必死刀之下。我今年六十有六啦。不用说没有见戴花的啦，连听说过谁戴上啦，都没有一个，何况你这小小的年纪啦。”赵庭听着听着，自己困了，不由得躺在了床上，是合衣而卧，朦胧的睡去。不大工夫醒了，还听那屋里说话啦。老头说：“左道爷的八个徒弟，我倒知道七个，那一个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住。头一个是抱刀手宋锦宋士公，第三个草上飞苗庆苗锦华，第四个水上漂白白胜公，第五个夜行鬼张明张文亮，第六个威镇八方鬼偷陶金陶遇春，第七个钻天猴阮通阮洪芳，第八个入地鼠阮麟阮弱芳。这全是金针八卦左云鹏的门徒，也没带守正戒淫花。要带上守正戒淫花，不论他老少，都得以弟兄呼之。本门人可不算。”赵庭在这屋一听，心中所思，我非带上守正戒淫花不可。说着他便朦胧睡去。

第二日天明，伙计将他叫醒，给他打来脸水漱口水。赵庭用毕，少时沏来茶，赵庭正在吃茶之际，外边进来跟船之人，来到店中，问道：“店里的客官，有上四乡八镇去的没有？我们可要开船啦。”赵庭一听，没有上江北的船，遂问伙计道：“怎么会没有上江北的船呀？”伙计说：“这里是没有，他们不上店里来揽座。您要过江，只好亲自去到码头去。”说话之间，与他备上早饭。吃喝完毕，结了店饭账，另外又给了小费钱，伙计直点头道谢。赵庭说

：“不要谢了，你可要指我一条明路才好。”伙计说：“可以。”这才到柜房取来两个包袱，交与了赵庭，将他带到了店外，用手指道：“直奔这股小道，一直往北走，就可以打听那个码头啦。”赵庭说：“谢谢了。”这才从此往北走去，走了不远，来到了半路上，有那许多的往来之人，便问道：“唔呀，列位老哥们，你们都上那嘎哩呀？”内中有一个行路的说道：“这位江南的人，你怎么说我们上那嘎哩去呀。”又有一年老之人说道：“你是不知道，他们江南人，全是这样的说法。”赵庭说：“对啦，我请问一声，上江岸码头，是不是从此路走？”那老者说：“你不用打听了，我也是上码头去，咱们一同走吧。”赵庭说：“很好。”当下大家一齐来到了江岸。

那边的男男女女驶船的主儿，招揽座儿。赵庭一看偏西边，有一只船冷清清也没有人下船。赵庭心中纳闷，自己来到了这边问道：“船上有人吗。”他一问，出来一个老头儿，外有两个小孩，问道：“客官爷您过江吗？”赵庭说：“对哉，我正要到江北去。”说着搭跳板，赵庭上了船。那老头儿叹了口气，说道：“天无有绝人之路，不想别人不来，今可巧有您前来，我祖孙可以饿不死了。”赵庭说：“所为何故呢？”老者说：“客官爷，实不相瞒，小老儿姓江名叫江元，这两个是我的孙子。只因他的娘亲死去，我儿一时无钱掩埋，便在坐船的客官身上，每位要了一吊钱，回船的时候，又要了一次，这才将我那死去的儿妇搭埋。后来便无人坐我的船。”赵庭说：“你那儿子呢？”老者说：“病倒家中，出不来了。这里又因为我的船破坏，更没人坐啦。”赵庭说：“不要紧，我有办法。”说着话伸手取出一锭黄金，递与江元，说道：“老头你将此金子拿去花用，一半修理船，那一半可以与你儿子看病。你以后要改了名字，叫江方吧，省得那坐船之人，一看你的名字，他们不来。”江元一看，连忙伸手接了过来，称谢不绝，这才掌船往江北而去。走了多时到了北江岸，江元又令他两个孙子，与赵庭叩头道谢。赵庭说：“唔呀，小事一件不要谢了。”他下船来到了岸上，直奔村镇而来。到了村中见人打听，原来此地是靠山庄。来到镇内，路北有一座店，上写二合店。两边墙上写的是仕宦行台，安寓客商，草料俱全，茶水方便。赵庭到了门前，说道：“店家。”就见由店中出来一个伙计，身高八尺开外，胸前厚，背后宽，精神足满。身穿头蓝布的裤褂，白布袜青鞋，腰结一条围裙，黄脸膛黑眉毛，黄眼睛，小鼻子小眼睛，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竹簪别顶。赵庭问道：“有上房没有？”伙计说：“有，您随我来吧。”便将赵庭带到里边。一看是五间北上房，到了屋中迎面有张八仙桌。东西房山有小桌儿，旁边配着小凳。赵庭问道：“伙计你贵姓。”伙计说：“我姓赵。”赵庭说：“唔呀，一笔写不出来两个赵字。”伙计说：“原来您也姓赵哇。”赵庭说：“对啦。”伙计问：“那么您排行

。”赵庭说：“我行二。”伙计说：“原来是赵二爷呀，恰巧我行三。”赵庭说：“哦。你是赵三呀。”伙计说：“正是。正是。”赵庭说：“我这里有两个小包袱，放到你们柜房去吧。”伙计说：“银钱我们可不敢存，只因我们柜上常来侠客爷，也不知道怎么样子，那银钱就没了，我们赔人家可就多啦。今天也请您自己收存着吧。”赵庭说：“好。”伙计便将他引到了东里间，赵庭坐下。赵三打来脸水，沏上茶来。赵庭一看里边还有个东掖间，迎面还有个床，他便住在了这里，告诉了赵三，说：“你每天早晚给我两桌宴菜席，正午来一桌果席，每日如此。店饭账外，另给一两银子水果钱。”赵三是连连的答应，照样前去预备去了。

书要简短，他在这个店中，一连住了半个多月。这一天，赵三与赵庭闲谈，说：“赵二爷您在我们店中，是等人呀，还是有事呢？”赵庭说：“我为等朋友，不见不散。”赵三说：“您这朋友贵姓呀？”赵庭说：“他姓碰。”赵三一听，说：“怪呀，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有姓碰的呢，大半不在百家姓之内吧。”赵庭说：“对啦，这个真不在百家姓之内。”赵三说：“这位名叫甚么呀？”赵庭说：“碰着谁是谁。”赵三说：“那您等着碰吧，不定谁呢。”说完他走了出去。赵庭一个人坐在这屋里，倒很自在。这天夜里他正在东间屋里睡觉，忽听见西掖间里有人说话。他用耳音一听，就听见西屋有人说道：“哎，可叹真可叹，一个官家之后，出来还是官家的习气。每天这样的花法，将来要是花完了呢，用甚么补？”赵庭听明白了，连忙爬起穿好了衣裤，围上大氅，背上单刀，蹑足潜踪，开了屋门，直奔西间而来。到了西掖间，一听那西掖间里还有人说话：“可叹呀可叹。”他听着到了门前，伸手慢慢的开了门一看。屋中黑洞洞的，并无一人。前槽有窗片，有门，北楼下有一独睡床，床上边挂定一幅幔帐。赵庭一看，窗户划啦，心中一动。又听东里间，有人说话，说：“给他留下点，叫他好花。”赵庭一听，急忙回到东间，见自己的两个包袱，踪影不见，不由大吃一惊。欲知有何岔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为请彭化龙盘杆背书 刘荣下转牌群雄聚会

话说赵庭从西里间，听人家一说，自己便回到东屋。谁知包袱没啦，只见床上尚有散碎的银子摆成几个字，细看原来是“花亏银两，到处留神。银钱已亏，必定献艺。”当时就怔了。连忙到了院中，飞身上房。往四下里一看，并无有人。下房来到屋中，又一细瞧。在床角上，有四封银子，旁边有个柬帖，上写：“我弟赵庭，你找恩师传手绝艺，蝎子倒爬碑。献献这手绝艺，身受守正戒淫花。”赵庭看明白了，直耗到天光大亮，便将散碎银子，收拾到一处，拿了起来，从此他便将果席撤了。过了些日子，这一天赵庭叫伙计去看看，自己欠柜上多少钱啦。那伙计来到柜上，往水牌上一看，好钱，那上面一笔一笔写

的有三百多两。遂来到赵庭的屋中说道：“大爷您等那位宾朋哟。为甚么这些日子还不见来呢？现欠柜上的账，已然不少啦。可是从打您来到我们这里之后，我挣了您的银钱有十几两都多。您有别的事情的吧，我候了您的这笔账啦。”赵庭说：“不用你候。我跟你打听打听，你们这里有恶霸没有？”伙计说：“我们这一带还真没有。”赵庭说：“那有财主人家吗？”伙计说：“那倒有，有我们房后头，那家财主，在这靠山庄中就算第一了。”赵庭说：“是啦。”说完之后，伙计走去。

他在晚饭后，他先出去到了西村头，一个树林子里。他站在林中，往四外观看，查看道路。正看之际，见从北边来了一匹马，上边端坐一人，是位达官打扮。看那人跳下马来，身高九尺，体格魁梧。面如三秋古月，宽剑眉斜插入鬓，通官鼻子四字口，海下一部墨髯，大耳相衬。头戴一顶鸭尾巾，鹅黄绸子条，双系麻花扣，紫缎色绑身靠袄，青缎色护领，核桃粗细黄绒绳十字绊，蓝丝鸾带扎腰，大红的中衣，登山道鞋，蓝袜子，花布裹腰，外紫缎色通髻。掐金边木金线，上绣平金狮子滚绣球，飘带未结，水红绸子里。在马上得胜钩上挂一把蛇柔枪，催马顺树林往南而去。进了靠山庄，赵庭也就随后进了村庄。就见他来到店门口，下马进了店，问道：“店里可有上房么？”伙计说：“没有啦，只有西房啦，您住西房吧？”这个时候赵庭也跟了进来，见那老者正在西房窗前站着。少时伙计给开了门，那老达官进到室中，伙计问道：“您往这边来，有镖吗？”老者说：“后边走呢。等我在此休息了一夜，明日再行。你先给我打脸水来。”伙计说声“是”，出去给打来脸水，又沏来一壶茶。老者要点蒸食，吃喝完毕，说道：“你先去侍候别人去。那北房几时腾出来，你几时给我留下，我全住。这一次镖回来，我还得住你店中。”伙计说：“好吧。”

遂出去了。此时赵庭在院中听明，进了自己屋中。那伙计也跟了进来，笑道：“您听见没有？这位达官爷，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我们店中房墙坍塌倒坏，后来这位达官，拿出银钱，才修盖这北房五间。”赵庭说：“那么他姓甚么呀。”伙计说：“姓无，名叫无名氏。”赵庭说：“呕，原来是无名氏。”知道人不说真名实姓，自己也就不好往下问了。第二天天明，那西屋里老者叫伙计说：“老三哪。”伙计赶紧过去，问道：“甚么事。”老者说：“你给我备马匹，我要赶路啦。”伙计说：“是”，急忙出去，将马备好牵过来。赵庭急忙到了门前往外偷看，就见那老者拉马向外走，说道：“老三哪，北房几时空出来，你可给我留下，我回来还住呢。”伙计速速的答应，那老者是扬长而去。伙计来到北上房，他就不管赵庭叫赵二爷啦。他说：“赵二大呀，你可把话听明白啦，往后天气很冷，这屋里升三个火盆也不成。依我说，您一个人住这间西掖间吧。这北上房留下与那位达官爷住，因为这房是人家花钱盖的。没别

的说的，只可您受点委屈吧。”赵庭也因为自己手中无钱，只可答应。那伙计当时就将他的东西，给搬到西里间，那东间就锁好了。伙计拿他不当店客待，每日是人家吃剩的残菜残饭，过一过火给他端来，叫他去吃。赵庭心说：“唔呀，好你个混账东西。我有钱吗，就是赵二老爷。如今没有钱吗，甚么赵二大。好你个势利眼的东西。”不言他暗中发恨，且说伙计赵三，他本想要将他撵了出去。只是不准知道他认识那一位。你说不叫他走吧，他几时有钱呢？自己不敢决定。那赵庭自己心中暗想：我可给我师父丢了眼了，给我们家摔了牌啦。不免今夜我出去做一号去吧。想罢，这天将黑，他就出去了。到了西村口，将要出村，忽听东边有人马声。他急忙回头一看，就见走的那个老达官回来了。马上驮着大褥套，银子装满了。到了店门口下马。赵庭一想：有咧，我何不偷他一下子呢。岂不省事？想到这里返身回店。那老达官进店叫：“老三哪，北房可与我腾出来吗？”老三连忙迎了出来，笑道：“早就给您腾出来了。”说着那老者进店到了北屋，伙计给端过灯去。老达官说：“老三呀，你给我把褥套搬进屋里来。”老三答应出去，一搬没搬动，遂说：“老太爷，您自己搬吧。我力气太小，搬不动。”老者哈哈大笑，说道：“那是你拿不动，差不了多少就是两千银子啦。”说着话他自己出去，搬了进来放到屋中。老三在外边将马拉去，回来又侍候着。老者叫他预备酒饭，那老三少时给端了进来。饭酒用毕，又给沏来一壶茶。老达官命他将八仙桌往前搭了搭，挪椅子。老者道：“你去找来算盘，破账本，麻绳，全拿了来，我好给人家封好了。”老三答应，不大工夫满全送来。伙计竟顾了侍候老达官，他可就把赵庭的晚饭给忘了。赵三走后，老者自己在屋中收拾银两，包成五十两银子一包，包了不少。此时天有二更已过，那老达官一时心血来潮，便伏在桌上睡着了。西里间赵庭一看，时机到了。连忙掏白蜡纸捻，用自来火点着，粘在屋门杠上。这就收拾夜行衣靠，穿齐，背上刀，又将白昼衣服包在小包袱之内，打了腰围子。然后看屋中东西不短，这才将白蜡捻取下，收在兜囊，慢慢出了西屋。来到院内，往屋中一看，见老者仍然睡觉。书中暗表，原来老达官早已料着先前在北屋住的这人，一定是江湖人，便留上神。所以他跟赵三说话，就为给他听的，如今坐在此处也是一半装睡。赵庭看时机已到，他便来到帘子外边，轻轻的打开帘子，便进到屋中。一时大意，往下一放，吧哒一声响，人家醒啦。赵庭急忙矮身就进到八仙桌底下了。少时老达官便将椅子挪到后山墙，坐在那里看着八仙桌。赵庭一看，无法可偷。这才跳出来，到了老达官面前，说道：“老达官我这厢与你老叩头了。”老者一见说道：“好毛贼，你敢前来刺杀於我。”赵庭说：“我不是毛贼草寇，我是访问你老人家，要借银两。”老达官一听，遂说道：“几百银子，我不在乎。你可以先对我说一说，我能对你

说明借与不借。如今你身穿夜行衣，背后插刀，不是行刺，也是行刺啊。你是认打认罚吧？”赵庭道：“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老者说：“你要认打，我把你送到当官治罪。”赵庭说：“受罚呢？”老者说：“受罚呀，你先把你们门户，你的师父全说出来。”赵庭说：“唔呀，我给我师父栽了，现了眼了。”老者说：“你先说一一说呀。”赵庭说：“唔呀，太叫我不开口了。我师父乃是道家。”老者说：“是南二道，还是北二道呢？”赵庭说：“是南二道。”老者说：“那头一位乃是金针八卦左云鹏。”赵庭道：“那位便是我的老恩师。”老者说：“你莫非是我二弟赵华阳吗？”赵庭说：“正是，我姓赵名庭，字华阳，家住江南会稽人。老人家您贵姓。”老者说：“我姓焦，名雄，飞天豹子，又号神枪，八门第二门的。”赵庭说：“原来是老哥哥，小弟我要入伙当贼。”焦雄说：“不用，你还是回家吧。”赵庭说：“我至死也不回家，我非入伙不可。我非得扬名四海，我才回家。要不然我死在江湖全都认命。”焦雄说：“入伙当贼很是不易。”赵庭说：“一个当贼还有甚么规矩？”焦雄说：“这个还是你师父定的呢。必须有一手绝艺真是天下少有，那才成啦。由莲花党门长给身受守正戒淫花，到处不论年岁，全是弟兄相称，那才能成。二弟呀，现在夜静更深，你我说话，有扰人家住店的睡觉。最好你先回去，等到天亮，我叫赵老三前来请你，再对你说明。”赵庭说：“多谢老哥哥指点，那咱们明天见吧。”说完告辞出来，回到自己屋中，脱了夜行衣，摘下兵刃暗器，倒在床上蒙上被，就自睡了。

第二日天明，穿衣起来，开了屋门。赵老三进到焦雄的房间，收拾好床铺，又忙着给打来漱口水。焦雄问道：“老三，我问你一件事。”赵三说：“什么事？”焦雄说：“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定好在这里相候於我，但不知你看见此人没有？”赵三说：“这人姓甚么？”焦雄说：“他姓赵名庭，字华阳，江南人。”说话间赵三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发抖，急忙跪倒，口中说：“达官爷，是我的错了。”焦雄说：“怎么回事？”赵三说：“这个人早来了，等您日子多啦。问他人家，他说找碰大爷，所以我没敢跟您回禀，怕您生气。”焦雄说：“你快起来，去把他给我叫来。”赵老三一闻此言，急忙到赵庭那儿去，把他给请了过来。赵庭进到屋中，二次上前行礼，口中说：“兄长在上，小弟赵庭有礼了。”焦雄让赵三沏来茶，他二人吃茶谈话。焦雄道：“二弟呀，我与你同出于左云鹏左道长门下，就好像亲弟兄一般。你要入伙，必须到了一回山东济南府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去找宋锦，人称抱刀手，他能同着你到州府面见彭化龙，别号人称金翅鹞子。江湖好汉的转牌都在他手里啦。转牌一走，才能招来六十四门的人。再献一绝艺，才能戴上守正戒淫花。”赵庭说：“这六十四门人，都在那里住呢？”焦雄说：“四山五湖，天南海北。”赵庭说：“怎

么通知的到呢？”焦雄说：“其中就是三个人知道。”赵庭说：“那么少哇！”焦雄说：“第一个是咱们师父知道，第二个是闪电腿刘荣，第三个是彭化龙他知道。”赵庭说：“我必须去麻烦刘、彭二位兄长一趟。老哥哥必须借给我路费，才好。”焦雄说：“二弟，你我是同师门的兄弟，做甚么这个样子呢？二弟我先给你四封银子，作为路费，你也不用还我。”焦雄又问道：“二弟你欠下店饭钱多少？”赵庭说：“约有三百多两银子。”焦雄说：“怎么吃了这么些呢？”赵三连忙接过说道：“老太爷您是不知，这位二爷住在这店里，每天早上一遍酒，正午一遍果酒，外加一两小费。你说有这么许多没有？”焦雄这才知道赵庭在店里的行为，遂说：“老三呀，你将他的账，全拨到我的账上。”赵庭说：“伙计还没起身，不着急，我候候吧。”焦雄说：“不用，你竟管去说吧。”这里赵庭赶紧把随身带的衣物，军刃暗器，收拾齐备，东西物件，一样不短，出了西耳房。焦雄送赵庭辞别了店主人，离开客店，来到东村口。焦雄说道：“二弟你走你的吧。我见了转牌的刘荣，一定请他帮忙。”这才弟兄分手，赵庭连夜赶路，饥餐渴饮，非止一日。

这一天赵庭来到山东界内，天黑了，他将一进西村口，忽然看见眼前两条黑影，进了村子。赵庭蹑足潜踪，跟了上去，躲在暗处，就看他们到了一家墙外。飞身上墙，奔房上，滚脊爬坡，向一座大院而去。赵庭尾随在二人身后，藏到院内。就见那二人，正在北房间扒窗户啦。其中一个伸手去掏兜囊。赵庭心想：这许是采花贼吧。常听师父说：“莲花党贼人专使薰香，镖喂毒药。遂就从房上顺手掀下瓦来，见他们要进屋子，赵庭一瓦打在当院，吓了二寇一跳。一抬头见房上有人，说道：“合字，随我来。”二贼声言，飞身上房，扑了过来。赵庭见二贼来到近前，双手插腰，站住了。二贼说：“你是甚么人？”赵庭通了名姓。二人说：“久仰。”赵庭说：“你二人唤作何名？”贼人说：“我们乃是弟兄二人。我姓夏，双名德林。这是我兄弟夏德峰。你意欲何为？”赵庭一看这二人报了名姓，就知道这是莲花党，今夜潜入民宅，准是前来偷盗紫合车，不期被他冲散，心中忿恨。三个人打的工夫一大，二贼不敢恋战，怕天亮走不开。夏德林猛然往外一跳，赵庭一大意，往过一追，披夏德林打了一盘肘弩，贼人才跑回了四川。后文书二人当了老道，那时再表。如今且说赵庭，独自一人，看二寇逃走，拔下弩箭来，幸亏未有毒药，心中未免愤恨，后来必有报仇之日。他自己从此往下又赶路。

行到济南莱水县，怎么也找不着宋家堡。这天一清早碰见一个捡粪的老头儿。赵庭上前问道：“这位老人家，我向您打听点事。”老头说：“甚么事？你说吧。”赵庭说：“有个宋家堡，那里有一位抱刀手宋锦，宋士公，外号人称抱刀手镇东方。”老头说：“不错，倒是有这一个人。可不能这样的打听，必须

说霸王馆，才有人知道。”赵庭说：“怎么叫霸王馆呢？”老头说：“他们住家后边有个戴家岭，那里有弟兄二人，跟他学艺。这宋锦在街上开了一个饺子馆，卖的可太抗。他清早起来先去遛弯去，回来之后，他吃完了，才卖别人。要有那不知道的主儿，去了也买不出来。赶巧了不高兴，还能打人家。买饺子的日子长了，人家全管他叫霸王馆掌柜的。”赵庭说：“好的很哉。我是奉了我师父之命，前来访他。他真要如此严恶，那我就替我师父管教於他。”老者说：“你就从此往东去吧，青水脊门楼一过，那路北里就是那个酒馆。”赵庭点头，来到那青水脊的东边，就见伙计刚开门了，举出幌子去，赵庭就进了屋中。那伙计假作没看见，他伸手直挂棉帘子。赵庭也不理他，自己来到屋中。一看是两间明间，西边一个暗间，是柜房，门外就是灶火。有个酒保，正在那里和面，预备好包饺子。再看屋中是八张八仙桌，前槽三张，后房沿三张，东房山两张。赵庭他进门就是在挨门口的一张桌旁凳子上。见这个伙计身高七尺，细条条的身材，面色姜黄，小黑头。圆眼睛，蒜头的鼻子，小薄片嘴，大扇风，光头未戴帽，竹簪别顶，头蓝布的帽子。白袜青鞋，月白布的围裙。看他和好了面轧饺子皮，两个谁也不理谁。伙计掐好了饺子，放在笼子里。赵庭站起来问道：“这饺子怎么卖呀？”伙计说：“你问谁啦？”赵庭说：“这屋里有谁，我问谁呀。”伙计说：“有掌柜的。”赵庭说：“他没在屋啊，上那里去啦？”伙计说：“他去睡觉去了。”赵庭说：“先给我煮二十个饺子，多来点汤。”伙计说：“你先张开嘴，我瞧一瞧。”赵庭说：“你瞧甚么呀？”他说：“我看看你的牙，长齐了没有？”赵庭说：“难道说这饺子先进贡吗？”伙计说：“这饺子倒不是进贡的，是我们掌柜的吃的。”赵庭说：“那就是啦，那么你给我片汤吧。”伙计说：“片汤儿不卖。”赵庭说：“要不然你给我做点猫耳朵。”伙计说：“你不用说啦，全不卖。”赵庭说：“你给我煮点饺子吧，倒干脆，我还等着吃完了还赶路呢。”伙计说：“好吧，那么你就等着吧。”赵庭就坐在他旁边一条板凳上。看他已然快包满了屉啦，遂说道：“伙计呀，你先给我煮二十个吃不成吗？”伙计说：“不成，那是我们掌柜的吃的，谁买也不卖。”赵庭说：“好哇，你们不卖，这个全是他吃的。”说着将大衣脱下。伙计一看，伸手抄起一根大赶面杖来，说道：“就是不卖，你敢怎么着。”赵庭说：“你看着吧。”说完噗哧噗哧，用拳头全把饺子给砸碎啦。这一来吓得这个伙计，站在那里发怔。

正在此时，忽听见屋中有人痰嗽一声，有一个小童，赶紧打进嗽口水去。二回再嗽一声，一拍木凳，大声喝道：“甚么人胆敢如此无礼？”赵庭说：“怪不得落了个霸王铺之名呢！这些饺子也煮不熟吗？”宋锦说：“怎么？”说着打开屋帘，来到外间，看见伙计手里拿着一根大赶面杖，在那里发怔。他过来打

了伙计一个大嘴吧，说道：“你不卖饺子呀？”伙计说：“掌柜的，我知道哇？你看那个屉里。”宋士公一看，饺子全碎啦。忙问：“这是怎么回事？”伙计说：“这位睡觉的要吃片汤我不卖，他是一赌气子，把饺子给弄碎啦。”朱锦一听，赶紧来到桌子旁。见那人伏桌睡啦。他便吧的一声，打了桌一下。赵庭吓了一跳说：“不卖饺子，吃不着也就得了。”宋士公说：“我吃饺子吗。你吃片儿汤。”说着上前就是一拳。赵庭忙用双手蔽住前胸，迎他手腕，右脚一勾他脚后跟，往后一送他。宋锦万没想到他有这一手，急忙收拳撤腿，脚底下一抖，噗咚一声，摔倒在饺子屉上，一下子踹翻了。”好，好拳脚。伙计们快来呀，捧着我的刀出来。”说完他正面一看，那赵庭早一个箭步蹿了出去，说道：“好，好你这个恶东西，不卖给饺子，你还打人。”宋锦说：“不用费话，打的就是你。”说罢抡拳便打，赵宋二人打在一处，打了个难解难分。此时天光已亮，往来的人很多，全都站在一边看这个热闹。宋锦一见非使毒招不能胜他，这才使了手穿心掌，向里打来。赵庭右手一托宋锦的手腕子，底下使了个裹合腿，便踢了个大倒。宋锦爬起来，从宋郎手中接进宝刀，双手一抱，厉声说道：“小辈，今天我非劈了你不可，花多少钱我全认可。”赵庭说：“唔呀，你认可，我可不认可。”当下两个人各不相让。此时童儿一看，急忙从后门跑了出去，急忙去找戴文龙戴文虎，告知他们。那戴文龙弟兄一闻此言，急忙暗藏军刃，来到了铺子里。一看闲人看热闹人很多，忙分开众人，来到里面，见二人刀法纯熟不好分解。此时赵庭心里嘀咕：此人拳法刀法，怎么会跟我们门一样呢。看自己不好胜他，这才使出绝招。见宋锦一刀劈下来，赵庭忙一闪身，下边使了一个扫腿，宋锦便爬伏在地，刀也撒手扔了。这时戴文龙弟兄忙过来从中解劝，说道：“这位爷为甚么你们打起来呀？”赵庭说：“他不卖饺子，还动手打人。”宋锦说：“我吃饺子，他偏吃片汤，那个成吗？”大家一听也乐了，为这么点小事动手，真有点不值。此时宋锦说道：“南碟子，你是哪门的？你师父是谁？说出来饶你一命。”赵庭说：“你休要口出不逊。我要一告诉你我师父是谁，你得吓死。我在你这宋家堡里吃喝住，都得随便，你不敢轰我。”宋锦说：“你休要夸口。我爹娘重生一回也不能答应。”赵庭说：“唔呀，那我可不好说了。死去的老人家全都不安，我还是不说为好。”这时，戴文龙问道：“江南爷，您是那一门的？您师父是谁？”赵庭说：“我乃八门头一门，师父是道家。”宋锦忙问：“是边南的道家，还是边北的道家？”赵庭说：“是边南的道家。”宋锦问：“是头一道还是第二道？赵庭忙说：“是头一道。”这一句不要紧，吓得他颜色更变，呆若木鸡，缄口不言。赵庭一看，知道怕老师。宋锦忙问道：“阁下莫不是我二弟赵庭吗？”赵庭说：“正是。理由兄，我是南碟子，我是华阳。”宋锦道：“列

位老师散一散吧，这是我师弟赵华阳。我师父左云鹏适才派我师弟领了我师父之谕，前来管教於我。”遂说：“二弟呀，你是怎么了？怎么不早说呢？显得是我不好是的。求你见了师父，多给我美言几句。”戴家弟兄说：“二位老师快回屋中吧。有甚么话咱们屋子里说来。”宋锦赵华阳弟兄二人，这才一同回到屋里，坐下喝茶。赵庭问：“师兄，你这铺子卖饺子，怎么落个霸王馆之名呢？这要叫师父知道，焉有咱们的命在？”宋锦道：“这倒不至於被杀，左不被推出门来。就是不准配带薰香，采花做案。若犯那戒，一定被除。二弟呀，你是不知，只因我出艺之后，师父就走啦。我在这左右访友，保护这十八村。后来与戴家弟兄结交，传他们武艺。我每次回来吃饭，因为我嘴急，所以做的必要快，因此开了一个买卖。可是每天须等我吃完了，再卖。我也曾在这一方打了些个土棍恶霸，是他们恨我不过，这才在外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儿，才叫霸王馆。他们又在外胡做非为，留下我的名姓，从此便传出我的恶名去。那么二弟你来，所为何故呢？”赵庭便将自家世一说，又说：“特来找您，要打算入绿林。”又将遇见焦雄之事，说了一遍。宋锦道：“二弟呀，你不可如此。愚兄我今年四十有二，还不敢去入绿林当贼。你今年二十有一，就敢说当贼，岂有此理。你先在我这里住着吧，等到过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亲身送你回家。”赵华阳说：“不用的，师哥你不用管，我是非入绿林闯荡不可。闻听人言，您与彭化龙相好，那就请您带小弟前去，面见於他，请下转牌。当年师父教我一手绝艺，名叫蝎子爬城，可以爬碑献艺。”宋锦说：“不错，倒有此人，只是不好办吧。”赵庭说：“我心意已决，再无更改。”宋锦叹了口气遂说：“好吧，容我带你前去。有一天东村闹贼，被我赶到，后来又来了两个好友，才将贼人拿获。将来你要见了那二人，可是咱们好友。他们是弟兄二人，一个叫金须虾米王佐、银须虾米王禄，水性最好。”赵庭说：“记下了，师哥咱们可几时走呢？”宋士公道：“二弟呀，要依我相劝，你还是回家去吧。家下又无三兄四弟，只有你一人。你要不回去，岂不急坏了二老？再者说，你要爬碑献艺，练不好那可一定死在下三门的门长手下。”赵庭说：“我也不怕。因为我说下不能回家啦。”宋锦一听，知道他是立下了志向啦，不好驳回，遂说：“二哥，既有此志，那我也不好再问。可是也得等明年开春，三四月里好不好呢？”赵庭说：“也好。”说完他便在此店住。过了年已到了三月，可是宋锦总是用言语支吾，仍然不提。

这一天戴家弟兄也在此，哥四个在院中坐着闲谈。赵庭竟发怔，一言不发。戴文龙问道：“二弟，你为何不言语啦？坐在那里发怔。”赵庭一闻此言，双眼落泪。说道：“唔呀，师哥哥要了吾的命哉。”文龙说：“你有事可以说出来呀，为甚么如此呢。”赵庭道：“我要入绿林，他不带我去请转牌。”宋锦道

：“二弟你不知，那转牌如同圣旨一样，不是轻易请的。要不然你在影壁上先练练我看看，如果能成，我一定带你去。”赵庭说：“不成。当初师父说过，见不着转牌不准我练，已对天赌咒，不敢轻试。”宋士公无法，只可答应。赵华阳看他如此，知道他有点成心，便在夜间，自己偷偷的写了一张字柬，上面写的是：“三位兄长，千万别找，赵庭走了。赶奔苏州，找彭去了。请来转牌，爬碑献艺，得来守正戒淫花，兄长一瞧，便知今晓。”写完了之后，便给压在砚台旁边。他就收拾好了，浑身紧衬俐落，取出匕首刀来，划开后窗户，开了窗户他就出去啦。到了外边，双脚勾住了瓦檐，使了手珍珠倒卷帘。将窗户安置好了，翻身上房，从此奔了西村口，一直向苏州而去。

他离了宋家堡，如同小鸟出笼一般。一路之上，看见天快亮了，他便找了树林，进支换下夜行衣，包好小包袱，再出树林赶路。非止一日，这天到了苏州，他便进了北门。一时不知衙门在那里，便找了一位年长的老头，上前问道：“借问老先生，我要去衙门该怎么走？”老者说：“你从此往南，过了十字街。路北有七间楼房，那是会元楼，西边有个夹道，再往北就是衙门。”赵庭说：“道谢道谢。”他便按照道儿，来到了西边，果然是会元楼。原来这里是一家酒楼，买卖还真繁华。赵庭进了西边夹道，到了后面一看，原来他后边是一片空场，北面对着会元楼是座店，对着胡同口是衙门。赵庭又一看街西有家豆腐房，他往北而来，顺着衙门往西，有一个小巷，上边有个小木牌，上写“太平巷”三个字。细一看是一个小死胡同，他便回头往东，来到店门一看，此店原是德元店，墙上写仕宦行台，安寓客商，等等字样。他便叫道：“店家。”从里面出来一人，身高六尺开外，是个五短身材，赤红脸儿，半截眉，环眼，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高卷牛心发髻，月白布裤褂，白袜青鞋，腰系围裙。出来笑嘻嘻的问道：“客官，您是住店吗？”赵庭说：“正是。但不知你们这里可有正房。”伙计说：“有，有，您随我来。”说话之间，便将他带到了里面北房西头一间，开门放帘。赵庭到屋中一看，这屋内倒很干净，北墙有一张床，旁边有一小茶几，两个小凳儿。赵庭坐下问道：“伙计你贵姓呀？”伙计说：“我姓景，叫景和。您贵姓呀？”赵庭说：“我姓赵。”景和说：“我就叫你赵老爷吧。”赵庭说：“你不用那么叫，我没做过官，不敢担任老爷之名。我且问你，现下你们这个府中知府，可是清官，还是赃官呢？”景和一听，连忙跪下道：“这位爷不知，我们这位府台大人，可是一位清官，真是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手下人全不敢为私舞弊。”赵庭说：“你起来我问问你，府大人姓甚么，官印怎么称呼。”景和站起身来说道：“听都堂大人说，姓邓名叫子玉。”赵庭说：“你们这都堂大人姓甚么呀？”景和说：“姓彭，双名化龙，这一方的尊他们外号，叫金翅鹞子。他是八班的总班头

。”赵庭说：“此人可在外吃私？”景和说：“紧快住口，这位彭爷可是大大的一位好人，真是八仙桌盖井口，随方就是圆，专在外为朋友管闲事，交友遍天下，人人说他好，真是一位好交的人。”赵庭说：“很好。那我要请他人吃酒，可是哪个酒楼最好呢？”景和说：“那也就我们这店前边的会元楼了。

”赵庭答应说：“好吧，就是这样啦。”说完之后，他出店去绕弯，便在暗中将入衙门的道路踩好。回到店中，要了点酒菜，自己在屋中吃喝已毕。候到天黑，景和给端来腊烛，赵庭说：“我这里不用甚么了，叫你再来，不叫你可以不必来了。”景和来到外面，向大家交代，说道：“诸位客官，现时天气不早，我们可要封火摆账啦。那位要甚么可快点说话，我们要关门撒犬啦。”问了三声没人答言，伙计自行收拾去了。

这时赵庭躺在床上，一时心血来潮，便昏沉沉的睡去。至到定更天，梆子一响，将他震醒。睁眼一看，天已不早，连忙坐起。用耳音往外一找，那打更的往后去了。他急忙将白昼衣服脱下，换好夜行衣，用小包袱将白昼衣服打成腰围子，抬胳膊踢腿，不碍事啦。背好了刀，将灯吹灭，将门插关拉开，拉门转身来到外面，将门倒带，矮身到了西房山。听四外无人声，这才飞身上房，过去便是衙门的内宅。看那院中有一个天灯杆子，高有两丈八，上面挂着一个牛角泡的灯。赵庭伸手取出一块问路石子，扔在地上，吧哒一声。忙用耳一听，并无人声犬吠，他才大胆的飞身下了房。到地上先毛腰捡起石子，然后转身形来到北上房。这院中宽阔，是方砖漫地。北上房是七间，里面掌着灯光。书中暗表，这是明三间暗两间，东西各一间耳房，东厢房五间，西厢房五间，北面正房点着灯亮，透过窗棂人影摇摇。赵庭暗道：许是大人尚未睡呢。想到此处，他便来到灯杆之下，双手扒杆子扒了上去，大声喊道：“要状告一人。

”屋里大人一听，忙叫：“童儿，快点上手灯，到外面去看看是甚么人喊冤。”小童儿吓得哆哩哆嗦，将小手灯点上，来到房檐底下。往上一看，见那灯杆子之上扒着一人，说话唔呀唔呀的。就听他问道：“小童儿，你家大人可曾睡觉？如未睡，我要请出他老人家面见，我有事。”小童说：“好，你可别走，待我与你请去。”江湖人说：“就是吧，叫你多累啦。”那小童遂回到屋中，说道：“大人，现在院中灯杆子上有一夜行人，在那里盘看，他要面见您，有冤申诉，我想您先不必出去啦。”大人说：“童儿，不要紧，我一不贪赃，二不卖法，有何惧怕他人之理？”说着接过手灯来到院内，向灯杆上问道：“江湖人你要状告何人？”赵庭往下借灯光一看，这位大人，身高八尺，体态魁伟，面如重枣，一双重眉，阔目，通官鼻子，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胸前飘洒三绺墨髯，身穿蓝色的袍儿，未着官衣。书中暗表，他下边是青底衣，白袜云履。观罢问道：“大人您贵姓呀？官印怎么

称呼？”大人忙问：“江湖人，你问本堂名姓为何？”赵庭说：“我听一听大人的名姓，我可以知道是忠是奸。要是忠臣，我好告诉。要是奸臣，那我就走了。”大人说：“江湖人，你若问我，祖居庐州府，合肥县北门外邓家庄的人氏，我姓邓，双名子玉，你状告何人吧？江湖人，那么你叫什么呢？”赵庭说：“大人你老人家可以不必问了。我是个江湖人，说出名姓。倘若有个言语失捡的时候，您出飞签火票，拘拿於我，那时我就难逃国法啦。”大人说：“那么你姓甚么不说，你可状告那人呢？”赵庭说：“我告的是您的大班头彭化龙，他使了我的钱，不给我，我不敢惹他。”大人说：“他欠你多少钱。”赵庭说：“他借我三百二的蹦蹦钱，今天不给明天就是六百四，后天就是一吊二百八十啦，他一共短我九年零三个月。大人请您给算一算，他一共短我多少了。总要能给我要过来，我有孝心，孝敬您点东西。”大人说：“甚么东西呀？”赵庭说：“背上半本易经。”邓大人一听，心说：“我才念到上半本。他敢说给我背。”遂说：“那么你就背上一背。”赵庭说：“是，老大人您休发虎威，待草民我抖胆了，给您背上一背。”说着便背了上半本，头句“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至到“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大人一听，果然背到易经的前半本。又听那人说了声：“老大人，您要给我要了来，我还给您背那下半本，我去也。”飞身而去。大人心中所思，这个人乃是外边行侠作义之人。我若再将此人收服，日后凡是我所管地面，一定高枕无忧。忙叫：“童儿，你快去把彭化龙叫来，我有话问他。”小童答应，连忙提了手灯，出屏风门，直到班房。此时彭化龙刚躺下，尚未睡着。小童儿来在窗下，问道：“都堂大人您睡觉啦吗？”彭化龙道：“我刚躺下，有甚么事吗？”小童说：“您快起来吧，有一件要紧的事。今夜有一个贼，在灯杆子上把您给告下来了。”彭化龙一听，赶快站起身形，披衣下地，穿好了衣裤，开了房门，将童儿放进来。童儿说：“您去吧，大人叫您哪。”彭化龙一听，心中纳闷：我彭化龙招不出来呀。连忙随着小童来到后宅，在廊子底下一站。小童进到屋中，说道：“大人呀，那都堂已然来啦。”大人说：“叫他进来吧。”彭化龙一听，赶紧进来双膝拜倒，口中说道：“大人，三更半夜，您将下役叫了过来。有甚么事呢？请您讲在当面。”邓大人说：“方才在灯杆子上有一江湖人，他把你给告下来，有这般如此的一件事，我与你三天限，务必要将那盘杆之人拿来。若限满拿不住背书之人，我是一打二革。”彭化龙说：“是，是，大人恩典。我急速访拿就是了。”说完站起身形，告辞出来。

到了班房便将手下的伙计全叫了起来，说：“你们都别睡啦。”大家醒了之后问道：“头儿，有甚么事吗？”彭化龙道：“现下有贼人夜入衙门，大人传我

捉捕。遇见这样案子，我平常的家伙不成。你们支应一点，我回到家中取那一对镔铁铜去。”说完他走了不提。且说赵庭离开后宅，他回到店中，推门进到自己屋中，取火摺点好了腊烛。忙换好夜行衣，将刀挂於肋下，长大的衣服穿齐了。听外边梆锣齐响，已然二更。他便出来到了门道，叫声“景和”。此时那伙计将睡着，忽听耳旁有人叫他，连忙披衣起来。开门一看，原来是赵客人，遂问道：“您有事吗。”赵庭说：“天将二鼓，此时会元楼上门没有？”景和说：“没上门。您有事吗？”赵庭说：“我去定一桌酒席，打算请都堂大人吃酒。”景和说：“喝，您请他老人家呀，好，我给您开门。”说着上前将门开了。出店一看那会元楼的后窗户，还有灯光亮着。伙计说：“您快去吧。他们楼上饭客还没走呢，您去我给您留门。”赵庭答应，当时一直往西南，过了夹道一看，会元楼的伙计，正在那里挑幌子啦。他忙上前说道：“哎，伙计。”那伙计忙问道：“这位爷您是吃酒吗？”赵庭说：“不是，我要定一桌酒席，明天早晨用。”伙计说：“甚么席呀？”赵庭说：“要一桌上等的酒席。我要请一位朋友。”伙计说“您请那一位呀？”赵庭说“就是衙门的都堂彭化龙，他是我的朋友，我们是交好的朋友。”伙计一听，忙改了笑容，非常的和蔼，说道：“您请上楼来吧。”赵庭到了楼上，找好了北面一张桌，说道：“你们就给留下这桌吧，把窗户开开，好叫我那朋友往衙门看着一点儿，防备有事。”伙计说：“是啦吧。”赵庭伸手取出一封银子，交给了伙计。说道：“你们拿去，除去酒席外所馀多少，满给你们这些人作为小费。酒席可千万的给我做细着点。”伙计连连答应，说“是啦吧。”当时将银子拿到柜上交明白，通常全喊谢谢。赵庭下楼而去。他们大家便说：“咱们不用睡了，把这一桌酒席给作细一点就得啦。”大家说“对”。他们这里忙乱不提。

且说赵庭来到衙门，此时已有三更。他问道：“门上那位在。”早有小伙计们值班，出来问道：“您找谁呀？”赵庭说：“我找你们都堂大人。”伙计说：“他回家取东西去啦。您有事吗。”赵庭说：“有事，我在会元楼上的后堂，明天请他吃酒。”伙计一听，说：“是啦吧，明天一准叫他去。”赵庭回身出来，便在会元楼的房山黑影里蹲下了。少时看见一人慌慌张张的回到衙门，心说：此人一定是彭化龙了。那彭化龙果然是从家中取来兵刃，到了班房。伙计说：“头儿，那背书的贼人，胆子可真不小，他怔敢前来请您。他在会元楼定下一桌酒席，叫您前去。”彭化龙一听，气得颜色更变，便将镔铁铜顺到每袖口一只，急忙的出了衙门。那江南蛮子赵华阳，他也急急的在他之先，又来到会元楼，问道：“都堂大人来了没有？”伙计说：“没来。”赵庭说：“他告诉我马上就来，为甚么没来呢？”说完他又往东去了，绕过会元楼奔了衙门。此时彭化龙来到会元楼。伙计们一见，忙说道：“彭爷您来啦，明天

您可有咬儿。”彭化龙说：“甚么咬儿？”伙计说：“有位江南爷请您吃酒，是您的朋友，全是仗义疏财之人。他要了一桌上八席，外加山珍海味。”彭化龙说：“给了钱啦吗？”伙计们说：“给啦，他拿一封银子来，除去酒席外，其他的钱赏给我们大家。方才还来了，现下又上衙门找您去了。”彭化龙道：“那个人可是有事，再来了千万别叫他走。”伙计说：“是啦吧。”他在这里打听事，那赵庭又来到衙门，向伙计问道：“混账东西，那个彭化龙走了没有？”小伙计说：“现在去上会元楼访您去了。”赵庭说：“好的。待我再去找他去。”说完他又来到西夹道，黑暗之处偷看，那彭化龙气昂昂的又回了衙门。赵庭便来到会元楼，问伙计道：“那彭化龙来了没有？”伙计说：“来啦，刚走，又去上衙门找您去啦。”赵庭说：“唔呀，我二人无缘呀，找了好几次了，也是见不着的。待我上楼等着他吧。”说完上了楼，来到那桌旁坐下，便伸手将北窗户给打开了。伙计说：“江南爷，您开窗户干么呀？”赵庭说：“为是看他出来，我好叫他。”伙计看他没走，也就不言语了。那彭化龙从东边绕回了衙门，那差役说：“彭头呀，这个江南人，不但胆子大，他的武艺决错不了。”彭化龙说：“怎么？”差役说：“他又来找您，还说了许多不像话的地方，那我就向您来说。他说这一回不来啦，他在会元楼上等您。”彭化龙说：“好，待我找他去。”说完转身出来，又来到了会元楼，问伙计说：“那个人来了没有。”伙计说：“来啦，现在楼上等您。”他说“好”，说着奔了楼梯。此时赵庭听见外边有人说话，他忙将大衣甩啦，打了腰围子，收拾紧衬俐落，在此预备着。彭化龙蹑足潜踪，来到楼上。心说：只要被我看见，量你逃脱不了。及至到了上面，一眼看见赵庭，到了桌案以前，问道：“在此请我吃酒，可是阁下吗？”赵庭道：“不错正是鄙人，对面可是都堂大人？”彭化龙道：“正是彭某。”赵庭说：“我请阁下在此吃酒。”彭化龙说：“你我素不相识，何人介绍呢？”赵庭说：“给你我介绍的这个人，比你高一点。他是位高爵尊之人。”彭化龙说：“但不知是何人，请道其祥。”赵庭说：“此人与你也认识，跟我也认识，就是你我不认识。”说话之间，看他两只胳膊直着，就知道暗袖着兵刃啦，遂说：“就是那府台大人。”彭化龙一听，往后一撤步，双锏得到手中，左手一撮。他双手一扶桌子，飘身纵出窗外。彭化龙也随着跳下，迎头就是一下子。赵庭往旁相闪。说道：“且慢，你是官差，我是贼人。头一招我没还手，那是看在府台大人面上，我不还招。第二招我不还招，是因为你是官差。第三招不还招，看在武圣人面子上，我也不还招。”化龙一看，三招已过，他并不还招，就知道此人武艺不坏，上前又要进招。那赵庭这才推簧亮刀，二人杀在一处，分不出胜败输赢。此时天已大亮，太阳出来很高，那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两个人累得嘘嘘带喘。赵庭

一看不好，急忙飞身又上了楼，彭化龙也飞身上楼。不想在那窗户那里坐着一个瞎子，竟将彭化龙给碰掉下来。他还大声说道：“众位老乡啊，这是谁成心欺负我，跟我挨亲？”彭化龙下来，仰面再看那贼，踪影不见，急忙说道：“先生你往里点，我们这里办案啊。”那瞎子一听，说道：“唉，我躲开你们。”说着话，他到往前一迈步，整个摔下楼来。化龙看他头要着地，谁知他竟站在对面，用马杆一伸，入在化龙的裆中，彭化龙连忙往旁一闪。那瞎子说道：“无论是谁，我先抽个斗子吧。”马杆向他下巴颏打来。彭化龙一看，急忙用兵刃相迎，两个人打在一处。他就听见马杆嗡嗡带响，完全是行者棒的门路。

二人正打的热闹之间，从正北来了三骑马。马上之人大声喊嚷，说：“都堂大人，留让一招，五弟慢动手，全不是外人。”彭化龙停手，那瞎子跳在一旁，抱着马杆一站。他可听见正北来，他偏向正东磕头，说：“师哥累啦，我给您磕头啦。”大家一乐儿。瞎子急啦，大声说道：“你们怎么拿我打哈哈呀。”众人便不敢言语了。书中暗表。正北来的三人，头一个是抱刀手宋士公，第二是戴文龙，第三是双刀将戴文虎，只因赵庭夜间留下柬帖走了。天明宋锦起来，心说我二弟怎么没来叫我来啦，也许是我起在他的头里啦。等到来到明间一看，北边墙上粘着一个纸条。宋锦过去一看，心说：得，他走啦。无法，这才与戴家弟兄一齐追了下来。这天来到此地，看见他们打在一处，全不是外人，正是夜行鬼张明，与彭化龙动手。宋锦这才大声喊道：“别动手，全是自己人。”说话之间，三匹马如飞似的，到了切近。三个人慌忙下马，走过来行礼。那张文亮虚点一马杆，纵出圈外，一抱马杆，说道：“我师兄来啦。”彭化龙也一捧双锏，往旁一站，认得是宋锦，不认得那二人，遂问道：“大弟，你可认识瞎子？”张明说：“你敢当着矮子说短话。”宋锦说：“五弟你不可挑眼，不知者不怪罪。”遂说：“彭大哥，快过来，我给您介绍介绍。”又叫：“五弟，过来见过彭大哥。此人住家苏州府西门外，彭家坡的人氏，姓彭名化龙，外号人称金翅鹞子，乃是苏州府的马快班头，绿林箭为他人执掌。”彭化龙说：“这地不是讲话之所，你我酒楼一叙。”赵庭早从楼上跳下来，拜见宋锦，然后一同来到酒楼之上。宋锦这才与大家致引，遂说：“都堂大人，他不是外人，乃是我的师弟，住家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居住。姓赵名庭，字华阳，排行在二。”说：“二弟呀，快见过彭大哥。”华阳忙上前施礼。化龙用手相搀，口中说：“二弟免礼平身。”赵庭说。兄长镔铁锏门路太好了，多有容让於我。”彭化龙笑道：“岂敢，二弟的刀法不弱。总然是左老侠客的传授太好。”两个互相夸了几句。宋锦说：“这是我五师弟，他住家苏州南门外，太平得胜桥，张家镇的人氏，姓张名明，号叫文亮，别号人称夜行鬼

，排行在五。”张明也上前拜见彭化龙。他二人又客气了一番。宋锦再与戴家弟兄一致引，说：“他二人住家在山东宋家堡后，戴家岭的人氏。一个是单刀将戴文龙，一位双刀将戴文虎。”戴氏两弟兄也与化龙见礼。大家全致引完毕，这才落坐喝茶。彭化龙问道：“二弟，你来到此地，夜入府衙，在天灯杆子上背书，将我告了下来，是何道理呢？”赵庭说：“唔呀，吾的哥哥。小弟打算访您，双恐怕当差之人不管。又因为府台大人与兄长的名望特大，小弟我这才夜入府衙。我的心意访你老，是为我要入身绿林，要戴守正戒淫花。”彭化龙道：“二弟，你要戴也不难，必须有一手绝艺。今与古比，你看做绿林盗的，有几个戴戒淫花的？你要有绝艺呢，我可以下绿林箭，招齐各门各派。献好了艺，还得莲花党之人，给戴守正戒淫花。二弟呀，你要打算请各门，还有一件难事，必须等在哪位腿快之人，来了才成。别人撒转牌，人家也不认可呀。”赵庭说：“唔呀，那位腿快之人，住在那嘎哩呀。”化龙说：“此人住家山东东昌府北门外，刘家堡的人氏，姓刘名荣，别号人称闪电腿。左老侠客在三江会给他贺的号。他跟侠客爷赛过跑。”说话之间，摆上酒席。众人正要吃酒，忽然听见楼梯响，跳三步的走上楼来。大家不由的注目一看，见上来一个花儿乞丐之人，像貌跟赵华阳长得仿佛。上得楼来，向彭化龙一点头，转身又下去了。宋锦忙问道：“此人您可认识他？”彭化龙道：“我倒是认识他。”宋锦说：“为甚么不把他唤了过来。在一桌上吃酒呢？”化龙说：“大弟呀，是你不知，那人性质不好。他若是正人君子，我早就与你们引见了。要是那采花淫寇，见他何用呢？”书中暗表，此人也姓赵，名叫连登，外号人称赛华阳。后文书赵庭丢花，被他偷去，假充华阳，闹的乱子不小。按下不表。

且说他们众人吃酒之时，又有人上楼。宋锦低声说道：“二弟你看腿快之人来啦，赶紧上前见礼，跪地磕头，别起来。我叫你起来，你也别起来，非他点头不可。”赵庭说：“是。”抬头一看此人，平顶身高七尺，细条条的身材，上身短，下身長，两条仙鹤腿，面如重枣，粗眉阔目，准头端正，大耳相衬，海下微有胡须，不见甚长。用白布手巾蒙头，土黄色的靠袄月白布护领，用白布袍扎腰，土黄色的底衣。鱼鳞洒鞋，青袜子，花布裹腿，外罩土黄色的通髻，上面用青线勒的斜象眼，青布里儿。肋下跨着一口金背刀，青饰件，月白布的挽手，往下一垂，左手提着一个蓝布包袱。赵庭急忙上前跪倒磕头。说：“大兄长在上，小弟赵庭给你老人家叩头了，我要烦您老人家一件事。”那刘荣是面向北，正跟彭化龙对脸。那彭化龙冲他一使眼色，此时那刘荣可就没换他。张明说：“喝，刘大哥来啦，我这施礼吧。”说上起来离坐，跪倒磕头，刘荣上前搀起。赵庭又追过来，跪倒叩头，说：“吾的哥哥，小弟有礼了。”彭化龙又冲他一使眼色儿，刘荣心中不快。那宋锦站起说道：“兄长，这是

我二师弟赵庭，字华阳，大半您也听我师父说过吧。”刘荣说：“不错，听说过。”口中说着，心中暗想：彭化龙可不对，我跟老侠客是至己的爷们。再说我先跟宋锦认识的，与你没有多深交情啊。你为何这样的不叫我理人家呢？又听赵庭说：“吾的哥哥，我有一事相求，请哥哥答应才好。”此时那彭化龙又冲他一使眼色，刘荣心中实在憋不住啦，遂说：“彭大弟，你三次向我使眼色，所为何情呢？莫不是叫我得罪人吗？初次见面，就叫人说我瞧不起人，这不是陷我不义吗？二弟你先起来，有甚么事我全答应。”赵庭说：“不成，哥哥你先答应，要不然吾是不起来呀。”刘荣说：“二弟你起来，无论甚么事，哥哥我应啦。我要不应，叫我不得好死。”赵庭这才起来。刘荣问道：“到了是甚么事呢？”赵庭说：“吾求哥哥下一趟转牌，请一请人。”刘荣说：“原来这点小事情，不要紧。我可得这就起身，明年此时到齐。但不知何处会见呢。”赵庭说：“彭大哥咱们这里可有大店口？”彭化龙说：“有，在此门里路西。”刘荣说：“甚么字号？”化龙说：“是成记老店，前后三层院子，南北的跨院，一共一百多间房，还不足用的吗？”刘荣说：“足成，足成。”这才赶紧大家用酒已毕。刘荣说：“彭贤弟你还是赶紧请转牌。”彭化龙说：“赵庭，转牌一走，你可得圆这案。”赵庭说：“当然，兄弟我一定随兄到府衙。”彭化龙说：“好吧。”这才吩咐伙计在后面设香案。他自己下了楼，到街上找了轿子铺，叫他们扎了一个采亭子。前面是黄云缎的一个帘，红走水蓝飘带。八搭亭子的人，是每人一件袍，蓝布头巾，穿青布靴子。大家出西门赶奔彭家坡。亭子落平啦，取出两面锣来，交给家人。他净手焚香，在祖先堂中，请出转牌来，往高一举，然后拜了四方。叫家人打锣，老打两下儿，在前边开道。他命人抬起亭子，一直往会元楼而来。到了村楼门前，亭子落平，前边铺一块红毡子。宋士公、赵庭等人上前跪倒，迎接转牌。彭化龙请下转牌，一同上了楼，从黄布套内取出来，供在香案之上。大家一看，此牌乃是一块长方铁牌，四犄角有云头。群边是万字不到头，两边是两条飞龙，里头又是长方的万字不到头，上头是双龙门宝，双龙之下是个太极图，下边写着左云鹏三字。鹏字的左右下边一点，是为尊两个字，在为尊的当中有金针一条。供好烧香，大家参拜。彭化龙说：“我怎么说，你们大家可也得照样说。”大家说“是”。化龙跪倒说：“弟子化龙参见转牌，请转牌出巡。”说完站在一旁，刘荣上前跪倒说：“弟子刘荣请转牌出巡，六十四门满到。”他参见已毕，以次宋锦，赵庭等，全都参见完毕。彭化龙忙将铁牌请下，用蓝银油将牌全刷好了。取来一张高丽纸，然后用牌向纸上一扣。将牌扣好，用手来回一揉，然后再将转牌起下。一看那纸上可就印成了，那双龙以及字迹，完全印在上面。彭化龙拿笔在那空白之处，添上徽宗御赐四个字，这才交与刘荣。刘荣连忙上前接过，捧着

向四外让过，然后摺好带在身上，笑道：“彭贤弟那咱们就成记老店见哪，明年此时再见。”彭化龙说：“好吧。”说完给他预备路费。刘荣说：“不用，我到那个镖行，随便拿路费，何必咱们预备呢。”此时赵庭宋锦弟兄二人上前说道：“刘大哥多受风霜之苦吧。”刘荣笑道：“小事一段，不足挂齿。”说完他伸三个手指，赵庭伸了一指，刘荣点头。原来刘荣问他左道爷有三手绝艺，他会几样。赵庭伸一指是会一样。左云鹏献三手绝艺，下文书再表。如今且说，彭化龙打发刘荣走后，他又把转牌请了回去。再来到会元楼，说：“二弟，你可得随我打这官司。”赵庭答言说：“好，那您把国法请来吧。”彭化龙说：“随我到亘房去戴吧。”赵庭点头，便叫宋锦他们三个人暂在楼上略等，我们去去就来。三人答应。赵庭随他到了府衙，戴上了手铐脚镣。此时大人已然点鼓升了堂。彭化龙给他报名而进，到了堂前，赵庭上前跪倒，口中说：“罪民参见大人。那府台说：“下面跪的可是天灯杆子上的贼人？”赵庭说：“正是罪民。”府台说：“你为何不抬起头来？”赵庭说：“草民有罪不敢抬头。”大人说：“恕你无罪。”赵庭说：“谢大人。”忙一正面，那府台大人一看他面貌正气，是文生公子模样，并不匪气，遂说：“赵庭。”赵庭说：“罪民在。”大人说：“你昨夜在天灯杆子上，所背的是甚么书？”赵庭说：“是前半本易经。”他说：“不错，那你再背那后半本。”赵庭又面冲西。从“谦亨君子有终”，直到“上九王用出征，有喜，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赵庭背完，不知府台大人有何分派，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爬碑献艺巧计盗花 八义成名结仇贼党

话说蛮子赵庭，盘杆背书之后，到了公堂，又背后半本。那府台大人一听，果然不错，遂说：“赵庭，你是认打认罚吧？”赵庭说：“认打怎么说，认罚又当怎讲。”大人说：“你认打呢，你是背后背刀，夜入公馆，你有杀官盗印之嫌。”赵庭说：“大人，我要认罚呢？”大人说：“认罚，你得在本地取具妥实的铺保，在我衙中充当二班头，与化龙一同拿贼办案，另外我还有赏。”赵庭说：“罪民情愿认罚，在老大人手下当差。”大人一听心中甚喜，命人将他刑具撤下，抖袍袖散堂。彭化龙把他带下来到了班房，令人打水。赵庭洗完脸，哥两个一同来到会元楼，向他三人一说。那哥三个先给彭化龙道谢，又给华阳道喜。打好了会元楼的水印，交了上去。赵庭说：“大哥，我可不能在此当差。我有一个朋友，必须写信找他来，他可以当差。您派人骑匹快马，到扬州府东门外阮家寨，约请阮恒阮明芳，让他来接这个二班头。”金翅鹞子彭化龙一听，忙派伙计找来差人。化龙说：“你快去骑马，去到阮家寨下书，请洪芳弱芳弟兄，一齐前来，不得有误。”当差之人连连答应，拿着盘费走了。到了

那扬州府东门外阮家寨，下马，打听好了阮宅住在那里。他们来到路西门首，上前扣门。里边人问道：“谁呀？”差人说：“我们是苏州来的。您这里可是阮宅吗？”里边说：“正是。”说着街门开啦，出来一个家人。当差之人将书信呈上。说“烦您传进去。”那家人接了过来，拿到里面，呈於阮明芳。那明芳伸手接过拆开一看，上面写的是约他到府衙当差。赵庭要献艺，为我戴守正戒淫花，并令洪芳弱芳，也一同前往。看明白连忙回到内宅，禀明他娘亲。老太太心中甚喜，遂令家人赏那下书之人纹银十两。家人答应，拿了十两银子出来，到了大门洞，说道：“我家老夫人赠你十两路费。”差人说：“劳管家驾，您替我道谢，我回去啦。”家人说：“是啦吧。”差人上马，自回苏州而去。这里家人回到里面，那明芳正跟老太太提说赵庭要献绝艺，约自己当二班头之事。老太太邹氏问道：“儿呀，你当二班头，就得出去拿贼，有个应拿的，也有不应当拿的。”明芳说：“是，是。”老太太说：“那大班头是谁呢？”明芳道：“是金翅鹞子彭化龙，那赵庭他二人还要约我兄弟一同前往。”老太太点头，说道：“明芳啊，此地离苏州，相离太远，你必须带着家眷去才好。”当时叫婆子将大奶奶叫来，少时明芳之妻冯氏来到。老太太当面说道：“姑娘，你丈夫此次上苏州府当差，我叫你随着去。可有一节，无论甚么事，可不准你胡管。要有应当说话的地方，说他不听，可急忙派人告诉我来，我自有办法。”冯氏连连答应，便下去收拾去了。那洪芳弱芳也到了后面，嘱咐好了他们妻尹氏林氏，好生侍候老太太。外边车辆备齐，冯氏拜别老太太，出门上车。他弟兄三人，也辞别了老母，出阮家寨，向苏州而来，按下不表。如今且说彭化龙，将转牌送到家中，回来到了成记老店，问道：“伙计，有闲房没有？”伙计跑出来一看，笑道：“原来是都堂大人呀，别人找没有，您找还能没有吗？”彭化龙道：“我可用的多呀。”伙计说：“您要用多少间呢？”彭化龙说：“你们有多少房屋？往后不用卖别的客人啦，我们要包一年半。”伙计连连答应。他们大家便安在店中。店的对过有座城隍庙。赵庭在吃饭后，他出来散逛，便走进庙来。看那庙中是五间大殿，台阶七层。左边有两统石碑，西边也有两统石碑。心中暗想将来献艺，可以在此碑上。查看好了，他出了庙，往东是一块菜园子。园子边上竟种些个大麻子，往西来有五间北房，往东有一行用秫秸扎的花障儿。顺着篱芭往西走来，到这五间北房一看，那西房山与庙墙有个小夹道。夹道南头有一眼大水井，上面安着辘轳。赵庭来在井口，往下一看，深不见底，他正要向前再看，忽听屋中有人说道：“施主，您别往下看了，那水太深，这井叫乌龙泉。”赵庭说：“是啦。吾不看了。”说完他便转身顺庙墙往南来，到了店中。从此每天吃完早饭，赵庭便来。日久熟啦，一问老道，名叫魏清云。二人每天下棋解闷，很是投缘。这一天阮家

弟兄到，随来到衙署。向当差之人一说，彭化龙便迎了出来。哥三个一见忙上前拜倒，说：“大哥在上，我弟兄拜见。”化龙连忙伸手相搀，说道：“大弟快起来，不要行礼。你们不必打店口啦。赵庭既然把兄弟你举荐出来啦，我这里有两所房子。你可以住一所吧。”说着话便领他们到了西边小胡同太平巷，找来家人彭安，开了门，进去收拾一切。打扫已毕，那化龙之妻早将冯氏接了进去，大家见礼，落坐吃茶。少时家人来回说：“那院已然打扫完毕，一切全齐。”他们弟兄忙出来督催轿夫等，往北院卸东西，安置一切，不提。那彭化龙便将明芳弟兄三人，同到成记老店，宋锦与众人引见完毕。赵庭说：“彭大哥，您可以去到府衙，回禀大人。就说我有师弟阮明芳，来替我在府当差。”彭化龙说：“好吧。”当时他来到衙中，来见大人，说明此事。大人忙命人将明芳唤来，要看一看。便派人到店中，找来明芳。来到内书房，明芳进来见大人行礼，口中说：“大人在上，草民阮明芳参见。”大人说：“明芳你免礼平身。”明芳站了起来。大人看他身高有九尺，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年有三十上下。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身穿宝蓝色的大氅，扣着纽绊。上绣万福留云。大人看他骨格不俗，心中暗喜，当下赏银三百。明芳赶紧道谢，退了出来。那班房的差人等，上前道喜。彭化龙道：“大弟你先在此，代替我些日子。我必须上成记店中，看守那五路标行的总册子，以及各门的名册，好预备赵二弟他那件事。”明芳说：“是啦吧，哥哥您请吧。”说完化龙竟自拿了两项册子，到了店中，在店房里面一查那册子，彭化龙道：“二弟呀！那个门户人不到都行，惟独莲花党的人，不来可不成。”赵庭说：“是啦吧。”

一日两，两日三，转过年春三月，这才苗庆、白、陶金到，以及镖行十老、镖行三老、镖行二老全到。少时又来了镖行五老，莲花党的李玄清、谢亮，屯龙口的、西川王家坨的、银花沟的，何家口的、莫家村的、佟家庄的、连家洼的，通盘到齐。李玄清问彭化龙道：“皇宫大内丢了甚么国宝，你下转牌。”彭化龙道：“未曾丢国宝。”李玄清说：“既然没丢国宝，你为甚么下转牌呢？”化龙说：“现有赵庭赵华阳，要戴守正戒淫花。”李玄清说：“带守正戒淫花只是一人，就是左云鹏一人。他练一手绝艺吊睛法，外人没有。赵庭有甚么绝艺，我得听一听，练得下来才成。要是练不下来，化龙你可知我带来的这些人，干甚么来啦，你以为容易下的转牌啦。”赵庭一听，连忙上前，说：“明日要在城隍庙爬碑献艺。”这才定规好了是五月十六日这天献艺。到了是日，赵华阳在碑上练毕，辱骂莲花党，当场气走屯龙口的寨主金花太岁普莲。那李玄清问他要带甚么颜色的花。赵庭说：“要紫色的”。当时，李玄清给他一朵，赵庭扔下不带，惹恼了老道，说：“赵庭，你特不要脸，从此还不叫

你带啦。”赵庭说：“李观主，你须知我献二艺，要带就得我弟兄八人一齐带，我一个人不带。”李玄清说：“你还有何艺，何妨说了出来。”赵庭说：“你们将戒淫花，放在城隍爷的头上，派你们手下人看守，我在三天之内，一定盗了走。倘若盗不出去，您可以亮宝剑将我人头带走，不算您欺生，算我学艺不高。可必须将殿中窗户横楣子全都打下去，门可以不动，我自有法子盗那戒淫花。”李玄清说：“好。”便派人照法办理。

正在此时中江五龙到，金龙刘清、银龙刘明、小白龙丁得茂、混江龙赵普、闹江龙李庸，他们大家会合一处。李玄清见了说道：“你们弟兄来了更好啦，咱们店中去吧。”大家来到店中，同吃晚饭。又来了西川傅家寨的小蜜蜂傅虎、金头蜈蚣傅豹、小花蝶傅荣、追风鬼姚庆、黑面鬼姚明，大家人等来到此处，会见已毕。李玄清来见赵庭，问他：“三天盗花，从今天算，还是从明天算呢？”赵庭说：“从明天算。”李玄清说：“你要盗不了花，你要逃走呢，必须给我找一个保人。”赵庭说：“甚么人保我？”彭化龙说：“我保你。”李玄清说：“你可保他，要是三天盗不出来戒淫花，我要江南赵的人头。他要跑了，你可留神。我带来的这些人，我要闹了个地覆天翻。”彭化龙说：“我做保，他跑了有我哪。”此时那正门正户的老少群雄一瞧李玄清，心中有点不服。其中何玉、莫方、蒋兆熊、徐国桢、佟豹，这些位更是不服。徐国桢道：“化龙啊！咱们到了算吧。”化龙说：“是啦”遂问宋锦道：“二弟可能盗守正戒淫花？”宋锦道：“我也莫明其妙。”赵庭在旁说道：“我能盗，就叫他们派人看守吧。”当下李玄清谢亮等众人，二次来到庙中，命人将窗户横楣子，全部摘了下去，把戒淫花插在城隍爷的帽沿上。李玄清的徒弟玉明玉朗走了进来，他叫魏清云赶快将那殿中的佛像全搬了出去。殿中预备四个撮灯、四个吊灯、十五把椅子。老道答应，带人一收拾，当下预备齐毕，他命两个徒弟去买下三天的吃喝。二人走后，他便命中江五龙、傅家寨五位，谢亮、于良、玉明、玉朗，连李玄清，一共十五个人，又叫玉明玉朗出去买来四支大腊来，找三斤香油来，添好了海灯，将这些灯全备齐了。东面五把椅子是中江五龙，面向西看着守正戒淫花。西川傅家寨五人坐在西边，面向东，看着戒淫花。于良谢亮坐城隍爷的左右，面向正南。另外关好殿门，李玄清坐在当中，上垂首玉明，下首是玉朗，四面这样的看着那花。白天他们全目不转睛的看着，到了吃饭的时候，先由东西十个人去吃。吃完了之后，归了坐。李玄清爷五个再去吃饭去。按下他们这里不表。且说成记老店中的群雄，大家一处用饭。石俊章心中总不痛快，他说道：“我赵二叔脾气真左，据我想现下戴花的除去左剑客爷一人之外，再无二人能戴。现下您献绝艺，得了守正戒淫花，一个人还不肯戴，非要哥五个一齐戴不可。叫人家看守花，您去盗去。他们在那里看

的最严，赵二叔既没有妖魔鬼怪的邪法。我看不易盗出来。”赵庭道：“人家有千条妙策，架不住我有一定之规。俊章你那知道，我若无有此项本领，我也不敢说此朗言大话。”众人一听全都半信半疑，不知他究有甚么本领。晚饭后，真有不气的主儿，夜间入城隍庙。到了庙中一看那宗形景，全都倒吸一口凉气。书要简断。到了第三天的晚上，眼看就要到交花的日子啦，赵庭才把何凯叫到一旁，问道：“二哥带着夜行衣没有？”何凯说：“带着呢。”说着他取来。赵庭打开自己换好，外罩大衣，来到外面桌子上，说道：“各位仁兄贤弟们，今夜小弟我若盗不出来守正戒淫花，你我下世再见了。”轮流来到何玉他们这个桌子，石俊章冲他一撅嘴。赵庭说：“唔呀，这是为何呀？”石俊章道：“您一个人不戴，我看戴不成了。”赵庭哈哈大笑，说道：“石俊章啊，要罚你三杯水酒。”石俊章说：“您敢吗。”赵庭说：“不但喝，我还要吃菜啦。”石俊章当时基了三杯酒，赵庭连喝两杯，将要喝第三杯，石俊章说：“姓赵的你还有脸吗？”赵庭一听，心中大怒，一抖手哗啦一声，桌子就翻啦，纵身蹿到外面。石俊章甩了大衣，抽刀跟了出去。当时两个人打在了一处。赵庭说：“俊章啊，当着你师父，吾不肯下毒手，你要随我来呀。”说完虚打一拳，抹头往外就跑。出了店门，来到城隍庙的西界墙，飞身过去，便蹲在墙下了。石俊章跟了进去，将落墙内，赵庭从后打了他一掌，自己飞身又出东庙墙。俊章吃了一回苦子，二回明白啦，他换了一个地方上东墙。此时赵庭跑在菜园子当中，用土块向俊章打来。俊章闪身躲开，仍然往下追，追得甚紧。那赵来到乌龙泉上，踊身跳了下去。

此时众人全都追到，何玉说：“好胆大的石俊章，你敢违师命将你赵二叔追下井。你可小心那左剑客爷的青锋剑的利害。你小子还下不去捞他去。”石俊章说：“不要紧，我下去捞他去。有个舛错，有我全家抵住。”此时苗庆就要伸手动他。宋锦说：“三弟，不准动手。我看那位师弟敢动俊章。”当时六个人是面面相观，真就不敢动手了。何凯说：“俊章，你看人家法规如何。”俊章一声不言语，放下了刀，一扶井绳，跳了下去。就听井口内哼了一声，水花咕噜噜一响。大家再叫，井中就无人答应了。旁边谢斌说道：“老师待我下去去看看去。”说完他也下到井去，又听见水一响，又无人声。何凯说：“列位且慢，这井中必有原故，快取一个灯笼来。”当时拿来点好了，用绳子顺了下去。众人扶着井口，往下看。大家还没看见水皮，噗的一声，灯灭啦。这个时候小蝴蝶王平，连忙到了外边庙中，见了李玄清说道：“道兄，现在江南赵与石俊章因为喝酒打了起来，俊章把赵庭追落井中。如今下去两个人，也是踪影不见。”李玄清说：“贤弟你我先不用去管他们。看守戒淫花要紧。”金龙刘清说道：“道兄您在此等一等，待我去看一看。他若是真死，那时捞出尸身，您手

起剑落，砍下人头拿回西川，大家庆贺人头会。”李玄清说：“好，刘大王多多小心了。”刘清点头，拿好水衣，出庙来到井口一看，大家围着井。他往下一看，黑咚咚深不见底，便一扶井绳，噗咚一声。大家又听哼了一声，水花咕噜噜一响。大家再叫，也是无人答言。王平飞报玄清，说：“金龙刘大王下井，也命丧啦。”此时银龙刘明一听，说：“道兄，事不关心，关心则乱。我大哥死了，待我去看看去吧。”说完甩了大衣，出庙来到井旁。说：“列位闪开了。”他到了井口，叫道：“大哥。”里面无人答应，刘明一扶井绳也下去了。又听里面咚咚一声，哼了两声，水花一扑啦，人又不言语啦。王平飞身回到庙东墙，抓着墙，说道：“道兄，刘明下去也命丧啦。”李玄清一听，伤了我们人啦，不由得就急啦。他说了声：“列位随我来。”大家一齐出了大殿，上东墙外，一看众人正围着井口看。丁得茂三个龙关心，他们来到井口，扶着往下一看，里面黑洞洞，水花直响。李玄清站在庙墙上，不知他们是何原故。说话之间，就听东边大麻子叶子一响。李玄清急忙回头看，那守正花还在那里阡着，遂叫道：“丁得茂啊，你们哥三个快回来吧，咱们看着守正戒淫花。花不丢，我自想法子与他二人报仇。”当下三龙回来，一齐又到殿中各归本位。何玉说：“谢春呀，你在此看守井口，我们先回店啦。”说完大家一同回到店中。

第三日天亮，石俊章谢斌二人回店，每人一身泥水。何玉问道：“俊章，这是怎么回事。”俊章说：“师父，守正戒淫花，我八位叔父带上啦。”何玉往下再问，俊章说：“此地不好提，容回到家中，我再说。咱们先上别的屋子住去吧，等我二叔露面，我们再出头。”按下他们这里不表。且说那庙中，天光将亮，刘清刘明也回来。刘清问道：“道兄，那守正戒淫花何在？”李玄清说：“没动，仍然还在那里。”刘清说：“好，我下水。头扎在水中，将一翻回来，有一双大毛手，将我脖子捏住。怔往井的窟窿里去填。”一问刘明，刘明也是如此的说。刘清说：“我只得由那里往上爬吧，上来之后，原来是大麻子底下，这才回到庙来。要有花在，咱们就可以把江南赵的人头带走。”遂令刘明将水衣换好。少时天光大亮，殿中灯全止住。他们一看那守正戒淫花，仍然是昂然不动。李玄清上前将花摘了下来，插在自己脖纽扣上，心中自是高兴，遂率群寇，大家一齐来到成记老店，来找金支鹞子彭化龙，要江南赵的人头。彭化龙说：“李道友您先别着急。事宽则圆。”当时向宋锦道：“宋大弟你去找一找赵二弟。他在人前夸下海口，如今这样，是何法呢。”此时一干老少群雄，看他们这些人，全都把眼睛熬红了。当下宋锦出来找赵庭。化龙言道：“李观主您别着急，有事在。可是据我看他们决不能把送殡的埋在坟里吧。”暂不表他们这里。

且说宋锦出来各处一找赵庭，各处无有。忽然想起，这才来到菜园子，见了魏青云问道：“道兄我二弟赵庭可在您这里？”老道说：“你二弟因为烦闷，正在这里睡觉。”宋锦遂来到屋中，将他唤醒。赵庭道：“唔呀，吾的哥哥，可要了吾的命。昨天弟在酒席筵前，多贪几盅水酒，夸下海口，如今该当怎么办呢？”宋锦说：“二弟你不要烦睡呀，前去看看去。见了他们说一说，能成则成，不能成的时候，我是你的哥哥，那时咱们与他等一死相拚，哥哥我的命不要啦。”赵庭说：“吾的兄长，吾是不去了。”宋锦道：“那不成啊，你不去那不是叫彭化龙受热吗。”赵庭无法，这才一同出来，见了李玄清、谢亮、于良。此时李玄清一见赵庭到啦，他可就红了眼啦，遂说道：“赵庭，已然红日东升啦，你未将戒淫花盗走。快跪在尘埃，你祖师爷好将你人头带走。”赵庭一听双膝跪下，说：“李观主，吾拜托你一件事情。”李玄清说：“你还有甚么话讲。”说着伸手按剑把，宋锦大家也全都手扶着刀把。大家正要动手，赵庭说：“李观主你莫要心慌啊，现时天还未到正午。再者说，也得吃个饱呀。”李玄清说：“可以。”大家一齐用饭。饭毕，赵庭说：“李观主，你在莲花党成为一有名的人，难道说你做事也不查一查吗？你将守正戒淫花放到盒子里，摇摇看，他昂然不动，那才是真正的哪。那时你亮剑杀了吾，吾死者不冤。而今当着各门宾朋在此，你何不试试看呢。”谢亮说：“也可。”当时有人将八仙桌搭到外面，他们全来到院中。李玄清坐在桌旁，说道：“赵庭，你这就不对。瞎摆动人，谅你也活不了。”彭化龙道：“李观主，他不是这样的说啦吗。那您就摇一摇看，如果真啦，那时您亮剑，就把我二弟的人头砍下来，带着一走，不算您的不对。”李玄清一听也对，这才伸手取出盒来，放在桌案之上。赵庭说道：“列位兄弟哥哥，如今他要戒淫花放在盒子里，那时吾的命可就没有了。吾可叹，二十二岁就要离开阳世了。”李玄清伸手取出戒淫花来，往盒了放，横着竖着，倒着立着，全搁不下去。赵庭在旁说道：“李观主，如今这个花搁不下盒子去，你还不明白吗。我要被你斩杀，吾岂不冤枉。李玄清呀，你是靠佛吃饭，赖佛穿衣，你叫城隍爷看着花，你有先不烧香的吗？那城隍爷心中见怒，说你不该先给城隍爷戴上，算是你错了。而今我倒有一枝花，你将盒子拿来，放下去看看如何。”李玄清一听，忙将花又戴上，将空盒子送了过来。赵庭伸手取出一枝花来，放在那个盒子里，是正合适。举起一摇，是昂然不动。遂笑道：“李玄清啊，咱们二人换换盒吧。吾这里有一个盒子，你将你那朵花，放到这盒里去看一看。”李玄清接了过来，将花摘下放在盒子里，也是昂然不动。大家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李玄清道：“赵庭可称高人。如今我送他一号，神偷赵不肖。那人不服我是亮剑杀之。”赵庭说：“李玄清，吾们弟兄哥八个，是每人一朵戒淫花。”李玄清点头，当时命谢亮于良

玉明玉朗打出七朵来，又问他们全戴甚么颜色。赵庭说：“我要紫的。”宋锦说：“我也要紫的。”苗庆说：“我也紫的吧。”白说：“我要青的。”张明说：“我也要青的。”陶金说：“我要白的。”洪芳弱芳二人说：“我们也要白的。”李玄清忙命人写好，拿单子前去北门打好。这才二次下转牌，请齐了人，将花供在香案之上。八个人齐焚香，对天睹咒：自己妇女不算，从此戴花，要在外有调戏人家妇女之处，必受一刀之苦。倘若戴花再采花，必遭各门人乱刃分尸之苦。说完，大家起来，各将花戴好。

书中暗表，蛮子赵庭，他怎么盗的那守正戒淫花啦？这内中有个原故？是从李玄清派人到北门去打守正戒淫花去后，赵庭便来到东边菜园子，见了魏清云，问道：“师兄你可有囤底没有？”老道说：“有，你来看这个成不成？赵庭一看说：“成成”。老道：“您干甚么啊。”赵庭说：“老哥哥我另有用处，就以这个我就要盗他的戒淫花。您去把做活的叫来四个人。”老道答应，当时找来四个人。赵庭便叫他们去把井里的四把水罐，打了上来，将水罐撤下。将囤底的四个犄角，扎了一孔，用井绳拴好，又拴好了水罐。然后赵庭光着脚，穿好衬衣衬裤，站立在囤底上，系到井中，入水也就有二指多深。赵庭面冲正东，用刀剜井帮，剜成一个窟窿，成了一个茶壶嘴似的，直剜到与上面透了天啦，上边便是大麻子根。他便钻出来了，用麻子叶盖好了这个窟窿。然后各人给他们一锭银子，嘱咐他们不要向别人去说，四个人答言“是”，乐嘻嘻的走啦。赵庭来见老道，说：“老哥哥，他们四个人可嘴严吗？”魏清云说：“没错儿，他们嘴严。”赵庭一听放了心，这才又来到北门，在铺子里买了一根综绳，有核桃粗细，一丈二长。又买了一根青绒绳，将青绒绳围成一个球的形状，把绒绳摺了一个活扣，然后回来。吃完晚饭之后，这才来找何玉，来借水衣，拿到外边来，用青绒绳拴好了大麻子梗上。然后那一头就从后墙直拴到大殿的后坡椽子头上。预备好了，他就前来用饭，与石俊章因言语失和二人打了起来，他才向外跑，奔了菜园子，跳了井啦。到了里面，噗咚一声，落到囤底上，然后钻入窟窿之中，将综绳的套儿备好了。少时石俊章跳了下来水皮一响，赵庭用绳子套上他脖子，因此他是哼了一声，说不出话来啦。便将他拉到窟窿之中，松了绳，说道：“唔呀，俊章啊，你得捧套。”俊章说：“二叔您说话，怎么捧套。”赵庭便教给好了他拴套的法子，说道：“套好了也拉到这里，下来人全如此。那时我自有盗他戒淫花之法。”俊章说：“好吧。”说完他从窟窿里钻了出去。那谢斌下来，石俊章照方子套他，然后拉到洞中，往出怔推。谢斌看不是后边，只可往出爬。不言他们这里，且说赵庭，在白天买绳子之时，他早在北门也买了一朵戒淫花。仿着那朵一个样，一个颜色，就是比真的大一点，真花是四寸，他买的这朵是四寸五分。今夜来到前坡西头，暗

中观看。见刘清出去啦，他便爬在瓦陇上，往殿中偷着看。后来李玄清叫众人，一齐出了大殿，上了东界墙的时候，赵庭便下了房，飞身蹿到殿中，上供桌伸手摘下，将假花戴在城隍爷的头上。然后飞身下来，急忙到了外边，上了大殿。到了后坡先将绒绳解下，一拉那大麻子叶儿一响。李玄清等大众，急忙回头一看，那守正花仍然在那里没动。赵庭容他们下了墙，回到大殿，赵庭这才摘下绒绳，回到菜园子解下绒绳来，来见魏清云，说：“道兄，你成全我们弟兄八位啦，从此我们是一世成名。”说完哈哈大笑，赵庭才回店与他们相见。此时店门外来了七辆镖车，头一辆车上阡一个旗子，是鹅黄缎色，青火沿，在旗面上用青线所出一个三尖两刃短把钹，上有一行小字，上写青州府南门外，王殿元，镇海金鳌，左中二门的头一门。大家忙举目一看，那王殿元正在后边拉马而行。赶车的说：“魏达官，前边高搭彩棚，不知何事。咱们可是过不去啦。”王殿元说：“好，你与我拉着马，待我前去看看。”后来他看见有转牌在此，忙将军刃放下，扣好大衣纽扣，遂来到店里，参见转牌。彭化龙说：“王殿元，现有宋大、赵二、苗三、白四、张五、陶六、阮七、阮八、身受守正戒淫花。因为他们偷花盗花，有下三门的门长李玄清，与赵庭贺号，人称神偷赵不肖。”王殿元一听，便与他弟兄八人道喜。有人早将香案撤下，他们车辆才赶进了店来。彭化龙问道：“王老达官，您这保镖落在何地。”王殿元到了临安城，见了镖行人等，无不夸耀此事。这里李玄清说：“列位，只要有人镖喂毒药，佩戴薰香，就得属我弟兄三人所辖。”众人说：“那是一定。”他们众人，又在店中住了些日子，纷纷散去。”

且说杭州南门外路西有兴顺镖行，那里有十位老达官，有四个伙计分两路，水面二人，是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又有柳金平、柳玉平，乃是旱地伙计。那十位达官，头一位是飞天夜叉蒋兆熊，住家山东济南府南门外，蒋家镇的人氏，排行在大。第二位飞天豹神枪焦雄，第三位是多臂长须尤坤凤，第四位是双翅飞熊穆德芳，第五位是金头虎吴纪章，第六位是银头虎孙烈章，第七位是病二郎李贵，第八位懒麒麟华延生，第九位是飞刀将郑和，第十位是赛余化周通，办理镖店很有威名。此时山东青州府南门外王家坨有一位王殿元，外号人称镇海金鳌，能为出众，武艺高强。收有两个徒弟，大徒弟是飞天豹李翠，二徒弟是追云燕云龙。另外有一义子，名叫笑面虎李明，在八主贤王府，充当内管家，净身十四载。王爷因府中有盘龙棍、盘龙枪、九凹面金装铜、闹龙宝铠，在府内万佛殿所供，因为李明一人太单，故此张贴皇榜，招请天下群雄，有能为的前来入府当差，相助看守四宝。王殿元走镖到此，打听明白，回来之时，便想对他徒弟们言明此事。这李翠云龙二人本是姑表弟兄，又是师兄弟，他们在青州府浦江县北门外李家屯住。王殿元便来找他二人，到了门

外，一叫门，里面有人应声。王殿元问道：“你可是李宅的管家吗？”里边说：“正是”，哗啦一声，门分左右，出来一人，正是李翠的管家，是奴随主姓，名叫李增。那李增抬头一看来的这位老者，身高九尺，胸厚膀阔。往面上一看，紫微微一张脸儿，浅白宝剑眉，斜插入鬓。二眸子光华乱转，八宝灵光甚足，灼灼放光，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海下一部浅白胡须，根根见肉，根根透风，飘洒胸前。头戴紫缎色壮士巾，窄绦条勒帽口。鬓边斜插一朵茨菇叶，顶门一朵黄绒球，突突乱跳。身穿紫缎色紧身靠袄，青缎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鸾带煞腰，紧衬俐落，青中衣，洒鞋蓝袜子，青布裹腿，斜披一件英雄氅，上绣万福留云，飘带未结，水红绸子里儿，肋下佩定一口三尖两刃短把钯。此物好像一把三尖刀，其形渐小，杆下头有小宝剑相仿，有尺六长短，护手盘往下有鹅眉枝子。此家伙乃是大六门第四门的兵刃，最利害无比。黑沙鱼皮鞘，黄吞口，蓝布挽手往下一垂。李增忙问：“这位爷您贵姓？”王殿元通了名姓。家人遂说：“请您在此稍等，等我给您回禀一声。”当时他进到里面，报知他弟兄。二人一听，是他师父到啦，急忙迎了出来。一看果然是老恩师，这才上前跪倒行礼。王殿元用手相搀，师徒一齐来到里面。早有仆人高挑帘笼，师徒到了里面落了坐。王殿元道：“徒弟，你们二人学会文武艺，为何在家治土务农呢？那学会了武艺岂不是白废了吗？”李翠忙说：“那么依师父之见呢。”王殿元道：“我上京都送镖，听镖行十老所提，王府张贴皇榜，欲招举文武全才练武之人，有妥实铺保，入府当差。我想你二人在家无事，何不前去应差？”李翠道：“此事本当从命，但是徒儿家中有老娘在堂，有许多不便。再者徒儿等手中均不方便，无有盘费。”王殿元说：“不要紧，只要你二人肯的前去，我能给你们预备路费，可以前去入府当差。你的娘亲可以接到临安府居住。”王殿元回到家中，命仆人送去五百两白银，做为盘费。李翠、云龙收下银两，准备动身。仆人又访问明叫他们到八主贤王府，找内管事的李明，那是王老达官的义子。二人听明，又有王殿元雇来的车辆，便将东西物件，拴扎车辆。然后李老太太带着儿媳等一同上车，将破家宅交与当家什户，代为照料。当下全家老少从此动身，友人相送，王家家人相随，直向都京而来。

一路无事，左不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非止一日。这天来到了临安城。李翠云龙等进了东门，见人便打听，那里是麒麟大街，有人指给他说再走不远往南拐去，那东西大街便是。他们打听明白，催齐车辆，便一直的来到了大街之上。到了一座客店，路北万顺老店，李翠叫云龙好好看守车辆马匹，待我前去打店。云龙答言：“请兄长前去吧。”李翠这才下了马，来到了店门外，叫道：“店家。”早有店小答应着走了出来。李翠一看出来之人，身高七尺开外

，面如重枣，粗眉阔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光头未带帽，高挽牛心发卷，画木簪别顶，前发齐眉，后发盖颈，年长约三十里外。上身穿蓝布紧身靠袄，青布的护领，蓝布中衣，白袜青鞋，腰系围裙。遂问道：“伙计，你们可有跨院？”伙计当时说道：“有，这位爷您随我来。”李翠说：“你头前带路。”当时带到影壁以后，西边有一青水脊门楼，西边是花瓦墙，将铁门吊摘开，推开了门。李翠往里一看，进门有木头影壁一座，是绿油漆崭新，当中斗大一个福字。北边有两间灰棚，南边也有两间灰棚。当时跟进来，拐过了影壁，抬头再看，有八尺高花瓦墙，四扇屏风间，绿油油金星。上有四个斗方，写的整齐严肃。伙计上前将门推开，李翠往里一瞧，院子内是方砖铺地，实在的干净。有北上房三间，一明两暗，前面有大廊沿，对门口有阶脚石三层。穿院到了北屋，迎门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东西各挂蓝布软帘，堂屋东西一边一把茶几。李翠打开帘子到西间，往里一看。前槽有一张大床，前面有四扇大窗户，是活的，能支能摘。后槽有架儿案一张，西房山迎柜一个。他又来到东里间一看，这屋里后槽有一张大床，东房山有茶几，两边配两个小凳，前槽八仙桌一张，东西配两把椅子，四扇活窗户，上边两双能支起来，下面两扇是纱篦子。三间房舍都糊的是四白落地。店小说：“客官您看怎样？”李翠说：“可以，我们就往在这里吧。”二人又走了出来，到了廊子下，一看两个黑油漆门柱，房顶是画栋雕梁。又领他到了西房，里是五间，三明间两暗间。将隔扇门推开，李翠便来到了里面，留神观看，见后墙沿是一对立柜，南边一个，北边一个。挨着立柜一边一个箱架子，当中有梳装台一座，上面是二尺四高，一尺八宽，古铜板一块，两旁是硬木雕刻，刻成万字不到头，那块铜板擦的光亮照人。背面铺着水银，比做如今的镜子，因为那时没有玻璃，就用它照物人。铜板两旁有粉缸、粉盂、粉碟，凡是妇女应用的全有。一面有五个小抽屉，妇人卸残装所用，以及撻满头的珠翠的地方，全有簪环首饰。李翠一看他就爱，又一回头往南观看，有绿缎色夹帘一个，红走水蓝飘带。南房山有茶几一张，左右有小凳各一个，前槽有月牙桌一个，左右配两张椅子，前面放有铜痰桶一个。又往北头一看，也是一个样。店小又挑起南间的帘子，说道：“客官您往里面请。”李翠走了进来，一看，前槽一张大床，也是有四扇活窗户，上边的能支，下边的能摘，外面有闸板两扇。店小说：“各种物件要是不用，可以挪出去，要是用呢，就在屋里放着。我们此地最讲究，诸所的物件全有。我们店东做过吏部大官，凡是客人所应用的东西，这里全都给预备齐全。”李翠一听，当然心中的满意，这才在此店住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揭皇榜云李入府当差 雪私恨金花太岁盗铠

话说李翠、云龙弟兄二人，奉了师父之命，携带家眷，来到京都。到了三元店中，那个店小说：“您随我来。”又到了北里间，他挑起帘子，说道：“您往里请。”李翠一看迎门一张大床，上有蓝绸床围。店小将床围掀开，往里再看，东头一个床帘子，上面有五个小抽屉。东头一个小柜橱，西边一个小柜橱，当中也有一个，西头也摆一个床桌，与东头这个摆的一样。北里间后房沿有一张连三抽屉桌，左右各配两个褥凳，前槽月牙棹一个。李翠看明白了，遂同着店小来到外面，门口上横楣子卷着虾米须斑竹帘一个。店小又将他带到南房西房山，叫他看那边有板隔子一个，是女着的厕所。到了南房廊沿底下，店小伸手拉风门。进到屋中一看，东西里间是荷叶门，堂屋是迎面八仙桌一个，榆木擦漆的板凳是迎面一条。到了西里间，店小将铁吊揭开，推开荷叶门，里面是棋盘炕一铺。西房山有家伙格子一个，前槽有一个连屉，有一口大水缸。二人又到了东里间一瞧，原来是空房，店小说：“您要有仆人，可以叫他们住在此间。若用甚么，缺少甚么，都可以说话，我们可以给您预备。”李翠说：“伙计你贵姓啊？”伙计说：“我姓张，我们这里同事的全管我叫张二，因为我没念过书，所以没有名字。”李翠说道：“伙计你们这里有仆人没有？千万你将那女仆给我找来四个人，千万要能做吃的两个。”伙计回答说：“有，我可以给您找。”当时他二人往外走来。李翠道：“这个西跨院，无论多少钱我留下啦，我看你这个人很勤俭。”张二说：“不敢。”李翠说：“我们外面有驮轿车辆，你必须派几个人出去帮助搬下东西来。”伙计说：“是啦吧。”当时叫出张王李赵四个人来，叫他们随行听使。李翠来到店门外将云龙等唤入，这才一齐往下卸东西物件。李老太太婆媳三人下了驮轿车辆，连同东西物件，一齐到了西跨院之中。当时管家李增查点一切物件，零碎物件俱全，并未缺少。李翠云龙二人将师父的家人王会叫了过来，说道：“王会呀，我们已然到了此地，你将驮轿车辆带回原籍，千万向我师父多给美言几句。”当时命人取出白金六十两，向王会说道：“这十两给您，叫你一路受累啦。这五十两全给他们，一路上人吃马喂，算给他们得啦。”王会说：“二位壮士，您就不用费心啦。我们临来的时候。我家员外每人给了他们二十两银子，外赏我十亩旱地。我王会倒盼您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荫子封妻，我花您银子的日子在后头呢，这个您请收回吧。”说着他带领那驮轿马匹，扬长而去。伙计张二便出去给他们找了四个婆子去。这里李老太太等，全都进到屋中，安置一切。李翠便将张二等五个伙计叫来，每人赏纹银五两，大家道谢。张二叫他们走后，他自行给找来四个仆妇，来侍候这婆媳三人。张二进来问道：“你二位是那里人氏呢？”李翠道：“我们乃是山东青州府浦江县的人氏。”张二又说：“那么您二位到此地，是投亲是访友。还是谋事做呢？”李翠说：“我二人身怀武技

，我们打算在此地打把式卖艺。张二忙给他们二人道喜。李翠说：“我们喜从何来？”张二说：“此地张贴皇榜，招募文武全侠，到府内当差。你二人可去揭下皇榜，自有看榜之人，将你们引到王府，在银安殿前试艺。王爷看着艺业出众，自能奏明圣上。赏官加封。”李翠云龙出店口问张二道：“那皇条在甚么地方啦？”张二道：“那榜文就贴在十字街前，要路口上，自有许多人观看。”

哥俩个一听此言，便向大街而来。走到十辽街前，果然看见有许多的人，在那里围着。二人来到人群之中，向众人道劳驾，来到里面一看。见墙上贴有榜文，写的是：八主贤王谕下，外面张贴榜文。他二人一看那张榜上之文，写的是苏松常镇、吕奉淮阳上溪、两江、两广、南北三湖、陕西一概等处、黄河两岸、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诸子百家、文武全侠，有妥实铺保者，入府当差，银安殿前试艺。本爵看技术如何，再为奏明圣上，赏官加封等语。李翠云龙忙上前将榜文揭下，旁边过来一穿青衣小帽之人，上前将二人拦住。李翠说道：“我二人会些乡下粗拳，会些技术，要打算入府当差，求您多给美言几句。”那当差之人问道：“你姓字名谁？”二人各通名姓，差人便将他们引到八主贤王府。李翠云龙定睛观看，见王府门前有上马石、下马石，坐北向南的王府，是广亮大门，前面有八字大影壁，俱是方砖铺地，门洞里东西有两条懒凳，站着许多当差之人，高矮胖瘦，黑白丑俊不一，正在那里闲谈。就见那看守榜文差人，上前说道：“外管家，请您代为回禀，现有李翠云龙，将榜文揭了，要入府当差。”早有外差之人进去禀报外回事处管家燕顺，那燕顺即行跑到外面，看榜差人给他们引见道：“李云二位，此位便是我们外管家姓燕名顺。”又说：“这二位便是李翠云龙。”燕顺一看李翠，身高八尺，一身月白衣裤，面似姜黄，粗眉阔目，大耳相衬，头戴月白扎巾，月白布贴身靠袄，蓝布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青抄包煞腰，紧缠俐落，月白布底衣，大甩裆青洒鞋蓝袜子，花套裹腿，外罩月白布通氅，青线勒出来蝴蝶闹梅，青布里子。肋下佩定一口朴刀，黑沙鱼皮鞘，真金饰件，黄吞口，蓝布挽手往下一垂。再看那云龙，身高七尺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抱拢，面如娃娃脸，宝剑眉斜插入鬓，两眸子光华乱转，灼灼放光，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头戴青布八棱壮士巾，月白绸子条勒帽口，鬓边勒有茨菇叶，顶门一朵紫绒球，突突的乱跳。身穿青布紧身靠袄，月白护领，黄绒绳十字绊，蓝丝鸾带腰折蝴蝶扣，青底衣薄底靴子，外罩青布大氅，用蓝线勒出来的斜象眼，里面纳的是轱辘线，月白布里。肋下佩定一口雁翎刀，绿沙鱼皮鞘，真金饰件黄吞口，青布挽手，往下一垂。二人俱有英雄的气概。连忙说：“你们二位先在此少等，容我往里回禀。”燕顺当时来到了内回事处，禀与李明知道。李明便跟他到了外面，燕顺又给

他们引见道：“这位是我们内管事的，姓李单字一个明字。”李翠云龙二人一闻此言，急忙上前，双膝拜倒，口称：“大仁兄在上，小弟们李翠云龙，这厢拜见。”李明一听此言，心中不快，连忙往旁一闪，说道：“你二人为甚么跟我呼兄唤弟的呢？”二人道：“你有所不知，您的义父，乃是我二人的授艺恩师，故此弟兄相称。”李明忙问：“你师父是那一位呢？”李翠道：“我师父姓王，双字殿元，他老人家在镖行有一美名，人称镇海鳌便是。”李明道：“那么他老人家有几位师兄弟呢？”李翠道：“他老人家是没有师兄弟，倒有把兄弟。”李明说：“但不知把兄弟几位，排行在几呀？”李翠道：“大哥您盘问这个，是何道理呀？”李明道：“你是不知，因为前人扬沙，迷后人眼，早有好几位盗用师父大名，前来揭榜。到银安一试艺业，当场败下阵来，坏了师父的名声。你把你师父的根派门户说了出来，我好给你回禀王爷。若有一差二错，我好一个人担。”李翠说：“我师父住家在山东青州府南门以外，离城八里，地名王家坨。他老人家乃是左十二门头一门，把兄弟哥四个，他排行在二。他大哥住家山东青江西海岸，尚家台，复姓上官号叫子泉，外号万丈白涛。圣手擒龙，上官老侠，掌中一对万字莲花铎。三爷住家在上江江口，陈州管辖，高家寨，姓高名叫佩章，外号撒水金蝉便是。四爷住家在中江，郝家庄的人氏，姓郝双名佩洪，人送外号踏海乌龙。”李明一听又说道：“我来问你，咱们大师爷，有几个徒弟？”李翠道：“有五个徒弟，一个儿子，大徒弟海狗子杜成龄，二徒弟高跳龙门于成凤，三徒弟海马朝云华成龙，四徒弟是自己儿子上官成安，外号闹海金鬣，第五个便是徒弟震八江沉底牛胡成祥，第六个徒弟姓蒋双名成林，外号人称劈水海鬼。前四个人各人手使万字莲花铎一对，胡蒋二位，每人象鼻飞镰刀一口。”李明又问道：“那么高佩章，又有几个徒弟？”李翠说：“有三个。”李明说：“都是谁呢？”李翠说：“大徒弟是混海泥鳅杨清，执掌二龙山竹子岛，二徒弟闹海老虎李茂，三徒弟巡海猫李志。”李明又问：“那郝佩洪又有几个徒弟？”李翠说：“咱们四师叔一个没有。”李明一闻此言，这才点头，准知道无错啦，遂说道：“二位贤弟往里请吧。”当时他弟兄三个人，一齐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坐。李明道：“二位贤弟，先把百宝囊军刃，全都解下来，再把大衣的钮扣扣好，等我先给你们回禀王爷一声。少时王爷升坐银安殿，一定叫你们去见。”二人说：“是啦吧。”李明出屋中，到了里面，见王爷跪倒叩头，口中说：“李明参见王爷。外面有李翠云龙，将榜文揭啦。”王爷的谕下：命他二人上殿。李明连忙退了出来，到了内回事里。嘱咐二人道：“你二人跟我来，咱俩来见王爷。少时见了王爷，你们看我的靴子底，只要一点地，你们就磕头。王爷叫抬头再抬头，不叫抬头，别抬头。问你们话你们再说，千万别抢话。”二人答应，遂随他来到银安

殿。李明靴尖一点地，李翠云龙连忙双膝拜倒，口称：“王驾千岁在上，草民李翠云龙与王驾千岁叩首。”王爷定睛观看，说：“下面跪的李翠云龙，你二人抬起头来。”李翠云龙说：“草民貌恶，恐怕冲撞你老人家虎驾，草民等耽架不起。”王爷说：“本爵恕你无罪。”李翠说：“谢过王驾千岁。”王爷说：“你二人那一个叫李翠？”李翠说：“草民叫李翠。”王爷说：“你二人站起身来。”二人说：“现有千岁的虎驾在此，焉有草民扎足之地。”王爷说：“你等起来吧。”李翠云龙连忙谢过王爷，挺彪躯站起身形。王爷一看二人，真有几分英雄的气象，遂问道：“你二人可有几合技术，可在银安殿下与我左右的健将，插拳比武。”二人忙跪倒，口尊：“王驾千岁，我二人拳脚纯熟，与您健将大人比武，倘若是有个手脚冒犯，那时反倒有罪。”王爷说：“你们只管去比武，本爵恕你二人无罪。”二人忙说：“谢过你老人家。”说完站了起来，倒退三步，抱拳拱手。往左右一看，又倒退三步，左右瞧，便来到了银安殿下，一旁站立。王爷出口说道：“左边曹太，与李翠前去比武。如果李翠甘拜下风，你的官职上升。”曹太说声：“遵王爷命。”便来到下面，将头巾摘下，脱了大氅，收拾紧衬俐落，遂低低的说道：“李翠云龙，你二人在外面，不过是贼草寇，插草为标，立刀为寇，拦路打抢，抢些个资财，在山上无事，乘跨坐骑，来到京都游逛。你们看见十字街前，张贴榜文，你二人真来胆大。曹某不与你善罢甘休，你们可要小心了。”李翠道：“大人多多的原谅。”说着便将大氅脱去，遂说：“请大人进招。”曹太施展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鹤步逞刚强。上打蔡花式，下踢抱马椿，鹊雀登枝沿边走，金鸡独立站中央。霸王举鼎千斤重，拜佛童子一炉香。李翠施展进步齐身拉四平，倒步斜身逞英雄。双拳一分开花式，抬头看正江红，低头看草上绒。垫步拧腰翻金斗，抬腿一绷定太平。曹太一见战不过，几个照面他就甘拜下风。李翠连忙来到殿前，双膝拜倒，口尊“王驾千岁，草民一时失手，罪该万死。”王爷说：“本爵恕你无罪。”当时谕下，又拿下垂首秦横与云龙插拳比武。秦横答应，连忙将头巾摘去，大氅脱下。云龙道：“大人请。”秦横说：“你可小心了。”云龙说：“求您手下留情。”当时秦横上步，左手一晃，右手穿心掌到。云龙往旁边一闪，二人打在一处。云龙走开行门，秦横让过步眼。二人直打得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云龙是高人的传授，那秦横也受过名人的指教。云龙心中暗想，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捉，必须用巧计胜他才是。忙往旁边一闪，那秦横太岁压顶双拳到。云龙伸手接住他的腕子，往前一拉，神人留下铁门坎，又名顺手牵羊，秦横爬伏在地。云龙便来到案前，跪倒，口称：“王驾千岁，草民失手。”王爷说：“你起来吧，本爵不怪罪於你。你二人可有妥实的铺保？”云龙道：“草民有妥实铺保。”王爷命李明领本爵之谕，随他二人到外面去对妥

实的铺保，将水印对好，再把他们带来。李明谨遵王谕，带他二人，来到了内回事处，头巾大氅收拾齐毕。李翠口尊：“恩兄，我二人乍来都京，那有妥实铺保。”李明说：“贤弟你说话已错，有所不知，我那义父结交镖行十老，你随我到南门以外，路西兴顺镖行。”李翠云龙点头，同定管家大人，三个人出了府来到了南门外兴顺镖行，给他们大家引见一番，便将王爷要铺保一事，细说一遍。十老弟兄当时认可担保，签了名字，又将水印按上。蒋兆雄口尊：“管家大人，在银安殿前替我十老美言几句。李翠云龙诸所的事情，若有一差二错，拿我十老的首级是问。”李明点头，带回二人到王府银安殿下，命二人旁边站立。李明上前将水印在案上，说请王爷过目。那八贤王爷虎目一看，叫李翠道：“本爵放你二十四名健将，身为首领。”又叫云龙，赏你二十四名健将，也身为首领。你二人带领四十八名健将，看守万佛殿，里面供定为祖父四宝。李明给他二人拿去纹银五百，上外面沐浴更衣。”

二人当时谢过王驾千岁，李明便将他二人带到万佛殿。前去看一看，将那里的规矩，交与他齐毕。李明领王爷的谕下，来到外面，赶奔万佛殿，命二人在外站着。李明伸手探囊取出钥匙将门锁挑开，将铁吊摘下，双扇门往里一推，说：“你二人随我来。”来到里面定神观看，原来此院是北上房五间。南北为进身，东西为面宽，进身長。面宽大，顶脊高大，上面有大廊沿，画栋雕梁，汉白玉台阶五层，杏黄色佛帘，上中下三道硬木夹板，每夹板上九颗金钉。青缎色走水，蓝缎色飘带。往上一看，挂着一块匾，四周围万字不到头，蓝地金字，上写万佛殿。便将隔扇一推。当时门分左右。李翠云龙二人进来，定睛一看，里头有楠木的大龕一个，上面五供一份，四块杏黄缎色佛帘，是三个明间，两个暗间，上面一对桌灯，下面一对撮灯。李明道：“你二人先在此站着，等我打开让你看一看。”李明上前打开佛帘，令他们观看，乃是盘龙棍一条。第二格打开一看，里面是盘龙枪一条。第三格打开一看，里面乃是九楼凹面金装铜一对。再将第四格打开，里面是一个硬木架，上有一个黄包袱。李翠一见，连忙问道：“师兄，这里面是甚么呢？”李明道：“这里是金书帖闹龙宝铠。”李翠说：“您可以把包袱打开，我弟兄看一看。”李明上前忙将包袱打开。李翠弟兄二人上前观看，心中暗想：此物来历不小，此铠是锁子连环甲，金银丝串出来的领子，仿照大马褂的情形，短袖，下摆过腰带大襟。此铠能护住身体，要穿上此铠，周身能善避刀枪。看此物金光万道，瑞彩千条，霞光侵人。李翠道：“师兄您把此铠叠上吧。”李明便将宝铠叠好，依然用包袱包好，放在了里面。李明说道：“二位贤弟，你们可第一的紧要，此铠注意留神。这是王驾千岁的祖父遗留，传家之宝。想当初是开国皇帝赵太祖、赵太宗，所用此物，争斗宋朝九省，传流已然九代。王爷每月是初一正午，必然来到

万佛殿烧香，祭奠四宝。十五日是夜内子时，烧香祭尊。他每次来此处设祭，归我李明收拾这里东西物件。”

说完他弟兄三个人，转身形来到外面，将双扇隔扇倒带，料吊挂上，又行锁好，佛帘放了下来，又将万佛殿的里外门通盘上齐毕。李翠道：“师兄您回禀王爷，说我二人跟他所求纹银四百，我们好买点技艺的军刃，好教给这四十八名健将长枪短刀，打拳踢腿，腰腿灵便，我二人所保王府里面，一草一木不能失去。”李明遂去回禀王爷。王爷一听此言，心中甚为喜悦，当时赏下白金四百，叫他们前去置买这些东西物件。李翠二人拿银子到外边把东西物件，通通买来，便在万佛殿后，传艺他们。

书要简断，他们非止一日，他二人入府当差没有半年，王爷在六月初一的这一天，来到了万佛殿参见四宝。王爷站在外面等候，李明进到里面收拾东西物件，上下的灯点齐，拜毯预备齐毕，一块一块掀起佛帘，掀到第四根佛帘，李明仔细视瞧，不由大吃一惊，原来宝铠失去，直吓得目瞪口呆木在那里，胆战心惊，呆呆的发怔。王爷等了半天，李明还不出来，急忙的叫道：“李明。”李明连忙来到外边拜倒。王爷一看他面上颜色更变，忙问道：“你为甚么胆战心惊。”李明赶紧回答：“你老人家休发雷霆之怒，慢发虎豹之威，容我禀告於您。”王爷说：“讲来。”李明说：“宝铠已然失去。”王爷一听，气往上撞，不由冲冲大怒，忙下谕将李翠云龙二人上绑，领本爵之谕送到三法司，严刑审讯：你二人明着入府当差，暗自是看守自盗此铠，何人与你们主谋。李翠二人回答道：“王爷，我二人天大胆也不敢。”王爷道：“你快将他二人送走，量我也难问出。”李明将他二人当时便送到三法司。那三法司当差之人，一看他二人，颜色更变，便将他二人接到班房。三法司的班头问道：“管家大人，为何李翠云龙他二人上了绑啦。所为那般？”李明说：“宝铠失去，因此获罪。”张三李四两个班头将他两个捆绳摘下。李翠云龙二人连忙双膝拜倒，口尊：“兄长替我二人求请，您回禀王驾千岁，我二人要出外跟差办案。”李明说：“你二人要有口过之处，也可以想一想。”二人说：“没有。”李明说：“那么你们在山东一带，得罪了毛贼草寇。”二人说：“也没有。”李明说：“那么你二人在此少候，我见王爷去求情，求下来也别喜欢，求不下来，也别恼。”二人说：“那是当然。”李明这才转身出来。前去见王爷。他回到王爷府，到了银安殿，正赶上王爷坐银安殿。原来王爷叫李明带走二人后，坐银安殿，审问四十八名健将，四十八个人通行跪倒。王爷问道：“李翠云龙他们二人性如何？”大家异口同音说道：“他二人平素安分，天大胆也不敢。您要斟查详情，他二人要有盗铠之意，请您拿我们四十八个治罪。”王爷正在此处问他们之时，李明来到。他看王爷面似垂水，急忙双膝拜倒，口尊：“王驾千

岁，休要着急。奴才李明有一拙见。”王爷说：“当面讲来。”李明道：“请示王驾千岁，一来他二人有妥实的铺保，二来有满门家眷，奴才李明领你老人家谕下，带四十八名健将，前去万顺店将他二人家眷，全行抄来，送到三法司，搁到南牢，作为押账。您批下王谕，放他二人出外寻拿盗宝之寇，连宝铠及盗宝之贼，一齐带回，那时再将他家眷放出南牢，将功折罪。”王爷听到此处心中喜悦，说道：“那么就依你之见吧。”当时李明将健将带了走，出王府雇了三辆大车，每车四吊铜钱。众人来到十字街以东，万顺店之内，令大家在店门外等候，遂叫道：“张二，你快去往西跨院打信，就说我李明求见。”店小一听，连忙上西跨院，见了老太太一说此事，老太太忙叫：“姑娘们，快将你兄长请到里面。”姊妹二人当时走出，便将李明迎接到了里面。李明见了老太太行礼完毕，说：“婶娘您别着急，有件事禀报您。”老太太说：“有甚么事呢？”李明便将丢铠之事，细说一遍：“请您满门暂到三法司，住在南牢，稍等几日。我同着我两兄弟，行差访案。我李明指他一条明路，可以将此案访明，全家不用担惊，无有危险。”老太太一听，遂令两个媳妇收应用东西，一齐完毕，便随着他到了外面。大家上了车，由此动身赶奔三法司。李明令张二，把西跨门锁好，交代齐毕。张二说：“这里事您不用分心，全交给我办啦。”李明嘱咐他：“无论何人，来此打听，千万别说，你给他个一问三不知，神人都没奈何。”张二答应。当时李明把李翠云龙二人的家眷，送到三法司，交与南牢。当时问那牢头：“你姓甚么？”牢头的阶级道：“我姓张，叫张环。”李明说：“这家眷可不是外人，这位老太太是我的婶娘，你可千万多照看一二。”张环道：“得啦，管家大人，您请放心吧，反正我不能叫他们老娘几个受委屈。”李明托付好了，这才回到班房，带走李翠云龙，回到王府，叫二人在外回事处相等。李明转身形往里去，回禀王爷。此时王爷正在银安殿，李明上前跪倒，口尊：“王爷在上奴才李明叩见。”王爷说：“你所办之事，俱已办齐了吗？”李明忙将方才之事，一一禀明。王爷忙下谕叫把二人带到银安殿。李明说声“遵谕”。转身形来到外回事处，见了李翠云龙，说：“二位贤弟随我来。”当时三个人一同到了里面。二人上前见过王爷。口称：“您老人家开天地之恩，放我二人出去查访。”王爷说：“你二人抬起头来。”李翠说：“奴才有罪，不敢抬头。”王爷说：“恕你二人无罪。”当时二人一正面，老王爷一看他们的脸上是惊慌失色，忙问道：“你们二人是谁造的柬帖，从实证来。”李翠说：“我二人天胆不敢私造柬帖。”王爷说：“好。”遂叫李明将笔墨纸砚递与他们。李明答应，忙将四宝送在二人面前。王爷说：“你二人各自把名姓写上。”李翠伸手接过笔，把自己的名字写完。交与云龙。云龙也将自己的名字写好了，一齐交了上去。王爷伸手接过，这明中是令二人写上

自己名字，这暗中是要看看笔体，跟那柬帖上笔迹，一样不一样。王爷细一看，两下笔迹，全不一样。遂说道：“待我批下行文王谕，令你二人在外飘拿盗宝之寇，本爵我与你二人，逢州府县下滚单，各处协助。你二人若将宝铠找回，是将功折罪。”二人答言：“谢过王爷。”王爷立时赏每人纹银五十两，做为盘费，两人叩头谢恩。李明便将二人带到外回事处，李明说：“二位贤弟，我指你们几条明路。要上南路去找，必须先拜见那左臂花刀联登，联茂真。他是南路的达官，叫他一见此柬帖，他自然知晓。你们要上东方找去，到济南府莲水县，东门外何家口，拜望分水豹子何玉。令他人一看此帖，他便知分晓。他要说没有，你们再上北路去找，先上庭河县，正定府所管，北门外佟家寨，找花面鬼佟豹。他是北路的达官，他那里也说没有，那时你们再上西路去找。西路是大同府东门外，尤家屯，亮翅虎尤斌。他是西路的达官，一问他便可知晓。你们知道是被拦路贼人盗去。你二人快将东西物件拿齐，赶路去吧。”二人答言，忙将夜行衣带好，以及兵刃等，满全收拾齐了。李明又嘱咐他二人道：“第一千万多注意，那王谕柬帖，不要失啦。”二人答言：“谨记。”从此拜别了李明，起身走了。

当下他们离开临安，一边走一边闲谈。李翠道：“兄弟，你我二人素常没有得罪人之处，一不多说，二不少道。咱二人先不用上别处去找，咱们从山东来的，还是先回山东去找。”云龙说：“咱们奔山东，先上那里去呢？”李翠说：“咱们莫若上大哥何玉那里看看去吧。我与大哥分别以来，十年未见，这一番前去，正好相会。”云龙说：“好吧，那咱们就先上他那里去。”二人行走，一路无书。这一天来到了何家口西村头，李翠站住一看，这何家口不像当年形相，遂说：“贤弟，咱们先在此打听打听。”正说之间，正东来了一位老者，李翠赶紧上前，抱拳拱手，口尊：“老丈，请问贵宝庄，唤作何名？”老者道：“此庄唤作何家口。”李翠说：“您在本街住吗？”老者说：“对，我在本街住。”李翠又问道：“再跟您打听一位，本街上可有一位分水豹子何玉吗？”老者说：“不错，有一位，乃是我们本处的庄主。”李翠说：“他住在那个门首，请您相告。”老者用手指道：“从此往东路北第二座大店，吉祥宝号的便是。”李翠道：“谢谢您。”老者说：“你二人打听他，莫不成与他相认吗？”李翠说：“我们乃是盟兄弟，因为多日未来，所以忘怀了。”老者说：“是啦，那么你二人就去吧，只不定在家不在家。”二人当时来到吉祥店门前一看，在他对过有一杂货铺，在他东隔壁有一三间门面的杂粮店，西边有一酒铺。二人站在店前，叫声“店家”，从里面出来三四个人，问道：“您二位找谁呀？”李翠说：“我找你们这里掌柜的。”伙计说：“您找姓甚么的呀？”李翠说：“我找何玉，我们是神前结拜，特来访他。”伙计说：“二位来

的不巧，我们掌柜的未在家，你们找人为甚么不早来？”李翠说：“我还来得晚吗？”伙计说：“他昨天已然乘着小船游山逛景去了。”李翠道：“那么他几时回来呢？”伙计说：“没有准儿，十天八天也不一定，一两个月也没准儿。”当时旁边有一个伙计答言：“后天走的，前天回来的。”李翠一听，心说：“这是哥哥不愿意见呀。”当下二人转身形就走了。他们走后，两个伙计说道：“你瞧这个形景，不是求财，就是问喜。”不言二人，在旁说话，私下讲究人。如今且说李翠云龙二人，由店往西半里多地，路南有片松林。二人来到松林里面，找了一颗歪脖槐树。李翠说：“兄弟这颗歪脖槐树是为我所来。”说着伸手从兜囊之中将王谕柬帖取出，交与云龙。云龙说：“哥哥，您将这物件交给我做甚么呀？”李翠说：“兄弟，你将这两件东西带好，回到都京，找背静之处，找一家店，暗到王府你去等候，多怎哥哥李明出来，你将咱二人被屈含冤之事，详情说明，请师哥李明回禀王爷，叫王爷开天高地厚之恩，将咱们家眷放出南牢。你们领家眷回故土原籍吧。”云龙说：“兄长，我回故土原籍，您哪？”李翠说：“这个松林便是我的归宿。”云龙说：“咱们哥俩，乃是一师之徒，又是表兄弟。您要一死。我活着岂不是落骂名千载。”李翠一听到这里，心中难过，不由的双眼落泪。二人这才各将绒绳解下，找了块石头，拴在一头，搭在了松枝之上。栓了一个搭连套。二人面向都京，进膝拜倒口称王爷：您待我二人。恩重如山。今生今世，主仆不能见面，皆因为您那祖遗宝铠，寻找不着，故此我二人死在了外面。”又叫了声：“生身的老娘，指望孩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想不到你老人家，在南牢身死。今生今世母子不能相逢见面。如要相会，那除非是半夜三更，鬼魂相见了。”说完站起身形，伸手抓住上吊的绳。

二人长叹一口气，将要往里伸头，忽听正西有人说话：“你们千万别死，临死要找垫背的。我与你没仇没恨，是这一路的树林，随我辖管，你们为甚么单在这里上吊呢？”二人一听忙往西看，听说话的口音是南方人，忙走到西边松林以外，抬头观看。从正西来两个人，说话的这个人，他不认识，那一个人正是他拜兄。李翠说：“兄弟，咱们拜兄到了。如今叫咱们死，咱们也不死啦，你快上前给大哥磕头。此位便是抱刀手宋锦，刀法最快，所以叫抱刀手。虽使的是宝刀，可不称为宝刀手，抱刀叫白了成了宝刀手。”闲言少叙，当下李翠道：“大哥，这个是我兄弟，追云燕云龙。”宋锦道：“好，二位贤弟，我给你们致引致引，快上前与你二哥磕头。此人住家在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姓赵名庭，字华阳，九手真人李玄清贺号，神偷赵不肖，八门人头门，排行在二。”二人上前施礼，赵华阳赶紧用手相搀。当下宋锦、赵庭、李翠、云龙，四个人就到了松林。宋锦说：“你二人先将绒绳解下来，为甚么在此上吊呢

？”二人便将入府当差，丢宝铠之事，向他们细说了一遍。宋锦问道：“那么你们二人，没上大哥何玉那里去吗？”二人说：“我们二人去啦。那店中伙计说，何大哥未曾在家。”宋锦说：“不能，我们哥俩个跟他们爷六个，前后脚走的，他们还先走六天啦。走，咱们看看去。”此时李翠云龙将绒绳拉下带在身上，随他二人出了树林。宋锦道：“丢去宝铠，可有柬帖？”李翠道：“有，请您观看。”说着将那王谕柬帖送与宋锦。宋锦接了过来，说道：“此柬帖只要叫咱们二哥一看，就可以知道，被那路贼人盗去。”说话之间，便将二物带好，说：“你弟兄三人随我来吧。”

四个人当时进了何家口的西村头。路南有个酒铺，伸手拉门，四个人一齐到了里面。东面三张八仙桌，西边也是三张八仙桌。弟兄四个人，就到了西面南边这张桌，一边二人就坐下了。酒保忙过来擦抹桌案，笑问道：“你们四位吃酒，我这里可是不卖荤菜。”宋锦说：“有甚么我们吃甚么吧。”赵华阳说：“你们这里都有甚么酒哇？”酒保说：“有十里香、状元红，有莲花白，还有女贞陈绍。”宋锦说：“你把女贞陈绍，先给打上一罐。”酒保答应了，少时摆上鸡蛋鸭蛋、豆腐干等等，又问道：“四位您要吃凉菜，我给您抖几张粉皮。”宋锦看酒保，说话实在是谦恭和蔼，看他年长也就在四十里外，黄白镜子，抹子眉环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卷。化木簪别顶，蓝布贴身衣服，蓝布底衣，青鞋白袜子。遂问道：“酒保你贵姓呀？”酒保说：“我姓何。”宋锦又问道：“你台甫怎么称呼？”酒保说：“我叫德山。”宋锦说：“我跟你打听点事情，你可知晓。”德山说：“您要打听村外头的事，我可不知，村里的事略知一二。”宋锦说：“别的事情，我也不打听。我就跟你打听，你们本村的何玉，你可认识。”何德山说：“那是我们庄主，我焉有不认识的道理。”宋锦说：“他在那里居住哇？”酒保说：“他在吉祥店居住。”宋锦说：“那么你家庄主在家没在家？”酒保说：“前天回来的。”宋锦说：“前天从那里回来的？”酒保说：“从苏州。”宋锦说：“他上苏州做甚么去啦？”酒保说：“皆因有位江南蛮子赵华阳爬碑献艺，偷花带花，庆贺哥八个的提名。”宋锦说：“那哥八个呢。”酒保说：“听我家庄主爷所提，大爷姓宋名锦，号叫士公，别号人称抱刀手镇东方。二爷姓赵名庭，号叫华阳，别号神偷赵不肖。三爷姓苗名庆，号叫锦华，别号人称草上飞。四爷姓白名号叫胜公，王爷姓张名明，号文亮，别号人称夜行鬼。六爷姓陶名金，字遇春，外号人称威镇八方鬼偷。七爷姓阮名通，字洪芳，别号人称钻天猴。八爷姓阮名林号叫弱芳，别号人称入地鼠。他们八位是八门头一门，河南巨龙庄，北村头路西紫云观，观主金针八卦左云鹏的弟子。一针定八卦，分为八八六十四门，各门有各门的门长，头门的门长宋锦，第二门门长林希

斌，三门的门长方佩云，四门的门长清爪熊左麟，五门的门长过江龙林凤，这为上五门，全是英雄好友。在外边除霸安良。那下三门就是九手真人李玄清，二门是一文钱谢亮，三门是钻云燕余良。三个人在西川，独立莲花党。六十四门人。不论他是那门的，配带我的薰香，镖喂毒药，来到我下三门，右肩头刻字，为我弟兄三人所辖。那一门的门长不服，我与他人分别优劣，较短量长。”宋锦道：“你家庄主全都与你说明？”酒保说：“他老人家拿我不当外人。”宋锦说：“我这个兄弟前来打听，他们怎么没在家呢？”酒保问道：“您贵姓呀？”宋锦说：“我就是宋锦。”酒保大吃一惊心说：多亏我没说别的，要说别的，人家就许挑了眼。酒保连忙陪罪。笑道：“原来您就是宋锦宋大爷，小人不识，多多原谅。那么您作甚么还打听啊，不会亲身去吗？”宋锦道：“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吗？他那店里伙计说，没在家吗。他们小弟兄可在家否？”酒保说：“我家大庄主他们哥四个上正北黄龙岭送镖去啦，是昨天走的。水中蛇谢斌，是我家大庄主的徒弟。翻江海龙神手太保何斌，是我庄的二庄主。”宋锦问道：“那么你大庄主二庄主在家？”酒保说：“大庄主方才在这坐了一会儿，现在已经回家吃饭去啦。”他们二人正在这里讲话，由柜房内出来一位老者。宋锦兄弟四人抬头，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浅抹子眉，二眸子光华乱转，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卷，竹簪别顶，青布衬袄，青布底衣，白袜青鞋，浑身上下紧衬利落，来到他们切近问道：“阁下贵姓啊？”宋锦说：“我姓宋名锦，号士公，别称人称抱刀手镇东方，八门人排行在大。”老者一听是鼓掌大笑，说道：“久仰阁下的美名。如春雷灌耳，皓月当空，久仰久仰，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我跟您打听一位朋友，可曾认识。”宋锦说：“有名便知，无名的不晓。但不知您问的是那一位。”老者道：“此人住家在湖北武昌府，江夏县北门外李家坡的人氏，姓李名刚，混号人称青面兽。”宋锦道：“您与李刚，怎么认识？”老者说：“我与他们是四个人，结为一盟，金兰之好。”宋锦说：“呕，那么您贵姓呀？”老者说：“我姓何名润，别号人称无鳞鳖。”何润遂说：“您宋锦可别怪罪我们大庄主二庄主这里有事。因为他们有一个本族的侄子，在店里头掌杓，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叫假高眼，名叫何不着。店里又有一个伙计姓范名叫范不上，他的外号叫全不管。他们两个人就把我家何庄主的宾朋，满给得罪啦。本庄之人知道他二人好打哈哈，外庄来人他们不知道。宋爷您可千万别怪我们大庄主，原是有这种隐情。您要是不知，好像是我们庄主告诉好了他们是的。他们是无故的给得罪宾朋。”他们在此讲话，外边有人拉开风门，走了进来，说道：“你们几位在这里吃酒啦。”宋锦回头观看，瞧此人身高七尺，脸上搭一块手巾，看不见脸面。那人就坐在一进门的旁边了

，说道：“酒保，快给我打两壶酒来。”酒保答言说：“您要两壶甚么酒哇？”那人说：“两壶莲花白，女贞陈绍再来两壶。”酒保说：“要甚么酒菜呀？您可自己瞧，就是在地的。”那人走过去看了看。就是鸡蛋鸭蛋豆腐干，说：“你给我各样来点吧。”酒保当时给他预备完了。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用完了酒，站起身形，说：“你们四位让与我吧。”宋锦回头瞧，他脸上的手巾没动，连忙说：“不用让，不用让。”那人说：“你们哥四个酒饭账，我给啦。”宋锦说：“不必。”遂说：“酒保你可千万别收他人的钱。”吃酒之人说：“大哥我谢谢您啦。”扭脸就走，宋士公不由一怔。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请何玉初会丁云龙 得秘信头探打虎滩

话说宋锦弟兄，正在酒楼吃酒，会过那人酒账，那人说了声谢谢，转身下楼而去。宋锦这么一想，他是谁呢？听着说话的口音，太已的耳熟，当时想不起。赵庭道：“您认他不认识？”宋锦道：“听着说语耳熟，没看见脸，不知道他是谁。你们哥三个先在此吃酒，等我到店里去看一看。”说话之间，他就出去了。一直到了那吉祥店门前，大声说道：“何不着，范不上，你二人快去告诉你们东家，我来收这个买卖来啦。”两个伙计来到外面，问道：“您是干什么的呀？”宋锦说：“我姓宋，我叫宋锦。你赶紧往里回禀，要不然我是亮刀全宰。”伙计一看他，身体魁梧，肋下佩刀，往脸上一看，面带怒气，连忙来到了里边，说道：“东家您快出去看看去吧，外边来了一个宋锦，他来收这个买卖来了。”何凯连忙随了出来，到了店门外。宋锦一看是二爷何凯出来了，连忙紧行几步，身搭一躬，口尊“二哥”。何凯用手指着说：“贤弟免礼。”二人一同来到客房。宋锦道：“这样伙计用不用两可。”何凯说：“那个伙计呀。”宋锦说：“就是他们，何不着，范不上。他二人花言巧语，小看人，差一点儿没将我的宾朋，给置於死地。”何凯忙问：“那一位宾朋呢？”宋锦说：“就是那震天豹子李翠，追云燕云龙。”何凯说：“他二人不是入府当差啦吗？为甚么来到这里呢？”宋锦道：“听他二人所提，你们爷六个早就到了家啦。”何凯说：“我们前天到的家。”宋锦又问：“四小将啦？”何凯道：“何润接了七辆镖车，叫他们哥四个昨天送镖去啦。”宋锦道：“你们爷六个的马脚力很快，我们哥两个，老没追上。咱们是前后脚起的身呀。”何凯说话之间已然到了里面，当时何玉迎了出来，与宋锦见了面，一同到屋中落坐，问起话来。宋锦道：“我给石俊章道谢来啦。”何玉问道：“作甚么给他道谢来啦？”宋锦说：“要是没有他，我们哥八个不能戴上守正戒淫花。何玉说：“他是徒弟，何必给他道谢呢。他的脾气太已的左烈，大弟你多多的原谅。”宋锦道：“他们须用多少日子回来呀？”何玉说：“至多也就是半个月，就

回来啦。”宋锦道：“你们爷六个好快的马呀，也搭着我们是步下走，会没赶上。”何玉说：“家中没有人，只有何润一人在家，我不放心，接来往镖车，过镖送镖。”

原来镖店是镖店，镖行是镖行。镖行竟住着保镖的达官。比方如今有人有一万两银子，行走不开。这里有镖店，您来到镖店，跟他们说明白了，自己的家乡住处，要将这一万银子保到地处，应当给多少钱。当时店中掌柜的说明，您给五百银子吧，那您就在家中等候。他再问明白贵姓高名，雇镖车的通罢了名姓。来说，我前往叫王子林，到王子林就是一万银子收下，再给七百两银子，提五百保费，另外达官奉送二百酒钱。镖店铺掌，这才来到镖行。这个镖行行长是青爪熊左林。左林手下宾朋，全是练武的，满全是那江湖绿林人。他问道：“你们诸位，是那位去？”这个说“我去”。说：“你拿我镖行镖旗，这个旗子是白缎子做地，青火沿，二尺四长，一尺八宽。上面画着一口金背砍山刀。刀尖朝上，刀刃朝外。旗面上有一行小字，上写祖居青州府北门外，左家寨，姓左名林，青爪熊的便是，上五门第四门的。这个达官接到镖旗，直奔镖店。无论几辆镖车。将镖旗插在头辆车上，从青州起身后奔河间府。走在中途路上，那占山住岛的一瞧，车上有镖旗。再瞧不认识达官，认识镖旗，镖车也可以高枕无忧。要是镖旗与达官全不认识，再遇见吃浑钱的啦。乍入芦苇，行话不懂，仰仗人多。把镖车给截住。达官身带重伤，回到镖行，备说前情。左林一看，追问镖行的伙计，伙计当时说明不是这么回事，已将镖失去。左林还得给这达官调治伤痕。左林赔镖店纹银八千，镖店里赔王子林九千。倘这个达官，若是故去了，镖行也不赔镖店啦，镖店也不赔雇镖的啦，他们是各有分别。

如今何玉跟宋锦说：“这是镖行里的规矩。”宋锦道：“小弟明白了，我们记得有一次行在中途之上，树林中有夫妻二人上吊。我们哥俩个将他们救下来啦，盘问他们为甚么上吊。他们说：我给人家管一挡子闲事，丢去了纹银一百两，没有脸面见人家，故此上吊。我当时周济他们纹银一百，那夫妻二人，磕头道谢而去。”何玉说：“你们二人留名姓没有？”宋锦说：“我没留姓名姓。”何玉说：“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家不用，货遇识家。在外面行侠作义，杀赃官灭土豪，除治恶霸，救的是义夫节妇，孝子贤孙，保忠良爱豪杰，杀富济贫，不留名姓。这才是行侠作义的根本。”宋锦说：“我们跟他夫妻不认识。”何玉说：“不管认识不认识，见死不救非是英雄。”宋锦说：“要有咱们至近的宾朋殉难，咱们管不管。”何玉说：“应当管啦，舍死忘生，拔刀相助，协力相帮。”宋锦说：“要不是敌人对手，死在人家刀头之下啦。”何玉说：“死而无怨，那怨咱们艺业浅薄，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尽其交友

之道，神前一股香。”宋锦赶紧站起，撩衣襟拜倒，说道：“小弟给哥哥行礼，现在有求我的宾朋。”何玉说：“那一家啦？”宋锦说：“震天豹子李翠，追云燕子云龙。”将他二人入府当差，丢失宝铠之事，细说一遍。何玉一听，忙问：“贼人盗宝可有柬帖？”宋锦说：“有柬帖，现在王爷的谕下，竟将他二人的家眷，扣押在三法司的南牢，放出他二人寻找盗宝之寇。将此贼捉住，宝铠回都，才能将他二人家眷放出南牢。如今他二人飘流在外，万般无法，无处可寻，无处可找。二人到了吉祥镖店，拜访兄长，店里伙计一看他二人狼狈不堪，几句恶言恶语，将他二人，干涉走啦。二人便在西村头以外，树林中上吊。巧遇我弟兄二人，将他二人搭救。”何玉道：“你来啦，他们哥三个啦，怎么不让进镖店呀？”宋锦道：“我这么一想兄长大概是有话。”何玉说：“愚兄我不知，我实在没话。我要那样办事，还有人跟我何玉交朋友吗？我说怎么这些宾朋来往少啦，原来是这些伙计跟先生，全给我得罪走啦。兄弟，前边事情，我是一概不知。我将他们逐出店外，是我们何姓之店，一概不准用。”宋锦这才将王谕柬帖递了过去，何玉接过一看，说道：“宝铠有啦。”宋锦说：“兄长您怎么一瞧，就知道宝铠有啦？”何玉说：“大弟呀，这宝铠所为二弟的事情，这个盗宝之寇，专为跟你们哥几个斗一口气。”宋锦忙问道：“此人是谁呀？”何玉说：“此人不是咱们山东人。”宋锦说：“那么他是那里的人氏？”何玉说：“他是西川银花沟的人氏，莲花塘所辖。他们是弟兄二人，他二弟是银花太岁普铎。你瞧他写的这柬帖，名姓、绰号、山名、地名、全留下啦。”宋锦道：“您看的那是甚么啦？”何玉说：“上写一口单刀背后插，飘流湖海走天涯。不为此铠连珠价，皆因绿林大话发。若问盗铠名和姓，普滩以内生金花。是金花太岁普莲，这个山在我这东南角下，相离约有三十多里地，屯龙口打虎滩。”宋锦说：“我听这个山寨很耳熟啊。”何玉说：“这山上你没去过，就在我这店里，你跟老哥哥会过一次。”宋锦说：“那一家呢？”何玉说：“倒退十几年的光景，我给你弟兄致引，神偷小毛遂丁银龙。”宋锦这才如梦方醒，说：“老哥哥年迈，将山寨让啦。”宋锦说：“就让给普莲啦。”何玉说：“内中情由我莫名其妙。自从那老哥哥一让出山寨，他们把上头兵卒满散，空山一座，交与普莲。当时神偷小毛遂丁银龙，带着家眷回家，如今算起来，已然弃山寨十二年。现下那山寨里面，共成大事，普莲从西夏带来的能人，会排走线轮弦，无与伦，水旱两路，逢山遇岭，俱都有消息埋伏，水内有搅轮刀，刀墙三道。旱地有利刃窝刀，群墙之上，有滚檐坡棱砖。枪杆内暗藏冲身毒药弩。群墙展面，挂着有卷网，下面有翻板弩箭坑。平川之路有扫膛棍，过去就是串地锦，再过去那串地锦，就是木猴阵。过去木猴阵就是护山壕，里岸至外岸，足有五丈宽。里岸有大船十支，小船十支

，里面有水旱两路的喽罗兵。正座的寨主四位，副座的寨主四位，把守山口的寨主一位。正座的寨主是金花太岁普莲，二座是贪花童子黄云峰，第三座寨主是巡花童子黄段峰，四座便是狠毒虫黄花峰。副座的四位寨主，叶德、叶茂、叶福、叶喜，弟兄四人。那把守山口的寨主，是八臂哪吒叶秋风。喽罗兵丁，足有七千挂零。此山寨往下是非常的坚固之极。”何玉一跟宋锦讲话，外面伙计跑了进来，说道：“回禀东家，外边有醉汉，请您赶紧观看，手持朴刃，见人就杀。”何玉说：“杀了那个啦？”伙计说：“刚进店来还没杀呢。”何玉何凯宋锦弟兄三人转身形往外，宋锦说：“大哥不用着忙，那不是外人，是咱们三个贤弟。”三个人到了店门里一看，果然是李翠云龙赵庭。原来三个人在酒铺喝酒是赵喝赵烦。赵庭说：“走啦，咱们哥三个，把刀都亮出来。先宰那个全不管，范不上。”赵庭三个人来到了店门口，他唔呀唔呀的说道：“全宰呀。”伙计一听是大吃一惊，吓得颜色更变，连忙往里就跑，禀报东家知晓。哥三个得知，这才回来，大家相见。三个人上前给何氏昆仲行礼，将他三人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坐。何玉问李翠云龙的前情，李翠忙将入府当差，以及丢失宝铠之事，细说了一遍。何玉说：“容等四个孩儿回来，店内有人，咱们弟兄六个赶奔青州府，阴县东门外，丁家寨，约请兄长丁银龙，进山要铠，易如反掌，如探囊取物一般。”宋锦道：“咱们那边的酒饭账，给了没有？”赵庭道：“没有给哉。”何玉道：“不用给啦，那个买卖，如同咱们的一个样。”说话之间忙叫过一个伙计来，说道：“你快去酒铺，将他们哥四个的酒饭钱，拨在吉祥店账上。”伙计答应前去拨账不提。当下何玉出去将店门关了，叫先生写了一个字条，贴在店外，说此店不卖外客。哥六个在店中相候四小将，非止一日。

这一天外面有人来报。何玉忙问：“甚么人来啦？”伙计说：“你们打算请谁去，谁来啦。原来是老达官来到，另外还同着一位，那一位我们大家全都不认识。”六位人一听，连忙迎了出来。宋锦、何玉、何凯，到了外面，见了丁银龙，忙上前跪倒叩头，口称：“大哥在上，小弟们这厢有礼。”丁银龙用手相搀，给宋锦道喜，说：“宋大弟你大喜了。江湖绿林之中，让你们哥八个为尊啦。你们八弟兄戴上守正戒淫花。”宋锦说：“大哥您先不用说啦。来呀，李翠、云龙、赵庭，你三人过来，拜见丁大哥。”三个人上前行礼，礼毕，马匹交给店伙计。丁银龙将褥套取下来，大家一同往里而来。到了里面，丁银龙道：“我再给你们哥几个，引见一位朋友，此人姓李双名文生，人送外号飞叉手镇关东。”又向李文生替他们各通了名姓，大家相见。何玉道：“但不知慎重一阵香风，将兄长刮到何家口呢？”丁银龙说：“我为一点笑谈的事。”何玉问：“跟何人呀？”丁银龙说：“就跟你李大哥。”何玉说：“你们哥俩因何

提起啦？”二人这才说他们的来意。丁银龙道：“我弃舍山寨，带你嫂嫂回家。不想家门不幸，你那嫂嫂病故了，给我遗下一个小女孩子。此女年方七岁，我传的是文武全艺，但是无人每天给姑娘梳洗打扮，我带着姑娘上李仁兄那里去啦，我非常的着急。你说我再续弦吧，又怕此女受气，又怕弟兄耻笑於我。后来听李兄所提，他家中也有一女，名叫李翠屏，今年才五岁。有您弟妹，您可将小霞姑娘，搁在家中，叫她们在一块，叫她婶娘给她们梳洗打扮。

”丁银龙道：“我也曾说明，此女我养活的太娇。李兄说：彼此一个样。我说：放心不下。李兄说：“也不能虐待於她。您可以回到宅中，将婆儿丫环们都归到我家，将空宅院交给当家什户，拼到一处，年陈日久啦。李文生对我说，普莲在外面风声很大，屯龙口的名誉可不好惹，恐怕那个普莲给您惹下了风波之事。当时我闻听心中一想，也许有的，我们这才到店中。”何玉说：“兄长这是您来的正好。不来我们还要前去找您去啦，他真给您惹下了风波之事。

”丁银龙道：“何玉，你也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你可不要给他栽赃，千万不要移祸於人。”何玉说：“我做甚么移祸於人呀，这里有他的柬帖。

”丁银龙道：“只要是他的柬帖，我认识他的笔迹，一看便知，拿普莲是何人走差呢。”何玉说道：“就是李翠云龙二人。”二人忙上前说道：“我们的老娘家眷，满在三法司南牢，做为押账，放我二人飘流在外，将盗铠之贼拿回交差。贼铠入都，那时才能放出我满门家眷，将功折罪。”丁银龙道：“我拜托你们弟兄二人，你若到那里将铠要出来，解送都京，案后再拿不来此铠呢。

”丁银龙说：“若是拿不来此铠，我以魁首相见，我这就前去。”何凯说：“丁仁兄且慢。我那嫂嫂病故之时，那普莲上您家去了没有？”丁银龙说：“诸亲贵友，我全没送信。”何凯说：“您让山寨时，有几名寨主？”丁银龙说：“就是普莲，银峰、段峰。”何凯道：“您让他们多少日限啦？”丁银龙道：“捏指一算已然一十二载了。”何玉道：“现下人家造成的铁壁铜墙一般。”丁银龙道：“那不要紧，山寨是我的。我到那里跟他要宝铠。他如不给铠，我跟他变目。我人老，我的军刃不老。我好以纳闷，那普莲盗铠所为那般。若说你跟李翠云龙有仇。”李翠道：“我们与他平素不相识，怎么能有仇呢？”何玉道：“丁兄长您有所不知。”丁银龙说：“那么贤弟你可曾知晓。

”何玉道：“我略知一二。”丁银龙问道：“你既然知道，可以说了出来，我听听倒是为了何事。”何玉道：“所为就是江南赵爬碑之事。”丁银龙道：“那江南赵爬碑，碍着他甚么事啦？”何玉道：“只因江南赵他在爬碑之时，说了些个朗言大话。”

他蝎子爬碑乃是一种绝艺，他在碑上爬着的时候，他说上五门，大六门，散二十四门，左十二门，右十二门，外六大门，点穴三门，老少人等，都能练我江

南赵这手绝艺。惟独下三门的淫寇，皆因他见美色起淫心，镖喂毒药，配带薰香，败坏好人家的门风，毁少妇长女，淫乱奸情，他们绝对练不了我赵华阳这手绝艺。”赵庭在碑碣之上胆大狂言，口出不逊，辱骂莲花党之人。下三门的人无人敢答言，东南角下，怒恼金花太岁普莲。普莲说：“三位贤弟，我给小辈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说话之间，伸手探兜囊取出一种暗器，名为五谷飞簋石，足有头号的核桃大小，暗拿准备。

按下普莲暂且不表，那边赵庭说：“给我看过一盅香茶来。”这才有人献茶，赵庭伸手把茶接了过来，捧在手内。他低着头翻起脸来往四外观瞧，在东面站着宋锦师兄，挨着师兄是师弟白胜公。由打苗景华又挨着胜公，他紧挨着碑下的左边，身披英雄氅，并未伸袖。在西面站着是五弟张明，六弟陶金，七弟洪芳，八弟弱芳。他在碑上让道：“你们兄弟哥哥吃茶。”大家说：“您用吧。”赵庭说：“您用吧。”赵庭说：“李玄清，我能在碑碣之上，爬五寸香的工夫，你们成吗？”李玄清叫钻云燕云良，找城隍庙的道长，找香炉一个，细线香一支，插在香炉之内，外面露着五寸，拿引火之物就将香点着了，香要是立着较比躺着着的慢。这才怒恼普莲，他一听大家人等鼓掌大笑，听大家所说，天上无有，地下无双，一手绝艺，可戴守正戒淫花。旁边有人说话，说：“他一个人戴花。”又有人说话：“总算他们人头一门，不论多大年岁都得跟他们按弟兄呼之，人前献贵，傲里独尊。”普莲看出破绽。这才用飞簋石打赵庭。张明亮就听见东南角上，带着风声来了一物。他忙用报君知往上一搪，当的一声，将石头子挡回。怒恼宋锦，扭项一瞧，那飞簋石由东南而来。他说：“苗庆白二位贤弟随我来。”三个人到了东南解上，各亮军刃，抱刀自问：“那一们宾朋所发？”连问三声，无人答言。弟兄三人破口辱骂，在旁边有人说话，说：“斗者不怕，怕者就不用斗。逢强智取，遇弱活捉。明箭好躲，暗箭最不易防。”普莲颜色更变，当时说：“宋锦你且住口，你们仰仗你弟兄，人多势众，乌合之众狗党蜂群。你看普莲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宋锦你弟兄随来，咱们是外面较量。看一看你们哥们有多大的本领。”普莲、云峰、段峰、黄花峰摘头巾，甩大氅，勒绒绳，紧线带，高挽袖面。衣襟一掖，每人是推簧亮刀，纵身形跨上东南的戒墙。普莲回头说：“宋锦你弟兄随我来，咱们是城外头较量。宋锦、苗庆、白胜公，一看四寇越墙而过，宋锦就要往东南追去。白胜公用手相拦，说：“兄长且慢，您要从此处上墙，恐受他人的暗算。咱们弟兄可以从这边走。”往北一错，由东面墙上纵了上去。到了墙头之上，低头往下一看，那四寇果然在墙根底下浑衣而卧，刀交左手，右手登着毒镖，正要打卧看巧云锁喉镖。宋锦跳下墙来，四寇一看此计没用上，镖入兜囊，刀一换手，赶奔东门。前走四寇，后跟三将，追的甚紧，穿街越巷。四寇在

前口出朗言，说“男女老乡闪开一条生路，挡我者死，闪我者生。”大家扭项回头一看，来了七个人，手执军刃，出了东门啦，一过海河吊桥，认大道陆地飞人相仿，脚程很快，跑出也就有三里来地，一直正道。路南有片竹塘，四寇心中所思：宋锦三人脚程比我们很快，八门人他们是走一门。左云鹏亲传，刀法出众，武艺出群。“弟兄随我来。分竹子转身形，往里而来。那竹塘里面黑暗处，谁要往里一钻，我们当时就可以要了他的命。”他们四个人拿好了主意，这才在竹塘内一伏。那宋锦弟兄三个，来到了竹塘，四寇踪影不见，苗庆就要分竹子向竹塘内来。宋锦说：“贤弟少往里去。”哥三个围着竹塘绕了一个弯儿，一看四外无人，竹苗竹叶不动，弟兄三人好以的纳闷。就听正西有人说话，连连喊，口尊：“兄长千万别往里追。贼人在暗处，咱们在明处。他们用了军刃，咱们躲之不及。恐与咱们不利，受他人之害，路遇再说就是。”宋锦一看，来者是六弟陶金。他们哥四个这才回归城隍庙。他们走后，那时金花太岁普莲，弟兄四人藏在竹塘里面，心中暗想。普莲说：“三位兄弟，咱们的马匹行装褥套，东西物件，银钱等项，抛在店口。不是我普莲惧怕他等，人家正门正户人等太多，五路保镖达官，人都结有团体之心。咱们这下三门的人，李玄清道长，不给咱们大家主事。皆因我等带你们弟兄三人远逃，耗到昏天，等到汪攢，再去取回。”那昏天是江湖人说黑了天啦，汪攢就是二更天。当时他们耗到天黑时候，出了竹塘，取回东西物件。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夜住晓行，来到了屯龙口打虎滩。山口的里面，护山的喽卒手捏嘴唇哨子响，就从里面冲出一支船来。船贴外岸，普莲等四个人，弃岸登舟，那水手忙用篙支船，冲至里岸。普莲弟兄四个人，上了岸。普莲道：“你们把小船驶回，换出一条大船，在此等候。”水手点头。弟兄四人来到了山峰之上，后奔大厅。八臂哪吒叶秋风、叶茂、叶福、叶喜、巧手将殷智文、妙手先生殷智武、高平、高安、高吉、高庆大家人等急忙迎下厅来，吩咐摆酒，当时与他接风洗尘。殷智文、殷智武、叶秋风，弟兄三个人，看普莲的气色不正。叶秋风问道：“贤弟你的气色不正，所为那般？”普莲道：“兄长您不必问啦。”叶秋风说：“兄弟，有话你说。”普莲这才将江南赵庭在碑脚之上，辱骂莲花党之事，详详细细全说啦。又说：“可叹咱们下三门的门长在西川地面，独立莲花党，不护众，发卖五路薰香，天明五鼓返魂香，天明五鼓断魂香，八步紧，断肠散，子母阴阳拍花药、解药、断魂香用解药，返魂药等不用解药，兄长想我弟兄四人，在苏州江南城隍庙，看赵华阳爬碑献艺，那里看主不少，正门正户人等太多，莲花党的宾朋也不少。赵华阳说出朗言大话，辱骂莲花党的宾朋。九手真人李玄清，他是下三门，头门的门长，二门门长一文钱谢亮，三门门长钻云燕余良，那时三门的门长，就在那里辱骂，他们会不敢答言。这不是欺压莲

花党，没有能人吗。三门的门长畏刀避箭，不敢答言，是配带薰香的没有一个斗虫。我普莲一看这个形景，配带薰香的人没有义气，没有联合。我看人家正门正户五路保镖达官，实有护众联合的义气，小弟我在暗中拿出飞篁石子，打江南赵头顶，实意候是打算把他头顶打破。不想被那夜行鬼张明亮，抖手扔出报君知，竟将石子挡回。宋锦苗庆白，到了莲花党的人群中，手持利刃，辱骂莲化党的宾朋，出口不逊，难以为情。他没骂打暗器之人，小弟不能答言。三位门长不也拦人家，宋锦这才骂打暗骂之人。小弟答言，兄长您可要细想，我要跟他单打单斗，可以跟他动手。怎奈他们正门正户的人太多，师兄弟哥八个全在当场啦。我们只是弟兄四个，我普莲当时不得已而为之。我与宋锦说：“咱们在城外来较量高低。当时我们四个人倒身形跑出界墙之外，他们三个人追了出来。到了东门以外，我们会没把他们抛下。路南有一竹塘，我们便隐竹塘以内。八义的弟兄连心，有人将他哥三个，叫回去了。我们才耗到天黑，这才出竹塘回山。兄长啊，那江南蛮子赵庭，实有绝艺，天上少有，地上无双。他在碑碣之上爬着，实在难练。我普莲打算做一件惊天动地之事。”叶秋风说：“贤弟，你要打算做出点甚么事来。”普莲说：“我要做出一件事情，惊动那些长翅鸟纱、方翅鸟纱、团翅鸟纱、青衣小帽的兵卒，让他们大家全得胆战心惊。”叶秋风说：“贤弟你还要刺王杀驾吗？你这个可错呢。”普莲说：“兄长你比我年岁大，您给我出一条妙计。”叶秋风说：“贤弟，要依我之见，你入都盗件国宝来，留下一张柬帖。盗宝你不留柬帖，那不是跟看国宝的有仇吗。人家没招你，没惹你。”黄云峰在一旁答言，说：“二位兄长且慢，兄长要盗来国宝。官方必然办案，必须略知一二。倘若知道此宝落到本山，外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将山寨攻开。那时你我大家难以脱逃，兄长落一个盗宝之寇，身领国法，凌迟处死。我等大家随您项上餐刀，这不是人财两空吗，后悔晚矣。人家江南蛮子赵庭，他为的是守正戒淫花。二为是成名露脸，三为的是扬名天下。你我大家为死呀。”普莲说：“贤弟，我怕你们哥三个受累。要没有你们三个人跟着我，我早就动了手。治死一个够本，治死两个赚一个。”说到此处，不由动了无名火起，遂说：“贤弟你还是不用拦，我马上就要下山，叫仆人与我备马，我上都京走走。”大家相拦，普莲站起身形亮出来刀来，将刀搭在肩头之上，说道：“那一位再劝我，我是抱刀自杀。”大家当时就不能拦啦。

普莲才来到前面家中，安置已毕，收拾好了行囊，散碎金银多拿，来到山峰以下。有人给他预备行囊、褥套、马匹，到了里岸。令水手搭上跳板，普莲拉马离岸登舟，向众人道：“列位暂且请回，我去去就来。”船离里岸，船到了南岸，他们搭上跳板，普莲押马上岸，那船自行冲回。普莲上马，由此起身。一

路之上，饥餐渴饮，夜住晓行，来到了都京，东门关外东头，翻身下马，拉马往街里行走。两旁铺户，非常的繁华热闹。他到了桥梁之上，进东门之内再看，人更多啦。普莲忙向一行路人抱拳问道：“这位老兄，我与您领教领教，这个麒麟大街在何处？”那人说：“从此往南，拐弯往南，拐弯往西，那里就是麒麟街。”普莲谢了那人，他一直的就奔麒麟街而来。到了大街之上，有家三元店，他到门前，叫道：“店家。”里面有人答言，出来一个伙计。普莲瞧他平顶身高六尺身材，面似姜黄，粗眉阔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竹簪别顶。头蓝布贴身靠袄，头蓝布底衣，腰结一条围裙，白袜青鞋，忙问道：“你们这里有单间没有，清静的所在？”伙计连连答应。说：“我们这里有，有，有，您随我来，到里边看看。”普莲随他到了里边，一看那东房五间，全是单间，当时将马交与伙计，把行囊褥套，搬到北头一间屋中，伙计将马给拉到后边去了。少时伙计回到屋中问道：“客官您这是从那来？”普莲道：“我这是由西川来。”伙计说：“您到这里有甚么事吗？”普莲说：“没有事，不过我听说这里新翻盖的大街，十分热闹，故此我到此逛一逛。”遂说：“伙计说：“我没念过书，我没起过大号，排行在二，人都管我叫张二。”普莲说：“是啦，我必须在此地住个一个多月呢，那我就尊称你为张二吧，好不好呢？”伙计说：“岂敢岂敢。”普莲说：“张二，你们这条大街，真是听景不如见景，全说你们这里非常热闹，如今一看，并不算得热闹哇。”伙计说：“您这些日来，是不热闹。您要前三两月来，是非常的热闹。”普莲说：“那些日怎么那么热闹呀。”伙计道：“要说起来，还是您这练武的吃香，由打山东青州府都江县北门外李家岭，来了二位侠客爷，在山东惊天动地。”普莲说：“那一家呢？”张二道：“我是听管家大人所提。”普莲问：“那一家的管家？”张二说：“八主贤王府的内管事的，我跟他有个不错，我是听他说的。”普莲道：“那个人呢？”张二说：“他说的是来了一个震天豹子李翠、追云燕云龙，是左十二门头一门的人。二人入府当差，照管万佛殿。”普莲道：“这个八主贤王府，在甚么地方？”张二说：“您出我们这店往西，见十字街往北，路西有一巷口，叫八宝巷。路北有一小夹道，从那小胡同口上再往西，路北有一广亮大门，门前有许多门军，往来巡视。那里就是八主贤王府。”普莲说：“那万佛楼有甚么要紧的呀？”张二说：“我听管家大人李明跟我说过，想当初大宋朝，一开国之时赵太祖、赵太宗使的军刃。”普莲说：“使的甚么军刃呢？”张二说：“马上是盘龙棍、盘龙枪，步下是九棱凹面金装铜，身上穿着金书帖笔闹龙宝铠。上身穿着此铠，刀枪不入，在那万佛殿供着，传留在现下已然八帝啦。而今王驾千岁，是徽宗的御弟，是宣和皇帝的叔父，宣和驾崩，死后宣封钦宗，王爷逢每

月初一日正午，必要亲身去参见。夜内子时，来到万佛殿参拜四宝。王爷为看护缺少能人，所以他们张贴皇榜。这才有李翠、云龙入府当差，夸官三日，所以这麒麟大街是十分的热闹。”普莲一想遂说：“张二，明天就是十五哇。”张二说：“对了，明天是十五。”普莲心中一动，遂叫张二给预备酒饭。张二道：“现下不到开饭之时，灶上无人，您必须稍微等一等。”普莲说：“好，我等一会儿再吃吧。”说话之间伸手从褥套之内，取出散碎银两，放入兜中，对张二说：“伙计，你将门帘给我挂上，我到外面散逛散逛。”说话之间，普莲转身形往外，张二随后出来，将屋门倒带，拿铁锁头将门锁好啦。普莲出离了店往西，到了十辽街路南，有一座五间门面的大酒楼，在酒楼的西角有一个立额，上写蓝地金字，西面包办酒席，北面临的小卖，横着一块匾，黑地金字，上写美丰楼。廊子底下西头，犄角那里有个酒摊。普莲这才来到了酒楼之上，挨着楼梯有一张桌儿，他就坐下啦。酒保赶紧过来，擦抹桌案，问道：“客官您吃点甚么？”普莲说：“你给我报一了酒名儿。”酒保说：“有莲花白、有十里香、有黄酒、有多年的绍兴酒。单有一类酒，是特别的好。”普莲说：“是甚么酒？”酒保说：“是女贞陈绍。”普莲说：“你每样给我打上一壶，给我配上四样菜。”酒保答应走去。少时全给端了上来。普莲在此地，独自用酒。正在此时忽听楼梯响，他不由的低头往下一看，上来一个官军，是青衣小帽。酒保往下一看，正是王府里当差的。那人上了楼，酒保道：“兄长您这些日子为甚么没上这里来吃酒？”那当差之人说道：“现下我正练武啦。”酒保说：“您跟谁练啦？”差人说：“我与李翠云龙。”酒保说：“他二人是干甚么的？”差人说：“他俩人就是那山东的侠客呀，来无踪，去无影。他二人说啦，也不是夸下海口。据我这么一瞧，他二人这一入府当差，不用说丢东西，连一根毫毛都不能缺少。”普莲这么一听，不由气往上撞。直吃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遂说道：“酒保快给我算账。”酒保忙过来算好，说：“您这里一共是二两三钱五分。”普莲伸手取出一块白金，有五两开外，摆在桌案之上。酒保说：“我找给您呀。”普莲说：“除去柜上之外，剩下全是你的。”酒保一见是连连道谢。普莲道：“你不必谢。”说着起身离了酒楼。

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想：我何不到八主贤王府，采一采道呢？他就按照张二所说的道路，来到王府。到了那里一看，实在是繁华热闹，顺东夹道往北，到了中间。看这个夹道也就有四尺来宽，东面是民宅，西面是府墙。抬头看墙高有两丈四尺有余，出了夹道往西，迎面一座楼。到了跟前，在门前有几个人在议论。他便站住偷耳窃听。这兵卒所提，他是左十二门头门的，能为出众，武艺超群，不用说丢东西，连根草刺也少不了。就这样才回到三元店，天色已晚

，他要酒菜，吃喝完毕，店里伙计问道：“客官您还要甚么不要啦？”普莲说：“你给我沏一壶茶来，再拿一盏把儿灯来，将文心四宝拿来一用，我给朋友写封信。”店里伙计答应了出去，少时之间，全给他备了前来。普莲道：“我叫你再来，我不叫不用你来。”伙计连忙点头，到了院中，交代店里的规矩，说：“你们众位客官，还要甚么不要啦，要是不要。我们可要关门封火，放犬拢牌啦。”规矩交代了三声，无人答言，照旧所为，店中伙计，拾妥完毕，睡他们的觉不提。

此时普莲，在屋中喝了一盅茶，那灯放在窗台之上，双扇隔扇紧闭。他来到了床榻之上，合衣而卧，养神，直耗到天有二鼓，普莲这才站起身形，见那烛芯约有二指挂零，屋里阴阴惨惨。普莲主意拿定，将白昼衣服通行换去，换好了夜行衣，寸排乌木钮，兜裆滚裤，上房的软底鞋袜，鸾带系腰，紧衬俐落，绒绳十字落甲绊，背后勒刀，绢帕罩头，撮打拱首，将白昼衣服，打成一个小包袱，盘水裙打成腰围子，抬胳膊，踢了踢腿，并无不合适之处。前有三囊，食囊、镖囊、百宝囊，薰香兜子一个。里面是天明五鼓返魂香。通盘收拾好了，这才施展百步吹灯法，用二指一掐口，将灯吹灭，开了双扇，蹑足潜踪，来到外面。反身带好两扇门，挂好料吊，伸手探兜囊，取出问路石，往院内一扔，吧哒一声响，犬吠声音无有，长腰到了院中，毛腰捡起石子，放在兜囊之中。抬头往西房上看，远近当看明，施展提气功，抖身形往上纵。左胳膊攀住前檐滴水瓦，右手一扣腕子，滚脊爬坡，上了西房，蹿房越脊如履平地，一直往正西，来到十字街正北，中脊起下一块瓦来，往当地上一扔，听见无有人声犬吠，这才纵下房来。到了甬路正西，进入八宝巷。普莲心中所想：自己忙中有错，二次返回店中，把文房四宝放到了兜囊，这才又来到王府的东夹道，进到了里面。抬头看王府墙两丈四高，伸手探兜囊抖锁，锚练八尺长，手指粗细，前有抓头，后有青绒绳两丈四长。抖起来扣住了墙头，手持绒绳来到了上面。低头往下瞧，见有两个更夫，正打二更二点。就听他二人说话，有一个说：“伙计，今天不是十五吗。我听人说，王爷初一十五上万佛殿，烧香上祭去。”又听那个更夫说：“万佛殿在这个王府啦吗。”就是那个更夫用手一指道：“你是新来的不知道，那边那房子，是外回事处。这边就是内回事处。靠北边这个房山，就是万佛殿的山墙。”说完话，两个更夫往北去了。普莲心中所思：要得心腹事，但听口中言。把抓倒换好了，扶锁下到了里面，慢慢抖下绒绳来，带在身旁。这才来到了万佛殿，扶着门往里观看，是三间西房，三间东房，屋里是明灯蜡烛，照如白昼。北房廊子底下一对气死风灯，在那里支着。有当差之人，将殿里殿外设摆齐毕，竟等老王爷设祭。老王爷设祭完毕，走后，普莲再看，那殿内是黑洞洞的。这才来到了东厢房，往里撒薰香，他使的本

是天明五鼓返魂香，将屋内之人薰了过去。他这才来到了北房廊子底下，一掀万佛殿的佛窗，用手一摸锁头，锁着门，伸手掏出如意丝折样一个钥匙，将锁开开。双肩门往里一推，普莲到了里面，取出火摺。借火摺的亮儿一看，见这里分四格子，每格是黄云缎子软帘，第一格是盘龙棍，第二格是盘龙枪，第三格是金龙铜，第四格将包袱打开一看，原来是宝铠。他忙将抄包解下，将包袱放在抄包之中，放在身上，遂写好了柬帖，扔在殿中。他出来又将门带了，照着锁上，便离了王府，照原路回到了店中。到了自己屋内，换好了白昼衣服。将夜行衣包好，又将兵刃挂在了肋下。把宝铠以及夜行衣，全放在行囊褥套之中。此时天光大亮，把文房四宝放在桌上，高声喊叫店家。张二来到问道：“客官您有甚么事吗？”普莲道：“我这封书信没写，提笔忘字，你去将店饭账钱，算一算。”张二道：“正正三两。”普莲伸手取出一块银子，足有五两，交与伙计道：“除去店饭账外，所余之数，完全赐了你啦。”张二连忙道谢，普莲叫他备马。张二道：“好吧，客官呀，您以后来到这里，您就上这里来。您有甚么零碎东西，都想齐了。”普莲说：“物件不缺。”张二这才到了后边将马拉了出来。普莲将行囊褥套，拿出搭在马上。普莲接过了缰绳，叫伙计给开门，当时来到了外面，一直奔了东门。正赶上开城，这才出了东门，飞身上马回山。这便是他盗铠的倒笔，暂且不提。

如今且说丁银龙与何玉说话，丁银龙说：“山寨是我的，我这就入山要去。”遂说：“李翠云龙，我到了山上将宝铠得回，你们将宝铠解回都京，向王爷禀明，盗铠之人案后再拿。”何凯道：“兄长，此铠您不准到里就能拿了回来，现下普莲是共成大事。”丁银龙说：“二弟冲你这句话，我是这就去。”说：“我人老，刀法不老。”何凯说：“您要一个人探山，您倒不必，那普莲不跟你动手。他手下的偏寨主太多，您也打不出山去，跟您来个车轮战，您也得甘拜下风。”丁银龙说：“依你之见呢。”何玉说：“兄长，此时当着我哥哥，现在有李翠、云龙、宋锦、赵庭，您要依着我的主意您就去，要是一个人探山您就不用去。”丁银龙说：“我就依你之见。”何凯说：“咱们要到了山寨里面，我要是瞧出破绽来，冲你一摆手，咱们就走。”丁银龙说：“就是吧。”说完，便将夜行衣包兵刃等拿好。何凯也将水衣水靠，及金背砍山刀带好。弟兄二人往外行走，那李翠、云龙、宋锦、赵庭，往出相送。宋锦道：“大哥，您可千万千万的要把火压住了，事事全听我二哥的。”店里伙计到外面开门，弟兄二人出店。出了东村口，一直奔东南，来到了屯龙口两边山。路南有片松林，二人到了林中，稍微站着怔一怔。何凯说：“大哥您看，如今这比您让山寨之时，管保大小相同吧。您让山寨的时候，有这道群墙吗？这墙行高就低，墙头之上全有檐坡陇砖，暗藏毒药刀。墙里头有卷网滚网，下有翻板弩箭坑

。您先随我来吧。”他二人随着大墙往南走来，赵走墙越矮，直来到南边，再往东拐，直到了平川之路。何凯说道：“大哥您可别看那小道很平坦的，其实那边全有卧刀离刀。不懂消息的人，蹬上就废了双腿。”配银龙一听，不由暗暗想道：“噯呀，果然坚固了。这样工程可就不小哇。”何凯又说：“您看这里就有道护山壕，南岸至北岸，足有五六丈宽，白浪翻滚，水中有搅轮刀墙三道。咱们哥俩个怎么能过去呀？”丁银龙说：“我会打西川的哨子。”说话之际，用手一捏嘴，哨子一响，由西北角上，冲出一双小船来。那船来到河当中，丁银龙一看这个水手年约三十上下，一身蓝布的水衣水靠，青油绸子抄包煞腰，面皮微黄，细眉毛圆眼睛，小鼻子小嘴，一对小元宝耳朵，光头未戴帽，高挽发髻。遂问道：“水手你贵姓啊？”水手说：“我姓李，名叫李四。人送匪号，我叫翻江海狗。”丁银龙说：“你把船冲一冲，我二人好过去。”水手忙问道：“您二位贵姓？”丁银龙说：“我姓丁名唤银龙，人称神偷小毛遂。”水手说：“哪里人氏。”丁银龙说：“我住家在青州府阴县东门外，丁家寨，左十二门第八门的。”水手说：“那一位呢？”何凯说：“我姓何名凯，人称逆水豹子，住西北角下何家口，我排行在二。你将船冲到了岸，我二人好上船。”水手说：“我家寨主有话，私往里渡人，拿我家满门家眷。您二位先在此等候，小人我往里给您回禀一声。”说完他划船到了里岸，上山坡往里去了。到了大厅，单腿打千，说声：“报，外边有丁银龙、向凯前来拜访。”普莲说：“列位随我来。”大家人等，出大厅下山，来到了北岸。他令大家在北岸等候，他一人上船。水手将船冲到南岸，忙弃舟登岸，身搭一躬，口中说道：“兄长来了，小弟这厢有礼。”丁银龙忙过来用手相搀，弟兄二人及何凯，一齐上船。

水手划船到了北岸，大家人等，如同众星捧月似的，来到了大厅之上，分宾主落了坐。普莲说：“哪一阵香风，将兄长刮到小小的屯龙口打虎滩？”丁银龙说：“贤弟你若是问我，我是无事不来。”普莲说：“兄长，您所为甚么事呢？”丁银龙道：“我问贤弟，你夜入都京，在八主贤王府盗来闹龙宝铠，但不知你为甚么盗铠呢？”普莲说：“我就为江南蛮子赵庭，他在碑上爬着，口出大言，辱骂莲花党，我斗的就是他人。”丁银龙道：“你就为此盗铠吗？那王爷可把李翠云龙的满门家眷全拿下南牢。兄弟，你先把那宝铠交给我，我拿回叫李翠、云龙二人送回都京，先把他满门家眷换了出来，那李翠云龙跟你没仇没恨啦。”普莲说：“那可不能给您。我若将宝铠给您，有不我不去盗好不好呢。兄长您跟江南赵也是交友，跟我普莲，也是交友。这交友之道，一盆凉水您可往平里端。您可不要打哭了一个，哄笑了一个。您若要铠也成，必须叫宋大等弟兄八个人，一捧左云鹏的转牌，来到我外岸双膝跪倒，高声朗诵，叫我

普大太爷三声，我将宝铠，双手奉献。”丁银龙一听。气往上撞，伸手推簧亮刀，跳出厅外，点名叫：“普莲出来，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普莲也连忙从兵器架子上，抄起一口雁翎刀，来到当场，是哈哈大笑。丁银龙将刀一轧，披手一晃，刀往里走，普莲是缩颈藏头。丁银龙的刀一空，忙一裹腕子往外一撕刀，名为凤凰单展翅，普莲往下一低头，丁银龙刀往下就劈，普莲忙蹿出圈外。何凯一看这形踪，不好，那普莲面挂气容。他又一看那贼人，全都手扶刀把。何凯忙向他拍手，暗示不叫他动手。口中说：“大哥他近来得了这么一个病症。”普莲忙一看，那丁银龙两支眼直啦。普莲赶紧上前，右手持刀披在左肋下，他才定睛观看。丁银龙抱刀一站，气得是颜色更变，浑身立抖，口尊：“何凯，我又得罪那一路的宾朋？”何凯说：“大哥，您又与普莲制气。”普莲一看，忙上前单腿打阡，口尊：“兄长，小弟普莲多有得罪。”丁银龙说：“贤弟，说那里话来，你恕过愚兄年迈。我说话颠三倒四，言语有冲撞之处。”何凯说：“贤弟宝铠阁下是给不给。”普莲说：“我给者不着。”何凯说：“你若是不给，恐怕要招出横祸临身，发来官军，那时我可以给你报信。”普莲说：“二位仁兄，可以不必管我二人之事。您就在何家口，倒看我二人谁胜谁败。”丁银龙一见。自知不成了，这才将刀归入鞘内，弟兄二人转身形往外走。普莲手下的偏副寨主，全都是怒气不息，意欲动武。普莲忙上前相拦，说：“放他二人逃命去吧。”

且说丁何二人来到了山坡之下，就听背后有人喊嚷，何凯往后一瞧，从后来了三支飞叉。二人连忙各自施展铁板桥，方将三支垛过。二人翻身起来，各自亮刀，说道：“对面你是甚么人，你对我们施展金凤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丁银龙往后一瞧，身后并无别人，只有眼前站立一人，身高在九尺开外，细高的身材，月白布头巾，蓝绦条勒帽口，鬓边斜打茨菇叶，迎门一朵白绒球，突突乱颤，月白布贴靠袄，青布护领，绒绳十字绊，蓝丝带煞腰，双结蝴蝶扣，花布裹腿，蓝洒鞋，短衣襟，小打扮。掌中一条五股烈炎叉，左肩头还有三支小飞叉。丁银龙问道：“对面来者，你是何人？”那人说：“我住家在山东青州府北门外，孟家堡，我姓孟，双名天龙，别号人称飞叉手。”丁银龙说：“你可认识神棍将孟景生？”孟天龙说：“那乃是我家主人，焉能不认识？”丁银龙说：“你是领了普莲的命令，还是出於本心，要暗害我二人。”孟天龙道：“我是出我本心。”何凯说：“丁兄长闪在一旁，待小弟过去。”丁银龙说：“贤弟你多多的留神。”孟天龙说：“对面是甚么人？”何凯说：“我住家何家口西北，我姓何名凯，人称逆水豹子。”何凯说话之间，摆刀上前就剁。孟天龙往旁一闪身，刀就砍空啦。他便涮叉一走，前把一栽，后把一抬，往前一支。何凯见杈头到，忙用刀一支杈梁。孟天龙往旁一闪身，忙往

下一坐。何凯用刀头往前一递，使了个顺风扫月。孟天龙忙往下一坐腰，早被何凯使了个扁踩，登上他就一溜滚儿。何凯往上一抢步，翻脸一看无人，说声：“你归阴去吧。”往下一落刀，噗哧一声，孟天龙尸头两分。何凯便在死尸身上擦了擦刀上的血迹，将刀归入鞘内。弟兄二人，紧行了几步，来到了里岸。水手一看，从山上来了何凯丁银龙。水手见何凯面带怒气，再往山上一瞧，见那边倒着一个人，尸头两分。水手李四，当时弃舟登岸，往山上跑，大厅报信。何凯见了说：“丁大哥您赶紧随我来。”弟兄二人跳在了船上，何凯赶紧起锚，手执船篙，撑船到岸，两个人下船来，是扬长而去。

暂且不言丁何二人回何家口，且说水手李四，来到了大厅，报告普莲说：“山底下有一个死尸，不知何人。”普莲一听气往上撞带领众人各掌兵刃，追下山来。到了山坡一看。那艘小船已然支在外岸，知道他二人，业已逃命去了。普莲低头观看，抓起首级一看，原来是飞杈手孟天龙，遂说：“来呀，刨坑埋了。”叫李四赶快坐小船过河，将那支小船带了回来。李四划船过去，将那船一齐带了回来，大家是恨恨回山不提。如今再表那何凯丁银龙，弟兄二人，到了山坡以西，正是够奔何家口的一条大道，眼看就到了何家口啦。此时天色已黑，丁银龙道：“二弟你暂且先回店中，那何家口正西，有座侯家村，那里我有一家朋友。会摆走线轮弦，他叫神手大圣侯凤，非请出他来不可。我在店中，跟宋锦等弟兄四人，把

话说满，我要是回到了店中，没要来宝铠，岂不被他们耻笑於我吗？”何凯说：“哥哥您可去去就来呀。”丁银龙说：“我一定去去就回来。”何凯一人回店，那丁银龙走前街，来到了西村口以外。此时四外梆锣齐响，已然定了更啦。往正西一瞧，路南有一大片松林，遂来到了松林里面。长叹一口气，往山东青州府忙送一目，口中说道：“丫头哇，你在我那李贤弟家中，管家老了，今生今世父女不能相逢见面啦。可叹你今年十九岁，我没把你找一安身之处。不想如今我被宾朋所挤，我在松林之中，要悬枝高挂。”说完他是木雕泥塑一般，即将刀抽出。他再一想：我在此地自尽一死，原不足惜。不过知道的那是不用说，要是不知道呢，岂不说我不定做了甚么见不起人的事啦。将刀往肩头一搭，就要自刎人头。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群雄败走独龙口 鲁清设计捉贼人

话说丁银龙，因为自己夸下了海口，不想事未成，反受羞辱。自觉得无面目去见群雄，这才在林中要自刎人头。将刀一横，正要自刎，忽然后面来了一人，将他手腕子接住，左手用胳膊一搭他的肩头，便将刀给抢过来啦，说：“兄长，你有甚么为难之事，可与小弟说一声。为何抱刀自杀？”丁银龙忙回头一看，原来是闪电腿刘荣。忙说道：“贤弟你从哪里来？”刘荣说：“我给赵庭

下转牌，刚回来。”丁银龙说：“是啦。”遂将普莲盗铠之事，以及与何凯上山普莲要铠，他不给等等的情形，细说了一遍。“那山寨之上有走线轮弦，无与伦，真有一人抱守，万军难入之险。”刘荣说：“这可不足为奇。”丁银龙说：“贤弟，哪个为奇？”刘荣说：“兄长您想一想，此人与您八拜结交，神前结拜，与我是过命之交。”丁银龙：“是那一家呢。我当时想他不起，你说了出来吧。”刘荣说：“此人乃是大六门第四门的，住夏江秀水县，南门外，姓石双名锦龙，别号人称圣手飞行。二爷陆地无双石锦凤，三爷万战无敌石锦彩，四爷银头皓叟石锦华。长房屋中两位公子，大公子闹地金熊石芳，二公子穿山熊石禄。大公子不是横练，石禄是横练三本经书法，先练发毛经，二练冠水经，三练达摩老祖易筋经。内练一口气，外长筋骨皮，周身善避刀枪。我替你去趟夏江石家镇，约请石禄，那怕山上走线轮弦。”

丁银龙一听，心中大喜，这才带领刘荣，出了松林，直奔何家口。到了吉祥店门前，忽听店内，一阵喧哗。刘荣上前打门，里面有人问道：“外面是甚么人。”刘荣说：“我是刘荣。”店里伙计忙将门开开，丁刘二人遂走进来，伙计一见连忙喊道：“打鬼，打鬼。”刘荣听了大怒，说：“伙计，你这是由何说起，怎见得我二人是鬼呢？”伙计忙暗笑：“刘爷，我没说您，投了丁老达官啦。”丁银龙说：“你为何说我呢？”伙计道：“你到了后面，便知分晓。”

二人一听，急忙向里走来。那伙计自行关上店门。刘荣跟随丁银龙，够奔北上房。此时屋内何玉抱怨何凯，说：“何凯，你为何一个人走了回来？”何凯便将在山中经过说了一遍。何玉说：“你为甚么独自回来呢？”何凯说：“我二人一同回来，走在半道上，丁大哥说是从咱们这里往西，有侯家寨神手大圣侯凤，会摆走线轮弦，他上那里去请侯凤去啦。”何玉说：“你这个人，好不明白。大哥不是请人去了，他是因为在店中把

话说满啦，当时回不过脖来，不好来见李翠、云龙、宋锦、赵庭。你们赶紧出外去找，也许抱刀自杀，也许拴套吊死，也许投河觅井，赶紧出去找去吧。

众人听见此理很是，正要往外行走，可巧外面有人叫门。叫伙计出去开门，所以那伙计见了丁银龙他喊打鬼。丁银龙问清楚，二人往里走，来到屋中，与众人相见。刘荣上前与宋大赵二道喜。宋锦说：“刘大哥您不喜吗？”刘荣说：“总算江湖之中让你们哥八个，能够露脸。”宋锦说：“要没有您下转牌，天下的众英雄也是来不了哇。”说话之间，便与李翠云龙二人，引见了，对施礼毕，何玉又把打虎滩之事，向刘荣说了一遍。刘荣说：“那我得走一趟。”何玉说：“你上那里去呀。”刘荣说：“我上趟夏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约请石禄去。”何玉说：“你约请石禄，他是浑小子。”刘荣说：“您别看人浑，能为出众，艺业超群，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周身善避刀枪，那怕山

上走线轮弦。”刘荣忙问：“他们小哥四个呢。”何玉说：“他们上正北送镖去啦。”刘荣道：“那么他们得几天回来呢？”何玉道：“再有个五六天，也就回来了。”刘荣道：“他们小哥们要回来，可千万别听孩子们的话。那何斌性如烈火，谢亮脾气左劣，谢宾性质粗暴，石俊章办事粗鲁。这小哥四个是被您给惯起来的，在山东省成了名，就有点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艺高人胆大。他们要回来，可千万别叫他们知道。”

却说闪电腿刘荣辞别众位英雄，够奔秀水县而来。一路上无非晓行夜宿，不必细表。这一天，刘荣来到秀水县南门外，只见群峰环抱之中有一座村寨。走到近前一看，有兵器架子，长枪短刀，在上插着。西墙立着三块磨盘，一条门闸，看过之后，他方往里边走。有一个上了年岁的庄丁，上前问道：“这位达官，您是穿庄经过，还是到庄内找人？”刘荣说：“老庄户，不瞒你说，我是到庄内找人。”那庄兵又问道：“但不知您找那一家呢。”刘荣忙说：“贵庄是石家镇吗？”庄兵道：“不错，正是石家镇。”刘荣说道：“我说的这位，大大的有名。”那庄兵道：“请您说出名姓，做甚事业方成。因为我们这里满全姓石。”刘荣说：“我找的是圣手飞行石锦龙，号叫振甫。”庄兵道：“那么您贵姓？”刘荣说：“我姓刘名荣，别号人称闪电腿。”庄兵道：“您请在这边稍坐一坐，等我到里边给您看一看去。刘达官您家住那里，您是那一门？”刘荣说：“我住家山东东昌府，北门外刘寨堡，左十二门的第四门。你问这么清楚，作甚么呀？”庄丁道：“这是我家庄主所留下的庄规，这六十四门人，就见六十一门的人，那下三门的人不见。上五门、大六门、点穴三门、左十二门、右十二门、散二十四门、外六大门，这路的人满见。惟独是那下三门不见，不但不见，反叫庄兵，送出庄外。”刘荣心中一想说道：“我那兄长把家中之事，重整铜墙铁壁一般。”遂说：“那么你快去，到里头看一看去呢。”庄兵说：“是吧，您先在此落坐，待我给您看一看去。”说着他来到西房，进到屋中，上了北里间书格子上，将大账拿了下來，翻开账篇一见，上面只写着门户，没有住脚。左十二门，第四门，刘荣可见。庄兵赶紧将大账合上，又放在那明间桌子之上，来到了外面，抱拳拱手，说道：“刘达官，您看在我家老寨主面上，多多原谅，您随我来。”庄兵在头前引路，刘荣在后面相随。他细看这街道，很是宽大。在西边有八条胡同，在路东里也是有八条胡同，可是不对着，全是阴阳扣咬住。遂问道：“庄户，这个胡同，也有说篇吗？”庄兵说：“这是八卦，路西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路东里是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二人说话之中，已然到了十字街。庄兵站住，说道：“达官，我不往前送您啦。您由此往西，路北头一条胡同过去。路南里有个八字的大影壁，路北有广亮大门，一边有八棵垂杨柳，前头一边有三棵门槐，门前有晃棚吊

槽，那就是我家庄主的住宅。”刘荣说：“庄兵你别走，我且问你”，他见东南角上有二丈八高的一个砖台，一丈六见方，上面座北向南有一间房，这间房上面，四面有窗户。刘荣问道：“庄户，这是干甚么的？”那庄兵说道：“这是聚将钟，头道钟响，四门紧闭。二道钟响，哥三个的必须出来哥俩。三道钟响，哥俩个出来哥一个，来到四大庄门各抱弩箭匣。一匣竹弩是一百单八双，此匣长一尺四寸，八寸宽窄高矮八寸，匣里头有鸭子嘴，上面有盖，一抠就开。后头有个牛角拐子，里面有崩簧。巧手将王三把所造。一道庄墙，是二百个弩匣。大家在四道庄墙上一站，每一家若有不明之时，以梆子为齐。大家人等是一拥而至，那打弩箭匣与护庇庄墙者无干。我家庄主将此石家镇，重整的太严密啦。可是在石家庄镇里住的，不敢欺压别人。有犯庄规之人。将他送到透水县。”庄兵说：“您去吧，我就不往西再送您啦。”

刘荣点头答应，自己往西而行。将衣钮扣好，周身土掸了掸，朋友门前如王府，刘荣来到门前，上前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刘荣说：“是我。”里面又问：“找谁呀？”刘荣道：“贵宅可是石宅吗？”里面说：“不错是石宅。”刘荣又问：“你是石宅的管家吗？”里边说：“不错，我是石宅的管家。”刘荣说：“你先把门开开。”管家说：“我家庄主不在家。老庄主有话，您通报名姓，我再叫您进来。”刘荣说：“我姓刘，名叫刘荣。”管家说：“是啦吧，您先在外候等片刻，待我与您看看去。”说完他往里面去，到了门内打开来篇瞧一瞧，必须跟四大庄主有交情，神前结拜的才见啦。管家一看，账上有他名字，这才来到外边，将门开了。刘荣一看这个老家人，身高八尺开外，胸前厚背宽，面如重枣，渗白抹子眉，须发皆白，脸上皱纹堆垒，鼻直口方，大耳相衬，青布头巾，青布大氅，鸾带煞腰，蓝布底衣，白袜青鞋，年长也就在六旬开外。那老家人一看刘荣，身高七尺，细条条的身材，面皮微黄，粗眉阔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三绺黑髯，脸很长，大耳相衬，头戴月白布的头巾，蓝绸子带勒帽口，鬓边斜打茨菇叶，顶门一朵红绒球，突突乱颤。老家人说道：“刘达官，您看在我家主人面上，您多多的原谅。我家主母有话，跟我家主人神前结拜的，才见啦。”当时将刘荣让到书房，落了座。老家人献上茶来，家人说：“您在此稍坐，我出去把大门上闩去。”说着出去将门关好，二番回来在下垂首相陪。刘荣道：“管家，你给我往里回禀。”老人家说：“您少等一会儿。”刘荣说：“我被宾朋所请，前来请人来啦。现下我心中急躁。我来到了石家镇，就如同来到我家一样，我与石锦龙神前结拜。他的夫人，我要叫嫂子都有点透着远。我也与他娘家哥哥马得元神前结拜，他要住娘家之时，我要去见了，管她叫姐姐。若在此地，我管她叫嫂嫂。你不用与我回禀啦，我自己有腿。”吓得家人呆呆的发怔，赶紧将刘荣拦住，说：“您先且

慢，容奴才回禀。”刘荣问道：“内宅是有甚么事吗。”老家人说：“有点事。”刘荣说：“你何不说出。”家人说：“您今天来的不巧，我家公子爷惹了一点事，正赶上我家主母责罚他啦。我们二公子爷，是个浑人，他性情最傲，也是我家主人跟主母惯的，他管谁都叫二个。在前一个多月，我家公子爷骑马来着。这匹马在丁花门外崔家庄，把崔老员外的一个小孩给撞啦。崔员外来到我的庄院。我家主母给断的养力，银钱花了不少。我家老主母一有气，把他给锁到一间单间里啦，天天给吃给喝，拉撒睡，全在那屋里头。这是昨天，女仆与他送饭去啦，仆人一看他在炕上睡着啦。女仆将窗户给他打开，又把他给叫了起来，那时他在炕上给女仆叩了一个头，说：‘二个，你去对我老娘去说，我不叫他老人家生气啦。这间屋子里气味太大。再在这里，我可就要睡啦。’女仆这才赶紧回禀我家主母。仆人来到里面，说：‘主母，您快把二公子爷放开吧。他面带忧愁，那屋中屎尿太多，味气难闻。二公子爷在炕上给我磕了一个头，叫我跟您提一提。您不是就这么俩位吗？’我主母一听，心中暗想：他知道有味，也许他心里明白啦。这才取出钥匙，这才把他放了出来。老主母看见他面带忧愁，心中也是难受。那二公子爷到了上房，给我家主母跪下，说出改过后悔之话，我家主母才饶他。不想昨天他又跑到门外去玩，有一辆绸缎车经过，当时被庄兵鼓惑，他把人家车给劫啦，又把人家车上牲口一掌给打死啦。人家赶车跟客人来到我们宅内。我家主母照样赔了人家一匹牲口，另外给人家三千银子。人家走后，今天所以才责罚他。刘荣说：“你家二公子石禄，有能为没有？”家人说：“他学会一百二十八路万胜神刀，百家之祖，短把追风荷叶铲，一招拆八手。横练三本经书法，外加原臂功、蛤蟆气、崩功、提功、吊功，外加紫砂掌、打豆腐、砸铜钱。铁砂掌击石如粉寒暑不侵。”刘荣说：“那么你给我往里回禀吧。”老家人往外走去，来到了屏风间，那间的上垂首，有一个梆子，一打梆子。从里面出来一个女仆。刘荣借着纱窗往外一看那个女仆，年过花甲。那女仆问道：“外管家，有甚么事呀？”男仆人说：“你往里回禀主母，说有刘荣求见。”那妇仆自是进到里面，向主母一回。此时马氏正责罚石，马氏一听刘荣到，才将家法交与仆人，在此看守石禄。向石禄说道：“你若违背他，就如同违背老身。外边你刘叔父来啦，他一来准有事。那是无事不来之人。”马氏这才跟随女仆出来，说道：“你快将屏门大开，我好迎接那刘贤弟。”女仆人前将屏门大开，向那男仆说道：“外管家你去说，咱们主母请刘达官。”那男仆来到外边说道：“刘达官，我家主母有请。”刘荣一听连忙起身往外，来到了屏风门。刘荣往里一看，那马氏正向外行走，他便紧走几步，双膝拜倒，口中说：“嫂嫂在上，小弟刘荣与您叩头。”马氏顿首一拜，说：“叔父刘荣，快快请起。”叔嫂二人这才进了上房。女仆上

前高挑帘笼，来到了里面，分宾主落坐。刘荣说：“嫂嫂您老人家上座。”刘荣在下垂首一站。马氏道：“兄弟你落坐讲话。”刘荣说：“嫂嫂，小弟不敢。”马氏说：“我拿你就当我娘家亲兄弟看待，只因你与我娘家哥哥神前结拜，又与我夫石锦龙磕头的把兄弟，作甚么说话这样的客气呢？再说我还跟你哥哥打听你来着，不知你为甚么，老不上我们这里来啦。”刘荣道：“嫂嫂不知，我那镖行之中。事情太忙。”马氏说：“那一阵香风将兄弟你刮到了我家？”刘荣说：“嫂嫂我到您庄内，特来约请能手来啦。”马氏说：“你三位兄长未曾在家，我还要跟你打听打听他弟兄三人，现在在那里安身。”刘荣说道：“嫂嫂我那大仁兄在武江口地面，拜访宾朋。我那二位仁兄在正北。我三哥现在鄱阳。”刘荣又说道：“他弟兄三人，没往家来信吗？”马氏道：“你二哥三哥倒是不断往家中来信。”刘荣说：“那么信上没写明地名吗？”马氏说：“不能写地点，你三位兄长办的甚么事，兄弟你还不知道吗？”刘荣说：“我倒略知一二。”马氏说：“因此不写地名。”刘荣说：“我大哥可以时常往家中来信吗？”马氏道：“你大哥是乔装改扮，是常来常往。”刘荣道：“哦，那可好。”马氏道：“你大哥将庄权交给了你四哥代理。”刘荣说：“那么庄里之事，我四哥能办，那么庄外之事情呢？”马氏道：“树墙之内砖墙之外，是你大侄儿石芳执掌一切，代管护庄壕内的大小船支。”刘荣说：“我二侄男啦？”马氏说：“今天兄弟你来的很巧，我正在家中，请家法责罚於他。”刘荣说：“我既然赶上，请您给小弟一个全脸。您就不必生气啦，别打他啦，可以将他带到前面。”马氏道：“你这个二侄男，叫你哥哥给惯的傲性太大。他跟庄兵一块儿去玩耍，那庄兵不说好话。”刘荣说：“他们还能说甚么外言外语吗。我拿您当我亲姐姐一般看待，他们说了外言外语，还有甚么令人怪罪的地方吗？”马氏说：“他未曾说话，小字不离口。”刘荣说：“那么他与嫂嫂可以怎么说话呢？”马氏道：“谅是见了我夫妻二人，没有外暴，他倒很恭敬我们。”刘荣心中所思，此孩是大孝格天。遂说：“嫂嫂，他只要尊重您老夫妻二人，那就不怕。他在外作了甚么事，也不要紧。”马氏道：“此孩太已的拙笨，说话粗暴，可以不必提他了。那么兄弟你来到我这里有什么事呢？我看你面上气色透慌，不知有何事。”刘荣赶紧站起，上前跪倒，口中说：“嫂嫂啊，受小弟一拜。”马氏道：“兄弟你太已的客气，你我还有甚么可说的吗，快快请起。”刘荣说：“嫂嫂您赏与小弟全脸，我被宾朋所派。”马氏说：“你被何人所派，请道其详。”刘荣道：“是我这里的大哥拜兄，此人姓丁双名银龙。那丁银龙与小弟在何家口，将话说大了。”说话之间，伸手取出王谕及盗宝的简帖，往桌上一放。马氏道：“你将公事拿出，嫂嫂我也不认字呀。有甚么话，你可以讲在当面。”刘荣

便将李翠云龙怎么传府当差，府中丢宝，以及奉王谕出来搜找之事，根根切切说了一遍。马氏道：“如今你三个哥哥未曾在家，你还要请谁呀？你四哥与你大侄男，各有职务。那石禄是浑拙猛怪，还有甚么用吗？”刘荣说：“小弟此事，是特请石禄来啦。皆因盗宝之人，我们业已访出，是屯龙口打虎滩的，为首的金花太岁普莲。皆因他山内，有消息埋伏，我大家不能趁虚而入。石禄是横练，周身刀枪不入。若将大寨攻开，拿住盗宝之人，我再将石禄送回。”马氏道：“你将他送回，倘若要有个一差二错的呢？”刘荣道：“别说没错，倘若有错，小弟我能拿人头来见嫂嫂。”

叔嫂在此讲话，就听外面唏哩哗啦，有锁练声音。帘笼一起，从外面进来一个猛汉。刘荣一看，此人身高丈二开外，披头散发，胸前厚，膀背宽，粗脖梗，大脑袋，虎背熊腰。往脸上一看，面如紫玉，两道扫帚眉斜入天苍，眼似铜铃。怒出眶外，黑眼珠如刷漆，白眼珠白如粉靛，皂白分明，塌鼻梁，大鼻翅，翻鼻孔。一把鼻须出於孔外。火盆口，唇不包齿，七颠八倒，四个大虎牙往外一支。大耳相衬，押耳毫毛倒竖抓笔一般。脖项之上，有一挂铁练，还锁着啦，在胸前搭拉半截铁练，有核桃粗细。上身穿紫缎色绑身靠袄，青缎色护领，鹿筋绳十字绊，青底衣，一巴掌宽皮挺带煞腰，薄底靴子，粗胳膊大手。刘荣一见，准知道是石禄，这是看父敬子，遂问道：“嫂嫂这是何人？”马氏说：“他就是你二侄男石禄，你兄长的次子。”刘荣道：“真是父是英雄儿好汉，父强子不弱呀。”忙说：“嫂嫂您先给我们爷两个致引致引呀。”马氏道：“叔父刘荣不必致引了。这小子说话太不通情理，可以不必见了。”刘荣道：“我拿他就当我亲侄男一般看待，他有甚么错言错语的，我不能怪罪於他，他是个浑人。”马氏道：“兄弟你一定要叫我与你致引。”遂站起来说道：“你先受嫂嫂一拜。”刘荣说：“嫂嫂您拜者何来？”马氏说：“你看在我们夫妻的份上，多多原谅於他。”拜罢，这才回头叫道：“玉篮，上前与你刘叔父叩头。”石禄跪倒行礼，刘荣用手相搀。说：“孩儿免礼平身。”石禄说：“你干甚么来啦？小子。”刘荣这么一听，喜出往外，又听他问道：“你姓甚么呀？小子。”刘荣说：“我姓刘。”石禄说：“我就管你叫刘子。”刘荣说：“好吗，我姓刘，你就管我叫刘子，我名叫刘荣。”石禄说：“那么我就管你叫荣儿得啦。”遂说：“荣儿，你上这里干甚么来啦？”刘荣说：“我来请你来啦。”石禄说：“请我干甚么呀。”马氏从旁答言，说：“叔父，你必须如此如此的对他说，他可以明白。换个别人，他是不懂。再者说他就跟我夫妻有来回话儿，错过了这样，他不明白。”刘荣听了这才说：“玉篮，我来请你来啦。”石禄说：“请我干甚么呀。”刘荣说：“请你攻取屯龙口打虎滩，拿金花太岁普莲。”石禄说：“这个屁股帘解下来我结，我叫我老娘给做

，他老人家老不给做。拿着太岁解下那个来，可是我的。”刘荣说：“是你的，哪个也不敢跟你要。”石禄说：“咱爸爸说过，谁要是跟我要，谁得让我打他三个嘴巴，踢我一个跟头，推我一个手按地。”刘荣说：“这是谁说的？”石禄说：“这是咱爸爸说的。”刘荣说：“这是你爹说的。”石禄说：“不是。”刘荣说：“那么是你爸爸说的。”石禄说：“不是。”此时马氏站起说道：“叔父刘荣，你得海涵于他，必须跟他这样说，说我爹说的。”刘荣一听，心说好哇，这成了坟地改菜园子，全得拉平啦。遂说：“你有能为吗？”我有能奈，都是爸爸传的。”刘荣说：“唯爸爸都传你甚么能奈？”石禄说：“唯传的能奈，比咱爸爸能奈还大呢。嘿，荣儿你有拉子吗？”刘荣说：“嫂嫂，甚么叫拉子呀。”马氏说：“他给物件起名的地方太多了，人他还没给改名呢。他管刀就叫拉子。”刘荣说：“我有拉子。”石禄说：“你把拉子给我看一看。”刘荣说：“拉子要拉了你的手呢。”石禄说：“拉不着，爸爸跟咱娘，揍的结实。”遂说：“你给我啦，小子。”刘荣这才一分大衣，将刀摘下，递与石禄。石禄说：“你怎么不将裤子脱了下来？”刘荣心眼快，说：“我不脱裤子，你脱裤子吧。”石禄赶紧推簧亮刀，又说道：“这个拉子的裤子是我的。”说完了将刀鞘递了进来，说道：“这裤子你拿着。”石禄一看这口刀，说：“这个拉子，我可爱。”原来这口刀是粗把大护盘，长刀苗子。这刀面，背后一指，刃薄一丝，金背砍山刀体沉。遂说：“荣儿，你结实吗？”刘荣说：“我结实。”石禄说：“你结实。”刘荣说：“我结实呀。”石禄往前一抢步，左手一晃，右手倏的就是一刀。刘荣躲的快，一长身就西边去啦。耳轮中只听嗑嚓一声响，那椅子背就劈啦。刘荣吓得颜色更变，马氏大惊。马氏忙叫道：“玉篮，刘荣糟极啦。”石禄说：“荣呀，你结实不结实？”马氏说：“叔父问您，您快说：我糟我糟，一拉就流水。”刘荣只可照着样说了一遍。石禄说：“原来一拉就流水呀，那你还是不结实呀，那么你告诉我结实，你虎我的。”说完将刀抡开，从头顶一直剁到脚面上。刀交左手，又剁右边，砍个来回，全身衣服满碎。石禄说：“你这个拉子饿啦，你不给他吃的，他把我的衣裳全吃啦。你得赔我，你要不赔我，叫拉子咬你。”马氏道：“玉篮不许这样，老身我赔你一身衣服。”连忙叫女仆到后面拿身衣掌来。那女仆来到后面開箱子取出一包衣服来，来到外边。马氏伸手接了过来。那女仆便将桌上陈设挪开。马氏把衣服放好，说道：“叔父刘荣，你来看一看他的衣服。”一件一件打开叫刘荣看。马氏说道：“这是你兄长惯的。此孩性情太傲，严关渡口，官管成城，大小的镇甸，俱都有杂货铺，带卖衣服。石禄是差色的衣服不穿。”刘荣是紧记在心。马氏将包袱包好，交与了仆人，拿到了外面。又叫石禄去到沐浴堂，沐浴完毕，好更换衣服。女仆接过包袱，带石禄前

去沐浴。当时到了外边，叫过二名男仆，说了一遍。那男仆将他带去沐浴更衣不提。

且说马氏与刘荣讲话，说道：“兄弟你将我儿石禄带去，须多少日子，才把他送回来啦。”刘荣说：“攻取屯龙口打虎滩，将山寨攻开把那普莲拿获，得回宝铠，连贼带铠送到都京，面见王爷，得功受赏。那时小弟一定将石禄一同送了回来。”马氏说：“石禄憨憨傻傻，给他个棒槌，就认针。你替我夫妻二人，在外边多我教训於他。”刘荣说：“嫂嫂他要不听我的话呢。”马氏说：“等他回来。我要当面嘱咐於他。你兄长飘流在外，你先在我家中住个三天五日的。等你兄长回来，你再将他带走。如今你私自把他带走，我放心不下。石禄倘若有个一差二错的，你兄长回来，那时我有何脸面，答对於他。”刘荣道：“我既然将他带走，他若有差错，我拿六阳魁首来见你。”叔嫂正在讲话，那石禄从外面回来了，刘荣见了心中很喜。马氏便命女仆到外面将你家四庄主爷，跟你大少爷找来。女仆答应，到了外面，对男仆一说。那男仆答应前去找去。到了店口见银头皓叟石锦华，说：“我家主母有请。”石锦华说：“我嫂嫂叫我有甚么事。”仆人说：“有刘达官来到庄内。”石锦华：“那一位姓刘的。”仆人说：“此人姓刘名荣。”石锦华这才随着仆人回到家中，到了屏风门之外，梆子一响，女仆出来，说：“我家主母有请。”锦华到了里面，进了北上房。刘荣一见石锦华到来。连忙抢行几步，双膝跪倒，口尊“四哥”。石锦华用手相搀说：“贤弟请起，你我弟兄有数载未见，一向可好？今天你到此有甚么事吗？”刘荣说：“我到此请人来啦。”石锦华说：“你来这里请谁来啦？”刘荣说：“我请玉篮来啦。”石锦华连忙向马氏说道：“嫂嫂您可以叫他把玉篮领走，他与我兄长过命之交。”刘荣说道：“嫂嫂您先嘱咐好了石禄，倘若中途上。他若不跟着我走呢，那时怎么好哇。”马氏说：“玉篮随我来。”说着往外而去，那石禄便跟在后面。母子二人来到了外面，马氏回头叫道：“刘贤弟。”刘荣说：“是。”连忙走了出来，马氏用手一指天说：“玉篮你看上边。”石禄仰脸往上一看，说：“娘啊，上头是穿蓝袍的。”马氏道：“你随着你刘叔父，到了外面，要听他的话，就如同听我的话一样。你如要不听话，那穿蓝袍与我报信，老身我就不等着你啦。你要违背刘荣，老身我在家中，是悬梁自尽。”石禄说：“娘啊，吃喝呢？”马氏说：“我吃喝有你兄长。”石禄说：“把我兄长叫来。”马氏说：“四弟，你把石芳找来。”石锦华答应，出去工夫不大，便将石芳找了来。石芳到了里面，说：“二弟，你要跟刘叔父上何家口，要攻打那屯龙口打虎滩，到处要多多的留神。刘叔父嘱咐你甚么话，你要紧记在心。刘叔父说你甚么话，你要不听，可晓得咱爸爸与老娘可是狠打。”石禄说：“我不敢违拗。”马氏道：“刘叔父，我二弟对於差

色衣服不穿。”刘荣谨记在心。马氏说：“玉篮呀，到后面把你的军刃拿来。”石禄到了后面，将白布褙子取了出来，那里面放着一对短把追风铲。马氏令其抽出双铲，将褙子交与石芳，到西里间，拿了许多散碎金银。刘荣说：“嫂嫂不用拿那么些，走在路上体沉。”石锦华说：“嫂嫂，叫人给他们爷俩两匹马。”石禄说：“我不要马，咱们家中的马不好。”刘荣说：“嫂嫂可以不用备马啦。走在中途路上，瞧见那匹马好，我给他买那匹。石芳令石禄将双铲放在布褙子之内，外用包袱包好。刘荣伸手摸摸身上的王谕柬帖，又一看天时尚早。马氏说：“玉篮啊，你快去告诉厨房给做饭。叫他们爷俩个吃完了饭再走。”石芳答应，告诉了厨房，少时酒饭齐备。石锦华陪着他们吃喝完毕，石禄说：“咱们走啊。”刘荣站起身形，说：“嫂嫂，小弟跟您告辞。”石锦华叔侄往外相送，众人到了北门以外，刘荣抱拳拱手，说：“四哥您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石芳上前揪住石禄的手腕，说：“二弟呀，你要不听刘叔父的话，咱爸爸可有气。”石禄点头应允，刘荣这才带领石禄走的没了影儿，这里他叔侄方回到庄内。

如今且说刘荣带领石禄，走在半路之上，不由长叹了一口气。石禄问道：“荣儿呀，你做甚么长叹口气呀。”刘荣道：“你一步迈不了四尺，给你买马你又不不要。照这样走法，几时能到何家口哇。”石禄道：“那你不早说话。你要早说，我还会飞呢。”刘荣说：“你先飞一个我瞧瞧。”石禄说：“我飞，怕你追不上。”刘荣道：“只要你把我扔下，天天我肥酒大肉白黄瓜。可是我要把你扔下呢。”石禄说：“你把我扔下，你给甚么我吃甚么。”刘荣说：“你收拾收拾吧。”石禄连忙摘头巾，脱大氅，一勒腰带，将皮搭子往肩上一搭，施展绝艺夜行术，吃吃的向前跑去。刘荣一看他的工夫，果然真快，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心说：“想当初我兄长怎么传艺来着。这真是父传子受，累碎三毛七孔心。自己便将大氅也脱下来，将刀摘下，随在背后，拿绒绳一勒，全身用力，也向前追去，与石禄靠了肩啦。石禄一看，说：“来了吗，小子。”刘荣说：“来了。”才一听石禄带着喘声，遂说道：“石禄，你要把我拉下，我把闪电腿就丢啦。别说是你，就是左云鹏，他都扔不下我，我实跟剑客比赛过。左云鹏与我下过转牌，庆贺我闪电腿。”说完他施展绝艺，往下走去。乃是野鸡六子的跑法，他是跑着跑着往前一蹿，足有一丈五六远。当时便将石禄扔下啦。石禄定睛观看，刘荣没影儿啦，不由高声喊道：“荣呀荣呀，没有影儿啦。”刘荣听见他在后面喊嚷，这才到了一个密松林中，把气一沉。在此一站，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少时石禄也来到，刘荣说道：“别喊哪，我在这里等着你啦。”石禄这才来到松林，将皮搭子往地一扔，双手掐着肚子在地上来回打滚。刘荣问道：“你是怎么啦。”石禄说：“老肚咬我啦。”原来是他是凉

气吸在肚中，所以肚子疼。刘荣道：“咱们上前边打店去吧。”石禄说：“我不走啦，要走你得背着我。”刘荣说：“你身高丈二，我才七尺多高，背的起来你吗？”石禄说：“你不背着我，那你得扛着我。”刘荣说：“那么背着抱着，不是一般大吗。”石禄说：“那你得抗着我，反正我不走啦。”刘荣急的搓手磨掌，束手无策。工夫一大，石禄睡着啦。刘荣心中所思：他睡醒了一觉也许好啦。自己连忙从背后抽出刀来，挨着树木一坐。一时心血来潮，他也睡着了。刘荣秉性最为警醒，忽听草苗上一声响，有件岔事惊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刘荣请石禄出世 普莲弃山寨远逃

话说闪电腿刘荣，在似睡未睡之中，听见草苗一响，连忙睁睛一看，石禄坐起来了。遂问道：“你肚子不疼啦？”石禄说：“老肚不咬我啦，可是我饿啦。”刘荣往四外一看，天已大黑，又听四面梆锣齐响，已然四更天啦。刘荣说道：“你起来跟着我走，有村镇店，咱们好住下。”石禄这才爬起，说：“咱们爷两个走哇。”伸手拿起皮褡子，应用物件不丢。刘荣也站起，刀归入鞘内。黑夜之间，爷俩往下走，看见天光发晓，少时太阳已然出来。石禄说：“荣呀，白灯笼来啦，黑灯笼回去啦。”二人正走之间，从东边来了二人。刘荣说：“待我上前打听打听道路再走。”遂上前抱拳说道：“老乡，请问此地宝庄唤做何名？”来人道：“前边这村叫作永兰村。”刘荣道：“那里可有骡马店。”来人说：“那里七里地长街，非常繁华热闹。”刘荣又问道：“那里可有宽阔的酒楼。”有一位年长的说道：“这位达官，您可以到那东头，路北有座安家骡马店，挨着店就是一家酒楼。”刘荣连忙说：“谢谢二位。”那人说：“达官您请吧，还有很远啦。”刘荣叔侄二人，昨晚还没吃饭啦，肚内饥饿，爷俩往前走。此时太阳已然有一竿子高啦，眼前到了村口。二人一进西村头，刘荣定睛观看，路南路北住户铺户，人烟稠密。石禄说：“你看这人，他们都瞧我。”刘荣怕他惹事，伸手拉着他手腕，说：“你闭着眼，人家就不看你啦。”石禄真闭上了眼睛。爷俩个到了永安村东头路北，安记骡马店，在东头有一家七间门面大酒楼，这座酒楼是紧挨十字街口。刘荣说：“石禄你在此站一站，待我去瞧一瞧。”刘荣一看这座北向南，座西向东，抱角地这么一家大酒楼，此楼很是繁华热闹。自己心中一想这么大的一座酒楼，怎么连字号全都没有呢。正在思想之际，旁边有人说道：“达官，您看这酒楼的字号是在那柱子上挂着呢。”刘荣一看，可不是吗，原来那里有一块，龙头凤尾一块立额，高矮有五尺，宽窄有二尺六寸，四周围是万字不到头，蓝地三个大金字，是砖角楼。看完了他便带石禄来到酒楼里边一看，真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刘荣定睛观看。这里是起满坐满，真没有地方啦。此时有个酒保过来笑道：“二

位您请到南楼。”爷俩个这才上了南楼，到了楼上一看，有许多的人，在那里是叫五喝六，划拳行令之声。石禄一伸大拳头，说道：“小子，我来了。”他说话嗓音又粗，大家一听，当时吓了一跳。那些个划拳行令的主儿，一齐不言语了。大家竟看石禄，见他长得特凶，身高丈二开外，胸间厚，膀背宽，虎背熊腰，粗脖梗大脑袋。往脸上一看面如紫玉，宝剑眉斜插天仓，又宽又长。眼似铜铃，努於眶外。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押耳毫毛倒栽抓笔一般。头戴文生巾，白玉铁嵌，绣带飘摇，身穿玫瑰紫贴身靠袄，青缎护领，领上用黄绒扎成古楼钱。十字勒甲绊，有核桃粗细。皮挺带煞腰，有三环套月，实在紧衬俐落。青底衣薄底靴子，外罩紫缎色英雄氅，上绣五花五朵，飘带未结，鹅黄缎子里，手提白搭子，里头臃臃囊囊的，装着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铲杆足有鸭蛋粗细，光亮无比。石禄叫酒保道：“二格。”酒保说：“我不叫二格。”石禄说：“我偏叫你二格。”刘荣说：“酒保，我侄管你叫二格，你得承认你叫二格。他有这种口头语，不但叫你一个人，他管我家仆人全叫二格。再说我们吃完走了，你脑袋上又没刻成字，还有人管你叫二格吗？”刘荣一看西房山，有一张八仙桌，左右桌没人，他便坐在上垂首，石禄坐在下垂首，石禄便将皮搭子立在墙下啦。刘荣问道：“你们上等席，高价酒宴，要卖多少钱？”酒保说：“上等酒席每桌六两四。”刘荣说：“好吧，那你先给我们摆上一桌吧。”酒保这才擦抹桌案，沏过一壶茶来，遂说道：“你们二位先喝着，随后酒菜全到。”爷俩个每人喝了两杯茶水，下面堂柜喊叫，酒保下楼将油盘托上杯碟盘碗，是酒菜满到。石禄说：“我先吃。”刘荣说：“你吃吧。”瞧他吃的很有规矩，遂用手让道：“玉篮，你吃这个。”石禄说：“咱爸爸有话，说你吃那个，我吃这个。叫人吃咱们剩的，那多不合适呀，这岂不是叫大家耻笑吗？”他吃喝完毕，这才说：“叔父您吃吧。”刘荣一听他叫出一声叔父，心中满意，暗说我带他出来十几天啦，他才说句话。刘荣这才吃酒。石禄在旁站着说道：“叔父，他们怎么不吃酒，竟看着我呀。谁要再瞧我，我把他眼珠子抠出来。”刘荣说：“你坐在那里把眼睛闭上，人家就不瞧你哪。”石禄这才闭上眼坐在那里。刘荣心中暗想：“得，这就快给我惹楼子啦。”站起身形抱拳拱手，说道：“列位老兄，我这个侄儿，他乃是愚鲁之人，言语多有不周，请诸位千万不要见怪，多多的原谅。”旁边有位老者，慈眉善目，年约七旬开外，说道：“这位达官，您这是从哪里来呀？”刘荣道：“我从夏江秀水县而来。”老者道：“我看您带着这个侄男，实在眼熟，当时想他不起。”刘荣道：“您在秀水县认识那一家呢？”老者道：“秀水县南门外，有我一个好友，住家在石家镇。”刘荣说：“究竟是那一家呢，姓石的可多了。”老者说：“阁下贵姓。”刘荣说：“我住家在山东东昌府，北门外刘家堡人

氏。我姓刘名荣，镖行贺号闪电腿。那么您贵姓高名？”老者说：“我姓安，名唤安三泰。本村人送我美号，人称神弓安三泰。那石家寨，有我一家拜弟，姓石名锦龙，号叫镇普，别号人称圣手飞行，水旱两路的总达官。有一镖局，名万胜镖行，开设在扬州府，东门内路北。”刘荣一听，是鼓掌大笑，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连忙过来跪倒行礼，安三泰用手相搀。刘荣道：“我听我大哥哥曾讲过。”安三泰道：“我也听我大弟说过阁下，最好的是痛快。”刘荣说：“贵行？”安三泰说：“我骡马行为业。此地有个大买卖，安家骡马店。”刘荣忙将石禄叫过来道：“快上前与你三大爷叩头。”石禄一睁眼，说：“叔父他为什么老瞧我呀。”刘荣说：“你要不瞧人家，人家就不瞧你啦。”石禄道：“许我瞧他，不许他瞧我。他们要再瞧我，我可给他们两个嘴巴。”安三泰道：“各位老乡，看在我安三泰的面上，那一位也不准看他哪。”石禄乃是愚鲁之人，横练三本经书法。石禄听到此处，站起身形，袖面高挽，大巴掌一伸：“谁要架得住我这一个嘴巴，谁再瞧我。”说着将旁边闲座一条板凳，拉了过来，用力击去，吧叉一声，那板凳面是立劈两半。又说道：“谁要比他硬，谁就瞧我。”大家一看全吓得胆战心惊，各人将堂官叫过来。给了酒饭钱，纷纷的下楼而去。刘荣一看楼上的坐儿，过了多一半啦。忽听底下，一阵大乱。石禄问道：“荣呀，这底下是干甚么啦？”刘荣说：“他们藏迷哥啦。”石禄说：“那我也来。”刘荣道：“你认得人家吗。”他说：“不认得，也得有我来。要不然，我全打。”刘荣说：“你瞧瞧去。”石禄就奔西边这个楼窗而来。酒保赶紧过来说：“大太爷给您打开这个楼窗。”石禄说：“你不用开，待我自己开吧。”说着用手一巴拉他，那酒保就来了个翻跟头。石禄上前用拳头往外一推，当时就弄了个大窟窿。酒保爬起来道：“喝，我说大太爷，您这是拆是怎么着？”刘荣说：“酒保不要紧，他损坏你们甚么，我赔你们甚么。”安三泰道：“酒保你少说话，这是我一个把侄。你将这残席撤下，再给我们哥俩个摆一桌。”刘荣说：“大哥不必啦，我们爷俩个早已吃喝完毕，我们还要登程赶路啦。”安三泰道：“刘爷不要紧，这个买卖是我的，我还要求您点事啦。早晨的饭，我也没用啦。”遂叫酒保：“快去摆一桌上等的酒席来。”酒保答应下去，那石禄扒着楼窗往下走，回头说道：“荣呀，不是藏迷哥的。”刘荣说：“他们是干甚么的呀。”石禄说：“这是卖马的，这里马都可爱，我就要这个马。”刘荣说：“我瞧一瞧去。”石禄往旁一闪，刘荣到了这里。定睛往下一看，原来是五个江洋大盗。遂说：“这个马你爱吗？”石禄说：“这个马我爱。”刘荣说：“你去买去吧，多少钱咱们都买。”石禄说：“我爱这个马，他不卖我打他个球抓的。”刘荣说：“你拿着你搭子。”他

是怕石禄受了那五个人的亏，打不过人家，所以叫他拿着兵刃。石禄说：“不用要。”刘荣说：“这匹马你真爱吗？”石禄说：“我爱。”刘荣说：“你要是爱，多少钱咱们都要。”石禄说：“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就不用管啦。不是吃完了酒席咱们往东吗，你就往东找我好啦。走的时候想着那皮搭子，酒饭钱给人家，那搭子里有钱。”刘荣说：“是啦吧。”石禄这才转身形下楼，来到外面，分开众人，说声：“躲开小子，躲开小子。”众人翻脸一看他，问道：“你是干甚么的？”石禄说：“我是买马的。”大家说：“你买得起吗？”石禄说：“买不起我也要瞧瞧。”卖马的听见石禄说话，声音洪亮，连忙说：“列位闪开，叫他进来。”石禄到了人群里面，看这匹马个头很大，状样亦好。此马头朝西，尾朝东，头至尾一丈二，蹄至背八尺，细脖，竹千耳朵，龟屁股蛋，高七寸，大蹄碗，鞍鲜明。石禄围着马一绕弯，不住夸讲马好。他问道：“这匹马是谁的？”卖马的赶紧过来了，石禄一看这卖马的身高七尺，细腰窄背，双肩抱拢，面皮微青，细眉毛圆眼睛，五官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头戴青缎色六瓣壮帽，青缎色绑身靠袄，蓝缎色护领，黄绒绳，十字绊，纱包系腰，紧衬俐落。青底衣，洒鞋蓝袜子，青布裹腿。身披青缎色大氅，蓝缎色挖出来蝴蝶花，月白绸子里。肋下配着一口轧把摺铁雁翎刀，绿沙鲁皮鞘，金饰件，金吞口，鹅黄网子挽手。另外还有三四个人，乱插言。石禄说：“这匹马是谁的？”面皮微青的这人说：“你们这位别推我，这匹马是我的，您看这马好吗。”石禄说：“这匹马好，你们卖吗，小子。”卖马的说：“卖。”石禄说：“这匹马名叫甚么呀？”卖马的说：“他叫粉定银鬃叩。”石禄说：“甚么，他叫粉不愣登叩？”卖马的又重说了两句，他还是记不住。石禄说：“我就叫他粉不登叩愣，我说甚么是甚么。”卖马的连连点头。石禄说：“我看一看行不行？”卖马的说：“我既然卖马，我就不怕人瞧，您骑一趟看看。”石禄这才过来，往马身上爬。大家人等一看这个买马的要上马，这青脸的赶紧过来了，用手一托他。说：“您往上。”石禄爬在马的身上，把马脖子抱着了。那青脸的忙把他的两脚安在马蹬里，赶紧到面前来说：“您撒开手，掉不下去啦。”将马缰绳给了他啦，石禄骑马往西去啦。由正西拨回头来，到了人群，说：“卖马的，你真球娘养的，你这劣马没走儿。”卖马的气往上撞，这四五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这个主儿他还买马啦，上马他全不会。”青脸的说：“朋友你先下来，我骑一趟，你看一看。”石禄连忙甩蹬离鞍，下了马。卖马的过来，将马肚带解开，往里立煞三扣，当时马肚子勒蹬葫芦形样。青脸的说道：“朋友你要上马，必须跟着我学。”石禄说：“跟着你学，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卖马的说：“右手揪着嚼环，左脚蹬这里。”右手一扶判官头，往上一纵身，飞身上马，认蹬占鞍

，一揪缰绳，马脑袋与判官头一平，人马又一合辙。石禄一看这马实在有走儿。卖家骑上这马，一直正西，那马走起来马蹄乱。马一伏腰走的甚快，看的无影啦，那马到了西头又往回来。马来到人群，那卖马的翻身下马，说道：“诸位您看这匹马有走没有，连不会骑的主儿，都可以看的出来。”石禄说：“我再瞧瞧行不行？”卖马的说：“我既然卖马，就不怕人瞧。”这个马因为我们哥几个，走在中途路上缺少盘费，要不然我不卖，这是我心爱之物。”说着话他把马仍然头朝西一放，此马是灰灰乱叫。一抖浑身的尘垢，四蹄昂然不动。石禄一看此马，心中也爱。伸手拉过来说：“我再看看他，我跟你学的。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单手拉嚼环，这双脚搁在这镫里。”右手他一搂判官头，纵身上马，双足牢扎镫铁镫，一揪缰绳，马脑袋就扬起来了。石禄一合裆，小肚子一撞判官头，双耳挂风，这马如飞似的往西去了。马往西足有一箭之远，马往回一拨头，又来到人群之中，马头冲东。石禄在马上问道：“卖马的，这匹马要多少钱呀？”卖马的说：“您瞧这马有走吗？”石禄说：“有走。”那人又问道：“这马您爱吗？”石禄说：“我爱，我要不爱，我就下去啦。我还是真爱这匹马。”那卖马说道：“这匹马的价钱可高啊。”石禄说：“我倒不怕高，物高自然价出头。”卖马的说：“您要是明理，咱们二位好商量。总算是买金的遇见卖金的啦。”石禄说：“那么你倒是要价呀。”卖马的说：“这匹马价，实在是大，我难以出口。”石禄说：“难以出口，那你就在口里头忍着吧。我买心爱的东西，就不怕贵。劣马倒是贱啦，我也得要哇。你上天上头冒云的那窟窿要价去，我到井底下冒水的眼那里还钱去。”卖马的说：“我干甚么上云眼里要价去啊？”石禄说：“你满天要价，我就地还钱。你要一万两，我不嫌多。我给你一分银子，你别嫌少。”卖马的说：“您要明理，我们就占了光啦。”石禄说：“我不讲理，你们就抬了筐啦。”卖马的说：“您把马留下，多多原谅我吧。您看物之所值吧。”石禄说：“这马值的多，你倒要价呀。”卖马的说：“我这价实在的高，我恐怕说出来，怕您有气。”石禄说：“那你就不用说价了，马算我的啦。”卖马的说：“世界上那有那么回事呀。我不说价，马就算您的啦。”石禄说：“反正我不下去啦，我爱这匹马，你把打马藤条给我。”卖马的说就把藤鞭给了他啦。石禄伸手拿过来一看，比大拇指还粗。拿手这里有一个皮手套，那一头拿皮条缠着，有半尺长的穗。笑道：“这个马鞭子我也爱，正可我的手。我买了马，这个鞭子可也得给我。”卖马的说：“那是自然啊。马全卖给您啦，这个鞭子我没用。”石禄说：“你要多少钱啊？”卖马的说：“咱们说黄金，还是说白银呢？”石禄说：“你说白银吧。”卖马说：“要说白银，您给三百五十两。”石禄说：“不多。”卖马的说：“这您就原谅我们啦，周济我们啦。在这三百五十两以外

，还有住店的钱，他们伙计刷饮喂遛，您得给他们零钱。”石禄说：“一共多少人呀？”卖马的说：“我们是五个人。”石禄说：“有店里人没有？”那人说：“没有。”石禄说：“那么店里人，我还给钱不给。”卖马说：“就不在乎您啦。”石禄说：“价钱以外，我爱给多少就给多少。”卖马说：“那是零钱，由您随便的赏。”石禄说：“你要价呀。”旁边有人说：“哥哥您跟他要价呀。”这个卖马的说：“您要是买这匹马呀，就是三百五十两白银。”石禄说：“我还价你卖不卖？”卖马的说：“我听您的啦。”石禄说：“我看你们五个人是交朋友的人，这匹马你们舍不得卖。”那人说：“舍不得也得卖，他不是吃饭住店，人家要钱吗。”石禄说：“我连里外的花消全算上，我给多少钱？”卖马的说：“您说吧。”石禄说：“我给四百七吧。”卖马的说：“您是周济我们啦，您就把我们捧起来啦。”石禄说：“我把你们五个人全周啦，每人捧你们两巴掌。”卖马的一听，心中暗想，他怎么把我们全周啦，未免心中纳闷。石禄说：“你们到卖不卖呀。”那人说：“卖啦。”石禄说：“我给崩崩钱行不行。”这五个人可是江洋大盗，他们可不晓得道个崩崩给钱。石禄说：“这个马可算我的啦。”卖马的说：“那是呀，马算您的啦。”石禄说：“你不心痛，你不后悔？”卖马的说：“我既要卖，我就头朝外。”石禄说：“你跟我走，到庄内拿钱去。”说完他打马三下，这马往东跑下去了。卖马的说：“你庄在那里呀？我们跟你上那里去拿钱去？”石禄说：“海里摸锅。”

卖马的一看，马已然伏腰去，如飞往东而去。青脸的说：“四位贤弟，赶紧到店里拿军刃。这个买马的，你也不买四两棉花纺纺，我们哥五个是干甚么的。咱们哥五个久在江边打雁，今天被雁把眼睛给阡啦。这个马要奔不回来，店就不住啦，咱们哥们就算栽啦。江湖里头，就算没啦。”这哥五个将军刃拿齐，令店里伙计把零星物件给收拾回去，告诉他说：“我们的马被人给拐了走啦。”说完五个人首尾相连，一直往东追了下来。出了永安村东口，认大道一直正东，五寇在后面紧紧跟随。石禄在马身上，用马鞭子直抽这个马，此马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马累得灰灰乱叫。石禄抬头一看，正东有片松林，这片松林，实在不小。书中暗表，这是五里地宽，七里地长的一片大松林，三四个人没有从这里走的。两三辆大车，没有从这里过的。要从此过，除非是镖店的车辆。从此过的人，除非绿林人，就是保镖的。石禄骑马进了大松林，来到了当中，翻身下马，拉着马来回的走，把马的汗给遛了下去啦，然后将马拴在松树上。

不提石禄，且说那卖马的五个人，他们是上天追到凌霄殿，大地追到水晶宫，抬头一看他撞进黄松林啦。五个人这才不跟跑啦，青脸的说：“兄弟们不用

追啦。这才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寻。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就凭小辈这个穿章打扮，里边竟是咱们合字。咱们跟他完了，咱们合字跟他都完不了。是咱们莲花党的人，谁不认的我这匹马。”抬头一看，天已正午，五个人也进了松林，一边走一边收拾，快到当间啦，一个人没碰见。再一看，那买马的用手巾正给马擦眼睛啦。卖马的一看那马还是头朝东在那里拴着啦，青脸说：“老五还是你过去，我过去？”有一个白脸的说：“待我过去吧。”石禄正在那里擦马，就见从西边来了一人，此人平顶身高不到七尺，胸间厚膀背宽，粗脖梗大脑袋，面皮微白，煞白的面，扫帚眉，环眼弩於眶外，浑登登的眼珠子。蓝手巾包头，撮打迎手。蓝缎色绑身靠袄，黄绒绳十字绊。身上斜背着一件大氅，胸前勒着兰花扣，鸾带扎腰，掖着走穗。蓝绸子底衣，洒鞋白袜子，青布裹腿。怀抱一口砍刀，奔石禄而来，高声喊叫：“买马的小辈，你买马给我们钱啦吗？”石禄说：“买马没跟你手里呀？”白脸的说：“那马是我们的。”石禄说：“我买马的时候，你没答言呀，这钱我不能给。”白脸的说：“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报通你的名姓，刀下不死无名之鬼。”石禄说：“我姓走，名叫走二大，住家在大府大县大村子。”白脸的说：“你是那一门的？”石禄说：“我是树林，没有门。”白脸的一听大怒，上前提手。虎抱头，卧牛就一腿，将贼人踢出一溜滚儿。石禄追过去，毛腰就要捡人家腿，耳后就听金刃劈风，刀就到啦。石禄往旁略闪，一百灵腿，将刀踢飞。进身一扳臂撩阴掌，将此贼打了一个爬虎。石禄毛腰要抓这个，那右肋下刀就递进来啦。石禄来了个鹞子翻身，一刁他的腕子。这黑脸的一撤开，腕子躲开。可是他伸手把刀给抓住啦，往怀中一拉他，跟身一劈心掌，将贼人打了一个坐蹲。此时五个人上前，就将他围上了。石禄在当中不亚如老叟戏玩童一般，这五个人成了搬不倒啦，这个起来那个倒，那个起来这个倒。这个还没起来啦，那个又爬下啦。打的五个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石禄用手向上指点着说：“白灯笼刚到这里，白灯笼下去我都不累，我吃饱啦，为是拿你们五个消化食。”此时把五个人打的连刀都捡不起来啦，直将他五人打的是甘拜下风。五寇又听正西有人说话，此人高声喊叫，说：“石禄千万别动手啦，全不是外人。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子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石禄抬头一看，是刘荣来啦。”石禄说：“我还不累啦，你等我把他们灭了你再来。”中江五龙一看，他也认得，心说：“救命星来啦，要不然我们全得累死，他准跟他认识。这小辈手底下真高，生铁铸成的一般，刀枪不入，横练一个。”五龙心中纳闷，江湖之中并不认识。五龙说道：“咱们哥们可没吃过这样的苦子。

书中暗表，刘荣与安三泰在酒楼吃酒。安三泰说：“刘贤弟，石禄下楼买马的你怎么不叫他拿钱呀？”刘荣说：“这五个不是安善良民，一定是江洋大盗陆

地的飞贼。”安三泰道：“这五个人住在我那店中，先来了两个，后来三个，就是这么一匹马。我这永安村四外，都没地方卖啦。无论是谁只要你买一马就得丢东西。”刘荣道：“店饭账钱缺少不缺？”安三泰说：“差柜上二百六十两啦，老说卖出去这匹马再给我。”刘荣说：“今天就卖出去啦。”安三泰说：“那不他们不给我这笔钱啦，为求省心，我就把他们给赶了走啦。”刘荣道：“今天他们要将此马卖啦，回来一定给您。”说话之间，弟兄二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喝完毕。刘荣伸手取银子，正要给酒饭钱，安三泰说：“兄弟你可别给，不瞒你说，那店跟这个酒楼，全是我开的。”刘荣说：“好吗，那我不给啦。”伸手拿起皮褙子，站起身形，是当面道谢。安三泰说：“这五个人，你可曾认识。”刘荣说：“我看他们倒有些面熟，乃是中江五龙。黄脸的叫金龙刘清，白脸的是银龙刘明，两个人是同姓不同宗。青脸的是小白龙丁子茂，那个蓝脸的是混江龙赵普，黑脸的是闹江龙李庸。这五个人乃是莲花党之人，配带薰香，镖喂毒药。他们看见少妇长女，夜晚前去用薰香，行伤天害理之事。他们五个人，乃是采花的淫贼。只要他们五个人追下去，要这匹马，打不死他们，也得剥一层皮。此孩乃是我兄长的亲传，不但武艺出众，外加三本经书法，先练发毛经，二练吸水经，三练达摩老祖易筋经，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军刃全熟，实有万夫不挡之勇。”安三泰道：“如此说来，真是父是英雄儿好汉，父强儿子不弱啊。兄弟你快下楼去看看去吧，恐怕受他五个人之累。”说着往外送刘荣，刘荣说：“三哥您别往下送啦，以后不好说话。”安三泰说：“贤弟我可就依实啦。如要见着我弟震甫之时，可要与我带好。”刘荣说：“是啦吧。”遂说着，这才下楼，到了外面抱拳拱手，问道：“列位老乡，那个买马的往那里去了？”旁边有人答言，说：“达官。您跟那买马的认识吗？”刘荣说：“我们是路遇的宾朋，我二人是狭路相逢，在楼台之上吃酒，他侯了我一顿酒饭账钱。受人点水之恩，必要涌泉答报。我跟你打听打听，我要赶奔前去，给他们解去重围。”这人一听，连忙行礼，说：“我替那位买马的拜托您哪。那人倒很诚实。卖马的五个人，不是好人。由此往东有一片黄松林，您到那里看一看去得啦。他们卖这匹马有六七回啦，这一方的村庄，受害多啦。您真要给他一百两银子，他就卖给您。卖完了之后银子多好，他也说不好。明着上庄子内换银子去，暗中他就把道踩好了，仍然把马拉了走。”刘荣说：“这一回他们这匹就卖了，这回银钱就可以拿回来啦。”说完他提着搭子，一直正东。等到安三泰下楼时候，那刘荣早已没了影儿。

且说刘荣，他一直奔了正东。此时天已过午，少时来到黄松林西边，高声的喊叫，说：“石禄千万别动手啦，不是外人。”石禄一听，虚点了一掌跳出圈外。这五龙一想：得啦可来了救命星啦。刘荣到近前一看，五龙各人全带伤啦

，遂说道：“你们不认得他吗？”五龙齐声说：“我们不认识。”刘荣说：“我拜托你们哥五个点事。”金龙刘清说：“哥哥您有甚么事？”刘荣说：“这匹马是你们哥五个谁的？”刘清说：“是我的。”刘荣说：“是你的，兄弟那更好办啦。暂且把这匹马借给我使，我把石禄驮到何家口，要银子我给四百七十两，送到中江五龙岛。”刘清说：“这个石禄，他是那一门的？甚么人子弟呢？”刘荣说：“我要一说他天伦，你们哥五个，就悔之晚矣。”刘清说：“到是那一门的呢。”刘荣说：“他是大六门第四门的。”刘清说：“莫非他是石锦龙的一门吗？”刘荣说：“这是石锦龙的次子，名叫玉蓝石禄。”石禄一听说道：“荣呀，你认识他们吗？”刘荣说：“我认得。”石禄说：“认得给我引引。”刘荣说：“这个是金龙刘清，银龙刘明，小白龙丁子茂，混江龙赵普，闹江龙李庸。”石禄说：“原来是五个泥鳅哇。”中江五龙一听，心说：好吗，我们五龙他恁管叫泥鳅鱼。当然是不爱听啊。石禄来到近前说：“泥鳅。”五人没言语。石禄说：“我叫他们，怎么会不答应呀？”刘荣说：“你叫人泥鳅，人家怎么答应啊。”石禄说：“荣呀，你把双铲给我拿过来。我叫他们谁，谁不答应，我把谁给劈啦。”刘荣说：“不用。”遂对五龙说道：“他再叫你们谁，你们就答应。要不然他把你们给劈啦，可是死而无怨。”

五人一听无法，石禄说：“大泥鳅。”金龙说：“在。”从此叫谁，谁就答应了。刘清心中一想，让我们弟兄人称五龙，它是有名的人物。不想今天遇见小辈石禄，他叫我们，我们就得答应。他没有军刃还不是他对手，这要拿着军刃，更不是他的对手啦。如今既在矮房下，怎敢不低头，这也是万般无法。石禄说：“谁有匣子谁走。谁要没有，我要他的命。”刘荣问道：“你们哥五个，都是谁没有薰香盒子？”刘清说：“我们哥五个都有。”石禄说：“既然有你们就拿出来，都放在地上。”五民乐业，传至太宗搁在地上。石禄上前将五个匣子全落到一块，遂说：“五条泥鳅，今天我告诉你们。是有这个匣子的，以后我是见头打头，见尾打尾。因为你们有这个薰香盒子，走在大街小巷，见着了少妇长女，你们就合了事啦。你们想一想，你们家里要有少妇长女，人家瞧着合了适，你愿意不愿意。”说完往南一指，说：“你们还不是窟窿。”中江五龙一听，低头满地上找窟窿，石禄一看气往上撞，把刘清抱起来，往地上一扔，差点没把他摔死。刘清急忙爬起，向刘荣问道：“刘大哥地上没有窟窿啊。”刘荣说：“石禄，地上没有，你可叫他们那里去找啊。”石禄往南一指，说：“那不是窟窿吗？”刘荣说：“石禄是叫你们钻入在黄松林。”中江五龙一想，五个薰香盒子不给了，真可惜啊，当时没有使的。刘荣说：“他叫你们走，你们哥五个可就赶紧的走，要不然没有好儿。”五龙一听

，别卖贵的呀，这才走入松林。石禄说：“荣儿，你到林子里瞧一瞧，他们要露着尾巴，告诉我说。”刘荣到了黄松林，跟了他们，说道：“五位贤弟，你们可以在树木密，处隐藏身子，暗中观看。他把你们盒子给毁啦，或是埋了，容我们爷俩个走了，你们再想主意。”刘荣说完，他出了松林，来到石禄切近。石禄说：“泥鳅都钻窟窿啦吗？”刘荣道：“全钻进去了。”石禄说：“泥鳅哇。”大声叫了五六声，听松林里无人答言，遂问道：“荣呀，他们怎么会不理我呀？”刘荣说：“他们全走了，没有影儿了。”石禄说：“把单铲拿过来。”刘荣递给他。石禄用铲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叫刘荣把坑里土都弄出来。石禄将五份盒子，全给踩扁了，又将那五个全扔在坑里给埋了。埋完了之后，他又一揪刘荣，说道：“咱们爷俩个在这里踩一踩吧。”石禄将铲收好，搭在马鞍之上，将缰绳解下来，回头说道：“荣呀，我这个扣儿会飞，你追的上吗。”刘荣说：“我追的上。”石禄说：“我要是没有这个扣儿，我追你累得睡不着觉。如今我有了扣儿，该累你啦。”刘荣说：“咱们爷俩，谁忧谁在前头走。你有能力把我扔下，我有本事把你扔下。”石禄说：“我可认不得道，要往那边去，您得告诉我说。”刘荣说：“是吧。”这才将他带走，暂且不提。

且说中江五龙出了树林，用刀将坑挖开，一瞧薰香盒子，满都碎啦。哥五个一想，说：“咱们可怎么回店啊，那里还有许多东西呢，那还有四匹马啦。”小白龙说：“我有主意，二位兄长，你们赶紧用刀砍一点青草来，在地上捡一点江石头子，倒在坑里。把土堆里一拌，咱们往里撒尿，推簧亮刀，往里一和，叫它成了一块一块的。李庸你将破抄包解下来，放在地上。”李庸如言放好，大家将青草与尿泥包好，用手一拍，成了长方。丁子茂将包拿起说：“二位兄长，您看这个包儿，够四百七十两不够？”丁子茂说：“咱们哥五个回店，我如此如此的一说。把枕头给我一个，挡住众人的眼睛，就成了。以后石禄走单了时候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中江五龙这才一齐的出了松林，赶奔回店，来到了永发村东口。店的门前路南路北，站着的人很多，大家看见他们，说：“你们几位回来啦，那买马的说给崩崩钱，那可不是跑吗。你们几位当时没测开。”金龙刘清说：“他拿冷字考我。”大家往照五个人脸上瞧，也有青红的。也有肿了的，还有鼻子青的。小白龙丁子茂说：“列位这是买马的，不是闹着玩的。刚才我们哥五个去追，耍一时的聪明，使了一个鬼招。”有那两边看热闹的说：“您追到那里呀？”五龙说：“我们追到石家屯。我有一个宾朋，此人姓石，名叫石昆，这是石昆之子，我们与石昆同在镖行做过事。买马的这人名叫石禄，他来到这里，上马他全不会。我交给他一遍，他就会骑。您大家看他呆呆傻傻，他是外拙内秀，这就叫父传子受。石禄武艺超群，将

拳脚是倾囊而赠。我们这哥五个，跟我兄长插拳比武，他是一个点到而已。跟此子一比武，是疆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让你们大家听着见笑，我们哥五个，是甘拜下风。我那石兄长给纹银四百七十两。我兄长有点闲事，叫我们在店中，稍等几日，再付银子一千两。”说话之间，他们到了店门口，叫道：“店家，”那伙计赶紧答言，说：“你们几位把银钱取回来了？”五龙说：“取回来了。”丁子茂手提着那个包袱，问道：“店家，我们拖欠你门多少店饭账钱？”伙计说：“下欠不多，不过是二百六十两。”丁子茂说：“给你这是四百七十，暂且搁在柜上，先存我们一百一十两。”伙计说：“不错。”丁子茂说：“今天晚上，给我们预备一桌上等酒席，外加山珍海味。今天晚上，我那兄长还来啦。”伙计不知所以，忙将包袱，提到柜房。先生接过来放到钱柜之中，用锁头一锁。五龙来到了北上岛，伙计早给预备过来洗脸水。众人净面落坐，茶水献上来，五个人吃茶闲谈。赵普说：“伙计，你们快把酒席预备好了，少时我兄长就来。伙计答应，来到了厨房，告诉了厨子一个说：“要了一棹上等席，外加山珍海味，快点做。”厨房当时一通儿忙乱，不大工夫酒来菜到，通盘摆齐了。他五个人坐在一旁等候，直到了天黑，不见有人来。刘清道：“嗳呀，咱们石兄弟，为何不来呢？”丁子茂说：“想必是有事，今天不能来了。他不是说过吗，叫咱们等人三天五日的。”店里伙计说：“那么你们五位，就先吃酒吧。”刘清嚷道：“伙计你也在一处吃吧。”伙计连连摆手道：“不让不让，您五位用吧。”中江五龙，在此吃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残桌撤下。伙计擦抹桌案，又问道：“给你们几位沏过一壶茶呀？”刘清说：“来一壶吧。”丁子茂说：“伙计，这天到了甚么时候啦，怎么还不点灯啊？”伙计说：“随后就到。”少时拿过一盏把儿灯。将蜡烛点着，送到上房屋中。刘清道：“伙计你去歇着去吧，我们叫你再来，不叫你就不用来呀。”伙计答应走了出去，到了外边交代店中规矩，说道：“诸位客官。您要用甚么，可赶紧的要。”交代三声，无人答言。又说：“我们可要上门撒犬，封火拢账啦。”

五龙在屋中一听，心中放心。先将屋门关好，将灯挪到东里间，将灯放好，哥五个在后沿这张大床上，是合衣而卧。耗来耗去，天到二鼓。刘清一推刘明，刘明又将他三人推醒。刘清说：“快去查点咱们东西物件。”他五个人蹑足潜踪，东西里间，以及明间，一件东西物件不短，统给他收拾齐。一瞧蜡花有一指多高，屋内照得阴阴惨惨。五个人将白天衣服全行脱下，换好三串通扣夜行衣，寸排乌木钮子，兜裆滚裤，上房软底鞋袜。围打半截花布裹腿，绒绳十字绊，鸾带扎腰，背后背好刀，青手巾包头，前后撮打拱手，前挂三囊，食囊、镖囊、百宝囊。白天的衣服，包好包袱，围在腰中，抬胳膊踢脚，不绷不靠

。刘清低声说道：“你们哥几个都齐了没有？”赵普说：“我们到全齐啦。”刘清两个手指一挡口，施展百步吹灯法，将灯吹灭，他一长腰，上床榻，伸手向兜囊，取出匕首刀，回头说：“赵普贤弟，你在店中等候，明天你要如此如此。”他们三人，将窗打开带好刀，取出问路石，投石问路。刘清头个出来啦，毛腰捡起石子，放在囊中。点手叫刘明、丁子茂等，四个人出后窗户，纵身形上房，蹿房越脊，向外走去。四个人便往永安村西员外而去。赵普在屋中赶紧将白天的大氅取出，将后窗户给放下，一切收拾好了，将刀摘下，然后穿上大衣，在屋中耗到四鼓，连忙将店中伙计唤起，说道：“伙计呀，你快去将我们四匹马备上。你们店里昨夜闹贼啦，我四位兄长追下去啦。二更多天走的，至今杳无音信。我放心不下，你快将马备齐了，我必须从此处走，往下追他四个人。”店里伙计说：“您兄长往那里去？您知道吗？”赵普说：“我听绿林人说话，说你等乌合之众，狗党羊群，人多势众，西村口外分上下高低。因此我知道他们在西村口啦。再说镖行的马，向例必须压一压他。伙计你查点查点屋里东西。”伙计说：“您不是还回来吗。”赵普说：“我不回来，我上那里等我兄长啊？天到亮的时候，你再给我们预备好了一桌酒席。”伙计这才点头应允，来到后边，叫人给他备好马。当时四匹马全备好了，拉到了外边。李庸来到外面，说：“伙计你先将店门关上吧？”说完他上了马，拉着三匹，直奔正西。到了西村口以外，听四外梆锣齐响，正是四更的第二更。江湖绿林人，黑夜里找人，只可用哨子响，能听出几里地去。赵普当时捏嘴唇，哨子一响，西边的哨子就接上啦。他便拉马来到了西边，五个人会在一处。五寇是赶奔西川，好置买薰香盒子。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如今且说闪电腿刘荣，从黄松林带走石禄，一直奔济南。走在中途路上，见对面来了一片人，在人群里面有一挂大车。这些人各持长枪短刀，前扑后拥。人群后面有两匹马，马上骑着二人。头匹马上之人，身穿青衣裤，面皮微黑。第二匹马上之人，浑身翠蓝色衣服，面如敷粉。刘荣对石禄说：“你看这一片人，是干甚么的？”石禄说：“我不知道。”爷俩正往前走，对面有片松林。见那林中有两个人，一老一少。就听那老者说：“儿呀，你先上树林里去吧。”听那少年说：“爹爹呀，这是干甚么的？”老者说：“这是土豪恶霸，谁也不敢惹。你这样年轻力壮，要被他人抢了去，工钱没有，就为混成了一党，大家伙吃伙花。你要不听他们调遣，他们就把你给废啦。”刘荣听到此处，遂叫道：“玉蓝呀，咱们到那里打听打听，是甚么事。”石禄这才将马勒住，翻身下马，随着刘荣来到森林。刘荣冲老者一抱拳，说：“这一位老丈，我与您领教，正东来的这一伙子人，是做甚么的””吓得这个老头，颜色更变。刘荣一看他害怕耽惊，遂连忙说：“老丈，休要拿我当匪人，我叔侄爷俩乃是镖行的

达官。我住家在山东东昌府北门外，刘家堡的人氏，姓刘名荣，外号人称闪电腿的便是。”说完又给石禄报了名姓，忙问道：“老丈，您要知道此事，请道其详。”老者说：“达官，我久仰您的美名，听各位老乡，常常的提您。”说到这里，老者便将原由说出，气得二人哇呀呀怪叫，这才引出独虎营来。以后二打屯龙口，石禄破埋伏，杜林出世，中三亩园拿普莲，贼铠入都，普铎报仇，一镖三刀，打死何玉，请群雄入西川，电龙出世，子报父仇。种种热闹节目，尽在下文中再表。

第八回 杜林无心逢山寇 豪杰有意嫌贼人

话说上集书中说到刘荣与石禄在中途，巧遇一个老者，正向老者打听道路。那老者不放心，刘荣才报通了真名实姓。老者放了心，遂说道：“我久仰的很，这西南角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独虎营，那里住着弟兄二人，在那里为首。他们能为出众，武艺高强，欺男赖女，强夺少妇长女，硬下花红。”刘荣说：“此地归哪里所管呀？”老者说：“正北有个临水县，是济南的首县。”刘荣说：“那里知县是那位？”老者道：“那知县姓高名叫高文峰。”刘荣说：“那么高文峰，他是清官还是贪官呢？”老丈说：“他乃是一位清官。”刘荣说：“他是清官为甚么不抄拿他们呢？”老者说：“官人艺业浅薄，抵挡他人不过。”刘荣说：“玉蓝呀，你快去把那伙人赶散，把大车上那人救下来。”石禄说：“好吧小子。”说话之间，提双铲往外就走。刘荣问老者道：“那恶霸姓字名谁呢？”老者说：“头前走的那个姓李名宝，自称叫伏地太岁。后头走的那个是他侄儿，名叫李桐，外号叫寸地君王。李宝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刘荣道：“他们就以武艺高强欺压人吗？”老者说：“他就倚着蔡京是李宝的亲娘舅，在朝为官。达官，您在都京哪府当差呢？”刘荣说：“我在镖行跑腿。我有两个朋友，在王府当差。”老者说：“您这两位朋友在哪王府当差？”刘荣说：“一位叫镇天豹李翠，一个叫追云燕云龙。”老者访问：“他二位王府官拜何职？”刘荣说：“是在银安殿站班健将的首领，代管四十八名健将，八主贤王府所派，叫他二人跨差，夜晚护庇万佛殿。皆因那殿中失去了传辈的闹龙宝铠，我这里有王谕龙票，何不将两个土豪处治呢？”老者闻听双膝拜倒，口中说：“达官爷，您要把他二人除治，不但这里县太爷感念您。就连我们全县的黎民，都全救啦。那李桐他要看见谁的少妇长得好看，夜晚带打手去抢。瞧谁家姑娘长得好，他白天去提亲，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那一家要说不给，不论黑夜白天，当时就抢。”刘荣一听气往上撞，遂说道：“要处治二人，我把他们拿到公堂，你们与他打直对吗？”老者说：“我能打直对。”刘荣说：“好啦，你先在此等候，待我到外边看一看。”说着他到了树林之外，推簧一亮刀，往怀中一抱，定睛往对面观看。再说石禄，手提一对短把追

风铲，来到当场，将车的去路挡住。将双铲上下一分，口中说道：“你们是干甚么的，小子？”大家一看，忙站住了，由车上跳下一人。口中说道：“列位闪开，待我过去。”那些恶豪奴闪在一旁，此人过来一看石禄，乃是一个猛汉，长得像貌怕人。石禄他一看从车上下来一人，面露惊慌之色。看他身高七尺开外，骨瘦如柴。往脸上一看，面如刃铁，扫帚眉，大环眼。身穿青布衣服，蓝布护领，蓝纱包扎腰，紧衬俐落，青布底衣，青布靴子。肋下配定一口鬼头刀，来人问道：“你是干甚么的。”石禄道：“你倒问我是干甚么的。我这是问你啦。”那人说：“我们这是接人的。”石禄说：“接人有捆住的吗？那个少妇、那个姑娘，为甚么全捆着哇？再说你们接人可这车上为甚么一个女的没有哇？竟用男子接人。今天你们说了真情实话，我放你们过去，要是花言巧语，我是要了你们的命。”来人说：“我们住家在山西，地名叫独虎营。车上这两少妇姑娘不是外人。”石禄说：“不是外人，她们是你等的甚么人？”那人说：“我是独虎营的管家，姓张，名叫张治，大家赠我一外号，人称金眼老鼠。车上绑着一位是我嫂嫂，一位是我妹妹。”石禄说：“你把她们先解开，我得问一问。竟听您说，那可不成。必须追问情形，有差言差语，那里我可叫你家去。”张治说：“好朋友管好朋友的事，我家的闲事，不用你管。你我平素不认得。”石禄说：“我要认识你我倒不管啦，皆因不认识，我才管的。”张治说：“朋友你一死的要管，报通你的名姓。放着大道你不走，你小路旁多管闲事。”石禄说：“你要不捆着她我就不管，皆因你捆着她我才管。”张治说：“黑汉报通你的名姓吧，刀枪之下，不死无名小辈。”石禄说：“我姓走，名走二大，大府大县大村子。树林没门，你上树林，我不出门来，要你的命。”张治一听，气往上撞，往后一闪身亮出刀来，说声：“将他给我围上吧，要死不要活的，这主儿也就是打死了他臭一块地。”大家一听忽啦一声，将石禄围上啦。石禄一分双铲与他们打在一处，是上下翻飞，这恶奴的军刃，满给磕飞啦。大家受伤的不少，张治一看丧命的倒是没有，遂说：“你们大家闪开了，待我拿他。”张治上前说道：“好一个走二大，我叫你多管闲事。”左手一晃，刀向顶门就劈。石禄用左手铲往上一挂，张治将刀抽回，石禄的铲已空。当时二人招势可快，光闪纫针。石禄往里一跟步，双铲一合往里一推。张治忙往下一坐腰，石禄飞起左腿，名为打合腿。这手绝艺，名叫白猿献桃。也是张治的报应循环，竟在铲下做鬼。

那些恶豪奴，一见张治已死，俱都吓得胆战心惊。由打车后转过来净街太岁李宝，翻身下马，推簧亮刀，扑奔石禄。石禄说：“对面来的小辈，报通你的名姓。”李宝说：“住家在独虎营为首，姓李名宝，人称净街太岁的便是。”石禄一听，小子叫净街太岁，心中不大痛快。那李宝也问他：“小子你叫何名

，我好与张治报仇解恨。”石禄说：“我叫走二大。”李宝上前就是一刀，石禄往旁一闪。铲挂刀背。刘荣说道：“玉蓝呀。你可千万别叫他走了，睡下为止。”石禄说：“知道啦，他绕不了鸭子。”不提他二人动手，那刘荣抱刀来到车辕切近，说道：“你等众人，还不早行逃命，等待何时？你们大家为恶多端，抢劫民间妇女，那还了得？”寸地君王李桐，下了马，将大衣脱啦，伸手亮刀，问道：“来者老儿，你是做甚么的？”刘荣说：“对面土豪，报通你的名姓。你家老太爷，刀下不死无名之人。”李桐说：“我姓李名桐，人称寸地君王。”说完轧刀一站，说：“老儿你叫何名？”刘荣说：“我姓刘名荣，外号人称闪电腿。”正要跟他动手，忽听背后噗哧一声响，急忙回头一看，那李宝已在铲头下做鬼，打得他万朵桃花。这些恶豪奴一看，张治死啦，倒没跑，如今李宝已死，大家便四散逃走。石禄打死了他，一分双铲就奔了李桐，把铲一举，说：“荣儿你闪开了吧，他渴了，要喝他们红水。”刘荣往旁一闪，说：“千万也别放他逃走。”石禄说：“这个也叫他摔了吧。”刘荣说：“摔了吧。”石禄分双铲来到近前，说道：“嘿，刘荣说啦，叫你摔了吧。小子你怎样？”李桐说：“甚么叫摔啦？”石禄说：“叫你家去，就是摔啦。”李桐不懂这话，他看见李宝已死，一心要给他叔叔报仇，双手托刀往里一扎，石禄用双铲往下一撤他的刀背。李桐借力使力往下一押刀，石禄用铲往里一走。李桐忙使了一个铁板桥，石禄撒手铲，左腿往里一跟，右腿的百灵腿就起来啦。李桐再躲，可就躲不及啦，当时将他踢出一溜滚去。那李桐打算用就地十八翻逃走。石禄忙跟了过来，踩住左腿，双手将右腿抱起，说声：“小子，我看你是桶子不桶子你再来吧小子。”只听噗哧一声响，是立劈两半。此时树林那位老者，来到车前，面见他二人，跪倒行礼，口中说：“达官，您这是救了我们一县的人啦。可是千万别放走一个恶奴。”刘荣说：“好吧，玉蓝你在此看。”说着四下一看，往正西跑着一个大个，脚下很快。刘荣一伏腰就到啦，来到他背后，是人到刀就到啦，在他腿肚子上，刀尖就扎上啦。那大个嘎哟了一声，爬在就地，口中说：“大太爷饶命。”刘荣说：“我饶你也成，快说，你们是从那里抢来的少妇。”大个说：“我们从打刘家庄抢来的，有我们太爷的话。”刘荣说：“你姓甚么？”大个说：“我姓李。”刘荣说：“你叫甚么名字？”大个说：“我叫李纲，大家送我外号叫野鸡六子。”刘荣说：“你怎么叫野鸡六子？”李纲说：“皆因我腿快。”刘荣说：“你腿快，还快的过我吗？”李纲说：“刘荣是我师爷爷。”刘荣一听，说：“你见过刘荣吗？”李纲说：“我没见过呀。”刘荣又问他说：“你既是没见过，怎么知道他是你师爷爷啦？”李纲说：“他的名姓，比我大。他在镖行跑腿。”刘荣说：“那么是在镖行跑腿，就是你师爷爷吗？”李纲说：“不是，因为他是

闪电腿。在镖行里头一个。我有一个师父。”刘荣说：“你的师父是谁？”李纲说：“我师父也在镖行成名。住家在东昌府北门外，马家湖的人氏，此人姓马名叫遇龙，外号人称千里腿。他是我师父。”刘荣说：“你见过那马遇龙吗？”李纲说：“他名千里腿，一天能走一千里，我没见过。”刘荣说：“你没见过，你就说是你师父。”李纲说：“他走一千里，我能走一百五十里。”刘荣说：“看在你的面上，你要叫我一声师爷饶恕於你。可是你得说明这个少妇跟这个姑娘，是从哪里抢来的？”李纲说：“我倒是略知一二。”刘荣说：“好，那么你愿意好好跟我走，还是叫我把你捆上呢？”李纲说：“老太爷，您祇要饶我命，我情愿跟着您走。”此时由树林里走过那个老者，老者说道：“这位刘达官，这位可是一个好人。”刘荣说：“老丈，您认识他吗。”老者说：“我认识他。”刘荣问道：“他原先干甚么呀？”老者说：“他原先是个货郎，他家就有一个老娘，早先有个妹妹，早已出嫁啦。”刘荣说：“这个货郎，要有一差二错，你可敢保。”老者说：“我敢保，这个货郎是我看着他长大的。”说完转脸问李纲道：“你怎么跟他们在一处荡浑水去啦？”李纲道：“你有所不知，我要不去，他们就把我给废啦。家里还给拨去一石小米去啦，另外又留几十两银子。有我老娘的吃喝，我干甚么不去呢？您想，谁知道他出庄抢人去呢。我要知道他出庄抢人，把我治死，我也不去呀。”刘荣说：“这一位老头，您先把那位妇女的绳子解开，因为您的年岁大。”老头上前便将那少妇的背绳解啦，那妇人便伸手从口中掏出堵口之物。她跪在车上，直给老头叩头，说：“老太爷，您算救了我的性命。”老者道：“这位少妇，你别给我叩头。你必须给这位刘达官跟这位大太爷磕头。要没有他们二位，处治不了恶霸。”那妇人赶紧又给他二人叩头。刘荣说道：“你先把那位姑娘解开。死去的恶霸，他从那里把你们抢来的？”妇人道：“您要问哪？我住家高家湖，我娘家姓马。我有一个哥哥，名叫马龙，率我母亲之命，前去接我。”刘荣说：“你婆家在那里呀？”妇人说：“婆家在文武庄，西村头里，我丈夫姓张。这个姑娘是我妹妹，她名叫张翠屏。”说话之间，便将那姑娘的绑绳也给解啦。张马氏说道：“妹妹，你快给这二位达官磕头道谢救命之恩，要遇不上他们二位，咱们姐妹都得死在贼人之手。”那姑娘闻言，便跪在车上。口中说道：“这二位恩公，你把我们救了，我这里谢谢您。可是您还得把我大哥给救了吧。”刘荣说：“你大哥在那里啦？”张翠屏说：“我大哥在正东，那块树林子啦，被他们给捆在树上啦。”刘荣说：“还有别的人没有哇？”翠屏说：“倒是还有，可是那老天杀的。不用救他啦。”刘荣说：“那个是你甚么人呀？”翠屏说：“她是一个继母娘，竟给我嫂子气受。我们姐俩多日才能受的完啦。”刘荣一看她们二人，面色中正，纯是安善妇女，遂叫道：“玉蓝。

”石禄就过来啦，说：“什么事呀？”刘荣说：“你在此看护车辆，待我到东边救人。你在此好好的看着他们，谁也不准动车辆。谁要动，把谁治睡啦。

”石禄说：“你去吧。”刘荣这才伏腰往东，来到南北一股大道的东边，一片树林之内，听见有人哼吃，赶紧上前一看，有一个男人，在树上捆着。刘荣将他解救下来，那人伸手从口中掏出搭口之物。看此人忠厚老实，并非奸诈之徒，遂问道：“你姓甚么呀？”他说：“我姓马，名叫马龙。”刘荣说：“正西那位少妇？”马龙说：“那是我的妹妹。”刘荣便将治死恶霸的情形一说，马龙连忙双腿拜倒，说：“恩公我给您磕头啦。”刘荣说：“树林里还捆着没有。”马龙说：“还有亲家娘在那里啦。”二人便在树林里找。在东北角上一颗杨树上，捆着一人，头冲下，脚冲上，七孔冒血，那人是绝气身亡。马龙一见，遂叹了一口气说道：“亲家娘啊，您此时一死，我两个妹妹可逃出来啦。没别的可说，这总算是您的报应循环。”刘荣说：“这个死尸，你先别摘。你从此去到文武庄，将你妹丈找来。先叫他瞧一瞧死尸，然后把他带到正西，一来看看你们车辆，二来瞧瞧恶霸的死尸。”马龙点头，说：“恩公您在此等候，文武庄就在南边不远。”刘荣说：“好吧，你去，快快回来。”马龙答应前去，少时便将那张文和找了来。张文和一进树林，就看见他母亲在树上绑着，七孔冒血而死，便放声痛哭，跪倒磕了三个头。刘荣在旁一看他，竟哭不见有眼泪。张文和说道：“这位达官，她是我的继母，从打她到了我家，搅乱的我们乱七八糟。我给她磕头，谅是说她可死了。我们家中，应当满完啦。”刘荣说：“原来如此，那么你将死尸运回去吧。”张文和答应，这才叫道：“马大哥，您快回庄去，叫来几个人，前来时务必带着锹镐。”马龙答应去了，少时只有马龙一人回来，拿来一把铁锹。到林中见了他妹丈，说咱们必须如此的办。张文和连忙说道：“此办法正合我的心意。”刘荣问道：“文和，她可是你的继母吗？”文和一听忙跪倒向他述说一遍。刘荣明白她也是报应循环，遂说：“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将她埋在此地，没人究问吗？”张文和道：“没人究问。有人问时我自有办法。”便叫马龙出树林看看外边有人没有。马龙到了外边一看四外无人，这才进来，说道：“兄弟你将老娘的死尸给摘下来，我在此处刨坑，将她就埋在此地啦。”张文和过去就将死尸摘下，这边已然刨好一个长条坑。马龙道：“我未将家人带来，因为恐怕家人口中不严，走漏风声。”刘荣说：“那么她娘家没有人吗？”张文和说：“只有一个兄弟，是出家的道人，也是在西川一带。”刘荣说：“那里你不给他送个信吗？”张文和道：“送信也不来。在她生着的时候，连去好几封信，连个回信都没有。”张文和随着将尸首摘下，放在土坑之内埋好。刘荣道：“张文和，这位老太太有甚么样的过处？”张文和一闻此言跪倒尘埃，说道：“她老人家过恶很大，这完

全可说是报应。请您到前边不远文武庄，打听打听，人人所知，要有一个人说，我这个做儿女的不对，那时请您把我送到当官治罪。我这位继母，对待我全家，苦不堪言。”刘荣道：“那么人家街坊四邻，要问你的娘亲啦。你是何言答对？”张文和道：“她活着的时候，时常出庄去要钱，十天八天，一个月半个月的不家来，我爹爹不找她不回头。如今要是有人问，只可说她又财资要钱去了，一去未归，不知上那里去了，这一来也就算罢休了。”刘家一听这才将二人带到车辆之旁，向石禄说道：“玉蓝，你好好的看守他二人，别叫跑了一个。不能竟听你二人一面之词，我必须调查。”说话之间，他来到车前，向张马氏问道：“我问你，你那娘母有甚么过处吗？”张马氏也随姑娘一样话，跟他二人所说的遥遥相对。刘荣道：“好吧，你们在此等候吧。”他便往南，到了文武庄头，有一棵槐树，树下坐了不少男女人等。刘荣到了切近，向众人抱拳拱手，说道：“我跟诸位打听一件事情。”这里有位老者，站起身形，见他肋下带着军刃，遂说：“这位达官，您有甚么事呀？”刘荣问道：“您几位是本村的人吗？”老者说：“不错，咱们大家全是本村的人。”刘荣说：“您贵姓啊？”老者说：“我姓张。”刘荣说：“台甫怎么称呼哇。”老者说：“我叫张海方。”刘荣说：“这个本庄里有叫张海魁吗？”海方道：“不错有个张海魁。他是我的叔伯兄弟。”刘荣说：“你那兄弟他有一个媳妇吗？”此时众人全站了起来，向前说道：“这位达官爷您要问，她过恶太多吗？叫我们这位老太爷对您说一说。”刘荣说：“好吧。”那老者便对他一五一十，全说了，与张文和等所说，分毫不差，这才别了众人，回到原处，问道：“张文和，此地离县衙多远？”张文和道：“您要报告县衙，事情可就大啦。”刘荣道：“那么独虎庄离此多远呢？”张文和道：“一直西南，第二个村子就是。”刘荣道：“马龙你再刨个大坑吧，将三名死尸全拉在坑里一齐埋了吧。”马龙答应，张文和帮助他，立时刨好坑，将三名贼人全都埋好。刘荣叫马龙赶着车辆，她姑嫂在车上坐着，刘荣石禄等三个人在后边跟随，一齐到了文武村西村里。路北有座梢门，她们下了车辆，众人也随着走了进去，车辆交与做活的。众人到了里面。张文和一告诉他爹爹，他父子是治酒招待，向刘荣等是千恩万谢。

刘荣用完了酒饭，带着石禄告辞出来。二人出了村庄，看见天时尚早。刘荣道：“玉蓝你随我来。”应当他们出庄往东，他们往西去啦，便问文和道：“东边这个村子叫甚么名字？”张文和道：“那里叫太平堡。”刘荣等这才辞别他们。张文和说道：“达官，您可想着，将来要是再从此处经过时，务必要赏我全家之脸，进来坐一坐再走。”刘荣说：“是了吧。”这才抱拳说声再见。此事后文书再提。且说刘荣与石禄，来到了太平堡，东村口里路南。有一座高升

店。来到了店门外，问道：“店家有闲房没有？”店里伙计说：“有闲房，这里还有三间东房。”刘荣石禄拉马匹往里，当时伙计接过了马去。石禄将皮褙子拿了下去，来到了东房，在廊底下一站。伙计拴马回头，上前将门开开，竹帘放下，伙计说：“二位客官，您往里请啦。”二人进到屋内，看见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左右两把椅子，令伙计打过一盆水来。少时送来。二人洗脸漱口烹茶。天时已晚，将灯点上啦。刘荣问石禄道：“你还吃甚么不吃呢。”石禄道：“咱们刚吃完饭，做甚么又吃啊。”刘荣说：“那么你不吃啦。”石禄说：“我不吃啦。”刘荣说：“你上北里间睡觉去吧。”石禄说：“您不困吗？”刘荣说：“我还得跟伙计说一会话呢。”石禄自往里间去了，刘荣便问伙计道：“你贵姓呀？”伙计说：“我姓李。名叫李二。”刘荣说：“你们柜上都卖甚么吃食？”李二说：“斤饼斤面馒头，全是论斤的。”刘荣说：“你给我来五斤馒头，来他一碗汤菜，来一壶酒。”李二答应了，出去不大工夫，便将那些全给送了过来。刘荣一边吃酒，一边问道：“我跟你打听点事。”李二说：“但不知您打听甚么事。”刘荣说：“正西有个独虎庄。”李二说：“这个地名，是上年岁的知道他叫独虎庄。年轻的主儿，全知道他叫独虎营。”李二抱拳拱手说道：“达官，小人我说话，实在嘴冷。这五路保镖达官，有行侠作义的。按说他们不是杀赃官灭恶霸吗？除治土豪。可是据我一想，他们全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刘荣吃喝完毕，遂说：“伙计，你去吧，待我叫你再来。不叫就不用来啦。”李二答应，将要转身。刘荣道：“也罢，待我将让饭账付了，也省得明天一早费事。我们应当多少钱呢？”李二说：“一共一两四。”刘荣说“好”，伸手取出二两一锭银子。放在桌上。说道：“拿去吧，余下的作为小费。”李二说声“谢谢您”，拿着银子走啦。到了外面钱交柜房，他关店门，撒犬睡觉不提。

单说刘荣将门关上，端灯到了南里间，灯往前槽窗户一放，自己合衣而卧，躺在床榻之上，耗时候。直到二更，刘荣站起身形，将夜行衣换好，把白昼衣服打在包袱之内，抬胳膊踢腿，不蹦不吊。背后带好金背刀一口，手巾蒙头撮打拱首，低头一看，零杂物件不少。这才将灯熄灭，蹑足潜踪，来到北里间外头。听了听石禄，已然睡着啦。刘荣将门插棍拉开，门分左右，他便到了外面，将门倒带，镣吊稍微一响。刘荣一听，北里间不打呼啦。自己心中所思，不用管他啦。这才回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他便纵身形上了西房。蹿房越脊，如履平地，施展小巧之能，来到了太平堡西村头。低头往下一看，黑洞洞。忙取下一块瓦来，扔在地上，人声犬吠无有，他这才下房，认大道一直向南。刘荣走着就听背后有人说话，说是：“李保、李楨、张治，出去抢人，为甚么一去未归呢？你我二人来到外面，必须在各村寻找，并无音信。据我这么一想，咱们

躲不住啦，风声特大，不应当在外边去对敌官长。我听中江五龙说，刘荣可将石禄请出世啦。五龙那么大的能为，都不是石禄的对手。要说石禄一对短把追风铲，那是石锦龙的真传。一百二十八手万胜神刀，一手拆八手，百手为祖。那老儿刘荣，也不是好惹的。”这两个人是路上说话，草里有人听，被刘荣听见了。耳音很熟，一时想不起来。书中暗表，这两个人乃是千里追云郎智，万里追风郎千。这二寇乃是西川郎家窝的，他二人眼光最好。郎智抬头一看，见前面有一条黑影，连忙问道：“头前是合字吗？”刘荣没言语。郎智一看那条黑影，扑奔了独虎庄。郎智他二人不知道是刘荣。他们要是知道他呀，从此就跑啦。郎智道：“前面的朋友，在下我弟兄，郎智郎千，阁下是那一位呢？”刘荣一想，低头不语，忙一毛腰，往下走去。郎智一想，说道：“朋友你要讲跑吗，也不是向你吹牛，江湖之中，除去老儿刘荣外，就得让我二人脚程快。你还能跑的了么。”说着脚下用力，追了下来，谁知竟会追不上。来到了独虎庄，反把那条黑影追丢了。二寇走着慌不择路，迎头来了一个大土块，忙闪身躲开。往四下一看没有人。

不言二寇，且说刘荣来到了独虎庄，在东村头一看，庄墙高大。他围着庄子绕了一个弯子。他见有一座大宅院，门前有垂杨柳。此时二寇已到，忙爬在地上。二寇到了墙上，飘身下去。刘荣心说：好吧，他是给我带道。向上一看，墙高一丈六七。伸手探兜囊，取出抓江索，手拉绒绳，脚踏庄墙，进了庄墙。到了里面一看，还有二道围子。他爬在墙上，往前看二寇。那二寇在前行走，刘荣一看准知没有走线轮弦。又一想这里边为首的，一定能为不小。他便跟在后面，一直到了三层房的上面。他看二寇下去啦，刘荣便爬到东房后坡，一看院子里宽大，北上房七间，明着三间，暗着五间。那里面是明灯亮烛，照如白昼一般，里面贼人很多。就听郎智弟兄二人说道：“回禀大王爷，我二人在各村子全找啦，并无踪影。”刘荣看明白啦，起下一块瓦来，向北房台阶上一摔，吧哒一声。自己心中所思：我夜入贼巢，这地方我若不敢下去，岂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瓦一见响，那屋内灯光已灭，大家各亮军刃，全出来了。抬头往四外瞧看，看见东房中脊上站着一人。三面全没人，就是东房上一人。为首的问道：“东房上甚么人，赶快答言。”刘荣道：“朋友你贵姓？”那人说：“我姓李名方，别号人称双刀将。”刘荣说：“李方你是朋友，你是冤家？”李方说：“朋友怎么讲，冤家怎么说？”刘荣说：“你们乌合之众，不足为奇。你们要是朋友，咱们单打单斗。你要是冤家呢，我跳下去，你们大家一齐上手。”李方道：“朋友报通你的名姓吧，咱们是单打单斗。列位贤弟，你们收拾好了。”刘荣在房上亮刀，说道：“我姓刘名荣，别号人称我闪电腿。”李方忙叫张惠，赶紧鸣锣聚众。锣声响亮，由四外来了许多人，手执亮子油

松，照如白昼一样。刘荣一看那有头有脸的贼人，满在北面房底下，他才跳下房来，抱刀站在当院。说：“列位，那位不怕死的可以前来。俩打一个，匹夫之辈，一个一个的动手，若将我打倒，我死而无怨。你们那一个过来？”轧刀在当场一站，旁边有人说声“待我来”，刘荣一看过来之人，身高七尺开外，一身夜行衣靠，面紫色，扫帚眉，环眼努於眶外，狮子鼻翻鼻孔，火盆口，大耳相衬，手中一口扑刀。刘荣忙问：“来人报名受死。”那人说：“我祖籍西川郎家窝，我姓郎名智，千里追云便是。”说完上步举刀就砍。刘荣看刀到，往旁一闪身，用刀一轧他的刀，使了一个顺风扫月。郎智往下一坐腰，刘荣抽刀往里一滑，郎智一转身，可就躲慢了。在他肩头，刀尖划上啦。身受刀伤，长腰纵出圈外。刘荣抱刀一站，嘿嘿一阵冷笑，说道：“你们还有不怕死的那个上前受死？”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万里追风郎千，上前与他兄长报仇，掌中一把鬼头刀，赶紧过来。口中大骂：“老匹夫刘荣，今天要你一死。”说着上前摆刀就剁。刘荣此时就横了心啦，看刀到，往旁一闪身，他刀一空，递刀进招。他二人就打在一处，也就有个三四个照面，刘荣托刀往里一扎，郎千用刀一挂，当时将刘荣的刀咬住了。郎千一见心中大喜，忙用力往外一挂，跟着飞起一个扁踩。刘荣躲之不及，当时他就翻身栽倒，他一倒下那刀就出了手啦。郎千一长腰就过来啦，用脚踩住刘荣，扬刀剁，只听吧喳一声响，红光崩现，鲜血直流。原来刘荣未死。是郎千左肩头挂伤，跟着二块瓦已到。郎千看二块瓦带风声又到，连忙一纵身，往西纵出。回脸往西一看，见前坡站着一个大个，就听他说话瓮气的，刘荣一听是石禄来啦，急忙爬起，抓起刀来，说道：“玉蓝来啦？”石禄说：“我来啦，你走的时候，怎么不叫我呀？你一个人走啦，来找莲花来啦。这些个全是莲花吗？”刘荣说：“对啦，他们全是莲花。”那位说，石禄不是在北里间睡觉，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原来他正睡着，忽听见外边门的镣吊响，石禄急忙坐起，伸手拿起皮搭子，来到南里间，黑洞洞，看不见人。他便将灯光点着，将蜡花一弹，看炕上不见了刘荣。他急忙将鹿筋绳解开，把双铲背在背后，收拾紧衬俐落，这才将灯吹灭，出了西房。将门倒带，锁吊扣好，飞身上房，往外就走，如踏平地之路。抬头往四外一看，只见西南有火光的亮子。石禄忙向前奔去，到了西村头，先从房上起下块瓦，往地上一扔，并无人声犬吠，他才下来，出村子一直西南，少时到了独虎庄，听见里面喊声震耳。他抬头一看庄墙太高，伸手取出百练索，八尺铜练，两丈四尺绒绳，共合三丈二。墙高万丈，挡不住来人。当下石禄进了庄墙，掀下一块石灰往下一扔，并无人声。他才蹿房越脊，来到里面。越听杀声越近，他便顺着声音找来，上房行走，到了一所院内。站在东房，往下一看，正赶上刘荣被人踢倒

。他急忙起下瓦来，抖手向郎千头上打来。二瓦又打下，他才答话跳在院中，一摆双铲。刘荣心中所思：他若不来我命休矣。石禄捧双铲，当中一站，问刘荣道：“他们全是莲花吗？”刘荣说：“对啦，他们全是。”石禄说：“那么全叫他们睡了吧。”刘荣说：“冒水就得。”石禄说：“谁拿子咬你来啦？”刘荣说：“他们大家都要拿拉子咬我，我全不怕。”刘荣说：“你多要留神，莲花太多。”甚么叫莲花呢？原来石禄管采花贼就叫莲花。石禄捧双铲，阴阳双铲手内卡，来到战场全凭它。有人与我来争斗，铲头以下染黄泉。石禄问道：“你们那一个过来？”当时正北有人答言，说：“列位闪开了。”蹿出一人来，刘荣一看，这个贼人眼熟，手中使这对军刃利害，原来他掌中一对蜈蚣剪。石禄一看来人身高九尺开外，胸前厚，膀阔宽，面皮微黑，穿青挂皂，黄绒绳十字绊，皮挺带系腰，紧衬俐落。就听来人问道：“对面的小辈，报上你的名来。”石禄说：“我姓走。名叫走二大，别号人称要命鬼。尔叫何名？”来说：“我姓张名冲，外号人称烟薰皂王便是。”左手剪叠着，右手剪垂下。刘荣说：“玉蓝你可多要留神，他这一对家伙可利害。”石禄说：“我比他还利害啦。”张冲左手剪往上一递，那右手的剪盖顶就打下来啦。石禄看剪到往里跟身，右手铲，往上一挂，二人动手。说书说的慢，那招数可来得快。不亚如打闪认针，他用左铲一挂，那右手铲就跟上来啦。没容他左手剪撒手，右手铲已奔他耳根子扎去。张冲一见，忙往下一坐腰。石禄一改招，使了一个双风灌耳，这手又叫白猿献桃。张冲稍慢一点，只听噗哧一声。将发郑跟绢帕满没啦。贼人往后一倒腰，左手剪搭在胳膊上，手摸头顶，哇呀呀的怪叫。忙说道：“列位宾朋，这个走二大的武艺，可真不弱。千万别告奋勇，那一位要前来，可要先酌量自己的能为。轻者带伤，重者就要废命。”当时旁边有人说：“张大哥闪开了，待我治死他。”

说话出来一人，石禄一看，来人身高一丈，白煞的脸面，掌中一条方天画戟。忙问道：“报上你的名来。”贼人说：“我姓王名元。外号人称赛仁贵。”王元横戟到了近前，用戟分心就刺，石禄右手铲用了个海底捞月，急架相还。王元摆戟头往下一押戟杆，将铲压住，右手扣住戟杆。那王元一见，忙往怀中较劲，往回一夺。二人一较劲。石禄将双铲撒手扔地，他右手可将戟杆抓住，长腰往近挨身，黑虎掏心一拳打来。王元撒手戟，往后倒步。石禄说：“你的军刃我不要。”抖手往人群里扔去。往南一跟，穿心掌就打进来啦。王元用手腕子往下一挂，二人在当场就打在一处。一个是受过高人的传授，一个是明人的指教。刘荣一看西川路的贼人，也有这个样的贼人。也就是他，要换个人，早就完啦。大家群贼一看，说道：“咱们王大哥若战不过他，可别跟他动手。工夫一大就不好办啦，必须三两招，就得扯呼。”群贼说“对”。此时刘荣

看石禄不还招，人家拳脚直向致命打来，忙说道：“莲花太多。你进招吧。”石禄一看他使的是流星赶月，泰山压顶，盖顶就打下来啦。石禄使野马分鬃，手指伸张，向他撮去，左手奔他耳门子。王元一看用手一挂他右手，形铜似铁。石禄看他一坐腰，他那撮掌，当时就变了手沟子。王元看他一进招，往底下一低头。石禄的左手在上边，右手在下边，双手一按，当时就把王元的两肩头就抓住啦。用双后一按肩头，往起一纵身，双腿起来将他腰缠上。双手往后一推，口中说道：“你爬下吧小子。我结实，你比我还结实。你家去吧小子。”只听噗咚一声响，两个人全倒下啦。王元仰面朝天，石禄砸在他的身上。王元双手抱住石禄的胳膊，二人当时相住啦，原来王元也是横练。刘荣说：“玉蓝，赶紧叫他睡了吧。”石禄也抬不起手来，两胳膊往外一支，说：“小子你睡了吧，小子。”用头一找他准头，只听吧喳一声，脑髓皆崩，万朵桃花。大家群贼一见，是胆战心惊。石禄站起身形，拉双铲说：“荣呀，他没有我结实呀。”

他二人正讲话，由正北来了一人。石禄面向南，刘荣向北说：“玉蓝瞧后头。”石禄往前一低头，右手铲往上一挂，后面这人手使竹节鞭打来。此人抽鞭换式，往旁边一站。石禄分军刃说：“你要这样我可急啦。”一句话说漏了兜啦，问道：“小辈你叫甚么？”那人说：“我姓董名平，单鞭赛尉迟。”石禄说：“要使鞭我们家里可多的很，祖传槊鞭铲。”大家一听这三种兵刃耳熟，群寇交头接耳说话。有人说：“要是石锦龙的后人，咱们可得快走。除去夏江秀水县，别无旁人。”群贼交头接耳说此事，那石禄在当场。还说：“槊鞭铲是我们的祖传。”石禄生来恨莲花党之人，只要对了手，他是一招都不让。皆因他们竟败坏好人家妇女，所以恨他刺骨。因那董平知道其外之事，他不知其内之情。他提手一晃，鞭就到啦。石禄一看忙往旁边闪身，右手铲往外一挂，左手又往里一撮。董平往下一坐腰，石禄是铲腿一齐到，一腿便将董平踢了一溜滚儿。董平连忙起来，石禄横铲一瞧，口中说：“好小子。你会跑啦。”此时正北又上来一人，说道：“小辈别走，看枪。”石禄扭项回头看，见此人平顶身高七尺开外，细腰窄背，双肩抱拢。董平在那边说道：“贤弟千万别动手啦，此人手段太高。”石禄说：“你爬着吧小子，别多说话啦。你拿着扎枪叫甚么？”此人说：“我姓焦名亮，外号玉美人的便是。小辈你不用说些假话，你要说出你真名实姓，下不死无名之辈。你要说假话，乃是擦粉的妇人。穿俩截之衣，油头粉面，带子缠足。”石禄说：“小辈你真骂人呀。我说出真名实姓，你们大家可别飞呀。”玉美人焦亮说：“何能惧怕於你？”董平说：“兄弟你可多要留神。”焦亮说：“兄长千万别扬他人之威，灭你我大家的锐气，生而何欢，死几何惧？叫他在枪头作鬼，你快通报名姓吧。”石禄

说：“我姓石名禄，外号人称穿山熊。”焦亮说：“你是哪一门？”石禄说：“我是大六门第四门。”焦亮说：“看枪。”石禄说：“小子，你不是叫玉美人吗。今天叫你睡啦。”说话之间，看枪到，他用铲一挂，焦亮急忙将枪抽回来，抢杆就抽。石禄一横腰，说：“小子，我给一下子。”用脊背接枪杆，双铲可奔他扎去。焦亮看他一低头，枪杆可就抽在他的身上去啦。又一看他双铲奔自己脖子来啦，他一想要往上纵，他一定将我腿打掉。往下一坐腰呢，一定废了命。往后一纵身，来了一个铁板桥。石禄往前一撒手，左手铲一挂枪，右手铲直奔胸前而去。石禄口中喊道：“你家去吧，小亮子。”噗哧一声，红光崩现，肠肚一齐出，也是他的报应循环。群贼见他铲头往下直流血，不由胆战心惊。

众人交头接耳，说：“咱们可不能惧怕他人。他拿军刃往前一挂，咱们就趋势走。”旁边有人说：“赶紧把他死尸拉开，待我上前战他。我若不是他人对手，那你们就赶快走吧。要不然是轻者带伤，重者废命。”说完话他手捧锯齿飞镰刀，来到当场，口中说道：“石氏门的军刃，听说过，没会上过。今天倒要看一看有何能为。”刘荣说：“石禄，他可是好的，不要叫他流水。”石禄定睛一看来人，身高八尺，肩宽背厚，两道浓眉，大环眼，鼻孔朝外，火盆口，唇不包齿，大耳相衬，压耳毫毛，倒竖抽笔一般。青布扎巾，青布贴身靠袄，蓝布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青抄包扎腰，紧衬俐落。青布底衣，洒鞋鱼白的袜子，打着半截花布缝腿，手轧飞镰刀。石禄问道：“报上你的名来。”那人说：“我住家在正北，贺家川，姓贺双名飞熊，别号人称卷毛吼，在五峰岛是第三把交椅。你原来是石禄哇，你家贺三爷倒要斗一斗，你们爷们，有甚么本领？”说完托刀往里就扎。石禄见刀到，用单铲往出一挂。贺飞熊连忙抽刀。石禄的铲往外一扁腕子，只听嘎吧一声，刀铲就碰到一处。双铲使了一个野马分鬃式，将刀撕出，只听当的一声，那贺飞熊的头巾发髻就掉啦。石禄说：“荣儿，他是好的。”刘荣说：“对啦，他是好的。”石禄这才将双铲一合，说：“你赶紧逃命去吧。”贺飞熊当时倒吸一口凉气，他往前问道：“朋友你贵姓啊？”刘荣说：“我姓刘名荣，别号人称闪电腿。”贺飞熊毛腰将头巾抓起，飞身上东房，到了前坡一站，说声：“列位贤弟，还不跟我逃走吗？还在此地吗？”当时大众人等，纷纷上了东西等房，向四外逃走。石禄要追，刘荣说：“别追，叫他们去吧。”因此群贼得以逃走。这时候恶豪奴跪下一片，各扔军刃，是苦苦的哀求。大家说道：“请二位大太爷，手下留情，千万别要我们的命。我们不入伙，他不答应。”刘荣说：“那么你们大家认打认罚吧？”大家说：“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样？”刘荣说：“认打呀，将你们带到县署问罪。你们要是认罚呢，见死尸刨坑掩埋。”大家一听齐说：“我们认罚

。”说着一齐站起身来。找锹镐，各处刨坑，将死尸埋完。刘荣道：“你们是多少人，满全聚齐。”又将后面女眷叫出来，又五六个。刘荣问道：“你们大家可是三媒六证，花红彩轿娶的吗？”那些妇女一听，又看到刘荣慈眉善目，知是好人，这才一齐跪下说道：“这位老爷子。你是不知。我们全是附近住户。”这个说：“我在门前买绒线，被他们抢了来。”那个说：“好，你们先见一股子清香，及至醒来，便是此地。”刘荣说：“好，你们先各自回屋，收拾金银细软之物。待我禀报县衙，将你们各送回家，好团圆。”那些妇女走去。刘荣道：“你们仆人，一共有多少。他手底下财产，在甚么地方放着，快将银钱搭到此处。”刘荣一看他们，俱都是害怕耽惊的样子。遂说道：“你家庄主，他们所作所为，全是非法。可是你们可能够打质对吗？”大家说：“这一位老达官。此地有为首的，那县署，他们不敢往这里来。”刘荣说：“他们不敢来，如今已被我们扫灭，他还不来吗？你们那一个认识县署？”有一个说：“我认识。”刘荣说：“那么你快把文房四宝拿来。”那人转身走去，少时回来，交与刘荣。刘荣当时写好了一封书信。交与了那人，那人持信而去。到了县署将信送上，官兵问道：“你从哪里来？”家人说：“我从独虎庄来。”差人上下一看他，说：“你在此等候吧。”他拿书信，到了里面，见知县，回说：“外面有独虎庄送信之人。”县太爷接过信来，拆开一看。县太爷接过信来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欲知信上写些甚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转角楼石禄拐马 密松林毒打五龙

话说知县一见书信，不由吃一大惊。见上面是写着：“现有八贤王府，护衙首领李翠云龙奉王谕访拿盗走宝铠之贼，来到贵县，现在独虎庄，除恶安良。请知县大人速来，我等追查宝铠要紧。”官兵差役人等，大家随着那名仆人，赶奔独虎庄。到了庄中，县太爷下马，叫人往里禀回，就说：“小县已来到此处。”有人回了进去，刘荣连忙迎了出来。他看见门外，站着知县，身高八尺开外，细条身材，面如三秋古月，粗眉阔目，准头端正，头戴圆翅乌纱，身穿青色的袍儿。那知县见刘荣出来，连忙一抱拳，说：“上差老爷。”刘荣也一抱拳，说道：“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到里边一谈。”当时他们一齐到了里边，大家落坐。刘荣取出龙票王谕以及柬帖，令知县观看。那知县问道：“这位达官，您贵姓？”刘荣说：“我姓刘名荣。”知县说：“但不知哪位是李翠云龙？”刘荣说：“他二人追下盗宝之贼，留下我二人等候知县。贵县贵姓呀？”知县说：“下官姓清官印清廉。”刘荣道：“县太爷既然到了甚好。那么此地之事，就全交与阁下啦，我还要追李翠云龙去啦。因为他二人艺业浅薄。”说完又将龙票王谕等收了起来，又说：“贵县您替国家出力吧，我二人走啦。”说完话将石禄带走。

不言知县办理独虎庄之事。如今且说，刘荣将石禄带到高陞店，伙计说：“您二位作甚么去啦？”刘荣说：“我们爷两个，给这一方除去一恶霸，将独虎庄扫灭。”遂说伙计：“你去告诉他们，谁要是在独虎庄内有房的主儿，可以拿房契领房去。那里有县署的人，在那里照管，我们就不管啦，一齐说了出来。”伙计说：“您贵姓？”刘荣说：“我姓刘名荣，他是我一个把侄，姓石名禄。依仗他一对短把追风铲，横练三本经书法，周身善避刀枪。”伙计说：“达官您把为首的拿住了没有？”刘荣说：“业已将为首的治死啦，手下的四散奔逃。”伙计一听，双膝跪倒，口中说道：“我这里谢谢二位侠客爷。”刘荣用手相搀。说：“你起来吧，快去与我们打盆脸水。”伙计答应起身而去。他叔侄进到屋中。少时打来脸水，又沏来茶，坐下喝茶。刘荣问道：“伙计你们这里有杂货铺子吗？”伙计说：“有。”刘荣取出银两，出去买来两身衣服，二人每人一身。又问伙计说：“你们这一带，可有沐浴堂。”伙计说：“有，您没有看见吗，在我们对过，永林沐浴堂。”刘荣便带石禄，叔侄到了那里，沐浴更衣，两身带血迹的衣服拿了回来。刘荣说：“伙计，你将两身衣服拿去洗一洗，自己留穿吧。”店里伙计当时谢过。刘荣道：“我们沐浴身体，可给他多少钱呀？”伙计说：“二位侠客爷，那您就不用管啦，我们就给啦。”刘荣说：“好吧，那你赶快的与我二人预备酒饭。”伙计答应。当时出去，工夫不见甚大。叔侄吃酒，吃喝完毕，店饭账钱，算到一起，共合多少钱。伙计说：“侠客爷您不管啦，现在有位庄主爷，已将店饭账钱全给啦，外赠给你一匹马。”刘荣道：“此位贵姓高名，你快将此位请来。”伙计说：“您在此等候，待我去请。”说完他出去到了街当中路北，将贺员外请来。一进院中伙计就大声的说道：“刘达官，我已将我们庄主请来啦。”刘荣忙转身往外迎来。只见这位老员外，站在院中，是慈眉善目，须发皆白。连忙抱拳拱手，说道：“这位员外您往里请，咱们到屋中再叙。”说话之间来到了里面，贺老员外问道：“这位达官您贵姓呀？”刘荣通报了名姓，说道：“员外您为甚么替我们还了店饭钱，又赠马匹。我与你素不相识啊。”贺员外道：“刘达官，您有所不知。只因有许多的镖车，全都绕着走，不进我们庄村啦。由您去跟各镖局打听，我姓贺名瑞，字沐芳。不论哪一路的镖车，要从我们庄路过，我都要请到庄中待酒。大家镖行赠我一个美号，人称贺百万。我今天听伙计说，您两位扫灭独虎庄，给这一方除去大害，我们是感激非浅。我已将店饭账全候啦，请您将马收下吧。”刘荣道：“贺老员外，您候了店饭钱，我倒依实了。您可将马拉回去吧，我在镖行跑腿不用马。”遂叫石禄道：“玉蓝呀，上前谢过员外。”石禄说：“老头我这里谢过您啦。”刘荣道：“伙计，店饭钱，这位老员外已然给啦？”伙计说：“不错，老员外已然给过啦。”刘荣说：“好，那么

你将那钱交与账上。”说着伸手取出一锭黄金来，说道：“这个小意思，是给你们买包茶叶喝吧。”伙计急忙出去，叫进杂役人等，一共六名，大家上前谢谢刘达官。刘荣说：“你们不用谢啦，玉蓝呀，赶紧将马匹备好，咱们这就得起身。”石禄答应，当时出去将自己马匹备好，又将皮搭子搭在马的身上，站在院中。说道：“荣儿，咱们走哇。”刘荣一看，东西物件不短。贺老员外道：“您二位可以在我们这里，住个三天五天的，再走不迟。”刘荣说：“不必啦，我二人有紧急事在身。”说着他二人往外走。那贺老员外，以及伙计人等，往出相送。到了太平堡东村头以外，刘荣问众人一抱拳，说：“列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改日再会吧。”

刘荣带走石禄，一路之上，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天相距何家口约有几十里地。刘荣说：“玉蓝呀，咱们快到啦，可以连夜往下赶吧。”石禄道：“夜间走吃甚么呀。”刘荣道：“我给你买点件货。”石禄说：“咱们怎么不住店啦？”刘荣说：“店里头爬爬太多。”石禄道：“爬爬用手一按就死啦，味臭，味臭。”他们说的是臭虫。“那么马儿吃甚么呀？”刘荣道：“往往有这么一句话。”石禄说：“王八甚么话呀。”刘荣道：“不是王八有话，是往往的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当下二人一边走，一边闲谈。一路之上过了许多大小村镇。刘荣心中急躁，恨不能一时到何家口才好。天时已晚，石禄说：“我饿啦，怎么办。”刘荣便给他买了点馒首饼等，他在马上吃，刘荣在地上走着吃。叔侄一直走了多半夜。一听四外梆锣声音，已来到何家口西村口。刘荣道：“玉蓝你下马吧，到了何家口啦。”石禄说：“不用，我今天可累啦，马可不累，我不下马啦。”刘荣一听，忙上前将马的嚼环拉住，长叹一口气。石禄说：“荣呀，你干么咳声叹气的？”刘荣道：“我与你舅舅单鞭将马得元，又与你爹爹圣手飞行石锦龙，陆地无双石锦凤，万战无敌石锦彩，银头皓叟石锦华，我弟兄全是神前结拜，没想到我刘荣为镇天豹子李翠、追云燕云龙寻找宝铠，给这个孩牵马坠蹬。”说着拉马匹，来到村内，听见前头有人说话，离切近一看，是吉祥店老家人何忠。原来何忠手拿扫帚，正在那里扫街啦。刘荣说：“前面老哥哥何忠，早就起来啦。”何忠抬头一看，原是刘荣，遂说道：“我昨夜一夜没睡。”刘荣道：“你为什么呀？”何忠道：“刘爷您把石禄请来啦吗？”刘荣说：“我已请来啦，你往马上瞧。”老家人何忠往马上一看，那马上有一猛将，忙将扫帚放在就地，来到刘荣面前，跪倒，说道：“刘爷您受我一拜，我替我们主人跟您面前请罪。”刘荣道：“何必如此呢。”何忠道：“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您请到里面，老奴我有细事回禀。”石禄翻身下马，何忠拿起扫帚，开了店门，三个人进店。早有店里伙计，将马接过，涮饮喂遛去了。当时石禄拿着皮搭子，跟随何忠来到了

屋中。刘荣一看北上房中，一个人没有，可是明灯蜡烛。刘荣忙问道：“何忠，这是怎么回事呀？人全那里去啦？”何忠道：“刘爷您要问，这里有这么一件事。”

书中暗表，自从刘荣走了之后五六天，四小将回来了。水中蛇谢斌、独角蛇谢亮、水豹子石俊章、翻江海龙神手太保何斌，由正北黄龙岭回头，车辆马匹一进何家口东村头，来到街的当中间，祥平店门前，有伙计在门前站着。看见他弟兄回来了，忙上前迎接，说道：“少达官爷您回来了，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老达官有话，叫你们诸位回来，车辆马匹全卸到祥平店。”哥四个下马，这才将马匹交与了伙计，拉去涮饮喂遛，暂且不提。他弟兄四人要往里走，何斌问道：“伙计，甚么人粘贴吉祥店啦？”伙计道：“李翠云龙。”何斌说：“李翠云龙他们为甚么占官店呢？”伙计说：“我不知道，您请到里面自然知道。”弟兄四个人便奔吉祥店，何斌上前叫门，何忠将门开了，一看是他弟兄，遂说：“少达官回来啦，您到上房看看去罢。”小哥四个便到了上房，何斌一见宋锦赵华阳，急忙上前跪倒，说：“宋大叔赵二叔，您二位大喜啦。”宋锦说：“我喜从何来？”何斌说：“我二叔偷花戴花，江湖里头让你们弟兄八位成名，是我二叔献一手绝艺，您八位一齐佩戴守正戒淫花。”宋锦道：“孩儿你不喜欢吗？”何斌说：“二位叔父，咱们大家同喜，可是您戴守正戒淫花。您知道他宗旨吗？”宋锦心中所思，还是在外保镖，能长经验阅历，听保镖老达官说过，那二老讲过，天上无有，地下无双，才能配戴戒淫花，遂说道：“我听三老所说，戴花不采花，采花不戴花。戴花若采花，必死乱刃下。这守正戒淫花的宗旨，就是这个。”何斌点了点头，心中所思，八门的头一门，金针八卦左云鹏，乃是世外的高人，镇江南的剑客，祖居河南聚龙庄，北门内路西，紫云观观主。一针定八卦，分为八八六十四门。人家是八门头一门。想到此处忙把他们三人叫进来，上前与二位叔父见礼，不相识他给一致引，又给李翠云龙行完礼。何斌看他二人面带愁容，忙上前追问前情。李翠云龙就将入府当差，丢失宝铠之事细说一遍。何斌一听，当时气得浑身乱抖。何玉说：“儿呀，你不要生气，事宽则圆。”丁银龙也说道：“孩呀，由其我随你二叔，头探一次屯龙口，那恶贼普莲会跟我翻了脸啦。幸亏你二叔跟了去啦，他不去还真糟啦。现下你刘大叔，上了夏江石家镇，请石禄去哪。你们哥四个回头，叫咱们一齐在店中等候。”何斌说：“非得等我大叔将我石大哥请来。倘若他不出世呢。那咱们宝铠就不用要啦。”丁银龙道：“何斌，皆因那山上有走线轮弦，武勇绝伦。恐怕大家入山，涉险，这倒是刘荣的的一番好意。”何斌道：“那么我刘大叔将我石大哥请来，他就不怕吗。”丁云道：“那石禄他横练三本经书法，刀枪不入。”何斌说：“伯父，我弟兄回来一路的劳

乏，趁此机会我们休息个三天五日的，暗中算等我刘大叔。”李翠道：“何斌呀，那王谕柬帖等，全叫刘荣拿着呢。”何斌道：“您拿着王谕，您可曾到济南府挂号啦吗？”李翠说：“我倒是挂了号啦。”何斌又问：“秀水县您挂了号啦吗？”李翠说：“也挂了号啦。”何斌说：“挂了号就得啦，那我们去歇息去了。”四个人退到后面，直过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头上，早饭吃完，大家落坐闲谈。何斌道：“上至我伯父，下至我几位叔父，咱们可以到院中，过一过兵刃。今天晚上咱们夜奔屯龙口打虎滩。我跟我爹爹学的这口砍刀，我要会一会普莲，拿着了他人，要给我丁大伯父报仇雪恨，得回宝铠，要搭救我二位叔父满门家眷。”旁边何史说道：“少达官，您可要慎重，千万不要艺高人胆大。那普莲说是四川下三门的人，手段毒辣。何斌道：“何忠啊，我是主人，你是主人？”何忠说：“少主人，您是主人，我是奴才。”何斌说：“我父亲爱才，这才用你，有事问你再说。我们大家讲话，何忠你在旁答言。你要是再多言多语，小心在我的刀下作鬼。”老家人何忠一听，吓得颜色更变，诺诺而退，不敢答言。丁银龙说：“侄男何斌，咱们再等个三两日再说。”书中简说，他们又等了三天，刘荣石禄仍无音信。何斌说：“明天咱们吃完早饭，大家过一回军刃，晚上我杀奔屯龙口。”第二天吃完早饭，每人全过了家伙。天到大平西预备晚饭，众人吃喝完毕。何斌道：“众位伯父以及列位叔父，赶紧将东西物件拿齐。老哥哥何忠，你看守店口。会水的将夜行衣包水靠拿好。其余的列位，拿好军刃暗器、夜行衣包。”当下何玉、何凯、丁银龙、李文生、宋锦、赵庭、李翠、云龙、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众人往外。何忠将店门开开，说：“列位达官，您到了那里，可千万要仔细留神。”丁银龙说：“不用你惦念，好好的看守店房吧。”众人是每步加三分，来到屯龙口西山坡。一看无有隐藏之处，绕到南山口，平川之路。丁银龙道：“这个地方别走，他暗藏走线轮弦。”

众人便来到东边山树林之中，大家一齐坐在地上。耗到天晚，山上梆锣齐响，也就在定更天。何斌说：“列位，咱们大家收拾吧。”众人探兜囊取白布捻一撮卷啦，亮火摺子一点，着啦，化点烛油，贴在树木上啦。江湖人有点灯亮，瞧甚么也能逼清似水。大家忙脱下白昼衣服，换好三岔通扣夜行衣，寸排乌木钮子，兜档滚裤，上房的软底鞋袜，围打半截的鸡爪花布蓬腿，绒绳十字绊。脱下来衣服包好，抄包扎腰紧衬俐落，抬胳膊踢腿，不绷不吊。刀插背后，明露刀把，手帕罩头，地上物件不短，将白烛捻吹灭放在囊中。李文生取绒绳将甩头之胆拴好。大家到了林外，向山坡走来，到了那群墙之下。何斌说：“列位老人家闪在一旁，待我先上去。”说话之间，伸手取出绒绳，抖手扔上去，抓住墙头，两双手紧倒换，双足踹墙，如走平地一般，直到了上面。左

臂一跨墙头，往下一看是黑洞洞，并无人声。忙伸手取出问路石，犬吠声音没有。遂低声说道：“列位老人家随我来。”何玉道：“上边没有走线轮弦吗？”何斌说：“没有。”大家人等这才纵身形，一齐到了墙头之上。何斌摘下抓江锁，大家一齐下来，到了墙里。何斌伸手亮刀，向众人说道：“大家千万的留神，我左臂一抬，就要站住。”正说之间，往前一迈步，踏上铜弦，扫堂棍打来。何斌忙用刀支住，身子向后再退，就听咯登的一声那走弦向东去了。东边梆子声响，出来许多的喽兵，各抱弩箭匣。

书中暗表，自从丁银龙二人走后，那普莲他就拿了准备啦。两个首领带了二百名喽兵，暗伏在各处。今夜走弦一响，知有奸细到了，所以全出来了，便向众人放箭。何家口众位，用刀拨打弩箭。何玉道：“儿呀，咱们这便如何是好？往里去吧，竟是走线轮弦，此地又有弩箭。这可如何是好？”大家人等在墙里面，正在着急，那两个首领手打梆子催兵，放箭正紧。就听墙头上，有人从鼻子眼里一哼吃。这二人翻脸往墙头上一看，说道：“墙头上是我二哥鲁清吗？”上面答应道：“不错，正是我。你们是林贵林茂吗？”二人一齐答言道：“正是我二人。”鲁清一听便跳下墙来，说道：“你们二人要反呀？我不是把你们荐到青州府东门外路北三元镖店，怎么会来到此地呢？”林贵道：“二哥您不知道，提起来话太长啦。我们哥俩对不起您。那镖行三老，看在您的面上，对我们很至重，给我们二人一千两银子，给东昌府西门外，单鞭将马德元家中送去，另外给了我们一百两盘用。我二人穿城而过，那时心中一喜欢，进了酒店，喝得大醉，给了酒饭钱，出了酒店，往西到了赌博场，去赌金银。一千两银子转眼之间输了个精光。我们二人了没脸去见单鞭将马德元，只好在树林子闲逛。幸亏那一百两银子的盘川还没输掉，我二人才不至于挨饿受冻。

”鲁清说：“你们二人来得正好。”就叫林贵、林茂跟何家口众位一块用刀拨打弩箭。众英雄且战且退，弩箭倒是没伤着谁，可是那走线轮弦躲了这边的，又碰上那边的，连个贼人的影儿都没看见，已有好几位身上带了伤。眼看天快亮了，何斌一看不妙，赶紧顺原路回到屯龙口东山树林中。老少众位伤势不重，就连夜返回何家口。老家人何忠一看众人无功而返，也顾不上埋怨何斌冒失了，赶紧叫人取出刀口药，给带伤的上了药，又安排老少英雄洗漱吃喝。过了几天，何斌见老少众位伤已治好，养足了精神，就又要攻打屯龙口。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何斌就是这样性烈如火。叫他这么一鼓掬，众位英雄又去夜打屯龙口。当下何斌、何玉、何凯、宋锦、赵庭、林贵、林茂、鲁清、丁银龙、李文生、李翠、云龙、谢亮、石俊章又来到屯龙口。上一次吃了走线轮弦的亏，这一次你倒提防着点哇。偏偏又踩上了消息，一时间扫堂棍左右轮番抽打，弩箭赛如飞蝗。工夫不大就接二连三的倒下好几。只得搀扶着带伤的

，二次退回何家口。到了店门口，何斌才知道刘荣已请来石禄。刘荣一见何斌、谢亮、谢宾、石俊章，就知道是这四个小子不听何忠的良言相劝，冒险攻山，一生气到里边坐着，关上了门，不理这四个人。还得说老人家何忠心眼好，他对鲁清等人说：“你去叫何斌他们四个人在这边蹲着，然后咱们请出刘荣来，叫他四个人与刘荣陪罪。”大家说：“好。”那何忠到了屋里见刘荣，说道：“刘爷您大喜啦？”刘荣说：“我喜从何来。”何忠说：“大家全回来啦。”刘荣一听，连忙跑了出来。大家遂说：“我们大家有罪了。”刘荣道：“岂有此理，不用客气。你们大家攻山的心胜，总是为得回宝铠，救的是李翠云龙。”众人这才同他往里，刘荣过去相搀起他们小弟兄。大家到了屋中，一看石禄哇，原来是浑小子一个，长得凶猛。当时有认识的见礼，不相识的有人给致引。此时石禄与大家送外号，管丁银龙叫大厨子，管李文生叫大脑袋，管何玉叫大何，何凯是二何，何斌是小何，管宋锦叫大肚子四，管赵华阳叫小脑袋瓜，管林贵叫贵儿，林茂就叫茂儿，鲁清叫大清儿。刘荣便问大家的情形，众人便将入山的情形一说，以及鲁清怎么样解的围。刘荣道：“很好，大家虽然涉险，并没伤人，这就算是便宜。”鲁清道：“刘大哥您与我请来拐棍来啦。我说话他懂，他说话，我能顺着他的话音，往上讨。”刘荣道：“石禄说话，是天真烂漫，出口也实在难听。”鲁清道：“石爷您做甚么来啦？”石禄道：“有荣儿上我们家去啦，跟我老娘借人去啦。我老娘就把我借给他啦，上这里叫大何带着，上口把莲拿住，把宝铠拿回。做官八百品，银子八抬筐，好养活我老娘。”鲁清一听，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当先，遂说道：“你们爷俩个，走了一夜啦，我们大家也累了一夜啦，咱们一齐歇个三天五天的。有受箭伤的，好好调养调养，再攻山不迟。”大家说：“好吧。”展眼过了四五天。这一天早饭之后，鲁清问那受弩箭伤的：“全好啦？”受伤的：“好啦。”鲁清说：“咱们谁使甚么家伙，咱们可以过一过。”当时众人过完了军刃，在店中睡了一会儿。天色晚，吃喝完毕，大家由店起身。鲁清说道：“师哥这一对铲，是他自己拿住，还是有人给他拿住呢？”石禄答言道：“我自己拿住吧，你们有绳子没有呢？”何斌说：“有绳子。”石禄说：“你拿来我瞧吧。”早有人将捆镖车的绳子，拿了一根过来，石禄将一对双铲勒到了背后。何斌一看他背好了，不由一声叫，遂向鲁清道：“鲁大叔。您看一会儿见了普莲刀法慢了还受伤啦。如今他这样怎么往下拉呀？”鲁清说：“待我问问他。”遂说道：“石禄要见了普莲，这铲怎么往下拿呀？”石禄一听，忙双肩一抱，一运用三本经书法，哼了一声，周身绳子满折，双铲垂落在地。石禄说：“你们瞧这够多么麻烦，还有绳子没有？”当时又给他拿出一条绳子来。鲁清道：“你将大家先拿下来。”石禄说：“好啦，清呀，你要不说，你要不说

我还是真忘啦。”说着便将大氅取下，将双铲往后一背，何斌给他结好。鲁清道：“咱们大家全把名字写好，要不然到别里不知全有谁。”大家答应，写完之后，收拾紧衬俐落，这才一齐往外。何忠将大门开开，何玉等众人到了外面，他将何润叫了前来。说道：“你可以在门外，看守门户。”何润说：“我也随兄长前去。”何玉说：“你不用去啦，就在家吧。”何润点头，大家人等这才出了东村头，扑奔屯龙口。

绕到长边山，到了松林，当时进入林中。有坐着地上的，有站着的，为是耗到天黑。少时天黑，就听山上梆锣齐响，定更天，众人各自取出白蜡捻儿，用火摺子点着了，站在树林里面，各自换好夜行衣。鲁清说：“列位千万先将虎尾棍的环子，全用绒绳捆好。”低头一看地上一件东西不短，将白蜡捻起下收好。鲁清道：“咱们此次入山，叫石爷在前，我在他后边，你们大家全在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林贵、林茂他们后面。我到时候要是一扎煞二臂，你们可就站住。鲁清越过那一位，我要去，死在走线轮弦上，那可死而无怨。”众人点头，大家出了松林山奔坡面来。鲁清抬头一看群墙，墙头之上有滚檐坡龙砖，外头出来八寸的瓦檐来。鲁清说：“列位，上面可有走线轮弦啦。”大家连忙点头，鲁清说：“石禄你上去吧。”石禄说：“我不上去。这个泥马我可不去。”鲁清说：“这里头有莲花，莲花在里头啦。”石禄说：“这里头莲花多啦。”鲁清说：“里头多，都拿着拉子啦，是莲花都要拉我。莲在里头有老王哪个铠儿呀。你要将莲拿住，把铠得回。见了老王岂不是做了官啦吗。石爷大家都吃我呀。”石禄说：“大伙都吃我，是我养活的。你们全怕拉子，我不怕，我结实。这个泥马不老实吧。”鲁清说：“老实。”石禄说：“好，待我上去。你们大家可往后退，上头要嘎吧啞哧，留神咬你们。”众人这才往后。鲁清离开他也有一丈七八，再从墙里发出甚么暗器，也够不上啦。石禄这才纵身形上墙，左胳膊一挂墙头，滚檐往里一滚，抢檐里出来冲身毒药刀，来扎石禄的右肋。石禄说：“你们可先别上来，有拉子。他通窗户啦。”鲁清说：“甚么通窗户啦？”石禄说：“是拉子。”鲁清说：“你把它拿下来我看看。”石禄说：“我要把它拿坏了，莲要我赔啦。”鲁清道：“他叫赔，是我叫你拿的。”石禄说：“莲要叫我赔，清可说，大清叫我拿的。”鲁清说：“对啦，你就往我身上推。”石禄说：“那么莲要打你啦。”鲁清说：“他打我，大家都是我养活的，你管我呀。”石禄说：“对啦，大清是我养活的。谁要打大清，我打谁。”鲁清说：“对了。你倒是上去呀。”石禄这才换左胳膊跨好墙头，右手攥住了刀。一用力将刀弄折，扔在地上。鲁清晃火摺子毛腰捡了起来，令大家观看。众人一看此刀，足有一尺二寸长，刀苗子足有九寸五，刀尖上红锈不少。书中暗表。那全是毒药喂好了的，从打刀把往后的地方不远

，全有一个个小窟窿。鲁清忙将此刀插在墙根底下，用脚往下一踩，将刀入了地啦。向石禄说道：“你将他骑上。”石禄道：“我骑上他跑吗？”鲁清说道：“你骑上他就跑。”石禄这才一片腿骑好了，那滚砖来回摆悠。石禄说：“这个泥马竟活动不走，叫拉子直咬我。”鲁清说：“你先把那个拉子全拿下来。”石禄答应，伸手全给拿了下来，将刀扔在地上，说道：“大清，你叫我拆，我可就拆。莲要是问，我就说，大清叫我拆的。”鲁清说：“你将瓦鞍子给他拿下来。”石禄答应，一用力便将滚瓦给坏了，扔在外面。石禄一掀滚瓦，说：“嘿，大清，这个瓦有牙呀，咬人。”鲁清说：“扔下来我瞧一瞧。”扔下之后，毛腰拾了起来一看，原来是竹瓦所制。石禄在墙上道：“嘿，这里有个大窟窿。”鲁清道：“你往里边看一看，有甚么没有。”石禄伸手往里一摸，说道：“里边有一根筋。”鲁清说：“你赶紧掀他，北面拴着太岁啦。”石禄使用手一拉，当时将铜弦掀折啦。鲁清一看上面的滚瓦不动啦，他伸手取出拦江索抖了上去，抓住墙头，不动啦，这才顺绒绳上前，此时大家也跟了上去。众人到了墙上，鲁清等大家下墙。鲁清道：“咱们大家必须经一丈二外边去纵，可以高枕无忧。”大家答言，便一齐的飞身跳下，全有一丈开外。石禄也随着下来，会合在一处。石禄在前，鲁清在后，大家又跟着在后。石禄往前一走，脚上一掀，扫堂棍到。鲁清便一扎煞双臂，大家连忙站住。何斌说：“鲁大叔，头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遇见过扫堂棍啦。”鲁清道：“石禄你把他掀起来，这个木头棍，跟我有交情，使劲掀。”石禄一听毛腰揪住一拉，嘎吧一声，将弦掀断，棍已破啦。大家再往里走，二道轮弦，是串地锦。鲁清叫石禄一毛腰，将串地锦给揪了起来。石禄一看，遂说：“好一个大蜻蜓溜哇。鲁清叫他使劲掀，当时便将铜弦掀得串地锦完全废啦。石禄来了个大坐墩，坐在堆里。石禄道：“清儿呀，你得赔我。”鲁清说：“赔你甚么呀？”石禄说：“你得赔我屁股，我屁股两瓣了。”鲁清道：“谁的屁股全是两半的，别费话，咱们走吧。”石禄说：“你的屁股就是整的。”鲁清说：“除去狗豆子，竟吃不拉。”大家一听是鼓掌大笑，石禄这才往前再走。”

鲁清走了很远，看见前边一片木猴，也有躺着的，也有站着的，等等不一。鲁清说：“你过去把他搬过来。我叫他给你来个蝎子爬。叫他给你推个小车。”说着一扎煞二臂，说：“列位往后，这是木猴阵。”石禄往前一走，脚蹬上弦，那猴哧的一声，就奔石禄而来，伸拳就打。石禄忙用手一拦，右手抄着猴胳膊，嘎吧一声，竟给拿了下来。他一抬脚，那猴又回去啦。石禄道：“大清你看，这不是真猴，是木头的，这里还有拉子呢。”鲁清说：“待我瞧一瞧。说着伸手接过来：“你看，原来猴的指甲全是牛耳尖刀，用毒药喂好了，打的如同手指一样，利害无比。”鲁清又说：“石爷，你看那边那个可是真的，你

过去看看去，将他抱过来，可千万别把他窗户凳儿挟折了，折了他就睡啦，没人跟你练了。”石禄说：“好”，忙往前一上步，那猴就扑了过来，使了一手白猿献桃，向他打来。石禄身形一矮，使了一手野马分鬃，将猴双臂支了出去，往下一挂，一上身将猴腰抱住，说：“你过来吧，小子。”木猴往下一弯腰，石禄一用力，咯吧一声响，铜弦已断。那些个猴，全倒下了，木猴阵破啦。鲁清一看，说：“得木猴全睡啦，没人跟你练啦。”石禄一气跳在当中，便将那些猴儿，全给毁坏。大家人等过了木猴阵，再往前去，便是一片水。鲁清说：“石爷前边可是有了水啦。”石禄说，豪子，我的鸭子渴啦，他要喝水。”鲁清忙问刘荣，说道：“他会水不会？”刘荣说：“这一层我倒不知，莫明其妙。”就见石禄来到河边，噗的一声跳下去啦。众人一齐乱叫石禄，林贵林茂说道：“这一个水里可有走线轮弦。”刘荣一听，伸手拉刀，说道：“普莲呀，今天不能报仇，来生来世，也要报此仇恨。我在石家镇夸下海口，说他有舛错，我以人头相见。如今他下了水，不知生死。”吓得时水中蛇谢斌，说道：“待我换好水衣，下去看一看去。”说话之间，他下水中一看。当时便吓了他一身冷汗，原来水中一盘一盘的搅轮刀，很是稠密。谢斌忙上来了，说道：“列位叔父伯父，水中搅轮刀稠密，你我大家难以下水。”石禄在里面已将刀统盘毁破，来到西岸。石禄上了岸，说道：“你们大家在那里叫甚么。”大家说：“打鬼打鬼。”石禄说：“你们在东边，我一人在西边，干吗嚷打鬼呢。”鲁清说：“你是活人吗？”石禄说：“我是活人。”鲁清说：“那么你说一说，你家住那里。”石禄说：“我姓走叫走二大，大府大县大村子。”鲁清说：“你满口里乱道。”石禄说：“满口里放炮。”大家说：“你必须说你的真名实姓。”石禄这才说出真名实姓。林贵林茂说：“二哥，您叫他往北走，那北边有独龙桥，西岸有一个石头桩儿，在那下边有一个大铁环子。叫他拉起环子，套在那石头桩上，咱们大家才能过去。”鲁清一告诉石禄，石说：“没有石头桩。”林贵用手一指道：“您看那不是吗。”鲁清说：“你知道是叫石头桩，你知道他管他叫甚么呀。”遂说道：“石禄你往北走，我告诉你就是。”石禄走了不远，到了石头桩旁边，鲁清喊道：“站住。”石禄就站住了，鲁清说：“你低头看，那不是石头桩吗？”石禄道：“这叫石头孩。”鲁清说：“对啦，在那石头孩下边有个环子，你把他拉起来套在石头孩头上，就行啦。”石禄说：“好吧。”他对石头说：“孩呀，你要勒脖子跟我说。要嫌勒的慌，我再给你摘下来。”鲁清说：“你把双铲拿起来，往南。”石禄答应，真往南来了。走了有一箭之路，鲁清令他坐下，他面向北府双铲放在就地，坐在双铲之上。鲁清道：“诸位咱们可以从独龙桥上过去。”林贵说：“列位随我来。”大家一齐到了桥边一看，原来有两根锁练子，是挂在两岸的石头

桥上，要不然过不去。众人林贵等，来到了岸边。林贵说道：“咱们大家过桥可以，千万的越快越好。”又叫林茂把守东岸，鲁清在头前引路。众人一上桥，那铁练子套着石头一响。石禄他以为是石头孩说话，他往过跑，口中问道：“我给你摘下来吧。”鲁清一听，说：“咱们大家赶紧走。”众人遂来到西岸。再看石禄上下无根线，鲁清说：“石禄你的衣服啦？”石禄说：“我的衣服全叫莲弄的鬼拉子，全给我吃啦。我要是找着了太岁，非叫他赔我衣服不可。”石禄说：“大清你认识太岁那里吗？”鲁清说：“我认识。”石禄说：“你认识带我走，咱们找他去，叫他赔我衣服。”鲁清一看那山坡，是逢高就低，顺着山坡盖好了房屋，遂说道：“林贵呀，你把守此西岸，叫你兄弟把守东岸，这边是一个人也别放。”林贵这才把守西岸。鲁清问道：“那一位认识大厅？”丁银龙道：“我认识大厅，这里是我盖的。”说着往前而走。鲁清说：“还是诸位在我身后，叫石爷在前引路，防备有走线轮弦。丁银龙在后面指引说：“从此往北往西，就赶奔了大厅。”大家这才一齐到了山坡，顺路往西，这才来到了大厅，围大厅绕了一个湾儿。鲁清道：“何玉、何凯、石俊章，你们爷三个在东房上，千万别去。宋锦、赵庭、谢亮，你们三位在北面。刘荣、李文生、谢斌，你们三位在西面。我与丁银龙、何斌，三人在南面。石禄你提双铲，往里走。”当时石禄答应，提军刃往里面来，刘荣他们众人，各自飞身上房。那石禄刚一到屏风门，就听里面有人说话。按下不表。且说那门里的狠毒虫黄花峰说道：“兄长，您那年与江南蛮子赵庭，为一件小事，与他们为仇。我这两天，因为他们将林贵林茂带走，不知又生出甚么事来，所以我心中很是耽惊。咱们山上的出入之路，他二人是略知一二。他要归到何家口，对他们一说，难免得他们大家再三次攻山，真如探囊取物一般。”那普莲一听此言，是哈哈的大笑，说道：“列位宾朋，休道我是夸口，谅他们外边有雄兵百万，他也进不来。正说着将一正面，看见从外边进来一人，连忙使百步吹灯法，将灯吹灭，说道：“大家收拾了。”当时众人归着齐啦。普莲在屋中问道：“院内甚么人？”石禄道：“我乃走二大，说话之人是莲吗。”普莲说：“正是你家太岁爷，金花太岁普莲。”石禄说：“你是莲花的头吗？”普莲说：“正是你家大太爷，山上头把交椅。”石禄说：“小子你出来呀。”普莲在屋里这才推簧亮刀，伸手摘下竹帘，卷在一处，抖手一扔，随着人就到啦。石禄见黑忽忽来了一物，忙用左手掌往外一豁，将竹帘支了出去。普莲见他帘子支出去，摆刀刚要剁。往四外一看，房上人全满啦，连忙将刀往怀中一抱，丁字步一站，不由心中所想：外边有那走线轮弦，全拦不住大家。就听南房上丁银龙说道：“列位您看，在院中怀里抱刀的便是金花太岁普莲。”那房上镇山豹子李翠，一闻此言，摆军刃就下来了，说道：“石爷你且闪开了，我见

了盗宝之寇，焉能叫他逃走。”普莲轧刀一站，问道：“对面甚么人？”李翠道：“正是你家健将首领镇山豹子李翠。你我二人素日无仇，你为何害我弟兄二人。”普莲说：“我为斗一斗江南蛮子赵庭。”李翠说：“你将宝铠双手献出，你再去找赵庭，与我们无干。”正说之间，那北屋中有人说：“普寨主，你闪开了，今天咱们有一场血战，叫何家口的群贼，一个也休走。”普莲往旁一闪，当时跳出一人，乃是叶秋风。遂道：“老哥哥您多要留神。”又命人将院中灯光掌好，又说道：“列位呀，我的老哥哥要是不成，我另有办法。”原来他暗有准备。叶秋风道：“既来之则安之，咱们大家不能群殴。不论那一位，若将我踢一个跟头，我情愿将宝铠双手奉献。”李翠说道：“来者可是叶秋风？”叶秋风道：“不才正是某家。”李翠说完，举刀就剁。叶秋风往旁一闪，横刀顺风扫月。叶秋风往下一坐腰，用刀背一拦他的刀，往外一豁，刀再往里走，李翠也一坐腰。叶秋风看他这样，他一立腕子，往下就剁。李翠往旁一闪，叶秋风用左膝盖找右腿洼双腿一跪，那磕膝弩就打出来啦，奔李翠哽嗓。只听咯吧一声，不知李翠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中三亩园应誓拿普莲 八贤王贺号石禄得马

话说叶秋风与李翠对了面，刀里加镖，直奔李翠的哽嗓打来。李翠一见急忙一甩脸，就在左边耳朵上，就打上啦。忙往后一倒步，将镖拔下。叶秋风就是这一样好，他打的暗器，是全不喂毒药，丁银龙上前说道：“李贤弟闪开了。”到了前面亮金背砍山刀，问道：“对面可是八臂哪吒叶秋风吗？”叶秋风道：“既知我名，何必多问。你报上名来。”丁银龙道：“我姓丁双名银龙，外号人称神偷小毛遂的便是。”说完举刀往下就砍，叶秋风往旁一闪，用刀急架相还，二人当时杀在一处。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说的慢当时快，那普莲心中暗想：丁银龙刀法实在是高，我那老哥哥不能取胜，我必须注意与他。此时叶秋风一见是竟找那空子，好打暗器。无奈丁银龙看的太严，不容功夫。二人打的工夫大了，叶秋风虚点一刀，往北就跑。丁银龙执刀一追。叶秋风脚下一滑，是爬伏在地，连忙刀换左手。丁银龙赶奔上前，连肩带背就砍下来了。那叶秋风打的这一手名为卧看巧云锁喉镖，就听他说“着”了一声，镖就打了出来。丁银龙一看实在躲不了啦，用左胳膊一挡当当。那镖久窈忠担撂淞银龙身带重伤，往旁一闪，那何玉就到了。何玉轧刀说道：“胆大的叶秋风，你用暗器伤了我的拜兄，我焉能跟你善罢甘休。”叶秋风道：“何玉，我与你乃是对头冤家。”说完二人杀在一处，就在三四个回合，叶秋风左手一晃说：“你看你家大太爷的暗器。”何玉往上一翻脸，一看，任甚么没有。那叶秋风刀往下一沉就向前扎来，何玉躲之不及，就在左边大腿上中了伤啦。何斌一看就急啦，急忙提刀来到阵前，他要替父报仇。叶秋风问道：“对面来者甚么人

？”何斌道：“你可是老儿叶秋风吗？”叶秋风道：“正是你家老太爷。”何斌说：“在下姓何名斌，外号人称翻江海龙神手太保，特来替我父报一镖之仇。”叶秋风刚要上前动手，那后面有人说：“老人家先行闪开，待我叶德治他。您连胜三阵，必然累啦。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少时，您给我们观敌料阵，待我大战於他。”说着话摆扑刀上前动手。正南鲁清说道：“孩儿呀，你可多多的留神，此贼可太滑。”原来鲁清有见面知其心的聪明，他一看就知道此贼奸滑。何斌道：“老人家休要夸奖他人，量他小小狗子，有何能为，何必挂在唇齿。”又说道：“叶德小辈，你将朴刀扔在地上，待我将你人头斩下，好报那一镖之仇。”说着话就要动手，那叶德焉听这一套，他举刀上前，左手一晃，右手一砍，右手刀砍来。何斌一见急忙往旁一闪身，他刀就砍空啦。何斌托刀往里一扎，叶德往后一坐腰，二人打在了一处。叶德拿起朴刀来砍他的下三路。何斌长身就纵起来了，双手抱刀往下一劈。叶德身子一转，就躲过此刀。何斌跟身一步，反臂撩阴刀，往里一滑。口中说：“小辈，可要小心你的左臂。”那叶德急忙往里一收左臂，稍微慢一点，刀尖就在他左臂上划了一下大口子。当时他带重伤，败回本队。那八臂哪吒叶秋风大声说道：“列位大家可千万别过来，这个小畜生何斌，杀法特以的骁勇，待我战他。”说着话来到近前，举刀就剁。何斌见刀到，往旁一闪，当时二人杀在一处。何斌的刀正拦头往里走，叶秋风往下一坐腰，用刀背磕他的刀背，呛啷一见响。他用刀往出一撤，刀已撤出，镖已打出。何斌倒是躲过刀啦，那镖没能躲过，便打在他左跨骨上。自己忙将镖起下，扔在就地。谢斌赶奔上前。石禄答言，说道：“斌跟亮，你们全别过去啦，他拿冰钻把小何钻啦，叫他钻我。”说话之间，摆双铲来到当场说道：“对面老排子，你用刀扎人，用竹千钻人，还不成，如今又用冰钻咬人。小子你咬一咬我，试试。”叶秋风轧刀一看他，借灯光一看，见他身高约有丈二，虎背熊腰长得很是凶猛，外带拙莽，瞧他样子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可是知道使这路军刃的，武艺弱不了，看他上下无根线，忙问道：“对面来的黑汉，报上你的名来。”石禄说：“我姓走，名叫走二大。”叶秋风说：“你不用说那鬼名鬼姓，我刀下不死鬼名鬼姓之人。不说你的真名实姓，你是擦粉妇人，穿两截之衣，带子缠足，油头粉面。”石禄说：“小子，你真骂人呀。我要一报名姓，你可别走哇。”叶秋风说：“我何惧於你？”石禄说：“我住家夏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姓石名禄，人称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叶秋风心中一想，他一定是石锦龙的后人，暗想先下手为强，摆刀上前就剁，那左手的镖也打出。他是刀镖一齐到。石禄左手铲往上一豁，一铲破刀镖，刀碰铲杆，那镖也打在铲头上啦。石禄说：“好你个老排子，真叫利害。”说着往前一进身，双风灌耳。叶秋风往下一坐腰，石禄忙将双

铲一变招，往下一劈。叶秋风见铲到，忙往外手一转身。石禄将双铲一并，说声：“你家去吧，老排子。”吧的一声，打在贼人左背之上，当时打出一溜滚儿。要换别人，跟过去，那老贼就得丧命。那叶秋风急忙翻身爬起，跑到大厅廊檐底下，说道：“普贤弟，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擒。我可不是长那石家之威，如今咱们这里有他一人，可就难以取胜。”

普莲哈哈一阵大笑，说道：“待我前去。”当时到了战场，问道：“你们大家那个为首？”鲁清答言说：“我为首。”普莲问道：“朋友你贵姓？”鲁清说：“我住家在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庄的人氏，姓鲁名清。外号人称会友熊。”普莲说：“鲁爷，你既来之则安之，咱们俩造下动手，宾朋全得受累，轻者带伤，重者丧命。”他心中原来是想：外面的走线轮弦都没挡住他人，一身横功夫，我必须先把他收到一个地方。这战场上没有石禄啦，那何家口的众贼，一定难逃公道。这是他心里的话。鲁清道：“依你之见，又当怎办？”普莲说：“你可能拿主意？”鲁清说：“能拿主意。”普莲说：“咱们二位办事，是千锤子打锣，一锤子定更。”鲁清说：“男子说话必须如白染皂方成。”普莲道：“那个自然。我也不是无名少姓之人，在西川敢说是镇住半边天，山东地面也有我这么一个姓普的。我是明人不作暗事，山下走线轮弦，满是姓石的给毁的吗？”鲁清道：“不错，正是他给毁的，他看出来破绽就给毁的。”普莲说：“鲁爷，我后面有个七巧楼。我因为与江南蛮子赵庭呕了口气，所以才把宝铠盗来。如今你们可以设法破楼，我已将那铠，放在楼中。因为外楼周的人太多，我恐其他他们暗中偷盗，故此我才将铠收藏起来，可以高枕无忧。我将姓石的同到楼下，将宝铠取出。双手奉献，然后我再束手被擒，你的意下如何？”鲁清说：“普莲，我一看你的脸面，我就知道你的心，你竟是虚伪，说话是满不应心。你那七巧楼里有甚么意外的消息，将姓石的给关在那里呢，我可怎么办呢？”普莲道：“后头没有，那一来，还算人作事吗？”鲁清一听，四外梆锣齐响，正交三更，遂说：“姓普的，你看我给个便宜，你将宝铠送出，我们拿了走。盗铠之人，我们案后再拿，你看怎样？”普莲说：“鲁爷，你有这一句话，我普莲是感恩非浅。”鲁清说：“既然如此，那么你空口无凭，你对天赌咒。”普莲抱刀跪倒尘埃，口中说道：“过往神灵听真，弟子普莲，若在七巧楼中有甚么鬼计害人之处，我弃山逃走之后，叫石禄在我朋友家中，把我堵上，胳膊腿被他撅折，天厌之天厌之。”鲁清一听说道：“姓普的你快起来吧，这个誓，如同没起。那有那巧的事呢，那太巧啦。”宋时年间的景况，起誓不飘。“你带着石禄前去取铠去吧。”遂回头对石禄说道：“你跟普莲，到后面去取宝铠去吧。见着了珂吧噗，就给他拆了。”普莲说：“云峰、段峰，你把茶壶碗，桌椅条凳，全拿出来，请他们诸位先去喝茶。”当时

带石禄往后来，石禄提双铲随在背后，顺大厅的西夹道往后而去。

石禄到了后边一看，原来是顶头门，三层台阶，门上头有兽头。那兽头之上，套着一个环子。普莲说：“姓石的你在此站一站。”石禄当时在旁一站，那普莲将刀交左手，右手抓住环子，往怀里一带，一用力又一撒手，那兽头两半，门已开啦。石禄道：“莲呀，你可损啦。怎么把狮子头给弄两半啦？”普莲道：“石禄你不明白，这是玩物。”石禄说：“你竟跟他玩呀。”普莲说：“对啦，我竟跟他玩，你随我来。”当时二人来到了里院。石禄一看这院子，南北宽，东西长，坐北向南七间楼。普莲说：“你在南面往北瞧着，待我进去。”说着他取过一个高凳，到了楼的底下，上面写着七巧楼，一块匾，在那巧字的下面，有个阴阳鱼。普莲用刀尖扎在阴阳鱼的缝里头，双手抱着护手盘往西转八个扣，一用力一抽刀，那阴阳鱼反倒往东转去啦。就听楼上头铃响，哗唧唧，普莲忙用刀背一钉他，楼上的铃不响了。又听上面吧的一声，放下来一个蜈蚣梯子。普莲下了高凳，登着梯子上楼，当时便将三面楼窗打开。看那里面有四双撮灯，全被他点着了，亮如白昼，明是三间，暗是九间。石禄一看，那里面东边一个软帘，西边一个软帘，里头有个明柱。就见普莲将刀放在门外，用手叫石禄道：“石爷，看这个是甚么。”石禄说：“那是柱子。”普莲心说：“只要你明白是柱子，你作出事来挡不住我所料。”双手搂着柱子，往前一带，就将柱子挪到屋的当中。又从二道檩上，下来一挂练子，约有茶碗口粗细，见棱见角，练子头上有个钩子。普莲赶紧看了看，拿起刀进到东里间去。石禄在下边听见那屋里一响，就见普莲由打屋中拿出一个簸萝来，叫石禄看，问道：“石禄你看这是甚么？”石禄道：“那是簸萝。”普莲又来到西里间，只听哗啦一响。书中暗表，他已然将走线轮弦，通盘上好。普莲由西里间出来，手中拿着一根竹竿，其形像好似铺子里晃叉子是的，手中拿着一个包袱，说道：“石爷，你看见没有，这就是金书帖笔，王爷的闹龙宝铠。”说完放在簸萝里，然后挂在练子钩上。挂完之后，拿起竹竿，将柱子后头一根锁练，挑了下来。然后将竹竿到旁边，紧了紧丝带，又旱地拔葱纵起来，爬上柱头，双腿盘绕，伸手一拉。就听吧一响，那根柱子就入了槽儿，不能再动啦。普莲一拢手，人落楼上，锁练上去了。普莲又用竹竿，把四面的挑山字画，全都挑下来，全卷好，放在后檐墙洞里头。又将蜡花弹了弹，竹竿放到西里间。前槽十二扇隔扇，他给关上十扇。东边五扇，西边五扇，当中两扇敞着，石禄一看东西房山，跟后房沿挂着整扇的花帐。普莲提刀，下了楼堂，到了外面。说：“石爷你也上去，把包袱伸手就可以拿下来。”石禄蹬着蜈蚣梯上来，到了里面，将双铲放在就地，伸手去够包袱。够了半天没够着，回头说道：“莲呀，这个包袱我怎么够哇。”普莲说：“你等一等，我把练子给你放下点来

，你就够着了。”将梯子给撤啦，将双扇门倒带，料吊扣好，用铁锁锁上啦。普莲提刀来到外面，轧刀一站，说道：“石爷你拿那包袱吧。”石禄说：“够不着哇，小子。”普莲说：“你不会往起跳吗。”石禄道：“莲呀，鲁清绝户不了啦，你是他孙子，也会给我出主意。”普莲在外咬牙忿恨，石禄一想也对，他这才提身起来，伸手揪住了铁练，打算抬手拿包袱。谁知那簸萝一翻过，那包袱就掉下去了，锁子一吃劲，楼堂的踏板没啦。石禄借灯光往下一看，黑黑洞洞深不见底，又上来一阵寒风，当时将灯扑灭啦。普莲一瞧屋里灯光一灭，他才说道：“小辈我将你困在七巧楼中，大厅之上来了官兵百万，猛将千员，也难脱逃。”普莲说完，到了廊子底下，将刀往旁一立，伸手将门坎里头一个环子，外头一个环子，用双手左手揪里头那个环子，右手揪住那外头那个环子，用力一提，就将那上边楼门就关上啦。来到台阶以下。用手一推那台阶，就推在一旁。下边有牛角拐子，用手倒捻八扣。

不提普莲将石禄困在七巧楼，且说普莲来到大厅前头一看，在东边条凳上，坐着何玉，南面的鲁清，在鲁清的下垂手站着水豹子石俊章。鲁清道：“俊章呀，而今你师父，你师兄全受伤了。如今普莲可回来了，那石禄可没回来。你快将刀亮出，先保护你师父要紧。”石俊章连忙答应伸手抽刀，在何玉身旁一站。普莲来到了丁银龙的近前，双膝拜倒，说道：“老哥哥您受我一拜。咱们哥俩个无仇无恨，冤家宜解不宜结。最可叹我跟何玉，我二人曾有三江四海五湖仇。从我离了西川，来到了山东地面，兄长们将山寨让与我。那何玉跟我面合心不合，他绝不该累次叫人攻取我的山寨。由其交友之道，还能打哭了一个，哄笑了一个吗。”说着说着话，他往前一长身，举刀就砍何玉。那石俊章用刀背一迎，他没砍着。普莲说：“列位齐备了。”说完哨子一响，那群贼一齐提兵刃跑了过来，沙子灯乱杀乱砍。那鲁清一见，急忙翻身上了东房，伸手掀下两块瓦来。往外一看，就见屏风门外，有许多的兵丁，灯球火把，刀枪并举，一齐闯进屏风门来。何玉道：“谢斌谢亮石俊章，你们三个人千万别叫普莲走啦。”三个人一闻此言，各摆军刃，上前就把他给围啦。叶秋风道：“列位，他们要群殴，咱们也一齐而上。”那飞杈手李文生，横杈挡住了叶秋风。叶秋风轧刀一站，问道：“对面来的老儿，报上名来，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李文生说道：“你要问我，住家山东青州府阴县北门外，李家岗的人氏，姓李双名文生，别号人称飞杈手镇关东。来人可是莲花党之人叶秋风吗。”叶秋风道：“不错，正是某家。”李文生道：“按规矩说，我得让你三招，你我素日无仇。不过你是莲花门的人，我是一招不让。”李文生乃是双头杈，那叶秋风举刀就剁。他往前扑，杈头一找他的手腕子，贼人腕子一沉，一抽刀，李文生杈头落空，赶紧往回撤，焉能来得及，只听噗的一声，叶秋风的飞镖打中哽

嗓咽喉，焉能来得及，倒地气绝。这时石禄赶到，一摆双铲，与叶秋风战在一块。叶秋风老奸巨滑，一看大英雄杀到，准知道讨不着便宜，就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虚晃一刀，探囊取出飞镖，抖手指向石禄的咽喉。石禄一身横练功夫，哪听他这一套？举起右手一铲劈下，那叶秋风登时身首异处，栽倒在地。众贼人一看大势不好，纷纷抱头鼠窜而逃。石禄杀起了性子，手提双铲追杀过去。那喽喽腿快的幸免于死，腿慢的可就倒楣了，工夫不大，倒下一大片。傻小子还真有个好记性，一边追杀，一边大喊：“莲在哪里？花布帘子快出来。”

“不大工夫，追上两个喽兵，问道：“莲在哪里？”喽兵吓懵了，一个劲喊“大太爷饶命。”石禄说：“饶你命可以。你带路，领我去找何家口的人。”

“喽卒吓得浑身筛糠，迈不动步，加上天黑，迷迷糊糊领到庄子外边去了。石禄急眼了，伸手提着一个喽卒说：“不给你点厉害，你还敢骗我！你看我这一巴掌打下去，你架得住吗？”兵卒说：“行，我架的住。”石禄说：“好，你可架的住？”那个兵卒说：“行。”他一低头，石禄上前，抡圆了一拳，竟将他打得万朵桃花，脑浆崩裂，死于非命。吓得那个兵丁，颜色更变，拉了一裤子屎。石禄说：“你带我去吧，不用管他啦。他架不住，他说架的住。”兵卒无法，只可头前引路。石禄提双铲后面跟随，穿宅过院，来到前面，是从大厅东夹道过来了。兵丁用手指道：“大太爷您瞧，那何家口的人，全在人群里头啦。”石禄说：“好吧，那么你去吧。”他一提双铲，说声：“小太岁闪开，我来了。”

那鲁清在前坡上问道：“下面石爷来了吗？”石禄说：“我来啦，清呀，莲在里头啦吗？”鲁清说：“莲花里头啦。你把双铲提起往里打吧。他们可把大何给围上啦。”石禄一听忙将双铲两旁一分，一扎煞两胳膊，叫上三本经书法，当时成了铁的啦。说道：“小太岁你们全不躲呀，我可要往里打啦。”此时人声过众，他在后面人家听不见呀。他急了往里打来，那些兵丁是挨着死，碰着亡，浑身血迹可就多啦。他来到里面，正赶上何玉，身上已受了几处刀伤。石禄说：“大何你躲开吧。”郎千跳过来就是一刀，奔石禄砍来。石禄左手一接他腕子，往前一拉，右掌往里一推，郎千当时就绝气身亡。黄花峰过来。说声：“好胆大的石禄，你吃我一刀。”黄花峰他想这个金钟罩不怕刀砍，他可怕锯。双手托刀奔他肚腹，往里一扎，石禄往旁一闪身，刀就空啦。他一上步，一歪腕子，奔石禄眼睛扎来。此时石禄已然挨近身去，外摆莲腿一扫。右掌切他耳门子，黄花峰栽了个大倒。他倒了之后，石禄说：“小子，你就别起来啦。”说着上前一脚将他右腿钩着，两手一抱左腿，说声“开”，他是力劈黄花峰。云峰大声说：“哥哥，那老三死在他人手下，你我如何。”普莲一看不好，遂说：“列位，咱们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策，云峰段峰随我来。”众人从此奔大厅西北夹道而来。鲁清正在东房坡上站着，低头往下瞧

。看见石禄身上背着一个黄缎子包袱，忙问道：“石爷，那个是宝铠吗？”石禄道：“对啦，正是宝铠，我从楼里拿出来的。”鲁清说：“你认得吗？你打开瞧了没有？”石禄道：“我没打开瞧，我也不认得。”鲁清道：“众贼逃走，千万别放走普莲，他是盗宝的正差。”普莲带着云峰段峰到了西夹道，往后一看，他们众人往这里追来。普莲一毛腰拾取一物，往后扔来，口中说道：“看法宝。”众人一见，连忙往旁一闪，吧喳一声，摔在地上。大家一看，原来是个花盆，再看普莲是踪影不见。就听大众前头。丁银龙说道：“列位不必追啦，只要得回宝铠，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大家这才回到大客厅。此时那兵卒见他们众贼已逃，本来兵是贼人之威，贼人是兵卒之胆。如今众贼已逃，他们连忙全都跪下了，扔刀抛剑，苦苦的哀求。鲁清看见，忙问道：“你们大家可知普莲逃往何地，近处还有他的至亲至友没有？”当时有他手下一个人说道：“咱们寨主素日说过这话，一问三不知，神鬼怪不得。”鲁清上前在人众中揪住了他的头发，一刀将他耳朵削下一个来，说道：“你快说普莲藏在何处，你要不说，我非砍掉你的人头不可。”那兵卒吓得颜色更变，说道：“您把我杀了，我也不知我们寨主逃到那里。”鲁清便将他撒了手。又听四外梆锣齐响，外面交四更，遂说道：“兵卒你们大家是认打认罚呢？”兵卒说：“我们认打怎么论，认罚怎么讲？”鲁清说：“你们要是认打呀，把你们捆送到涟水县，打你们个知情不举。你们要是认罚呀，把死尸给他掩埋起来。”这兵丁们连忙点头，说：“我们认罚，我们认罚。”鲁清说：“好，那你们大家就去吧。”那些兵丁听见，如同恩赦一般，他们就全站起来走啦，见死尸就埋。这里众人便到了大厅之中，各将夜行衣脱下，换好了白昼衣服，将夜行衣包成小包袱，拦在腰中。众人满都收拾紧衬俐落，此时天将大亮。鲁清问道：“龙签王谕，现在谁的手啦？”李翠说：“我拿着王谕啦。”遂说道：“那么你二人快出山，向县中报案，说拿到了贼首，已将宝铠得回，叫官家派人急速来抄，查点东西物件，封关他的巢穴。”二人一听，连连头点。鲁清问刘荣道：“今晚石爷这身衣服，非回何家口才能有，而今怎么办呢？”刘荣道：“那你就设法子办吧，我此时也无法可想。我听我那嫂嫂所提，石禄他是差色的衣服不穿。”鲁清道：“石爷，你在大厅等着，那普莲不一定藏到那里啦。眼看这不是太阳满出来啦吗。”石禄说：“哟，白灯龙出来啦。”鲁清道：“对啦，我回到了何家口，取回衣服来，你穿上好回去。那普莲他恋恋不舍山寨，少时一定出来。你见了他千万把他拿住，别放走了他，把他腿给撅折啦。”石禄点头。他把石禄安置好了之后，众人这才往外，看见那埋死尸的兵卒，里面留下傻英雄石禄：“你们可别惹他。”

说完他们大家一齐出来，又到了独索桥西岸，问林贵道：“此处走人没有

？”林贵说：“没有哇，就是走了李翠云龙。”鲁清说：“众位咱们看看他里岸有船只没有。”众人一听便四下查看，就见西边山有船只，鲁清喊道：“石俊章，快换好了水衣，下水去看看有甚么样的走线轮弦。”石俊章忙脱下白昼衣服，换好水衣，将衣服打在油抄包之内，围在腰中，收拾好了，提刀下水。往水中里岸外岸看好，见那消息满被损坏啦，这才从里岸上来，将口中水喷出。连忙将水衣脱下，又换好了白昼衣服，遂说：“鲁大叔，现下水中的走线轮弦，满全毁啦。”鲁清说：“好，你快入水，将他们船只，一齐摆到护山壕里，把他的锚给提了起来，停在那里。”此时逆水豹子何凯，与独角蛟谢亮、水豹子石俊章，叔侄爷三个，下水将船满全冲到山坡壕的当中，将锚全弄下砸坏，爷三个这才上岸，众人便从独索桥，过到东岸。又叫林贵用虎尾三节棍将独索桥的一头砸折。林贵答言，举棍将那索头打折了。大家来到东面石板坑，又用三节棍把翻板的轴，砸折有三四块，那翻板才不动。当下众人各自飞身蹿了墙头，往下一看，没有甚么，他们恐怕外边有人暗算，大家一看没有，这才下了墙，大家往何家口走。

此时太阳已高，众人到了何家口吉祥老店，上前打门。里面有人问道：“甚么人叩门。”鲁清答说：“我们大家回来啦。”店里伙计一听，连忙将门拉开，大家进店，够奔北上房。何玉吩咐伙计们与大家预备脸水，沏上茶水，伙计答应，这才出去，少时与大家全预备好了。众人洗完脸，坐下吃茶。鲁清问道：“列位哥哥，有挂伤的，不知伤势如何？”何玉道：“兄弟你不要惦念，不伤筋动骨，没有多大的关系。”众人在店中不提。

且说李翠云龙，离开山寨，绕边山一直正北，到了涟水县的南门。见有行路人，连忙抱拳拱手问道：“列位，县署现在那里？”有人说道：“您打听县衙呀，从此往北，那十字路街北边路西，就是县公署。”二人致谢，按照此人所说的道走去，果然看见。这才上前说道：“列位辛苦，”那位当差的当时有人出来，一看他二人，问道：“二位找谁呀？”李翠一抱拳，问道：“这是涟水县的衙署吗？”当差之人说道：“不错，您有事吗？”李翠道：“有事，贵姓呀头儿？”那人说道：“不敢，我姓张，名叫张春。您贵姓氏？”李翠当时报通了名姓，便将丢铠之事一说，以及访贼事。张春一听是上差，连忙将二人让到里面，请二人坐下，捧过茶来，问道：“怎么此案落到何处啦。”李翠道：“此案落到你们县界南门外屯龙口打虎滩，金花太岁普莲盗去宝铠。”张春一听，大吃一惊。李翠道：“你们不用担惊害怕，有我老哥哥兄弟们，已将山寨攻破，盗宝之贼逃走，得回宝铠，可不知道真假。”张春一听忙问道：“您二位可有龙签信票？”二人说：“有。”便将信票王谕取出，令他观看。张春伸手接过，笑道：“二位爷台，您还有甚么话吗？”那张春就到了里面，向县

太爷一回，知县看了是真，这才又派张春出来相问，交还龙签王证。问二人道：“还有甚么事。”李翠云龙说道：“请县太爷带人前去查点山中东西物件，派官兵看守山寨。”张春点头答应。李翠将王谕等接过，二人这才回了何家口，见了大家细说一切，按下不表。

且说石禄在屯龙口的大厅上，眼看着东方发白，太阳已然出来了。他左手指着说道：“白灯笼你看你怎么一点也不动啊。我是够不着你，够着你非打你几下不可。”这里无人，他等的工夫大了，心中也烦啦。遂提了双铲，自言自语的说道：“我不等着他啦，我回口子哪。”说话之间，他就要往外走。低头一看，浑身上下无一根线。当时来到了外面，直奔大门，便在门洞里一站，看见有一个兵卒，背着一个包袱。石禄说：“太岁你站住。”那个兵就站住了。说道：“大太岁，您有甚么事？”石禄说：“你那个包袱里有甚么呀？”兵卒说：“全是衣服。”石禄说：“好小子，你把包放下，给我找两件好的。”兵卒忙放在就地，将包袱打开，一看倒是竟是红绿的衣服。那兵卒给他拿起一件妇人穿的大红夹袄，水绿的袖儿，又肥又大，说：“大太爷给您这个穿。”石禄当时放下双铲，解下包袱，用脚踩住了，伸手接过这件衣服。低头一看，下身还露着呢，遂说：“这可不成，下身还露着啦。”那兵卒又给他拣了一条葱心绿裤子，大红裤腰。石禄伸手接过来，一穿，双腿伸了进去，可是屁股进不去。那兵卒给他出主意，叫他厂肚子吸气。石禄当时听了，真照法办，好容易才穿了下去。兵卒一看成了大老妖，要乐又不敢乐。石禄笑道：“这倒省裤腰带，可是你也得给我一条啊。”那兵卒又给他找一条水绿的汗巾，石禄系好，往后一撤身，毛腰要拣包袱。哧的一声，裤子破啦，伸手拣了起来，仍然提好。二次拿起军刃，说道：“小太岁你还不走吗？”那兵卒闻言，忙包好了衣物，径自去了。

石禄也跟了出来，到了河岸一瞧，那独索桥拆啦，来到石头桥旁，说道：“孩儿呀，你怎么把锁练撒手啦。”说着话，他放下军刃，慢慢的将锁练拉了过来，到岸上一大堆。他一看那大铁环子，还在那里挂着啦，遂说道：“孩呀，你没撒手，他撒手啦。那个圈儿，还在你的脑袋上挂着啦。你不理我，不用理我哪。”说完了抡圆了一掌，竟将石椿打折，又将铁练子一齐扔到河中哪。自己一想，一下水吧，衣服全坏了。不下去吧，是过不去。便来到里岸，一找船，好吗，那些船全拨到河的当中去啦。石禄说道：“这是谁出的主意呀。”他一急便下了水啦，浮到东岸上来，浑身湿啦，从身上往下一流红绿水儿。他自言自语的说：“得，这衣服全坏啦。”他往前一走，那湿衣服裹腿，他使劲一迈，哧的一声，成了开档裤啦。往前来到群墙之下，看那翻板全立来啦。他仰脸一看太阳，天还不到正午，说道：“这个白灯笼，怎么还不到正南。”心中

不高兴，大声说道：“外头有人没有，我可有扔铲啦，砸着不管。”一抖手，便将双铲扔出墙外，跟着纵身形就上了墙。到上面低头先看双铲，那军刃砸的土直飞扬，他说：“好吗，土地爷出气啦。我要一下去，他也是出气呀，那衣服全坏啦。”说着跳了下去，拣起双铲，毛腰扬土，口中说道：“土地爷你出气吧。”石禄一看太阳，还是一动也不动，知道这个白灯笼算是撵不动了，只好走出庄子，进了一座树林。刚要坐下歇脚，忽见树林中走过两个人。这下子石禄可乐了，有人送裤子来给他穿了。只见石禄大喝一声，拦住二人去路：“来者何人？脱下衣服，我让你过去。不脱衣服，拿命来。”来说：“大胆强徒，也不问问你家大爷是谁。就凭你这个穿开裆裤的黄口小儿，也敢来劫道。”石禄说：“赶快报上名姓，脱下衣服，免得我伤了你的细皮嫩肉。”来说：“我姓云名彪，号叫追风虎。你姓字名谁？”石禄说：“我叫走二大。”云虎说：“看抓。”飞抓直奔石禄裤裆而来。石禄一合双铲，把飞抓夹得严严实实。云彪扔下飞抓，撒腿就跑。石禄见跑了一个，心说：抓住一个就够我换裤子的了，举起双铲照旁边的这个头上砸去。这个人架起铁棍迎上去，只听唧一声，铁棍磕飞，双手发麻。石禄一把抓住这个人，解下自己腰上的带子就绑上了。云彪回头一看，坏了，只好返回来，躬身作揖说：“大英雄放了他吧，要不，你把我捆起来。”石禄说：“看你还挺讲义气，他是你什么人？”云彪说：“这么说吧，我跟他哥哥是拜兄弟，他就是我亲兄弟一样。”石禄说：“那么他姓甚么，叫甚么呀？”云彪说：“在我家正北有个黄驼岭，我那大弟在那里结拜。他在家中开垦山地，治土务农。这是我二弟，名唤黄龙，字远威，别号人称昆仑帅。朋友你贵姓呀，可是你必须说出真名实姓。你要说假话，你可是匹夫之辈。”石禄说：“我住家夏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姓石名禄，号称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云彪说：“你使的那对家伙是甚么名目？”他一时的忘了。石禄说：“这一对叫短把追风荷叶锤。”云彪一听此言，这才如梦方醒，自己想起来了。遂问道：“石禄，我跟你打听一位老前辈你可认识。”石禄说：“有名的你不用说，没名的不知道。”云彪道：“你不要笑谈啦，此人大大的有名。”石禄说：“是谁呀？”云彪说：“他也是大六门第四门的人，叫陆地无双石锦凤，我使的飞抓，跟他的铁棍招数，全是他老人家所传。”石禄道：“那是我的叔父，焉有不认识的道理。”云彪道：“噢，原来如此。那么您上哪里去呢？”石禄说：“我上大何二何他们那里去。”云彪说：“你上何家口哇。”石禄说：“对啦，我上口子，你们二人也上口子去吗？”云彪说：“对啦，我们也上那里去，你赶紧把我二弟解开。”石禄道：“我把他解开也行，你们两个人，都是我养活的。”石禄这才将云龙的绑绳解开，弟兄三人东西物件通盘拿齐，树林之中不丢一点，这才出树林子，直

到何家口。

将要进西村头，就听后面有人喊叫，云彪忙回头一看，原来是镇天豹子李翠、追云燕云龙。弟兄们数载未见，云彪忙上前跪倒行礼，云龙忙用手相扶，弟兄携手挽腕，往村口而来。石禄一看，也有意思。他说：“来来，咱们手拉手。”便跟大家都要手拉手。云彪道：“石爷你别胡来啦，那不是成了擎楼苑啦吗。”石禄说：“那没甚么的，对面要来人。叫他撞啊，撞不过去，他就不用过去。”云彪说：“你别起哄啦。”说话之前，大家便一齐的来到何家老店，将门叫开。那何忠将门打开一看，石禄成大老妖啦。鲁清一看，连忙叫人去给他买衣服，又叫人将石禄带到沐浴堂洗澡，好更换衣服。告诉他们灶上的人说，叫他们赶紧预备一桌酒席。石禄洗完了澡，回来换好了衣服，三个人一齐用饭完毕。残席撤下，坐下喝茶。鲁清问李翠云龙道：“这个宝铠，你们哥俩个瞧见没有？”李翠道：“我们哥俩就看见过一次。在头次入府当差之时，参观万佛殿，那时打开看的。”鲁清道：“咱们大家舍死前去，如今既然将宝铠得回，咱们大家背着王爷，大家何不瞻仰瞻仰。”李翠说：“好，那咱们看一看吧。”遂向石禄说道：“你将宝拿出来吧。”石禄道：“你要可不成，大清要才成啦。”鲁清一听，这才上前说道：“石爷把宝铠给我吧。”石禄当时双手递了过来。鲁清把包袱接了过来，放在桌案之上，打开。众人定睛观看，原来是一件大叶锁子连环甲。鲁清心中所思，此铠一定不真。回头问李翠道：“你们哥俩个看见过没有？”李翠说：“看见过。”鲁清道：“那么你二人过来看一看，是这件吗？”李翠道：“我们二人入府当差之时，管家大人就打开包袱一看，并没提起来细看，大概是这件。”云龙过来看了看，也说是这件，当下老少的莫明其妙。丁银龙道：“鲁爷，要依你之见呢？”鲁清道：“要依我之意，我要验看验看此铠。”遂问李翠：“此铠有甚么取贵之处呢？”李翠道：“真铠能避刀枪，若是假的，避不了刀枪。我这是听管家大人所提，赵太宗赵太祖当年所穿。”鲁清笑道：“那别的话不用说，就提此铠吧。不是能避刀枪吗？你们可以当面一试。要真是宝物，不怕刀枪。”李翠说：“此物是八王千岁传家之宝，谁敢亮兵刃考核真假，倘有差池，谁能担待得起？”旁边石禄插话了：“宝贝不怕试验，待我来试试。”说完把宝铠放在桌子上，举起追风荷叶铲照定宝铠就剁。就听吭哧一声响，不但宝铠应铲而断，连桌子面也给剁透了。众英雄见此光景，一个个犹如木雕泥塑一般，全傻眼了。李翠、云龙二人见是假铠，好似从万丈山崖坠落尘埃，半晌不语，呆呆发证，强打精神说：“众位朋友为我二人舍生忘死，攻破山寨，谁知只得回一个假铠。如今正犯在逃，宝铠未获，我二人回家决无生理。”众位英雄正在作难之时，老家人何忠进来禀告：“杜锦、杜林父子求见。”鲁清一听，笑道：“这爷儿俩是送宝

铠的消息来了。”急忙起身近到门外。杜锦、杜林把马匹交给家人去喂草饮水，径直进到堂屋，与众位英雄施礼相见。杜锦见桌子两截了，宝铠碎乎了，就问是怎么回事，鲁清就把攻取打虎滩，普莲逃走，宝铠是假的等一一说了。杜林说：“那普莲逃到哪儿去了？”杜锦使劲瞪了杜林一眼说：“小毛孩子别乱插嘴。”鲁清一看这父子俩的情形，心里先明白了一多半，就说：“有志不在年高。咱们练武学艺之人，讲的是侠肠义胆，不能看着李翠、云龙有难冷眼旁观，不能看着何大爷受伤无动于衷。不管是谁，为擒普莲、打宝铠立下了功，赶巧了就能作官。咱们大家学会了文武艺，为卖帝王家。一辈子保镖，那还成甚么名啊。必须想着神前那股香，就应当看着何大爷所受之伤难过，当时说出贼人下落。您要顾全贼寇，那就不用往外说啦。”杜锦道：“鲁爷，你说话总是带后钩儿，不知是何原故。”他们正说着。那杜家父子喝下浓茶之后，肚子里咕噜噜一阵作响，原来二人还没吃饭啦。人能撒谎，肚子可不答应。杜锦又说道：“我父子只要知道，那没问题。现在不知道，你怎么叫我说呢。”鲁清一听忙往西一努嘴，那丁银龙会意，遂说道：“杜贤弟你看我理他吗？近来鲁爷说话全没准儿啦。”杜锦这才与丁银龙谈闲散的话，竟是些个各门的事。哪一个门强，哪一门武艺高强。他们在一旁说话不用提。

且说鲁清鼻子眼一哼哧，自言自语的说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自从宫门钞下来之后，逢州府县，到处张挂榜文，一体严拿盗宝之人。有些秃瞎聋哑之人，要知道贼的下落，当官呈报，也通家中立刁斗旗杆，改换门庭。

”鲁清一边说罢，不住用眼睛直看杜林。就见他听了此话，直吐舌头。他一见心中明白，是见景生情见事作事，真叫心意快，一看就猜了八九。遂改口说道：“杜林，”杜林答言：“是，”鲁清道：“甚么人给你我致引你拜了我啦。

”杜林说：“我听大家的谣传，说我的心眼快，您比我的心眼还快。”鲁清说：“那么你跟我学刀法吗？”杜林说：“我不学刀法。您竟听说我们花刀杜家，您知道怎么叫花刀吗？”鲁清说：“花刀想必是刀法快吧。”杜林说：“不是，我就抄着近说吧。从打上五门至下三门，这八个门户，我们是一门有八手刀。一手拆八刀，因此叫花刀。我们刀法足够用的啦，跟您可学甚么刀法呢。

”鲁清道：“那么您给我磕了头，为学甚么呢？”杜林道：“由其我心眼慢，我怕他不够用的，所以我才给您叩头，学学坏来了。”鲁清道：“虽然我是坏，可是正的，专为帮助朋友之难，并非有甚么损人利己之处。我看那跳海站缸沿拉幌绳、擎疯狗咬傻子，借剑杀人，明箭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就拿我鲁清比吧，我要知道贼人在那里吧。我一定先去捉拿贼人。若将贼铠捕获呢，献到王爷面前，老王爷见喜，立时家中就可受职加封，名利兼收。”他一边说，还是不住用眼睛看杜林。一提盗宝之贼，他就点头。此事关乎重大，并不是

藏着的事。他这里一叫：“杜林呀”，那杜锦就一回头，杜林就不敢言语啦。杜林看见他父不回头啦，便伸了三个手指头，指了指他爹。又伸三个手指，往西南一指，一抖二臂，又伸三个手指头，一指地，然后指天指地，指鲁清，指自己。又对杜锦背后一指，一摆手。鲁清何等聪明，他一见心就明白啦。看见他先一伸三指，是说三寇，指西南是山寨，指天是三更天，指地是立足之地，一抖二臂是他们逃走之后，又一指鲁清，是说您要问此事，指自己，是表示我知道，而一指他爹，是说他叫我说，我才说。一摆手，是他不叫我，我不敢说。鲁清见了，遂问道：“杜大哥。”杜锦道：“鲁贤弟。”鲁清说：“那盗铠之贼金花太岁普莲，您是知道不知道哇。”他是提着气问的，杜锦一看他面色不正，带着气啦，自己心中也不痛快，遂说：“鲁爷，你这是拿话难我姓杜的。但是我不知道啊，你可叫我怎么说呢？”鲁清道：“老哥哥，您是确实不知道吗？”杜锦道：“我确实的不知道，难道说还叫我起点誓吗？”大家一听连忙说道：“杜爷要是真不知道就算了，谁叫你起誓呢？那盗铠之贼乃莲花党之人，现有王谕柬贴捉拿。你可知道吧。”老龙神杜锦说：“我本来不知道吗。”鲁清说：“老哥哥你可不知？”杜锦说：“我实在不知。”鲁清一看屋中一片人啦，众目所观，遂说道：“哥哥您要是不知道啊，少爷可知道。”杜锦一闻此言，就站起来，瞪眼一看杜林，手按刀把。杜林道：“师父您这可不对，怎么给我们父子拴对呀。您瞧我爹爹要宰我。”鲁清说：“老哥哥您这不是执刀威吓吗。您拿刀要宰他，问还敢说吗？据我想来，您一定是跟普莲神前结拜，这是护庇普莲呀。”杜锦道：“他是莲花党之人，我对他说了一句话，都嫌脏了我的门户。”鲁清说：“既然如此，那您为甚么持刀威吓杜林，不叫他说呢？”杜锦说：“杜林呀。”杜林说：“是。”杜锦道：“此处可并非在咱们家中啦，这里说话不能不算，并非儿戏。此事可关系重大。”杜林说：“我知道。”杜锦说：“那么你知道盗宝之贼吗？”杜林道：“我知道也不能说呀。”杜锦道：“你要知道，就可以说，不知道就不用说。”杜林一闻此言，长身就蹿到东房上去啦。此时杜锦一跺脚，说道：“你就说吧。”杜林说道：“爹呀，可是您别着急，我不说就是。”杜锦说：“小子你说吧。”杜林说：“这可是您叫我说的。我要不说，怕把您急死。”杜锦道：“你那是怕我急死呀，简直是要我的命吗。”鲁清在旁见了说道：“丁大哥，何大哥，你们几位先将杜大哥让到西里间，待我盘问杜林，那盗宝之寇究竟落于何处。”大家一听有理，这才将杜锦让到西屋。这里鲁清将杜林叫过，要追问盗宝之寇。杜林走了过来，便如此长短的一说，鲁清这才明白。

书中暗表，杜锦杜凤是弟兄二人，本是铜头太岁杜阿桥之子，所生二男一女。杜锦娶妻刘氏，杜凤娶妻王氏。王氏没开怀，刘氏跟前一对双子，先落生是杜

林，后落生是杜兴。办满月的这一天，大家亲友，前来庆贺喜棚。事毕，大爷便将杜兴过继了二爷，哥俩个一屋里一个。后来杜林杜兴弟兄二人，入南学念书。天长日久，从打五岁上，就给他折腰，令其踢腿。白天上学，黑间学武术。杜林武艺跟水性全好，那文学可就差多啦，竟逃学。杜兴的文学太好，也是水性好，那武学可就差了事啦。这样些年，他弟兄全十五六岁啦。杜林这份淘气，就别提啦。杜锦雇了一个接骨将，在家中常住着。这一天正赶上杜锦寿诞之日，白天无事。到了夜晚，外人已然走去，就剩下家里人啦。杜林说话粗鲁，竟是一派土话。他问他父道：“老爹爹，咱们怎么叫花刀杜家。”杜锦说道：“儿呀你不知，要提此事话可就长啦。”由其你祖父那时，我与二叔还在年幼，金针八卦左云鹏在河南聚龙庄立过松棚会。皆因河南有贼竟盗婴儿紫合车，镖喂毒药，配带薰香，采花作案。有许多之人到县衙报案，不是有尸无头，便是因奸不允，刀伤人命。再者便是开膛破肚，失去婴儿。彰德、卫辉、怀安三处的大人奏明圣上。那时皇上龙心大怒，张贴皇榜捉拿。天下练武之人，左云鹏出头露面，要求三位府台大人给他做主，准其立松棚会，要召集天下练武之人，为是在当场好搜他们身上所带之镖，是不是喂毒药，身带薰香。三府大人便问左云鹏，说：“我们与你作主设立松棚会，那么以后如果再有人扰乱三府的地面，那时又当如何？”左云鹏当时夸下海口，说：“以后再有人搅乱三府的地面，那时拿我左云鹏是问。”三府大人点头，当时便将松棚会立齐啦，就在聚龙庄的当中。那庄的南门到北门有七里地长，路东三十六座大店路西三十六座大店，另外东西还有三十六座小店。左老道这才约请那能人，头一个便是闪电腿刘荣，那时才十九岁，第二个飞毛腿果豹，第三是千里腿马云龙。定下请贴聘请天下的练武之人，绿林英雄，水中豪杰，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大家一齐到聚龙庄。开棚赴会之时，上自行侠仗义，下至世俗人等，以及花儿乞丐，男男女女，一百二十八样。各样的军刃有那暗器成名，或是军刃成名，或是拳脚成名，准其上台献艺。三府大人堂前论下，公立门户。

内中有一人到将台之上，高声朗诵：“哪一位是立松棚会的坐主，请上台来，要将我萧子玉踢下台去，他们再分立门户。”左云鹏这才出头露面，带着官兵八名，预备捆人的。上台问道：“对面那位练武之人，家住那里，姓字名谁，贫道左云鹏在此。”萧子玉说：“我住家在淮安府东门外，萧家寨居住，姓萧双名子玉，号叫振方，外号人称赛温侯便是。”左云鹏一看他身高在九尺开外，细腰扎背，面如刀铁，扫帚眉大环眼。大鼻头翻鼻孔，火盆口，唇不包齿，七颠八倒，大耳相衬。稍微有点压耳毫，不见甚长。头戴一顶甜瓜巾，歪带着。青缎色绑身靠袄，蓝缎护领，蓝丝绑带扎腰，双结蝴蝶扣，走穗在腰里掖着。手中捧着一口三岔鬼头刀。左云鹏道：“来，萧子玉你先将镖取出来，待

贫道看一看。”萧子玉说：“道人，你先报通你的名姓，然后你再看萧某的暗器。”左云鹏说：“在此聚龙庄北门内路西，紫云观的观主，姓左双名云鹏，外号人称金针八卦。”萧子玉这么一听，人家的威名远震，河南八府的剑客啦，也可以成了名，我倒敢跟他动手啊。想到此处，伸手取出一支毒药镖来，说：“道长，你看看吧。”那左云鹏定睛观看，此镖三寸五长，前边是荞麦棱的尖子，尖子上有五分长的红锈。萧子玉右手托着镖，左手刀就扎在台中，将镖交与左手，右手又取出一支来。说道：“道长，你可认识此物？”左云鹏道：“此乃毒药镖。”萧子玉往后一倒步，说：“道爷给您这镖。”说话左手镖打出，直奔道爷哽嗓。老道见镖到，忙一甩脸，便将镖接住，那二支镖不奔下三路来啦。老道见第二支镖奔肚子而来，忙一闪身，背后的官兵有一打在大腿之上啦。那萧子玉一连两镖打出，跟着一上步，将刀抽取在手，抡刀就剁。那左云鹏用二指在他腕门上一点，当时给点住啦。老道便令人将他捆上，官兵上前将他踢倒，解绒绳将他捆好，然后与他破了点穴。旁边有镖行的人上前来与官兵治那毒药镖伤。萧子玉说道：“左云鹏你躲了我的暗器，没防备你才将我点倒。你有能为可以将我放开，你我再过一过家伙。如果我败了当时将毒药镖洗尽，永不采花。要再采花，叫我死在乱刃之下。”左云鹏说：“很好，来人，将他绑绳给解开。”官兵把他解开，那萧子玉站起来，左手捧着鬼头刀。老道说：“子玉，我连通髻都不脱。你拿刀要将我道袍划破了一个口儿，当时松棚会归你执掌，我远走永不出世。今天若不给你个利害，你也不知我是何人。”当时老道亮出青锋宝剑，二人打在一处。动手工夫大啦，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那萧子玉真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指教，武艺还真不错。可是左云鹏使出八仙剑的功夫，他一看前后左右上下全是老道，不知道那一个是真的啦。老道看他是一勇之夫，终无大用。二人动着手也就在二十几个回合，左云鹏心中一想，如此战法，杀到甚么时候是一站呢。这才虚砍一剑蹿出圈外，白鹤亮翅回头瞧，那萧子玉横刀一站。左云鹏用宝剑一点他，施展蛇形纵，往前直刺他面部，萧子玉一见忙用刀一挂。老道说：“子玉你可小心你的左目。”萧子玉急忙一甩脸，哧的一声，就将他左耳削下一个来，当时气走萧子玉。这才有人在下念了声无量佛，上来四个老道。左云鹏道：“道兄，哪位道长为首呢？”单有一老道答言说：“愚下为首。”左道爷问：“阁下贵姓？”道人说：“我住家在北边九天玄密观，姓李双名玄清，别号人称九手真人，这是我三个徒弟，一个叫夏得桂，一个叫夏得林，一个叫夏得峰。”李玄清道：“道友你有甚么绝艺，咱们可以不必在台上练。有绝艺可以单独出来，当着天下的练武之人，回汉两教，僧道两门，诸子百家，男男女女，你我二人当面试艺。”左云鹏施展吊睛法，李玄清不成。又施展第二手绝艺，空中扶翎

，是将鸟放在高凳之上，鸟一飞老道伸手将他捉回来，李玄清又不成，他又甘拜下风。第三手，左云鹏说：“道友，咱们要从将台上蹿上看台去，你成不成？”李玄清说：“你又有甚么绝艺呀？”左道爷说：“我有八步过江十三渡。”说着伸手掏出一对霸王钱，中间拴着绒绳，抡圆了双足踩上绳儿，可以飞行。那将台与看台相差足有十三四丈远，他令闲人往后闪开，为是防备有奸人暗下毒手，打暗器，那时不好躲避。众人往两旁一闪，左云鹏连衣服都没脱，双手抡圆两个钱，往上一长腰，左脚一登绒绳，嗖的一声，如同飞一般快，当时上了看台。三府大人一看。这才令他执笔，分出门户来，各设门长一人。杜林说：“噢，那么就分出您是花刀第五门门长吗？”杜锦道：“我跟你二叔，我们两个人是花刀门长。”杜林道：“那花刀杜家，外面就知道有您二位，人家知道有晚生下辈吗？将来谁执掌门户呢？”杜锦道：“国家要丢了点东西，我能上府衙去泄机，捉拿盗宝之寇，四外全知道你才成啦。”杜林说：“那可那里去找盗宝之寇呢？爹爹您带我走一趟吧。”杜锦道：“我带你上那里去呀？”杜林说：“您带我上何家口，到我何大爷那里，我也散逛散逛，躲一躲咱们老街坊的小孩子，他们骂的我难听。”杜锦问道：“他们骂你甚么来呢。”杜林说：“他们骂我属豆腐的就是这么一块。”杜锦说：“一块就是一块，他能把你骂死不能。”原来杜林在这一带，与他们相仿佛的孩子们，被他打伤多啦。有把人家腿给踢折的，有把人家胳膊给踢折了的，他家中接骨匠长期住着，为是与他人接伤。杜林他说的出来，也就行的出来。他说：“谁家小孩再说我，我可把他鼻子削下来。”接骨匠袁先生一听说道：“大官爷，公子上那里去，您就带他去吧。他可说的出来，就行的出来。您要容他把人家鼻子削下来，那我可没法子治。”杜锦说：“是啦吧。”这才对杜林说道：“孩呀，你要上何家口，人家何斌的刀法出众，你比的了他吗？”杜林说：“我怎么比不了他，他不过比我年岁大一点，能为武艺名姓，那一样又不如他呢。那么他是多大岁数？”杜锦说：“他今年二十有四。”杜林忙问道：“他别号是甚么呀？”杜锦说：“他外号叫翻江海龙神手太保。要到何家口你不听我的话，岂不叫大家耻笑于我吗。”杜林说：“爹爹您带我去吧，我一定听您的话，您让我往东我就往东，您让我往西，我就往西。您要叫我往东，我若往西，您叫我打狗我若骂鸡，别人不说我不好，说您家教不严。”杜锦说：“到那里要不听我的话，我可当时就把你带了回来，咱们是家丑不可外扬。”杜林说：“是啦吧，老爷子。”杜锦嘱咐了他安置一番。杜林到了后边辞别了他娘亲，辞别了姨母，又把他兄弟杜兴叫到前面，向他说道：“兄弟你的武艺出众。我父子走后，家中倚仗你保护哪。每日务必要到后面，小心家里。你大娘的屋中，千万要多到几次，替哥哥我尽一份心。此番我父子走后，有甚

不测之事。”小花脸杜兴说道：“哥哥您就是听我伯父的话，到时候该说话再说话。一路之上处处多要小心。到了甚么地方时常给家里来个点信，我们好放心。”杜林说：“不用兄弟嘱咐。”当下杜林便到后宅，与杜锦多拿几身衣服。杜锦叫家人杜廉说：“早将马匹备好，我们父子明早起身。”家人点头，前去备马不提。

第二天吃完早饭，杜凤说道：“哥哥你在外可千万别跟他生气。他在外若不听话的地方，给我来信，我一家不答应他。”说着话过来拉着杜林的手，说道：“杜林啊。”此时随声双目落了泪，继续说：“孩儿呀，你可不准叫你爹爹在外生了气，他跟你身上全都中了病哪，一气就糊涂。因为我跟你爹爹是一母所养，处处关心。你们父子在家中，你要是惹了人家，我能出去办理。如今你们远出在外，又道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倘若你要是再惹了事，我可怎么前去给你调停去呢？再者说杜家口，本族一大片，就属咱们这一支子人口少，还属咱们辈数大。花刀杜家本谱咱们执掌，那么你出去闯荡江湖，我还能不愿意吗。一辈子不出马，终久是个小驹。我弟兄现下年迈，一辈子执掌花刀第五门，可没栽过。你出去闯练，若再成了名，岂不是给咱们家门争光耀祖吗。你到了外面，倘若招我那兄长生气，把他气坏了，岂不叫咱们本家本户，暗中趁愿吗。所以我劝你要跟杜家五狮子争一口气，你到外边千万不可小瞧人家。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到外头又不准目空四海，艺高人胆大，到处都要留神。你们父子全是好打路见不平，那时难免又有一番的周折，保不住有些意外。杜林呀，我劝的你可是外皮，那你自己的心中可要长牙才好。倘若作了一官半职的，回到家来，也算改换门庭，给咱们杜家门争了光荣。”说着泪下，杜兴上前劝道：“爹爹您就不用啼哭啦。我哥哥随我伯父出门在外，一定听我伯父的话。请您放心吧。”说完他又转身冲杜林双膝拜倒，说：“兄长你随我伯父出门在外，千万要体念他老人家年迈，二来看我伯母身上，以及我父子。千万别招他老人家生气。你是鬼计多端，我父子在家，实在放心不下。可是您在外成名也在您，摔牌也在您。可别忘了与那五狮子争气。”杜锦说道：“你们爷三个哭甚么呀，他不是叫我带着他出外闯荡去吗？那我就带他走一趟得啦。”便叫家人带马，父子二人往外而来。那杜凤率领杜兴，往外相送。要依着杜兴，先到南院通知杜家五狮子一声，说他们父子要飘荡在外啦。杜林说道：“不可，咱们是各闯各门，叫他们知道干甚么呀。”父子拉马向西村口而去。杜凤道：“杜廉呀，你先回去吧。我父子还得送他们几步。”那家人自行回去。这爷四个出了西村口，忽见对面来了两个人。杜林虽然年轻，可是眼神最好，他问道：“老爹爹，您看见对面那二人没有？”杜兴道：“二位老人家已然年迈，眼力不佳，就连兄弟我也没看出是谁来。”杜林道：“那是闯江

狮子杜万，混江狮子杜红，待我气气他。”说着话飞身上马，往对面而来。那杜万杜红看见他一噉嘴，原来他们是面合心不合。杜锦是拉着马啦，杜凤杜兴在后相随。那杜万二人，看见他们，便往南一甩脸，并没理他们父子，就走进庄去。杜锦道：“二弟你看他们两个人，还有尊卑长上没有吗？”杜凤道：“兄长您别有这个气，这是杜林招的。这本是激将法，为是激杜林。”又说道：“兄长，那五狮子在背地里，将杜林踩化的粪土不值。杜林此次在外倘若成了名，你我在地府阴曹，也心甘瞑目的。他要是成不了名，咱们死后都得跟他受累的。”杜林走了不远，这才翻身下马。当时已然走了很远，遂说道：“你们爷儿俩要跟我们去是怎么着？”说着话一看杜凤与杜兴，爷俩全是眼泪在眼眶里转，遂跪杜凤面前说道：“叔父您请放宽心，孩儿我一定往正道上走，请你老人家放心。”说着站了起来，伸手拉出刀来，用刀尖在地上划了一道，说声：“叔父，这道儿东边是咱们的家，西边是外头。孩儿我若成不了名时，我是永远不回家，您看怎样？”杜凤点了点头，杜锦道：“得啦，送人千里终有一别，你们爷儿俩就回去吧，我们也该上路啦。”说着话他父子上马，那杜凤与杜兴直将他们目送的没有影儿，这才回去不提。

如今且说杜锦与杜林父子走了过午，前面有三股道，正西是奔涟水县，西北这股岔道，是奔何家口，西南这股岔道是奔济南。杜林是在头前走，杜锦在后边，他恨不能一时飞到何家口才可心。他停马在岔道嘴上，等杜锦马到，遂问道：“爹爹咱们往那股道去？”杜锦说：“不用忙待我看一看。”看好了说道：“咱们往西呀。”杜林这才催马直向西而行。走了半天，他一看村庄离着大道远啦，心下纳闷，连忙问道：“爹爹咱们把道儿走错了吧。”杜锦说：“没走错，你就往下走吧。”杜林说：“不对，大半是走错道啦。”杜锦说：“往西。”此时天色已黑，村庄镇店没啦，眼前一大片松林。他们爷两个到了切近一看，原来是片阴宅，座北向南。杜锦道：“咱们别走啦。”杜林道：“咱们别走啦，就住在这里呀？”杜锦说：“你这孩子把我气坏啦，现今咱们把道走错了。”杜林道：“我不认识道儿，我怎么把您气坏啦？”杜锦说：“是你把我给气迷了头。”杜林道：“咱们走在三股岔道之时，我没问您吗。叫您看好了方向，咱们好往那下走，如今怎么会说是我气坏了您呢？”杜锦说：“杜林呀，简直你就是我的一块心病。咱们到了何家口，你是人不出众，貌不惊人。到了那里，好叫我心中不高兴。因为你何大爷那里有三个徒弟，你比你们哥四个，比那一个你也比不上啊。”杜林道：“我比他们缺胳膊，是少腿呀。生来一个男子汉落生之后，不是就要名姓吗。人要是有好名，在沿关渡口，大村小镇，提起来是人人知道，个个称赞。或是名声不好，也可以在沿关渡口上一传说，不也是有名吗。”爷俩说话之中，下了马，将马拉入了松林。进来一看迎

面有一个石头案子，旁边站着一个人。石桌以西，是三大士的像。他父子便将马拴到了石头人的身上，从马上搬下褥套来，放在石桌上。杜锦坐石桌上，往褥套上一靠。杜林说道：“爹呀，咱们就在这啦，不往下赶啦。”杜林又自言自语的说道：“合着也不用吃甚么，就在这里给人家看着坟地，知道这坟地是谁的呢。咱们不吃啦，那么马也不用喂啦。”说着话他将马解了下来，叫它在地上吃些青草。杜锦道：“你别麻烦，胡倒乱。”说完他倚了褥套，就合眼睡着了。杜林见了，只好又将马拴好。按说他多有智谋，究竟是十六岁的小孩，心里没有甚么。

他一个人出了树林子到外边往四下里一看，是四野黑洞洞的，并无人声犬吠。他顺着松林往西而来，到了西面，看见有一股小道，是直奔西南。正在看着之际，就听西南之上，人声呐喊，一片锣声。当时火光成片，杜林不知何故。他急忙顺着小道，一直往西南而来。走在中间路上，两旁蒿草很深。听见前边有人说话。杜林忙一分蒿草，就蹿进了草地。细听来人说道：“哥哥您跟江南蛮子赵庭斗志盗宝铠，不应当住在何家店。那老儿何玉是山东省的人，虽然说人不亲，那他们水土也是亲近啊。那里面除去姓石的与江南赵，其余全是山东省的人。咱们哥们不是山东省的人。那老儿何玉率领众人是探山带打山攻山，是三次，就将山寨攻开了，我三弟黄花峰，被石禄给劈啦。偌大的山寨，是化为粉碎。那山寨的东西，都没法顾的住，只可任其查抄入官。那么宝铠又被石禄得回，这岂不是前功枉费吗。如今直落得无片瓦遮身，咱们哥弟兄三人，并无有立足之地，可称是人财两空。宝铠一回都，那王爷必定下令，各州府县一体严拿盗宝之人，哥哥您不是落网黑人吗。眼看着天光就亮，咱们周身的血迹，可往那里去。”普莲说：“二位贤弟，不要着急，他得的那铠是假的，真铠在我身上啦。再说你我的妻子呢那没有甚么的，好比衣服一样，脱了一层还有一层，没有关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位贤弟，咱们在路上行走，少要多言。跟随我走，必有相当去处。少要多言，免得路上被人听去，那时与你我不便。”杜林一听，普莲嘱咐云峰段峰啦。知道三寇逃走啦，他这才顺着草地，回到了林中，将他父唤醒，说道：“爹爹您起来吧，买卖下来了。汪至点，拿着上色的包袱。”杜锦一扶身起来了，急忙到了林外一站，看见从西边来了三条黑影。头前走着是金花太岁普莲。普莲问道：“前边是合字吗？”杜锦道：“那位呀？”普莲到了切近一看说：“莫非是杜老哥哥吗？”杜锦道：“正是，原来是普贤弟。”普莲说：“老哥哥，您往这边作甚么来了？”杜锦道：“我跟下镖来了，走在半道之上，肚子疼痛，故此在林中解解手。”普莲说：“是啦，咱们哥两个改天再说话吧。我同着朋友，现下我的垛柴窑抄啦，外边风紧。您往阳山把合把合，起啦红啦，吗密风紧，你我改日再会吧。

”普莲说完，带着云峰段峰，一直东北角下去了。普莲所说，全是江湖的行话。跟杜锦说，您往阳山把合把合，就是您往南边看一看。起啦红啦，是着了火啦。垛柴窑抄啦，是山寨丢啦。吗密是官人办他来啦。风紧是官人太多啦。

三寇走后，杜锦转身形，来到里面，说道：“杜林呀，好孩子，你真是我的要命鬼。”杜林说：“爹爹，您怎么不劫呀。”杜锦说：“我还劫啦，你怎么不打听打听他们是谁。”杜林道：“他是谁呀，我不知道。”杜锦在林外与别人说话之时，那杜林可就将夜行衣靠偷偷的从褥套中，取了出来，围在身上。他一听是盗宝之寇心中暗喜，遂说道：这不是我进见之功吗？做官的苗头就来了吗。我在外保些日子镖，行侠作义，家里也改不了门庭。我小孩子要是将宝铠得回，送给我何大爷，那够多好看。或是将普莲再拿了，贼铠全到手，那时不用说得个一官半职的，就是从王府里得了点赏，也可以跟五狮子夸一夸呢。因此他存下心，才将夜行衣带好。他赶紧问他父道：“那三寇是谁呢？”杜锦道：“这三寇是西川人，内中还缺少一人呢。”杜林说：“短谁呀？”杜锦说：“短黄花峰贪花童子黄云峰，第三个是巡花童子黄段峰。杜林呀，你怎么单给我惹这个事呀？”杜林说：“我给您惹甚么事啦？”杜锦道：“那三寇全是莲花党之人。”杜林道：“那么他们莲花党之人，刀法比咱们强，武艺比咱们好，咱们刀法是敌不住他们？”杜锦道：“不是刀法敌不住他们，因为老虎还有打盹之时啦，得罪了他们还不好防备。他是常来常往，咱们看守不住。你看的严密，他不下手，你有个疏神大意，一个看守不到，他要下了手往里弹薰香，就如同治死人一般，那时咱们死都不知道。因为莲花党之人，不行人事，专一在各处做那不仁不义之事。杜林呀，我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琉璃球儿，我把你过继你二叔。你看杜兴，他怎样的仁义，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尊卑长上。”杜林说道：“爹爹，您可知为人任养活贼子，不养活亲侄。杜兴是我亲兄弟，把他过继了我二叔啦。合着您老弟兄一屋里一个，他也是坐船开绕庄村，巡查。咱们喝的是江中水，有人在水内洗脚等事，他就不管。我在何家渡口，打过马俊。您要跟他没交情，我就叫他死在那里。再者说，凡是咱们这兖州府的地面，提起杜兴来，无人知晓。您要提起我杜林来，管保那些个贼人，都得想一想我是怎样人物。”杜锦说：“杜林啦，咱们爷俩个睡一会儿吧，不必提这些事啦。在这露天地里，防备有人听见。我也想着他那上色的包袱里，必是宝物。得啦，不用提了。”说完他一靠那褥套，又睡着了。杜林一看他爹爹睡觉了，拿起自己的大氅给他爹爹搭上。杜林恐怕未睡实啦，低声叫道：“爹爹您睡着啦。”问了两声，那杜锦是沉睡如雷。

杜林一见心中放了心，这才来到林子外头。使了个诈语，说道：“小辈，你不用在那藏着，我看见你啦。”说出了半天，听四外无有动作，无人答言，他这

才顺着小道，一直东北而来。飞跑了不远，影绰绰前边有三人影，正是那三寇，一边走着一边说话。就听黄云峰说：“兄长您可记住道路啦吗？”又听普莲说：“我记住道路啦，我就上他家来过一次。”又听云峰说道：“眼看天光大亮，你我弟兄周身的血迹，恐怕走脱不开。”普莲说：“不必担惊，随我来吧。”说话之间，他们出了小道，一直扑奔大道往东而去。普莲说道：“这中三亩园，有个白面判官徐立，奉母命在金盆洗手，不做绿林的事。想当初我二人同手作事的时候，他不佩服我。从刘荣下转牌之后，他没上我这里来。今夜咱们三个人，是上徐立家中安身。他若留咱们，做为罢论。可是将来我破案之时，也得咬出他来。他若是不留咱们，那时仰仗咱弟兄三口利刃，杀他们满门家眷，将尸首全埋了之后，咱们在那中三亩园藏几天。容等四外火光熄了。咱们再回故土原籍去安身。在西川养足了锐气，大家杀奔何家口，杀那何玉老儿的满门家眷，再为报仇。咱们到了那里，我要叫开了门，我去进，你们弟兄紧跟着也就进去，将大门给他关上。二人答应：“是。”三个人主意打好，这才往前而去。眼前来到中三亩园的西村头，杜林老远的就爬在地上了，回头向四外瞧。三寇长腰往村子里头一跳，站住之后，扎煞二臂往后定睛观看，四外无人。他三个人是往高处看，要是有人跟着是有黑影。他们细看没有，这才进了村子，来到路北第二个大门，对面有八字影壁。杜林看准了三寇奔了大门，他便偷偷的来到影壁西躲墙，隐着了身子，偷看三寇叫门，按下不表。

且说普莲与云峰段峰说道：“我只要将门叫开，你二人可想着往里去。”二人答应。普莲用手弹门，少时里头有人答言，问：“是谁在外边叫门？”普莲说：“是我，此处可是徐宅吗？”里边说：“不错，是这里。”普莲说：“徐立可曾在家？”里面说：“那是我家主人，现正在家。你等我给您开门。”说话之人原本是老家人徐福，急忙找引火之物，将灯点上，穿衣下地，将灯到门房外边窗台上，照着亮儿，将锁开了，摘下门来，门将一开，那云峰用胳膊肘儿一拐那左边的门，当时就开啦，三个人匆匆的便都走了进来，当时吓了老家人一跳，看他三人浑身的血迹，各持一口刀，脸上带着煞气，不认识三个人。他们进来之后，就将门关好啦。当中一人，手提一个黄缎子包袱，不知包内何物。徐福忙问道：“三位大太爷，您贵姓呀，老奴好往里与您回禀。”普莲说：“你贵姓啊？”家人说：“我姓徐名福，是本宅家人。”普莲说：“我乃是屯龙口打虎滩，一山之王，姓普名莲，金花太岁的便是。”徐福问道：“那二位呢？”普莲说：“那是我的二位拜弟，一个叫巡花童子黄云峰，一个叫贪花童子黄段峰。你赶紧回禀你家主人，就说我三人恳求我那徐大哥，借他家宅躲灾避祸，住个三天五日，容等四外火光熄灭，好辞别我那兄长，回我们四川银花沟。”老家人徐福说道：“普大王，想我家主人，奉母命在金盆洗手。他要

收留您，您也别喜欢，不收留您可千万别恼。您三位在此等候，待我去回禀一声去。”普莲说：“老哥哥，我那徐仁兄要是不留，您给美言几句就是。”老家人：“是啦吧。”说完转身往里而去，用手一推东边那扇屏风门，进了院子，来到北房东门外边，用手一弹窗户，东边徐立连忙问道：“外边甚么人？”徐福说：“是我。”徐立问：“甚么事？”老家人说：“你我主人稳在家中坐，是祸从天上来。”徐立在屋一听老家人说话，透着惊慌失色，忙说：“老哥哥，不要耽惊，全有小弟担任。”说着连忙起身，说道：“娘子快穿衣服。”当下他妻子徐门张氏，也就起身穿好衣服，掌上灯光。徐立到了外屋，将门开了，出来与老家人一同来到外面。那普莲一见连忙上前，双膝拜倒，说声：“大哥在上，小弟普莲拜见。”徐立伸手相挽，借灯光一看他人，每人一口刀，浑身血迹，又见普莲手中提着一个黄包袱。

原来宋时年间，平常人不准使上色的包袱，黄的红的都不叫使。民间小登科之日，都使淡红的包袱，全不能使大红的，大绿的、水红水绿的居多。徐立忙命徐福将西房的灯光点上，那徐福答应，到了西间，将里外屋的灯，全行点好，徐立方将三寇让到西房屋中。三寇到了屋中，徐立让他们进到北里间，忙问道：“普贤弟，这个上色的包袱，是从那里来的？里边包着甚么啦？”普莲才说：“江南蛮子赵庭，爬碑献艺，我与他赌气，在京都八主贤王府，盗来金书帖笔闹龙宝铠。我盗宝铠为斗赵庭，那知何家口老贼何玉，率领众人，一死与我作对，攻取我那打虎滩。是我弟兄寡不敌众，我将铠带了出来，黑夜之间，无有扎足之地，才想起哥哥您这里来。再说身上血迹颇多，白天行走不便。为是在您这里暂住几日，我们好回西川银花沟。”徐立一听，忙命老家人快到里院，向张氏要出三身青衣服来，三根凉带，好与他三人更换。回头对普莲说：“普贤弟，想我徐立，奉母命金盆洗手之后，在此地治土务农，所交的全是一片农家朋友，倘若被他们看出一点破绽来，倒有许多的不便。”此时徐福来到了里院房底下，说道：“少主母。”里边张氏问道：“外边可是老哥哥？”徐福说：“正是老奴。”张氏问道：“你来到后面，有甚么事吗？”徐福说：“我家主人叫我跟您要三身青衣服，三根凉带。”张氏答应，忙开箱子取出来，送到屋门口。徐福伸手接过，拿到外面西房，交与徐立。徐立伸手接过，拿到北里间，令普莲三个人，将有血迹的衣服脱下，换好了青衣，结上凉带。将那三件带血的衣服，拿过来，交与老家人，说：“老哥哥，您快将这三身衣服，放在背静地方，掩埋去吧。”徐福答应了一声，伸手接过衣服，拿出去掩埋不提。此时天已快亮，那老家人埋完回来，徐立又令他去打了盆洗脸水来，送到北里间。徐立跟进来说道：“你们弟兄三个人，先洗一洗脸。少时天就要亮啦。我自从金盆洗手后，在家所结交的全是一般农夫农妇，每日不断往来

，恐怕被他们看见。你三人浑身一脸全是血迹，走漏风声，一时不便。”回头对徐福说道：“老哥哥，少时天亮，您好好的看守大门。要有人来找，就说我没在家。我那神前结拜的朋友，方许进来。”老家人点头答应，转身出去。这里普莲说道：“徐大哥。”徐立说：“贤弟有话请讲。”普莲说：“我出来的仓促，金银一分未带，我未有甚么东西，献与老伯母。现下只有一件物件，可以奉送他老人家。”徐立说：“甚么物件呢？”普莲说：“我与江南蛮子赵庭，打赌斗志，就是金书帖笔闹龙宝铠，我从八主贤王府盗了出来，直到而今。请将此物收留，容我四外火光熄灭之时，我弟兄回川，那时您到县中献宝，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徐立伸手将包袱，双手接过，拿出屋来。自己在廊下一站，手捂胸前，暗暗说道：“好普莲，我跟你何冤何仇，你将此物扔在我家，是惟我家祖坟不刨呀。”他这么一低头，又一正面，忽然看见眼前有条黑影，还是真快。他会没跟上，只见那条黑影奔西北去了。书中暗表，这条黑影，便是混海龙杜林。原来他看见三寇叫门往里去啦，他才偷偷的爬起，来到门道，便将白日衣服脱去，换好夜行衣靠。白昼衣服在小包袱之内，打了腰围子，用丝绦带结好，抬胳膊踢腿，不绷不吊，来到门外，翻身上房，往里而来。到了里面，他往影壁上一爬，就见从西屋出来一人，站在西房檐下，手拿包袱，在那里长叹一口气。杜林看了，知道是宝铠。他这才长腰奔了内宅西房前坡，双手一扒中脊，飘腿就过去了。徐立提包袱来到里院，一边走一边小声说道：“真是稳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提包袱进了北上房，说道：“娘子，你快将娘亲唤起，现在有人送来宝铠，暂且先存留在咱们家中。”那张氏答应，举着的把灯儿来到西间，后面徐立跟随，二人到了西屋。那张氏交灯放到一旁，急忙跪倒。此时徐立也随在后面，双手放下包袱，手扶床沿，小声唤道：“娘啊。”张氏叫道：“婆母啊，您快起来吧。”他们婆媳，平常很是投缘对劲。徐立叫了两声，老太太没理他。张氏说道：“娘啊，咱们真是稳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您那不孝的孩儿，所交不义的宾朋，有人将国宝盗来，送到咱们家中来啦。”老太太一闻此言，吓得急忙醒了，说道：“姑娘啊，你快将我扶起。”此时老太太正在病中，尚未痊愈，张氏急忙上前将老太太扶起。徐立一看他老娘吓得颜色更变，他可在地上跪着，忙说道：“娘啊，您不必耽惊害怕，孩儿我有妙计。”老太太说道：“孩儿呀，祸全到了咱们家哪，你没有妙计啦。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在外头甚么朋友全交，摸一摸脑袋算一个。”那张氏在一旁站着，双手搀扶着老太太啦。那老太太用手揪了张氏，双目落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说道：“儿呀，姑娘，为娘的托媒婆，将你说到我家，为是跟我儿成为白头到老。不想他行为不检，竟跟那狐朋狗友结交。直到而今，又将盗宝之寇，让到家中。那贼是居心不

善，他要临死拉垫背的啦。此人盗宝关系重大，他来到咱们家中，倘若官军从此处拿走盗宝之寇，他落个凌迟处死，咱们全家落个项上餐刀。”说着话他婆媳痛哭一场。徐立一看，此时好比万把钢刀扎於肺腑，滚油泼心一般，便木在那里。张氏说道：“娘啊，您将钥匙交与孩儿，我将宝铠暂且存在咱们箱子里面。外间屋中有神佛，孩儿我每在跪他高香三股，叩禀上苍，因为此乃天上所掉之事。”老太太交了他，张氏伸手接过，说道：“娘啊，您看在孩儿面上，千万别哭了。”说完，站起身形，开了箱子，将宝铠收好。锁好了之后，又将钥匙，交还了老太太，回身冲徐立一拜，说道：“夫主，后面之事，你一概不用分心。你到前面侍候三寇，千万别落个不字。”王氏老太太说道：“姑娘从此以后，你可不要梳洗打扮。那西川路上的人，狼心狗肺。”张氏点头答应，从此他是每晚，要跪三股高香，为是叩求上苍，早行赦免，收回恶人，暂且不表。

且说杜林他在暗中一切看明，这才飞身下去，到了外面，够奔西村头。到了那座坟地切近，就听他爹正在林中骂啦，说道：“我夫妻二人怎么养活这么一个孩子呀。早晚我们这两条老命，被他给断送了。”杜林连忙进了林子，说道：“爹爹您别骂啦。您骂多少样，您记着啦吗。”杜锦说：“你别气我，这就快把我气死啦。”杜林道：“您要不骂我，我还不进来啦。可倒好，全在猪身上找，称的起是猪八样。”杜锦问道：“你换上夜行衣，做甚么去啦。”杜林道：“我上树林外头拉屎去啦。”杜锦道：“这么大的一片坟圈子，你会拉不了屎。”杜林说：“往往大家都说闻臭闻臭，三天不长肉。本来您就长得瘦，我要再在您的旁边拉屎，您闻见了臭味，更不长肉了，那成了爸爸灯啦吗。”杜锦说：“杜林啊，你别气我啦，留我这一条老命吧，快将夜行衣脱下，解下马来，咱们好走。”杜林当时脱下来，仍然收在小包袱之内，换上白昼衣服。问道：“爹呀，咱们上那里去啊？”杜锦说：“咱们回家。”杜林道：“咱们为甚么许的，给人家看了一夜的坟，坟主知道吗？人家也不知情啊。”说完他解下马来，将两匹马的肚带，勒紧了三扣，将褥套拿出，放在马上。看地上没落下东西物件，杜锦转身往外要走。杜林说道：“爹呀，咱们不用回家啦，还是上我何大爷那里去吧。”杜锦说：“不用，回家吧。”杜林说：“您为甚么要回家呀？有不那时候咱们不来好不好。”杜锦说：“杜林，你的机灵差远着啦。眼下我听镖行人说，那普莲盗走闹龙宝铠，那看楼的是李翠云龙，他二人是你王大爷的徒弟。”杜林说：“那个王大爷？”杜锦说：“镇海金鳌王殿元。”杜林道：“那也不要紧啊。”杜锦说：“内中有鲁清，自在熊鲁彪的兄弟。”杜林道：“这个鲁清，我已然在背地里给他磕了头啦，拜他为师。”杜锦说：“你为甚么给他磕头哇，为是跟他学刀法？”杜林说：“刀法，咱

们是花刀第五门，比他们全强，跟人学做甚么呀。我就求人家别跟我学就得啦。我不是跟他学别的，学点坏。”杜锦说：“得啦，别说，咱们还是回家吧。”杜林说：“爹呀，您带我去吧。”杜锦说：“咱是别去啦，现下你大叔上石家镇，已然将石禄请了出来。而今他们拿普莲的心急，真如钻冰取火，轧砂求油一般。”杜林说：“干什么这么拿他呀？”杜锦说：“他是国家的要犯，此铠他们没得回去。”杜林心中一想，这可是进见之功，我要将铠得回，拿住了普莲，将来贼铠一入都，王爷必有赏赐。那时我拿回家中，也可以夸耀於他五弟兄之前。想到此处，遂用好言安慰，说道：“爹爹您带我去得啦。”杜锦说：“杜林呀，是你不知。你是我的儿子，你是甚么脾气，我还不知道吗。你的口齿不严，那鲁清两眼不揉砂子，见其面知其心。”杜林说：“这么办吧，咱们到了那里，不用管他怎么问，我是一问三不知，神鬼怪不得。无论他怎样的问，咱们是一概不知，他没主意。现下咱们在这里没有外人知道，到了那里，您叫我说我才说，不叫我说，宁可烂在肚子里还不成吗。”杜锦一听，实在无法，这才答应。杜林说道：“再者孩儿我明白，他们大家求咱们帮忙，拿住了三寇还好。若是跑了一个，那咱们杜家河口就不用太平啦。又道是伸手是祸，拳手是福。”杜锦说：“你说的全好，那咱们走吧。”从此父子二人，拉马出了树林，认镫搬鞍上了马。

此时天光已大亮，太阳出来了。杜林说道：“爹爹呀，您可认好了道路吧，先找个镇店，吃点甚么再走。”说着话走了不远，看见有一股大道，往北而去。看见一个打柴的，杜林忙跳下马来，上前抱拳问道：“借光您哪，何家口在那里？”那樵夫说：“离此地还远啦。”杜锦说：“前头有村子没有？”打柴的说：“有，那村子名为三义店。”杜林说：“三义店有酒楼吗？”打柴的说：“那是一个大镇店，甚么都有。”杜林说：“有劳了。”那樵夫自去。他回头一看他爹的马，相离远一点，他便站在那里等着，说道：“哎呀，我实在饿啦，您把缰绳交给了我吧。”杜锦说：“你要缰绳做甚么呀？”杜林说：“为是走的快一点。”杜林说：“可别太快了。”杜林说：“是啦，不能太快啦，您饿不饿呀？”杜锦说：“不饿，不像你是的，一会儿就饿。”说着把缰绳，递了过来。杜林伸手接过，便拴在自己马后，飞身上马，抽出打马藤条，怀中一抱，两匹马往下走来。他的马拉着后边之马，越走越快。杜锦在马上骑着没有拿手，缰绳在前边黑马身上拴着啦，忙问道：“杜林啊，你打算干甚么呀？”杜林说：“我饿啦，这个马不快。”杜锦说：“这个马还不快啦，有多快呀。”杜林说：“咳，您说这个马不快呀，来，咱们叫他快着一点。”说完，他连打马三下，两匹马如飞的似的，往下跑了下去，穿村过店，直往下跑。那杜锦连忙爬伏在马鞍子上。杜林在沿道上，看见有那年老的行人，他就问

：“老大爷，我跟您打听打听，何家口在那里？”老者说：“你从此往北，顺着河沿走，再往东，看见石桥，过了桥再打听，那就快到了。”杜林说：“道谢，道谢。”说完一打马，直向北而去，顺着长河又往东，那河就往北拐下去啦。他们便顺着东岸，一直正北。看天时已然过了午啦，好容易看见了跟前有一道石桥。到了桥的切近，那桥翘上坐着几位年老的人。杜林连忙问道：“老大爷，何家口在那里啊？”那几个老人一看，见两匹马，后边那匹马上驮一年老之人，爬伏马鞍之上，纹丝不动，两匹马浑身是汗。众人以为是去瞧病，大家全说：“不可不快告诉他。”遂说：“马上这位小爷，你要上何家口，由此过河往西北，见了十字路往北再往西，路北有坐大庙。顺着庙墙的大道，再往北，道西边头一个村子，那就是何家口。杜林说声“劳驾”，打马三下，一直的又跑了下去。直到了何家口的东村口，问道：“爹爹您还肚子疼不疼啦？”杜锦说：“好孩子，你可真成，不用费话啦。我说不用那么快，谁说肚子疼啊。杜林啊，你安着甚么心啦。”杜林说：“我没有甚么心。您叫我说，我才说。不叫我说，我不说。”说话之间父子二人下马，拉马进了村子。杜林道：“怎么找不着那个是正村子。”杜锦道：“这还没进村子啦。”说着话，眼前来到一片大土围子，有三道大豁口子。爷俩个就进了南边这个口子。杜林说：“这个是何家口吗？”杜锦道：“对啦，这个是东村头。”

父子进了村子，一看两旁铺户住户不少。走了不远，往北有股大道。他们往北，见了十字路口，又往西，便是何家口的中街。杜林一看这些铺住户，每家门首全挂着小锣梆子。杜林问道：“爹呀，您看他们全挂着梆子跟锣，那是做甚么呀？”杜锦道：“这是小锣会。要是一失火，以小锣为记。有了贼是梆子为记。”说话之间，来到吉祥店门前，门是关着。上前叫门，里边有人问道：“何人叫门？”杜锦道：“我拜兄何玉可在家？”里边说：“在家，您是那一位？”杜锦说：“我住家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口，我乃杜锦，到此处来望看我的兄长。”店里伙计从门缝往外一看，问道：“那一位呢。”杜锦说：“是我儿杜林。”伙计说：“您在门外稍等，待我给您往里回。”说完他到了里面。对何玉一提，鲁清便过来了，问道：“开门了没有？”伙计说：“没开门。”鲁清道：“何大哥，杜锦的名声可不小。列位，那杜家河口，离咱们这里有多远？”何玉说：“约有四五十里地。”鲁清道：“是啦，而今咱们大家攻破了打虎滩，没拿着盗宝之贼，金花太岁普莲跟云峰段峰三寇，不知逃往何处。据我测想，盗宝之寇，以及宝铠的消息，一定在他父子身上。我鲁清敢说，见其面，就可知其肺肝然。少时您见了他们必须如此如此，丁大哥您少时也必须如此如此。”安排已定，众人这才迎了出来。伙计开了门，大家见礼毕，这才将他们父子同请进来。后来听杜林说了出来，鲁清道：“你可知道贼铠

落到何处？”杜林道：“连那铠放到那里我全知道。”鲁清一问，他才详细说了出来。石禄说道：“清啊，原来老肚子来啦，带了小棒槌一根。连他们到了判官那里，好啦，我找判官去。”说完他将皮搭子内的钱倒了出去，插上双铲，往外就要走。杜林问道：“鲁大叔此位是谁？”鲁清道：“他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之次子，他名叫石禄，外号人称穿山熊。”杜林说：“他怎么管我叫小棒槌呀？”鲁清道：“这人忠厚又护热，这他就记住了。”杜林道：“他飘流在外，上那里去找判官去呀？”鲁清道：“那你就不用管啦。”石禄来到外边，叫伙计给他开店。伙计说：“您上那里去呀？”石禄道：“我上三环一个滚判官他家去，那个莲跑到他们那里去啦。”问道：“伙计，他们从那边回来的？”伙计说：“从东边回来的。”他说：“好吧，那我往东去啦。”说完他一直往东去了，按下不表。他这一去不要紧，才闯出大祸一身。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徐立献宝铠二峰漏网 石禄擒普莲侠客出山

且说店中鲁清大家人等，陪着用饭。鲁清说道：“杜林啊，这可是你爷儿俩的功，可不是给你们爷俩拴对儿，办出事来，应有我姓鲁的一点事，我竟替朋友着想。”说完又唤伙计，叫他把鲁清、丁银龙、杜林等三匹马备上，快去中三亩园挂桩。伙计答言说“是”，赶紧帮这爷三个将应用物件拿齐。鲁清说道：“何大哥，咱们这一带有三亩园没有？”何玉说：“有，大概是在东里啦。”鲁清道：“有就好找，你们诸位在店中等候。李翠云龙你二人赶紧四下派人到处去打听去。那石禄回来不回来，没有多大的关系。”刘荣说：“石禄若有三长两短，那可如何是好？”鲁清道：“你放心吧，刘爷，他若有个舛错，我拿人头见您。”说着话，鲁清牵过马匹，辞别众人，上马而去。出了村子，一直正东。杜林看一看，问道：“这附近有一座石桥吗？”丁银龙道：“不错，有一坐石桥，来随我来。”说着在前边打马走去。直到了石桥口那里还是有些个年老的人，在那里说话。”丁大哥您下去，向他们打听打听，这个三亩园离这里有多远。”丁银龙道：“不用打听啦。反正近不了，咱们就往前走吧。”此时鲁清已然下了马，到了人前，说道：“借问声，中三亩园在那里？”当时有人说道：“这个三亩园，离此约有四十多里地，顺大道一直往东，就可以到啦。”鲁清一抱拳，说声“谢谢”，拉马过桥，飞身上马，老爷儿三个，顺大道一直跑了下去。走了二十多里地，太阳已然压了山啦。鲁清说道：“大哥呀，此天已不早，您看前边来了一位老头，您也年长，可以过去向他打听打听，还有多远。”丁银龙一听，也对，这才下了马，迎了过去。眼前来的那个老者，拉着一头驴，驮着两条口袋，一定是上集镇去买粮食，连忙抱拳说道：“仁兄。”那老头一抬头，连忙说：“达官，您有甚么事？”丁银龙道

：“我跟您打听打听，咱们这一方，有三亩园吗？”老者说：“但不知您是打听那个三亩园。”丁银龙道：“有几个三亩园呀？”老者道：“三亩园有三个啦。”那老头说道：“您看见路南那片松林没有。那松林东边，南北的村口，就是上三亩园。那上三亩园北口往东有一股大道，这一股大道是穿村而过，那村子便是中三亩园。出中三亩园的东口，再往东去三里，即是下三亩园。”老者便将三亩园的街道地方详详细细的全部告诉明白了他们。丁银龙道了谢，三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松林之外，翻身下马，进了林中，将马拴在树上。爷三个席地而坐。鲁清道：“老哥哥您已然打听了。依我说，咱们先上这个三亩园打好了店，暗中把咱们人偷偷的运到了店中，然后咱们再上中三亩园拿贼去。您先去打店，咱们必然如此如此。”丁银龙说：“是啦吧，那么我先去。”说着他解下马来，拉马出树林，往村内走来。

到了上三亩园的北口，看那村中还很繁华，在路西有一座店，白墙黑字，上写仕宦行台，安寓客商。水旱两路的镖店，门前有两行小字，左边写着茶水方便，下边是草料俱全，中间店门上有一块横匾，金匾大字，上写丁家老店。丁银龙上前叫道：“店家。”当时从里边出来一个伙计，身高有八尺开外，胸间厚，膀背宽，面如重枣，宝剑眉，斜插入鬓，二眸灼灼的放光，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光光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上身穿毛蓝布的贴身靠袄，青布底衣。青鞋白袜子，腰中系着一条半截围裙。出来问道：“客官您住店啊？”丁银龙说：“不错是住店，你们这里可有上房？”伙计说：“有，您随我来。”说着转身往里，丁银龙拉马跟进店内。一进店门，在门洞里边，两边有懒凳，在北边凳子的西头，有柜房的门，门上有青布软帘，挽在西边门坎上。丁银龙从此过，未免的往里看了一眼，见北房山挂着五样兵器，头一件是，长杆的开山钺，第二个是方天化戟，第三件白杆花枪一条，第四个是龙须刀一口，长约四尺七寸五，一寸七宽，护手盘底下有个鹅眉枝走，第五是一对扑刀。店里伙计说：“您将马交给我吧。”丁银龙道：“慢着吧，我这匹马老实，您去拿来一凳子，放在当院把马拴在那腿上就得，旁边放在草菠箩就得。我原是青州府的人，此次我们是三人出外取租，中途路上，被大旋风将我们一马吹散了。将马拴在那院中，容他们从此门前过，看见了此马，自然知道是自己的人，住在了那里，这是我们的暗记号。”伙计答应，便领他到了五间北房的屋中。丁银龙进到屋中，看见迎面有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东西各摆一张茶几，配着四个小凳，两旁暗间，挂着青布软帘。伙计拿进一盏灯来，放在八仙桌上，笑问道：“客官爷，您还用甚么呀？”丁银龙道：“你先给我打一盆洗脸水来，好擦一擦手脸。”少时打了来，丁银龙洗完了脸，坐在那时吃茶。此时那村外头的杜林，也拉马走进村来到路西这一个丁家老店，看见院中拴着那匹

马，杜林知道丁银龙，住在了此店，他便叫道：“伙丘子，伙丘子。”伙计一听，急来到了外面，问道：“小爷您要住店吗？”杜林道：“你是这里的伙丘子吗？”伙计说：“我不是伙丘子，我是这里的伙计。”杜林说：“你是伙计必须找瓦匠。”伙计说：“这里是店东啊。”杜林说：“你是房东？”伙计说：“我是房东。”杜林说：“你贵姓？”伙计说：“我姓丁。”杜林道：“你是大丁小丁。你是老丁少丁？”这几句话真把伙计给问上气来啦，急了脸问道：“您是打店呀，还是找人呢？”杜林道：“我找人。”丁银龙一听是他。连忙出来说道：“伙计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这个侄儿好玩闹。”当时伙计就不言语了。杜林将马拉到那匹马一旁，也拴在那里。向着马说道：“马呀马呀，今天夜里，咱们全不用活啊。我们不是吃板刀面，就是吃馄饨。你们两个准上马杆铺。”伙计说：“这位客官，您说怎么会不能活呢。”杜林道：“今夜店里一闹贼，那不是全完了吗？得啦马呀，没想到咱们全活不了哇。”伙计说：“小爷。您千万别这么打哈哈。我们这店里住着许多的客人，您这么一吓，人家还住不住哇。”丁银龙叫道：“杜林呀，别跟人家打哈哈，快进来吧。”杜林进到屋中说道：“伯父哇，今天夜间咱们一定活不了。”伙计在外面听的明白，不好言语，只可到了柜房又给拿来一个茶杯，送到了北房屋中。忽听门外有人喊道：“掌柜得。”伙计一听，心说：今晚真是个麻烦，怎么竟来这些个人呢。杜林在屋中一听，忙说道：“伙计你还不快出去看看去，有人喊你啦。”伙计无法，到了店门口一看，见一人拉了一匹马，连忙问道：“您是打尖，您是住店？”鲁清道：“你是掌柜得吗？”伙计说：“我不是掌柜得。”鲁清说：“那么你是掌柜搭。”伙计说：“我也不是掌柜搭。”伙计说：“掌柜的也不能搭我。”鲁清说：“我不信，你要是死在这里，掌柜的还不把你搭出去。”伙计说：“客官爷您与我有何仇哇，愿意叫我死呀。我要死了掌柜的还不把我搭了出去。”鲁清道：“搭到那里？”伙计说：“那还不外事。”鲁清说：“搭到厨房去。”伙计说：“得啦，客官爷，您别跟我打哈哈，我说不过您。您是打尖呀，还是住店呢？”鲁清道：“我看见院中这两匹马眼熟。”伙计说：“是啦，想必全是一块儿的。”说着伸手接过马来，又把那两匹马也解了下来，一同拉到棚去了。鲁清来到北屋，杜林说：“我看此店，有些不照，为甚么柜房中挂着兵刃呢？要是镖店应当把兵刃摆在廊沿底下。您还喝茶不喝啦？”鲁清说：“不喝啦。”杜林说：“我试试他们，叫他摆上一桌酒席来。”遂叫伙计给来一桌上八席，外加山珍海味，伙计答应。杜林道：“以外给我们来一碗汤菜，多来点海海迷字。”伙计一听，忙看了杜林一眼，说道：“这位小爷，您是合字吗？”杜林道：“我是海字。”伙计说：“那么您是线上的吧？”杜林说：“我连一根绳都没有。”伙计说

：“我看阁下眼睛挂神，可是乍入芦苇。”杜林说：“我倒没进过苇塘。我时常在竹林里倒睡过觉。”伙计说：“那么阁下怎么知道下海的迷字呢？”杜林说：“我跟赶大车的学的，他赶着车，一共是十几辆车。”伙计说：“车上有东西没有？”杜林说：“有啊，车上不少东西物件，全用绳子拴着。”伙计说：“那赶车的手中拿着鞭子没有啊？”杜林说：“没有。”伙计说：“那么他的鞭子搁在那里呀？”杜林道：“插在了车辕上，头一个车上还插着个旗子。那赶车的说道，我一问他，他说那叫胡椒面儿。我也是叫你多给来点，为是好吃。”伙计一听，知道他是外行，遂冲他一撇嘴。杜林说道：“嘿，你怎么撇嘴，不给不要紧。我们会上外边自己买两包去。”伙计哼了一声，便走了出去。丁银龙见他走了出去，这才说道：“我看他们也许不是贼店，可是他们这军刃怎么放在柜房里呀。再者说，也不应当用真的兵刃呀。”

不言他们三个人，在此猜疑。书中暗表，原来这个丁家店中，除去打更的与厨子之外，其余全是一姓的人。哥五个奉母命，金盆洗手，在此处开店。这个伙计出来，告诉了别的人说：“北屋来的这些个人，一个好人没有，咱们快给掌柜的送信去。”此人这才来到店门外南隔壁，一个大棚栏门内，伸手进去开了门，往里而去。到了一间大门洞里，一叫门，里边说：“三哥呀。”外边人说：“不错是我，老五吗？”里边说：“是。”外边说：“咱们大哥在家没有？”里边说：“在家啦。”门一开，此人进去，到了屋中，面见他们兄长，说道：“咱们店中北屋，住了三个人，我一问他，他是全不懂。据我看他们全不是好人，要菜要汤，好让我多来请下海的迷字。”他们大爷说：“这是有点诚心吧，来呀，来人。”说着梆子一响，来了许多壮汉，俱都身高九尺开外，正在壮年。各人全身青布衣打扮，短衣襟小打扮，两个人一根练腿绳，还有刀斧手，预备齐备。哥五个会到一处，大家一商量，便将四十名绊腿绳埋伏在东房门口，刀斧手埋伏大西屋过道，哥五个一字排开，各持兵刃。大爷道：“你们千万别乱，咱们是一个一个挨着上，别露出咱们透着急来。他们出来一个拿一个。我打不过他，你们再上手。”哥五个这正里说话，噗的一声，桌子上的灯，忽然灭啦。老三忙用引火之物，过去要点，忽的一声，那灯又着了。一连那灯又接连着了，灭了，一闹三次，吓得他五个人，是瞪目发怔。外面那个溜马的回来了，站在院中说道：“我把你们胆大的畜生，你们还要以小犯上不成吗。交友之道，谁还敢跟你们交啦。”哥五个一听，连忙走了出来，一看说话的人。正是那个溜马的人。他二目瞪直，哥五个没注意。老五将他推到一旁，哥五个各摆军刃，冲着北屋，说了声：“咧，北屋之人，一个好人没有。有甚么事快些出来，吃我一钺。”杜林忙将灯给吹灭，说：“伯父，您看是不是，我早看出来他们是黑店。酒席还没给咱们预备啦，他怔说吃他一个月啦。”丁银

龙道：“你这小子，真能惹事。你就不用出去了。”杜林说：“那是，我不出去了，出去小命就得完。这小子兵刃有些扎手，我还留着小命喝豆儿粥，鲁清你出去看看去。”鲁清道：“不是我惹的事，我不出去。”丁银龙说：“杜林呀，往后你可别管他叫鲁叔父啊。你是刚出世的孩儿，他闯荡江湖倒很有些年。今天咱们一点小事，他就从此的往后退缩。明天以后，可别叫他叔父啦，他不够资格了。”丁银龙将大氅脱了，将大衣围在腰中，说道：“老贤侄，你别白叫我伯父，他也别白叫我兄长，待我先出去一战。要是战人家不过，死在他们之手，就求你二人将我尸骨带回青州，那我就感恩非浅。”说完拉刀纵出屋来，抱刀在院中一站，冲着当院持钺之人说道：“看刀吧，你家老爷还能活六十多吗？”吃的一声就是一刀，那人横杆一架，说道：“且慢，快报通你的名姓，你家丁某钺下不死无名的鬼魂。”丁银龙说道：“你就不用管了。”那人说：“不成，你必须说出真名实姓，世居那里。”丁银龙道：“小辈，你家爷，我乃祖辈居住青州府首县阴县东门外，丁家寨的人氏，姓丁双名银龙，人送一匪号神偷小毛遂，左十二门第八门的。”那人一闻此言，往后倒退三四步，说道：“老三呀，快将灯光掌上。”当时明光腊烛，照如白昼。丁银龙此时再一看各屋窗户下，全安着人啦，两个人一根绊腿绳。他往对面一看老者，虽年岁老，可是精神不老，精而有神。他细看了看，说道：“对面老人家，休要发雷霆之怒，虎狼之威。我要跟您打听出来一人，您可认得？”丁银龙道：“对面的小辈，你要问那有名的主儿，我必手下留情，可以告诉你。”那人说：“提起此人可大大的有名。”丁银龙道：“但不知是那一位呢。”那人说：“此人住家也在贵宝地，姓丁双名银凤，外号人称赛彦章。”丁银龙一听，细看了看，想道：我看他年岁，也就有三十上下的岁数，他怎么与他相识。因为那年他小叔嫂吵嘴，那银凤一赌气子走了。如今约有二十多年，是音信皆无。遂含泪问道：“你们与他怎能相识？”那人说道：“老者您可认识此人吗？”丁银龙道：“我焉能不认识此人。我二人乃是一母所生。”那人一听急忙将钺扔在就地，上前跪倒，口中说道：“孩儿不知伯父驾到，多有罪过。”丁银龙道：“丁银凤是你甚么人？”那人说道：“他老人家乃是我们五个人的天伦，早就托人给您带个信，不知道您在那里住。直到如今，这才见着。”他们爷儿俩，正在此地说话，那溜马的李三，大声说道：“兄长。您别生气，那五个畜生无知。”旁边丁家第三个一听，给他一拳，那李三就倒在地上，竟自睡去了。这时那四个人也一齐的过来，跪在地上，给丁银龙磕头。银龙用手一搀他们，双眼就落下泪来，爷六个一同的哭了。屋中杜林知道，全是自己的人啦，他便将灯点上了。鲁清出来说道：“老哥哥不要哭了，爷六个一同到屋中说话来吧。”这哥五个，大爷名叫金面熊丁世凯，第二个叫银面熊丁世平，三爷

叫花面熊丁世安，四爷叫赤面熊丁世吉，五爷叫黑面熊丁世庆。五个人一听屋中有人说话，遂说：“伯父呀，咱们一同到屋中说话去吧。”丁银龙说：“也好。”当时他们众人，一齐来到屋中，坐下谈话。

书中暗表，那丁银龙学的武艺。他弟兄相差十八岁。银龙娶妻李氏，李氏长得有闭月羞花之美，沉鱼落雁之容，头紧脚紧，面色忠正。那丁银凤正在青年二十多岁的时候，乍出世，不知甚么。他们是个财主，家大业大。有一年，丁银龙保了一枝镖，远走他乡。丁银凤永远在外面书房睡觉，那李氏就拿他当作自己亲兄弟一般看他。银龙临走的时候，嘱咐李氏：自己不在家，深恐后面有甚么事情，必须叫兄弟来后面来睡。丁银龙走后，他们吃完晚饭。李氏说：“兄弟，今晚你在后面睡吧。你哥哥有话，怕后边有甚么意外之事。”银凤说道：“我遵我哥哥之言，不能到后面安歇。再者我哥哥并未对我言讲，还是在外边睡觉。”李氏道：“你在前边，有时深夜，睡的沉了，衣被或是盖不到，那时容易着凉。”银凤一听，说道：“姐姐，我兄长在家之时，何人与我来盖呀。”李氏道：“你是不知，你兄长每夜三更，必定到你屋中看你。”银凤道：“满口乱道，我兄去时，我焉能不知，真是岂有此理。”说着他还是出外面去了。李氏无法，自可在后面睡了。睡了一觉，心中不放心，自己忙点上灯，来到前面书房。用手一推，那门未关，当时就开了。李氏到屋中，用灯一照，银凤未在屋中，不由纳闷。原来那丁银凤自从听了李氏之言，他来到前面自己的屋中，心中暗想：我兄长未跟我提，怎么我嫂嫂对我说此话，好叫我丁银凤纳闷。再者我素日拿她当作我姐姐一般，此

话说不着哇。自己愈想愈不对，后来躺在床上，细一想，或者也许有的，急忙爬起，换好夜行衣，背好扑刀，出了书房。将门带好，飞身上房，一直向后面而来。到了西房后坡，往后一看，正是自己的嫂嫂，从屋中出来，手中提着手灯，走道自言自语，听她低声说道：“竟跟我说，怎么不跟兄弟说呢。兄弟呀，你要把嫂子错放了地方，那你可错啦。”一边说着，一边往外来。银凤看她出了屏风门，直向书房而去。他急忙由房上来到花瓦墙上，往西房观看。就听李氏站在檐下，向屋中问道：“二弟，你又将衣服被子，踹掉地上了吧？”问了两三声，无人答言。她用手一推，门分左右，不由的又说道：“哟，怎么没关好了门，你就睡觉哇。”说着进到屋中，来到北里间打檐一看，床上没有人啦，不由一怔，说道：“我二弟上那里去了呢？好让我放心不下。”又到南里间看了看，还是没有人。自己这才出来，将屋门给他带好，便回到了内宅。银凤急忙跟了下来，到了房上飞身下来，到了窗户旁，用针刺了一孔，往里观看。就见那李氏坐在屋中，双眉紧皱，长叹一口气，说道：“未想到我的命，怎么这样的独哇。想你哥哥走后，恐怕你夜中有一个盖的到盖不到，恐怕着了凉

，我才前去看你去。怎么他会没在那里睡觉呢？”银凤在外一听，知道自己的嫂嫂是第一的好人，未免的是我错了。后来看见她将手灯熄灭，合衣睡了，自己这才来到西房廊沿下，坐在台阶上。心中暗想，哥哥走后，倘若我嫂嫂发生了意外，那时有何面目见哥哥？莫若在此守夜吧。他坐在那里，后来心中一迷，倚靠柱子，竟自睡着了。更夫交了三更，将他惊醒，正在此时，北房屋中，又有动作。急忙又来到窗前，找着针孔，往里一看，见那李氏又坐起来了，下地点上手灯，还是出了上房，往外面书房而去。他连忙飞身上房，滚着扒坡，来到外面在厨房上偷看。见李氏又来到书房门前，说道：“二弟，你好叫嫂嫂我着急。”说着用手一推屋门，又走了进去。到了北间一看，仍然没有，又到南间一看，也是没有，不由的说道：“他怎么一夜没睡觉哇，真叫人不放心。等他哥哥回来之时，非交代清楚，再让了走。要不然，我真不着人急。”说着他出离了书房，仍回到自己屋中。银凤跟着到窗外偷看，见李氏又吹灭了手灯，合衣睡下。丁银凤连忙返身回来，到了自己屋中，心中暗想：“嗳呀且慢，嫂嫂这样的替我发愁，不放心我吗。倘若急出病来，我怎么对我那兄长。”想到此处，不由后起悔来，只可睡觉明天再说吧，这才睡去。那李氏天亮睡醒之后，起身梳洗，这就做饭。饭已做得，出来开了屏门，叫道：“二弟，吃饭来吧。”银凤在屋中连忙答应，遂即来到上房。他一看他嫂嫂坐在那里青丝散乱，面带愁容，不由问道：“嫂嫂您这是何原故呢？”李氏道：“只因你兄长走后，嘱咐过我，叫我夜间出去照看你。恐怕你夜间，有个盖不到时，一定受病。谁知我两次前去，二弟你全不在屋中。但不知你上那里去了，未免的令嫂嫂我，跟着着急。”说着双眼落泪，如同断线珍珠一般。丁银凤道：“嫂嫂。此言差矣，我哥哥临行之时，怎么未跟我提。再者说弟兄怎么样，也是亲的。您如何也是外娶的，从此请您自行做饭。外边有酒楼，我自己会到外边去吃，不用做我的饭了。等我兄长回来之时，我问他，有此话便罢，若未说，那时我问问他为什么不对我说。”说完了，他转身出来，从此不到内宅。有时出外到各处与人练武，也有时找人着棋。可是到了夜间，二更三更时候，准到李氏住房探望保护，也怕出了意外，对不起自己兄长。这且不言。且说李氏有一天在门前买绒线，忽听见西边有人痰嗽一声，连忙抬头一看，见有一人，站在那里，两眼直视自己。不敢再瞧他，便急忙买完就进去了。此人来到货郎身旁，问道：“借问一声，此妇人是那家的？”那货郎一听，说道：“您必不是此地人。”那人说：“对啦，我乃西川之人。”书中垫笔，原来此贼是西川采花贼，紫莲花孔星，路过此地，遇见李氏，他动了心，这才上前打听。那货郎一看，见他头戴六瓣壮帽，是紫缎色的，上绣花贯鱼肠，两旁双搭珠穗，身穿紫缎色，贴身靠袄，蓝缎子护领，上绣子孙万代，五彩丝鸾带煞

腰，紧衬俐落。大红中衣，青缎薄底靴子，挖垫八宝，紫缎色英雄氅，上绣花花朵朵。飘带未结，水红绸子里，肋下配带着一口轧把摺铁刀，绿沙鱼皮鞘，青饰件，青吞口，鹦哥绿的绿绸子的挽手。往脸上看，面如傅粉，在左脸颧骨上有块紫记，好像莲花形样，因此得外号，人称紫莲花。那货郎看罢，说道：“您西川甚么地方，贵宝村？”此人说：“我住家西川孔家寨，我姓孔名星。”刚要说外号儿，又咽回去啦。货郎道：“但不知您在那里做何生理。”孔星道：“我在家治土务农。我跟你打听打听，此地唤何名？”货郎说：“此地名唤丁家寨。”孔星道：“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货郎说：“您打听谁？”孔星道：“神偷小毛遂丁银龙。”货郎道：“方才买绒线的那妇人正是他妻。”说着一回头，用手指道：“您看他兄弟回来啦。”孔星忙往西一看，见来了一人，身高不满七尺，细腰扎背，双肩抱拢。往脸上一看，是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通官鼻子，四方海口，大耳相衬。头戴翠蓝色八楞壮士巾，窄绦条，勒帽口，鬓边斜拉茨菇叶，顶门一朵紫绒球，突突乱跳。翠蓝色贴身靠袄，青缎护领，上绣万福留云，青丝鸾带煞腰，双摺蝴蝶扣，走穗相垂。青底衣，青袜子，洒鞋，青布裹腿，外罩翠蓝色通氅，上绣串枝莲。也是飘带未结，鹅黄绸子里，肋下配带一口朴刀，绿沙鱼皮鞘，真金饰件，真金的吞口，黄绒的穗子。这个货郎连忙问道：“二爷您回来啦？这里有人正打听你们大爷啦。”丁银凤一听，上前说道：“但不知仁兄贵姓高名。”孔星说道：“姓孔名星。”刚要一说绰号，连忙又咽了回去。丁银凤说：“那么您往里请吧，我兄长未在家，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大哥家中坐吧。”那孔星问道：“大爷上那里去了？”银凤道：“保镖出外去了。您既然与我哥哥是朋友，那就请到里边吧。”孔星正想要进去啦，得着这个机会，焉肯放过，他便连忙的就走了进去，到了外书房落坐。丁银凤便到了内宅，向李氏说道：“姐姐，外边有我哥哥的一个朋友，来到我家。”李氏道：“二弟，现你大哥哥不在家，别管是他朋友，你的朋友，一概不许往内宅带，在你们外面吧。现下世间，好人少坏人多，倘有一差二错，那时后悔难了。”丁银凤一听，不敢说别的，只可告辞出来，到了书房陪孔星，坐着闲谈。外面有人打门，银凤说：“孔大哥在此少坐，待我出去与他人开门。”孔星说：“请吧。”当时丁银凤来到外面，开门一看，原来是老家人丁祥。丁祥上前行礼，银凤道：“不用行礼啦，你为何去了这么许多的日子呢？”丁祥道：“二爷不知，老奴身体略有不爽，以至回来迟了。”说着话主仆二人，将门关好，一同来到书房。丁祥到了屋中，上下打量孔星。孔星一看这个老家人，有六十上下的年岁，面皮微黄，皱纹堆垒，抹子眉，大环眼，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一部花白胡须。头上未戴帽，高挽半心发髻。身穿一件头蓝布的大衫，腰中结着一根扣儿，青中衣

，白袜青鞋，精神不衰。孔星心中暗想，别看他人老，精神倒不老。老家人丁祥说道：“二员外，您先同着这位大爷说话。待我到内宅，与我主母叩首。”

”说完他来到里院，在廊子底下，大声说道：“大主母，老奴我回来了，特来给您叩头。”屋里李氏说：“老哥哥回来了，快些请进来吧。”丁祥闻言，急忙走了进来。到了屋中，双膝拜倒，口中说：“主母在上，老奴拜见。”李氏道：“老哥哥，快快请起，不要行此大礼。”丁祥这才站起身来，问道：“大主母，外边书房那人是作甚么的？”李氏道：“那是二弟将他同了进来，说是与大爷相好。”丁祥道：“主母，据老奴看，此人必非安善的良民，面带匪气。”李氏道：“对啦，老哥哥所说很是。只因老哥哥未在家，我出去买绒线，那时这个人便从西来，相离不远，他一痰嗽，是小妹一抬头，看见那人二目直向我瞧来，我就急忙的走了回来。不想，二弟倒把他让到家中来了。老哥哥，您出来进去的，可多要留心。”丁祥说：“是啦吧，少时您告诉二爷，少往内宅让就是啦。再说我看大爷没有这样的宾朋，正人君子，那有穿这么花梢的啦。”说完他转身出来，给他们预备晚饭。

丁银凤年方十八岁，不知道甚么。那孔星见他爱听甚么，就说甚么，为是哄着他。说道：“大爷必须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呢？”银凤道：“这趟镖须一个月才能回来，刚走了十几天。”孔星说：“是了。”当下用完晚饭，两个人坐到一处闲谈，还很投缘。那孔星在丁寨住了有半个月，他将银凤的皮气摸准了，他便在书房里边随随便便。这一次银凤给他嫂嫂上阴县买东西去了，老家人在门后睡着了。孔星一看，机会已到，他便大胆的竟到了内宅。此时天色正午，他来到屋中一看，外间是佛堂，东里间挂着一个蓝布软帘。他一进来，那屋中李氏问道：“外面何人？”孔星道：“嫂嫂，是小弟孔星。”李氏道：“原来孔兄弟呀，快进到屋中来坐。你有甚么事吗？”孔星到了里面说道：“特来向嫂嫂借剪子一用。”李氏伸手递给他，那孔星并不伸手去接。李氏站在八仙桌的东边。将剪子放在桌上。说道：“兄弟你怎么不接着哇，还不拿走。”孔星道：“嫂嫂不知，想我孔星，来到山东省，为找我那知心对劲的朋友。不想我兄长未在家中，我住在您家，等候了半个多月之久，还不见回来。嫂嫂，我哥哥他可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啦？”李氏道：“他得两个多月，才能回来啦。”孔星说：“我竟在您这里等他，我可等不了。我竟想念家中，因为您那弟妹她太己的拙笨。”李氏一见孔星两眼不稳，上下直打量自己，知道他不怀好意。又听他说道：“嫂嫂您有那穿剩下的便鞋，赏与小弟一双，拿回去与您弟妹观看。”李氏一听，心中不悦，说道：“兄弟你千万不可说醉言醉语。我这穿坏的旧鞋，早被你哥哥用火焚化啦，别在此屋久待，快到前面书房，去等二弟去吧。”正在此时，外面有人痰嗽一声，原来正是老家人丁祥。丁祥早在他身上注意

，今天二主人出外买东西去了，他便躺在床上。忽然听见西屋的竹帘子板一响，他急忙爬了起来，从沙篋子，往外一看，见孔星往内宅去了。他连忙起身，到了西屋一看，果然屋中无人，急忙也追里院，到了当院，听屋中东间李氏正说：“少说醉言醉语”，遂先痰嗽了一声，跟着问道：“主母与何人讲话？”李氏道：“老哥哥，我正与二弟的朋友讲话，他来与我借剪子。”丁祥连忙进到屋中。此时孔星听见老家人已到，不好在此啦，转身出来，并未拿剪子，原来他是另有心意，径自回到书房。丁祥看他走了出去，说道：“主母，可千万留神。这个小子，可不是好人，我早防备他啦。”说着拿起剪子，来到外面书房，说道：“孔爷，给您这把剪子。以后再要用甚么东西，先叫老奴，我去给您去取，自己别往内宅去呀。”孔星说：“我叫你俩声，你没听见。”丁祥说：“你叫谁啦，我在门房，竟听着啦。”正这说着，外面有人叫门，丁祥急忙出去开门，是丁银凤回来了。银凤来到书房，看见孔星面色不正，遂问道：“兄长与何人治气？”孔星道：“我的指甲劈啦，我叫丁祥去到后面取剪子一用，喊了半天，他没来，我自己到后宅去取。”丁银凤说：“那么您使完了没有？”孔星说：“使完啦。”银凤道：“我遵着我父母之命，才将他收养。要不然，我早将他逐出门外。”丁祥一听，走了进来，说道：“二爷，连大爷回来，他都不能说出此话，别说你啦。”丁银凤道：“丁祥，你还敢多留，总是你的耳背。我哥哥叫你，你没听见就是啦。”丁祥说：“得，算我没听见。我的耳背。该削下去啦。”丁银凤说：“你要少说话，还不出去。”那丁祥只可退了回去。银凤看他走后，自己也就随着出来了，直向内宅而来。来到了门口先叫道：“姐姐在屋啦？”那李氏在屋中答应道：“兄弟回来啦，请进屋中。”丁银凤这才来到屋内，先把所买东西物件，交代明白。正脸一看，见李氏面挂愁容，暗含怒意，不由问道：“姐姐与何人治气啦？”李氏道：“二弟呀，你交的这个朋友孔星，他不是好人，你可少往后宅引他。”丁银凤道：“姐姐您可千万别多心，他叫丁祥来的，是他没听见，人家这才往后来。我交一个朋友，您说不是好人，那么我哥哥交的全是好人吗？”李氏道：“兄弟是你不知，那孔星他来借剪子，原没有甚么。不过他在后宅屋中说了些个醉言醉语。以后你在外交朋友，少往里让就是啦。”丁银凤道：“姐姐，我们哥们借给他点胆子，他也不敢呀。”李氏说：“兄弟也别管他敢与不敢，你以后少往后带也就是啦。”银凤道：“姐姐，论起来兄弟我在外交朋友，那可保不着是那路的朋友来，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落下一个就算不错。您别看我叫您姐姐，那也不过是花红彩轿把您给搭到我家。我哥哥有甚么，您管他成啦。我可不能叫您管着。”李氏一听气往上撞，遂带怒说道：“二弟，你看你皮气太涨了。你哥哥不在家，由你反啦。”说着双目落泪，哽咽着说道：“兄弟呀，你哥

哥不在家。那么由你调动吧，嫂嫂我当然是管不了啦。”丁银凤转身往外，他便与孔星走了出去，在外边酒楼去吃酒。丁祥将大门关好，来到里面，听见李氏在屋中啼哭，连忙问道：“主母，为何啼哭哇？”李氏说道：“老哥哥，你进来。”丁祥这才来到里面。李氏道：“老哥哥呀，只为方才那孔星，我兄弟银凤，他反倒说我不是。”丁祥道：“主母，据我看他决不是好人，一定是西川莲花党之人，采花的淫贼。老奴我在您府上，没挨过说。方才二爷会暴躁我几句，叫我心中难过。”李氏道：“老哥哥，您倒不用难过，他是个小孩子。有甚么错，您全看在我夫妻份上啦，等到他哥哥回来之时，我必叫您出一出气就是啦。”丁祥这才转身形出来。

少时外边有人叫门，老家人出来与他们开门，那孔星与银凤走了进来。他二人终天每日在这方近左右，无事闲遛。那孔星看遍了那些少妇长女，总是没有出色的。他便向银凤说道：“兄弟你看，他们真没有嫂嫂好。”银凤一听，心中有些不愿意，可也没说甚么。又过了两天，这一天外边有人打门。丁祥出来问道：“何人叫门？”外边说：“丁祥啊，是我回来了。”丁祥一听是少主人回来啦，连忙将大门开了。丁银龙拉马而进，丁祥忙上前接过马来，口中说道：“您这一路之上，这路遥远，多受风霜之苦哇。”丁银龙道：“这也没有甚么可累的。”说着话便来到了上房屋中，落了坐。那李氏由东屋出来，到了银龙面前说道：“夫主回了。”银龙抬头一看，见李氏头发散乱，面色青白，连忙问道：“你这些日子是怎么啦。”李氏道：“没怎么呀。”说着转身进了东里间，丁银龙连忙跟了进去。到了屋中又一细问，李氏道：“你可有一个西川路的朋友吗？”丁银龙道：“没有没有，西川路我就不交朋友。”李氏一听便将借剪子之事，以及二弟银凤所说之话，一一的说了。丁银龙当时安慰她几句。此时外面银凤带着孔星二人回来一叫门，丁祥出去开了门。一看是他二人，遂说：“二爷，大爷回来啦。”银凤说：“好，待我看看去吧。”说着二人到了外面书房。孔星道：“老哥哥快到后面将大爷请出来，我有话说。”丁银凤道：“咱们一同到后院不好吗？”孔星道：“不用，还是把他请出来的为是。”丁祥一听连忙到了后宅，向丁银龙说道：“大爷，外边孔爷请您哪。”丁银龙便随着来到书房，那孔星接到门口，上前跪倒行礼，口中说：“兄长在上，小弟孔星拜见。”银龙忙用手相搀，说道：“贤弟请起。”细一看，自己不认得他，不由心中纳闷，遂一同到屋中落坐。丁银龙道：“我怎么一时想不起阁下来了。”孔星道：“兄长真是贵人多忘事，想当年在金家楼吃酒，您给了钱，那伙计恁说没给，二人捣乱，是我上前解劝，有此事无有。”丁银龙道：“那我忘了，不记得此事啦，或者是我镖局子事忙，一时的忘了。”

话说完了，心中一想：这小子不定安着甚么心啦。又听那孔星说道：“兄长，我在西川治土务农。听说此地的刀最好，所以我特意前来买刀。又因为我有一个家人，输了银钱，出来找他，故此来到此地。”银龙说：“是啦。”当下命人摆酒款待不提。

这一天镖局派人来请了银龙，说：“有一批镖，还得请大爷前去。”丁银龙便到书房，说明此事。又说：“我去了不过十数日便回。”银凤二人说：“好吧，兄长您请吧。”银龙来到内宅，李氏知道了，双目落泪，说道：“夫主哇，你此次出外，但不知去多少日子才回来呢？”银龙道：“至多十几天。”李氏道：“你要晚回一步，你我夫妻就不用相见了。我看那孔星，定非安善之人。你走后他要有不法行为，那时我为保你们家中脸面，我可行其拙志。”银龙道：“你且少安勿躁，待我到了那里少时即回。”说话之间，到了镖局子里，问明白上那里去。他叫人家插上镖旗子，尽管前去，一路无忧。镖店照他的言语，人家走了。他回到家中，命丁祥将银凤唤到内宅，向他说道：“二弟呀，我有一事，向你说明。我可没有孔星那么一个朋友。那西川路上可没有好人，全是莲花党之人。你一死说他是好人，我也无言可辩。这样办，五月十六日北边镇海娘娘庙庙会之期，叫你嫂嫂梳洗打扮，咱们一同前往。他要是到了那里，两眼竟看小男妇女，或是看你嫂嫂有些不规则行动，那时你我就可以明白他啦。你千万别露痕迹。”银凤说：“是啦吧。”当时他出来到了书房，告诉了孔星，要去庙上烧香求子，孔星一听也很喜欢。丁祥给雇好了小轿，到了是日，李氏梳洗打扮，出来上轿。丁银龙弟兄三个人，早有家人给带过马来，三个人一齐上马。到了那庙上，果然热闹非常。来的时候，银龙跟银凤说：“到了庙上多留神他。他要是双目竟看少妇长女，那小子准不是好人。”丁银凤道：“他倘若是淫贼，我要不把他杀了，算不了英雄好汉。”如今到了庙上，果然那孔星两双眼睛不够他用的啦。银龙便暗跟银凤说道：“二弟你看这小子如何？他竟拿别家妇女，比你嫂嫂。”银凤一看，心中不由大怒。当时不便发作。小轿子到了大门外，李氏下了轿，大家一齐往里走来。李氏在当中，孔星在上垂首，银凤在下首，丁银龙在后面。此时孔星两双贼眼，四下里观看。他心中所思：这一庙堂的妇女，全都不如李氏。想到此处，不由的邪火上升。心中又一想，他弟兄二人，也不是好惹的。两双猛虎一般，看守甚紧。不过他们今天前来镇海娘娘庙，烧香求子，叫我跟随前来，也不知他弟兄二人有何居心。那李氏貌美，但是一时不得近身。她长得好看，乃是一团正气，真称得起是女中魁首，恐怕难从心愿。再说一近她，我的性命难保。他一路上是胡思乱想，在殿上烧完了香，四个人往回而来。正走到庙门口，可巧从对面进来一个少妇，长得与李氏一般无二，面貌出众，身穿花花的锦衣，八幅罗裙，足下窄窄

金莲，天女一般，拉着一个小孩，旁边跟着一个半大的姑娘。孔星他们出的是东角门，这个少妇是进的是正门。他不住往正门那里去看。银龙唤过小轿车，叫李氏上了轿。那孔星说道：“兄长。”银龙说：“啊，有甚么事？”孔星说：“我方才在大殿之上，看见一个朋友。我二人数载未见面，方才未得说话。我此去与他相见，您请先回，今晚我也许不回去，明早一准回到府上。”银龙说：“好吧。”说完那孔星又来到轿前，说道：“嫂嫂，兄弟我遇见一友，必须前去相见，请您先回去吧。”李氏点了点头，并没言语。那孔星又说道：“兄长跟二弟您就请吧，我们见面后，今晚也许不回去啦。”银龙说：“好吧，任凭你去。”他们便催着轿夫，抬着李氏，往家中而来，弟兄二人在后相随。银龙道：“二弟，你看孔星如何。果然是莲花党不是？你这还有何面目见你那嫂嫂？这可不是她给咱们拆散弟兄的和气吧。”丁银凤说：“是，是小弟的不是了。待我除去此贼。”丁银龙道：“二弟你可带好了东西物件啦吗？”银凤说：“业已带好。”银龙说：“好，给你两封银，暗暗跟在后面，离开此地，到了别的县界，那时亮刀除了此贼，你可得远走些日子。”银凤伸手接过来，带在身上，辞别兄长，径自到庙中去了，按下不表。

且说丁银龙，跟随李氏小轿，回奔家宅，来到门前，轿子落平，上前打门，里边有人问道：“谁呀？”银龙说：“丁祥，是我回来了。”家人急忙将门开了，打发轿子走后。夫妻二人，向内宅走去。那丁祥将大门关好，一齐奔上房。丁祥问道：“大爷，我那二爷上那里去了？”银龙道：“他随同那孔星去了。”丁祥道：“如何？那贼人是个不法之人不是？如今可洗出主母的心来了。老奴有一事，不是对您夫妻搭我人情。那孔星在咱家住着时候，我是白天睡觉。每天夜间定更已过，老奴便坐在屏门以外，直到四更，才回屋睡觉。今天他走了我才说出，那小子真不是好人。”银龙道：“老哥哥的美意，我很领情。我们夫妻平素可没拿您当外人看待吧。请你看着我那父母的身上，诸事多要指教我才是。”丁祥道：“少主人，您在外保镖为业，甚么人您全见过。人怕久挨金怕炼。老奴我说一件事情，您可依从？”银龙道：“您说吧，有话请讲。我拿您当我亲哥哥一样看待，有甚么话请您说吧。”丁祥说：“少主人，老奴我攀个大说，由起我的天伦，在您宅中，直到了我，传留有四辈。让我出主意，我才说出。要没有甚么好儿的事，老奴我是不敢说出。”银龙道：“虽然说您是奴辈，您跟我天伦是孩童之间，一同长大。我那天伦临危之时留下遗言，叫我有甚么事，全都问你老人家，与您商议。”丁祥说：“少主人，我今天攀个大，抖一回胆，我就拿你当我个兄弟，我算是你个哥哥。由打二弟银凤跟下淫贼孔星去啦，我想他杀死淫贼不杀死淫贼，他也不回来啦。因为他没有脸面回来啦。老奴我今天出个主意。”丁银龙说：“老哥哥您出甚么主意？请说

出来，我无不依从。”丁祥说：“少主人，我说出来就得与咱们丁姓有益处，若无益处，对不起我那故去的老主人。我是叫您雇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仆，给您做菜做饭的。再买一个小丫头，为是服侍少主母。平常时候不准她们出去站门上街。你有朋友，让到外边书房，不可以往里相让他等。容等老奴我给他倒茶，看一看他是不是正当的人，那时再令他跟咱们相近。”丁银龙说：“好，我全依从了。”按下他们不表。

且说丁银凤暗中跟下孔星来，那淫贼做梦他也想不到哇。丁银凤在庙墙垛子一站，用眼注意孔星。少时就见从西配殿里走一位少妇来，满头珠翠，身穿花红招展的衣服，满面脂粉，手中拉了一个小孩，后边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长得有几分姿色。书中暗表，这是小姑嫂子。因为婆母病体沉重，所以前来烧香求炉药。在妇女身背后，隔着有四五个人，便是那孔星贼人，直勾勾两双贼眼，向那前边看来。那少妇长女出了庙，拐弯往西而去，离庙不远，有一辆轱轮车，车旁站着一个老头儿，见她们来到，笑嘻嘻的说道：“姑娘你们回来了。”姑娘叫了声：“亲家爹，我们回来了。”原来此老者乃是少妇的娘家父亲。当时搀她们上车，又将小孩抱上车去，拿起鞭子，轰车辆一直正西。在路上走着，向车里问道：“庙里香火怎么样啊？”少妇说：“香火很盛。”一边说着话，一边往西走着。老者回头往后边一瞧，看见有一个少年公子，紧随在后。车辆走的紧，他跟的紧，车走的慢，他也追的慢，不知是何原故。面前有片松林，他们车来到林外，那林中坐着许多老乡。看见他们车到，连忙问道：“庙上人多不多呢？”赶车老头说：“人倒是很多。”说着话那些人站了起来。随他们车后，也往西来。老者说：“列位，往这股道上来，也就是咱们这个村里的人。外人来的可太少啦。你们几位看，后边那个人，他往这里来，必有所为。”说话声音又小，那东边的孔星，他可听不见。那孔星见他们车进了村子，他也跟了进去。看见村子口内，路南有一坐大酒楼，西边有个店。街市上行人不少，买卖铺还真繁华。此时那车到了路北一家广亮大门，门前下车，少妇长女全进去了。老者赶车，便奔了店，赶了进去。孔星来到切近一看，这店名金凤驿。他又回头一看酒楼，乃是二友居，便到了酒楼来吃酒。此时那丁银凤暗跟在后头，看他进了酒楼，自己便到了酒楼旁边一家小饭铺。一进门说道：“辛苦了，掌柜的。”伙计说：“来啦客官，您就坐在这里吧。”将银凤让到一张桌旁。银凤要了点火烧饼子，跟两盘菜，一碗粥，自己用着，向他们问道：“我跟你们打听打听，贵宝村唤作何名？”伙计说：“这里叫作崔守峪。”丁银凤又问道：“您是这里陈住户吗？”伙计说：“不错，我是这里陈住户。”银凤道：“这个路北的那家住户是做甚么的呢？那老者是拉脚的吗？”伙计说：“不是。”丁银凤道：“我从打镇海娘娘庙跟下这辆车来，那么

店里住着保镖啦吗？”伙计说：“没有。”正这说着，过来一个老者，是本铺掌柜的，姓崔，前来问道：“客官您问这里做甚么呀？您贵姓啊？”丁银凤说：“我姓丁名唤银凤，住家在阴县东门外，丁家寨。若提起我的兄长，是大大有名，我兄名唤神偷小毛遂丁银龙。我方才跟着我兄嫂，到娘娘庙烧香求子。是我们烧完了香，看见方才过去的车辆，拉了少妇长女，有一匪人追随在后。我兄长恐怕他是匪，这才叫我暗中跟了下来。要察出他有不法之时，叫我亮刀斩杀於他。我跟到此处，见他进了村子，上了酒楼。”崔掌柜的一听，连忙的出去，到了酒铺一看，楼底下并没有公子打扮的人。他上了楼一看，果然有一个武生公子，坐在楼梯门一张桌，两眼贼光不稳。连忙抱拳说道：“达官爷，您才来呀？”孔星抬头一看，不认得，遂说：“可不是吗。才来。您坐下咱们一同的吃酒吧。”崔掌柜说：“不用，我早吃完饭啦，您这是保下镖车来啦？”孔星说：“对啦，我是跟下镖车来了。”崔掌柜的说：“镖车怎么没进村子呢？”孔星说：“人太多，没有好意思叫他们进来。叫他们从庄外走啦。”崔掌柜的说：“达官，这笔酒钱让给我吧。”孔星说：“不用不用。”崔掌柜说：“那么回见吧。”说完他就下了楼去，来到自己铺中一看，那位姓丁的已然走去。原来丁银凤吃完了，给了钱，自己出了铺子，到了西村外。一看有密松林，相离很远，这才返回。又到那个大门旁边一看，插上旗子啦。就见在他们墙角下，用粉漏子漏一个莲花，心中明白，这是那小子留下的暗记。连忙去隐身之处，预备夜间前来拿贼。

而今再说孔星，他在酒楼上正然吃酒，上来一个人猛然认他为达官。那人走后，自己心中直犯狐疑。他就叫过伙计来，问道：“方才这个人是做甚么的？”伙计说：“他是东边火烧铺的掌柜。”孔星说：“他姓甚么呀？”伙计说：“那人姓崔，名叫崔义，是本村的首户。”孔星一听，心中才不疑，遂将包袱解下放到桌上，说：“伙计你给我照管一眼，我下去寻找一个东西，少时就回。”说完下楼，到了外面一看，恰巧无人，便暗暗取出粉漏子，就在墙上打了暗记。二次回到楼上，伙计说：“您找着啦吗？”孔星说：“没找着。”伙计说：“您丢了甚么啦？”孔星说：“丢了一封书信，倒是小不大要紧。”说着坐下照样吃酒，直耗到天色已晚，他才付了酒资，拿了小包袱，出酒铺。到了西村外一看，树林子相离很远。他出村往南绕，到了一个所在，是不大一片树林，自己进去歇坐。耗到二鼓已过，点上白烛捻，他急忙脱下白昼衣服，换好夜行衣靠，青帽帕包头，撮打象鼻子疙疸。打着花布的裹腿，纱包扎腰，背好了刀。又将白昼的衣服包好打成腰围子。低头一看一点物件不短。忙将树干上的白烛捻吹灭，带在身旁，出了树林。书中暗表，丁银凤也在这个林中，暗中监视他。看他换好夜行衣，他才换。那孔星，出树林进了村子，来到这家墙

外，往墙里看完，忙又回头，往后来瞧。那丁银凤忙爬在地上，孔星一看四外无人，他毛腰先将墙角暗记擦去了，来到门洞里偷听。在宋朝年间，凡是盖在临街的大家房屋，全是宽大的门洞，外带廊子，为是有个刮风下雨的时候，有那山南海北的行路之人，可以在那里避一避风雨。这全是厚道的地方。闲言少叙，且说那孔星用手扶住大门，向里细听，就听见门房里有仆人说话的声音。有一人说道：“今天咱们的小姐跟少奶奶，上庙去烧香，真叫孝顺啊。再说余江他这个女儿，给到咱家，总算门当户对。今天她们回来，一定洗澡，今夜跪香。”孔星听了，转身形到了门外。来到西面墙下，飞身上墙，蹿房越脊，头一层院子过去，在第二层院子，南房屋中有灯光。他连忙用耳音一找，听见南房的西里间，有人说话。屋中正是那姑嫂说话，那少妇说：“妹妹，少时咱们姐俩到庙堂跪香。”遂叫道：“翠红啊，快将手灯点上，我们好去跪香。”小红答应。孔星在北房后坡，双手扶中脊往前观看，就见小红出来，上北房而去。那翠红到了北屋门前，卷好佛帘，开了门，进屋先点好一对素烛，又点上撮灯。预备好了，出来又到南屋，说道：“小姐啊，主母啊，那佛堂已然预备好了，您快去烧香去吧。”二人说：“好吧，我们就去。”当下由小红引路，姑嫂二人出了南屋，去到北房。孔星连忙从北房绕到西房，往屋内偷看，见她们忙着烧香。孔星心中暗想：“这倒是个好机会，莫若我先到西里间床下躲避，容她烧完香自然的就回来，那时再掸薰香不为晚。想到此处，他便绕到南房西南角上，飘身下来，到了屋门，伸手起帘子。忽然从东北角上，打来一块小瓦岔儿，吧的一声，正打在左肩头，又忙到地上，吧哒一声响，他连忙一回头，就隐到西边明柱之后啦。翻脸往东北一瞧，在那中脊的后头，有条黑影，冲他一点手。孔星这才一长腰奔了东房，来到房下飞上了房，就见那条黑影儿奔了东边。口中低声说道：“朋友咱们走吧。”孔星不知是谁，急忙也跟了下去。那人走的可是真快，又听那人说：“朋友快跟我走，咱们林中一叙。”孔星说：“前边带路。”说话之间，两个人一齐到了东边，飞身下了房，一直东村口，出了东村，到松林中。孔星问道：“前边甚么人？”丁银凤先将扑刀取到手中，问道：“来者可是孔大哥吗？”孔星一听是丁银凤的口音，不由一惊，忙问道：“前边可是丁银凤二弟吗？”银凤道：“好耳音，不错，正是小弟。”孔星说：“银凤，你来此做甚？”丁银凤道：“孔二哥，咱们在庙场分别，您不是说有朋友吗，数载未见。您的朋友现在在那里？”孔星说：“我由朋友家中而来，追下一寇。”银凤忙道：“呕，我把你这个恶淫贼，你是满口胡言乱道，交朋友你也在五伦之中。我一时不察，误认你为友。你原是西川路上的淫寇，还敢瞒哄於我。”孔星说：“丁银凤，你既然看出我的行迹来，你家二太爷就说明了。不错二太爷在西川就欢喜美色，因为

看见你的嫂嫂长得貌美，才与你结交。那妇人太已的节烈，你家中那老匹夫老丁祥，看守的太紧，未得乘虚而入。”丁银凤一听心中大怒，上前劈手一晃，就是一刀。孔星忙往旁一闪，用刀一扎他手腕子。银凤往回一撤刀。说道：“你们西川路上的淫贼，要跟你家二太爷，走个八九个照面，我怎对的起我那兄长？”说着一错腕子，往上一撩，那刀尖就划在贼人星门上啦。孔星手腕挂了伤，他抹头就跑，要打算想法子暗算哪。银凤一见，大声说道：“小辈，我看你往那里逃走。上天追到你凌霄殿，入地追到你水晶宫。”说着飞步追来。那孔星刀交左手，右手就掏出镖来啦。丁银凤追到切近，捧刀对他后身就扎。孔星听后面带着风来啦，急忙往旁一闪。那银凤早飞起一脚，踹贼人一个滚儿。银凤踢他倒下，上前举刀剁他双足。孔星一见，心中大惊，连忙使了个就地十八翻，滚到一旁。银凤伸手掏出一块飞蝗石来，往前打去，忙着一纵身，到了切近，石头打上，刀也到啦，噗哧一声，已将淫贼的双足剁下。当时孔星就噤哟了一声，疼死过去啦。丁银凤一见，咬牙愤恨，上前伸手，揪住了头发，举刀又将人头砍下，心中这才气平，遂说：“小辈，这就是你们莲花党的下场头。多亏我家还有德行，要不然早将名姓失去。”说完他用刀刨了一个坑，便将入头放在一旁，将他尸身及双足，一齐拉在坑子内，用土埋好，又将新土掩好了血迹。这才提人头出树林，直奔自己家中而来。

此时天已三鼓，来到了家中，飞身上房，赶奔内宅，从西房下抖身窜了下来。先将孔星的人头，放到院中。一看北上房，灯光明亮。银凤提刀到了廊沿底下，说道：“兄嫂，为何尚未安睡？”老家人丁祥一听，说道：“二爷回来啦。”丁银凤知道他们还没睡啦，这才走了过来，先向丁祥行了一礼，说道：“老哥哥，请你看在我那兄嫂的面上，多多原谅于我。是我不对，有那冷言冷语，请您不要见怪。”又与兄嫂行礼，说道：“哥哥啊，咱们的家门有德，若是无德，早已出了事啦。老哥哥丁祥，以后您得重用他。是小弟一时的朦撞，竟引贼人来家。今夜我已将淫贼斩杀，人头现在院中。兄长可以将他埋了，那尸身早被我在树林埋了。”李氏一听说道：“兄弟呀，可不是嫂嫂我拆你弟兄和美。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因为你年青，百般的护庇他，我未敢十分得罪於他，怕你错想。如今你看如何，还是堵了你的嘴了不是。”说的丁银凤哑口无言，不由得双目落泪，遂说道：“兄嫂哇，我今天非出去，闯荡江湖去了。家中一切，多求老哥哥关照就是了。”丁银凤一听，上前一把拉住，说道：“贤弟，你年十八岁，乍出世面，休要如此的狂傲。小马出世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在外难免出了意外。”银凤说：“不成，我非出外不可，兄长就不用相拦啦。”丁祥道：“二爷，您太年轻，千万别出去。您走后大爷与我家主母，一定放心不下，那时岂不是个麻烦吗。当时有事，可上那里找你去呀。”丁

银龙看他是一定要走的，遂说：“二弟，你要飘流在外，掌中一口刀，能为武艺，倒是不错。可必须往正路上走，千万不准镖喂毒药，身带薰香。倘要做出不义之事，被我访知，那时可别说我意狠心毒，我是亮刀砍下你的人头。”银凤说：“兄长，你请放宽心，我一定不能作那伤天害理之事。小弟此去必定杀赃官灭恶霸，偷富济贫。”银龙说：“好，正应当如此。我看你面上带煞，也不好相拦於你。你可知咱们门户吗？”银凤说：“知道，咱们是左十二门第八门。”银龙说：“咱们的门长，你可知道？”银凤说：“知道，门长乃是镇海金鳌王殿元。”丁银龙：“对啦，那么他住在那里你可知道？”银凤说：“我不知。”银龙说：“他住家在山东青州府南门外，离城八里，大道以东，王家坨。掌中三尖两刃短把钯一支，水旱两路的家伙。”李氏道：“二弟呀，可不是嫂嫂我多心。你与孔星如同生死弟兄一般，就如你一说，你把他杀了，有何为证呢？”银凤说道：“嫂嫂不信，人头现在院中，待我取来。”说完来到院中，拿起人头到了屋中，说：“嫂嫂您请看，这不是恶贼的人头吗。”李氏道：“二弟呀，今天当着哥哥，是你说的老太太花银钱花红彩轿，将我接到你家，这还不要紧，那么以后老哥哥丁祥，就不许你向他发脾气。咱们要依照我那婆母的遗言，要看了丁祥如同咱们长兄一个样，不准错看了他。”银龙道：“二弟从今以后，你在外交友，可不准往里面带。你有友人可以在外面书房一叙，老哥哥叫你让他见你嫂嫂，你再往里带，见他嫂嫂。如果不叫见，千万不许往里带。”丁银凤说：“是。”李氏道：“二弟你看我有这个记性没有，是你的事，以及在外交友，我是一概不管。婆家娘家的名声要紧。”丁银龙道：“老哥哥先将恶贼的人头，找个地方埋了吧。”丁祥说：“是，是。”银凤此时心中不大痛快，说道：“哥哥啊，照您说来，此后是我交的就是淫贼吗？”丁银龙道：“二弟呀，你太年轻，不知事务。自从你从小长大，直到如今，你看我多怎向老哥哥暴躁过。咱们弟兄二人全是他抱起来的。再说你交友不慎，竟说凭咱俩掌中刃，别人不敢。倘若他们是淫寇，使出薰香，那时你也受不了，不知事啦，他再到后院宅进掸薰香来，不论如何，你我的名声可就栽啦。二弟你就不用提着人头啦，交给老哥哥去把他埋了吧。”银凤一跺脚：“说道：“兄长啊，待我拿着出去吧，省得老哥哥害怕。”丁祥说：“我去埋去，不害怕。”银龙说：“老哥哥你们可要埋在僻静的地方，千万别叫风声外出，免得发生了意外。”丁祥说：“是了。”当下二人，一同来到院中，出了屏风门外，来到影壁头里。丁银凤问道：“老哥哥就将他的人头，埋在此地吧。”说着用刀刨了一个坑儿，将人头脑袋儿朝下埋下。银凤站起身形，又向丁祥施了一礼，口中说：“老哥哥，您多原谅我，我一时的鲁猛。今天既然将此贼斩杀，才出了我心头之恨。以后您在我家多多分心，受累，我要告辞，出外闯

荡江湖去了。”丁祥说：“二爷，你走也不要紧，别向我告辞啊，有甚么话去向大爷交代去。”银凤道：“没有那么大功夫。老哥哥您看我兄嫂来啦。”丁祥回头一看，那丁银凤飞出了西屋，飘流在外去了。家人丁祥回头一看，屏风门那里并无有人。容再回头一看，那丁银凤是踪影不见。不由唉了一声，这才往里回报丁银龙。到了屋中，银龙问道：“老哥哥，人头已然埋好了吗？”丁祥道：“二弟总是年轻哟，那兄弟想我主母害怕，他将人头提了出去，到外边去看。”银龙道：“呕，这可是老哥哥您的错哟。他这一来，是羞臊难当，一定远走不回来啦。”丁祥道：“对啦，他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磕了三个头。”丁银龙当时心中不悦，面沉似水。李氏一见，忙说：“咱们没叫他走哇。”银龙道：“就是你一句话，将他逼走。”李氏说：“夫主我那一句话，把他说走了。”银龙说：“你说的是二弟，你以后在外交友，是我一概不管。他冲这一句就走啦。”李氏道：“那么他走了，还能找的回来他不能哪？再说，我叫他个兄弟，可不是我娘家的人。他也不姓李，叫他为是近，谁知他一怒走去。那么从此我半夜与他烧一股亮香，保佑二弟在外平安无事。”说完之后，三个人心中各有不安，一夜也没睡觉。第二天，天亮，他们才各自安歇，按下不表。

且说丁银凤，出了家中，到了外面，心中很是难过。他想一来对不住兄嫂，二来对不住老家人，一气往下走去。白天住店，夜间行路，他这样的住下走去，这天吃完了晚饭，又往前赶路。可巧这时刮起北风，乌云密布，雷声阵阵。丁银凤一看不好，急忙往前飞奔，好容易看见前边有个村庄，连忙跑了进去。书中暗表，这个村子，乃是中三亩园。进了村子，雨就下起来了。他连忙来到路西一家的门洞里躲避，一看外边雨已下大啦。细看这个店房倒屋塌，不像样子了。他正在这里避雨，天已然黑了。里面有人说道：“天到这般时候，没人住店，把门关了吧。”又听有人答言，少时出来一个老头儿，到了门洞里。一眼看见了丁银凤，遂说道：“你是做甚么的呀？”银凤道：“我是镖行里一个小伙计，奉命去送了一封信，回来晚啦，遇雨，这才借您的门道，暂避一时。”老头啣他一下说，一边冷得直哆嗦。那屋中有个老太太问道：“你还不快关上店门，天下雨的与谁说话啦？”老者说：“咱们门道里有个人，在此避雨啦。”老太太说：“你看看他是好人不是。要是好人，可以把他让进屋中。要是歹人呢，趁早找人把他轰了走。”老头在门道里看不甚真，这才将店门关好，将他带到了屋中，往东屋里让。银凤往屋中一瞧，东屋里床沿上坐着一个大姑娘，那床上坐一位老太太。他连忙止住了脚步，说道：“老伯父，我不能进您的屋子。”老太太说：“不碍事，您进来吧，不碍事，这全不是外人，就是我母女二人。”老头儿也说：“小伙子你进屋中去吧，不要紧的。”丁银凤道

：“老伯父，您不知道，屋里有我大姐，我不好进去。您这里若是店呢，请您与我找一间房吧。”老头说：“我这里倒是店，只是无钱修理，房屋早已坍塌啦，只有这个三间房啦，你就先到屋里来吧。”老太太说：“那么姑娘你先到西里间内去吧，那位也好进屋来。那姑娘一闻此言，就上西屋去啦。银凤这才进到东屋，老太太下了床。丁银凤面如敷粉，长得一表人材，穿蓝挂翠，浑身衣服全被雨淋湿。遂问道：“你老贵姓啊？”银凤道：“我姓丁，我叫丁银凤。”老太太说：“你在镖行作事吗？”银凤说：“不错。”老太太说：“你吃过饭了吗？”银凤说：“在前村用过。”老头道：“你还用问他作甚么，快给他做碗汤，我还吃呢。”老太太说：“唉，我给他做去，别管他做甚么事，他看见屋中有姑娘，不进来就是个好人，知道尊卑长幼礼节。”说着出去与他们作好了汤，与银凤吃了。老太太说：“你看你身上衣服全湿啦，脱下来换换吧。”说着到了西里间取出来一身，叫他换下。老太太又说：“少时你们爷俩个在屋里睡吧，我们母女在外间。”丁银凤说：“不可，您要是留我，可以找一个单间屋子。”老头说：“没有单间啦，只剩下这三间啦，堂屋还漏呢。”丁银凤说：“老伯您这样恩待我，令我心中不安。咱们素日不相识，家中有我这位姐姐，我怎敢同屋睡呢，与我名誉有碍。这个房山还可以不漏，就可以在此处睡吧。”老太太一看说：“也好，那么你就给他搬过一个铺板吧。”当时就给他支搭好了，又搬出一份铺盖来，说道：“银凤啊，你就在此住吧。夜间解小手，出去往东随便一地方全成。”丁银凤点头，说：“我谢过伯父伯母，我那位姐姐。”老夫妻说：“噯，不用客气啦。”老夫妻到东里间，银凤自己睡好。谁知第二天，浑身发烧，头胀难受，是卧病不起。这一来不要紧，他才招赘王家。

书说至此，暂作结束。以后尚有许多热闹节目，如丁银龙伯侄相会，三亩园拿普莲，贼铠入都，普铎火烧何家口，一镖三刀制死何玉，石禄误走火龙观，夏得元火烧穿山熊，种种节目，尽在下文再为表出。

第十二回 丁银凤王家招赘 小毛遂伯侄相逢

话说丁银凤，住在王家老店，不想到了第二天，竟自浑身发烧，病在这屋中。那老者王会出来一看，知道他夜间受寒，白天雨淋的成病。忙上前一摸他身上，是锅边一般的热。叹道：“银凤啊，你是怎么啦？”丁银凤道：“老伯父，这可害了我啦。”老头说：“不要紧，你病了在我这里济养吧。”银凤伸手取出六十两银子，说道：“老伯父，您可以拿这个银子，请医生与我看病。”

老头答应。从此是给他煎汤熬药，老头给他端屎端尿，一展眼就是三个多月。

这一天老太太的娘家兄弟来啦。老太太娘家姓杨，他兄弟叫杨忠，杨忠是卖野

药为生。他常上丁家寨，因此认得银凤。可是丁银凤不认得他。今天他来到屋中，看见了他，急忙到东屋问道：“姐姐，您知道外间屋中坐着那人是谁？”杨氏说：“他是一个过路的病人。”杨忠说：“他做甚么事的？”杨氏说：“他镖行做事。”杨忠说：“不错，他是在镖行。那么他姓甚么呀？”杨氏说：“他姓丁名叫丁银凤。”杨忠说：“对啦！他叫丁银凤，他哥哥名叫丁银龙，是山东一带著了名的人物。他武艺能为，比世人都强。我常从他们丁家寨过，所以认得他。那么他怎么会来到您家呢？”杨氏便将那经过的事，说了一遍。杨忠说：“是啦。那么我姐夫，上哪里去啦？”杨氏说：“他上涟水县与病人买食物去啦。”杨忠道：“甥女玉蓉，今年也不小啦，何不招他为婿呢？”杨氏道：“你那姐夫眼中并不瞎，想必早已打定了主意啦，大概也就照着这样去办。”姐弟这里说着话。老头从外边回来，说道：“屋中是谁说话哪？扎啦扎啦的。那病人还怎么睡觉哇。”说着走了进来。丁银凤道：“老伯父我没有睡觉，您去看看去吧，屋中您来了宾客啦。”老者来到屋里，说道：“兄弟，你几时来的？”杨忠说：“我刚来不大工夫。姐夫啊，外边这个人他是干甚么的？”老者王会说：“他是在镖行做事。”杨忠说：“不错，他姓甚么呀，您可知道？”王会说：“他姓丁，病在我这里两个多月啦。他说住在丁家寨，现下父母双亡，只孤身一人。”杨忠说：“他今年多大年岁？”王会说：“他说十八岁。”杨忠说：“岁数倒对，不过他说孤身一人，那可不对。我倒常上他们那个庄儿去，他有一个哥哥，在镖行作事，人称神偷小毛遂丁银龙。他的外号人称赛彦章丁银凤。您这里来，我与您说两句话。”当时将王老汉带到西里间，问道：“我甥女今年多大啦？”王会说：“她今年十七岁啦。”杨忠说：“姐夫啊，如今莫如招他为婿。这可是一件好事，可称起是打灯笼都没地方找去。”王会点头微笑道：“不劳兄弟提拔，我早已有了此心。如今正缺少一人，从中说合。你既有此意，那么你就在此多住些日子吧，容他好了好与他提亲。”杨忠答应，从此他也住在了店中。后来丁银凤病体完全好了。王老者说：“银凤啊，我与你指引一个朋友，此人姓杨名叫杨忠。是我们姑娘的舅父。”银凤一听，连忙上前行礼，遂说道：“我病倒您家，多承你老人家关照，才将我命保住。可称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一般。他老人家既是我姐姐的舅父，当然也是我的舅父啦。”杨忠说：“不要客气啦，实不相瞒，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我时常到丁家寨去。”银凤说：“啊。”心中暗想：或者他与我兄长相认，也未可知。当下没敢往下再说，他们就坐下用饭。

过了一个来月，这天杨忠说道：“姐夫姐姐，不是爱看练把式吗？如今有人会练，为什么不叫他练一趟，咱们看看呢？”王会夫妻说：“谁会练呀？”杨忠回答道：“银凤，你可以活动活动腰腿，叫他们看看。”

丁银凤答应，收拾好了衣衿，取出刀来，在院中练了起来，三个人一看果然是好，容他练完，四个人一同来到屋中，王会问道：“你与何人所学？”银凤道：“与我拜兄所学。”王会一听点了点头、假作不知，杨忠说道：“银凤我姐夫这里有个姑娘，你不单知识，我那姐姐到是常见，每日与我那伯兄母做饭做菜。如今我跟你提一件事情，你可不要推托，只因为我姐夫所生一女，今年十七岁，长的如何，咱们先不用说，现在他们打算将此女，许配你身旁为妻。你要不答应他们二老羞臊难当，一定在西里间上吊。

丁银观说道：“舅父啊，那是我的一位姐姐，我焉肯做那灭人伦之事。”杨忠道：“此言错矣。这不是你强行，是他二老因无人照管，再说你又无有妻室，正好是一举两得。有何不可呢？银凤，你要是不点头啊，你可丧尽天良。你再一走，他家三口，一定是全行死去。”丁银凤一闻此言，臊得面红过耳。杨忠一看，又不好一死的钉问。这才大声说道：“姐姐请过来。”杨氏来到西屋，又将王会也叫了过来。杨忠道：“银凤，快给二老叩头，答应此事了吧。

”银凤忙说道：“二位老人家，我可不敢做此事。因为我受了您的大恩，实在不敢应允此事。”杨忠道：“此事出于我们的本心，与你没有甚么关系。你要不应，那你就远走去吧，我三人是悬梁自尽。”说着伸手取出三根缠绳来。杨忠说：“银凤，真忍得他们三口人一齐断送了吗？”丁银凤一看，不由双眼落泪，连忙跪倒，口中说：“老人家您千万不可如此，我应允了就是。”当时与二老叩完了头。王老者说：“快与你舅父磕头。”银凤答应，又与杨忠行完礼。原来那老太太在平日服待他病的时候，暗中早把他生辰八字问明白啦。便跟他女儿的八字，求人一合，还是上等婚。四水相合，并无妨克。因此这才一死的给他，今日他既然答应了，不由大喜。便来择选黄道吉日，给他二人圆了房。丁银凤不由心中难过，遂说：“嗟，我只可就拿他二老当作自己父母看待吧。”从此他们四口人，还真过得很好。不在话下。

这一天，有掌灯时候，外边来了老夫妻二人，前来住店。银凤一看那老头儿，用手巾蒙着脸，像是被人打伤的样子。那老太太也是满面红肿，满身泥土。口称：“店家，您赶紧开门救命吧！”银凤连忙上前将他们让进来。到了里间，王会出来看了看，说道：“我看着您面熟哇。”那老妇人说：“王会哥哥，你还认识妹妹吗？”王会一听，心中暗想：她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大半不是外人，可是自己一时想不起来啦。遂说：“这位姐姐，我可实在想不起来啦。”那妇人说：“真是贵人多忘事，你可记得生养玉蓉的时候吗？那不是我接的生吗？”屋里杨氏一听，连忙出来。说道：“那么那位可是李德山，李大哥吗？”那老头道：“正是我呀。”杨氏问道：“你夫妻为甚么落到这步天地？”李德山道：“不用提了，你那侄媳妇被恶贼给抢了去啦。他们一死的要杀

我，多亏你嫂嫂跪地苦苦的哀求，才保住生命。如今将我左耳削去，我用手巾这里包着啦。”旁边丁银凤一闻此言，不由大怒，忙问道：“这一位大娘，但不知被哪里贼人所抢？”老太太说：“从此西北，有个荒草山，那上头住了许多匪人，是被他们抢了去啦。”杨氏道：“那么你们上了哪里啦，怎被贼人抢去。”李德山说：“唉！您是不知。只因你嫂嫂，带着儿妇住娘家，一去三日未归。我放心不下，这才套车去接她们，原来在那里会上了亲，所以耽误着，没回来。不想今晚我们吃完饭，一同回来。可巧，就遇见山寇了。本来那荒草山，不打抢过客，拦道劫人，因此我们放心大胆的从那里经过。当时到有五六个贼兵在山口站着，我们赶车过来，他们就往山里去啦。不想来到了南山口，忽然过来十几个人，各执明亮刀枪，拦住去路。内中有一个头目之人，横眉立目，要抢我那儿妇。我夫妻不答应，他将我二人弄得如此模样。后来还是被他们把人抢走了，还削了我一个耳朵。”丁银凤大怒，问道：“荒草山离此地多远？”王会说：“离此地约有五里多地。”李德山道：“我认得那小子，他叫小丧门张燕。”

书中暗表：荒草山上原有三家寨主，这全是二寨主与三寨主私自在外做的事，大寨主不知道。大寨主便是闹海白猿焦豹，乃是扬州焦家林人氏。他路过荒草山。那二寨主金毛吼王德与张燕，二人下山来劫路，被焦豹把他们战败。这才请他上山，充当大寨主。他们两个人，乃是吃浑钱的。绿林人名册子上，没有他们两号人。自从焦豹来到山寨之上，从新改了规矩。王德让他为大寨主。焦豹对他们说：“你们武艺浅薄，不准私自下山断道劫人。要打算去做事，可以先禀报我知道。要不叫我知道私自去做买卖，那时我可全要了你们的命。”二人答应。可巧这一天焦豹下山访友去了，天晚了，还没回来。有那喽兵坏的主儿，进来禀报说：“西山口来了一辆轿车。上面端坐一个少妇，长得容貌美，足下窄窄的金莲。赶车的是一个老者。趁着大寨主不在山上，何不下山将她抢上山来，做一名压寨夫人呢？”王德一听大喜。急忙与张燕弟兄二人，带着喽兵下山。来到南山口，便将他们拦着了。李德山一看，忙说道：“呸！这不是看青的王德吗？”王德说：“呸！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你休要胡言乱语，趁早将此女留下，万事皆休。不然我是要你的狗命！”德山一见，忙跪倒尘埃，哀告道：“王寨主啊，请你放了我们合家三口吧。”王德大怒，上前一腿，竟将李德山踢倒。叫人给捆上了，举刀要杀。老太太跪倒说道：“大王爷呀，您千万的留下他的命吧。”张燕说：“胡说！来人先把那少妇掠上山去。”说着手起一刀，先将套车的驴头砍落，那死驴腔子就栽倒啦。众罗兵上前，便将少妇拉下来，向山上而去。王德道：“本当将这老儿剁成肉馅，看在你的老婆身上，暂且饶你一命。不准你们在外说是我们抢的，如果说

出，我全要了你们的命。此时可不能白白的放你。”说着揪了左耳，“哧”的一刀，耳朵就掉啦。那张燕是左右开弓的打了那老太太一顿，他们才走啦。李德山夫妻二人无法，这才来到王家店。向王会夫妻一述说此事经过。丁银凤一听，在家的時候，听说过有这一个焦豹，谅他也没有多大的能为，自己有意要管。那王会看出来，遂说：“银凤啊，可不准你管。如果要管也可以，必须明日白天，先去涟水县报案。你帮助他们去剿灭才成。”丁银凤连连答应。少时天有二更，银凤说：“四位老人家，在此说话吧。我要到西间睡觉去啦。”王会一听，心中放心，自然是许他去睡。他到了西间，将荷叶门带好。王会还不放心，将门扣好，软帘放下。那银凤到了屋中，将大枕头放在被褥里头，用小头枕垫好。又拿过大氅来，盖在被上。然后换好了夜行衣，背上了刀，取出匕首刀来，划开窗户，推开便出来了。飞身出去，直奔西北方面去。如今说王德他们将少妇抢到了山上，放到后寨，他要立逼成亲。正在此时，外面有人说：“大寨主回来了。”王德一吩咐：将大躺箱的东西搬出，将少妇便藏在箱子里了。他要出来，忽听院子里有人说道：“好个贼人！你也敢抢少妇！”王德一听，先将灯吹灭，然后提刀正要出去。背后张燕说声：“且慢！待小弟前去杀他。”王德说：“你要小心了。”张燕纵身形跳到院中，轧刀一站。丁银凤抬头一看，见出来这人，也就在三十里外，穿金挂翠。忙问道：“对面甚么人？”张燕说：“我姓张名燕，外号小丧门的便是。你是何人？也敢三更半夜，来到荒草山，真乃大胆！”丁银凤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们胆敢在此地插草为标，占山为寇？”张燕说：“你是做甚么的？”丁银凤说：“我乃是开店为生，住在上三亩园。只因有住店的二老，言说她儿妇被你等劫来。想你等这个行为，令人有气。离我眼前十里开外，去做去，二太爷不管。”张燕说：“我看那车辆上女子长得好，你家三寨主，才抢来受用。你这不是三个鼻子眼儿，多出一口气吗？”丁银观说：“小辈，你们胆子可真不小！待我将你绳捆二背，送到涟水县，前去原案。”张燕说：“你满口胡言乱道，别走你看刀吧！”说着举刀搂头就砍。银凤也是淫贼不让，因为他败坏好人家儿女。见贼人刀到，忙往旁一闪，抽刀换式，二人当时打在了一处。两个人也就有六七个照面。丁银凤这回托刀一扎他，是个虚式。张燕往旁一闪，托刀往他中脐一扎。银凤一看他。忙用刀往下一挂他的刀，刀背对刀背，“呛啷”一声响。他跟身一进步，左腿就入在他的裆里。双手抱刀施展凤凰单展翅，往外一推他刀，张燕连忙往后矮身。银凤兜住他脚后跟，贼人纵出去有五尺远摔倒在地上。银凤口中含刀，上前按住，摘绒绳，便将他绑了。站起刀交右手，大声说道：“我看那个人敢与他松绑。”此时王德也出来了，大声说道：“好一个大胆的丁银凤！你敢来到荒草山撒野，将我三弟绑了，休走看刀

！”说话提锯齿刀上前来战。此时丁银凤很是为难，你说前去对敌吧，又恐怕他们兵卒过来与他解绑绳，自己无法，这才上前来战。有两个后兵卒站在张燕旁边。张燕说：“兵卒们，你还不与我解开，等待何时？有一个兵卒，刚过去毛腰要解，丁银凤回来又来不及。一想：也罢！待我治死一个，好振作振作他们。想到这里，伸手登镖一甩腕子，“哧”的一声，直奔兵卒的脖子打来。兵卒一闪，那镖就打在右耳底下，“噗哧”一声，兵卒连话都没出来，当时死尸就倒在地上了。丁银凤镖打贼兵，回头问道：“对面贼人，你姓字名谁？你家二太爷刀下不死无名小辈！”王德说：“你家二寨主姓王名德，外号人称金毛吼。休走看刀吧！”丁银凤一见，连忙闪身形，躲开了此刀。王德使了一个转环刀，就是两下，丁银凤又都躲过去了。银凤忙说：“且慢动手，我看你不像酒色之徒，为何与他作主哇？你家二太爷先让你三招，你要再过来动手，可要小心你的人头。”王德说：“小辈你休要夸海口，上前来动手，你家二寨主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丁银凤一听大怒，上前进招，两个人便杀在了一处。王德看来人武艺超群，自己这才使出绝命三刀。他是举刀直砍银凤，叫他无处闪躲。丁银凤一见，急忙使了个铁板桥的招数，然后左胳膊一拐他，施展八卦滚轮刀，右手使刀向王德攻了进来。王德往上一纵身，稍微慢了一点，那刀尖就在右脚上划上啦。贼人脚带重伤，立足不住“呛啷哧”，人晕倒在地，刀就出了手啦。银凤一见，急忙纵起身形，托刀就扎。此时那小丧门张燕，从后面一声没言语，托刀就刺他。那丁银凤一闻耳后带着风来到，连忙向前一跳。“噗哧”一声，一刀刺在王德的腿上。银凤回头说道：“小辈，你休要做那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的行为。”小丧门张燕说道：“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捉。”丁银凤说：“小辈报上你的名来，二大爷手下不死无名小卒。”张燕说：“我姓张名燕，小丧门的便是。”说完托刀就扎，丁银凤一看，哈哈大笑道：“那王德的刀法，都不足为奇。小辈你这刀法更稀松拉。”便用刀背一磕他的刀。张燕忙一坐腕子，刀躲开啦，二人杀在一处。张燕的刀法也不弱。丁银凤心中所思：若不与他一个便宜，量他也上不了当。想到此处，步法一乱，用刀一扎他，回身败走。张燕往前一跟他，知道他要打暗器。谁知银凤有手绝艺，是败中取胜的工夫。那丁银凤猛然回头，看见贼人跟的很近，连忙回身往后纵，一刀直向他头顶平着削来。张燕一看，连忙往下一坐腰，“噗哧”一声，竟将他发胆去。银凤跟着一掌，将贼人打倒。争着上前便将他的腿抄了起来，右手一刀，就将他腿扎伤啦，然后将张燕捆好。兵卒一看两个寨主被获遭擒啦，大家忙扔军刃，跪倒一片，苦苦的哀求，说道：“这位大太爷，您千万手下留情，饶了我们吧。我们大家是迫不得已，出于本心，并不愿意在这里啊。”丁银凤道：“那妇人您们给放到哪里了？快说！”兵卒们说：“现在放到

那大躺箱中啦。”银凤说：“快去放出来！”当时有那年老的，去到屋中，就将那少妇放出，解开绑绳。丁银凤一看，她脸上有一处划伤，尚带血痕。便取出金创散来，命人给她上好。进到屋中，翻出许多金银，打成一个小包袱。叫一个兵卒套好了车辆，将二贼扔到车上。令少妇上车坐好。他便对兵卒们道：“你们大家，可以分点东西物件，下山散伙去吧。”兵卒叩谢，大家一哄而散。

银凤便令车一直赶到上三亩园，到了店门外，上前一打门。屋中王会正跟李德山说话呢，不时到西屋看看。他知道姑老爷在床上睡觉啦，自己心中放心。忽听见外面有人打门，不知何故。急忙出来，开门一看，正是丁银凤。银凤便叫“将大门开了”，把车赶进店中。那少妇先下车，上前与王会施礼。说道：“老伯父啊，多亏了这位大爷，救了小妇人一命。”王会说：“来吧，快进来。”就将少妇让进来。银凤道：“小婿已将荒草山的二寇拿获。少时天亮，我便将他们送涟水县。这是真赃实犯。”王会说：“你不是在屋中睡觉啦吗？甚么时候走的呢？”丁银凤道：“老人家不知，我是听见了此事，心中就有气。进到屋我从窗户出去的，我既然在这一方住，岂容毛贼草寇在这一带骚扰呢。”王会不由心中暗暗佩服，爷两个进到屋中。那李德山与他儿妇相见，是抱头痛哭。

丁银凤到了西里间，换好了衣服，外面天已大亮。出来查看，小兵早已走去。他便叫王会赶着车，一同去到涟水县城而来。将一进东门，就听路上的来往行人说道：“嘿！你们看上面捆的那两个人，那一天他抢了我的毛驴。”又有一个说：“不错，他也劫过我的银钱。”又有人说：“他也抢过我的东西。”大家纷纷言讲。丁银凤将车来到十字街前，车后跟来不少的人。丁银凤道：“你们大家有那吃他亏的，可以也跟了去，打质对。”众人说：“好！”当时赶车过了十字街，到了道北衙门，丁银凤下了车。早有一人上前说道：“门上哪一位该差，现有一位侠客爷，扫灭荒草山，解交二寇来了。”里边官人出来一名王海，上前来问。丁银凤还没说啦，早有旁边众人全替他说了。那王海便叫人取出刑具来，当时就手铐脚镣的给二人带上了。王海这才往里回禀。县太爷一听，忙整理官服，迎了出来。丁银凤一看，县太爷面目忠正，是个清官。王会上前行礼，说道：“县太爷，我王会拜见。”那县官忙往旁一闪。这位太爷倒痛快，问道：“老者何事？”王会道：“县太爷，现捉住荒草山二寇，望太爷重办，要是一放了他们，那时他二人怀恨，不定又出什么麻烦。”知县道：“正是，但不知是那位达官，替本县清理地面，拿住了贼人。”王会回头叫道：“银凤，快上前来见县太爷。”丁银凤连忙过去施礼。知县问道：“这位达官，贵姓高名？府上那里？”银凤当时说了出来。知县说：“你贵门户，我

有一朋友，您可知道？”丁银凤说道：“我是左十二门第八门。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但不知县太爷您打听那一家？！”县太爷说：“此人住家阴县东门外丁家寨，姓丁名银龙，在镖行人称神偷小毛遂。”银凤道：“不瞒您说，那是我近当族的哥哥。”书中暗表：当年小火龙孔容，来到县衙采花，被丁银龙追走，因此留下名姓。今天听见银凤一说，所以想起来一问。又说道：“达官，你说你姓丁，我有点不信。”丁银凤道：“县太爷如不信，我有个证明。”说着伸手拉出刀来，说道：“请您观看刀把上，便知分晓。”知县接过来一看，果然有两行小字，刻得是丁银龙、丁银凤弟兄执掌丁家寨，左十二门第八门二人为门长。知县又抬头看他的面貌，这才知道不假，忙将他让进去，到了书房，令他落座。银凤说：“有太爷在此，焉有草民我的坐位。”知县说：“不要客气。”丁银凤将刀接过，归入鞘内，这才落了坐。那知县一问他为甚么来到此地，银凤便将自己的来历，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知县不由点头赞美。银凤道：“县太爷请你重办那二寇，免得他们出去再滋生事端。还有一节，请您派人去搜一搜二寇的身上，有没有薰香盒子等物件，如要有那可是莲花党。”知县点头，当时派人到班房一搜，果然二寇身上全都有，遂将二寇押下南牢。丁银凤告辞，随同王会回到店中。那李德山夫妻是千恩万谢的，带着他儿妇，回家去了。

银凤便将带来的金银物件折卖了，从新修盖起来。大店一新，上面横着一块匾，上写“丁家老店”，墙上是“五路镖店”，安寓客商。雇了几个伙计，便安心做买卖，在此落户了。他是安心敬奉王会夫妻，后来王氏连生了五个男孩，银凤是给他们从小就折腰踢腿，将自己兄长所传的武艺，完全教给他们五个人了。后来王会夫妻死去，由丁银凤执掌店务。这一天闲暇无事，夫妻对坐。银凤这才将自己离家的实情，说了出来。王氏道：“容等有人，可以向他们打听打听你兄嫂可曾在不在。”丁银凤道：“我已向人打听。咱们兄嫂，仍然健在。”

书不可重叙，五个小孩长大成人，银凤是每天忧虑兄嫂。这一年青爪熊左林，保着七辆镖车，路过此地，到了上三亩园的北村头。他急忙下了马。看见道东道西，铺户不少。抱拳跟人打听：“此宝地唤作何名？”有人说：“这叫上三亩园。”左林说：“是啦！”心中暗想，何不前去看看呢？这才打听好了，来到丁家店门口。大声问道：“店家，你们这里可有上房？”伙计出来三四个，说道：“达官，您请进去吧。里边有上房。”他们这才将七辆镖车赶进店内。令他们将车摆好，卸下马来，涮饮喂溜。伙计将达官请到北上房。问道：“达官，您这是从那里起镖，往保处去呢？”左林道：“我从青州府东门外，路北三元镖店起镖，西川尤家屯落镖。”伙计又问：“您贵姓啊？”左林说

：“我姓左名林，外号人称青爪熊。”伙计说：“原籍是那里呢？”左林说：“我本是青州阴县，北门外左家寨人氏。”伙计说：“是啦。”原来他听见老掌柜的说过，他住阴县东门外。如今一听他也住在阴县，这才来到里院屏风的，用手一叩门。里面丁银凤问道：“外边谁叫门呢？”伙计说：“是我。”丁银凤出来一看，原来是曹伙计。遂问道：“曹三，你有事吗？”曹三说：“现今咱们店中住一位达官，他住阴县东北门外左家寨。此人姓左名林，外号人称青爪熊。您何不前去向他打听打听大掌柜。”银凤说：“好吧你头前带路。”当下来到外面。伙计上前打帘子，说道：“达官爷，我们掌柜的来了。”左林说：“请进来吧。”银凤急抢行几步，跪倒行礼，说：“兄长在上，小弟拜见。”左林一见，不由叹了口气。说道：“二弟呀，你好狠心。只因为与你嫂嫂呕了一口气，你就抛家在外，二十多年音信不通。”银凤站起身形，连忙问道：“大哥，我那兄长可曾健在？”左林说：“还在还在。你这里属那县所管？”银凤说：“属涟水县管。”左林说：“你兄长在南门外占山为王，你可知晓？”银凤说：“不知。”左林说：“如今他把山寨让啦，自己退归家下。”银凤说：“我那嫂嫂可好？”左林说：“已于年前故去了。”丁银凤一听，是放声痛哭。说道：“我对不起我那嫂嫂。”止泪问道：“但不知留下多少男女孩儿？”左林说：“只有一个八岁女孩，名叫丁小霞。如今他带领小霞去到李家寨李文生那里去啦。李文生也有一女，名叫李秀英。她二人拜了乾姐妹。有秀英的娘亲，与他们梳洗打扮。”银凤道：“左大哥，您到了西川回来之后，务必要从此经过。咱们好一同的回去，看望我兄长。”左林说：“是了吧。”丁银凤忙将五个孩儿叫了出来，拜见了左林。后来他在此住了三四天，告辞走时给店饭钱，银凤不收，他便给了伙计，做为零钱，竟往西去。丁银凤看他走后，来到了后宅，不由心中思想故土原籍。竟自卧病不起，后来医治无效，一命而亡。

这一天左林从西川回来，到了店前一看：这里是大办白事。不由一怔，忙到里头一问，原来是丁银凤死了。要过药方子一看，乃是一种思想的病，忧愁死的。左林等他们办完白事，从此走了。银凤的长子丁世凯，外号金面熊，说道：“大伯父你可以请我伯父到我们这里来住吧。”左林说：“不用，你们不知道，你那大伯父脾气古怪，住不了一起。你们可要将你天伦的刀，好好保存起来，将来可以相见之时以刀为证。你大伯父也能认你们。”五个人答应。

左林走后，事隔多年，仍不见回音。在他们西边二友庄，住着有二人。一个叫金棍董相，一个叫单鞭刘贵。二人过庄拜望，弟兄见面很投缘。后来又与中三亩园白面判官徐立会见到一处，弟兄四个人爱好，结为生死弟兄。徐立大爷，二爷丁世凯，三爷董相，四爷刘贵。年多日久啦，他们这三处三亩园联合到

一处了。他们哥四个，每日是教给庄人打拳踢腿，练得成了乡团啦，互相保护。后来涟水县下来通知，说上谕下来，八主贤王府失去了闹龙宝铠。宫门钞上写着回汉两教，僧道两门。或是会练武之人，若将宝铠得住，贼铠一人都，是大功一件，他们就全知道了。

这一天晚上，左林丁银龙，前来住店。杜林取笑丁世安，这才引出伯侄相逢。丁银龙来到店中，吩咐赶紧摆酒，事情紧要。世平一见，知道不是外人啦，这才出来命人将绷腿绳、绊腿锁等，全行撤下。丁世凯便命厨房，早行预备酒席。酒菜做好，一齐摆好，大家入座吃酒。酒饭已毕，献上茶来。银龙便将世凯弟兄五人，与杜林相见礼毕。丁银龙道：“杜林呀，你必须上何家口去一趟。先令姜文龙、姜文虎看守孔良孔玉；叫老家人何忠，看守大门。”嘱咐好了他，杜林这才出店。丁世吉、丁世尘弟兄送到店门外。二人说：“兄弟，你多受累啦。”杜林说：“这倒没有甚么的，咱们回头见啦。”说完告辞，离了上三亩园，直奔何家口而来。施展夜行术的工夫，少时来到何家口。进到店中，与大家相见。他一看石禄没回，忙问道：“我石大哥呢？”刘荣说：“没回来，你就不用管了。”杜林便将上三亩园之事。叙说了一遍。众人一听大喜。此时天已三更，大家收拾俐落，出了店，向前走来。杜林道：“今夜可不是跟我叔叔大爷们夸海口，也不是比脚力，咱们快走一回吧。”说完他一毛腰向前飞奔，那刘荣与他走到一处，可没使出绝艺。再使绝艺，杜林也不成。他们二人走一刻钟，便须等一等众人。三四次便来到上三亩园。一齐到了店门外，上前叫门。有丁世庆上前开了店门，众人往里，到了北上房。丁银龙便对他人大家一致引，该长辈该平辈，全见礼毕。大家是一阵大笑。

丁世凯问道：“列位叔父、伯父、哥哥兄弟们，但不知是那一位是原办宝铠？”李翠云龙二人说：“是我二人。”丁世凯为尽交友之道，要保他们徐家满门，这才跪下求道：“我那大拜兄徐立，为人最孝。奉母命，金盆洗手，请过转牌。下三门全到了，就剩李玄清、钻云燕于良、一文钱谢亮，下三门的门长，他们没来。竟在西川地面独立莲花党，贩卖薰香蒙汗药。不论他是那路的人，只要身带薰香，就得归下三门的门长所管。那转牌没到普莲那里去，他以为小看了他，所以他记恨前仇。我那大拜兄徐立，闷在家中坐，是祸从天上来。”鲁清道：“世凯你先来，事款则圆。你帮助我们只要将贼拿啦，得回宝铠，从我这里说，能可以设法，请王爷赦去了徐立满门。”世凯说：“谢过了叔父。”说完，站了起来。又说道：“事在紧急，我这就得走。”鲁清说声“且慢！那西川路的贼人，向来是疑心太大。你去了之后，倘若被他看破，那时可有危险。再说那三个人也不是好惹的，倘若出了意外，那可就麻烦了。再者说，你到了那里，你可怎么说呢？”丁世凯说道：“我就说买了点地，叫我徐大

哥前来替我铺纸写字。”鲁清连连摆手，说道：“此计不成。别人不用说，那普莲猜疑心最大。倘若被他看破，你二人与他家中人全有性命危险。你等一等我问问你，他家中都有甚么人？”世凯说：“那里有我的义母、贤嫂，还有一个丫环、一个婆子、一名老家人。”鲁清说：“好，你到了那里，就说你的店中来了一位医生。家传的医药，能治诸般劳症。暗中问宝铠在他家否，如果贼铠全在，你也快回来，就说徐母病体沉重，回来我们大家好一同前去。”丁世凯是连连的点头，转身形将要走。杜林连连摆手，说道：“不成不成，鲁大叔，这不是当着我爹爹，我在背后还给您磕了头啦，拜您为师。如今一看您的坏，还是不成，必须看我的。”鲁清说：“那么您说出一条计策，我听一听。”杜林道：“您要拿普莲当三岁的玩童看待可不成。他从西川来到山东地面，执掌打虎滩。错非他有好算计，能成不能成，一说这样的去，他怎不犯疑心呢？这件事要是据我想，必须有您的身上，暗带短小的军刃，然后您拿好了一蒲包茶叶、一匣子点心，要是到了那里，必须如此如此的说法，使他不疑。再到后宅做为与老太太上寿，到后面问明白宝铠可曾在他家。如果在他家中，您还是到前边相候。他们如果看出，与您动手，必须如此如此的对他说，自可免去他的猜疑。三贼要是逃啦，您午前回来。如果贼逃铠全在那里，设法拌住他们，天到定更，我们大家是一齐到中三亩园去。咱们伸手拿普莲，那时他绝逃不了走，想逃走是比登天还难。”

丁世凯一听，这才围上十三节亮银鞭、一个点心包、一个茶叶包，由家中起身赶奔中三亩园徐立的门首来。此时也就早饭之时。来到徐家门外，将周身的尘土掸了掸，这才上前叫门。里面有人问道：“外面是丁大爷吗？”丁世凯说：“不错是我。”老头一听是主人拜弟一边开门一边在里面说：“闷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丁世凯说：“我正为此事而来。”徐忠一听甚喜，忙来开大门。那西屋普莲听见外面有人叫门，便一长腰就站了出来。到了门口说：“老哥哥且慢开门，但不知外面是何人叫门？”徐忠道：“是我家主人的拜弟，姓丁名世凯，外号金面熊的便是。”普莲说：“他家住那里？做何生理呢？”徐忠说：“他住家在三亩园，开店为生。来到这里望看我家主母来啦。”普莲说：“那么你与他开门吧。”老家人答应，去开门去不提。且说普莲，他回到了西屋，说道：“二位贤弟，丁世凯此来，定是为我普莲而来。”黄云峰说：“岂有此理！您怎么能知道呢？”普莲说：“不然，想你我弟兄自从来到徐仁兄家，大门就没开过。他要出外撒尿，咱们就得看着他；不撒尿都得陪着他，他要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全用眼看着他回去。就恐有了意外。”段峰说：“仁兄您太多心了，据我想咱们到这里是高枕无忧。”普莲说：“二位贤弟，你们少时看，徐立他出来，将那丁某人让了进来。要竟与我见礼，不理你二

人，那准是为我来的。咱们再想办法。”按下他三人在背后商量不提。且说徐忠，开了大门，将丁世凯让进来。世凯问道：“老哥哥方才在门洞与那讲话之人，那是谁呀？”徐忠说：“是金花太岁，普莲普寨主。”世凯低声问道：“宝铠在咱家吗？”徐忠说：“在咱家呢。云峰段峰也没走，全在咱们家呢。”世凯说：“你到里面回禀我那兄长一声。”家人答应，接过两个点心蒲包，进到里面。来到院中，说道：“少主人，您的二弟来啦。”徐立急忙出来，接过两个包来，送到屋中，二次出去迎接世凯。丁世凯一见，紧行几步，跪倒叩头。说声：“兄长在上，小弟丁世凯参见。”徐立往旁一闪，说：“二弟请起，随我来，到西屋我与你引见一位朋友。”当下二人到了西屋，与普莲礼见。徐立说：“二弟，此位是屯龙口打虎滩的大寨主金花太岁普莲。”又说：“普寨主，此位是我一个拜弟，他叫丁世凯。”那丁世凯上前施礼，普莲伸手扶起说道：“朋友快起来，但不知你来此何事？”世凯说：“我来此看望我义母。因为现下我店中，来了一个医生，专治劳病。我义母年老病多，我打算给荐了来，给他老人家看看病。”普莲说：“朋友，你不用跟我说。我猜透了你的其肺肝然，你不是上这里来看你的义母来了吗？那就到后面去你的吧！你跟他有交情，咱们二人无细谈的必要，去你的吧！”丁世凯一听，这太不像话了。遂说：“姓普的，你与南蛮子赵庭打赌，盗来金书帖笔闹龙宝铠。你不敢明斗人家，如今你的事败，来在这里。”普莲说：“世凯，你怎么知道我的事？”丁世凯说：“只因你弃山寨一走，那刘荣他们到各处查找。找到我那店中，是我一盘问他们，才知此事。如今我来是举荐大夫，谁知你们在此呢？这不是屈死我吗？再说我又不是掐指会算，阴阳有准。”普莲说：“得啦，姓丁的，你就别胡说啦。到后面瞧你的义母去吧。咱们无的可说。”徐立道：“得啦二位，不用说啦，这是一种误会。”回头嘱咐老家人道：“老哥哥快到外边看守大门，再有人找，就说我没在家，千万别放进来。”说着他二人往里而去。暂且不提。

且说普莲，看他们已走。忙说道：“二位贤弟，你们看如何？果然不出我所料吧。”云峰、段峰说道：“那又如何呢？”普莲道：“你二人是尽其交友之道呢？还是另行别计呢？”二峰说：“决对尽其交友之道，死生共之。”普莲说：“此言差矣！你二人跟我在一处，倘若被获遭擒啦，那时人家得了势。人赃一入都，我原是盗铠之人，死而无怨。你二人随我一死，未免有些冤。再者说，咱们三个人一死，西川你二哥，他知道吗？那时有何人能够与你我报仇？你们二人看事不祥，即行逃出重围。到后面斩杀徐立的满门，然后拿宝铠一走，回到西川。一是报告我二弟普铎，是与我交好的朋友，全告诉他们，大家来给我报仇。你们两个人预备好了，少时听我的，莫若先下手杀他们，然后再说

。我还得见景生情，看出了破绽。说杀，咱们就来他个凑手不及。”

按下他们拿准备不提，如今且说徐立丁世凯二人，来到上房，徐立说：“夫人，兄弟来了。”说着打帘笼，说：“兄弟你请吧。”丁世凯说：“哥哥您太谦啦，咱们弟兄情同手足，何必如此的客气呢。”说着话二人一齐进到屋中。那张氏迎了出来说道：“二弟来了。”世凯说：“是。”说着上前行礼。张氏道：“还得二弟救我全家满门。”世凯道：“嫂嫂莫要心惊，兄弟正为此事而来。”说话之间，一同来到西里间。到了老太太的病榻之前，双膝跪倒，说声：“义母在上，儿丁世凯拜见。”老太太忙命徐立将自己扶了起来，说道：“我儿世凯呀，你可要搭救我的全家性命才好。”丁世凯看老太太面带惊慌之色，遂说道：“义母您不必担惊害怕，小儿此来正为此事。那宝铠可曾在咱们家中？”老太太说：“在咱们家中，现在此箱子内存放。”丁世凯说：“好，您快将钥匙交给我嫂嫂，好拿出我兄长的夜行衣来。这是白天，可以多做出点吃食来，大家全在西里间隐藏。晚间我将办差官全引了来，好拿他们。义母您就放心吧。”老太太一听，这才将钥匙拿出，交给张氏，张氏忙接了过来，到东里间打开箱子，取出夜行衣与短把刀一口，交与徐立。

徐立一拉刀，没拉出来。原来当年金盆洗手的时候，刀跟鞘也得过水，刀能用布擦，鞘没法子擦，所以长锈了。他二人各揪一头，才将刀拉了出来。世凯要来桂花头油，倒在了鞘里，将刀装上，来回一摇，自可将锈磨掉。徐立穿好夜行衣，绑上左右手腕的袖箭筒儿，一按簧“嘎吧哗啦”一声，袖箭不出来啦。徐立不由长叹一声，说道：“十四年的工夫，已然失了用处。今天要动手，哥哥我要涉险。”丁世凯道：“兄长请放宽心，兄弟我有护身的军刃，不怕他们。”二人将后宅安排好了，徐立暗带短把刀，然后罩上大衣。两个人这才来到外院西房。普莲道：“徐仁兄、丁贤弟，你二人在里面可将主意商量好了？怎么样下手拿我们三个人呀？”徐立道：“普寨主此言差矣！我们单有我们的事，普莲贤弟千万不要多心。”普莲说：“事实在此，还容我多心吗？那么老太太的病体怎样？徐立说：“病体沉重。”世凯说：“大哥，您先陪着他弟兄讲话。待我回到店中，将那医生请来，好与老太太看病。还得请他们三位作陪。”普莲一闻此言，哈哈大笑，一咬牙，说声：“二位贤弟预备了。”那二峰推簧亮刀，便要动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巧设计诓哄三寇 三亩园普莲遭擒

话说徐立见三人亮军刃，连忙说：“何必着急，有话可以讲在当面。”丁世凯说：“哥哥，看来是我一时之猛撞。不知普寨主在您家中，要知道我真不来。如今果然发生误会了。”徐立说：“那倒不要紧，我且问你这位大夫，能可以多等个三两天再请，成不成呢？”世凯说：“那倒没有甚至不成的。不过是那

个先生是昨天晚上才来，今早就有人请。我想老太太病的很重，为甚么不先来给老太太来看呢？所以我才来到此处。先跟您说一声，谁知有此差事。”徐立道：“二弟到我家，普寨主不知你是干甚么来着，当然猜疑你。而今之计，最好你先留在我家中盘桓三两天，大概那先生不致走吧。”丁世凯道：“这倒可以。”说着话他跪在地上，面冲西北，头撞地，口中说道：“上天有眼，吉人自有天相，多保佐我那义母。等些日，容待那大夫来到，病体全除。我今原本前来为好，与你老人家请先生诊治。谁知遇了此事，没别的可说，只可稍等时日吧。”说完站了起来，说道：“哥哥，我就为保护老娘，为是让他老人家多话几年，是咱们弟兄的造化。普寨主，你可把话听明白了。我可不是畏刀避箭，怕死贪生。你要跟我们动手，我不敢跟你动手，那你可想差了。不过我想交一个朋友不容易，要得罪一个朋友，很容易。那么我今天不回去，夜间二更天，与你们三位摆下一桌饯行饭。给您拿上川资，从此回西川。天明我再到店中请那先生，前来与我义母看病。这样的办，普寨主您看怎样？”当下普莲一闻此言，信以为真，这才点头答应。世凯说：“大哥，他们三位既然允许，您为什么还不预备饭呀。”徐立点头。忙命人告诉厨房，便备上酒饭来，五个人团团围住饮酒。世凯与他们布菜，说道：“普仁兄，您三位多多原谅我。我是不知你们三位在此，要是知道，我也先不必来，或是派人将先生送了来也可呀。这个没别的可说，您得冲我徐仁兄才好。”普莲哈哈大笑，说声：“丁贤弟你就不用多心了，我决不再猜疑你啦。”大家一同吃喝完毕，坐在屋中闲谈。忽然又听见外边有人打门，普莲他的耳音全在门外啦。连忙说：“二位贤弟先别说啦，你们听外边有人叫门。”说着他起身，来到院中。这四个人也跟了出来。普莲到了门洞，左手按刀把，右手一摆手，是不叫他们答言。老家人徐忠上前问道：“外边何人叫门？”就听外边有人说道：“我是尹家堡的，我姓尹，名叫尹兆林，百随翁的便是。”徐忠说：“我家员外未在家中，出外办事去了，您有甚么事，可以留下。容等我家员外回来，我好告禀于他。”又听外面那老头说：“有事，徐忠啊，我是来问打刀的尺寸。我们不知道多大尺寸，告诉了我，我好回去告诉明白打铁的，好叫他们按着尺寸去打。”徐忠道：“这一层我到知道，您在外稍候，待我去到门房取出字条来，交给您带回去吧。”说话之间，回到屋中，取出一个纸条来。他刚要往外递，普莲说道：“且慢”立时走了过来，从打家人手中拿过一看，见上面写的是：刀苗二尺八寸五长，宽二寸七，刀把一尺八寸五，为斩马刀。打二百口，攒竹松七尺一寸长，白蜡杆花枪七尺七长，也是二百条。他一看并无别的，便又递给徐忠。徐忠这才从门缝递出去啦，说：“尹员外，您就照着字柬行事去吧。”尹员外接了纸条回转尹家堡去了。

丁世凯道：“徐兄长，这军刃全在尺寸之内吧。”徐立道：“跑着海打军刃可不成。这军刃是一寸长一分强，一寸少一分小，一鲁降十会，一巧破千斤。你看咱们五个人吧，全都是能为出众，武艺超群。由咱们正东有座孔家庄，那里二位名为伸手必赢孔芳、抬腿必胜孔玉。他弟兄手使七寸梅花枪，能为出众，武艺超群，出人头地。”大家在此闲谈，天已过午。丁世凯道：“普仁兄，我听人言，你们西川莲花党之人，归为下三门。李玄清谢亮于良，他们没有护庇你等之心。普寨主你们三位想一想，是不是谁要惹事，由谁自己去搪。要按理说他们三位门长，应当出头露面，解去此围，才是作门长的道理。就以您说吧，为与赵庭呕气，盗来宝铠，回到山东。他们三位就应当前来，在山东当面说明，解了此结才对。怎么能缩手缩脚，由普兄自行了结呢？”普莲道：“贤弟此言差矣！想当年那江南蛮子赵庭，爬碑献艺，在碑上辱骂莲花党。那三家门长都不敢答言，惧怕赵庭，我一怒才盗来宝铠。”丁世凯一听，心说：“你不用如此夸耀，人家前来拿你，看你如何？”徐立深恐他们说僵了，便用言语差开。五个人在外面西房，直谈到天色昏黑。徐立起身说道：“丁贤弟你先在此陪着普寨主说话，待我到后边看看老娘的病体如何，少时我就出来。”他四个一齐说：“您请吧。”

徐立当时回到了后宅，先来见老母。说道：“娘啊，今夜您在这屋中，千万别点灯。要点也行，必须放到桌子底下，叫前面窗户上可别有灯光。因为今晚来拿三寇，恐怕滋了事。倘若有一个来到后面，那咱们家里可就有危险了。”老太太说：“是啦吧，你去你的吧。少时吃完饭，我们全在这屋里，死也死在一处。”徐立回身又嘱咐好了他妻子，然后来到外面书房。说道：“老哥哥，您给我摆饭呀。”徐忠说：“你们五位一齐用饭可不行，那火顶不下来。”徐立说：“我此时觉得饿的慌。”徐忠说：“不要紧，我可以先给您摆点蒸食吧。”徐立说：“可以吧。”当时徐忠将蒸食端了上来，五个人一齐用。那丁世凯竟看着普莲，就见他面上变颜变色，透着惊慌，心神不定。那普莲说道：“丁大哥，我们今天这一顿饭，也就算是最后的一顿离别饭吧。”徐立笑道：“普寨主说那里话来，咱们日后往来之时日很多很多，何必单在一时呢。”普莲说：“不然，我所想的，决对不错。再者据我猜想这位丁贤弟是前来探听于我，准是为我来的。你二人可要记住了我所说的这两句话，倘有不测，就照那样办。”段峰云峰点头道：“大哥不必忧虑了。”普莲说：“是你不知，我总觉外面有人是的。再说我心内不安，发似人揪，心慌意乱，坐卧不安。今晚恐怕凶多吉少。”又对徐忠道：“老哥哥，今天我身上未带分文，不得赏与厨师傅，就请您先告诉他一声罢，叫他预备一桌酒席。我们哥三个吃完了，好赶路。”徐忠说：“普大王，我们那厨子在那里用扇子扇火啦，少时就可以得啦。

普莲一听无法再催，只好等候吧。徐立道：“世凯呀，你到后面看看你嫂嫂将宝铠要得出来，再拿出五封银子，交给他们哥三个，叫他们好作盘费。”普莲说：“不用，徐大哥我们走到路上，遇见那片水大，可以随便借他点。路费不缺，这一层您倒不必虑了。就请将宝铠给拿了出来，就得啦。”徐立说：“好。”可是那丁世凯竟答应不动身。普莲一看心中就猜了八九，遂说：“丁世凯你跟徐立是过命的交情，为甚么你竟答应不动身呢？”说着话用手一按刀把，眼珠一动，忙“噗”的一声，将灯吹了。云峰忙问道：“大哥为甚么吹灯啊？”普莲说：“人全都来啦，你们还不知道，房上瓦响哪。”此时徐立二人见他一吹灯，便长腰纵出屋来。往四外一看，房上人全满啦。屋中普莲说：“二位贤弟，你们看如何？在那丁世凯一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是好意。叫你们动手，你们不肯。而今如何？”黄云峰说：“那没法子，只可杀他们吧。”三个人一边收拾，普莲说：“贤弟，我在此地被获遭擒，宝铠一入都，那何家口可就空啦。你们勾来我的二弟，到他们那里，务必杀他全家。然后给他挑亮子。”二人说：“是啦。”普莲拿好刀。伸手揪下帘子往外一蹿，房上瓦就打了下来；然后他站在院中，轧刀一站，四外人就下了房。书中暗表：群雄在上三亩园店中等候。天已过午，鲁清说：“咱们别闲着，可以在院中过一过家伙。”大家说：“好吧。”说完各人拿兵刃，在院中走动半天。然后大家一齐拿好了自己的夜行衣包。出了店门，来到中三亩园西村外路北柳林。众人到了里面，各将衣包放下，耗到天黑。鲁清伸手探兜囊，取出白蜡捻儿粘在树上。大家一齐更换夜行衣。换好了之后。将灯熄灭带好。鲁清说：“诸位，今夜咱们可别叫三寇逃走。”大家说：“对，今夜就得拿住三人才好。”杜林说：“我得带着三将。”鲁清说：“你带哪三将呢？”杜林说：“我带水中蛇谢斌、独角蛟谢亮、水豹子石俊章。随我杜林明着看守徐家满门，暗中为是保护宝铠。”鲁清说：“就是吧。”大家这才一齐出了柳林。丁世安在前引路，鲁清杜林等跟随在后。进了西村口，鲁清当时派飞抓将云彪、赛昆仑小黄龙二人把守西村口。又派林贵林茂二人去把守东村口。然后大家一齐来到徐家门前。鲁清说：“你看守这个大门。”李文生点头。杜林说：“我可不管你们啦。”鲁清说：“你去吧。”杜林等四个人飞身上墙，往里而来。他们到了中院的东房上，双手扶脊长身往西屋观看。就见西屋点着灯，人影乱恍。杜林说：“你们三位听我吩咐：谢斌谢亮可以在东房上不用动；石俊章您到北房上后坡等他，全拿着两块瓦，看着前坡。只要有人上来，不用管他是谁，就拿瓦打他。”三个人点头应允，各人埋伏好了。杜林这才拿出问路石来，向地上一摔，并无人声犬吠。他才下了房，到了屏风门里面南夹道。往地上一伏身，埋伏好了，伸手取出飞崩子十六块。

按下他们四个人不表。且说鲁清众人也跟着上了房。他在南房之上，鲁清等众人，全在南房上。此时三寇已然跳在当院。鲁清说：“大家可要小心了。何斌你可要拿普莲。”何斌说：“是。”丁银龙说声：“且慢！我与他有三江四海仇，今天非我拿他不可！”丁世安说道：“伯父，现在有我们弟兄在场，您就不用下去啦，待我拿他去。”说完跳下房去，摆刀上前在当场一站。普莲问道：“甚么人？”丁世安说：“你家三爷，姓丁双名世安，翠面熊的便是。”普莲往上一跟步，左手一右手刀就扎。南房上丁银龙就嚷道：“世安你可是一着不用让他。此贼特以可恨。”丁世安用刀往下一垂，翻腕子二次向他砍去，当时两个人杀在了一处。那边黄云峰抱刀过来说：“小辈丁世凯，你往那里走！”说着上前举刀就剁。世凯往旁一闪身，由腰中拉出十三节亮银鞭，还手一抽他，二人也打在了一处。那边黄段峰与徐立也杀在一处。徐立一时的不便，拉不出鞘来。头一个抹丘刀躲边，他往下一矮身，段峰立刀再砍，段峰的意思是打算砍他，那徐立用刀一轧他的刀，段峰用刀趁势也一磕他的刀，将刀滑出，跟着一刀，徐立再躲不及，就在后脊背划了一个血印子。东房上抱刀手宋锦就跳下来迎着段峰杀在一处。丁世吉蹿下来，一拉徐立，到了东房底下。南房上鲁清手中挽着刀，提着两块瓦看阵说道：“大家围吧。”众人一听，“忽啦”一声，当时将三寇围在当场。徐立一看三个贼人杀法甚是骁勇。正在此时，忽听门外有人说道：“判官，你来开门来呀。”鲁清一听，忙问道：“门外是谁叫门呀？”李文生说：“玉蓝来啦。”鲁清忙到了前坡，往下问道：“石爷来啦吗？”下边答应道：“正是我呀。”书中暗表：石禄自从店中走后，来到外边问伙计道：“老肚子带着小棒槌一根，他们是从那边来的？”伙计说：“从东边来的。”石禄说：“好，那我往东去啦。”说完他竟自往东去了，伙计回报。刘荣问鲁清道：“石禄走，你怎么不拦他呀？倘若走丢了，那可怎么好哇？”鲁清说：“不要紧，走不丢了他。”按下他们不表，且说石禄出了何家口的东村头。一直正东，来到了东头，石禄一看，只好下去吧。他也没脱衣服，就下去啦。到了东岸，上来一看，靴子里头水全满啦。说道：“喝！鸭子渴啦。”一边倒着，一边往前走去。抬头一看，天色西沉。石禄说：“了不得喽，白灯笼要灭啦。来人我打听打听道吧，不知判官在那里住啊。”眼前有一股大道，斜着向西南，他却往东走来。此时天已昏黑，正东来了一人。

书中暗表：原来是个樵夫，扛着一条扁担，手中拿着斧子。石禄说：“站住吧小子。”打柴的一看，以为他是劫道的，遂说：“大太爷，我是打柴的，刚卖回来。家中还有一位老娘，等着我吃饭啦，并且还在病着。”石禄说：“你家中老娘病着啦？”打柴说：“对啦。”说着跪下。那石禄说：“我不跟你要钱

，你拿钱回去给你的娘买吃食去吧。我为是跟你打听道儿。”打柴的站了起来问道：“大太爷，您打听哪里呀？”石禄说：“我们跟大何二何，上滩子打蜂子。后来那莲峰子挠鸭子啦，连铠儿也没啦，不知上那里去啦？今天老杜子带着小棒槌来啦，他们说峰子太岁上三花一个滚判官他们家去啦。这个判官，他上那里去啦？”那打柴的说：“您打听的是三亩园吧？”石禄说：“对啦。”那打柴的一想：我要告诉他远，他一定叫我带他去，莫若告诉他不远吧。遂说：“大太爷，要不是我家中老娘病着，我送您去。您一直往北，不远就是。”石禄说：“小子，你先在我旁边站着，等一等。东边再来人，我问他，他要说也往那边去，你们就可全绷。要说往别处去，小子，你看。”说着拿出那把铲来，说道：“我全要你们的命。”打柴的一看：好家伙！铲子头赛过小箕，拍上就得死。他们二人在此处等着，工夫不大，又从东来了一个老头。石禄说：“老排子，站住！”那老者忙站住啦，问道：“您是要钱呀，还是打听道儿呢？”石禄说：“我跟你打听道。”老者说：“但不知打听那里？”石禄说：“我们在店里，大家上了窝子，去拿峰子太岁。天黑啦，太岁拿着老王爷的铠挠了鸭子啦，也不知上哪啦。白灯笼还亮着的时候，来了老杜子小棒槌，小棒槌说的，上三个环一个滚判他们家去啦。这个地方在那里呀？”那打柴的站在他背后，抬手往北直指。老头儿不知怎么回事，后来明白啦。一定是叫我告诉他往北去。遂说：“你往北吧，就到啦。”石禄一听，先前那个人说是往北，他也说往北，这一定没错儿，那就往北吧。说道：“那么你们两个人去吧。”老头与打柴的二人往西而去不提。

这里石禄一直往正北，走到天黑，还没找到。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的说：“我错啦，为甚么不叫他们带我来呀？这真岂有此理。”说话之前，来到一片松林，进到里面，坐在地上倚着树睡着了。直到第二天，天光大亮，把他饿醒啦。正在此时，听见远处有小鼓声，正是卖馍的。（就是馒头）不由心中大喜。站起身来，出树林便大声喊叫，一边叫着，一边伸手去摸铲兜子里，是一文钱都没有。少时那个卖馒头的过来。石禄一看此人，身高六尺开外，一身蓝布衣裤。白袜青鞋，腰中系着一件围裙，挑着一对圆笼。过来放下，石禄过去一看那圆笼里，满全是馒头火烧。他问道：“怎么卖呀？”那人道：“三个钱两个。”石禄说：“吃饭了多少钱呀？”那人道：“好办，反正你吃多少算多少钱。”石禄说：“好啦。”当时毛下腰去，伸手拿了两个，往嘴里就咬。”那人说：“你可慢着，别因为吃的急，再堵死一口子。”石禄也不理他，吃了个饭。吃完他问道：“我吃了多少钱？”那人说：“倒不多，一共才九百六十钱。”石禄说：“好，那么你随我到家中去取吧。”那人说：“多远呀？”石禄说：“不远，少时就到。”那人说：“可以。”当时盖好圆笼，便随着他一直往

北而去。石禄走的太快，那人急啦，说道：“这个样的走还成吗？眼前就是村子，还不快走。”石禄说：“我不敢快走，怕你小子追不上。”那人说：“没关系，你快走我也追的上。”石禄说：“好，我快走。”说话之前，他一毛腰往北跑了下来，那人如何追的上。一边追一边喊：“好小子，别走哇，你敢情是骗子手哇。”石禄一走直到天色黄昏。南北一条大道，路西有一片松林。石禄进了林子，席地而坐，石禄的肚子又咕喽喽直叫唤。石禄说：“老肚哇，白灯笼着着，有卖馍的。白灯笼灭了，就没有卖馍的啦。老肚你再叫唤，我可要打你啦。”肚子仍然还是响，他急啦，抡圆了打三拳，打得肚子很疼。他说：“得啦，我不打你啦。”遂倚在树木上，一时心血来潮，竟自睡着了。

忽然南边来了十三辆镖车。人家一喊镖号，把他惊醒。心说：“好呀，来了卖吃食的啦，待我买点吃吧。”说完站起来，出了林子。一分双铲，大声说道：“卖甚么的呀？”伙计说：“我们这是喊镖荡子啦。”石禄说：“呕，我会晾凉了再吃。”伙计说：“黑汉闪开！让镖车过去。”石禄说：“不成，你必须放下。我吃完了你们再走。”伙计说：“朋友，你是合字吗？”石禄说：“我是石字的。”伙计说：“你乍入芦苇？”石禄说：“这里没有苇，有树林。我就知道饿，别费话小子。”这伙计一听，正要往回来报。第二匹马来到，问道：“哥哥怎么样了？”这个伙计说：“你快回去禀报达官爷，就说前边有个浑字，把驮子给横啦。”那伙计一听，来到前边问道：“合字，你把你们瓢把子的万儿道上来。”石禄说：“我们瓢把子没万儿，竟是葫芦头。”伙计说：“你满口乱道。”石禄说：“你才满口里放炮呢。”那伙计一听，忙拨马往回跑，嘴辱哨子一响。正南的镖车，当时就打了盘啦，十辆镖站到了一处。那三辆车上满装好了他们的东西。北时押镖二老，下了马，甩大鞭，勒绒绳，收拾俐落，捧军刃，来到当场。书中暗表：这二爷乃是十老中的二老。上前一位，手捧护手双钩，来到当场。石禄一看过来一个有须子的，心中烦啦，说：“对面来的老排子。”老者说：“你叫甚么？”石禄说：“我姓走，叫走而大。大门大村，树林子没门，你进去不去？”那老者说：“你满口胡言乱道，趁早闪开！如若不然，你可知道我的双钩利害？”石禄说：“你非得把我钩趴下，我才躲开哪。”老者一听，气往上撞，往前进招。石禄说：“我就不要两个啦，我再要这个，你就上那边去啦。”说完将军刃扔到林中，见钩到双手抓住，往怀中就带。老者用力往后一掖，石禄往上一入步，使了一个裹合腿。老者往上一纵，稍微慢一点，被他脚给挂上。石禄往上一踢儿，那老者就来了个高掉儿。那边又来了一个老头，问道：“兄弟怎么样了？”这个老头说：“四弟你要小心了，这个小子扎手，他可是横练。”此人说：“是啦。”当时往前来战。石禄一看，又来了一个老头儿，手使一口锯齿刀。心说：你有锯

拉我，我也不怕。见他刀向心口砍来，忙用脚尖一找地，往身边一转儿，真叫快。当时来到老者身后，由左脚勾住那老者的左脚，单掌打在背上，当时把老头打出一条线去，那老者就地十八翻爬起，说声：“三哥，快传弩箭匣。”那六十名兵丁上前就把石禄围啦。石禄一看，说：“喝！小子！不给馒头饭，先给面条吃呀。小子那咱们就先尝尝吧。”说完他用手将鼻子跟耳朵眼堵好，往地上一蹲。二老叫人放弩箭。弩箭手立刻开匣放箭。石禄说：“你们看这个面条没完啦，小子！”此时大家箭放完了，正要向袋中取箭。石禄是真急啦，往起一站身，双手一分，弩箭满掉。往前一扑身，伸手捉住一个兵丁，两手一叫功夫，“吧碴”一声，当时打得万朵桃花，死于非命。那些人一看，忽拉后退，又立刻围上前去，抽兵刃要群殴。石禄也不示弱，拿兵刃相迎。忽听一声大喊：“且慢动手！不是外人，前边可是玉蓝吗？”石禄一听，有人叫出自己的小名来，一定不是外人。这才不敢动手。少时来了一匹，上骑一人，自己不认得。

原来此人乃是飞天豹神枪焦雄，焦雄自从店内回镖店，要拜客，很怕遇见石禄，知道他浑小子，甚么全不懂。他临行之时告诉镖行说：“老三老四，要是回来，千万别走，等我再说。因为他们不知外面的规矩，倘若有了舛错，自己弟兄们全不用混啦。”说完他就拜客去啦。他走后，多背长须尤昆凤、双翅飞熊穆得方二人回来。一看店中有镖车十辆，遂问道：“柳金平、柳玉平，你们快去把木匠打来，把匾下来。”二人说：“您为甚么下匾呀？”尤昆凤说：“咱们这镖行不做啦。”二人问：“为甚么不做了呢？”昆凤道：“咱们店中，几时摆着过镖车呀？这个买卖还怎么做呢？”当时旁边有个伙计姓李名四，外号叫拴对儿李四。那李四说道：“三爷四爷，据焦雄所说，要没有他，这个镖行立不住。”他二人一听，当时就火啦。说：“怎么着没有他不成，冲他这一句话，镖咱们走啦。”忙命人开饭，收拾一切。这才叫马子江与李四等一齐人。在十辆镖车以外，他们自己的拉东西车三辆。下海擒龙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等，与一百三十名家将大家由店中起身，往下行走。那镖行十老，蒋兆熊一看，也不好管。他们全是兄弟，只可由他们去吧。在他们走后两天啦，焦雄才拜客回来，一看镖车走啦，急忙进到屋中。说道：“兄长，您没有执掌镖行之权，我们九个人，您谁也镇吓不住。”蒋兆熊低头不语。焦雄忙沐浴身体，然后参拜武圣人。烧香已毕，又来见蒋兆熊。说道：“兄长，我不是说过吗，如今刘荣把玉蓝请出来，在山东一带，捉拿普莲。他是混天地黑，任什么不懂。一个人走单了，遇见他，他有横练在身，任甚么不怕。倘若吃了亏，那时岂不摔了十老之牌。”蒋兆熊说：“那可怎么办呢？”焦雄说：“那只可我追下他们去吧。兄长在店中照看一切。”说完他便命人备马，挂好了大枪，离了店往

下来了，连夜的往下赶。

这天未到济南地界。面前树林那边有哨子响，少时反哨子又响，焦雄就知道不好啦。他急忙催马往前跑来，就听见石禄喊道：“小子！你们一个也跑不了。这全包围啦。咱们是一巴掌一个。”焦雄连忙答言，说：“玉蓝，且慢动手。不是外人，全是自己人。”石禄一听，有人叫他小名，当时就不敢追他们了。尤昆凤、穆德方弟兄一看，悔不听兄长之言，如今真吃了苦子啦。少时焦雄来到，翻身下马。叫道：“玉蓝呀，怎么剩你一个人啦？”石禄说：“对啦，你是谁呀？”焦雄说：“你这孩子怎么忘啦，我是你二伯父。”石禄一听，想了起来。遂说道：“你是我二伯，常上我们家去。你养活的娇，对不对？”焦雄说：“对对！”石禄说：“你跟咱们爸爸有交情。”焦雄说：“你不用说啦，你为甚么一个人在此地呀？”石禄说：“只因太岁跑了后，我们回了店。来了老杜子，带着小棒锤，说太岁在三环一个滚判官家里。我一个人出来找判官，来到这里肚子饿啦，他们来啦，骑着马卖馍。他们竟给我竹铁吃，我急啦，刚打死一个，你就来啦。”焦雄一听，心里不明白：甚么叫三环一个滚判官家里？遂问道：“那么你是饿啦？”石禄说：“对啦。”焦雄说：“三弟四弟，快取来干粮牛肉干。”当下有人从车上拿了下来。焦雄便命人快掌灯笼，往起捡弩箭，又叫人过去查看，是谁受了伤。灯光点上一看，那人头已碎，认不出来。又叫人翻他的衣襟，看出记名的白布条来。当地撕下白布条来，又把尸身埋好，立了个暗号。白布条带白，为的是将来给他家里，好叫他们每时来镖局取钱。这便是他们厚诚的地方。

书说当时，石禄问道：“二伯父，他们叫甚么呀？”焦雄说：“这是你三伯父尤昆凤，那是你四伯父穆德方。”石禄道：“呕，一个姓尤，一个姓穆。对不对？”焦雄说：“对啦。”石禄说：“给他们叫到一块儿就得啦，我管他们叫木头油儿。”焦雄一听：好吗，两个人叫木头油儿。只可如此吧。遂命人将灯光熄灭，收拾好了，便一齐来到了上三亩园，丁家老店。看见店门已关，焦雄纳了闷，便问道：“你们可喊镖荡子没有？”穆得方说：“喊啦。”焦雄说：“喊啦他们怎么不出来接镖车呀？要不然也许关了门喽。”说着上前叫门，里边曹三答言，将门开了。焦雄一问，曹三说：“您是不知道，他们诸位来了。那何家口的老少英雄，随我家五位全上中三亩园徐立家中，去捉拿普莲去啦。”石禄一听，过来一把将他揪住，说道：“小子，你带我找判官去！”焦雄说：“对啦，曹三，你带去，到了那里你就回来。”曹三答应，当时将他们带到了门首。石禄一看，说：“喝！花脑袋在这里啦。”李文生说：“对啦，玉蓝你来啦。”石禄说：“对啦。我来了。”当时上前叫门。房上鲁清听见是他的声音，忙过来一问。石禄说：“大清啊，你接着东西。”说着先把皮搭

子扔了上来，然后上了房。问道：“那个是太岁呀？”鲁清用刀一说：“那个就是，你看明白啦？”石禄说：“看明白啦。嘿！小子们，给我拿梯子呀，我好下去。”他一边说着，顺着瓦陇往下走。一个不留神，瓦坏了几块，把他摔了下去。头西脚东掉在地上，来回打滚儿。说了：“不得了！我的跨骨掉了。”来回翻滚，他往北翻身，左腿蜷着，往南翻身，是右腿蜷着。普莲一看，石禄摔在地上，扭腰岔气全是偶尔的事。如今他这一岔气，正是我们逃走的机会，又是我报仇的时候了。想到此处，遂说：“二位贤弟，你们可要见机作事，千万记住了我的话。”二人点头答应。普莲说完话，他一边动着手，就往东北退来。猛然跳出圈外，撒腿就奔石禄来啦。来到切近，说声“你归阴吧。”举刀就奔他心口砍来。石禄用了个蛇行纵，两手掌一按地，往北一翻身，躲过此刀。一伸右腿，便将普莲的左脚勾住，左脚一登使了个剪子腿，“克喳，”普莲的左腿就折了。当时刀就出了手啦，倒在地上，当时疼死过去啦。石禄长腰就纵过去了，大声喊道：“鲁清呀，太岁趴下了。”鲁清说：“赶快把他胳膊腿撅折了。”石禄说：“先别忙，等他缓来再说。”正说着普莲缓了过来说：“石禄哇，你快将你家大太爷一掌打死吧。”石禄说：“好吧。”说完扬掌就要往下打。那旁云龙说：“石爷且慢动，王爷要盗宝之寇，可要的紧。留着活口，千万别要他的命。”石禄这才不动手。鲁清跳下房来，说：“石禄哇，先把他四肢废了吧。”那普莲说：“云峰、段峰，你二人还不扯乎了。千万记住给你二哥送信，路过沿关渡口，见了我的朋友就说此事。好叫他们给我报仇。”二贼说声记住了，飞上了屏风的楼，要上后院斩杀徐立的满门。两足刚落到院内，就听见头上带着风，就打来了。云峰没敢抬头，急忙往旁一闪。不想后面的段峰没躲开，打在胸口之上，倒在地上，当时喷出一口鲜血来。云峰一揪他，两个人便飞上了西房，逃走去了。按下不表。

且说石禄，走过先将普莲的胳膊腿一齐撅折了，众人将他捆上。鲁清说：“那位姓徐？”徐立当时向前，答道：“不才我就是。”丁世凯给介绍道：“鲁叔父这个便是我大拜兄徐立。”鲁清说：“好吧。宝铠在哪里？”徐立说：“在后院我娘的箱子里。”这时，普莲又缓过劲来，破口大骂。鲁清说：“先把口给他堵上。”李翠使用他的包头巾将他嘴给堵上。大家看守普莲。此时天尚未亮，鲁清说：“徐立呀，你去到后面，快将宝铠取出来。”徐立说：“是。”当时来到屏风门，用手一推，里面插关阂着。徐立忙纵上门楼，落在院中。忽见从黑影之中，跳出一人，横刀问道：“甚么人！快站住！”徐立忙问：“你是何人？”那人通了名姓说：“我是杜林，你是作甚么的？”徐立说：“我是本宅之人，姓徐名立，到后边来取宝铠来啦。”杜林说：“好，你看北房上。”徐立抬头一看，那北房上站着好几个人。杜林说：“谁叫你来拿的

，你叫谁来取吧。这是尽其交友之道，一半保护宝铠，一半是保护你的家眷。”徐立一听，心中感念，连忙到了屏风门，拉开插关，来到外面，见了丁世凯。说着：“大弟，我谢谢你，你多分神了。里院还派好保护我全家的。”世凯说：“大哥，那不是我的主意，那是杜小爷的高见。我来您家一切的说话行事，全是那位杜小爷教给的。”徐立一听，不由钦佩杜林，实在是高材。少时一亮，大家将夜行衣换好。鲁清让徐立去到上房，请出宝铠。徐立答应，便来到里院。见了徐母，要出钥匙，開箱子取出宝铠。拿到外面，来到了西房。鲁清一看，这包袱是杏黄色的。大家上前，鲁清将包袱打开一看，原来是锁子连环甲，蓝汪汪的放光。鲁清说：“此铠可是真的，石爷还是你拿刀试试吧。”石禄说：“好。”遂伸手拿过何凯的刀，向宝铠一砍，“当”的一声，一片火光。石禄举刀二次还要剁，鲁清说：“慢着吧！不用再试了。”石禄说：“王爷的铠可真结实。”鲁清便叫包好，让石禄背着。才又和徐立说：“徐立呀，如今贼铠一齐被获，你是认打认罚吧？现在看在你拜弟的面上，这才给你个道儿，由你挑。”徐立忙跪倒说道：“鲁爷，我认打怎讲？认罚怎说？”鲁清说：“你认打，那你可知道，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徐立说：“那么我认罚呢？”鲁清说：“你认罚，预备二套车一辆、大菠萝一个、枕头一个、棉被褥各一床、小米一斗、瓦罐一个。”徐立连忙说：“我情愿认罚。”当时站起，出去将东西办齐。大家这才一齐动手，将普莲抬到菠萝之中，用棉被与他铺盖好了，又要过撑子来，将普莲的嘴撑开，用小夹子将舌头夹住。命谢斌谢春二人，各执军刃，在车的前沿，一边一个。车后边是水豹子石俊章跟何斌，也是各拿军刃保护着。鲁清又命玉、何凯、丁银龙、李文生四位，在上垂首保护车辆。下垂首是李翠、云龙、宋锦、赵庭。车辆后边是林贵、林茂、小黄龙云彪、鲁清。大家分派已定，从此起身。鲁清说：“世凯你先回去，把我们爷三个的马匹送到何家口去。”又叫：“徐立，你在家待候老娘，千万不要远去啦。忠臣孝子，人人可敬。”徐立说：“是。”徐母少时出来向大家致谢，众人还礼，便由此动身。

按下徐立丁世凯不提，且说众位英雄保护着贼铠，行在一片树林子前边，忽然听见树林子里一棒锣响。鲁清忙命“大家站住，预备好了。咱们大家千万别着急，他们既然有兵，就得有头儿，等他出来再说。”说完大家向前一看：就见那些兵卒全是月白布的裤褂，花布手巾勒头，青纱包扎腰，洒鞋蓝袜子，花布的裹腿，每人手中抱着一口砍刀，当时就把道路给横啦。又由林中出来二人，头一个身高九尺，胸前厚，膀背宽，穿青挂皂，面如黑锅底，手中拿着一条泥金浑铁棍。那第二个，身高八尺，日字体五短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姜黄，额头端正，粗眉阔目，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卷，身穿蓝布袄

，青布底衣。来到路中，一声高喊：“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金银也要钱。东西物件全留下，闪出道路放回还。牙嘴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染黄泉！”石禄一抬手，车就站住啦。回头说：“荣儿，认得他们不认得？”刘荣说：“不认得。你过去可要活的，千万别弄死啦，也别叫他们流水。”书中暗表：原来刘荣认识他二人。此二人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所以叫石禄过去管教管教他二人，也就完啦。石禄拉出双铲，毛腰来到当场，分军刃问道：“小辈你们是莲花吗？”那使棍的说：“来者你是石禄吗？”石禄说：“不错呀小子！你怎么认识我呀？”那人说：“你那车上是差事吗？”石禄说：“不错，是差事。”那使棍的说：“石禄，你快将人车一齐留下，放你过去。如若不然，你可知道金棍的利害？”石禄说：“那太岁是我擒住的，你想甚么要哇？报通尔的名姓。”那人说：“姓董名相，人称金棍将。再问就是你家三太岁。”说着举棍就打，石禄忙往旁一闪。他又横棍一扫，石禄用双铲向他就劈。董相横棍一架，“咯愣”一响，石禄的右铲就将棍给咬住啦。左手铲往外一扫，说声“撒手！”董相双手拉棍，抹头要跑。石禄抬腿就将他踢倒了，举双铲过去要捆他。那个使鞭的上前就是一下子，听见后面带着风声到了，忙低头上前一步，一转身抬胳膊夹住他的鞭。飞起一腿，向那人踢来。那人往起一纵身，右禄收腿一站，容他双脚及地，翻身一百灵腿，竟将那人踢倒。石禄过去要抄他腿，后面的棍到，石禄忙往旁一闪，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往左右一分，棍也撒了手啦。石禄正要再打他们，刘荣就走过来啦。那二人一见连忙跪倒行礼，说：“刘大哥一向可好？小弟董相刘贵，给哥哥行礼。”刘荣说：“你们二人要反是怎么着？竟敢前来截差事。”刘贵说：“您不知道，只因我二人在夜间正在用功夫，有我给大哥的两个家人，前去报告。说石禄在我徐大哥家中拿普莲。那贼逃啦，他把徐立的胳膊撅折，要顶替普莲。因此我们前来截道。”刘荣说：“好浑的人啦，你们来看看。”便让二人过来一看车上，原来是普莲。刘荣说：“你们看见两个家人没有？”二人说：“没看见，我们出来他们已然走啦。”刘荣说：“可惜你二人没把两个家人拿住。你若是拿住，一定高官得做。那二人非是别人，乃是漏网的二寇。一个叫黄云峰，一个叫黄段峰。你们真是昏天地黑，也不打听明白了，就来截差事。胆子真是不小哇！这个罪跟普莲差不多。”二人连连说：“是。”

原来云峰段峰二贼逃出徐家寨的时候，路过刘家寨。云峰说：“咱们何不鼓动两个浑小子。”段峰说：“好。”当时二人来到刘贵的门前，拍拍一打门。里面仆人问：“外边甚么人？”云峰说：“我们是中三亩园，徐宅家人。”仆人问：“有甚么事吗？”云峰说：“只因石禄来到我们宅中来拿普莲，三人逃走。他拿我家主人，回头交差，把我主人捆在车辆之上啦。请二位员外，快去给

搭救我家主人去吧。”说完他两个人，从此回了西川，勾兵报仇。后文书再表。

如今且说，这个仆人听见了此话，急忙到了后院，见了单鞭刘贵、金棍董相，一说此话，他二人一闻此言，心中大怒。连忙传命鸣锣招集了庄兵，当时挑出二百名来，各人拿好了军刃，这才一齐来到中三亩园西边树林，暗中来等石禄，为是好救他拜兄徐立。天到巳时，他们来到，不想吃了石禄一个大亏。鲁清上前解围，问道：“你二人在家作甚么啦？”刘贵说：“我二人已然退归林下啦，现在家治土务农。”鲁清说：“莫若你二人趁此机会，快回去把家中安置齐备，跟随我等，保护差事。还可将功赎罪，如何？”二人连连点头答应。鲁清道：“八王爷要此差事太急，不容功夫。我们必须赶快的往京都去赶。咱们就那么办吧。”说完弟兄分手。那刘贵董相两个人，回到家中，安置已毕。各带军刃，骑马追到何家口，与大家会到一处。来到吉祥店门前，叫开店门。开了门，命人将大簸箩搭进店里，放到东屋。命人将小米熬成粥，放到罐里。又命车夫惊醒一点，得功夫给要犯灌一点粥，他拉撒全不用管，车夫答应。他们大家才来到上房，又命李翠、云龙，去到涟水县呈递公事。叫他们上济南府走公事，要来黄亭子一个，官兵五百人。“你随他们一齐入都，交铠交差事去，我们大家就在此听喜信了。”李翠、云龙一听此言，不由大惊，便设法请他众人同去。不知如何劝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护贼铠众英雄入都 献奇能贤王府试艺

话说李翠、云龙二人。一听大家要不管往京中送，不由着急。连忙说道：“此事我二人可不成，务请您诸位也一同的随了去才好。就凭五百官兵，连我二人，出去过不了济南地界，就得损兵折将，丢铠，失差事。没有别的说的，您诸位得送人送到家，救人救到了。再者说那八主贤王，最好惜练武的。诸位到了王府，一定受优待。不用说有做官的希望，就说王爷各有赏赐吧，拿到家中，也可以夸耀亲友呢。还有一节，诸位到都京，见了我师哥李明，借诸位脸上，转求王爷，放出我二人的满门家眷。”鲁清说：“你们去，我可不去。李翠、云龙，你二人可把话听明白了，并不是我不愿意去，因为我与他素日不投缘。”李翠道：“鲁大哥，您可千万别那样的想。我在动身之时，我师哥还嘱咐过我，叫我见着您求您多加关照呢。如此看来，哪还有怀恨之意呢？”鲁清说：“好。那咱们诸位，都是谁去？”他这么一问，这个也说去，那个也说去。其中就有一个人，一声不言语。杜林一看，就是何玉一声不言语。遂问道：“你怎么不去呢？”何玉说：“杜林你有所不知，皆因中三亩园拿普莲，逃走了二寇。你准知道二寇在那里窝藏吗？倘若他看见咱们大家贼铠入了都啦，何家口无有能人啦，那时他们到了何家口，不用说治死我一个人，要再连累

上一个人，那时我就栽不起。”杜林一听，遂说：“那么您就不用去啦。”众人都要去。何斌看他爹爹不去，便说道：“爹爹，孩儿打算趁此次众位全入都的机会，我要到京都。头一样，可以看看景致；第二样呢，我可以到兴顺镖行里，面见我那十位老伯，前去问好。”何玉伸手拉了何斌的手腕，说道：“儿呀，众人全都入都交差。我见你不应当前去，只因逃走二寇，倘若他们去而复返，那时我一人，人单力孤，怎能抵挡？我出世以来与莲花门就为仇作对，再说自从你出世，那莲花门的人，在咱们爷两个刀下，跑了活命的，没有几人。”鲁清说：“大哥呀，我说一句备而不用我的话吧，倘若哥哥您有个一差二错的话，那时兄弟我聘请山东省的水旱两路英雄，一定给您报仇，将二寇与普铎的人头人心取出，祭奠於您。”何玉说：“好吧。”说着叫过何斌、谢斌、谢春等小弟兄五个人来，嘱咐道：“你们入都交宝铠。你李叔父要带着你们到银安殿，参见王驾千岁，你们可要多多的小心才好。叫抬头再抬头，千万别犯了规矩，那里是有尺寸的地方。再说鲁贤弟，你们也要多嘱咐那石禄。他又傻又怔，在那里，能要有个犯了忌讳，那时岂不是个麻烦。”鲁清说：“那是一定。当然王爷不能撵他。王爷要不撵他，他管王爷叫小子，那时你们大家可留神。王爷一听，就许把你们大家押了起来。”鲁清说：“何大哥，一来看那石锦龙，在江湖绿林所作所为，二来看他们石家的阴功德行，再者就是我们大家当时的运气啦。该有作官的德行呢，我们大家就可以在王府一切平安，不出什么舛错。”鲁清说完了，回头要让李明往上回禀。鲁清说：“你自管放心，我是见景生情，瞧事作事。”何玉说：“鲁兄弟，你们大家入都交宝铠，我一人在家，真透着孤单。大家都入都交宝铠，何斌你可千万的想着，到京都先到镖局子，见了你那十位老伯。尤其见了王爷，王爷怎样留大家，你们也别多住，快回来为要。二寇赶奔西川，约来普铎群贼，他将群贼带入何家口，我一人怎能抵住，尤其你们在京住的日久，我一人在家，倘若我要死在群贼之手，恐怕你娘亲与你妹妹，死在群贼之手。老父放心不下。”鲁清说：“何大哥，您自管放心，别错过机会。家中无舛错，作为罢论。如有舛错，兄弟神前结拜，我鲁清尽了交友之道。遍请山东全省五路保镖，水旱达官，杀奔西川银花沟，擒来云峰段峰二寇。割头剜心给兄长祭奠。咱们大家到了京都，不用说作官，就是从王府得来点赏赐，咱们大家脸上也有光呀。”李翠与云龙这才忙问：“都是谁去？将大家名记下来，这是请来得宝铠之人。”何玉、何凯、丁银龙、李文生、林贵、林茂、黄龙、云彪、董相、宋锦、赵庭、杜锦、杜林、石禄、刘荣、徐立、丁世凯、鲁清，大家通通写齐。然后众人辞别何玉出店，围着差车乘跨坐骑。大家人等从何家口起身，赶奔京都。一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非止一日。一路无书。

这一天来到都京东门外。李翠说：“大家下马吧。”李翠、云龙在头前引路，进了东门，往南一拐，奔麒麟大街。众人来到十字街，车马通盘站住。李翠说：“鲁爷，您赶快把宝铠拿下来。”鲁清来到近前说：“石爷，把宝铠拿下来。”交与李翠，李翠说：“你们大家在此等候，我进王府。王爷要看盗宝之贼，再将普莲解至王府，王爷要是不看呢，将差事解往大理司。”李翠一抱拳，大家在此等候。当下李翠捧宝铠来到十字街路西八宝巷，一过王府东夹道，到王府以前，让听差人往里回禀，并说已将盗宝之贼拿回都京，宝铠请入王府。当差之人往里回禀，来到内回事处，回禀李明，李明转身形往外走。李翠来到面前，双膝跪倒，口尊：“大仁兄，我二人连贼带宝一律找回。您给往里回禀千岁。”李明将宝铠接过来，回身往里便走。李明回禀王爷，王爷披挂整齐，衣帽齐楚，升坐银安殿。四十八名太监，站立两旁。李明来到虎头桌案以前，双膝跪倒，将宝铠放在桌案之上。李明说：“李翠、云龙领了王爷谕，寻找盗宝之寇，连贼带宝一律找回。”王爷闻听，转到面前，便撩衣跪倒，三拜九叩，拜见祖父宝铠。国礼已毕，将宝铠交与李明。王爷说：“李明，你将宝铠包裹打开。目睹眼见，确是祖父宝铠一件，将包袱包齐。”叫李明请入万佛殿。李明送宝回头，桌案以前旁边一站。王爷谕下“唤李翠、云龙上殿，本爵追回他人情形，本爵要问他二人从哪里将盗宝之寇捉来。”李明遵王谕，往外来到了内回事处。李明见李翠，李明说：“王爷的谕下，命你二人上殿。到了银安殿前，可要实话实说。”将头巾百宝囊军刃放下，大氅扭扣通盘扣上，随李明往里。李明带李翠来到了银安殿品级石前，李明靴尖一点地，李翠双膝跪倒，口尊：“王家千岁，现有奴才李翠，领爷的谕，寻找贼铠。将祖父的宝铠请回，盗宝之贼业已捉来。十字街候等您的谕下，您可以看看盗宝之寇。”王爷说：“李翠你在那里将盗宝之寇拿住？”李翠回禀：“在山东济南府涟水县。该管地面，有一座山寨，叫屯龙口打虎滩。山上有转动轮弦，武勇绝伦。处处有消息，各处有埋伏，此山寨坚固特甚，严密出奇。将山寨攻开，将贼人拿获，宝铠请来。”王爷说：“你二人攻山灭寇，将宝铠请来吗？”李翠回禀说：“我二人艺业浅薄，难以攻开。皆因有五路达官，行侠作义的宾朋，老少朋友协力相帮，助力我二人，看在王爷千岁面上，将山寨扫灭，处治土豪恶霸，清理地面。”王爷说：“他们都来了吗？”李翠说：“他们保护宝铠护底此贼，恐怕一路之上，逢山有寇，遇岭藏贼，将贼宝失去。恐怕有贼再将宝铠盗去，大家保护此宝，送入京都。云龙便随大家，在十字街前等候您老人家谕下分派。”王爷说：“李翠领本爵之谕，将盗宝之贼送入大理司，按着国家法律治办；将老少达官，通盘带来。本爵不能亏负他人。”李翠说：“遵谕。”这才来到外面，够奔十字街。见了大家一说，便一同的将普莲送到大理司。来到

门前，点明交与那里班头。当下有那里的当差之人，将簸萝搭了下来，抬到班房，收在狱中，按下不表。

且说李翠将这里事情办完，便将老少群雄带到王府。令当差之人将马匹接了过去，涮饮喂遛。李翠便叫人到内回禀。差人说：“是啦吧。”立刻到了里面一回禀，李明说声“有请。”连忙转身形往外，此时外边众人，也往里边瞧。看李明身高八尺开外，胸间厚膀背宽，面如姜黄，宝剑眉斜插入鬓，两眸子灼灼放光，额头端正。四字口，大耳相衬，头戴一项卧龙冠，身穿一件绿缎色立蟒，腰横玉带，绛紫色官衣，粉底官靴。石禄问了银龙道：“老伯这个是谁？”银龙道：“这个是李明，是你李叔父。”石禄说：“他是李明啊。”说完他就站住了。李翠云龙赶紧上前给介绍道：“列位呀，这位便是管家大人。

”老少群雄一闻此言，忙上前大礼参见。口中说道：“管家大人在上，草民等拜见。”李明连忙用手相搀说道：“列位请起，这全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快随咱家来。”说着话众人一同往里走，此时石禄叫道：“李明啊。”那李明一闻此言，回头一看，心中不愿意。府中除去王爷外，无论是谁也得称我为管家大人，今天何人大胆，敢叫我的名字？好大的口气呀！连忙问道：“甚么人叫我的名字？”丁银龙道：“贤弟不要怪罪於他，此子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之次子，名唤石禄，乳名玉蓝。天生的浑拙猛怪，说话总是这样。”李明一闻此言，哈哈大笑。说道：“原来是我石二侄儿，那可不是外人。来吧，随我来呀！”当时大家一齐来到外回事处，认识的见礼，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见。李明说：“丁大哥，您可第一要嘱咐好了玉蓝，防备他冲撞了王驾千岁。那时连我李明全担架不起。”银龙说：“是啦。”李明这才进到里面，一面禀王爷。说道：“奴才已将那老少达官领到外回事处，敬候您的谕下。”王爷说：“好！你快去将他们全带了进去，待我看一看他们。”李明说声：“遵谕。”这才来到外边将众人带到银安殿，来参见王爷。走到半道上，银龙问道：“李贤弟，少时见王爷，有甚么规矩礼貌，可以先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全是乔木之人，不知道王礼。”李明说：“是啦。你们大家不是已然军刃、百宝囊，早解下去啦吗？还得将帽子摘下，再把大氅的纽扣满全扣好。您多嘱咐石禄千万可别叫他说错了话，那时连我也担不了。”银龙说：“好啦，待我告诉他。”这才说：“石禄哇，少时咱们就见老王爷。”石禄说：“是老王八。”他这一句话，吓了家人一怔。杜林道：“石二哥，你要这样一说话，那老王爷当时就派去兵将，围上石家镇，进去竟找老太太。”石禄道：“找老太太做甚么呀？”杜林说：“问那个是石禄的老娘，拿来好一同问罪。”石禄一听就急啦，说道：“小棒捶，我先把您摔死吧！你别出主意啦。”银龙说：“石禄，我教你给一句话，见了王爷就说：“王爷在上，草民叩头。”这八个字总可行了，能记

住不能？”石禄照样念了一遍说道：“我记住了。”李明说道：“还得杜大哥在前头吧，按着年岁咱们排一排。”当时前头是杜锦、丁银龙、何凯、刘荣、李文生，他们年岁长在前；其次是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杜林、鲁清、云彪、小黄龙、杜贵、杜茂、董相、刘贵；末后是石禄。大家排好了，这才随着李明往里面走来。

到了银安殿品级台前，李明令众人叩见。众人跪下，丁银龙说道：“老王爷在上，草民丁银龙等与王爷叩头。”王爷一闻此言，抬头一看，见他们众人跪了一片。真是老少俊丑、高矮胖瘦全有。遂说：“你等大家抬起头来。”丁银龙道：“请示王驾千岁，我等大家有貌陋之人，或有言语不周之处，那时若是冲了王爷，草民等担架不起。”王爷说：“不要紧，你等尽管回话。有甚么不是，本爵是一概不怪罪你们。”丁银龙一闻此言，连忙叩头谢恩。大家一齐正起面来，王爷又问李翠云龙道：“你二人以及各达官，将盗宝之寇拿住，得回宝铠。是不是他们大家相助於你，得下宝铠与贼人？”李翠、云龙二人响头碰地，说道：“不错，正是他们众人相助於我，才将宝铠请回，把贼拿来。”王爷说：“那么你先将他们花名呈了上来，本爵一观。”李翠说：“是，不过内中有未来的，请王爷原谅。”王爷说：“不要紧，少时本爵按着名册子叫，来的主儿答言，没来的呢，当然就不便言语了。”李明这才传王爷的谕旨，说：“众位达官，王爷宽待大家。”众人谢恩，呈上花名册。王爷头一个叫“何玉。”丁银龙道：“回禀王爷，那何玉因为攻取山寨受了伤，因此不能前来。”王爷说：“李明领我之谕，赏何玉二百纹银。”众人一听，连忙替他谢赏。王爷往下又叫“何凯、丁银龙”，二人答应。又叫到徐立那里，丁银龙说：“回禀王爷，那徐立因为攻打山寨，身受了几处刀伤。他家又有老母，卧病在家，因此他也没来。恳请王爷开恩。”王爷说：“好，也赏他二百两银子。”王爷又接着往下叫，一直叫到了石禄，下面没人答言。王爷忙问：“此人来了没有？”丁银龙忙说道：“回禀王爷，那石禄是个浑人，浑拙猛怔，恐怕言语不周，冒犯王爷的虎驾。”王爷说：“那么他来了没有呢？”李明在旁回道：“来了，现在在外面。”王爷说：“好，叫他进来。本爵倒要看一看他。”李明说声“遵谕”，当时出来一看，原来石禄正在外面的门前头站着。竟看王爷的宅子，他在那里正指手画脚的说啦。他说：“少时王爷见喜，将这片房子赏给我，我把他弄了回去。叫咱们老娘，也住一住王府。这够多好哇。”李明见他这样，又是气又是乐，听他如此，心中未免又笑啦。当下石禄问道：“李明啊，干甚么来啦小子？”李明说：“你叫我李明，我还不乐意。如今倒好，你又挂上一个小子啦。当初你父搭救过我满门，如今我只可看在你父的面上，一切不能跟你一般见识。而今老王爷，宣你上殿。你到了那里，看见我靴子尖一

点地，千万的就跪下磕头。”石禄答应。李明说：“你随我来吧。”

当时将他领到银安殿前，李明靴子尖一点的，石禄一见，连忙跪下就磕头。口中说：“王爷在上，王爷的石禄给您磕头。”老王爷一见，心中暗喜。看此猛英雄，如同半截黑塔相仿。不由暗暗想道：看他这个像貌，我们爷两个还真有缘。他如果有造化，设有甚么缺，我一定保他。王爷说：“下面跪的是石禄？”石禄说：“正是王爷的石禄。”王爷说：“是谁将我的宝铠请回？”石禄说：“老王爷，石禄拿回来的宝铠。”王爷说：“那么是谁把盗宝之寇拿住的？”石禄说：“也是我把他拿住，我把他的胳膊腿全给撅折了。”说完他猛然站了起来，王爷不知怎么回事，就听他说：“老王爷您给个座吧。”王爷说：“好，那么李明啊，你快去给他搬个座来。容等武职官班中，有缺出，一定保举你当官。”当时石禄就坐在下垂首坐着。坐着好好的，忽然他又跪下了。说：“王爷的石禄给王爷叩头。”王爷说：“你为何又与本爵叩头哪？”石禄说：“不是先给老王爷谢座之恩吗？”说完他又坐在椅子上了，便问道：“王爷，那个莲那里的窗户上，有拉子大清他们全怕，石禄不怕。后来我给他们全拆啦，谁知那里有个坑儿，那里面全是埋伏。”王爷一听这套贫口，令人糊涂死，听不懂他话。遂问道：“他说的话，你可曾听明白了？”李明说：“我不知晓。”王爷忙往下问：“那一位叫大清？”当是鲁清上前回禀，说：“草民名叫鲁清，是他管我叫大清。”王爷说：“呕，那么你知道他的言语吗？”鲁清说：“能知道他说的话。”王爷说：“那么他刚才说的是甚么呀？”鲁清道：“他说的是普莲山上的走线轮弦。若不是有石禄，我们还不易拿他呢。那石禄是整身童男。”王爷说：“你们大家免礼平身，排班站立两旁。”丁银龙说：“请求王爷，此时有您海量，我等谢恩啦。”那石禄在高座上一坐，笑道：“得啦，大小我有个坐位，却省得站着。你们大家全站着，王府旁边的人，也都站着。我跟王爷坐着。”

王爷说：“李明，这些老少达官，都有技艺吗？”李明忙回道：“他们大家全会点乡间的粗拳。”王爷说：“既然如此，那么叫他等在我面前跟左右人等，擦拳比武。待我观看。”李明说：“他们老少的达官，腰腿灵活，身体灵便。本府的健将，他们的腰腿迟慢，手脚不快。要跟他们擦拳比武，恐有一差二错，大家耽驾不起。”王爷说：“本爵不怪罪於他。”李明这才说：“老少的侠义，现下有王爷的谕下。一对一个与本府的健将擦拳比武，好与他老人家解闷。”丁银龙一闻此言，来到切近双膝跪倒，“请示王驾千岁，我们大家一对一个在银安殿前擦拳比武，与你老人家分忧解闷。”王爷说：“王明，你告诉他们，可以马上练来。”何斌一闻此言，忙上前跪倒，向上磕头道：“草民不敢与健将大人比武。因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倘若出了一招！”王爷说

：“不要紧全有我啦，这叫试拳比武。”旁边杜林急了说：“何斌大哥，您在山东都是成了名的人，别管在哪里，您总也算是练武之人。自古道：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帝王家不用，货卖于施家；施家再不用，这才在外面，杀贼人灭恶霸，除暴安良。敬的是清官，搭救的是义夫烈妇、孝子忠良，偷富济贫，不留名姓，这是行侠作义。千万别艺高人胆大。为人不可以貌相。何仁兄，不劳兄长嘱咐。您且看我杜林的吧。”

杜林来到当场，王爷说：“你们两下比试，只可点到而已，谁也不可伤人性命。”少时王府的健将也出来一人，杜林抬头一看，见来的这人身高九尺，胸前厚，膀背宽，汉壮魁梧，面色发青，扫帚眉，大环眼，鼻直口方大耳垂轮，头戴一顶卧龙冠，身穿一件绿缎色立蟒，腰横玉带，青中衣粉底官靴。这位健将，说话太语辣了，他说：“就像你这么一个小毛孩子，也敢在王爷台前说出比武来？”杜林道：“您且不用夸言，咱们看看谁成谁不成。”健将说：“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领。就是你们这一群小孤孩子，还有多大的能为吗？”杜林道：“咳，那可不一定，健将大人，你能不能报您的姓名？”健将说：“我姓曹名横，外号人称神拳太保。”说着话右拳打来。杜林忙往下一坐腰，来个铁板桥，往旁一闪身说道：“大人且慢，你打了我三拳，我可没还招。我有话说，这头一招，我是看在王驾千岁面上；这二一招，我是看在李翠云龙面上；这第三招，是你也在武圣人门前磕头。再动手你可要小心了哇。”那曹横那听那一套，往前一上步，双掌打来。杜林闪身躲开。曹横使了一个撮脚，奔杜林裆中踢来。杜林冷笑道：“大人您这一手，我就叫您输招。”那曹横道：“量你一个小孩子又有几何勇战。”杜林一听，心中暗想：这个地方，可是卖艺的地方，自己不可让步。想到此处，遂施展出来小巧之能，躲过此招，二人又打在了一处。杜林是得着空子，就拧一把，或是捏一把，打一掌的，倒好像老叟戏玩童一样。杜林笑道：“健将大人，以您这身量体格说吧，压也把我压死。不过是打不着我，也是空长那么大个，无有用处。”曹横说：“谁不叫你长大个呢？”杜林道：“长那么大做甚么呀？也是多费几尺布，空大没用处。”曹横一听，心中大怒，抡拳打的更急啦。杜林道：“大人，我看你脖子上那个包儿，长得不是地方，我给你打回吧。”这一回见他双拳使了个泰山压顶，打了下来，急忙往里一攥，头顶在小肚子之上，双手一推他两个磕膝，往后一扬儿。这下子曹横可乐大发了，双脚朝天，面朝下躺在地上，鼻子嘴全磕破啦。杜林连忙上前跪倒，口尊：“王驾千岁，您要多多的体谅草民，一时失手，请您开恩。”老王爷哈哈大笑，连说：“好好，你在疆场上动手，理当如此。孤家不怪罪就是。”

王爷又说：“那个再来比试？”当时何斌上前说道：“王爷在上，草民叫何斌

。要在您驾前与健将大人走几招，不过是恐怕民子有那失手之处，打了健将大人，那时担架不起。”王爷说：“不要紧，你尽管练武来，我不怪罪就是。”

”何斌谢恩，下到殿来。又由那下首，下来一个健将，看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如郎星，头戴一项卧龙冠，身穿一件绿缎色立蟒，腰横玉带，蓝纺丝的中衣，粉底官靴。何斌问道：“大人您贵姓高名？”那人说：“我姓钱名和，大家赠一美名，叫花拳太保。何义士您可多多的留神，我递招可慢，求你多让几拳，我就感念非浅了。我是那健将首领李翠、云龙二位的亲传。”说完之后，将袍子脱下，收拾俐落。那旁何斌心中暗想：人家已然对我说了客气话，那就不用对人家使黑手了，待我看他递的招如何。钱和上前进招，说了声：“何义士请。”双拳往下打来，何斌往下一坐腰；钱和又使了一个劈手掌，何斌急忙往后一退；他又施了凤凰单展翅，反过撩阴掌，何斌往前一进步，这个掌就打空啦。往里一裹腕子，打了个撮掌奔他右肋打来。钱和一见，用右手一挂他。何斌抽回来，双掌猛然打来。钱和使了个野马分鬃，往外一分他。何斌撤回双掌，就势就使了一个串心掌，打了进来。钱和急忙往左边一转身，右手往上一撩，这名叫：“大金丝”。何斌这掌往上借劲使劲一走，一领他的眼神，左手进来，奔钱和的右边气眼一撮。钱和回身闪开，两个人就在大殿之前，打了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王爷看的眼花潦乱。石禄在旁说道：“这个小何，还不如小棒捶呢，打上没完啦。”说着双手往胸前一拍“吧”的一声。当时王爷用眼一看他，可没言语。此时何斌与钱和二人，在当场打了个平手。钱和使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绕步斜身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踢抱马桩。喜鹊登枝沿边走，金鸡独立站中央。霸王举出千斤势，童子拜佛一柱香。何斌不慌不忙，一一闪过。寻个破破，使一个撮脚，可没奔裆去，左脚尖往里一点地，那钱和躲避不及。左腿洼子被他钩住，往上一撩儿，来了个斜身倒手按地，臊得钱和面红过耳。

王爷看着何斌心中喜爱，那何斌来到桌案前，他往前边走，那石禄就站起来啦，说：“小何你多麻烦呀，你竟敢欺负老王爷的健将。”说着往前一欺身，右掌奔他面门。何斌一见，心中暗想：我石大哥可是个浑小子。他掌法一到，我得额外留神。当时往下一矮腰。石禄看见他躲过了左掌，那右掌就跟上来啦。何斌一看，又往上一矮身。石禄往上一入步，说：“小子你别起来啦！”当时就把他按倒在银安殿上。王爷一见，忙说道：“本爵说石禄，你要轻手。”石禄一听，这才转身跪在桌案之前：“老王爷的石禄在。王爷呀，小何比我艺业浅薄，可是比您的左右健将大人，胜强多了。王爷的石禄能为可大多啦，我要跟您的健将比试比试玩。老王爷的石禄，要与王爷解解闷。”王爷说：“石禄，你有技艺在身？”石禄说：“老王爷的石禄技艺大啦。”王爷说：“石禄

，你与健将插拳比武，与本爵解解闷。”石禄说：“您给几个健将。”王爷说：“你要几个呀？”石禄伸双掌，反覆四次，说道：“我要这么这么些个。”老王爷不明白他这里数儿，说道：“石禄下殿去等着，待本爵赏你健将。”石禄一闻此言，纵身就出了殿。当时有何凯、李文生、丁银龙、刘荣、鲁清等，大家全都跪下啦。异口同音的说道：“请王驾千岁，不用石禄与健将大人比武。您别看我等与他们比武，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可不成。那石禄要跟他们比武，他掌中有千斤毅力，倘若有个失手，那健将就有性命之忧。”丁银龙说：“他的武艺，是我大弟的亲传。”王爷说：“你的大弟是何人？”丁银龙说：“乃是石锦龙的亲传。”王爷一听，心中喜悦。平常听李翠、云龙说过，知道他是侠客义士之子，能为武艺决对错不了。遂说道：“老少义士，一齐请起讲话。”众人谢过王驾千岁，一齐站起。王爷说：“鲁清你可知道石禄的言语？”鲁清说：“草民略知一二。”王爷说：“他跟本爵要几名健将？”鲁清说：“他跟您虎驾以前，讨四名健将。”王爷说：“好，本爵就赏他四名健将。”鲁清说：“左右的健将大人，与他比武千万得多留神。”说完到了下边说：“石禄，你在银安殿上与健将比武，可手下留情。就依照黄松林，初会五龙一个样，千万别把他们打睡了，千万别把他们打冒了水。”石禄说：“就照着哄五个泥鳅玩似的。”鲁清说：“对啦！”石禄说：“那么把他们打倒了，出气行不行呀？”鲁清说：“可别出大发了。”石禄说：“那么叫他们压擦成不成呢？”鲁清说：“那倒成。”石禄又问道：“老王爷给几个健将？”鲁清说：“老王爷赏你四个。”石禄说：“就赏四个呀，我要那些才给四个。”鲁清说：“你不会先把这四个弄倒了，再跟王爷要吗？”石禄说：“对。”说着话甩了大衣，用鹿筋绳一勒腰。鲁清来到王爷面前说道：“王爷，请您赏他健将吧。”王爷问道：“鲁清，他有那个技术吗？”鲁清说：“回禀王爷，四个健将不准将您喜爱的石禄打的倒。”王爷这才说：“左右健将听真，你们下去与他比试，务必胜了，我要赏官加封。”左右的健将当时谢王爷。两面出来四个人，将冠摘下，脱了袍，收拾紧衬俐落。有一个人说道：“咱们今天可以搭蜘蛛网。”这句话是跟李翠、云龙学的。在他们众人没来的时候，都以为各人的能为大，今天一见全都倒吸一口凉气。如今有四个胆大的人出来，到了当院，是四面，每面一个。石禄跳入当场，喝了一声：“小子，你们快动手呀！”前面之人飞身上前抬脚向石禄膝盖踢去。石禄大手一伸，一把拉住了他的脚踝，往怀中一带，前边这个健将就来了个翻身倒，摔倒在地。后面这个劈掌打来，石禄反臂又得住他的手腕，往前一拉，后头这个也趴下啦。石禄说：“小子你别起来，压擦擦吧。”当时拉过去，压在前头那个人的身上。左边这个往上一拥双掌打来，石禄往左一转，左手伸开，使了个切掌，奔他耳

门子。那健将听见带风到啦，急忙一闪身。石禄使了个外百灵腿，就将他抽倒在地。东边那个拳到，石禄使了一个顺手牵羊，也趴下啦。老王爷看着他这四手功夫，全是单摆浮搁着真叫快。那石禄单腿打阡，说道：“回禀老王爷，您这些个健将，全不给他们饭吃吧。怎么没有劲呀？王爷您还得再赏四个吧。”

”王爷说：“左右的健将听真，你们每面下去四个人，要将石禄绳敷二臂，我重重的有赏。”当时一面下去四个人，全都收拾俐落。八个健将，当时将石禄围上啦。石禄说：“老王爷，您不是愿意看他们压落落吗，少时我全叫他们压到一处。”说着话，两下里就交起手来啦。他是见招使招，见势用势。他战四名健将的时候，还有时让招，如今与八个健将交手，可就不容了。见一招就还一招，这一来他们八个人，就如同搬不倒一个样。这个倒啦，那个起来；那个将起来，这个又倒啦。老王爷站了起来，手扶虎头桌案，往下观瞧。看了半天，心中暗想：当年彭化龙，在我这里献艺。本爵赐他四名健将，那彭化龙都没把他们弄爬下。如今石禄把八个人打了个落花流水。此时石禄见王爷看他，他就不动手了。遂大声说道：“老王爷，您再赏八个人吧。”王爷一听，把脸往下一沉。说：“好一个胆大的石禄！你敢小瞧我的健将。现在东花厅有外国进贡来的一匹宝马，性情最烈，无人能备。今命你去备来。将马备上，就将那马赠与你。如备不上，我必要重办你这王八日的。”李明这么一听，吓得颜色更变，浑身立抖。鲁清在旁一看，见李明变颜变色的，知道要糟。那李明无法，只可说声“遵谕”。当时带着石禄要走。王爷说：“你们老少的侠义听真，少时石禄前去备马，那马的性情过劣，你们大家可以给他出个主意。命他将马备上，才好。”众人异口同音，说“谨遵王谕。”

大家这才离了银安殿。由李明带道，直向东跨院大花园子而来。众人到了东花园一看，那里有东房三间、南房五间、北房五间，全有廊子。北房窗户门，满是铁的。窗户是铁的，门前立了一根大铁棍，横锁在那里。鲁清问道：“此马可在里拴着吗？”李明说：“谁敢拴它呀。自从那马来到府中，是甚么样的好马贩子，全都备不上此马。还不用说别人啦，每月由王府拿月钱的就有十几个人，他们全都不敢上前。也有叫马给踢坏了的，也有被马给挤坏了的。他们很多的人，全都被了马的累。”鲁清他们一听，众人这才来到北房西间窗下。往里一看，就见那里窗户，是锁着啦。他们一推没推动，连忙摘下钥匙，开了锁。然后往里一推，才看见屋中，原来是五间一通连，地上马粪约有二尺深厚啦。屋中地上站着一匹高大的黑马，头至尾有一丈二，蹄至脊八尺，高七寸，小蹄碗，螳螂脖，龟屁股蛋，锥子把的耳朵，脑门子上有一撮门鬃。此马是鬃尾乱乍，周身黑毛缎子相仿。李明听人言，它是北口进来的宝马良驹，名叫踏雪一丈黑，又名卷毛狮子黑豸马。鲁清一看此马，来历不小，一定是匹宝马龙驹

，烈性太大。遂对石禄说道：“石爷，这匹马比你那匹粉锭银鬃好的多。”石禄连忙上前瞧着。

有人传话，说是老王爷有谕，要亲身来瞧石禄备马。当下有人从东屋搭出一张金交椅来，安置好了。众人一齐来到银安殿，来请王爷，至东花厅观看。王爷这才转过桌案，随他们到了东花厅，落了座。四十八名健将分班站立。老少的达官，站在健将的身后。李明叫当差之人，将门开了，挪开立门铁棍。李明说：“石禄你可多要小心了，王爷亲自观看。此马龙性太大。”石禄说：“是啦吧。”说着来到门前，用力一推，没推动。他便搂住了料吊儿，双膀一较力的功夫，往里一推，这才将门推开。他便来到屋中，说：“老黑呀，王爷叫我拴你来啦。”那马见他进来。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是灰灰乱叫，瞪着马目往对过来看，它心中所思，知道进来进个大个儿，准是要拴自己。那马焉得能够啊。那石禄伸手一领他们鬃，那马抬起前蹄，向石禄撮来。石禄忙往旁一闪，抡右拳遂打马左肋一下子。那马又是一叫，马心说：好黑大个，你敢打我！站起来刨石禄。石禄抡拳来砸这马，马一蹿就躲过去了。当时他在屋中，就跟马交起手来。此时老王爷在院中，听见屋中“噗咚噗咚”的山响，自己心中喜爱石禄，因此怕他被马碰了，有些不便。这才传话，叫李明告诉了石禄，说我有话，命他休息去吧。能备的上，就备。若是备不了，可也别备啦。外面官马圈中，有许多的宝马啦，任他自己去挑选。李明答言，来告诉石禄。石禄说：“好吧。我今天非备这匹马不可。”王爷说：“好哇！既然他要一死的备，叫他备罢。若备不好，我可要重办於他。”石禄一听，说：“大老黑，你可曾听见，快叫我擒住罢，少时王爷要怪罪啦。”那马累得浑身是汗。石禄也是浑身见了汗啦。那马累乏了，撒了一泡尿。石禄一看，心中暗想：得啦，小子！你这可泄劲啦。待我骑上马。说着飞身纵起，便骑在马的身上。“你敢撞我，我可要啦你小子。”正说着那马真又撞来了，一下子把耳朵撞到石禄口中，被他咬下二寸多长来。那马疼的灰灰乱叫。石禄说：“小子！你不用叫唤！”遂施展鹰爪力重手法，才降住了此马。他一想：这个马耳朵缺少一块，少时王爷要问这个耳朵呢？一定怪罪我。想到此处，连忙毛腰拾起来，放到口中嚼了，咽入肚中。

将马牵出，右手挡住马的耳朵，开了门。牵出来说道：“王爷的石禄把马已然备了出来。”王爷说：“好！你将手挪开”。石禄无法，将手挪开了。王爷一看，忙问李明道：“他们进此马，是缺耳朵吗？”李明举目一看，说道：“王爷不是人家进来是缺耳朵。那是被石禄给咬掉了一个。您看他嘴角上还有血呢？”王爷见了问道：“石禄，你为甚么把马耳朵咬下去呀？”石禄道：“王爷的石禄在。”老王爷说：“你将那个耳朵快去找来，趁着它血热，还能黏的上

。”石禄说：“找不着啦。”王爷说：“那里去啦？”石禄说：“被王爷的石禄吃了。”王爷一听，不但不怪，反倒哈哈大笑。说道：“你可称小野龙。”石禄一闻此言，急忙将缰绳搭在马脖子上，往前紧行几步，跪倒磕头。说：“谢谢王爷赠马贺号。”王爷说：“李明，你到后面快把乌牛皮鞍金嚼环拿来。”李明遵谕，少时带人将两物件取来，交与石禄。王爷说：“石禄哇。”石禄说：“王爷的石禄在。”王爷说：“你将鞍嚼环，满备齐了。在花厅一左一右，巡行一周，我看一看，好看不好看。”石禄答言：“是。”便将马的嚼环鞍通同备齐。王爷一看此马鞍鲜明，真是人高马大，令人看着好看。石禄一拍马脖子，说道：“老黑，王爷把你赏与我啦，叫你跟我一块玩。多添料少添草，好好的给你预备吃食。明天我骑回家中，老娘看看，有多好哇。”王爷说：“石禄，你先骑上，本爵看一看。”石禄说：“是。王爷您看这个叫咬，那个耳丫子放到这里。”说着飞身上马，双足牢扎宝铁蹬内。坐在马身上，一拉掣手，马脑袋就扬起来了，与判官头一齐。王爷一瞧这个样式，还是真好看。石禄说：“老黑，你可慢慢的走，千万别在这里跑。一跑可就碰倒了众位，要把老王爷撞倒，回头可打咱们。”那马也真灵，真在花园中绕了三个圈儿，一点没撒欢儿。王爷说：“众位老少达官，这匹马乃是北国进来的。入本府就有八年了，那久指着马吃的主儿们都备不上此马。每月在本爵府内拿钱的主儿，也有个十位八位的，他们也全不行。”正说之间，石禄下了马，跪在王爷面前，说道：“老王爷您看好不好。”王爷说：“好！石禄哇，你使的是甚么军刃？”石禄道：“老王爷的石禄，是使一对短把追风铲。”王爷说：“李明把他军刃取来我看。”李明答应，到了外面回事处，把他那个皮褡子取了来，递与石禄。石禄伸手接了过来。王爷一看明露铲把，好像两根铁棍，鸭蛋粗细。遂说：“你将军刃摆在马身上，本爵看一看。”石禄忙将皮褡子搭在马的身上。王爷再看，褡子真白马真黑，另有一番景况。王爷说道：“今日大晚，你们下去吃饭去吧。明天早饭后，我要在银安殿前试艺。”大家一齐谢了王爷，退了出来。石禄说：“李明，你可以叫来些个人，叫他们把那马屋中的马粪，收拾好了，好叫马住。”李明忙命人去叫了五六个当差之人。石禄问道：“来了几个人？”当差之人说：“我们五个人。”石禄一听，伸手取出一把银子来，交与李明说道：“把这些银子全赏给他们吧。”李明接下过来，约有二十多两，便全给了他们五个人。那五个人谢了谢石禄。当时大家一同到了外边回事处。李明说道：“列位老哥哥兄弟们，我今天很替石禄提心吊胆。恐怕他有个言语不周，老王爷怪罪下来。谁知他们石氏门中，阴德不小，他也有造化。所以说了甚么话，王爷也不怪罪。诸位先在此等候。王爷不是说，叫诸位吃饭吧。待我进去求一求去，求下筵也别喜欢。求不下

来，诸位可也别恼。”说着话他便走到后面。见王爷二次升银安殿，李明赶紧上前跪倒。问道：“天色已晚，王爷何为又二次升坐银安殿呢？”老王爷说：“你快去将他们一齐叫了来，待我重赏他们。”李明忙磕头说道：“奴才先替他们谢谢王爷。”王爷说：“我看他们老少侠义，全是清理地面之人，真令我心喜。”李明说：“是王爷的恩典。”说完站起身来到外面，见了众人说道：“列位老哥哥兄弟们，你们大家借着石禄傻小子的造化，王爷二次传见你们，另有重赏。”丁银龙说：“李贤弟，想那石锦龙、石锦凤、石锦彪，连那老四石锦彩，弟兄四人，一动一静，没有伤损阴功德行之处，才积得石禄上人见喜。”鲁清说：“诸位，少时咱们还是照方才见王爷一个样。”众人一听，忙将头巾摘啦，兵刃暗器，全都放下，又将大氅钮扣扣好，连忙收拾齐啦。丁银龙说：“石禄你在头里吧。”石禄说：“我不在头里。回头叫我老娘知道，又打我。”杜锦说：“杜林呀，你别瞧他呆呆傻傻，他很知道尊卑长大。”杜林说：“列位伯父、叔父、哥哥，我石大哥，他一来是家门的德行，二来是家规好，三来他时运来啦。不信咱们大家要是说了句错话，王爷能把咱们发啦。我二哥石禄，他说甚么话，王爷听着全是喜欢的。方才我在花厅前边，他备马的时候，你们诸位不留神，我早就留神看王爷的脸面。王爷看他连心眼都是乐的，有时回头一看我，又一点头。王爷不用说，我就猜透了。”鲁清说：“别费话，咱们随着管家大人见王爷便了。”

李明这才带领众人，来到银安殿。李明靴尖点地，众人跪倒行礼。王爷说：“你等众人抬起头来。”丁银龙说：“谢王爷。”大家一正面，那石禄跪在众人之中，说道：“王爷的石禄，给老王爷磕头。”磕完了头，他站了起来。又给做了一揖，说道：“请王爷您赏座吧。”王爷一看，心中大为喜悦。说：“李明，快去给他看座。”李明当时取出一张椅子，放在下垂首。石禄二次跪倒磕头，又谢了老王爷赏座之恩。王爷说道：“如今本爵略有赏赐，王爷的石禄在外。上自老侠丁银龙，下至义士杜林，是每人三个尺头，两封纹银。每六位一桌筵席，外加海味。攻取山寨，拿盗宝之寇，是哪一位义士将石禄请出？”刘荣答言说：“王驾千岁，是草民刘荣把他请了出来。皆因众人攻取山寨不开，那里又有走线轮弦，石禄练得横功夫。因此草民将他请了出来，攻下山寨，拿贼得宝。”王爷问道：“他家中都有甚么人？”刘荣道：“他家中有他爹娘、三位叔父、还有他一位兄长。”王爷说：“他爹爹、他叔父，唤作何名？”刘荣说：“他爹名唤石锦龙，他叔父是石锦凤、石锦彩，亲弟兄三人，还有一位族叔石锦华，他兄长石芳。”王爷说：“他老娘是石门甚么氏？”刘荣说：“是石门马氏。”王爷说：“刘荣，本爵单赏给石禄一人一桌酒席，纹银五百。赏他青红赤白黑，黄蓝紫绿粉，十样尺头。我要打算留石禄在本府当差

。”刘荣一闻此言，连忙是响头磕地。王爷又说道：“你将东西物件，带回他的家中，说明此意。就提本爵留他在府中当差，为是保护本爵。”刘荣说：“王驾千岁，您得赏我全脸，命我将他带回家中，叫他母子见面，然后我必将他带回。”王爷说：“好吧，你们暂且到外面吃酒去吧。明日早朝后，叫他在银安殿前试艺。”刘荣叩头谢恩。他便退了出来，向丁银龙说过此事。银龙道：“王爷明天早晨叫石禄在银安殿试艺，可是那时王爷要是留他呢，那时咱们还能抗谕吗？不料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也可以大家跪地哀求。谁叫贤弟你在马氏面前夸下海口啦，怎么样也得把他带回去才好。”刘荣说：“是呀。那就求诸位帮助我吧。”说完大家用酒用饭，安息睡觉。一夜无书。

第二日天明，王爷上朝。当时殿台官出言，说：“文武爱卿，有本早奏，无事散朝。”老王爷急忙跪爬半步，说道：“臣赵有本启奏。”殿台官忙命奏上来。老王爷说：“只因有贼夜入王府，盗走祖上宝铠。有民子石禄，得贼铠入都交纳。请圣上重赏石禄。他武艺超群，与圣上清理地面。”圣天子说：“皇叔可以代朕赏赐，外州府县若有缺即行补他。”王爷叩头谢恩，此时卷帘散朝。王爷出朝回归王府，来到银安殿前，王爷下了小轿。李明在旁侍候着，看王爷喜形於色。少时王爷升坐银安殿，四十八名健将站立两旁。王爷说道：“李明呀，本爵我不能亏负石禄。圣上已然有旨意，那石禄是外州府县有缺即补。

”李明一听，心中大喜，忙替石禄先行谢恩。王爷当时命他传谕，命石禄一家人等一同入内。李明答言，来到外面，对大家一说。鲁清说：“列位还按照上次，务必整齐才好。”当时大家穿戴起来。丁银龙说：“石禄你先将褡子备好。王爷叫拿军刃，再拿进去。不叫拿的时候，可别拿。”石禄说：“是。列位叔父伯父，我若有不到之处，请您多加指教。”鲁清一听，心中纳闷：他怎么会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啦。从此看来，他还是不傻。遂问道：“石禄，这几句话，是谁教给你的？”石禄道：“没人教给我。”众人一听，纷纷的议论。知道他时运来啦，将来决可改换门庭，一定可以做个一官半职的。李明遂将大家带到银安殿，大众跪倒行礼，丁银龙说：“王驾千岁在上，民子丁银龙等，与王爷叩头。”老王爷说道：“老少的侠义，免礼平身。”众人谢恩站起。石禄来民乐业，传至太宗。说道：“老王爷在上，王爷的石禄，与王爷叩头。”王爷说：“石禄呀，免礼平身。你在殿前试艺双铲，与本爵解闷。”石禄答应。当时传谕，有该差之人，出去将白皮褡子拿了进来。石禄说：“王爷的石禄，必然将大氅脱去，才能试艺。”王爷说：“好吧，你就将大衣宽了吧。”石禄闻言，便将大氅脱下摺好，早有该差之人接过去。石禄收拾齐备，从差人手中接过双铲，这才施展绝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姜文龙奉命接姐 何家口恶贼行凶

话说石禄伸手接过双铲，来到当场舞动起来。有诗为证：双铲一对上下分，挨帮挤靠去赢人。流星赶月朝前走，四面翻飞护自身。他施展起来。老王爷一看，只见他使得嗡嗡风响。石禄是家传的武艺，奥妙无穷。当年石锦龙少年时候，掌中一对双铲，压倒天下英雄。那时左云鹏贺号，人称“圣手飞行”。这才传给石禄，他自己换棱角式的兵刃。上下各有一个尖，外有护手，头前尖上有个倒须钩，为是挂着五节鞭，暗藏半套点穴。此事不提。且说石禄练完了双铲，站在殿前。他气不涌出，面不更色。王爷说：“石禄，你放下铲，打一趟拳，与本爵解闷。”石禄说：“遵谕。”当时将双铲收好，打了一趟罗汉拳，八八六十四手。往那里一站，是站如松，蹲如弓，走如风。石禄双手一伸如掌，当时施展出来小巧之能。拳如流星腿如钻，腰如蛇行眼如电，往前一蹿一丈五六，往后一退有八九尺，往左闪身有六七尺，往右一蹿也有八九尺，往上一跳也有一丈二三，往下脸皮能擦地皮走。老王爷双眼全看花啦。当时一干老少英雄，以及站殿健将，全都看怔啦。石禄收住了拳脚式，来到虎头桌案以前，说道：“老王爷的石禄，我已将拳脚练完了。”王爷说：“好！”遂叫道：“刘义士。”刘荣赶紧答言说：“子民在。”王爷说：“你将石禄带回他家，令他母子相逢见面。与马氏说明，本爵今天上朝，将你大家请回宝铠之事奏明。圣上旨下外州府县有缺即补。各人每人五十两纹银，做为路费。”众人闻言，一齐谢恩。王爷又说：“你们众人出去沐浴去吧，叫人包下一个堂子。你等大家在本府多盘桓几日，再走不迟。”大家道谢。

当时下来，到了外面。李明便出去，找了一家干净堂子，贴了官座。众人是吃喝完了一散逛，倒也逍遥自在。何斌说：“列位伯父、叔父、哥哥、兄弟，咱们何不趁着有功夫，前往兴顺镖行看看去呢？”众人说：“好。”当时一齐来到兴顺镖行。那马家弟兄，正在门前站立。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镖行水面的两个伙计。旱面的还有两个伙计，是柳金平、柳银平。马子登忙命马子燕：“赶快进去报告十位达官，就说镖行众位老少英雄驾到。”子燕答应，到了里面向十位达官一说。当时蒋兆雄等，一齐迎了出来。到了门外见了众人，说道：“列位哥哥兄弟，我蒋兆雄正要到王府看望大家。”将众人让到里边。认识的见礼，不认识的主儿，自有人引见施礼。其中鲁清杜林二人，偷看十老脸面，变颜变色，气色不正。爷俩坐在旁边。杜林说：“鲁叔父。我看十位老伯，脸色更改。不知内中有甚么细情？”鲁清说：“咱们暂且听一听再作道理。”少时那蒋兆雄向丁银龙道：“丁大哥，我听镖行回来的伙计说，您大家在中三亩园拿普莲，三寇与铠一齐入都。”银龙道：“逃走二寇，只有一贼入都。”蒋兆雄说：“那就遥遥相对啦，昨夜内镖店满都没睡觉。”银龙说：“为甚么呀？”蒋兆雄说：“昨夜查完了账，我们正在睡觉。”说到此处

，不由咳了一声，眼泪在眼圈中。又继续地说道：‘我那把弟何玉来啦，浑身是血。他向我说：‘大哥呀，你必须替我报仇，杀奔西川。因为中三亩园拿普莲，逃走二寇。谁知他等去而复返，我人单势孤，所以遭不测。请兄长务必替我报仇才好。那二弟与您侄男，随同入都，家中无人。’说到这里，他回身就走。我上前一把没拉住，连茶盘子全都碰在地上啦。当时将我惊醒，我们全都醒啦。”说到此处，向何凯与何斌道：“二弟，人家解送贼寇，你们爷两个作甚么来？即或作个一官半职的，也不如在外保镖好哇。为人只要一作官，就容易有大凶大险。你可知树大招风，官大有险。”孙立章道：“哥哥不过有这么一想，他们以为由王府得出一点东西来，不是一种脸面吗？”蒋兆熊说：“老五你那里知道，得出东西来好呢，可还是家中没有大凶大险好呢？再者说，不会将花名写好，交给李翠、云龙，拿回王府？那王爷不会亏负大家，由王爷赏下镖行的旗子来，那时咱们有多大的脸面呢？而今依我之见，你们大家千万别在此处玩耍啦，趁早回去吧。我弟兄十人随后就到。不是别的，我听他说的那一话，我是放心不下。”杜林道：“蒋老伯，我那何大伯说了句甚么话？”蒋兆熊说：“他说今生今世，已无话可说啦。这一句真是不良之兆。你们就赶快的回何家口吧，我等随后也到何家口。与其有事没事，我们年岁已高，说一句话是少一句啦。你们也赶紧走吧，我越瞧你们，我心中越不痛快。”大家一听，心中也是挂心，当时众人出了镖店，回奔王府。

到了外回事处，天色已晚。掌上灯光，摆上酒席。何斌与大家斟酒，到了自己的酒杯，刚一倒上，那酒在杯中竟滴溜溜乱转。何斌忙向大家一摆手，众人不知何事。鲁清挨着他坐，忙问他何事。何斌用手一指酒杯，鲁清看明。一看自己杯中，是昂然不动自己忙取出银针一试，并没有毒，不免纳闷。此时石禄在那边，忽然站了起来，说道：“大何，你别走呀！快来喝杯。”鲁清说：“石禄，我看见他啦吗？”石禄说：“看见啦。他冲我一指脖子，那里有苦水儿。然后回头就走啦，并没进来。”大家一听全都怔啦。何凯、何斌、石俊章等，爷几个不由得一惊。何凯说：“何斌你把酒杯拿过来我看。”何斌当时送到他面前。何凯用手挡着灯光，细看杯中。那酒花真是团团的转。那边石禄嚷道：“峰子你拿冰钻打了大何，小子你往那里跑。”鲁清道：“你看见了吗？”石禄说：“看见啦。分明他脖子上有血口吗。”何凯听见，酒杯落地，摔得粉碎。杜林道：“呕！这可是不祥之兆。”何斌一听此言“噗咚”一声，就死过去啦。大家忙上前撮叫，人声喧哗。里面的李明可就听见了，连忙出来，到了外回事处。说道：“你们众人千万的别吵啦。不是别的，王爷这次赏赐大家，完全是一种体恤。那石禄是上人见喜，所以优待你们，可也要慎重才好，也别这个样的吵嚷啊。倘若王爷怪罪下来，那时何人担待呢？”丁银龙道

：“管家大人不知，他是有这么一件事。”说着便将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李明一听也怔啦，遂说：“那么叫石禄走，必须明晨他见王爷，必须如此如此说才好。”众人一听很对。当时众人也不得吃啦，酒席撤下。李明回转内回事处，他们这里张罗明日动身。鲁清道：“明天你见了王爷，必须要这样的说。要不然王爷不叫走。”石禄说：“不叫谁走哇？”鲁清道：“我们全走，不叫你走。”石禄说：“我还找峰子去呢。他拿冰钻把大何咬啦！大何是我养活的。他跟我爹常在一起。”鲁清说：“是啊，你得给他报仇。千万记下啦，必须这样说。我们就可以一同走啦。”当下计议好了，大家安歇。一夜无书。

次日天明，王爷下早朝回头。轿子落平，王爷下了大轿。李明便将大家告假之事，对王爷细说一遍。王爷点头，轿子搭到一旁。王爷升了银安殿，当时传谕，他命众人一齐上殿。李明说声“遵谕。”这才来到外回事处，说道：“鲁清。王爷谕下命你们大家上殿回话。”鲁清说：“列位，还是照样的收拾吧。”众人答应，这才通盘收拾齐啦。鲁清道：“石禄你可记住了那些话，好回禀王爷。”石禄说：“是啦，我记住了。”鲁清又说道：“丁大哥，少时还是您一个人回话。刘大哥，王爷若不叫石禄走，您可以这么这么的一说，王爷自然就许可啦。”刘荣点头。众人这才一齐来到银安殿，跪倒行礼。王爷命大家抬起头来，说道：“适才本爵上殿，听李明所提，你们大家与本爵告假，所为那般？”丁银龙回答道：“王爷有所不知。皆因拜弟何玉出头聘请山东各达官，捉拿普莲。不想当场逃走了黄云峰、黄段峰，我等众人押寇入都，那何家口能人特少。恐怕二寇勾结同党，前去报仇。昨夜晚饭，又有摔杯之兆，这实在是凶多吉少。子民放心不下，因此向王爷驾前告假。回去望看。”王爷说：“你们大家免礼平身。”大家站起。王爷心中暗想：那何玉一来为铠，二来为救李翠、云龙，才出头协力相助。如今贼铠入都，难免漏网之贼，前去报仇。这时石禄双膝跪倒，口中说：“王爷在上，老王爷的石禄与王爷叩头。昨夜晚间，在外边睡觉，我老娘叫我来啦。我回家问一问我老娘，我在府内当差，我老娘要叫我来，我在您驾前当差。我老娘要不叫我来，等我老娘一死，我必定上王府来当差。王爷的石禄与您叩头啦。”王爷说：“刘达官。”刘荣上前跪倒说道：“请示王驾千岁，有何谕下？”王爷说：“本爵的石禄，他回家看望他娘亲。你可以替我告知马氏，就说本爵提拔石禄，外州府县有缺即补。”刘荣点头遵谕，叩头致谢说：“王爷您赏我们大家全脸。”王爷当时又赏给每人纹银二百。王爷说道：“刘达官，你对马氏说好，石禄在王府等候实缺。倘若金阙宝殿以前。若有缺，那时哪里去找石禄？”刘荣说：“王家千岁，到那时如有缺时，请您谕下，派人到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中街祥平店，与我大家付一信。我必与您找来石禄。”王爷道：“若是府中有事，要

找你们众人呢？可上那里去找？”刘荣说：“王爷也可以叫人到祥平店，一说便能通知我们。”王爷说：“那店里东家与掌柜系何人呢？”刘荣道：“那是草民的盟兄何凯所开。”王爷说：“那就是啦。”又问石禄道：“石禄你愿意在本府当差不愿意呢？”石禄道：“王爷的石禄，愿意在王府。我想见一见老娘，说是这红的是老王爷给的，那银子也是王爷给的。老王爷爱石禄，我给你叩头。回家见我老娘，我告诉此事。叫我来我就来。不叫我来时，只好容我老娘死后，我再来与老王爷说话。”王爷一听，心中暗想：石禄虽然呆呆傻傻，此人是孝格天，令人可喜。当时赏了他与刘荣盘费五百。王爷说：“李明，本爵赏他们大家平安酒席一桌，令他们平安到家。”大家一听，连忙跪倒行礼，致谢王爷。石禄也跪倒行礼，叩谢王爷赠马贺号赏银子。

大家人等然后随着李明，一齐往外走，来到外回事处。李明打发人到了十字街，字号是“双寨永”酒楼。要来上等酒席四桌。石禄自己点一桌，大家吃那三桌。杜林说道：“大伯父，瞧起来不在人长得怎样。您说我与我鲁大叔父，论口才、论心功，哪一样不比他强呢？不过他的造化大，那王爷只是喜欢他。

”这边李明对刘荣说道：“刘大哥，你要到了石家镇见了我那兄嫂，给带去口信，问他老夫妇好，就说我在府中很忙，不得分身前去拜见。我那兄长对我实有救命之恩。”刘荣点头答应。李明又说：“列位哥哥兄弟，以后无论那一位有事，尽管前来找我。我在王爷驾前说一不二。自有相当的帮助。何二哥到家中，如无有事，那是大家之福。倘有何事，赶快给我来信，我自能帮助一切。

”众人说：“是。那是一定拜求大人的。”鲁清说：“管家大人，我们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拜求於您。”李明问甚么事。鲁清说：“我们大家要请您代为禀报王爷。如今贼铠已入都，那李翠、云龙他二人的家眷呢，仍在南牢，务必请放出来才好。”李明说：“你们大家在此等候，待我再往里回禀，就说石禄求见。”又向石禄说道：“石大哥，少时上殿，你给李翠云龙他二人去求情。请王爷将他二人的家眷，放出南牢。”石禄说：“杜林呀，我跟老王爷去说，老王爷就得赏咱们全脸？”杜林道：“那是当然。你要到上面，必须这么这么去说，自然能成。”石禄点头答应。李明这才往里回话去了。鲁清道：“李翠、云龙，这王府的饭可不是你们二人吃的，这是仗着石禄的面子。容等出了南牢，那时你可以回禀，就说你老娘惊吓失魂，卧床不起，赶快回蒲江县原籍，千万别在王府当差啦。”李翠二人一听，说道：“鲁大哥。想当年我二人入府当差，也算是一侥幸。”鲁清说：“不然，那也是你们的运气。不过有一节，你等弟兄艺业浅簿，打出来这么一拿普莲，外头名闻很大。倘若以后贼人再来王府，有意外的行为时，那时恐怕你二人全家性命难保。”李翠云龙连忙说声

“是。我二人自然辞退。”他们这里说闲话。那李明来说：“王爷有谕，令石

禄银安殿相见。”石禄说声“遵谕。”便随他来到了里面，到了银安殿，石禄跪倒行礼，说：“老王爷在上，王爷的石禄与老王爷叩头。”王爷说：“石禄，你见本爵，有甚么事呢？”石禄说：“贼宝入都，您得开恩。您将李翠云龙他二人的家眷，给放了出来呀，别在里头收存。”王爷说：“石禄，不用你惦念此事。你们大家就走吧，你们走后，本爵一定将他二人的家眷放了出来。”

石禄道：“老王爷，那李翠的老娘，就如同我的老娘。放出来之后，老王爷的石禄，那时回家看完老娘，我就回来。老王爷要是不放，我就不回来啦。”

说完磕头。王爷一看，心中甚喜。知道他心中实诚，作事认真。说道：“石禄啊，你起来吧。本爵已然赏你全脸，提出他二人的家眷。”石禄说：“那么老王爷给他那块谕呀，要不给，王爷的石禄跪死也不起来。”王爷道：“你先起来落坐讲话。”石禄说：“您把那块谕给李明，我就起来。”王爷一看，他为朋友就能这样的努力，其情可怜。当时下谕，命李明传谕南牢，将李翠、云龙的家眷放出，无他等之罪。石禄说：“王爷，我得随李明前去，看一看我那大娘，”王爷说：“好。李明你就带他去，前往探牢。”李明遵谕，这才带着石禄离了王府，来到了三法司。叫石禄在外回事处相候，他一个持谕来见牢头。当时便开了南牢，将他婆媳三人放了出来。问道：“大娘。他们可曾与您气受？”李母说：“并未与我气受。待我如同李翠待我一样，这也是管家大人托付之意。”李明当时便雇来一辆车，将他们送回三元店。李明回到王府，来到外回事处，对大家说明。鲁清道：“李翠、云龙，你二人跟着石禄与管家大人，见了王爷必须要如此如此的一提，才好。”二人点头。

当时跪倒行礼。李明说：“回禀王爷，奴才领了王爷的谕，去到南牢，放出李翠云龙的家眷。”那李翠道：“王爷在上，奴才李翠云龙叩谢您天高地厚之恩，放出我的家眷。可是奴才的老娘，是惊吓失魂，卧床不起。惦念山东青州府蒲江县，故土原籍。请示王驾千岁，您开天高地厚恩，放我送回我老娘，或好或歹，那时再回府当差。”石禄在旁说道：“李翠云龙，你二人盘费若是缺少，可以说明。”李翠说：“回禀王爷，奴才的盘费，是分文无有。”王爷说：“好。本爵赏你纹银五百，作为盘费，送你娘亲回籍。在家好好的伺候你娘。容等日后将你娘送终，那时再来本府当差。”又叫道：“石禄。”石禄说：“王爷的石禄在。”王爷说：“本爵再赐你纹银五百。”石禄说：“王爷您别给啦，王爷的石禄还有钱啦。您再给，您再给，那银子太多啦。”王爷一听，他为人宽洪量大。日后倘若镇守那个海关海口，一定是公正无私。此人是侠肝义胆。遂说道：“石禄哇，你要回家望看你老娘，可要急速回来。朝中有旨，你是有缺即补。”石禄说：“老王爷的石禄遵谕。”王爷说：“李明，本爵赏他白银五百。”石禄说：“王爷的石禄，谢过了王爷。给了钱，又给钱。您

的钱多啦，全没地方花去，都给王爷的石禄啦。我到家说去，老王爷爱我，说老王爷，我老娘也爱我。”王爷说：“是啦。你就家去吧。”那李明在一旁看着，知道王爷是恋恋的不舍石禄。自己心中暗想：我入府当差一十四载，王爷都没对我如此。不想石禄，与王爷有缘，再说也是他的福分造化，那可是人都比不了。想到此处，这才将他三人带了出来。见了刘荣，便将王爷所说的话，对他一提。刘荣点头。鲁清说：“李翠、云龙，我罚徐立那一套大车，送给你啦。你省得雇车啦。”当时命差人，出去传话把那辆大车套好，赶到三元店。李翠二人当时谢过了鲁清。又说道：“诸位哥哥兄弟替我二人舍死忘生，捉命普莲。如今贼铠已入都，我家眷也出了险地，实在令我们感激列位的恩德。我弟兄行礼致谢了。”说着施礼。鲁清道：“你二人不用客气啦。不过归途上进了山东地面，你们多要留神。夜间可以分出前后夜来，小心在意，千万记在心中。”李翠云龙二人谨遵台命，领车辆走。暂且不提，日后正北大连口二次出世再表。

如今且说丁银龙等众人，早有人将他们马匹备好。鲁清说：“管家大人，草民等跟您告假了。回头在王爷驾前，多给美言几句。”李明道：“不用列位嘱咐，请登程吧。”大家通场出来。石禄一看各人全有马，唯独自己的马没有。忙问道：“李明啊，怎么大家的马全在这里，怎么我那匹老黑没有哇？”当时有当差的说道：“管家大人，是人的马全能备，惟独王爷中的那匹黑马，是人也不能切近於它，它是连踢带咬。只好请石爷自己去备吧。”李明说：“石禄啊，那匹大老黑必须你亲身去备，别人不敢动。那匹马是老王爷给你啦，谁备它咬谁。就是你备它不咬你。”石禄说：“就是我备它不咬。小何呀，我把那匹马给你啦。泥鳅要是要你可别给他，叫他找我来。”何斌说：“二哥我谢谢您啦。”遂说：“鲁大叔我把我那匹青马给您啦，那一匹马全比您的马快。”鲁清说：“何斌这匹马你不要啦？”何斌说：“我不要啦归您啦。”杜林说：“何大哥，您的马给我鲁大叔啦？他老人家那匹马没人要，您要骑这马，我给您起外号。”鲁清说：“起甚么外号啊？”杜林说：“原来是大肚子蝥蝥虎，这马又名瓜达青。”说话之间，众人各接马匹。石禄手提皮褡子，来到铁屋。那黑马见了石禄是灰灰乱叫，踢跳咆哮。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它是说主人你来啦。石禄一见说：“老黑你跟我说话呢？咱们要走啦。我跟老王爷哪里告了假啦，走啦咱们。”说着话他进去解了下来，往外拉着走。那马往后打坐坡不走。石禄说：“你不爱走要在此住着呀？”说话之间，伸手揪住门鬃，往外就拉。口中说：“老黑你跟着我走吧。这屋子给你留着，这些日子咱们还来呢。”那马野性不退。石禄的艺业降人，这才将马拉了出来。到了王府门外，东边有上马石，他才骑上了。众人一齐拉着马，拴扎好了东西物件。那李明

带着十二名健将送大家，直到了东门以外，关厢东口啦，他还往下送。当时鲁清等众人站住相拦，说道：“送君千里，总须一别。管家大人请回吧。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吧。”李明说：“是，何二哥，您到家中，无事便罢；若有事时，千万给我来信。”何凯说：“就是吧。”说完话大众告别。

那李明带人回归王府不提，且说他们众人，往下赶路。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这天走到半路之上，石禄这匹马脚急，遂说道：“大清啊，我不能跟你们一块走。老黑脚急，咱们小何他家见吧。”鲁清说：“那可不行。”石禄说：“怎么不行？”鲁清说：“你不认识道。”石禄说：“我这个老黑他认得。”鲁清说：“你别瞎说啦。它入府八年，怎么能认道呢？”石禄说：“不行，它要撒鸭子，咱们还是小何家中见吧。”杜林说：“石大哥咱们一块走，你不认得道。”石禄说：“趴着吧小棒锤。不是一直往东吗？走吧咱们往东呀。”说着喝了一声，那马似飞是的，就一直往东跑了下去。杜林与鲁清有个小诙谐，说道：“刘大叔。我石大哥可开下去啦。我鲁大叔连拦都不敢拦，石禄可不是他请出来的。在山东地面，莲花党可全认得他。我看他若是有个一差二错，您可怎么见我那石大娘？您请他之时夸下海口。如今他独自一人跑了下去，我看您怎么办？我鲁大叔这是给您一手儿。”刘荣忙往前一看，那马已然跑的很远。遂说：“鲁清，咱们哥俩个后会有期。你这是候我刘荣的脉。”鲁清说：“兄长，您不是叫闪电腿吗。何不追下去呢？”刘荣道：“我虽然腿快，他这是宝马，我追不上啊。他走你怎么不拦着点呢？这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怎么对马氏？”鲁清道：“刘大哥，您不用着急。人怕久挨金怕练。石禄他那一对双铲，是人难敌。”刘荣道：“虽然那么说，可是我心中究竟还是放心不下。咱们大家何家口见吧。”说完他就追下石禄去了。暂且不提。

如今且说丁银龙等众人，往下赶路。饥餐渴饮，晓得夜住，非只一日。这天来到何家口切近。眼前有片松林，从林中出来了十几个人，正是镖店中的伙计。他们见了众人，双眼落泪。说道：“二位达官爷您回来了，少达官爷也回来了。我告诉您一件事，您可别着急。”此时众人俱都翻身下马。何斌上前一把抓住伙计，急忙问道：“你快说家中有甚么事啦？”伙计说：“少达官，您可千万别着急。我家老达官，受了一镖三刀而死。”何斌一闻此言，翻身跌倒，绝气而亡。那何凯是木雕泥塑一般，躺在那里。此时那九名伙计是抹头就跑。杜林一见，甩了大衣搭在马的鞍子上，飞身追了下去。来到切近，从后一腿，将这个伙计踢倒，按住就给捆上啦。说：“你起来，我有话问你。”那个伙计爬起来，说道：“杜小爷你怎么捆上我呀？”杜林道：“不捆你，你就跑啦。小子你随我上林子里来。”他把他带到林中来问，那林外众人喊叫何斌，大家再解劝何凯。鲁清道：“二哥您也不用着急。想当初咱们在店中，夸下海口。如

今果然事情出来啦，那没别的可说，我自然得设法报仇。我要是袖手旁观，是对的起活的呀，还是对的起死的呢？再者说也对不起那神前一股香啊。”何凯道：“事已至此，全凭贤弟拔刀相助。”这个时候，何斌已然缓醒过来，跪在鲁清面前说道：“鲁叔父，您千万的帮助我报仇，令孩儿我成了名。”鲁清说：“是啦。何斌你起来吧。”说着他也追入林中里去问那个伙计：“家中出了甚么事？你要从实说来。”那伙计细说了一遍。鲁清道：“就死了我拜兄一人吗？”伙计说：“对啦。就死我家大员外爷一人。”鲁清又问道：“我那嫂嫂怎么样？”伙计说：“那倒没事。自从您诸位走后，来了河南姜家屯的姜氏二弟兄。一位是神枪将姜文龙，银枪将姜文虎。奉母命套车来接他姐姐何门姜氏。”

他们为甚么来的呢？有个原故。原来他二人在河南家中，给他老娘办寿日。文龙有一女，年方七岁，名叫姜玉花，让家中婆子带他出去玩耍。婆子没留神，把玉花给丢啦。这个婆子是个义仆，自己怕对不住主人，便在影壁旁一颗枣树上吊死啦。那姜门封氏老太太，惦念玉花，终日茶饭懒用。有家中管家看见婆子上吊，急忙禀报了主母。老太太说：“把她卸下来，给他一口棺材埋了去吧。”仆人将那婆子埋葬不表。那姜氏弟兄在外寻找此女，各处找遍，是踪影不见。后文书二龙山竹子岛，那里有个杨玉花，就是此女。姜文龙转过年来又给老太太办寿日。老太太心中难过，这才命他弟兄套车赶奔何家口。“到那里将你姐姐，以及你那外甥男外甥女接来，与老身解闷。”弟兄二人奉命，到后面先嘱咐他妻，说：“我二人奉了老娘之命，去到何家口，前去接咱们的姐姐，连何斌何玉兰，一同接来，好与娘亲解闷。你姐妹二人在家侍奉老娘。”那徐氏点头应允。姜文虎也照样嘱咐他妻邹氏一遍。弟兄二人这才套车辆备马争，离了姜家屯。

来到黄河南岸，过河到了北岸。先把锚扔上岸，搭上跳板，车辆马匹人等弃舟登岸。二人飞身上马，一直来到何家口。一进西头村，路北吉祥老店，两个人下了马，扔到车上，上前叫门。里边有人问：“是谁呀？”姜文龙说：“是我。”何忠一听是他弟兄，连忙开了门，上前行礼，说“我当何人，原来是二位舅爷来啦。”文龙忙将何忠搀起，说声“老哥哥，快请起吧。”何忠说：“二位舅爷您往里请吧。”文龙说：“老哥哥给回禀一声。我那姐姐礼路太多，爱挑礼。”何忠说：“是啦吧。”当时到了里面，回道：“主母，外面二位舅爷来啦。”何门姜氏一听，连忙迎了出来。他弟兄二人，上前跪倒行礼。说：“姐姐在上，我弟兄二人与姐姐叩头。”何姜氏说道：“二位兄弟请起吧。老娘亲可好？”文龙说：“好。”说话之间，姐弟三个人，向里院行走。何忠忙去打帘子。文龙道：“娘亲旧病复发。”姜氏道：“难道说是我那二位妹妹

气着了娘亲不成？”文龙道：“并未气着老娘。只因您那侄女玉花丢啦。老娘亲想她过甚，因此卧病不起。”姜氏道：“怎么丢的呢？谁给带出去的？”文龙道：“是家中婆子带出去游逛，中途丢失。那婆子自觉无脸来见，她便在墙角树上吊死了。”姜氏咳了一声，又问道：“那么你二人来还有甚么事吗？反正不能为此事，套车辆来给我送信吧。”文龙道：“是。我二人奉了老娘之命，特来接姐姐与甥男甥女来啦，好与老太太分忧解闷。”姜氏道：“现下家中缺少人，我要一走，家中就无人料理了。”文龙道：“我那何二嫂夫人呢？”姜氏道：“早已故去了。”姜氏又叫何忠：“你去把达官爷叫了来。”何忠来到外面，够奔祥发店，就将何玉找了来。

主仆二人回到吉祥店。何玉问道：“有甚么事叫我呢？”何忠道：“这不是河南姜家屯二位舅爷来啦。我家主母叫我请您，有事相商。”何玉说：“是啦。”急忙进到店中，高声说道：“二位贤弟来啦。”屋中文龙文虎一闻此言，连忙迎了出来，上前跪倒行礼。何玉忙用手扶起，说道：“我那岳母，他老人家可好？”文龙说：“好。”何玉又说：“我那俩位妹妹可好？”文龙说：“承问承问，全都问您好。”当时他三人来到屋中。姜文龙便将丢姑娘之事，以及老太太想病了的

话说了一遍。便问何玉道：“姐丈，我那外甥何斌，跟那徒弟们，上那里去了？”何玉道：“他们入都交宝铠去啦。”文龙道：“那路的贼人盗去宝铠？”何玉道：“乃是西川银花沟的，在咱们屯龙口打虎滩为首。”姜文龙道：“将山寨攻开，就拿住了啦吗？”何玉道：“聘请咱们山东地面各位宾朋，虽将山寨攻开，可没拿住他，他逃啦。得了一件宝铠是假的，多亏来了兖州的一位朋友。”文龙说：“是那位呢？”何玉道：“便是那杜斌。他儿子泄机中三亩园，这才大家到那里将他擒获，得了贼铠，逃走了云峰段峰。您弟兄不来，我还要把你姐姐送走啦。”文龙一闻此言，看他双眼发直，一定心中有事。原来何玉与姜氏，夫妻感情最好。姜氏便说道：“员外爷，我走之后，谁人与你料理家务啊？咱们那妹妹是故去了，婆子丫环怎么能成呢？”何玉说：“就皆因逃走了黄家二寇，我怕他们去而复回。那西川路的淫贼，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莫若你带着姑娘，婆子丫环们走吧。同着二位兄弟回到姜家屯，见了我这岳母老大人，多多问好。”姜氏道：“我们一走，真叫人放心不下。一来咱们孩儿何斌未在家，三个徒弟也没在家，二弟何凯，也进京啦。家中无人庇护於你。他们全走了，逃走二寇，你们当时没对我说呀。”何玉说：“当着许多人，我要一说，那倒显见得我是畏刀避箭怕死贪生。夫人你就跟二位兄弟走吧，你若是不走，倘若群贼来啦，我一个人战住他们。真有个一时防不到，他们到了后面，我就得吃了大亏。莫若你们先回姜家屯去住着去。有

人叫你们再来，没有人找，千万的先别回来。”又对姜家弟兄说道：“文龙、文虎，你弟兄二人，可将此话记住了。”回头看见自己女儿眼花似的。姜氏道：“大家交铠未走之时，惊走二寇，他们爷几个可曾说了吗？”何玉道：“我已然说明。何斌与三个徒弟，以及咱们二弟，他们一闻此时，当时辞了不去。是我将他们给轰走了。一来是为宝铠，二来为是见了王爷，好得出点赏赐来，也是咱们山东人的脸面。因此我没叫他们在家。”姜氏一闻此言，是双眼落泪。何玉道：“你不必啼哭啦。你我夫妻一场，我说个不祥之话。我若是有个不好，那西川路的贼人到啦，你可以替我累碎三毛七孔心。我有个百年之后，你替我与何斌说一房儿妇。咱们女儿玉兰，也给她找了个根本人家。我在地府阴曹，也甘心瞑目。”何门姜氏一听此言，说道：“那我回到家中，也是放心不下。你一个人太孤哇。”何玉说：“你就不用管啦。那西川路的贼人，不来便罢，来了就少不了。我是顾了与贼人交战，还是顾你们呢？莫若你们是走者为佳。再者你们不在家，我一个人跟他们打。我有个打不过的时候，咱们这方左右的铺户是多的，无论藏到那家全可以。你们要是不走，那我可就着了大急啦。你们还是赶紧归着齐了走吧。我要是不派人去叫你们，可千万的别回来。”姜氏这才收拾齐毕，命人又备了一辆花车，便随同姜氏弟兄与玉兰姑娘，够奔河南姜家屯，按下不表。

如今且说何玉。自打姜氏母女走后，他一个人忧愁烦闷。走了有四五天，老家人何忠暗中向店里伙计说道：“咱们主人也不是怎么啦？见人很不爱说话，平素不是这个人呀。这可是怎么啦？”伙计说：“是呀。不知道是怎么啦？凡人不理。”何忠道：“知道的主儿不用说。那不知道，一看我们主仆，真好象是弟兄一般，说话又近又客气。”店中的先生听见此话，他见了何玉，便说道：“大掌柜的，您这些日子不爱说话，不爱理人，透看烦闷。不用说是想我嫂嫂啦？”何玉说：“你别费话啦。”此时何忠在一旁说道：“主人，您不用烦闷。再等几天，我那少主人也就从都京回来啦。”先生姓王，名叫王善，在旁说道：“大掌柜的，您可以到外边走一趟。是咱们何姓的店就去，把店里的账取了来。我给您查一查总账，看看有底漏的没有。”何玉答应了。他自己便出了店门，拐弯往西，出了西村头。进后街西村头，来到路南。头一个店，便是“祥合店”。这个店的南房与祥平店的北房对着。这一句是个垫笔，后来到中套宝刀对铲时有用。当下何玉进了店。大家一齐说道：“东家来啦。”何玉道：“何普，你把总账给我拿来我看一看。”那何普打开柜，取了出来，说道：“东家您要总账吗？”何玉说：“对啦。”说着话，伸手接了过来。出了祥合店往东，一家不少，大小店的总账，也全给拿了来。出了东村口，再进前街东村口，回到吉祥店的门前。看见路南杂货店的门前，站着一个人。身高八尺

开外，身穿一身青，用袖子遮着脸。何玉心想：“我瞧他干吗呀。”他便叫开了门，来到屋中，令王善一查账，并没有底漏之人。王善道：“我为是叫您出去散逛一下子。我也知道没有错儿。”遂对何忠道：“老哥哥，您去辛苦一次。是哪家的账，还给那一家。”何忠答应，抱着账出去不提。

如今单表，门前站着那个穿青衣裳的人，乃是西川路的淫贼，银花太岁普铎，杂货铺门里还有两个人，便是那云峰段峰。他二人自从中三亩园漏网，来到刘家寨鼓惑是非，由刘家寨回了西川。走在火龙观，进去见了为首的飞火燕子夏德桂，上前施礼。夏德桂道：“二位贤弟，那一阵香风，把您刮到我这庙中？”云峰说：“哥哥有所不知，那屯龙口打虎滩完啦。只因老儿何玉聘请山东各地的宾朋，攻破了山寨。后在中三亩园，捉了普莲，我弟兄逃走。如今他们拿我们，如同钻冰取火，轧沙求油一般。其中还有一个莲花党的大仇人。”夏德桂问道：“是谁呀？”云峰道：“就是那石锦龙的次子，石禄。”他一说年岁、面貌、穿衣打扮、以及兵刃坐骑，夏德桂用笔记下。云峰道：“我们在中三亩园的时候，普大哥曾说过，倘若不幸被获遭擒，那时叫我弟兄二人，赶奔西川。是他交往的朋友，全给送信。道兄，我们得赶紧的走。那何家口的人全教入京都，趁此时那里无人，赶回西川，到那银花沟去找我二哥普铎，好杀何玉个凑手不及。”夏德桂道：“等我与你二人拿点盘川来。”云峰说：“不用。我们在路上，若是有宽阔的水儿，捞他一网，不是就有了盘费了吗。”说完他二人辞别老道，出庙赶道，直奔银花沟，非只一日。

这一天来到了西川银花沟。他二人刚一进东山口，对面来了两个兵卒。就听那兵说道：“原来是黄家二位寨主。我二人给您叩头。”云峰上前相搀，说声：“免礼吧。你们二人往那里去呀？我来问你一件事，殷志文、殷志武，他们弟兄回来没有？”兵卒说：“回来啦。”云峰又问道：“高氏四猛回来了没有？”兵卒说：“也回来啦。”云峰说：“我二哥可在山上？”兵卒说：“正在山上，正盼想你二人回山。他听人传言，屯龙口打虎滩被剿。说你们二人与普大王，逃走不知去向。山中金银物件，已然抄产入官啦。”云峰道：“你们不用说啦，去买你们的东西去吧。若有人问我二人回来没有，你们就说没回来。两个兵卒说：“是。”他二人走了。云峰二人这才往里来，到了山寨大门。那守门兵卒问道：“黄寨主，你们二人回山啦。我那普大王呢？”云峰道：“你们先与我通报我二哥，就说我二人回山。”兵卒答应，转身往里去。到了大厅，单腿打阡。说声：“报！”普铎说：“报上来。”兵卒说：“现有黄家二位回山，在寨门外等候。”普铎忙问道：“可普有大寨主？”兵卒说：“没有。”普铎说：“待我出迎。”当时他便迎到寨门外。黄家二人上前行礼。普铎问道：“二位贤弟，你们回山来，我那兄长呢？”云峰说：“二哥，快跟我弟兄

下山，够奔何家口，刀斩何玉的满门家眷。”普铎问道：“为甚么要刀斩何玉满门呢？”云峰道：“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到里面再说。”当下三个人一同到了大厅。那高氏四猛，及巧手将殷志文，花手将殷志武，六个人异口同音的问道：“黄家二位弟兄，听说屯龙口打虎滩，踏为粉碎。但不知你弟兄二人，随普大王逃往何处去啦？”云峰说：“我弟兄三人，弃舍山寨。黑夜之间，我普大哥带我二人，赶奔中三亩园的徐立家中存身，躲灾避祸。普大王心中所思，躲个三五天，再行回西川。不想我弟兄头一天到，第二天、第三天，老贼何玉，就带着群贼追到了徐立家中。内中有一人，姓石名禄，外号穿山熊，金钟罩护体，周身横练，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将普大王拿获。在未被获之时，我普大哥问我二人，是尽其交友之道，还是尽其神前那一股香。我二人说，愿意尽神前那一股香。”普铎说：“你二人错啦。”云峰说：“错者何来呢？我普大哥说：你二人错啦，我不幸要在中三亩园，被获遭擒啦。你二人必须别拿我为重，你们快逃走，够奔西川银花沟，将我二弟领到何家口。我被擒之后，他们准将我与宝铠一齐入都。你二人随普铎，一到山东何家口，岂不是杀老贼个凑手不及。那不就与我报了仇啦吗。你二人要尽其神前一股香啊，随我被擒。那时西川你二哥不知咱们三个人死於何地，他作梦也难测到。那岂不是白白的废了命吗？当时我一听有理，当时便允了。普大哥令我记在心中。所以第一天的夜内，我弟兄二人一看，他们人太多，便弃舍兄长。才来到银花沟与二哥报信。”普铎一闻此言，“噯呀”了一声，翻身栽倒。大家上前撮叫。少时他缓醒过来，说道：“各位贤弟，替我照料山寨。待我与黄家二位贤弟，遵我兄长的遗言，够奔何家口，找老贼报仇。”当时三个人将使用的军刃物件拿齐，多带银两，外面有人把马备好，三个人出寨上马，辞别高家弟兄等，三个人便向山东而来，暂且不提。

且说殷志文、殷志武，他们与高家四猛，回到大厅。殷志文奔内宅。书中暗表：那殷志文与普门马氏有染。他到了内宅，够奔上房，一边走，一边说道：“嫂嫂。”屋中马氏问道：“外边甚么人？”志文说：“小弟殷志文。”马氏说：“志文啊，你到这里来可要小心点。咱们二人之情，你二哥可略知一二。倘若被他撞上，你可小心你的项上人头。”志文说：“嫂嫂，你我之事，左不是婆子丫环，走露了消息。你还能告诉我二哥吗？”马氏一听也对，当时将婆子丫环全部退去。殷志文进了屋中，说道：“嫂嫂我跟您商量一件事。”马氏说：“有话你赶紧说，说完了好快走。”志文说：“嫂嫂不用担惊。我二哥已然与黄家二峰，上何家口报仇去啦。”马氏说：“他三人，但不知与何人报仇去了？”志文说：“与我大哥普莲报仇。”马氏道：“那是畜生啊，千刀万剐死者不多。你二哥干吗与他报仇呢？”志文道：“嫂嫂，我大哥与我二哥

，乃是一母所生。你为甚么辱骂普莲呢？”马氏说：“志文，你有所不知。那普莲乃是贪淫好色之人。他家运不通，你二哥下山，请你二人走后，那普莲来到内宅，调戏于我，我将他骂出门外。没想到天色已晚，他夜入内宅，用薰香将我薰过，被他人所污。这个薰香不是好东西，败坏好人的名誉，一闻上时，是人事不知。你二哥请你二人半个月有余，那普莲他是日不空夜。后来你们回山，我对你二哥一说。你二哥才心生一计，在厅前与畜类面前告假。你二哥遂夜挨紧衣，趴在内宅后房坡。普莲二更来到内宅，用薰香，听屋中没了动静，他拨门来到里面，掌上灯光，那普莲宽衣解带。你二哥来到前坡，跳在院中，辱骂普莲，将他骂得闭口无言。那时你大哥挪嘴唇响了哨。云峰、段峰、黄花峰三人赶到，解去此危。那普莲无面目再见众人，这才带他三人，够奔山东。他才到了屯龙口打虎滩，命兵丁向内禀丁银龙。银龙当时将他让到山寨，人家才把山给他。”殷志文道：“嫂嫂如今他们三个人上山东，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呢？不过据我想他们此去，报了仇也是麻烦，人家不能善罢甘休。若是报不了，他们也就命丧山东。莫若咱们带着姑娘，三个人远走，倒有安乐之处。”马氏说：“那倒不必。容等我那夫主回来，我听一听那边的情形，再作道理。”殷志文道：“姑娘已然十二岁啦。要等姑娘长大成人，也脱不开大家之手。”马氏道：“志文，我与你有夫妻之情。那普铎已略有耳闻，你可要小心了他。”说着话，马氏够奔东里间，将婆儿以及自己女儿普红花，一齐叫到西屋，向红花道：“姑娘呀，你父亲上山东，前去报仇。容他回来，听他有甚么言语。你可知道此事吗？”红花说：“娘呀，我不知。”马氏又问婆儿道：“你可知道内中情形？”婆子道：“我已经知道了。”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三手将惊走银花太岁 厉蓝旺结交分水麒麟

话说普铎之妻马氏说道：“好吧。我夫主上山东报仇，回来时，我问他情形怎么样，人家来报仇，那时我能躲开，躲不开那也就无法，一定死于他人之手。你可以先将她带走，奔河南聚龙庄，南门内路东，铁瓦观的观主。此人姓马双名万梁，人送外号叫神手真人，能摆走线轮弦，他是我的胞兄。我一出阁之时，他给我两张阵图，一张是摆阵的，一张是破阵的。”志文道：“嫂嫂哇，那马万梁是您的亲哥哥？”马氏说：“不错。”志文道：“他与巧手将王万昌，他们是师兄弟。我弟兄二人，与他王万昌，很有来往。我莫若将姑娘送到铁瓦观，您看如何？”马氏说：“那可不行。于氏婆子，我可将此女交与你啦。”殷志文道：“嫂嫂莫若我将于氏跟普红花，一齐送到那里成不成呢？”原来殷志文又看上婆子了，见他头紧脚紧，长得又有几分姿色，这小子又动了邪念。马氏说：“志文呀，我这个婆儿，与我这姑娘，你就不必惦记着啦。”说到

此处，忙叫于氏将姑娘带到东里间去啦。

这里马氏与殷志文，志文道：“嫂嫂，您将阵图拿来，待我观看。”马氏当时开了箱子，取出一个蓝包袱来打开。里头有个匣子，长有五寸，宽有四寸，厚有一寸中盖上有字，上写着：摆阵之时，先看阵图，摆阵不破阵，存阵不摆阵，摆阵若破阵，此人不得善终，此乃阴阳八卦蛇阵图。将匣子盖打开，马氏说道：“志文你看，这上边是破阵的，那下面才是摆阵的啦。”殷志文忙将阵图打开一看，见当中有一个阴阳鱼，四外有字，写的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里面写着是，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此阵有虚眼，有实眼，实眼在头里，虚眼在后头。志文还要往下瞧。马氏说：“你不用看啦。”当将阵图又放到匣子内，包好了，说道：“志文呀，容等他们报仇回来。人家要来报仇呢，我躲的开，那就无的可说。倘若是躲不开，全家死后，你务必要与我报仇。那时我阴在九泉之下，也就甘心瞑目，死而不屈。现下屋中无人，你可以对天赌咒，你若是对我女儿，有安心不良之念，要起个重誓，我才放心。”殷志文听，当时跪倒地，说道：“嫂嫂啊。我要有一点不良之念，叫我不得善终。天厌之，地厌之。”马氏说：“好吧，志文呀，你到前边去吧。”殷志文这才出了后宅，到了前边与志武等，暗中巡查山寨。这里马氏便将于氏与红花叫到西里间。马氏将此包袱交与红花，说：“女儿，你可放到你的身旁吧。”书中暗表：这于氏婆子与殷志武有染。后话不提。

如今且说，普铎段峰云峰，他们三个人，奔山东而来，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报仇的心盛。这天离着何家口切近啦。云峰说：“二哥，咱俩要进何家口的西村口，可有认得的？在没盗铠的时候，我二人常上何家口来。咱们到了那里，先住前街。”普铎说：“好吧。”三个人这才够奔前街，进村口，来到中间路北一座店，字号是祥魁客店，进店问道：“店家，可有干净屋子没有？”从里边出来一个伙计，看他身高七尺，一身毛蓝布的裤褂，白皂青鞋，腰结一条围裙，面如重枣，粗眉阔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年岁也就在三里外，问道：“三位客官，你住店吗？随我来。这里有三间西房，新收拾的。”三个人答应往店里而来。那伙计把马接过，拉到后边马棚，令人刷饮喂，回来给他们开了西屋的门。三个来到屋中。伙计给打脸水，净面烹茶。这个伙计爱说话，说道：“你们三位，从哪里来呀？”普铎说：“从打西川地面。”伙计说：“您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普铎说：“我为访一个朋友，望看一个贵友。”伙计说：“您望看哪一家呢？”普铎说：“贵村是何家口吗？”伙计说：“不错，是何家口。”普铎说：“此人在何家口很人名望。我要打听你能知道吗？”伙计说：“您说吧。只要是在这三条大街住的，没有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太少了。您说罢。”普铎说：“这里有一位逆水豹子

何凯吗？”伙计说：“那是我家二东家，哪有不认识的。”普铎说：“我烦劳你一趟，将他请了来。那不是外人是我的盟兄。”伙计说：“您可来的不巧，我家二当家的没在家。”普铎说：“他上哪里去了？”伙计说：“人都交宝铠去啦。”普铎乃是明知故问，因为知道何凯没在家，他才打听他啦。伙计说：“没有几天，就可以回来啦。”普铎说：“我三人先在此住着，是等候他。二爷没在家，那么谁在家呢？”伙计说：“我们大员外在家呢。”普铎说：“你家大员外官印怎么称呼？”伙计说：“名唤何玉，人称分水豹子。”普铎说：“我且问你，甚么人盗去宝铠？”伙计说：“客官，我说话可嘴冷，您得多多的原谅。盗宝之人也是西川之人。”普铎说：“我怎么不知。”伙计说：“前几个月西川地面没见滚单吗？宋朝九省地面，全都见了公事，拿盗宝之寇。”普铎说：“我没听说过，我常常的不在家。”伙计说：“他是银花沟的金花太岁普莲，来到了屯龙口打虎滩。那看守宝铠的与我们店主有交情。后来我家庄主请来各路宾朋，攻开山寨，逃走三寇。后来追到中三亩园，才将盗宝之寇拿住。如今入都交铠，您在此等着吧，三五天也就该回来了。”普铎说：“何玉他们住在那里？”伙计说：“我家大员外住在中街路北有座吉祥店，就在那里住着。”普铎说：“你把那上等酒席给预备一桌。我们三个人，去到里请我大哥去，好一同用酒用饭。”伙计答应前去叫厨房预备。少时酒菜全来啦。摆齐了之后，普铎说：“你给照看一点。我三个人去请我们大哥去。”伙计说：“您请吧。”

当时三个人出了店，往西出村口，往北进中街，进中街来到中间，看见何玉正从祥顺店出来。云峰低声说：“二哥，您看那人便是何玉。”说着他二人紧行几步，就到杂货铺屋中去避。”那普铎用袖子挡住了面孔，偷看何玉，看他高九尺开外，胸前厚膀背宽，精神足满，头戴蓝布头巾，净白抹子眉，一对环眼努于眶外，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海下一部花白胡须，年长约有六十开外，看他样子已然龟了腰啦，一身蓝布衣服，身背包袱，闪披一件英雄氅，花布裹腿，走到吉祥店门口，往南一拐弯，叫开店门进去啦。三人看的明白，遂照旧回了店口。那伙计说道：“您三位回来啦。”普铎说：“我们回来啦。”伙计说：“您见着我大员外了吗？”普铎说：“没见着。”伙计说：“也许是有事出去了，他的事情太多。这三条大街，不论有甚么事，全都请我家员外爷。”三人来到屋中说道：“伙计，你把灯给我们点上。叫你你再来，不叫你就不用来啦。”伙计答应，送来灯，他就去侍候旁的客人去啦。这里三个人低言小语。普铎说：“少时到他家，我一人敌住何玉，你二人与我打下手，杀他满门家眷。”云峰说：“且慢。少时咱们吃喝完毕，天交二鼓，咱们到了那里先给他挑个亮子，然后再给他个措手不及。小子有甚么能为，也不成了。”普铎笑

道：“好吧。咱们到了那里，临时再商量。”当时他们等到天交二鼓。三个人换好夜行衣，上房软底袜，绒绳十字绊，背后勒刀，明露刀把，将白昼衣服包在小包袱之内，青纱包扎腰，收拾紧衬俐落，不绷不吊。低头看了看，零碎东西不短，将灯熄灭。三个人出了屋中，反身将门倒带，扣好料吊。各人长腰上房，蹿房越脊，向中街而来。站在房上看见那吉祥店门大开，来往人不少，他们没敢下去不知道那里有甚么事。

书中暗表：那何玉自从将各店的总账拿来之后，一查没有底漏之事。何玉道：“就拿我弟兄来说，自生人以来，没有多少得罪人之处。连我儿何斌，都不知怎么叫得罪人。今天可以叫人到各镖店，找来各处的伙计，每家两个人，将木头枪刀也带了来，在此练习。”先生说：“对啦，您可以传授我点真正武术，我们多学点，您也可以多活动活动。您累得浑身是汗，也能多吃点。”何玉一听也对。此时外边已将各店的伙计找来，祥顺店的伙计，已将刀把子拿了来。何玉便命人把院中灯光点齐，此时院内照如昼。何玉将大衣脱了，收拾利落，一齐来在院中。何玉说：“你们大家爱怎么使兵器，就怎么使吧。”众人答应，各人毛腰拿起各人的合手军刃。有一个拿起大枪的，就有拿起一把大刀的。何玉道：“这个大刀有四个字，是扇砍劈剁，大刀为百般兵刃之帅。”又有一个人拿起一根棍来。何玉道：“棍乃百般兵器之王。凡是长家伙，全是从棍上所拆。齐眉者为棍，是短军刃之宗。”那边又有一个人拿一条杖来。何玉道：“杖乃百般军刃之威，也有四个字，支扑床盖。”又有一个人拿起一条大戟来。何玉道：“戟乃百般军刃之耳，也有四字，是勾排锁挂。”有一个人拿起一把竹剑。何玉道：“此乃百刃之师，它也有四个字，击刺割丝。”大家各人全拿了军刃，站在四外。何玉伸手拿了口砍刀，太轻不合手，放下拿起一口朴刀，仍然是不成，遂说：“你们大家在此等候，等取我的军刃去。”说完便来到柜房，打开立柜，取出金背砍山刀来。来到外面，众人一看这口刀，是明煌煌照眼增光。伙计说：“达官爷，咱俩不练啦。”何玉说：“怎么？”伙计说：“我们全使的是木头的，您使真的，那如何能成。您的刀砍到，我们躲之不及，那时轻者带伤，重者废命。”何玉说：“不要紧。可是我这口刀，疆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不过有一样，我有眼力，不能叫你们受伤。不信你们把大衣服穿上，我要刀划了你们衣裳，赏银五两，见血给十两。”伙计何四说：“如果有谁不小心成了刀下之鬼，那时有恤银一百两。只要有我姓何的在，就有你们哭主每月取十两银子。你这个人多大岁数出的世？就以一百年为期。”有一个伙计说：“四哥，您今年高寿？”何四说：“我今年四十有四啦。”这个说：“你家中有多少口人？”那个何四说：“有你的嫂嫂，还有三个姑娘一个小子。”这个说：“大的是姑娘小的是小子？”何四说：“是姑娘。那

小子今年才四岁。”这个说：“莫若您跪在那里叫咱大员外爷，给您个脖子平。叫我嫂嫂每月领十两恤银，还有一百两恤金。”何四说：“你别费话啦。好死还不如赖活着，谁也不愿意死呀。”说话之间，他双手抱着一条大枪说：“达官看枪。”何玉说：“你拿枪扎我，你就别言语啦。我跟敌人动手，他能告诉我吗？”说完还了一刀。那何四转身就面向北啦。他往北一看，那后罩棚照有红光，连忙说道：“达官爷，您后宅不是没有人吗？”何玉说：“是呀。”何四说：“您快去看看去吧，那后边可有火光的亮子。”何玉一听，急忙向后观看，果然有红光。他赶紧往后边夹道而来。到了夹道一看，那三寇正在那里站着。

书中暗表：三寇来到南房，看见他们正在院中要比式。三个人便绕房来到吉祥店后宅，往下一看是黑洞洞的，下边无人。普铎连忙纵身，跳下房来。到了北上房廊子底下，伸手取出银针，扎个小孔，往屋中观看，见屋内灯光明亮，一人没有。他一点手，将二人唤了下来，遂说：“这个老贼料事料得远，老小子会把家眷移开啦。来吧，后宅咱们先给他个亮子，好不好呢？云峰说：“好！”说话之前，三个人各亮火摺子，当时就把窗户给点啦。东西配房连到一块，火光冲天。他三人见火起来啦，急忙各亮军刃，到夹道来等何玉。

此时何玉提了砍刀，来到夹道，见了三寇，忙问：“对面甚么人？”普铎一见摆刀上前，说道：“老贼何玉，你还有今日，休走看刀。”说着上前举刀往下就剁。何玉闪身往后一窜，就来到了院中。云峰段峰也追了过来。三个人当时就将何玉给围住。伙计忙放下木刀，来到柜房，取下铜锣，在店门外鸣锣聚众。四面人等前来救火，大家一到，可就将店门给插上啦。此时三寇围了何玉。那普铎过来，迎面就是一刀。何玉往左边一闪，黄云峰托刀扎，何玉一转身，黄段峰的正拦头刀就砍进来啦，直奔脖子。何玉忙一坐腰，稍一慢点，就在发卷座上刀就砍上啦，当时血就流下来啦。普铎一见，急忙横刀拦腰斩。何玉急忙闪身蹿出。四个人一齐杀在一处。何玉虽然能为好，也是一人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自己心中暗想：我儿何凯入都，兄弟徒弟全没在家，如今被围，我一人如何抵挡得了他们三人，想我弟兄在外做事，没有不光明的地方，不想我何玉会落到这步天地。我只有祝告佛祖的灵验，千万给我落个全尸，就是我死后也是感念的。四个人打的正在紧急之时，何玉头上受了一刀，自己不由使了个诈语：“你们诸位才回来呀！”三寇一听，急忙一回头，往外一看。何玉用手一分，说：“列位老哥们快闪开一条生路。如今有西川的恶淫贼，前来找我拼命。”说着用手一分众人，众人往后一退。那后边的众人是救火的心盛，往前直拥。何玉是长腰往外一窜，从人群中纵出店门外。到了杂货铺的门外，来到门前说道：“老王呀，你快给我开门吧。有西川的贼人，前来找

我拚命。”这个老王乃是山西人，平日何玉净跟他玩笑，平素老王怕虫子等项。如今他又一叫门，老王以为他又与自己开玩笑啦，没给他开门，在里边说道：“你别胡捣乱啦，假装作是真的一般。”当真没给他开门。何玉实在不成了，便坐在门外，面向北。三寇出了吉祥店，普铎在前、云峰第二、段峰第三。黄云峰一见何玉双手拄着刀，坐在店门口，忙掏出毒药镖来，用左手刀把一推普铎，说：“二哥你闪开了”，叫道：“老儿何玉，你看上面刀到啦。”说着抖手一镖。何玉忙向上一抬头，镖中哽嗓。普铎上前砍了他左肩一刀。三个人上前要砍他，不想南房上，砖、瓦、镖、袖箭、铁蒺藜、飞篁石等暗器，一齐打了下来。三寇连忙顺着房沿下，向西逃去。

房上跳下二人，有一人说道：“三弟你快追下贼人，别叫他们跑啦。”此人过来一看何玉，人已死啦，不由哭道：“哥哥呀，小弟一步来迟，哥哥命丧了。”哭着哭着，就背过气去了。当下救火的众人全都过来，扶着他擗叫。见此人穿蓝挂翠，年约三十里外。旁边何四问道：“列位谁认识此人？”有人说道：“这位二太爷非常慷慨，仗义疏财，每次到了咱们这些店，永远是每人五两银子，跟老当家是神前结拜。”何四问道：“那么你知道人家姓名吗？难道说，人家给银钱。你们就不问姓名吗？”人说：“当时我可就记不清了。”何四问：“谁认得他是那山上的呢？我也能想起来他的名姓。”有一伙计道：“我倒知道。他是豹雄山上的二山主。”何四想了想，忽然想起，说道：“此人姓朱名杰，人称银面太岁。”说完上前将何玉的尸首，拉在一边。大家擗叫于他，叫了半天，朱杰才“哼哼”出声，睁眼坐起，又放声大哭。何四道：“二爷您就不用哭了，我家庄主反正也是死了，哭几时也不能活。您这一来到是我们大家的主心骨儿。这些事还得您办呢。”这正说着，王老西已将杂货门开啦，出来说道：“二爷来啦。好吗！俺老西是王八日的。”说着自己打了几个嘴巴，回头叫起伙计说：“你们大家收拾行李回家吧。先给我家带个信，就说我给何庄主祭了灵啦。”王胜说完了，来到了何玉的尸前跪倒，放声痛哭，口中说道：“何庄主啊，你说是你的错处，还是俺老西错呢？从打你祖父与我祖父，就有了交情，到了你父与我父，又有交情，直到如今，你我二人又是好友，真是三世的朋友啦。我王胜生来胆子小，你父子时常叫开门，给我往进扔田鸡长虫等等的，吓得我老西怪声喊，你们一乐儿。今夜想不到你遇了真事，又来叫门。是俺老西一时大意，才叫你被贼人所害。朱二员外，您把俺老西绳缚二臂吧。俺老西要给他开门，他死不了。”朱杰一抱拳说：“老哥哥，快把门关上，别叫他们走。平素您与我哥哥有个诙谐，焉能拿您祭灵呢？冤有头，债有主，自有祭灵之人。”说着话上前先将镖起下来，带在自己镖囊之中，遂问道：“伙计们，我那二哥，与侄辈他们，全上那里去了？我那贤嫂可在后宅

？”何四道：“二爷您要问，那姜氏夫人是命不当绝。大家入都交宝铠，走了五六天，那河南姜家屯的二位舅爷就来啦，将夫人及姑娘婆子丫环，全行接了走。姜氏夫人不走，我家庄主将夫人催走。我家庄主在世之时，料事料的太远。在中三亩园拿普莲，逃走了云峰段峰，二寇逃回西川银花沟，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铎，这是那三寇所为。”朱杰问道：“我且问你，逃走云峰段峰，他们大家知道不知道？”何四说：“知道。”朱杰道：“那小孩何斌，就放心大胆的去？我二哥何凯，他也疏神大意。”何四：“二爷，您休要怪罪他叔侄，这内中全有原故。人反正已然死了，您只好设法给我们庄主报仇，也就是了。”

朱杰道：“他们就那走了？”何四道：“他们众人，就如轰走一个样，叫他们到杭州兴顺镖行。再者为是在王爷面前，好得出点赏赐来，为是争光。”朱杰说：“伙计们，你们先将我弟兄的暗器收起来。那店有客人吗？”何四说：“祥平店没有客人。”朱杰说：“好，那么你们将那西房腾下来，将北里间搭好一个床，把我兄停放在那里。”何四等答应，赶紧去收拾。当时就将何玉的尸身，抬了进去。朱杰看明，忙叫人取来新棉花，围成一个团儿，将何玉血口堵上。自己泪下如雨。又叫：“伙计们，你们到西村口外看一看去，他们回来没有？”伙计们答应，出去看去不提。

且说三手将电龙，山东青州府东门外，有个金家口，西村口有个大车口，正北往西，地名叫厉家寨。那里为首的哥俩，专保东路镖头。大爷叫混水鯢鱼厉蓝旺、二爷叫展眼鳌鱼厉蓝兴。鯢鱼与鳌鱼，在水里外号，算他二人为尊啦。头至扶桑尾至昆仑，鳌鱼展眼地动三千转，喷墨如玉，鳌鱼在上垂首，鯢鱼在下垂首。两个鱼每个背上全出一个独鳍，鳌鱼分水往南歪着，鯢鱼分水往北歪着；四面有一块蒲围，上坐地母，坐北向南，蓝脸红发，赤金的耳环，身穿土黄色的袍。按《纲鉴》所载，鳌鱼展眼地动三千里，喷墨如雨，普天之下三山六水一分田，市井之人，全在他身上驮着呢。如今他弟兄二人是以此鱼为绰号，那厉家弟兄的水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厉蓝旺之妻张氏，中年故去了。厉蓝兴之妻刘氏，所生一子，乳名叫金雄，两生三岁。这一天蓝旺说：“兄弟，你在家中看守家业。我那弟妹与咱们厉氏门中，留下后代根苗，愚兄我心中喜悦已极。你夫妻二人在家中，看着此子，容他到五岁的时候，与他折腰折腿，传授他武艺，到了七八岁，再给他请一位先生，传他文学。愚兄我必须要在外云游，访一位对劲投缘的宾朋才好。”厉蓝兴说：“兄长，您已然年到了花甲啦，飘门在外，作甚么呀？是您弟妹对您有个不字？还是兄弟我不听您的话啦？还是仆妇人等气着了您哪？”厉蓝旺道：“全不是。我因为在家中烦闷，打算出外散逛散逛。”蓝厉兴说：“兄长，您不必。要有甚么事情，您可以在家照料，我能出去，银钱还有多的吗？”蓝旺道：“贤弟呀，你我一母所生，咱

们是手足，还有甚么说的吗？不过那银钱挣得必须要够才成。要是没完没结累碎三毛七孔心，临危是连一文钱，也拿不了去。二弟，你还要上哪里去挣钱去？”蓝兴说：“寨中不敢说是首户的财主，要讲在青州府往东，可就是第一的财产。咱们二人在家，敢说是茶来张口，饭来张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您可还出去云游干么去呀？”厉蓝旺道：“二弟，你不用阻拦于我哪。我要打算出外云游，访一位投缘对劲的好友，好扬名四海。”蓝兴一听，这才不敢相拦，遂说：“既然如此。哥哥您在外头，到了那里，就要往家中寄信。兄弟我好知道哥哥您扎足之地，我也放心。”

厉蓝旺点头应允，这才收拾水衣水靠，夜行衣包，百宝囊、金背刀一口。应用物件，通盘拿齐。刘氏来到边，跪倒说道：“兄长，您上那里去？年过花甲啦，您外出云游，我夫妻二人放心不下。”厉蓝旺长叹一声，说道：“妹妹，赶快请起。你夫妻二人，在家中照料此子，将来长大成人，算你功劳一件。”刘氏道：“兄长，您要飘门在外，小妹我在您兄弟跟前受累。”厉蓝旺闻听此言，双目落泪，说道：“二弟呀，咱们家门有德。我那弟妹来到咱们家中，知三从晓四德，尊敬长上。我走后兄弟你的脾气，务必要更改才好。你夫妻二人好好将此子，对付长大成人，兴咱们厉氏门中，顶门立户。你脾气要是不改，金雄有个差错。到你我弟兄这一辈上，要缺嗣断后呢。”遂说：“弟妹快请起吧。你夫妻二人，受愚兄一拜。”说着跪了下去。厉蓝兴刘氏，连忙也跪下，将兄长搀起，说道：“兄长，您跪者何来？”厉蓝旺道：“是我拜托你二人，务必将养此子，长大成人，好不断厉氏香烟。”厉蓝兴止住泪水。弟兄一拉手，蓝旺道：“二弟。许有来往的镖船，插咱们旗子一走。不论他多么重要的，你尽答令他去走，决无有危险。”蓝兴点头，这才与兄长预备行囊褥套，搭在马上。厉蓝旺转身形往外。刘氏夫妻送出门外，恋恋不舍。蓝旺道：“妹妹请回吧，看守金雄要紧。”厉蓝兴说道：“兄长您走后务必要往家中来信才好。”厉蓝旺点头。直送到西村头，厉蓝旺说：“兄弟你回去吧，我要赶路啦。”蓝兴点头，自行回去。蓝旺拉着马，回头看二弟，心中也是难过，一狠心便飞身上马，打马离了厉家寨，往下赶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在沿关渡口，听人所说，这个店口没有名誉，又有人说：“要讲店口好，那可比不过电家庄那电家店。在这庄子的中间，南北一道大墙。在大墙的当中，有两扇大栅栏门，天交五鼓开，夜交二鼓关。门以外东是二里半长街。交界以西是老庄主，此人姓电名华，是老有少心，此人无所不为；在交界墙以东，有位少庄主，此人姓电名真，字维环，人送外号分水玉麒麟，掌中金背朱缨刀一口，是口宝刀，生来侠肝义胆，此人在交界墙以东；路北是宅院。路南的店口，那店名叫德升店。要是有人，于夜中住在那店中，有电少主必定夜内过去查问一遍

，沿路上有被劫的没有，或是受了甚么人气了没有，他全都问一问。若有那受气的主儿，能叫你过的去，顺过你的气来。有被劫的主儿，真能把你的东西物件，找了回来。不过他人脾气太烈，沾火就着。”厉蓝旺在屋中偷瞧，喊来店小，要酒要菜。吃喝完毕，安歇睡觉。

第二天天明，就听柜房有人说话，说：“店主人您来啦。”电真说：“来啦”说着话便来到各屋问了一番，问完走啦。厉蓝旺便将伙计叫了过来。伙计问道：“这位达官，您要甚么呀？”厉蓝旺道：“你先坐下。我问你一件事情。”伙计说：“您说吧，有甚么事情。”蓝旺说：“你姓甚么呀？”伙计说：“我姓刘，名叫刘义。”蓝旺说：“是啦。我问问你，方才来的这位店东，他是怎么个人呀？”刘义说：“我们店东，姓电名唤电真。他是一位行侠作义的，此人慷慨大道，仗义疏财，挥金似土。”厉旺又问道：“此人家中都有甚么人？”刘义说：“家中有妻子，还有一个男孩。”蓝旺又问：“他还有甚么人？”刘义说：“这交界以东，就说没有人啦，其余不过是当家什户；那交界墙以西，有我们老庄主。此人姓电名华，外号人称玉美人的便是。这电华虽然年岁已大，他仍然老有少心，而好贪女色，他是到处采花，可不落案。这一道大墙，立了没有几年。我家少庄主，有一次跟下老庄主去。因为李家庄一位少妇，人家知三从晓四德，贤慧已极。那玉美人带庄兵，每人一面铜锣，进村口就打。您想这少妇长女，焉能不出来看热闹？我家少庄主在暗地跟随，将李家少妇搭救啦，冲散老庄主的姻缘。他们叔侄爷俩，在西村口动了手。当时少庄主卸下老庄主的左臂，若不是东庙的志云和尚赶到，解去此危，那时我家少庄主就把老庄主命给废了。大家出头一说合，才保住了残喘。这才砌这个交界墙。界墙以西归电老庄主所管，界墙东边就是归我们少庄主所辖。在二更以后，五更以前，墙西之人，若到了墙东来，被我家庄主碰见，追问前情，是绳缚二背，送到县中去罚办。东边之人若到了西边，我家少主人说过：“过了二更就不准去，要过去被人拿获，他不管。”厉蓝旺将此事打听明白，遂说道：“刘义呀，你家主母，是那里人氏？”刘义说：“我们这电家庄东边，有片沙滩，寸草不生。往南有个王家庄，沙滩以东刘家庄，北边是赵家庄。这几个大村庄，全是五里地的长街。我家主母，乃是王家庄的。”厉蓝旺问道：“你是如何来到店中的？”刘义说：“还真问着啦。我的天伦是位卖货郎的，我自小就随着去作买卖。后来我父死去，我们家中就剩下孤儿寡母了。我家少主人，就把我留在店中，供给我家中吃喝。”厉蓝旺道：“刘义呀，你家主母的娘家还有何人呢？”刘义说：“他家还有三个兄弟，名叫王麒、王麟、王鹿。当年你家主母在娘家之时，是母女不合，这才有我家老庄主在世之时，派媒人给说了过来的。老庄主故去之后，我家少庄主，按家宅的规则，我家少庄主不听

内人之言，管得我少主母是服伏在地。我家少庄主在外作甚么事，也不家里去说，到了内宅是一字不提。妇人要问，他就能给妇人一个没脸。”蓝旺一听，点了点头，要酒要菜。吃喝已毕，取出一锭银子，说：“刘义这个给你拿去买双鞋穿去吧。”刘义说：“达官爷，您做甚么给我银子呀？”蓝旺道：“是你不知。我在此处，要多住几日，访一位至近的好友。你就拿去吧。”刘义当时谢了，拿银子走啦。

从此厉蓝旺便在暗中一调查，电真果然是位光明正大之人，这才进步要与他结交。电真花钱买甚么东西，全是在暗中给钱。有时他去洗澡，便在暗中先给了钱。电真要去城内听戏去，必在暗中先给了戏价。这一天电真在德元居酒楼来喝酒。他一来的时候，就在柜上留下话，说：“少时若有人前来会我的饭帐，千万替我将那位达官，请到柜房，代问贵姓高名，为甚么候我的帐。问明白了上楼来告诉我知道。”说着掏出一锭银子，交与那个伙计。伙计说：“庄主爷您请吧。做甚么还赏给我银子呀？”电真说：“难道你还嫌少吗？”伙计说：“不嫌少，不嫌少。”当时谢过了。电真上楼，要了一桌酒席，自斟自饮。少时那柜房来了一人，问道：“堂官。电庄主可在楼上吃酒？”柜上人说：“不错。”那人问多少钱一桌，伙计说：“十三两六，是一桌上八席。”那人一听，伸手取出上锭银子，约有二十两，说道：“电庄主的酒饭帐钱之外，全是你们大家的小费啦。”伙计忙说道：“我家庄主有话，您先请进来。”说话之间，将厉蓝旺让到了柜房之中。见东房山挂着字画，桌上放着水牌算盘等。让他坐下之后，伙计问道：“达官爷，您家住那里。贵姓高名？你为何故，凡是咱们电庄主花钱之处，您是满候。”厉蓝旺说：“我住家在山东青州府东门外，金家口厉家寨。我姓厉，双名蓝旺，在山东地面有个外号，人称混水鳃鱼。我听电庄主名姓特别，故此我来拜访，我要与他交友。伙计我借你一步，前去楼上，向他说明。没别的我听你的话。”伙计说：“达官爷，如今这个酒饭帐钱您可让不出去啦。这个买卖是我家店庄主的。您先少候，待我与您回禀一声。”说话之间他上了楼，见了电真，将方才之事，完全说出。电真一听，这才跟随伙计下楼，来到柜房，有人挑高帘。电真一见，抢行几步，双膝跪倒，口中说：“恩兄在上。小弟电真花仁兄之钱特多，总未见面。今日一见受弟一拜。”厉蓝旺赶紧站起用手相搀，说：“兄弟快快请起，咱们楼上一叙。”说话之间，弟兄二人来到楼堂之上，命伙计将残席撤下，另换新席。厉蓝旺笑道：“贤弟不可如此，你我不是酒肉的宾朋，何必如此呢？”电真说：“兄长未看见摆酒，就算残席。”蓝旺笑道：“不要客气了。”说话之间，二人入座，一同用酒。

酒饭已毕，撤去残席，献上茶来，两个人落座吃茶。电真说：“兄长呀，您所

为何故呢？到处在暗中代我还钱。兄弟我花您太多啦。”厉蓝旺说：“贤弟呀，皆因你名望太大，慷慨好义，挥金如土。在路途之上，听过往人言，心中有些不信，因此才来到店中，一住二十多天。我在暗中一调查，果然你真有君子之风，名实相符。”电真说：“兄长您多有抬爱。”厉蓝旺道：“贤弟，你我弟兄投缘，咱们是一见如故。如今我有意与阁下交友，但不知肯赏我全脸否？”电真心中所思：他们弟兄在山东，水路镖头成了名，真是威名远震，如今既来与我交友，可算自己面上的光荣。连忙说道：“兄长既有此意，那我是求之不得了。但不知您的贵甲子？”厉蓝旺道：“我还小啦，今年五十有六。贤弟你呢？”电真道：“小弟虚度三十八岁。”厉蓝旺说：“贤弟你我去到沐浴堂，前去净身。今天日子好，咱们便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说着话二人站起身形，往外要走。伙计说道：“电员外。现在柜上有老达官，存有二十两银子，我未敢收帐。”电真道：“哥哥您怎么又要候帐呢？快取来交还吧。”厉蓝旺笑道：“小事一段，何足挂齿。既然是贤弟的买卖，这我就不候钱了。他们大家也很不容易，那银子全赏给他们大家分啦，作为小费吧。”伙计一听，连连称谢。电真叫过伙计告诉他去到沐浴堂里去下话，就说少时同人来沐浴，千万别收外人钱，记在电庄主帐上。那伙计答应，前去送信。谁知那里的人说：“今天一早就来了一位厉老达官，放下一锭白银，说明不定今天明天，同着电员外前来沐浴。有空先候钱啦。”伙计一听，连忙回来禀报员外。电真说：“真是岂有此理，又叫仁兄花钱啦。”遂叫：“伙计快去备办香案一切物件，少时我们回来就用。”伙计答应下楼去了。他二人也下楼，前去沐浴堂。

沐浴完毕，回到酒楼，香案早已备齐。两个人焚香，冲北磕头已毕，电真再与兄长叩头。厉蓝旺搀起他来，又伸手取出十两银子，赏给伙计。电真说：“这个买卖是咱们自己的，不必赏他钱了。咱们弟兄二人，上东村头，赶奔家庙前去拜祖先堂。”蓝旺点头，当下两个人便一齐出了酒楼，来到了东村口，路北的庙门前。电真上前打门。里面人等问道：“外面是谁叫门？”电真说：“是我。”里边老和尚智云说道：“电员外吗？”电真道：“正是。”说话之间，哗啦一声，门分左右。智云定睛观看，见电真同着一位老达官。站在门前，不知何故？电真道：“智师傅呀。现在我与此人结为金兰之好，特来叩拜祖先。以后你可称他为大员外爷，叫我为二员外好啦。”智云连连点头。二人当时进了家庙。老和尚关了庙门。这庙是北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全是出廊子的大房。智云到了北大殿中，打扫齐毕，点好素烛，又将应用物件一齐备好。电真弟兄，这才进去参拜祖先。拜完之后，出离了家庙，回到电真家中，到门外上前叫门。仆人将门开了。电真说道：“仆人，从今之后尊这位为大员外

，叫我为二员外。这是我一位拜兄。”仆人说“是”，当下俩人走了进来。到了书房落座。仆人献过茶水。电真说：“仆人你快去后面，将你主母唤来，带同你家少爷，前来拜见我兄长。”仆人答应，转身到了里屏门，叫出女仆来，告诉她去向主母去说，员外爷有话，请主母带着少爷出来，到书房来见员外的恩兄。女仆到里面一说，电门王氏便带着电龙，母子随仆人出来，到了书房。厉蓝旺一见，连忙站起身形。电真说道：“你快过去拜见恩兄。”王氏一听忙上前拜倒，说：“尊兄在上，小妹与您叩头。”厉蓝旺往旁一闪，便忙说道：“贤妹请起。”电龙上前叩头，说道：“伯父在上，小侄男与您叩头。”蓝旺也说道：“侄男快快请起，你今年多大年岁啦？”电龙道：“小侄九岁了。”蓝旺说：“好！”遂伸手取出一锭黄金，说道：“孩儿呀，你拿去买块糖吃吧。”电龙一见，连忙向后倒退，说道：“伯父呀。我家有钱，请您收起。侄我有钱花的。”厉蓝旺知道他家家规很好，遂说道：“贤弟呀，你就叫电龙收下吧，难道说，我还能收回去吗？快叫他收下吧。”电真说：“电龙啊，你就拿去吧。”电龙一闻此言，伸手接过，二次跪倒致谢，拿着金子与王氏，母子回归内宅。厉蓝旺问道：“贤弟呀，此子你可与他折腰折腿？”电真道：“我也曾与他折腰腿。”厉蓝旺道：“我意欲在白天传文，夜晚传武。”电真说：“兄长，小弟我也是打算将我的能为，是倾囊而赠。为是将来好叫他按照我的脚步而走。”厉蓝旺说：“甚好，贤弟本当如此。”从此电龙就学艺了。

书要简断，二人交往一年有馀。这大墙以东，就改为二友庄。庄东口立一石碑，上写除暴安良二友庄。这天厉蓝旺说道：“二弟呀，我要打算在咱们东村外那片沙滩上，办几天谢秋戏。一来祭龙王；二祭土地；三祭青苗神。”电真一听笑道：“兄长此意甚好。那您就分派大家，着手办吧。”弟兄全同意了，这才派家人把各村的村正副找了来。大家一齐到家庙商议此事，大家一闻此言，一齐点头应允。厉蓝旺道：“既然列位赞成此举，那你们大家就分头向各村住户，去凑钱去。我弟兄二人拿出三千两银子，置买木器，以及席箔等应用的东西。咱们指着地吃饭，到时候就得答谢龙王、土地。从此咱们是一劳永逸了，年年要办一回。”大家齐声说：“好！咱们就那么办啦。”当下商量妥了。发起人为厉蓝旺、电维环，大家村正随意，加上名字，作为赞成人。这谢秋戏一切筹备齐啦。到了唱戏这一天，来的人实在不少。仰仗着他弟兄派人竭力保护，戏唱了，并没有出甚么事故。

转过年来，电龙十一岁啦。厉蓝旺道：“二弟呀，今年再办谢秋戏，可不能照头一年那么办啦，必须改一改罢。”电真说：“兄长，您打算怎么改呢？”厉蓝旺道：“我打算在那戏台看台当中，用木杆截上。男女人等分开看，各带坐

位，男女不准混杂。”电真说：“也好，那么咱们先把他们各村正全找来吧。”当时便派家人去找村正，告知此事。大家全都赞成，此事算是定规妥啦，各自散去。在正月月底，厉蓝旺忽然得了重病。电真一见，心中甚为着急，连忙派人请来名医生，与他诊治。无奈他是越治越利害。这天电真说道：“哥哥，我有一个事来跟您商议。我这门外，来往人太多，兄长不得调养。不如挪到后宅，有您弟妹，也好侍候于您。”厉蓝旺说道：“二弟你此言差矣。”电真说：“我怎么差啦。”蓝旺道：“咱们弟兄，虽然相交二年有余，如同亲手足一样。倘若我有个不好，那时难免外边有人说长道短，莫如我挪到东村头家庙住。可以把得意的家人，派去几个，与我煎汤熬药。不过我不放心家中。你须每天要到庙里去三次。”电真连连答应，立时带领家人，到了家庙，将西房北里间，特别安置一番。叫去人将三间西屋糊得四白落地，北里间安放一个顺山大床，就将厉蓝旺搬到庙中去养病。电真每天必去三次，弟兄相见。这一天电真又到庙中，问道：“兄长此时觉着病体如何？”厉蓝旺说道：“贤弟呀，你一来，我心中很是痛快；你一不来，我就不放心。”电真说：“既然如此，小弟我每天准到就是啦。”从此他是每日三回，一直到了七月，那地里的庄稼，很是丰收。各村正又来见电真，问道：“大员外爷可曾好了？”今年的戏还办不办呢？”电真道：“现下已见好一点。戏咱们还是照样的办。你们大家出去，到各村去筹划钱。我包葫芦头，到时候听你们一笔帐。”众人连连说好，便分头去凑钱。

到了七月十五这天，电真来到家庙，见了兄长，一说此事。厉蓝旺点头说好。电真是白昼衣服，肋下配刀，未拿夜行衣包。他问道：“兄长啊，不知您病体如何？要是好了，可以前去看一看去。今年咱们请的是京班大戏。”厉蓝旺道：“贤弟啊。我这个病体沉重，是寸步难挨，不能前去。”电真说：“兄长想吃甚么，您可以说出来。那戏台前头，三山五岳赶档子、做买卖的很多，可以叫仆人去买。”厉蓝旺道：“我倒不想甚么吃。兄弟呀，你倒可以到戏场去走一走。倘若要有毛贼草寇，知道我染病在床，你一个人护不过全庄来。他们若是在四个庄子里得出便宜去，那时咱们这除暴安良二友庄的七个字，是被水而冲。”电真点头应允：“是，是。”他便出了家庙，来到戏场。有人刚要叫他，电真忙一摆手，自己便在戏场里边绕了一个湾，又来到了外边，直到戏棚后头。到了戏棚的西北犄角之上。瞧见一个僧人，不由心中一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警淫贼刀削左耳 报私恨计害维环

话说电真看那僧人，身高九尺开外，汉壮魁梧，膀大腰圆；往脸上一看，面如蟹盖一般，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青青的头皮，未受

过戒；身着瓦灰色僧袍，一巴掌宽青护领，散着怀，青纺绿的中衣，高腰的白袜子，黄僧鞋，白沿口。倒背着手，手中拿着一个木环，站在那里，两眼发直，不知道他看甚么啦。电真连忙顺着他的眼光一看，在妇女群中，看见一位少妇。电真一见，猜出他准是一个采花的凶僧，心中一动，暗说：“幸亏我那恩兄叫我来戏场走走，如若不然，这真许是出了甚么意外，还是我那兄长料事料的远，如若不然，还不一定又出甚么事呢。我从此跟我那兄长在一处，还多长许多的见识呢。自己想到此处，顺他眼线看去。见那人群中的少妇，长得实在不错，身穿花红叶绿的衣裤满头珠翠。有一条凳儿，正坐在那里看戏。下垂首坐着一个女仆，是陪着看戏哪。电真在远处瞧着，天到正晌午，戏散了场，那仆妇便取出手巾中的蒸食来，他们二人一起吃这天津有名的蒸食。电真在一旁净看着那个僧人。工夫不见甚大，又开戏啦。少时四戏唱完，天到大平西，又喝完啦。那个少妇带着仆妇，主仆一同回了南村头周家庄，僧人在后边跟着。他们主仆进了村子，来到北村头，那北边就有一家住户，路西朝东。他二人到了门前，上前门，就听里边有人问道：“嫂嫂你回来啦。”少妇说：“妹妹，你看看今天的戏，还真不错。”

不言她们二人说话。且说这个僧人跟了过来，到了门口外，往四下里一看，并没有过路行人。这才暗中取出粉漏子来，给留了个暗记号，那电真在背后早看着他呢，僧人又巡视了一遍才行走去。电真急忙上前来查看，原来是一个粉莲花，旁边一个小蜜蜂儿。自己看他走远啦，便来到一家酒馆，的了个雅座。正在用酒用饭之际，忽听外边有人叫道：“大师傅，您来啦。”和尚说：“可有雅座？”伙计说：“不错，后头我们还有雅座。”说着当时便将僧人带到雅座，当时会过酒饭钱五十两，伙计给道了谢。电真一见，连忙自行会过了钱，先出来到了南边一片大树林，他是席地而坐，自己养精神，耗到天黑，为是好捉僧人。少时那个和尚喝完了酒，也出了酒楼，来到林中，坐在地上养精神，预备黑夜前去采花。按下不表。

且说那个姑娘开了门，将他嫂子迎了进去。这个时候西屋里的老太太醒啦，问道：“姑娘，你嫂子回来了没有？”姑娘在东屋，连忙答应说：“娘亲，回来了。”说着话姑嫂一齐到了西里间。老太太问道：“哟，你都去回来了。”少妇说：“回来啦。”老太太说：“你可看见大员外爷？”少妇说：“没看见大员外爷，我倒看见二员外爷啦。可惜今年您身体不爽，要是好着，您带着我们姐妹俩去看戏去，有多好啊！今年这个戏乃是京班大戏。”老太太说：“噯呀，那有那么大的福呢？快不用提了。你们姑嫂去用晚饭去吧。”二人答应，这才一同去到东屋，张罗作晚饭吃，暂且不言。

且说那村外林中的凶僧，他耗到夜晚二更以后。他从身上取出白蜡捻来，粘在

树本之上，晃火摺子点着。这才收拾紧衬俐落，背后好戒刀，出树林子，往村里而来。那一边电真，也早就收拾好啦，便跟了出来。那僧人到了那家门口，先回头往四外一看，见没有人跟着，便将暗记擦掉。这才回身，纵身形上了墙，二次用力，又上了东房。往院中一看，北房三间，西里间也有灯光；看见东里间掌着灯光，听屋中有人说话，是燕语莺声。原来是那少妇正卸残装，解下罗裙。女仆掌好手灯，带同姑嫂出来，下台阶拐湾往西。凶僧看明，是姑嫂二人，长得都很美貌。他连忙跳下房去，来到屋门口，正要进屋，忽然背后带风声，来了一物。他急忙回头带闪身，那如何能躲过去呢？早听的一声，就打在右肩头。他也看见东房上后坡站着一人，向他点手。凶僧长身奔到房下，二次拧腰，上了东房。就听那人说道：“凶僧你随我来，我有事相求。”遂说：“你头前带路。”电真说：“好！我头前带路。”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这家，一直到村外树林。电真抽刀在手，影在身后，凶僧已到。电真用手一指说道：“凶僧，你乃出家的僧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扫地不伤蝼蚁命，放走飞蛾纱罩灯。你不跪念佛经三卷，你到处采花，败坏佛门。你可曾知晓，头上有天？你是那处的僧人？快与我讲来。”僧人说：“你是何人？”电真说：“我祖居电家庄，蒙大家的抬爱，故为二友庄。你家二大爷，姓电名真，字维环，人称分水玉麒麟的便是。凶僧你唤作何名？”僧人说：“我出家在黄沙滩，万佛寺。你家少方丈姓普名月，白莲花的便是。你家师父，自出生以来，就爱采花。电真你不要管我的闲事。”电真说：“凶僧你休要发狂。你家二太爷，单管此事。”普月一闻此言，往后一闪身，伸手亮出戒刀，说道：“小辈你既然要管，来，来，休走！且尝我一刀。”说着上前举刀就砍。电真见刀到，微一闪身，用竹影刀往上一迎，呛啷一声，就将戒刀削为两段。普月一看，就剩了少半截刀把啦，知道不好，遂问道：“电真，你使的莫不成还是个青钢吗？”说黑话是如此，说真了就是宝刀。电真说道：“然也。我不敢说是宝刀，可是你家太爷的刀，杀人不沾血。今天我是要你的狗命。”普月轮刀把再砍，早被电真又给削去半截。普月一看不好，抹头往西就跑。电真哈哈大笑，说道：“你还能跑的了么？”说完飞身一纵，早到贼人背后，用脚一勾，便将他腿搭住。普月往前一绊，便爬伏在地。电真上前将他捆好，提到林中。普月是苦苦的哀求，说：“大太爷您快将我放了吧。我得了活命，决对念您的好处。我是无名的小卒。”电真说：“你不必哀求于我。到了松林之中，就是你身逢绝地了。”说话之间，到了林中，将他放下。

电真问道：“你都在那里采花来着？快说你在那里采花来啦！”普月说：“我刚由庙中来，并未到何处去采花，就是这一处。”电真说：“那么你出家那个庙里？”普月说：“我出家在山东袁州府西门外，金家堡，正北黄沙滩万佛寺

。”电真又问：“你师是谁？”普月说：“我师父可大大有名，他上智下深，别个人称赛朱平。”电真说：“你是认打认罚吧？”普月说：“认打怎么说，认罚怎样讲。”电真说：“你要认打啊，我把你提到当官问罪。”普月说：“我要认罚呢？”电真说：“那我就将你左耳摘去。到要见美色起淫心的时候，千万想一想，你的耳朵为什么掉的。”普月说：“我认罚吧。”电真说：“好吧。民乐业，传至太宗一提他左耳，刀一走，左耳已被削下；又将他包头巾揪下，裹了耳朵，带在兜囊之中；又将他绒绳解下，普月站了起来。电真道：“你以后还采花不采呢？”普月说：“小僧再也不敢采花啦。”电真说道：“既然如此，你必须起个誓才好。”普月连忙跪下，对天赌咒，说道：“苍天在上。小僧普月，从今改过，永不采花。我要再采花，叫我尸首两分，开膛破肚，被人摘心。”起身站起。电真说：“便宜你逃命去吧。”普月说：“大太爷你贵姓高名呢？”电真说：“你问此作甚？”普月说：“将来我好知道是那一位，给我改的恶。”电真哈哈一笑，说道：“谅你也没有多大胆子。告诉你，我祖居二友庄，姓电名真字维环，外号人称分水玉麒麟的便是。”普月说：“好吧，我记下了。”说完此贼出林子逃走。电真便向回走来。如今且说庙中养病的厉蓝旺，派他去巡戏棚，有半天没回来。直到了掌灯以后，仍然不见。自己心中不放心，便命仆人：“去到家中向你家主母去问，就说我叫你二员外前来有

话说。”仆人答应，去了半天，回来禀报，说：“我家二员外爷，午间出来就没回。”厉蓝旺说：“那么他上那里去了？你们快将我扶起来。”仆人答应，将他扶着坐了起来，面目向外，是等候二弟。此时那电真在庙外，来回的走，没敢进庙。他怕三更半夜的，自己大哥刚吃过药，不好养神，便围着庙来回走。直到天光大亮，这才上前打门。里面仆人问道：“谁呀？”电真说：“我回来啦。”仆人一听是二员外，急忙将门开啦。电真走进来问道：“大员外爷可曾起床？”仆人说：“一夜未曾合眼。因昨昨你没回来，他放心不下，命我到家中去请您，我家主母说：“您一夜未归。大员外爷不放心，坐在床上等着您呢。”电真一闻此言，眼泪在眼圈中乱转，心说：为我可称着了大急。连忙进到里面，来到病榻之前，双膝拜倒，口呼：“兄长在上，小弟电真与哥哥叩头。”说了两句，蓝旺一声不言语。电真说：“兄长一言不发，莫不是三焦火盛，兄长耳朵背了不成？”厉蓝旺道：“我并非耳背。你昨天晚上，为甚么旷功两次未到？你上那里去了？”电真站起身形，忙将昨日之事，一一对他说明。厉蓝旺道：“二弟，你可曾问过他的名姓？是何人的门徒？”电真说了一遍。厉蓝旺说道：“二弟你错了。应当手起刀落，将他杀死，埋在林中，外人不知。如今你放他一走，恐怕他向他师父去说，那时二弟你可不能保太平了。人

要得朱平的外号，此人一定阴险，我在江湖保镖时，听说有这么一个智深，对待人等，非常有智转。他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他下手太黑。以后你先不用上家庙来啦，小心你的家中，你一疏神，后宅出错。”电真说道：“兄长啊，料也无妨。小弟若是知道，他们敢如此待我，那时我手提宝刀，杀进万佛寺，大小僧人斩杀尽净。”厉蓝旺道：“贤弟此话不是这样说法。从今以后，你不用来庙中啦，在家多要小心就是了，免出其他祸患。”电真点头应允，这才回到自己家中。又过了几天，并没有甚么事情。

这一天，电真到庙中去，看一看兄长的病体如何，便出了庄来到家庙门，上前打门。仆人开门一看，说道：“原来是二员外来啦。”电真说：“我大哥的病体如何？”家人说：“大员外爷的病仍然不见大好。”电真说：“好吧。那你去给我回一声去，就说我来啦。”说着两个人往里走。那仆人先进去问道：“大员外爷，我们二员外来看您来啦。”说话之间，电真也进到中，上前见过礼。蓝旺问道：“二弟呀，你不在家中，来此何事？”电真说：“弟在家中，放心不下，特来望看兄长。”厉蓝旺说：“二弟，你在庄中得罪了恶淫贼，你应当在家守候。倘若他们到了家中，做出事来，以我弟兄的名姓要紧，那得把我急死。你快回去，暂时不必前来。如有甚么事，我派人到家中去找你。”电真说：“是，是。”弟兄又谈了几句闲话，电真告辞出庙。回到自己门首，一叫门。仆人电海，出来开门：“二员外爷，您回来啦。方才有人给您送来一张柬帖。”电真说：“是那里来的？”电海说：“是从黄沙滩万佛寺。”电真一听，心中一动，忙问柬帖在那里。电海说：“已交与我家主母。”电真急忙来到书房，正见王氏向书架上去放。电真说道：“你收甚么呢？”王氏说：“现有你的朋友给你来了一个柬帖。”说着送了过来。电真接过一看，上面写得是：“电二爷维环，见字知悉。小僧住黄沙滩万佛寺，上智下深，别号人称赛朱平。今特斗胆约请阁下，前来庙中一叙。倘若提刀避箭，怕死贪生，不敢前来，那时请在家中候等。我将佛事办完，率领小徒，一齐到门致谢。别言不叙，小僧智深合十。”电真看完，不由大怒，眉毛梢就搅起来啦，遂说道：“夫人。从今以后，家庙的恩兄，若是打听我的时候，就说我在后面练功夫，受了凉，染病不起，等我病体全愈，再到庙中。你到后面将电龙带了来。”王氏答应，去到后面，便将电龙叫了出来。此时他已年长十一，知道一切。母子到了书房，电真说：“龙儿。”电龙说：“爹爹。”电真说：“我儿已然十一岁了。我教给你几句话，你可能记住？”电龙说：“爹爹，我记的住。”电真道：“我上金家堡，去望看宾朋。倘若我走了之后，你伯父派人将你带到庙中，问你之时，你千万不要说出真情实话。就说我在宅后练习武功，出了一身透汗，受了山风卧床不起，不准说我出外瞧看朋友。你母子倘若与我走了

风声，夫人，你可别说我给你个没脸。龙儿，你可小心你的狗腿。”王氏连说：“是，是。”电真说：“你母子后边去吧。”王氏一听，连忙带电龙回到后面。王氏说道：“我儿呀，方才那柬帖乃是黄沙滩万佛寺，僧人智深来的。他一见生了气，恐怕这内中有别情。他性如烈火，我不敢劝说于他，只有庙中你那伯父，他倒是可以解劝你爹，他弟兄脾胃相投。你可切记这必有事。”电龙说：“娘呀，那么我爹为甚么说上金家堡呢？”王氏说：“他恐怕你知道详情。据我想，这一定是有僧人约他前去。你我母子知道此事，也就是了，千万别给他走漏风声。”电龙答应。按下他们母子不表。

且说电真，在外面书房，收拾齐毕，多带散碎的金银，拿好了刀，往外走来。仆人电海问道：“二员外爷，您上那里去？”电真说：“我去看望朋友，三五日便可回来。”电真由此动身，赶奔万佛寺。一路之上，晓行夜宿。第三天，才到了黄沙滩。他一看这一片沙滩，还真不小，一大片树林。他围着沙滩绕了一个湾，又围着松林绕了一个湾，然后来到庙门，一叫山门。里头有人说道：“甚么人？”电真说：“僧人快开门。你家二员外到。”说话之间庙门一开。电真一看，原来是个陀头僧人，身穿瓦灰色僧袍，青布护领。此人尚未落发，下身是白袜青鞋，见了电真，是双膝跪倒，口尊：“庄主在上。奴才电文魁给你叩头。”电真说：“僧人，你快起来。但不知你怎么认识于我？”僧人说：“庄主爷，您是忘了我啦。”电真说：“我怎忘了你啦。”僧人说：“您可记得，有一年您派我给王奇去看青。”电真说：“不错，有此事。”电文魁说：“只因我妻故去，留下两个孩子，送到我岳母家中。我才来到此庙，打算出家修行。”电真说道：“呕，那是就是啦。但不知你们庙主，可曾在庙？”文魁说：“我家方丈现在在庙里。”电真说：“你去回禀你家方丈，叫你家方丈，一步一头磕到庙堂，叫我二爷三声，作为罢论。如若不然，我是手提宝刀，庙里庙外，杀一个鸡犬不留。”文魁说：“奴才往里回禀就是。”文魁转身形往里走，转过了影壁去，从里面出来一个小僧人。文魁说：“少师父，现在山门以外，来了一位壮士，姓电名真，前来拜访老师父。”小和尚一听说道：“待我回禀老师父去。”转身往里，赶奔禅堂，挑帘笼来到屋里，小和尚便对他师父智深把此话一说。智深说道：“他既来了很好。你等不必担惊，师父我自有办法。少时你们在廊子底下一站，我二人见面，你们高挑帘子，随我到屋里。我们二人谈话时，你就垂手侍立。”小和尚连连点头。

赛朱平智深由里面出来，到了山门，一看门外这人身高七尺开外，穿蓝挂翠，面如敷粉。智深双手一合说：“电二员外，我这相稽首了。不知那阵香风，把二庄主吹到敝处小僧庙堂。”电真说：“你我有缘千里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电真一瞧这僧人，身高够八尺开外，胸前厚，膀背宽，精神足满

，往面上一看，面皮微白，粗眉阔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青色头皮，脑门顶上有九个疤痕，是受过戒的；身穿古铜色的僧袍，黑缎子护领，没系领带，敞着怀，青中衣，高腰白袜子，瞳下青靴白口。见此僧人和颜悦色的说道：“电庄主请到里坐。”电真说：“和尚，你不必对我施展这宗情形。你乃人面兽心，拿这种言谈话语，对待别人行啦。今天你还问我是那阵香风把我吹来的，乃是你亲身笔体用帖把我叫来的，反倒明知故问起来。”智深说：“二庄主，您休发雷霆之怒，暂息虎狼之威。二爷您的刀快，可不必借人杀我；小僧刀快不能借人杀您。也许是您得罪了毛贼草寇；也许是我伤了鼠辈毛贼，他把您我二人拴起对来。您找到庙堂，与小僧变脸。小僧我一火高，与您打在一处，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您要把小僧我杀死，您给我的小人报了仇；小僧我的刀法出人，把您伤了一差二错，给写柬帖之人报了仇啦。此地非是讲话之所，咱们里面禅堂去说。”说着一伸手，把电真的手腕拉住，往里就走。电真觉着和尚用力直捏自己手腕，知道他是试验自己的力量，遂把腕子用力一绷。智深心中也明白他的来历不小。过了前院头层殿，来到西北角一座跨院内，有座屏门，二人进了屏门。电真一看这院是北房五间，东西各有耳房四间，房子都很高大整齐。

当下二人来到北屋禅堂，有人高挑帘笼，二人进了屋中，智深让电真上座，自己在下首相陪。手下人等赶紧过来擦抹桌案，倒过两杯茶来。僧人说：“电庄主，方才间在外面，咱们二位说话。您怎么面带怒容，所为何来呢？”电真说：“僧人我且问你，你有个徒弟叫白莲花普月的吗？”僧人说：“电庄主，休要提起那丧了良心的普月。我这徒弟有欺师灭祖之意，幸亏我的刀法没传成于他，不然他不定要惹出甚么事来呢？有时我这庙里开庙之时，男香客倒不要紧，有时来了少妇长女的前来烧香求子，他是瞧着人家的芙蓉粉面，窄小金莲。您想那是出家僧人的规矩吗？普月他不听小僧的规劝，是我将他饱打一顿，逐出门外。自他走后也没上我这来一趟。师徒的恩情，从此一笔勾消。就是逢年过节，他应当来到庙堂，参拜佛祖。我的生诞之日，他都不来。这样的门人弟子，岂不是忘恩负义吗？”电真说：“他虽没上你这来，他可上我那边去啦。”僧人说：“您跟普月有来往吗？”电真说：“我与他素不相识。”僧人说：“他上您那边去作甚么去了？”电真说：“他上周家庄采花，不料被我知道，是我替你管教管教你徒弟。”僧人一听这话，当时把脸往下一沉。电真见僧人沉下脸来，当时站身形说道：“僧人，你要怎么？”智深忙陪笑道：“庄主休要动怒。我一闻此言，心中有气。普月他败坏我的佛门，这样畜生，不守清规，真真气死我也。他若来时，我非得处置于他。”电真说：“我管教你徒弟，你可过意？”智深说：“您替我管教徒弟，我是领情。但不知您是怎样

的管教他呢？”电真说：“他到周家庄去采花。我把他拿着，我问他是哪儿出家？他说是黄沙滩万佛寺出的家，我问他你师父是谁，他说我师父是赛朱平智深。是我将他左耳割下一个，好警戒他下回，见美色起淫心的时候，让他用左手摸摸耳朵，左耳朵为甚么割去的？”智深说：“别说您把他的左耳给割去，就是把他人头杀去，这样徒儿不守清规，您要把人头拿来，我智深决定连一个字都没有。”电真说：“僧人这话不是这么讲法。我电真不割你徒弟的左耳，那柬帖也不能来；我电真割了你徒弟左耳，你才把我叫来。”僧人说：“电员外千万不要误会，这里面恐有毛贼草寇，趁机而入。您说我给您下柬帖，您可以把帖拿来我看。”电真伸手从内衣把柬帖拿来，往桌上一放说：“僧人你来看。”僧人一看此帖说道：“这柬帖是我写的吗？这样的笔体，难道还是我自己写的不成？”智深命人取文房四宝，僧人拿过一张纸来，又把笔拿起来。只见他笔尖一转，如柳栽花，又照着那帖写了一份。电真偷眼一看说：“真乃是二品大员的笔体。”僧人写完，将笔放下说：“您看这张贴儿，是小僧的笔体。”电真拿起这两张贴一看，果然笔体不同。智深说：“电员外，这一来就把我的心明了，咱们可不能给毛贼草寇使唤着。”电真说：“我来问你，你说是毛贼草寇写的此贴。你徒弟不上周家庄去采花时，怎么也没人给我下帖？”僧人说：“庄主，您不要多心。咱们二人可说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能出此下策。”二人说话之间，天色已晚。智深说：“二爷，您不用走啦，赏小僧一个全脸，在这庙堂多逗留几日。等到小僧把庙堂佛事办完，我还要随您够奔庄头，给我的嫂叩头去。小僧我又可惜阁下的名姓，给我佛寺挣一挣名义。”电真说：“师父此言正合我意，如此我就要打搅了。”电真说完心中暗暗想道：“此时天色已晚，我若住在此处，必须夜换紧衣，在庙前庙后，方近左右，巡视一遭，如有人提起普月一个字，那时我是杀他个干干净净。”智深这时吩咐仆人，把灯光点起，预备酒饭。当时手下人等，赶奔厨房，仆人来到厨房，要酒要菜。工夫不大，酒来菜来。仆人擦拭桌案，通盘摆齐。智深一见说：“我把你们这些无用的奴才。我二人吃酒，怎么就拿一个酒杯？仆人说：“师父您别着急，您别动怒。我给您拿去。”手下人等一进厨房，一去未归。智深说：“电二爷，您看这些奴才多么可恶，要他们也不是都干甚么，取趟酒杯就这么半天。”僧人站起身形往外就走。电真一看屋中无人，伸手从兜囊内取出银针，把所有酒菜，都用针试过，看看俱无二色。酒菜要有毒药，银针一探，针上就是黑的。僧人出去明着是取酒杯，暗含着就是给电真腾工夫，让他细看酒菜。少时智深转回祥堂，见了电真说道：“二员外，酒菜许凉了吧。”电真说：“还不凉呢。”智深提壶与电真斟酒。电真说：“师父歇手吧，你我自斟自饮。”二人吃酒的工夫，谈了些闲散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残席撤下。仆人把桌案擦净，二次献上茶水。二人喝了几杯茶，外面梆锣齐鸣，将然起更。智深说：“二爷，你我投缘对劲，可说是知性同居。我和尚和您会在一处，多长了好大的见识。您如不嫌弃，多在我庙居留几日。我把佛事办完，小僧还要高攀，求您将小僧带到贵府高庭，小僧与我的嫂嫂前去叩头。今日天色已晚，您走了一路疲劳，请您到配殿安歇吧，明日天明咱们再谈话吧。”智深忙命来说：“拿我那闪缎的被褥，将二爷同到东配殿去。问电庄主是爱住那屋，单间或是里间都可以。”仆人点头答应。电真随着仆人往外走，僧人往外送。这时有人将灯光掌上，将电真送到东配殿。来到殿前，电真一看，此殿是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耳房是单间。电真说：“师父请回。我就住在西里间。”仆人把西单间屋门开放。电真来到里面，仆人把被褥放下。电真一看在沿墙一张大床，床后有扇后窗户，东房山放着一个条案，西房山一个茶几左右两个几凳。仆人把灯放在茶几上说：“二员外，我到外面再给您拿个尿憋子去。”多时仆人拿了回来，放在床下，对电真说：“我明天再侍候二爷了。”电真说：“你去睡觉去吧。”电真等仆人走后，把双门紧闭，抬头一看后窗户，后窗户是活的。电真把灯光放在前槽上，这才合衣而卧，可是没敢睡着。

耗到外面天交二更，一看蜡烛还没熄灭，电真一回身形，站了起来，把白昼穿的衣服脱下，换上三串铜扣夜行衣靠。寸排乌木钮，兜档滚裤，上房穿的薄底鞋袜，勒打半截裹腿。把白昼的衣服，收在包袱里面，拦腰打上腰围，黄绒绳勒十字绊，背插单刀，明露刀把，青绢布包头。收拾完毕，抬胳膊踢腿，都俐落了。低头一看，零碎物件不短甚么。这才二指一档口，把灯吹灭。登床一看，后窗户关的很严，伸手从兜囊中把匕首取出，把窗户的别钉打开，把匕首又放回兜囊以内，伸手把窗户拉开，用挺钩支好。电真攢身往外，取出问路石，往地下一扔没有犬吠声音，这才攢出身子，双手把住窗台，把挺钩放下，往下一跳，脚踏实地，哈腰把问路石拾起，放在百宝囊中。电真拧身上房，蹿房越脊，滚脊爬坡。到每一个房坡上，都是夜叉探海式，偷听下边房里有没有讲究普月的事情。如果有人一提起普月事情，电真是下得房去，把庙前庙后，杀他个干干净净，鸡犬不留。电真围着庙内，绕了一个湾，还是真没有提普月二字。电真回到东配殿自己卧房，把夜行衣脱下，换好了白昼的衣服，把夜行衣打在裹里面。此时天有三更时分，电真合衣而卧。次日天明，就有庙里僧人叫道：“二爷起来了吗？”电真听见说道：“起来了。甚么事？僧人说：“我家智师父，少时请您过去用早茶点心。”电真说：“是啦，回头这就过去。”书要简断。电真一扎足在庙里住了五六天。智深见电真，总是恭恭敬敬，电真爱听甚么，僧人就说甚么。可是电真天天夜内，总在庙内绕一个湾儿，无论那

日，只要听见有人提起普月二字，立刻翻脸。

按下电真在庙堂住着不表，反回来再说电真的家庙里，他的拜兄厉蓝旺，自从得病以后，日见沉重，遂命仆人到内去请电维环。过了四天，也没见电真前来。厉蓝旺又催仆人找。仆人来到电真门口，上前打门。里面电海问道：“外面甚么人叫门？”仆人说：“我是家庙来的。”电海问道：“有什么事吗？”仆人说：“管家的，您给往里回禀一声，就说大员外有请二员外。到庙中一叙。”管家往里面回禀说：“主母，家庙里的大员外，有请我家主人往庙中谈谈。”电王氏一听，站起身形，款动金莲往外行走，来到大门道内，仆人把门拉开。门外的仆人见了王氏，赶紧上前行礼。王氏说：“仆人你有甚么事吗？”仆人说：“主母，家庙内的大员外，命我来请我家二员外到庙中一叙。”王氏说：“仆人，你回到庙堂，回禀我那恩兄，就说二员我爷在后院练工夫来着，出了一身的汗，被风一吹，现在卧床不起，不能去到家庙，望求兄长多多原谅。等到病体痊愈，即刻前去。你就回去如此禀报吧。”仆人答应一声，转身去了。王氏把街门紧闭，回到宅内。仆人回到家庙，上前叫开了门，见着厉蓝旺，把电主母的话学说了一遍。厉蓝旺点了点头。又候了三天，又叫仆人去请电真。仆人来到电宅门前，上前叫门。里面家问道：“外面是谁？”仆人回答说：“我是家庙的，领了大员外之命，有请二爷前去谈话。”管家说：“你在此少候，待我往里给你回禀一声。”管家来到里面，屏风外一站，口称：“主母。大员外有请二员外到家庙一叙。”王氏转身形往外，来到门前，叫管家把门拉开，王氏说：“你暂且先回家庙去吧，你将我说的话，对大员外去说。就说我夫主病体沉重，等到痊愈，再到家庙去，与我那拜兄一叙。现在已请医家调治，吃了一剂草药，寸步难行，说话难以出口。”仆人一听辞别王氏。王氏回到内宅，仆人把双门紧闭。仆人回到家庙，上前叫门，见了大员外，又将二主母的话学说了一回。厉蓝旺点了点头。

又等了四天，仍无音信，遂叫过仆人说：“你去赶到庄内，将我那贤侄电龙叫来。”仆人答应去了。少时到了庄内，将电龙带来庙堂。电龙在家之时，王氏曾嘱咐他说：“电龙，你伯父的脸面颜色你可看得出来？你爹爹嘱咐你的言语，你要紧记在心。我那兄长着急生气，追问前情，你可说出实话。”电龙答应，这才往外行走。仆人将电龙带到家庙，上前推门，说：“你在此站着吧，我给你往里回禀。”仆人来到西房北里间，叫道：“大员外。公子电龙来了。”

厉蓝旺说：“你把我扶起来。”仆人把员外扶在床上坐着。厉蓝旺说：“你把软帘挂上，叫龙儿进来。”电龙来到里面，撩软帘往里走，双膝跪倒，口称：“伯父在上，侄儿电龙与您叩头。您的病体可好了吗？”厉蓝旺说：“电龙你起来。”电龙谢过伯父，往旁边一站。厉蓝旺说：“我来问你，你今年多大

年岁？”电龙说：“我今年十一岁了。”厉蓝旺说：“孩儿呀，你今年十一岁。我跟你父亲交友，伯父我是孤身一人，与你天伦结拜，实指望你将来长大成人，我有个百年不遇的，你好把我给葬埋。娃娃你丧尽天良。”厉蓝旺说着话，眼泪落下有如断线珍珠一般，“你这孩儿实是丧尽天良。胆大的畜生，难道我连你一句实话也讨不出来吗？”电龙说：“伯父您问什么，我都说。”厉蓝旺见他一说此话，面色更改，遂说：“住口！我这见有位贵友，那天夜换紧衣，探听家宅，前后左右，没有染病之人。你怎么说你父亲有病？你还蒙哄于我吗？院内要有染病之人，我就不叫你来啦。我那二弟确实有病，我何必叫你来的呢？”厉蓝旺说着放声大哭，“你爹爹到那儿去了？你要说出真情实话。”电龙说：“我爹爹的去向，我不敢说。我娘亲给我爹爹走露了风声，我父亲回来，与我娘亲是大大的没脸；我要给他老人家走露风声，回来砸折了我的两腿。”厉蓝旺说：“你天伦回头有什么大错，皆有伯父我担负。你说了真情实话，有什么事全有我哪。”电龙虽十一岁就能学舌，于是双膝拜倒说道：“您要问我爹爹的真情。在七月二十日，我父亲上您这儿来的那天，黄沙滩万佛寺，来封柬帖。我父回到家去，一看柬帖，嘱咐我们母子说：要是您这儿打发仆人到庄内找我时节，叫我娘亲这么这么一说。我父亲就是那天就走了，至今一去未回。”厉蓝旺听到此处，“呀”的声晕倒在地。众人急忙拉胳膊拉腿，拍胸捶叫，摸扶前心，捶后背。仆人又叫电龙说：“你快叫你伯父，就说你天伦回来了。”电龙说：“伯父您快苏醒。我父亲回来了。”电龙是接二连三的紧叫，厉蓝旺才缓过这口气来，吐出一口痰，放声痛哭，说：“我二弟此去，一到万佛寺，恐怕九死无有一生。”仆人说：“员外您就不用着急啦，您要有一差二错，这便如何是好。人现在没有一定主事的人，您将养您的病体要紧，病体痊愈，设个妙计，遍请名人，与我家的员外前去报仇。我们当奴才的，就感恩非浅了。”厉蓝旺说：“仆人你回奔庄内，通知我那贤妹知道。就说我在庙中烦闷，留下此子电龙庙中一住。”仆人点头，仆人来到外面，已至门首，上前叫门。里面家人电海，将门拉开。外面仆人说：“你将我主母请出来，我在面前有事回禀。”仆人到里面，见了王氏说：“主母，家庙仆人有请。”夫人转身形往出来，到门道以内说：“仆人你请我出来有何话讲？”仆人说：“我家大员外病体沉重，实在烦闷。我家二员外又染患风寒，不能前去谈心。大员外要留公子电龙，在家庙住几天，与大员外消愁解闷。主母您可能赏脸？”王氏说：“仆人你回禀我那尊兄，叫电龙在那儿住着吧。我夫主病体痊愈，即刻就到家庙，与我那兄长一叙。”仆人走后不提。

王氏款动金莲往里走，来到上房，跟仆人婆子丫环说道：“你家二员外出门在外，一去未归，一共有八九天光景啦。我也是放心不下，好不叫我纳闷，皆因

他的脾气古怪，性如烈火，他要与外人致气，怕受人之累。我那拜兄，又在家庙养病。我也不能到那儿踏入病房。”婆子说道：“主母，那大员外，脾气出奇，与妇女无缘，不爱跟少妇长女，一言一句的说话。与二员结外拜已三四年，他老人家就到过内宅一次，那还是因您夫妻二人致气，那老英雄入内解劝，从那天以后，就没来过二次。忠心耿直，舍命全交不问可知，我婆子也能测知一二。那大员外要留公子电龙，是他老人家恐怕在本庄里住，母子都在家中，二员外不在家，恐怕有个一差二错。公子要有舛错，岂不是断去了我家员外的后代香烟，这是老侠客心中之情。要将少爷留在了家庙，庄内不出差错便罢，若出舛错，你我是女流之辈，不足为奇，大员外爷也得给咱们报仇雪恨。”王氏道：“我那尊兄，他的病体，怎么会这样的迟延呀？若不是病中，怎么能出此事呢？我那夫主他去到万佛寺，不知是凶是险。倘若他要有一差二错，我母子无人照管。”女仆说：“主母您不必着急，等候二员外回来，您也就放了心啦。”

电家庄之事，暂且不提。翻回来再说电真电维环，在万佛寺一住半个月，天天夜晚，在庙中各处。搜找普月的音信。电真这一天对智深说道：“智深呀，如今我来到你们庙中，已然半月有余。我不知我那兄长病体如何？我必须回去看望一回才好。再说我庄中无有能人，我是放心不下。今天我就得起身。”智深和尚道：“二爷您今天要走哇，请再盘桓几日再说，好不好呢？”电真说：“我今天必须走。”智深说：“二庄主，您要一意的要走，那我不敢相拦了。不过我要跟您商量一点事，可能应允？”电真说：“有甚么事相商？请当面讲来。”智深说：“二庄主，我因为您走，打算备下一桌酒席，给你饯行。不知意下如何？”电真说：“这倒可以。”原来智深听他要走，不敢再拦。他心中所思：“此时我要再拦，那他真许反想，我师徒不是他人的对手。那时倒闹一个反美不美，岂乃不是打草惊蛇吗？莫若答应他，从中设法谋害他。想到此处，便叫手下人，快告诉庙房，赶快预备一桌酒席，要与电庄主饯行。手下人答应。工夫不大，便预备好了，将酒席摆在了西房，先将门帘摘了下来。智深说：“电二爷，你我今天要分别啦。请到西配房经堂，那里有七十二卷金刚经，到那里吃完了酒您就走，一路的平安。您到经堂参观一二。”说话之间，僧人在前引路，电真在后相随。电真早将自己物件带齐啦，出了禅堂，够奔西配房。电真举目一看，一进月亮门，往南一拐，青水脊门楼高大，屏风门大开，迎面一座大影壁，东西的配房，一样五间，北房七间，正居中是明三、暗六间。他们到了里边一看，那七十二卷金刚经，全在后山墙上挂着。那北房以及东西配房，真是画栋雕梁，很是华丽。两个人进到屋中参观经卷，电真是越看越爱看，不由心中想道：这佛祖留下的真经，真是令人喜爱。那僧人在旁说

道：“庄主呀，您别看啦。工夫大了，酒菜已凉。”说着便将电真让到了上座，智深在下位相陪，坐好之后，僧人说：“二庄主啊，待小僧与您亲自把盏。你我以后要多亲多近，小僧我还要请您关照一二呢。”说着与他斟满一杯。电真端起来，定睛一看，酒无二色，一饮而尽。僧人手捧酒壶，说道：“二爷您吃菜吧。”说着又上满了二酒杯。电真再端起第二杯酒来，一看仍然一色，再饮而干。智深又让菜，说：“二爷您吃菜吧，您看那一样可吃，您就吃那样。”电真连说：“好好！”僧人再满第三杯酒，然后将酒壶放下，拿起筷子布菜。电真说：“贤弟轻手，待我自己取菜吧！”说着话，将酒杯端起，一时疏了神，早将一杯酒饮下，吃了菜，将筷子放一放，双手一扶桌案，说：“凶僧，你这酒里有药吗？”这蒙汗药酒就怕着急，着急他的力量越大。智深一闻此言，哈哈大笑，说道：“电真啊，你既然知道有药，你为甚么喝呀？”电真抬腿将桌子踢翻，碟盘全摔在地上。自己急忙推簧亮刀，举目一看，天转地转，眼前发黑，身不由己，便翻身栽倒在地。僧人说：“来人，与我绑。”东西配房出来八九个人，便将他绑了，捆好之后，又将腿给别上啦。智深说：“快到后面取缘豆汤一灌，撬牙开给他灌了下去。”手下人答应，取来便与他灌了下去。少时电真呕吐完毕，自知是被获遭擒。智深说道：“你们众人千万不可走漏了风声。倘若是有人走了消息，被我知道，我是定斩不留情。快去后面，将定魂桩搬了来。”手下人答应，少时取来便栽在影壁后面。僧人说：“快将他捆到桩子之上。”说完他一伸手将那口宝刀摘下，挂在自己腰间。此时已将电真绑好，早将头巾大氅脱掉，叫他面向北，双腿用麻辫子绕好，将别顶簪子取下，插在脖梗子，再将头发撮成绳子一样，拴在环子之上，又将二臂往后一圈，便捆在定魂桩上。拿起英雄木，放在他后腰。手下人说：“已将电庄主侍候齐毕。”智深说道：“好！你们侍候了。”这才要设法害死电真。不知后事如何，以后电真出世报仇，种种热闹节目，且看后文。

第十八回 义仆文魁葬尸报信 凶僧普月杀人探庄

话说凶僧智深，酒里投蒙汗药，将电真捆在定魂桩上。电真醒来，大骂凶僧：“大胆贼人，快将你家二太爷放开。如若不然，我那大哥厉蓝旺定来取你等首级，踏平万佛寺。”智深哈哈大笑，说：“来人呐，把这小子的左耳朵切下来，先给我徒弟普月报一刀之仇。”手下之人用匕首割下电真左耳，用盘子端着，递给智深。凶僧智深说：“电真，我要叫你看看，你的耳朵是怎么变成我酒宴上的佳肴的！”遂吩咐厨子姜三和电文魁：“快，给我油炸耳朵丝！”又叫手下人摆酒侍候。二人到了厨房，文魁说：“这人耳朵可没法吃，换换吧。”姜三接过盘子，看了看电真的耳朵说：“这只耳朵，没有一点肉，除非油，便是脆骨。”说着伸手开了肉柜门，取出一个羊耳朵来，用刀削好，与电真

的耳朵大小相同，说道：“大弟你看怎样？”文魁连说：“好好！不怨人称你是高手，真有两下子。”说话之间，那姜三忙用刀在墩子上切好，成了耳朵丝。又将油锅坐了，用铁丝罩篱盛着耳朵，往油锅里一放，“哗啦”一声炸焦了一层。又往油锅里一倒，来了个火彩，吓了文魁一个冷战。姜三说道：“兄弟你为甚么打冷战啊？”文魁说：“好吗，火苗子足有三尺多高，那还了得！”姜三说：“不算甚么，是手彩。你再看这个。”说着往碟内一倒那个耳朵丝，遂说：“你看我要用筷子一往下扒，那就算我学艺不高。”往下一倒，果然掉在碟里。又用些酱油、葱、姜、佐料等，将菜做好。又用酒壶筛好了酒，说道：“大弟你在此等候。待我送到前面去，管保得他一封银子。”说着便拿到前边，说：“老当家的，您瞧我给您做得了这个菜。”智深说：“姜三你到东院，去拿纹银一封。”姜三说：“我谢谢您啦。”说完向东院而去。这里凶僧斟好二杯酒，说道：“电真，我徒弟采花，碍不着你呀。”电真闭口无言。凶僧吃酒已毕，在禅堂吃晚斋。少时天色已晚，他在禅堂之内坐着，吩咐外面掌上灯光。

此时普月从外面进来，手中拿着一物，他是嘘嘘带喘。原来普月看见电真一被擒，他就出离了庙，直向电家庄跑来。相离切近，自己穿好夜行衣，他真大胆，不顾一切，直接蹿进院去。来到北房，手提刀便在屋内走来，听见西里间有人说话。真是燕语莺声的说道：“婆儿，你家二庄主一去未归，而今我怎么心慌意乱的。莫不成有甚么事吗？”普月一闻此言，跃身进屋中，到了西里间，用刀一挑帘。王氏抬头一看，忙问道：“凶僧你穿夜行衣，夜入家宅，莫不成你找不自在吗？”僧人说：“那电真是你甚么人？”王氏说：“那是我夫主。”旁边女仆一见，刚要喊叫，早被普月一刀杀死。王氏说：“僧人呀，你若是与我家二庄主有仇，你斩他的家眷，我不恼你。你若说出别的言语，休说我辱骂于你。”此时小环早吓得爬在床底下去啦。普月一听此言，知道别的事不成，只得伸手也将王氏杀死，手提人头，出了屋子飞身上东房，直奔家庙。到了庙中一看，此处防守甚严，人多不好下去。他便来到后窗户，往里偷听。就听厉蓝旺问道：“电龙，你可想你娘亲？”电龙说：“伯父，我有七八天没回家，很是想他。明天倒儿我到家看一看去。”蓝旺道：“龙儿呀，你暂时不能回家，皆因你父前去万佛寺，一去未归。那凶僧诡计多端，再说那僧人倘若派人前来，杀你们满门家眷，那时拿你人头一到庙中，急也将你父急死。”说着伸手拉了电龙的手，说道：“电龙啊，你父母不死，还则罢了，倘若是有个舛错，那时我必要传你武功，聘请山东各地水旱两路的英雄，与他们夫妻报仇雪恨，以尽我弟兄结拜之情。等明天我派人将你送到家中，你母子见上一面，再行回来。你还是住在庙中，我好放心。”恶贼普月在房上一听，这里人防

范太紧，没敢下手，便提着人头赶回佛寺。来到庙墙外，飞身上墙，回到禅堂，见了智深说道：“师父在上，徒儿普月，领你老人家之言，杀电真满门家眷。”智深忙问道：“普月你可将厉蓝旺治死。”普月瞒哄他师父，说道：“徒儿已将电真之子一刀劈死，免咱们后患。又将厉老儿杀死，叫他尸首两分。手下的仆人杀死六七名，电真的家庙横尸一片，徒儿普月又将他妻杀死。您看妇人的人头到。”智深说：“普月你到了前边，如此如此的叫电真去看。”普月点头，将人头背在后面，来到电真的面前说道：“快来人呀，快将他的英雄木撤下。”又将头发摘了下来。普月道：“电真，你真是一个好朋友。不过是大丈夫，难免得妻不贤，子不孝。你与那混水鲲厉蓝旺，竟与我们莲花为仇作对。今夜我到你家，向你妻百般的求情，谁知那妇人性如烈火，不允从你家师父，是我一怒，一刀杀死。你子电龙，也被我一刀劈死。仆妇丫环，斩杀未留一个，家庙中那老匹夫厉蓝旺也死于我的刀下。电真呀，我来问你，我到处采花，碍着你甚么？你胆敢冲散我的姻缘。你来看，我与你妻是先情后斩人头在此。”电真一闻此言，注目一看他手中，果然提着自己之妻王氏人头，不由“哎呀”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当时闭气身亡，喷了僧人一身一脸的血。普月一见，便回到了禅堂，回禀了智深。智深随他到了外面，看了看说道：“按咱们绿林的夫矩，死后不结冤。这个呀，可不能那么比，因为他竟跟咱们为仇作对。如今咱们是把他死尸放到院中，将妇人的人头也放到他的身上。传刀斧手，将他乱刃分尸，死后不给他留全尸首。”众人答言，当时将电真摘了下来，放到当院，又将妇人的人头扔到他的身上，传来了刀斧手，各人手持军刃，将死尸围啦。

正要下手之际，电文魁从外面跑了进来，跪倒说道：“师父在上，您已然给少师父报了削耳之仇，请留他个全尸吧。小徒念他与我有恩，只因我天伦故去之时，他赏的我家棺材，又给请来高僧高道给超渡亡魂，如今我眼看着他不忍乱刃分尸。再者说，您全是武圣人的门徒弟子，稍念一念全是同门人，可以赏他个尸首不碎吧？他又是我一个长辈，我二人是同姓不同宗。”僧人智深一听，遂说：“好吧，我冲着你免去乱刃分尸。刀斧手退去。”一声令下，那些恶奴纷纷退去。又说道：“文魁呀，你将他们尸身人头拉到庙外掩埋了吧，以尽你们叔侄之情。”电文魁连忙磕头，“谢您赏我全脸。”这才由大家帮忙，他自己提了王氏人头，暗中落泪，便一齐拉到庙后。此时四处梆锣齐响，已交四鼓。文魁说道：“列位呀，那死去的电真与我有恩，天已到这个时候，你们诸位忙了一夜啦，请回去歇息去吧，待我一人埋吧。”众人点头，一齐走了。文魁看他们走后，不由落泪，心中暗想：我这样的来办，倘若被那恶贼普月看见，连我也一齐被杀，但分我有三寸的气在，一定出去上各处报信，凡是与我家

二员外相识的人全给报信，非给报仇不可。想到此处，这才取出来锹镐在西角门旁边，挨着墙根刨了一个坑，就将电真的死尸埋葬好了，又用一个花盆将妇人的人头扣上，也埋在电真的下垂首。埋完了，说道：“庄主，你夫妻的亡魂有灵，别叫我害怕。我有三寸气在，一定给你们夫妻报仇。”说完他进到庙中，前去睡觉，按下不表。

如今且说电真的家中，那床下的小环，看见凶僧将主母的人头提走了，他才慢慢爬了出来，喊嚷着说：“你们大家来吧。我家主母死啦！”此时才有管家电海来到后面，一看屋中婆子被杀，主母王氏被杀，并且失去人头，小环名叫翠云，当时便问道：“翠云呀，这、这这是那个把主母杀死？”翠云说：“因为那僧人拿刀杀婆子，我一害怕，就钻到床底下去。”电海说：“既然在此，那么你先在此看守，待我前去报信。”说完他便出来，到了家庙门外一打门，里面有人问：“外面甚么人黑夜打门？”电海说：“我是管家电海。”仆人一听，忙将庙门开了。电海急忙到了西房北里间，来见厉蓝旺，双眼落泪。“大庄主呀！你老人请起”。蓝旺说：“好吧，来呀，快扶起来。”当时有仆人将他扶着坐了起来，问道：“电海呀，你黑夜之间，来到家庙啼哭是为甚么呀？”电海说：“大员外爷，您可千万的别着急。您要有个一差二错的，我家二员外爷，可不好办。”说着一看少爷电龙倒在一旁，忽忽的睡着啦。遂说道：“大员外爷呀，我家二主母与婆子方才被人杀死，我主母的人头失去。”厉蓝旺一闻此言“哎呀”了一声，气顶咽喉，立时背过气去。手下仆人等急忙上前搬叫。有人就把电龙叫起来啦，说：“你快上前，叫你的伯父。”电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得上前叫道：“伯父您苏醒。”叫了半天厉蓝旺才缓了过来说道：“电海呀，你快去王家庄，禀报王门黄氏，我那贤妹的娘亲，将他们胆大的婆子带上几名。王麒、王麟、王禄，把他们三个人带到我这里。电海呀，你拿钱到药店，买一斤潮脑，找那有胆子婆子将那潮脑揉满到尸腔子里去，盛殓好了，专等我那二弟回来再说。”电海答应，转身形向外走去。

此时天光已亮，又对电龙说道：“龙儿呀。你要玩耍可以在庙中，千万不可到远处去啦。你愿意伯父我的病好不愿意呢？”电龙说：“伯父啊，侄男我听您的话，愿意你老人家早些痊愈，好给我娘亲报仇。”厉蓝旺一闻此言，便将电龙抱到怀中是放声大哭，说道：“孩儿呀，我为甚么不在家中养病呢？我早知你父是艺高人狂，招得贼人怀恨，必有意外。人说话必须和蔼，有多大的仇，几句好话也能免去。惟独你父永远不会说软话，是我放心不下，恐怕他有意外，因此我才天天叫到家庙来。如今你看如何，果然有此事啦。”便问仆人道：“你们哪个家人认得青州府？”有一个人答言道：“员外爷，奴才我认识青州府。”厉蓝旺问道：“你姓甚么呀？”那个仆人说：“我姓王，我叫王喜。

”蓝旺说：“你到二友居酒楼，拿盘费一百两，骑快马到青州府东门外，打听金家口。到了那金家口，你再打听厉家寨。街当中路北有厉家酒店。你将我二弟叫了来，你就如此如此的一说就行啦。”王喜点头答应，转身往外备马奔二友居取路费，前往青州不提。

且说电海到了王家庄街东，天已大亮，上前叫王家之门。里面有人问：“甚么人叫门？”电海说：“此处是王宅吗？”那王麒、王麟、王禄是在这里吗？”里边人说：“不错是在这里，你是那里的呀？”电海说：“里边说话的人，怎么不是我那哥哥王福啊？”里边那人说：“我叫王寿，我是他兄弟。他回家养病去啦，叫我在此替他几天。”电海说：“你往里回禀老太太，就说我是电家庄的，名叫电海，前来求见他老人家有要事面禀。”王寿来到里面，先到大爷屋里，说道：“大爷您赶紧起来吧。现有大姑奶奶的管家，前来有要事相商。”王麒一听，连忙的爬了起来，穿好了衣服，转身往外，口中叫道：“电海呀，有甚么事呢？”电海一见，忙上前行礼说道：“大舅爷，我先给您行礼。您可千万别着急。”说着便把家中之事细说一遍，急得王麒撮手擦掌。电海说：“您急忙回禀老太太。我已禀报了我们的大员外爷。您叫胆大的婆子多去几个人，前往我们二员外家，帮助盛殓。我们大员外爷有话。请您随二爷三爷哥三个一同到家庙，有要事相商。”王麒点头应允。电海说：“我先回家置买应用物件。”说完从此告走啦。先到棺材铺，看好了一口寿材，叫人给送到庄来，另外又给婆子也买一口，一齐送到宅中，然后派人伺候着。他便出来到了杂货铺，说道：“李掌柜的，现下我们主母故去，家中大办白事，宅中人来拿东西，你尽管给他们，可得立好清单，完了事咱们再算帐。”李掌柜说：“好吧，管家你有话，拿甚么我全给。”电海安派好了，便来到家庙说道：“大员外爷，您不用着急啦，各样事我全办好啦。不过还得请示您一件事，我主母那棺材下削不下削。”厉蓝旺道：“我叫你预备的潮脑，你可办好？照我说的法子去用。棺材先不用下削，容等将人头找回来再说。那仆妇由你去办，通知他们家中人，多给银两，与他二百两。这些事由你去办，叫他家人每月来咱们庄中领银十两，当下便立他们一张字，由四十五岁算起吧，直到一百岁至止，准共他们要五十六年的恤金。”电海答应道：“奴才全都照办。只是我那主母的人头，恐怕找不回来啦。”厉蓝旺道：“等我那徒弟到了自有办法，你就快点回去吧。”电海答应出来正要往回走，忽然看有两套大车进了村口，前头车上坐的是老太太王门黄氏，带着王麒之妻王门张氏、王麟之妻王门金氏、王禄之妻王门李氏。后面车上全是婆子丫环。电海一见急忙迎上前去。老太太问道：“电海呀，我那姑老爷不知死活，我那死的丫头，对我有过错，多亏电真家教好，才将他调理好了，要冲她对待我的那份恶怨我连来都不能

来。她过门十七载，老身我连接她都不想接。我那姑爷维环，将她送到家宅。那维环有艺业在身，在家半个月，他夜换锦衣，暗入王家庄，看她对待老身如何。虽然说他是姑爷，可是孝顺我如同亲娘一样对待，才将我那女儿调理好了。维环生人以来，就办一件错事，不该斩去他叔父的右臂。也是那电华不行人事啊！”说话之间，车已进了村庄，来到门口，一齐下车。

大家一同来到了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女儿有尸无头，老太太是痛哭一场，口中说道：“女儿呀，你死不能结冤，这也是你的报应循环。不知我那姑爷是上哪里去了？”回头问道：“电海，我那外孙子电龙呢？”电海说：“我那大员外爷，早就把公子叫到家庙，不放回来，就怕家中有一差二错。因为我主人得罪了毛贼草寇，夜间有个防不到，要出了意外。”老太太说：“那么你家大员外怎么分派的呢？”电海说：“我家大员外爷说，请您不用着急，叫您派那胆大的婆子拿那一大包潮脑，给揉在尸腔子里，暂行盛殓。容等大员外爷的兄弟到来，找回人头，再办丧事。”老太太点头，便吩咐大家照此办理。按下他们暂且不表。

如今且说那王麒弟兄三人侍候老太太他们走后，他弟兄三人收拾齐毕，骑马到了家庙，来见厉蓝旺。到了庙中，仆人将马接过。他们来到西房北里间，跪倒行礼，大哭失声说：“兄长在上，小弟等与您叩头，就请您设法与我那姐丈姐姐报仇雪恨，我弟兄是感恩非浅。且不知您的病体如何？”厉蓝旺说：“三位兄弟请起吧，我的病体见好。王麒呀，我那二弟维环，他一到佛寺是九死连一生都没有。他不听愚兄的良言，若听我的话，焉有今日。再说他去半个月有余，生死莫卜，是凶是吉并无音信，倘得一信，我自能与他报仇雪恨。我打算派你弟兄三人，在电家庄西村头路南有二十五顷果木园子，你们要照料一二。袁州府北门内路西茂盛当，你们要执掌一二。西门里路北二合永杂粮店，房产买卖全是我那二弟维环的，南门外路东德顺店那房产也是他的，你们弟兄也要与他照料。东门外路北二顺镖局，那里房产，满是电家的。十字街道东路南一座澡堂子，字号乃是洪兴，铺掌是阎顺贵，那房产都是你姐夫的。澡堂东隔壁两座大店，那房产也是我二弟的。周家庄北村头，有四顷半地，是我二弟的。赵家庄东村头有十二顷地，也是他的。我厉蓝旺的病体好与不好，但有我的三寸气在，把你们弟兄三人叫来，交代已毕，省得我死后，白断送人家。那时岂不白便宜了他人。容我病体康复，我那二弟维环倘有凶险不测，那时我必然要聘请天下的宾朋与他报仇雪恨。你们在庙里庙外，各持长枪短刀，黑间白日，护庇这个庙。为是保我与你外甥电龙的性命。防备那白莲花普月，与他师父的毒谋，前来行刺。据我想来他们师徒一定设法将我二弟害啦，那僧普月才敢来到庄内。我要没有这场病，我二弟决没有被擒这情。我们借他点胆子，他们也不

敢来。王麒呀，你赶紧与电龙预备孝衣，事已至此，我将嘴唇说破、舌头说焦，也算枉费前心。留我阳寿几载，我自有法子与他们夫妻报仇。”王麒说：“只凭老哥哥办理吧。”当下他们这里办理一切白事，按下不表。

且说万佛寺凶僧智深。这一天他心中不大放心，便问道：“普月你可将那蓝旺老儿制死啦吗？”普月说：“连那小儿电龙一并被我斩杀。”智深道：“普月呀，你可别竟蒙哄于我。我倒不怕，给你想的到，将来留他二人活口，老儿交友至诚，他要教会电龙武艺，传好了刀法，那时他知道他父是被你我师徒所害。那时他腰带钢刀，来找你我。可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灭你我的锐气，咱师徒在一处都不准是他人的对手。要是走单了，照面一招不过，就得尸首两分。”那普月听他师父一说，心中也是害怕，他是天天夜换紧衣，小心防备。这天夜内，他偷着来到电家庄东村头家庙。来到了一看，那院中灯光明亮，庙外有许多庄兵，各拿长枪短刀，往来巡行。直到天光大亮，他也没敢进去。普月便出了西村头，来到树林中换下来夜行衣，还是僧人的打扮。离电家庄有三里多地，那里有个崔家营，西村口路北有座关帝庙，那里住着普月的叔父，名叫智善，他便找了来，打算在这里住几天。来到一叫门，里面有人问道：“外面甚么人叫门？”普月说：“师弟开门吧，我是普月，来看我叔父来啦。”小徒弟闻言，连忙将山门开啦。普月进来，两个人一同到了里面，见了智善，上前行礼说道：“叔父在上，孩儿普月与你老人家叩头。”智善说：“普月呀，你行礼赶快给我走着，千万别在这里。你要在我这里多待一会儿，我都怕叫你给穿唆坏了。你要遵守佛规，我看在我兄长的面上，我能将你逐出门外吗？你小子投奔别的庙也可以，怎么单单的入了黄沙滩万佛寺，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可是我与智深一无仇，二无恨，既然要是身入佛门净地，就应抛去五行戒杀盗淫妄酒，不能再贪荣华富贵，一心守青灯，侍候佛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谁知那个智深，一心好淫贪杯，失去佛规。普月呀，人人全是父母所生，天理良心，全是一样，僧道俗通是一理，谁人没有姐和妹。难道说，你家就没有姐妹吗？你们看见人家少妇长女，长得美貌，你们淫心便动。倘若咱们家中，有个年轻美貌妇女，有个不法的狂徒他看见了，若是五官挪位，行动轻佻，那时你当如何？近来有位侠客爷住在我这里，听他言讲，莲花党专门采花，破坏良家妇女。我听说离此地正东三里多地，有个二友庄，那里原叫电家庄，员外是电真，东村口有他的家庙，在庙中住着位厉蓝旺，人家庙中，名誉就很好，方近左右一带，谁人不说他们好哇。你们师徒在那一方，有甚么名气，大概你自己也知道，像你们这师徒，现在虽然有气活着，我恐怕将来临终之时，不得好死。你看你如今左耳那里去了？”普月一听心想：他必是与电真有来往。只得假意说道：“我长了一个耳线，未能医好，耳自烂掉了。”智善一

闻此言，哈哈大笑，说道：“普月呀。你这全是扯，想哄我。你趁早的去吧，别在我这里。”普月说：“您是有所不知。孩儿我与师父拌嘴，因气出了庙，请您收留我几日吧。”智善说：“普月呀，你要在这里住着也不难，必须先到后面沐浴身体，对天赌咒，然后再在这里住着。住十天也罢，住一个月半个月也罢，那时就任凭你个人之便。”普月一听此言，不由心中暗想：我若说出我心中之事，那时我叔父能叫过几个师弟，把我绳缚二背，送到电家庄。那老匹夫厉蓝旺看见我，真有喝我血的狠劲。莫若还得撒谎，蒙了过去吧。想到这里遂说道：“叔父，侄男情愿遵叔父之言。”智善说“好”，遂叫道：“至仲啊。”那小僧人说声“侍候师父”。智善说：“你将他带到后面，前去沐浴身体。至缘呀，你去设摆香案，好叫他对天赌咒。”徒弟分头去了，少时回来了，至缘面色更改。智善说：“普月呀，你师弟已将香案摆好，你要上香起誓。”普月不由暗想：你也就是我的叔父就是了，要不然今夜亮军刃，就将你的僧头摘走，如今是出于无法，不得不从，我为是相离他们电家庄相近，每夜前去探望，有了闲空，得了手时我必要将那老儿以及那电龙一刀斩杀，方出我心头之恨，待我先起下牙痛咒，瞒过我叔父再说。想到此处，便拜倒于地，口中说：“佛祖在上，弟子普月，从今之后，改过自新。我倘若再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叫我不得善终。叫我尸首两半，二目被抠，心肝失去，人头不在。”普善一听，遂说：“阿弥陀佛。普月呀，你这个咒赌的倒好，只恐怕你口不应心。真要是如此改啦，将来一定能得全尸，得啦，你去西间睡去吧，至仲至缘你们将香案收拾下去吧！”

晚饭后，他们三个在一屋中睡觉。半夜之中，普月打把式，抡胳膊、踢腿，打的两个小和尚不得睡觉。过了三五天，还是这样，两个人便来告知老和尚。智善说：“徒儿，你们就把那间屋子让他一个人住吧，不用再跟他一处住去啦。至仲呀，我来问你，那天你同他去沐浴，回来之时，为甚么脸上变色呀？”至钟说：“我师哥一脱僧衣，他内衣有戒刀一口，因此害怕。”智善说：“你可看见明白了，他是有刀哇。”至仲说：“师父，徒儿不敢在你老人家面前说谎言，实有戒刀一口。”智善说：“我查出今天非把他逐出庙外不可。因为日后倘左右有施主前来烧香还愿，一眼望见普月，男女的施主，不就不恭敬咱们啦吗？那时可就耽误了咱们大事。他再做出别的事情，事后有人传到二友庄去，被那二人知道我窝藏他人，此庙一定被剿。莫若早行将他逐走为是。”这天早斋已毕，普月到各殿上香完毕，来到禅堂。智善问道：“普月你可有戒刀一口？”普月说：“不错，孩儿有防身利刃一口。”智善说：“你无事拿刀做何使用呢？”普月说：“叔父有所不知，只因那年您将我逐出门外，我至了万佛寺。我与我师父所学刀法三十二手，我跨这口戒刀专为防身所用。”智善说道

：“普月呀，僧道皆为一理，倒是许跨戒刀，道人也许配慈剑，可是全不准错用。你如今要将此刀错用，你可小心在香案之前对天赌咒。你用完了晚斋，归庙去吧，你如若不走，违背叔父我的规矩，我叫你四名师弟将你绳缚二背，送到电家庄。”普月说：“叔父，请息怒。侄儿我一定不能错用，再说我在您这庙中借住，就不能犯您庙规，请您放心。”智善说：“你要遵我的佛规，白天要在佛堂打坐，夜晚你到西掖间睡觉。倘若违背我的佛规，那你就趁早的走吧。”普月一闻此言，是连连的点头。当时他忍气吞声，在庙中很守佛规。那普月真就白天在禅房打坐，夜间在西掖间躺在床棍上，看那桌上的一盏油灯，呆呆发怔。直耗到天有定更之后，知道四个师弟睡着了。他翻身坐起，伸手取出解药来，抹在自己鼻孔之上，又取出鸡鸣五鼓返魂香，便将那四个人薰过去了。急忙换好夜行衣，背插戒刀，转身形往外把门插关拉开，来到外面。双扇门倒带，到了东界墙，飞身上去，这才离了此庙，够奔电家庄。

一直到家庙墙外一看，还是那样的防范，往来人不断，各拿着刀枪棍棒，足有六七十人。院中灯烛辉煌，照如白昼一般。再细看东房上，有十根绊腿绳，西房上也有十根绊腿绳。普月在北房后坡一趴，心中暗想：老儿防备太严，这是夜间还如此哪，这要是在白天，那还不一定多严呢。忙往下细细查看，就见那东面地上全有绊腿绳，房廊之上摆着兵器，自己一见，可就不敢下去啦，怔了半天，看了看没有破绽，自己这才回关王庙。到了屋中，换好白昼衣服，将夜行衣脱下，昏昏的睡去。他从此是天天夜里将他四个人薰了过去，他夜夜探电真家庙，竟打算置死厉蓝旺。一连七天，到也没有办法。第八天这天夜内，他可没回关王庙，直接回了万佛寺，在外边一叫门，早有人问道：“外面何人叫门？”普月说：“里边是文魁吗？快开门吧。”文魁当时将门开开，普月进来，文魁问道：“少当家的，这几日上那里去了？老当家的正想念您啦，快瞧瞧去吧。”普月说：“我到袁府望看朋友，多盘桓了几日，所以回来迟了。”说着话便来到禅堂，见智深上前跪倒行礼。智深问道：“普月你这几日上哪里去了？”普月说：“师父，徒儿我这些日，去到电家庄，已将那电真的至亲至友，是男子全被我斩杀了。”智深一闻此言，连忙说道：“好好好，正趁为师之愿！你在庙中，我还正要派去呢。”普月说：“是啊，您不派我，弟子也得去。”按下普月暂且不提。

如今再说电文魁心中暗想：才我给普月开门时，看见他面现惊慌之色，也不知现在电家庙的厉员外吉凶祸福。从这天起，每日愁锁双眉，一入庙堂，终日一语不发。手下里跟文魁在一块的僧人，见他心有所思便问道：“电师弟，你这两天怎么一语不发，茶饭懒进，所为那般？”文魁说：“师哥，我的事情难办。”他师哥普明说道：“你有什么难办的事，对我说明，我可以替你想个办法

。”文魁说：“我那日早晨，在前面打扫佛殿，正在扫那山门外的台阶，由电家庄来了两个同乡，给我带来个口信，说我那老娘现在卧床不起，病体深重，让我辞去庙堂，回家去侍候老娘。是我听了此信，心中着急。”普明说：“这何必着急呢？文魁说：“皆因我那二庄主，跟你我师父为仇，叫我不好前去告辞。再说你我都知道电真是被咱们师父谋死，倘我走后，庙内出了差错，那时师父必要多猜多疑，准说是我走漏的风声。”普明说：“文魁，你我的师兄普月，离了庙堂七八天，今天才回来。你可知他做甚么了？”文魁说：“我问少师父，他说是上山东衮州府望看朋友去了。”普明说：“他冤你不能冤我，皆因你是电家庄的人。普月赶回电家庄，无论男男女女，刀刀斩尽、刃刃杀绝，免去后患，从此我等在佛寺，便可高枕无忧矣。文魁你先在此等候，我普明去到佛堂，把话跟我师父一回禀，我师父还能把你放在心头。必然叫你回去侍候你老娘去。”文魁说：“师兄你可别往里回禀。倘若老僧一怒，死在万佛寺内，做了刀下之鬼。我母子焉能见面。”普明说：“你也不必落泪了。我自有言语对答他。”说完转身形往外，赶奔禅堂，面见老僧，把电文魁家中情形对智深从头说了一遍。智深听明白了。普明又说道：“现在那文魁，因为忧愁他老娘，终日斋饭懒进。”智深说：“普明啊，电文魁他既有此事，为何不早说呢？”普明说：“皆因他那电二庄主死在咱们庙里，他不敢向师父说明，恐怕你老人家多心。您要能发恻隐之心，叫他回家，把他老娘侍候好了，然后再回转庙堂。电文魁他不敢禀论师父知晓，不知您能准他几天假不能？”赛朱平智深一闻此言，哈哈一阵冷笑说道：“好吧，为师父的赏他银二百两，就让他回家侍奉他老娘。他老娘的病体是好是坏，叫他老娘到佛寺来一趟。那恶贼电真，那老匹夫厉蓝旺，都死在我师徒之手，那样有能为的人，我都给处置了，何况电文魁一个粗单之人，何必将他挂在舌唇。你就给他送四封银子去吧。”普明说：“我就替他谢过你老人家啦。”普明拿着四封银子来见电文魁说：“师弟，我把你家中之事，已经对师父说明。我也不是叫你知情，我在师父面前，多给美言了几句。师父赠你纹银二百两，叫你回家侍候你老娘去，你老娘的病体好与不好，你可要来到庙堂一次。”文魁说：“小弟谢过你替我说话之情，我给您留下一封银子。”普明说：“不用，你拿回孝敬你老娘去吧。我没钱时，跟我师父去要。”文魁说：“我到禅堂给我师父叩头去。”普明说：“你就不用去啦，我师父叫你这就走哪。”

电文魁收拾收拾，来到庙门，普明往外相送。电文魁说：“师兄请回吧。”普明把庙门关好。电文魁出了佛寺，顺着大道一直往东，路南有一片松林，来到树林以内，把身子往树后一隐，回头观看，并没有他人暗中跟随，自己这才放心，一出松林一路赶到电真家庙。到了家庙门前，面见老乡说：“大员外现在

病体如何？”仆人说：“咱们大员外病体未得痊愈。”电文魁上前叫门，里面仆人问道：“外面何人叫门？”文魁说：“我文魁前来给大员外请安，您给往里回禀一声。”仆人将家庙出门开开，电文魁走进家庙，仆人把双门闭紧。电文魁往西里间而来，见了厉蓝旺放声大口哭。厉蓝旺一见，不知是怎么回事？“有话慢慢说，不用啼哭。”电文魁说道：“大员外呀，您务必给我家主人报仇雪恨。”于是将电真命丧庙堂情形是细说一遍。厉蓝旺听了说道：“文魁，我来问你，你说二员外命丧庙堂，只是空口无凭，可有甚么对证？”电文魁说：“庄主，现有电员外的左耳一个。”厉蓝旺说：“拿来我看。”电文魁忙一伸手，从囊中取出一个油纸包儿，递给厉蓝旺。厉蓝旺接过纸包，打开一看，心中一阵难过，一见如把钢刀扎于肺腑，不由双眼落泪，遂问文魁道：“你家二庄主，可得着全尸？”电文魁说：“电庄主临死就失去左耳一个，口喷鲜血而亡。凶僧要将尸首剁成肉酱，奴才文魁因为受过二庄主的恩惠，不忍见二庄主乱刃分尸，是我跪到凶僧面前苦苦哀求，这才将我家庄主尸首留下。”厉蓝旺说：“你起来吧，你可将他夫妻尸首人头保存起来？”文魁说：“庙里人等帮助于我，将尸首人头搭在后门外，我用花言巧语把众人支开，我才敢落泪。我将二庄主的尸身，就埋在庙后了，二主母的人头，我也给打了一个花盆埋在一处。从那天起。我是总想到电家庄，给您老人家送上一信。只因凶僧诡计多端，又恐事机不秘反为不美，是我这次心生一计，用言语挡着凶僧双耳，凶僧并赠我纹银二百命我回家。我是不分昼夜，赶到庙堂。就请您想法给二员外报仇吧。”厉蓝旺说：“从今往后，不准你称呼我为大员外，咱们兄弟相称如何？”文魁说：“奴才我可不当。员外您是何等之人。您与我家二主人是神前结拜。我文魁乃是二员外的一个奴才。怎能跟大员外您呼兄唤弟呢？”厉蓝旺说：“你有泄机之恩。你要不将左耳带回，我不知我那拜弟身亡，我弟妇的人头何在？不知他们尸首人头掩埋何处？不是泄机的恩公吗？”说着命人把电龙叫来。电文魁一看电龙身穿重孝，遂说道：“大少爷，您的命运真苦啊，你父母都被凶僧害死。”厉蓝旺说：“龙儿，快过去给你义父叩头。”遂对文魁说：“你就收他做个螟蛉义子吧。从此你我是呼兄唤弟，将此子电龙将养长大，我厉蓝旺给他折腰折腿。只要地府阴曹留我阳寿，我必要将我平生的能耐，传授电龙，给电家门接续后代香烟。”蓝旺说完，天色已晚，吃过晚饭，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红日东升。外面有仆人进来说道：“回禀大员外，外面现有您家中胞弟二达官，展眼鳌鱼厉蓝兴前来求见。说是您派电家庄的仆人，去到青州府东门外厉家寨请了来的呀。”厉蓝旺说：“好啦，他既然来了，那么叫他进来吧。”仆人点头出去，到了外面说道：“二员外爷，我家大员外有请。”说完

上前伸手接过马匹。蓝兴问道：“管家，我兄长他的床在那屋呀？”仆人说：“您随我来。”说着把马拉到院中拴好，便领他到了西房，说道：“您请进去吧，此房就是。”厉蓝兴一听，忙走了进去，果然见兄长躺在那里，便三步两步的走了过去，跪倒行礼说道：“兄长在上，小弟有礼。”厉蓝旺说：“兄弟请起来吧。”又叫仆人将自己扶起。此时蓝兴一见兄长面带愁容，连忙上前将棉被一掀，看他兄长是骨瘦如柴，一掀他兄长的右手往背后一围，不由得自己双眼落泪，来到床前一站。自己心中所思：我兄长虽然病到这个样子，可是阳寿未滿，尚不致于死，遂说道：“兄长啊，您这个病已有半年有余啦。您要是在家中，有我与您弟妹，终日在身旁侍候着，早就痊愈啦，不致于如此的日久。那可称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是茶来张口，饭来张口，在家中替小弟我执掌家业，呼弟兄有多好呢。您年过半百啦，性情特傲，小弟我不敢违背。您必要出外访一知心投机的贤友，是您错啦，多么投缘对劲也不成啊，他是异姓之人，怎能比你我一母所生近呢？再说你我弟兄总算脚登肩头，同胞的手足，别人何能比的上呢？我看兄长面带愁容，怎么不养病呢？兄长您要忧愁此人，是有恩还是有仇呢？有恩小弟我必登门拜访，若有仇呢，小弟我掌中这一口刀，一定去找那仇人。将他的人头带来在兄长的病榻前，叫您一看，好解烦闷。兄长啊，那么您还是思想甚么事呢？请您对我说来。无论甚么事情，对我说明。”厉蓝旺道：“二弟呀，我打发仆人到家中，把你叫到家庙，我有话说，此庙乃是电家庄电真电维环的。我离家后来到此处，即与他交友。他是错投了胎啦，敢说与我对劲，实比兄弟你胜强万分，他们夫妻二人，侍候我的病，实比他人强。要讲在外交友，那是何人也比不了他。”厉蓝兴道：“兄长啊，您就不用提啦，干脆您有甚么话，您就说吧。兄我必然照着您的话去办，决无更改。”蓝旺说“好，仆人去将电龙叫来。”早有仆人去到南间，便将电龙带到北间。蓝旺道：“文魁快与你二哥叩头，他是我胞弟厉蓝兴，人称展眼鳌鱼。”电文魁一听此言，连忙上前拜倒说：“二哥在上，小弟电文魁有礼。”厉蓝兴忙用手相搀，不知说些甚么，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厉蓝兴安排防贼党 石锦龙双鞭会淫徒

厉蓝兴连忙说：“贤弟快快请起。”回头看见电龙，身穿重孝。蓝旺说：“龙儿呀，快见过你二叔父。”电龙答言，忙着跪倒叩头。蓝兴说：“快起来。”蓝旺道：“二弟呀，只因我那兄弟与弟妇二人死的好苦，我要是好着，早亲身找你，不叫仆人去叫。兄长我已半百，每日思想忧愁，想我这个病一定不久于人世，那时你把我的尸骨运回家中安葬。此子电龙，今年十一岁，你将他带回家中，传授他武术，你千万要倾囊而赠，一手别留，要留下一手，那可对不起电真他夫妇。容他学艺成啦，你与他画好了图影，叫他认清，再命他离门在

外，寻找仇人，报仇雪恨。”厉蓝兴道：“兄长啊，您不用如此的费事啦。小弟我的武艺浅薄，我有好友，他们武艺能为在我之上，我能约请他们，可以替他人报仇雪恨。”蓝旺便将此事，连同与电真结交的经过情形完全说出。蓝兴一闻此言，不由咬牙忿恨说：“兄长，我今天来到房里，一看仆人以及这里的情景，就知道我那位故去的电兄长，对待兄长的情形，真比小弟强胜百倍。兄弟我不是三岁的玩童，您只管养您的病体，千万不须着急，我此时唇舌说焦，也是枉然。您心中尽其交友之道，竟想他夫妻，岂不忧愁而死？小弟我一时意狠心毒，把电龙杀了，拿他人心一祭灵，然后把您尸首运回家中。”厉蓝旺道：“你此言从何而起？”蓝兴说：“他就是我的仇人，假若没有他父亲，兄长你焉能有这一场病呢？”厉蓝旺道：“你此言差矣，天灾病孽，那全是偶然的，并非是谁叫谁得的。皆因电真脾气烈，我在家庙养病，我怕他在庄中受人指使，出了意外，因此每天叫他来庙中三次，得招出事来，他竟能平常一次旷功没有。二弟你想，人交友不可藏私才好。十五那天早晨，他来到家庙探病，他说要到戏场巡视，此事正合我意，因为当时是我主动办的谢秋戏。恐怕有毛贼草寇，有扰乱之事，谁知他一去未归，竟丧在黄沙滩万佛寺中。那凶僧智深与他徒儿白莲花普月，暗中设计竟将电真害死庙中。因此我派人找你，打算与他报仇。”蓝兴说：“兄长您可能执笔？”蓝旺道：“能掌笔。”蓝兴说：“那就好了，我说一事，您得写明，那时我好约会各友，出头拔刀相助，可以替他报仇。”蓝旺说：“你说甚么。”蓝兴道：“您要将电真夫妻抛于肚外，也不用思想此事，那时再投下好药，您的病一定好的快。容病体一好，作甚么事不成啊？您要还是竟想那事，那时小弟我一跺脚，回到家中，我是不管此事，那时可休怨我意狠心毒。”蓝旺说道：“兄弟你既然说到这里，很好，我绝对不想他二人了，任凭你办吧。”厉蓝兴说：“好！那么仆人你们此处离着那州府县近吗？”仆人说：“离着袁州府近。”厉蓝兴说：“你去到那里，访着挂千顷牌的有名医家，请来十位，在此庙中医治你们大员外的病。兄长您写下四份请帖，头一个请飞天怪蟒徐国桢，第二个恨地无环蒋国瑞，第三圣手托天李廷然，第四个圣手飞行石锦龙。今日小弟我拿请帖一走，您请放宽心，我今天先对十名先生说开你的运命，他们用药的力量，必须将你的病源感化。再说就是电真他夫妻有灵，暗中保佐，容等我将他四个人请了来。那凶僧赛朱平智深的刀法，不十分出奇，不过他使的是金风未动蝉无觉，暗算无常死不知。那白莲花普月更不足为奇。石锦龙掌中一对短把鞭，能打凶僧一片，何况还有我那三位老哥哥呢？”厉蓝旺一听，心中满意，遂说道：“二弟呀，你拿我的请帖前去，可是不见本人，千万的别给他们。”皆因江湖绿林所说，要讲交友之道，谁也漫不过去厉蓝旺、厉蓝兴、徐国桢、蒋国瑞、李廷然、石锦龙，对待宾

朋这个意思，更不用说对于结盟的朋友。走在中途路上，半杯茶没有，要有甚么事，都能拔刀相助。

他弟兄在庙中，商量报仇之事。蓝兴说：“兄长，我拿您这个柬帖，必须先到镖店，他们如果不在店中，还得各处去追寻，务必让他见着帖子，亲拿来面见兄长。今年小弟一走，可是须到明年春三月，接帖之人才能来啦。无论僧道俗，我是通盘报信，见着普月，要活的，给他绳缚二背，送来电家庄，请哥您发落他。兄长啊，我为甚么必须明年才回来呢？因为我看你的阳寿未满，这些日子留着叫您好好养神，将来能恢复健康，也许亲身去拿普月智深。再说到了那杀刷他师徒之时，也恐你伤感过甚，有些危险。”蓝旺点头。正在此时，外面家人进来回禀说道：“二员外爷，现已将十名医生请到。”弟兄二人说：“将他们一齐请进来吧。”家人答应，出去不大工夫便将十人请到里面。厉蓝兴看他们年皆五六十岁，倒全是有经验的老手，连忙叫家人请到东屋好谈一谈。家人答应，便将十人请到东屋。蓝兴跟了过来与大家相见，说道：“今天我将众位请来，这内中有事，就为谈一谈怎么治病人。”内中有一位年老拄拐的问道：“这位爷，您贵姓高名？那里人氏？仙乡何处呢？”厉蓝兴道：“在下姓厉，名唤蓝兴，与西屋病人我们是亲弟兄。我祖居山东青州府，东门外金家口厉家寨。我二人是保东路水路的达官，大家赠我二人美名，我兄长混水鲤鱼厉蓝旺，我乃展眼鳌鱼厉蓝兴。”那十名医家一闻此言，耳朵里有这么二位侠义之名，连忙站起抱拳说道：“久仰二位达官的美名。”蓝兴说：“列位请坐，这位老先生你贵姓？”那老医生说：“我姓王啊，名叫王声甫，我家住袁州府西门外，临福巷口内路南。”蓝兴又问道：“那一位呢？”那人说：“我姓于，名叫于景春，我家住袁州府西门外，路北如意巷口内路东。”蓝兴又依次地问明那八人，自己笑道：“我问十位，我有用意，能与我兄长调治病症就与他调治，如果不成呢，可以当时告假，我不能强求。你们诸位，请在这东屋住，一切饮食全由我来扣负，一来可以就近早晚的调治他病，二来我有一好友故去，他留下一个少爷年方十一岁，我请年老诸位为是替我照管此事，无学之时各位可以文学传与他。我与您诸位，开白银每月每位五十两，将来我兄长病体痊愈，我必要另有重谢。你们那一位先到西屋，看他一番？”众人便请王声甫出头先去。当时王老先生与蓝兴来到西屋北里间，他们一进西屋，一挑帘病房气味扑人的鼻孔。王声甫道：“我与您弟兄道喜。”厉蓝兴道：“喜从何来？”王声甫道：“我从此与大员外治病，到了明春，我能保他病体痊愈，自行下地，手使甚么兵刃，都能去活动去练。”蓝兴说：“您能有这样的把握吗？”王声甫道：“那个当然，我要不是闻见这气味，还不至于敢说此话呢。请您将病人的枕布取下，待我一看，便能知道病。”蓝兴过去取来交与医生。王

声甫接过细细的看了看，便背着他弟兄，写好了病源跟那药剂，便走出病房，回了东房。

一位一位的全都换到了西屋，少时十位全看完。厉蓝兴说：“列位您可将药方全写好了？”众人说：“写好了。”当时一齐送到面前。蓝兴一看将药方子拿到西屋，向他兄长说道：“兄长啊，您好好的调养病体，明天兄弟我就要出外去请他等。您在家庙，可千万别想我那死去的二哥夫妇，倘若我走后，您净想念他二人，我将宾朋约到，那时你已下世去了，我落得孤身一人。那时回到家去，您那弟妹，要是问我几句，那时我以何言答对。我与您请来十位医生，他们全是对答如流，足可与您调解病症，又可以传给电龙文学，此可称一举两得。”蓝旺道：“二弟呀。你只要能够与电真夫妻报仇，我就一意的调养病体。报仇那天，我还打算亲身杀奔黄沙滩万佛寺，捉使凶僧，拿回来祭灵，把他师徒用席卷上，成为撮灯大蜡，在灵前一点，那时我就与他二人报了仇。”蓝兴说：“是，这些日子兄长若有烦闷之时，可以把他们十位约了过来，闲谈也可以解烦。”蓝旺说：“你倒不用管了，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不过今天趁你没走，可以把电龙带到东屋，见过那十位医生。”蓝兴答应，便将电龙带到东屋，与他们相见，然后回到西屋，告诉家人说道：“你们快去将王家庄他们三人约来，我有

话说。”家人答应，便将王麒弟兄三人请了来。到了家庙，家人往里回禀：“王家弟兄已然来到。”蓝旺说：“请他们进来吧。”家人出去请进屋中。蓝旺与他们指引相见。礼毕，王麒说道：“兄长将我三人叫来，有何事呢？”蓝兴说：“你一人来到此处，我有要事相商。”王麒说：“有甚么主要之事呢？二达官，我们先将三人的力量说出，您可以量力收用。我们三个全是务农的人，不能执刀上阵，别的事尚可勉强。”蓝兴问道：“办那个谢秋戏，究是何人出头承办的呢？”蓝旺道：“就是我与电真你二哥，我们二人出头承办，另外有四大村正、四大村副。”蓝兴说：“可以将他们全请来，我有话问他们。”家人前去，少时使将那八个人一齐找了来。蓝兴问道：“你们诸位全是村正副。我如今有件事，每村出一百名壮汉，合穿一样的服色，月白布衣裤，登山道鞋，青布袜子，花布裹腿，青纱包煞腰，绒绳十字绊，花布手巾罩头，二百人使刀。这家庙中安设一百名，夜内五十名，白天五十名，抱刀梭巡；那白棚中也用一百名，分为前后夜。另外那些人，有五十人各拿绷腿绳，在东西村口守护，是白天二十五根，夜晚二十五根。王麒贤弟呀，你在白棚以里以外，你要负责查看。要有那不法之人，立时拿住来见我兄长发落。若是庄内之人，可以送到袁州府，请府台大人去办。要是江湖绿林人呢，可以将他绳缚二背，留到家庙，不要断了他的饮食，容等我回来，另有发落。你们管绷腿绳

的大家听真，你们大家在东西村口把守，若见那面生之人，无论男女无论僧道俗人等，倘有那夜间飞跑，白天眼岔之人，将他用绳子绊倒，绳缚二背，解来庙中。那时咱们另有办法，交与我兄长，叫我兄长追问他的情形。若是绿林人，绑绳千万别撒，给他预备稀粥，早晚给他灌下，等我回来，自有办法。文魁呀，我走后第一是我兄长，第二是此子电龙，第三是十名医家，若有差错，你可小心在我的砍刀下作鬼。”文魁点头答应。那厉蓝兴拿了四份请帖，辞别兄长，备好应用物件，这才命仆人备好马匹，遂说：“兄长我要走啦。”蓝旺说：“早些回来。”厉蓝兴说：“是”，出来又嘱咐电文魁道：“你在夜间，更须特别注意。”文魁说：“是”。

厉蓝兴离开电家庄，赶奔金家堡。这里是南北的村子，东西的住户铺户，在北头路西，有一家连升店。来到店门外，叫道：“店家。”从里面出来一位老者身高八尺开外，面如重枣，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海下一部花白胡须，光头未戴帽，上头蓝布贴身靠袄，青布护领，下身也是蓝布裤子，登山道鞋，白袜子，蓝布的裹腿，腰中结着一块蓝布围裙。厉蓝兴问道：“店家，可有单间房屋？”老者说：“有。”遂伸手将马接了过去，叫出一个小伙计，把马拉了进去。此时天已平西，便进了店，来到北房西头的一间屋，伙计回手将竹帘放下。厉蓝兴说：“店家给我预备脸水。”此时那老头也跟了进来，笑问道：“达官您贵府是那里人氏？”蓝兴道：“你问我这话为何？”老者说：“我看你面熟，一时想不起。”厉蓝兴说：“你我在哪里相见过呢？”老者说：“倒退十年以前，您上我们这金家堡来过一次。”厉蓝兴说：“不错。我看阁下也有点面熟。那么您贵姓啊？”老者说：“我姓连名玉，号叫茂通。达官您呢？”蓝兴说：“在下姓厉，双名蓝兴，混号人称展眼鳌鱼。连掌柜的，我与您打听一个人。”茂通说：“您打听谁？”蓝兴说：“此人姓连名登，号叫茂真，左臂花刀的便是。”茂通说：“您跟他有来往吗？”厉蓝兴说：“我与他神前结拜。那年他保云南贵州的镖，镖局在金水县的东门以外，永兴镖店。”茂通说：“是啦，他不是外人，乃是我的胞弟。”厉蓝兴说：“你我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茂通说：“呕，原来全是自家人。既然二达官来到，请来柜房一叙，达官您来到我金家堡打店，面带愁容，所为何故？”厉蓝兴便将报仇之情，细说一遍。茂通说：“二达官，您要将众人约到，来到我的店中，我弟兄可以拔刀相助。不过是我知道那两个凶僧，未在庙中。”蓝兴说：“他们在与不在，你怎么知道？”茂通说：“我有一儿名叫连发，外号小诸葛的便是，他一天一趟万佛寺。僧人防范太紧，恐怕有厉大达官手下之人夜入庙堂，将他师徒斩首。我儿连发不得手，要是得手，早将他师徒二人的人头斩下。皆因他治死一位好友电真电维环，电真与令兄

交友，我茂通不知，我若知晓，早就将凶僧处治啦。您在此等候，等我去把你侄男找来，与你们爷俩个指引相见。”说完他转身往外。

工夫不大，带进一个人来，说道：“上前与你二叔见礼。”蓝兴用手相搀，说声：“孩呀，免礼吧。”他看此人是道装的打扮，身高不满七尺，细腰扎背，双肩抱拢，骨瘦如柴，面皮微黄，细眉毛小圆眼睛。蒜头鼻子薄片嘴，小元宝耳朵，那个小瘦脑袋，真要见棱见角，头戴一顶混元一字巾，杏木道冠别顶，横别一根簪子，宝蓝色的道服，青缎的护领，上绣着福留云。书中暗表：下边是蓝纺绸的底衣，两支登云履。蓝兴遂问道：“连发，我来问你，你使的是甚么军刃呀？”连发说：“我使一口避血尖刀，判官笔一支。”蓝兴说：“与何人学艺？”连发说：“我师父来到我家传艺，传完艺他走啦。”蓝兴说：“此人贵姓高名？”连发说：“饶州府东门外皮家坡的人氏，姓皮双名元豹，别号人称神鬼莫测。”蓝兴说：“连发，你天天到正北去吗？”连发说：“不错我天天的准去。”蓝兴说：“你天天的准去，你怎么不跟他们动手呢？”连发说：“叔您有所不知，那凶僧他们有子母鸳鸯拍花药。”蓝兴说：“那他也不能拿拍花药拍你呀。”连发说：“您是不知，他打的那个拍花药是令人难躲。”蓝兴说：“怎么令人难躲呢？”连发说：“他把拍花药灌到锤里啦，那锤名叫走线迷魂锤，锤上有环，环上有绒绳。他与人要动上手，他抢上风头，用锤一打您，您一躲，锤打到身上，那香烟就能出来。若是打不到身上，他一拉那绒绳，香烟也就出来。只要一闻见香气扑鼻，那人一打怔的时候，他的刀就砍到啦。凶僧乃莲花党之人，我所怕者就是他的拍花药，我小孩要与侠客爷报仇，我死不足为奇。他若没有拍花药，我早就将他处治啦。”厉蓝兴说：“那么凶僧现时在庙中没有？”连发说：“庙堂您不用去，他不在庙中，他师徒少说也得躲个一年半载的。那白莲花普月与叔父您见过。”厉蓝兴说：“倒是见过几次。”连发说：“那普月见您骑着马匹，有一仆人相随，从袁州府东门往这里来，因此他师徒就远远脱逃啦。二叔父您多咱将列位约到了，先来我这里，听我的信息。”厉蓝兴点头。天色已晚，便住在此处，一夜无书。

次日天明，蓝兴说：“兄长您叫人给我备马啊。”茂通说：“二弟呀，你可以吃完饭再走不迟。”蓝兴说：“不用，我是有事在身，心中急躁，赶路要紧。”茂通说：“那么电家庄我那大弟，你可把人安排好了吗？能够保护住他吗？”蓝兴说：“可以的啦，人已派好，料也无忧。”茂通说：“你的路费可有？”蓝兴说：“有。”茂通这才命人把马匹备好。他父子送至店门外，厉蓝兴说道：“小弟回来之时，一定与我兄长前来看望于您。”茂通点头。他告辞一走，离了金家堡不提。

如今且说连茂通父子送走人家，他们回到店中。茂通说道：“连发呀，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夜到电家庄庙，你在那房后坡一趴，暗中去保护你那大叔父。等你二叔回来之时，再行回来不晚。”连发答应，从此夜间暗保护不提。且说展眼鳌鱼厉蓝兴，一路之上，直奔青州府而来，非只一日，这一天来到了青州府。他是穿城而过，直奔东门，出东门过了海河桥梁，便下了马，拉马来到三元镖店。来到门前一看，不由心中大喜，看见七辆镖车，业已套好。那头辆车上，插着一杆旗子，白缎子做地青火沿，上边用青缎子刻出来的字，是青州府东门外路北三元镖店。蓝兴遂上前叫道：“伙计们。”那伙计人等出来一认识，连忙说道：“原来是二达官，您从那里来？快进来吧。”蓝兴道：“张振我来问你，我那三位恩兄，可曾在店中？”张振说：“二达官，您来得正好。他弟兄正在店中，你要慢进一步，他们就走啦。”厉蓝兴问道：“这镖往那里呀？”张振说：“上云贵去。”厉蓝兴说：“好！张振呀，你快与我回禀一声，就说我前来请他们。”张振点头，转身进到里面回道：“三位达官，您看人真怕念，一念他真来啦。”徐国桢道：“可是我那二弟厉蓝兴来啦吗？”张振说：“您不信出去看看呀。”弟兄三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一齐来到店门外，弟兄三人一看，果然是厉蓝兴。李廷然哈哈大笑说道：“二弟你从那里来？”蓝兴上前与三人见礼，说道：“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你我弟兄，店中一叙。”说着四个人一齐来到店中，大家落座吃茶。徐国桢道：“二弟你这是从那里来呢？”厉蓝兴说：“我从袁州府东门外电家庄东村头电家庙来。”说着话上前二次跪倒行礼说：“三位兄长，受小弟我一拜。”徐国桢道：“二弟你拜者何来？”蓝兴道：“此处有请帖，请兄观看。”说着伸手探兜囊，取出四张请帖，双手递上三张，说道：“三位兄长，我这里有三份请帖给您，哥三个每位一份。如今我来到镖店，可巧三位兄长全在店中，此乃我兄长亲笔写给你的。”徐国桢伸手接过，一看上面写道：“徐仁兄大人台笔，远自别来，其为念念。弟因近来染病在床，不能分身前来迎请三兄，特派二弟蓝兴代为致意。见帖后请三位仁兄各带随身使用物件，以及军刃暗器夜行衣，一齐来到电家庄，东村外家庙相见，弟有要事相求。专此致意，小弟厉蓝旺拜启。”徐国桢与他兄李廷然等弟兄看完，心中暗想：这内中必有与仇人作战之意，遂问道：“二弟呀，我那大弟难道说有仇人吗？”厉蓝兴将电真与他兄长交友之事，以及被害之情，前前后后完全说明。徐国桢道：“那电真电维环，很够交友之道，侠义二字，他能当之无愧。我听他的名誉很好，我在暗中曾访过此人。”正适说着，外边张振问道：“达官您的镖车还走不走啦？”国桢说：“你们大家乘跨坐骑，赶快直奔扬州城内十字街正东路北，胜总镖局，交到那里，按路单所为就是。”张振应声“是”，厉蓝兴说：“徐仁兄，此处现有一份请帖

，交给他们带去可成？”徐国桢说：“可以。”遂问道：“张振，你可认识那石锦龙？”张振说：“我认识，我花他老人家的银钱可多啦。”国桢道：“现有发票路单一齐交与你。你见了那石锦龙，就说我徐国桢有请他，叫他急速的备好军刃物件，以及水衣水靠，骑马到袁州府北门外，电家庄东村外家庙。我在那里等他。”蓝兴道：“这样一说，他能来吗？”徐国桢说：“那如同我同胞弟一个样，就差一娘所生。”说着话伸手取出白银四锭，说道：“张振，给你拿去，一路之上想吃甚么，就买甚么吃吧。到了那里在店中那更好，如果未在店中，你可以骑马出去，找一找他，务必见面才好。”张振答应转身出。徐国桢说：“二位弟，你们快行收拾，咱们好起身。”当下李廷然等，收拾已毕，弟兄四人从此地起身，仆人将马匹带过，哥四个接过马来，飞身上去，这才一同够奔电家庄而来。饥餐渴饮，夜住晓行，非止一日。

这天走在中途路上，看眼前来了一匹坐骑。马上这人是庄兵的打扮，二目发直。厉蓝兴便问道：“这一骑马的，你赶奔何处？有么要紧的事呢，你骑马这样的慌，要撞了人呢？你从那里来呀？”那个庄兵说道：“我这是从电家庄来呀。”说着翻身下了马，他们哥四个一见，也就纷纷下马。蓝兴道：“你从电家庄来，我怎么不认识你呀？你在甚么地方住啊？”那兵说道：“您不认识我，我可知道您。”厉蓝兴说：“你姓甚么呀？”庄兵说：“我姓周，名叫周连，我正在上青州府镖店找您去呢。”蓝兴说：“有事吗？”周连说：“有事。”蓝兴说：“有么事呀？你请道其详。”周连说：“二达官，您千万别着急，我家大员外跟电龙全无事，就是内中有一名医家，被凶僧斩杀。多亏有一位赛诸葛连发，在房上暗中保护，给了凶僧一瓦，打下房来，被我等大家用绊腿绳将他拿护，现在捆绑在庙中。我家大员外爷问他，他说从打竹莲寺来，他上智下元，人称生铁佛，那凶僧说，杀剐存留任凭你们所为。当时我们大家拿刀往他身上砍，他不怕。”厉蓝兴说：“哪一位医家被杀？”周连说：“是咱们本庄里的一位医生，名叫周凤林。”蓝兴说：“三位兄长，咱们先头前走去，叫他慢慢的走吧。”徐国桢说：“好吧。”大家急忙各将马的肚带紧了紧，飞身上马，催马如飞似的就直奔电家庄跑了下来，那周连也上马在后面紧行。

非止一日，这天来到了电家庄，大家一齐下了马。厉蓝兴一进东村头，看见地下有绊腿绳，就在地上放着。徐国桢说：“二弟，你看这个绳子就在这里预备着，有人经过，看见就不能上当了，他们可太粗心啦。”说着话四个人来到庙门外，上前叫门，里面有人将门开了。蓝兴忙问道：“我兄长病体如何？”仆人说：“现已见好。”蓝兴说“很好很好”，说着弟兄四人，一齐往里走来。到了西房，蓝兴伸手挑帘笼，叫三位“请进”，说道：“哥哥啊三位兄长到。

”屋里蓝旺闻听，忙说道：“仆人，现下有三位兄长到，快把我扶起来。”见三人抱拳道：“三位仁兄，快来请坐，恕小弟不能下地远迎。”三老见他病体削瘦，面带愁容，不由说道：“大弟，你怎么落到这步天地？你派二弟前去找我们，现在我弟兄已到。你有甚么仇人可与我等说出，我们一定舍去老命不要，可以与你报前仇。”厉蓝旺说：“三位仁兄，快请落坐，咱们好谈话。”蒋国瑞说：“你我弟兄分别，足在四载未见。愚兄我上家中，向二弟打听你几次，据他说，你出门在外访友。你上那里去啦？他是莫明其妙。”蓝旺一听便将结交电真之事讲了一遍。蓝兴问：“家里又出什么事了？”厉蓝旺道：“五天之前，医家周凤林与我熬药，从东屋往西屋来送。天也就刚黑，正走到院中，不想从北房上下来一个凶僧，手起刀落，竟将周凤林杀死。大众一齐上前拿他，儿僧上西房逃走，不想被房上之人，用瓦将他打下房来，才被众人拿获。我命仆人们问那位侠义贵姓高名，房上有人答言，他说姓连名发，赛诸葛的便是，他说完并未下房来，竟自走了。二弟你可认识此人？”蓝兴答：“我认识此人，但不知凶僧现在那里？”蓝旺说：“我已将他放到南里间。那凶僧是刀枪不入。”蓝兴说：“他只要是他们一党的，我自有我的办法。”遂说：“来呀，将凶僧提了来。”当时手下人等去到南屋，将他抬了来。看他身高约有八尺，虎背熊腰，面似黑锅底，花搅的眉毛，一对三角眼，大鼻头翻鼻孔，四字方海口，大耳相衬，穿夜行衣靠。厉蓝兴问道：“僧人，你为甚么来到此庙行刺？”僧人说：“你来问我，你可是展眼鳌鱼厉蓝兴吗？”蓝兴说：“不错，正是你家二太爷。”僧人说：“我来问你，你在山东金家口，你可曾捉着一个打闷棍的，给送了青州府，有此事没有？”厉蓝兴低头一想道：“不错有此事，此人姓李，名叫李唐。”僧人说：“我找你未见，那时你保镖已走，后来我上厉家寨，要杀你们满门家眷，是我不认识究竟是那一家。我若知晓，一定将他们杀死。”蓝兴说：“你与李唐有何来往？”僧人说：“那李唐乃是我的天伦，我俗家姓李名义，人送外号生铁罗汉。皆因我在家中刀伤人命，这才有老乡给我一条生路，叫我削发为僧。”蓝兴说：“你师父是那一家呢？”僧人说：“我师父大大有名，家住扬州府南门外，那山叫蛇盘山，山上有一古庙，少林寺。那当家的上法下缘，人称紫面昆仑，散二十四门头一门的。后来因为我不守庙规被赶下山来，我上黄沙滩万佛寺，找我的师兄。他有一个分庙，竹林寺，我就在那里住。”蓝兴说：“你的法号何称？”僧人说：“我上智下元，人称生铁佛的便是。我师兄他们师徒，不敢在万佛寺，全到白莲寺避躲灾祸。因此我才来到此庙，打算将老儿斩去，以报当年之仇。我在北房上，看见那老翁端着药锅，是我一时怒气，下房将他杀死。我上西房逃走，不想被小辈打我一瓦摔下房来，才被获遭擒。杀刚存留，任凭尔等，替他人一死是别无

可言。”厉蓝兴一闻此言，不由生了气，伸手取出避血刀来，说道：“恶僧人你一定是金钟罩护身呀。我与你有三江四海之仇，岂能放你呢？我先将你的金钟罩破了再说吧。”蒋国瑞说：“二弟呀，你将他左目取出，便可破了他的金钟罩。”厉蓝旺道：“二弟且慢。”蓝兴说：“兄长还能放他吗？”蓝旺说：“放他可不成，容等将那智深师徒拿住，一齐倒点人油蜡，那时好与我那死的维环二弟夫妇报仇雪恨。”李廷然道：“二位仁兄，二位贤弟。我有一计可以破他，你先将刀收起。这金钟罩，实在好破。”说着伸手取出一根银针来，一提他左耳，银针刺鼻孔，当时鲜血就流下来了。智元口念：“阿弥陀佛，完了完了。”李廷然命人将他放到南里间，派人看守。他们哥儿四位，便在庙中一住，与他养病。蓝兴说：“那医生的苦主呢？”蓝旺说：“已然将尸首领回，再赠送五百白银，每月还另外有银子给他。”四个人一听，暗暗点头。蓝兴说：“兄长你养病要紧，千万将电真夫妻之仇抛于度外，容等石大弟锦龙来到，咱们再找仇人去。”蓝旺说：“好吧，兄弟你可以每日与电龙传习武艺。”蓝兴点头。从此便传艺不表。

到了年底，好容易厉蓝旺病体痊愈，离了病榻，医家便在饭菜之中，也与他下面药，保养病人。转过年到了二月底，身体恢复到了原状，也能打拳踢腿啦。这一天，他带领三位兄长、一个胞弟，围着村庄绕了一个湾。平素他累碎三毛七孔心，与电龙练习武艺，早晚如此的用功。到了三月啦，外面有人来报，说石锦龙到。书中暗表：原来石锦龙是新由扬州镖店来，接着信之到，便一直来到家庙，面见五位兄长。厉蓝旺问道：“大弟你从那里来呀？”锦龙说：“我从扬州来。”蓝旺说：“我那石兄弟可好？他们全作甚么啦？”石锦龙说：“二弟锦凤，在家中镖局子呢；三弟锦彩，在万胜镖局；那四弟锦华，在石家镇明开店为业，暗中执掌庄规。”徐国楨说：“大弟，我来问你，两个孩子可好？”石锦龙说：“兄弟我将镖局之事，交与三弟执掌。小弟回家将二子武艺传好，我回到镖局，才见了请帖，因此才来。厉仁兄莫不成你老人家有仇人吗？”蓝旺一听，便将电真夫妻被害，以及自己与他结交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当时便将电龙叫过来，与他引见。说道：“龙儿，过来见见你石大叔父。”电龙闻言连忙来跪倒行礼说道：“叔父大人在上，小侄男电龙与你老人家叩头，请您与我那四位伯父替我报仇。容等孩儿长大成人，我一定特别答报。”石锦龙说：“电龙啊，你伯父以后要有人欺压他呢。”电龙说：“我一定与我伯父出力，打败仇人，方能出气。”锦龙说：“好！你就好好的与我那兄长学艺吧。将来学成之后，到我家去，我有几手绝艺传授于你。”电龙一闻此言，连忙道谢。厉蓝兴说：“兄长啊，您先在此等候，待小弟我到趟金家堡。”蓝旺说：“你要去可得赶紧回来，我听你的信。你是白天去还是夜晚去呢

？”蓝兴说：“我还是白天去好。”蓝旺道：“你还是夜晚的为好，白天去恐怕走漏风声。”厉蓝兴说：“那么我今天晚上就走。”众人说好，当下晚饭后，大家吃喝完毕，耗到初鼓。蓝兴说：“众位兄长，我走啦。”说完他就来到外面，哥五个送到门外。

分别之后，那蓝兴拐湾从庄后头绕道直奔金家堡，如飞而去。来到路旁一片松林里面，伸手探兜囊，取出白蜡捻贴在树上，用火摺子点好，这才脱了大衣，收拾紧衬俐落，将刀插于背后，大衣包于抄包之内，十字绊丝鸾带结好。低头一看，地上并无东西物件，这才吹灭蜡捻，长腰出树林。按道如飞直到金家堡的北村头，在那里绕了一个湾，细一看四外无人，急忙飞身上西房。

（按店里说，可是东厢房。）此房正是店里的柜房，低头往下观看，听见屋中有人说话，听口音是茂通与他子连发他们父子讲话。就听茂通说：“连发呀，你上万佛寺去啦吗？”连发说：“我去啦，因为现在我已然将我二叔等到啦，我才回来。”茂通说：“那么凶僧他们回来了没有？”连发说：“他们师徒全都回来啦。是我到了庙中，找着他们的卧室，那凶僧未在禅堂睡觉，他们师徒全在西屋经堂里睡。这两天我二叔若是带人来到，那凶僧是难以脱逃。”厉蓝兴在房上手一按瓦沿，不由嘎吧一响。屋内连发忙将灯光吹灭。蓝兴说：“兄长不用担惊，小弟蓝兴来到。”说着话飞身下来。那屋中的父子，就将灯点好啦。茂通问道：“外面既是我二弟，何不请进来呢？”厉蓝兴道：“小弟有罪，夜入店来，身换紧衣，真有点对不过兄长。”茂通说：“二弟小声些，免得惊动了其他客人。”说话之间，出屋子将他迎到屋内问道：“二弟呀，你有事吗？”蓝兴说：“有事。”茂通说：“那么你怎么不会白天来呢？”蓝兴说：“我白天来怕走漏风声。”连发说：“对对，二叔言之有理。”蓝兴问道：“连发你可曾到了那黄沙滩万佛寺？他们师徒回来了吗？”连发说：“回来了，叔父您可将众人请到了吗？”蓝兴说：“不错，我已将他四弟兄约到。”连发说：“我那大叔父他老人家病体可全愈了吗？”厉蓝兴说：“不错，他已然痊愈啦。”连发说：“他能够与凶僧动手吗？”蓝兴说：“倒可以与凶僧杀个三五回合。”连发说：“今天您能回去吗？”蓝兴说：“能回去。”连发说：“好吧，那么您六位就在明天一黑天就在我们这里见。”蓝兴说：“那么我向你们父子告假，咱是明天再见。你们千万在店中等我，我们是一定准来。”说完他告辞出了屋中，飞身上房。

由此处离开店，自己便于夜间一直到了黄沙滩万佛寺，在外边绕了个湾，细细的调查一下子，恐怕凶僧暗中准备，有甚么防备。到了庙后一看，东西有大道，在庙的北边有河岔子，他便顺着河沿一直向东，相隔不到十里地，这个河就就往北拐过去啦。一听四外鸡鸣乱唱，眼前有一大片松林，来到林中，脱了夜行

衣，换好了大衣，将刀跨在肋下，走出树林回了电家庄家庙。此时天光已然大亮，来到了家庙，上前叫门。里面有人问“是那位？”厉蓝兴说：“我回来啦。”仆人将门开了，蓝兴来到时候，见了大家说道：“兄长啊，您的刀法可曾纯熟，精神恢复了吗？”蓝旺道：“我如今跟平常一个样了。但不知你到那万佛寺打探的如何？”厉蓝兴说道：“小弟赶奔金家堡，正赶上他父子在柜房谈话，我到了里面，向他父子打听。那连发说，智深与普月现已回来，正在庙中。”厉蓝旺说：“二弟，咱们明天收拾齐毕，到黄沙滩万佛寺，将他师徒拿住，将我那电真二弟的尸身，跟我那弟媳的人头，一齐找回，也好将他夫妻合葬。家庙中拿的生铁佛，一齐绑到定魂桩上，开膛摘心，祭祀亡人。”蓝兴道：“茂通父子也叫明晚前去。可是依小弟之意，莫若咱们今晚就走，倒省得他师徒脱逃。”蓝旺道：“那倒不必，你叫手下预备仆人十二名及筐子、门板、铁锹、镐。叫他们头前先走，在那里相见。”遂问好有一叫赵升的认识道路，这才每人给他们十两银子，叫他们在金家堡方圆附近，打好了店，我们众人明夜准到。赵升答应，他们领银子前去，按下不表。

如今且说，家庙中电文魁，上前说道：“上庄主爷呀，您若到了那庙中拿获了凶僧，再出西门外，下台阶往东，刨下几尺去，便能打着我那二员外的尸身。在尸身旁边，有一个花盆，就是我那主母的人头。”蓝旺命人写好一个纸条，蓝旺说：“文魁呀，你在庙中带领仆人，好好的看守此庙，多加注意在电龙身上。那电龙是你义子，这孩子就是电氏门中一棵根苗。”文魁连连答应，当下他们大家便在庙中，各人收拾好了，过了过汗。厉蓝旺抽出砍刀来，在院中施展开了，一片刀光，练完之后，真是面不更色，气不涌出。他练完了，就是厉蓝兴练，第三个便是石锦龙，一对对把鞭，在当中一练，借灯光一照，好像两条白蛇相仿，上下翻飞，大家一看连连夸赞。第四个是徐国桢，从兵架子上取下一对跨虎铜，在院中施展开了，也是有些出人之处。练完了，蒋国瑞手使日月双轮，左手轮是劈套拍装、右手轮是支挂撕拿，上下翻飞，身形来回乱转，练到精奥之处，不亚如一对蝴蝶闹花篮一般。收住了轮式，说了声：“让过了列位兄弟哥呵，在您台前献丑了。”旁边李廷然走过，一摆水磨竹节钢鞭，撮装砸抽，练完了。此时天交三鼓，他弟兄六个人吃了点夜宵，便一同在西屋睡觉。第二日天明，大家起来洗脸漱口，吃完早饭，众人又行睡下，嘱咐好了仆人说：“若是有人找我们，就说我兄弟出外访友去了。”仆人答应。他们又到西屋睡觉，一直睡到天黑，众人起床，忙命人再摆晚饭。众人吃完，收拾齐备各人的军刃暗器，以及水衣水靠，大家由此动身。

天将初鼓，众人在路上行走。前边走的是恨地无环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在后面走的是混水鲤鱼厉蓝旺、展眼鳌鱼厉蓝兴、圣手飞行石锦龙。蓝兴说

：“咱们哥六个，一来不准谦让，二来不许候等，咱们哥六个打一回哈哈。”说着话往下一塌腰，往前就走，说声“随我来”，如飞而去。这哥五个一瞧，也就各自施展功夫，往前而去，真好比六个飞燕一样。天到三鼓，来到黄沙滩，到了一片松林，在里面休息了会儿，出来在庙的左右巡视一个圈儿。二次回到林中，各人收拾紧衬俐落，这才一齐出了树林。蓝旺说道：“你们哥三个，从东面往后打，到了后面往西兜。我们哥三个在西面往东兜。谁要是见了凶僧，谁就不用动了。你们入庙，在东配殿无论大小房屋，详细的去找。我们弟兄在西配殿，也是那样的去找。”六个人看好了远近，一齐上庙墙，蹿房越脊，往里面而来。此时西边的厉蓝旺取出问路石，往下一扔，一无人声，二无犬吠。三个人这才下了墙，再上西配殿。越脊爬坡，来到前坡，听见里面有人说话。他们往北面殿中细看，殿中灯光明亮，八仙桌左边是凶僧智深，那下垂首是白莲花普月相陪。

书中暗表：那赛朱平智深，他们得着信息，知道外面风声不好，这才来到竹莲寺，面见生铁佛智元。当时智元问他师徒来此何事？智深说：“师弟你若问呀，只因普月在周家庄采花，不想竟与电真为了仇。后来设计害死他。”前前后后之事，向他说了一遍。智元说：“师兄呀，想当初您在庙中勾引莲花党的人，在庙里发卖薰香，已然大犯僧道之规。普月我来问你，身为佛门弟子，就不应当贪花近柳，你到处败坏好人家的妇女。你又敢到电家庄，把电真之妻杀死，电真死在庙中，一不做二不休，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就应当连那老匹夫厉蓝旺一同斩首。普月说：“师叔，我已将他们也杀死了，那家庙中是尸横一片。”智元说：“恐怕未必吧。既然全都杀去，为甚么又来到我这里呢？”智深说：“贤弟，我也正因为他所说不实，心中发疑，这才来到兄弟庙中。”智元说：“呕，你说的恐怕不实。你们看那房上是何人？”智深师徒往房上一看，吓得惊慌失色，不知如何是好，真是面目更色，胆战心惊。智元说：“你师徒在此等候，三五日我就回来。”说完了，那生铁佛便将戒刀以及行衣包通盘带齐，离了竹莲寺，告诉小僧人说道：“若有人前来烧香，你可以说我外出有事。我此去电家庄，前去斩杀那病榻上的老儿厉蓝旺，与那小畜生电龙。”说完他竟自走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白莲花三探电家庄 鞭对剑力擒赛朱平

话说智元走后，小僧人法明关好了山门，回到里面说道：“师伯，我师父这一走，恐怕凶多吉少，明说上金家堡，其实他是暗上电家庄。当年我师父知道电真竹影刀出奇，不敢与他对敌，如今他已故去，后来又跟来往的商客打听，才知道他们那里的详情。原来厉蓝旺还病倒家庙，那电真之子电龙，认电文魁为义父，同在庙中。怎么我师兄已然刀斩了他们，未免的不对吧？你们师徒怎么

还能来到竹莲寺呢？”普月一听，师叔智元要去刺杀他人，心说：你不去还则罢了，只要一去，就得被获遭擒，那家庙倘若有落空之时，你也得不了上风。果然那智元僧从竹莲寺走后，到了家庙，即行被获遭擒。智深带着普月在庙中，等了有十数天，不见回来。智深问道：“普月，你看你师叔走了十好几天，一去未归，不知是何原故，令我放心不下。”旁边法明说道：“师伯，您倒不用担惊，我师父有金钟罩护身，不怕他们。”智深一听，遂说：“是了，你们听外边是谁叫门，出去看一看去。”法明一听，连忙出去了。智深把他支了出去，这才说道：“普月啊，你师叔回来不说实话，他说上家庙去，未必准去。要是背着咱们师徒，到了庙中，乘着咱们没在庙，他若将财物全给移到别处去，那时你我师徒净顾在此躲灾避难，后来落个人财两空。莫若咱们还是得工夫回到庙中，将东西物件查好，存放一处，你我再行躲避，也不为晚。”普月连连点头。当晚他师徒将随身应用的东西拿齐，告诉好了法明，叫他看守庙堂。

他们师徒便由此动身回到万佛寺。天光已亮，忙将白昼僧袍罩齐，上前叫门。里边有没落发的僧人问道：“外边何人叫门？”智深说：“我师徒化月米回来。”里头当然将门开，放进二人。智深问道：“普惠，可有人来到庙堂？”普惠说：“没有人来。”他们师徒关好庙门，一齐到了禅堂，便查点一切财物，完全不短。他便叫人预备早斋。智深说：“你去将你那师弟们全叫来见我，我有

话说。”普月答应出去，就将他们叫到了禅堂，问道：“师父您有什么以事呢？请您说，小徒们好遵从。”智深说：“我告诉你们，从此往后，若是有人问你们我在庙没在庙，你们大家就说，我师父出去化月米，一去未归，千万别说我在庙中，你们要切记在心。”众人点头。智深当时赏给每人一锭白金，又嘱咐道：“哪天若是有人前来找我报仇，你们必须相助于我，务必将仇人拿获才好，那时我还有重赏。你们先回去吧，预备好了绊腿绳，听见我哨子一响赶紧出来。”众人说是。他们回到了下房，内中就有一人说道：“列位师兄弟，幸亏有一样，咱们大家全没落发，还可以还俗。此事倒是咱们的不是了，在未入庙的时候，就应当先访一访师父的名誉，说他的行为如何，再来才对。如今咱们既到了庙中，将来难免跟着受罪。众人治死电二爷之后，师父也很害怕，因为人家有位能为高大的人，难免不来报仇。倘若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哨子一响，叫出咱们去，可得看情形，能管再管，不好管的时候，大家先逃活命要紧。”不言众人安排此事。

且说智深师徒，这天用完晚斋，在禅堂闲坐。智深说：“普月呀，我近些日总觉心神不安，谁要一说话，我都能一惊，不知是何原故？”普月说：“师父您

尽管放心，高枕无忧。”他们正在屋中讲话，忽然一抬头，看见南房后坡有人向这里探头观看，连忙将灯吹灭。普月说：“师父您为甚么将灯光止灭呀？”智深说：“你我的仇人来到，你顺着我的手瞧。”说着一指南房之上。普月一看，果然有两个人影。智深忙甩去大衣收拾俐落，伸手亮出戒刀，跳到院中，用手往南一指，大声说道：“房上何人？早行下来，现下有你家师父赛朱平智深在此。”说着轧刀一站，忙向四外房上看了看。在经堂前坡站定一人，东房上一人，北殿房上也站着一人，南房之上是二人，那后坡上还背过气了一个，便是那厉蓝旺。

书中暗表：那六侠在半道上赛腿，半道上蓝兴说道：“咱们一直去到家中去吧，我想不用找他们，那一来咱们也有说的。要去找他们再来庙中。倘若他们在庙中预备了莲花党之人，加了防备，那时连发父子有个舛错，我对不起他父子。咱们哥六个既来之则安之，还是咱们进庙，下手拿他们吧。”哥五个一听也对，因此他们才一齐来到庙中，各按方位站好，说明不准惊动他们。谁知上房之后，大家便看明白了。他师徒正在禅堂说话，后来智深吹了灯跳在院中，一道字号，东房上徐国桢问道：“你可是凶僧普月的师父智深吗？”智深说：“正是你家师父。”徐国桢一闻此言，飞身跳在院中，伸手取下跨虎双铜。智深说：“来者何人？”徐国桢说：“某家姓徐名国桢，人称飞天怪蟒，东路的镖头大爷便是。我劝你早行跪下受缚，免得动手，你还可以多活几日。要不然叫你不得全尸。”智深哈哈大笑说道：“老贼，你休要说大话。你家师父不听那一套，有何能为，尽管使来。”徐国桢说：“好！”说着往前上步，左手往上一挑，右手军刃便在他肋下。智深用戒刀一搪他的铜，那右手的铜就进来了，他急忙一转，用刀背再往上一磕，跟着往南一转身，僧人就面向西啦，双腿一卧云，翻身一刀，就使一个卧云反背撩阴刀。徐国桢一见，知道此刀的利害，赶紧往后一仰身，使了一个铁板桥，稍慢一点，百宝囊被刀尖划上，哧的一声。那智深大声说道：“你等不过平常之辈，仰仗人多，前来欺压我师徒人单艺孤。你们怎么配称侠义二字？”这一句话不要紧，怒恼了南房上圣手飞行石锦龙，忙问道：“大哥闪开，待我下去一战。您可曾受了伤？”徐国桢说：“是我闪得快并未受伤，只将我百宝囊划破。贤弟下来，可千万别放他师徒逃走。”石锦龙说：“老哥哥，请你上房来，待我拿他吧。”那一位再下去，那我可抖手一走啦。”说完他跳下房来，来到院中说道：“智深，你外号人称赛朱平，江湖上也有你这小辈，不仰仗全身武艺胜人，竟敢用毒计谋害好人。你可晓得三国时代的朱平，就不得善终。今天你这凶僧，也是难逃公道。”智深说：“对面的小辈，你叫何名？你师父的刀下，不死无名之鬼，报通你的真名实姓”石锦龙说：“僧人，你家大太爷家住夏江府秀水县，南门外石来

镇，姓石，双字锦龙，号叫镇甫，人称圣手飞行，大六门第四门的。”智深一听，心中暗想：我认撞金钟一下，不打饶拨三十。连忙上前举刀就砍，石锦龙此时是要打算看一看他的刀法如何，往旁一闪，躲过此刀。僧人又立刀往前砍来。三刀已过，石锦龙道：“僧人，我让你三刀。头一刀我与你没有多大仇恨，我尽其交友之道，被我那拜兄所约，他年岁太大，恐怕不是你的对手，才将石某约来。第二刀不还招，皆因你是佛门的弟子，不过你不应当纵容你的门人弟子，在外采花落案。第三刀不还招，是因为你是武圣人门徒，人不亲线亲，艺不亲刀把还亲呢。今天你知时务，趁早束手被擒，要不然，你可知道石某的对把鞭的利害！”智深说：“石锦龙你是满口的胡言乱道，你可知道你家师父，一口戒刀手内拦，扇砍劈剁在两肩，顺风带叶往里走，黑虎掏心在胸前，进步撩阴劈头砍，转步连环上下翻。”石锦龙一看，果然刀法不错，实在有出人之处，不由大声说道：“智深你别不知自爱，你家大太爷让着你啦，休走看鞭取你。”说着舞动双鞭往前进招。智深举刀一砍，石锦龙往旁一闪，左手五节鞭往上兜，说声：“小子你撒手”。智深一看，急忙抽刀要走。石锦龙的鞭就缠在刀把之上，往外一撕，一进右手鞭，扑的一声，智深的手腕子就砸上了，立时站在那里。石锦龙说道：“大哥要活的，还是要死的？”南房上徐国桢说道：“大弟，千万留他活命，别给治死。”

此时普月同时也出来了站在院中，手中拿着这口宝刀，心中暗想：这可是一口宝刀，怕他等何来？回头看见他师父与石锦龙动手，他便向房上一看，那蒋国瑞就跳下来了。看那口刀，正是朱缨宝刀。厉蓝旺一见，大声说道：“二哥，千万别叫此贼跑了，就是从他身上起的事。”蒋国瑞道：“对面可是凶贼白莲花普月？”普月笑道：“正是你家少师父。”蒋国瑞说：“好你个恶淫贼。今天我看你往那里逃走？”普月问道：“老匹夫你叫何名？你家少师父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蒋国瑞说：“我家住在河南卫辉府，东门外蒋家窑的人氏，姓蒋名国瑞，别号人称恨地无环。”普月说：“老匹夫，你是无名之辈。”说着提手一幌，上前就是一刀。蒋国瑞往旁一闪，拿右手轮将要挂他刀背。普月往里一裹刀来削他腕子，蒋国瑞一矮身，右手轮嘎吧一声，就将刀给拿住了，跟着就是一脚。普月撒身，蒋国瑞连忙用左手轮向他头上套来。普月一见不好，急忙使了一个铁板桥的功夫，往后一仰。蒋国瑞近身立轮，向他胸前滑来，哧的一声，便把他前胸划了一个血槽，不由哎呀了一声。那普月翻身使了一手十八翻，滚出墙下半躺半卧，正在那里仰着脸看哪。蒋国瑞哈哈大笑道：“淫贼，你家老太爷早知你的诡诈，焉能受你之苦。”普月一听，急忙用镖向上打来。蒋国瑞略往东一闪身，镖已打空，越过墙头，飘身下来。普月便向正北逃去，走了约有半里来地，眼前有道河岔子，哧的一声，那恶贼就入了水

啦。蒋国瑞一见，忙向四外一看，一跺脚，一个会水的也没来，自己不识水性。心说：“若有一人会水，此贼可得，如今眼看着被他逃走。普月在水中露出半身，说道：“老匹夫，你我水中一战。”蒋国瑞道：“便宜你那条狗命去吧。”普月哈哈一笑，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家少师爷可走啦，再见咱们正北啦。”说完浮水而逃。蒋国瑞无法，这才回庙。

此时那房上人一齐下来，厉蓝旺道：“大弟，快将恶僧绳缚二背吧。”石锦龙便一腿把智深踢倒，解下丝绳，将他捆了。智深明白过来，已然被获，遂大声说道：“石锦龙呀，你们要如何便如何了，要叫我身上肉一动，我是骂你们大家上三代。”厉蓝兴一听，连忙上前一揪他耳朵，摘他头巾，便将他的嘴给堵上啦。这个时候蒋国瑞到，厉蓝旺忙问道：“您可将恶僧拿获啦吧？”蒋国瑞道：“淫贼下水被他逃走。”蓝旺一跺脚。厉蓝兴道：“便宜了他吧，叫他多活几日。待我追奔正北，将淫贼找回，好与我那二弟报仇。”徐国楨道：“大弟呀，你先不用追贼去啦，咱们先将电真的尸身连那妇人的人头起回，带回安葬。将电龙带到镖行，传授好了他的武艺，再寻找恶僧报仇，也不为晚。”说话之间，蓝兴一吹哨子，他们庙中之人，一齐掌灯出来观看。见智深被捉，他们知道不好，连忙一齐跪倒说道：“众位侠客爷，我们全是安善良民，被迫来的。请您高举贵手，饶恕我们吧。”厉蓝旺道：“你等可全是好人。我来问你们，他师徒在庙中害死多少人啦？”众人说：“在庙里害人，我等不知。”蓝旺道：“他们庙中有妇人没有？可要说实话，要不然将你等大家一齐绳缚二背，送到袁州府的大堂，严刑追问，那时你们也得招承。”旁边有一人说道：“您贵姓？”厉蓝旺通了各姓，问道：“您姓甚么呀？”我姓张，达官，我提起一事，您还是我的恩公。有一年我上青州府办货去，中途病倒店中，后来有位达官周济我二两银子，才将病养好，那位达官没留姓名，后来我向店中先生一打听，才知道是您。我叫张坡，住在这个庙正东张家寨。”蓝旺道：“你在此庙作甚么呀？”张坡说：“我娶妻何氏，他在庙的正南何家沿住。僧人上那化月米。恩公，他们欺庄人太甚。恩公呀，您得给小人出口恶气，我家有父母，我妻住娘家一去未归，我倒他娘家一看，我那岳父说道：“您妻上了万佛寺，与僧人洗补僧袍已有半个月未回。我那妻氏烈性太大，我出门在外办货之时，她虐待我的父母，后来我回来，我的父母告诉我，我是打过他几次。我这是前来探听她的下落来啦。”厉蓝旺道：“那么你找着她没有哇？”张坡说：“我到是全找啦。就是一个地方，我没敢去。听他们说，谁要是去，被方丈看见是定杀不留。”厉蓝旺道：“如今僧人已然被擒，他有甚么地方，你可以说吗。我弟兄前去搜找，与你无干。”张坡说：“好！”便在头前引路，直奔东北，来到东北角下。厉蓝旺命镖行三老看守凶僧，那石锦龙与厉蓝兴哥俩个

在后跟随。

到了东北角上这个院子，张坡上前敲门。里面有人问道：“外边何人敲门？”张坡说：“是我。”里边便将门开了。张坡一见，里面是北房三间，东西配房，屋中明灯蜡烛。张坡问道：“你叫何名？”僧人说：“我叫普明。”张坡看他身高约有六尺开外，细条身材，面白如玉，穿着一件瓦灰僧袍，散着腰，青布护领。青僧鞋白口，高腰袜子。厉蓝旺道：“普明，你师父哪？”普明说：“我师父与我师哥上经堂教经去啦。”蓝旺道：“前边的哨子响，你听见没吗？”普明说：“我听见啦。”厉蓝旺道：“你听见啦，怎么不出去？”普明说：“别说是你们哨子响，就是庙房塌了，我也不能动身。我师父说过，我若离了此地，叫我师父知道，将我双腿砸折。”厉蓝兴道：“普明，你这院中一定窝藏少妇长女。”普明说：“您找，要有女子，我情愿领罪。和尚庙那里有女子的道理。”蓝兴说：“好！先别叫小子跑了，咱们进去搜找。”当下哥俩便进到屋中，各处一找，并未见有何破绽。蓝兴与石锦龙哥儿俩到了北上房，一看后面有一张大条案，前边有张八仙桌，两边有椅子。到西里间一看，有一张大床，东北角有个立围子，立柜宽大，前面冲南。又到东里间一看，也有一个立柜，有张茶几，左右有小凳。石锦龙道：“二哥，不用上别处找，这个立柜就是破绽了。”说着上前一撩布帘，原来立柜没有腿，当中有一个穿钉。石锦龙用脚一踹地，下面咚咚的响，下面是空的。自己急忙了取出如意铁丝，折成匙将锁开了，打开柜门，那柜里有一盏把儿灯。石锦龙说：“二哥，您看这股地道，是不是在这里啦。”厉蓝兴说：“大弟呀，咱们先把僧人二背给他捆上，叫他先下去。恐怕内中有走线轮弦。”石锦龙一听，这才将普明绳缚二背，令他头前引路，向他说道：“凶僧，你不是说这个庙里没有夹带藏掖吗，如今这个地道是作甚么的？我要找出少妇长女，我一定要你的狗命。你师父全都被获啦，你还不说实话，你若说出真情实话，你家大太爷饶你不死，若有半句虚言，我是手起刀落，追去你的性命。”

那普明一闻此言，吓的颜色更变，连忙跪倒说道：“二位达官贵姓高名？”石锦龙通了姓名，普明说：“您要真把我师父拿住了，所为何故呢？”石锦龙就将经过一说，普明道：“我从打七岁进庙里来，直到而今，我今年二十三岁，入庙十六年啦。我跟他学的刀法。”石锦龙说：“你们庙里害了多少人啦？”普明说：“一共不过才害死七条人命，有治土务农的，有为商的，用药酒将他们灌得人事不知，刨深坑埋啦。我师父在庙中发卖五路薰香，勾结莲花党之人，在此作那伤天害理之事。今天您把他拿住了，也是他的报应循环。”锦龙问道：“你家还有何人？”普明道：“不瞒您说，我的父母全被他给害啦。我家住正北那河岔子上边，我姓尹，我们母子过河。来到北处。打算二次重修

，给我祖母求神方。不想他们从佛爷桌子上拿了香炉叫我娘看是甚么颜色。我娘便知道了。后来他将我娘带到后面，向我娘求其好事，我娘不允，僧人一怒，将我娘一刀杀死。那随来的婆儿，倒有几分姿色，他舍身救主，才保住我一条小命。请您见了那婆儿，千万留下她的性命，我是听我那奶娘说了出来，我才知道。”锦龙道：“呕，如此一说，你那乳娘在下面啦。”普明说：“对啦，正在地道之中，您看这不是这北房三间吗，下面也是五间，另外还有东房四间，西房四间，全藏着少妇长女啦。”石锦龙说：“你师父被获遭擒，可是他将对付了长大成人，难道说，你就一点不答报他吗？”普明说：“达官爷，我并不是被他养大成人。若不是我那奶娘，早死十几年啦。他与我杀父之仇，我恨不能亲手杀了他，好与我那父母报仇。我听奶娘说，我外祖母家，有舅父英名不小，他姓张，名叫张锦川，人称双刀镇边北。我娘死的时候，我舅父不知，倘若知道，那也就早把这个庙给灭啦。”石锦龙说：“不错，有这么一个人。你的乳名叫甚么呀？”普明说：“我小名叫全哥。”锦龙说：“好你带我下去，解救她去。”说到此处，那厉蓝兴将门紧闭，他在屋中守候，又告诉石锦龙多多的留神。石锦龙道：“料也无妨，待我下去。”说完他就下去了。

普明在前，到了下面一看，下面屋中有布帘。那普明说道：“你们大家还不快出来与侠客爷磕头，人家来救你们来了。”石锦龙说：“普明，你将她们的绑绳解开。”普明答应，便将那妇人跟那姑娘绑绳解开啦。锦龙一看，那少妇是金针刺目，姑娘是自毁花容，少妇瞎了一双眼睛，姑娘满脸血道子。普明说：“你二人快与侠客爷磕头吧。”他姑嫂二人一闻此言，连忙双膝跪倒，说：“侠客爷，您搭救我们二人出龙潭虎穴，我们二人感激非浅。”锦龙说：“妇人你住家在何处？”那妇人说：“我住家住在电家庄。”锦龙说：“你家住电家庄，姓甚么呢？家中还有何人？”少妇说：“我姓电，我丈夫名叫电山。我还有个兄弟，名叫电海，在电二员外宅中当仆人。”石锦龙道：“你丈夫作何生理？”妇人说：“他与人赶车。”锦龙说：“这个姑娘，你可认识？”妇人说：“我认识，她是我妹妹，名叫电翠蓉。”石锦龙说：“你二人为甚么来到这里呢？”妇人说：“我住娘家来啦，是她跟我回来，在半道上看见一个疯和尚，拿着一根绒绳，一头拴着黄布口袋就扔到我们身上。我闻见一股清香扑鼻，心里就糊涂啦，再看两旁是水，后边有一个老虎追我们。前边有个疯和尚，我只可追他。后来明白过来已然到了此地。侠客爷不瞒您说，那凶僧向我求那云雨之情。”石锦龙说：“甚么人刺瞎你的左目？”妇人说：“我自行扎瞎，因为我问他们那里长得好，他说我的两支眼睛好，因此我金针刺目，我妹妹是自毁花容。要依着那僧人就把我们姑嫂杀了，后来有一个缺耳朵的

僧人，他说暂时留她们性命。容等得着一个好看的，再把她们除治。”锦龙问道：“此处还有何人？”普明说：“还有那个奶娘。”说着进去便把他奶娘叫了出来。锦龙一看，她面敷红粉，花枝招展，满头珠翠，可是面带愁容。众人见那妇人出来了。遂说：“侠客爷，您可别留下他性命，他净给僧人出主意。”石锦龙问道：“他与僧人出甚么主意？”电翠容道：“老达官，这个刁妇，她说的是叫那没耳朵的和尚，暴打我一顿。”锦龙说：“普明里面真没有甚么吗？”说着自己到里面看了一遍，果然甚么也没有啦，这才他们一齐出了地道到上面。

此时天光已然快亮了。石锦龙在东跨院吹哨子响，将弟兄好唤来。那前说的厉蓝旺说道：“三位兄长，您在此看守凶僧，待我去到东北角上看看去，不知有么事故？”徐国楨三人说：“你去吧。”蓝旺这才飞身上东墙，来至北一个院内，大声问道：“二弟可是你哨子响啦？”锦龙说：“不错，正是我的哨子响，这里有一个妇人留他不留？还有庙中一个僧人，留他不留呢？”厉蓝旺一听此话来到切近，问道：“普明，你与何人学得武艺？”普明说：“跟我师父所学。”厉蓝旺道：“恐怕你难得活命。出去再找一处也不能做好，你莫若早托生去吧。”说到此处，手起刀落，“哧”的一声，就将普明杀死啦。蓝兴看他兄长，不肯再杀那刁妇，遂说道：“兄长啊，这样的刁妇利口能言，要她也不做好事。你也归阴去吧。”说完“噗哧”一刀，也将她杀死。蓝旺问道：“谁叫姜三？”旁边有一人答言说道：“达官爷，小人我叫姜三。”蓝旺说：“你与庙中作饭。僧人吃斋，可是你一人所做？”姜三说：“不错，是我所做。”蓝旺说：“那么我二弟电真，住在这里，全是你侍候吗？”姜三说：“达官爷，他老人家每日两餐酒菜，全是我做。每一餐饭，赏我纹银十两，二员外真是慷慨大道，仗义疏财。”蓝旺道：“那么酒菜之中下药，可是你一人所为？”姜三说：“实在不知。那是他一人所为，因为他有一把转心壶，能藏药酒。我若知道他有害二员外之心，我能舍出死命，也得保护二员外。我若帮助害人，那我成甚么人啦！”厉蓝旺说：“好！那么你快出去，雇一辆花车来，还有两辆敞车，快来应用。”姜三答应，便出去了。少时来，先叫金氏姑嫂上了花车。

蓝旺便带人围着庙绕了一个湾儿，这才叫齐了电家庄的人，一齐到了后角门，往东命人往下刨。少时刨了出来，用大车将电真尸骨盛好，又从花盆下面，拿出人头，一齐收好。将庙中财产，归三老拿走。蓝旺点齐了他们这四十二个人，说道：“你们这些人，一同随我到电家看看去，每人每天我给二两银子，叫你们看一看凶僧的收缘结果。我看莲花党的恶淫贼，那一个敢来找我弟兄？”说完他们弟兄又在各处搜查一遍，不见有人，这才叫手下人等，将家具也

一齐抄上了大车。诸事已毕，厉蓝旺说：“三位兄长，您众位先将我二弟尸骨以及东西，送回电家庄。待我将他姑嫂，送回金家庄。”徐国桢等答应，说“你去吧。”蓝旺说：“锦龙大弟可得在此等我，我去金家堡，少时即回。”说完看他们走后，这才告别了石锦龙。他送着花车，来到金家堡，找着了连家镖店，面见连茂通。茂通说道：“大弟，你来到此地，人全预备齐了吗？”厉蓝旺说：“仁兄，我那侄男他可在家？”茂通道：“他没在家。”他弟兄正在柜房讲话，来了石锦龙与连发。

书中暗表：原来锦龙在庙中正等着哪，后面火起，少时连发来到前面，双膝跪倒，说道：“义父老人在上，孩儿连发给你老人家叩头。”石锦龙连忙问道：“连发你来此何事？”连发说：“老人家虽然说你年迈，走道赛腿，是孩儿我在您背后，我没敢答言。”锦龙用手相搀，心中暗暗佩服，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连发说道：“义父哇，这座庙不能给他们留着，将来是个祸，因此我给点啦。”石锦龙说：“是呀，那咱们爷儿两个快走吧。”说完他二人出庙。那庙也就俗火借天光，立时烧了个片瓦无存。他们来到金家堡连记老店，到了柜房与厉蓝旺相见。蓝旺问道：“大弟你怎么回来啦？”锦龙说：“兄长，那庙不可留，已然被连发给引着了。再留那庙难免的还招那凶僧恶道，为人民之害。莫若将庙烧了，也可以给这一方人除去了祸害，免得那少妇长女为他人所害。”

茂通忙命人预备酒宴，少时送了上来，大家分宾主落座，同桌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茂通问道：“如今电二员外之仇已报，那你怎么还是面带愁容，是何道理呢？”蓝旺说：“兄长，我交友不到。”茂通说：“这交友二字可深多啦。你已然给仇报啦，还有甚么愁的呢？”蓝旺说：“只因那恶淫贼普月，未能将他拿获，又将朱缨刀拐走。我恐怕以后，我在电家庄住着，有个大意之时，可就有大凶大险。”石锦龙道：“大哥，我也不是说句狂话。咱们弟兄久在一处，借他一点胆子，他也不敢前来。”连发也说道：“叔父您休要如此的小心，那普月一走决不敢再回来。我听说你的刀法好，我打算借着电龙的机会，跟你学些刀法，将来我再会个几手儿，岂不是您的膀臂吗？”蓝旺说：“可以，那么连仁兄，他随我去，您可放心吗？”茂通说：“大弟说那里话来。您带走，我焉有不放心之理，请你尽管带去。”旁边石锦龙说道：“如此甚好。那我作个保人，连发拜在厉大哥门下，作个徒弟吧。”茂通笑道：“这样办更好了。连发还不上前见过你师父。”连发当时上前叩头，行过师徒之礼。厉蓝旺道：“袁州府你可认识？”连发说：“如走平道，您说吧有甚么事。”蓝旺说：“找那绘画的画匠十名，叫他们带着应用的的东西物件。你买三匹白布，再买那五色的颜色，一齐拿到电家庄东村头家庙。”连发说：“师父您有

何用呢？”蓝旺说：“你去买去吧，我另有用意。”连发连连答应。厉石二人这才告辞，回了电家庄。那连发前去袁州府，找好了画匠十名，他又买好了布疋以及五色颜色，一齐往电家庄而来。

如今且说厉蓝旺石锦龙，回到庙中见了大家，忙问运回的尸首放在何处？徐国桢说：“现在庄院停放。”蓝旺说：“好”，遂叫电龙电海，“你们全随我来”。当时爷三个，便到了庄院，看了一遍。电海问道：“大员外呀，如今我主人的尸骨、我主母的人头，您全给找回来了，可该怎么办呢？”蓝旺说：“你去买一口棺材来，将棉被放到里面，然后把衣服与他搭在了身上，也就是啦。”电海出去照办，少时运了来，便照法办好。又命胆大的仆妇将妇人的人头，对好腔子上，也一齐盛殓好了，停放到一处，遂说：“电文魁呀，少时我那徒弟连发要是带来画匠，你与他们去说，叫照我们爷九个的面容给画了出来，放一尺六寸大小。穿章打扮，全要逼真，不准有一点之错。”说完便拉着电龙，一同来到家庙。正要关门，那东村外有人喊道：“师父您先别关门，徒弟我将画匠约来了，您等一等吧。”厉蓝旺一见，心中大喜，遂命大家一同进庙。叫他们在东庙房，告诉他们大家，必须将那白棚以及我等众人的喜容，完全画在白布之上，画匠答应。蓝旺又叫电文魁去找来棚匠，搭好了白棚，上首停好电真，下垂首便是电门王氏的灵柩，叫人买一百斤蜡油、两张芦席。在棺材的对过，栽上两根桩子。四个月牙桌，命木匠用锯拉出来小月牙来。命人将赛朱平智深及生铁佛智元，绑在定魂桩上，捆好了不斩。请来各家亲友也到齐，那高僧高道上座念经，追悼亡人。这里便命人找出六斤棉花来。上首绑着是智深，下首是智元。厉蓝旺道：“电文魁，你可以命人将白布绑到一处。”另外命人栽好两根大棚杆子，上头削成一尖，然后将四张月牙桌子，夹在那里，备好了一对大蜡阡。又派人去豹熊山，请来一个兵卒头目，姓李名云，人称快刀手。蓝旺嘱咐道：“李头目，你将二凶僧开了膛，摘下心，取下人头，上了供，然后将二凶僧人五十斤蜡油，用棉花沾油。拿席便将他们二人裹好，一齐的绑到两根杉木之上。”又命画匠画好了二僧人的生前像貌。然后到了晚间，命人一点人油蜡，大家无不称快。

厉蓝旺将丧事办完，众家亲友散去，将那电真夫妇，一同安了葬。此时庙中就有他们弟兄，蓝旺便叫画匠将九个人的喜容画上。画匠点头应允，便从厉蓝旺与电真交友起，到到与他报完仇止，共是六十四张，一幕一幕的又请人注写明白：怎么立二友庄，怎么唱谢秋戏，以及普月怎么采花，电真如何干涉，后来怎么为仇等等全注写清楚。这才叫人查好了，满装在一个大柜里，封锁起来，便将画工散去。厉蓝旺又对九名医生说道：“你们大家愿意在我这里，还是回去呢？”九个医生一齐答言：“愿在此处交给少庄主书。”蓝旺说：“好吧

！”当时将医生满行留下。那厉蓝兴一见说：“兄长，此处事已完了，小弟我也该回去啦。”蓝旺说：“好！那你就回去吧。我可不能随你走，因为就抛下此子，无人照料，我必须将他教养成人。他那舅父全是治土务农之人。”蓝兴说：“将此子带回金家堡厉家寨不成吗？”厉蓝旺道：“若将此子放在咱们家中，将养成人。要有旁人说出话来，岂不落个不好的名吗？”蓝兴说：“兄长，如此说来，您是不回家啦。”蓝旺说：“对啦，我不回家。”蓝兴说：“既然您不回去，可以带电龙、电文魁，回一次家，住些日子。您看一看您那侄儿厉金雄。”蓝旺说：“二弟你先回去吧，我在此庙，非将他功夫用好，再叫他绘好了像，将朱缨刀须得回，我才能回家去呢。或是此子长大成人，他能可以执掌电家庄之事啦，我才能回家去呢。”厉蓝兴说：“文魁，我兄长不跟我回家，你可以跟我走回去啊。”文魁说：“二哥您自己请吧，我在此还得侍候兄长呢。”蓝兴见他们全不肯走，自己这才从此起身，回了厉家寨，后文书再表。

如今且说厉蓝旺，每天与电龙练习武艺。逢节按年，带领电龙到电真夫妇的坟上，烧钱化纸。展眼之际，过了四年，电龙已然十七岁啦。蓝旺给他按照朱缨刀的尺寸份量，打好了一口刀，教他练习。另外给他打好了半槽镖、铁疾藜半槽，当将两样暗器传好。又教他左右胳膊的袖箭与盘肘弩、紧背低头花竹弩、飞蝗石等等的暗器，全教会了他，一口摺铁砍刀，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就是水性未得传。一连八年，电龙已然二十有一啦。从打电真死后，那谢秋戏还是年年不停。这一年在七月底，天气是个假阴天，他们爷俩闲暇无事。在家庙西房廊子底下有张茶几，上首坐着是厉蓝旺，下首是电文魁相陪，电龙在一旁侍立。厉蓝旺问道：“龙儿，你今年多大岁数啦？”电龙说：“伯父，孩儿我今已然二十有一啦。”厉蓝旺道：“电龙，我将你武艺传好，你可知所为哪般呢？”电龙单腿打阡跪在地上说：“伯父您教我为是往正道去走，杀赃官灭恶霸整理四大村庄。”厉蓝旺说：“孩呀住口，此言差矣，只因我有一个仇深似海之人，论我刀法可以敌住此恶贼，只是我的刀法虽好，气力不佳。想当年我与你父交友，后来全为你教养成人，为是好教你背插单刀，前去找我那仇人报我弟兄之仇。”电龙说：“伯父，您只要指出您那仇人来，刀山油锅，孩儿我是万死不辞。”厉蓝旺说：“您将你浑身上暗器练好了，刀也练一练，我看见成啦，我才放你一走。如果不行之时，我不能告诉你。叫你出去吃苦，我对不住我那拜弟电维环。”电龙说：“二位老人家，在此等候，待我去一去就来。”

”说完他回到西房北里间，先将暗器收拾齐啦，然后将暗器挡子拿到外面来，那一样应当打在么地方，那全有一定的地方。他将四面摆好了，这才先给他伯父跪倒磕头，再给他义父行了礼。这才来到当场，抽刀出来开了式，使得刀

山一样，到么地方应当打那样暗器，往左边一闪。发右边的袖箭，挂右一上步，打出左边的袖箭，盘肘弩。反背撩阴刀一挂，镖又发出来。二次转身打来飞蝗石。敌人要使铁板桥，何以站住看他，左手刀一变，一扬手三双铁蒺藜就打出来了，也按迎门三不过的招儿打。全打完了，刀也练完了，这才收住刀势。把挽手摘了下来，往地上砖缝一甩，刀就插在那里，刀苗子左右一摆。那厉蓝旺一见，双眼落泪。当时吓得电龙，体不战自抖，浑身不由得热汗直流，慌忙上前跪倒说：“伯父大人，孩儿有何不到之处，请您说明，孩儿我好照改。”

”厉旺说：“龙儿呀，并非你练习不好，乃是我有心事。我费尽心血，好容易将你养大成人，总算没白费。贤弟你可知道吧？”文魁说：“正是，小弟知道。”遂说：“电龙啊，你快去将那军刃暗器全收齐了，然后叫仆人把祖先堂的门开了。”

厉蓝旺带他们到屋中参拜了祖先，然后又命人将那桌子等物，全都拿出来。又叫人先将柜子封皮挑了，锁头开开，把那六十四张布画取出，按照次序。全都挂好了，这才叫电龙过去看来。电龙心说：“还没到年呢，干吗叫我看画呀。”

”想着来到切近，看了半天说道：“伯父这上面还有您的官印呢，这是为甚么呀？”厉蓝旺说：“电龙，咱们如今在祖先堂。有甚么你就念甚么，没有甚么关系。”电龙说声“是”，又看了一遍，说道：“伯父这里还有那电真刀削一个和尚的耳朵，那些事都是何故呢？”厉蓝旺伸手拉了他的手腕说道：“儿呀，谅你不知，待我告诉与你。”说着用手指道：“这个人是谁？”电龙说

：“分水玉麒麟电真电维环。”厉蓝旺说：“此人便是你生身之父，那王氏是你生身之母。”电龙说：“但不知丢一个耳朵的和尚是谁？”厉蓝旺说：“他便是我的仇人白莲花普月，他有如此一段的事情。”电龙一闻此言，当时浊痰上来，立时绝气身倒。赶紧命人搬叫，电龙缓了过来。他是大哭一场，对画咬牙仇恨，说道：“容日后我见了此贼，若不开膛摘心，怎出我心中恶气。此后若遇见莲花党，我是见头杀头，见尾杀尾。”厉蓝旺说：“好好！我儿果有此志，那才对啦。将来你若可了心，准拿和尚人心回来祭你父母。然后再将他夫妻入了正穴，免得他夫妻白日黑夜被三光照射，尸骨受罪。你来看那上面写的你那二叔厉蓝兴，他与你请的能人，事后有事，你可得尽生死的力量，也得去管。那石锦龙外号人称圣手飞行，他有晚生下辈，若有用你之时，你也得血心答报。”电龙说“是”，又一指问这：“此人是谁？”蓝旺说：“飞天怪蟒徐国侦。那个便是你二伯父蒋国瑞，凶僧被他伤了一处，淫贼竟从水路逃命。你将此画完全瞧明，伯父我可要与你义父先回我金家堡厉家寨去啦。你若没有凶僧的人心人头，也得有朱缨刀，你才能回来起你父母灵柩。将来如果凶僧死在外人之手，刀落到旁人之手，你可以回到我家中，我可以对他人说明，能叫此

刀认祖归宗，还到你手。不过是仇人死在他人之手，可惜我与你义父十数年的工夫，白白费了，没有成功。你若是将凶僧就手杀死，那你就成了大名啦。”说完命人将画全行收好，放在一处。二次又与祖先焚香磕头，然后找出那个凶僧的单像，交与电龙。便将那六十四张布画，完全用火烧了。厉蓝旺道：“孩儿呀你来看，我先送你这东西。头一样抓墙锁、第二样问路石、第三样银针一根、第四样匕首刀、第五样火摺、第六样白蜡捻、第七样绒绳挂千斤锤、第八样药水盒、第九样磷煌烟硝、第十样铜铃一个。说道百宝囊完全送给了电龙啦。我教好了你，可是教你好执掌家业，这里有四本大帐，你去照管。你大舅与你执掌那里铺户、住房。是你二舅三舅，他们掌管甚么地方的菜木园地亩。”说完带他到各处全点明白了，又对他说道：“电龙啊，我如今可带你义父回到厉家寨，前去享福去了。你无事不准来我家，你要去也行，必须有那朱缨刀。我要传你刀，就有一转圆刀尚未传于你。倘若事后你没报仇，来到我家中，我是要你之命，拿你就当凶僧。”电龙说：“伯父哇，我从前不知我那仇人是谁，因此不能去找。如今您既然指我一条明路，我一定去找凶僧，将他开膛摘心，祭奠我的爹娘。”厉蓝旺说：“从今以后，你我就要分别了。”说着便将自己应用之物拿齐，就要动身。电龙说：“伯父，您先别走，等我将三位舅父请来。”说着便派仆人前往袁州府，将王家弟兄请来。仆人答应，使骑马到了袁州府的东门、南门、西门，将王麒等弟兄三人一齐请了来。三个人到了电家庄，听说老哥哥要走，不由双眼落泪，说道：“老哥哥，您为什么要走呢？那电龙年岁太轻，还不能在外面去闯荡，您必须还得领导他。”电龙说道：“伯父呀，那凶僧逃去已过十年上下。倘若他在外又做那伤天害理之事，被官方拿护，他死在官家之手，孩儿我未能亲手弑仇，那么这当如何呢？”厉蓝旺说：“那也是不可免的事。可是有一样，你也得在外设法得过此刀，双手捧着，到了我的面前，叫我看一看，我是见物如同见着我那拜弟一样，任凭你去。那时我还得设法令那朱缨刀认祖归宗，物归原主，你也可以扬名四海。”电龙说：“是是，孩儿谨遵伯父之命。”又对王氏弟兄说道：“三位舅父，您老哥三个，可以留下我伯父吧。如果不愿意在家庙，我可以把他老人家请到家中，因为我父母双亡，无人管理，请他老人家再管我几年吧。”那王氏弟兄一听，连忙跪倒，说道：“恩兄啊，您还得多疼他几年才好。”厉蓝旺道：“贤弟们请起，千万不要如此。我虽然说是归家，不过是那样的说一说，其这我不一定甚么时候还来啦，白天夜里，就许来到这里绕一个湾儿。这几个村中倘若有不法之人，那时我一定将他斩杀不可。”王麒说道：“兄长您回家之后，莫等我去请您，您就来一趟才好。”蓝旺说：“我既然说走，我就有妙计。”遂叫过电龙说：“你上金家口北村头有座店，前去找人。”电龙说

：“那里店东贵姓？”厉蓝旺道：“那店东姓连，双名茂通，你见着就称为伯父。你那里有个兄长，名叫连发，外号小诸葛的便是，将连发找来，就提我在此地候等于他。”电龙说“是”，当时他出来直到了金家口，找着连家店，见了连茂通，行完礼，便将他伯父之意说明。茂通道：“我那拜弟真乃仁义之人，做事总是光明磊落。”电龙说：“伯父啊，我伯父派我来请我那哥哥。”茂通说：“你在此等候，待我将你哥哥找来。”说着他出了店，来到南村口武术场儿叫道：“我儿连发快来，你兄弟电龙来啦。你和他几载未见，他已长大成人。”连发答应，当时他父子一齐要回店内，连发向那人说道：“拜弟，你也可随我回店，看看我那兄弟去。”那人答应，原来此人姓李名刚，掌中一杆混铁棍，人称黑太岁，是连茂通的第四个老徒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报前仇倒点人油蜡 结后怨电龙访强徒

话说黑太岁李刚，听连发一说，爷三个一同回到店中。大家相见，便命他二人与电龙结为生死弟兄，连发大爷、李刚第二、电龙最小，为三爷。茂通问道：“贤弟他传授你甚么样的军刃暗器。可以令你出去报仇。”电龙答应道：“伯父呀，我已学得一口砍刀，诸般暗器全已学齐。我伯父为与我父母报仇，可称累碎三毛七孔心。”茂通说：“待我试试看看。”遂将电龙的刀法和暗器二样试过，只是火候稍差一点。连茂通说：“好！电龙呀，以后在外面遇见人，要问你的时候，你就说姓电名龙，人称三手将的便是。”电龙一听，连连说好，急忙过去谢过连伯父，上前跪倒致谢。当下连发、李刚、电龙等小弟兄三人，回了电家庄，禀见厉蓝旺。连发说：“叔父大人，我三弟电龙到我那里，有我父亲给举着，命我与李刚电龙我们结为金兰之好。”蓝旺一听，说道：“很好！很好！”连发说：“叔父哇，我父亲又与电龙贺一美号，人称三手将。再者我父亲请您与我文魁叔父，全上金家堡，住些日子再走。”厉蓝旺说：“好吧，”遂叫道：“二弟呀，你快去预备行囊褥套。”文魁答应，便去预备齐了。外边有人将马匹备好，当晚爷儿五个，一齐出了庙门。电龙说：“有人来找，你就说我外出拜客去了。”仆人答应，关好庙门。

他们爷五个上马，够奔金家堡。到了金家堡的北村头，一齐下了马，进了村子，来到连家店。连发命人接过马去，笑对厉蓝旺道：“叔父待我将我父请出来，与您相见。孩儿我有一拙见。”说着手下人擦抹桌案，献上茶来。连发到后直见茂通，说道：“爹爹我遵您谕，已将我厉叔父弟兄二人请到店中。”茂通说：“好吧。”父子二人一齐到了外面柜房，厉蓝旺与文魁上前行礼，茂通用手相搀说：“二位贤弟免礼。”众人一齐落座，连发说：“厉叔父，您猜不着我将您老哥俩请到我们这里，是怎么回事。”蓝旺道：“我真不知，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连发说：“我在白棚，因为看里面的情由，他们大家没有护庄之情。您要一走，那谢秋戏就算完啦，没有人肯再为力。”厉蓝旺道：“依你之见呢。”连发说：“要依孩儿之见，我有办法。你可别看岁数小，我有护庄之意，不过我们这金家堡，离着您那里太远。依我之见，您与我二叔，请到此处，让我二叔文魁在此看守店口。您与我爹爹，咱们老爷五个，背上军刃，夜间巡查金家庄等。绕一个湾儿，有人碰见，就说您住在金家庄。那时咱们再将几个庄子里有头有脸的主儿，约出几个来，在一处会谈。您将青苗会的徽章，全托付我父，那时您再夜间出去绕湾去。过个半载，您与我二叔再走，我们也好说是你外出有事。他们大家那里知道您回厉家寨呢？以后您再常来常往，那就没有甚么啦。”厉蓝旺说：“好吧，就依你之啦。可是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弟兄三个人，以后在外交友，千万可不准乱交那淫贼，你们也不许身带薰香，镖喂毒药。我在外访着了你们要违我命，那时我可不饶。”连发说：“厉叔父，我倒也能跟他们莲花党之人结交，不过为是讨求那白莲花普月。得着了他们下落，那时我们弟兄三人，将他惩治以后，拿刀到您面前，叫您可了心愿。”蓝旺说：“此理很是。”连发说：“您回家纳福去了。刀法是防身之用，别的用处没有了。如今我打算借着您在这住着的机会，您冲我父亲的面子，传给孩儿我刀法，成不成呢？”厉蓝旺一闻此言，哈哈大笑说道：“好好。”当下使实行传艺，又传给李刚暗器。

过了些日子，他们爷五个命人备马，各将军刃物件通盘带齐，上马直奔电家庄。走在中途路上，遇见一辆大车，那车上有女眷。那赶车的跳下车说道：“王母，您看对面有马匹，正是大员外爷。”那王门金氏连忙下了马说道：“大员外爷在上，我金氏与您行礼啦。”厉蓝旺等连忙下了马，说道：“妹妹少礼。您这是上那里去呀？”金氏说：“我们这是回金家堡，我的娘家。”电龙上前行礼。金氏说：“免礼吧。”连发问：“三弟，这是何人？”电龙说：“此乃二舅母。”他二人一听也上前行礼，连发说：“待我将你送回金家堡吧。”金氏说：“那倒不必。”茂通说：“大家上车吧，两处相离不远，不至于有错。赶车的路上倘有其他情形，你就说是上连家店的，自然无有错。”赶车的答应，他们上车向前去了。这爷五个又上马，便在王家庄一带绕了绕，这才回到电家庄家庙。书不可重叙，直将谢秋戏事，完全交与连茂通。天色已晚，命外边备马。爷五个出庙上马，便围着四大村庄兜了一个湾儿。赶奔金家堡，跟他们哥三个增长能为，把他棍法重长能为，又教给黑太岁李刚三块莲子，每个重一斤十二两。又教给小诸葛连发刀法，每天在店中是二五更的刀法。过了些日子，均已传熟。厉蓝旺便带着电文魁弟兄二人辞别了他们，上马出了电家庄。这一天来到严家宅，相离袁州府北门外不足二十里，东西的村子，南北为住房

。当时他们二人到了东村头，厉蓝旺翻身下马，说道：“二弟呀，咱们弟兄在此打店吧。”文魁不知他有甚么用意，连忙也下马。蓝旺说：“咱们是住大店，还是住小店？”文魁说：“住凭老哥哥。”说着来到路北一家店门首，字号是二义老店，上前叫道：“店家。”当时从里面出来一个老者，年有六旬开外，面如古月，胡须皆白，身高八尺，一身毛蓝布的裤褂，白袜青鞋，腰结一个围裙，二眸子放光滴溜溜乱转，假作出来是毛腰年老的样子，能蒙外人，蒙不了本行人。出来问道：“客官住店吗？您请进来吧。”说着伸手接过马匹。便将他弟兄领到北房西头，一个单间，在西头夹道那里是座马棚。厉蓝旺一看，这所房子。全是土房土墙。当时老者将门开了，将他们让进屋中，外头把马匹拴好，把行囊褥套放到屋中，转身要走。厉蓝旺说道：“店家慢走。”文魁去把屋门关好，向店家说道：“兄长啊，您怎么会落到这里啦？我派我二弟在各处找遍了您啦，全找不着，而今想不到在此处相遇。您早已退归林下，原来在此开店口啦。”这老者说：“这位客官千万不要认错了人，有同名同姓的，也有长得一样的，千万别认错了人。”厉蓝旺道：“兄长您身穿这样，只可能遮掩外人眼目，如何能蒙我呢？我在外多年，要认错了人，那就不用在外头跑啦。再说别的全不认，老哥哥您这两支眼睛我认的真，阁下姓韩，名叫韩尽忠，对不对？”那老者说：“不错，我叫韩尽忠。”厉蓝旺道：“您就不用蒙我啦，您作事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你还蒙我吗？此人乃是我拜弟电文魁，全是自己人。要有外人，我也不说，兄长您受小弟一拜吧。”韩尽忠道：“客官您贵姓？”厉蓝旺道：“我住家青州府东门外，厉家寨，姓厉名叫蓝旺，混水鲢鱼的便是。”韩尽忠道：“不错，我耳闻山东有您这么一位成了名的达官。”蓝旺说：“兄长，你我弟兄，屈指一算，足有四十年开外，贪官知府邵氏门中外家，满门被仁兄丧门剑所斩，男女一个未留，引火焚化。兄长您就远走脱逃啦，直到而今已有四十年了，兄长我记错了吗？”韩尽忠忙道：“厉蓝旺啊，我从来严家宅，买这块地开此店，将你嫂嫂与你侄儿接来在此隐居，已然四十多年，无人来认。不想你还会认识于我。”蓝旺说：“是啦，兄长还是侠客义士行为，夜换紧衣，时常外出寻找贼人吗？”尽忠道：“不错，不蒙大弟说，我还不叫你承情，我每夜都上一次电家庄，常来常往。电真在世之时，我看见有条黑影直奔电家庄，后来我把人追丢了。电维环死在万佛寺，我为甚么不出头呢？这内中有原因，只因他生前对待他的族叔有不对之处，他那是报应循环。贤弟啊，论交友之情，你是第一了。”厉蓝旺说：“兄长您夸奖了。”尽忠当时命人摆酒饭，款待他弟兄二人。从此他二人就在此处住下了，每天晚上都上电家庄绕个湾。

这一天晚上，碰见茂通父子以及李刚。他们爷三个刚到东村头，看见两条黑影

如飞而至。连发忙叫：“二弟快随我来”，追到东村头，他连忙取出一个带胆的莲子，向人打去。厉蓝旺说：“兄长慢走，这里有了人啦。”他二人一齐站住。那连发一眼看见是厉蓝旺，急忙跑过去行礼，问道：“叔父，您不是回了家啦吗，为甚么又在这里呢？”厉蓝旺道：“我在中途遇见一位好友。来我与你们见一见，此人姓韩名叫尽忠，人称丧门剑客便是。”连发一见，忙上前跪倒行礼，说道：“伯父老大人在上，侄男有礼。”尽忠说：“快请起。”厉蓝旺说：“连发，你韩伯父乃是世外的高人。”连发说：“是是。”当时出去把他父亲及李刚叫了进来，由厉蓝旺与他们指引。大家相见礼毕，蓝旺跪倒说道：“韩仁兄啊，小弟有一事相求，请您答应才好。”韩尽忠急忙用手相搀，说道：“老弟你有话请说，何必行此大礼，有甚么话快说来。”厉蓝旺说：“大哥有所不知，小弟我如今要带着文魁回家。这几个村庄之事，请您多多受累，在明中保护这村子，多注意他们小哥三个，尤其是电龙，可不准他们有不法的行为。小弟我回到家中，暂为休养。求兄长替我多受累啦。”韩尽忠说：“如此甚好，这点小事，我还能成。就请你放心吧。”蓝旺说：“谢谢兄长。”忙起身大家一齐回到店中。连茂通便命家人预备好了酒席，大家一同落座，吃喝完毕。第二日天明，蓝旺辞别大家，离了此地，穿青州府的城门，赶奔厉家寨。

这一天来到了厉家寨，早有家人看见，上前行礼，一面回去禀报二员外厉蓝兴。蓝兴开言便带着金雄迎接出来，蓝兴先拜见兄长，然后命金雄拜见伯父。金雄上前跪倒叩头，说道：“大伯父在上，孩儿金雄与你叩头。”蓝旺说：“我儿快快起来。”蓝兴说：“再见过你的叔父。”小孩上前又与文魁叩头。电文魁用手相搀，说道：“孩儿呀，快快请起。”大家一齐往里而来。他弟兄回来不提，如今再说电龙。自从大伯父走后，他便在外边托人访问白莲花普月的行踪，跟许多的人打听，均不知此贼的下落。电龙在家中，每夜围着庄子巡视，防备贼匪。这一天外边有人打门，管家忙问：“外边何人叫门？”就听外面问道：“你可是管家吗？我三弟在家没有？”电海说：“正在家中，您有事吗？”说着将门开了，一看原来是务农的赵会。赵会说：“你们员外跟我打听那普月，人称白莲花，他原来是一个陀头和尚，我看他奔西北豹雄山去啦，已然进了山口，我看见可没跟他说话。您赶紧告诉去吧，叫他快去找他，好与我义父义母报仇雪恨。”电海说：“好好。”连忙到了里面禀报电龙。电龙当时出来问道：“赵大哥，您来到我家为甚么不进来呢？我伯父义父走后只有我一个人，我这里又没有少妇长女的，您进来又有甚么呢？”赵会说：“老三，你快收拾俐落，赶紧去，留神那凶僧逃跑啦。我家中老娘病体沉重，没有工夫陪伴贤弟。你就快去吧。”电龙说：“既然如此，那倒叫兄长分心

啦，也不请您进来坐了，我收拾好了就去。”赵会走后，电龙到了里面，将自己一切应用的物件收拾齐备，带好散碎银两。嘱咐电海说：“有人要问我，就说我上豹雄山去啦。”电海说：“是”。电龙从此起身，直向西北角上而去。及至到了山下，就听山上锣声响亮，撞出二百喽兵来。兵卒全是青衣靠袄，青布底衣，蓝色布煞腰，每人全拿着青檀大棍，分两旁站立。当中出来两匹马，一匹黑马、一匹粉靛白龙驹，黑马上人。穿青挂翠怀抱朴刀一口，马后有一人举着一个旗子，是青布旗子，白火沿，可是卷着啦。一看马上之人，年约五十开外。那白马上之人，穿蓝挂翠，面如银盆，精神满足二目有神，肋下配定一口雁翎单刀，马后也有一个马童，怀中抱着一杆大旗，翠蓝缎色作地，青火沿，斜尖的旗面，当中斗大一个朱字，挨着旗杆有一行小字，是写着豹雄山正北，祖居朱家庄，在山上结拜，排行在二，姓朱名杰，外号人称银面太岁。

书中暗表：他们山上，一不劫官，二不抢民，可是要遇见那练武之人从山下经过，他们可不轻放。派出兵卒四外巡逻，要是正门正户之人，须跟他们结拜，要不是正人君子，是莲花党之人，他们是定然除治。今天有人回禀，故他们下山将路横啦。当时朱杰跳下马来亮刀来到当场，轧刀问道：“对面这位练武的师傅，来到此地，是访山还是经过呢？”电龙说：“寨主爷，因为我看见大山是青山叠翠，绿水长流。”朱杰说：“那么阁下是来逛山景来啦。”电龙说：“我是从此经过。”朱杰说：“那么阁下配带利刃，从此经过有何事呢？”电龙说：“难道说身带兵刃还有什么不许的事吗？”朱杰说：“对啦，我这豹雄山前，不准有练武的人从此经过。我们必须比试几回。”电龙说：“且慢，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刀枪无眼，倘若伤了那里，后悔已迟。”朱杰说：“有能为占了上风，无能为认母投胎，那可说不定谁成谁不成啦。”电龙一看对面之人，倒是一脸的正气，可是听他说的话，不由大怒，忙脱下大衣围在身上。当时收拾紧衬俐落，提刀上前。那马上之人，吩咐兵卒与他们列开战场。兵卒闻言，当时列成阵式。朱杰问道：“对面朋友贵姓？”电龙说：“在下家住电家庄，姓电名龙，人称三手将的便是。”说着上前就是一刀。朱杰往旁一闪，举刀相迎。两个人便交起手来，一个是高人传授，那个也是明人指教。电龙一见他刀法不弱，心中很是爱惜他，朱杰更爱他的刀法。二人打了也就有十数个回合，电龙脚下登了一块小石头，一滑可就倒下，当时来了一个滚，不由说道：“我命休矣。”自己抱刀一合眼，竟等一死。半天刀没下来，不由翻身站起，便问道：“这位山主，您为甚么看我倒了还不上前砍我呢？是何道理？”朱杰说：“因为你我并非仇杀，不过比一比而已。又不是被我踢倒，你是登上活石头滑倒的。焉肯下手伤你呢？”说着上前又是一刀。电龙说

：“谢谢您的美德。”用刀一迎，盘肘弩打出，可不打朱杰。那朱杰登出镖来，也不打他，专往弩前的后尾子上打。大家一看，这哪里有胜败呢？当时那边大山主出头说合，说道：“这一位英雄，如不嫌弃我弟兄二人，情愿结为生死之交，不知意下如何？”电龙笑道：“正合弟意，请问这位大寨主贵姓高名？”此人说：“在下姓鲍，名叫鲍成，匪号人称踏山兽的便是。请到上山一叙。”电龙说声“好”，那鲍成便叫兵卒过来，把各人的暗器全给捡了起来。三个人一齐到了山上那大厅之上，两旁有小明柱，左边明柱上写着是侠义占山岗替天行道，下联是英雄住四野除暴安良，上面横批有四个字，是处正无私。他三人到厅中落座，手下人献上茶水。鲍成站起身形说道：“这位电爷实在有缘。自古道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待我与您倒茶。”说着过去倒茶。电龙连忙说道：“这位大山主千万不要如此，真叫我不安了，咱们大家落座讲话吧。”鲍成说：“是，但不知贤弟要何处而去？”电龙说：“我从舍下电家庄而来，要上都京访友，路过此宝山。我看此山景特好，所以我贪看山景，才与您弟兄相遇。鲍大王朱大王，我不知您二位率领兵卒下山，所为那般？”鲍成说：“我们早有立愿，派人在山口望，若有那练武之人从打山下经过，必须报我弟兄二人知道，我们下山与他会见。如果是正人君子，放他过去，若是淫贼草寇，一定除治。请问电爷，您贵门户？”电龙说：“我伯父是无极门，在二十四门是第六门，我天伦是太极门，我父是第七门。但不知二位大王贵门户呢？”鲍成说：“我艺师是少林门。”电龙问：“是左少林还是右少林。”鲍成说：“我是正少林，在散二十四门第二门。”电龙说：“鲍大王那一门呢？”鲍成说：“是中少林，门长乃是紫面昆仑。贤弟，你我门户遥遥相对，咱们彼此不是外人，如今我要与阁下求一件事，不知能否允许？”电龙忙问：“有何事故？请当面讲来。”朱杰道：“兄长，我看电达官人品武艺无一不好，既有缘相见，兄长何不说出一句话来，咱们弟兄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好不好呢？但不知电庄主意下如何？”鲍成说：“此言正合我意，电庄主怎样呢？”电龙急忙站起说道：“小弟到此是求之不得。”鲍成说：“好吧。”当时命人预备香案，弟兄三人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电龙最小，他为三爷。从此弟兄三人，重整山寨三年整，外边名誉就出啦，改为豹雄岭三义山。每天弟兄在一处练功夫。

这一天早晨，用完早功，电龙趴在桌上将一打盹，好像有人打他一掌，仿佛有人说：“好畜生电龙，你在豹雄山结交二人，养尊处优，我夫妻之仇你也不报，我那尊兄你也不见，你丧尽天良，莫非你惧怕那凶僧不成？”电龙经此一吓，当时惊醒，两眼登直。此时朱杰从外面进来，说道：“老三，你为何不换夜行衣呢？两眼发直，所为何故？”那电龙眼泪在眼圈内说道：“二哥，我跟您

打听一个人。”朱杰说：“是谁呢？”电龙说：“有一僧人，乃是黄沙滩正北，万佛寺出家。”朱杰一闻此言，脸往下一沉忙问道：“但不知你问那个僧人叫何名字？”电龙说：“此凶僧上普下月，外号白莲花的便是。”朱杰一闻此言，心中不悦，说道：“电龙你原来跟那采花贼为友，趁早下山去吧，从此以后你我划地绝交。见着他人，千万不准说与我二人结拜。”电龙说：“二哥，你先别发怒，小弟有下情奉告。只要相处对劲，我才有实情相告。”朱杰冷笑道：“你还有真情实话吗？”电龙连忙跪下，便将普月害他父母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那朱杰一闻此言，气得他怒气填胸，当时翻身栽倒，背过气啦。电龙忙过去撮叫。鲍成从后面走来，问道：“这是为何呀？快快撮叫。”说着两个人，把他叫醒过来。朱杰说道：“大哥呀，原来老三有杀父母的冤仇，尚且未报。”说着就把那普月之事，细说了一遍。鲍成说：“呕，你怎么不早说呀？要早说，那不是早报了仇啦。”电龙说：“那么此贼那里去了？二位仁兄可知他的下落？”朱杰说：“不知。”鲍成说：“三弟你可以随他下山，前奔何家口，找我那老哥哥何玉。他那里四路达官特多，可以跟他们打听，那凶僧普月在那里落脚，可以找上前去。二弟你随三弟前往，愚兄我一人执掌山寨。”朱杰说：“好！那么鸣锣聚将，待我嘱咐他等。”当下传来众小头目，朱杰向他们说道：“如今我要与三寨主下山访友，大寨主坐守山寨。从此以后，若再有练武之人从山下经过，千万的别拦他啦。因为就剩我兄长一人，他又有羊角疯的根儿，难免气冲了，再犯疯病。好好看守山寨就是。”大家答应散去。朱杰说：“大哥您替想一想，我二人上哪里最好。据三弟所说，那白莲花普月，一定未在山东地面。”鲍成说：“那最好你们先上京都，到镖行去见十老，那里也能访着凶僧的下落。”朱杰说：“是，那我二人走啦。”当时命人外面备马，他二人收拾好了，与大哥行礼，拜别下山。到了山口以外，二人说：“兄长您请回吧。”鲍成说：“你二人一路之上，千万别管闲事，就去先报仇要紧。”二人答应：“谨遵大哥之命。”飞身上马。鲍成带兵回山不提。

且说银面太岁朱杰、三手将电龙，弟兄二人从打山寨起身，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来到临安城南门以外，关厢南口。二人甩镫离鞍下了马，拉马匹来到兴顺镖行。朱杰说：“辛苦诸位。”伙计说：“您找谁呀？”朱杰说：“我们来见镖行十老。”伙计们一听，连忙往里回禀。那旁边有一个人说道：“你先回来，就这个样的去回禀，你还不知道蒋老达官的脾气。”这个伙计便问道：“达官爷您贵性。”朱杰说：“我二人是豹雄山的，我姓朱名杰，外号人称银面太岁。”这个伙计往里回禀，说“外面有豹雄山的二位前来拜访”。当时蒋兆雄、焦雄二人迎了出来。朱杰便命电龙拉着马，他上前跪倒行礼

，说道：“二位仁兄在上，小弟这厢有礼。”蒋兆雄忙问：“贤弟从哪里来呀？快快请起。”朱杰起来。此时有伙计过来，接过马匹，刷饮喂溜，便将二人让进屋中。蒋兆雄道：“二弟此来有事么？”朱杰说：“有件大事相求。”遂说：“三弟你过来，待我与你指引。”电龙忙上前行礼，口中说道：“二哥呀，十位老人家全与我伯父神前结拜。我可不敢胡论，只可分着论吧。”十老伸手将他搀起，问道：“你们有甚么事呢？”朱杰便将电真被普月师徒所害之事，细说了一遍。蒋兆雄说：“原来如此。那么还得叫电龙自己动手报仇才对，报仇没有请助拳的。再说还可以成全他的英名。”焦雄说：“三弟你不用忙，可以在我这里住些日子。我指你二人一条明路，就可以访着那贼人下落。”朱杰说：“哪里呀？”焦雄说：“你们上济南府连水县东门外，何家口，面见何玉。你与他可曾认识？”朱杰说：“我与他神前结拜，亲如手足。”焦雄说：“很好，你们二人到了那里，自能访着。他那里是水旱的码头，往来之人很多，容易访着。”朱杰说：“谢谢仁兄的美意。”当下他二人就在店中，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人备马，朱杰说：“兄长，兄弟我们若将淫贼访着，不是他人对手之时，一定派人来请兄长。”焦雄说：“好吧，我弟兄竟等你的信息吧。”说完他二人拜别，出门上马，往山东济南何家口而来。在路上两个人一商量，不好半夜去到何家口，也不好去见，莫若咱们在那里住一天，第二天再说。二人商量好了，是连夜往下。

这一天来到一个大镇。到了一个包子棚前，下了马，将马拴在绳上，俩个人进去，有伙计过来招待，找一张桌坐下。朱杰说：“你给我们来四两酒，配四样菜来吧。”伙计说：“是啦。”朱杰说：“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此地属那里所管？叫作何名？”伙计道：“此地叫张家镇，属济南所管，在城北。”朱杰说：“有一个人你可认得。”伙计说：“您打听谁。”朱杰说：“双枪将朱立。”伙计说：“这位庄主未在家。”朱杰说：“他几时在家，你可以向他提，我叫银面太岁朱杰，前来登庄拜访。伙计说：“是啦吧。”二人吃喝完毕，给了钱，出来解下马来，两个人这才连夜的往下赶路。这天夜间，忽然看见前面远处起了一把火，照得天红。电龙说：“二哥您看前边可有亮子。”朱杰往前一看说道：“此火不远，大半在何家口的村里村外。”电龙说：“那么你我弟兄，何不将马的肚带紧一紧，快去查看一下子。”朱杰说：“很好。”说完二人下了马，紧好肚带，二次上马，便催马向前跑去。到了切近一看，果然是何家口村内，村外有庄兵巡逻。他们连忙奔了前街，朱杰二人到了西村口下马，各将大衣脱下，收拾紧衬俐落，将两匹马连紧到一处。二人进村，飞身上房，直奔中街，看见火中那边有许多的老乡民，正在那里救火。您见有一年老之人，跑了出来，因为是在夜间，一时看不出是谁来。少时又追出三个人，便到南

房之下，听见有一人喊叫：“何玉你抬起头，看刀！”朱杰一听，急忙揭瓦往下打，说道：“三弟快打暗器。”原来下面老哥哥何玉被贼所迫。二人这才惊走三寇，这便是电龙他二人来的例笔。

如今已将何玉的尸身停好了，命人去迎何凯，先问道：“从京都往这里来，一共有几条大道？”何四说：“三条大道，七股小道。”朱杰说：“你去把每个店中叫来两个人。”何四说：“您叫他们何事呢？”朱杰说：“我自有用处。叫他们每股道上派两三个人，迎接他们，送宝铠的人透了脸，赶快报我知道。”何四答应，出去找人不提。这里朱杰说道：“三弟呀，你先在西间看守，是人不准到屋里去。因为老哥哥在世之时，维持最好，恐怕有人前来吊祭，哀痛过了，晕倒那里，岂不是个危险吗？”电龙说：“是，是。”朱杰说：“你们哪一个认识河南姜家屯？”有一个伙计上前答应说：“我认识。”朱杰一看他，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流，遂问道：“你姓甚么呀？”伙计说：“我姓阎，叫得禄，是外庄之人。大庄主生时，待我恩重如山。”朱杰说：“你是那里人氏呢？”得禄说：“我是袁州府西门外阎家村的人氏。我家中有老母，与我那妻室，全是大庄主爷给钱接了来的，住在中街他老人家的房。”朱杰说：“好吧，你骑马去到那里，可千万别提家中之事。叫姜家弟兄前来，说有人金盆洗手，找不着钥匙。”阎得禄答应，这才由店中起身，前去姜家，请姜家弟兄。一路之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一天来到黄河北岸，翻身下马，叫过船来。那船家问道：“您上哪里去。”阎得禄说：“我从山东来，前往姜家屯。”船家说：“您上船吧。”得禄拉马上船，当时渡了过去，阎得禄取出船钱。船家说：“您上姜家屯，看望二位员外去，还是有事呢？”得禄说：“奉命前去请他弟兄二人。”船家说：“您不用给船价啦。那二位员外是常来常往。”得禄说：“你收下吧。”那船家说：“您可别跟他提此事，免得给我们拆和气。”得禄说：“是啦，我决不提，我还要给你美言几句啦。可是上姜家屯，走那股道呢？”船家说：“您就靠着怀里走，自然走到姜家屯。”得禄说：“好吧。”

当时他拉马向前走去。少时来到了村中，看见有人，忙一抱拳说道：“这位仁兄请了，贵地可是姜家屯？”那人说：“不错，此地正是姜家屯。”阎得禄说：“有二位姜文龙姜文虎，在那里住？”那人闻言把脸一沉，说道：“这两个人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阎得禄说：“这位仁兄休要见怪。我从何家口来，那里有人派我叫如此的找。”此人说：“呕，你从何家口来，那就是啦。你往东路北的广亮大门便是。”得禄说“谢谢您”，说着话往东走来。来到一个大门，上前来叫。里边有人问道：“外边何人叫门？”得禄说：“此处可是姜宅？”里头说：“正是，你找谁呢？”得禄说：“有位双枪将姜文龙，他老人家可在此处住？”里面问：“你是从那里来的？”得禄说：“我从何家口来

。”老家人一开此言，不敢慢怠，连忙进到里面回道：“大爷现在外边有何家口的一位，前来见您。”姜文龙一听，连忙迎了出来，家人开了门。阎得禄说：“大舅爷在上，奴才与您叩头。”文龙说：“得禄你起来吧。”说着伸手取出一锭银子说：“你拿去买点点心吃吧。”得禄说：“谢谢大舅爷。”文龙说：“你有事吗？”得禄说：“我家大员外爷因为有人金盆洗手，找不着钥匙，所以打发我来。”文龙说：“那么他们入都之人，回来了没有？”得禄说：“已然回来啦。”文龙说：“你先等一下，待我进去回禀。”遂进里屋对他妈妈把事情说了一遍。他姐姐何姜氏道：“娘啊，我如今且回何家口。这里要有紧要之事，您再派我兄弟去接我，没事千万别去找我。女儿那天夜内得一梦，梦见您姑爷浑身血迹，向我说道：‘我以后不管家里之事，你就好好的照管他们吧。’女儿想此事太不吉祥，因此没敢对老娘来说。”那老太太说：“是啦，姑娘你快回去吧，看一看他们。我的病不要紧的。”何姜氏说：“要不然把玉兰放到您身旁，给您解闷吧。”老太太说：“不用，你把他带走吧。倘若有个差错，我对不起我那姑爷。”何姜氏说：“那么女儿拜别了。”说着令丫环收拾一切，他去东房嘱咐好了两个弟妇，每人给了一锭白金。老太太说：“文龙文虎，你二人去送他母女们去。那里有事，就在那里多忙些日，先不用回来了。”文龙弟兄二人点头答应。当时外面预备好了驼轿，他母女上了驼轿，文龙弟兄上马保护着往黄河岸而来。阎得禄这才上马随在背后，大家一齐起身。

到了黄河岸，文龙等下了马，他母女下了驼轿，叫过船来，一齐上了船。渡到北岸，众人以及车马，一齐上岸。姜氏说：“文龙给那水手一锭白金。”水手过来说：“大姑奶奶您千万别给，我奉送您一趟，下回再来一回，您也就没工夫来啦。”文龙伸手取出一锭金子来说道：“你拿走吧，这是我姐姐赏你的。”水手说：“我谢谢大姑奶奶。”姜氏说：“你不用谢”，说着向众水手说：“你们大家可要记住了，以后再有何家口的人来，一提是何家口的，就不用跟他要钱，先把他渡了过去，给才许收呢。你们别看他二位是旱岸的达官，人家跟水路的达官有联合。”大家点头答应。那姜氏等众人由北岸动身。一路之上无事，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大家一直回到何家口。他们一进西村头，姜氏就看见吉祥店的这片火场了。那姜文虎弟兄翻身下马，那姜氏一见，不由心中暗想：“好一片家产，如今化为飞灰，但不知我那夫主是凶是险。驼轿往前走着，姜文龙在前，从远处看着祥平店门前，站着老家人何忠，穿白戴孝。当时迎了过来，说道：“大舅爷您可千万别着急，我那主母也别着急。现下他们入都交错的主儿，可全回来了。”那姜氏看他如此的情形，早知道何玉是死了，在驼轿里就背过气去啦。有人进去禀报何凯何二爷，那何凯、何斌众人，一

齐往出相迎。姜文龙上前说道：“二哥您快去看一看去，我姐姐死在驼轿里啦。”何凯一闻此言，忙命婆子丫环等上前将驼轿搭了下来。何斌忙过去撮叫，叫了半天，姜氏才缓了过来，睁眼问道：“二弟，你哥哥的死尸怎么样了？”何凯说：“嫂嫂哇，我那兄长受那贼人一镖三刀之苦，死于非命。多亏朱三爷、电三弟赶到，才保住全尸。”朱杰上前行礼，又与电龙相见，这才一同进店。来到西房北里间，何凯说：“嫂嫂，您就不用看我兄长尸身啦，您要看见，回头又背过气去啦。”姜氏说：“二弟呀，我必须看一看你兄长的死尸才好，我夫妻一场，为何不见一见呢？”何凯说：“也好。”何斌何凯等，大家全是哭哭啼啼。杜林一见说道：“列位叔父伯父，我杜林要说一句话。”鲁清说：“你说吧，有甚么话呢？”杜林说：“四位师哥，三位是我师哥，一位是我何大哥，你们哥三呢，我何叔父乃是你们授艺的恩师。如今事已至此，你们可以先将泪痕止住，想法子与他老人家报仇。把眼泪留着，等到把仇人拿住，祭灵的时候，再哭也不为晚。这是我劝你们哥三个。我再劝我何大哥。我们两个人，可称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说着将镖递与何斌，何斌细看镖上有字，乃是黄云峰三个小字，看完了忙命人挖坑深深的掩埋。当面杜林道：“大哥您可以问问我何二叔，我大叔父生前，都与谁结拜。据我想那三人此来，并非善意，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大哥你别看您比我年长，可没我想的周到。”何斌遂问道：“二叔我爹爹在世之时，可与谁人交好呢？”何凯说：“与镖行三老最有交情。”杜林问：“还有谁？”何凯道：“单鞭将马德元。”杜林又问：“还有谁？”何凯说：“青爪熊左林、踏爪熊宝珍。”杜林说：“这几位以外，还有谁呢？”何凯说：“与花刀将莫方、花面鬼佟豹。”杜林说：“还有谁呢？”何凯说：“有左臂花刀连登连茂通。”杜林说：“这里叔父伯父，那一位能掌笔？”电龙说：“我能提笔。”杜林说：“好！那么您开几份请帖来，言词全是一样，就说有人金盆洗手，或是假说是有镇海鳌王殿元王老达官，带来一年壮魁梧之人，大家不认识此人，他人周身上下零碎太多。见请帖之人来到何家口，必须将军刃暗器以及夜行衣靠全行带来。说我何玉亲身有请。大家捧我何玉一场，请电二叔就照着这片话一写，再叫我保二叔派店里伙计，挨门去送。何大哥你等他们被请之人全到，那时再将此镖打死我何大叔之事一一说出。大家一齐入西川，找着了三寇用他三人的心祭灵，到了那个时候再哭，也不为晚。何大哥呀，以后谁来你给谁磕头，我石禄大哥没回来，刘大叔没回来。”

书中一笔减笔书。有人送走帖子之后，这天外边有人回话，说有镖行三老、飞天怪蟒徐国桢、恨地无环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三位到。当时大家出迎，将三老接近店来。见礼已毕，外边第二拨人又到，乃是左臂花刀连登连茂通，带

着三个徒弟，黑面虎王横、白面虎李太、粉面哪叱吴月明。众人将他们爷四个全接到里面，应用物件全搬到里面。徐国楨见何凯腰中结着一根孝带，那何斌身穿重孝，不知何故，忙问道：“何二弟我来问你，但不知你们叔侄与何人穿孝？”何凯说：“大哥呀，以及列位老哥哥，请你诸位听着，先不用着急。我兄长受西川三寇一镖三刀，身归那世去了。”徐国楨等三人一闻此言，是气顶咽喉，哥三个全都背过气去了，众人忙上前揪叫。三老缓醒过来，三老问：“但不知死在何人之手？”何斌说：“死在黄云峰之手。”徐国楨一闻此言，伸手拉着何斌问道：“孩儿呀，你们大家入都交宝铠，是求功名啊，还是求富贵呢？你想咱们是甚么人，再说绿林人与官人不能同炉。还有一节，咱们要真当了差，那时有绿林人作了案，你是伸手办案呢？你还是放他呢？这不是为难之事吗？你要说求富贵，此时你们何家口的家产与厉家寨相差不远，你为甚么舍下了你父母，入京交铠呢？如今被人暗害，你怎么对你那天伦。”何斌说：“伯父，孩儿头一件要逛一逛都京，第二件为是访一访镖行十老。再说要从王府得出点赏赐来，不是咱们大家的脸面吗？当初孩儿也虑到这一层，后来我打算法不去，谁知我叔父伯父们一死的叫我去，孩儿我才去的。”徐国楨道：“得啦，甚么话也不用说啦。事已到这步天地，那只好你给你伯叔父磕头。这报仇之事，就完全扣在他身上吧。”遂说道：“鲁清鲁贤弟。”鲁清说：“是”，徐国楨道：“而今山东各地，若有那与你不合之人，我能前去与他解合，不叫他与你犯心。”鲁清说：“三位老前辈。”徐国楨说：“且慢，你兄长与我三弟李廷然神前结拜，你又与何玉神前结拜，咱们如今也要弟兄相称才好。”鲁清说：“一切的事，我自有办法。您想我兄长自在熊鲁彪飘门在外，可不知与您神前结拜。”李廷然对徐国楨道：“兄长这个错可在兄弟我身上啦。”蒋国瑞说：“三弟你在外交友，也要明白一二才是。这要是与莲花党为友呢，那不是把咱们哥三个名望全抛弃了吗？”李廷然说：“二位仁兄，当年我与他结拜叩头，也曾到鲁家访他一次。那时他们家人说他出门访友，未在家中，谁知他一去未归杳无音信。我将此事存在心中，未得说出。鲁清你我还是弟兄相称为是，从此你就想法子给我何大弟报仇也就是了。”徐国楨说：“何斌，你可认识二峰。”何斌说：“认识，”徐国楨说：“好！不过那二贼要是死在别人之手。你一世英名可被水而冲。”正在说话之际，外面有人来报说：“单鞭将马德元、巡山吼马俊，父子求见。众人出迎，来到门外，一看马德元身高在九尺，细条条的身材，一身月白布衣，蓝丝带煞腰，黄绒绳十字绊，鱼鳞洒鞋，蓝袜子，花布裹腿，月白布大氅，面如蟹盖，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海下一部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手中拉着一匹紫马。书中暗表：他腰中围着是一条算盘鞭子，专打金钟罩。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

众人再看马俊，身高八尺，胸间厚，膀背宽，形状魁梧，头戴青缎色软扎巾，杏黄绸子条，勒出双对软翅子，紫绒球突突乱跳，扫帚眉，大环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身穿一个青缎色靠袄，蓝护领，核桃粗细绒绳，十字落甲绊，一巴掌蓝丝鸾带煞腰，双结蝴蝶扣，青底衣，青布裹腿，薄底靴子，手中拉着一条黑马，马上带着一只水磨钢鞭，马德元生来性暴。那何凯看见，急忙上前行礼，口中说道：“仁兄在上，小弟拜见。”马德元说：“二弟请起，我来问你，现下有谁金盆洗手？”何凯说：“兄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兄长您请到里面，小弟我有大事相求。”说话之间，大家一齐进到店中。大家相见礼毕，马德元说：“何斌，你与谁穿的重孝？”何斌说：“您可别着急，孩儿我与我父穿的孝。”马德元父子一闻此言，“哎呀”了一声，是气顶咽喉，翻身栽倒，背过气去啦。众人连忙前揪叫，少时缓醒过来。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使巧计马得元入川 莫家村穿山熊闹店

话说马得元缓过气来问道：“他得的是甚么病症死的？”何斌便将经过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马得元说：“好何斌，也就是你们何家一个人也就是啦，要不然我能亮鞭把你打死。马俊你去给大家叩头，拜求他们列位，设法与你叔父报仇。”马俊说“是”，上前与众人行礼。马得元又问道：“何斌呀，你的娘亲可好？未曾受险吗？”何斌说：“未曾受险，因为我们送宝铠走后，我二位舅父将我娘亲接了走啦，家中只剩了我父一个人，故此才有此事。”马得元说：“咱们赶紧商量报仇之事吧。那么是与谁金盆洗手呢？王殿元带来谁呢？”何凯说：“马大哥，并无此事。那是我们假借写的，因为不好明写一镖三刀之事，恐怕有个不合适，这是鲁弟的高才。”马得元说：“鲁贤弟呀，你净是这窟窿灌馅的事情，有不明说好不好呢？”鲁清鼻子里一哼吃说道：“老哥哥，我要那么写，不是众位老哥哥全死在了那家中啦吗？”马得元说：“鲁清，你用心功可以对报仇之事加点心，给报了仇才算好呢。”鲁清说：“老哥哥，您等着看吧。我鲁清处处想的周到，要有一件想不到之时，那您将会友熊勾消，那时叫我三光以下的小辈，那不算您利害，算我交友不到，学艺不精。管保能设法搜着了他人。”马得元一听，连忙说：“好贤弟，那我替我那侄男，先行拜谢你。”说着话跪倒行礼。”鲁清说：“老哥哥快快请起。你我联盟的把兄弟，我要尽那神前一股香的义气，决对去作。”

众人正在说话之际，外边有人来报，说有都京南门外，兴顺镖行十位达官到，带着水旱四个伙计，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旱面的二人，是捉虎童子柳金平、擒虎童子柳玉平。大家一闻此言，连忙出来相迎，一见面互相行礼。蒋兆雄说：“列位兄弟哥哥，咱们店中一叙。”当下有店里伙计，上前接过马匹，刷饮喂溜，大家这才来到了里面。蒋兆雄说：“何二弟，你为甚么

结这根白孝带？”何凯说：“哥哥您就不用问啦。”蒋兆雄听了说道：“是啦，你们大家不用说，我知道了，我那何大弟他故去了。因为有一天，他们九位贤弟为我办生日，晚间正在镖行吃酒，我那二弟焦雄，在灯光下冷眼看见那何大弟来到镖行，面似垂水，咽喉上有一支镖，浑身血光，一声不言语，向我们大家抱一抱拳，转身出去了。当时我二人未曾言语，因为吃的全是喜酒。后来吃完了酒席，到了后夜，那镖店中可就乱啦。郑和说：我可看见何大弟来啦。拜托咱们大家给他报仇。”鲁清一看众人全都走了心经，不由心中所思：我何仁兄在世之时，真是舍命全交，所以才有感动。徐国桢道：“列位，这些位中就属我年岁大。虽然我的年岁大，可没你想的到。你说我们大家见不见何玉的尸身呢？”鲁清说：“徐大哥，您可以不必见啦。既然上这里来的主儿，全跟他有过命之交，既然看见了请帖，那就不用见啦。我们当初在中三亩园拿普莲的时候，逃走了云峰段峰，所以二寇逃回西川银花沟，才勾来普铎。如今我们大家必须杀奔银花沟，将二寇拿来，用他们人心祭灵，那才算尽了交友之道。”徐国桢说：“鲁弟那就在你啦。我见着有那与你不合的主儿，必然能设法与你二人化解就是了。”

大家在一处参议报仇之事。外面又有人来报，说：“通禀列位，今有金水县的人到。”众人闻言一齐转身往外走。徐国桢说：“何二弟，既然是金水县的人到，必是左臂花刀连登连茂通。”大家来到外面一看果然是他，带着三个徒弟，黑面虎王横、白面虎李太、粉面哪叱吴月明，王李二人，每人一口砍刀，吴月明是一对双刀。当时有店中伙计接过马匹，刷饮喂溜不提。当时大家一齐来到了里边，伙计将大门紧闭。众人到屋中，见礼毕，连登看见何斌身穿重孝，不由问道：“何斌你与何人穿的孝服？”何斌忙将他天伦被淫贼一镖三刀所杀之事，详详细细的述说了一遍。大家看连茂通脸上变颜色。马德元道：“连贤弟你来到何家口有甚么事呢。”连登说：“我为镖行之事。就为保水路一只镖，特来约何大弟。谁知出了此事。”徐国桢说：“你不是就为请何大弟一个人吗。走的是名姓，可以用一个镖旗就成。”遂说：“二弟，你去取来一个镖旗。”何凯答应出去到了柜房取来，交与徐国桢。徐国桢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白缎子作地，青火沿，斜尖的一面小旗子，当中斗大一个何字，旗杆边上有一行小字，是何家口三个字。”说道：“连贤弟你将此旗挂在桅杆之上。山东清江一带，四大冷海，东西海岸，山东半边天一带，走到那里管保高枕无忧。是占水岛的水寇，穿行山路，以及毛贼草寇，他们全不敢动分毫。那里大弟在世之时，全维持到啦。要说保镖场中，不是净讲究打。”连登说：“大哥，不过我们这三支大船，非常的重要。”马德元说：“连贤弟你放心吧，决对的没有错儿，你就拿了去吧。”连登说：“月明你拿着镖旗，回到镖行将旗子插好

。”吴月明说：“师父，皆因我不会水，倘若在中途路上有点差错，那便如何是好？”连登说：“月明莫不成你畏刀避箭？”何凯说：“连仁兄且慢，待我委派何家口一人，随同前往就是。”说话之间出去，找来了甩手龙何润，叫他过来。何凯说：“何润，你拿着镖旗跟随着吴月明前去，协同他保着此镖。你将那水靠，随身的军刃物件拿齐，你到清江，先将旗子撤下，放到舱中。有人问的时候，你就说是何家口的，他要盘问，你再拿出旗子来。”何润说声“是”，连登说：“月明啊，你拿旗子随他去吧，镖也得走，仇也得报，我必须尽其交友之道，随他们大家杀奔银花沟。”吴月明说：“是。”当时辞别大家，他们二人就走了，下文书再表。

如今且说，众人在里面相谈。外边有人来报说：“刘爷回来啦。”大家一听，连忙出来迎接，看见刘荣拉着石禄那匹马。鲁清说：“刘大哥，这不是石禄的马吗？”刘荣说：“不错，正是他的。”说着将马交与店中伙计，他们众人一齐来到店中。鲁清细问刘荣，马怎么到了您手？他上那里去了？刘荣细说一遍。大家闻言，不由一怔。书中暗表：原来石禄他们大家自从出了京都，他骑的这匹马，乃是北国进贡来的贡马良驹。此马性如烈火，在花园中八年未放出来，如今一出京都，认上大道，他脚程太急，总比别人的马快得多。走着走着，石禄一回头，已然把众人落下很远，他便将马勒住，那马是踢跳咆哮，门气乱乍，一时勒不住。石禄说：“荣儿呀，我这个老黑，他可比你们的马脚急，我可先下去啦。”说着打马如飞而去，刘荣这才追了下来。且说石禄骑马跑下，直到天黑，他一看四外村庄店无有，只有东西大道。天实在黑啦，连地上车辙全看不真啦。石禄拉马往东走，正好从东边来了一个老者，手中拉着一头驴。石禄问道：“老者，我跟您打听点事。”老头说：“这位壮士您打听甚么事呀？”石禄说：“但不知哪里有店口？”老者说：“您是走过去啦。”石禄说：“老头儿，您带我去吧。”老者说：“好！您随我来。”当时石禄将马驳回。老者说：“您看那北边就是莫家村。您进东边，便是东村口，走西边便是西村口，那东西村里，全有店口。”石禄说：“老者您还是把我领了去吧。”老者说：“我住家离此很远，要不然我就亲身同您去啦。”石禄一听只可自己拉着马，奔了西岔。来到街当中，路西里有座大店，便上前打门。里面有人问道：“谁呀？”石禄说：“是我，你们这里是店吗？”就听里边有人说道：“不错，是店。可是我们不卖外客啦。”石禄说：“为甚么不卖外客呢？”里边有人说：“我们酒菜不整齐啦。”石禄说：“我吃破的，不吃整的。”里边说：“我们不卖外客。”石禄说：“我是家客。你要不开门，我可堵门放火啦。”伙计无法，只可将店门开了。石禄便拉了黑马来到里面，一看全是东西南房，北边是花瓦墙，石禄看西房是七间，当中一明两暗，南北是一明一

暗。当时伙计说道：“您把马交给我吧。”石禄说：“你可不能动，我这个马不叫生人拉。”石禄把那马拉到南房廊下拴好，将皮褡子拿了下來。伙计给他闔了门。

石禄来到了屋中，放下物件，那迎门一张八仙桌，左右有椅子。伙计端进一盏灯来，问道：“我给你沏过一壶茶来呀？”石禄说：“不用。”伙计说：“我与您预备酒饭呀？”石禄说：“好吧，只要是吃的就成。”伙计答应出去。此时天已定更，那伙计将酒饭菜通盘端了上来，伙计说：“大太爷您吃完了不用给我们钱，您就走吧。”石禄说：“我不吃啦。今天我还是不走啦，住在你们这里。”伙计说：“大太爷，我说的可是好话，别回头您住在这里，有个差错，我们东家可担不起。”正这说着，忽听窗下有人叹口气，后面有人说话：“说我长处不掐，短处也不掐。我在外偷富济贫，怎么应当出这个逆事呢。我儿与我徒弟全没在家，叫我一人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莫方只有祷告上苍，就求上天睁眼。自从我一记事，就没办法过伤天害理之事，短刀药酒的事，我又没办法。石禄一听遂说道：“二哥。”伙计说：“我不叫二哥。”石禄说：“我偏叫你二哥。”伙计说：“那么您就叫吧。”石禄说：“我来问你，这后边是谁呀，咳声叹气的。”伙计说：“要不怎么说叫你吃完了就走呢。我们这里有点事。”石禄说：“有甚么事呢？”伙计说：“有事您也管不了。”石禄说：“你说出来我听一听，别管有甚么事，能管我管，不能管我不管。吃完饭我给钱一走。”伙计说：“您不用打听啦，我说您管不了。您就不用问啦。”石禄一听，回手取出双铲来说：“小子你看见了没有，我有这一对还管不了吗？你不说我可给你一下子。”伙计一见，心中暗想：这一位也许能管此事。石禄说：“你不用害怕，慢慢的说。”伙计说：“您要问，是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一段事情。”原来离此地正西，有个兑城县，知县叫张春祥。那县太爷到是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上为国下为民。城里关外送他一个美名，叫作赛仲禹。那南门外离城二里地，有个吕阁寨，那里有一为首的恶霸，名叫吕澄清，外号人称铜头太岁，他家中结交江洋大盗，不法之人。有贼人与他出的主意，叫他欺男霸女，无所不为。石禄说：“他们不会找老爷吗？”伙计说：“知县不敢管他。他是京朝大官蔡京的干儿子，因此无人敢惹他。他手底下有两名家人，一叫吕福，一个吕禄。在前七八天在我们门前，过了一片马匹。吹打乐器，敲打锣鼓，我家小姐出外观看。原来那人群之中，就有那吕澄清。一时被他看见，回见怔下定礼，给也得给，不给不成。他们定今晚来娶人，因此我们发愁。”石禄一听气得怪叫如雷。大声说：“小子他们要反吧，我非打死他们不可。”

不言石禄生气，且说那恶贼吕澄清。他在家中闲坐，旁边侍候家人。他一时的

高兴，说道：“福儿禄儿，你别看我的武艺浅薄，可是我们拜兄弟四个，每人武艺全都小错，都在我义父那里看家护院。二爷神拳李增、三爷潭腿江文、四爷小霸王恽允成，那恽允成乃是我义父第四房的内侄。福儿你给我想一个法子，叫我也打点乐事。就在兑城县一带，岂不是任咱们爷们反吗？还有何人敢挡？他要来管，我一句话就能摘去他的纱帽。民间之中无论项长三头，肩生六臂，借他点胆子他也不敢呀。福儿我后面这些夫人，二十多个全都俗了。有旗装、蛮装我都不爱惜。你们给我想一想哪里还有少妇，那里还有长女。你给我找一找去。”吕福说：“我从打十五岁，我兄弟十二岁，进来您的门。就没听你提过，也不是您惧怕他呀，也不是不知道呢？”吕登清说：“你小子说，那里有？”吕禄说：“兑城县东门外，有个莫家村，那里有很多的少妇长女。因为这一带的有少妇长女的主儿，全搬到莫家村去住。”吕登清说：“难道说，我就不敢去吗？可是我要去，那少妇长女就能出来吗？”吕福说：“员外爷，奴才我可不是催您的火。那一个地方您不用去，您要上那里去，有许多的不便。我跟您有一句笑谈，太唐朝有辈古人，双锁山上为首的：女子刘金定。骑匹桃红马，怀抱绣鸾刀，点叫高俊保，说他放着大道你不走，手拿竹竿捅马蜂。那莫家村住着一位达官，他交接的朋友比您交的强。两下里冰火不同炉，人家交的全是一般保镖达官，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说一句话，你可别恼，咱们主仆说过这个。您所交的这些人，全是占山住岛的、拦路打抢、断道截人的主儿，全是目无王法，将死置之度外。像您这个性质，宁在花下死，作鬼也风流。”吕登清一闻此言，他便哈哈大笑。遂说：“福儿，我到了莫家村，那些少妇长女能够出来吗？”吕福说：“我要给您出个主意，他就能出来，您可就别怕花钱。”吕登清说：“你自管说。银钱是倘来之物，没有关系。花多少钱咱们爷们有。”吕福说：“您先给我一百两银子，我去置买笙管笛箫、铙钹四件。买来之后，令手下人等，操练齐毕。他们众人多时成啦，那时咱们主仆率领他们，骑快马十三匹，前去莫家村。头前五个人敲打锣鼓，我弟兄二人在您左右相陪，用黄绒绳拴在我的丝鸾带上，您用手揪着。咱们先进北村头，进西街，一吹音乐，一敲打锣鼓，那时两边的妇女自然就可以出来了。那时您见那个少妇对您眼光，或是那名长女与您有缘，那时您一拉绒绳。我认好啦，回来之后，我叫您预备什么，您就预备什么。我可以带打手前去下定礼，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可有一件，要弄出漏子来，可是您一个人去搪。”吕登清说：“小子你放心去办吧，我到处抢少妇长女，可有谁敢拦呢？也别说他惹不起，简直他不敢吧。再说我义父在京为太师，谁人不知，那个人不晓？给你银子你就去办吧。”说着命人取出两封银子，交于吕福，前去置买东西物件。那吕福拿银子走啦。后来将乐器满行买齐，他命人拿到后面，传给众人，教给他们

学会。

过了十几天，大家全将音乐锣鼓学齐。吕登清说：“他们大家已将音乐排齐，咱们应当怎么办叫呢？”吕福说：“待我调派一下子，当时他找好五匹白马，是在前头的，又找五匹黑马是在后头的。吕福骑黄马，吕禄的花马，吕登清的紫马。吕登清更了更服色，周身上下一身新。头戴一顶粉绫色逍遥巾，顶门一朵黄绒球，两旁双搭珠穗，鹦哥绿的绸子条，勒帽口，荷花色的贴身靠袄，绿缎色的护领，上绣万福留云，鸾带煞腰，酱紫色的中衣，薄底青缎靴子，处置荷花色一件通氅，上绣五花五朵，飘带未结，绿绸子里儿。大家一齐来到外面，全行上了马。吕福也飞身上马，说道：“员外，您把带子拴好吧。前后的音乐听明，无论进那一个村，我的左胳膊一抬，你们是一齐吹打，我要右胳膊一拐，是全行止住。若有不听者，你们可小心我的庄规。”大家一听说：“是。”众人这才催马，一出吕阁寨的东村头，斜行东北，大家来到莫家村的北村头。众人一见这个村子，四周有围子，大家一齐进了北村头，往南行走。有两股道路，前头人就问：“管家，咱们走哪股道？”吕福说：“咱们走西街，奔西那股道走。”前头人答应，当时往西南面来。吕登清忙一抬左臂，大家吹打起来。当时那路东路西的铺户住户的少妇长女，便一齐的出来，观看热闹。吕福说：“员外，您要是看见了那家的妇女好看，千万拉带子。那是指给我，我自有道理。”吕登清点点头。他用眼睛往四下里观看，看了许多，全没有长得多出众的。他乃酒色之徒，一时看不尽，忙说：“福儿呀，你叫他们一段打，一段停。”吕福说是，忙右臂一拐，当时免去音声。此时他们已然来到了街的中心，路东有家大酒楼，名为“五合居”。吕福说：“员外您看，这个酒楼，有多阔大。他实有女贞陈绍，要算这一带的第一呢。”按说这个女贞陈绍，出在江苏。北方有这路东西叫“蝎虎子”，四爪为蝎虎子它的房檐底下趴着，要有那五个爪的，名叫“闺贞”。好比江苏是在北方吧，妇人占了房，请收生婆来，一接生是个女娃子，这个收生婆必须带着这种东西，在三天洗三的这一天，无论男女，必须给小孩子全身给洗到了。此时收生婆带着的闺贞，放出那三寸五长的一个木头匣中。洗完之后，取过匣来，一捏那闺贞的肚子，用剪子将他裆中那一个爪尖剪去，用那朱砂往女孩眉间一涂，那鲜红便揉在她的眉间了。到满月的那一天，有那至近的亲友们，必须送来许多陈绍酒，也有五斤的，也有十斤的，放到院中。便将姑娘抱了出来，令大家观看那个血红记儿。此时已集到一处，成了一个朱红痣儿，此女子守身之痣。大家看了便一齐给道喜，本家备下大子酒，连同贺喜酒一齐收拾好了，在后边花园子里刨坑埋好。容等此女长大成人，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闺阁之中，随她娘亲，或是她的奶母。床上一把剪子，扎拉锁扣，拆大改小；下床一把铲子，煎炒烹炸熬

煮炖。女子长大，有媒婆来提亲。干脆说，女孩有了婆家啦，通信过礼之时，就好比北方人给大家送喜饼一样。他们便叫家人到后花园，将当年之酒刨了出来，再一查喜单，谁家给了多少酒。给送十斤的还十斤，送二十斤的还二十斤，送五十的还五十，大家再来庆贺喜棚，姑娘到了棚中，众人一看，那守节痣还在，乃是处女。她一与男子同床，便化为无有，因此这酒名为女贞陈绍。书不可重叙，吕福说完，吕登清说：“福儿呀，你放心，无论那一天，我要请客的时候，一定在这里就是。”说着再往南走，吕福左臂一扬，他们又吹打起来了。来到街中间，路西有一条小死胡同儿，里头有两个门儿，在第二个门的台阶上。站着个女子。年纪也就在二十里外，长得眉清目秀，容貌出众。穿得花枝招展，上身穿鹦哥绿的靠袄，葱心绿的底衣，腰结水红的汗巾，披着紫纱的斗篷。吕登清看明白啦，一拉那个带子，吕福忙回头一看。那个姑娘便回身走进门去，双门紧闭。吕清说：“福儿，免去锣鼓，咱们回寨吧。”说话之间大家出了南村口，一直往西南，回了吕家寨，大家下马。吕福先把那带子解了下来，主仆三人往里走来，仆人也把那乐器拿到屋中，安放一旁不提。如今且说他们主仆三个人进到屋中。吕登清说：“福儿，方才你可曾看见此女吗？”吕福说：“看见啦。”也是吕登清的恶贯满盈，他才无心中说了一句话。他说：“福儿呀，我要将此女娶到家中，我绝对不再出去贪那野花啦，从此改过前非，永不贪外务啦。我看此女底额端正，真正是一品夫人之像。你去到他们庄上打听打听，无论许了谁家，守节痣未动，正式的处女，你务必前去与我提亲。他们若将此女许配与我为妻，咱们是两罢甘休，若是提亲不给，那时我同我许多朋友则硬下花红。”福儿一闻此言，在旁一蔽嘴。吕登清说：“你为甚么撇嘴呀？”吕福说：“员外，你要说别村还可以，若说是他们村中，更不用提抢亲，就是明媒正娶，他家也不给呀。”吕登清说：“你先不用说，拿五两银子去打听去。”吕福拿了银子，转身往外，来到莫家村的南村头，看准那个巷口，在胡同口上有一座镖店。他先来到酒楼，到了楼上，早有那五合居的掌柜的笑着迎了过来，说道：“喝！管家您今天怎么这样的闲心？”吕福说：“你怎么认识我呢？”掌柜说道：“管家您忘了，方才您大家骑着马匹，从此经过。有喝酒的座儿言说，您是吕阁寨的大管家。”吕福说：“不错，掌柜的你贵姓？”掌柜说道：“我姓王，名叫王铁山。”吕福说：“王掌柜呀，我有一事问你。”说着话儿，两个人一到雅座。铁山说：“大管家莫不有甚么秘言秘语吗？”吕福说：“有事问你。”铁山说：“有甚么话您说吧。”吕福说：“在你们这南边有家镖店。镖店北边有个小死胡同，那个顶头门住着的是谁呢？”王铁山说：“那个顶头门，乃是莫老达官在那儿住。”吕福说：“在他院中出来的那个姑娘是谁呢？你可知道？”铁山说：“我知道。那个就是他女

儿莫彩娥。”吕福说：“姑娘今年多大，你可知道？”铁山说：“我倒听他哥哥说过一次，姑娘今年十九岁。”吕福说：“姑娘可有了人家吗？”铁山说：“那个我可莫明其妙。人家的姑娘我不知道。”吕福说：“能可打听不能呢？”两个人正在说话，外边有人进来喊道：“王掌柜的哪里去啦？”铁山说道：“管家您在此少候，我去趟就来。”说着挑帘子出去，说道：“喝！原来是少达官呀。”那人说：“掌柜的你不是说你这个买卖，是西川亮翅虎尤斌尤老达官的血本吗？现在我们有一支镖，要往西川去，可以给你带了去。”王铁山笑道：“那敢情好啦，等我去取去。”说着下楼去了。

这时吕福在屋中，往外偷看。见外边这人，身高八尺开外，胸前厚，膀背宽，面如紫玉，凶眉环眼，大鼻子翻孔，火盆口，唇不包齿，七颠八倒四个虎牙往外一支，大耳相衬，压茸毫毛倒竖抓笔一般；头戴紫缎色六棱壮帽，蓝缎色绦条勒帽口，鬓边斜搭茨菇叶，顶门一朵绒球有核桃大小，是突突乱跳，身穿紫缎色绑身靠袄，蓝缎色护领，青绒绳十字绊，青丝鸾带扎腰，双叠蝴蝶扣，青纺绸底衣，窄腰儿跟快靴，闪披一件紫色英雄氅。上面绣着万字盘长，飘带未结，大红绸子里。又听楼梯一响，那王铁山二次又上来了，手提着一个布袋，笑向那人道：“少达官，劳累您啦。这是一千两银子，给尤老达官带了去吧，交到就是。上西川不忙吗？”那人说：“忙的很。这乃是急镖一支。”铁山说：“您只要到了镖店，他就知晓我这个事情。”那人说：“此人在镖店作甚么呀？”铁山说：“他在西路跑腿。”那人说：“王掌柜的，我邓万雄说话差一点。只要在镖行跑腿的，没有我不认识的。你提那一位，有名的你再说，无名的那就不用说啦。”铁山说：“此人姓果名豹，别号人称飞毛腿。”邓万雄说：“呕，原来是果豹啊！你们二人怎么认识的？”铁山说：“我二人是同盟的把友。您要见着他，赶紧叫他来。因为现在我的腿脚不大利落，上楼下楼的全不方便。叫他来帮助我，好作买卖。”邓万雄说：“是啦。”铁山说：“那么这镖车多少日子走呢？”万雄说：“也就在这两天吧。你还有怎么事吗？”铁山说：“没有啦，您请吧。我可不说甚么啦。”万雄说：“咱们至近之交，没的可说。”说着接过银子来下楼而去。王铁山送了出去，邓万雄回镖店不提。

如今且说王铁山回到雅座，说道：“吕管家你可曾看见此人？”吕福说：“我看见啦。”铁山说：“此人乃是莫老达官的大徒弟，人称双鞭将，手使一对水磨钢鞭。”吕福说：“他那两个徒弟呢？”铁山说：“二徒弟铜杖李凯，三徒弟银杖李继昌，他有一个义子，名叫小云官燕清；自己有一子，外号小花刀莫陵。”吕福一闻此言，转身下楼，来到柜房，说道：“王掌柜的。这个镖车，我没瞧见过。西川路也是一个样吗？”原来他是明知故问。铁山说道：“吕

管家，您这几天给他个天天来。也就在这三两天就走啦。我在这街上开买卖，有二十多年啦。他要一说急镖，那就走的快。”吕福说：“好！掌柜的，你在靠窗户近的地方，能够看见镖行的情形。你给我留下一张桌子。”说着取出十两银子递与了王铁山。那王掌柜的伸手接过来，他说了声明天见，径自下楼了。吕福走在中途路上，不由心中暗思：我家主人贪淫好色，乃是酒色的淫徒，他所结交的朋友，俱都是土豪恶霸、非法之人，并没有一个是安善的良民，我家主人全依仗着蔡京，那些官员看看蔡京的面子不敢干涉，如今他又来到莫家村，看见别人儿女，还则罢了，偏看上了莫方之女，不用说别人，连我吕福都有点胆怯；人家莫方所结交的全是除霸安良的朋友。他心说：“要抢莫方之女，那大概是他恶贯满盈，天爷不容啦。从我知道所抢的少妇长女，有人前去报案时，那县里是把她轰下堂来。待我回到庄去，对他说明，就说此女没有婆家，花言巧语蒙哄于他。闯出杀身大祸，与我无干。”

吕福一边走着一边想。少时来到了吕阁寨，上前叫门。有人开门，他便走了进去，问道：“禄儿，员外可在书房？”吕禄说：“员外在书房，得了迷症，他胡言乱语。”吕福说：“他胡言乱语，可说些甚么呢？”吕禄说：“他茶饭懒用，一闭眼就看见那美女在旁边一站。兄长您到莫家村，打听的事怎么样了？”吕福便把蒙哄吕澄清之言，先向他兄弟言说一遍。吕禄说：“兄长，员外在哪处一招亲，全是您出主意。据我所想，咱们家中也有姐和妹，人家要娶咱们的行不行呀？”吕福说：“你我的妹妹出去买东西，谁敢瞧一眼？”吕禄说：“您将此事想错啦。如今咱们是仗着他的名气，他呢又仗着蔡京，才结交江洋大盗。吕澄清早晚有个报应循环。那时咱们回到家中，全都不敢待着。据我一看，将来您都得了善终。吕澄清他可做了恶啦，这个恶报，可全做在您的身上啦。”吕福说：“二弟。虽然说我给他出的主意，可我是为诓他的银钱。”吕禄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财要命，小财要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上次上柳家庄行人情去，在棚口听见人说：你的恶名太大，不在吕澄清之下。一说又要抢莫家庄的姑娘，还不用说是莫方之女。您想他能够善罢不能？兄长啊，要抢莫家村之女，他都管的着，因为在圈子里啦。有咱们至近的宾朋，对我说过，要有吕澄清活着，没有敢动吕福，要是他死了之后，有人将你捉住，一刀两段，分身炸油，都不解他们之恨。就因为您净给吕澄清出坏主意。他们叫我在无人之处，劝说于您。所以我在背地里劝说您多次。咱们是一母所生，自无话讲，您要听我良言，趁早改过自新，要不然难免大祸临头。莫家村中也有跟我交友的，可是也有和您至近的。那里谁家有少妇长女，大半全可以知道。难道说他们村中就没有好色之徒吗？可是他全不敢村子里行一点。倘若被镖行伙计看见，全家撵出莫家村。人家曾说过，若是吕澄清敢抢莫家村的

姑娘，那就是他的大祸临头啦。吕员外纵宠着您，您在外胡这么一给他出主意。野麦子不分陇啦。跟你我沾亲带故的主儿，您也给出主意抢了来，您我的姑母的女儿张桂英。你我还不如一个女子呢，这一点烈性全都没有。被他抢来之后，是至死不从，活活被吕登清打死。难道说，你就一点心都不动吗。兄弟，您看着吧。他只要一抢莫家村之女，他的吕阁寨瓦解冰消，是尸横一片。

”吕福说：“兄弟，你别听那一套。如今是料者无妨。”吕禄说：“我说这话，可是金石の良言。”吕福说：“你不用管我的事，我也不干你的事。你要惹出事来，你去搪去，别来找我。我的事也不能叫你干涉。”吕禄一听，知道他是良言逆耳。连忙的进了门房，将此事揭过。

后来他到了里面，见了吕登清说道：“员外呀。我已竟给您打听明白啦。”吕登清说：“那女子是谁家的呀？”吕福说：“是花刀将莫方之女。姑娘的名字叫莫彩娥，今年才十九岁，尚未有婆家。”吕登清说：“是咱们应当怎么办呀？你得给我出个主意。”吕福说：“主意我倒有。您必须一天给我五两银子，我好上五合楼去吃酒，暗中好给您打听莫方还接镖不接。打听明白，他只要一接镖，他徒弟儿子全走。那时您给预备下花红彩礼，我此去给您提亲。那时他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咱们放他三天限，三天不给，咱们带领人等，前去莫家村，务必把姑娘弄了来，给他个措手不及。”吕登清一听言之有理，当时答应了他。每天拿了五两银子，前去五合楼吃酒。

这天他来到五合楼问道：“王掌柜的，他们的镖车，走了没有？”王铁山说：“没走哪，大半今天就走。”吕福说：“我要瞧一瞧。”正在此时，下面铜锣响，少时信号响，就是爆竹。吕福忙从窗户往下观看，原来是七辆镖车，头朝北停放，全是单套的大车，上垂首三匹马，下垂首两匹马。头一辆车上，在外手插一斜尖旗子，青缎子做地，白火沿，当中一个莫字，在旗杆旁，有一串小字，上写军城府首县兑城县莫家寨花刀将莫方。有这个镖旗，走在中途路上，高枕无忧。在镖车将要动身的时候，放一挂鞭，全响完，老少的达官，是鼓掌大笑。所为甚么呢？原来各行有各行的规矩。要是一齐响完啦，是一路之上，平安无忧。在那一挂鞭上，是有三朵红纸花，头中尾三个。一点的时候，要有截音，是镖车一走的时候有错；中间有截音，那就是快到地方啦有错儿；要是响到末尾不响啦，那就有达官不利之情。镖车调开一走，吕福便下楼堂，回去禀报了吕登清，说道：“员外啊，现在镖车已然走啦。”登清说：“好！那我给你们预备花红彩礼。”吕福说：“刚走您就给下彩礼去啊。倘若人家是忘了甚么啦，回来了碰见，那如何是好呢？”吕登清说：“依你之见。”吕福说：“今天他们走。明天后天再去不迟。”登清说：“你可不知我这个急呢。”

”展眼到了第二天。吕福说：“员外，今天您给预备吧。”吕登清说：“福儿

，可都预备甚么呢？”吕福说：“这个姑娘是莫方之女，你可别拿他当治土务农的主儿。彩礼浅薄了可不成。”吕登清说：“依你之见呢？”

吕福说：“你给预备满头的珠翠，春夏秋冬的衣服，二十对宋宝，二十对白金。”吕福当时打点水红的包袱一个，把物件包好，拿着往外就走。吕禄说：“兄长您干甚么去？”吕福说：“我到莫家村去提亲。”吕福说：“好吗，你这个脑袋不要啦！您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得瞧一瞧。因为那莫方可不是好惹的。”吕福说：“不要紧，镖车已然全走啦。家中就剩他一个人，量他也没有多大的崩儿。”说着将包袱打开。吕禄将满头珠翠及那好衣服，全给留下啦，又将黄金全留下，白银也留下十五锭。吕福一看，大包袱变成小的啦。二人一齐往外，吕禄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您拿小的前去，是飞蛾投火；我拿这个大的，是归奔家宅。”吕福说：“你还回来不回来啦？”吕禄说：“你把东西放到家中就回来。非得这里出了事，我才走啦。你做你的恶，我行我的善，善恶到头终有一报。”说完他扬长去了。吕福拿包袱来到莫家村，南村头西街。到了小巷顶头门，看看是不错啦，上前打门。里面有人问道：“外边谁呀？”吕福说：“这是姓莫吗？”仆人说：“不错，是姓莫。”说着将门开了，二人相见。吕福说：“前几天有许多马匹，从此经过，敲打锣鼓。你可知晓。”莫管家说：“我知道。”吕福说：“你可知道所为那般？”管家说：“过来的时候，我知道。所为甚么事，我可不知道。”吕福说：“在马的当中，是我们主仆三个人。我家员外吕登清，那是在花街，看见你们有一位姑娘，长得美貌，所以令我前来提亲。你去告诉你家达官，若知进退，用花红采轿，将姑娘送到吕阁寨，与我家员外，大拜花堂。三天若不送去，可小心我主仆前来硬下花红。”说完扔下包袱，竟自去了。

不提吕福，且说莫家朴人，拾起包袱，关了门，往里而来。来到里面，见了莫方说道：“员外，门外来了一个叫吕福的，他如此如此的说了。”就把方才吕福所说之话，说了一遍。又将包袱拿起，叫他看了。莫方一闻此言，伸手将包袱接过，来到里边屋中。他妻李氏一瞧，忙问道：“你拿这个包袱干甚么呀？”莫方说：“你说过，生下儿子来，由我调理他；生下女孩儿，由你来管。如今这个女儿，她是宅内之人，还是宅外之人呢？”李氏说：“是宅内之人呀。”莫方说：“既是宅内之人。她不受你的调理，那她到了人家，难免的就做事不按家规，那岂不受人家公婆的辱骂吗？可是骂你，骂不着我。”李氏一闻此言，连忙说道：“这是从何说起？”莫方说：“你要是问从那里说起，就是从姑娘莫彩娥身上所起。因为她不服家规。”李氏忙问：“怎么不服家规？我调理姑娘有一差二错没有？”莫方说：“还要出甚么错啦，非得等她把咱们一家子全治死才成啦。这是我在家，此女还出去偷瞧热闹。她兄长莫陵向我说

，我还不信，我恐他兄妹不合。看起来他兄长不是说瞎话，真有此事。彩娥呀，你是一个姑娘，应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才对，你这一来，就要把我名姓败尽。外头有甚么热闹，你必得出去看去。我要是不在家，你那师哥们说你，你更不服啦。”说到此处，不由把脸往下一沉说道：“好一个胆大的妇人，你敢不遵我的家规，真要把我气死。我宁叫你们在我刀下作鬼，我也不能叫你们把我牌匾败尽。姑娘她是一个毛女，不知甚么，难道你还不不懂吗？再说你儿，已然在外保镖作事。叫外人说他妹妹，是风泼之女，那是好听是怎么着。我把你这无有廉耻的妇人”。说着遂叫道：“姑娘，彩娥，你这是给我家惹下的杀身大祸。妇人你若问这个包袱，是从吕阁寨来。那里有淫贼吕澄清，那小子看见你我的女儿，长得貌美。他派仆人硬下花红，三天之内送去无事，若不送去，第三天夜内，派人前来抢亲。此事由你母女作去，与我无干。”说完扔下包袱，将要出去。李氏说：“你先回来，我还有话问你。”莫方说：“你还有甚么话？快说！莫若你快与她梳洗打扮，预备人家娶吧。”那旁边的莫彩娥说道：“爹爹，您先不用着急。孩儿我从此绝对的服从我娘的教训，听我哥哥的话啦，以后再也不敢出去看热闹去啦。”莫方看她吓得颜色变更，遂说道：“丫头啊，你也就仗着上无有姐姐，下无有妹妹。若是有姊妹，我当时叫你死在我的刀下。你太无知。我父子在家还可，若是不在家，倘若被那下三门的淫贼看见，那贼人夜晚前来施用薰香，将你有个舛错。那时叫我是死是活？丫头啊，你也不用害怕，你就等着吧，三天之内任他娶去。那淫贼前来，我是一个人在家，焉能挡的了他们大家呢？因为现在他们全都不在家，我一个人抵不过他等。那时倘若他们真来，别说我亮刀先将你母女斩杀。”李氏一闻此言，吓得胆破魂飞。彩娥说：“爹爹呀。从此以后，女儿绝对的不出去看热闹去啦，还不成吗？”莫方冷笑道：“如今祸出来啦，你又不出去啦，早又可干甚么去呢？再者说，你年已十九。要将你出嫁在外，那时在人家做出不才之事，我莫家也得沾上一半。以后你若出嫁在外，我将我们保镖的朋友，前来看你，都认好啦。你在人家做出伤天害理之事，那时我派人夜间前去，非杀死你不可。而今呢，只可凭着你母女的运气吧。若在此三天之内，能有我至近的宾朋，来到咱们家，能够解去此事，也就是了。”不言他们这里。

且说吕福扔下采礼走后，回到吕阁寨，上前打门。那里边吕福问道：“甚么人？”吕福说：“兄弟，你开开门吧。我回来啦。”说着他便将门开了问道：“您到了莫家村，亲事如何？”此时吕福心满意足，扬扬得意的说道：“禄儿，你猜怎么样。那莫方正在求之不得呢。”吕禄一闻此言说：“兄长，这内中必有事故。那莫方不是好惹的，决不能那么好说话。据我所料，耗到三天，他们不将女儿送来，咱们主仆还有三五年活头；若将此女送了来，赶巧了连

四天都不用活，一定全家被杀。”吕福说：“禄儿，三天夜内前去提亲。你要瞧出里面的破绽，你是赶紧脱逃。到那里惹祸，天塌有大汉支着，不与你我相干。”吕禄说：“你也就是那么一说吧。”当下两个人一同进去。吕福到了书房，说：“员外，您大喜啦。”吕登清说：“我喜从何来？”吕福说：“我到那里一提亲。莫方说，给。”登清说：“他说给，要不给呢，又当如何？”吕福说：“三天之内，他若不给，咱们大家前去，抢他个措手不及。员外这两天咱们必须预备预备才好，大喜的日子，连个彩棚还不搭吗？头层院子搭客棚，二层院子搭彩棚，三层院子搭喜棚。这里诸事已毕，咱们还得预备花红彩轿。莫方说给，可是到期他要是不送来呢？必须在第三天夜内，前去抢亲。这后面喜房还得用刘杨二婆，到时好递喜果。”吕登清说：“这可没地方找去。”吕福说：“那还不容易。您把后面抢来的少妇预备两个就行啦。”吕登清一想也对，当时找好两名少妇，一外叫活不了、一个叫准死。命她们在后面喜房侍候着。吕福又要纹银五百，去到县中雇喜轿一顶。“您再派我二弟吕禄，给您撒请帖，约请各路亲友，前来给您庆贺喜棚。”登清说：“好！那么禄儿呀，你就去吧。”当时开了一个名单，叫他前去聘请众人不表。

再说吕福拿了银子，来到兑城县南门内，万兴轿子铺。吕福说：“辛苦了列位。”当时有一头儿名叫有缘的，出来问道：“吕管家您有甚么事？”吕福说：“有缘儿，我给你们应下了一个喜事。”有缘说：“谁家呀？上那里去娶？”吕福说：“男家是我们员外爷，前去上莫家村去娶。”有缘一听，就打了一个冷战，忙问道：“您几时用呢？”吕福说：“后天过午用。”有缘说：“您可赶上啦。那一天是太忙，三伙轿子都忙不过来。”原来有缘他心中早思想好啦。就冲他们去的这个地方说，十成估九成轿子搭不回来，那时柜上不亏钱才怪。掌柜的待我不错，不能那么样给人作事。所以才用此言答对。吕福说：“有头儿啊，你平常日子，见了我说托我给你们找着点事。平素的小户人家，能赚多少钱呢”如今我们员外，不是你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吗？你怎么拿财神爷往外推呢？”有缘说：“管家，您是不知道哇。别人还犹则可，惟独吕登清那里，是轿子一出去，回来的时候很少。赶巧了抬轿子的人，还得受伤。您说合的着吗？再者说，我们柜上有一份轿子跟执事，出外未归，现下只剩旧轿子一顶。恐怕吕员外不要。”吕福一听，暗想反正是夜间用，谁管他破不破呢。连忙说：“待我看看如何？”他是直对付。有缘无法，只得带他到了院内东房，同他进去观看。吕福到了里面一看，那些个执事，全在架子上摆着啦，遂问道：“这事倒是成啦。那么轿子在哪里？”不知有缘说些甚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扮新妇大闹吕阁寨 躲飞灾合家逃外乡

话说恶豪奴吕福一问，那有缘说：“全搭走啦，到人家去亮去啦。我们柜上有一面亮的围子，您想能用不能用？每年亮一次，这是头年新制的。”吕福说：“你同我看一看去。”当下二人到了北屋。他一看那一顶轿子，非常宽大，十成新的。吕福说：“足成。那么你给算算，一共合多少钱。”有缘说：“好吧。咱们到账房算吧。”二人来到账房。有头儿拿过算盘，心中一动，暗说：“上次你来跟我们东家借十两银子，没借给你。不用说，你这是要坑害我们一下子。没别的可说，我先给你来个半包。轿子丢啦，我们不伤本；回来啦，那算我们赚着啦。想到此处，略微算一算，遂说：“一共五百两吧。”吕福说：“你是卖给我们怎么着？有交情也别宰呀。”有缘说：“怎么卖给您，一千五也不卖呀。您上全县里打听去，谁家也贱不了啊。这时头还给您打一成啦。”吕福说：“一成不一成，那到没关系。你看你们这轿子有多破呀。虽然说没花我的钱，可是亮在棚里，叫他的亲友们一看。你说的这个数，我简直给人家报不下去。”有缘说：“那么您给多少钱呢？”吕福说：“抬轿子的、打执事的，满归你们去开销，一包在内。”有缘说：“管家，我所要的就是一包在内。”吕福说：“不管你怎么算吧，我一共给三百五十两成不成呢？”有缘儿说：“不行不行。那么您上别处去讲吧，照这个数儿要讲的好，我奉送您白使。”吕福说：“得啦。你别另要五百，我也不给你们三百五，干脆我给你们四百两吧。”有缘说：“您再给添一点儿吧，四百两我开发不出来。”吕福说：“这么办得啦，我再给您添三十。”有缘说：“您给四百五十不成吗？那不那二十归您啦。”吕福说：“好吧，轿围子我得看一看呀。”有缘说：“反正对的起您就是。”吕福说：“你拿来我看看。”有缘说：“这个是我们掌柜的一开买卖时候定做的，一回还没使啦。”说着从柜里取出一个包袱来，打开一看，满全黄啦。吕福心说：“这许是有井的那一年做的，要不然不能放的这个样子。遂说：“有头呀，反正后天你们柜上也忙，莫若你今天就派人给搭了去。再去八个吹鼓手，打执事的去不去则可，抬轿子的，那天够不够，那都没问题。我们庄内，有的是人，可以替换着搭。”有头说：“好吧。您先把钱会过吧。”吕福当时给他们取出四百三十两，交给他收好，遂叫过一个小伙计来，名叫飞来凤的。叫他同着吕管家，去到南门外桥头上，把他们全叫了来。飞来凤答应。

两个人到了南门外。他站在桥上，一喊“张头、赵头、刘头、李头。”当时有许多人过去将他围住。有人问道：“嘿！飞来凤。是白事，是喜事呀？”飞来凤说：“是喜事。”那人又问：“是那里的本家呀？”飞来凤说：“男家是吕阁寨。”那人又问：“上那里去娶去呀？”飞来凤说：“女家是莫家村，莫老达官之女。”那人说：“我的妈，那可慢着吧。莫老达官之女，那能给他呀

？我先问问你，是白天娶，还是夜间娶呢？”飞来凤说：“白天。”那旁刘头说道：“咱们要是去呀，可得见景生情瞧事做事。”李头说：“据我所说，那还是别去者为是。因为那位莫老达官，不是好惹的，去了也没好儿。”张头说：“你可别那么说。吕阁寨也不是老实手。咱们不为挣钱，为的是瞧热闹。”刘头说：“这个热闹瞧不瞧的不吃劲。”这正说着，从南边来了一人，此人姓邢名叫邢宽，大家给他送一外号，叫行不开。刘头说道：“得，行不开来啦。叫他给出个主意，去是不去。”邢宽忙问甚么事。李头一说，邢宽一听忙说：“你们脖子后头要是离了缝，就可以去。”飞来凤说：“邢大哥，你不去可别在这里破坏。”邢宽一听不好再说。这四个人算是答应去啦，六个人一同回到铺中。齐好了人，一同抬着轿子，来到吕阁寨。吕禄见了吕登清备说一遍。他们这里完全预备好啦，净等莫家送人。耗到三天众家亲友全到。这里庆贺彩棚，大家热闹一天，也不见送人来。到了晚半天，吕登清等急啦，忙问道：“福儿，怎么莫方没送来呀？你得想办法才好。”吕福说：“您借知县的福份，穿上官衣，骑着马。咱们带着打手前去，后边跟着轿子，再预备乐器在轿子头里。叫他们在前拿着火把，咱们前去娶去。”吕登清一听，也只可如此。他便收拾俐落，外边齐好了人，大家一齐向莫家村而来，按下不表。

如今再说莫家村中的莫方，到了第三天晚上，便向他妻李氏说道：“今天已到三天，想那吕登清一定前来抢亲。我能护庇你们母女，那还犹可，如果不行之时，我是抱刀自杀，后事我就不管啦。”说到此处，不由得长叹一声，说道：“天爷呀。想我莫方，一生没作过甚么缺德之事，为甚么单叫我遇见了呢？”莫方这么一长叹，屋中正赶上石禄吃饭，忙叫道：“二格，这是谁长叹啦？”伙计说：“达官爷，您吃完饭您走就得啦，不用打听我们的事。”石禄说：“不成。我得打听打听，我吃好好的饭，为甚么后头唉声叹气？”伙计说：“也真怪道，家中无事，各位达官，是常来常往。自从吕禄走后，一位也没来，真是怨冤凑巧。”石禄说：“二格，甚么达官呀？不是我来就成吗？”二格说道：“您来了不成啊，也是管不了呀。”石禄说：“别管甚么事我也能管。”伙计说：“您一个人可管不了此事。您还有多大能为吗？”石禄说：“我生来一世，专爱打抱不平。你说吧小子，有甚么事？”伙计便将此事一说。石禄说：“好小子；原来是莫老有一女孩，铜头要抢，对不对？”伙计说：“不错，是他要抢。”石禄说：“那小子头是铜的吗？”伙计说：“不是呀，他也是肉的。不过是外号叫铜头太岁。”石禄说：“他架的住我一个嘴巴吗？”伙计一撇嘴。石禄说：“小子你别不信。你来看。”说着将碟盘往里一推，抡右手一叫功夫，往下一打。“扑哧”一声，立时将桌子一角，劈了下来。遂笑道：“你看他们来多少人，我全包园，是每人一个嘴巴。”伙计心中一想：也许

是我家达官命不该绝，五行有救。石禄过去抽出双铲，说道：“二格呀，你看我能管不能管？”伙计一见连忙跪下了，说道：“大太爷，您要能管可真是我们全村之福。因为莫老达官，乃是全村的福星。我先替他谢谢您啦。”石禄说：“二格，你去带我见一见老莫去。”伙计说：“好吧。”当下带同石禄，出了店，进巷口，到了顶头的那门。伙计说：“您先在此少等，待我上前叫门。”石禄此时是短衣襟小打扮，手提双铲，站在一边。

伙计上前打门，说：“达官开门”。莫方在里面问道：“谁呀？”伙计说：“是我，您大喜啦。”莫方一闻此言，不由大怒：“此时已到定更天，不久人家就要来，还有甚么可喜？”伙计说：“达官，您不必着急啦。这里有一位大太爷，要管咱们家中闲事。”莫方一闻此言，连忙将门开了，问道：“是那一位呢？”伙计说：“就是此人。”那石禄一看，心中就有点不乐意，暗想：“他又是达官，不用说，又是跟咱爸爸有交情。”莫方说：“黑汉。”石禄说：“作甚么呀？”莫方说：“你家住那里？姓字名谁？真跟我有过命的交情，我才叫管啦，没有很大的深交，我不叫管。那时你回到店房，睡觉去吧。”石禄说：“老排子，你嘴底下有那么长的毛，我不能说。”莫方说：“你不说，你就不用管啦。我长胡子与你无干。”石禄说：“我姓走，名叫走而大，家住大府大县大村，我家树林子没门。”莫方一听这说的全是假名假姓，遂说道：“黑汉呀，你不用管我家闲事啦。我的事不叫你管，我与你素不相识，你管闲事是白白的前来送死。”石禄说：“莫子，你叫甚么呀？”莫方说：“我姓莫名方，别号人称花刀将。”石禄说：“谁叫你花刀将啊？”莫方说：“各路达官全知道。”石禄说：“我就不知道。”莫方道：“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休来打搅。”说完叭的一声，把门给关上啦。石禄一见急啦，上前一抬腿，“扑哧”一声，当时把门插关给砸折啦。莫方一看，心中大为不悦。自己一想“哎呀”，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也罢。想到此处，拔出金背砍山刀来。石禄一见说：“老莫呀，你要不叫管，我叫你死在双铲下。我在此等铜头。”莫方一见他那对军刃，好生眼熟，忽然想起一友，忙问道：“黑汉，我来问你，你家住那里？说出真名实姓来，我听一听。我是怕你一人不是吕登清的对手，所以才不叫你管。他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石禄一步迈到院中，听见西屋有妇女啼哭，遂嚷道：“莫子，你有朋友没有？”莫方说：“你还提啦。我若是有朋友，早就来啦。”石禄说：“好！那我就告诉於你。我住家夏江秀水县，石家镇，我姓石名禄，外号人称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莫方一闻此言，忙跪倒说道：“待我谢天谢地。原来是玉蓝来啦。想我与石锦龙乃是八拜之交，真是人死不该死，五行有救，作梦也想不到你来啦。玉蓝呀，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呢？”石禄说：“我从京都来。”莫方一听心中暗想：世上人

同模样的也有，同名同姓的也有，遂说道：“石禄，你二叔叫什么？”石禄说：“我二叔石锦凤，三叔石锦彩。”莫方说：“玉蓝你随我来。”石禄将一对铲放在皮褙子内。莫方也把砍刀装入鞘内。石禄跟着莫方来到东房廊子底下，那里摆着一桌酒席。石禄说：“老莫呀。我来晚了吧。”莫方说：“不晚。”石禄说：“不是全吃完啦。”莫方说：“还没动盘子哪。你就在这儿吃吧。”石禄在廊子底下吃饭不提。

且说莫方来到东房底下，西房后窗户，大声叫道：“伙计你们来两个人。”伙计说：“达官您找我们有何事吩咐啊？”莫方说：“我要求你们点事。”伙计说：“您对我们可以说恩深似海。有甚么事您自管说，那有求的道理呢。”莫方说：“伙计，你们贵姓呢？”伙计说：“我姓王叫王英。”那个伙计说：“我姓李叫李忠。”莫方见这王英，俐齿能言，遂对伙计说：“王英，你到南门外大道等着去。如果见了吕登清大众来时，你要这么这么行事。”王英答应。遂又向李忠说道：“你在南门外大道上，听见有锣鼓响亮，赶紧回来报告我莫方知道。我就感谢你二人的大恩了。”李忠王英二人点头答应，转身形走出去了。莫方见他二人走了之后，一看石禄，已然吃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禄后来吃的都咽不下去了，用手直揉肚子。石禄说：“老莫呀，我可不吃啦。”莫方说：“玉蓝，回头吕登清来取你妹妹时，你会学你妹妹哭吗？”石禄一咧嘴，“啊啊啊”的一哭。莫方说：“这不成。你得细声细气的哭。”石禄说：“我会了。”说着又“呜呜”的哭起来了。莫方说：“得啦，姑娘别哭啦。”石禄答应，石禄说：“老莫，我渴啦。”莫方说：“你渴啦。我给你烧点水去。”石禄说：“我可不喝热的。”莫方说：“东边有水缸。”石禄喝了一瓢凉水。莫方将石禄带在南房，莫方在院中等候他。

西里间莫彩娥，把灯光吹灭不表。翻回来再说王英李忠。二人走了之后，李忠说：“大哥你多受累啦。”王英说：“你听锣鼓喧天，你赶快回庄，禀报达官知道。”王英一个人来到西边一看，果然锣鼓响亮，灯球火把。王英一看离着不近，远远看见一匹马，王英便跪在车辙道上，说：“大姑老爷，您休发雷霆之怒，暂息虎豹之威。我家达官将小姐许配您，是求之不得，盼想您庄内媒婆不来，要是早来早就做下亲了。自从吕管家前来下定礼，我家达官喜乐非常，并且请了一位合婚的老先生，真乃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也是月下老儿造定，前世前因配就的。合婚的说，就是犯一点隔阂。我来问您，您的青春多少？”吕登清说：“我三十有三岁。”王英说：“合婚的人，真有未到先知一般。我家大小姐，方才十九岁。您夫妻二人占两个单。说您采花为媒，是十七日，吕管家下彩礼是二十三，今天二十五，共合五个单。免去五光，日月星为三光，灯火为二光。我家小姐要叫五光有一光照着，有一花烛之夜。第二日你夫

妻二目双瞎。你二人冲撞五光神位。”登清说：“禄儿，叫他们免去灯光火把。”李忠往回走来，他回到吕家寨，来至庄院，客棚彩棚，完全止灭不提。吕福儿说：“员外，咱们别把牛角泡灯弄灭。”伸手探刀囊取出一张江白帖，用灯罩着。（书中一句垫笔书。吕登清没有死啦，将长命灯点啦。）王英说：“姑老爷，你带来鼓乐。你夫妻要不犯隔膜，我家员外就用花红彩轿给您送去啦。您吩咐手下赶紧吹打鼓乐，我莫家村鸣锣响鼓，好和我家小姐出阁。”这才吩咐手下敲打锣鼓。

南村头李忠听见锣鼓齐响，赶奔莫家门首说：“莫老达官，您赶紧预备。吕登清硬下花红。”莫方说：“好吧。你上店里等着去吧，这里没有你甚么事。”

李忠走去。莫方到了南房，向石禄说道：“你可多加小心，一个也别叫他们跑啦。”石禄说：“您不用嘱咐。我全知道。”正说着有人来报，说：“有寨主前来搭娶亲近之新人来啦。”莫方连忙往外走来，见了他先上前见礼，说道：“姑老爷，因为合婚的先生说，你夫妻二人犯点隔膜，就应了他的批八字，说一不准见日月星三光，二不准见灯火，丑时头上轿，亮寅时中下轿。那时才能扶保你夫妻二人高枕无忧。”吕登清一闻此言，急忙上前行礼，说道：“老人家，小婿与您叩头。”莫方赶紧用手相搀，说：“姑老爷快快请起。我的女儿给了您，平地登云，茶来张口，饭来张口，使奴唤婢，享不尽荣华富贵。你夫妻若不是犯这个外祟，我给你置办一点家俱。姑老爷呀，我女儿过门后，您千万到我家来一次，因为我有紧要拜托之事。”吕登清说：“好吧。过些日子我一定前来，听您的教诲。而今我先入内拜见我的岳母。”莫方说：“可以不必了。因为你岳母，刻下染病在床。您赶快把轿子搭过来。”吕登清说：“是，是。”连忙令人将轿子抬过来。莫方说：“姑老爷，咱们是一不忌，百不忌啦。”当时就将轿子搭了进来。这时轿子头儿问道：“老达官爷，小姐在那儿上轿哇？”莫方说：“南屋里。”头儿一听，便命人将彩轿搭到南房屋门口，请新人上轿。

莫方便将吕登清叫到一旁，嘱咐他说道：“姑老爷，此后我女儿，到了您家，一切都是欠学。您可别以为他诚心不会做，必须多担待，才是正理。因为她在在家中，全是吃独了，饱惯啦。她要与您做衣服做的不好，您得多原谅她，一切都是初学。”吕登清说：“老人家您可千万别不放心。可是我那宾朋所提，您不能够从村中借一个丑姑娘来，把您的姑娘替换下来。”莫方一闻此言，心中大怒，暗暗说道：“你这小子，真要是应当死在我这里。你这小子也许亲身到屋里看看去，那时保管你被人打死。”莫方想到此处，遂说：“你这个朋友，准是披毛带掌，横骨插心，不是人类。要讲男子丈夫，焉能有说出不算。”吕登清一听，连忙说：“老人家您先别动怒。我得到里边看看去。”莫方

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给谁家不是给呀？你去看一看去吧。”吕登清说：“好吧。待我进去看看去。”说着他就往喜房里走。莫方偷眼看着他。吕登清将登台级，他回头一看，见莫方面向西，并无惊慌之色。自己这才放了心，连忙回身说道：“岳父请上，受小婿一拜。”拜罢站了起来。莫方说：“贤婿你不知。要不是你夫妻犯忌三光，我早就将小女以及嫁妆，送到贵府去啦。如今既是您亲来迎娶，我心意已然表明。你千万别听过耳之言。”吕登清说：“你老人家，千万别动怒啦。小婿我是听了过耳之言。请您多多原谅。”莫方说：“姑老爷，宋时年置的大礼，您可知晓？”登清说：“小婿一概不知。还得请您老人家指教一二。”莫方说：“好！这大礼之中，有抱轿的规矩。因为我偌大的家产，不能叫她给我踩了去。我必须亲身抱上轿。”说着话他进了南房，忙叫轿子合到门口。吕登清听见屋内莫方说道：“姑娘，你如今算是人家的人了。从小你在家中，我每月给你十两银子，为是买些花朵脂粉之用。如今这些银子，我一概不用，随着轿子搭过去吧。”说着就听见咚咚的响，好像是放银子似的。原来他与石禄在屋中，正预备上轿。先故意的假作出来放银子，为是解他们之疑。因为石禄身体分量太重。那石禄爬上轿子又退了下来，低声说道：“这小屋子里太小哇，我转不开身。”莫方说：“你必须往里倒才成哪。”石禄点头，当时上轿坐好。莫方说：“你们往外搭吧。”当时四个轿夫，往起一搭，没抬动。石禄用的是沉气功，要不是新轿子，底下能坐塌了。外面一看搭不起来，又叫过四个人来，这才搭起。搭到前院，安好轿杆扶手。全安放齐毕，又将顶子安好。八个人搭起，莫方来到前头来看，令他们搭手，遂说：“姑老爷请上马。你们夫妻二人，团圆去吧。”吕登清这才欢欢喜喜的上马。吕福头前引路，吹打着音乐，他们一同回吕阁寨去啦。那吕登清心满意足，眼看着那千娇百媚的姑娘是上了轿啦，这要搭了回去，有多美呀。他那里知道，把阎王爷给抬了来啦。

且说莫方看见轿子已走，将双门紧闭，自己回到屋中。双膝跪倒，叩拜家堂佛，说道：“佛祖的保佐，千万别叫我家遭横祸。弟子莫方，我就感念您的好处啦。”祷告完毕，他进到西屋，向他妻说道：“以后无论有甚么热闹，不准她前去。”又说道：“姑娘，以后无论将你许配谁家，你不准在门前看热闹。倘若不听，我的宾朋是多的，若是被人看见，别说我意狠心毒。那时我是派人将你治死。”吓得彩娥连连点头。莫方说道：“我必须换好夜行衣，前往吕阁寨。那石禄替你我前去除祸，他一人进入虎穴龙潭。倘有不测，那时石锦龙问我几句，我是何言答对？”说完话他到了东屋，当时换好夜行衣，背上砍刀，追了下来。看轿子正在道上走，黑洞洞的只有一个牛角灯引路。这也是吕登清恶贯满盈，他才来到莫家村来抢亲。

话说莫方，在道的南边走。他见有片树林，便蹿了进去。到林里一看有五条黑影，忙问是谁？当时有人说：“师父。弟了邓万雄等在此。”莫方说：“好！原来是你们弟兄回来了，你们怎么知道的呢？”邓万雄说：“师父，您先不用管。但不知轿子里，可曾是我师妹？”莫方说：“不是，这也是咱们家门有德。原来你师叔石锦龙的次子，玉蓝来啦。我才打发他上了轿子。你们来了，我就不去啦。你等五个人，随着进到他家，看情形帮助於他。”说完莫方自回莫家村去了。这里双鞭将邓万雄、钢叉李凯、银叉李继昌、小灵官燕清、小花刀莫陵，他们五人自从保镖车，穿过县城，往西而行，顺大路赶奔西川。一日无事。第二天晚间打店，吃晚饭，一夜无书。到第三天他们又从店中动身，五个人在车的左右，往前行走。邓万雄说：“四位贤弟。据我恩师所说，在镖行之中就属你我的叔父闪电腿刘荣，他的脚力最快。除他之外，贤弟你们看，就是此人。”说着话用手往西一指道：“他叫飞毛腿果豹。”哥四个一听，忙向西观看，果然来了一人。见此人身不高，上身短，下身長，细长的两条仙鹤腿，一身瓦灰色的衣服，青纱包扎腰，紧衬俐落，外罩一件瓦灰色的通氅，青布包头，鱼鳞洒鞋，蓝色袜子，花布裹腿。人到了切近，五个人连忙下马。那果豹说道：“邓贤弟不必下马啦。你们这是上那里去呀？”燕清答说：“我们这是要上那西川尤家屯去一趟。那么您这是上那里去的呀？从那里来呢？”果豹说：“我刚从尤家屯来。为是到五合楼，望看我拜兄。”万雄说：“您赶快的走吧。王铁山还叫我给你带话啦，他上楼下楼腿脚不俐落，你快去吧。”果豹一闻此言，说：“好吧，那咱们再见啦。”说完他飞身上马，一直来到莫家村。到了五合酒铺，面见王铁山。铁山说：“兄弟你来啦，赶紧的还得回尤家屯。”果豹说：“这是为何呢？”王铁山说：“莫老达官家中出了事，今有吕登清他要硬下花红。这事不能迟缓，快叫他弟兄回来。”果豹一听，连忙辞别王铁山，离了酒楼，飞身上马，便往下追下。头一天没追上，第二天的晚上才追上。看见镖车在前边走，这才高声喊叫，说道：“贤弟你们别走，万雄别走！”邓万雄一闻此言，连忙命车站住。他们已然出来四天啦。果豹来到近前，说道：“五位贤弟，你们快些回家。镖旗不是在车上插着啦吗？”邓万雄说：“老哥哥我们家中有什么事呀？”果豹说：“你们可别着急。”遂把吕登清硬下花红，要抢亲的事说了一遍。邓万雄哥五个一听，不由大怒，这才各人收拾齐毕，各人一口刀。莫陵说：“这可是他自行找死，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抢莫家村的妇女，我们还不容他哪，何况他敢到我家，要强娶我的胞妹。这小子真乃大胆！果大哥您将镖送到尤家屯，千万把空车一齐带回才好。”果豹答应，督催车辆往西而去。这哥五个直往回来，斜道奔了吕阁寨。这天到了正东路南，不足四里地，有片树林。五个人到了林中，各人全换好了

紧衣。正在此时，正西锣鼓喧天，灯球火把，一片火光，少时轿子从林前经过。莫陵长身就要出去。邓万雄一伸脚把他绊倒。莫陵说：“兄长您为何把我踢倒？”万雄说：“此时他是空轿。你一出去把他截住，他要问你几句，你有何话说？你准知道是抢你妹妹吗？那时他看见咱们弟兄一到，他不去啦。如今必须等他回来之时，有了凭据，那时再拦住轿子。”正在说话之时，有一人跑过，正是禄儿。又待了一会儿，远处锣鼓声响。轿子回来啦，可看不见灯光火把，只有一个小小的灯亮。万雄说：“不是他们掌着明灯，一定还有变化。咱们出去看看去。”五个人刚要往外走，忽然从外面跳进一人。万雄忙问是谁？”莫方说：“是我。”五个人上前见莫老人家。莫陵说：“爹爹，吕登清他真到咱们家中强娶我妹妹吗？”莫方说：“正是。你等不知，人要是不该死，五行有救。你们走后，他派吕福前去下定礼。我正在为难，可巧你叔父石锦龙的次子到啦。”莫陵说：“莫非石禄吗？”莫方说：“正是玉蓝。如今是他坐在轿中，要大闹吕阁寨。你们来到，我就不去啦，你弟兄到了那里，是暗中看他的胆量如何，保护他。”五人点头答应。莫方自回莫家村不提。

且说万雄弟兄五人，出了松林，在背后暗中跟了下来，一直够奔吕阁寨。前边的吕登清到了门口，一齐下马，他一看棚中黑洞洞的，也是没有亮儿。吕福说：“诸位，咱们先把灯全点着了。”此时那此亲友们，全都迎了出来，与他贺喜。吕登清说：“福儿，你将彩轿搭到后边喜房去吧。”吕福这才带着他们，穿宅过院，来到后宅屏风门内，放平了轿子，撤去桥杆，摘下轿顶，将轿子合了门口。吕福说：“刘杨二婆，快来侍候主母下轿。”里边答应。吕福将轿夫带到外面，用手将屏门倒带，来到外面与登清道喜，此时那里院，喜房的刘妈，上前来解轿门的绊儿。谁知全是死的扣儿，遂说道：“杨姐，您看他们可真不知道甚么，那有结死扣的呢？”杨妈说：“您怎么啦，他们这是抢人家的，那有工夫去讲这些吉祥事呀。忙着慌着，这是暴劲。”刘婆子手中拿着一个苹果，一边说，一边将轿帘打了起来，一股臭气扑鼻，原来石禄吃了酒席，喝了凉水，肚子里开了锅。他坐在轿子里这么一闷，是足一放屁。婆子往轿子里看，是黑洞洞的看不见人，说道：“主母，您咬一口苹果吧。您夫妇好平平安安的。”石禄一见，忙伸手就把那苹果抢了过来啦。他在里头这么一吃，刘妈一看忙说道：“杨姐，这轿子里是主母吗？要是主母，应当接了过去，如今他这一抢，恐怕不是吧？这三更半夜的。”杨妈说：“刘姐你快把照妖镜拿来。”杨妈忙到了东屋，先把红蜡点着了，右手拿着一把古铜镜子。刘妈掀轿帘。石禄看见灯到啦，忙用百步吹灯法将灯吹灭。吓得两个人，是胆战心惊。刘妈说：“杨姐呀。这个里头准有邪魔外祟。”杨妈说：“有咧！我把灯再点上，你把轿帘猛劲一打开，我用灯往里去照。”杨妈答应。那刘妈二次点了灯

，杨妈猛劲儿把帘子往起一打，刘妈用灯往里一照。那石禄说道：“你们照甚么呀。”说着又将灯吹灭，跟着跳了出来，看这两个婆子，怪肉横生，心说：这两个也不是安善的良民。那两个妇人早吓的倒地。石禄上前一脚，先踢死了刘妈。那杨妈一见，往外就滚，又被石禄上前，“吧”的一掌，将头打碎，也死於非命。

这时屋院内，就是两个妇人，并无外人。当下石禄将两个死尸，抬到东里间屋内，推到床底下了。他看见床上，有个炕桌，放着一个点心匣子，还有一盅白糖水，遂伸手打开匣子，吃了些个点心，又喝那盅糖水。一下子没留神，烫了他舌头一下子。石禄说：“不用说这里人不讲理，连水都咬人。”说完他出来，将屋内隔扇倒带。他又到西里间来看，也是一份床铺，上面安放着被褥，也有一个小炕桌，上面有香油灯。石禄上前一拨，人家全往外拨，他偏往里拨，“哧啦”一声，灯灭啦。当时屋子里就黑啦。他坐在床上，头冲北，脚冲南，将鹿筋绳解啦，脱了上身衣，敞着怀，便躺下了。头一着枕就睡着了。不言他这里。

且说吕登清，在喜棚中陪着大家吃酒。有人说：“员外您这位贤夫人，但不知是那一家？”登清说：“是莫家村的。”原来此人姓李双名铜山，专以放账为生，大家与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活阎王李三。他放的是崩崩儿钱，九八出满钱入，当天给加一吊，第二天给就是十二吊钱，一天长一吊钱，这钱您要是借了不给，他有一个二弟，在吕登清手下当教师爷，大家与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玉面阎罗李铜海，指着吕登清的势力，在外伤人不少。当时李铜山一听是莫家村的姑娘，吓得他就是一哆嗦。李三说：“员外，是谁家的姑娘呢？”吕登清说：“三弟，你要问是谁家的姑娘啊，要听我手下人所说，莫方说过，有人要敢到我这村中来抢人，我能到吕阁寨。杀个干干净净。这全是外人替我那岳父吹气冒烟。真吓得咱们这里人，全不敢上那村中去做买卖去。我因为在后面，看见我那些个少妇长女，全不合我的意啦。这才有福儿献计。我用托媒之法，看中了花刀将莫方之女名唤彩娥，我这才派吕福前去下聘礼。他老人家正合心意，当时应允了此事。不用说，他是要借着我义父的声望一用。那时有用人之处，向他一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莫方拿八字一合婚，稍微有一点隔阂，要不然早将嫁妆跟姑娘送到本宅。”李三一闻此言，心中暗想：他这内中一定有虚情。遂说：“员外，这个姑娘，是您去娶来的还是人家给送来的？”吕登清说：“我耗到三天，他们没送来。我才带着打手，抬着轿子前去。走在半道上，有他的伙计，名叫王英，向我来说，说我们夫妻犯五鬼星。”李三说：“员外，我见此事，可不大可靠。”吕登清说：“此事料也无防。当时我在院中，也想到此处。因为我要进屋去看，到了廊子底下，回头一看他，那莫方昂然

不动，面目不敢变。准知道他没有他事。”李三说：“那么当时他儿子以及徒弟们在家没有？”吕登清说：“全上西川送镖去啦。”李三说：“好！那么您就快去入洞房去吧。”吕登清一听，这才站起身来，往外走去。吕福说：“李爷您陪着众亲友往外边饮酒，待我陪我家员外入洞房。”大家一听，连忙说：“大管家您将员外送到后面，赶紧回来。”那吕福答应，手提牛角灯一盏，往后面去了。

主仆欢欢喜喜的走。吕登清说：“明天你要早起。我将后面的少妇长女，叫到外面来。那时叫你们大家来看，谁与这个有缘，指与我，那时我就叫她随你们回家，成为夫妻去。”吕福说：“那我们可不敢。无论那一个少妇长女，只要是与您同床共枕啦，那便是我的主母。奴才我可不敢担。”吕登清说：“你有所不知，因为我与他们早已无有缘啦。这不算你们以下犯上，这是我出於肺腑。你们要是不领走她们，那时我也把她们逐出门外。因为我此时，早已印上了莫彩娥，别人我是不希望要啦。”吕福说：“您赶紧去吧。”吕登清说：“你们就照样办才好。”说话之间，已经来到后院，进屏门把门关好。屋子院子全是黑的，轿子还堵着门口呢。便走过去把轿子往旁一推，这才上前来叫门。叫了两三声，无人答言，忙用手一推，门分左右。他便进了屋中，摘下帽子，脱下大衣，细一听西屋有人呼声如雷，不由心中纳闷。心说：这是谁在我屋中睡觉啦，待我看看去吧。说话之间，来到西里间一看，长寿灯已被吹啦，便过去到床上伸手一摸，就把石禄给摸醒啦，不由一怔，心说：“这是谁摸我啦？也许铜头来了。他可没说。吕登清不知，还用手来摸。一摸头，头大如斗。正要往下再摸，石禄大声说：“小子，你别摸啦，再摸我可要咬你啦。”这一嗓子吓了吕登清一跳，转身往外就跑。那外屋的门还没开呢，他就往外跑，一下子就撞回来啦。急劲儿一抬腿，就将门给踹啦。来到院中，捏嘴唇哨声一响，外边就乱啦。活阎罗李铜山说：“大管家呀，后面哨子可响啦，快去看看去吧。”吕福一听，连忙跑到后面，一听院子内还响哪，便问道：“大员外，有事吗？”吕登清说：“不错有事。快去齐人。”吕福答应，回身来到外边，拿过一面锣来。一棒锣声，那铜山铜海弟兄二人，各持军刃，就往后面来啦。此时石禄在屋中看贼人已然出去啦，他忙下地，穿好了衣服，结好十字绊，皮条带扎好了。外面吕登清说道：“你们快进来吧。”李铜山说：“员外您倒是把门开了哇。”吕登清一听，这才上前开了门。李家弟兄二人进来问道：“员外呀，洞房有事吗？”吕登清说：“有事。那洞房之中，有一黑汉，说话瓮声瓮气的。”说着话便向屋中问道：“你是甚么人？快出来答话。”石禄说：“是我。”吕登清说：“你出来呀。”石禄说：“我从那里出去呀？”吕登清说：“你爱从那里出来，就从那里出来。”石禄说：“好吧。我从窗户出去吧。

”说完他上了八仙桌子，一踢腿，“嗑哧”一声，窗户踢碎，他就从窗户跳出来啦。按这套书名为善恶图，石禄一出世的时候，就表说过。善恶两种人遇见石禄，就能分别出来。善人遇见他才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作恶之人遇见他，人亡财尽。如今这个吕登清就算是一个恶人。平日所做所为，无一不是伤天害理。所以莫方遇见石禄，他家倒是平安无事。这吕登清可倒了血霉啦。兑城县的知县，清如水明如镜。不过因为惧怕蔡京，这才不敢动吕登清。那知县明知他所做所为，实为土匪之流，便在暗中烧香祷告，请求上苍睁眼，早收恶人。

不言知县，且说石禄跳在院中。那吕登清一看，出来这个人，非常魁梧，忙叫道：“李家二弟兄，快上前将此黑贼拿获，送到当官，问他搅闹我的洞房之罪吧。”李铜山一闻此言，提刀上前，说道：“丑汉，你唤作何名？黑夜之间，来到这里。”石禄一看他们来了不少的人，各执军刃，遂说：“哪一个叫铜头呀？”吕登清答言：“我叫铜头太岁吕登清。”石禄说：“方才我在屋中睡觉。是你摸我吗？”吕登清说：“正是某家。李家弟兄上啊，千万别叫他脱逃。”李铜山说：“员外您自管放心。有我弟兄，料者无妨。”说话之中，上前说道：“黑汉你报上名来吧。”石禄说：“我找铜头。你是干甚么呀？你小子叫甚么？”李铜山说：“我姓李名铜山，外号活阎罗的便是。”石禄说：“你快去吧，阎王爷叫你啦。”铜山说：“你满口里胡言乱道。快报名姓，我刀下不死无名小辈。”石禄说：“我姓走名叫走而大。你小子把那口鬼头刀借我用一用，我把他们大家全包了园。”李铜山说：“你从那里来呀？敢在此闹洞房。”石禄说：“不是我来的，是你们用那间小屋子，把我搭了来的。坐在那里任甚么也看不见。后来有人把帘子给打开，就给一个苹果吃，再要不给啦。他们两个人用灯照我，叫我把他们打睡啦。”李铜山说：“小子别费话。”说着上前抡刀便砍。石禄往旁一闪，刀就空啦，伸手抓住刀背，反手一个大嘴巴，“吧”的一声，就打了一个脑浆崩裂，死尸翻身栽倒。石禄把刀夺到手中，遂说：“我倒有口刀啦。”那李铜海一看他哥哥死啦，忙一捧单刀，上前来迎战，说：“好一个胆大的走而大，你放伤我胞兄！”石禄一看此人，身高八尺，白煞煞一张脸面，手捧一口单刀，便问道：“小子你叫甚么呀？”铜海说：“你家二太爷，姓李双名铜海，外号玉面阎罗。”石禄说：“你也叫阎王爷。你不打听打听，我才是你们大家的阎王爷呢。”李铜海上前托刀一扎。石禄往旁一闪，用刀一押他刀，往里一推刀，直向他脖下削来。李铜海忙一低头，刀可是过去啦。石禄一伸手早将他刀抓住，说的慢那时可快，他左手揪住了刀，往怀中一拉，右手的刀，往前一递，当时连肩带背，就给砍死了。吕登清一看，这个走而大实在凶猛，连忙叫道：“福儿快上前围这个黑汉，千万别叫

他走啦。”石禄一听他要去，连忙扔下刀，飞身跳到屏风门口，就把门堵住了，大声说道：“铜头啊，你要走吗？”那吕登清一见，便夺过吕福手中的刀，说道：“你还敢把你家太岁爷怎样吗？”石禄一见，上前伸手抓住了吕福，说道：“小子我不用拿刀砍你，拿人就可以把你撞倒啦。”说着话石禄用吕福向吕登清撞来。此时吕登清正拿着一口朴刀，见人撞来，连忙往旁一躲，没躲开，竟撞在身上。二人全行倒啦。吕福爬起来正要跑，石禄赶奔上前，伸手抓住了他的腿，说道：“小子，你要跑还成？”那手早将他丝鸾带揪住，一回身就把他举起来啦。

吕登清一见，忙爬起举刀来砍石禄。石禄便用吕福来迎刀。吕福一看忙说：“慢砍，员外是我。”那已来不及，“噗哧”一声，竟砍掉一双胳膊来，疼的吕福一咧嘴。石禄说：“小子，你还乐啦。”吕登清说：“走而大你趁早的撒开我那奴才。”说完他往旁边一闪，说道：“你们大家先把他围上，治死他有我哪。”众人一听，各摆单刃上前来战。石禄见刀枪齐来，全用吕福来迎。这也是他的报应循环，竟死於乱刃之下。那石禄用死人来打众人，少时那死尸全碎啦。他用死人砸活人，这活人有许多的，全被死人给砸死啦。那吕登清一看不好，他就往门口儿走。石禄一见，暗说：“不好，铜头要跑”，遂说道：“铜头啊，你别走。”说着他把死尸扔下，踊身越过墙去，二反进屏门来迎，正遇吕登清要出屏风门。石禄一探左手，将他脖领抓住啦，往怀中一带，右手就奔了他的脑袋。吕登清忙用双手迎住他手说道：“黑汉，你敢把你太岁爷怎么样？”石禄说：“你是铜头吗？”吕登清说：“正是你家员外爷。”石禄说：“我瞧你这个脑袋，不是铜的呀。你是肉头吧。”说着话把他就举起来啦。吕禄说：“那一个黑汉，你敢把我家员外举起来。他可动不得，那可真成了太岁头上动了土啦。”石禄一听笑道：“我偏动一动他，到看他能用手把我埋了不能。小子你今天吃的是甚么？”吕登清一听，以为是说出来，他就放下呢，遂说：“我吃的是饺子。”石禄说：“小子你吃蒜啦吗？”登清说：“没吃。”石禄说道：“小子你来个天砸蒜吧。”左手往下一领，右手往上一送，头朝下只听“吧叽”一声响，是红光崩现，万朵桃花，流了一地。

东房上有人说话，正是双鞭将邓万雄。那万雄心中所想：他既说出走而大，我就叫他走大哥。遂说道：“走大哥您还不跑哇？”石禄说：“我不跑，我还找那些小铜头、铁头锡拉头，这些头全是铜头养活的。”此时院里的人，全是缺胳膊短腿的，就是说，院子里的人，一个好人没有。他不会说，所以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完之后，进了院子来，找方才说话之人。也是吕禄，平素不作损事，没说过坏话，所以他命不当绝。他恐怕被走而大拿着，要了命，便趴在死尸一块，用血抹了一身一脸，假作已死。邓万雄说：“走大哥呀，你还不快走

。”石禄一想心说：这个人许是铜头一块的，要不然他怎么不认识我呢，也别叫他跑了。想到此处，飞身上东房，大声说：“小子你也是铜头养活的。”邓万雄说：“不是。”说着话叫了他四个弟兄，五个人下了房，直奔莫家村跑来。石禄那如何肯放，他也在后追了下来。邓万雄五个人走在中途路上，说道：“大半石大哥是个傻子。你听他说话的声音呀。”石禄在后面一听，这才慢了脚步，要不然早追上啦。原来石禄是见了恶人，假作憨傻。真傻哪还能学会武艺呢？当下邓万雄带着四个师弟，向莫家村跑来。到了村内，没容叫门，一直越墙而过。那莫方正在院中，忙问：“甚么人？”邓万雄说：“师爷，是我弟兄。我石大哥莫不成是个傻子吗？”莫方说：“不错，他到是有点缺心眼。你们快到屋中去吧。”邓万雄这才进到南屋。李氏说道：“你们五个人为甚么这个样子啊？”邓万雄说：“师娘，您是不知道。要不是我弟兄腿快，叫我石大哥追上，我们弟兄全都大小带点伤。”李氏说：“那么吕阁寨的事情怎么样？”邓万雄说：“我们奉了我师父之命，到了吕阁寨，在暗中观看。那石禄胆量真大。到了那里，正赶上他打死一片人，将吕登清天砸蒜，花红脑髓崩出，脑袋全入了腔子里啦。那小子算是遭了报啦。师娘啊，我以为您就是我亲民乐业，传至太宗孩儿一场。”说着便将利害说出。不知李氏怎么答对。此后热闹节目，石禄追群雄，误走火龙观，火烧石禄，大松林劫二老要裤子；鲁清用计打佟豹，尽在后文书中再表。

第二十四回 穿山熊大闹兑城县 莫父子避祸走他乡

话说双鞭将邓万雄，从吕家寨回头。莫方之妻李氏问他们吕家寨之事怎样了？万雄备说一遍。并且说：“师娘啊，我师父对待我们四个人，也与我师弟莫陵一样，我看彩娥，如同我亲妹妹一般。今天我说句实话，以后我妹妹千万别出去贪看热闹去啦。无论在家在外，这要看出事来，有多么麻烦。”他们娘几个在屋中讲话不提，如今且说石禄，他来到村口，进了小巷，长腰上墙，跳到院中。说道：“老莫子，铜头养活的铁头，上咱们家里来啦。”莫方说：“玉蓝呀，他们不是外人，是咱们家里的人。”石禄说：“家里的人，怎么不知道我的名姓？他叫我走大哥。”莫方说：“你这里来，我给你们哥几个见一见。”说着话把他带进屋中，在灯下一看石禄。这一身的血迹，遂说道：“来呀，”一齐来到西里间。到了西屋内，说道：“石禄哇，这是你大娘，石禄双膝跪倒，说声：“娘啊，我玉蓝给您磕头啦。”李氏急忙说声：“快请起吧。我家多亏你来啦，要不然我们家是横祸临身。彩娥呀，上前快见过你石二哥。”彩娥上前万福。石禄说：“老莫子，咱们外头说话吧。这个大妞子，我可不敢跟她说话。”莫方说：“好。咱们外头来见吧。”当时到了外屋，这哥五个上前见过石禄说：“二哥，我们这里有礼了。”石禄说：“你们叫我二哥，我还

得叫你们大哥。”万雄说：“您是二哥。”石禄说：“我叫你们没地方搁，这全是谁呀？”莫方说：“这是你大弟邓万雄，这是你二弟李凯，这是你三弟李继昌，这是你四弟燕清，这是你五弟莫陵。”引见已毕，他们爷几个正在屋中讲话。石禄手指一挡口，将灯吹灭。莫方说：“石禄，你为甚么把灯吹灭？”石禄说：“外头有人啦。”莫方一闻此言，急忙来到院中，往房上一看，见南房站着的是兑城县的班头。

书中暗表，那吕家寨被打得尸横一片，吕禄在死尸群中爬着。他见石禄他们全走啦，这才从死尸堆中爬出，乍着胆子往四外一看，没有人啦，急忙出来，便一直的向兑城县的南门而来。这个知县张春习，告诉各门首领说道：“无论甚么时候，有吕家寨的人叫门，是几时叫，几时开。”所以如今吕禄到了南门一叫城，早有人问道：“外面何人？”吕禄说：“我是吕家寨。”守城的问道：“你是那一家呢？”吕禄说：“我是二管家。现下我们宅中是有明夥之事，失了金银无数，尸横一片。”守城的问道：“吕庄主呢？”吕禄说：“是我家员外，命丧家宅。”守城的头目一听，赶紧拉闩落锁，城门开放。头目一看吕禄一身血迹，吕禄进了城，到了县署。命人往里回禀县太爷，就说吕家寨出了明夥之事，抢去银两无数，尸横一片。刘春说：“吕管家，你可知是那里来的匪人？”吕禄说：“是由莫家村而来，请大人差派衙役，将莫方拿住，此案就不难破获。”刘春往里回禀，县太爷闻听此言。急忙派官兵四十人，命班头刘春张和，出东门到莫家村去拿走而大。堂前加话：“并把莫方一齐传来，不准放走一人。”刘春张和说：“太爷自管放心，”随即带领着众人，各持刀枪棍棒，钩锁绳套等物，来到东门，赶紧叫开，守城的问道：“是何人出城？”张班头说：“我们领了县太爷的谕下，到莫家村去拿走而大。”说着把公式递上，守门头儿接过一看不错，赶紧撤闩拉锁，放了众人出城。刘春又对守城的头目说：“你们在此等城门，我们就到莫家村解案，少时即可回来。”众人出了城，不一时来到了莫家村的北村头，刘春张和说：“这莫家村的达官，是行侠作义，咱们就把走而大拿到堂前去原案。”刘春分派这四十人说：“你们十个，在东村头守着，你们十个人在东北村头守着，你们这十个人把西村头守着。”刘春分派众人已毕，带着下余的十人进了村子。刘春张和说：“你们几位随我来。”来到莫方的房外，抓墙头上了房。看见南房屋里灯光明亮，当时来到南屋房上站着，听着下面甚么动静。不料脚下一滑，登下一块瓦来，吧吱一声，屋里就把灯光止灭。只见从南屋中蹿出一人，正是莫老达官，莫方往房上一看，原来是县里的两个头儿。遂说道：“原来是刘、张二位。快请下来，你们二位一来，事情就好办啦。吕登清在你们县太爷该管地面内搅闹，你们知道吗？他在此地欺男霸女，抢夺少妇，霸占长女，行出种种不法

之事。他要抢别家女子，我莫方不管，如今他要抢我莫方的女儿，我焉能容让？”此时石禄在屋中说道：“老莫呀，你跟谁说话哪？你先把灯光点上。”石禄来到外面，说：“老莫子，叫这两个人上屋里来。两个班头一看石禄，身高在丈二开外，一身上下净是血迹。石禄说：“你们两个人上屋里说来吧。连老莫子也进来。”三人当时来到屋内，石禄把南房的台阶石起下一块来，搬到屋中，往地上一立，两个班头一看这块石头，厚有一尺二，宽有一尺六，长有二尺六七，青色石块，这走而大往石头旁边一站，说道：“我们领县太爷的堂谕，到此办案。”刘春问莫方说：“老达官，你认识这个黑汉吗？”莫方说：“我认识。”刘春说：“此人姓甚么？”莫方说：“此人姓走，叫走老二。你们二位就把这走而大带走，叫县太爷治他的罪。”石禄说：“你叫甚么名儿呀？”刘春说：“我叫刘春。”石禄又问张和，张和说：“我姓张叫张和。”石禄说：“你们带着铁哗啦哪吗？”刘春说：“带着呢。”石禄说：“你拿铁练子把和儿给锁上。”刘春一打怔，石禄说：“我叫你锁上你就得锁上他。你要不锁，我非打你个嘴巴，你们才锁哪。你们看见这块石头没有？”说着他一伸手，照着石头就是一掌。就听吧的一声响，石头粉碎。刘春张和二人一看，石头都叫他打碎了，吓得他二人胆战心惊。石禄说：“春子你快把他锁上。”刘春无法，当时就把张和给锁上啦。石禄说：“将把儿给我。”刘春把铁练的把儿递与石禄。石禄又问张和说：“和子，你有铁练子没有？”张和说：“有。”石禄说：“你去把春子给我锁上。”张和没法子，过去把刘春也锁上了。石禄把把儿要过来。两个人全都锁好了，石禄对他说道：“你二人来办案来啦，不想叫案给办啦，老莫子，你看见过耍猴的吗？”刘春、张和二人，都有七尺高的身量，刘春就说：“贤弟，他要拿咱们两个人耍猴玩。”石禄说：“谁叫你们两个人来的呀？”刘春说：“县太爷叫我们来的。”石禄说：“老县叫你们来，你们不会不来吗？”班头说：“县太爷叫我们来，我们哪敢不来？”石禄说：“爬下吧小子！”说着往怀中一带，两个就爬下啦，石禄把锁练一举说：“起来吧小子！”把两个班头的脖子全磨破啦，直流鲜血，拉得这二人的脖子，就如同上吊一般。刘春说：“莫老达官，您给我们讲讲情吧，别叫他惩治我们了。”石禄一看，他们两个人的脖子都破啦，遂对莫方说道：“老莫子，你把那吃饭的盐，给他们上点，就不疼啦。”刘春这时更疼的厉害了。石禄说：“这儿有老莫瞧着，我不要猴，回头咱们上道上耍狗熊去。”刘春张和二人跪下说道：“走二爷呀，我们家里都有生身的老母，指着我们。走二爷，千万在半道上别拿我们耍狗熊。”莫方说：“走老二呀，这两个班头可是好的，在县做官清。”石禄说：“老县做官清，那么铜头怎么不管呢？”莫方说：“铜头是蔡京的干儿子，知县不用说惹蔡京啦，连知府都惹不了

。因为他官职太小，所以不敢惹吕登清。”石禄说：“老县不敢惹他，我可敢惹他呀。”莫方说：“走老二，是你跟着刘头、张头一路之上，不要戏耍他二人。”石禄说：“是。”莫方说：“走老二，你到了县里实话实说。”石禄说：“老县问我，我实话实说。他要不信我的话呢？他要打我，我可就打他呀。”莫方说：“许老县打你，可不许你打老县。你要一打老县，岂不是对敌官长，目无王法啦吗？”莫方又说：“二位头儿，你们把他带到县署回话，等他这场官司完了，我必须花重礼谢你们二人。这是知县官清，要不然也用不了你二人。如今那走而大把吕登清摔死啦，我给他个换虎出洞。”刘春、张和一听，连忙说道：“莫老达官，这个走老二，是您的至友吗？”莫方这才把他二人叫到西里间，说道：“二位头儿，这兑城县的知县，是位清官，一不贪赃，二不卖法，吕登清披着蔡京的虎皮，横行霸道，叫走老二把他摔死啦，就是给这一县城除了一个祸害。张太爷往上回文之时，不知走老二的住居之地，因为走老二好打路见不平，到我家时正赶上他抢亲，他才打了个不平。那吕登清不是他的对手，吕登清跑回家宅。走老二追到他家中，这才将他打死。他手下人等，上前助战，这才尸横一片。你要面见县太爷，必须拿我一封书信去，叫太爷照信办事。我莫方小展才学，献献我的笔体。要叫太爷团纱高枕无忧。”说着取出一封书信，交给刘春。莫方又说：“容等官司完啦，我将上等家业谢劳你们，咱们是瞒上不瞒下，你们回禀县太爷，照我原书所为就是。皆因县太爷在兑城县，清如水明如镜。所以我们才敢如此。”

刘春、张和随着石禄，来到外面，直向县城而来。来到县衙听审不表。且说邓万雄与他师父讲话。叫道：“师父，据我万雄所想，我二哥石禄，他呆呆傻傻。恐怕到了县署听审，虽然说是位清官，怎奈他上得堂去回话不明，那时咱们全有罪名。人家县太爷执掌国家的王法，倘若他说话不明，那时他写好公事通禀，出了甚么差事，事到临头，那可如何是好呢？”莫方说：“依你之见呢？”万雄说：“依我之见，您赶紧跟他们去找安乐家庭，咱们大家给他个三十六着，走为上策。”莫方说：“言之有理。”说完便来到西里间，说：“你们母女快将家中使用物件，收拾齐备，咱们好另上别处。”嘱咐好了他们二人，有两个夥计，名叫张英、张忠。当时上前招待，然后扑奔南方。找来两个夥计，向他们一说。李忠说：“好吧。”他们一齐来见莫方说道：“庄主，您有甚么事吗？”莫方说：“到是没有甚么大事，不过是平常小事。我们一家子，就仗你搭救啦。”张英、李忠说：“就剩下南北两个村头啦，方才我看见来了许多官兵，不知是甚么事？”按下不表。

如今且说石禄，那张和、刘春在前头走，石禄揪着练子头，那些夥计一看，大声说道：“刘头、张头，你们不是出来办案来啦吗？”石禄说：“甚么叫办案

呀？案办吗！”刘春说：“你们弟兄可躲他远远的！他力大无穷，一掌能把石头给拍碎啦，你们赶紧头里去叫城门，进城叫太爷击鼓升堂。”当下有两个兵卒一闻此言，飞身往前跑去，来到了城门洞，一叫门，有东城的官兵，开了半道门说：“有差事在那里啦。”这两个兵说：“你先放进我二人，好上县衙去禀报县太爷知道。”守城兵当时放他二人进了城。来到县衙，回禀明白了知县，此时县太爷闻报，忙重整官服，立时升坐大堂。知县张纯习忙问：“差事现在在哪里？”二兵卒说：“他们在后面走着，随后就到。”刘春、张和同着走而大，来到城门，一叫门，有守城的曹儿，名叫赵祥。开了城门，出来一看，不由一怔，忙问二位头儿：“你们不是出去办案去啦？怎么叫案给办啦？”大家一齐进了城，石禄说：“给我留着门，回头我还走啦。”张和说：“兄长赶快叫兵卒到衙门，看一看县太爷升堂了没有？”刘春当派了一个兵卒前去探望，这个兵卒飞跑县署，往里走到大堂，一看已然升了堂。当时他单腿打阡。说声：“报。刘春、张和领的谕，出城已将案办到，”张纯习忙问道：“差事叫甚么名子？”兵卒说：“他姓走，名叫走而大。”知县说：“好，叫他们来到，即行上堂。”兵卒说：“是。”当下石禄与大家来到衙门口外，忽听里面一喊堂威。石禄说：“春子、和子，你们听见没有，天有这么暖和，怎么会有卖狗窝？”张和说：“不是，这是喊堂威啦，接走而大的。”石禄说：“我以为是卖窝的啦。原来是接我呀。”刘春说：“对啦，正是接你的。”说话之间，将他带到大堂。刘春张和上前单腿打阡，说：“回禀太爷，我二人领您的谕下，莫家村前去办案，不想我二人叫案给办啦。您看一看。我们两个人带上练啦。”知县忙往下一看，见他二人，项带铁练，不知为了何故，又看见在堂口上站着一个小黑大个，忙说道：“你二人这是为何？快着把铁练挑啦。我每人赏你们五两银子，下面歇息去吧。”二人连忙上前谢了赏退出去不提。

如今再说知县张纯习，见那个黑大个儿，浑身的血迹，身高有一丈二，鹿筋绳勒扎腰间。紧杂俐落，青底心，薄底靴子。看他头如巴斗，紫微微一张脸面，粗眉阔目，大鼻子，火盆口，大耳朝怀，唇不包齿。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竹簪别顶，很是威风。那石禄一看县太爷，到也长得忠正，站起来平顶身高七尺，长得五官端正，面皮微红，重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戴团城乌纱，身穿团龙袍儿。自己心说：“听老莫子说过，他是个好官，我不可错看了他人，连忙上前跪倒。说声：“县太爷在上，走而大有礼。”张纯习说：“下面跪的可是走而大吗？”石禄说：“是走而大。”县大爷说：“你满口里胡言乱道，这百家姓里，没有姓走的，你怎么叫走而大呢？分明是一派谎言。快说了真名实姓，本部我必然给你往轻里所择。”石禄说：“我就姓走，名叫走而大。”张知县心中所思，观其面知其心。此人一定是个好人，他将吕登

清治死啦，倒是给我除了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因为本地面有许多土豪恶霸，他们全挑着吕登清的字号。如今这一来是全得消灭，倒是一件好事。可不能那么问，遂说：“走而大，在吕家寨抢金银，杀死多人，可是你一人所为？”石禄说：“我上老莫子家里去，碰见铜头抢老莫子的女儿，我没叫他女儿去，我坐在他那小屋，那个小塔里头，这个黑就别提啦，悠悠忽忽的到了他们家，后来就把帘儿打开，给我一个苹果吃。后又有人拿灯照，我出去啦，这两个人这样糟就别提啦，我每人给他们一个嘴巴，他们全花红脑子就出来啦。

”旁边张和说道：“回禀县太爷，走而大击石如粉，是我亲眼得见。”知县一听，不用说，那两个婆子一定是死在他的掌下，遂问道：“那两个人花红脑子全出啦之后，又怎样啦？”“我把两个人收起来啦。到西屋去睡觉去啦。刚睡着，铜头就来啦，他一摸我，我就醒啦，我问他你搭老莫子的女儿，我代他来啦。你有什么事？他叫我黑贼。铜头说：我爱老莫子的妞儿，我问他你爱我不爱呀？你家要有妞子，被人家抢走，你愿意不愿意呀？他说：我爱抢谁家的孩子，就抢谁家的，连本处的知县全不能管。我说知县不敢管，我敢管！铜头拿刀砍我，被我给举了起来，他比谁都糟，当时我往下一砸，他那铜头就进腔子里去啦。他们大家才拿我，被我一个嘴巴一个，全打睡啦，我说老爷哪，你怎么不敢管他呀？”知县说：“不用我说，再比我大一点的也不敢管他，那吕员外生前所结交的一般朋友，全不是安善良民。那么在吕家寨杀人放火抢走金银，可是你一人所为？”石禄说：“没有，我一点都没抢。”

张纯习心中暗想：这也是吕登清的报应临头。本当秉公判断，又碍於有他管家吕禄在此。虽然他是个好人，可是他哥哥死在走而大的手下，他也得连点心，有他在旁，不敢袒护他人。那吕禄要是回到了京都，一回禀蔡京，我的乌纱没有了倒不要紧，就恐怕我的家眷有险。便问道：“走而大，你家住在什么地方？”石禄说：“我家住大府大县大村，树林子没门。”张纯习说：“你是满口里胡言乱道，不动大刑。你是不招哇？来呀，先打他四十。”石禄说：“老县你要打我，好啦，我在家的時候，他们竟打我屁股，早已练出来啦，回头叫道：“班儿呀，老县叫你们打我。谁要不使劲打，我是谁爹。”这些衙役一听，全都挂了气了，心说：谁要不使劲，他是谁的家堂佛。想到此处，上前拉倒石禄，头东脚西，爬在堂口。张纯习一听，他不怕打。这才说：“好吧，你们每人打十下，换人再打。好追问他的口供，追出真情实话，好与吕员外抵偿。”掌刑的人，有一个坐在石禄的脊背上一个人，又有一个骑着他双腿，就把他裤子给退下来，露出屁股，将裤腰往腿下去掖。石禄说：“小子你们慢往下掖，那里有个包儿。”石禄在莫家村的时候，吃了一桌酒席，喝了一肚子凉水。肚子里开锅一个样，来了个出溜屁。薰得掌刑的来个倒仰。两旁掌刑的抡圆板

子这么一打他，走而大一想：你们真打我呀？忙一叫功夫，将三经叫了上来。全叫在腿根之上。石禄爬在那里打呼，呼声震耳。这些打完了一人，又换了一个人，用板子一打他，板子全毁啦，掌刑人等上前回禀太爷说：“您不用打啦，他有功夫在身。刑具损坏，他不在乎，反倒睡着啦。”此时忠良一想，心说这你就不对啦，忙叫人再加四十。石禄一听，心说，还没打完啦，怎么又加上四十啦。待我装死，大半他们也就不打我啦。想到此处，忙叫足气功，咯喽一声，是闭气而亡。掌刑的急忙回禀太爷：“走而大是受刑不过，立毙杖下。张纯习忙叫人住刑，用纸薰他。掌刑的当时一住刑，石禄心说如何这他就不打啦？那衙役一看他挺了尸啦，便用手放在他的鼻孔上，看他有出入气没有？及至一试验，他没有气啦，连忙将他衣襟解开，用手一摸他心口，到是崩崩的乱跳。这才说：“大人，此人背过气去啦。当时倒是不能致命”张知县说：“拿纸薰他，用凉水喷他。”那官人照此法子一喷他，石禄暗想：喷我是干吗呀？我一装死搭出去得啦。差人忙回禀说：“大人，此人喷不过来，吸呼三气全没有啦。”

张知县说：“走而大这场事，是为我的纱帽而来。”赵子华说：“请示大人，不要耽惊。待我慢慢的设法救他便了。”说着便命那胆大之人，将石禄搭在西跨院，派那胆大的人在西屋里守候着他。赵子华说：“大人，我在镖行里听他们说过，这个练武人有道门，是闭气之法。下役原听人说过，他能憋住这口气，一两天能够缓过来。”刘春当时伸手取出一封书信，连忙献与县太爷。张纯习接了过来，暗中观看，上写许多字句。忙命童儿到外面看一看，有外人没有。小童答应，连忙的出去查看。少时回来说道：“回禀大人，外面并无有外人。”大人说：“好吧。”这才拆开书信，定睛观看。见上面写着：“贵县休要耽惊，草民莫方，早与贵县思索此情，皆因吕登清，他是蔡京的义子，恐怕吕某人一死，那蔡京向贵县追问凶手。草民怕贵县有险，请您照信办理。”再看下面写的是回禀蔡京，那走而大乃是保镖的达官，在莫家村店里住。因为吕登清上店里去抢他家之女，未抬走姑娘，竟将那走而大给搭了回去，这才大闹洞房。摔伤人命，小县带领众人抄拿走而大。那时走而大听见官军一到，他竟惊吓远逃不知去向。小县又去搜拿莫方，将走而大抄来。升堂拷问，他不招口供，动刑再问，不想竟立毙杖下。这也算是与吕员外报仇雪恨了。张知县看完说道：“刘春，咱们衙门中有胆子最大的人没有？”刘春说：“有。”知县说：“谁呀？”刘春说：“有醉鬼王三，大胆李四。”知县说：“好。我赏他们酒席一桌，外带四个夥计，前去看守走而大。他要还阳之时，快来禀报我知。”刘春答应，这才转身出来。

到了班房一看，那吕禄还在班房坐着啦。刘春说：“二管家，怎么没回庄去。

”吕禄道：“这个走而大他有功夫在身，决打不死他，这一定是假装死。”刘春与他在班房坐着，便说道：“李四、王三，大人有谕，叫你二人看守走而大，大人赏一桌酒席。”李四、王三点头答应。当时带着四个夥计，有人将走而大搭到西房廊沿底下，六个人将坐位放好，围着八仙桌一坐，少时厨子给送过酒席来，六个人一同的吃酒闲谈。那李四说道：“三哥您看这个走而大，到是条英雄好汉。他周身没有一处不大。”王三说：“四弟，你就不用说话啦，我提一样他就不能大。”李四说：“您是不是竟挑毛儿？您说那一处不能大？”王三说：“咱们横是大不了。”李四说：“得啦，您别打哈哈啦。三哥，我跟您说一句夸海口的话，问要讲胆子大，敢说这全县城，属我第一，您信不信？要说看十个死的，也不看一个活的。一个活的竟说胡话，甚么七姑、八姨烂眼边二舅妈，说的你毛手毛脚，叫人害怕。”王三说：“四弟你可先别说此大话，今晚你敢给走而大一个丸子吃不敢？”李四笑道：“别说丸子，就是甚么他也吃不着哇，我先给他一个吃也无妨。”说话之间，天时已黑，早已掌上灯来。李四左手端着一盘把儿灯，右手挟了一个大丸子，来到走而大身旁。此时石禄一听要吃丸子，他便把嘴一撇，净等给丸子吃啦。那李四说道：“走而大呀，我看你倒是一条英雄好汉，我们大人为官清正，可是惹不了吕澄清，因此地面不靖。如今你路见不平，这才摔死他人，算是给地面除了一害。方才堂上，我家大人用话领你，你不会说。好在你会装死，可也是不是啊，可也不是真死。我家大人要不生气还不至于打死你呢，又因为你睡觉，才二次又加四十，你虽有功夫在身，也是不成啊。可是当堂若是没有他们二管家吕禄在堂上听审，决不至于如此。他若听出有一句偏袒的话，那时吕禄回到京都，向蔡京一报告，我家大人的纱帽，就算完啦。七品皇堂哪能抗的过太师呀？”

此时石禄躺在地上一听。心中暗想：这个吕禄，我不认识呀。他怎么一死的跟我没完呢？我必须想个法子，也给他一个嘴巴。叫他家去，省得他去报告蔡京去。想到此处，那李四便将一个丸子送到石禄口中。仍又坐下去吃酒，这个丸子就在牙床上停着。王三一看，说道：“老四，你看一看走而大他把丸子吃了没有？”李四此时已带酒意，不由说道：“三哥您这是说哪里话来啦，他是已然立毙杖下啦。还能吃丸子吗？那可真叫新鲜，真是我们好朋友啦。今生今世我们不能交友，等到来生来世再交吧。”王三说：“那么你去看看他把丸子吃了没有？”李四端灯过去一看，那丸子真没啦，吓得他心惊胆战。便用灯在他前后左右一照，是踪迹没有。王三说：“你看一看，不是被老鼠拉了去啦。”李四说：“没有。左右旁边，连一点渣子都没有。这个丸子可那里去了呢？”原来那个丸子，早被石禄给吃了。心中还想再来一个。这个好大胆李四说道：“哥哥你瞧这个丸子真叫他给吃啦？我说走而大呀，你在此地除了吕澄清

，倒是给我家县太爷除了一个心病。不过有个吕禄，怕他骑快马进京，前去报告太师去。那时我家大人必要全家给他抵偿。您有功夫在身，千万别拿我们开玩笑！现下吕禄在外班房，正与我们刘头说话啦。这个后院是我们哥俩带四个夥计，看守着您。没有多大关系，您可以起来，咱们谈一谈。”石禄一听也不言语。李四过去一摸石禄心口，是突突的直跳，遂回头说道：“三哥呀，他没死他必定会甚么混元功，闭住自己的元气，一装死。我说走而大呀，你若是行侠作义之人，可以一走。再制死吕禄，那时他家没有活口供，我家老爷倒好办啦。你是怎么办吧？”石禄一闻此言，连忙坐了起来，吓了大家一跳，石禄说：“班儿呀，我也想着制死他人，可是不认识他人呀。”李四说：“那不要紧，回头我一叫他管家，您就可以上前给他一个嘴巴，立时打死他人。”石禄说：“班家，我从此走行不行啊？”李四说：“行可是行，您必须先告诉了大人一句话。”石禄说：“我必须先告诉老县一句话呀。”李四说：“对啦，您要不说一声儿，我们几个人担架不住。”石禄将话说完说：“我可要走啦。”李四说：“先别走，等我去告诉吕禄一声，叫他拦住您，那时我上前叫他一声吕管家，您上前给他一个大嘴巴，打死他，你就救了我们大人啦！”石禄说：“好吧。”说完李四来到班房说道：“刘头呀，那个走而大真是装死，方才县太爷派我们六个人，在西房看着他，赏了我们一桌酒席，全被他吃了。他要走，我们拦不了他。”吕禄一听心说：别放走了他呀，他向外走来。正好那石禄从县太爷大堂前过，说了声：“走而大我可走啦，老县。”说完往外走来。正好吕禄出来。说道：“班上人快来！把他给我拦住。”刘头说：“好可不成，别说你是吕二管家，大管家来也不成，我们太爷没话，我们不管。”石禄上前一把将他扭住，说道：“你可是吕管家？”吕禄说：“我不是管家。”石禄问道：“四儿呀，他是管家不是？”李四说：“您问到我这里，不敢不告诉您，他正是吕二管家。”石禄一闻此言，往过一拉他，吧的一声，给他一个反嘴巴，当时打的万朵桃花崩现，死尸栽倒在地，死於非命。

走而大转身形就走，赶奔东门，来到门洞，有人说话。石禄一听那里有人说话，原来是两个头领。一个叫张子祥，一个叫李山。李山对张子祥说：“你看你们当家子，上莫家村办案去啦，他们二人叫案给办啦，犯人倒拉着锁练，进城的时候，他还说给他留着门呢。可是他摔死吕登清，给本县除了一个害，咱们太爷没有惧怕之人啦。”正这说话，忽然听见正面有人大喊一声，如同打了一个霹雷相仿。说：“班儿的，快给我开门。”张子祥与李山，两个人一闻此言，吓得颜色变更。李山掌着钥匙，哪敢与他开门，连忙顺着城墙往南跑去。石禄再听没有人言事，自己来到城门洞内，伸手揪着锁头，一用力磕吧一声，锁

就毁啦。将城门大开，他出了去，如飞似的，直回了莫家村。

中途遇见李忠，由北头进了村子，李忠忙问道：“大太爷怎么样啦？”石禄说：“事情完啦，老莫子在家啦吗？”李忠说：“正在家中。”石禄说：“好吧，我快找老莫子，趁早走吧。”说完他奔了莫家住宅。跳进院中，此时天光虽然已亮，可是屋中还不十分能看出面目来，石禄进到屋中，莫方一看他浑身血迹，面现惊慌之色。忙问道：“玉蓝呀，你去了半夜，怎么样了呢？”石禄说：“老莫子你们还不快走哪，是我到了县中，那老县竟打我。把我打急啦，我一掌把老县给打倒啦，也不会动了。后来他们班上的人又来打我，也被我完全打倒，没有一个站着的啦。”邓万雄一听，说：“师父您看怎么样？想必是他敌对官长，咆哮公堂。一定打死了不少的人，咱们大家还得赶快逃走为是。

”莫方说：“咱们应当上哪里去呢？”石禄说：“你们拿过刷子来我用。”莫方取过一个刷子，石禄说：“不是这个刷子，”说着用手一比划的样子。说道：“这样的刷子。”邓万雄说：“是啦，一定是毛笔。”说着便将文方四宝取了过来，拿起笔来说道：“是这个不是？”石禄说：“对啦是它。”伸手接过来，将笔帽撤下，用笔头在那砚台中间一抹，就成了刷子啦。笑道：“您看，这不是刷子吗？”说着取过信纸来画了一个花样，遂说：“你们拿这个找马子去，一定能成。”莫方说：“找马子他能管吗？”石禄说：“能管，马子掌中一条鞭。”莫方一听，心中大悟。他说的一定是单鞭将马得元，是他舅舅。遂问道：“马子是你甚么人呀？”石禄说：“是我舅舅呀。”莫方心说：对啦，我与马得元神前结拜，与石锦龙过命相交，还是上马处为是，当时告诉好了店中夥计，说：“以后无论那里官人来问我，你们就说我们走啦。别的不知，给他个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嘱咐好了大家，忙命家中人收拾齐备，套好轿车，拿好细软物件，叫彩娥母女上了车。莫方给夥计每人十两纹银，他们这才一齐出了店。与石禄一件新大褂，叫他罩在外面。又洗了手脸，也随着出店。莫方问道：“玉蓝呀，你上那里去呢？”石禄说：“我上口子，找大何去。咱们走吧。”众人这才上了马，出村子直向东南而来。

正走之间，对面尘土飞扬。莫方往前一看，不由大惊，原来正是一拨子官兵。书中暗表，那县官正在书房看书，忽然听见有人说：“老县，走而大可走啦。”张纯习一听，不由一怔。少时刘春、张和进来禀报。说：“走而大死而复生，又打死了吕禄。竟自逃跑。”知县忙命他二人赶奔守备衙门，请守备魏尽忠，带官兵前去莫家村，将莫方抄来，堂前回话。刘春、张和当时与守备点齐兵卒五百，各拿长枪短刀，挠钩套锁，前往莫家村。魏尽忠骑一匹战马，手捻白杆大枪，督同大家。刘春、张和头前引路，一出东门。尽忠问道：“莫家村是东西巷口，还是南北的巷口呢？”张和说：“是南北的村子，有两条大街。他

住家是南村口内往西小胡同。”尽忠说：“我带人别进北村头，那走而大一进莫家村，莫老达官有慈善之心，一定携眷逃跑。咱们莫若顺北村口外过，往回再抄。他们有意逃跑呢，一定是奔山东一带，那时正往远逃。一定拢在网兜里，咱们伸手可得。”当下他们从北村头路过，一直往东，北头留下二百五十人，这一半官兵，随着往回抄来。此时刘春、张和两个随在一处，心中暗想，我家县太爷管理地面，不定还有多少无头奇案。尽忠乃是高俅手下。那高俅与童贯全是奸诈之人，在朝扰乱。我家县太爷这是官运见旺。今天叫走而大再把魏尽忠制死，那时我家太爷就可无忧啦。他们这样的想，大家一齐来到南大道。魏尽忠在马上说：“刘春、张和，我看这车辙之上没有行动，咱们可以散着走。”迎了上去，果然看见远处莫方全家往这里走来。魏尽忠说：“果然没出我所料。前面的莫方，快把走而大交出来，咱们算是两罢甘休，如其不然，我叫众人将你等困住，一个也逃不出去，全把你们拿获。”莫方一听，心中大惊。自己不敢对敌官兵。石禄一听，忙说：“老莫子快躲开，你们可是听我的，叫你们奔前走。”当时他一催黑马，赶奔上前。伸手取出一对短把追风铲，手中一捧。说道：“这么办，你们哪个过来？咱们是一铲一个。”魏尽忠一见，问道：“刘春，他是何人？”刘春说：“魏大老爷，您可多多的留神，他可就是走而大。”魏尽忠伸手摘枪拿在手中，往前一撞，来到当场，问道：“对面来的是走而大吗？”石禄说：“你既然知道我走而大，还问我作甚么？你们是这个班，前来拦阻老莫子是怎么回事？你要真来挡老莫子，我立刻叫你家去。”说着一分双铲，大声说道：“大小班听真，你们大家是挡我者死，闪我者生。”那魏尽忠一闻此言，说道：“好一个走而大，你胆敢目无王法，对敌官长？”石禄说道：“来者大班，你报通尔的名姓。”尽忠说：“你若问你家大人，乃是教军场的军长，金枪无敌将魏尽忠的便是。”说完催马拧枪奔石禄扎来。石禄见枪头到，忙用左手铲往外一支，右手的铲搭在枪杆之上，一催马，便并了马。石禄右手铲往他胸前一扫，魏尽忠一见，大吃一惊。连忙横枪要架，身子随往后一仰，使了一个铁板桥。右手铲虽过去，左手铲已到，他再想躲，那可就来不及啦，一铲正中脖项之上，耳轮中只听噗哧一声，人头落地。尸身栽下马来，空马落荒而走。

张和一见，他一死，县太爷的纱帽，可以高枕无忧。这个机会不可不来一下子。这才大声说：“列位快把他们围啦，休要放走一人。”众官兵一闻此言，只可各执刀枪。围了上来。石禄说：“大小班儿听真，你等是闪我者生，挡我者死。”说完下了马，一抡双铲向官兵砍来。这二百五十个兵卒，被他打的尸横一片，血水成河。真是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死伤不少。大家一看知道不成，连忙散开一条道路。石禄说：“老莫子雄儿，你们还不快走啦？”当下莫

方等，便催车辆马匹，冲了过去。石禄横铲在此断后。张和一见，忙叫官兵去到北村头，叫刘头带兵前来。官兵飞跑去了报告，来到北村头，大声喊道：“刘头，您快快看看去吧，那走而大杀法骁勇万战无敌！魏尽忠魏大老爷全死於走而大的军刀下啦。”刘春一闻此言，连忙率领二百五十官兵，迎了过去。到了切近一看，那走而大还没走啦。当时就要想围。石禄一见，飞身上马。说道：“大小班儿听真，我要走啦。这里的事，你们办吧。”一打马竟自扬长而去。

如今且说刘春张和，看官兵死伤三十多名。轻伤者无数，内中有一兵，姓万名叫万通。他说道：“列位，咱们大家没有办法，只可向县衙两位班头，来商量后事吧。如今官兵死伤遍地，魏大老爷人头两分，该当如何？”刘春说：“如今死伤无数，走而大与莫方人已逃跑。那只能先回县太爷吧。”这个时候有人将马追回，又从魏尽忠尸下手中拾枪来，派人在此看守。刘春便带四个官兵进到莫家村的南村头，来到店中，叫道：“店家。”当时，李忠、王英，听见忙出来查看。刘春问道：“你二人叫甚么名字？”李忠、王英二人通了姓名。原来李忠在北村头，看见一枝子官兵往东而去，他赶紧去报告老家人莫福。说：“有一枝子官兵，往东而去啦。”莫福说：“不要紧，少时若有人来问，就给他一个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仙都没法子。”王英、李忠答应：“是。”少时刘春带官兵来到，便向李忠问道：“你家达官啦？”二人一齐说道：“我家达官上了青州府啦。”刘春说：“他走的这么快？”李忠说：“走了半天吧，无法去追。”刘春说：“你们这里跟吕家是怎么回事呀？”李忠说：“都是因为我家小姐，才硬下花红，前来抢亲。那时我们店中正赶上一位达官专好打路见不平，所以没搭走了我家姑娘，倒把走而大给搭走啦。所以到了他家，才出了事。”刘春说：“那么走而大与你家达官有个认识吗？”李忠说：“不认得。”刘春说：“我看他一定不是真名实姓。”李忠说：“对啦，我听说那走而大，不姓走。他本姓石名禄，外号穿山熊。”刘春说：“他住家哪里呀？家中还有甚么人？你们能知道吗？”李忠说道：“平素我们不认识，也不知道他的住处。”刘春说：“那就是啦。”说着便叫那四名官兵，分头去到南北村头去站。四兵走后，刘春说：“王英、李忠，你二人别说我有私心，我跟县太爷全是一个心。要讲吕登清，他们反到何处去啦？这一来倒除了害啦。以后无论何人，要是前来打听你们莫老达官与走而大，可千万的别说真情实话。咱们全是一样的人，说甚么也不要紧，就别向他人说，免得露了马脚。”王、李二人一听说道：“不错。想那吕登清在世之时，乃是一个土豪恶霸的头儿，地面上有那恶奴为非作歹或是作了命案，知县都没地方拿人去。刘春在店中打听出来，走而大原来就是石禄，遂命李忠去到南村头叫来两个官兵，好一齐

回衙交差。李忠答应去了，刘春又问王英道：“那么你家老达官投奔哪里去？”王英说：“这一层我们员外到没说，我们不知道上哪里去了？”刘春说：“既然如此，那就不必说啦。可是以后再有人来问，你二人千万也照这样说。别改口语，免得我们县太爷纱帽不稳。”王英点头称是。少时李忠与两个官兵回来，刘春便带着这两个兵，一齐到北村头，会同那两个兵，五个人一齐回到县衙。

刘春见过知县，说道：“回禀县太爷，下役奉谕前去抄拿莫方家眷，我与守备魏尽忠，点官兵五百，赶奔莫家村。中途路上遇见莫方率领车马人等，出村逃走，当时有魏大老爷与他办理，不料走而大未走，他手分双铲迎了过来。魏大老爷提枪催马，拦住走而大，他二人当时交起手来，没有三合，魏大老爷便命丧走而大手下。那时官兵一围他，死了十数名。带伤的无数，走而大吓退官兵，放走莫方满门家眷，他也飞身上马，远遁逃脱了。下役命张和在当场照料一切，我先回来禀报您知。请您早作准备。”张纯习一闻此言，说道：“刘春呀，我想这个走而大一定是假名假姓。”刘春说：“下役到了莫家村店中，向李忠、王英去打听，据李忠说他姓石名禄，外号穿山熊。”张纯习说：“是啦，那你下去快预备，咱们好上莫家村南口外验尸去。”刘春答应，出来一齐人，少时知县出来，便一同的向莫家村而来。到了南村口外，见张和带些兵丁正在那里看守。一查验死者十七名，受伤者三十二名，便赏了死者每人一口棺材。有哭主另有恤金。受伤官兵每人十两纹银，半个月官假。没有哭主的掩埋死尸。张纯习这才带领众人回到衙署，从新带了稳婆，又到了吕家寨，前来验尸。验看男女的死尸。刘春先到内宅，到了院中一看，是横尸遍地。一找吕澄清的尸首，好不容易才找着。原来他脑袋剩下半个，再看别的尸首，有腰断两截，有立劈两半的，有摔死的，此时因为死的太多，无法认啦，只可按照各人衣服来分。他又到屋中，各处查看，西间没有死尸。这才来到东里间，查出床下有两个死婆子，遂出来到前院，一回禀县太爷。当时张和县带领仵作人等来到后院，先验看刘、杨二婆。稳婆上前观看，少时验完，回禀太爷说：“这个妇人被一掌打碎头颅，这一是反嘴巴打偏了脸，也是死於非命。”书中说到，验完尸，一查点东西，是全被抢啦。先行领来棺木，令人收拾死尸。派十名官兵，在此看守宅院。刘春派好了大家。县太爷一看全派好了，这才回衙。后来张和又回来细报一次，这才备公事，行文上司。知府姓韩名德祺，一见公事到啦，连忙命该差之人走马报去临安城，直到蔡府下书。下书之人名叫张隆，知府赏路费二十两。骑马拿好公司书信，赶奔都京。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天来到都京。拉马匹进东门，直到珍珠巷，到西口内路北蔡府，上前敲门。里面有人问道：“外边谁呀？”张隆说：“我乃知府派来的下役张隆

，前来下书。”仆人蔡会开了门，问明白了，到里面一回蔡京。蔡京忙叫把下书人带了进来。蔡会出来，将张隆叫到里面，见了蔡京，跪倒行礼，说：“下役张隆，奉了我家府台大人之命，前来见蔡太师。有书信公文，请您观看。”

蔡京说：“好。你站起讲话。”张隆说：“谢过太师爷。”站了起来，用手取出书信及公文，双手呈与太师。太师接了过来，不由吃了一惊。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石禄误走火龙观 老道火烧穿山熊

且说蔡太师接书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禀报太师爷得知，您放奴才韩德祺来府上任，为照料您那义子吕登清。现据兑城县知县报告，吕登清去莫家村抢亲，有一走而大好打路见不平，这才摔伤人命。那走而大原名石禄，别号穿山熊。如今不知他与莫方的去路。知县张纯习忧愁，恐爷怪罪。为此呈报。”蔡京一见，说道：“蔡会呀，你去将护院的神拳李增，潭腿江文，二人叫来。”蔡会答应，出去传知二人。当时江文、李增两个人来到书房。一看太师爷面带怒容，连忙上前拜倒。口称：“太师爷在上，呼唤我二人，有何事故？”太师爷说：“我那义子吕登清，乃是你二人的拜兄。如今他被那奸王八贤王赵毓淼重用的石禄给摔死了。”江文、李增一闻此言，气顶咽喉，当时翻身栽倒。太师忙命将二人缓醒过来。少时，二人缓醒过来，站起身形，一跺脚说道：“太师爷呀，我二人必须走一趟。”太师爷说：“你二人走一趟，我这宅院何人看守呢？”江文说：“您可以派人去到天官府把老教师爷请来，我可以与我师父说明，请他老人家代理即可。”当下太师爷便派蔡会，前去天官府把赖教师爷请来一叙。江文说：“蔡会呀，你去到那里，见了我师父，你就说太师爷有请。”

蔡会答应，便出去了。穿街过巷，直到了天官府。与那吏部天宫马的府相离不远，蔡会到了府门外，一叩门，里面有马府家人马明出来问道：“你是甚么人？”蔡会说：“我是太师府的管家。”马明忙问：“有甚么事吗？”蔡会说：“我家太师爷有请赖教师爷。”马明说：“你在此稍候，待我为你回一声去。”说完转身往里来到内回事房，大声说道：“老教师爷，太师有请您哪。”

赖荣华答应，随定马明一直来到外面，见了蔡会，那蔡会说：“教师父，我家太师爷请您去哪。”赖荣华说：“有甚么事吗？”蔡会道：“您到了那里就知道啦。”说完两个人便一同的来到太师府。蔡会把他安在门房，他进里头去回话。太师传话，令他在此务必与我义子报仇雪恨。江文、李增说：“是。”

二人随家人出来，到了门房。见师父行礼已毕，一同来见太师。赖荣华见了太师，上前有礼完毕，忙问道：“太师爷呼唤有何事故？”太师爷道：“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有一个姓石名禄的，你知道吗？”赖荣华说：“不错。有一个

叫石禄的。”蔡京说：“这个石禄是干甚么的呢？”荣华说：“我听说此人是横练三本经，善避刀枪，在前一个月，各戏馆子贴官座，那就是八主贤王与石禄他们定的，因为他们给八贤王找过宝铠。那石禄蒙上人见喜，天生的有运气。”蔡京说：“老教师爷，我有一个义子名唤吕登清，跟您两个门人是神前结拜，不料被那石禄给制死，我打算派遣江、李二位追赶石禄，好与我儿报仇。我再想一条妙计，把奸王参倒。江文、李增二人说：“是。”荣华说：“你二人要离府追石禄，你们可知道他是回家呀，可是回何家口呢？你二人可多要十分注意才是，咱们师徒可是艺业浅薄，见了他可万万留神。他一对短把追风铲，实有万夫不挡之勇。自古道，逢强智取，遇弱活捉。在上半个月有黄云峰、黄段峰及银花太岁普铎，夜入天官府要借路费，是我与他相见，我每人赠送他们一百白金。据黄云峰说：他们三个人是从西川路来，要上何家口前去报仇，因为他有一个兄弟，名叫狠毒虫黄花峰。他刚要走，我便对他们说道：西川人不是好惹的，可是山东人也不是好斗。后来云峰又说：他们到了何家口，一镖三刀制死何玉。不知从南房上下来二人，是那路的达官。而今他们一齐离京，回了山东。”赖荣华说：“为人交友，必须交那会友熊鲁清。别看他阴毒损坏，那可是地道君子一个，山东半边天。只要是山东人，在外边吃了亏啦，他一定给你设法。再说，在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口，为首的达官，老龙神杜锦。他有一儿，名叫混海龙杜林。这两个人在山东省是威名远震。是咱们绿林人，全拿他二人赌咒。他们送宝铠之时，我看见有他二人在内。江文、李增，你二人打听好了石禄他们山东的事情完毕回来，可千万别动手。”二人答应，当时收拾齐毕，蔡京给预备了盘费。二人说：“师父，我二人走后，师父你老人家可以多来几次，因为府中无人护夜，银钱事小，恐怕师爷的心爱之物取成。”荣华说：“是啦吧，你二人走你们的，不用操心啦。”蔡京说：“快命人与二位义士备马。”江文、李增说：“不用，我二人脚力最快，不用马匹。”告辞往外就走。赖荣华说：“为师我听你二人的准信。”那蔡京送到屏门，蔡会赖荣华将二人送出大门以外。江文、李增拜别老师，穿街过巷，够奔山东。暂且不表。

且说石禄放了莫方他们一走，看他们已然走远啦，这才说：“班儿的，这里的事我可不管啦，我上大府大县大村子去啦。”说完打马往前飞跑，走到了一片大河，东西有座桥。这匹马在贤王府八年没出来过，如今一看大白石桥，它一眼忿便顺着西河沿，往南惊下来了。石禄说：“老黑，我看你有多大的力量？”马跑到南头，那河就向东拐下去啦，直跑到天黑，马已然没力啦，便缓缓而行。眼前有片松林，在河北有座庙，庙前有座小土岗，东边有三只打渔的小船。河的西边也有三只小船。石禄忙将马勒住，往四外一看，村庄镇店没有

，就有这座孤庙。只得翻身下马，拉马过河，以为遇见人好打听道路。过桥往东，来到庙门外，还不见有人，他便拉着马围着庙绕了一个湾儿，顺西端往南，在山墙外边一看庙内，是三层大殿。便对马说道：“这里不知道是陀还是佛？是陀咱们吃和尚，要是佛呢？（就是老道）咱们吃斋。”当下将马拴在松树之上，上前打门，高声说道：“是佛呀，是陀呀？”就听见里边有人问道：“无量佛。是那家施主在外边山嚷怪叫的啦？”石禄说：“我叫唤哪，快开门。”那小老道忙将门开放。书中一句垫笔书，他不进此庙还则罢了。一进庙中，是凶多吉少。

且说石禄一看是小老道，遂说：“小杂毛。”那小老道说：“我是老道，你有事吗？”石禄说：“有事，眼看着白灯笼就灭啦，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住一夜，明早就走。多给你们点钱。”这要是明白的主儿呢，可以跟人家说明，是走在此地，因为天黑，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无奈石禄他是任什么不懂，不会说话。所以说了个糊里糊涂。那小老道一听，暗中从袖中取出一个柬帖来，细看石禄，暗中点头。遂说道：“施主您稍微等一等，我去与您回禀一声。留下您也别喜欢，不留您可也别恼。”石禄说：“小子，你就去说去吧，留我也不走啦，不留我也住下啦。”说着话将马解了下来，拉马进了庙门。小老道说：“您等等吧，待我与您回一声去。”说完他走了进去，见他师父施礼。老道问什么事？小老道说：“方才外边有人叫门，原来来了一个黑汉，您忘了前七八天，我黄大叔他们来了，不是与您留下一个柬帖吗？我看这个人好像石禄。不过不是那匹马，我听说他得的中江五龙的粉定云鬃扣，今天这匹马乃是一匹黑的，在八骏马中第七匹。您看这不是咱们还有这个图吗？”老道抬头一看笑道：“徒儿，你可知他叫甚么名字？”小老道说：“您没对我说过呀。”老道说：“此马名为卷毛狮子乌獬豸，踏雪乌，一丈青。此马烈性太大，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徒儿，你去将他引了进来，是石禄将他毒死，好与那普莲报去前仇。我那死去的贤弟黄花峰，被他力劈两半，全给他们报了仇。此人若不是石禄，那时算是他情屈命不屈，他是命该如此。”书中暗表，这个老道弟兄三人，他是长兄，姓夏双名得贵，外号人称飞火燕子。此庙名火龙观。后文书正北有一双马土地庙，那里还有他二兄弟夏得林，外号寻花羽士，改庙名为双龙观。再正北有个禹神观，观主夏得峰，外号人称小桃花。此是后话，暂且不表。如今且说夏得贵，他弟兄全是九首真人李玄清掌门的三个徒弟，他三人在外发卖五路薰香，结交江洋大盗，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之人，全是一群亡命徒。与石禄这些人，正是冰炭不同炉。如今他听石禄到啦，遂说：“徒儿，你快去把他引了进来，晚上与他备下酒饭，要甚么吃，就给他甚么吃。那食物之中，多下八步断肠散，要他一死。他是石禄，算是与我至友报了仇。要不是石禄呢，那

就算得了他这匹宝马良驹，我也不叫你白受累。将来送你五十亩香火地，令你出庙还俗，自行度日。”小老道一听，心中大喜，连忙来到了外头。说道：“师弟你随我来，师父许给我的，我不能一个人独吞，算咱们两个人的。”两个小老道，一个叫清松，二个叫清鹿。清松说：“这个事我一个人也办不了，必须咱们二人才成。”清鹿说：“好吧。”当下两个人一齐到了外面，清松上前说：“施主，您把马赏给我吧。”石禄说：“小杂毛，你别动手。我这个老黑，不叫人拉，哪里拴马？你告诉我吧。”当时小老道把他带到一个院里，将马拴好。石禄将皮搭子拿了下來，问道：“小杂毛呀，这个门不开，要有人拉走这个大老黑呢？”清鹿说：“施主您放心，惟独我们这观中不用说是大骡大马，就说一草一木，也丢不了哇。”石禄说：“丢了我跟你要。”小老道说：“是啦吧。您跟我要。”他们说话的功夫，那清松早将山门关好，将屋中打扫干净，这才同他到了西殿屋中。

这院是西殿五间，东配殿五间，正殿七间，院中方砖漫地。他们到了西配殿一看，是一明两暗，南北里间，明间南房山，有一张抽屉桌，上头有一面古铜镜子，高有六尺，宽有一尺二，上面擦得光亮无比。桌上全是妇女应用物件。桌子东西有小凳，北房山照样的一份，前面挂着虾米须的斑竹帘，当中有佛桌，后面有佛柜。南北里间，挂着青布软帘。石禄将皮搭子放在桌上，说道：“小杂毛，你快去打酒端菜来馍馍，铡草喂马，吃完了我好睡觉。明早好走。”小老道说：“施主，把您马匹拉这里来喂呀？”石禄说：“你找打呀？拴马的那里喂。”清松说：“是啦吧。您稍等一等，少时全到。”说完转身出去，石禄看他走了，打帘进了北里间。前槽有八桌，左右有椅，后槽有书阁子。又到北掖间，见前槽有大床。他又来到南里间一看，与北里间一样，他这才来到明间，坐在上垂首。自己心中暗想：听我叔父刘荣言道，树林有庙，四着无靠。不是凶僧，必是恶道。今天我睡着了他要咬我。他不咬我，我也把他拉，或是掌铲把他们送到家去。

不言石禄暗中准备，且说清松来到院，东房三间是厨房。西房三间是斋堂。他到了厨房，进北里间。小老道说：“五叔，您赶紧预备酒席一桌，菜里多下八步断肠散。”里面的厨师父，姓赵，名叫赵贵。做饭做菜最快无比，因此大家送他一个美号，叫快手军师。不论甚么菜，他都能给起个名儿，他比世人都多知多懂。老道夏得贵在此结交往来宾朋很多。要有那高的傲的来此买薰香，在此住个三天五日，夏得贵要一说，这个人吃过花过，这个赵贵便能做出一样菜来，能将人考住。老道要夸讲谁，他便叫老道把他请来，赵贵用面做一个面人头。佐料等物满在人头之中蒸好，放到碟中，给放在桌子当中，然后将布碟放好，几个人吃放几份，真能把人头给盘问短啦。没吃过的主儿，不会下家伙

，吃过的主儿，先拿起筷子来，往面人头的鼻子眼里一阡，然后往上一掀，就算揭了盖啦，然后再吃里面的佐料。再拿起牛耳尖刀，斩去人头左耳，那就任凭你们吃啦。这个赵贵，在盘龙岛做过厨房。各山各岛，他全作过事，就是酒后无德，好犯脾气，所以他在哪里也长不了。今晚一听，忙问道：“清松，是你师父说叫下药，还是你说叫下药呢？”清松说：“我师父叫下药。”赵贵说：“我未曾要下药，是治一经，损一经，我卖的是手艺。我可不能白下，你师父许给你多大的利益？我也得沾上一点。”清松说：“五叔，您做好了，我师父许给我的，我也分给您一半。”赵贵说：“你师父许给你甚么哪？你送给我一半。”清松说：“我师父许给我五十亩香火地，三合房一所，四百两白银。您是要那样？说明白点。”他们两个人正商量怎么分啦，清鹿来到，进门问道：“你们老爷两个商量甚么？”赵贵说：“好，你来了正好。我们正商量怎么分啦？我最不会打哭啦一个，哄笑了一个。干脆咱们爷儿三个，每人一样吧，平均。”清松问：“五叔您要甚么呀？”赵贵一想，房子较好。遂说：“那么我要三合房吧。”清鹿问道：“师哥您要甚么呀？”清松说：“我要四百两白银。”清鹿说：“到我这里不用说啦，一定五十亩地归我啦。”赵贵一听也乐啦，当时刀杓齐响，预备好了一桌毒药的酒席。清松说：“师弟，回头我一个人在那里侍候他得啦，两个人倒叫他生疑了。我听黄云峰说，石禄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别说你我二人，就是连师父算上也不是他的对手。”

说完清松端着油盘，清鹿给拿着蒸食，两个人来到了外头，就听石禄正在西间大声喊道：“小杂毛，快点儿呀。”清松说：“施主别喊，酒菜全到啦。”说着话，清鹿给他打帘子，清松便端了进来，与他摆好。原来他二人，要是为伺候往来香客。每次要看见少妇、长女长得美貌，清松便派清鹿与恶道夏得贵送信。那老道假借赠药，暗中以拍花药将人迷了，带到后面，就被恶道毁啦。怕死的从啦，不过五天也得剑下废命。那不从的主儿，当时就杀死啦。老道为甚么叫飞火燕子？原来恶道所用的暗器，全带火药。左右的袖箭，盘肘弩以及低头弩，火鸡、火鸽、火鸟，全都带着火药，中到身上就起火，箭头上有倒卷鹅眉刺儿，打在人的身上，掉不下去，所以他的外号叫飞火燕子。那大徒弟清松，姓高。清鹿，姓田。这两个小老道，助恶为虐。今天石禄一到，这两个小老道要遭报应。那石禄是出世以来见山剿山，遇寨灭寨。那好的主儿，他可帮助，专灭万恶之人。他如今一到火龙观，也有一难。他的难处在何处呢？因为他的父亲与他叔父，在江湖结交水旱两路的宾朋。石锦龙在江湖之时，保镖为业。不论年岁，肩膀齐为弟兄，真叫屈己从人。要是有人叫他叔伯父，他便随声回答说：“贤弟你为甚么叫我这个呀？骡子马大值钱，我辈大不值钱呀！看我

好，与我结交金兰之好，以后有我那晚生后辈，在大街之上有点甚么事，你可以出头相拦。那我子孙就可以得到好处啦。”后来有李翠云龙找铠之事，才将石禄请了出来，攻取屯龙口打虎摊。那石禄在世上，遇见年老的达官，他不说真名实姓，不肯论爷们朋友，他乃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才目空四海，眼中无人。自觉横练三本经书法，五路掌法学全。今天在火龙观，所以要有一难。书说当下，那石禄是外拙内秀之人。在一进山门之时，看见小老道看看自己，又从袖内取出一个柬帖，然后才让进庙来，不由心中一动，心说：这小子，八成没安着好心吧？酒菜不可用，一用到肚中，大半我就家去啦，我呀全不用。想到此处，他到了西殿等着小老道。后来忽然看见那古镜子里反照到外面，两个小老道来啦，进门摆好，然后走了出去。石禄细往菜中一看，心说：好小子，你们全都搁好啦。正想着又见那古铜镜子里有影儿，就见外面有两小道童儿，正在外面指手画脚的比划啦。石禄心中一动，连忙喊道：“小杂毛，快来吧。这菜太咸，没法子吃。怎么舌头上不得力呀？”清松一听，连忙走了进来，说道：“施主，我给您换一换去吧。”说着话一伸手，就要端菜。早被石禄一伸手将他发卷揪住，右手拿起一块肉来，说道：“小子你吃一块吧。”清松知道内中有毒药，他哪肯吃呢？连忙说：“施主我不吃，今天我吃素。”石禄说：“你吃一回荤吧小子。”说话用手一捏他脖子，嘴一张，他就把肉给他喂下去啦。清松往前一，两眼一翻，立时七孔冒血而亡。石禄说：“小子，你家去啦吧。”说着伸手提了起来，把他送到北间门后。心说：我还得把那一个也叫了来，这才叫道：“小杂毛快来呀，我这里有菜没有酒。”后边夏德贵说：“清鹿你快去看看去，前边那个小辈又叫上啦，你去看去。”清鹿点头，飞跑到了外面，一进西殿，看见石禄正在那里两手按着肚子，用靴尖在地上划啦。清鹿忙问施主：“喊甚么啦？”石禄说：“我吃了菜，那菜在肚子里直咬我。你们酒壶里没有酒哇。”小老道说：“也许我五叔忘了灌酒啦，待我与您再取一壶去。”说着伸手要拿壶，石禄一把手抓住了他的腕子，说：“小子，你要给弄洒了，我可打你。你师兄吃菜，你喝酒吧。”小老道心说：不用说，我师兄早已死啦。我也是难讨公道。说着话他往外就走，早被石禄一把揪住啦，右手拿起酒壶来，左手一用力，便将他按倒在地。遂说道：“小子他吃菜，你喝酒。”小老道说：“我可不喝，我不会喝。”石禄说：“小子你不会喝也得喝。”说着用酒壶嘴儿，硬往他嘴里灌，把门牙都给弄活动啦。一壶酒满给灌下去啦。石禄这才站起来，看见小老道倒在地上，两只手直抓胸口，来回翻滚。少时七孔冒血，双足一登，竟自身死了。石禄把死尸又拉到北里间，放到床底下。说道：“小杂毛你们两个人，在此就伴吧。等一会我还叫老杂毛啦。”

此时天色已然黑啦，他来到外间，脱了大氅，摘下头巾，全放到皮搭子里，大声喊道：“老杂毛。”就听后面半天空中，好像打个霹雷似的，有人说了一声“无量佛。好一个大胆的石禄。”石禄一听，这个老杂毛他怎么认识我呀？那老道来到外院，说道：“石禄你出来！”石禄一分短把追风铲，用铲一挑竹帘，往南一闪身，转身纵出西殿。来到院中一看，那个道人，平顶身高九尺，汉壮魁梧。短衣襟小打扮，手捧一把青锋剑，此剑为纯钢打造，又宽又长。上身穿蓝缎色贴身小道服，青缎护领，绒绳十字绊，丝莺带扎腰，紧身俐落。青纱丝底衣，高腰白袜子，足下大云竹履。往脸上看，面似生羊肝，扫帚眉，斜插入鬓。黄眼珠子挂血丝，努於眶外。头戴混元一字巾，化木道冠扣顶，横别如意金簪。老道手持宝剑，往对面看对面石禄，见他身高有丈二开外，胸前厚，膀背宽，膀阔三停，长得威武。粗脖梗，大脑袋，面如紫玉，粗眉阔目，蒜头鼻子翻鼻孔，唇不包齿，七颠八倒，大耳相衬。高挽牛心发卷，前发齐眉，后发盖顶，压耳毛抓笔相似。青缎色贴身靠袄，青绒绳十字绊，有核桃粗细皮挺带扎腰。三环套月短把追风荷叶铲，那铲头不亚如半个车轮相似。铲杆鸭蛋粗细，纯钢打造。老道说道：“对面小辈，你可是石禄？”石禄说：“杂毛，你既知道，何必多问？你手中拿着那个小刀干甚么？”夏得贵说：“我来问你。”石禄说：“你问我甚么呀！”老道说：“你在前面不吃酒，喊我何干呢？有你家祖师父两个门徒，伺候於你，叫我何事？”石禄说：“那两个小老道，原来是你的徒弟。”老道说：“对啦，正是我的门人弟子。”石禄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桌酒席，全便宜了他们两个人啦，他们吃了，我才吃啦。那酒也是他们喝完了，我才喝啦。头一个叫他吃肉，他不吃，被我捏住他塞下一块肉去，一会功夫，一咧嘴，一蹬腿，七个窟窿一冒水，他就家去啦。第二个更好啦，他把酒全喝了，他也家去啦。”当时飞火燕子夏得贵，一闻此言，心中大怒，说了声：“好石禄，你竟敢将我两个门人治死，休走看剑。”说完举剑当头就劈，石禄一见，忙用左手铲一迎，老道抽剑回身就走。石禄用铲从后便扎，夏得贵用剑回身一找他脉门，石禄撤铲再进招。

想当年传艺之时，在阴天下雨，在罩棚底下，石锦龙叫他瞧闪，石禄一看一道亮光，锦龙问他：“你可看明白了？”石禄说：“我看明白啦，眼睛不敢瞧。”石锦龙说：“若在两军阵前，无论宝刀宝剑，若是一道寒光，那时你可留神，那是宝家伙，金钟罩可避不住。那时你用铲杆，可别碰他的刀儿，只要不放光的军刀，刺到身上不怕他。”说着伸手取过一口宝剑来，用手一比，说道：“玉蓝呀，你看此剑二寸五宽，二尺九长，此剑名为密松乌龙剑。此剑无光，这是一口宝家伙。”石禄见了，是谨记在心。今天他一见道人使的这口宝剑，自己就加上小心了。谁知一个未留神，剑尖划到石禄手腕子上，衣袖破啦。

手腕没怎么样。二人过招，也就有三四个回合，那老道用剑尖一指石禄，石禄以为他打袖箭啦，并不闪躲，原来道人所打，乃是个竹弩，哧的一声，就带着火打在石禄胸前。石禄连忙一摆头，打算把箭甩下去，谁知分毫也不动啦。老道一见，便将火鸡、火鸟、火球等物一齐打了出来。当时石禄一见，连忙左右的闪，休想甩下一个，这回成了火判啦。老道一声喊叫：“好一个小畜生石禄，我看你小子还往那里跑？今天叫你脱不开火烧死！叫你在火龙观丧命！横练也难逃火攻活埋！一来给我两个徒儿报仇雪恨，二来也给绿林除一大患。”此时烧的石禄，连声大喊，说道：“老杂毛，你是火神爷的孙子呀？为甚么竟是火呢？”夏得贵手提宝剑，往来看着他。

正在此时，忽听见北大殿房上，有人说道：“石禄哇，你还不逃走？”石禄说：“我往哪边走呀？”老道夏得贵闻言，往北房上一看，并没有人。他一回头，又听见有人说：“你快往南，下水去吧。”石禄说：“把我烧迷糊啦，哪边是南呀？”此时后房坡上老义士爷，看着连心，连忙说道：“你听见哪边有响动，你往哪边跑吧。”说完掀下两块瓦来，向山门一扔，吧吱一声响，石禄才明白过来，急忙转身，向山门便跑，来到界墙下，飞身纵了下去，下墙一直往南。老道不顾房上之人，他为给徒弟报仇心切，便追了下去，就见前边一片火光。那石禄跑到河边，跃身一跳，噗咚吃啦一声，就入了水啦。老道来到河岸，叫水手划船打下网去，好捞石禄。那打鱼小船闻言，便冲了过来，说道：“观主爷，您干甚么这样着急呀？”夏得贵说：“你们快撒网将我仇人捞了出来，我把他砍成肉酱。才解我的心头之恨。”水手闻言，说道：“跳在哪里啦？”夏得贵用剑尖一指，说道：“就在这里。”水手撒了一网，不见有人。第二第三，一连三网，全然不见。气得老道哇呀呀怪叫，跺脚捶胸。北边跑来厨子赵贵说道：“道兄，您把石禄烧得这个样子，量他也跑不了，可以将船湾到此处，等明日天明，再令人下水捞他尸身，也不为晚。”

书中暗表，原来厨子赵贵，他自从两个小道童走后，他出来看见石禄这匹马，很是可爱，知道是一匹宝马良驹。进屋中又去与老道作菜饭，忽听前边有了动静，他以为出了差事，便将灯熄灭，慢慢的出来。到了头层殿的夹道，往外偷瞧，见石禄成了火判啦。偶然听见大殿上有人说话，吓得赵贵一机伶。赵贵素常听人说过，若是有人动手之时，你可以在山墙之下，或是顺着界墙一爬，就可以保护住你的残喘性命。今天他就用着啦，后来看见老道追出石禄去啦，他才爬起，也随着出了庙，往南来啦，便告诉了老道那匹马值钱。老道也是无法，只可随他回来，进了庙关上山门。来到了西殿一看，石禄的皮搭子没有啦，一看屋中无人。四下里一找，后来就在床底下，将两个小老道死尸找了出来。夏得贵一见，是放声痛哭。赵贵说：“您不用哭，人既已死啦，不能再活

。只好等明天派人捞出石禄死尸来，将他乱刀分尸，以报此仇吧。”夏得贵这才随着赵贵出来，瞧看那匹黑马，一拐鹤轩的东夹道，再一看这里的角门开啦。老道急忙长腰来到小院，再看那匹马，是踪影不见，连忙退了出来。看见偷马之人，还没上马啦，正在下坡跟马在那里磨烦啦。就听那人说道：“马呀，马呀，你怎么不走哇？你家主人，险些叫人给烧死，要不是我刘荣赶到，你的主人被老道给烧死啦，那时我有甚么脸面，去夏江秀水县，石家镇去见我那贤嫂？”老道一听，原来是闪电腿刘荣。

书中暗表，刘荣他们出了都京，在半道上因为跟鲁清呕了口气，追下石禄来。他虽然贺号闪电腿，这套善恶图里，比刘荣腿程快的，就是左道长一个人，贾斌他全不是对手。不过人多快，要跟宝马比上，那就比不上啦。因此他们就单走啦。这一天刘荣走到一座小村庄，见一个茶摊。旁边有一个老头看守，他天一亮就到，不黑天不收摊，他对于往来之人，最为注意。一问他黑汉过去没过去？他就知道了。刘荣说：“好吧，”当时他往前走，到了白石桥一看，果然东桥翅那里有一个茶摊，道北有座龙王庙。有一个老道，在那里坐着。刘荣迎忙走过去，一抱拳说道：“道爷，我跟您打听一件事，您可曾看见有一个身高丈二的人，面皮微紫，骑一匹大黑马，马上有一个白皮搭子从此经过吗？”老道说：“施主，我倒是没看见。”刘荣说：“这股大道，是往济南去的吗？”老道说：“不错，是往济南去的。”刘荣一看，天色将黑，他伸手取出一把铜钱来，放在桌上，自己拿过一碗茶来，喝完，顺着大道往下追了来。将走了不远，忽然听见前边松林中有人喊道：“老杂毛啊。”刘荣一闻此言，心中大喜，原来是石禄喊哪，急忙跑到林中一看，见路北有一座庙，上前细看，原来是火龙观。他低头一想，心说哎呀，这是飞火燕子夏得贵的庙啊！他怎么到这里啦？想到此处，便来到西角门缝往里顺门缝一看，那匹黑马，正在里边拴着。他忙回头到了林中，将白昼衣服脱下，打开抄包，取出夜行衣，以及一切应用的，满全换齐。这才看四下无人，顺着东墙，飞身上墙去。正是后殿，正看见夏得贵提着宝剑，往前跑去，他连忙也跟了出来，到前殿一看，见石禄烧成火判啦，这才扔瓦指路，叫石禄逃走。老道追了下去，他下房进到屋中，满桌上酒菜全有，便将银针取出，往菜中一试，全是黑的。用布擦了去，再扎馒头，并无二色，知道无毒，这才拿了几个，收在兜子里面，出来又看见一人往前飞跑，正是厨子赵贵。刘荣忙到西小院，将黑马解开，拉到了角门外。那马一下坡，它不叫生人骑，正跟刘荣在那里捣乱。夏得贵追出，一看是他，遂说：“好一个胆大的刘荣，你敢前来偷走此马？”刘荣一见急啦，说道：“马呀，马呀，我可就这么一个招啦。”说完翻身上马，两腿一用力，这匹马如飞往东而去，直奔何家口。走到天光大亮，这才到了何家口。忙把马勒住

，翻身下马。一看这匹黑马，浑身不见汗，果然是一匹宝马良驹。马往那里一站，是昂然不动。他常上镖店，有许多骑马的，听人说过，马要打响鼻，此处必有屈死鬼魂。他用掌一推马，那马二次一打响鼻，那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此马的喜出望外，那才是小马乍行嫌路窄。

刘荣看见吉祥店，被烧成一片焦土，不由一阵发怔。正在此时，忽听前边有人说道：“拉黑马的可是我刘大叔吗？”刘荣抬头一看，不认得此人。遂说

：“不错，我正是刘荣。”就见那位公子跑了过来，双膝跪倒行礼。“小侄男杜兴有礼。”刘荣连忙用手相搀，说道：“这位公子，你认错了人啦吧？我并不认识你。”杜兴说：“那是您不认识我，您常上我们家里去。咱们爷两个未曾见过面，那时我在南书房念书，我全听我伯父说的。”刘荣说：“是啦。

”正想要开口问他，就听东边又有人说道：“前边可是闪电腿刘荣，刘贤弟吗？”刘荣忙往对面一看，有人手拉着两匹马，马上驮着褥套，此人正是过江龙杜凤。急忙上前参见，说声：“二哥在上，小弟刘荣给您叩头。”杜凤将他扶起，这才给他们叔侄致引。刘荣问道：“贤侄你叫甚么名字呀？”杜兴说

：“我叫杜兴，大家送我一个外号，小花麟的便是。”他们在此讲话。

书中暗表，只因杜锦杜林父子，离了杜家口日子多啦，不见音信。杜凤、杜兴爷俩放心不下，这天夜晚睡觉，梦见何玉从外进不言语啦，心中一着急，就醒啦。原来是大梦一场，第二天叫杜兴，说道：“孩儿呀，由打你哥哥与你伯父上何家口，至今不见音信。咱们父子在家也无事，顶好咱们父子也找了去，好在此地有杜家五狮子，有个旗子，就可以走镖。”就将梦见何玉之事说了一遍。

杜兴说：“待孩儿我出去将我大哥叫来，您把旗子交给片江狮子杜江，家中之事交与过江狮子杜万，叫他们弟兄五个人，代理一二。咱们父子带好军刀物件，赶奔何家口。一来看我伯父，二来为是查看我何叔父有无危险？倘若是

有事，咱们父子可以拔刀相助。”因此他们爷俩个收拾齐备。杜凤说：“杜兴啊，你到外面将你五位哥哥叫来。”杜兴答应。这才到了外面西村头，道南一家

门。上前打门，里面有人问道：“外面何人叫门？”杜兴说：“是我。”仆人

将门开了，说道：“原来是二公子爷，您有事吗？”杜兴说：“有事。我奉我爹爹之命，前来请我五位哥哥到北院，有要事相商。”仆人到里面一说，杜江、杜万

连忙出来，同着杜兴来见杜凤。当时杜凤便将家中之事，完全托与他弟兄。

杜凤说：“杜江、杜万，皆因你伯父与你大弟他们父子上何家口，一去未归。我放心不下。那天夜内，我偶得一梦，梦见你何大伯，哽嗓钉着一只镖。我不知是吉是凶？因此我要前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杜江说：“好吧。

你老人家尽管前去，到了那里或吉或凶，先给孩儿来一封书信。我弟兄好作准备。”杜凤说：“就是吧。”当时外边备好马匹，他们收拾好了军刀暗器

，一切行囊，这才从此起身。杜江弟兄送到西村头而回。

那杜凤父子，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天走到一个大镇店上，杜凤问道：“杜兴啊，你还饿不饿呢？你要饿，咱们可以买点蒸食。”杜兴说：“可以，孩儿此时倒不饿。”杜凤说：“好，待我下马买去。”说着进了村镇，拉马往里走，看见巷口上站着许多老少乡民。杜凤说：“乡伯们恕过啦，我就不必下马了。”说话之间到了一家蒸食铺，买了点蒸食，拉马出村，飞身上马。父子二人一齐连夜往下赶，这夜来到何家口东边，听见何家口，内已然金鸡乱唱，天快亮啦。杜凤说：“杜兴啊，前边就是何家口啦，咱们进去吧。”杜兴说：“好。”父子二人下马进了土围子。杜兴眼尖，早看见了刘荣，拉着黑马在正西站着发怔。这里高声一喊，他们这才会了面。

前文书已然表过，他们正说话之间，祥平店店门一开，老家人何忠出来了。一见刘荣，忙过去行礼。回身又见杜凤，连忙说道：“二员外爷，那阵香风把您父子给吹来啦。”杜凤说：“先不用说别的话，我来问你，你穿何人的孝服？”何忠：“我家员外有话，你到里面便知分晓。”当下他们一齐进到店内，与众人见礼毕。鲁清说：“杜二哥，您是见着请帖来的吗？”杜凤说：“我没见请帖，那天我夜间偶得一梦，梦见何大哥上我家去。哽嗓钉着一只镖，冲我一抱拳，令我与何报仇，因此我父子才一同前来。”何凯这才上前将一镖三刀之情，细说了一遍。杜凤说：“二哥，我且问您，山东何家口功名富贵成名，在中三亩园拿着普莲，逃走了二峰，您就不思索思索吗？不会令他们小哥们都交铠，您在店看守。八主贤王爱惜练武的，叫他们小弟兄们在那里去练武，可以得个一官半职。你我偌大的年纪，可还争甚么功名啊？您要在家中呢，大概我兄长不致於受人一镖吧？我那嫂嫂呢？”何凯说：“我等入都之后，将过三五天，有她娘家兄弟姜文龙姜文虎来到这里，将她母女接了去。咱们大家商量报仇这事。”众人正在谈话，外边有人来报，说又来了宾朋。众人出迎，到外边一看，原来是镖行十老。大家上前见礼。十老之外，有那水旱四个夥计，便将十四匹马，一齐拉到祥发店去，众人一齐进到店。蒋兆雄看见何斌穿着孝，便说道：“何斌呀，你与何人穿的孝呢？”何斌说：“我与我爹爹穿的孝服。”蒋兆雄说：“你们大家入都交铠，怎么不上镖店去一趟呢？”何凯说：“兄长呀，皆因王爷看的我们太重，所以在银安殿前试艺，没得功夫前去看望您去。”蒋兆雄说：“二弟，但不知我那大弟是得的甚么病死的？”此时何凯一闻此言，心中暗想：我若说出是受一镖三刀，他能把我抱怨死，因此不敢说出。此时杜林坐在外边椅子上，笑向鲁清说道：“鲁叔父，您看我蒋大伯面挂怒容，您赶紧过去讲话，我看他老人家这个情景，是知情认事。”鲁清一听也对，这才上前说道：“蒋兄长，您要问我何大哥怎么死的？有这么一件事

，您别说我何二哥啦，连我鲁清都没想到此处。您先不用说别的，咱们大家设法先将山东众弟兄请齐，一齐杀奔西川银花沟。凡是银花沟的群贼，咱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将云峰、段峰、普铎，三个人的人头、人心，拿回来祭灵。”蒋兆雄伸手把何斌的手腕揪住，说道：“孩儿呀，到了西川，那三贼若被别人拿住，你的英名中就付於流水啦。”他们正商量此事，鲁清说：“列位哥哥兄弟，我先拦您的清举，等我问一问我刘大哥。”遂说：“刘大哥，您拉的这匹马，不是石禄的吗？那么他上那里去啦？”刘荣一闻此言，便将火龙观火烧石禄以及抛瓦指路救他之事，说了一遍。鲁清说：“得啦，咱们该吃饭啦。”这才吩咐摆饭，众人吃喝完毕。外边有人来报，说：“兑城县莫家村的一千众人到。”大家出迎，来到店门外，那莫方师徒爷六个下马，与众人一同来到里面，认识的见礼，不认识的有人引见。莫方向四方观看，何凯说：“莫大哥，您找谁呀？”莫方说：“石禄没回来吗？”鲁清答说：“他没回来哪。”莫方说：“何斌呀，你穿的是谁的孝哇？”何斌说：“是我爹爹。”便将火焚店口之事，详细说出。莫方一闻此言，心中大怒，当时气顶咽喉，翻身跌倒。大家上前忙着拍搨捶叫，少时莫方缓了过来，一口浊痰吐出，才明白过来。鲁清说：“莫大哥，您不用着急，您来到此处，就问石禄回来没有？莫不成您见着他啦？”莫方便将吕登清抢亲之事，细细的说了一遍。遂说道：“二弟呀，我要看一看我二哥的尸首。”何凯说：“不成，是年长的全不许看。因为您与我兄长交情太厚，不许看是怕您见了尸身，心中更难过啦，那时太有伤贵体。”鲁清说：“谢斌、谢春、石俊章，你三人尽其师徒之情，何斌杀奔西川银花沟，刀劈云峰、段峰，子报父仇。万雄、李凯、燕青、莫陵、杜林、杜兴，你等要为你们长说那交友之义，拔刀相助，候等着石禄来了咱们好一齐动身。”不知众人等着石禄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刘荣一言指迷途 石禄树林劫裤子

如今且说石禄，他从火龙观逃出，一边跑那火是一边烧，不由心中生气，遂说：“好你个嘎吧嘬的老杂毛，你这个火真利害呀！所以跟上我啦！我下水去瞧你怎么样？说着跑到河岸，噗咚一声跳下水去，那火自然是灭啦。石禄来到水中，将火息灭，便三坐水从河底往西而去。那老道令人撒网，那里能捞着他呀？那石禄从此往西，自己心中所思，如今马也没啦，想到此处，用手摸左边的压耳毫没有啦，又一摸右边的压耳毫只剩了一半，不由心中一怒，把浑身衣服全撕啦，靴子也扔啦，来了个赤光光。提铲往西而来，他学的乃是江猪浮，自己在水底下直走了一夜。他在水中行走，与地上走一个样，直走到水中亮啦，他知道天也亮啦。急忙提气上来，换了一口气。往东一看，太阳尚未出来，踩水而行，水皮在他脐下，露着半截身。自言自语的说：“这个白灯笼，你

怎么还不出来呀？谁叫你从那边出来啦？我是上何家口哇，这够多远呀？”说着话长身一看，西边有一片树林。石禄浮水来到正西，那片松林是在南岸，到了切近，他上了岸。低头一看自己，倒是不大好看，连忙到了林中一蹲，用双铲一挡，心中暗想，只可等着有人经此过吧，他得脱下裤子来，给我穿上。不言他在松林等着劫裤子，忽听西边有人喊：“小六儿，天到甚么时候啦？你还不家去吃饭去？”石禄一听有人来啦，连忙一分双铲，跳出林外，说道：“你别喊啦，我没裤子穿，你脱下裤子来吧，小子。”及至到了林外一看，原来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石禄一见，忙喊道：“哎呀，是个老妈妈呀，我可不要啦。”一转身噗咚又跳下水中去啦，那老妇人一见，回身便走，吓得心中突突乱跳。自己暗想，这个人虽是粗人，他倒知三纲五常。倘若是个浑人，他一定的要我裤子穿，那时我也无法。我裤子被扒，叫老身我怎样的回庄呢？一边想着，便回到了阎家堡。到了堡中，便跟自己的儿子一说。他儿子名唤阎成，他一听说道：“娘啊，咱们家中有些个敷余旧衣服，可以给他送了去，我答报他对待您的礼处。”当下他妻王氏，从箱中找出一身月白布衣出来，一直来到林中。大声喊道：“那一个黑大汉，快快出来！我给你送衣服来啦。”到了林中一看，没有人。只可又喊了一声，那石禄在水中一闻此言，急忙出半截身来。说道：“小子，你送衣服来啦？拿来吧小子。”阎成一看，说道：“方才是你跟老娘要裤子来着？”石禄说：“对啊。老娘的衣服我不能穿。”阎成说：“好吧，你上来，这是老娘叫我给你送了来的，你上来穿呀。”石禄看他是男子，这才上了岸。接过来一伸袖子，连忙说：“阎子呀，你拿回去吧，要是有大个你再拿来，要是没有啊，那你就不用来啦。”阎成说：“是啦吧。”便拿着衣裤走啦，是一去未归。石禄只可在这里等着吧。

太阳平西，从西边来了一匹马。马上一位花白胡须达官，这匹马是干黄颜色，身高丈二，螳螂脖，龟屁股蛋。细七寸，大蹄碗。锥子把的耳朵，鞍鲜明。见马上这位老达官，此人跳下马来，身高有九尺，身体魁梧。紫微微的一张脸，渗白宝剑眉，斜插入鬓，通官鼻子。四字海口，连鬓落腮白胡子，白的多，黑的少。头戴青缎色软扎巾，身穿青缎色大衣。薄底靴子，斜披一件青缎大，上绣万福留云。飘带未结，鸭蛋青的里儿，肋下配定金背砍山刀。黑沙鱼皮鞘，真金什件，真金蛤蟆口，金吞口，蓝缎子挽手。那老者把马勒住，定睛观看，见面前这人，身高丈二，虎背熊腰，真是一条好汉子。可惜上下无有一根线，掌中一对军刃，太已眼熟。一时想不起来，遂问道：“黑汉你这是干甚么呀？”石禄说：“这是丧的。”那老者说：“丧不丧我不管，你是作甚么的？”石头说：“我是要裤子的。”老者说：“你穿裤子，穿裤干么啊？”石禄说：“你不给裤子，你把马给我，我卖马买裤子。”老者一听，心中暗想，我

保镖一辈子啦，有要银钱的，有劫东西物件的，真没听说过劫裤子的。想到此处，说道：“黑汉，你先等一等。少时我收捡收捡，能给你裤子就给你，不能给你裤子，也得给你马。”石禄说：“好吧。”说完那老者下马，收拾紧衬俐落。那石禄又回到松林，净等人家给他裤子。谁知那老达官收捡齐备，伸手拉出金背砍山刀来，说道：“黑汉，我到是打算给你，可惜我这个伙伴他不愿意。”说着用二指一指砍山刀，石禄说：“好哇，你要打算跳跳哇？那是白给。”老达官问道：“你叫甚么名字？”石禄说：“我姓走，名叫走而大。家住大府大县大村，树林子没门。你拿拉子呀，我不用啦。”说着将双铲扔到林中，老者以为他是个粗鲁人，原想用刀划他一下子，也就把他吓跑啦。想到此处，上前搂头就砍，石禄往旁一闪，伸手抓住了刀背，往怀中一拉，翻身跺子脚就登上啦。那老达官一时闪不开，退出五六步去摔倒在地，嘘嘘直喘。石禄上前说道：“老头儿，我没使多大的劲儿，再用力你就死啦。”老达官爬起，细看他那对兵器，一时想不起名字来。正在此时，西边又有马蹄声响，老者说：“你听西边有人来啦。”石禄说：“好哇，来了个年轻的我劫他的裤子，那就不要你的啦。”说着话石禄往西一看的工夫，那老者心中暗想，我今晚算栽啦，也罢，待我使毒招吧。想到此处拾起刀来，双手抡刀直奔石禄脑后砍来。石禄听见后面金刀劈风，他忙使了一个倒踢紫金冠，将刀踢飞。回身双拳就打，老者往后一闪，石禄使了一个裹合腿，竟将老者抽倒在地。石禄上前将老者按住，口中说：“你爬下吧，小子，这回非扒你裤子不可。”正在此时，西边那人到，往林中一看，不由心中大怒。原来有一黑汉，按着他兄弟啦。书中暗表，来人乃踏爪熊窦珍，被按的人乃是青爪熊左林。只因二人送镖回头，左林新买一匹马，他一时高兴，押马下来，弟兄才走单啦。今晚在此被人踢倒，窦珍赶到，大声说：“手下留人！”这才细问情由，石禄一闻此言，早跳出八九尺去，用目观瞧，窦珍问二弟：“这是怎么啦？”左林细说一遍。窦珍说：“咱们弟兄，保镖一辈子啦，还真没听说要裤子的。”左林说：“兄长可多要小心了，这个黑汉可扎手。”石禄一看，这个老头，身高九尺开外，胸前厚，膀背宽，面如古月，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头戴一字甜瓜巾，顶门一个茨菇叶，突突乱颤。身穿青缎色绑身靠袄，蓝缎护领，绒绳十字绊，蓝丝莺带扎腰，双叠蝴蝶扣，青纺绸底衣，鱼鳞洒鞋，蓝袜子，青缎色的通髻，用蓝绸子堆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结，露出水红里儿，肋下佩刀，大红缎子挽手，黑沙鱼皮鞘。青铜什件，真金通口。来到当场，问道：“黑汉你的裤子呢？难道说你从家里出来，就没穿裤子吗？”石禄说：“不但裤子没啦，就连马也没啦。小子你们两个人认识吗？”窦珍说：“认识。”石禄说：“这就好啦，我不要这个红的，我要你这条黑的吧。”窦珍说：“黑汉，你满口胡说！你要我的裤

子，我穿甚么呀？”石禄说：“你不会两个人穿一条吗？”窦珍说：“二弟呀，你我好了半辈子，还真没夥穿过一条裤子呢！”石禄说：“你们不会商量着穿吗？那么你们穿着裤子，我光着眼子吗？”此时窦珍细看他的兵器，忽然省悟道：“哎呀，二弟呀，他这一对乃是短把追风荷叶铲。”左林道：“对啦，不错是这个军器，这是石锦龙所使。”窦珍笑道：“是了，我也想起来啦，刘荣已将石禄请了出来啦，大半他们入都回头，他准是石禄。”遂问道：“黑汉，你姓字名谁？说出真名实姓，家在哪里？要那条我给那条。”石禄说：“要你那条黑的。”他一出世也就掉在晚辈窝里啦，一有胡子，就是长辈。要与石锦龙论左右的，那可太少啦。后套有一位八卦震乾坤赛九公，姓谷名叫谷凌川。那个是石锦龙的长辈。除去那位剑客，其余是平辈居多。这一来石禄可吃了亏，一见有胡子的，那就没的可说，不是叔父，就是伯父。今天他看见他二人，不由心中暗想，不用说，这两个老头，也跟咱爸爸有交情。怎么这么些个人跟他玩呢？听人家一问，忙说：“老儿，你们两个人有朋友吗？”左林说：“我们没有。”石禄说：“你没有，他有没有哇？”窦珍说：“我朋友倒是多啦，你说谁吧？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你说出来，我要认识，我就把裤子给你。你就报上真名实姓来吧。我们就把裤子给你。”说完二人是鼓掌大笑。石禄说：“我一说出，你们就得认识。”左林说：“你说吧，认识就给你。”他二人细看这个黑汉，压耳毫剩了一半啦，护心毛有长有短，不知是怎么回事。窦珍说：“二弟呀，这幸亏是一股背道，这要是在大道之上，往来之人是多的，那是咱们哥俩就算栽啦。”石禄说：“我住家在夏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姓石名禄，人称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窦珍一听，看他这对军刀，与他年岁相貌，准是石锦龙之子玉蓝儿。遂说：“二弟，我听说你们大家一同入都交铠，他怎么一个人走单了？这要是遇见莲花党之人，出了个鬼计，他遇了险，那刘贤弟他怎么对这石锦龙啊？二弟呀，我看此人，要真是石禄，就凭他这身横练，有个三五个，还真不是他的对手。”这才大声叫道：“你大半是玉蓝石禄吧？”石禄一听说道：“对啦，这你合适啦吧？”窦珍说：“我合甚么适啦？”石禄说：“你一知道我是玉蓝，那你就跟咱们爸爸有交情。”窦珍说：“你先不用说那些个，我问一问你，你可是玉蓝？”石禄说：“我不叫玉蓝，我叫石禄。我听大清告诉我说，除去我爹娘以外，谁要叫我玉蓝，我们两个就得跳一跳。”左林一听，不明白他这话。在他们一想，以为大清必是一条狗。遂问道：“大清咬你不咬？”石禄说：“咬我，每天咬我两回。”左林说：“他管甚么呀？”石禄说：“他竟给我们出主意。”窦左哥俩一听，这是鲁清。忙问道：“这个大清是鲁清不？”石禄说：“对啦，是鲁清。你别说啦，把裤子给我吧。”窦珍说：“你先等等吧，你说说家中还有甚么

人？”石禄说：“有咱们爸爸石锦龙，还有二叔石锦凤，三叔石锦彩。”窦珍一听，又问道：“还有一个石锦华，你可认得？”石禄说：“我知道，那是我四叔。”窦珍说：“你二叔三叔，你见过吗？”石禄说：“我见过。”窦珍说：“二弟，要提锦龙办事那可称第一，他亲弟兄三人，全在镖行做事，扬名四海。叫叔伯兄弟锦华，在家执掌一切。老四刀法利害，借着三个兄长的名姓，也在外保了些次镖，名气也不小。”又问道：“石禄啊，你有舅舅没有？”石禄说：“有，我舅舅是马子。”窦珍说：“怎么叫马子呢？莫不成他姓马吗？”石禄说：“对啦，听咱们老娘说过，马子是圆的。他手使一条鞭。”左林说：“是啦，一定是那单鞭将马得元，掌中一把算盘子鞭，专打金钟罩。”石禄说：“对，快把裤子给我吧。”窦珍说：“玉蓝呀，行路的人，谁能带着敷余的裤子呢？你回家见了我妹妹一说，我是窦珍，他就知道了。”石禄说：“我没有妹妹。”窦珍说：“你娘就是我妹妹。”石禄说：“你娘就是我的妹妹，你回去跟他一说，他也知道。”窦珍说：“你错啦，我妹妹是你娘亲。”左林说：“您那样跟他说，他还是不明白。”窦珍说：“你要是装糊涂，这条裤子我撕了也不给你。”石禄说：“大清说的，叫我小名，就得跟我蹦一蹦。”窦珍说：“你别听他的。”

说话之间，先将大氅脱上来说：“你先把他穿上。”石禄说：“这个不是裤子呀。”窦珍说：“你先穿上啊，谁行路还带几条裤子呀？”石禄只可接了过来，穿上一看，下边将到磕膝盖。遂说：“有咧，我不这么穿啦。”他说着又脱了下来。拿起底襟来，双腿伸在两只袖子里，当裤子穿。笑道：“嘿，拿一根绒绳来，我好结上。”窦珍当时又解下一根绒绳来，结好了，一摸后边还露着屁股。遂说道：“我还露着屁股呢。”左林说：“来，你再穿上我这件大氅。”说着便将大氅递了过来，石禄穿好了说道：“你们两个人到是谁呀？”窦珍说：“我姓窦名珍，人称踏爪熊的便是。”左林说：“我姓左名林，人称青爪熊的便是。”石禄说：“你姓窦，他姓左。我把你们两个人当面码儿吃了得啦。”左林说：“那叫甚么呀？”石禄说：“叫豆嘴吧。”左林说：“那成甚么啦？得啦，见着你父亲再说吧。”这便是看父敬子。只因锦龙他弟兄在江湖上交往太好，无一不佳，真是对待谁，也是忠信待人，不分厚薄，永远是一个样儿。那石锦龙作事，也是屈己从人，所以才维持下许多位宾朋。书说现在，当时他爷儿三个，拉马匹出松林，往上行走，直走到天黑，来到一座村口里面，找了一座店，拉马进去喊道：“店家。”当时出来一个夥计，说道：“这位请这里来。”说着话把马匹接过去，左林说：“你们有上房吗？”夥计说：“有。”便将马上东西物件取了下来，将马交与别的夥计，拉到后面。他便同到北上房三间，石禄将双铲放到西里间，对夥计说道：“二格呀，端菜捡馍

馍，我还饿着啦。”窦珍说：“夥计，你先来一桌酒席，给我弟兄打盆脸水来。”夥计给打来脸水，沏上了茶。那屋中石禄一个人一吃。窦珍看他狼吞虎咽的足吃一气，忙问道：“石禄你几天没吃饭？”石禄说：“从昨天晚上就没吃。”窦珍说：“怪不得啦。”他吃完了之后，左林老哥俩才吃。吃完之后，问好夥计，便出去买了一身衣服，拿回来叫石禄穿上。石禄不穿，左林又出去买了一身来，他还不穿，左林说：“谁知道你穿甚么色的衣裳呀？”石禄说：“荣儿知道。”窦珍说：“荣儿姓甚么呀？”石禄说：“我还不知啦，老娘说的，差色的衣服我不穿，得啦，我就穿这个吧，咱们口子上再说吧。”当下窦珍将两身衣服包在一处，店饭钱还清，应用物件拿着，三个人往外行走，上大道直向何家口而来。三个人晓行夜宿，这一天到了何家口。左林到了镇里一看，有座火场，窦珍一发怔，三个人在呆着，莫不成吉祥店被火焚化了吗？此时那祥平店店门就开啦，姜文龙来到外面，东西一瞧，看见正西站着左林窦珍，连忙走了过来，说道：“二位仁兄在上，小弟文龙与二位兄长行礼。”左林忙说：“大弟请起，不要行礼，我来问问你，这吉祥店怎么失了火啦？”姜文龙说：“二位兄长，您请到祥平店里面一叙，此地不是说话之所，您千万别着急，到了里面便知分晓。”当下他们四个人进了祥平店。关好了店门，来到里面，认得的大家见礼，不认得有人给引见。刘荣一看石禄也回来了，心中大喜，知道他没有差错，一来对的住石家，二来对的住这马。遂问道：“玉蓝，那天你从庙中逃下水去，怎么到如今才回来呀？”石禄说：“我在树林子劫裤子穿来着，碰见豆嘴啦，这才一同回来。”鲁清说：“刘大哥，您快去与他买一身去吧。”刘荣点头，便将石禄带了出去。先去洗完澡，然后来到铺中，买好衣裤等件，一齐回了来。刘荣便将大氅及绒绳，还了他二人。窦珍说：“得啦，我这个大氅不要啦。”鲁清过来说：“老哥哥您为甚么不要了？”窦珍说：“他把我大氅当裤子穿，我还要他作甚么？”左林笑道：“刘大弟你有所不知，我大哥因为那脖子领窝正在他裆中，看见不好穿啦。”鲁清哈哈一笑。说道：“窦大哥，您今年多大年岁啦？”窦珍说：“我今年七十有八了。”鲁清说：“您跟石锦龙有交情没有？”窦珍说：“不但与他神前结拜，与马得元也是亲弟兄一般。”鲁清说：“还是呀，拿他不是当自己亲儿女一个样吗？再说石禄是个童子体，横练在身，他没跟女子接近过，您穿上还给他压岁数。”窦珍一听，这才穿好。杜林在旁笑道：“鲁大叔哇，这个大衣，还会变戏法哪。”鲁清说：“得啦，杜林，你别给他们爷儿俩对汤啦。”杜林说：“石大哥，您瞧见没有？变了大脑袋瓜啦。”石禄说：“豆嘴，小棒捶跟我说啦，管你叫大脑袋瓜。”他一回头，看见了杜兴，忙说道：“小棒捶，他是谁呀？”杜林说：“他是我兄弟。”石禄说：“那我管他叫一对小棒捶。”正说着，何斌

从外面进来，身穿重孝，遂问道：“何斌，你为甚么穿新衣服啊？”何斌说：“好吗，我别这样穿啦，要照这个样的穿，那我们家就全完啦。”鲁清说：“列位先压言，二位仁兄先别着急，您就别抱怨我二哥啦，事已至此，那咱们就想正经主意吧。”左林说：“何斌呀，你就上前给你鲁大叔跪倒磕头，叫他替大家设法，累碎三毛七孔心，我等弟兄，听他的调遣，好入西川，与你爹爹报仇雪恨。可是我等看一看我大弟尸首哇。”鲁清说：“您不用瞒，不但是您一位，是来的主儿，我全满没叫看。”窦珍说：“怎么不叫瞧呢？”鲁清说：“因为他生来维持太好，谁跟他全有过命的交情，谁一见也得背过气去，那时叫了过来，容易受伤，倘若有一时不便。”

石禄说：“大清啊，大何那里去啦？”鲁清说：“诸位我与石禄说话，你们诸位可别打忿。”遂说：“石爷，大何你想不想？”石禄说：“我想大何。”鲁清说：“你认得峰子？”石禄说：“我认得峰子，不是大峰子二峰子，不是跟莲在一块吗？”鲁清说：“是呀，不是被你抓住的吗？”石禄说：“是呀。

”鲁清说：“咱们大家带着莲一进京，那二峰子奔了川啦，把莲的兄弟给叫来啦，峰子拿冰钻把大何给咬啦，铎才拿拉子给拉啦。”石禄一闻此言，气得他擦拳磨掌，忿恨不已。说道：“清儿呀，我得看看大何，他不理我，我上西川找他们去。”鲁清说：“你不用看，大何叫他们给咬睡啦。铎说啦，不叫大何理你，他要一理你，铎还拿冰钻咬他。”石禄说：“那么我叫大何，大何就不理我啦？”鲁清说：“对啦，那个铎说的吗，不叫他理你。”石禄说：“我得瞧一瞧大何。”鲁清说：“诸位，是咱们年轻的可以奔北里间，年长的可千万别去。”又叫姜文龙贤弟，可将北里间窗户打开。文龙答言，当时将上边窗户支开，下边这扇也摘了下来，大家这才来到西房。

朱杰、电龙他二人紧行几步，赶奔西房。石禄一回手，说：“小子，你们是干么的？”鲁清上前说道：“石爷他可不是外人，他跟咱们爹有交情。”石禄说：“他们叫甚么玩艺呀？”鲁清说：“这位是朱杰，那位是电龙。”石禄说：“他们两个人认识大何吗？”二人说：“认识。”石禄说：“朱子、电子，大何跟我好，我叫大何去。”说着话他先到了北里间，上前将蒙头纸拉了下来，看见哽嗓间，有一个血窟窿，他连叫了三声：“大何呀！大何呀！”他在屋中一叫不要紧，外边上年岁的达官，跌倒了一片。鲁清说道：“石爷你别叫啦，大何不敢理你，他一理你，西川银花沟的普铎，就拿拉子咬大何。你看这个，他是叫峰子给咬的。”石禄抱着何玉的死尸是放声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是年轻的主儿，全落了泪。急得大家是擦拳磨掌，杜林说：“鲁叔父，您把我石大哥安置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好擗叫。”那些位年老之人，当下将石禄劝住。外边众人擗叫老少的达官，通盘安置齐毕。杜林说：“列位叔父伯父，咱

们大家想法给我何伯父报仇也就是啦。”大家俱都点头。鲁清在屋中说道：“石爷，你可别哭啦。你一哭你看外边大家满全掉眼泪，大何与蜂子咬睡啦。”石禄抱着何玉的脑袋，说道：“何呀何呀！你可不理我啦，大清啊，你可带我找铎去，为甚么大家不在家，就把大何给咬啦？”鲁清说：“那是一定，我带你找铎去！”说话之间，遂将蒙头纸给何玉盖好，一切整理齐啦，说道：“石爷，咱们大家上正房说话去呀。”鲁清一碰面，就知道石禄是个实在人，对待谁全是真心实意，并没有虚情假意。石禄说：“等一会吧，我想何，何跟我好，有甚么好吃的，何都给我吃。”鲁清说：“大何给你吃，二何还给你吃哪？”石禄说：“大何我没看着就叫铎给咬啦，这个二何我得看着点吧。”鲁清一看，他是不走了。遂说：“何二哥，您在上房叫他吧，不叫他不走。”何凯这才叫“玉蓝”，石禄说：“是啦”，这才出了西屋。大家一同来到上房，何凯说：“玉蓝呀，你想我哥哥不想？”石禄说：“你哥哥我不想，我想大何。”说着话一转身，一把揪住了鲁清，说道：“大清呀，你带我找铎去！我看见铎把他抱住，你们大家必须拿拉了跟冰钻咬铎，非把他咬睡啦不止啊。”何斌说道：“鲁叔父，这如今我石大哥已然回来啦，接请帖的已来啦，没接请帖的也到啦，您得出主意。往上说我叔父伯父，全跟我爹爹神前结拜。我兄弟哥哥捧我何斌一场。够奔西川银花沟，杀普铎报仇雪恨，咱们众人满全来到此处啦。可是那一天起身呢？”鲁清说：“何斌呀，此事可不要忙，忙中有错，咱们人是多的，那一个主意高，从着那人的。再说咱们从此起身，杀奔银花沟，人多势众，风声也大，咱们全走啦，你说这里留人不留？又应当留那一位呢？再者说上年岁的全跟我何大哥有交情，你说应当留下那一位呢？谁要在何家口等着，那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吗？这个说这个，那个又说那个。”鲁清说：“你们大家有千条妙策，我有一定之规。那莫家村的小哥五个，你们是小哥七个，你们大家在一处，可以商量商量怎样的办法，你们大家商量好了再说。咱们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谁的主意高，使谁的主意。”说完他转身往外。“你们大家在一处商议，待我出去散逛散逛，我心内乱成团了。”他们大家在一处商量。

鲁清一个人出来，先到东村头看了看，又走到西村头，火场上看了一遍。忽然抬头一看，东村外跑进一匹马来，马上一人。鲁清心说：原来是我的仇口来啦。他虽然是我的仇口，因为我不是他人对手，可是他与我兄长神前结拜，凡是不得实惠的主儿，多好说朗言大话。他曾在我面前说过。不论他项长三头，肩生六臂，无论是谁，也踢不了我一个跟头。手按地，我花面鬼就信服他。今天我非阴他一下子不可。看他骑马过去火场。鲁清不由的鼻子眼里一哼吃，说道：“佟大哥，你跟我有仇，难道说你还跟我何大哥有不合吗？”花面鬼佟豹一

闻此言，连忙拨转马头，来到切近，翻身下马，笑道：“鲁贤弟，你在此作甚？”鲁清说：“不怨人说，不跟你们边北的人交，就因你们有一种不好的毛病，永远是事在人情在，人不在立时就不理。”佟豹说：“你这些个闲话，朝谁说啦？你这个话从那说起呀？”鲁清说：“佟大哥，那么您看见这里有片火场，您怎么骑马就过去啦？这不是新印吗？你怎不问一问呢？”佟豹说：“鲁清，你是不知，人要是一结拜，就应当人不在义还在，皆因你在此站着，所以我没下马。”鲁清说：“你别借台阶啦，你跟我姓鲁的素有挟仇，可是与姓何的，当然没有哇。因为我那何大哥招不出来这个，佟大哥您与我何大哥神前结拜，真是灭不了神灵！我何大哥的魂灵，缠着马的四条腿。”书中暗表，佟豹是从家中起身，是赶奔兖州府送镖，将镖行之事，交好了杜家五狮子，他才起身。那镖走的是水路，送到兖州府北门外，同纪绸缎庄，完全是反货。他临行时问：“杜万，你大叔二叔呢？”杜万说：“上何家口啦。”佟豹说：“你们把把镖船拴系齐毕，将车送回佟家庄，我直奔何家口。”杜万点头。花面鬼这才骑马走，一路之上无事到了此地，才遇见鲁清。二人正在此相谈。佟豹说：“鲁清，你怎么说我何大哥阴魂缠绕我呀？”鲁清说：“您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佟豹说：“我是真不知道。”鲁清说：“何大哥死啦。”佟豹说：“得甚么病死的？”鲁清说：“我们大家进都交宝铠，你知道不知道？”佟豹说：“我也不知道。”鲁清说：“我们入都走后，正北十三川，执掌川口的人，是贵地人。他带着一个书僮，此人住在吉祥店里，那时就是何大哥一人在家，那人夜间要吃茶，何大哥便叫夥计给烧茶。那人说我们不洁净，叫他书僮去烧水，那个僮儿才十几岁，焉能有用呢？厨房的柴草，他一个弄不俐落，要出个错啦，那可怎么好啊？边北之人说：不要紧，他要是把店给你烧啦，我给你盖一片楼房。后来就叫小僮去烧水，我说佟大哥，您说巧不巧？真是失了火啦，所以落了个火场。您看这个边北之人还真没走，我何大哥叫他赔。此人手使一对短把追风铲，跟石锦龙使的一个样。边北之人说：“你们这里不是何家口吗？何大哥说：是。那人说：此地有个为首的，姓何名玉外号人称分水豹子。何大哥说：不才就是我。那人说：好，我正要找你们过一过家伙。当时两个人动了手，那人打出一个卧看巧云锁喉镖，就把咱们何大哥给打啦。咱们何大哥在世之时为人，大家老乡，用绊腿绳将此人捉住，绳缚二背。后来我们交铠回头，全叫他给数啦。人家还说出无论哪一位，若说出我是哪一川，哪一寨的，道出我的名姓，那时我立刻任凭你倒缚二背与何玉祭灵。”佟豹说：“鲁清，此人在这没有？”鲁清说：“在这里啦。”佟豹说：“他若在这里，你去把他叫出来。我与他分上下论高低，我将此人捉住，好与我何大哥祭灵。”鲁清说：“佟大哥，这也是何大哥的阴魂，才将您引到，我们正要遣刘荣前去请

您去呢，此人的武功特好。”佟豹一听，连忙收拾紧衬俐落。鲁清说：“大哥呀，我可是无名之辈呀，跟他比可到不了一处，您可跟我面前夸过海口，谁也不是您的对手。”佟豹说：“那是当然，除去我大哥石锦龙、左道长等几个人外，我这

话说大啦。无论何人，也不是我的对手。”鲁清说：“是呀，您在此等候，待我把他叫出来。”

说完了他回到祥平店，到了里面，见了众人问道：“你们大家参酌好了没有？我今天有个仇人，可跟我何大哥神前结拜，我非阴他一下子不可，阴完了我还让他拔刀相助。”徐国桢说：“鲁二弟，你又阴谁一下子？咱们可正在用人之际。”鲁清说：“不要紧，徐大哥您尽管放心，这个主儿与我何大哥过命。

”徐国桢说：“要是过命，那就不必阴他。”鲁清说：“您不知道，他太拗，非得阴他不可。”徐国桢说：“刘贤弟，你出去看看去是谁？”刘荣转身形往外走，来到影壁头里一看，原来是花面鬼佟豹。心说：原来是他呀？这个人可实在是拗，这回非让他碰个硬钉子不可。鲁清追出来，说道：“刘大哥您可别管，咱们这一片人全让他给数啦，佟大哥的武艺，比咱们全高，为甚么不给咱们出一出气呢？”佟豹在前场见了刘荣，过去跪倒行礼，后来因为他劝过刘荣一次，佟豹恨上他啦。从那次见了刘荣，不行大礼啦，就是一抱拳，骑马全不下来。今天见了也是一抱拳，说道：“刘大哥少见哪。”刘荣说：“对啦，今天咱们就见着啦。”鲁清说：“刘大哥您躲，我佟大哥要再不是他的对手，咱们大家给他个拨盘儿。”刘荣一闻此言，连忙往旁一躲，此时众人往外。石禄在前头，将一拐影壁，就瞧见了。石禄嚷道：“这个花大脑袋可好？”鲁清说：“你认得此将？”佟豹心中所思，我真没见过此人？鲁清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姓。我跟他的书僮打听出来的，此人叫赛石禄。”

石禄一看他咬着牙，拧着眉毛，瞪着眼，遂说道：“花大脑袋，你还要跳一跳吗？”佟豹说：“不错呀，我到是要跳一跳。小辈你叫甚名？快报上名来！”石禄说：“小子，你别问我的名姓啦，你赶紧家去吧。”说到此处，上前提手一，拳奔面门，佟豹往旁一闪身，右手一刁石禄的腕子，石禄手往后一撤，右手往外一劈，就把他的腕子给拿住啦。佟豹一见心说：“我输啦。”此时石禄刁住了他的腕子，往怀中一带，口中说道：“花大脑袋，您这个样的能为，还敢横啦？”说着往怀中一拉他，右腿往前伸，使了一手顺手牵羊，佟豹再想躲他这个腿，可就晚啦，他的腿被石禄给挑起多高来，摔在就地，连忙爬起，奔他马而来，要打算拿他的熟铜棍。此时单鞭马得元一见，急忙上前，说道：“佟贤弟且慢，你不认识此孩吗？”佟豹说：“马大哥您可别管，这个跟头我栽不了。”马得元说：“你栽不了这个跟头，栽不了的多啦。”鲁清说

：“马大哥您不必管，非得叫他跟头栽到底，他就认可啦。”佟大哥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一个朋友之子，别说你一个佟豹，你有三四个，也不是对手。你拿着军刀，也不是他人对手。”佟豹说：“鲁清，冲你这么一说，我佟豹跟他没完。我自从出世以来，到处没输过势，马大哥您今天可别管啦，不论有多大的交情，我们也得斗一斗，到叫小辈鲁清看一看。”马得元一想，心说：你这个人真叫固执透啦，自己只可长腰纵到一旁。说道：“鲁爷，你告诉他别把他制睡啦。”鲁清说：“石爷，把他弄睡啦。”马得元说：“鲁清，你跟他有多大仇恨呀？”鲁清说：“列位别管，有一位算一位，谁要与我不合，我非叫他掉在我的话把底下不可。”石禄说：“清呀，给他弄两半行不行？”鲁清说：“行啦。”佟豹把熟铜棍合到手内，来到近前是搂头就打。石禄一看他熟铜棍扬起来啦，连忙用右手一推他的棍尾，左手一推腕子，左手早将棍接着啦。口中说道：“你拿过来吧小子。你拿棍打我，”当时将棍夺了过来，扔在就地，上手一扒他肩头，说声：“你爬下吧小子。”佟豹站脚不住就爬下啦。石禄一偏腿就骑在他身上啦，说：“小子，我非把你脑袋摔下来不可。”说着话他双手抱着他的头，那佟豹忙用双手抱住他的胳膊。大家一见，遂一齐说道：“玉蓝，这可使不得！”鲁清急忙来到近前，说道：“石爷慢着，这个花大脑袋，跟铎长得一样，你赶紧起来。”当时石禄就撒了手，站起身形，那佟豹也爬了起来。鲁清一看他脸上成了紫茄子啦。他面上竟有那花斑，作事又急又暴，故此人与他起个外号叫花面鬼。鲁清说：“佟大哥您在我面前说过，没有人能踢您一个手按地，我说今天您这是怎啦？”问得他无话可说，马得元上前说道：“佟贤弟，皆因你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是跟咱们说这个话的主儿，那全是咱们至近的朋友，不是至近的人还不劝咱们啦。从此往后，咱们弟兄是一年比一年岁数大，名姓全立住啦。是咱们肩左肩右的弟兄，全有晚生一辈。门户正是晚辈，踢咱们一个跟头，脸上都无光。若是被那不正当之人，踢了咱们一个跟头，那你我的名姓，就付与汪洋大海了。兄弟你们爷两个不认得？”佟豹说：“我不认得小辈。”马得元说：“你可知道我的至亲？”佟豹说：“我认得。”徐国楨说：“这是石锦龙的次子，乳名玉蓝，名叫石禄，外号穿山熊便是。”马得元说：“玉蓝上前给你佟大叔父磕头。”石禄说：“给花脑袋磕头啊，我不磕，谁跟我好，他让我给谁磕，我才磕。”马得元说：“谁跟你好哇？”石禄说：“大清跟我好。他叫毁谁我毁谁，叫我给谁叩头，我给谁叩头。”马得元说：“鲁爷你让他给佟爷陪陪礼。”鲁清说：“佟大哥，你从此还记恨石禄吗？既然跟石锦龙有交情，与马得元不错，大概你也不能免。凡是你我神前结拜的弟兄，一来腰腿灵便，二来拳脚纯熟，再者说，佟大哥呀，天下武术是一家。为人千万可别太狂，休要艺高人胆大，今天我鲁清劝您

，从今往后您改过吧，有您好大的便宜。老是瞧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一个，四山五岳练武术的，比你我能为高强的主儿有的是。您问一问列位老哥哥，我跟他们大家说的是甚么言语？您要是不看在我兄长面上，我早就死在您的棍下啦。不过您打的全是那些无名之辈，遇见一点有名的人，那您得甘拜下风。大家劝您全是为好，因为您处正无私，也有好的地方，为人都有前思后想，要是瞧您对待我那个意思，今天多少也得叫您挂一点伤。我念其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就差一个娘来养。有能为的主儿，以武力来降人，欺压于人，要像我们这无能为的主儿，难道说，就应当死在你们手里吗？我也不是得理不让人，你们是一勇之夫，终无大用，我鲁清是逢强智取，遇弱活捉。”马得元说：“佟贤弟，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我店中一叙。”

当下众人一齐回到店中。有人接过马去，刷饮喂溜，马俊忙上前将棍接了过去，众人进屋中，他一看何斌穿白挂孝，佟豹刚要追问，鲁清说：“何斌暂且别多言，现下我鲁清瞧他这个形景，他要记恨前仇。”遂说：“列位老哥哥，我必须看在我哥哥面上，给我佟大哥陪一陪礼。您与我兄长神前结拜，您就如同我亲哥哥一个样，您平素暴躁我几句，我并不怀恨。您与各位老哥哥，俱有来往，我鲁清在众位之中，您打听打听，是谁的小菜碟儿？而今您栽到石禄手里不算栽，您先受我一拜。”说着上前跪倒行礼，佟豹忙用手相搀，说道：“二弟请起。”鲁清说：“求您看在我哥哥的面上，宽恕于我，我还有事拜托于您。”佟豹说：“有甚么事你说。”鲁清说：“我兄长与您神前结拜，您到我家与我娘亲拜寿，我兄长送您一走至今未回。您可知晓此人生在何处？在与不在？”佟豹说：“我也不知。”鲁清说：“何斌你快上前与你佟叔父磕头，此时咱们用人之处甚多，求他也得拔刀相助。”何斌说：“是。”忙上前跪倒，佟豹说：“何斌你与何人穿孝？”何斌便将他们大家入都交铠，逃走二峰，勾来普铎，治死何玉之事说了一遍。当时恼了佟豹，他说道：“何斌，你快商量哪天起身，好杀奔西川。以后不准他们莲花党有一个贼人再来山东扰乱，你我众人还没齐吗？还缺少哪路的宾朋？”何斌说：“现下见请帖的也来啦，不见请帖的也到啦。”鲁清问道：“你们小哥几个可把主意拿定了？”马俊、石俊章等说道：“鲁叔父，我们已然商量好了，还是杀奔西川去。”鲁清一看，就是杜林一声不言语，连忙问道：“杜林啊，你还有甚么心意吗？”杜林道：“鲁叔父，我与他们大家俱无真正好主意，全是一勇之夫，心太粗。”鲁清说：“杜林，要依你之见呢？”杜林说：“我说出主意来，你们大家想，要是我的主意不高，那我听你们的，可别落在我的话把底下。”鲁清说：“杜林，你说一说明我听。”杜林说：“这个火龙观，是在咱们山东省，还是在西川呢？他是离着这里近呢？”刘荣说：“离着咱们何家口近。”杜林说：“离这

里有多远？”刘荣说：“不到两站地。”杜林说：“既然不远，那咱们是先扫灭火龙观，一来给我石大哥报了仇，二来先把众贼聚会之处平啦，三来可以保何家口高枕无忧。”鲁清说：“杜林，到了西川，不知道三寇窝藏在何处，咱们到西川空山一座，岂不是大家白去一回？”鲁清说：“火龙观的群贼，他们知道咱们上西川啦，那时他们来到何家口，烧杀砸碎，人家把仇报啦，远走他逃。咱们从西川回来，再拿群贼，那就难啦。杜林，你既然提出火龙观来，我指你一条道，你敢走吗？”杜林说：“鲁大叔，你划出一道，我当河走，吐一口吐沫就是水。既然指到我这里，我若不去，那我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枉为男子。武圣人门前弟子，没有软弱之人。生来一个人，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呢？我替我爹爹尽其交友之道，我与何大哥说起来，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吗。我要是死到火龙观，那西川路我就不上西川啦，再说，我这些位叔父伯父，能够叫我白丧命不能？我死在九泉之下就是我老爹爹无人照管。”杜锦、杜凤一听，别看杜林人小，他在人前真敢说这么一句大话。杜林说：“鲁叔父，有甚么主意，您说吧。”鲁清说：“刘大哥，那火龙观是哪路的贼寇？刘荣说：“是边北的贼寇，左右手能打火箭，两只胳膊，能打盘肘火弩，凡是打出来的暗器，俱都挂火，这种暗器利害无比。列位，我鲁清要委派哪位，哪位有推托不去的没有？”大家一齐说：“没有。”鲁清说：“好。谢春呀，你拿钱去到对过，买一身蓝布衣服，白布袜青鞋，可着杜林的身量，要蓝串绸的。”谢春答应，拿银钱到了外面，少时买了回来，交与鲁清。鲁清接过衣服，叫杜林到了西里间，说道：“杜林呀，你二叔与你兄弟不来，我是束手无策。你先把你那身衣服脱下来，把这件衣服换好。你要到了火龙观，要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一定可以成功。”

杜林连忙点头答应，将衣服换好，走出明间。杜锦说：“杜林呀，你换了这身衣服，你鲁叔父派你上那去呀？”杜林说：“派我上火龙观，前去盗那道人的暗器火药。”杜锦一闻此言，不由长叹了一声，杜林说：“爹爹这个地方，您别着急，孩儿我说一句大话，要是小瞧咱们爷们的主儿，这个地方他不敢去。咱们跟莲花党之人是冰炭不同炉，如今前去观中，盗贼人的暗器是八成准死，两成活路。我鲁叔父说出来，我若是不敢去，咱们爷们的瘸脚腕叫人家拿着啦。爹爹您尽管放心，我倘若命丧火龙观，认母投胎，过十六年，我还是这么大。”此时杜锦也是犹疑不定，何凯说：“杜林呀，你别一个人去，要去咱们大家一块儿去，把他叫出来。”杜林说：“何二伯，那可不成，那不是打草惊蛇吗？那老道也不是三拳打不透的贼人，此老道也很扎手。”杜锦说：“鲁贤弟，我们父子可没小瞧你，你别拿我儿送礼。”鲁清说：“杜大哥您只管放心，杜林若有个一差二错，兄嫂有归西之时，我鲁清代替于他。这话还让我说甚

么？我二哥不来，杜兴不来，我也没有这条计，谢斌、谢春、石俊章，你们哥三个到外边去找一匹废物驴来，只要能走就行。”谢斌说：“要找一匹驴能成，双盛永杂粮店，他有一匹套磨使的，要用可以换下来。”鲁清说：“好吧，你们去把它换来吧。”

谢斌出去拉了一匹好驴，去到双盛永杂粮店。问道：“掌柜的在铺子里啦吗？”夥计说：“在哪，你老有甚么事？”谢斌说：“这里有匹驴，你们把那匹驴换出来，我们借用一下子。”掌柜的说：“你们借那匹废驴干甚么呀？”谢斌说：“有用处，这匹就归你们啦。”掌柜的知道他们必有要紧的用，这才将那匹拉出来，两下里交换了，谢斌便拉回来。说道：“鲁叔父，您看怎么样？”鲁清说：“可以。”当时教给杜林几句话，叫他捎上一个口袋，装上点银子，又拿点铜钱，前去如此如此，便可成功。”杜林说：“鲁叔父，您指出我一条道路，我就得走。不过有一点，要叫我一个人去，到了那里去送死，我可不去。”鲁清说：“那是当然，我们大家也一同到那里，现今也不能叫你一个人单走。”正说着话，谢斌又从外边买来一身月白裤子，交给鲁清。鲁清接过来说道：“朱二爷呢？”朱杰说：“甚么事？”鲁清说：“你把这身衣服换上，军刀暗器全带好，随同他前往。再让电贤弟当劫道的，只要老道一出来，这条计就算使上啦。”又叫道：“徐国桢、蒋国瑞、李廷然、左林、窦珍、丁云龙、姜文龙、姜文虎、何凯、杜锦，这十个人别去，看守祥平店。何斌别去，你在店中守灵。其余大家，是一拥而去火龙观，拿老道不费吹灰之力。朱杰、电龙、与杜林，吃完饭，将一切应用的物件拿齐啦，大家也一齐的从这里起身，全不带马匹。”鲁清说：“刘大哥，在火龙观的东边有个村子没有？”刘荣说：“有。”鲁清说：“离着越近越好。”众人往下，一日两，两日三，这天天到平西，来到一个村子。他们将一到东村头，由西边出来一位老者。鲁清上前说道：“贵宝庄叫作何名？”老头说：“叫做赵家坡。”鲁清说：“村中可有店口？”老者说：“有店口，路南路北全有店口。”鲁清与老者道谢，大家这才进了村子。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鲁清打店赵家坡 杜林设计盗火弩

话说鲁清等众人，向老者打听好了道路店口，众人这才进了村子。来到中间，路北有一座招商店，上有横匾，是义聚店。鲁清喊道：“店家。”当时从里面出来一个夥计，说道：“您几位住店吗？”鲁清说：“不错，正想住店，可有上房？”夥计说：“有。”说着他一看众人，全有军刃，也有拿着的，也有身上佩带的，又有穿长衣的，也有穿短衣的，老少丑俊不等。他心中一动，连忙改嘴道：“客官，我们这里没有闲房。”鲁清说：“你千万别拿我们当匪人，我们全是五路保镖达官。我们大家不是行侠，就是作义，专好打个路见不平

。”夥计说：“众位大太爷，您这里从那里来呀？”鲁清说：“我们大家是从何家口来。”夥计说：“您要是何家口，无论老少的达官，我得认得一两位的。”谢斌说：“夥计，是何家口的，你就能认识吗？”夥计说：“我倒是认得一位两位的。”谢斌说：“你认得谁呢？”夥计说：“何家口的二员外爷我认识。”鲁清一回头看没有何凯，夥计说：“您贵姓呀？”鲁清说：“我姓鲁名清。”夥计说：“你的名姓，我听着到是耳熟。不过有一样，咱们二位没会过。”鲁清说：“你问的根根切切的，莫不成有甚么惧怕之处吗？”夥计说：“鲁大达官，您把话可听明白啦，我在柜上吃工钱，就得与人消灾，不能把房子租与匪人。”石俊章说：“夥计，这个倒不要紧，我弟兄三人是何家口的少达官。”刘荣说：“你姓甚么呀？”夥计说：“我姓赵。”刘荣说：“赵夥计，你们要是有闲房，就可以说一声，我姓刘名荣，外号人称闪电腿。”夥计说：“您诸位全是一块儿的？”刘荣说：“对啦，全是一块儿的。”夥计说：“那么您诸位往里请吧。”当下众人来到里面。佟豹说：“夥计，你们写出一个纸条去，此店不卖外客。”夥计答应，将众人让到北上房，出来将驴拉过，他一看原来是一头瞎驴。先将褥套拿进屋中，然后将驴拉到槽上去喂，与众人打来脸水茶水。鲁清等众人净面吃茶。鲁清问道：“夥计，从你们这里往西，还有村子没有啦？”夥计说：“有。您诸位是上那里呀？”鲁清说：“我们全上火龙观去。”夥计一听，连忙跪下啦。鲁清说：“你起来，有甚么话直说。”夥计说：“您诸位跟火龙观有来往吗？”鲁清说：“夥计你认识这个姓夏的吗？”夥计说：“这个老道时常到个村子来。我们老东家有个孙子，让他给领了走啦。施舍也得施舍，不施舍也得施舍，并且还时常上我们这村中来，化粮米，化金银。”鲁清说：“火龙观离这里有多远？”夥计说：“不足三里地。”鲁清说道：“这个老道是好老道，还是恶老道呢？”夥计说：“列位达官，小人我可不敢说这个老道，他发卖五路薰香，在这方近左右，河南河北的住户人家，吃他亏的可太多啦。”鲁清说：“夥计，你既然说了出来，我告诉你吧，我们众人是上那里去报仇去。你快给预备饭吧。”众人吃完之后，朱杰电龙便将那匹驴拉了出来，爷三个出了店。

来到了西村口，电龙说：“你们爷俩个先走着，待我前去。”说着向前飞跑，来到了火龙观，先绕了一个弯儿，看好地势，原来这庙四面是松林。他便来到了东面松林之内，耗到初鼓，忙将白日衣服脱下，换好夜行衣靠，在松林内一站，就见朱杰拉着这头驴，杜林在上面骑着，直奔那座浮桥而来。将到松林里头，电龙抖丹田一声喊道：“行路的站住！此庙是我开，庙前松林是我栽，行路之人从此过，留下金银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追去小命不管理。”拉驴的二爷撒手了驴，抹头就跑。电龙上前一抡刀，噗的一声，驴头就砍下

去啦，死驴一倒，将杜林压倒在地上。他改了声喊嚷：“可了不得啦，这里有了劫道的啦！把我赶驴的也宰啦！是和尚老道，姑子，快来救人吧！”连三并四的足喊一气，电龙便隐到别处去了。

正在此时，那边林中有人口念“无量佛。”原来夏得贵正在佛堂喝茶，他听见庙外有人喊声站住，又一念口词，他就不喝茶啦，连忙甩了大衣，摘下青霜剑来，出来到了东界墙，一纵身上上了墙头，这才口念：“无量佛，胆大的狂徒，竟敢来到你家祖师爷的庙前，断道劫人，与你家祖师爷来栽赃。”说完他下了界墙，来到松林之外，还听小孩不住的喊嚷，他才来到切近，说道：“小孩，你不必担惊害怕。现有你家祖师爷前来搭救於你。”此时杜林是裹着音说道：“老爷您救命吧！老爷您救命吧！”老道听不出来，到了切近一看，原来驴脑袋没啦，忙说道：“小孩呀，你先住口。甚么人在这里做买卖来啦？”杜林说：“你们管劫道的就叫做买卖呀？”老道说：“这是我得罪了毛贼草寇，上这里来给我栽赃来，小孩我跟你有缘呀。你这里从那里来？上那里去呢？就是你一个人吗？”杜林说：“我有一个赶驴的跑啦。”老道说：“不要紧有我啦。”杜林说：“有你那就没有我啦。”老道说：“劫道的这个人，你看见怎么个长像啦吗？”杜林说：“我看见他啦，一个鼻子，两个大眼睛，嘴横着啦。”老道说：“小孩，你说的话，我听着全别拗，谁的嘴不横着？”杜林说：“老道的嘴竖着。”老道说：“你胡说。”杜林说：“你要竖着呢？”老道说：“你别费话啦。”说完老道转身要走。杜林说：“道爷别走哇，那个杀驴的要是回来，他把我要砍了呢？银子也被他劫去啦。”老道说：“劫道的往那里去啦？”杜林说：“往那么走啦。”老道一看，是往北去啦，赶紧来到浮桥，把东边的水手，叫上一名来，来背着小孩，把他背到庙门口等候。老道围着庙绕了一个弯，找一找那个劫道的，不见有人。这才从东界墙进了庙，先把山门拉开，说道：“你把小孩背到后面鹤轩，回头你再把他褥套给拿来。”杜林说：“这位道爷，我那褥套里有银子，回头他拿我银子。”老道说：“不要紧，你有多少银子，他不敢拿。”当下这个水手把他背到后边鹤轩东里间，放在床榻之上。杜林翻脸一瞧这个水手满脸匪气，心里就明白了七八成。书中暗表，这些水手全是老道的帮凶，专门给老道勾人。东边这三个人走河北岸，西边那三个人走河南岸，要遇见行路的呢，他们好往庙中勾人。勾了一个落宿的，无论客人有银子没有，老道总给十两银子。日久天长，这个庙里，可就害人害多啦。老道可是江湖绿林人，无论是谁，若是知道他脾胃的，银钱东西，全能拿的了走。不知道的，半文钱你也拿不了走，是江湖人全是夜晚来。不知老道秉性的，到此一叫门，无论你有多大情事，他有多大交情，求财问喜，是一概不成。夜晚你飞身上墙，来到鹤轩，廊子底下一答话，你要借一百，一分钱

都不能给你。要提买东西啦，少一分钱全不成。因为这是讲的买卖来啦，并不是讲交情的地方。他说这个，不是我上我师父那里去拿药，也是如此呀。那位说：怎么提此事呢？这不过是个垫笔。

话说当时，那水手把褥套取了回来，把山门紧闭，来到后边鹤轩，将褥套交与老道，口中说道：“观主爷，这是小孩的褥套。”老道夏得贵，自从松竹松月一死，自己心中闷的慌。在这方近左右都找遍啦，并没有小孩，要把老道闷死。今天他一见杜林，就很投缘。如今坐在鹤轩，他一看更好啦，他越看越好，遂说：“小孩，你姓甚么？”杜林心中所思，身为男子，行不埋名，坐不改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改了姓啦，拿着当话把说，那倒没有意思啦。到那时候，我杜林就算栽啦。老道问他好几句，他也不言语，却假作出惊慌的样子来。夏得贵说：“小孩，你不必担惊，全有我啦。家住在那里？姓字名谁，你这是上那里去？说明白了，我可以送你回去。”杜林说：“我住家在这北边杜家村，我姓杜，我叫小杜梨。我上我姥姥家去，他们住在河南边赵家沟。”老道说：“这个赶驴的，你认得不认得呀？”杜林说：“这个赶驴的是我们隔壁的街坊。”老道说：“小杜梨，你今年十几啦？”杜林说：“我今年十三啦。”老道说：“你家中都有甚么人呀？”杜林说：“我家中我叔父，有我爹爹，有我娘，有我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老道说：“你吃了饭啦没有？”杜林说：“我到是吃了饭啦，可是早晨的。”老道说：“你从家中甚么时候动的身？”杜林说：“我们从一清早就出来啦，走在半道上我们打的尖。那个村名，我还记得呢。”老道说：“叫甚么名字？你饿不饿呢？你要饿可说话。”这个老道，正在屋中与小杜林说话，听外面天交二鼓，已过二更啦，老道说：“小杜梨，你明天回去，向你父母去商量，将你施舍庙中。”杜林说：“老道，那可不成。”老道说：“你别说尽在我这呀。”他们正在屋中说话，听外边有人说道：“道兄啊，你不是说您的徒弟不是死了吗？”老道说：“外边是那位贵友？”外边人答言说：“兄长，您连我的语声，全听不出啦？”老道一听，外边那人又说：“兄长，我姓丁名春芳，千里独行的便是。”外边一报名姓，杜林一听，好吗，这个贼比老道还利害，他是山东东昌府，章邱县东门外聚泉山，绿林三猴那里的。大寨主叫通臂猿猴邵永清，二寨主叫铁臂猿猴邵永海，三寨主叫多臂猿猴邵永志。这个丁春芳乃是末尾的寨主，可又是山贼中的福星。他有一个拜弟在聚泉山的北边，小地名儿叫姚家洼，他外号名粉面童子。这小子到十分利害，那时俊章，交五路保镖的达官。可是在绿林之中，大家全知道他。聚泉山相离不远，一来不劫人，二来不交官长。与他们起名为绿林三红。结交五路保镖达官，与章邱县知县，平起平坐。可这哥几个跟莲花党的人也结交。他们到一处，便做了些伤天害理之事，五路薰香使完啦。邵永清便

问道：“姚贤弟这薰香使完啦，可以上那里去买呢？”姚俊章说：“兄长，那倒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有金银，到哪里都有。在咱们山东省，就有一个地方，官厅所不知，除去莲花门的人知道，外人不知。您可以派我那兄弟丁春芳，到一趟火龙观，就可以买来。”邵永清说：“春芳，你可曾认识那个庙？”丁春芳说：“我认识，不但认识火龙观的观主，我与他神前结拜，我与巧手将军白起来到山寨，因为见您这山上情形，没敢说出莲花门之事。不过我们两个人记在心中啦。”邵永清说：“你怎么会不说出来呢？”丁春芳说：“皆因您所交的多一半是行侠作义的人，又是官府人家，所以我没敢说。这些人与莲花党的人，是冰炭不同炉。那时我才将我姚仁兄引到山中。”永清说：“那没别的可说，今天你多受风霜之苦，给辛苦一趟吧。”春芳说：“那倒没有甚么的，兄长啊，您可以备下银钱，多买点来，以备应用。那鸡鸣五鼓返魂香二十块，断魂香十块，子母阴阳拍花药五包，解药五包，四两一句，多拿黄金，多拿白银。”姚俊章说：“丁贤弟，你可知道道兄的脾气？”丁春芳说：“我略知一二。”姚俊章说：“你可赶快去，赶快回来。一路之上，逢州府县，村庄镇店多要注意留神，仔细的注目。少妇长女，芙蓉粉面，美色出众，窄窄的金莲，门庭认好，打下莲花板的暗记，把薰香拍花药，通同买来，回到山中，咱们哥五个下山。你们弟兄五人，一同前往云雨之情。”丁春芳点头应允。姚俊章当着邵氏弟兄，将丁春芳的百宝囊摘了下来，将那东西物件，一齐点齐，又将薰香兜拿出来。让大家验看完啦，又把他薰香兜子拿下，以防备他在半道上看见少妇长女，有采花之情。他没有薰香兜子，自然费一点手段。遇见节烈的，难免刀伤人命的，或者他不敢前去，那就减很多的麻烦。古事今说，今事古比。在大街之上，有甚么样的喧哗，有甚么热闹之事，女子不能出去观瞧。外面的人是甚么样的人全有，恐怕有异外之情，本身的名誉不好听。女子应当守住了家规，名姓要紧。

闲言少叙，当时俊章说：“春芳，你就去吧，将各项买回，你可小心柴宇，别把他们带到山口来，将应用的百宝囊，军刀物件，夜行衣包等，通盘带好。

”下了山，他四个人送出山口，春芳在一路之上，不敢稍停，这天来到火龙观。天色已晚，二更已过，站在东界墙以外，四下观瞧，并无一人。长腰挂界墙，飘腿就下来啦，到了鹤轩，廊子底下一站，在东里间窗户下一立，听屋中有人说话。丁春芳心中所思，这个小孩我听着声音耳熟，好像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口的小畜生杜林。要是杜林呀，可是小畜生的报应循环。这才答言说道：“道兄，您不是说您徒弟死了吗？这是跟何人说话？”老道说：“这也不是哪路宾朋，与我夏得贵栽赃，我与他何仇何恨，在我庙外东界墙，断道劫人。这不是给我惹祸招灾吗？”丁春芳说：“道兄，我可没进您那屋啦，里面说话

的这个小孩，太已耳熟，好像混海龙杜林。道兄，我可告诉您，黄家弟兄已随普铎到山东何家口找何玉报仇。现下已然完了事，回了西川银花沟啦。他们入都交铠之人，可是全回何家口啦，那个何斌，不是好惹的，会友熊鲁清，跟他们久在一处。他出主意，聘请山东水陆的老少达官，要杀奔西川银花沟，眼下在何家口请人哪，那石禄起誓，我可没进去看去。我在外听这个说话的语声，可是小辈杜林的语声。”老道说道：“贤弟，你这是胡说起来啦，那小辈杜林，也不是我说，我借给他一点胆子，他也不敢呀！不是说，他们若是来到我这庙中，我是火化其尸。这个小孩奶音还没退啦，你可别诬赖好人。”杜林在屋中一听，连忙说道：“道爷，这外边说话的是谁呀？”老道说：“是我拜弟丁春芳。”杜林说：“您让他进来瞧一瞧，人一个样的长像，一样的骨格，一样面目的人很多，便把他叫进来，千万别瞧错了，瞧差了。道爷，他一进来我一瞧，别是扎驴肚子砍驴头的那个人来了吧？”老道这么一听，也有理。遂说：“丁春芳你进来瞧一瞧。”春芳当时挑帘子往里来到里屋。杜林说：“师父，那个人可也这么高，砍我驴的与他差不多。”丁春芳说：“杜林小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寻啊？”丁春芳一看正是杜林，遂说道：“道兄呀，这个小孩正是杜林。”杜林说：“师父，我说咱们爷两个无缘，您一死儿的说有缘。”老道说：“徒儿，你自管放心。他把唇齿说破，舌尖说焦，也是前功枉费。他说你是杜林，你就是杜林吗？”杜林说：“我就瞒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面貌，怎么会跟他的仇人长得一般无二呢？也算是我的命该如此，我们家中无德，三门守我这么一个人。您还叫我给您当徒弟啦，我看他大半是砍驴脑袋的。”说话之间，他用眼一看，老道用手直摸剑把，冲丁春芳直咬牙拧眉毛，又听老道说：“丁贤弟，你可要瞧明白啦，骨格相貌，言语动作，世间有的是长得一个样，你可看明白了？这是我投缘对劲的门人弟子。在我门前做买卖之人，我要把这小子拿住，必定斩成肉酱。丁贤弟，我与你前二年，你要拿薰香，我没给你，难道说，你还要记恨前仇吗？你所做所为的事情，屡次三番与贫道栽赃，还有不透风的篱芭吗？随我方近左右的村庄住户，你到里面有云雨之情，妇女若是节烈，不允此事，你亮刀斩杀，你走后决不该留下我夏得贵的暗记。”丁春芳说：“道兄，您听谁的言讲？”老道说：“你认识穿红的，我认识挂绿的。”春芳说：“道兄您那样说可不成，您必须把那人的名姓给我。”老道说：“丁贤弟，你要是素日跟我没仇，我收这个小孩，你不能在这里直给破坏。”丁春芳说：“您收徒弟我不管，您必须把给咱们拴对的那人是谁，说了出来。”夏得贵说：“你可知道给绿林打盘子？再者说，要是一个人跟我说，我决不信。向来我不受人指使，我姓夏的一生，没惧怕过谁。你要把他二人找了来，我给你们三个人对质一下子。”丁春芳说：“我找他

二人，我知道他们两人是谁呀？”老道说：“斜骨六子刘六，癞蛤蟆张顺。”

丁春芳一听，遂说道：“道兄，他二人有能为阴我，我也有手段去阴他。我们三个人，到时候再算，见了面我若不要他的残喘性命，我不叫丁春芳。先把他二人抛开，这个小孩可是杜林。”老道说：“你瞧他是杜林，何为凭据呢？”

丁春芳说：“您把他大衣服脱下来，他里面围着夜行衣包，短把刀啦。”

老道说：“春芳，他里面要没有夜行衣啦？”丁春芳说：“他要是没有夜行衣包，您亮宝剑将我斩杀，那是我二眸子该挖。”杜林心中暗想，我鲁大叔是高人，身上江湖的物件，一样没有，满放到何家口。我身旁配戴一样，遇见此人，我命休矣。我今天要不把你小子的人头要了下来，我不叫混海龙杜林。

老道说：“小杜梨，你把大衣脱下来，叫他瞧一瞧。”杜林说：“我不脱呢？”

老道说：“你把衣掌脱下来，叫他得看看。”杜林说：“我穿着他还瞧不见吗？必得我脱下来，他才能看见吗？”老道说：“他说你这个大衣里面，藏着夜行衣包。”杜林说：“这个夜行衣包我可没有，我还不知道穿这个衣服犯物，我要知道我决不穿。我们学伴穿着就没事，怎么惟独是我就有事呢？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我得看一看。”老道说：“丁贤弟，你把夜行衣包拿来，叫他瞧一瞧。”

丁春芳便将抄包打开，杜林一看那夜行衣是深瓦灰色的。

杜林说：“师父，这个就叫夜行衣呀？”老道说：“对啦，这个就是夜行衣。”杜林说：“我娘给我作衣服，甚么色的全有，就是没有这个颜色的。”

丁春芳将夜行衣包好，此时杜林就将大衣脱了下来，说道：“师父，您叫他瞧一瞧，夜行衣在那里哪？”老道接过来，交与丁春芳。丁春芳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单衣服。遂说道：“道兄，您叫他把裤子脱下来，他里面也许裹着。”

老道一瞧小杜林颜色不改，遂说：“徒儿你脱下来，叫他瞧一瞧。实在没有，为师亮剑斩杀他的人头。”杜林说：“师父，您把我送家走吧。怪不得我们村里人说有小孩别往和尚老道庙里送，一送就算一辈子的人啦，僧道不能娶妻生子。老老道，小老道，老少和尚，他们没事竟脱裤子玩。”老道说：“徒儿住口。丁春芳，你怎么瞧他是杜林呢？”

丁春芳说：“我跟您说，他是杜林，他一定是杜林，那小孩的胆子可大啦，他们上五门，个个全是横人。那杜林与咱们莲花党为仇作对，您就叫他把上下身全脱下来，他那里头，一定围着夜行衣包啦。”老道说：“你就把裤子脱下来吧。”杜林这才将衣裤鞋袜子，满全脱下来，赤身露体，上下无根线线。丁春芳伸手取过来一找，并无夜行衣。杜林一看，说道：“师父哇，我不埋怨别人，先怨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骨格？叫我长得跟那个一个样呢？姓丁的你可千万别瞧错啦。”

丁春芳说：“杜林，你要把皮剥啦，我能认识你的骨头，绝对错不了。”杜林说：“师父，我叫您把我送家走，您不送。如今他来啦，您说我是甚么杜不杜的、林不

林的。”丁春芳说：“道兄，这不是他把衣服脱下来啦吗？您把小辈用绳缚二臂，挂在明柱之上，拷打贼匪似的水盆鞭子拿来，这么一打他，若打不出来真情实话，您再亮实剑将他尸头两分，要不是他，那算我二眸子该挖，误赖好人。我死在九泉之下，情屈命不屈，是我没长眼珠子。”杜林说：“师父，这要是真拿鞭一抽打我，那时我疼痛难忍，不是杜林，我也得说是杜林。姓丁的，你跟那个姓杜的有多大仇恨呀？打得我屈打成招，我一说我是杜林来，我得死在这里，我真不认得那个杜林呀！那不我两个人见过一面，还不用提有交情有认识，替他死了也不冤呀！师父啊，今天反正我脱不了这一顿打。”

书中暗表，杜林来到火龙观盗弩，他是变嗓音，不用本人的声儿，他是骄舌说话，所以老道不信。书说现在，杜林说：“师父呀，总算是我们家门不幸，才遇见此事。那杜林若是来啦，那我可就白挨这一顿打。这个姓丁的可就伤了德啦。”老道说：“小杜梨，你满打是杜林，你全能说不是，我老道实在看你骨格相貌有缘。这个姓丁的是我的朋友哇，他还能大的过我师父去？就是我师父李玄清来，打破头心全不成。为师我打你十鞭子已过，你咬住牙关吧。只要十下子打完，那时我亮宝剑斩杀丁春芳，与我投缘的徒弟报仇雪恨。”老道叫人取过绒绳，一翻腕子就把水手的脑袋给套上啦，一揪绳子，水手就是一个爬虎儿，过去又给他一个大嘴巴。老道说：“你撕下半批软帘去。”水手爬起上前将帘子撕下一块，交给老道。老道便将杜林捆好二臂，然后又用绳子挂了。挂在明柱之上，又叫水手取来打徒弟那个水盆鞭子过来。此时杜林一看，那水盆中的鞭子，足有核桃粗细，鞭梢与把儿，细不了多少。遂说道：“师父呀，我要挨这个一顿打呀，我不承认杜林，我得活活的被您打死。”说完，仰天叫道：“我伯父大娘，我叔父婶娘，三门你们守我一个人，我两个姐姐是脸朝外的人。没想到我小杜梨，在这里受一顿。我长这么大，连一手指头全没挨过。今日我不幸，真要把我打的屈打成招，那可冤苦了我啦。”此时夏得贵脱了大衣，毛腰拿起皮鞭子来说：“小杜梨，你就咬住了牙关吧。”丁春芳说：“道兄，您慢着，您打可不成，那得我打。拿绳您还舍不得啦。”老道一有气说：“好吧，你打。”杜林说：“师父您可别叫打他，他打我不到十下，我死过去，他就跑啦，我白挨这一顿打。”那杜林一看老道的情形，实在跟自己不错，不由心中所思，好丁春芳，我要不把你人头弄在这里，我不叫杜林。丁春芳说：“道兄，小弟我说的这个话，是金石の良言，不入您的逆耳。他要不是杜林，能有这一片话吗？道兄您把我的绒绳解下来，这边拴上我的腿，那一边拴在床腿上，十鞭子已过，您就亮宝剑斩杀我的人头，不算您欺生，算我看错啦，死者不冤。”杜林说：“师父您可别上他的当，他那绒绳可全糟啦，一揪就折。他跑啦，我白挨这一顿打。”丁春芳说：“道兄您把丝绦解下来，跟我的

绒绳撮到一处，那还不结实吗？夏得贵一听也对，这才将白丝绦解了下来，跟他的绒绳拧到一处，有核桃粗，便将丁春芳的腿拴在床腿上。杜林道：“师父，您可别受他鬼计多端。”丁春芳说：“道兄，您可跟他有缘？我看透他啦，我打他一百鞭子，要问不出来真情实话，我不姓丁。”杜林说：“师父，他那里可有刀哇，他把我打死过去，用刀一拉绳他跑啦，我不是白挨这一顿打吗？”丁春芳说：“道兄，我把这口刀给您。”

说话他把刀拉出，递与老道。他又说：“道兄，您看着我不过十下，要打不出他的实话来，您尽管亮军刀杀我。”说完他伸手拿起皮鞭子，他一看杜林是贴骨的干腱子。杜林心里说：小辈，我若不把你人头要下来，我不叫杜林。自己一咬牙，横了心啦。丁春芳说：“杜林，你是飞蛾投火，尔可想起前次之仇，你打我那一瓦，打我一瓦还不可恨，当时你冲散我的姻缘，真真可恼。”说完他扬鞭子便打，刷的一声，那大腿的肉，就给打掉了一块，鲜血长流。杜林嗽的一声，头就搭拉下来啦。老道一看说：“丁贤弟，你好狠啦。你倒是看准了是他不是呀？他要是杜林呀，这里把他一捆上，他就辱骂你我啦。”老道拿着刀，站在旁看着。丁春芳二鞭子，又往下打来。杜林心说：小子你打吧，我是豁出去啦。那丁春芳三鞭子刚要往下再打，忽听外边有人说话，说：“老道喂，你别打人家，你家杜小太爷我在这里啦。你看明白再打人家，我在这里瞧了半天啦。那一个小孩别着急，待我给你报那两鞭之仇。小子你出来，我在背后跟下你来啦，专为拿你。”丁春芳刚要转身跑，老道一长腰，将他踢倒，用脚蹬住。丁春芳道：“道兄且慢，”老道哪听那一套？伸手抓住发髻，举刀一落，噗哧一声，尸首两分，将刀扎在死尸之上。回到屋中，摘下青锋剑，合到手内，将剑抽出，来到外面，飞身上西房。在房上蹿房越脊，来到前面，围着庙兜了一个弯儿。四外一找没有人，他便到了浮桥这里，叫上两名水手来，回到庙中先开了山门，放进二人，将丁春芳的死尸搭出，连人头一齐扔到河内。二人答应，照计而为，将死尸拉走。

老道将山门紧闭，回到屋中，将剑挂好，出来一看杜林，是低头不语。用手一摸他的胸口，突突的乱乱。用手推起他的头来，那手便抚他的心口，说道：“徒儿苏醒。”杜林把这口气缓了过来，不由哭道：“师父哇，这个人跑了吧？”老道说：“徒儿呀，他鬼魂跑啦，你看这里的血迹，他已被斩杀了。”说话之间，将他摘下来，抱到床上，将绑绳给他解开。杜林坐在床上说：“师父啊，我的腿疼。”老道说：“不要紧，我这里有好药。”说话他到了西里间，取来了金枪铁器散，红白的药面，给他敷上好了，叫他穿好了衣服。杜林说：“师父，今天我挨这一通打，倒不要紧，您闻一闻，这屋中是甚么气味呀？”老道说：“我刚把丁春芳杀啦，你看这个血迹，还没干啦。”杜林说

：“师父，他虽然死啦，您已然给我报了仇啦，可是扎驴肚子那个人一来，咱们爷两个，全活不了。”老道说：“徒儿，你不要害怕，谁来也不成，连那么大的石禄，全教我给烧了个少屁股没毛。我有火竹弩。”杜林说：“甚么叫火不火努不努的，是甚么样啊？”老道说：“待我取来你看看。”说着话他到了西屋，拿出那火竹弩。原来这竹弩就在一个瓦灰色的兜子里装着啦。老道拿到杜林面前，取出令他观看，原来是一个竹筒，有八寸多长，核桃粗细，遂说：“师父您拿过来我看一看。”老道说：“徒儿你看，这便是袖箭盘肘弩。”杜林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竹筒上，一头三道钢丝，当中有一道铜丝，足有四寸长，在下面那一头，有一个好像按钉似的。老道说：“小杜林，这个是左胳膊上的，中指按崩簧，二指定心，指那里打那里。右边也是一样，要打的时候，左胳膊一盘，用右手中指从纵纹上一顶，那盘肘弩就打出去啦。”杜林说：“师父，我成不成呢？”老道说：“成倒是成，你等天光明亮，我同着你到你们家中，跟你家中人说明，把你施舍我这庙中，那时我好传授你武术。你学会了以后，必须要用的时候，好像一层窗户纸，一指就破。那时再教给你，还不成吗？”杜林说：“师父，您先比一比，徒儿我记在心中，将来练的时候，您也省事。我那艺业学成，您一指我就会啦。”老道连忙将盘肘弩一盘，说道：“徒儿你看，二指当心，中指磕崩簧，”说话之间，他用手指一顶，磕吧一声，呼的一片火光，出筒外去了。当时打在软帘之上，老道上前弄灭了。杜林一看，那桌案之上，还有一个青布套，有鸭嘴粗细，一尺二长，有青绒绳编出来的一个排子，不到五尺长。老道说：“这个是紧背低头花竹火弩。”杜林说：“这个怎么使呀？”老道说：“你看。”说着把弩背在身上，又向杜林说道：“你看，肩头当心。”用手一揪绒排子，一低头，磕吧一声，又是一片火光。杜林说：“徒儿瞧明白了，您把他收起来吧。”说完，那夏得贵便将暗器全收拾起去啦。杜林说：“师父，我现下肚中很饿，您可有剩下的馒头？拿来徒儿一用。”老道说：“我没有剩的，如今我也有点空啦，咱们叫厨房给作点酒席，师徒可一用。今天又是好日子，足可以畅饮一番。”

说话之间，老道便去到南厨房，吩咐一遍，少时酒菜一齐来到，通盘摆齐。杜林一看，放着一个酒杯，一个茶壶，看那样子，壶中也就盛四两多酒，旁边有一个酒杯。老道说：“小杜梨，你会喝酒不会喝？”杜林说：“我会喝。我在家之时，竟偷我叔父酒喝，我娘亲一闻我口中有酒味，就打我。您让我喝酒，我听说酒是串皮的。”老道说：“不错，酒是串皮的，我这个药是好药，什么全不怕。”杜林说：“那我也不敢喝，明天您上我家去，我娘闻见我口中有酒味，谁说全不成，我娘也得打我。师父啊，今天咱们爷俩，是大喜的日子，我必须敬您四杯酒。”老道说：“人家全敬酒三杯，你怎么敬我四杯呢

？”杜林说：“今天咱们爷儿两，您两杯，我两杯，咱们是四季皆全。我有四句酒令。”老道说：“甚么酒令？”杜林说：“您先把酒满上，我好说。”老道当时把酒满上之后，杜林说：“您先吃点菜。”老道这才吃口菜。杜林说：“杯杯净，盏盏净，咱们爷两才有缘哪。”老道说：“好吧。那头一句酒令怎么说呀？”杜林说：“酒是仙传迷魂汤，量小多饮发言狂，太白贪杯吃酒醉，海底捞月一命亡。”二杯酒又满上啦，杜林叫他又吃点菜，将酒喝下。杜林再说二句酒令：“色如市井一枝花，君子一见骨肉麻。纣王贪淫失天下，杨广好色观琼花。”又满上第三杯，杜林说：“财乃传国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石崇有钱不算富，范丹有子传后人。”老道听他念完，一仰脖，一饮而干。再满上第四杯，老道吃口菜，杜林念第四句是：“气是人间一棚烟，耳听传言气冲天。范离好气家财败，三气周瑜染黄泉。”老道低头不语。四杯也饮干啦。杜林一看，老道是过了量啦。酒走三肠，酒入愁肠，酒入喜肠。如今老道他是酒走烦肠，平常人喝酒，有几种毛病，酒一过量，有爱睡的。如今有一句话，今事古比，古事今说。现在有这种留声机，俗说话匣子。也有话匣子酒，喝完了竟说，还有妇女酒，喝了酒啦，便想近妇女，那是酒色相联。这个喝酒，有慢性酒，从早晨能喝到下午去。另外还有一种以酒撒疯酒，还有暴性酒。这暴性酒，比方说吧，他一进酒铺，端起酒来一仰脖子，全倒下去啦。还有厨子酒，喝完酒找人厨。有莲花落酒，喝完了得唱。有隋炀帝酒，喝完了必须叫人打一顿。有酒后伤事，有酒后伤德，有酒后失物，有迷路。那会喝酒的人拿酒，不会喝酒的酒能拿人。会喝酒的诸位老先生，学徒有几句话，跟您说一说。列位要是能有六两的量，可以饮三两。有十两的量，可以喝半斤。要喝一斤，那非把事情误了不可。喝酒的人也有酒后吃亏的，也有以酒成大事的，无酒不能成席。

闲言少叙，这个夏德贵，烦到两句酒令上啦。末一句有海底捞月一命亡，三气周瑜染黄泉。老道当时就把火竹弩的口袋，压在胳膊之上，爬在桌子上，他就睡着了。杜林生来胆子最大，人虽小，心劲可大。他恐怕老道装睡，他过去用手推老道的肩头，说道：“师父，您要困，快去上床去睡。”问了两三声，老道一声没言事。他又一听老道的出入气匀啦，知道他睡沉啦，这才用手推开他的腕子，将口袋抽了出来，把火竹弩撤了出来，不要口袋。杜林暗自说道：鲁大叔，从这看起来您有错处，我的军器没拿，我要是拿着刀，非给他一下子不可。我今天要拿火竹弩给他一下子，老道死不了，他一明白过来，那时我命休矣。想到此处，这才起身来到外面，站在廊子底下，往四处一瞧，房上全有人。鲁清在西房上，前坡爬着，看见他出来了，连忙问道：“杜林，你可将火竹弩得到手内？”杜林说：“已得到手中。”

书中暗表，那鲁清自从派他三人走后，大家便一同来到了火龙观。临来的时候，鲁清说：“石爷，咱们今晚上砸火龙观去。”石禄说：“我不去，那老道他有嘎吧呼，贴身上就着了，我是不去的。火一来啦，就粘我身上。要没有那个火呀，我早就把他给弄碎啦。”鲁清说：“我打发小棒捶和小白脸，跟小龙头，他们三个人去啦。把他的火暗器全拿来，你还不敢去吗？”石禄说：“只要杂毛没有火啦，我就能把杂毛拿住。”鲁清说：“你要见着了老道，非把他劈了不可。”大家这才将应用的物件拿齐，众人来到火龙观。鲁清派马德元，巡山吼马志、马俊，双鞭将邓万雄、钢叉李凯、铜叉李继昌，把守东界墙。花面鬼佟豹、小灵官燕清、小花刀莫陵、莫方、闪电腿刘荣，把守北面的界墙。林贵、林茂、飞抓将云彪、金棍董相，你们五位，把守西界墙。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单鞭刘贵，把守南界墙。三道山门，未曾要飞身上墙的时候，必须要先用抓问一问，有甚么埋伏没有。其余的大众，任凭尊便。前后中三层大殿，随便隐住身体。听我鲁清的呼哨子响，大家好会战恶道。”众人点头。石禄、鲁清、杜兴，三个人到了河坡。说道：“石爷，你先在此等候，咱们人拿着火竹弩，你再进庙。他拿着你可不用进去，你看好不好？”石禄说：“就是吧，你们去你们的，我在这儿等着。”当时鲁清带着杜兴爷两个入庙堂，这才使计策，好搭救杜林。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混海龙赚死丁春芳 众英雄大破火龙观

话说鲁清杜兴换好夜行衣，将白昼衣服打在小包袱之内，结在腰间，背后背好刀，这才用飞抓搭在房上。往上一问，并无消息埋伏，二人来到了上面。鲁清在前，顺房往北，来到后殿，听见北房屋中有人说话，急忙来到西房后坡。就中脊往北偷看，见屋中掌着灯光，正赶上丁春芳要打杜林。鲁清说：“杜兴，你会学你哥哥说话吗？”杜兴说：“我会。”鲁清说：“你要会学你哥哥说话，那可就省了事啦。我叫你说你再说，不叫你说，千万别说。”此时里面丁春芳抽杜林一鞭子，杜兴说：“叔父我嚷吧，”鲁清说：“你别嚷，二鞭子下去，你也别嚷，”后来看见他第三鞭子将扬起来，鲁清说：“杜兴你嚷吧，咱们爷两个好走。”杜兴这时才说：“老道喂，你别打人家，一个样的长像可有的是，里面那个挨打的小孩，不论是谁家的，我承情啦，一定设法子与你报这两鞭子之仇。我姓杜名林，混海龙的便是。”说完了这些话，爷儿两个便下房跃出界墙，来到界墙之外，急忙上树。老道治死了丁春芳，没找着人。他便叫去两个水手，将死尸搭了出去，扔在河内，顺水漂去，看他们把山门关好。他二人才二次入庙，正赶上杜林，拿着火竹弩出来。鲁清看了，就跳下房来。到了廊子底下，说道：“杜林，你可曾将他暗器得下来？”杜林说：“将他的火

器，满全得到手内。”鲁清说：“行啦。”杜林这才大声喊道，说：“师父，扎驴肚子的来啦。”说完这句话，二人飞身上房。那时老道正睡的困眼朦胧，忽然听见外边有人喊嚷，老道急忙起来，回头一看，徒弟小杜林不在身旁，遂叫道：“徒儿为何喊嚷？”杜林在西房前坡答言，说：“兔儿爷，我在这里啦。”夏得贵一听，他在房上答话啦，连忙站起身形，一看兜子里火竹弩没啦，他便上前先摘下宝剑来，推簧亮出，来到明间，伸手掀开帘子，斜身往西，来到廊子底下西头。看见房上三面全有人，不由说道：“房上有多少人？”杜林说：“房上有三个人，好你个胆大的恶道！你说跟我有缘，我偏说没缘。你家小太爷，夜入你们庙堂，为给我朋友报火竹弩烧石禄之恨！将死抛於度外，尽交朋友的义气。这才来到庙中，盗取你的火竹弩。”老道一听，不由咳了一声，说道：“丁春芳，你死在阴曹，是我辜负了你的金石良言。我罪大矣！不怪你说他胆子太大，我夏某上了他的当了，将你斩首。你的阴魂慢走，我必要与你报仇，非将杜林杀了不可！”说完跳在院中，捧剑一站。西房上没容老道站稳，瓦先打下来啦，紧跟着人也到啦。老道一躲瓦，口中说：“无量佛，甚么人？”杜兴说：“恶道，现有你家杜二老爷，姓杜名兴，人称小花麟的便是。恶道，你可是飞火燕子夏得贵吗？”夏得贵说：“正是，小辈看剑”。说罢挺剑便刺。杜兴用刀一拨，他道用剑顺刀背削来，名为顺风扫叶，杜兴矮身形缩颈藏头，刀往上一裹，老道一转身形，用宝剑施展凤凰单展翅，往外一撩。老道是身高，杜兴是小身量。书说的可慢，这当场动手，刻不容缓。杜兴往下矮身稍慢一点，在发髻座上，被剑尖就给带上啦。这个时候，杜林在房上一捏嘴唇哨子响啦，杜兴蹿到一旁。老道仰脸一上外，房上人全满啦。鲁清下房将杜兴带走，那东房上下来一人，老道在江湖上也是一个成了名的贼寇，当时问道：“对面来者甚么人？”那人说：“恶道，你要问我，我乃莫家村学艺，双鞭将邓万雄是也。”老道捧剑分心就刺，邓万雄摆手中鞭动手，他用左鞭一压，右手鞭搂头就打。老道抽身一走，一转身剑走磨盘式，横剑奔腿扫来，邓万雄忙用单鞭挂了上来。老道一见，急忙抽剑再走中路，万雄再躲，老道使了一个海底捞月，分心又刺。邓万雄使鞭往下一压，老道身子跟剑一块走，他一长胳膊，身子一闪，邓万雄一见剑进来啦，往后一仰身，老道一长腰，邓万雄可躲开上三路，那左腿上，被剑就扎上啦。北房前坡跳下一人，说道：“大师哥闪开了，徒小弟会战於他。”老道捧剑问道：“对面来者甚么人？”此人说：“在下姓燕名清，小灵官便是。”老道上说：“无名的小辈。”举剑往下就劈，此时老道的酒气可就下去啦。燕清刀背挂剑，老道往下一垂腕子，用了个控剑式，他可就没挂上。燕清的刀一过，老道用剑往上一撩，他抽刀便走。一转身，此时老道使了一个外百灵腿，剑腿一齐到。燕清来了个大

爬虎，心口着地，往前一扑，腿往起一扬，好像寒鸭浮水是的。底下腿躲过去啦，来了个就地十八翻，到了一旁。那西房上跳下一人，高声喊叫：“恶道休要逞强！”老道一闻此言，忙跳出圈外，问道：“来者何人？”此人说：“恶道，我乃东昌府西门外，单鞭马得元也。”老道说：“对面可是单鞭马得元吗？”马得元说：“不错，正是你家马老太爷。”老道说：“休走看剑。”说着捧剑就刺，马得元往后一撤步，举鞭就砸。老道看鞭到，往旁一闪身，不由心中所思：他这条鞭，软中有硬，专打金钟罩，乃是少林门的军刀。我听说过，倒没会过，不过听边北的朋友说过，十分利害，必须小心才是。此时马得元横鞭一扫他耳门，他一矮身，马得元往下一压，进道向他中脐而来。老道捧剑往里裹，马爷一见，忙往后一倒腰，绷鞭往外一兜。老道一看，人家实在有功夫，心中很是佩服。自己往上一提气，起在空中，一连躲了他十八招，没把老道裹着。马得元绝手鞭到，老道施展绝招，叫作猛虎跃山头，他承鞭就进来啦。往里一进，马得元一转身，因为年岁已大，腰腿不见灵便，被老道用剑尖扎一下子，赶紧长腰纵了出去。南房上下来了巡山吼马俊，一摆手中水磨竹节钢鞭，上前盖顶就砸。老道往旁一闪，用剑一押鞭往里就扫。马俊把鞭往上一扬，老道抽剑分心就刺。马俊往后一闪，躲之不及，右腿上受了一剑。老道与大家动手，带伤者一片。原来他技艺出众，武术超群。他吃亏是莲花门的，要是正门正户的人，不在左云鹏之下。

当时他与大家动手不提，且说杜林，站在西房上前坡，说道：“鲁叔父，我石大哥来了没有？”鲁清说：“来啦。”杜林站在房脊上往四面一看，不见石禄。鲁清说：“他在庙前头河岸那里哪。”杜林说：“树林以外的是他吗？”鲁清说：“对。”杜林说：“您众位看住了老道，千万别叫他脱逃！我叫我石大哥去。”说完，蹿房越脊，来到庙外，对石禄说：“石大哥，你还在这看热闹。”石禄说：“小肚子来啦。”杜林说：“你快去，把我养活的，全叫杂毛给砸啦。”石禄说：“他有嘎吧呼，厉害。”杜林说：“我已把那个盗来了，您看是不是？”说着用手一按子母钉，嘎吧的一声，那火弩便打在树上了。石禄说：“对，倒是这个，不知你拿来没有？”杜林说：“我全拿来啦。”石禄说：“那我去。”说完二人一齐来到庙墙外。石禄飞身上了墙，房墙不挡，一直来到西殿前坡。石禄将双铲取到手中。大声喊嚷，说：“你们大家闪开吧，他的嘎吧忽叫小棒捶给拿了走啦。我可不怕杂毛啦。”说完飞身跳了下来，一分双铲说道：“杂毛，你看你弄的那嘎吧呼，把我那处的毛，也给烧啦。”夏得贵一想，这个小辈石禄，会没把他淹死？也没把他烧死？心中很是纳闷。那石禄上前用单铲一劈他，老道用剑一锁他的手腕子，当时两个人便打在一处。那口剑如同白蛇一般，石禄的铲是上下翻飞。二人各施所能，真是棋逢

对手，将遇良材。老道一见，心中暗想他的铲若是落到我的身上，一定砸的我骨断筋伤。

书中交代，是邪不能侵正。老道占一邪，那石禄是一正。老道打了半天，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就因为他战败了十几个人了，虽然说能为出众，也架不住车轮战。如今又上来硬手，那如何能成？此时石禄把双铲扔啦，老道一看，以为是军刃出了手啦。当啷一声，双铲落地，这个时候，石禄脚步可透乱啦。他脚步一乱，老道一看，心中暗想，他虽有金钟罩护住身体，我这一剑，也把你头顶劈为两半。想到此处，双手举剑，盖顶砍。石禄见剑到，往下一低头，使了一个饿虎扑食。书说的可慢，当时可快，真是打闪纫针。当时给老道来了个扬头，老道再躲，来不及啦。被他撞一个大翻膛，摔倒在地，连撞带摔，老道就死过去啦。石禄一看他倒啦，大声说道：“大清这个杂毛他睡了吧？”鲁清说：“没有，你把他给撞背过气去啦。”石禄上前，把他右腕子掀起，往怀中一带，一毛腰，用自己右脚踩住老道的右腿，左手便将老道左腿抄了起来，口中说道：“好杂毛，你两半吧小子！”说完一用力噗哧一声，竟将夏得贵力劈两半。

此时天光已亮。鲁清众人，便在庙中将夜行衣脱下，换好白日衣服，里外寻找，直找到厨房北里间，在床底下，搜出厨子来。一看他身高在八尺开外，一身蓝布衣服，面如重枣，鲁清问道：“你姓甚么呀？”厨子说：“我姓姜，我叫姜三。列位侠客爷，您饶了我的命吧。”鲁清说：“上次石禄来到此处，下八步断肠散，可是你一人所为？”姜三说：“列位侠爷客爷，您贵姓啊？”鲁清说：“我姓鲁名清，外号人称会友熊。”姜三说：“您可把事听明白了，我从打京都作事回头，行到此处，我在树林子里休息，靠着此庙的后界墙睡着了。后来我鼻孔中忽然闻见一阵清香，我就不知道怎么来到庙中，原来是被小道童松山用拍花药给我吹啦，才被他带进庙来。后来又用解药等把我治好。他们才问我情形，一问我家中还有甚么人，我说我家中尚有一位姨母，他们便不叫我出去啦。他们就和我说这个庙里的规矩，后来知道下一回药，有我纹银十两。他叫我下药之时，我若违背于他，我的性命就得丧在他的剑下。”鲁清说：“好，待我找找找找。”姜三头前引路，在前头大殿一找，一个人也没有。姜三说：“这可怪道，这里面还有一个水手呢？”不由大声说道：“列位侠客爷，您拿恶道之时，这个北屋没出去人吗？”鲁清说：“这个北屋没出去人。”杜林说：“那么这屋中还须有人。姜三，你快说了真情话，不但不杀你，还有用处，饶你不死。”姜三说：“我来到庙内之时，就听见这庙中有妇女声音，端菜端饭，全是他两个小徒弟。来来往往的，我到没看见有甚么人。”大众来到了北房西间，还有一个立柜。杜林上前将立柜的门打开，看见里头有一个

小包袱，上写火竹弩三个字。打开包袱一看，里头是个木头匣子。他将匣盖撇开，原来里头是三十六把，每把十二根。在那一面放着一个长匣子，上写紧背低头火弩。杜林一见，心中大喜，连忙将两个匣子包在一处。这是一句垫笔书，后文书八卦蛇阵时好用，那时他已学会。闲言少叙，且说杜林，他又打开柜堂一看，那里面还有两个包袱。取出来一看，内中俱是道服。再看柜内，好像有一个银锭似的。他用手一抠，往起一提，柜底就掉下来啦。杜林连忙往下一看，下边是倒下台阶，遂叫道：“鲁叔父，这真有地窖子一个。”鲁清问道：“姜三，这里你来过没有？”姜三说：“我没来过。”鲁清说：“杜林，你随石俊章、谢斌、谢春，到外面将那几名水手捉住。”杜林答应。

当时他们几个人，一齐出了庙，到了河岸，便将浮桥东边三个、西边两个，五个水手，一齐捉住。杜林一看，河内是六只小船。怎么会是五名水手？他看见一个水手，面上有诈，年岁约有四十多岁。便问道：“这个水手你姓甚么呀？”水手说：“我姓赵。”杜林说：“你叫甚么名字？”水手说：“我没念过书，只可叫赵四。兄弟哥哥们与我起个外号，叫小嘎鱼。”杜林说：“你是在西边这三只船上啊？”赵四说：“不错。”杜林说：“你们两个人，怎么会是三只小船呢？”赵四说：“昨天夜里，观主把我们那个夥计叫了去啦。”杜林一听点了点头，这才叫他们弟兄三人，便将五名水手绑了，说道：“你们五个人，哪个到过火龙观？”他们五个人一齐答言说：“我们全没去过。”杜林说：“小子，你们是善问问不出来呀？赵四，你为甚么叫小嘎鱼呀？”赵四说：“因为我水性好，扔下河里甚么东西，我能下水找上来。”杜林说：“你住家在哪里呀？”赵四说：“我住家在正东赵家坡。”杜林说：“此地离你们那里有多远呀？”赵四说：“相离也不过三里多地。”杜林说：“你给老道采盘子。”赵四说：“我不敢。”杜林说：“赵四，你拿这话去搪别人行了，跟我说，我可不听那一套！我先把名姓告诉你，叫你知知道我是作甚么的。就冲你这两只眼睛，那眼珠来回乱转，白眼珠上挂血丝，定是不良之辈。你是倚着老道在外欺压良善，作些伤天害理之事！我姓杜名林，外号人称混海龙。我是花刀杜家的。嘿，我烦你一点事情成不成？”赵四说：“成，有求必应。”说完他心中暗想，这个小孩要是杜林，我今天大半活不了啦，我曾听莲花党的朋友们说，全拿杜林鲁清起誓，我今天一见他，真是名不虚传。便问道：“杜小爷，您求我甚么事？”杜林说：“你的仇人把你的底，满全说给我啦，我在庙里捉住一个水手，他姓李，叫李伦。”赵四说：“不对，我跟那人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仇。要是他告诉您，那可不对，他是桥西边的水手，是老道的一个红人。他不姓李。”杜林说：“他姓甚么呀？”赵四说：“您听错啦，他姓纪，叫纪伦。有个外号叫赛苏秦。”杜林说：“我烦劳你一趟，上你们赵家坡

，去给我取一点东西成不成？”赵四说：“取甚么？”杜林说：“你把你的人头取来。”赵四就一个冷战。杜林说：“我在这里不治死你，咱们有地方，有时候再说。”说完把他腿给别上说：“三哥您扛着。”石俊章说：“谁有功夫扛他呀”提着不成吗？”当下他们一齐来到浮桥，杜林说：“把他放下去吧，”石俊章一抖手，噗咚一声，扔在河内。这也是他的报应循环，淹死为止。杜林又将那四个水手，同着石俊章等，弟兄四人，回到庙中。面见鲁清，便将在外面之事一说。鲁清先看，杜林出去，他便与宋锦赵庭等，他们令姜三带路，一齐下了地道。来到了里面，姜三说：“列位侠客爷，您休要高声，虽然这里我没来过，可是话言话语，我也听说过。那观主在世之时，嘱咐过这个水手，要是下地道之时，叫门单有暗令子，用手指头弹门两下，那里面女子就把门开啦。”鲁清说：“好吧，列位闪开，叫他前去叫门。”众人答应，纪伦说：“这位大太爷，我要把门叫开，诸位进去搜找完毕，千万留下我残喘性命。”鲁清说：“那是自然。”纪伦上前用手指弹门，里面果然有人问道：“外边甚么人？”纪伦说：“现有道长的至友来到。”里面当时就把锁头开啦，少时门分左右。鲁清等众人，往里一看，就见里边照如白昼一般，大家一齐往里走来。鲁清说：“何斌，你快将纪伦绑了，用物把他口给塞住啦。放到一旁。”鲁清等众人以及婆子丫环，还有一位姑娘全在里面。那个姑娘倒捆住二臂，在椅子上坐着，披头散发。在床上坐着一位妇人，墙上挂着一口柳叶刀。鲁清便叫杜兴，上前先把那口刀摘了下来。杜兴上前一拿刀，刀上系着一块手帕，当时拿手中。鲁清问道：“你们是干甚么的？”那姑娘来到近前，与何斌跪下了，口中说道：“这位何义士，您得救我。”何斌说：“姑娘快请起，你家在哪里？姓氏名谁？你怎么认识我？”姑娘说：“您呀，时常骑着马跟随镖车，从我们村子里过，我看见过您。您并且在我们门前饮过马。”鲁清说：“这位姑娘你先起来，你来到这里有多少日子？”姑娘说：“我是前天到的庙中。”鲁清说：“你跟谁来的？到这里干甚么来呀？”姑娘说：“我住家在赵家坡正东，地名叫小丁家庄。我和我这位婶娘来的。”鲁清说：“你的婶娘，就是此人？”姑娘说：“正是这个妇人。”鲁清说：“你知道，这个妇人他姓甚么呀？”姑娘说：“她姓张，我听我爹娘所说，她叫张锦娘，她有一个外号，叫赛花蝶。皆因我娘亲腰上长一个疙疸，我娘出外化疙疸去啦，我这个婶娘，她带着我找我娘去啦，一出东村头，她从衣兜内，拿出一块绢子来，往我脸上一抖后，我闻见一股清香扑鼻，当时我就不知道啦。”鲁清说：“姑娘你姓甚么呀？”姑娘说：“我姓丁，我的奶名叫玉容。”

书中的垫笔书，这个赛花蝶张锦娘，与夏得贵同床有染。她在外面专给他勾引少妇，为盗婴儿紫合车，好取各种毒药。锦娘如今这么一想，大家人等各有所

刀，自己的柳叶刀迷魂帕被人家得了去啦。如今这可怎么办呢？人家嘱咐过我说，讲的是军器不能离手，暗器不能离身，如今两样全在人手，那就不敢言语了。他看鲁清与姑娘讲话，她一抖手，就是一毒药镖。鲁清正说话呢，镖已打到，他忙一坐身，噗的一声，正中在发卷之上。鲁清说：“好刁妇，这你还走的了吗？”说完伸手亮刀，吓得玉容姑娘颜色更变。宋锦说：“姑娘闪在一旁，不要担惊。”

书中暗表，上面五间殿有多大，这下边是多大。那张锦娘一见鲁清，连忙问道：“亮刀之人，快通报你的名姓。”鲁清说：“我姓鲁名清，人称会友熊的便是。”张锦娘一闻此言，不由心中一动，暗想：哎呀不好，原来他就是鲁清。下三门男女，全拿他三人赌咒。没想到，今天叫我张锦娘单赶上鲁清。再说他能为武艺一定不弱，他们人又多。想到此处她跳下床来，上前提手一，右手入兜囊，取出一支判官笔，中间铁顶针套在中指之上，左手伸过来要夺鲁清的刀，把判官笔一摆，便奔他哽嗓扎来，当时二人打在一处。鲁清的武艺比上人家，大差天地，虽然说张锦娘是个女贼，可是她的武艺超群。两个人动手之际，锦娘说：“要讲单打单斗，你家姐姐把

话说的敞一点，我没有合手的军刃，要有合手的军刃，叫你们这一群小辈一个也难逃公道，全得与我夫主抵偿对命！”当下他们过招，也就有十几个回合，鲁清用刀往里一扎，锦娘往旁一闪身，左手一磕鲁清的腕子，那左手的判官笔，便奔他右肋刺来。鲁清一见笔到啦，忙一转身，张锦娘的右腿飞起，一下揣在鲁清的后胯上。鲁清往前出去四五步，忙用刀一扎地，算是没爬下。此时何斌就过来啦。张锦娘心中暗想，我一个女流之辈，虽然有艺业在身，那也架不住他们人多，跟我来车轮战呀。我治死一个，算是给我夫主报了仇啦。我要治死两个呢，那我就算够了本啦，这不能竟跟他们赖战法，必须狠一下子。遂说：“对面小辈，报上你的名来，你家奶奶笔下不死无名之人。”何斌说：“我住家正东何家口，姓何名斌，翻江海龙神手太保便是。”两个人当时打在了一处。

书要简断。连宋锦、赵庭等，全都甘拜下风。鲁清一看张锦娘面色未改，一点喘声没有。遂说道：“何斌呀，这咱们大家可讲不起啦，杜兴你到外面把你石大哥叫了来，可以将女贼拿住。”杜兴提着柳叶刀，顺着地道就出来啦。来到了上面一看，大声叫道：“石大哥。”石禄说：“小棒捶你叫我干吗呀？”杜兴说：“我鲁叔父叫我叫你来啦，地道里有个女贼，我们大家全不是她的对手。你去看去。”石禄把一对双铲放在廊子底下，说道：“小棒捶，你给我看着点。”杜兴说：“你去吧。”石禄到了屋中，东西里间一找没人，二次他出来问道：“怎么屋中没有人呀？”杜兴说：“您到西间，有个立柜，打开盖就

看见地道门啦，贼在那地道里头啦。”石禄说：“我说的呢。”说完他回到西间，打开盖，顺着台阶下了地道。到里面一看，说道：“你们大家跟着他动手啦？我来啦。”往当中一站，说道：“小子，他们大夥全叫你给打啦？清呀，这个女的也是莲花吧？”鲁清说：“对啦，她正是莲花。”张锦娘一看，来了个黑大个。问道：“黑汉，你与他们大家是一个党吧？”石禄说：“不是一党，我们是两党。他们大夥挡东西，我也挡东西。清儿呀，这个叫她家去吧。”鲁清说：“你打发她家去吧。”张锦娘说：“胆大的狂徒！你叫何名？你家奶奶笔下，不死无名之辈。”石禄说：“你若问，我姓石名禄，外号穿山熊便是。”张锦娘一听，他叫石禄，哎呀，原来他就是石锦龙之子，娃娃石禄他与下三门的人为仇作对，他是见头打头，见尾打尾，我要把小辈石禄治死，那江湖绿林的好友，可以推我为尊啦。张锦娘每次与人打，没落过下风。跟谁动手，也是先下手。今天见石禄一到，他也是照样。左手一晃，右手判官笔就到啦，他的心意是听见说过，石禄是个横练，扎剌砍拿全不怕。他全身善避刀枪，自己用笔找他的七窍，金钟罩就是七孔避不住，所以竟找他的七窍。她跟石禄一动手，今天这个亏就吃上啦。一伸手，笔奔石禄的鼻孔，张锦娘虽然能为高大，是跟另人比上倒成，要跟有能为的人一比，三两个照面，就得分个上下。石禄看她左手来啦，没理她。右手到啦，他一撤身。用右手一搭，便将她的右腕给刁住啦，往外一翻腕子，又用左手一盖她的左胳膊，往外一滑腰，以为他这掌就可以过去啦，那石禄看她往下一坐腰，石禄一立掌往下打来，耳轮中只听吧的一声，红光四溅，骨髓皆出，当时将她的人头，给砸入腔子里去啦，死尸倒於地上。那婆子丫环一见，连忙跪下说道：“列位侠客爷，您饶了我们一条命吧。”鲁清说：“石爷，在她身上擦一擦血迹。”鲁清说：“这位姑娘，快快的请起。老道把你们拐来的，还是自己来的呢？婆儿你住在那里呢？”婆儿说：“我住家在苏家坡，赵门杨氏。东村头路北，我们编席为生。皆因我丈夫病体沉重，死去的张锦娘从我们门前经过，便将我带到庙堂，与我丈夫求包炉药。到了佛殿，叫我烧完了香时，她拿了一包炉药，打开叫我看了看，说是用灯心灰的引子。我一看那个药，是粉颜色，他冲我一吹，我就糊涂啦。容我一明白，我就来到这里。”鲁清一边问他，一边看她脸上的颜色，是吓得战战兢兢。又问道：“这个姑娘住在那里呢？”姑娘说：“我住家在赵家坡东村口内，我一迷糊就来到此处啦，张锦娘让我…”说到此处，臊得他面红过耳，不肯再说。鲁清说：“你快将这个姑娘送到赵家庄，老道的财物，你可知道放在那里？”杨氏说：“在东掖间后房檐有个床榻，这床腿带轱辘，往旁一推，就可露出金银的箱子来。”鲁清一闻此言，忙与众人来到东掖间，看见床下四边有两只箱子，上头封皮，便叫何斌把那封皮给挑啦，看看里头有甚么物

件？何斌上前将封皮挑下去，开了锁，打开箱子一看，里边全是锦皮光亮物品，细软物件。值钱的珍珠玛瑙，大家全给拿净。那锦绣缎子、绸子等项，捡那好的叫杨氏拿去。众人把两位女眷送出地道，另外叫三手将电龙、银面太岁朱杰，在她二人的身后，暗暗送到赵家庄内，向他们家中代说此情。鲁清又向杨氏问道：“你家可有大车？借我一用。”杨氏说：“有。我家虽然没有，我可以给您借去，为的是答报您救我们之情。”当下电、朱二人将他们送走。鲁清又派宋锦、赵庭，令他二人，去到庙外，围着庙来个弯儿，以及河南河北，全查视一遍。宋、赵二人答言，照计而行。

到外边一看，此时已然过午，来到庙外，往东一看，一眼看不见村庄，来到正北，往四下一看，并无村庄，又转到正西，也是没有村庄。二番来到正南，过了小桥，往南一看，赵庭说：“我的兄长，这座火龙观，四周不靠，你我二人回到庙内，禀报鲁清。这座庙留不得，要是留下，僧道入庙，将来一定也学坏啦，难免的引入江湖之人，作旅客之害。”说完二人回到庙中，对鲁清一说，大家全说有理，便把纪伦放到廊子底下。鲁清往东南一看，谢斌、谢春、石俊章、杜林，他四个人也回来了。便将擒住水手之情，学说了一遍。鲁清便叫他们把绑绳给打开，那水手们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说道：“列位侠客爷，您千万的饶了我们吧。问我们甚么，我们说甚么。”鲁清说：“我来问你，你们都姓甚么？”有一个答道：“我姓张，我叫大张。”鲁清说：“大张，我来问你，这些个小船，是你的，还是老道置备的呢？”大张道：“这是老道花银钱置备的，雇了我们六个人，每人一个月工银五两。打鱼的鱼网，可是我们自己所置，打上鱼虾来，卖出的钱，归我们三个人所分。我们一个人，前五天在浮桥以东，捞上鱼虾归我们三个人。后五天归他们三个人，在浮桥以西去打。出多少鱼虾，满归他们三个人。那时我们三个，也不能闲着，轮流着从河岸上南北这两股大道上走，由火龙观到赵家坡，不足四里地，早晨走一个来回，正午走一个来回，天将黑的时候，再走一个来回。若有往来行人，无论男女，将他引进庙堂。无论客人有钱没有，老道是给我们五两。”鲁清说：“大张，你已引进多少人来啦？”大张说：“列位侠客爷，我们几个人，诓进一个老者来，在方家中居住。老者姓方，名叫方万山。老头拉着一头驴，驴身上有一个褥套，他们是这样规矩，如果是两个人诓进来的，五两归两个人分。三个人诓进来的，也是平分，到了五个人，或是六个人啦，他就给我们加三两。可是我们往进带人，是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不用说老道一定有图财害命之情。众位侠客爷，您再想再想，不是就为五两银子吗？断送了一条人命，那死去的冤魂，就许缠绕于我。因此后来我们决不往进引啦。”说话之间，水手们看见老道被人力劈两半，那纪伦被捆在廊子底下，四名水手公举，异口同音说道

：“众位侠客爷，这个纪伦，可留不得，您把他送到当官治罪，或是您把他处置了。这小子俐齿能言。他到外边四乡八镇，给老道探听音信。他有一个外号，叫赛苏秦。在那里铺户、住户，要是有美貌的妇女，被他看见，他回来禀报恶道，恶道便在夜间，前去采花。有那不从的主儿，即被老道斩杀。我们打鱼虾，时常打上男女的人头来。”鲁清说：“你们四个人把话听明，看见我们大家没有？我们是到处除暴安良，你们四个人可知道？哪个村庄有好淫之人，或是那欺男霸女之辈，将他们说了出来，与你们四个人无干。我们前去处置他人。”四个水手异口同音说：“没有。”鲁清说：“这六只小船，归你们四个人所有，专在河中打捞鱼虾为业。”四个人点头答应。

正在此时，朱杰、电龙弟兄二人，送人借车辆回头，电龙上前说道：“鲁爷，我们送到他们家中，由杨氏给借来一辆。那玉容姑娘倒给借来两辆来。”鲁清、杜林爷儿俩出外一看，那两个赶车的，长得忠厚朴实，并非奸诈之辈。有两个年长的，一个年青的。便问那个年轻的道：“你是哪里的呀？”那人说：“侠客爷，我是小丁家庄的。”鲁清说：“你姓甚么呀？”那人说：“姓丁，名叫丁祥。多亏您诸位侠客爷，将我的老乡丁玉容救回到家，我这里谢谢您啦。”当时跪倒行礼，鲁清令他起来。这才回到庙中，到了地道东里间，把庄榻往西一挪，露出箱子来，急忙取出金银。各处全行搜找遍啦，里面各处查看明白，便将一切金银与贵重物品，全搭了出来，拴扎车辆。又叫过厨子与四名水手，每人赏银十两。庙中的东西，任凭你们取，外河里每人一只船，其余两只归姜三所有。又嘱咐他们五个人。“以后你们再给凶僧恶道当下手，被我等查见，是定杀不留！”五个人异口同音的道：“列位达官，这个赛苏秦纪伦，您可千万别留他活命，这个小子要是留了活口，他上正北九天玄妙观，那里九手真人李玄清，是老道授业的恩师，那纪伦他上玄妙观，是常来常往。我们五个人的家眷，住在哪一村，他是尽知。他一个人要是逃了活命，那我们五个人连家眷全不用活啦。”说着话一齐跪倒尘埃，五个人又说：“他俐齿能言，他专在外面给老道采盘子，年轻妇女，死在他口中的可真不少。您要放他，把我们五个人全杀了倒好，要放可千万别放他，我们五个人的阴魂，到了地府阴曹，跟他都完不了。”鲁清说：“这也不能竟听你们五个人一面之言，你们要是平素与他有私仇呢？今天趁着机会，借我们的刀报仇，那可不行。我的刀虽快，可不能被别人利用。”杜林说：“鲁叔父，可以把人塞口之物取出，追问他经过情形。”鲁清一听有理，这才上前把他口中之物取出。问道：“你倒是姓李呀，还是姓纪呢？”水手纪伦说：“我真是姓李，您别听他们的。”杜林说：“那么你上玄妙观去过几次？”纪伦说：“您贵姓？”杜林说：“我姓杜名林，混海龙的便是。”纪伦一听，心说：坏啦，今天我遇见他二

人，就是把唇齿说破，舌尖说焦，也是白费。杜林叮问道：“你倒是去过没有？去过几趟？你要是实话实说，可以饶你不死。”纪伦说：“杜小爷，我来到庙堂，就是去过一趟。”杜林说：“你干甚么去啦？”纪伦说：“我家少观主，叫我去见老观主，拿来五路的薰香。”杜林说：“他们师徒对待你，有甚么意外的好处呢？”纪伦说：“要提起他们师徒对待我，为人说话，不可忘恩负义。”杜林说：“是啊。”纪伦说：“对待我实在是恩重如山。”杜林说：“你去到玄妙观拿来五路薰香，难道说，这里不会制造吗？”纪伦说：“这里不会制造。”杜林说：“你把香拿了回来，那老道才能在外做那伤天害理之事。鲁叔父要不然这样办吧，咱们走后，把他倒挂在檐间，我们走后，你要把人喊了来呢，那就算是你命不该绝。如果喊不了来呢，那就算是你的报应循环，不与我们弟兄相干。”纪伦心中所思，只要有我的三寸气在，足可以有人将我救下。那时我到九天玄妙观，前去报信。杜林众人，将应用物件收拾齐备，看天色已晚，便将纪伦挂在明柁之上，大家出庙。

杜林二次进来，把庙门关好，飞身上墙，来到庙外，那姜三与四名水手领走船只。这里众人，赶着车辆，直到赵家坡，来到店中，令他们清算账目，付完了钱，将各人的马匹拉到店外，众人接过马匹。杜林说：“鲁大叔，咱们男子作事，非狠不毒，不能作事，可是分在那里作事，您众位先走着，我与鲁大叔，回火龙观，这个庙留不得！因为他孤立一座庙，再有江湖人入在庙里，那时也不是好地方。”大家说：“好吧。”他们众人往前边走去，这爷儿俩往回走来。且说庙中纪伦，在明柁上挂着，不由自己心中暗想：这里很大的一片事儿，谁知老道被人斩杀。顶大的事，化为乌有。我必须喊叫一声吧，他这才喊了一声。继而又一想：哎呀，好利害的石禄，一掌打死了张锦娘，可是她素日所作所为，也算命当如此。他们对于往来行路的，治死无数，良家妇女，也死不少啦。两个人收缘结果，可说是报应啦。我纪伦要从此逃了性命，决定改过前非，回我正北纪家寨，先去与我观主送信。想到此处，他又大声喊嚷，说道：“外面有人来，进庙快救我。”喊完了他暗想说：“我跟我观主学会了胡哨，可惜两手被捆，不能捏嘴。胡哨不能响，谁能知道我在这里呢？”

书中暗表，纪伦做下了伤天害理之事，恶处与老道相同。他引诱少妇长女，损处特大，理应遭报，所以今夜才如此。且说杜林、鲁清，从打赵家庄，行走如飞，来到了庙的东界墙以外，听见里边纪伦喊嚷。他们爷儿两个绕庙兜了个弯儿，然后的换好了夜行衣，寸排乌木钮，结绒绳十手绊，背后家伙，青绢帕蒙头，前后撮打拱手，兜裆滚裤，上房软底靴袜，围打半截鸡抓的花蓬腿，收拾紧衬利落。白昼衣服，打在抄包之内，围在腰中，抬手动脚，不绷不吊，这才来到墙下，飞身上墙，跳在院中。往各处看了一遍，杜林说：“鲁大叔，您

到后面把他后殿给点啦，我在外边给点。”说完爷两分开，鲁清来到后殿，到了鹤轩，细看没有甚么，火褶子先把窗户给点啦。当时烈炎飞腾，金蛇乱串，火光冲天。他又到东西配房，也是如此的给点啦。然后上了东墙，站在东墙北头，捏嘴哨子一响。此时杜林在前殿，也是如此的把殿给点着啦，往后面来找鲁清。爷两个会见之后，跳出了庙墙。此时全庙已着，满天红光。二人来到树林子内，往西看着，此时中殿上吊着的纪伦，是心中乱成一片。心中后悔，暗说我不如辱骂他们一顿，叫他砍死，倒落个快。如今堪堪烧死，我曾在殿中抽过一回签，拿到玄妙观，叫老观主批讲过。老观主说我将来临危之时，火化其尸，佛祖的签帖不说谎言，如今果然如此。急得他浑身出汗，少时中殿也着了，吓得他嗓音都变啦。大殿火已起，少时烧得片瓦无存。鲁清二人在林中观看，所见正西来条黑影，到了他们跟前，没说甚么，口中作出吃的一声，向东跑去。鲁清忙问甚么人？前边又吃的一声，二人连忙追了下去。少时前边那条黑影，踪迹不见。鲁清说：“杜林，你看此人是蔑视咱们俩，要凭咱们的脚程，会没追上？这个人的脚程，真叫比咱们快呀！”正说着，由后边打来一块大土块，掉在他们眼前。二人忙注目一看，那条黑影又飞了来，砸了他们一下子，飞了过去，直向何家口而去。他们爷两忙向前追去，直追到西村口，前边那人又不见了。二人到了林中，换好衣服，这才进村子，来到祥平店，上前叫门，里边问甚么人？鲁清说：“我回来啦。”里边有人开了店门，他们进去。来到里间，问道：“列位老哥，咱们这里来了人没有？”徐国桢说：“没有。”

书中暗表，徐国桢自从鲁清带领众人走后，他便派出镖行十老为前夜，他们些位为后夜，大家注意点，看守此店。一来为保护他们母女，二来保护何大弟的尸首。倘若他们走后，店中出了点甚么事情，那时咱们大家的名姓，可就栽啦。鲁清、杜林爷俩个，利口能言。事后叫他们拿咱们当话把，那可犯不上。书中一句垫笔书。镖行十老，镖行五老，以及三老、二老，他们都是著了名的达官啦，徐国桢、蒋国瑞，平日竟说朗言大话。且说闪电腿刘荣，在暗中说道：“死去的我那何大哥，我二人就差是一个娘生养的，上火龙观去报仇，也用不着我刘荣，可是我要不去呢，那鲁清、杜林必然说我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哪里我刘荣也得到。何家口一片盟兄拜弟，恐怕有个疏神大意，放心不下。我替他们累碎三毛七孔心，我与何玉神前结拜，情同手足。此次我随他们来到火龙观，还得回去查看一遍才放心。因此他每天夜内，必须先到何家口一次。火龙观平了之后，大家往回走着。他这才说道：“马大哥，这里事情已完，我跟你们不能一同走，我必须先回店去。”说完一毛腰，就往东走下去啦。刘荣一边走着，听不见有马蹄车声，知道相离远啦。他便岔道往北，翻回火龙观。一

边走着，他心中所思：鲁清、杜林，你们爷俩个，事事都想绝啦！你们是艺高人胆大，真正江湖侠客剑客你们没有会过。那金针八卦左云鹏，在临安城正东，独自一人立过三教会，一针定八卦，分为八八六十四门，自造转牌。那左云鹏所禀徽宗皇帝御笔钦封，因此这转牌上面乃是圣旨一样。左剑客与我贺过号，闪电腿的便是。你等又有甚么经验呢？一边想看，便走到了火龙观。看见前后殿已然完全着啦，往东送去一目，看见他们爷俩个站在树林子那里还看啦，因此又戏耍他们。一连三次，然后自己便回到了何家口。鲁清、杜林也回到何家口。鲁清问徐国桢、蒋国瑞、李廷然：“三个兄长，我们大家扫灭火龙观，这里来了人没有？”三老一齐答言：“这里有我们弟兄，那还有人来，除非他肋生双翅？”鲁清说道：“三位仁兄，我与杜林他们，火烧庙宇之时，我们在庙边树林中，从我们眼前过去一条黑影，他怕我们看不见，口中还吃的一声，我们问他是谁？他吃了一声，顺着大道，往这里而来。后来会把这条黑影追丢啦，我们爷两追的没有了人啦，还能跑吗？后来从后边扔过一块土坯，掉在我们眼前。那人又从我身旁，擦着衣服就过去啦。”徐国桢说：“贤弟你没看见这个人吗？”鲁清说：“看见啦，就是没看准脸面，此人实在脚程快。”徐国桢说：“鲁二弟，江湖的人实在无法访查，比咱们高的傲的可有的是。咱们弟兄们场中谁也灭不过我那大弟石锦龙，他跟谁也没狂过傲过。与多大的能人动手，前五招不开门，自称艺业浅薄。他自立大六门，第四门，一门有三种军刃，槊鞭铲，盖世无双，现下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呢？”说完这些他们又谈了半天闲话。

天光已然大亮。鲁清说：“咱们候等大家吧。”书要简断，一连三天，他们众人才回去。这里有马德元上前叫门，何忠上前与大家开了门。众人说：“都回来啦。”当时有人传进话去，众人一齐往内。马匹交给店里夥计，刷饮喂溜。夥计问：“这三辆车怎么办呢？”何斌说：“那就听我鲁叔父的吧。”众人一齐到了里边，德元见了鲁清说道：“鲁清，你们怎么早就回来啦？你们回来怎么不给我们话呢？省得我们在中途路上等着。”鲁清就把路上所遇的事情，细说一遍。大家这才明白。鲁清出去，吩咐夥计们把三辆车卸了，忙打开银钱箱子，从里面取出银子来，是每人二十两，另外嘱咐他们说道：“你们村庄里外，要有土豪恶霸，欺压安善的良民，可以来到何家口祥平店报信。若有土豪不举，那时被我们访查出来，可小心你们的脑袋。”三个人说：“不敢。”说完赶车走啦。鲁清问道：“咱们列位里谁带了伤啦？可千万早一点上药调治。咱们不久，就要够奔西川，好与我那死去的兄长报仇！务必杀了那银花太岁普铎与那二峰，将三寇的人心人头，拿回何家口，好与我那何大哥祭灵来。”大家连连说是，有那被伤的主儿，赶紧调治。过了些日子，全行治好了之后，鲁清

问大家伤好了没有，众人说：“都已好啦。”这才在一处商量此情。外边有人回禀，说：“有山东清江四大冷海，西海岸上家台，二位达官求见。”大家听了连忙往外，到了外边一瞧，倒有许多从不认得。这里徐国楨问道：“你们二位是谁？可恕我徐国楨眼拙。”就听那个紫脸的说道：“这位老前辈您贵姓？”徐国楨自通了姓名。二人一闻此言，连忙上前拜倒，说道：“老伯父在上，现在我们于成凤、华成龙参见。”徐国楨说：“你二人快请起，您二人我怎么不认识呢？”于成凤说：“那是您不认识，要提起我师父，您准得认识。”说话之间，刘荣也走出店外，在人群中他说道：“谁来啦？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呢？省得在店外说话。”及至见了这二人，他说：“你们两个人，还不上前与他等行礼？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回到店内有甚么话再说吧。”众人当时到了里面。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群雄打店黄林庄 霍坤访婿立擂台

且说大家人等进了祥平店后，刘荣说：“你二人因何到了此处呢？”于成凤说：“我奉了我师父之命，前来何家口。听镖船上人等所言，水面达官被西川莲花党之人所害，因此我师父才派我二人前来，为助力何少达官前去报仇。”刘荣当时与大家致引完毕。徐国楨问道：“刘贤弟，他师父是哪一家呢？”刘荣说：“那位老朋友复姓上官，字子泉，外号人称万丈白涛圣手擒龙，掌中对一万字莲花铎。”徐国楨说：“我听着此人太耳熟啦。”刘荣说：“这位老朋友所教徒弟五人。”徐国楨说：“但不知他是哪一门呢？”刘荣说：“他是左少林门，此人文武全才。上官子泉的徒弟，都是成字的。头一个门人弟子，叫海狗子杜成明。第二个就是此人，高跳龙门于成凤。第三个叫海马朝云华成龙。第四个乃是他的儿子，乃是上官成安，别号人称闹海金鳌。第五个是姓胡，双名成祥，外号威镇八江沉底牛的便是。按他儿排了下来，那第六个是姓蒋，双名成林，绰号人称劈水海鬼。由上官成安这里说，他们哥四个，俱是每人使一对万字莲花铎。因为他们弟兄都很精明，内中胡蒋二人，身体粗壮，这上官老侠是量其材，做其用。看这个徒弟的品行与他的脾气，该当多大的身份，传他多少招，不管他是师兄师哥，不是一律所传。胡蒋二位，老侠所传是每人一口象鼻子飞镰刀，此刀体沉十七斤半一口。”刘荣说：“他们通了姓名，人家便可知道是上官老侠的门人弟子。”大家经他一说，这才明白。当下他们又等了几天，见没有人来，鲁清说：“诸位，咱们要是去上西川报仇，已将火龙观扫灭，我才顺心。谢斌、谢亮、俊章，你弟兄三人，拿三面铜锣，前后中三道大街去聚人，往中街祥和店以东站立。”又叫人把高桌搬到店门以外，鲁清众人来到店外，往东一看，不亚如人山人海一般。鲁清说：“谢斌把铜锣给我一面。”说话接过一面来，一敲打锣边，众人不敢说话，静听他说。鲁清自通了姓

名，然后说道：“列位老乡，我与你们大庄主是神前结拜，如今我有一事，相烦你们父老有驳回的没有？”此时众人是异口同音，一个驳回的也没有。鲁清叫道：“何斌，你到前边来看一看，三十岁以外的挑出六百名来。两个人一根绷腿绳，六百人是三百根。前街一百根，分出东西来。后街中街全是一个样，是每一条街一百条，东村头五十根，西村头也是五十根。你们六百人将话听明，我等大家上西川走后，你们大家要保守东西的村口，把绷腿绳预备齐毕，白天东村头二十五根，夜内二十五根，东西村口，全是一个样。要是有来往人等，叫他绕庄而行。他要是听不，非穿村过不可，那时用绷腿绳，将他绊倒，把他擒获，将他腿别上，每日给他三碗稀粥，别把他饿死。容等我们回来，再行发落。若是有那与你们老达官的沾亲至友，要来到此处，你们可以对他说说明，我们大家之事。叫他上西川银花沟，追我们大家去，好助你们少庄主一膀之力。”

说完何斌上前过数目，一共是六百余名，这个说三十二，那个说二十八，他挑出来的人，全站在祥平店以西，路南站立。四十里外的也挑三百人，每人坡刀一口，前街一百，中街一百，后街一百，东西轮流。前后中三道大街分出前后班，各占后前夜。五十里外的又挑出一百人，每人花枪一条，保护祥平店。白天五十人，夜间五十人。姜文龙、姜文虎二人，在祥平店主事。鲁清又说：“我们大家走后，无论男女他到庄内找人，头一样先洗洗他身上，有军刃没有？没有军刃将他绳缚二背，叫他到庄内找人。咱们姐夫全是至亲或是至友，全要如此的办。皆因你二人艺业浅薄，何家口地方太大，恐其你二人，护庇不过来。我们走后，何家口要有一差二错，你私作主，往本庄内放人，可小心你河南姜家屯。其余人等，通盘散去。”鲁清说完下了高桌，遂吩咐来人备马匹，今天就得起身。大众人等，将东西物件，通盘拿好，一路的盘费，何凯都拿好了。杜林说：“鲁叔父，咱们未曾动身，您必须在西村口站着，点一点才好，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咱们大家站在一块，是个团体。”鲁清这才叫何斌、谢春、谢斌收拾行囊褥套，多拿金银。众人来到外面，各人拉过各人马匹，搭好褥套，拉着马出西村头，全从鲁清面前经过。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柳金雄、柳玉雄、飞天夜叉蒋兆熊、飞天豹子神枪焦雄，多背长须尤昆凤、双翻飞熊莫得方、金头虎孙立章、银头虎吴纪章、病二郎李贵，大众人等，缕缕的往外走。众人从此走，留下之人，便将何家口把守住啦。

众人到了庄外，飞身上马，暂且不言何家口，且说大家，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顺着大道，一直往四川而行。走在中途路上，一条小路，有那些个男男女女，背包拖笼，往西行走。挑篮担担，扶老携幼。此时天已过午，鲁清说：“丁大哥，您下马前去打听打听，他们大家上那里去？是逃难呢，还是看热闹呢

？”丁银龙答应，翻身下马，拉马走上前，找一位年长的老者，冲人家一拱揖，说道：“这位老乡，我跟您领教一二。”那老者便站住了。问道：“达官，不知您问甚么事？”丁银龙说：“你们诸位是看热闹，还是赶庙会的呢？”老者说：“达官，我们一来是瞧热闹，二来是赶集子。”丁银龙说：“是甚么热闹哇？”老者说：“您顺着我手指，正西有座黄林庄，那庄是五里地一条长街，南村头有一个擂台，立擂台的是西川人，立一百天的擂，老没开擂。”丁银龙说：“这个台立好了没有呢？”老者说：“早就立好啦，听那一方的人说，他们为是等着山东一带的英雄前来，人家才开擂呢。”丁银龙一听，当时气往上撞，遂一抱拳说道：“谢谢老兄。”回来便将此话对鲁清一说。何斌问道：“鲁叔父，这是甚么事？”丁银龙便将那老者所说的话，一一说了。鲁清说：“好，不远，咱们大家若是骑马匹进庄村，恐怕村民害怕。”说完他一抬头，看见西北角上，有一大片松林，遂说：“咱们先奔松林吧。”大家一听很对，这才一齐够奔松林而来。到了林中，各人翻身下马，鲁清说：“丁大哥，您去打听店去。”丁银龙要把马拉到林中，鲁清说：“您拉着马去，倒好打店，找一宽阔地方才好。”丁银龙这才拉马进了北村头，一看东西的铺住户不少，人烟稠密。他往南一边走，一边看。到了街的当中，路西有一座大店，那店里出来进去的人，还真不少。他来到店门前，细一看房子，以及店的情形，也有往出拉牲口的，也有往里拉马匹的，白墙上写着斗大的黑字，北面写着是‘三义客店’。茶水方便，草料俱全，许多单间，男女的客座。那店的南门，写着安寓客商，包办成桌酒席，临时小卖。丁银龙看明，遂问道：“店家。”少时从里面出来一个夥计，年约四十里外，身高八尺开外，面如姜黄，粗眉大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竹簪别顶，一身蓝布衣服，白袜青鞋，腰中结一条油裙。银龙问道：“你们这里有闲房没有？”夥计一撇嘴。

书中暗表，原来此人姓张，行六，村中人给他起个外号叫抛鞋张六。他说：“达官，您要打店，可在我们这里，我们店可宽大，正对你们保镖的住，您随我来。”当时丁银龙拉马来到店内，张六说：“您看这北房是十一间，当中是三明间，两个暗间，东头是一明两暗，西头也是一明两暗。”他又说：“您看这廊子底下，也是很宽敞，我们柜房是三明间，有暗间，有套间，全是我们亲友住着，从这南房往西，便是马棚。后院还有一眼井，就为保镖的达官住。无奈有一样，您是保镖的达官，既是达官，那您得讲理呀！您佩是达官，还能抢买抢卖吗？门洞里两条板凳底下，全有人住，您请上别处去找，我们这里没房。”丁银龙一听，不由大怒，说：“你这个抛鞋倒不错，我今天行个违礼的事吧，可也是你招出来的，再说我们这行人，到哪里住店没亏负过夥计，今天

无论谁说也得住店。”说完拉马出了店，别的夥计看见了银龙气得浑身立抖，遂说：“张六，你这不是给柜上找麻烦喂？人家走后，叫来夥计或是朋友们，来到咱们这里胡一找事，那时岂不是个糟？”张六道：“你们大家先不用管，我惹的事我搪，与你们大家无关。”众人说：“好，那么瞧你的啦。”按下他们不表。

且说丁银龙来到松林之内，便将店中之事，对大家一说。杜林说：“鲁叔父呀，如今咱们就有点沾西川地边啦，照这么样的打店不成，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我说出一个人来，叫他前去打店。”鲁清说道：“叫谁去呀？”杜林说：“叫我石大哥去打店去。”遂大声道：“石大哥，咱们可要北房，还上那一家打去。”石禄说：“好吧，我去打店去。”当时解了那匹黑马来，往外走去。问道：“大丁子，是那个店呀？”丁银龙说：“你进村头路西里，这一座大店，就是那一家。”石禄便来到街当中，看见了许多的人，全往北瞧，他看见路西果然有一家大店。心里说：“一定就是这里啦，便拉马就往里走，大家说：“你找谁呀？”石禄说：“我住店的。”夥计说：“我们这里没有闲房啊。”石禄说：“我要正房。”夥计说：“全有人住着啦。”石禄说：“不管是谁住，也得给我腾出来，要不然我可提拐子往外扔。这北房他们住多少日子啦？”夥计说：“前半个月就在这里住着。”石禄说：“他已然住了半个月啦，我是才来的，走累啦，叫他先给我挪开吧。要不然我可是进去怔往外扔。”众夥计一听，遂说：“咱们大家可别管，谁惹出来的谁搪。”那石禄说道：“你们快去告诉他们去。”他是拉着黑马，面向北站住，张六来到北上房，向客人说道：“客人，您这五位，可也是保镖护院的，您看外边这位大太爷，他一死的要住这个北房。”那五个人一听，内中有个黄脸的说道：“夥计，我们住了半个月啦，还有后来的催先来的吗？”张六道：“您看外边这位可不讲理，您要不给腾出来，人家一定不答应！他长得可凶猛。”此时石禄在院中，大声问道：“二格呀，你说了没有？”张六说：“您别着急呀，人家是先来的，也得容我跟人家商量商量呀。”石禄说：“小子，你不用跟他们商量，他们不出来，你不会打他们吗？”张六说：“您打成啦，我们可不敢打，来一位打一位，那明天全给打走啦。”石禄说：“这可是你叫我打他们，那我就打他们。”说着甩了大衣，搭在马上，手提打马藤，说道：“大老黑，你在这里等着我，待我打他们去，这可是小二叫我们打的。”说话之间，一来到北房屋中，冲着黄脸的身上，吧吧的打了几下，五个人一见，忙一闪身形，就蹿出屋，来到院中。一直够奔柜房。石禄说：“你看我把他们打出去啦不是？你说不敢打他们。”说话之间，他进到东里间，一看屋中没有甚么，他又来到西里间，看见后床沿上，有五个大褥，他过去一伸手，摸出一包银子来，不由大喜

，又一摸别的里也有，当下将五包银子放到明间桌上，遂叫道：“二格呀，把这个褥套给他们拿出去，他们要问银子，你就说不知道。”石禄到了外边，将皮搭子拿了进来，便将银子全放到里面，又拿了出来，放在马的身上啦。拉马匹往外走，说道：“二格，你告诉他们，我先出去一会，回头我回来。”看见那屋子里有人，张六不敢相拦，他便来到柜房，说道：“六位客人，从您来的那一天，我就说过，叫您有甚么银子存到柜上，短少一个草茨，全能还您。如今您有银钱，可被那人拿走啦。”五个人一听，不由一怔。

书中暗表，这五个人，乃是西川傅家寨的，大爷叫小蜜蜂傅亮，二爷叫金头蜈蚣傅豹，三爷叫小花蝶傅荣，四爷叫追风鬼姚庆，第五个便是黑面鬼姚明。这五个人也是莲花党的淫寇，当时傅亮说：“张六，你不用管，我们有能奈找他要钱。打不过他，我们这银子不要啦，我托你一点事成不成？”张六说：“您托我甚么事？”傅虎说：“我们哥五的马，你多给照管点，有时给喂一喂，千万别往外拉。那褥套在你们店中寄存几日，你看见我们哥五个啦吗，无论是谁回来，拉马取东西，你全叫拿了走。该多少饭钱，我们如数给银子。四位贤弟，有名俗话，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捉，走哇！咱们上别家打店去。”按下不言，且说石禄，他来到北村头，高声喊叫：“你们大家全来吧，店里有了房啦。”鲁清说：“诸位，咱们全把军刃亮了出来，再拉马匹进村口。”大家一听，便将军刃全都亮了出来，一齐向村中走来。杜林、杜兴弟兄二人，在林中看了一遍，不留一物，这才随众人往村子里而来。翻回说店中的先生，向他们亲友说道：“列位呀，你们可以早行脱出此店，回家去吧。这里不一定要出甚么事呢。”又向东西配房的客人说道：“列位听真，如果别处去找店更好，我们这店中是要有事，不走的主儿，那时吃了苦子，可别埋怨我们。”大家夥儿一听，不知是怎么回事，有那胆大的主儿，想要看一看是甚么事，那胆子小的主儿，就搬到别家去住。店门外的人全往北跑，夥计不知是怎么回事，少时又往南走。当时张六便来到门口，往北一看，自己吓了一跳，就见从北边来了许多的达官，高矮胖瘦，黑白丑俊，年长的须发皆白，年小的就是小孩，前边走的是那个黑大个。丁银龙说：“鲁清啊，石禄倒没找错了店，正是那家。”说着话大家一齐来到店门外。张六一看，吓得颜色变更。石禄说：“来呀，就是这个店。”众人便拉马进店。鲁清大声问道：“哪一个铺掌？”先生出来说：“我们东家没在这里。”鲁清说：“那么哪一位掌事呢？”先生说：“我们这里有个夥计，叫张六，他人了事，有甚么事可以跟他去说。我是先生，竟管账目之事。”鲁清说：“张六啊，你不必担惊，少要害怕，我们大家一不强买，二不强卖，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你们做买卖可要公买公卖，不可蒙混於人。倘若被我们查了出来，那时可把你送到当官治罪。休要拿我们当匪人看

。我等全是保镖的达官，从此路过，我们前来打店，并没有强暴的行为。我们先叫知礼知面的人，前来打店。你们店房里面，是哪一家戏耍了你们，你们用话将我至友赶了出去。”杜林说：“鲁大叔您不用问啦，简直是谁说的，就把谁的人头弄下来，不用跟他们费话。”鲁清说：“杜林，你少说话，无知小孩子。”当下他站在院子当中，说道：“众位客人听真，我们用不着的房子，你们自管住，我们不会欺压人。我等住一宵明早就行，你们休要害怕。”张六此时也只可叫过几个人来，将众人的马匹接了过去。鲁清说：“你叫甚么名字？”先生说：“他叫张六。”鲁清说：“那房给我们预备下啦。”张六说：“北房吧。”大家这才扑奔北房。夥计奔石禄来啦，说道：“爷大您把马交给我吧。”石禄说：“你可不能动，我这匹马有点欺生，你要拉它，它可咬你。”张六说：“您给我吧，我拉一拉试一试。”说着伸手接了过来，那马直打坐坡，直张开嘴要咬人，张六赶紧又交给石禄。这才说：“得啦，大太爷您随我来吧。”当时石禄随他便把马给拉到了马棚，拴好了，又回到上屋。鲁清说：“店家，你们把店门关了，”夥计答应，便与众人打脸水，沏茶。此时天已平西，鲁清说：“张六啊，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张六说：“甚么事？”鲁清说：“这儿南头有一擂台吗？”张六说：“不错，有座擂台。”鲁清说：“这座擂台摆了多少日子啦？”张六说：“已经摆了好些日子啦。”鲁清说：“这些日子怎么不开台打擂呢？”张六说：“没有好日限。”鲁清说：“立擂的是那里人呢？”张六说：“立台的是西川人，此人不露名姓。他对外说，无名氏也。”何斌一闻此言，立时心中大怒，两眼就圆啦。那众人一闻此言，也都挂了火。鲁清说：“刘大哥，您下过转牌，那西川里正门正户的人，有没有啊？”刘荣说：“倒是很有几家。”鲁清说：“列位大家，不必动怒，事款则圆，有那些个正门正户的也有不作事的，也许是那路武门的人，特意前来以武会友。也未可知。张六你每天去看不看？”张六说：“我是一天一趟，因为我没见过，我知道那天开台打擂呢，现在眼看立擂就两个月啦。”鲁清说：“那里头刀枪棍棒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张六说：“您要提那军刃，可全是真的，纯钢打造的。大枪与砍刀最多，都磨的风霜快。”鲁清说：“张六，我再问你，这个立擂台的台官是何人？”张六说：“不知道，立擂台两个月了，台主不报姓名，听说是西川来的。”鲁清问：“黄林庄有多大？”张六说：“也是五里地的长街，”鲁清说：“张六啊，你们在店中，连先生带夥计，共有多少人？”张六说：“前前后后，一共是二十四口人，连打更的也在其内。”鲁清说：“你留下十六个人，给我们支应着，你能言可以带着他们出去，咱们店中之事，可别露出去。你到外头给我们打听打听那台官的真实姓名，住在哪家店中？共有多少人？站台的台官一共有多少？全是多大的年岁？在

甚么日子一定开台打擂？打听齐毕，回来报知于我。”张六答应：“是。”转身往外行走，鲁清说声：“且慢，我这里有五十两银子，你们拿去，每人二两。”张六便带着这银子，出来大家一分，还余二两啦。众人因为这二两银子要争吵，鲁清出来说：“你们大家可别吵，这些日子我们走的时候，有零即补。你们先把那银子存在柜上吧。”大家一听，这才不争吵。张六便带着人出外打听事不提。

这里店中之人，便与众人预备吃喝。鲁清说：“何斌呀，咱们大家是今天来的，他要明天开台打擂，那一定是西川银花太岁普铎，与那二峰，鼓动是非，要在此地劫杀咱们，以命相抵。我也想不到他们敢在此地立擂台，那时咱们就可以在此地，要抄灭他们莲花党，这三门的人。何斌呀，他要不是呢？你说他们还能在此地等着吗？”杜林说：“鲁大叔，原来这西川路也有好人呀。”鲁清说：“明白，哪里全有好人，咱们山东地面也有好人，也有镖喂毒药的，见美色起淫心之辈，人不能一概而论。杜林，我可嘱咐你，未曾要说话可多留神，你可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做事可不能伤众，棍打一片。未曾要说话，必须清水一边走，浑水一边走。”杜林说：“鲁大叔，他要是后天打听，咱们暂且先耽搁几日，店里夥计要是打听不出来，那时我与我兄弟杜兴，我二人夜换紧衣，入他的店。”鲁清说道：“听他的消息，倒要看一看他是那路的贼人，有甚么用意。”正说着话，外边进来夥计八名，探事回头，见了鲁清说道：“鲁达官，您诸位俱都是山东省人吗？”鲁清说：“我们多一半是山东省的人。”张六说：“好，我与您诸位道喜啦，我跟这立台的主儿，他所住的店里打听出来的，那店里有个夥计，他是我的一个哥们，那还能假吗？他们住在黄林庄东庄内路北四合店。立擂台的姓吴，名叫吴振山，带着满门家眷，镇台官无数，俱都是三十内外的，单等山东省人到此，才能开台打擂呢！您诸位今天来的，他们明天就开台打擂。”何斌听到此处，知道一定是银花沟的余党啦。遂说道：“鲁大叔，如此看来，也许是普铎他们的亲友，被他所鼓惑，前来在这里截杀咱们，也未可知。明天吃完早饭，咱们大家带着十名店中夥计，前去打听，他们如果全不认识，那一定是从西川带来的。”鲁清说：“诸位，大家不必多言，你我众人，明天要上擂台打擂去啦！我可有个准备，是咱们上西川报仇之人，寸铁别带，是这么着咱们去看。”何斌说：“鲁叔父，我不带军器，怎么能刀劈二峰呢？”鲁清说：“何斌呀，你可不知，我与你父神前结拜，你不过是个孩子，没有多大的见识，不用说别的，他们要把山东一个无名之辈治死都不成！更不用说还把我们何大哥治死啦！你我大家是扫灭莲花党之人。”石禄一听说道：“清儿，南边有擂台呀。”鲁清说：“不错，有擂台。”石禄说：“那我得去！台上有一个算一个，我上去他们全得下来！我提着他

的腿，给他扔了下来，吓得他们不敢上去啦！那时台上的东西，全是我的啦。”鲁清说：“上台的规矩，你知道吗？”石禄说：“甚么规矩呀？”鲁清说：“你还不知道啊？要上擂台呀，那是人家台官往上叫人。”石禄说：“他叫谁呀？”鲁清说：“谁在前头他叫谁。”石禄说：“怎么叫啊？”鲁清说：“他必须说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三山五岳练武的师父，诸子百家，男女老少，号棚挂号，所有压台银，五两赢五两，十两赢十两，所有上台打擂，是以武会友，完全得彩，分文没有。练武之人，不论男女老少，三场已过，准其上台打擂。如若不遵规矩，准其护擂之人，将其绳缚二背，送官治罪，按土豪扰乱擂台办罪。”石禄一听，说道：“一个打擂不咧，还有这么些个麻烦。我听咱们老爹说过，见擂台就上，他们给银子没事，要是不给银子，上去就往下扔人。咱们老爹还说，上擂台一报名姓，不用打他们就得给银子。”鲁清说：“那么你上擂台，通报你的名姓不？”石禄说：“我不说我的真名实姓，就说我姓走，叫走而大。咱们老爹说，他要把石禄打啦，连咱们老爹栽啦，顶好不报真名好。”鲁清说：“咱们大家上自镖行三老，下至杜林、杜兴，寸铁别带，准其到那里观看。”何斌一闻此言说道：“鲁大叔，这要是西川路的二峰呢？那时我怎能与我天伦报仇哇？”鲁清说：“何斌，我叫你寸铁不带，我有心意，你呀紧贴着刘荣。那门的贼人，他全认识。尤其咱们这些人中，镖行三老、二老全别去，在这里看着大家的马匹，丁银龙看守店门，刘荣要回来叫门拿军刃，您再给。以后谁爱甚么，谁拿甚么，准其他他们随便。除此之外，无论何人，要偷着拿了出去，在外惹了事啦，那可是他一人去搪，与大家无关。”众人一闻此言，全都点头认可。鲁清又说：“刘大哥，您总叫何斌在您身背后站着，只因那云峰，以及普铎，若有一个人上了台，那时您可赶紧回来取军刃，要是没有这三个人，千万别动家伙才好。”何斌暗想，不拿军刃，来到擂台前头，先拿云峰段峰，我手中没有军刃，在台上看见了他们，也难逃公道。鲁清说道：“刘大哥呀，您只要看见有西川漏网之贼，那时您就赶快的回来，取军刃要紧。”又说道：“徐国桢、蒋国瑞、李廷然，你们老哥三个在店中，看守马匹东西物件。左林窦珍，你们二位看守大家的军刃百宝囊等，满放在北房西里间，你们二位看着军刃。除去刘荣能拿外，其余谁要可也别给。凭他怎么要也不能给。”二人点头答应。鲁清分派已毕，一夜无书。次日天明，大家把早饭吃完。何斌早将小衣服换好，外边是披麻带孝。店门一开，大家一齐往外行走，未到店门以外。街上人等，往南行走，男女老少太多啦。石禄等众人，抢步上了沙梁。到了上头一看，下面有座擂台，是坐西朝东，明着是五间，当中间是明三暗九。蒋兆熊说：“列位，这个擂台可不是报仇的，你们看见那个棚没有？那是明五暗十，前头五间后头五间，勾连搭有十间

，坐东向西，有十间客棚是坐北向南，一共是五间，暗中也是十间。他们要是报仇的擂台，头里看棚客棚，全都没有，那才是真正的擂台呢。这个擂台犯一个隔阂。”鲁清说：“犯甚么呀？”蒋兆熊说：“西边有台算是白虎台。俗语说得好，白虎西边坐，不是福来就是祸。鲁贤弟，你看这立台的主儿，很有些个讲究。这副对联写的也真高，也过口气太大一点，上联是用水红缎子作地，是大红缎子足的字，写的是：‘凭刀枪轻世界拳打南山山崩岭裂。’下联是：‘以棍棒镇乾坤脚踢北海海滚波翻。’横批写的是：‘真在假亡。’他们看完了，各人心中又有点犹疑：你说他们是报仇的擂台吧，可又不能有这些看棚；你说不是吧，看他这对联与横批，说得又太狂一点。他要是报仇的擂台呢？那台上的军刃，可又锁在一处，绊得很结实。这真是叫人不放心。蒋兆熊说：“列位你们看，他们的武圣人的大门还没闭啦。”鲁清道：“太哥，我跟你打听打听，这个封门是甚么呢？”蒋兆熊说：“白腊杆子一对，就是大门。左边这个是外手，右边那根杆子在里边，这就是封着门呢。”鲁清听了，蒋兆熊道：“你再看不但是封着大门，而且还上着锁啦。”鲁清说：“在那里啦？”蒋兆熊说：“你看那十字架的中间，那不是搭着红绿的条儿？”鲁清一想，遂说道：“老哥哥，这个是甚么讲呢？”蒋兆熊说：“这个单有用意，五色绸子条是为五路达官，你以为武圣人姓武呢？不对。那位武圣人姓孙，名讳是缩字，按问名姓，生人为官印怎么称呼？死人就为官讳啦。”

闲言少叙，且说当下。鲁清一问这绸子条，又是怎么回事？蒋兆熊这才给他细批细讲，说人家这个擂台，还有女的呢，他们是带着家眷。鲁清说：“瞧哪里可以分出来呀？”蒋兆熊说：“您看那台帘，上红下绿，这就是男红女绿，那是带着家眷的意思。再往军刃架子上看，棍棒刀枪，戟钺杈环铛，长家伙后头，有十八样小军刃。带钩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圈的、带环的，这在上垂首，那下垂首是鞭镜人锤抓，拐剑勾镰斧。这是九样短军刃。后边也是十八样小军刃，带簧的带胆的，带绳带练的，带绸子条儿，前头有在数的十八般兵刃，后头这三十六样，全是出门以外，有能人练武的研究出来的。武圣时常下凡，好有一比，那么就好像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学会了武艺，出外惹出事来啦。那官府之中，不找本人，他先找他师父。徒弟有欺师之情，那就不好办啦。因此人家留下两三招，不肯全传了出去。临到他传徒弟，又留两招。传来传去，可就传不开了。所以说，文的越研究越宽，这个武术，可是越传越窄。因此武圣人时常下凡，来渡化那有缘之人。而今人家台上的军刃，满全用筷子粗的锁练缠绕，恐怕擦拳输了，一怒再抄起军刃来，那是容易出人命。”鲁清他们再看上垂首，那个软帘，是蓝缎色走水。南绣的海水江牙，每个水浪之内，出来一个独角蛟龙。那个蛟龙探出头来，往后瞧着。那下垂首的绿缎色软帘，红

缎子走水，帘上绣着一道大山，山上往下跑来一斑斓猛虎。揽着虎尾，三足踏山梁，举着一双斑斓虎爪。横着有一条紫缎色围屏，上面绣着一个大人熊。旁边有棵大盘松，熊爪抓住松树，松树上边，有一只大鹰，左爪着，张开了翅膀，低头往下瞧。再往松树左右看，是两行小字，是上下的对联。上首写的是：‘蛟龙出水无人挡。’下联是：‘猛虎离山谁敢拦。’盘松上边写的四个小字：‘英雄斗志’。鲁清说：“列位，咱们下山岗，可以围着擂台来个弯儿，看一看后边有院子没有。”众人一听很对，这才一齐下了山岗，来到后边。看见用竹竿扎好了转子，里面是栽好了的桩子，上拴绳，一直兜到南头。坐北向南一个篱笆门，那门内人家窝棚两个。

书中暗表，若是来了登台打擂的，有坐骑，好拴马，在篱笆圈的东边，有一个土围子，足有九尺多高，一个土墙，南面有门儿。在门的东边，有一张报条，上面注写着：黄六黄三，领县太爷的堂谕，带领官军四十名，弹压台场。有扰乱擂台之人，立时绳缚二背，堂前回话，有不遵台主之情者，一定究办。回汉两教，僧道两门，诸子百家，男女老少，到棚挂号，通报名姓。有压台银五两赢五两，十两赢十两。若有练武之人，盘费短少，没有此项压台银，来到号棚挂号，二场后准其无银之人。上台打擂，立擂台的台主，为西川吴振山。当时众人看明白啦，那一方有弹压的官军四十名，全在四十上下岁。满全是蓝布的底衣，蓝布号衣，后背上有一个月光，光中写的是正北卢和县。鲁清一看，这一拨人是官军，另外有一拨年长的，年少的，全是月白裤褂，白袜青鞋，花布手绢罩头，撮打拱手，蓝布的背心，红月光，上写：南门外十八村的首户。那些人在那里是谈话议论。天到正午，开台打擂，今天好日子。大家看人家虽是西川人，而今老天爷全都助力他，有个好天。在宋朝的时候，不少人可以说，您就别说是西川人，您一说是西川人哪，您跟他共甚么事，人家也不赞成。因为西川没有正门正户的人，有也不多。那西川人太野，全都不大正道。鲁清大家听众人说，台官快到啦。忽然听见东南角上一阵大乱，看热闹的主儿一见，往两旁一闪，众人往那边一看，原来进来一大群人。前头是一排四个人，全都是一个样，见此人身高九尺开外，胸前厚，膀背宽，精神饱满。粗脖挺大脑袋，面如重枣，粗眉阔目，鼻直口宽，大耳相衬。头戴紫缎色壮士巾，窄绦条载帽口，鬓边斜插茨菇叶，顶头一朵红绒珠，颤颤巍巍。紫缎色靠袄，蓝缎色护领。黄绒绳，十字绊，双垂灯笼穗，一巴掌宽蓝丝莺带紧腰，双结蝴蝶扣，大纺绸底衣。大叶搬尖洒鞋，蓝袜子花巾裹腿，外罩紫缎色通氅，上绣万福云，飘带未结淡青绸子里，肋下配定一口坡刀。黑沙鱼皮鞘，青铜饰件，黄铜吞口，蓝绸子的挽手。前边这四个人的穿章、打扮、骨格、相貌、年岁，全是一个样，不差一点。第二拨四个人，全是面白如玉，穿蓝挂翠，肋下全

配着轧把摺铁钢刀。第三拨人，全是面皮微黑，穿青挂皂，每人全是肋下配带坡刀一口。一来是分人的脸谱，二来是众人的穿章打扮，分出青黄赤白黑，澹黄紫绿蓝，个个全是耀武扬威。来到棚栏切近，早有人给开了门，放他们进来，又将那棚门紧闭。此时鲁清他们一看，上场门帘一起，杂样上来二十个人。下垂首那个门也上来了二十个人，来到台上，左边的人，在兵刃架子后头，靠近左房山俱都站立一行，背北向南。下垂首那些个人，也在南边一站。又从后边上来两个人，锁开了，从箱子内取出一个包袱来，打开之后，大家一看，原来是一条围桌。鹅黄缎子作底，四面绣出万字不到头，里头有双龙斗宝，下边绣着海水江牙，海牙里面又绣出云龙九献。又从那箱子里拿出一杆旗子来，是个斜尖杏黄的旗子，红火沿。青缎子足出来的字，上写“不准莲花党之人上台打擂，回汉两教，僧道两门，只要是莲花党之人，全不可以上台打擂。”当时将此旗子挂在当场，众人等一阵喧哗，大声说道：“台主到啦。”

鲁清众人往东一看，见四匹马，马上端坐一人，悠然自得。马后头有两辆花轱辘车，头一匹是紫马，头至尾一丈，蹄至背八尺，细七寸，大蹄腕，螳螂脖，龟屁股蛋，锥子把的耳朵，鞍鲜明。在马上有一位老达官，此人身高九尺开外，胸前厚，膀背宽。面如重枣，脸上皱纹堆垒，渗白宝剑眉，斜插天苍。大环眼努於眶外，狮子鼻，翻鼻孔。一把白鼻须，出於孔外，火盆口，唇不包齿，四个虎牙，支出唇外。连鬓落腮的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头戴紫缎色鸭尾巾，鹅黄飘带，紫缎贴身靠袄，青绸护领。大红缎子登山鞋，青袜子，打着半截花布裹腿，青抄包煞腰，紧衬俐落。身穿一件青缎色大氅，掐金边走金线，群边是万字不到头。在后边绣着狮子滚绣球，飘带未结，杏黄绸子里。在左肋下配定一口金背砍山刀，分量体沉，刀的尺码放大。瞧那第二匹，乃是白马。马身上长出来一身梅花，马上骑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眉似初月，唇似樱桃，鼻如悬胆，牙排碎玉，双耳垂金环。粉红绢帕罩头，前后撮打拱手。身穿鹦哥绿靠袄，淡青绒绳十字绊，有大姆指粗细。蓝灯笼穗飘洒，翠蓝汁巾煞腰，紧衬俐落，葱心绿的底衣，窄小金莲，红缎色斗篷。面色忠正，印堂一颗守节砂。年长约在二十上下。那第三匹也是白马，也是鞍鲜明，马上骑着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脸上皱纹很多。鬓发皆白，青手绢罩头，青缎的一件斗篷。

书中暗表，她穿深缎色的上身，蓝绸子底衣，半大缠足，慈眉善目的一位老太太。再看第四匹，乃是黑马。大家见此马龙性不小。马上一人，正是少台主。面如乌金纸，大抹子眉，豹环眼，黑眼珠太大，光华灼灼，真是大耳相衬，压耳毫毛不亚如倒竖抓笔一般。头戴一顶田瓜色青绸头巾，身着青缎色靠袄，一巴掌宽的护领，核桃粗细的蓝丝莺带煞腰。双摺蝴蝶扣，外绣大梅花。肋下佩

戴一口短把鬼头刀。此人是雄壮魁梧。四匹马已过，看见头一辆花车上，有两个姑娘，第二辆车上，是两个婆子。车马来到了擂台的南边，早有人把棚栏门开开啦。车辆马匹，一齐进到里边。关了站，众人下了马，顺着擂台往上走。上场门上来父子爷俩，下场门上来是母女娘俩。后边随着两个婆子，两个姑娘。鲁清大家在土坡上，往这里正瞧，看见那两个姑娘，面色忠正，印堂全有守节砂，两个人一样的打扮。那个身量高的姑娘，脸似桃花初放蕊，柳叶双眉杏核眼。鼻如悬胆，樱桃小口，牙排碎玉，双耳坠金环，水红手绢蒙头。撮打拱手，大红色的靠袄，紫绒绳十字绊。鹦哥绿的汗巾煞腰，葱心绿的底衣，腿上结着宽带。足下窄小金莲，蓝缎的斗篷。这两个女子，一个样的穿章，站在了那骑马的姑娘左右。那两个婆子，年岁全在四十上下的样子。慈眉善目，耳挂排环，天蓝色上身，青色底衣，半大缠足，在那老太太左右一站。鲁清说：“刘大哥，您可认识那位台主吗？”刘荣说：“我到看他面熟。”鲁清说：“哪么您说他是那门那户的呢？”刘荣说：“各门各户太多，我想他人不起。”杜林在旁说道：“刘大叔，不用说啦，据我一想，此人也许是西川银花沟普铎的亲友，明着在此设摆擂台，暗中敌挡咱们大家。”鲁清说：“杜林啊，你可不知道，那西川路上可也有保镖的，并不能说是西川人，就不是好人。刘大哥，您下过转牌，大一半的人应当认识。”刘荣说：“大小六十四门的人，我一时那能记得清呢？再者说，皇家不丢国宝，那时不能下转牌。西川路我就去过两次，与他在家不在家，转牌一到，他们有门长接牌，到不到的有他们门长。”鲁清当下往左右一看，就是蒋兆熊、杜林、何斌、焦雄、刘荣，六个人在一块，其余的人，分在各处，那就不知道他们上哪里去啦。

此时台上的老英雄说道：“儿呀，你赶紧把武圣人大门的锁头开开。”当下小金刀霍全，先脱了他身上的大衣，然后正好衣冠，赶奔上前，单腿打阡，将红绿的绸子条全解了下来，双膝就跪下啦，双手举起，先向东再向南，向北向西，四面全举到了。然后站了起来，金鸡独立式一站，脚尖一使劲转了一个弯，少台官说道：“让过诸位师父。”说完便将绸子条搭在箱子上。蒋兆熊、鲁清等大家，在下面往上观看，鲁清问道：“老哥哥，这五条绸子条，所为何用？”蒋兆熊说：“那是表示五路保镖的达官。”正说着，台上老达官又说道：“霍全，快将武圣人大门开开。”那少台官答应，上前单腿打阡，把白蜡杆子抽回，立在门柱的后头。那位少达官，将压尾巾摘下，来到台口，向三面一抱拳，大声说道：“回汉两教，僧道两门，男女老少人等，有那打过一拳的，踢过一脚的，练武的老师，如果要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赌五两赢五两，赌十两赢十两，若无有银钱，那在三场后，再上来比试。那位愿意上来比武？就请前去挂号吧。”正说之间，从下面蹿上来一人，细条条的身材，往面上

一看，面皮微白，细眉毛圆眼睛，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双耳招风。头戴翠蓝色壮士巾，窄绦勒帽口，顶门撮打茨菇叶，宝蓝色贴身靠袄，青缎色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青抄包煞腰，紧衬俐落。青底衣宽大，薄底靴子，罩腰兜根，外穿一件定蓝色通氅，上绣串枝莲。到了台上，双手抱拳，说道：“达官。”台官说：“武师父，您可在号棚挂了号啦？我台上可没见过您贵府的名单，您贵姓？”来人说：“我家住山东青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散座的寨主，姓侯名英，外号人称赶浪无丝。”台官说：“阁下压台银可有？”侯英说：“我等着登程赶路回山岛，因此一路之上未敢耽搁，恐怕违背山令，冲撞老大王的山规，我有性命之虞，皆因我囊内缺钞，正赶上台官有此立擂，比武得彩，看起来还是学文习武，只落得我当卖衣服。我今上得台来，还请您多多原谅才好。”台官说：“侯壮士，您要是没有压台根，还请您候等三场后，再来比试。”侯英说：“台官，皆因我走的太猛，没得带了银钱。”说着话便将大衣脱下，摘了头巾，收拾俐落。台官见这侯英，面有怒容，不由心中暗想，我要与他比武，看他的武艺一定不弱。遂说：“霍全，上前与这位师父接一接拳。可要多留神。”侯英往台上一站，大声说道：“这位台官贵姓大名？”霍全说：“我姓吴，我叫吴正。”侯英一闻此言，上前提手一打来，黑虎掏心，右手打来。霍全往旁边一闪身，这手就打空啦。当下两个人打在一处，也就有十数个照面，霍全使了一个太岁压山掌，劈头打来。这侯英往下一矮身，用左胳膊肘一拐他肋，霍全忙一闪身，两个人就错过了。侯英反臂一掌，霍全听身后面带着风声打来，连忙向前紧行几步。那侯英乘势用脚一勾他脚脖子，当时霍全闹了个大爬虎儿，倒在台上。侯英是鼓掌大笑，遂说道：“老台官，可以给我纹银一封。”老台官说：“且慢，你把我儿踢倒了，你又没有压台银。”侯英说：“依你之见。”老台官说：“你要是把我赢了，我奉赠纹银十封。”侯英说：“那你要不给呢？”台官说：“我立的起擂，我就有这个银子。男子一言，快马一鞭。君子一言，如白染皂。我说了不算，如同粉头一样。”侯英说：“如此甚好，你我二人较量一番。”他心中暗想，我要把他再胜了，那些银子就任我所拿啦。此时老台官，摘头巾，甩大氅，绢帕蒙头，前后撮打拱手，勒绒绳紧丝带，袖面高挽，将胡子分开，一撮两根绳，往海下一结，一切收拾俐落，就要与侯英擦拳比武。到了下文书，何斌比武招亲，四十六友诈西川，银花沟刀劈二峰等等的热闹节目，尽在后文再叙。

第三十回 霍小霞擂台打淫寇 何公子比武巧联姻

话说霍坤见侯英要与自己比武，连忙收拾紧衬俐落，遂说道：“朋友，你要是清江四大冷海的，多跟你打听一位朋友。你大半知道。”侯英说：“但不知是哪一家呢？”老台官说：“盘龙岛为首的。此人姓毕，双名振远，字士熊，人

送外号巡海老苍龙。”侯英一想，我要说是我们老寨主哇，那时要输了，连我们老寨主全跟着丢人。遂说：“我不认识。”原来侯英的武艺，要跟外人动手，他是个高的；要讲究跟高一点的主儿动手，那他可就不成啦。当下侯英往上一抢步，迎面一掌，台官一闪身，侯英往里一上步，往外又是一挂，老英雄一坐腰，侯英太岁压顶的一拳，往下砸来，老台官往后一倒步。三招已空，台官说：“且慢。侯英我三招让过於你。你可知道，我让三招，因为你说出四大冷海，我才看在我的盟友面上，饶你三招。头一招咱们都是武圣人的门徒，天下武术是一家；第二招咱们有见面之情；三一招，我看在大家面上。像你这样的能为，也敢上台前来比试？这里同不得土地，土地上要是有一个场子，有彩，那钱都不好拿，何况是擂台的银钱呢？若是到了擂台之上，并不是上来就给钱，一来你得有招，二来你得有技。艺高人胆大，我说我能为大，还有比我能为大的呢。”侯英说：“你把舌尖说破，嘴唇说焦，还当的了比武吗？有能为尽管过招，败在你的手下，我枉为少林门的人。”台官说：“好，请吧。我要叫你在台上走三招，银钱全归你。我这个擂台不立啦！”侯英说：“好！”连忙往前进身，使个错掌，奔台官咽喉打来。老台官往下一坐腰，侯英可黑，左脚的撮脚就进来啦，他是上下一齐来。台官一见他手脚全到啦，忙往南一掉腰，右手一分他的错掌，左手往上一擦，早将他脚后根抄上，右手回来一盖他脚面。侯英心想：我输啦，他只剩一只脚在台上站着。老台官问道：“你认输不认？”侯英说：“我认输啦。”老台官一笑，说道：“侯英啊，我跟你打听那位毕振远，你可曾认识？”侯英说：“我认识。”老台官说：“我看在盟友的面上，饶你去吧。”说着左手往上一兜，右手一掌打他前胸，将他打下擂台，臊得侯英是面红过耳。下边看热闹的主儿，来了个倒好儿。侯英说：“这位台官，你贵姓大名？”台官说：“侯英你回到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你见了那毕振远，你就说明。看明白我的脸面，告诉於他，我叫金刀的便是。你与他人一说，那毕某人自能分晓。”侯英说：“台官，你既如此，那咱们是后会有期。我回山另投名师学艺三年，再来报今日之仇。”说完扬长而去，后文书再表。

大家见他一走，又是一阵敞笑。那台官见他走了之后，这才向大家说道：“众位，哪一位要是压台银，请上台来打擂。”一言未了，从下面蹿上一人。台官往后倒退，连忙抱拳说道：“这位武师父，可以上号棚挂号。”此人说：“不用挂号，你我先行比试。”台官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绷条的身材，面似姜黄，宝剑眉斜插入鬓，二眸子灼灼放光，鼻高口阔。头戴一顶甜瓜帽，歪扣着，周身上下一身青，有一件大氅，在腰中围着。台官问道：“您贵姓啊？”那人说：“我在台下听您与那侯英所说，口音说是西川老乡。人不该死

，五行有救。我上山东看望朋友，从此经过，一时盘费缺少。正赶上台官在此设擂，擦拳比武，胜者可以得彩。”台官说：“您既然是西川的老乡，可以将真名实姓说了出来。西川路上，哪有不通真名的道理？”那人说：“台官。我要有银钱，早上号棚挂号了，输几两银子，没有关系，那银子是身外之物。不过现下我手中无钱，所以才上得台来。倘若是赢了台官您，那时您可以周济我些银子，我就有了路费。”台官说：“朋友，你不用说别的，你我既是武圣人门徒，又都是西川路上的同乡，一句话我周济您一封银子，没有关系。可是阁下必须留下真名实姓方好，千万不要说些假话。”那人说：“台官，你就不用问我名姓啦，我反正不能空口要你银钱。”台官说：“你要不说名姓，那时难以对手。”说话之间，看他眼神，是净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准知道此人不正，遂说：“阁下若不赎金钱，我情愿奉陪几拳。”那人说声：“且慢。适才我看见第二匹马上，所骑的女子，我打算与他比试几合，不知可否？我与别人还不动手，非得跟他才对手啦。”台官说：“朋友。他是一个女娃子。阁下的艺业出奇，你必须多有原谅才好，容让他几招，我感恩非浅。”说完又看了此人一眼，见他也就有四十上下的年岁，不由心中暗想：西川路上，莲花党之人很多，又一想自己的女儿武艺，与他人可以占上风，遂叫道：“姑娘，上前与这位武师父接一接招。”姑娘闻言，当时将斗篷就脱啦。旁边丫环说：“小姐休要动怒，待小环我抵挡他人。”姑娘说：“金屏，你看此人上得台来，并非是前来比武，他是前来找便宜来啦。你要上前，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待我对付他去吧。”说着将斗篷交与金屏，便来到台前一正面。来人一看此女，精神百倍，真长得如花似玉，美如天仙，足下窄窄的金莲。书中一句垫笔，此人正是西川路傅家寨的。这人乃是傅虎，外号人称小蜜蜂的便是。那位说，他们全是西川的人，难道不知道吗？原来西川地方大啦，不是全在一处，或是三五里地远近。如同有人在外，遇见口音一样的人，那便认作老乡，不必限于一处同住。闲言少叙。傅虎一见此女，长得在实好看，他早就动了心。往脚底下一看，一对窄小的金莲，大红缎子的鞋，满帮绣着兰芝花，薄底软鞋，鞋尖上有五彩绒球，有如核桃大小，绒球内暗藏倒须钩。君子上台打擂，接招还招。像傅虎这样的淫寇，是嘻皮笑脸。他心中暗想：此女长得绝似天仙，我倒试试她的武艺如何。想罢上前说道：“这位姑娘请。”傅虎往前一进步，右手劈面掌，往下就劈。姑娘一看这掌不是动手架式，赶紧往下一蹲身。傅虎是安心要摸姑娘的脸，姑娘那能让摸，一抬右手，往上一挂。二人过招，也就走了十几个照面，老达官说道：“姑娘得便，让他下台去吧。”这回傅虎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式，双拳往下就打。姑娘施展是野马分鬃势，双手往上一分，跟着一长腰，又使了一个难登步，向前踢去。傅虎一看姑娘的脚来啦，他乃是个淫寇，不由一迷

神，脚已踢到，连忙一低头，又一低头。虽然说姑娘这一脚没登在他的前胸，可在他印堂稍微沾上一点，那绒球内暗藏着有倒须钩，当时划了一道血槽，鲜血直流。姑娘双脚落在台上，跟着一转身，反背撩阴掌，照他后背打来。傅虎一听后面带着风声来啦，连忙往下一扑身，算是将这掌躲过。左掌虽躲过，那姑娘的右掌已到，又飞起一脚，当时登在他后胯上啦。姑娘一使劲，傅虎站立不稳，当时掉下台去。

看热闹人等，异口同音，喊了声好。又有人说：“列位快瞧马王爷降凡，立生神眼一双。”此时姑娘往旁一站，说道：“爹爹，今天咱们这个擂可大大的不利，恐凶多吉少。”老英雄说：“姑娘不足为虑，你只管放宽心。你看出他是莲花党之人，用拳脚把他打下擂台。”话言未了，就听台下有人说话：“兄长您被那丫头打了下来，你我脸面无光，待小弟我上去，与您转转脸面。老三赶快与兄长敷上点药。”说完话，嗖的一声，上来一人。姑娘看此人，身高八尺开外，胸前厚，膀臂宽，底额端正，脸色微白扎扎一个脸面，扫帚眉，三角的眼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蓝绢帕蒙头，撮打像鼻子疙瘩，翠蓝色靠袄，青缎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青抄包煞腰。书中暗表：此人正是金头蜈蚣傅豹。青底衣，青袜子搬尖洒鞋，花布裹腿。傅豹说道：“胆大的丫头，你的能为出众，武艺超群。你们别以为你家二太爷不认识你们爷们，你们也是在西川路居住，我也是西川路的人物。不在西川立擂台，来到山东省的交界，在此摆擂，完全得彩，所为那般？”老台官说：“你认识我姓字名谁吗？”傅豹说：“你家住在西川双龙山后，银花沟的东边山，小小的地名霍家寨。你姓霍名坤，金刀赛判官的便是。你保西川路的镖，二路镖头。”老达官说：“不错，我正是霍坤。”傅豹说：“我认识你，你可不认识我。我住家在西川傅家寨，你家二太爷，姓傅名豹，外号人称金头蜈蚣。来呀，你家二太爷，要跟你讨几招，看你有几何的勇战？你面上可有羞臊？当着人千人万，将我兄长打下擂台，真是胆大。今天你家二爷，要将你打下台去，掉下去自有我弟兄罗噪于你呀。”霍坤说：“姑娘你可小心一二，一招别让。”他们在上边通报名姓，那鲁清众人离着远一点，净看见他们嘴动，全没听见说的是甚么。那傅豹上前抢步，左手往上一晃，右手的穿心掌打去。那霍小霞一见穿心掌到，姑娘忙用左手往下盖，右手往上撩，这手叫错掌。傅豹躲的快，书说的可慢，当时在场上比武，可快的多，真不亚如打闪认针。二人动手也就有四五个照面，傅豹叫姑娘挤的也就在东北台边，淫贼心狠，使了一招分身跺子脚，双腿往起一抬，往前直踢，就奔姑娘的中脐而来。这一下要踢上，男女都得下将台去。霍小霞一见连忙往后一反身，双手抓住台板的边，双腿起来啦。傅豹双腿踢来，姑娘是仰面朝天，头冲东，傅豹头朝西。小霞看他腿是空啦，便在他腰骨上一抬右

脚，点上傅豹。当是就滚下台去啦，将看热闹的砸倒了一片。姑娘一翻身，站起来说道：“爹爹，叫女儿一看，这小子是下三门之人。咱们西川路是好样的水土，是练武术的人，正人君子稀少。”说完站在一旁。

且说傅豹摔在台下，臊得他脸全紫啦，遂说道：“兄长，咱们要单打单斗，也不是丫头的对手。”那傅荣说：“二哥，待我上去，我要智取此人。二位贤弟，二位兄长，你们在台下等候，我到上面与他比试，将他打将台下。只要她一掉下来，可就别叫她起来啦。先将她两双绣鞋脱下，把她绣鞋摘下之后，她这样的门户，给他家丢了脸，当着人千人万的，这样的烈性丫头，臊也得臊死。”

当下傅荣计议好了，他这才一长腰，纵上台去。到了上面说道：“台官。

”霍坤一看，认识此人。霍小霞可不认得，那小金刀霍全也不认得。老台主问道：“来者是傅老三吗？”傅荣说：“不错，正是傅某。”姑娘一看他，身高七尺开外，细腰窄背，双肩抱拢，往脸上一看，面如敷粉，宝剑眉斜插入鬓，二眸子灼灼放光，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戴荷花色倭瓜巾，身穿荷花色靠袄，酱紫色护领，大姆指粗纽绒绳，十字绊，青氅带煞腰，紧衬俐落，青底衣，登山道鞋，青袜子，青布裹腿，身披一件英雄氅，五彩绒线绣的，云罗伞盖，花罐鱼肠，飘带正结，大红绸子里。

书中垫笔：那兵刃在他哥哥手中拿着呢。傅荣的外号人称小花蝶，他一猜这三个姑娘，长得是一个比一个好看。傅荣淫心发动，心中暗想：他们全家住在哪里，我们哥五个会不知道，合着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啦，此事一问便知，这两位姑娘，一定是她的丫环啦，据我所看那两个丫环，也是武术超群。我们哥五个要知道你们在哪个店房居住，那时耗到天晚，后夜更深，到那里往屋中暗施薰香，远不用说将小霞的守宫砂摘下，就是那两个丫环，有一个被掳，那老儿的名姓，是被狂风吹去，就不用在西川路混啦。想到此处，不由缠看他三人，是越看越好看。这才摘头巾，脱大衣，用绢帕罩头，前后撮打拱首，紧丝莺带，大氅围在腰中，收拾紧衬俐落。这才说道：“方才是哪位姑娘，与我兄长擦拳比武？而今我特来与我兄长转脸。你们可有西川老乡的义气，你我全是西川路的人，你要不仁，那就招出我的不义来啦。”老台官说：“对面的傅荣，她乃是一个女娃子无知。”傅荣说：“她无知是武术不是？”霍坤说：“不错，到是武术。”傅荣说：“既然是武术，我要照常将她打下擂台。”霍坤说：“你仍然要与她动手，可以让她稍微歇一会儿。因为一人难敌四手，多大本领也不成。”遂说：“我儿过来，上前与傅老三接一接招。”

霍全答应，来到台前。老台官说：“傅老三看在我的面上，多多原谅於他。

”傅荣说：“你的女儿原谅谁来啦！”霍坤说：“儿呀，你多要留神。”霍全说声“晓得”，遂说：“傅荣，我在西川路与我爹爹保镖，我耳轮中，早就知

道有你们这个傅家寨。你们全是莲花党之人，身带薰香，镖喂毒药。今天你来到台上，要与你兄长丢脸。咱们二人是走上啦。”傅荣他一想，必须先下手为强。想到此处，往前一进步，提手一晃，撮手就来点。霍全往旁一闪，傅荣变招，分二指奔他二目，名叫二龙戏珠。霍全是用右手往外一挂，傅荣一见，借劲使劲，往回一圈手，手回到兜囊，拿出一支亮银镖来，往外一长腰。他蹿出去，转身抖手就是一镖，看见快打上啦，他才说：“小辈你看镖。”那霍全听他一说，正面一看，镖已到啦，再躲来不及啦，急急一闪，那镖打在肩头之上。便宜那镖，没有毒药。傅荣料是莲花门的人，他也恼恨镖上有毒药。今天霍全，他自己也觉着不大露脸，这才跳下台去。那鲁清众人，原是上西川报仇之人，半路之上遇了此事。此地人多，大家一挤，就谁也找不着谁啦。刘荣等人，全在台的前面。何斌说：“刘大叔，您看那个台官，可直往咱们这个地方瞧。我看他面带气容。”刘荣说：“何斌，你可不准在那儿胡想。我看此人面熟，也不是在哪个地方见过一次，一时我可想不起来，他是哪路的宾朋。他要是普铎请来的人，还能把傅家二寇踢下台去吗？他既然是把傅家弟兄踢下台去，那决对不是截杀咱们大家。他们正然说话，就听台官大声说道：“列位莫要喧哗。在台前站着的闪电腿刘荣，他的前头站着的那个穿白带孝之人，可以上台来打擂。”刘荣与何斌爷俩个听个明白。那何斌是一心惦记着西川报仇，遂说道：“刘大叔，您想他要不是普铎请来的，为甚么指名叫我呢？我也听我爹爹说过，打擂没有点名叫的，这一定是仇人了。要不然他怎么不叫您呢？”刘荣说：“何斌你听错啦，人家没叫你。”嘴里说着，不由心中暗想：我怎么一时想他不起呢？可是你要点名捉将，往上叫人，未免也不对。想到此处，遂说道：“何斌呀，你且站在我的身后。他如果再叫你，准你上台打擂。”何斌说：“我要上台打擂，还得累您一趟，回到店门将我砍刀拿来。”刘荣说：“何斌你可不要莽撞。只要叫上我的名声来的人，可没有莲花党之人。西川路上也有好人，千万别胡想。再说他要是报仇的擂台，那兵器架子上，不能用细锁练缠着。你看各种军刃，他们全有。可是你上台打拳要输给人家，你一挂火，就许过去抄家伙。人家为防备此事，才用锁练锁上。”何斌道：“我站在您身后。他们要再找我，那可别说我上去了。”刘荣说：“是啦吧。”

他叔侄在此说话，那台上的霍坤早已看见了，见那穿白之人，实在是个英雄样子。看他们二人一直说话，相离着很远，听不见说些个什么。看见那个穿白的转到刘荣身后去啦，不知是怎么回来。那何斌到了刘荣的身后，早将麻辫子解了下来，脱下孝衣来，又将孝帽子的绳紧了紧，浑身收拾紧衬俐落，竟等上台打擂。那霍坤在台上看见了，高声说道：“列位诸亲贵友，莫要喧哗。那个穿白挂孝的男子，你耳背吗？为甚么我点名叫你，你会听不见？莫非你畏刀避剑

，怕死贪生？你要是真没听见，你为甚么转到刘荣身背后？难道说，真以为我没看见吗？”何斌一闻此言，说道：“刘叔父。这个老匹夫，是叫我啦不是？我少时上去，您可千万的把我砍刀取了来。”刘荣说：“你先等一等吧。那莲花党之人，没有一个跟我过话的。”

那霍坤在台上，不由心中暗想：那个人决是正人君子，因为刘荣是侠义一流，坏人到不了他身旁。想到此处，这才大声说道：“你不用往刘荣身后躲。某家早已看见了，合着你不敢上台来？”何斌年青火壮，他哪听这套，当时就火啦，连忙往起纵身，踩着看热闹的人。这个叫肩头，那个又叫头顶。他登着人来到台前双足一使劲，纵上了擂台，底下可登趴下两个。霍坤看此人，面带怒容，连忙脱去大衣，紧丝鸾带，这就要上前动手。此时台下头的人，纷纷言论。大家说：“打擂没有点名往上叫的，这可是新闻。既然是往上叫，这一定是与他人有仇。”台下傅豹扭项回头一瞧，那何斌的大脚已到，两只脚在脸上，眼睛也是泥，嘴里也是土，鼻子也破啦。再想用手来搬，人家早已上了台啦。何斌说道：“好胆大的老匹夫，接招吧！”说着话过去劈面就是一掌。霍坤急忙往旁一闪说道：“来的这位壮士贵姓高名？”一连问了三声，何斌是闭口无言，自己还是一招紧一招，手脚挂着风。霍坤一想：这不是打擂来了，这简直是玩命来啦。心说这人武艺还真不错，待我多留神吧。两个人动着手，乃是当场不让步，出手不留情。当下何斌出招术全往南转，因为南边站着六个女子，他是不看女的。此时霍坤一见，知道他是一个好的啦，暗想：少时刘荣一定可以前来给解围，那时我一定可以问出他的名姓来，必将我的女儿，许配他身边为妻。当时二人走开行门，让开步眼，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此时霍坤与他动手，用耳音一扫他，那人并没有喘嘘之气，不由暗中想道：如此看来工夫大了，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呢。霍坤想到此处，动着动着手，他让了半步。那何斌可就跟上了步，来了个撩阴腿，一脚将他踢倒，跟着往起一纵身，起在空中，使了个千金坠，双手一抱肩，往下就砸。口中说声：“老匹夫归阴去吧！”这下如果踢上，那霍坤可就完啦。

在此一发千钧之际，那南面的小霞姑娘一见，心中暗想：您干甚么还让半步啊？工夫长了还恐怕敌不住人家啦，这一来准得甘拜下风。正这想着，那霍坤果然被人踢倒。她急忙飞身上台，大声说道：“那个男子，休要下毒手。你看暗器！”何斌一闻此言，双手往上一伸，往前一探身，就蹿了出去。霍坤鲤鱼打挺，早就起来啦，说道：“姑娘，你可要与我报这一腿之仇。我叫他上来，为是擦拳比武，为着彩。谁知他眼睛里竟怀歹意，要施展千金坠，要把我砸死。”姑娘一正面，说道：“好胆大的狂徒，你看掌吧！”何斌冷笑道：“你一个女子，又有几何勇战？”他见姑娘一团的正气，自己可不敢说甚么话。那霍小

霞见何斌动手也是正人君子，当时一掌向他打来。何斌往旁一闪身，劈面掌迎头打去。这二人虽然说是在擂台上动手，男女两个人俱是报仇的心盛，俩个人各不相让。小霞心中暗想：此人全是为报仇而来，处处都往致命处打，一掌不让，为甚么我父会让他半步呢？也罢，待我看一看你，又有多大的本领？当下何斌走开行门，他方才与霍坤动了半天手啦，姑娘也战了一半天傅虎傅豹，不过此时已然喘过气来啦。二人打在一处，真是一个受过高人的传授，这一个受过名人指教。他父女在西川路上不论走在哪里，若遇见有人劫道，看见他武艺好，决对不走三合。何斌此时心中也暗想：原来西川路上，也有这样好本领的女贼。我何斌出世以来，没有人能跟我走个十几个回合，不想如今他会有如此本领，自己怎么样的去打，那姑娘是怎么样的接。小霞怎么进招，何斌也怎么样去接。此时霍坤与他妻霍门张氏，老夫妻二人，心中赞美这个男子的武艺出群。霍坤道：“夫人，我已然叫上刘贤弟的名姓来啦，谁知他竟会将我忘了。”张氏道：“如今一来，他二人战长了，你我的女儿必要甘拜下风。那时我女儿可有性命之忧。”霍坤说：“不要紧，我自有解劝之法。”男女二人在台上比武，暂且不提。

如今且说鲁清、石禄、杜林、蒋兆熊等，他们在沙岗上站着，因为脚底下是活沙子，所以直往下溜。鲁清说：“杜林呀，你看两边看热闹的人，一层一层的，那边倒比这里好的多。”杜林说：“好吧，待我去看一看。”说完他下了山坡，来到西边一看，原来这个沙土坡，在未立擂台之时，有黄林庄内花寨的人，用铁锹铲成一层一层的，为的是开台之时，大家好来观看。杜林说：“列位老乡，我跟您借一点地方成不成？因为我身量太矮。”那些人看他小，怯小子似的人不压众，貌不惊人，谁也没看得起他。有一个人说道：“小孩你要是一个练武的，何必在这里瞧。你为甚么不上台上看去呢？”杜林说：“我要上台上看去还用你说。”那人说：“你不用在这里来费话。”杜林说：“你要不叫我一个人瞧，我可把我哥哥找来，全把你们哄开，我一个人瞧。”那人说：“你去叫去吧。”杜林说：“我去叫去，你可别跑。”那人说：“我要跑还不叫你叫去啦。”杜林这才分众人回来了，见了鲁清，说道：“鲁大叔，人家不叫瞧，他们说啦，有能为挤下来叫瞧，挤不下来不叫瞧。”鲁清说：“要讲挤大伙，那咱们鼓惑石禄，叫他挤去。”遂说道：“石爷。”石禄说：“甚么事呀？”鲁清说：“你看那西边得瞧。”石禄说：“人家不让瞧啊。”鲁清说：“人家说啦，挤下去就能瞧，挤不下去就别瞧。”石禄说：“要讲挤，我去挤去呀，来你们随我来。”说着他双臂一分，使用力分双牛之力，说“你们快躲开我”，往两下一分众人，如同分棉花团儿一个样，因为他有硬功夫在身。他在前头开着路，那众人便在后面跟随。他来到西边大声说道：“你们大家躲

开，我在这里站着。”大众人说：“你在这里站着，你得把我们挤开，可得你一个人来挤，人多了可不算。”石禄说：“那是，我一个人挤。我要把你们大伙儿挤开，就得容我一个在此地。”大家说：“你挤吧。”石禄将双手往人的后腰上一搭，用力一推，那头一层的人，就全倒下去啦。他是个浑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下就乱挤。这二十多岁的人，血气方刚，没有人与他出主意，他还无事生非哪，这要一有人架弄他，更得意啦。石禄当时一撒欢，倒下人不少。鲁清一见那些人没有多少忠厚老实之人，是些个土包，遂说：“石爷，你可听我的，我叫你挤，你再挤。”说着话他来到众人面前，又一抱拳说道：“列位你们让一让，我们在此看看。”这些人因为看见头层人都挤趴下啦，谁还敢不躲开呀。所以他们一到，那些人早都闪开啦。

他们在这里往台上看，就见何斌与霍小霞比武。石禄心中不痛快，遂说：“这个台官，他怎么不叫我上去呢？我要上去，他们台上有多少人，我给他们全扔下来。”杜林说：“你怕不成吧？你能一个一个的扔下去吗？”石禄说：“对啦。”杜林说：“你不会叫他们往上叫你吗？”石禄大声喊道：“嘿！老台官，你没看见我走而大在这里吗？”杜林说：“你看小何在台上，这个麻烦。”石禄说：“这个小何是没能耐。这不是一腿就踢爬下吗？”说着他也一抬腿，好吗！在他前头看热闹的爬下三个人。那三个人爬了起来问道：“这位爷，你是怎么啦？犯病是怎么着？”杜林说：“列位老乡，你们可躲开一点。他是替打擂的使劲啦。”那三个人说道：“你不会上台去打擂去吗？”石禄说：“你管呢？台官不叫我，我怎么上去呢？”不言他们在此捣乱，且说刘荣在那里不由心中纳闷，看着台官眼熟，只是想他人不起。他瞪着眼往上看着。那何斌与姑娘打个平手，他是子报父仇心胜，急快无比。那霍小霞的心中所思，这个人上台来，全是报仇的招儿，我与这人擦拳比武，他是男子，我是一个女流之辈，工夫一大，我不是他人对手。倘若一招不到，那时恐怕我有性命之忧。常听我爹爹说过，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擒。当下他们二人动手，也就有二十几个回合。何斌转到面向西，那小霞是面向东，姑娘迎面一掌，身子往上一纵，名为鸡登篱芭的招数，双足一合，向他踢来。何斌一看，笑道：“丫头，你这是圣人门前卖孝经。”急忙往旁一闪，忙着一上步。小霞姑娘从上就下来啦。何斌他用手一挡姑娘双腿，左手一抬，就将姑娘的脖子给托住啦，右手抓住底衣，整个将她举了起来。姑娘是头朝东，脚朝西，被人给举在空中。此时台上的人，全吓得颜色更变。那何斌托着姑娘，往旁一转身，打算把小霞扔下台去。

此是刘荣正在台上观看，见姑娘被举了起来，忙将右手一举，大声喊道：“何斌你手下留情！”说完话身体一纵，便登着人就跑了过去啦。上得台来，说道

：“你看在我的面上，快将姑娘放下。”霍门张氏说：“这位贵公子，看在我婆儿的面上，将我女儿放下，留她一条性命吧。”何斌这才一撒手，将姑娘放在台上。那小霞一盘腿坐在台上，是低头不语。张氏急忙拿过斗篷来，过去盖在她身上，叫过两名丫环，去将她搀回台去。姑娘心中暗想：我是个女子，当着人千人万的，太不好看啦。便用斗篷一蒙头，下台去了。刘荣说道：“何斌，你先下去，听我的回话。”何斌说：“叔父，您说甚么，孩儿全听。不过我得问一问这个老儿，他为甚么单叫我上台来？”刘荣说：“少要多言，下台去吧。”何斌这才跳下台去。刘荣转过身来，一抱拳说道：“这位台官，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我两眼该挖，领教一二。”霍坤说：“刘贤弟，我先问一问你。方才多承你的一句话，才将我的女儿性命保住。在你们山东省，正门正户的，实在多的很。方才这位公子他是何人呢？”刘荣说：“您要是问这位公子，与我到是有交情，他父与我神前结拜。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称镇住半边天，那人乃是连水县东门外，何家口为首庄主，保东路的水达官，分水豹子何玉、逆水豹子何凯，此子乃是何玉之子何凯之侄。”老台官说：“那么他是那一门呢？”刘荣说：“他是左十二门第七门。”霍坤说：“公子今年多大？”刘荣说：“他今年二十有四。”老台官听到此上是鼓掌大笑。刘荣问道：“老哥哥您倒是谁呀？”霍坤说：“弟贤弟，你下转牌之时，曾到我家，那时小女正在学艺之时，如今咱二人说了半天话，你会没想过来？”刘荣说：“我真想不起来您啦。”台官说：“我是右十二门第七门。”刘荣一闻此言，是木雕泥塑一般。霍坤说：“刘贤弟，我说出名姓来，要托你点事，你可能给办得到？”刘荣说：“兄长您有话，可以说出。真是正门正户的人，有甚么事，只要说出来，我没有办不到的。”老英雄一听说：“好！我祖居西川道天山后，在银花沟的左边山，小小的地名霍家寨，我姓霍名坤，人称金刀镇西川。”刘荣听到此处，如同大梦初醒。霍坤说：“你们大家住在那里啦？在哪个店里住着哪？”刘荣一想：西川路上保镖的，有我尤大哥，有这位姓霍的。刘荣想到此处，这才赶紧上前行礼，口中说道：“老哥哥多多恕罪，实在是小弟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也请问兄长一件事，自古以来，立擂的主儿，有往台上怔叫的吗？还幸亏是我们叔侄爷两个，要不然您把何斌叫上台来，那下边有许多与他至厚的主儿，还不一定上来多少人呢，那还了得。”霍坤说：“刘贤弟，你是不知道。我是另有心腹事，所以才把他叫了上来。但不知此人他叫做何名？”刘荣说：“他名叫何斌，外号人称翻江海龙神手太保。”霍坤一听，他的名扬高大，遂说道：“我在西川路上，是久仰此人的美名。刘贤弟，但不知这位公子与何人治气，今天来到这里，拿我父女来出气呢？”刘荣才将普铎与二峰，火烧何家口，一镖三刀治死何玉，何斌此来，为是子报父仇的事说了一

遍。老台官说：“哦！原来如此。”刘荣又说：“我等来到此处是为报仇而来，我们大家赶奔西川，报那一镖三刀之仇。我们昨天住在黄林庄三义店，听店伙说此地有人立擂专等山东来人打擂。因此我们才多了心，以为必是西川路银花沟的普铎，托出高亲贵友，在这里立下擂台，好截杀我们。多亏我鲁贤弟一句话，不准带军刃。要不然他将砍刀带了来，像您这么一叫哇，他上得台来，您这里就得有些位受伤的。”霍坤说：“你说的这个姓鲁的，我听着倒耳熟，但不知他住在哪里？”刘荣说：“他住家在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屯，此人姓鲁名清，排行在二，外号人称会友熊。”霍坤说：“我跟你打听打听。”刘荣说：“您打听谁呀？”霍坤说：“我有一个拜弟，姓鲁名彪，人称自在雄的便是。”刘荣说：“那不是外人，与他是一母所生。”老英雄一闻此言是哈哈大笑，说道：“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子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刘荣说：“兄长我来问您，您有甚么心腹事呀？”霍坤说：“贤弟。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将大家请回店中。我与你嫂嫂以及你侄男侄女，我们众人也回到店中。那时我一人前去黄林庄三义店，必有大事相求。”刘荣说：“老哥哥，我刘荣办事，就是干脆明了，有话可以讲在当面。难道说，还有甚么背人的言语吗？”霍坤说：“贤弟呀。我与何玉门当户对，这个情况，贤弟你还不知道吗？男女授受不亲，那何公子与我女儿已然相近，再说他已将小霞举过头顶。贤弟呀，我打算求你作个媒人将此女许配何斌身旁为妻。”刘荣听到此处，心中所思，那何斌有热孝在身，焉有娶妻之理？一时答对不上来。霍坤又说：“刘贤弟，你不要为难，暂时先回店中。少时我到你们那里，必有提亲的道理。你们就先回去吧。”刘荣说：“好！兄长，那我就先回店等候您啦。”说完跳下台去，会同众人径自去了。

且说霍坤此时是心中高兴，便命人收拾银两，自己穿好了大氅戴好帽子。书中暗表：他与尤斌，同保西川的镖。他有一女名叫飞弹嫦娥霍小霞，有一子名叫小金刀霍全。那亮翅虎尤斌，也有一女，名叫尤兰娘，外号人称圣手嫦娥，她比小霞小一个半月，她算是妹妹。尤斌有一儿，名叫尤焕，这个尤焕可比霍全大两个月。尤焕霍全他二人，结拜为生死的弟兄，小霞与兰娘，也结为异姓同胞的姐妹。这老二位在西川保镖之时，就仰仗这两个姑娘，她二人的武艺，就是这老哥俩的亲传。小霞会打一把折把弓，能打八个连珠弹，镖行里的伙计，以及赶车骡马的先生等，给小霞贺的美名，才叫飞弹嫦娥。小霞又与尤兰娘送了个号，是圣手嫦娥，因为她会打左右胳膊的袖箭，以及盘肘弩、紧背低头花竹弩，百发百中，永不空发。小霞年长二十有四，尤兰娘与他同庚。尤焕是二十二，霍全也是二十一。尤斌与霍坤，老哥俩年幼之时，结为金兰之好。因为有了兰谱啦，弟兄就只好向亲啦，要结亲那就未免的不合乎情理啦。也有结

亲的，那就不在五伦之内啦。这个兰谱，也在三纲五常之内，尊卑长上，那全有一定的，并非随便就可以结亲。虽然说书是假的，情理可是真的。既有兰谱啦，那就如同亲弟兄一个样，儿女们当然不能结婚了。那么尤斌霍坤二人，在西川成了名啦。可是他们两个姑娘，不是低门不给，就是高门不要。古语说的好：男大当婚，女大当配。姑娘长大成人，就应当早一点打发出去，可是对于这个男子，必须与他们门当户对，男子还得有艺业能自己治家，秉性还得好。那时将姑娘许配于他，可以不受累。要是看他家大业大，不会立事，一生竟知道花钱，不能挣钱，怎么他有多大的产业，早晚也得被了累。因为他花惯了，自己又无一技在身，不受罪那成啊。临到那时候，做父母的再后悔，可就晚啦。要不怎么说，会给的给儿郎，不会给的给家当。儿郎好能挣钱，他是生利的。不成才的人，他是分利，有多少钱也是花了完。霍坤他就看透了这一步，因此高门不娶，也是低门不就。没有家产的他父不给；年岁大点的，也不能给，可是岁数太小的又不能给，必须年岁相当，上下差不了两三岁，将来一定得有圆满结果。霍坤为此女终身大事，全都忧出病来啦，茶饭懒进，低头不语，终日愁闷。那小金刀霍全说道：“爹爹，您为甚么这样的发怔呢？是我姐姐有不服您管啦，或是孩儿我不听您的教训啦？是我那娘亲有冲撞您之处？霍坤听到此处，不由长叹了一声，说道：“儿呀，我这病源，就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在西川路，跟咱们门户一般大的真没有，不过就是尤家屯，你那伯父亮翅虎尤斌，是个门当户对，又不能结亲。因此为这事，叫我心中倒为难啦。西川路上淫贼太多，若是有个防范不到，那时出了舛错，我二人的名誉，岂不等于流水！”霍全道：“爹爹，有道是任你有千条妙计，也架不住咱们父子有一定之规。西川有那治土务农的主儿，派人来咱们家提亲，您可不给。而今呢，莫若咱们将镖行之事，全交与他人掌管，随着我那尤伯父他们，预备骡驼轿，多拿些金银货匹四尺头等物，咱们上一回山东。您就对娘说是到山东看望亲友。暗中咱们到了沿路之上，大小的村镇，是个繁华码头，那时我们打好了店，暂时住下，在那方立个把式场，名为以武会友，暗中有那武艺超群，胜了我姐姐，无论他穷的如何，只要门户正，武艺高，就可以将我姐姐许配他身旁为妻。孩儿我情愿将咱们上等家业，归他们执掌，孩儿自立门户。”霍坤一闻此言，不由心中大喜，病体就从此一天比一天见好。

没有多少日子，完全好啦。这才照计所为，命张氏收拾物件，带着女儿，到山东省望着那些至近的宾朋前去。霍坤叫过小霞说道：“我想上山东去看望至近的宾朋。”小霞说：“父亲呀，听说山东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县，正门正户的人物太多。可惜孩儿我学会了全身武艺，山东的镖一趟也没走过。今天您说上山东省，正趁我的心意。孩儿我很想到山东去一趟。”霍坤说：“小霞，我们往

山东一走，不过是你这能为……”小霞说：“女儿跟您老人家所学，若在当场与人比武，那时女儿能一掌将来人打倒。”霍坤一闻此言，这才使用激将法，说道：“小霞呀，我与你兄弟上山东进一趟镖，你那时病在家中。我父子走在蒋家院，有人劫镖，一来是欺我年迈，二来将你弟霍全，一掌打倒。算起来此女比你武艺超群，拳脚纯熟。欺压老父年迈，眼看要败，那时来了你的蒋叔父，方解了此危。提起此女，并非外人，乃是蒋文之女。”当时小霞姑娘，一闻此言，便气得浑身打战，忙问：“我那叔父唤作何名？”霍坤说：“他乃是镖行十老中的头一老，名叫蒋兆熊。”小霞说：“那个丫头的名字叫做甚么？”霍坤说：“她的名字叫蒋赛花。”小霞说：“好！爹爹呀，女儿情愿随您前去，找到蒋家院，倒看一看她有多大的本领？与她擦拳比武，好与我兄弟霍全，报那一拳之仇。连他授业恩师一齐的打败他们。”霍坤一看行啦，这才说道：“女儿呀，你快去收拾好了，咱们马上动身。”小霞姑娘，便回到自己房中，收拾些随身的军刃暗器，通盘带好。那时外边早备好了车轿马匹。霍全便将家中一切事情，完全托付好了家人霍明了，取出三角的小白绸子旗子，上绣一口金背砍山刀，插驼轿上。那金刀的后边，又绣出一张弓，几个流星赶月弹，旁边有行小字，写的是，祖居西川霍家寨。以刀弓为记，行在路上，无论他是山的，住岛的，看见了此旗，真叫不敢正看。因为将他父女招恼，那时连里珠打了出来，你真没法子躲啦。小霞说：“得啦爹爹，咱们要住店，必须先查明跟咱们家中的房屋一个样才成啦，错了咱们可不住。”霍坤知道此女性情高傲，只可听她的。小霞打扮起来，大家一齐上了马匹驼轿，由霍家寨起身。一路之上无事。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这才来到黄花店。霍坤父子下了马，拉着牲口，进了村口，一看南北的店铺住户，还真整齐。由西边进来，都快到了东头，看见路北有一家大店，墙上写着仕宦行台，安寓客商，茶水方便，草料俱全，南北的大菜，东西口味，包办酒席，价值轻微。进店观看，东西的跨院，清雅所在。在门道里坐着一位白发的老太太，在门外小凳上坐着一个年老的人。见这老者，身穿一身毛蓝色衣服，往脸上一看，是闭眼静坐，面如重枣，许多皱纹堆垒，须发皆白。那老者见他们来到切近，向霍坤一抱拳说道：“达官爷，您住店吗？我们这里有干净的房子。”霍坤说：“你们快将车辆挡住，咱们就住此店吧。”霍坤急忙到前边将车辆停住，两个丫环先下了车，随定霍坤来到门前。里面那一年迈的婆娘说道：“这位达官，您要住在我们这个店中，跨院单间都有，又清静又干净。”那老者令他的妇人往里领他们。那老妇人黄门高氏说道：“您随我来吧。”说话之间，绕过影壁，说道：“达官爷，您就住这个跨院吧。”霍坤一看这个院，是花瓦墙，霍坤说：“这个院子不大合适。”小霞一看北边还有一所跨院，是青水脊的门楼，黄油漆的门

，遂说道：“咱们住那个院子吧。”霍坤说：“可以。那你们随她进去看一看去，如果可住，你们就在这里打店吧。”那高氏一听，上前开了门，三个人走了进去，迎面一上木头影壁，后面四扇绿屏门，红斗方金字，上写整齐严肃，推关屏风门，迎面又有一个影壁，头里有个大鱼缸，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的里间，东配房三间，西配房三间，全都是一明两暗。她们到了北房，到了东里间一看，迎门一张床，床上的幔帐是两块，北边这块挂着啦，南边那块没挂着，床上的被褥及枕头等俱全，屋中有些桌子凳子，桌上有一块古铜镜子，两边有两把椅子，摆设到很不错，后面有个后窗户。她们又到了西里间一看，迎面有一张大床，另外有个大柜。翠屏说：“回头咱们一跟小姐说这个形式，小姐一定愿意住，因为这里跟咱们霍家寨一个样。别说十天，非住二十天不可。”原来这个院中，全是新油饰的。高氏说道：“两位姑娘，回头你们见了小姐跟你们主母，多给美言几句。我们掌柜的必有一份人心。”翠屏说：“好吧。您贵姓啊？这里是甚么庄啊？”黄高氏说：“我们姓黄，娘家姓高，这里村子是黄花庄。你们老达官贵姓啊？”翠屏说：“我那老人家姓吴，名叫吴振山。”书中暗表，那霍坤是未离家之时，早已嘱咐好了她们，出来到处隐姓埋名，不露真名实姓，就为的是防备有人背地里谈讲。虽然说自己的女儿给到山东，可是自己还得选那好姑娘，给儿子提。姑娘有倚有靠，又给霍全娶妻生子啦，那时我夫妻死后，也甘心瞑目啦。他们到处都是隐姓埋名，因此金屏才这样的说。金屏又对翠屏说道：“您去对小姐去说，请她进来啦。我在这里收拾收拾。”翠屏说：“好吧。”说着话她出来对霍坤道：“这所房院全很好，我家小姐，一定喜欢住。”霍坤一听，这才来到柜房，与那店东黄甫一处谈话不提。

那翠屏来到驼轿旁，说道：“小姐呀，您快下来看看吧，这个店里有一处最好的院子，真可以住。”小霞一闻此言，连忙下了驼轿，随着翠屏主仆来到跨院一看，不由心中大喜，忙命翠屏去到外面向老家人去说，就说咱们全家住在此店。翠屏答应，赶紧到了柜房，禀报老达官。霍坤说：“好吧。你去告诉少达官，就说咱们住在此店。”翠屏来到店门口说道：“少达官，老达官说啦，叫咱们一同住在此店。”霍全说：“好吧。”当时那小霞带着金屏出来迎接他娘张氏，母女们往里走。这外边赶车人等，往里搬运，大家忙乱一阵。由黄甫指给他们，在店的东边一个个栏门，令他们把车辆马匹，一齐进了那个院，吊槽晃绳，将马匹拴上喂好。赶车人等，随着家人在东院居住。他们女眷，进到后院不提。霍坤问道：“黄掌柜的。我们是西川的人，一切说话防备人家不懂，可以给我们找两个婆子来。”黄甫说：“是啦吧。”当时打发伙计出去，找来两个女仆带进后院，侍候她们母女不提。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鲁清用计诓弓弹 杜林激怒翻江龙

霍坤问：“掌柜的，这一带照这个村子大的有几个？”黄甫说：“我们这里是五里地的长街，这一方是十八个村庄，就是我们这个村子大。”在宋朝那时，这个村子名为黄格庄，姓黄的必多，要叫李村，那姓李的一定多。当时霍坤问了他的名姓，以及庄名，黄甫全说了，又说道：“离我们东村口偏北，有个黄林庄，跟这里是一般大。”霍坤道：“由此到卢和县，来回有多少里呢？”黄甫说：“到卢和县，从我们这里是七里远近。”霍坤说：“这位县太爷，姓甚么呀？”黄甫说：“姓冯，他官印是冯治国。东门外代理十八村，西门外也代理十八村，大家人等，给太爷赠一美名，尊他为玉面赛包公。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公正无私，乃是一位清官。”霍坤一闻此言，双伸大指，遂说：“此县该管地面，可有土豪恶霸，以及那不法之人？”黄甫说：“那倒没有，真乃是国正天顺。达官，您打听这个有甚么意思呢？”霍坤说：“要是赃官逆臣，我从此处经过，要给你们大家除去此害。”黄甫说：“没有。”霍坤说：“要是位清官，我到县署挂号，我打算在此立座擂台，以武会友。”黄甫说：“您要是立擂台，那就不必上县里去啦，这件事您交给我吧，我能给您办去。黄林庄有个绅士，此人姓黄叫黄六，外号人称土圣人黄六，黄花庄有个人叫百事通黄三，可以把他们二人找了来，跟他们一说，就可以成。因为他们两个，在县太爷面前，是说不二。”霍坤说：“好吧。”当时开出一个单子来，交给黄甫，又回到后院取出些银子来，交与黄甫，令他立了一本出入的流水帐。黄甫一见，忙命伙计把黄三黄六一齐找了来，将银子交给他们。二人拿过来一看，一参酌情形，当时两个人跑出去找来土木工，以及棚匠人等，当时就动起工来。那黄三监工，令黄六去找吴老达官。少时霍坤随他来到了南村头，看了看说道：“黄三，你们将台搭在西边面向东，可不大吉利。有句俗话说，是一支白虎门前坐，不是福来定是祸。”黄三说：“老达官，您千万别这么想。要是有个不幸，打死三五条人命，那时您尽管走您的。我们两个人，能替了您啦，左不是花些银子，一点牢狱之灾没有，管保叫您平平安安的走，决没错儿。”霍坤说：“那就任凭你们所为吧。”说完了他回到了店中，见了黄甫要了一本历书，查看吉日。黄甫说：“您要用多少日子呢？”霍坤说：“立一百天吧。”后来查好了吉日。这天正好要开擂，这时正巧有山东的群雄来到啦。打人群之中看出来刘荣，这才冒叫一声。后来看见有一个青年英俊，在他身边甚为可心，便将他点名叫了上来。两下里比武较量，才有此奇遇。当时刘荣跳下擂台，这里也全收拾齐啦，一同回店。他下到台后，见张氏与婆子丫环，正围着小霞，那小霞是放声痛哭。霍坤上前说道：“姑娘你不必啼哭啦。武夫之家，男女胜败，通是一理，没有甚么的。”小霞说：“爹爹，今天开台打

播，古事今比，您有把人家叫上来的吗？既然把人叫了上来，那您就跟人有仇。两下里比武，就应当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为甚么又让他半步？若不是女儿多说一句，您是当时命丧台上。谁知孩儿上前，又遇上险，多承我那刘叔父，说了句话，才将女儿的性命保住，要不然我已早死多时啦。”霍坤说：“姑娘你招数变的早。他要变招使这手功夫，那你就把他举起来啦。”小霞说：“我要将他举了起来，不用说我刘大叔讲话，您说话我也得把他扔下台去。”霍坤说：“姑娘，你也不必再哭啦，有甚么话咱们家里再说去吧。”小霞说：“我要跟您回了店口，您可得给我找那狂徒，我非要了他性命不可！我问一问他，咱们父女跟他有何仇恨？”黄张氏说：“姑娘，别让你父亲着急啦，有甚么话，咱们到店里再说去吧。”金屏翠屏二人也说道：“小姐呀，这不是老人家说啦吗。别管如何，咱们先回店去吧。”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被人家男子举过头顶怎么也是不好看。小霞无法，只得用手绢擦了擦眼泪。霍全带过马来，姑娘搬鞍认镫，上了马，他老夫妻也各自上了马，婆子丫环各上了车辆，大家一齐回店不提。

且说台底下的傅家五寇。那小蜜蜂傅虎、金头蜈蚣傅豹、小花蝴蝶傅荣、追风鬼姚庆、黑面鬼姚明，五个人的二眸子，不错眼珠的看着他们，这五个人一直跟了下来，走在人群之中。傅豹说：“合字。”傅荣说：“并肩。”傅豹说：“牵着他，垛字窑，昏天字，撮红，溜攒至月攒，伶俐齐毕，入窑儿扣烟，将斗合的星星摘走。”这些话乃是江湖黑话，说明白就是：合字是兄弟，并肩字是哥哥，牵着他就是跟着他，垛字窑就是店口，昏天字是黑啦，撮红是点上灯，溜攒是定更，月攒是二更，以后便是说，晚上去点薰香，好去采花去。他们这样一说不要紧，旁边有人说道：“你们这几个小子们，真是满口胡言乱语。”五寇一闻此言，抬头一看人家，没敢言语。原来傅虎认得此人，乃是单鞭将马德元。他们不敢再说，恐怕叫人家打啦。五寇跟下霍家车辆去，暂且不提。

且说刘荣他们众人，看擂台事已完，遂说道：“列位呀，咱们先回店吧。这个立擂的不是外人，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友。”何凯说：“既是您的老友，为甚么将我侄儿叫上擂台？是何道理？”刘荣说：“二哥您不知道，其中还有内情，容到店中，您就知道了。”鲁清说：“石爷走哇，咱们回店吧。”石禄说：“我不走，我还等着打擂啦。”刘荣说：“咱们走吧。人家累啦，一天就打五擂，多了不打。”石禄说：“我不累呀。”鲁清说：“你不累也不成啊，人家不往上叫人啦。”石禄说：“那么还得多会打呀？”鲁清说：“明天打擂。”石禄说：“小何，你怎么把那个大妞子给举起来啦？你把我举起来试一试。我替那个大妞子能把你举起来。”说着话，他奔何斌面一掌。何斌往旁一转身

，不由心中所思，他的工夫好，我爹爹在世之时曾经说过，少林拳脚好，武术超群，我何斌没会过。今天我得跟石禄会一会招数，他要胜了我，西川仇可报，他要胜不了我，那是一勇之夫，虽是横练，也无济于事。按何斌的技术，要比平常人倒是好，可是要比真有功夫的人，他可差一点。石禄掌一打他，何斌往旁一闪，用右手一迎。石禄上前用掌又压他，入步使了个外百灵腿，何斌往上一长腰，早将外百灵腿躲过。那石禄往下一存身，又一长腰，用手一滑他腿湾，往上一挑，那何斌就来了个小翻膛。石禄右手一抓，将胸前十字绊抓住，往这里一带，就将何斌提了过来，硬住腕子往上一提，便将何斌举起来啦。鲁清一见，连忙说：“石爷，手下留情。”石禄说：“小何，你把大妞子举起来啦，我也把你举起来啦，我跟你学。”说完慢慢的又把何斌放下。大家这才一齐往店中走来。杜林问道：“刘大叔，这个擂台上是谁呀？”刘荣说：“这个是金刀赛判官镇西川霍坤。”杜林说：认识啦，他认得我爹爹与我那叔父，他那个时候到上我们家中去过。”刘荣说：“你瞧见过此人吗？”杜林说：“瞧见过。我净跟我那霍大姐闹着玩，因为闹着玩，我爹爹还打过我呢。”刘荣说：“别的不用提，咱们店中一叙吧。”杜林说：“他是那一门的呢？”刘荣说：“他是右十二门第七门的。”杜林说：“刘大叔，您一说这个门户，我知道啦。”刘荣说：“你知道甚么呀？”杜林未曾说话先看何斌，不由一吐舌头。原来他素日与何斌打哈哈说笑话，他心眼最快，见景生情，早明白这内幕啦。刘荣说：“你又知道甚么啦？”杜林说：“我这个霍大姐要姓何啦，她一姓何，我可就管她叫何大嫂子啦！”大家一听一乐儿。说话之间，来到黄林庄，三义店门前。鲁清上前叫门：“丁大哥赶快开门，我们大家回来了。”丁银龙一听，忙命伙计将店门开了，大家走了进来，看见众人面带喜容。大家到里面，大门紧闭。来到屋中落了座，丁银龙追问打擂经过。闪电腿刘荣，便将经过之事，一一说明。那杜林说：“何大哥您这里来。”说话之间，何斌便随他出来，到了西房廊檐底下。杜林说：“咱们石二哥的拳脚怎么样？”何斌说：“少林门的拳脚，实在不错，比你我胜强百倍。”杜林说：“大哥呀，人家这个擂台可有内幕，并不是报仇的擂台。要是报仇在台上半招不让，可是要提起那位姑娘的武艺怎么样？”何斌说：“武艺不坏。我在山东一带保镖，还真没见过这么好工夫的。”杜林说：“不但武艺好，她容颜怎么样？”何斌说：“容颜出奇。”杜林又一吐舌头。何斌说：“杜林你打听这些事，干吗吐舌头啊？”杜林说：“何大哥。他是男是女？”“他是西川路的人。”杜林说“您在何家口说过，够奔西川路，无论男女老幼，是刀刀诛尽、刃刃诛绝。这句话您可太伤众啦。人说话不能棍打一片，既是棍打一片啦，您把那姑娘给举起来，为什么又给放下呢？”何斌说：“皆因刘大叔答言说那台官是

他们的贵友，因此未把她扔下擂台。”杜林说：“何大哥，倒不是刘大叔说那句话。一来此女能为出众，二来你看此女投缘，三来何斌你舍不得。由此一看，这才算门当户对。何大哥从此交朋友，我不跟你交啦。你爹爹仇还未报啦，你敢情有招亲之情。从此以后，你可别跟我呼兄唤弟啦。”何斌一听此言，当时臊的面红过耳。杜林又说道：“何斌你不用想着脸儿害臊。这话可又说回来啦，千里姻缘一线穿，这也是月下老人给配就的啦，非人力所能如此。我还不是呕着你玩，咱们先到西川，那时你刀劈二峰啦，拿住普铎，将三个人头带回何家口，在灵前祭完，那时你再与我那个贤嫂圆房。你名利全有啦，谁不说你好哇。”此时鲁清早追了出来，听见此话，遂说道：“杜林呀，你可太爱说话啦，你这一说不要紧，也许给成起来，可也许说散啦。可称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要不怎么古人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呢。说话不能太随便，话到唇边你得留半句呀。无论男女，嘴说话，可得要留德呀。”说完，三个人一同回到北上房，来到上房之中，谈谈议论。正在此时。店伙计跑了进来，问道：“哪一位姓刘？”刘荣说：“我姓刘。”伙计又说：“哪一位姓何呢？”何凯说：“我姓何。”伙计说：“外头有霍达官求见。”刘荣何凯二人，来到外头。刘荣上前见礼，遂说道：“霍大哥，此位是我二哥，此人家住山东连水县何家口，姓何名凯，排行在二，外号人称逆水豹子。二哥，这是我霍大哥，他祖居西川大龙山后霍家寨，姓霍名坤，外号人称金刀赛判官。”两个人相见，互相一抱拳。何凯道：“霍爷，我久仰您的大名，西川路上，还真得叫你给荡平路啦。”霍坤道：“岂敢岂敢！何二爷，您弟兄二人，威名远震，在山东一带保的是水旱两路的镖，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呢”。

弟兄二人当时携手揽腕，一齐来到柜房。伙计将店门紧闭，刘荣命伙计预备茶水，茶水已到，每人倒了一杯，他们吃茶讲话。原来霍坤是为姑娘亲事而来，在擂台上，已然听见刘荣说啦，他们是左十二门第七门的。他来这里，本来是给他找婆家啦，可是见了面，怎么好就提亲呢，必须用话套话，慢慢的就可以引到此处上来。因为当时不好结果，今天前来拜望。霍坤说：“何二爷，您是哪一门呢？”何凯说：“我乃是少林门，左十二门第七门，自幼爱练习大红拳。您是那一门呢？”霍坤说：“我是潭腿门。”刘荣说：“霍大哥，您家住在那个村子里呢？”霍坤说：“黄花庄东头，路北四合店。我问何二爷一声，在擂台上动手之人，他是您的甚么人？”这句话他可是明知故问。原来他借这句话，为是借话套话，好向他提亲。何凯说：“那孩子不是外人，乃是我兄长之子。”霍坤一闻此言，不由称赞道：“能为出众，武艺高强，令人钦佩。”何凯站起一抱拳说道：“老兄长您多夸讲了。在台上多蒙您的爱护，让他一招，赐他的全脸。您要不容让半步，此孩他不能把您胜啦。”霍坤说：“何二

爷，您那贵侄少爷，今年多大年岁啦？”何凯说：“他今年已然二十有四啦。”霍坤站起来抱拳一拱手，说道：“何二爷。我有一事向您启齿。您叔侄爷俩，必须要捧我一场，赏我们全家的脸面。就皆因他二人在台上比武，公子何斌是正人君子，不过男女授受不亲，他将我那少女，举过头顶，因此我要将那女孩儿许配他身旁为妻，以全两家的脸面。就请我那刘贤弟为媒，你我两家结为秦晋之好。”刘荣说：“二哥，何斌不是也没定下亲事啦吗？”何凯说：“有我兄长在世之时，到是没听他说过，大半是没定啦。不过是恐怕我嫂嫂她回到河南姜家屯，与他定下亲事，那我可就不知道啦。”霍坤说：“二爷，这个不要紧，要是定下亲事呢，两头为大；没定呢，那就没有说啦。我想咱们两下里可称门当户对，我那女儿小霞，今年也是二十有四。我且问二爷，何斌的生日您可曾知晓？”何凯说：“此孩的生日是四月十六日。”霍坤一闻此言，不由大喜。刘荣说：“霍大哥、何二哥，你们两下里要是结了亲，那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我一定给你们两下里作保。”

书中暗表。这个亲事，原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才对呢。比方说，姑娘的娘已去世，那才轮到她父的身上，由男的与他提亲，可是人家必须般配，年岁也得配合就可以许配他身旁为妻。如今霍坤是个急劲，自己跟他们一提。当下何凯说道：“霍大哥，这个亲事，我倒是答应了。但是我那侄儿何斌，他性如烈火，并且又有孝在身。跟他一提，那是准不成。”霍坤说：“咱们大家可以一同赶奔西川，与何大哥报仇完毕，那时再给他们圆房，还不成吗？丁二爷呀，可有一节，如今咱们可是结了亲，可是我得要您一份定礼才成啦。”刘荣一听要定礼，这倒是应当的。何凯说：“刘贤弟呀，要是定礼，恐怕何斌不给吧。按说无论甚么，全可以定亲，但是他要不肯给，那可怎么办呢？”刘荣说：“不要紧，我有主意。”遂叫道：“霍大哥，你要打算叫我们弟兄二人，给您向他去要，也怕他不给。我给您介绍一位朋友，此人是山东著了名的人物，真是能说善道。少时你们二位见了面，您就知道啦。”霍坤心中所思，我耳中有一两位的。当下说道：“刘贤弟，那么您就替我分神吧。”刘荣说：“你不用客气，等我去请他去。”何凯说：“刘贤弟，您请谁去，也是不成。”刘荣说：“你就不用管啦。我有办法，非会友熊鲁清不可。”霍坤说：“刘贤弟，你的这位会友熊鲁清，太已的耳熟。”刘荣说：“他住家在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坨的人氏。”霍坤说：“我有一友，自从结拜分别后，至今未见，此人姓鲁名彪，人称自在雄的便是。”刘荣说：“他二人是一母所生。自从与王氏老太太办寿日那时，鲁彪走去杳无音信。”霍坤说：“这个鲁清是不是未曾说话，先从鼻子眼里哼哼的那位是不是？”刘荣说：“不错，正是他人。”霍坤说：“我往山东走镖，与他会过几次，不过因为有点小事犯过意

见。我倒不知他们二人是亲弟兄，我以为他是我大弟鲁彪的同族弟兄。那时若不是看在我那大弟的身上，他早死在我的金背刀下。”何凯一闻此言，说道：“亲家，我倒是时常听鲁清说过，他就提西川有一个姓霍的，可是并没提人名。他说要不看在他兄长的面上，早就阴您啦。那鲁清您可别看他艺业浅薄，他可别有降人之处。俗语说的好，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擒。”霍坤说：“我与那鲁彪在神前结拜，那时我也曾问他名姓，他说他姓鲁。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我那拜弟的兄弟，若是知道，那能小看他呀。我小看他不是小看我那拜弟啦吗？”刘荣说：“大哥，我把他约过来，您知错可得认错。这件事就靠在他的身边啦，除非他，别人可办不了此事。”霍坤说：“刘贤弟，那么你多受累吧。”刘荣说：“这有甚么呢。”说完转身来到正房，进屋一看，没有鲁清，忙到东西是找，也是没有。杜林在后面跟随，问道：“刘大叔，您有甚么邪症吗？你瞪着两双眼睛找谁哪？”刘荣说：“我找你鲁大哥啦。”杜林说：“你找他有甚么事呀？”刘荣心中一想，这个孩子鬼计多端，虽然说人小，他一举一动，言谈话语，比鲁清可不在他以下，他要呕人打哈哈，就许挤出是非来。遂说：“你不用打听甚么事，这个事你办不了。”杜林说：“我知道啦。”刘荣说：“你知道甚么事？”杜林说：“您找我鲁大叔，为是给我何大哥说个夫人。我何大哥愿意，此事十成还没有一角啦，我何大哥与我霍大姐，他们两个人就投缘，夫妻要是不投缘，他不能这么样的夸奖我霍大姐。您给人家提夫人。我知道我鲁大叔在哪里啦，我不告诉您。我心中纳闷，我在家中之时，有给杜家五狮子提亲的，怎么会没有给我提亲的呢？也是我人头长的太不得哥们，一颗干脑帮骨，今年刚十六岁，两边腮帮子往里，要没有牙床支着，还往里瘦啦。也就是我何大哥在台上，与他比武，要是我在台上比武，她早就把我给踢下来啦。”刘荣说：“你鲁大叔在哪里哪？你告诉我。”杜林说：“我偏不说。”此时鲁清在门后头一哼吃，刘荣赶奔上前，说道：“鲁贤弟，你到一趟柜房。那里有一位朋友，求你一点事情。”鲁清说：“好吧。”便随刘荣往外要走。杜林说：“您先别走。”鲁清说：“有甚么事吗？”杜林说：“我何大哥他净小瞧我，我可给他们破坏破坏。我这个霍大姐，要娶到何家口，那可真是美满的良缘，因为他们二人很是投缘。我霍叔那年上山东送镖，我霍大姐就跟着，她在我们家住着过，我要一逗她，她就打我。”鲁清说：“杜林，这可是一件大事，很有关系，你可千万别在里头说坏话。可不许你戏耍何斌，不准去逗你小霞姐。他二人过门之后，圆了房啦，你再提她，我可不管啦，那时他们两个人打你，我可不管啦。再者说，你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如同亲弟兄一个样，那要再说别的，那可于理不合啦。”说的杜林不敢言语啦，鲁清这才跟随刘荣，一同来到柜房。刘荣高声说道：“霍大哥，鲁二

弟来啦！”那屋中霍坤何凯二人，忙迎了出来。霍坤见了他，一揖到地说：“二弟呀，千错万错，全是我一人之错。您与我大弟鲁彪，乃是一母同胞，我实在不知。我要知道，焉能与你不合呢？”此时鲁清心中暗想借着这个为由，我得给你几句，遂说：“这不是老火球吗？谁把您拿到这里来啦？”霍坤一闻此言，鼓掌大笑，说道：“亲家、刘贤弟，你们听鲁二弟他说的这话。”刘荣说：“鲁清，别跟老哥哥凑啦。你们哥俩个前场堆的口仇，今天你们是一天云雾散，不准谁再放在心中。再说当年霍大哥不知道你与鲁彪是亲兄弟。方才问他与我二人打听，我们两个人一说，他直认错。”霍爷说：“我要知道，他是我鲁大弟的亲兄弟，我小看他，如同小看我那大弟一般。”刘荣说：“从此你们老哥俩，谁也不准记恨前仇。”鲁清说：“何二哥、刘大哥，你们二位不知，当年他头一次上山东送镖之时，他们两个人，就神前结拜。给我老娘办寿日之时，他们全家全上我们家去过，我那嫂嫂与我老娘拜过寿。那时皆因我有事出门未在家，我回来之时，在登州府西门外，我看见他啦，赶紧下马，叫了一声老大哥，他连下马都没下马，反倒冲我一撮嘴，他还说我认差了人啦，你认得我，我为甚么不认得你呀？说完他们一齐的往西去啦。临行时他还说了句，长眼睛不看明白，胡叫人甚么东西。后来他再上山东来，那我不叫他霍大哥啦，我叫他火球啦。你们哥俩，谁把火球拿来的，我得拿一拿，看看这个火球儿烫手不烫。”霍坤说：“鲁二弟你就说吧，我看你拿的动拿不动。”刘荣说：“得啦，谁叫您是哥哥哪，还容不过他去。我二弟必是好谈笑。”鲁清说：“火球儿，我这可是没找你去。”何凯道：“鲁清，咱们可全是山东人，你这个就不对啦，没有耍死儿没完的，你再要紧说，那就赶尽杀绝啦。二弟你敢紧上前与我亲家陪礼，以后你再说笑谈诙谐话，那就叫大家耻笑啦。”鲁清这才说：“这是我的老哥，他与我兄长神前结拜。您不用给您亲家争口袋。他说对于我没有用我之处，那叫瞎话，如今他求到我这里啦，我得拿拿他。刘大哥，那么您把我叫了来有甚么事呢？”刘荣就把提亲之事，细说一遍。鲁清说：“那么霍大哥跟咱们三哥提好了没有？”刘荣说：“我们哥三个，全提好啦。”鲁清说：“何斌与姑娘的年岁全都配吗？”刘荣说：“全好。”鲁清说：“既然四水相合，那么你们还找我干甚么呀？”刘荣说：“鲁二弟，要是没有要紧之事，我们也不找你。皆因你俐齿能言，必须用贤弟去办。”鲁清说：“大哥从中为媒，没有我甚么事呀。如今您是卖切糕的不拿刀，抓啦！不用说，霍大哥一跟你们要定礼。你们老哥俩抓瞎啦。您想一想，那何斌的定礼，您能诶过来不能？”刘荣说：“是啊，你也知道啦，这件事还得非你不可。一来你成全他们啦，二来你也给他们遮过脸去啦，免得外人有烦言，三来你也可以赏我们老哥三个全脸，这叫三全其美。”何凯说：“二弟，我的侄男，我

知道他的性情，是他身上的军刃暗器，你许拿不下来。可不是我何凯拿话督你，天下的武夫是一家，男女皆为一理。要说定亲必须用自己的军刃或是暗器，因为甚么使那两样呢，因为那两样上全刻着他的名字啦。”鲁清说：“我不是跟三位兄长面前夸下海口。霍大哥，当中为媒可是刘荣，他把我鲁清找出来的，然后你们大家才求我办理此事。刘荣可算是那头的媒人呢？咱们必须说明白才成啦。”霍坤道：“二弟，那么他算我这头的吧，咱们这个样办好不好呢？”鲁清说：“好！我算我二哥这一头的，您想好不好呢？”鲁清说：“我要算我二哥这一头的，可是我给提的亲事。刘大哥从今往后，提媒保亲，您可千万少管。您这个拙嘴笨腮，这么大岁数，保不住人家就要定礼。您没有金钢钻，不用揽那么大的瓷器。”这几句

话说的刘荣脸上变颜变色。鲁清说：“霍大哥我这个笑谈，可与别人不同，我说出就能办到。少时我要把他定礼拿来，您可别在这里坐着，必须赶紧的走。”霍坤说：“就是吧。”鲁清这才转身往里。

他一看此时天色已然黑啦，他急忙来到北上房，看见何斌正在那里坐着哪。他一直就奔何斌来啦，说道：“何斌。”何斌说：“叔父，有甚么事？”鲁清说：“你要见了西川的贼人，报仇之时，通报名姓不？”何斌说：“我是刀捡有仇的杀。我非见了二峰，我才上前动手啦。”鲁清说：“倘若他二人有至近的宾朋，人家要上前挡你呢，你又当如何？”何斌说：“我只可解劝于他，跟他们一无仇，二无恨，叫他退下，叫二峰过来一战。”鲁清说：“人家隐藏二峰，不叫他过来与你动手，那时你又当如何呢？”何斌说：“那时就休怨我啦！他既与他们一党，那时我治死他不冤。”鲁清说：“不论他是谁过来也不成。因为云峰段峰是你的仇人，要的是他二人的人头人心祭灵，别人可以不必。你见着他们通报名姓不通呢？”何斌说：“那焉有不通名姓之理呢？”鲁清说：“那你可说些甚么呢？”何斌说：“我就通了名姓，说我姓何名斌，外号人称神手太保翻江海龙。”鲁清说：“你且慢着，人人全知道你水性好，因此叫你翻江海龙，那么你怎么叫神手太保呢？”何斌说：“我有折背弓一张，能打八个连珠弹，百发百中，因此有许多叔父伯父们，与我贺号，管我叫神手太保。”鲁清说：“你在哪里试过武艺呢？你试武艺谁又瞧见见过呢？”何斌说：“夜晚三丈二远近，绿香头儿，无论阡在那里，我要是打出八个弹儿，那算不了甚么，必须用独弹将香头打灭，香还不折。白天打更有妙法，仰面往上打四个，容他们往下一落，那时再用底下的四个弹子往上打，更叫八个弹子全碎啦，那才算是绝手功夫。”鲁清说：“你父亲不会呀。可是你跟那人所学呢？”何斌说：“我授业恩师，住家在永安镇，姓安名三太，人称神弓手。”鲁清说：“你先慢着，你这个神手太保，我真没听说过。你可知道我的外号

？”何斌说：“叔父的外号，侄儿全知。我大叔父，外号是自在熊，您是会友熊。”鲁清说：“这三个字，就是表明我在外能景高人。可是我还有一个外号，你知道不？”何斌说：“孩儿不知。”鲁清说：“我又叫神手鲁、鲁法官，大家跟我打哈哈闹着玩，管我叫鲁法官，我又叫砖头鲁。”何斌一听不由一怔，说道：“我这个叔父，不定又要犯甚么坏啦？您怎么叫鲁法官？怎么叫砖头鲁？”鲁清说：“我有一把折把弓，一连能打四个弹，能拐弯，还能隔着皮儿打馅儿，因此人家管我叫鲁法官，又叫神手鲁。”何斌说：“您打从到我们那里，我就没听说过您有甚么弓。您把这手绝艺练一练，我看一看。”鲁清说：“我这几手全是单摆浮搁着。你要看哪手儿？”何斌说：“我就瞧一个样，瞧您那手隔皮打馅。”鲁清说：“好！你把门窗户壁全关上，不透一点亮儿。你要看一手儿，这不是要瞧我一下子吗！”何斌说：“怎么？”鲁清说：“我的弓在家里，你一死的叫我练，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何斌一听透着他机灵，忙问道：“您那个弓几个劲？”鲁清说：“我的弓三个劲。”何斌说：“鲁叔父我有一张弓，是三个半劲，拉不满是三个劲。您可以用他来练，究竟怎么打法呢？”鲁清说：“你在屋里骑马蹲裆式，头上顶着一个茶杯；我在那屋里面朝里，我一问你，你一答应，一弹子使可将茶杯打碎。”何斌说：“您先交给我这手儿，我得看看。”说着话来到西屋，取过折把弓及弹囊。鲁清一看，他把两样全卷到一声，遂伸手接了过来，说道：“列位请看，这个孩子，他人小心可不小，他试探我哪，我会打就能上的上，不会打那一定不会上。”说着话将弹囊挂在身上。这囊的颜色，是鹅黄缎色作地，青缎色荷叶边，里边是万字不到头，双荷叶边里头，四个犄角有四个小字，上写神手太保，正面上有何斌两个字。鲁清当时将弓弦取下，一窝便将弓上好了，转身往外，他叫何斌全将窗户门上齐啦。鲁清在院中问道：“预备齐了没有？”何斌说：“没有呢。”鲁清说：“先把竹帘给卷起来。你们摆设齐了没有，要齐了我可献艺啦。”何斌说：“我已预备齐啦。”在屋中蹲裆骑马式一蹲。杜林说：“你别装傻啦，脸朝外，不是一个样吗？你必须脸朝里吧。您老人家一个走了手，打上就是一个包，重一点就许来个窟窿。您要脸朝外，一下子打了眼睛，那还怎么给我何大叔报仇哇？”何斌说：“言之有理。”鲁清在外边说道：“你预备齐了没有？”何斌说：“您稍微等一等。”一边说着，便将茶碗扣在头顶之上，骑马蹲裆式往当中一站，遂说道：“鲁叔父，您献手段吧。”鲁清一听，急忙来到柜房，交与霍坤，说道：“霍大哥，您赶紧拿走，这可是您姑老丁折把弓囊弹，您可好好的收了起来。这里的事，您就不用管啦。我累碎了三毛七孔心，使出妙计，才将此弓囊了出来。”霍坤说：“二弟，我谢谢你啦！”说完拿了弓出店而去。他们弟兄三人送出店外。霍坤回店不提。

如今且说刘荣、何凯、鲁清，三个人回到柜房，将双门紧闭。那鲁清是撮手擦掌捶胸跺脚，说道：“刘大哥，这咱们可应当怎么办呢？他要一要弹囊弓，我可上那里给他找去呢？再说那杜林在这里直出主意，我应当怎么办呢？”急的他直出汗，无法去搪何斌。刘荣说：“如今我也没有主意。”何凯在旁边一看，他也是真着了急啦，说道：“这个何斌脾气太左，性如烈火，如今给他用这个弓给定了亲，那时他非跟你拚了不可。因为我兄长的仇还没报呢，他有孝在身。”鲁清说：“二哥，您到里面要这么这么说，大哥您到里面必须这么这么说，那时就可以过去此事。”老哥三个商量好了，这才往里走来。此时何斌蹲在那里腿也酸啦，腰也木啦。那杜林在一旁，冲他直吐舌头。何斌说：“杜林，你直冲我吐舌头干么呀？”杜林说：“外边一点动静全没有啦，你还等着甚么啦？”何斌一听，这才将茶杯拿了下來，转身形，开了屋门，往外一看，天已昏黑，不由发怔。何凯就走了进来，大声说道：“这可了不得啦！”何斌说：“怎么啦？”何凯说：“你鲁大叔闹肚子，这可怎么好？”何斌说：“我要跟他老人家学一手绝艺，也许是一拉弓有点不合适，所以闹肚子。”何凯说：“待一会儿必须给他瞧瞧，请一个医生。”功夫不见甚大，刘荣也进来了，刘荣说：“二哥呀，鲁爷咱们可得给他请人看看。他要是有个一差二错，西川的事，可不好办。”他们正在说话之间，鲁清双手的捂着肚子，从外面走了进来。鲁清说：“孩儿，我可对不起你。”何斌说：“您有甚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呢？”鲁清说：“我失去了你的左膀右臂，我把你折把弓弹囊全给丢啦，要丢一样也没关系，这两样一块没啦，岂不令人心疼。”何斌说：“没有甚么，叔父您不用往心里去，咱们到西川报仇，也不用着急，有地方买去。不过有一个样，我那张弓是我使出来的。”鲁清说：“你想的开呀，你要是想不开，那不是叫我赔吗？”杜林说：“何大哥这就算完了吗？”说完他叫过杜兴来，说“兄弟，以后可不准跟他交友啦。这个没有尊卑长上的人，不像事，他爸爸的仇还没报呢，他先把媳妇定下啦。你还跟他交甚么？”何斌一听说道：“杜林，你可别在这里起哄，在这里挑逗我。霍家这个姑娘我不要。”杜林说：“何大哥，就凭咱们爷们会把东西丢啦，这个未免的不对。也就是你姓何的话，我可不信。你得问一问鲁大叔，怎么丢的？必须有个情理。”何斌一想也对，这才问道：“鲁叔父，我杜贤弟这话有理，您是怎么丢的？”鲁清说：“我一拉弓，肚子疼，我便拿着弓到茅房去解手。我到那里一看，墙上净是树枝，我就将弓立在墙外，又将囊弹绕在的翅子上；后来又有本店里一个小孩，买来一块牛肉，他也解手，便将牛肉，放到我那弓上，从外面跑进一只黄狗，便将肉叼跑，连那弓跟弹囊，也就丢啦。”何斌一听，连连点头说道：“这样丢的情有可原。”杜林说：“这还有情理啦，咱们这里谁出去买肉去啦？再

者说，你那弹囊又没有盖儿。这么办，你叫鲁大叔带着一个伙计，去到外边去找。要真找回一个来，那也算是丢啦，要不然的话，哼！我往下不说啦。”何斌说：“你说吧，千万别不说。”杜林说：“那只好就等到将来拜堂之时，一个也短不了。”何斌一听，心里就火啦，大声说道：“鲁叔父，你去与我找去吧。要真给我定亲，是人也不做情我，别说是亲戚，连朋友全都不理我啦。我也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天伦。”鲁清说：“何斌呀，你可要再思呀再想，在当场动手，男女授受不亲，你为甚么把人家举过头顶，是何道理？再说你家也有个妹妹，你父不叫她学武，也就是了。假如她也被人给举过头顶，那时你的脸面何在呀？”杜林在旁说：“你瞧是不是，只要他找不回来，等我给我何大爷报完仇，我再回家永不跟他交友。自己父仇未报，就拿弓给你定亲，好吗！那还成甚么英雄呀？”何斌一听，遂说：“您就将那张弓给我拿回来就是啦。如果不然，我可另有对待。”鲁清说：“小子，你不用说，我早将弓送给人啦。你便将我怎么样？”

何斌当时来了气，立时脱了大衣，收拾俐落，出去到了门道，解开扣子，将自己的砍刀，拿了出来，推簧亮刀，在当院一站，点名提将，叫鲁清出来。鲁清说：“列位别劝啦。”杜林说：“谁管你们的事呢。”鲁清到了西屋，伸手取了自己的刀。大家正要拦他，鲁清一使眼色，众人便不相拦。鲁清跳在院中，何斌不容他站立稳啦，上前搂头就是一刀。鲁清往下一坐腰，何斌一闪，看他挂点火，还真是实意的候，一刀快似一刀。从先鲁清不肯还招，后来看他不像事啦，只得还了招。叔侄打在了一处，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江南蛮子赵庭说道：“二哥您看，这不是他给阴起来的吗？这黑间半夜里，倘若他们爷俩个有一个走了神，挂了伤，这不是山东人自己就为了仇啦吗？”杜锦一听说道：“杜林呀，你这个孩子，怎么就会办这个事呀！你这个孩子，决过不去三十岁。”杜林说：“不要紧我有办法，非得我鲁大叔鼻子眼三哼吃，我才管解去重围啦。”此时鲁清累得浑身无力啦，不由哼吃了一声。杜林说：“还有两声。”少时又哼吃两声。杜林说：“我还是不管。”朱锦遂说：“杜林呀，您再不管，非得他们爷俩个见了伤才成啊。”杜林说：“不是我说，咱们这里的人出了名的也有，谁能管的了哇！”杜兴说：“哥哥您就快想法子吧。”杜林便来到东间，说道：“石大哥呀，大清是谁的？”石禄说：“是我的。”杜林说：“小何在院子里打大清啦。”石禄一听，急忙跑到外间屋。此时众人正在那里观看。石禄在人群中，伸手抓住了何斌，大声说道：“小何，你还要跟大清动手，我这一巴掌，可就叫二何家去啦。”何斌一见就急啦，跳过来举刀奔石禄，说：“石禄，你撒开。”石禄一撒手，他的刀直奔石禄砍来。众人一看他真是要疯。石禄听见后边带着风到啦，连忙一推何凯，转身一躲，扬

手将刀磕飞，说道：“小何，你还要动手吗？”何斌这么一想，石家门的功夫，比那一门都高，自己便不敢再动手啦。此时鲁清坐在地上直喘。石禄说：“小何，你把刀捡起来，咱们二人动动手。你跟我鲁叔父动手成啦，大清不成。我姓石的说话大一点，不论哪一位，跟我动手，把我踢一个跟头，西川我不去啦。”宋锦说：“玉蓝，你说这个话，我就不爱听。”石禄说：“大肚子四，你要不爱听，咱们就比试比试。”宋锦提手一个黑虎掏心，一拳就打进来啦。石禄往旁一闪，宋锦使了个双风贯耳，石禄一毛腰，使了个野马分鬃式，又用腿一顶他肚子，宋锦就来个大仰头。江南蛮子赵庭从后面劈山掌打到，石禄低头，伸手拿住他腕子，便将他拉了过来，摔倒在地上。杜兴杜林说道：“何大哥，咱们大家快过去给鲁大叔陪礼吧。”当下众人过来，将鲁清扶起来，大家乱到一处，暂且不提。

如今且说那霍坤，拿着弓与弹囊，要回转店中，不由心中暗喜。他从北边往东南绕着走，一边走心中暗想：这才叫门当户对，可是有一件不对，我太小看鲁清啦。就以今天说吧，要没有鲁清，这个定礼就拿不到手，从此以后，我霍坤可不要小瞧人啦。他看见那弹囊上有何斌二字，自己不好拿回去，便将那名字扯了下去啦。往前行走，进黄花庄，到了四合店中，说道：“伙计，我问你，西院他们用饭了没有？”伙计说：“从您走后，张氏老太太叫我们给预备一桌酒席，男仆人几桌、女仆人一桌。老太太犒赏给我们一桌酒席。”霍坤说：“酒饭吃喝，那不足为奇。”一边说着，便一直到了西院，来至北上房。那张氏安人，迎了出来，老夫妻二人见了面，那可应当怎么称呼呢？张氏说：“原来达官爷回来啦。”霍坤说：“安人呀，咱们女儿，可曾将她劝好？”张氏说：“那个女孩儿全被你惯坏了，不听妾身之言。”霍坤说：“安人呀，你我的女儿，我已给她找个安身之处，就是那个在台上，举女儿过顶的那人。”张氏说：“好！那人乃是正人君子，他是哪一家的公子呢？”霍坤说：“他的天伦，乃是山东何家口的，保水陆的镖，威名远振，那人姓何名玉，人称分水豹子，他是何玉之子，名唤何斌，逆水豹子何凯的侄儿。”张氏道：“真有名望。不过你我的女儿，生性爆烈，要许配他人身旁为妻，你我夫妻不亏此女。”霍坤道：“安人，你看这就是姑老爷手使的军刃，折把弓作为定礼。”张氏道：“这位姑老爷，年长多大啦？”霍坤道：“他跟姑娘同庚。”张氏一闻此言，不由喜出望外，说道：“想不到他也会打弹弓。咱们姑娘的可惜放在家中，未曾带来。”霍坤说：“咱们招门纳婿，到是个美事，可有一节，你没看见他身穿重孝吗？一时不能圆房，只因那何玉，死在云峰段峰之手，必须到西川子报父仇，然后才能迎娶。这不是刘荣当中为媒吗？可是多亏二弟鲁清，将定礼拿过。”一边说着，夫妻二人已然进到堂屋，忽听东里间小霞

说道：“娘啊，天到掌灯，我那爹爹还不回来，必是去寻找那胆大的狂徒去啦。待女儿收拾俐落带好绣绒砍刀，叫我兄弟霍全带好军刃，一同出去寻找我的爹爹，以防有个一差二错，偌大的年纪，与人这闹不得气了。”霍坤在外间一听，忙说道：“姑娘，你尽管放心，为父的我回来了。”说着话来到东里间问道：“姑娘你可用过酒饭？”一看她面沉似水，带着怒容，霍坤说：“姑娘，你不要生气。这武夫之家胜败输赢，乃是常事，很不足为奇。”小霞说：“爹爹我有一件事，倒要问一问您。在台上动手，为甚么您容让于他？那胆大的狂徒，他打来一拳，跟劈来那一掌，处处全是往致命处打来。在台上动手，按说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紧守行门，看住步，耳音眼神，拳脚自求防身。像您要跟他动手，这些字不离手，工夫大了，还不是他对手，何况您又让他半步呢！我要跟随爹爹您要去找他去，那时我非拿刀杀他不可。因为在台上要不是我那刘叔父答言，女儿我必定在台下丧命。因此女儿立志，非要也把他举过头顶不可。”霍坤说：“姑娘你的艺业也不浅。这个男子的艺业也不薄。”小霞说：“那么您倒是找他去了没有？您怕孩儿我给您惹下杀身大祸？”霍坤说：“我倒是上村庄去找，谁知他业已还完店饭钱，登程走了。”小霞说：“您不是寻找人家去啦，分明是给人家送信去啦。”霍坤说：“他既然一走，那就是怕咱们啦，恐夜间带着军刃找他去。可是文武全是一样，谁也不能赶尽杀绝。”小霞说：“我已认准了他啦。有朝一日见了面，我非得用刀劈了他。”霍坤说道：“小霞你千万不可如此。我去找他未见着他，我在黑夜间走到了松林处。谁知那林中有人在那里咳声叹气，意欲要悬枝高挂。”小霞说道：“那您为甚么还不赶紧去救他呢？”

霍坤说道：“我到了松林里面将他救了下来，我便仔细一盘问他，原来他也是咱们西川的人。他是因为欠了人家的店房饭钱，手中缺少银钱，无有法子偿还人家，因此被逼无路才上吊。他又因病魔在身，这才将他自己随身带的东西变卖了钱，那时他有一张弹弓及弹囊。他是用十两银子买来的，打算还要照先前买时的十两银子卖出。想你我父女平素要是在那外面见着了这宗东西的时候，还得非买到了手不成呢，如今何况此人又是在有病而又困难之中呢。”小霞说：“那您为甚么不留下呢？”霍坤说：“姑娘，他是十两银子买的，还得卖十两。不过是卖金的，还得遇见买金的。后来我一问他，我才给他十两。当时因为我的囊中也没有多少，要是多的话儿，我也可以周济他些两。”小霞说：“您拿过来，我看一看这张弓。”说着话，伸手接了过来，一拉弓，又一看弦，遂说道：“爹爹，卖弓的这个人，可比女儿我胜强百倍。他的弓法实有高招，女儿与他比较起来，一定得甘拜下风。”霍坤一想，她怎么会考查呢？便问道：“姑娘，你一拉弓，便能知道此人比你强，你是从甚么地方知道的呢

？”小霞说：“你有所不知。当年您传我之后，我师父又传给我，他说道：女人没有抛骨，至大的是三个劲儿。这张弓是三个半劲，因此知道此人比我强。”霍坤说：“好！那么我那拜兄名姓，你可记得？”小霞说：“女儿记得，因为我那伯父，乃是孩儿授业恩师，焉能忘了呢？再者说，他老人家要不传我这张弓，女儿那能在西川，成了这么大的名呢？”霍坤说：“你那伯父与我相别，已有十年之久。你还能有那么大的灵机，还能记得？”小霞说：“我记是他老人家，名为神弓手安三太对不对呀？”霍坤说：“不错，是此人。你说这张弓是几个劲儿？”小霞说：“是三个半劲儿。咱们家中的弓，是三个劲儿，我使着稍微大一点。”霍坤说：“那么你能使不能呢？”小霞说：“能使。三天不撤弓弦，能收回半个劲儿，从此老不撤下，还好使呢。”霍坤说：“那么老不撤它不能再软吗？”小霞说：“不能。他这是双弓背，此人还真讲究，弓背上还画着两条龙。”说着话便将弓挂在床帐帘上。霍坤说：“姑娘给你这个弹囊。”姑娘伸手接了过来，往起一提，说道：“这个人可有点暴损天物，他把此囊撕破，真算是没厚成。”霍坤说：“姑娘你先住口。咱们家里的镖旗能卖吗？”小霞说：“不能卖，有咱们旗子走到哪里都成，能借不能卖。”老达官说：“着哇！谁也是卖物不卖名姓。他既然卖出，还能不将名姓撕下？”小霞说：“是啦。”翻来覆去，细看此囊，就见在四个角上有青缎子的小字，是神手太保。遂问道：“爹爹。这个当中的两个字，是那人的名字。但不知他的名字是甚么？”此时霍坤是一时的高兴，便信口说了出来：“他名叫何斌。”那小霞姑娘，今年二十有四，早已明白此事。不由心中所思，在台上动手，将我举过头顶，我听我刘叔叔说，那人叫神手太保何斌，莫不成将我终身的大事，许配了他人，真叫我莫名其妙。自己伸手抓把弹子来，到了手中一试，弹子大而体轻，打出去可是非常的有力量。原来此弹子是用高丽纸，跟松黏与金星砂土所作。小霞的弹子，乃是黄土泥的。当时姑娘看完了，顺手将弹囊放在床榻里边了。那霍坤问道：“女儿你可曾用过饭啦？”小霞一想：我要说没用饭，我父亲一定着急。遂说道：“女儿已然用过饭了。”霍坤说：“好。”这才从身上取出两个白布卷来，递给小霞，又冲她一比试，是叫她防备薰香等用。姑娘点头，接了过来。霍坤说：“金屏、翠屏，你们两个人快侍候你家小姐睡觉吧。”说完他便出门去。金屏说：“小姐，我们给您拿那个必得来吧。”姑娘说：“好！拿来之后，你们俩人回到西屋，侍候你家主母去吧。各人拿好军刃，在西屋防备着，夜里无论有甚么动作，千万别害怕，全有我啦。告诉两个婆子，也别喊叫。”金屏二人说：“是啦吧。”两个人答应着，出了东间，往西里间去了。欲知后事，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衔素恨傅虎探花 霍小霞弹打淫寇

话说小霞看他们走后，将双扇门紧闭，把灯儿放桌子上，另外又点一盏。她便斜坐床上，伸着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斜倚在靠枕上，思想那白天之事以及这张弓。此时霍坤夫妻在西屋与霍全用完了晚饭。夫妻收拾俐落，各将砍刀预备手下，说道：“霍全呀，你在外屋去加防备，今晚恐怕有事。你姐姐我已然许给何斌身旁为妻。白天打的擂，上来那三寇，乃是那西川路莲花党的人，我恐怕他夜内前来偷行不法。那时与咱们父子的名誉上，可大有妨碍。这里有白布卷给你，小心在意，千万别疏神。”霍全说声“是啦吧”，急忙自己收拾俐落了，将刀背在身后，自己到了外屋，将屋门浮对上，便在屋中坐着，静待动静。他们暗中设备不表，如今且说傅虎他们五个人，在擂台分手后，暗中跟着车辆，直到了黄林庄，看他们进了店。哥五个看好，这才回来，找个酒楼用酒用饭。吃喝完毕，算清了酒饭钱。五个人出了酒楼，来到西村外，进到一片大松林中，是席地而坐，静等天黑呢，好前去作事。他们靠在松树上，傅虎说道：“四位贤弟，你们看那个霍坤老匹夫，最为可恨。他不知道跟咱们接近，净跟西川老乡亲为仇作对。他又将他女儿霍小霞，许配那山东何玉之子何斌为妻，真是舍近求远。”傅豹说：“兄长，你还不知道吗！西川练武的倒是不少，只是正门的人太少。那就别怨他不给咱们啦。莲花门的人更多，全都是采花作案，叫人心中不佩服。再说他们全是保镖的，咱们是贼呀，跟他们冰炭不同炉。”傅虎说：“你不用说别的。我们在今天晚上，设法前去，到了那里，全凭薰香成功，到那里将她薰过去，先采了她的花，然后拿上她的一双小绣鞋。那时一定把霍坤与他们大家气死，撇他们个对头弯。”说着话，五个人在树林中，直耗到初更。傅虎说：“咱们该收拾啦。”当时五个人各取白蜡捻粘在树木上，各将大衣脱下，收拾夜行衣靠。通身换齐，将白昼衣服，打在小包袱之内，打了腰围子，绒绳丝鸾带结好，抬胳膊踢腿，不绷不吊。傅虎说：“四位兄弟，事要洽，可是小让大。”傅荣说：“兄长，事要巧可是大让小。”姚庆说：“三位兄长，咱们哥五个呀，谁跑在头里，咱们是谁往那丫头屋中放薰香，姑娘就属谁。比如说，兄长您先到啦，那就归您所有，我弟兄情愿在四外给您巡风。不过有一样，是那老儿霍坤、他儿子霍全，一时也不能满给薰过去。据我所想，先设法抵住他们全家，无论谁得机会，只要将小霞的绣鞋一双带走，他全家都有自赅之情。各位可要记住了。”

五寇一边说，一边收拾齐毕，将白蜡捻儿熄灭，大家一齐出了树林，直向黄花庄而来。五个人各施展夜行术，各显奇能。少时一到黄花庄西头，扭项回头往后一瞧，并无跟随之人，这才进庄来到店外，过去先将那旗子擦了去，用耳音往门道里一听。此时那店中，正收拾完了，关好大门，众人在柜房闲谈。那厨房的先生问伙计道：“张二呀，你今天到擂台去啦吗？”张二说：“我去看啦

。今天打擂的才好呢！是那位女台官接招，头一个上去一个姓殷的，被姑娘给打下台去。要提那个姑娘，不但长得好，而且武艺出群。我跟您打听一件事，也是我年轻不知道甚么。这个打擂，难道说有往上叫的吗？”先生说：“也有。不过得分出情形来，非是仇人，不能往上叫。我高文祥也给镖店写过帐，大致情形我都明白。我有两个拜弟，住家在河南方家庄，叫镇江南方佩云、方佩铎，少林门宗实派，他们是上五门第三门。他们跟我提说过，这个达官立擂台，或是看见有仇人，当时把仇人叫上来。可是当时也得在官府挂号，明着是立擂台，暗中以立擂报仇。”张二说：“这个我倒不知他们有仇没仇。可是那个姑娘胜了几个人，后来那个老达官叫上一个穿孝的人去，二人过招。老台官被人家一脚踢倒，那人跳起来要把他踩死，那时那个姑娘喊了声‘看暗器’，那人一闪，老台官才得爬起来。后来那个女的跟穿孝的打上啦。”他们这里说话，那傅家弟兄，听不出来霍家父子们住在哪里。五寇飞身上房，爬房坡来到里面，又听那高先生问道：“张二你可将大门关好？”张二说：“全关好啦。方才霍老达官还叫打更的少上花瓦墙门楼那边去，他们不叫闲人过去。”五寇一闻此言，知道霍家住在那里，这才一齐奔了后边。少时看见那个花瓦门楼。傅虎便命姚庆、姚明，奔了西房，傅荣、傅豹奔东房，叫他们巡风了望，然后傅虎取出问路石来，蹿在院中，没有人声犬吠，这才下了房。到了院中，长身形往北瞧，就见北上房东头掖间里有灯光。此时他因为是偷花盗柳的心盛，於是便蹑足潜踪的，来到窗下，连大气全都不敢出入，用双手一扶窗台，侧耳细听。屋中并无动静，遂取出银针，刺了一孔，口含大指，闭着一目，往里观瞧，就瞧见那床上搭拉着一条腿，葱心绿的裤腿，下边窄窄金莲。傅虎往上一瞧，那八仙桌上，有一盏灯，在北头又有一盏灯，烛花挺长啦，是阴阴惨惨。不由心中暗想：此女是在这里坐着啦，我得看看他的前脸。想到此处，飞上了房，越过房脊，来到后院。来到后窗户，又用针刺了一孔，往外一看，跟那姑娘对了面，见她颜悦色，忽然面带怒容。傅虎一见，忙取出解药来，自己闻上，又取出薰香盒子来，取出仙鹤，用大指捏盒子，顺进窗户，右手一拉仙鹤腿，里面自来火就着啦，那薰香一道白烟，直奔姑娘而去。

且说霍小霞，在屋中本来未睡，不过自己思想：怎么他就会把我举起来呢？在那人千人万的面前，叫我有何面目生于人世。心目中想此事，并未瞧看。那傅虎在南窗户扎窗户的时候，就听见啦，不由注了目。后来又听见后窗户一响，一道白烟向自己而来，连忙一卧身，偷偷取出白布卷来，塞上鼻孔，一伸手顺下折把弓，左手取出四个弹子来，扣好了弦，拉满弓，对准了那个白烟的来处，大指一领，右手一放，“吧”的一声，四个弹子满全打在傅虎的鼻梁子上啦，就听外边“噗”的一声。两里间霍坤夫妻尚未敢睡，只因白天有莲花门的

人来打擂，惟恐夜间有人前来。果然东屋有了动静，弓弦吧的一声响，忙用耳一听，明间没有动作。书中暗表：那霍全比他父母还注意，他提心吊胆，心中暗想：我父母将我安在外屋。我父子在西川的名声不小，而今把我姐姐许配了何斌为妻，倘若出甚么舛错，有何面目生於人世！正在想着，忽然听见东屋后窗外有动作，连忙亮刀将门开了，跳在院中，飞身上房，到了中脊上，往四外观瞧。就听西里间窗户响，他急忙又来到前坡，低头一看。霍坤叫夫人快预备，“外边有动静”，当时夫妻二人，抓刀登床，一抬腿就将窗户踹开啦。夫妻二人也跳在院中，转身形上了房，忙问房上甚么人。霍全说：“爹爹正是孩儿。”霍坤说：“霍全，你看见有甚么黑影没有？”霍全说：“爹爹您不要担惊。方才孩儿上得房来，看见有五条黑影，一直奔正西。”霍坤听到此处，不由心中大惊，忙问道：“我儿快去查看查看，可有甚么记载没有？”霍全一猫腰起下两块瓦来，抖手打在后面夹道地上，人声犬吠无有，才蹿下房来抬头看后窗户。飞身蹿上后窗台，细一看那里放着一个薰香匣子，又看了看后窗户扎了一个小孔，连忙取下来，跳到地上，提刀转到前院，说：“爹爹您请下房来。”张氏、霍坤老夫妻二人，闻言跳下房来，听见东西配房有人说话。那婆子、小环问道：“员外爷，外边有甚么动作吗？”霍坤说：“你们睡你们的吧，并没有甚么事。少要多言。”说完他们一同来到屋中，忙将灯光点好，放在桌上。霍全说：“爹爹这里有一个棉花攒。”霍坤说：“你看上面可有字迹没有？”霍全拿到灯底下一看，原来上面写着一行小字，是小蜜蜂傅虎。霍坤说：“此物咱们可带不得，急早刨坑掩埋为是。”霍全出去，连忙到外面给掩埋好了，二次回到屋中。

霍坤说：“霍全呀，你快到东里间看一看，你姐姐的印堂有守节砂没有？要有你我全家的命在；要是没有，那可就急速全家离开此地，找一僻静所在，全家自尽。你我没有脸目，再生於三光之下啦。”霍全说：“您不必着急，待孩儿到东屋来看。”说着话将刀放下，端起灯来，说道：“二位老人家可千万别着急。”当时他来到了东里间，用手一推东掖间的门，口中说道：“姐姐您这屋中有甚么动作吗？”听见小霞在屋中说道：“外面甚么人？”霍全说：“姐姐，正是小弟霍全。”小霞说：“你不睡觉，来到此处有甚么事呢？”霍全说：“您这屋中有动作吗？”小霞说：“不错有动作。”霍全说：“您把屋门开开，我到屋中看一看。”小霞一闻此言，不由心中暗想：你说不叫瞧，恐怕我爹娘心中着急；您说叫他瞧吧，此时屋中香烟全满啦。遂说：“你先等一等，我将薰香放一放，这屋内烟气全满啦。”说完她反身起来，伸手取刀将北窗户纸给划破啦，转身又到南边，将前槽窗户，用木棍支开。不大工夫，那烟就全出去了。伸手将灯残芯掸去，这才将门插关拉开，双手一支门口。那霍全举

起灯，一看他姐姐的芙蓉粉面，印堂守节砂未动，心中这才放心。小霞说：“你往上找甚么呢？”霍全说：“姐姐，您说有薰香，现在哪里？”小霞说：“兄弟你莫不是双目不明看不见吗？你没瞧见前后的窗户，我全支起来啦吗？”霍全端灯来到里面，在床下照了一照，床围子底下也看了看，遂问道：“姐姐，此贼寇没进来呀？”小霞说：“爹爹早已嘱咐，姐姐我不敢睡觉，倘若疏神大意，岂不受了那贼的薰香？他进屋来，与我名誉有关。”霍全将灯放在桌上，说道：“姐姐，这里可不能照在咱们家里似的那么随便。”说完他上去，将前后窗户放了下来，将灯按好。这才转身来到外间，禀报他父母说道：“二位老人家，您请放宽心，我姐姐的守节砂未动。”书中暗表：守节砂，要以古事今比，这种东西名目，出在江苏省，大户人家，为保全家风，所以在一初生时就点好了。第二天霍坤派霍全到黄林庄，告诉大家说：“我收拾齐备与他们一同入川，必须稍候几日。”霍全说“是”。此时外边有黄六黄三，将银钱箱子搭到四合店，令霍老达官查点齐毕。霍坤说：“黄六黄三，你们二人，我每人谢你们纹银一百。那四十名站台的，每人所穿的衣服满归他所有，另外每人送二十两银子。”众人谢完走去。又叫来店里伙计，算清店饭帐，就一齐给钱，要他一个清单。伙计答应，出去告诉先生，一齐算清，开单子交与霍坤。霍坤立时就全开发完了，又另外赏了伙计先生三十两纹银，大家道谢。霍坤等大家要走。那先生问道：“老达官，您还几时在这里来？”霍坤说：“皆因五路达官，我全略知一二，所以我才用假名住店，说我姓吴名叫振山。而今我归回本姓，我祖居西川霍家寨，我姓霍名坤，外号人称金刀赛判镇西川。”他一通报名姓，那店东黄甫说道：“达官，我问贵公子今年多大？”霍坤说：“此子今年二十一。”黄甫说：“老达官，您夫妻二人随我来。”霍坤老夫妻，随着他来到店的后跨院。黄甫说道：“家里的出来见见老达官。”屋中走出的黄范氏，出来与他们相见。原来在霍坤初一住店的时候，她们姐妹俩就投缘，姐妹将他叫了出来，自然都是熟人啦，立时让到屋中。霍坤与黄甫一考究年岁，霍坤说：“兄长，您比我年岁大吧，今年多大岁数啦？”黄甫说：“我今年六十八，您呢？”霍坤说：“我今年六十有六。”黄甫说：“霍达官，这个女儿，不是我亲生女儿。我夫妻二人太孤，您那嫂嫂这一世未曾生养。她母暗地访查，少达官乃是正人君子。我打算将我小女许配少公子为妻。”说话之间，他妻范氏，连忙从东屋叫出姑娘玉屏来，叫他赶快上前与你公爹行礼。姑娘从东间出来，便与霍坤跪下叩头。范氏说：“女儿，你不用起来啦，就便与你婆母行礼吧。”此时臊得姑娘，面红过耳，不敢违背，这才又与张氏行礼。张氏一见此女，长得容颜貌美，真比自己女儿还长得好看。范氏说道：“派人快去把霍小姐请来吧。”婆子答应，连忙出去到了西院，便将霍小霞

请到。小霞早知有事，便带好了几锭金银，一齐来到后院。婆子说：“主母，霍小姐来啦。”范氏与玉屏连忙迎接出来。小霞一看，出来这个玉屏姑娘，长得十分好看，不由心中暗想：照这个样的姑娘，要在家中侍候我二老爹娘，实比我胜强百倍；要许配我弟，真乃是天下第一美事。想到此处，她二人携手来到屋中。范氏令玉屏与小霞行礼。小霞用手相搀，说道：“妹妹少礼。”说着话伸手从兜中取出两锭黄金，说道：“妹妹，这里有些微资，请你拿去，买枝花带吧。”玉屏接过，连忙致谢。姐妹一同来到西跨院去谈话不提。这里黄门范氏，叫霍门张氏说道：“亲家太太，您那位女儿练的是武术。我那女儿，学的是扎拉锁扣。此女到您家宅，您要看在我们老夫妻身上，多要指教。如果不听你夫妻的教训，我夫妻永不相拦。”张氏笑道：“嫂嫂，您的女儿到我家，我的女儿到您家，彼此全是一样，自然是亲的一般对待，这一层请您放心吧。”黄甫与霍坤弟兄在一处谈话，黄甫说道：“霍老达官，你我既为儿女亲家。我那姑老爷，保镖为业，我女可不会武，一切多求您原谅。最好您将此女带走，择个好日子，与他二人圆房。”霍坤说：“亲家且慢，必须容我们到山东就亲，回头再办此事不晚。”黄甫说：“您将侠女许配何人？”霍坤说：“我将小霞计配山东何家口为首的，姓何名玉，他人之子，名叫何斌。”黄甫说：“可是那外号叫分水豹子的吗？”霍坤说：“正是，你与他有来往吗？”黄甫说：“我这店中，时常的住镖车，往来水旱达官不少。西川路的达官，也常住在此店。我跟您打听一友您可知晓？”此人姓尤名斌，外号人称亮翅虎的便是。”霍坤闻言，是鼓掌大笑。黄甫说：“亲家您笑者何来？”霍坤说：“我与他孩童之交，亲弟兄一般。”黄甫一闻此言，不由哈哈大笑，说道：“原来你我弟兄是又亲又友。亲家今天我跟您启个齿。”霍坤说：“有甚话请说，何言启齿呢？”黄甫说：“您要上山东就亲，请把您那镖旗，借我一用。”霍坤说：“您要镖旗有甚么用处呢？”黄甫说：“交朋友名姓值金子。我将此旗阡在影壁头里，可以吓退毛贼草寇。”霍坤说：“此地还有不法之人吗？”黄甫说：“有哇！离此地正东，地名叫李家场，此人姓李名方，外号叫青头蝎子，此李方乃是东洋大盗。正北卢和县太爷，剿拿他好几次，此贼是远遁脱逃，竟在此县该管地面上，落下些个因奸不允，刀杀少妇长女之案，有尸无头。”霍坤说：“亲家你不必担惊，叫黄六黄三，擂台别动，立擂日子不满，将我这枝镖旗插在门前，再找几辆大车，放到东院。我今天起身够奔西川，为是替我家姑老爷报那杀父之仇。报仇已毕，再到山东就亲，就亲回头，再给他们圆房。我回家之时，必要扫灭李家场，将李方捉住卢和县归案。”黄甫说：“那我就替本县的太爷，谢谢您啦。这一来这本地面，就全太平啦。”范氏的姐妹俩，此时直奔西院，范氏说道：“亲家您该拿东西再拿，不该拿的

，那就不用拿啦。”张氏说：“是啦吧。”当时叫人去找霍全，来到屋中，令他与岳母行礼。霍全赶紧给范氏行礼，然后到了后宅，又与黄甫行礼。霍坤说：“儿呀，快将你那银鏢一支，取出作为定礼。”臊得霍全呆呆发怔，面红过耳。霍坤到了外面，买了一张红纸，将此鏢包好，交与黄甫。此时那小霞姑娘，便将玉屏姑娘送到后宅。小霞说：“这位大娘，我们全家走后，您到铺中，买一把折把弓，一个弹囊，挂在后沿墙上，管保高枕无忧。”霍坤说：“姑娘，你就去将东西物件，拴扎齐毕；骡驼轿的铃，通盘别挂。今夜初鼓起身，咱们是赶奔西川银花沟，与他们报仇之人，走在头里。”天到平西，大家人等，吃喝完毕。霍坤说：“亲家，我们众人走后，您赶紧预备大车小辆，将鏢旗阡在车上，或是阡廊子底下，我保家宅无事。”说完他从箱子里拿出十锭黄金，交与黄甫说着：“您拿此钱与您我的女儿，置买东西物件，满头珠翠、镯子裙衫、双铺双盖。亲家呀，我告诉您的话，您就照办吧。”黄甫说：“不用此钱，我家中有的金银，请您收回吧。”霍坤说：“亲家您别客气。现下我在您这里，要用银钱，不是也很容易吗！我带有许多的金银，可也够用，您就拿去吧。”黄甫说：“亲家，我家中有钱，您就收回去吧。我那女儿出阁，我本应当与她买些应用的东西，置备一切，焉能令亲家垫办之理？”霍坤说：“亲家，我既然把钱拿出来，还能再收回去吗？万无此理。”黄甫说：“亲家，那我谢谢您啦。”此时天色已晚，忙命手下人等备办酒饭，给他们送行。男女众人吃喝完毕，大家转身形往外。那外边早将车辆马匹，通盘预备齐毕。霍张氏与姑娘，母女上了驼轿，婆子丫环上车辆。黄甫率领先生伙计，往下护送。霍坤父子竭力相拦，说道：“黑天半夜里，不用往下送啦，快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您请回吧。”黄甫这才一抱拳说：“那小弟我可就不往下送啦。”眼看着他们出了村子走远，这才回到店中，便带人将西院收拾好了，又锁上门啦，嘱咐伙计道：“你们多要留心。这个西院无论甚么人来租，千万的婉言谢绝，谁来也别租。防备那霍老达官他们回头，没地方住。”伙计答应。又叫黄六黄三：“把擂台告条上，再添写两个月，一切东西千万别动。你二人谨记在心，此事千万别外头说去”，他二人点头，照着去办，按下不表。如今且说霍坤，他们全家直奔西川。一路之上，有书即长，无书即短。每日饥餐渴饮，非只一日。这一天，天到正午，看前面有片松林，道旁有个土山子，松林稠密。霍坤说：“霍全，你先头里去看看道去。据我看这个树林，必有岔事。”霍全心说：这要没有事，您又访事，事出来又该为难啦。心中是这样的想，可不敢违背，只得打马往前而来。霍坤说：“姑娘，你们母女可要收拾齐备，以防不测。”小霞与张氏母女答应，当时便收拾啦。那霍全到了前面拐过土山子，来到松林切近，早看见林中，有那西川傅家寨的五寇，不由心中暗

想：嗟呀！如此看来，我爹爹眼力不差，真看出来啦。就听傅虎说道：“四位贤弟，那霍坤老匹夫从此路过，你我弟兄非截杀他们不可，那霍坤由我战他。”金头蜈蚣傅豹说：“兄长，我去迎敌那张氏。”小花蝴蝶傅荣说：“我战霍全。”傅虎说：“姚庆姚明，你二人将话听明。那飞弹嫦娥霍小霞，由你二人去战。她不爱听甚么，你们二人说甚么，虽然打不过他们，把她气坏了。只为他技术出众，武艺超群。你们四个人将话听真，那小霞几时拉刀，咱们几时上前动手。她要是手拿折把弓，你我弟兄五人，可别过去。那只得三十六招，走为上策。因为她一张折把弓，在西川著了名啦，人人怕他弓的利害。”四个人点头答应。小金刀霍全一见，连忙哨子一响，土山子那边车辆就打了盘啦。霍坤下马，亮军刃迎上前来。五寇一听，知道他们到啦，连忙收拾俐落，推簧亮刀，出了树林。傅虎说：“霍全，我借你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去对你爹娘去说，将你姐姐许配我身旁为妻。如若不然，叫你们全家命丧于此。你们全家也是西川的人，我傅虎在西川成名住寨。你那爹娘因为上了几岁年纪，家中有一长女，给谁不是给呀！既生为女流之辈，早晚不是也得给人家吗？要跟我傅虎成亲，有多好啊！我二老爹娘故去，你姐姐到我傅氏门中，岂不是个掌柜之人吗？”霍全一闻此言，破口大骂，下马收拾齐毕，亮刀上前。傅虎扭项回头一看，那正东方来了霍坤和张氏。傅虎他急忙上前说道：“这位老人家，休要动怒。小婿傅虎等候多时。”霍坤说：“好你个大胆的恶淫贼，休走看刀！”傅虎往旁一闪，急架相还，二人打在了一处。傅豹上前迎住张氏，口尊“亲家娘你老人家，休要动怒。”张氏说：“胆大淫贼，今天妈妈与你一死相拚。”说着话上前扬刀就砍。傅豹往旁一闪，托刀往里就扎。张氏用刀往外一挂，打在了一处。傅荣上前抵住了霍全，姚家弟兄迎住霍小霞。小霞说：“你们胆大的贼寇，今天在此地你们截杀我全家。你家姑祖宗，焉能与你等善罢甘休？”姚庆说：“嫂嫂趁着你没过门。我哥哥有多好哇！真是美满良缘，佳人才子。在西川路上，要一提咱们未过门的贤嫂，无人不知，头上至脚下，无一不好。”遂说：“嫂嫂，天天我那亲家娘与您梳洗打扮。”小霞一听气往上撞，当时臊得面红过耳，咬牙忿恨。姚明说：“兄长，您我未过门的嫂嫂，她一对窄窄的金莲，未过三寸。在咱们西川路的姑娘，有守节砂的姑娘实在太少，因为早就叫莲花党之人，于夜间施用薰香，摘花盗柳，失了节啦。”小霞一听，不由大怒，骂道：“好你两个淫寇，你们是披毛带掌，横骨插心，不如看家之犬！”二寇说：“这位贤嫂，不必辱骂我二人。我们是尽其交友之道，尊卑长幼，我们全要分出。不但我弟兄二人，就是他二人，也是一个样，过门后决不敢在您面前有冒句一言。因为您与我兄长有同榻情。”姑娘听到此处，说道：“二淫贼，你们是满口胡言乱道。”姚明说：“嫂嫂您可别这样的说，要

过了门，叫我哥哥与您头上至脚下，拿绸缎裹到底，有多美呀！”二寇敢胡说，姑娘可不能胡骂他们，被他们气得颜色变更，上前举刀来劈姚庆。姚庆往旁一闪，反身撩阴一刀。姚明躲开了。当下他弟兄二人，就把姑娘给围上啦，两口刀上下翻飞。姑娘这一口刀，真是神出鬼入。按事情虽然是假的，可是书中的理由可是真的，一人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二寇工夫一大，也是累得力尽筋出，汗流浹背；小霞也累得喘不上气来，香汗淋漓。那姚庆说道：“嫂嫂赶快应允才好。我那哥哥，也就不能与他们动手了，就如同与他们解去重围啦。生来一个女子，千万不要意狠心毒，全不看也得看在二老爹娘身上。您的天伦，年迈花甲，您那生身之母，年过半百。让我那二位兄长，给战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没有还手之力，满身累得汗流浹背。嫂嫂您若是不点头，非得瓜熟自落不可。”小霞一闻此言，心中暗想：不是长得容颜美貌才叫淫贼看上，他们一死赶尽杀绝，他二人要是单打独斗，早死在我一人手中。遂说道：“你二人休要胡言乱语。”姚庆说：“兄长也就是你我弟兄二人大战贤嫂。你我等他一过门，那时要跟兄嫂说调戏言，全算我们的不对。”

小霞一闻此言，连忙长腰纵了出去，一看二老，已然被人家给打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遂低头一想，计上心头。遂说：“让那三寇也闪在一旁，容我们商议此事。”姚庆说：“我弟兄不听人劝，各人干各人的，谁也不管谁。”小霞说：“好哇！小子你别走啦。”说完提手一晃，下边一腿先把姚明踢了一个滚儿。小霞是真急啦，跳过去就是一刀。姚明正要往起爬，一刀砍在脖项上，噗咚一声，姚明的尸首两分。姚庆一见，眼就红啦，上前提刀就砍。小霞一见，知道他急啦，连忙横刀一架，顺刀扎伤他的肋，红光崩现，鲜血就流下来了。姚庆往外一纵身，口中说：“三位兄长，我弟姚明死在丫头的刀下作鬼，小弟我身挂重伤。”正说之间，姚庆看见从西边飞也相似的来了两个人，细一看，原来是叶德、叶喜。姚庆大声叫道：“好了！你们哥俩个快来吧！好与我兄弟报仇雪恨。”二人一听，连连答应。

原来二人是从银花沟来，只因普铎与云峰三个人让他二人前去山东，探一探他们西川报仇之人。因此才叫叶德、叶喜说道：“你们两个人，赶快去打听，回来好作准备。”当下二人奉令下山，往下行走。今天来到这片松林，名为狮子山，见他们在此动手。两个人收拾齐毕，亮军刃正要过来动手，忽听东面有人一声喊叫。姚庆说：“大哥，你听这是谁喊啦。你我弟兄给个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傅虎、傅豹、傅荣等大家，全往西南跑啦。这里累得霍坤，躺在就地，口吐白沫。霍全与小霞，也是喘作一团。原来正东面来人，乃是猛英雄石禄，一嗓子惊走群贼。石禄说：“老霍子，你们大伙上这里来啦。我说找不着你们呢，原来你们跑到这里，今天我可找着你们啦。”说着话他绕过石子山，下

了马，正要往树上拴。东边又有人喊道：“石大哥，先别拴马啦。”说话之人正是杜林。

书中暗表：原来他们众人，在黄林庄三义店内，收拾好了东西物件，大家一齐起身。鲁清一想，还有一件事，必须向大家说明，当时说道：“何二哥，那霍坤也派人来告诉咱们大家一个话儿，说是把擂台事办完，好一同起身。小弟我一听上言不答下语，可不是我鲁清多猜我疑，霍坤他许把咱们安在店中，然后他们全家起身，够奔西川银花沟，要给何大爷前去报仇。你们二位谈话之时，我看出行踪，他说话是喜笑颜开，心中放了心啦，因为他已然给姑娘找好了安身之处啦。可是有时他一咬牙，那不用说，他是暗恨云峰。小弟我能猜透了其肺肝然，霍坤他一定要买咱们山东省的好儿。我说这话您信不信？可是他女儿要许给别人，咱们不管，如今他给了咱们这面的人，那我可得注意点。再说因为西川淫贼上台打擂，被他们给打了下去，我看见他们眼神不定，不用说这三个小辈一定是莲花党的贼人，他们要是记恨上啦，那时可难免的在后面相随，夜间有偷花盗柳之情，那时他们栽啦。他们没甚么，可是咱们山东的一干群雄，栽不起呀。二哥，是咱们山东省的人，全是报仇心胜，那么在中途路上，给孩子他定了亲啦，咱们想的到，他们也许做不到，可是不能不这么预防着。您先不用对旁人来说，跟我刘荣刘大哥，咱们弟兄三人，夜换紧衣，前往黄花庄，去设法保护于他们，因为霍小霞已然是咱们山东的人啦。倘若夜间三寇到他们那里，往屋中一放薰香，然后三个人进到屋中，摸了姑娘一把，那咱们就算栽啦，落了个好说不好听。”何凯说：“也好呢。”当下便告诉了刘荣，三个人同了心。天色已晚，吃完晚饭，鲁清说：“二位仁兄随我来。”刘荣、何凯，随定鲁清一同往外。店里伙计问这：“您三位干甚么去呀？”鲁清说：“到一趟黄花庄。”店里伙计连忙过去，将大门开了。弟兄三人来到外面，一同来到黄花庄。到了黄花庄西村头，往里一到村内，天已然黑啦。哥三个到了四合店，围左右绕了一个湾儿，细看门框上，下边有一个莲花记儿。鲁清说：“二哥您看，没出小弟之所料吧。”当时三人找了个僻静之所，换夜行衣。鲁清说：“咱们哥三个上房去，全在北房上等着。”此时天到定更时候。鲁清往前坡爬走，一看霍坤正在屋中嘱咐霍全，然后在西间又嘱咐张氏，就听他说：“鲁清能言，才将姑娘许配何斌为妻，那张弓与弹囊，全是姑老爷的，必须好好与他人保存着。”鲁清一听，这才回到后坡，将此话传知他二人。三个人便顺北房往北观看，因为房屋太多，一直往北而来，过了两层房来到西房前坡。鲁清说：“二位兄长，咱们在此地，可以往店里瞧，哪方面来人，咱们都可以看的见。他们决不能从正南来，咱们在这里就可以看三面啦。”

不言他弟兄三个人，暗拿准备。少时天到二更，忽听见院子里有了响动。三人

一长腰，看见有五条黑影，一直往正西。鲁清说：“咱们弟兄三人，只顾在前坡说话，真不知道他们是从那边来的，好令人纳闷。”刘荣说：“鲁贤弟，西川路虽说不少淫寇，可是他们那小巧之能，不在咱们之上。”鲁清说：“大哥您要追他们，可以在暗地里追。我二人在店中守候。”刘荣说：“好吧。”说完他下了房，暗中跟了下去。他可不敢明追，离了黄花庄，认上大道，一直正西，听见五寇在前头说话，听傅豹说：“大哥您怎么啦？是挂了甚么伤啦？”傅虎说：“霍家那个丫头拿弓打了我啦。”刘荣一听，急忙撤身回来，来见鲁清何凯，说道：“你们哥俩个不用担惊啦，小霞拿折把弓把贼打啦，走吧咱们回去吧。”说完三个人便下了房，到了平地，将大衣解下，穿好了回到黄花庄。到店门口一叫门，伙计开了店门一看，说了声“喝！原来是三位达官来啦。”鲁清说：“伙计，明天你们择出两个人来，到黄花庄西村头去了望。若看见打插的他们满门家眷出村，急速回来禀报。”伙计答应。第二日天明，大家吃完早饭，一天无事。直到了晚上，店里伙计回来啦，说道：“列位达官，您不是叫我们上黄花村西村头去看着那立插的霍老达官吗。那庄里有一个溜马的，这个人净指着拉缰吃饭，拉缰就是骡马贩子，他那个店里，全能够去，马的成色，马的脚力，他们是说一不二。适才在西村头，看见我们人，他问我们在这里作甚么呢？我们将此话一说，他说霍达官他们全家，今天晚上起身，车轿东西物件，满全收拾齐毕。”鲁清说：“这个人姓甚么？”伙计说：“此人姓牛。”刘荣说：“此人姓牛，就叫牛吧。”伙计说：“此人姓牛，小名叫羊儿，我们大家就管他叫牛羊，听一贯就是牛忙。此人皮胃太好，概不说谎言。”鲁清说：“刘大哥，咱们弟兄明天一清早起身，也就成啦。”他们商量好啦，便吩咐杜林叫大家将东西物件弄齐啦，店饭钱一齐给清。第二天一早他们众人就出了店。伙计给大家拉过马来，众人上马往下行走。何斌说：“石大哥，咱们哥俩赛马呀。”鲁清说：“你要跟他赛马，你可要多多留神。现时离西川可近啦，沿关渡口，有个不方便之时，他有个一差二错，这个仇可就报不了啦。”何斌说：“鲁大叔不要紧，我们当小心在意。”

书要简断，天天哥俩赛马。原来石禄这匹大黑马，实比那马快，再把肚带勒紧了，这匹马哪个都不成。这一天石禄说：“小何，我把马的肚带勒一勒，咱们再赛一下子。”说着话便把马的肚带勒好，成了葫芦形啦，然后飞身上马。石禄一打马，此马四蹄登开，早把他们众人，全给落在后头啦。走了不大工夫，看见眼前有骡驼轿，打了盘啦。他不知道是谁的，连忙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呀？”车夫说：“我们是西川霍家寨的。”石禄说：“你们为甚么不走哇？”车夫说：“前边有贼人断道。”石禄一听急忙上前，一转过石土山，大声喊道：“老霍子。”这一嗓子，惊走五寇。会友熊鲁清众人，大家一齐来到近

前，便问车夫道：“你们大家，在此作甚么呢？你们是那里的？”车夫说：“我们是西川霍家寨的。”鲁清说：“杜林你过去，快把你的石禄大哥叫到西北角树林中。你们大家也在那边候等于我，待我过去，问他一问。”杜林答应前去叫石禄。鲁清说：“刘大哥、何二哥，你们二位别走，跟我前去。”当时杜林来到正西说：“石大哥，那匹马别松啦。老霍子把八抬筐银子，搭我们家去养活我老娘去啦。”石禄说：“老霍子把银子全搭家去啦？”杜林说：“对啦，全搭家去啦。”二人便一直到了西北松林。鲁清、刘荣、何凯三个人，来到土山子面前，一看霍家全家，累得力尽筋出，小霞连急带气，拄着一口绣鸾刀，是浑身立抖；霍全也是拄着刀，汗流浹背；霍坤夫妇二人倒在地上，累得是口吐白沫。鲁清说：“刘大哥，咱们先把霍全溜一溜再说。”说着话，过去把他找起来，来回的溜。一边走，一边说道：“你千万不用着急。有我到了，是事好办。”霍全点头。鲁清说：“刘大哥，咱们先把霍全溜好了再说。”说着话，二人把他扶起来，来回的溜。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你千万不用着急。”住来走了十个来回，少时缓过气来。鲁清道：“你快去那驼轿旁边，将那婆子丫环叫来，好撮叫你母亲与你姐姐。”霍全答应，连忙来到正东，将婆子丫环，一齐叫到。他们忙着将张氏与小霞，搀到东边驼轿旁边。鲁清说：“你们将他母女送到花轿之上，回来我与你父子有话说。”霍全答应，连忙将他娘与他姐姐送过去，回来站在一旁。霍坤缓过说：“三位是我全家救命恩人，受我一拜。”鲁清说：“霍大哥，您这是上霍家寨吗？”霍坤说：“我这不是奔霍家寨。”鲁清说：“您是奔哪里？”霍坤说：“我们是赶奔西川银花沟。一来为尽亲戚之礼，与我那死去的亲家报仇雪恨；二来也可以尽其交友之道。”鲁清说：“确实吗？”霍坤说：“焉能是假呢！”鲁清说：“霍大哥，可见得您将女儿许配山东省，心田倒是不坏。您跟何玉结了亲，确是实情。可是他们二人圆了房啦吗？他们没圆房呢，您就敢上西川去给亲家报仇。您从此上西川银花沟，那里淫贼太多，智谋太广。山中里面埋伏好了蹦腿绳，出来几名人等，与你们一家一动手，人家假意的败，你们一贪功，往山口里一追，那时人家将你全这绊倒啦，你们公母俩跟霍全，有甚么情形，那没的可说。倘若那小霞姑娘，被他们摸了一把，你们霍家栽得起，我们山东的宾朋可栽不起。趁早把折弓定礼与人拿回，这们亲事我不保啦。”霍坤一开此言，这才如梦方醒，遂说：“贤弟别看你比我年纪小，可是比我胜强百倍。贤弟，依你之见又当如何？”鲁清说：“依我之见，您快将姑娘，送回霍家寨，然后你父子再回来，与我们大家一同上银花沟。你父子到了那里，要有一差二错，我敢说，能叫他们十五条人命抵住你们一个人。”霍坤这才点头，遂说道：“既然如此，鲁贤弟那咱们银花沟见啦。”鲁清说：“霍大哥，您

快赶紧的走吧。我到时候手提着三寇的人头，一回山东，前去祭灵。那时您带着姑娘山东就亲，给他们小夫妻圆了房，大事已毕，有甚么话咱们再说。”霍坤夫妇当时告辞走啦。”刘荣、何凯、鲁清弟兄三人来到西北松林，石禄说：“你们都来啦，我走啦。”说完伸手拉过黑马，飞身上马出松林认大道，一直往西。众人一见，也就各自拉马出松林，都上了马，也认着大道，一直往西而来。要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穿山熊戏耍张文亮 白胜公巧遇众英雄

话说石禄，一合镫催马往西而去。走到平西，马已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石禄一看，道的南北两边，全是柳林，连忙翻身下了马，拉马进了路南这个树林。他刚一进来，看见挨着柳树，坐着一个瞎子，看他站起来，身高七尺，伸着一条石腿，可是盘着左腿；身穿蓝串绸大褂，洗的全没颜色啦，上头补丁压补丁，青纺丝的里衣，袜子全成了地皮啦，两只鞋，是一样一只，一只实纳帮，一只肋扑扇，麻绳捆着，在面前放着一个长条包袱；看他脸上，面如蟹盖，细眉毛，圆眼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戴一顶草帽，上头稍有几根红缨。石禄便将黑马拴在树上，说道：“老黑这里有个瞎子。他在这里坐着，我把他包袱拿过来，看一看里面有甚么没有。”他这里一说，那先生可就听见啦。他将马拴好，那先生的马竿，也就到了手里啦。石禄过来，伸手刚要拿，人家手比他快，早就拿到手中。石禄说：“瞎子，你不瞎吧。”先生说：“我碍着你甚么啦。”书中暗表：原来此人乃是夜行鬼张明张文亮。他没见过石禄，石禄也不认识他。张明说：“有人窍你黑马啦。”石禄回头一瞧，张明一长腰就起来啦，忙撒手马竿，照着石禄的后脑海就抽，马竿带着风就到啦。石禄一掖脖子，上前一把，就把马竿抢过来啦。再看瞎子扎煞两只手直嚷说：“有人在要在林中打瞎子啦！南来的北往的，东走的西游的，你们大家给帮个忙儿，来给解劝解劝。我没眼没路的，这个大人要抢我的包袱！”他连三并四的一叫唤，此时有走道的，也不敢管。因为此地柳林太长，时常有人劫道。石禄说：“瞎子你不用嚷，我不打你，我要打你谁敢管。再说，我欺负你一个瞎子干甚么呀，我就说你不瞎。”张明说：“我瞎不瞎，你管得着吗。”石禄说：“要是瞎，怎么知道我要拿你的包袱呢？”张明说：“你跟那黑马一说话，我才把包袱拿了过来的。”石禄说：“小瞎子，你说你瞎，我知道你不瞎。人家瞎子全是凹眼泡，你怎么是鼓眼泡呢？你这个马竿怎么是铁的呢？”这条马竿七尺长，上秤也有二十七斤半重，用轴线藤子勒出竹节来，绿桐油和齐了油好啦，猛然一看，真好像一根青绿竹竿，其实他跟人动上手，实有特别功夫，神鬼莫测。他这条马竿，又当大刀使，又当大枪使，按三十六手行者棒，外加十八路六合枪，又加上四路春秋刀。这位说，说书的你别费话啦，马竿怎能

当大刀使呢？原来那马竿一头是扁的，有一个小环儿，报君知三面是刃，风霜快，要将他挂在马竿上，当大刀使，利害无比。书归正传。且说当下张明在这里嚷着说：“噯呀！我能够给人家算，怎么没算出今天我在此挨打呢！”原来他这是诈语，说完用手一盖眼睛，便将黑眼珠放了下来，偷看石禄。石禄听他嚷，以为是叫人，不住向四外观看，不见有人，遂说：“小瞎子，你真会嚷呀。我没打你，你还叫啦。今天冲你一嚷，我非把你两眼抠出不可。”书中垫笔书，他们来了弟兄三位，还有三爷，姓苗名庆字景华，别号人称草上飞；还有他四哥，此人住家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此人姓白名字胜公，外号人称水上漂。皆因为八个人庆贺守正戒淫花已毕，大家各自回家，谁也没见着谁，他们谁也放心不下谁。苗庆有怜兄爱弟之意，听见人说那沿关渡口，被那淫贼作下些个伤天害理之事，草上飞苗庆这才与五弟张明、四弟白说道：“莲花党之人，净在外作些那伤天害理之事。又加着有土豪恶霸，真不能令人心安。”白胜公道：“五弟，咱们哥三个，必须到外边访查访查才好。”张明说：“怎么访查呢？”苗庆说：“五弟，你那个包袱里，有甚么东西？”张明说：“里头有蓝串绸大褂一件、裤褂一身、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制钱。”遂说：“二位兄长，咱们要走在村庄镇店，要将包袱放在我左右，你们哥俩个在左右看着。有那爱便宜的主儿，上前将我包袱拿去，您们俩不论是谁，要上前把他拿住，交给我。拿的主儿不知道这里头有甚么，我自己出主意，来诈他一下子。”白胜公一听，心中就不愿意，遂说：“五弟，你这就不对，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张文亮道：“我这个包袱，要是在眼前放着，不爱便宜的主儿，他不拿。他只要是爱便宜，专欺负没眼睛的主儿，有我这么一儆戒他，下次也就不敢啦。”二人一听也对，当下弟兄三人，由山东起身，往西川路上走来。这天走在中途路上，白胜公说：“眼前可到了一个大村庄啦。”张明说：“那么我可一个人在前头走着啦。”苗庆说：“五弟呀，咱们不知道这村，唤作何名？待我上前打听一下子。”说完他向村里走来，将到村口，看见迎面来了一个老头儿，连忙一抱拳，说道：“这位老丈，我跟您领教领教，贵寨村唤作何名？”老者陪笑道：“这里名叫祝家河。”苗庆说：“道谢道谢。”说完向街里走来，看那路南有所房屋真跟瓦窑一般，广亮大门，在门外头，一边三杆龙爪槐，晃绳吊槽；往门里一看，迎门大方影壁一个，影壁头里有一块场子，门洞里有两条懒凳，上面坐着许多仆人，仆人之中上年岁的占多一半。苗庆由此往西，看见街北有一个酒铺，来到切近伸手一拉风门，口中说道：“辛苦啦！您这里是酒馆吗？”里头有人答道：“不错，我这里是酒馆，您是吃酒吗？”苗庆说：“对啦。”便到里面，找了一张桌坐下。伙计打过酒来，送过各样酒菜。

不表他在此喝酒。且说那张文亮，拉着马竿，打着报君知，进了村子。来到了大门的西隔壁，到了一铺子的台阶上，用手一揉眼泡儿，黑眼珠将放下一点来。要不知道的主儿，冷眼一看，他还是二目不明。他便坐在台阶上，将包袱解下，放在一旁，自己往后一靠，他是闭目养神。这个时候由大门里出来一个仆人，也就有在三十上下。苗庆在对过酒铺往外一看这个人，面似姜黄，细眼睛，鹰鼻子头，蓝布衣裤，结着一条青抄包，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白袜青鞋，来到切近，一伸手便将张明的包袱拿起，一直往西，苗庆一看，张文亮坐在那里说道：“你们这村子里欺负瞎子呀，有人把我的包袱给拿走啦。”这一嗓子不要紧，从门洞出来六七个仆人，问道：“先生你别嚷，谁把你包袱拿走啦？”张明说：“我那包袱里有钱。他拿走了可不成。”仆人说：“你不用嚷，你尽力一嚷，回头我们庄主出来一瞧，说是谁拿你的包袱啦，这不是麻烦吗？”文亮说：“你们这儿人没拿，那么我的包袱那里去啦？”仆人说：“那么你看见是谁把包袱拿了去啦，还能叫他拿走吗？”当时有一个年老的仆人说道：“我说咱们这里是谁拿了他的包袱，趁早给他拿了回来。要不然被咱们庄主知道，那可是不但照赔先生，谁拿去还得把谁吊起来打一顿，还得把他逐出村外。来呀，先生您先这边来。”说着把张明带到西边一点，正对着酒铺。张明说：“老者您贵姓？”老者说：“我姓祝，名叫铜山。”张明点头。铜山说：“你们大家快给找去，是谁拿去了。方才除非是给庄主遛马的那个人，他是才出来，这不用说，一定是他给拿走啦。你们快去给找去吧！”此时有许多的人，往西追下去了，直到西村口以外。

路北有片松林，众人到松林一瞧，原来这个遛马的周二滚子，正坐在地上，打开包袱数啦。这里有人说道：“滚子，你别看啦，快给人家送去。这要叫庄主知道，你说你这一顿打，能轻不能轻？那不是说拿就拿的。”大家上前揪住他，又有人过去便将包袱又给包好，一齐回到村子里来，又来到酒楼门前。此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将二滚子揪了回来，祝铜山道：“二滚子，你这个孩子，好没情没理。一个算卦的先生，是远方来的，你欺负人家。”二滚子说：“叔父这个包袱是我的。”铜山说：“你拿走半天啦，里头有甚么你全知道啦。你怎么净干这个无情理的事呢？我要给你禀报庄主，他那样打人，你是知道的，有多苦哇！他就怕有人横行不法，你偏爱作这个事。先生您贵姓？”张明说：“我姓张，名叫张明。”祝铜山说：“那包袱里有甚么呀？”张明说：“里头有一件蓝串绸大褂，一身小裤褂，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制钱，十二两白银子。”祝铜山听他说完，便将包袱拿了过来打开一看，物件全有，就没有十二两白金和两挂制钱。大家人等一看，有作好的有作歹的说道：“先生，是你所说的东西物件全有，就是没有银钱。”张明一闻此言，跺脚捶胸，跳

起来就喊：“这可要了我的命啦！你们大家想，我是江南人，我一家子大小全仗着我吃啦，我所挣的钱啦，换了白金，剩下的铜钱，全有记号，我那制钱，字全对着字。”他大声这么一喊，仆人们说：“先生你别喊，有人赔你这银钱。”铜山说：“二滚子，咱们这村子里名誉，就要叫你给弄坏了。你是无所不为，是钱就使，你可是指着庄主的名儿，在外作些不义之事。这个时候他们许多老乡瞧着热闹的人，我铜山不说他们可不知，真以为是四位庄主纵宠你似的，其实可不是。那四位庄主，是你在外欺压之处，庄主一概不知，庄主若是略知一二，像你这样的人，早就除治啦。那西川路的达官，在山东走镖，嘱咐过四位庄主，叫他保存这个庄子的名誉，不准在外胡作非为。”

众人正在这里捣乱，从打庄门里出来一位。苗庆一看，此人身高八尺开外，武生打扮，胸前厚，膀臂宽，脸如重枣粗目阔口，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关蓝布的贴身靠衣，青布护领，青抄包煞腰，头蓝布底衣，鱼鳞洒鞋，青布袜子，蓝布裹腿磕膝，年长在四十上下。苗庆看罢不认得，忙向铺掌柜打听，问道：“掌柜的，这位就在这里住吗？”掌柜的说：“不错！他就在这里住。”苗庆说：“此人贵姓大名，你可知晓？”掌柜的说：“您若问此人，他姓祝，名叫祝猛，排行在二，别号人称紫面天王。这个人太忠厚啦，他们亲哥四个，大爷叫铁面天王祝勇、三爷花面天王祝刚、四爷翠面天王祝强，他们弟兄，全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我请问这位酒客，您贵姓呀？”苗庆说：“我姓苗名庆。他们弟兄指甚么为业呢？”掌柜说：“他们开垦山坡，务农为主。这哥四个，全都好武爱练。”苗庆说：“他们爱练，但不知是何人所传？他们是那一家呢？”铺掌柜说：“他们乃是仙门传授。”苗庆说：“这位道长，那座名山洞府参修？姓氏名谁？”铺掌柜说：“这位道长，是来无踪去无影。因为他弟兄一问道长贵姓，那道长就一去不来啦。”苗庆说：“这位道长，说话的口音是那里人氏呢？”掌柜的说：“听见他们说过，是河南省的口音。”正说着，就听外面祝猛问道：“你们为什么呀？在这里这样的喧哗？”祝猛说：“老二，都要问这儿有如此如此的一件事。”便将二滚子拿瞎子包袱之事，说了一遍。祝猛说：“老人家，我叫您在此看守大门，就为是叫您管他们有不法的地方。他要这样，您就应当早回禀我哥哥一声，您要是不回他一声儿，没人敢管，他越发胆大了，将来还许拦路打抢，断道劫人。这不是给我们弟兄招惹事非吗？那要是叫我三位伯父知道，那可如何是好呢？”遂说道：“滚子呀，你们是祝姓之人，倘若是外姓之人，我早将你赶出庄去。你倒是拿人家的没有？”二滚子说：“这个包袱，倒是我拿的，不过里头实在没有银钱。”祝猛一听，忙问道：“先生你贵姓呀？”先生道：“我姓张，单字一明。”祝猛说：“您那个包袱里有多少银钱呀？”张明说：“十二

两白金，两串制钱，我那钱全有记号，是字对字。”祝猛忙问道：“你倒是拿没拿呀？先把大衣服脱下。”二滚子一解抄包，那两串就掉下来了。祝猛一猫腰，将钱拾起一看，不错，是字对着字，回头说：“滚子，这你还有甚么话讲？叔父他这个样，您要快给回禀，可就将我弟兄的名气给毁坏啦。我是祝姓之人，我得加着倍的重办他人，我要不将你放在重墙之内，以后你还不一定作出甚么不才之事。来呀！进去回禀我兄长，拿出十二两白金。”仆人答应，连忙到了里面，少时拿出十二两白银交与祝猛。祝猛伸手接了过来，说道：“先生，这是我庄中有此不法之人，将您白金拿去。先生您家住那里？”张明说：“我住家在苏州南门外，太平得胜桥，张家镇的人氏。”祝猛说：“您住口。我跟你打听一位朋友，您在那里是祖居吗？”张明说：“不错，我在那里是祖居。但不知您打听是哪一家呢？”祝猛说：“此人是八门头一门的，在苏州是著了名的人，排行在五，姓张与您同名，号叫文亮，别号人称夜行鬼。”张明冲他一翻白眼，一点黑眼珠没有。祝猛一瞧，忙问道：“阁下可曾认识？”张明说：“我与他最好，不亚如一母所生，我们乃是一爷之孙。我与他与别人大不相同，名姓一样。”祝猛说：“您跟他实有来往。”文亮心中所想：别瞧你们弟兄名声很大，只不定那位高人，辖管你们四个人，你们也不不过是一勇之夫。那祝铜山在旁说道：“老二你好不明白。不用说我已听清，这位先生就是夜行鬼，张明张五爷。”祝猛说：“叔父，那要是五爷来到此处，怎么不道出真名实姓来呢？”铜山说：“祝猛啊！你弟兄四人在此庄内，心太粗鲁。你们哥四个就在庄内以及方近左右，知道你们，要离这里三百五百的，就没人知道你们这四大天王啦。要提起人家张五爷的名姓，是威名远震。再一提你们，那就没人知道啦。”祝猛说：“你是五弟不是五弟，我不知晓。你要是五弟呀，求你多多的原谅，我弟兄不知，望贤弟不要见怪。”那酒铺的人说道：“祝二员外，您请这里来。这里有您一位贵友，此人姓苗名庆；这里还有徐老达官与您留下一个柬帖，上面有八个人名。这二位的名字，我听着好耳熟，我到后面名单上，正是那八位之中的二位。”祝猛说：“口说无凭，我一看军刃，就可以知道此人是真是假，护手盘为记。”

说到此处，他这才扑奔酒铺，伸手拉风门，问道：“这位是苗三爷吗？”苗庆说：“不错，正是我苗庆。您认识我，我苗庆可不认识阁下，我二眸子该挖。”二人在闲谈话，早有家人，回宅前去报告祝勇、祝刚、祝强，说是外边有镖行中二友，夜行鬼张明、草上飞苗庆。祝刚说：“兄长啊，那苗庆、张明，小弟我可见过。”祝勇说：“咱们快到外边看看，要是他弟兄驾到，早行接进庄内。当初咱们三位老师说过，他等弟兄要到，叫咱们得会高人。”说完他们三个人穿戴整齐，一齐往外来了。到了大街之上，祝刚说：“老人家闪开，待我

见过。”说着他一看，正是张明张五爷，又往对面酒铺一看，那人也是苗庆，连忙说道：“兄长，这二位正是苗三爷、张五爷。赶快请到家中吧。”此时苗庆在酒铺中一见这个祝勇，身高八尺，虎背熊腰，壮汉魁梧，面皮微黑，扫帚眉，大环眼，酒糟鼻子，四方海口，大耳垂轮，身穿月白色贴身靠衣，白布底衣，鱼鳞洒鞋，白袜子花布裹腿，蓝抄包煞腰。后头走的这位说道：“大哥，您往酒店那里瞧，苗三爷正在那里。”祝勇一闻此言，紧行几步，说道：“您来到我们庄内，怎么不上我家吃酒去呢？对面可是苗三弟吗？”苗庆一听，连忙起身迎了出来。祝刚说：“苗三哥，我给您弟兄致引致引。这是我大哥祝勇，人称铁面天王，我二哥紫面天王祝猛。你们弟兄多亲多近。”又说道：“二位兄长，这是我联盟一位朋友，姓苗名庆，人称草上飞的便是。”苗庆紧行两步，上前说道：“二位兄长在上，我苗庆这厢有礼。”祝勇说：“贤弟快快请起。”此时夜行鬼张明说道：“前面说话的，是我三哥吗？”苗庆说：“正是愚兄。”祝刚来到近前说道：“这不是我五弟张明吗？”张明说：“您是我三哥祝刚翠面天王吗？”祝刚说：“五弟，你不是看不见吗？”张明说：“三哥您可别笑话。虽然说眼睛不好，我耳音倒也不错，能听的出来谁是谁来。”苗庆说：“你我五弟，两眼迷糊，别与他取笑。”祝刚说：“别看五弟这样，他比有眼睛的，还强一倍呢。”叫道：“二哥呀，他们八位乃是仙长爷的门徒，最好认不过了。您在外边与他谈了半天的话，怎么会不认得呢？他是翻白眼为记。”祝铜山说：“二位多有原谅。我那二侄男，他乃是一庄户人家，心太迟慢。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庄内说话吧。”大家说“好”。苗庆伸手取出银子会酒钱。祝勇说道：“掌柜的，千万不准取。”说完众人一同进到庄门之内。苗庆转过了影壁一看，有广亮大门，门洞内悬挂一块横匾，是四方阵三个大字，下边一行小字，写的是存留祝姓，不法之人。苗庆又看见在这大门头里，东边三处宅子，西边三处宅子，一看门户全部一个样，清水脊门楼。来到路西这个宅子门前，祝勇上前叫开门，一看里门，是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五间，顺着屏风往西看，还有一片花瓦墙，另外有小门。书中暗表：那是祝勇的内宅。大家一齐到了北上房，来到屋中。苗庆一看，这里是明三暗六，院子里是方砖漫地，当中是黄土漫地，廓子底下有兵器架子，摆着各种兵器。众人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当时有手下人等，献过茶来。祝勇说：“老人家，您快将二滚子，送到阵门以内；将他的家眷，也一齐送到里面。”苗庆说：“大兄长且慢。不是所为拿我五弟的包袱一节吗？您赏我二人一个脸面，不用追究此事啦，恕过他这一次。”祝刚说：“三哥您不知，这是本姓之人，我们弟兄再管不了，那外姓之人，就不用管啦。外姓之人在我庄内住着，老是欺压安善良民，那是犯了我的庄规，那时是赶出庄去，他爱上哪

里住，上哪里去住。我祝姓之人，要有犯庄规的人，将他全家送到四方阵门以内。”苗庆说：“四方阵内有甚么用意呢？是把他全家制死吗？”祝刚说：“三哥您随我来，到那四方阵内参观一二。”说话之间，祝猛、祝勇同张明，在屋中讲话。祝刚请苗庆到四方阵参观去，当下弟兄二人并肩而行，来到了外面，一直正西。祝刚说：“三哥，您看这个四方阵，乃是河南马道爷所摆，此位名为巧手真人马万良，住在河南聚龙庄南门内，路东铁瓦观，善摆各样的消息埋伏，西洋的走线轮弦。”苗庆说：“您祝姓之人，把他送到四方阵怎么个样罚呢？”祝刚说：“这个阵内四周围群墙，有滚沿坡棱砖，墙挂着卷网，墙根底下有翻板梅花坑，一丈二长八尺宽，四大阵门，台阶是活的，掉下去是水牢，门楼上头有冲天弩，有片网。此外再无别的信息啦，当中到是平地，每面是一里半地见方，四个犄角有更楼，一个更楼里有四个人，那更楼里一共是十六个人，他们是白天六个夜里十个，夜间是十个人来回调换着。”苗庆说：“您把他们送到阵里，以甚么生活呢？”祝刚说：“河南二位道长，给我所留的庄规。这里面有我祝姓之人不守庄规，将他全家，送到阵内。里头也有庄田，在里头三年后，将他野性及那不法之民，也就免去了许多，在这三年之内，不准他出阵。如有那外姓之人不守庄规，当时轰出庄外，他再不守国法，叫我弟兄知道，便将他捉住，送到当官治罪。”苗庆说：“三弟。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门，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那一位道长，尊姓大名呢？”祝刚说：“那一位道长，没留下名姓。只知他老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庆说：“那是我的授业恩师。”祝刚说：“兄长，您要见着了仙长爷，您给我弟兄多美言几句。我弟兄很遵着他老人家的规则，不敢错一点。”苗庆说：“三弟，你看在我弟兄份上，恕过他这一次吧。”祝刚一闻此言，双膝跪倒，口中说道：“三哥，可不是我祝刚不给您全脸。因为要放他一人，倘若被二位仙长知晓，那时恐怕我的满门家眷的性命不保，因为他二人是来无踪影，去无形像。”苗庆说：“贤弟你快免礼吧。你先恕过他全家。我那老师若来，若要杀你之时，你就说苗庆从中解围。”祝刚连连点头。弟兄二人没进阵，便又回到待客厅。

大家在大厅内讲话，外面进来一人，口尊：“兄长，我祝强领大庄主庄规，将祝二滚子全家，送到四方阵内。”祝刚说：“贤弟快来，我与你致引。此位是你我的三哥，姓苗名庆，人称草上飞的便是。”祝强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行礼，说道：“三哥在上，小弟祝强，与您叩头。”苗庆用手相扶说：“贤弟你且免礼。”在苗庆与祝刚到阵门时候，祝勇在庄中与铜山说道：“叔父您带着祝猛、祝强，将二滚子全家一齐抄来，送到阵门以内。他们祝姓之人，要不决裂着去管，岂不受外人辱骂吗？”祝铜山说：“祝勇，我领二位剑客爷的规则。

”带祝猛、祝强，爷三个一同往外，到了外边，当时将二滚子全家，一齐拿到。铜山说：“二滚子，这可不怨我，全是你自找。”当时将他们夫妇，连同三个孩子，一齐送到四方阵的阵门里面。祝铜山说：“二滚子呀，你已然犯过数次。大家全看你对待你娘不错，我也给你瞒着，不肯对大庄主爷去说。这回你要想出阵门，那就三年后见吧。”说完，他们也就回来了。祝刚回到待客厅，面见兄长，将此事禀报了祝猛。苗庆说：“我有这么一点事求你们，你弟兄全驳我的面子。”祝强说：“三哥，我哥四个，归二位剑客所辖管。由本心出的主意，曾对天赌过咒，是要这样，并非是一重人情，要将二滚子他全家置於死地。再者说，他们到了那里，如同养老一个样，在那里耕种锄耨，任他自便。三年后将此人提出阵来，他们再犯罪恶，那时绳绑二背，送到当官治罪。只要是我祝姓之人，不论长辈晚辈，是一律肃清，必要按庄规办理。外姓之人犯法，那是逐出庄外。您二位今天不用走，住在我们这里，那二位剑客爷，是来去无踪，常来常往，就要前来与您相见。我兄长对於本姓之人，第一个注意，要是祝姓之人，犯了庄规，除非是我们的道长爷前来说情，别人无论是谁，也越不过他二老人家去。”苗庆张明二人一听，也就一好再说甚么啦，便在他们这里住了五六天。

这天清早二人要走。祝猛、祝勇、祝刚、祝强，与他叔父祝铜山给他们弟兄预备盘川。张明说：“不必。”祝勇说：“五弟，二滚子拿您的银钱，我弟兄不给增补，照数补还。”张明说：“不用，我们有路费。我今天实对你说了吧，我是访一访市井下，有甚么恶人没有。”祝铜山说：“你们哥俩个，无论如何，多少也得拿一点。他们哥俩个既然拿了出来黄金白银，还能收回去吗？千万别推托。”文亮说：“三哥，这有老人家，以及兄长贤弟，要赠咱们哥俩个盘费。咱们哥俩一死的不收留，好像咱们不赏脸似的。”苗庆说：“也好，那咱们就拿一点吧。”当时拿了一锭黄金、两锭白银，弟兄告辞。众人送到村口以外，苗庆回头一抱拳，说道：“您请回吧。送人千里，终有一别，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

他二人从此动身，那可就追不上白啦。张文亮仍然是访市井之人。这一天二人来到双柳林，弟兄二人进了林中，席地而坐，正赶上石禄骑马匹，误走此地。石禄他说道：“老黑你别跑啦，你出了一身的汗，咱们在这里歇一会儿吧。”说完下了马。他看见了张明在林中坐着，遂说道：“老黑，这里有个瞎子。”石禄见他一条腿伸着，一条腿盘着，怀里抱着马竿，面前地上放着一个包袱。石禄忙将黑马拴好，小声说道：“你等着我把他那个包袱拿了走，把他卖了好给你买草吃。”石禄跟黑马说完，一回头，那瞎子早把包袱拿了过去啦。石禄说道：“瞎子，你为甚么把包袱拿过去呢？你不是瞎子吧？”张明说：“我

瞎不瞎碍你甚么事呢？”石禄说：“你要是瞎子，怎么能知道我要拿你这个包袱呢？”张明说：“你一进林子，我听见你的脚步响，你又跟黑马说要拿走我的包袱，卖了给马买草吃。”张明又说：“大个，有人劫你的马啦。”石禄往外一看，那张明跳起，抡开了马竿，直向他的后脑海打了来。石禄一听脑后带着风就来啦，急忙往下一矮身子，右脚飞起，向后踢来。张明的马竿打空啦，人家的脚也踢到啦，文亮一撮手，马竿掉在地上啦。石禄一弯腰，就将马竿捡了起来，一伸手拿起那个包袱说：“小子，我没事啦，咱们再见。”张明说：“好大个，你可不是好人。”石禄说：“瞎子，你是我养活的，连大肚子四小脑袋瓜全是。大肚子四说过，飞儿、漂儿、小瞎子、大鬼脑袋、猴儿，这全是我养活的。我瞧见你们谁养活你们谁，谁跟我玩。”此时张明面向北，石禄是面向南。石禄说：“小瞎子，你这个马竿是铁的呀！我看着怎么会像竹子呢？”书中暗表：他这马竿乃是纯钢打造，后文书任莲芳一个照面，就在马竿下作鬼，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石禄正看马竿之际，听见后面刮风到啦，连忙一低头。幸亏张明比他身量矮，要再高一点，这个飞蝗石，就打在他的头上啦。石禄连忙回头来找，不见有人。原来这个飞蝗石，是草上飞苗庆打的。他在树林子藏着啦，所以石禄看不见。这个时候张明一抖手，打出报君知来，直向他脖项打来。石禄连忙一抬右手，竟将报君知给抓住，横着一脚向前踢来，口中说：“你趴下吧瞎子，你拿小锣打我。”张明打算再躲，哪儿能成，早被踢倒。石禄上前将他按住，解腰带当时将瞎子捆好，将一别腿，看见他助下有刀，便解了下来，亮出刀来。他一看这个护手盘，是八卦盘，遂说：“你们全是杂毛的徒弟，跟大肚子四一个样。”说完又将刀放下啦，伸手一揪他头上的苇帽，口中说道：“瞎子，我到要看一看你的眼睛，是真瞎还是假瞎。”用左手一推他发卷，右手一抠他的眼皮，说道：“瞎子，你怎么真没有黑眼珠呀？全是白眼珠哇！”看完了左眼又看右眼，遂说道：“瞎子你是杂毛的徒弟不是？你要说不是，我可把你的眼睛抠出来，我倒要看一看是有黑眼珠没有。他们全跟我玩，你跟我玩不？”张明说：“你干脆往外抠吧，我偏不跟你玩。”石禄说：“好吧。”说完，他伸二手指真的来抠，后边苗庆的刀就砍到啦。石禄长腰站起，用左手一押他的刀，往里切来，这名叫切掌。苗庆往下一矮身，躲过切掌。石禄右腿使了一个里排腿，当时将苗庆抽倒，又去将他按住就给捆上啦，口中说道：“我挖瞎子的眼睛，碍着你甚么啦？你从后边过来就给我一刀。”苗庆说：“小辈！他是没眼睛的人，你还欺负他呀。”石禄说：“他没眼睛是小瞎子，是我养活的。”苗庆说你认得人家吗？”石禄说：“我认识他。”苗庆说：“你认识他，你还要挖他的眼睛。”石禄说：“我跟他闹着玩哪。你叫甚么呀？小子。”苗庆

说：“我跟你说出名姓，你全不值。”石禄说：“你说吧，我直溜着啦。”苗庆说：“你不是这么个直，你是名姓不值。”石禄说：“我的名姓比你值呢！”苗庆说：“你叫甚么？”石禄说：“小子，你先说你的，然后我再说我的，倒看看咱们两个人谁值。”苗庆说：“你家三太爷的名姓，不能对你说。”石禄说：“那是大肚子四说的，你是老三呀！”说着过去将那口刀拿了起来，说道：“小三，这个拉子是你的呀。”苗庆说：“我比你哪里小？”石禄说：“你比我哪里都小，比名姓，比武艺，你全小，说哪样，你哪样全小。是你们这拉子上这样的盘，都是我养活的。谁不跟我玩我打谁。”说着话，就将刀插在苗庆面前说道：“你是飞儿，小四是漂，小五是小瞎子，这全是大肚子四跟小脑袋壳说的。当时我说，他们都跟我玩吗？小脑袋壳说，都跟你玩。大肚子四说，跟你耍你认识他们吗？我说认识，我认识他们的拉子全一样。你叫甚么呀？”张明说：“您说出名姓来吧。他是一个浑小子，不知道甚么。他说大肚子四、小脑袋壳，咱们不知道。他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必定是有名的侠义后代。”苗庆说：“你姓甚么呀？”石禄说：“我姓走，名叫走而大。你姓甚么呀？”苗庆说：“我要真说出来，你小子真不值。”石禄说：“你要说出来，我就给你解开啦。”张明说：“三哥，您就说吧。回头他把我解开，咱们哥俩个毁他。”石禄说：“小三，你说名姓吧，我解开你们。你们俩人毁我，我再把你们两个捆上。”苗庆说：“我住家遥阳州东门外，苗家集的人氏，姓苗名庆，字景华。你把我解开，我在草上飞一个，叫你看一看。”石禄说：“你叫飞儿呀，捆着不会飞？”苗庆说：“捆住不会飞。”石禄连忙将他绑绳解开，那苗庆翻身站起。石禄说：“你把拉子拿起来。”苗庆过去将刀捡起。张明说：“走而大，你把我也解开呀。”石禄说：“你叫甚么呀？”张明说：“我姓张名明，字文亮，外号人称夜行鬼，大家官称我白瞪眼。”石禄一听，过去也把他给解开啦。张明站了起来，捡起马竿跟报君知来说：“合字齐了没有？”石禄说：“齐啦，你们两个人要毁我啦。小瞎子呀，叫你们哥八个把我围上，你们全占不了上风。”张明上前举马竿盖顶砸来。石禄说：“我要不爱你们，我这一掌能把你的腕子打折了。”说着话左手一抡他马竿，飞起右脚，正登在他中脐之上当时踢出溜一滚儿去。苗庆往前一跟身，照他腿上就是一刀。石禄左腿往后一别，右腿一抬将刀夹住，一转身。苗庆的挽手正在腕上挽着啦，一时撒不开手。石禄左脚抬起将苗庆踢上，口中说：“你趴下吧，小子。”苗庆当时来个嘴啃地。石禄说：“小子你别起来啦。”过去按住又给捆上啦，遂说：“小瞎子你再拿马竿抽我。”张明说：“我可真急啦。”说着放下马竿，伸手亮刀，脱了大衣，上前照石禄后腰砍来。石禄使了一个扇腿，一下子就在张明的右手背就伸上啦。石禄说：“你撒手吧小小

子。”绷出刀去，张明一脚踢来石禄一转身，他流星赶月拳打到。张明连忙往下一毛腰，他的双拳过去啦。张明将要往起站，那石禄的磨盘腿就到啦，口中说：“小瞎子你别起来啦。”抽上张文亮就是一个翻白，摔倒在地。石禄当时就把张文亮的腿抄起来，张明爬下了。石禄忙把他也捆上啦，将他二人的刀捡过来，插在就地，笑道：“小瞎子、飞儿，你们两个人，全是我养活的，都得跟我玩。”说话之间，便将苗庆提到一片草上。石禄说：“飞儿，你不是会飞吗？我看你怎么会飞。”张明说：“人送外号叫草上飞，并不是他就飞。”石禄说：“飞儿，你跟我玩不跟我玩？”苗庆说：“走而大，你把我打死得啦，省得叫我零碎受罪。”石禄说：“飞儿呀，我把你挂在树上，回头大肚子四从此过，好把你解下来。”说完了举起苗庆来，一看树上没地方挂，本应当慢慢把他放下，谁知他猛劲往地上一抛，当时就把苗庆给打过去啦。张明说：“走而大，我们弟兄全有刀。你给我们二人，每人一刀，岂不省事？”石禄说：“那不成。我用拉子把你们咬啦，那大肚子四、小脑袋儿他们知道，一告诉杂毛，他好打我呀！我慢慢的把你们两个人毁死，大肚子四问我，我说不知道。”石禄来到黑马旁边，抽出一双铲来，过来问道：“飞儿，你认得这个兵刃不认识？”苗庆一见，原来是短把追风荷叶铲，遂说道：“五弟呀，这个走而大，许是石禄吧。我听镖行人传言，玉蓝石禄，他出世见山扫山，见寨灭寨，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山东被他打了半边天，与大宋朝清理地面。他跟他父石锦龙学艺，可是他怎么姓走呢？”张明说：“这是他撮的鬼万。”苗庆说：“走而大，你的真名实姓，可是石禄吗？”石禄说：“我不是。”苗庆说：“你要不是，你是哪个门的？你报出门户来，我就知道是不是。”石禄说：“我树林子没门。”苗庆说：“你要没门，那杀刚存留，就任凭你办吧。”石禄说：“飞呀，等一会儿，要有人解你们，可别说是我捆的。”说完他用铲将树砍下一大枝来，然后将单铲又放回搭子里，然后举起苗庆，就要往树上挂，听正东有人说：“傻子别挂啦。”石禄说：“你说不挂成吗，我偏挂。”当时将苗庆给挂在树上啦，弯腰拾起两口刀，用马竿把张明的两腿一别，说道：“回头有人来，可别说是走而大捆上的，听见没有！我走啦。”说完他过去解下黑马，拉出林外，飞身上去，又向正西而去，按下不表。欲知后事，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毕振远父子访婿 猛英雄战未婚妻

话说东边搭话之人，乃是闪电腿刘荣。刘荣看见了，心中暗想：这幸亏能把苗庆挂到外边，这要挂到里边，谁能知道呢？书中暗表：刘荣在后边，他想：石禄是我请出来的，第二他是王爷心爱之人，他倘若有个好歹，王爷这个关就难过。那没别的，我在这个孩子身上，就得注意。倘若出了一条人命，在逢州府

县，他被官府拿了去啦，那老王爷知道，他能为大家解化。刘荣有此一想，所以他才跟了下来。到了柳林里边，听见石禄说：“飞儿呀，你不会飞吗？”刘荣赶忙往前跑来，到了切近，正看见石禄挂苗庆，他这才说：“别挂”。后来挂完他走啦，刘荣进到林中是搓手擦掌。苗庆说：“刘六哥，你一向可好？恕小弟不能与您行礼，我们弟兄是被走而大捆的。您先将我五弟解开吧。”刘荣答应，这才上前先把张明解开。张文亮爬起，先结好丝条带，然后冲东跪倒磕头。此时刘荣在正南。苗庆说：“五弟呀，此地没有外人，你还不露出真相来哪。”夜行鬼说：“我刘大哥知道。”大家从正东来，到了柳树林，众人全都下了马。杜林说：“哪一位会上树？将苗三叔救了下来。”鲁清说：“我会上树。怎么这么高呢：要把他解下来往地上扔，可不成。”苗庆说：“鲁二哥，您把我绑绳解开，底腿放在树枝上，我自己就可以下去。”鲁清说：“好吧。”说着爬上了树，照他所说，把他解开。苗庆自行跳了下来，大家见礼。有不认识的，有宋锦与他们介绍。大家礼毕。苗庆说：“大哥二哥，咱们这哥八个里头，谁叫大肚子四？谁叫小脑袋瓜？”宋锦说：“三弟你别提这件事情啦。是谁把你们哥俩个捆上的？”苗庆说：“是走而大呀。”宋锦说：“他不叫走而大。你可认识圣手飞行石锦龙？”苗庆说：“我知道？”宋锦说：“那就是大兄长的次子，玉蓝石禄。我那年同你到石家镇，去的时候，那个孩子才八九岁。”苗庆说：“是那个在院子里练双铲的那个呀。方才他拿那一双铲，砍树来啦。我想到那里，我一问他，他说他不叫石禄，他叫走而大。为人怔欺老，可别欺小。十几年的光景未见，这个孩子在山东省就成了名啦。”杜林来到近前说道：“三叔，我杜林与您叩头啦。”苗庆说：“你叫甚么名字？”杜林说：“我姓杜，名叫杜林，混海龙的便是。”苗庆说：“你父是哪一位呢？”杜林说：“我住家在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口，花刀杜家第五门的。”苗庆说：“杜林，虽然说你父与你叔父，在外久闯，可是也没有你的名望大。在山东省，你可算是著了名啦。在这北边一带，是他们莲花党的人，提起山东的人，他们全说山东有一个小孩太扎手。”杜林说：“只要是他们莲花党的，来到山东省，三条大道走当中，那是高枕无忧。他要不往正道，往斜道上一去，那时我是轻者叫他带伤，重者叫他废命。您上这里做甚么来啦？”苗庆说：“从打我们弟兄，庆贺守正戒淫花已完，是各归各家，老没见着我兄长。是我弟兄放心不下，这才找那白四弟，二人到了一次苏州，找好张文亮。那时张明他与六弟有事，我们先到了山东兖州府，九宝桥陶家寨，见了陶氏安人。安人说，您兄弟走啦，上西川去啦。我弟兄从那里到何家口，那里有人把守，听姜文龙所说，众位全上西川报仇，我大哥二哥也在内，因此我们才往这边追来。杜林呀，皆因你五叔，拿他那包袱，要试探市井之人，才巧遇走而大。他要拿你

五叔的包袱，这才打了起来。杜林呀，我们弟兄算栽啦，我们八门的人，没让人捆上过。”杜林说：“你老二位不算栽，因为现时这里没有下三门的人，外人不知道。这全是正门正户的人，那可又怕甚么呢？再者说，那镖行二老，比你们哥俩成名不成名？他们老二位，全在我石大哥手下，甘拜下风；镖行十老，我三伯与我四伯父，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们全是著了名的英雄。”夜行鬼张明说：“杜林呀，那个走而大就是石禄？”杜林说：“不错，那走而大是他假名，石禄横练三本经，善避刀枪。”张明说：“幸亏他直瞧咱们刀的护手盘，跟咱们大师兄一个样，要不然就许被他结果了性命。”杜林说：“五叔您别说啦，他全给您哥几位撮了鬼万啦！石禄管我宋大叔，叫大肚子四，管我二叔叫小脑袋瓜。给我三叔您，起个外号叫飞儿，四叔叫漂。五叔哇，我说您可别过意，他管您叫小瞎子，我六叔叫鬼脑袋，七叔是猴，八叔叫鼠。”那位说，石禄成了傻子啦？不是。诸位想一想，他要真傻，后文怎么作总镇呢？再说他也学不会一对双铲呀！这对双铲乃是石锦龙的亲传，一百二十八趟，一趟拆八手，一手拆八招。石禄能为除贾斌以外，没再比他强的。那么他有硬对没有？中套有一个，是在大莲口，此人姓薄名林，外号人称魂化魂，掌中一对藏龙双棍。还有鄱阳湖北岸武家庄，大爷叫神力将武连思，掌中一条禹王神槊，纯钢打造，他这是横，乃是一只手拿着一只铁笔。二爷叫双臂童子武连方，掌中一对坡刀，每口二十四斤重。三爷叫武连永，道号晓真，掌中一对二郎夺。这是石禄的硬对。将来到后套他们立三光以及绿林松棚会，他们弟兄三个人在地下埋伏地雷，要害天下众宾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书说当下。杜林说：“那么我四叔哪？您不是一同来的吗？”苗庆又将祝家河的事情，细说一遍。杜林说：“那么我四叔，他一个人奔西川啦。列位叔父伯父，那就千万别在这里怔着啦，咱们一同往正西，追赶我四叔要紧。”张文亮一闻此言，不由心中暗想：别看杜林人小，他说出话来，全通人情，合乎情理。大家一齐往回走，暂且不提。

如今且说石禄，骑黑马一直往正西，太阳压西山啦。前边有一道山口，松树里头是附近村子里的一个粮食市，十天是一大集，五天为一小集。石禄这天来到此处，正赶上是集的日子。这树林里集市还没散净，还有许多人，正在那里收拾粮食呢。人群里有一辆小车，东边有个席围子，里面有行囊褥套，又放着一堆假兵器。西边有藤子编的圈椅。在小车车把后斗子这里，坐着一位姑娘，身高一丈，汉壮魁梧，面似黑锅底，大耳垂轮。虽然女子长得是男子貌相，宝剑眉斜插入鬓，二眸子灼灼放光，鼻直口方，玫瑰紫的绑身靠袄，翠蓝汗巾煞腰，紫色底衣，大红抹子鞋，鞋尖有一朵紫绒球，那是硬尖软底鞋。书中暗表：那绒球内暗藏倒须钩。再看场内站着一位公子，年岁也就是在二十五六岁

，身高七尺，细腰扎背，身穿一身荷花色的衣服，五彩丝鸾带煞腰，双叠蝴蝶扣，黄绒绳十字绊，矮腰白底靴子，头带一顶荷花色公子巾。在小车旁着一位老者，身高九尺开外，胸前阔，膀背宽，精神足满，面如蟹盖，掺白宝剑眉，斜插入鬓，鼻直口方，大耳相衬，一部花白的胡须，蓝绢的罩头，前后撮打拱手，须鬓皆白，身穿月白布贴身靠，粗布护头，护领上头满都是轱辘钱，蓝色的丝鸾带煞腰，月白布的底衣，脚踏鱼鳞洒鞋，蓝色的布袜子，花布裹腿，怀中抱着一口金背砍山刀，刀面宽，刀背以里，有两道血槽。按刀谱而言，单血槽的为金背刀，双血槽的为金背砍山刀；刀背上要是有的，那就算是坡刀；还单有那么一路截头刀，那种刀是没有刀尖；还有的是轧把撬尖浑铁雁翎刀，这路刀是最体轻不过，他是用纯钢打造的。书中垫笔，这刀名原为十八样，枪名为九样，棍名有五样。按刀刃里说很深，学徒我可不知道详情，这不过就是这样的草草一表而已。开言还是休提。

且说当下这个老者，由此处往四面出去二百里地，合着就是在这四百里地以内说吧，没有不知道这个老者的。这时候就听那位老者说道：“列位呀，你众位能不能可以替我请一请那练武之人，前来与我们父子来比试比试呢？我父子来到了此处，就为的是以武会友。”这位老者站在那里说着话，回头说道：“毕廉呀，你快从车斗子里拿出金银来，好叫众位前来比武。”那公子答言，便从车斗子里取出两个金元宝。一对银元宝，又取出许多散碎的银两，放在桌上。就听那位老者说道：“列位练武的老哥们，哪一位会几手，全可以过来比试。踢我一个跟头，拿走一个金元宝，打了一拳，拿走银元宝。踢我一个手按地，那散碎的金银就全拿走。若将我父女全打败，那时我们爷三个拔脚一走，草刺不拿，全是你们的。”石禄一闻此言，在马上往里面看，再听他还说甚么。又听那个老者说道：“我是在这里等朋友，已然待了一个多月，每天在此练武，按毕某看来，你们这个荷包村内，没有多少练武之人，不敢前来与毕某我比武，不用说你们全是吃豆腐渣长起来的。有一个不怕死的没有？我一掌要打在你的身上，叫你往出冒白浆。”石禄一听，心中大怒，连忙翻身下马，说道：“老黑，你在此等我一等，待我打他个老排子去。”下马之后往北一看，见那边站着一个人，身高七尺身穿三棱子草的蓑衣，头戴一顶竹轮巾，面似蟹盖，细眉毛，大眼睛，双耳垂轮，蒜头鼻子。石禄看完他并没注意，自己来到近前，说道：“老排子，你别说大话呀。”那老者说：“黑汉，你前来做甚么？”石禄说：“我到此地要与你擦擦手，你把场子弄大一点。”那老者用刀在地上面，口中说道：“列位往后，列位往后。”当时将场子展大啦。那看热闹的人，全都往后。石禄正要上前，那个穿紫衣的就奔石禄去啦，到他旁边说：“我看你还架不住我一拳呢。”说着，往前一上步，双风灌耳，就进来了。

石禄往下一矮身，左手一托他腕子，右手一撮他中脐，口中说道：“你出去吧，小子。”当时将他扔出圈外。此人心中所思，这个黑大汉的武艺，比我可胜强百倍，因为他一拿我的腕子，我半身麻木。自己爬起来，就不敢再过来啦，便在西面，登着小车，往里观看。那老者问道：“黑汉，你看这个场子如何？”石禄说：“行啦，我要踢你一个跟头啦。”老者嘿嘿一阵冷笑，说道：“你把那金银全拿去。”石禄说：“那么我要打你一个手按地呢？”老者说：“你把那金银全拿去。”石禄说：“我要把你踢倒，力劈两半呢？”老者往后一退，上下一看石禄，遂说道：“这个黑汉，你且住口，休要说些胡言大话。我来问你，你我是过兵刃，还是打拳脚啊？”石禄说：“随你便。”老者说：“你进来是赤手空拳。我若是与你过家伙，那算毕某我欺压于你。”说着话将刀放在车旁说：“姑娘，你瞧着点。”那个大黑姑娘一点头，老者这才将胡须一分撮两根绳叠好结好一个扣，说道：“黑汉，我已然归拢齐啦，瞧你的啦。”石禄说：“我不用收拾啦。”书中暗表，石禄早将那一堆碎银子，抓在兜囊之中啦。那老者说道：“黑汉你为甚么将我那银子抓起？”石禄说：“少时咱们一比试，你就活不了啦。”老者一阵狂笑，说道：“好你个黑汉，不是我说句大话，某家自出世以来，还真没遇见过硬对。除非那年在夏江口，石家镇，我们那位亲家，他在我老毕的肩左，不在我肩右。除去那人之外，四山五岳任何英雄好汉，也得在我手下丢丑。黑汉你休走看招。”说着话左手提手一扬，右手使了一个劈心掌。石禄一见他掌到忙往旁边一闪身，这个壁面掌打空了。那老者一见又一进步，穿心掌打到。石禄一看忙一转向，老者撒手变招，白猿献桃，撮掌打来。石禄忙一坐腰，使了个野马分鬃，往左右一分，说道：“老排子，你不用动手啦，三招已完，咱们两个人仇可大啦。嘿！老排子，那是大清说的，咱们两个人可分个胜败。”说着话上前就打。老者一看他的拳脚，出来全带着风，嗡嗡的直响。别看他那么大的个儿，到了下三招的时候，真能一叠三折，心口挨着地皮走，往上一蹿，能起一丈开外。不由心中暗想，此人面貌好像有拙笨似的，其实不是，原来他是外拙内秀。想我在山东一带，久站四大冷海，一辈子成名，我要输与他，那我可就栽啦。

一枝笔不能写两下里的事。那黑姑娘看见他们动了手，她忙站起来将刀拿起，心中暗想：我父已然年迈，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少世，倘若少走半步，看见拳脚步眼，若有一个露空，我爹爹就有性命之忧。她正想着，那老者使了一个太岁压顶打下来。石禄往左一转，右腿抬起，使了一个百步翻身法，他便将老者的双膝盖就拦上了，右手在上一翻掌，说声：“老排子你趴下吧。”老者此时再躲，那就来不及啦，当下如同铁门坎，休想躲开，可是自己也得躲上面的右掌，连忙双手按地，双腿扬起，好像蝎子爬似的。石禄一见，忙将

左腿飞起，当时，将老者抽倒，上前一脚踏住老者的右腿，猫腰抄他左腿，说了声：“你两片的小子。”正在此时，背后金刀劈风，那个黑姑娘的刀砍到。石禄忙撒开老者腿，翻身摆连腿，就踢上啦，刀已踢飞。这个时候那老者说：“姑娘你快与我报这仇。不知我与他人有何冤仇，他要将我力劈两半。”石禄也跳在一旁，说道：“你穿那样鞋，我不跟你玩啦。”老者说：“姑娘你可别饶这人。”姑娘的砍刀，被石禄给踢飞啦，当时说道：“大黑小子，你家姑娘决不能与人善罢甘休。”石禄说：“你敢情是大黑小子，我老娘说啦，不叫我打你，是你们穿红鞋的，全不能打。”黑姑娘说道：“你不打我，我可打你。”说话之间，上前当头就是一掌。石禄双手往一上分。男女二人过招，两个人拳脚纯熟，一个受高人的传受，一个受名人的指教，二人的门户一般大。书中暗表，此女乃是赛无盐飞侠女毕赛花，乃是毕振远的亲传，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刀，左右的盘肘弩，会打左右手袖箭。又会打三块莲子，左右紧背低头钉，败中取胜套魂索一条。此女文武全才，智勇双全。那老者就是毕振远，乃是清江四大冷海，南海口内东海岸盘龙岛，想当年在那里插草为标，立刀为寇，拦路打抢，断道截人，勾串江洋大盗，坐地分赃。在那山上会水的兵卒，有五万出头，手下偏副战将不少。四山五岳，占山占岛的一万有余。毕振远在年幼之时，不论那路的镖，他一概全截。有许多的探子，远出去探，有探船往来报告。他也有几样不截，女眷的船不截，带家眷的他也不截，除此之外，无论谁的镖，他是全截。量物作价，三七扣帐。比方说，这个镖船值一万吧，他得要三千，因为他不准各路镖船从岛前经过。水面动手，掌中一条五钩神飞枪，压倒清江地面。

那时宋帝将一迁都，将杭州改为临安城。皆因镖行十老，立兴顺镖行，将临安一带，保证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当时有人，奏明圣主。皇帝是明君，立时赏他一面小旗子，上有四字，是如朕亲临。他们这座镖店，开设在临安城，南门外路西，一立之时有四五年啦，外边的名声大啦。那时有临安西门里路北红货行，此人姓严名春，住家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严家坨的人氏。此人真趁百万之富，要打算把银钱运回家中，可是知道沿路上太不好走，他便跟手下人打听。手下人说：“哪里的镖您也不用雇，您就去到本城南门外兴顺镖行，面见那达官蒋兆熊，除去他们，别人谁也不行。再说非走南海口不行，北边是过不去，南海口内路东有一盘龙岛，那里为首的一个贼寇，姓毕，名叫振远，号叫士雄，外号人称巡海苍龙。”严春一听，不由心中暗想，我到是也听人说过，那里的镖难走，这兴顺镖行，有十位达官，他们还有御赐的牌匾，我借着他们点时运财运，或可以平安到了家中；如果我将银钱运到家，那时我破三十万，赈济东海岸那一带的老乡民，若有困苦来找我的主儿，我是尽量帮助。自己

暗中许下此愿，他这才来到兴顺镖行，到了门前抱拳拱手说道：“众位达官。”当时有马子江来到外面，问道：“您找谁呀？”严春说：“我有点银钱，要打算请您给运到家中。”马子江说：“您贵行发财。”严春说：“我是红货行。”马子江说：“你这个买卖座落在甚么地方呀？”严春回答道：“您要是问我们这个铺子，是开设在临安城西门里，字号是天顺祥，专卖珠宝玉器，乃是红货行。”马子江一闻此言，忙问道：“严掌柜的，您红白珠有多少万？”严春说：“您贵姓？”马子江通了姓名。严春说：“马达官。”马子江说：“我不是达官，我是镖行的伙计。”严春说：“马爷，您给我介绍一位达官。”马子江说：“您跟我说的明明白白，我好回禀我家达官。您得跟我说的必须遥遥相对，那才成啦。”严春说：“不算别的，净说黄白二珠，一共就是四百七十万。”马子江说：“要上车那就得用二十七辆。到扬州雇船，就得三只大船。您在此等候，待我往里与您回禀。”当时将他让到门房，给他到了一碗茶。马子江将要往外走，有小伙计在旁叫道：“马大叔，您做甚么去呀？”马子江说：“我去回禀达官去。”小伙计说：“您还没问明白呢，就去回话去，好叫焦老达官抱怨你呀。”马子江一听也对。小伙计说：“这就不怪我多说啦吧。凡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我全说一说，省得受人家抱怨。”马子江问道：“客官您祖居哪里？”严春说：“我祖居清江四大冷海的东海岸严家坨。”马子江一听，不由一皱眉，这才转身来到里面，见了蒋兆熊，便将此事细说一遍。蒋兆熊说：“列位贤弟，这趟镖倒可以去，光咱们脚费钱能挣几十万。一来咱们哥十个名姓立住啦，第二来，这镖店的名声是万无一失。这趟镖可称是心中之意。不过有一样，那南海口内盘龙岛，水寇武艺高强，极为出众。”大家一听说道：“蒋大哥，少时您见了那个严掌柜的，您用大价一抗他，就许把他给抗走啦。”

蒋兆熊说：“你拿价抗人家，还能出的了圈去吗？这一次咱们给他保到了地上，咱们有二年不开张，这个银钱全都够用的。此买卖若是作了下来，连一个伙计都不能伤，咱们的名姓可就立下啦，从此扬名四海，那时我情愿将咱们北隔壁那座武圣人庙重修。”飞天豹焦雄一听说道：“兄长，您去向他商量去。要将此事商量好啦，我可以去请人去。您我弟兄武艺不敌，可以请咱们那位朋友。”蒋兆熊说：“二弟，咱们好友虽多，可是您要请那艺业浅薄之人，那可不成吧？”焦雄说：“兄长。我要一提此人，准奔兄弟心头上来。再说水寇劫镖可劫多啦，无论哪个镖店一提东海岸，谁都心中发点颤。”蒋兆熊说：“错过石大弟不可，除非石锦龙，那一位也不成。你我那大弟，人家已然退归林下啦。”焦雄说：“他退归林下，我也得把他请出来，好助力镖行。”蒋兆熊说：“那么您在此听我的话吧。”说完蒋兆熊来到柜房。马子江说：“达官，这

就是严掌柜的。”又说道：“严掌柜的，这是我家总达官。”严春上前说道：“老达官，我今天此来特为托您点事。”蒋兆熊说：“严掌柜的，您说哪里话来啦，有话讲在当面。”严春说：“蒋达官，我打算将银钱宝物运回四大冷海东海岸家中，您可以用多少花用呢？”蒋兆熊说：“我要说出一个价来，您到各行去问去，你管保不敢应。中途丢一个草刺，我们包赔。”严春说：“达官，您将价说足啦，一共多少钱？”蒋兆熊说：“那是当然，我要出价来，你们可也别驳回。脚费钱一共五十万白金。”严春道：“您可以带多少人？”蒋兆熊说：“您珠宝红货，金银等项太多。”严春说：“达官，我给各位达官，连镖行的伙计，增加酒钱五万两。您是镖行人，我是红货行人，咱们倚靠神佛吃饭。这五万两白金，我一人拿出一半，您拿出多少我不管。将来平安到家之后，镖店北边这座武圣人店，我是重建庙宇，再塑金身。”蒋兆熊一听便道：“正趁我心中之意。”遂叫道：“子江、子燕、金平、玉平，你四个人赶奔庙堂，把方丈请来，就说这里有重修庙的施主。”他弟兄四人，一闻此言，转身往外行走，来到铁佛寺，上前扣打山门。里面有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外面甚么人叫门？”马子燕道：“法明，你师父可在庙中？”法明道：“正在禅堂。”马子燕道：“你快去回禀，我们店中来了一位客人，要重修你们这座庙宇。”小和尚一听，连忙将门开了，请进四个人。四个人道：“法明呀，镖行的事情太忙，你赶紧到里面回禀一声吧。”法明来到了里面便道：“师父，您快到外面看看去吧，现有镖行的伙计，前来请您，说有施主要重修庙宇。”纪缘闻听此言，心中大喜，连忙来到外边，随着四个人，同回到兴顺镖行。是出家人全是那样，要是那重修庙宇之人，他们全喜欢，全都欢迎。纪缘来到了镖店，蒋兆熊说道：“老方丈，现今有家施主，口出愿言，落地重修庙堂，塑化金身。”纪缘说：“施主，我看您的气色，说一不二。您有心还愿，全家满门衣食住，传下三代是高枕无忧。”严春说：“方丈啊，我与这位老达官，我们二人是共了心啦。还家的金银是我的，而今我孝敬二十万白金，有不够的时候，那就请蒋老达官给接着点，落地重修。”僧人点头，当时回到庙中，叫来土木工人令他们瞧着工程。大家看好，纪缘与大家商量重修庙宇不提。如今且言蒋兆熊大家，和严春两下说好，便令他先回到柜上去，遂说道：“严掌柜的，您先回您柜上去吧，等我派大家到一趟夏江秀水县，到那里之后，去请我那拜弟石锦龙来，约请那圣手飞行去。若将此人请出来之后，无论是甚么样为难的大事，都能够解决了。因为我那大弟，若论他的武艺，实在是出色的人物，他能为出众，武术超人，水陆两路的英雄。那拜弟石锦龙要是出了世，真能够辅助镖行。”回头叫道：“二弟你得走一回。”焦雄说：“是啦啊。”立时命人抬枪备马，自己将应用的东西拿齐，又拿好路费，备好一份请

贴，盖好哥十个的名戳。当时辞别大家，来到外边接过马来，拉马匹往南走，出了南关厢，焦雄飞身上马，由此动身，向夏江走去。

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非止一日。这天来到了秀水县，他是穿城而过，来到南门以外，看见对面来了一位老者。焦雄忙翻身下马，向老者一抱拳说道：“我跟您打听一个地方，您可知晓？”老者一看，遂说：“来者可是达官？”焦雄说：“岂敢。”老者说：“阁下可认识于我？”焦雄说：“我不认识您，不过要打听一个道路。”老者说：“但不知是甚么地方？”焦雄说：“上石家镇往哪里走？”老者说：“您要上石家镇，顺着道一直走，不出二十里地，在道旁有一片树林子，那里就是石家镇。”焦雄一抱拳，忙说：“道谢，道谢。”说完飞身上马，马上加鞭，直奔那片树林，少时来到石家镇。焦雄翻身下了马，拉马而进，过了海河桥，顺着庄墙往里。当时有北门守护的庄丁，上前一抱拳问道：“达官，您是穿庄而过？还是到庄内找人呢？”焦雄说：“我到庄内找人。”庄兵说：“您找谁呀？”焦雄说：“我找圣手飞行石锦龙。”庄兵说：“您贵姓呀？”焦雄说：“我姓焦名雄，人称飞天豹的便是。”庄兵说：“好吧，您在此等一等，待我与您查一查总帐。”说完了话，他进到更房，拿起人名簿来一看，原来上面注写着有焦雄的名字，乃是兴顺镖行十老中的，连忙放下，出来笑道：“达官爷您随我来。”当时便将他带到石家门口。焦雄将马匹栓好，正一正头巾上前叫门，里面仆人出来问道：“您找谁？”焦雄说：“你给往里回禀我那大弟，圣手飞行石锦龙，就说我焦雄前来拜望。”仆人到里面，功夫不见甚大，就听里面人声一乱，有人说道：“快去出迎，原来是你我的二哥来啦。”当时大家来到外面。焦雄一看，正是石锦龙、石锦彩、石锦华弟兄四人，来到屏门里外，上前说道：“兄长在上，小弟我与您叩头。”焦雄连忙用手相接，说道：“四位贤弟，快快请起。”石锦华当时将仆人叫过，先把马匹拉去，刷饮喂遛。这里四个人将焦雄让到里面。锦龙说：“兄长，哪一阵香风，将兄长您飘到此地？”焦雄说：“贤弟，我有要事相求，故此才登庄拜访。”石锦龙说：“二哥，你我自己弟兄，何必客气呢？又说甚么有要事相求呢？您有事尽管说出。”焦雄说：“有一件事，必须大弟前去才成。”当时便将严掌柜的事前后，说了一遍。石锦龙说：“二哥呀，如今小弟我是退回林下的人啦，已然洗手不再保镖行。有几路镖行人等，全可以走哇。那年东路三老，曾约过我一次，我没出世。这个呢有许多人等传说，我全灌满了耳音，倒是也想上四大冷海走走，看一看老贼有多大的本领。”神枪焦雄说：“这里有我们哥十个的请贴。”说着取出请贴。石锦龙忙伸手接了过来，放在桌案之上，叫过三个兄弟，过来参拜请贴。焦雄一看，他还是古派，连忙上前用手相搀说：“三位贤弟免礼。”石锦龙说：“二哥，那水寇断喝镖行

，没有人敢走南海口的镖。要有走的，小弟我不为挣甚么，专为斗斗这个水寇，省得断了这股镖道。我看一看我这对银鞭，扫得了扫不了那座山寨。不过现下我不能离身。”焦雄说：“大弟你为甚么不能离身呢？”石锦龙说：“我有长子金蓝石芳、次子石禄，石禄今年八岁啦，天真烂漫，他离不开我的身，此孩生来烈性太大。”焦雄说：“你把此孩叫来我看看他。”石锦龙当时命仆人到后面把石禄抱来。此时玉蓝今年已然八岁啦。

按年代说，宋时年间，人全是身量高，心眼也实在。少时仆人将石禄抱到前面。焦雄一看石禄骨格像貌，无一不好，他一说话可全是傻话。他一出来傻问道：“咱们爹叫咱们干甚么呀？这个二格把我领来啦。”焦雄问：“你叫甚么呀？”石禄说：“咱们爹知道，我不知道。”石锦龙说：“告诉你二伯父说，你叫甚么。”石禄说：“我叫玉蓝。”锦龙说：“我可要走啦，你二伯父叫我来啦。”石禄说：“伯父叫走咱们上哪里去呀？那我得跟着。”石锦龙说：“我们去找老虎去，你跟娘在家吧。”石禄说：“我不在家。”石锦龙说：“老虎可咬你，回头我打不过老虎，老虎就把你叼走。”石禄说：“我叫老虎把我叼走，我不怕老虎，我在家我娘净打我，没有一天不打我的。”石锦龙说：“你净闹吗，还能不打你？”石禄说：“反正我不在家，咱们爹上哪去，我跟到哪里。”石锦龙说：“二哥呀，就是他离不开我，要是离得开我，我早就上了盘龙岛，看一看那老贼究竟有甚么样的武艺。”遂说：“玉蓝呀，你在家吧。”

”石禄说：“不成，我非跟着不可。您上哪我跟您上哪里。在家我娘竟打我。”石锦龙说：“谁叫你闹呢？不闹决不打你。”石禄说：“您要不带我去，我就跳后院那个井去。”焦雄说：“那不淹死啦吗？”石禄说：“焦二伯父，您不信问我爹，跳井里好几回啦。”石锦龙说：“二哥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天生的蠢性。”焦雄说：“那么你就带他走一趟吧。”石锦龙说：“玉蓝呀，我带你去，恐怕你赘手。”石禄说：“我不赘手。我是在那里等着，我一定听你话。”石锦龙便将仆人，一齐叫了来。少时仆人六七名，一齐来到。石锦龙问道：“你看哪个仆人跟你好？咱们带哪个仆人。”石禄说：“这个仆人好，他带出我去净打我，那个也好，我老娘给钱，他全给花啦，我不给他花，他净打我。那咱们就带这个人吧，他竟哄着我玩，他跟二叔好，我一跟我老娘要钱，他就说不用要。咱们可以带他去吧？”石锦龙虽然这么问，他可不能净听孩子的，心中暗想：外庄之人，来我家中作事，怎样也是稍差，不如近枝近派，我四弟荐来的人，怎么说他也姓石，俗语说的好，是亲三分向，是火热似灰。这才命仆人外头预备车辆，说好明天动身。焦雄随着石锦龙，众人谈话已毕，天色已晚，厨房预备吃喝。石锦龙到后面安置齐，夜行衣靠，水衣水靠，军刃百宝囊，通盘收拾齐毕，拿到前边书房。石禄在后边紧跟着。锦龙说：“你怎么紧

跟着呀？”石禄说：“我要不跟着，回头您走啦。反正我后半天看不见您，我就跳井里去，还跟龙王爷玩去。”焦雄一看这个孩子长得憨憨傻傻，后来必主大贵，连忙说：“玉蓝呀，你今天跟我在一处困觉吧。”石禄说：“咱们三个人在一个屋里。您得看着我爹，要不看着，你就没了影儿啦。”当时他们也就在一个屋中睡啦，一夜无事。第二日天明，大家起来，洗脸喝茶。石锦龙说：“二哥咱们还是吃完了饭再走吧。”焦雄心中暗想：弟兄交友，不在吃喝，遂说：“也好，那么咱们吃完了酒饭一同前往吧。”当时又叫过管家石安来，说道：“我们在此用饭，你出去叫他们套下一辆花车，将我二人马匹备好。”石安答应，少时进来回

话说：“车辆马匹全已备齐。”这里他们爷三个用饭。别看石禄年岁小，吃饭很有规矩，他就照着眼前吃，焦雄与他布菜，他才敢吃。少时他们吃喝完毕，命人将行囊褥套，放好车中，带家人石俊，为是照管石禄。石锦龙与焦雄弟兄二人一齐来到外面。焦雄将大枪挂在马上。锦凤弟兄三人，往外相送。刚出石家庄北门，石锦龙说声：“三位贤弟，我走后务必格外注意这全庄的安宁。愚兄我治服水寇，即行回来。”三人说：“是，那么二哥，你在路上多要保重。我那兄长性如烈火，到了那里，必须见景生情，免得受水寇之计。”神枪焦雄说：“三位贤弟，你们快请回吧。我们到了那里，自然是见机而作，谅也无有多大的舛错。”石锦凤说：“二位仁兄可要多留神。”焦雄说：“你们不必挂心，料也无妨。”当下他们弟兄看相离寨门远啦，这才对一抱拳，然后石锦龙上马，石俊上了马，说道：“石禄啊，你看街面，这个村庄接着那个村庄，接连不断。”

说话之间，他们一齐奔秀水县的南门而来，看见这路东路西的稍门，左边门有一个纸条，上写石宅。石俊与赶车的刘六说道：“你看咱们庄主爷，多有威风，凡是门上贴着石宅的，那全跟咱们庄主爷有来往。”刘六点头称是。当时他们打马赶车，大家一齐向前赶路。书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他们一路之上，石锦龙必在住店后夜换紧衣，到各处查看，有那偷花盗柳的没有，他是侠义的行为，专门打路见不平。饥餐渴饮，晓行夜住，非止一日。这天来到了京都临安城，关厢南口以外。二人翻身下马，拉马匹一齐往里走，抬头一看，见镇店门前站了許多人，不知何故。两个人拉马匹，便抢行几步，到店门外一看，见是马子登他们，正在门外练啦。早有小伙计上前说道：“你快进去回禀列位达官爷，就说现下已将石老达官请到，请大家出来迎接。”马子登忙命马子燕往里回禀。子燕向里而去，见了蒋兆熊，一报告，蒋兆熊说：“八位贤弟啊，你我大弟锦龙来啦，快出去与我那二弟接风洗尘。”哥九个这才一齐往外走，到了门外，往两旁一闪，正目一看石锦龙实在是威风。蒋兆熊说：“二弟

，后边那个花车是做甚么的？”焦雄说：“那是你我大弟的二公子石禄。”众人是看父敬子，一齐扑身来到近前，大家往里一看石禄在车内。蒋兆熊说：“傻小子玉蓝来啦，我得抱一抱。”当时大家将此车圈啦，蒋兆熊上前将石禄抱在怀中，忙命伙计拉着马匹，前去刷饮喂遛。焦雄先将那大枪摘下，拿到里面，放到军刃架子上。蒋兆熊用手一摸石禄的腰，说道：“这个孩子好大的骨格！”遂问道：“镇甫，你可曾与此子折腰？”石锦龙说：“此孩正用着功课啦。”大家一边说着，便来到里面。是认识主儿，大家对施一礼。不认识的主儿，有焦雄给引见，落座吃茶。谈话之际，蒋兆熊又将水寇毕振远之事，细说一遍。石锦龙说：“众位兄长，千万别长水寇之威，灭咱们五路达官的名誉。要不是有玉蓝，我早就到了那里，将水寇治服。”蒋兆熊说：“大弟，那水寇在山上的兵卒，足有四万出头，他们那里能征惯战之人，不计其数。”石锦龙说：“众位兄长，他山上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一人主权啊，我与那主权之人，分上下论高低，分胜败与输赢。必须准许咱们五路镖行横行天下，叫那水寇见了咱们的镖船走，是免战高悬，闭门不出。”蒋兆熊说：“马子燕，你赶快进城将严春请到。”子燕答应，当时柳金平、柳玉平弟兄二人也跟随，他们弟兄三人，一齐前往，到了临安城内，西门里那座杂货店，说道：“辛苦列位，严掌柜可曾在家？”里面先生说道：“外面是那位呀？严掌柜的同着老和尚在庙里去监工，自那天走后，一去未归。”

三个人一听，这才回到南门外，来到武圣人庙，往里一看，果然正在修庙。他们忙问道：“这位，那位杂货店的严掌柜可曾在此？”瓦木工人等说道：“不错！正在后面监工。”此时早有人往里回禀。严掌柜同着老和尚出来了，当时便与马子登等，同来到镖店。蒋兆熊领着石禄，迎了出来。老和尚一见，口念：“阿弥陀佛，待我看一看这位公子。”问道：“老达官这位公子，是哪一家呢？”蒋兆熊说：“老和尚，您看此子骨格怎么样呢？”老和尚说：“此子后来必大贵，此公子脸上带着官运哪。”蒋兆熊说：“好！来来二位到柜房。”

众人此时见老和尚来到，连忙全站了起来，将老和尚让了上座。蒋兆熊听大家传说，僧人看相如神，遂说道：“老和尚，请您看一看，此子是哪一位达官之子？”按说这地方，就是要号号老和尚的脉，看看怎样。老和尚仰脸一瞧大家便说道：“蒋达官，本是笑谈，您要看看我的文学。我听我师祖所谈，他老人家名为了然，乃是大相国寺的方丈，说我僧人说话，是说一不二。蒋达官，这一位达官贵姓啊？”蒋兆熊说：“姓石。”和尚说：“这位公子，乃是石达官的次子。”石锦龙一闻此言，连忙站起身形，深鞠一躬，说道：“谢过圣僧。”老和尚说：“此子石禄，将来长大成人，必能给国家出力，你们石宅必要改换门庭。”石锦龙说：“这是武圣人殿，落地重修，将来我儿石禄，若是

高官得作，我今天是出口是愿，还得让此子落地重修。”老和尚说：“此次重修是有严掌柜与蒋达官，对我言讲，是怎么底坐延年，怎么修理。你子能是高官得作之时，我求施主，重修塑化金身。”蒋兆熊说：“您看此子气色，能到多大年岁，可以作官呢？”和尚说：“此子是有朝中大官相辅，命有上人见喜之命，官职还小不了。三十岁往里不见官远，落地重修多钱，小僧我决对如数奉上，决不失言。”大家一听，连连抱拳称谢。蒋兆熊便把严掌柜的意欲返家之事，说了一遍。严掌柜的说道：“这位石达官，旱路走镖有一位算一位应当多少位？石锦龙说：“严掌柜的，您这个算是富镖还家。”严掌柜的说：“不错！我是打算在东海岸夸示一番，花多少钱我倒不在乎。”石锦龙说：“您这一回家实有敌国之富，我们的责任很大。”严春说：“蒙各位达官抬爱，有一位算一位，每位十两银子脚钱。”众达官谢了。严春又问：“要走水路，必须用多少只船呢？”石锦龙说：“船倒用的不多，用两只漂洋舟、一只客船、两只飞虎舟、两只飞豹舟、一只飞凤舟、一只战船、一只太平船。用这只太平船，为是走到江湾海岛，遇见有人呼唤，可以靠岸去；买东西呢，可以用飞豹舟；中途水手们与他船水手打架，可以用飞凤舟去解围；往来接人送人，必须用飞虎舟；两下里若是对敌动手，必须战船；运送货物，必须用木板船；上任官、卸任官，必须带客船。江中水手是各抱一把，是有船杆的船只，上面有滑车子是镖船，上面没有滑车子那是货船，买卖船。要是官，在下面有一横梁为是好挂气死风灯。”石锦龙说：“大概也就是如此。”当下双方决定，上边预备好了六辆大车。锦皮光亮物品，便是那珍珠玛瑙等等，虽然说是在京都之内，也须用达官照管一二。蒋兆熊说：“我去吧。”当下来到外边，随着严春，一同前往，并且嘱咐好了伙计。他告诉家人叫搬哪件，就可以搬哪件。众人答应，便一同来到江门里杂货铺，车辆站住，有人来到里面，一看那许多的箱子柜子，俱都上着封皮。忙命伙计往外搬。大众人等，一齐往外搬远。蒋兆熊一看，这东西太多，遂下令叫伙计先把车套上。当时车在门前，打成车圈，便向严春说道：“严掌柜的，据我看红白二货太多，以及行囊褥套，这三十三辆大车，不够装的。我还得叫人去找车去。”严春说：“全凭您调动吧。”蒋兆熊忙命伙计回镖店，加车十辆。伙计说：“达官爷，今天无论如何，捆紧车辆，也齐全不了。”说完他如飞似的回到店中向众人一提。当时尤昆凤、焦雄、穆德芳，哥三个带着十辆车，大家来到西门杂货铺，面见蒋兆熊，蒋兆熊说：“三位贤弟，你们看这些东西件数太多，必须多这十辆才可以，叫他们车辆拴在一处。”众人也来在外面。西面的蒋兆熊，东面的焦雄，南面尤凤昆、穆德芳。耗来耗去，天气暇晚，大家预备吃喝。吃喝完毕，大家分班派人值夜。一夜无书。次日天明，大家人等拴紧车辆，又是一天。蒋兆熊、焦雄、尤凤昆

、穆德芳，哥四个围着车辆查看一下子，是怕有绳扣不实的等事。查看完毕，并无有分毫偷闲，这才命大家伙车辆起身。到了兴顺镖行里头，排列好啦，一字长蛇的情形，便将石锦龙的镖旗，插在头辆车上。这杆旗子是长方形的，高有二尺八寸，宽有二尺，这么一面小白旗子，当面靠下边，有一对菱角脚合着，上边又画着有一对五节鞭，十字样搭着，有一行小字，写的是祖居夏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姓石双名锦龙，号叫振甫，别号人称圣手飞行，大六门第四门，镖行开设扬州府东门内路北，万胜镖店。第二辆车上也阡着一杆杏黄色的三角旗子，上面是御赐的字，写的是奉天承运，如朕亲临，御赐兴顺镖行，开设在临安城南门外，镖行十老，总运官姓蒋，双名兆熊。由此往下每辆车上，全有一杆黄缎旗子，有蓝火沿的、有黄火沿的、也有白头沿的、有绿火沿的，可是中间也有不带火沿的，姓焦的当时有个焦字，也有是尤字的，也有是详字的，阡好了镖旗。后边单有七辆敞车，好比当今小轿车相仿，上边全有芦棚，车上全有行囊褥套以及大家应用物件，车上有一个扁形铁丝灯笼，上面有字，也是跟旗子上一个样，为是白天看旗子，到了晚上好看灯笼。在后面有一辆花车，里面是石家镇的仆人带着公子石禄，排列好了次序。第三天天明，由里面拿出三支大杆子支起，拉起一卦鞭来，足有一千五百头。众人一齐来到武圣人庙，参拜已毕，外边便将鞭点着了。当时没有一个间断，一直响完，大家无不欢喜，准知道这一路之上，一定平安无事。大家道喜，各人心满意足，大家知道，这一趟是足啦，回来之后，东西是东西，银钱是银钱，膘满肉肥，大家人等这才各拉马匹。焦雄将马匹大枪全备好，与石锦龙两人，向九老告辞。蒋兆熊与八老往外相送。焦雄说道：“我带他们四个伙计，到了扬州，派回二人，好叫他带回车辆。”蒋兆熊说：“好吧。”当时又派四人前去。那马子登、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各人备好了行囊马匹。水路上喊镖是马家弟兄，旱路上是柳家弟兄。镖车四十三辆，最后有一辆花车，大家人等，这才由此起身。

一路之上，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这天来到扬州府，进北门出东门，便来到路北万胜镖店。有人从里面来拿出一个镖旗来，插在头辆车的里首里。车辆人等这才来到扬子江的西岸。此时西岸上众人，往西一看，这一片镖车太多啦。那扬子江中使船的众人一看，见这镖车全奔江岸而来。在江的上岸有座西朝东五间大房，房里头有两丈高的砖台，一丈六的见方，上头有一亭子，亭子当中挂着一口钟。有人到了上面，那聚船钟“当当当”的就响啦。是大船一听见钟响，便一齐来到西岸，全靠了岸，搭上跳板，安好了锚。大众人等，全都奔舟登岸，上高坡往西看着。少时镖车来到此处，有人问道：“达官爷，可用船吗？”当时马子登说：“用三只飘洋舟，长短在四丈八，宽在三丈六，船舱当间

有一间小房。”这船上边除去木头就是竹子，一到船上，那外面是油漆彩画，上面有花鸟人物，下面是虎皮石，俱都是画的花卉。镖车上所用的东西，以及弩箭匣等物件，全放在麻洋船上。这船前后中三道大舱，凡是吃喝物品，满全放在这舱上。就将这四十三辆车，在岸上一卸。当时众人一阵忙乱，松绳解扣，紧拴大船。前后左右，由马子登弟兄巡视已毕。那船行在中途，要有个失落物件，那全是他们四个人包赔。所以看好了，这才将车上的镖旗拿下来，阡到大船之上。前后三只飘洋舟，头里是兴顺镖行的旗子，第二只是万胜镖局的旗子，第三只是紫缎色的镖旗，白火沿。三船的后头有一只客船，客船后头麻洋船，麻洋船后是战船，战船左右两只飞虎舟，右边还有飞凤舟，后面还有飞豹舟，是船只满全齐啦，有人在岸上，买好了船上一切吃食物品，又将石禄以及石安，连同车上东西，全搬到船上。马子登、马子燕二人大声说道：“那些个车夫人等，要有愿意跟着船走，直快上舟，不跟镖车走的，快将车辆马匹带到万胜镖店。”此时岸上车夫人等，满全回到万胜镖店，候等二位达官。达官说：“用不着镖船，每人二两，撤跳起锚。”船家忙问：“达官爷，咱们奔那里去？”不知焦雄说些甚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石锦龙决斗毕振远 神枪焦解围定良缘

话说船家一问焦雄，说奔东海岸，水手说：“必须走南海口。南海口内路东盘龙岛上为首的水寇是巡海苍龙毕振远，大小的镖船不放，咱们是难以过去。

”焦雄说：“不要紧，行到切近，若有水手探船，速来舱中报我得知。倘有水寇来劫咱们船时，我有办法。他只因各路镖行，全不敢走南海口。因此我才将万胜镖行达官请了出来，为是辅助各家，会斗水寇。”镖行伙计，赶紧不言。那马子登、马子燕又细看各船，头一样灯笼不能落下，将各灯笼全查好，白天用镖旗，晚上用灯笼。船到了江心，那就没有湾船之处，那除非是临岸码头，可以靠船。当下船往下行走。万般事全不是力笨干的。在东江岸上，若是有人用树枝搭在一处，用绳子一结。这时伙计喊镖荡子，必须冲东面喊，那就是吃水面的水寇，他们的记载，人在东边，他们结在西边，人在西边，他们就结在东边。夜晚分香头，白天是用草梢树梢。各行也有各行的规矩，隔行如隔山，这也不在话下。

话说石锦龙他们这些船只悬挂整齐，开船前进行顺水飘洋，昼夜行走。达官水手人各一班，分出白天跟夜间来。未曾换班先表明，比方说是六百名水手吧，四个达官，两位达官带三百人为白天，那两名达官为夜间，自然就带着那三百人。白天有甚么事，全归这二人管。天一黑，那就归这二位达官负责，带着人查点东西物件，派人注意。镖船之人，各个全是精明干练。夜间两达官，是船头一位，船尾一位。这三百名水手，左右每面一百，各穿水衣，手中提着军

刃，前面五十名，后面五十名。将桅杆的旗子撤下，换上灯笼。船头有座位，达官坐在那里，左右有伙计。走在中途，东江岸有记载，东边这个伙计喊镖荡子；西边若是有了记载，那就归西边这个伙计喊镖荡子，黑白天全是一个样。

当时他们大船一直往下走去，路上吃喝不短。中途路上，看见岸上有集镇，那时乘飞豹舟，前去购买一切应用的东西物件。他们镖船往前行走，非止一日，这天来到一地。伙计说：“达官爷，您顺着我的手瞧。那远处那座山岛，便是盘龙岛的山寨。”焦雄、石锦龙说道：“来呀，伙计们，你们大家那一个认识那个岛呢？”有一个水兵说道：“我认识。”石锦龙说：“是不是盘龙岛呢？”伙计说：“正是那岛。”石锦龙说：“你跟哪路达官来过？”伙计说：“我跟南路达官来过，去上金家岭，乔装打扮，改作行船，才渡过此岛。凡是桅杆白天挂镖旗，夜晚挂灯笼的船只，保镖的项长三头，肩生六臂，从此经过，也是不行。行船没有镖旗，桅杆矮那倒成，人还得没有镖行的打扮，才能将全船的东西渡过金家岭。”他们大家从远处一看那岛上，很是威风，真是青山叠翠，玉水长流，波浪滚滚，真是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望空无影。天乃是一口空气，天上蓝光，与地上水，两相映照，成了一个天水相连，无边无岸。坐船不惯的主儿，一眼看不到边啦，那时就要晕船啦。生人再遇见坐船，有几句要言，请阅者切记，挨着自身旁边放着一碗茶水，船是稳的，那水是纹丝不动，那人就不能晕。书说正传。那船往前行走，忽见上首有一打鱼小船，四名水手。瞧这只小船，非常的快，越过大船，直向前面而去。早有镖行伙计看见，连忙说道：“达官，您看方才过去的是山上的探船。”石锦龙说：“我知道。等他们第二只探船来到，你再报我知道。必须有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办法。”两名伙计点头答应。焦雄命使船的多加注意。水手忙将战船摘下，跨在麻洋船左右，这船仍然往前行走。天到平西，相离海口很近，那岛上一片锣声。石锦龙忙叫预备了。

不言他们这里。且说那只探船回奔海口，来到了盘龙岛水寨竹城。探子取出一个铜牌子，上面注写着龙安镇的探船，盘龙岛的远探子王功，外号闹海虾米，往里一递。守城兵卒看完，竹城大开，下面滚龙挡撤去，滚网卷网挂好啦，小舟才进水城，到了里面。王功弃船登岸，急行如飞，来奔大厅，禀报毕大王知晓，说道：“今有京都临安城南门外兴顺镖行，三只大船，一只麻洋大船，满载货物，随行有战船一只，飞虎飞豹随行，船上镖旗无数，分出青黄赤白黑，红白紫绿蓝，甚么颜色全有。小的特来禀报。”毕振远说：“来呀。闹海魔王焦豹，快去鸣锣聚将。巡海白猿焦明，快将兵船预备齐毕。”上面焦豹抄起一面铜锣，站在屏风门以外，打起锣来。声音焦脆，借着山水之音，震得全

水面全听见啦。兵卒一听，急忙来到大厅之外，排班站立。焦明抄起木铃，梆梆的一声，那各路的水手连忙聚集兵船，上岸问首领用多少，焦明说：“和小战船要四百只兵船，每船上十个人。”旁边有人答言，说道：“二位首领，兵船上镇角何人代理？”焦明说：“分水骆驼姜续，闹海江猪姜环，二人代理。外预备麻洋船四只，全是有名的寨主，或是水面上能征惯战的战将。”少时船只齐备，大家一齐上船，船只冲出海岛，便将海口闸开啦。闹海魔王焦豹，坐上船，出海口来打探，焦豹乘一只虎头舟，停住了船。那毕振远在大船上等候回音。按下不表。

且说焦豹，船到了鏢船前头，停住了船。那马子江说：“兄长，您看对面来的这只小船，有一人站立，往这边观看。”看他船离切近，那小船摆了头啦，离着鏢船也就在两丈开外，那船上的水手，便能看清楚船上的是甚么货物。因为他们也是有师父，另有一个传授。时常有人说，从隋唐往上，没有做贼的。其实不然，在列国时代，孔夫子周游列国之时，就有这一门。那位说，应当供哪位祖师呢？原来他们的祖师，也是侠客剑仙一流，列国时候供的是东方朔，绿林全供金眼毛遂。二十四家仙洞，捉不住毛遂，海外之仙、大罗神仙，也挡不住东方朔。因此他们做绿林的，分出门来，哪门供哪位，另有分别，诸行全是一样。俗语说的好，养家一样，道路不同。以现在说吧，而今天桥那个地方是一个繁华之地，甚么样的人全有，真有一看见人的行走，以及身上有无尘土，便可知身上有值钱的物件没有的人。闲言少叙。当下马子江一见这个小船，往后绕了去，他连忙在暗中跟了下来。见那个小船，围着大船绕了一个弯儿，马子燕自知是探船无疑，自己连忙将桅杆子的鏢旗落了下来。子登说：“贤弟你看桅杆上。”焦豹一听，这不是叫他们伙伴看啦，这分明是叫自己看啦。又听他说道：“你们可知我等请来能人，要为破这海口而来，任凭你们为首的项长三头，肩生六臂，也得叫我们从此经过，你们也不看一看，你们岛前有多少无头鬼！”焦豹一听，好大口气呀，自己也不便与他们致气，反正有你们两下里的事情在。这才催小舟，冲进海口，来到水寨竹城以内，禀报大寨主知晓，说明多少只船，以及鏢船上的旗子无数，各色各样全有，船上值钱物品，实有敌国之富，漂尘太密。说白话就是风飘来的尘土，路尘就是在道上受的土，海呢，那就是在海中冲的船浪。毕振远当时乘坐一只飞虎舟，刚然拨过来，便问道：“鏢旗何在？”焦豹说：“他已将鏢旗掩下，避到船舱。”毕振远一闻此言，气往上撞，便叫战船侍候，又问道：“那落旗之人，口中还说些甚么？”焦豹一闻此言，连忙跪倒，口尊：“是，大王啊，这只船可与别家不同，船上是否黄缎的鏢旗，还是做过皇差。大半这个达官，在大廷有差事。您可酌量情形。”毕振远说：“先将鏢旗，避到船舱，说甚么言语没有？”焦豹说

：“毕大王，他倒是说来着，可是小人不敢说。”毕振远说：“他说什么言语，快对我讲出，不可隐瞒一句。”焦豹心中所思，船上这只镖，上面挂着万胜镖店的镖旗，这些年从未见过，此时忽然出来，不知是何原故？毕振见他不言语，遂说道：“不论他是皇差，或是镖船，我全不怕。那么他们船上有多少达官。你可知晓？”焦豹说：“那战船上，各样镖旗全有，大半达官也许少不了吧。”毕振远一闻此言，心中暗想：如此说来，大半是少不了。不过不知道是谁为首？便乘跨战船，离开水寨竹城，来到外面，一直来到南海口。随行的船丁，往两旁一分。对面镖船一分，也冲出一只战船来。

船到江心，马子江站在船上往对面观看，有一家水寇，年约五十多岁，身高九尺开外，细条身材，面如蟹盖，抹子眉环眼努於眶外，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戴月白布扎巾，月白布的剑袖，青布底衣，脚下鱼鳞洒鞋青袜子，青布裹腿，掌中一条五钩神飞枪。马子江急忙禀报二位达官说：“有水寇，已将船道碴严。”石锦龙、焦雄二人一听，不由气往上冲。石锦龙心中所思：此贼不可轻敌，遂将周身收拾俐落，外罩大氅，转身形往外，冲过一只虎船，将战船冲到江心。两下对了面，毕振远一见，对面这位达官，身高七尺，细腰扎背，年约四十开外，黄脸膛，宝剑眉斜插入鬓，一双阔目，光华乱转，狮子鼻阔口，大耳相衬，头戴紫缎色，八棱壮士巾，窄菱条斜拉茨菇叶，顶门一条黄绒球，突突的乱跳，上身穿紫缎色绑身靠袄，蓝缎色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黄丝鸾带煞腰，双打折蝴蝶扣，青底窄腰，抖跟薄底靴子，斜披通氅，上绣花儿朵朵。焦雄抱着石禄，在船上一站。他看对面船上有一人，他便大声喊嚷：“老排子，可别拿扎蛤蟆扞，来扎你们爸爸。”那毕振远正在船头，一闻此言，忙往这边船上一看，不由暗吃一惊：他们真有能人。今日大家凑到一处，在海口安下敌国之富的镖船，然后有那善习水性的达官，潜入内宅，将我女儿盗出，你说我还能与他们交战吗？

书中暗表：原来毕振远也有一女，与石禄长得一般无二，今年也八岁，长得黑而且亮，别看他长得丑，后文书她替石禄掌印，实有二品夫人的命宫。闲言少叙，书说当下。二人一对面，那焦雄忙催小船来到二人当中。毕振远一看，焦雄抱着的小孩，不是自己的女儿，心中不由暗想：哎呀，天下会有这等巧事，正跟我女儿一个样，看此子未满十岁，八宝神光很是满，将来必主大贵，莫若自己将计就计，给他个借水行舟，我将他二人请进水岛，问问此公子是哪一家的？二人要结为秦晋之好，将我女儿许他身旁为妻。这时焦雄说话：“毕大王，我是久仰您的美名。这是我结拜大弟，此人姓石，双名锦龙，名叫振甫，外号人称圣手飞行，大六门第四门的。”又说：“石贤弟，这位四大冷海，南海口盘龙岛，为首的寨主，姓毕，名振远，号叫士雄。”毕振远说：“二

位达官，若不嫌弃于我。山寨太窘，请至山前一叙。”石锦龙说：“毕大王说哪里话呢。您岛内有雄兵百万，寨中有战将千员。我等兵船退吧。”大家这才一齐退回海口以内。石锦龙弟兄二人挂着镖船，跟着他们的船后，也一齐撤进海岛内。到了里岸，石锦龙定睛观看，水岛内威风十足。看这山寨一半天产，一半人工。不怪大家夸水寇，山上果然是十分坚固。船靠了里岸，再看他们那兵船一直正北，又往东拐过去啦。镖船的左右，是一只兵船没有。焦雄抱着石禄，石锦龙、毕振远二人上了岸，顺山道往上走，一直来到大厅。大厅前面是块平川之路，一眼望不到边。房子是八字影壁的形景，北大厅是七间，明三暗六，在大厅东房山往东里去，是五间大房，西房山往西南是五间大房，俱是带廊子的大房，前出廊子后出厦。早有人过去高挑帘笼。毕振远说：“二位达官往里请。”焦雄说：“毕大王您头前引路。”

众人来到里面，将焦雄让到上座，将石锦龙让到下垂首，自己主位相陪。当时有仆人献上茶来。毕振远说道：“焦老达官，我这水岛，在十年以前，派焦豹下山，去请各路保镖的达官，山前一叙。您想如何？”焦雄说：“也可以呀。”毕振远说：“不想他拿贴到处一送，是日竟会没有一位前来。因此我才一恼怒，从此是见镖船就劫，为是斗斗达官。”石锦龙说：“前十年之时，我怎么没见过请贴呢？我那时正在扬州府东门内万胜镖行。我且请问毕大王，前十年您聘请五路达官所为哪般？”毕振远说：“我是请各位来到我的岛内，打算跟大家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焦雄说：“你要有那样的心意，焉有这个举动呢？”毕振远说：“我打算看各路的达官，若有一出头露面之人，我便与他分上下，论高低。不用说我们二人谁还把谁战败，就是我们有平手之时，那时有至友能够解去重围，那时我将竹城紧闭，不准一个兵卒下山。山上粮草，耕种地等，完全可以办理啦。二达官，我所问你一件事。您随我来。”当下焦雄随他来到外边西廊底下。焦雄说：“毕大王，您所问我何事呢？”毕振远说：“您抱着的那孩子，是您甚么人呢？焦雄说：“那是我大弟石锦龙的二儿子，名唤石禄。”毕振远说：“此子今年多大？”焦雄说：“他今天八岁啦。”毕振远说：“焦达官，我有一事拜托于您，您多要美言几句。但不知他是哪门？我二人门当户对，我是外六门第四门的人。我有一小女，与石二公子长得一般无二，我打算与他结为秦晋之好，特意拜托焦二达官代为说知。我情愿与他和平了结，以后若有老少达官，从此经过，我必须请进岛上，摆酒款待。然后某山峰，盘龙岛周围出去二百地，若丢一草一木，我姓毕的包赔。”焦雄说：“毕达官，您听我的喜音。”说完他便将石锦龙请到外边，就将毕振远所说之事，对石锦龙细说一遍。石锦龙说：“二哥呀，石禄呆呆傻傻，我打算令此子横练三本经书法。”焦雄说：“石贤弟，此言差矣。不是咱们姑娘给他，是

他的姑娘给咱们，这不是娶不娶的归咱们吗？这样一来，不少事情和平过去，老少达官，他们全都感谢於您。可以叫他们把女儿带到前面，令小弟观看，我便知分晓。”石锦龙说：“你叫他将女儿，也带了出来，小弟观看。”当下二人回到大厅，焦雄说：“毕大王，您将令爱抱到前面，我们看看。”毕振远当时命人将毕赛花抱到前边。石锦龙一见这个姑娘心中喜爱，他们爷俩就投缘。毕振远说：“姑娘，上前与你爹爹行礼。”毕赛花一闻此言，双腿跪倒，说道：“咱们爹在上。”石锦龙一探兜囊，取出一锭黄金，说道：“你叫甚么呀？”姑娘说：“我叫毕赛花。”石锦龙说：“谁叫你管我叫爹爹？”赛花说：“咱们爹。”石锦龙心中暗想：此女与我儿石禄，长得一般不二。毕赛花说：“咱们爹，这个小紫胖子，从哪来呀？我要跟他一块玩。”毕振远说：“这个小紫胖子，还要打我哪。”赛花说：“我要跟他玩，他就不能打您啦。”毕振远说：“你二人长大成人，就在一块啦。”毕赛花说：“那么就叫他在山上玩吧，我就爱跟他玩。”石锦龙说：“玉蓝，上前与你爹磕头。”毕赛花说：“紫胖子，你干吗给咱们爹磕头哇？”石禄说：“那个黑胖子给咱们爹磕头，咱能不给老头磕头吗？”毕振远探兜囊取出黄金两锭，递与石禄。石禄说：“我不要那么些个。”他嘴里那么说，可伸手接了过来啦，口中说道：“黑胖子，你跟我玩，我把这锭给你。”那毕振远看了看石禄的五官，再一看赛花，这二人久后必定大贵，将来一定错不了，石禄长大成人，必定慷慨大道，仗义疏财，遂说道：“亲家，您府上还有几位令郎？”石锦龙说：“他还有一兄，一共两个儿，一个女孩。”毕振远说：“那位千金今年多么大啦？”石锦龙说：“那女今年五岁，名叫秀英。”他们正在说话之际，那毕赛花说：“咱们爹，可别叫紫胖子走啦，我到后面去啦，跟我这个爹，全别走，叫他们住两天，我好跟他玩呀。”振远说：“好！你快上前，与你伯父行礼。”石锦龙说：“玉蓝，也快去与你二伯父叩头。”石禄答应。这赛花他是随着石禄叫，二人一齐跪倒，口中说：“二伯父在上，我二人与您叩头。”焦雄伸手从囊中取出四锭黄金，说道：“你们两个人，每人拿两锭去吧。”石锦龙说：“你给他们那么些个他们不会花呀。”焦雄说：“不要紧，叫他们拿去买心爱的东西去吧。但不知您这里雇奶妈，是此地人呢？还是外人呢？”毕振远说：“是正北毕家坡的，年供柴，月供米。”石锦龙一听，连忙取出两锭黄金，笑道：“毕大王这里有两锭黄金，作为赠与奶娘之资，请您代她收下。”毕振远说：“好！”遂叫手下人到后面将奶娘唤来，就说这是石达官赠的。手下人答应，连忙到后面，少时将奶娘带到前面。毕振远说：“奶娘，石达官赠你黄金两锭，可快上前谢过。”毕氏连忙致谢说道：“石达官，我婆儿这里谢过您啦。但不知您为甚么赏我黄金呢？”毕振远说便将两家结亲之事一说。毕氏

奶娘说：“我与你们俩亲家道大喜。”石锦龙说：“毕奶娘，你与此女梳洗打扮。”毕氏连连的点头，当时领姑娘往后走。那毕赛花说：“咱们爹，您可别叫紫胖子走，留他就在山上住些日子，我还跟他玩哪。”毕振远说：“姑娘你先上后山去吧。”毕振远跟石锦龙二人谈话，锦龙说：“后山可有我贤嫂？”毕振远一闻此言，不由叹了一口气，遂说道：“我那妻童氏，已然故去了，留下一儿一女，小子叫毕连。”石锦龙问道：“毕连今年多大？”毕振远说：“今年五岁啦。”石锦龙说：“镖行十老大的大爷，我那兄长，在我弟兄未结拜之时，他有一小女，要许配此子为妻，我没头点。如今我二人已然结拜，当终不能结婚啦。”毕振远说：“亲家，您送镖回头时，来我这里将此女带到石家镇，叫她婆母教调此女。”锦龙说：“不必，十年后花红彩轿，来至岛上，不为迟晚。亲家我拜托你一件事。”毕振远说：“有事尽管吩咐，何言拜托两字？有话请讲。”石锦龙说：“打算教此女习学防身艺业。”当时毕振远是鼓掌大笑，说道：“亲家此言，正合我意，我也打算叫她习学武艺。您在此少住三日，过此岛便是严家坨。”石锦龙与焦雄二人答应，便在山上住了些天。这一天锦龙看见他面如垂水，二目带神，有些不悦之色。毕振远临出屋子之时，回头瞪了他二人一眼，石锦龙看他走远，遂说：“二哥，方才您可曾看见他的样子？好像有些不悦之色。少时您对他谈话，探听他的心气如何？不是别的，他山上毛贼草寇很多，若有一个不服气的，我二人便可擦拳比武。因为我久闻他们山上每次截杀咱们镖船，我久有除他们之意，如今有此机会，正可与他一战，水旱两路，任他自便。这样野性质之人，若不把他治服了，他永不怕您。他跟我作了亲，您要将口话问出之时，可以叫他将合山的水旱的寨主、以及喽兵，全在大厅前观阵。我二人是擦拳比武，过家伙，随他调遣。”

焦雄听了，便去找着毕振远，遂说：“毕大王，我告诉您一件事，我那大弟打算跟您在大庭广众之前，擦拳比武，或是空手，或是过家伙，随您之便。”毕振远说：“好，正合我之意。”焦雄说：“毕大王，你二人若是定哪日比武，可以将合山的兵卒战将，叫到大厅，在院子傍边站立，叫他们与你二人观敌料阵。你们二人还是过兵刃哪？还是比拳脚呢？”毕振远说：“较量之时再议吧。”焦雄说看他的脸色，这才省悟。毕振远奔后山，与大众去参酌此事。前庭焦雄来见石锦龙，才说一切。石锦龙说：“二哥，这个事不在我亲家的本身。这内中一定有人从中蛊惑是非。”焦雄说：“大弟，无论水旱两路，只要把他治服了也就得啦，千万不准要了他人的残喘性命。你要治他一死，那时山上能征惯战的人多，咱们可杀不出重围去。”石锦龙说：“兄长，我要将他治服，我要追问前情，他手下的偏副寨主战将，是那个蛊动此事？那时我必要追去他的性命，以解此恨。”焦雄说：“你听我之言。”那日交手比武，工夫不见

甚大，那毕振远来到前面，说道：“焦二达官，明天过午以后，我二人大庭之前，比武较量。”焦雄说：“是啦吧。”当时分别，一夜无书。次日天明，那大庭上，早已连珠炮声惊天。阖山的副战将，以及兵卒，各拿合手长枪短刀，来到大厅头里排班站立。石锦龙与焦雄二人收拾好了，出来一看，人家兵将，早已到齐，全都是小衣襟，短打扮，偏将全是花布手绢包头，兵卒全是青的。焦雄看了一怔。石锦龙忙叫他下山，去将镖行伙计四百八十名，一同叫上山来。那焦雄走了工夫不大，早将这些人带到大厅之前，他们是青绢帕包头，怀抱坡刀，站立一边，大家不住交头接耳。众人说：“这里面情由咱们不知道，就是玩命，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那是赚一个。”

不言他们这里暗中作了准备，如今且说焦雄，一看自己没有拿手的军刃，当时在兵器架子上拿起一条钩连水拐，右手一口坡刀。他们全收拾完毕，大庭里面摆下了酒席，大家入座吃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那焦雄一看石锦龙，面上不变颜色，谈笑自若，再看毕振远也是如此，面带喜容。少时吃喝完毕，吃茶，焦雄说：“毕大王，您多有原谅。”毕振远说：“太客气了。”说完三个人一齐往外。石锦龙说：“毕大王，你我过拳脚？还是过家伙？”毕振远说：“过军刃吧。”说完一齐来到当院。毕振远一看镖行伙计，个个全都有英雄的气色，自己连忙收拾紧衬俐落，将海下胡须结在额下，由兵器架子上拉下一口砍刀来。见石锦龙谈笑自若，长大衣服，他连髻都没脱，头巾也没摘，不由自己心中暗想：这他可是放份。遂说：“亲家，可曾收拾齐毕？”石锦龙说：“亲家我三招已过，收拾不迟。”毕振远一听，心里挂点气，遂上前抬手一晃，迎面就是一刀。石锦龙见刀到，连忙往旁边一转身。毕振远缠头一刀，看石锦龙转身躲过。毕振远前三刀没找人，知道此人必然武艺超群。那石锦龙说：“亲家，我要知道你这三刀这样的慢呀，那我就从来。再说在这三招内，我就可以胜了阁下。如今一招我没还手，你可要知道，我是看在你的名誉高大，我才不肯过招；那二招，我没有还手，那是我看在嫂子份上；第三招是看在我们姑娘份上，不肯与你动手。如今告诉你啦，以后再动手，我可要伤你了。咱们两下对兵刃便了，你要小心了。”毕振远一听，心中有点惧敌，俗语说的好，惧敌者必败。他可有点害怕，因三刀没找着人，遂说道：“阁下名不虚传。我听合山的人言，说您能为出众，武艺超群。”石锦龙说：“亲家请啊，你要容让我可不成。”毕振远说：“亲家你我好有一比，咱们是对头的冤家。”说完捧刀再扎。那石锦龙尚未还手，他一看这一众大小寨主们，各捧军刃发威，心中不服的样子。毕振远左一刀，右一刀，直向前砍来。那石锦龙是十成使出对成，就是跟他施展出来，叫他看上啦。

二人动手，那刀真个是上下翻飞。毕振远一口刀上下翻飞跟刀山一样，石锦龙

施展出八仙战法。那毕振远一看，前后左右全是石锦龙，往哪边送刀，哪边没人。两个人过招也就在七八十个照面，累得毕振远嘘嘘待喘。听石锦龙说：“亲家，我姓石的说出话来不叫你知情，如今我可要出招啦。”此时大众人等一看，石锦龙不限输招，那石锦龙用菱角当中的钩，挂上五节鞭，是半套点穴。说道：“亲家我只要一出招，阁下就得输招。”毕振远说：“你赶快出招，净说不足为凭的。”石锦龙见他刀到，往旁一闪身，用左手鞭一磕他的腕子，右手鞭兜穴门中而去。原来是石锦龙看他刀到，用左手往上一撩，他用眼神一跟鞭，右手鞭一下子，便将毕振远扔在那里，石锦龙连忙一甩五节鞭，盖顶就砸。焦雄在旁，大声喊叫：“大弟鞭下留人。”石锦龙一闻此言，将鞭抽回，说：“兄长，此水寇万不可留。他将女儿许我儿身旁为妻，不知他又受了那个毛贼草寇蛊动是非，又后了悔。今天就可以将他废命，才对。”那山上一众寨主，以及合山喽兵，一齐将军刃抛于就地，大家一齐跪倒口中说：“焦二达官，您给讲情吧！求石老达官手下留情，暂且饶了我家大王性命。他对待我们实有感情。”石锦龙说：“你们大家有一个不服的没有？可以上前来，与我分上下，论高低，较量三合。”大家说：“石达官，您不用说别的啦，快将我大王的点穴破了吧。”说着响头碰地，是苦苦的哀求。石锦龙一看，这些人是这样的哀求，准知他待人公平，不亏负人，慷慨大度，仗义疏财。焦雄说：“大弟，你看在大众的面上，再说你们又是这样的亲戚，千万把他点穴给破了吧。”石锦龙说：“我看在二哥您的份上，我饶他不死。”焦雄说：“这才是啦。你想他要是死了，那姑娘无人扶养，合山的人等，无处投奔。”石锦龙说声：“好！”这才点他左肋，右肋给了一掌，这才解过来。毕振远将刀归入鞘内，一抱拳说道：“亲家您多留情啦。多承焦二达官赏给你我二人全脸，我心中感谢了。”石锦龙说：“小事一段，请不用挂齿。不过我有一句话，要与亲家提。我等走后，千万你要侦查山上，有那俐齿能言鼓惑是非者，可将他挑选出来，枭首示众。阁下要佛心面软，那时要将他赶下山去，可晓得将来不久必有大祸临头。”毕振远说：“是，谨遵亲家之言。”石锦龙一看大众人等，真有变颜变色的主儿。毕振远心中暗想：我二人过招，人家不出招，一出招，我就甘拜下风，如此看来，还是自己不是他人的对手哇。焦雄在旁说道：“毕大王，您想我大弟能为浅薄，他能掌八路镖头吗？”毕振远说：“是，那是当然。你们老二位可以在山中盘桓几日，再走也不迟。我山上若有料不到之处，您二位可以指教一二，小弟我是惟命是从。因为小弟在山上执掌生杀之权，我的山令不严，难以束缚他们。您二位在上，可以辅助我，替我调动调动。”石锦龙说：“亲家，等我二人送镖回头，可以帮您重整山寨。”毕振远说道：“但不知这支镖，送到何处？”石锦龙说：“送到您这正北严家坨。”毕振远说

：“可是那首户财主严春吗？”石锦龙说：“不错，正是此人。”毕振远说：“严春可在鏢船之上？”石锦龙说：“正在客船。”毕振远说：“待我亲自登船拜访。”

当下哥三个下山，来到客船。船上马子江看见，连忙往里回禀说：“严掌柜的，又有盘龙岛毕大王，亲来拜访。”严春一听毕大王，不由心中暗想：他与我是正邻，自己必须出迎。连忙出了船，遂说：“毕大王，小可怎敢劳动大王前来。小可在都京作事，不常从岛前经过，所以未能拜望。而今我是发财回家，前场我来过一次，登山拜方，给您送点重礼，您可曾见着？”毕振远说：“甚么重礼？一共是多少呢？”严春说：“礼物倒不多，千里送鹅毛，礼轻人物重。不论多少也算是我的人心，也算是我严春有街坊的义气。毕大王口出不逊，非要劫我鏢船。我船支入一水岛，竹城上卦，这是何故？”毕振远说：“严员外，这可是我毕振远亲自跟您说的吗？”严春说：“您倒是没跟我亲自说明，是您山上一位远探子，此人姓焦名豹，外号人称闹海魔王，是他对我言讲。”毕振远说：“您往我山上送礼物，一共价值白银多少？”严春说：“价值白银五万。我给山上小姐，买的玩物，不计其数。”毕振远说：“严员外，您是咱们邻居。那货物送来，有何凭据呢？”严春说：“是我赠送您的物件，全有我的姓名，有点金器，以及绸缎，那上面全有严春赠品四个字。”毕振远说：“您赏我的全脸，咱们要问焦豹。二位达官，到我山上打这个指对。您可以赏脸？”严春说：“我想求毕大王你我二人相见，能将里面详情由说在当面，不能听人家在旁边鼓惑是非。”毕振远说：“严员外，我要跟您领教一二。”严春说：“有甚么事？请说详细。”毕振远说：“有一严占方。”严春说：“那是我一位伯父。”毕振远说：“我有一位婶娘，乃是那里的娘家。”严春说：“不错，我伯父有一子，是我兄长，名叫严奇。他从岛前经过，出门在外，到如今此人是杳无音信，不知生死存亡。”毕振远说：“这个人如今还在山上。”严春说：“我到山上，观看我那兄长。”毕振远说便领焦雄、石锦龙、严春，一同上山。石锦龙说：“亲家若侦查出来，可算真赃实犯，可不能轻饶于他，那时无论男女，一齐斩杀。我想此事，必是那焦豹所为。那时若查明了，在大厅之上，连与他伙同一气的主儿，一同捆绑，砍去人头。若是这样的一办，一来压住合山的口舌，二来免去是非。”焦雄说：“毕大王，我有一友，名叫毕通，不知是您本族不是？”毕振远说：“不错，有这么一个人，他正与我同族。要有他人在山上，虽然他武艺浅薄，他的山令最严，那时他会替我整理山寨。有那各地在外抢劫客船的主儿，就被他给砍啦，致招大家所不满，我才将他赶下山去。现下我二人是不通音信啦。”焦雄说：“我多时未见着毕通。你二人执掌水岛，水寨竹城以里，为毕大王所执掌。竹城以外

，归他人调遣。那时扶保水岛高枕无忧。”

说话之间，大家来到山上。毕振远当时叫手下人巡海夜叉姜旺，手执铜锣一面，站在二门之外，鸣锣聚众，将合山的寨主全行叫来。姜旺答应，连忙出了厅，各处搜找，他所带二十名喽兵，十个拿绳子的，十个人怀抱鬼头刀的，拿着毕振远的山令，由大厅往东向各处找去。直到闹海魔王焦豹的住所，上前叫门。里面有人问道：“是谁叫门？”姜旺说：“现有大王爷的山令，派我各处搜查。”里面之人一闻此言，连忙将门开了，说道：“姜寨主，我家寨主说过，不叫您往里搜找。”姜旺说：“他说不成，现下我有大王爷的山令。你要不叫我找，那就无私就有弊了。你不让我搜，我可先把你绑上。你姓甚么呀？”这人说：“我姓张，名张燕。”姜旺说：“你且闪开。”张燕往旁一站，姜旺便带人走了进去，到了东西里间，以及东西掖间，并没有甚么私货。他又用刀往各墙上磕一磕，并没有夹壁之墙，又用脚一跺地，原来下面有地板。连忙叫进四名刀斧手来，将地板撬开，往里一看，有三尺长，二尺六七宽的箱子，不计其数。他注意一数，一共二十二只，在那各箱子盖上，全刻着字，上面注写着东海岸严家坨，当中四个大字，是严春赠品。看明白啦，便叫十名刀斧手在此看守。他又将东西配房一看，那两下里全有地板，下面全有物件，这才吩咐手下人，将张燕绑了，便将他带了回来，当时交到大厅，回禀了大王。毕振远一听，遂说：“严员外，您跟我到左山查看一番。那些东西，是您的不是？”严春答应，当下跟随来到山左一看，正是自己送来之物，一丝未动。毕振远说：“严员外，您这是几时送来的礼物？我是一概不知。”严春说：“在一个月之前，我派人给你送来的物品。”毕振远点头，他便在各处搜找。这一片山上，除此之外，他处并没有甚么私弊。当时一怒，便将焦豹及手下十一名，通盘绳缚二背。焦豹说：“毕大王是我在山前与您办了甚么事啦？您将我十一名一齐上绑。”毕振远说：“焦豹，我山外邻居，以及我山外的至友，你胆敢与我弟兄拆散和美，独吞重礼。你又累次鼓惑是非，隐藏重礼不献是何道理？”问的焦豹是闭口无言，立时令人鸣锣聚众，上至寨主，下至兵卒，一齐来到大厅之上。毕振远命人一敲锣，压住了人声，遂大声说道：“你们这十名兵卒，可是休怨我手狠心毒。上自寨主，下至喽兵，大家全知道你们这十一个人所作不法，斩者不冤。来呀！将他们十个人推出斩首。”有人过来往外就推。十个人连忙说：“大王爷饶命，您千万饶我十个人的性命！我们家中全有人口，再说这次是他出的主意。我们不敢违背于他，我们要违背于他，当时他能杀我们。”毕振远说：“我且问你，他在山上杀过几名兵卒？有人说：“上回有一个姓李的兵卒，名叫李忠。焦豹抢一年轻的少妇，李忠要回禀您，没容他来到屏风门，那焦豹将他追回住所，一刀斩首。”毕振远说：“离现在有多少日

期？”兵卒说：“连十天都不到。”毕振远说：“来呀将焦豹绑了。”当时有人过来将他绑了。毕振远说：“把他们十个人的绑绳撤下吧。”兵卒过去将那十个兵卒绑绳解开。那十个人出去工夫不大，立时将李忠的死尸抬了来。毕振远一见死尸，连忙上了高凳之上，用木棒一敲锣边，众人压住了言。毕振远说：“来！将他们十个人还得上绑。”有人过去又将他们绑了。这十个不住声的苦苦哀求。毕振远说：“来呀！先将刀斧手唤来。”少时有人传出话去，六十名刀斧手来到，毕振远说：“你们这十个人，不是我斩你们。皆因焦豹有话，你们才与他通同作弊，惧怕焦豹。”又说道：“焦豹，想我毕某对于你，敢说不薄。山上我可以掌你生杀之权，你胆敢无故杀人。这十个人，每面五个人，将焦豹放到当中，去见寨主，下至兵卒。外面有镖行人等，拜访于我，音信不往山上回禀于我，违背我的山令，死在乱刃之下，别说我姓毕的，意狠心毒。”遂叫手下兵李洪，随着张九风，巡海夜叉姜旺，闹海白猿焦明，“与我将焦豹剁成碎肉，以正我山令。他死在乱刃之下，屈他不屈？焦明啊，你兄长作事，他独吞重礼，误杀李忠，我要不给这个李忠雪仇恨，这个山上谁要跟谁有仇，那就更无法睁眼啦。再说，没有我山令，意敢私自在山口之外，抢劫船只，这不是给我毕振远栽赃吗？”焦明说：“我兄长他死在乱刃这下，据我想他是不屈。”毕振远说：“他死了不屈？”焦明说：“不屈。”毕振远说：“好！既然不屈，来呀，给他个乱刃分尸！”焦豹死后，不知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回 毕振远访媚走四方 二龙口揭榜擒贼寇

话说上集书中，说到毕振远要将焦豹乱刃分尸，这条令下，当时这些刀斧手，一齐动手，少时便将他剁成肉泥烂酱。早把他手下十个人，吓得浑身乱抖，有人便把焦豹碎尸抬出竹城以外，便扔在水中了。焦豹死者不屈，赃证俱明，死而无怨。毕振远下令放了这十个人，派他们到处去搜找，十个人遵令，到了焦豹的住所，先将东西间的踏板都撬开，将严春的赠品，一齐起出，抬到大厅之上。又将他私自在山外所劫的银钱，便一齐给大家分散了。焦豹的住所，便叫焦明代理一二。兵卒通同散去。毕振远说：“以后那一个人私犯山令，可以先报我知。倘若是在私下害伤一兵一卒，被我知道，我可将他剁成肉酱，与那死去的兵卒报仇。”此时是合山的寨主喽兵，俱都点头。毕振远这才令大家一齐散去。焦雄、严春、石锦龙向他告辞。毕振远率领众人一齐送下山来，毕振远说：“多承亲家教导于我，以后我决定整顿，再有犯法之人，我是一定斩杀不饶。”石锦龙说：“那是一定的，我告诉你一声，你可小心紫云观的观主，他要是来到岛上，那时恐怕亲家的首级难以保住。那位剑仙，他来无踪影，去无形像。”毕振远点头称是，遂说道：“您将这支镖船送到严家坨，从

海岛前经过。可千万的将此女带走。”石锦龙说：“不必，容等此女长大成人，那时我儿他也成人，到那时候，再行迎娶，好与他二人拜堂成亲。”毕振远一想也对，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出相送。早有人将竹城门大开，又将绝户网拉起，船冲出水寨竹城，到了近岸。焦雄石锦龙带着石禄，护着镖船，从此告辞一走。船到东海岸，严春下船登岸，口中说：“二位达官，在此少等，容我去去就来。”说完他便回到自己的庄内，叫手下家人严荣、严安弟兄二人，带领长工月工人等，套车辆备马匹，一齐来到岸上。将船上东西物件，卸下镖船。焦雄从身上取出单帖，查着软包等，一共是八十四件，完全交代了严春，令他查点明白，不缺不欠。严春说：“二位达官且慢，我这里还有两件，请您带回，送给他们水旱夥计以及车夫人等。这两件赠送给达官爷。你们老二位回到镖店，多多代话谢谢蒋老达官的美意了。容等我在家收拾已毕，必然到镖行拜访列位。”焦雄说：“这倒不必。”当下石锦龙大家辞别了严春撒跳起锚，又将镖旗取出，挂成桅杆之上扬长去了。

按下不表。如今且说毕振远，他在水岛里面，从此便传授姑娘武艺。自己独出己见，给姑娘又请来文学先生。毕赛花文武全才，长得是外拙内秀，水旱两路精通。一口锯齿飞镰刀，左右手会打袖箭，左右胳膊会打盘肘弩、紧背低头弩、铁蒺藜，回光返照套魂锁一条，是败中取胜。年沉日久，姑娘长大成人啦。听见来往的镖船达官所说，石禄在外边成了名啦，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横练三本经书法，发出自己的本心，反对莲花门。好打路见不平，能为高大，武艺超群。逢山扫山，遇寨灭寨。毕振远不由心中暗想，姑娘如今已然二十有八啦。我那姑老爷石禄，他也二十有八了。一眨眼就是相别二十年，我那女儿二十岁以外。山上连兵卒带寨主，与我知道的，与我不知道，已然斩去无数。从打此女成人，在东海岸一带，名震四外。我那姑老爷石禄，在外也是名扬四海，好比皓月当空。我毕振远年过花甲，没能作那不才之事吗？想当初倒退二十年前，我托焦雄亲自将她许配石禄为妻。自他走后，转眼二十年，杳无音信，真是令人心中难过。自己越想心中越难过，日子一多便忧虑出病来啦。后来他看见自己面上带了病容。毕连一见，连忙问道：“老人家，您面上带着愁容，所为那般？”毕振远说：“儿呀！只因你姐姐许配那石禄为妻。”毕连说：“爹爹，我姐姐已然有了人家，我怎么不知道呢？”毕振远说：“那是从小的事。那时你二人尚在年幼。”毕连说：“提亲之时，那一个是媒人呢？”毕振远说：“镖行十老，排行在二，人称神枪焦雄。”毕连说：“您先好好的养病！容等病体痊愈，孩儿我会推小车，那时咱们爷三个乔装改扮，多拿金银以及细软的物件，起身前往，访一访他人。先上兴顺镖行，去找我焦二叔，请他同着咱们到石家镇，有何不可呢？”毕振远一闻此言，心中痛快。将主意拿定

，这才叫姑娘收拾那好看的衣服。每人一身粗布衣服，每人两套，应用物件满拿齐。外边备好了马匹小车。上面拴好一个荆条筐，筐里头卧上两个包袱。小车子捆上，应当是油篓子。他们安了一个小钱柜，里边放着是贵重物品，通盘路费，满预备齐毕。乔装改扮，那赛花姑娘已然二十有八，一身粗布衣服，绛色底衣，青布的大鞋。爷三个从此要动身，将山寨之事，完全交与巡海夜叉姜旺代管。临行时嘱咐他，说道：“姜旺，我走后若有犯山令之人，你可千万的要管。”姜旺说：“您要上哪里去呀？”毕振远便将就亲之事细说了一遍。姜旺说：“您将合山寨主喽兵一齐叫齐，当着大家，交派于我，那时我可以代头来管他们。若有犯山令之人，我能将他们推出去问斩。”毕振远一听很对，这才叫姜旺鸣锣聚将，上自寨主，下至喽兵，少时满都来到厅前。毕振远说：“你等大家将话听明，如今我父女爷三个，有事下山，将山中生杀之权完全交与姜旺代理。哪一位不遵他令，就如同违背我一样。若有犯山令之人，推出问斩。后山之事，完全并与巡海犬王保。”又叫毕赛花嘱咐好了两个丫环，另外有一仆妇。”姑娘说：“爹爹依女儿之意，你可以预备一只小船。将他们三个人，送到山后毕家小坡去住。恐其他他们走后，出了甚么意外别情，那时与咱山上名誉有碍。”毕振远一听很对，这才叫仆妇带二丫环，各自收拾好了应用衣服，每人给了纹银三百。他叫王保备了小船，送他三人前往毕家坡。毕振远将山上事情交派已毕，这才由山上起身。父女三人弃舟登岸，此时那姜旺率领大家一齐往外相送，彼此分别。

毕振远父女到了岸上，姑娘坐在车上，毕振远在前拉着，毕连在后边推着。父女三人直向临安城而来。一路之上无事，饥餐渴饮，夜住晓行。这天来到临安城兴顺镖行的门前，将车停住。毕振远来到门前，说声：“辛苦诸位。”当时出来一位老者问道：“您找谁呀？”毕振远说：“我找焦二达官。”老者说：“您来的可不巧！这是一座空房，就是我与四个夥计看房，他们大家上了何家口啦。”毕振远说：“这个何家口在哪里？”老者乃是店里先生，名叫郑明，遂将何家口的地方告诉了他。毕振远一听，只得带了一双儿女，爷三个从都京起身，赶奔何家口。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非止一日。这天来到何家口的西村头，一看有许多的兵丁乡勇把守村口。毕振远说：“毕连！你们姐两个在此稍候，待我上前探听探听。”毕连说：“是。”当时他一人来到西村头，说道：“诸位老乡，贵宝地是何家口吗？”兵卒说：“不错！正是何家口。”毕振远道：“这里有位首户，此人名唤分水豹子何玉，可在此处住？”兵卒说：“那是我家大庄主。”毕振远说：“劳驾你给往里回禀一声，就说有毕振远前来求见。”兵卒说：“您在此等候。我们这里有二位首领，待我与您回一声去。”说完转身往里，来见姜文龙弟兄一说。文龙一听，连忙随着

他来到西村口。姜文龙一见是位老者，自己不认得。见此人身高九尺开外，年迈苍苍，往脸上一看，面如蟹盖，花白的扫帚眉，大环眼努於眶外，须发皆白。头蓝布贴身靠袄，头蓝布底衣，登山道鞋，蓝袜子花布裹腿。姜文龙一看不认得，连忙问道：“这一位老翁，您找谁呀？”毕振远说：“贵宝村是何家口吗？”文龙说：“不错。”毕振远说：“有位庄主姓何名玉，人称分水豹子，可在此处住？”姜文龙说：“不错在这里住。那是我的姐夫，此人已然故去了。”毕振远一闻此言，不由颜色更变。姜文龙问道：“老者您打听的庄主，有事故吗？”毕振远说：“此人故去啦。您与我请出他的家人，我有大事相求。”姜文龙说：“何玉是我姐夫，现下庄内无有人啦。只是我弟兄二人看庄，我也不好把您请到庄内。”毕振远闻言一看，这村口有许多的村兵把守，各抱军刃，准知道这里有事，便问道：“您贵姓呀？”姜文龙说：“我姓姜，名唤文龙，名号人称双枪将的便是。”毕振远说：“您的祖居？”姜文龙说：“河南姜家屯。”毕振远说：“我跟你打听打听，有镖行十老，可在此处？”姜文龙说：“那十老与我姐夫报仇去啦。”毕振远说：“上那里报仇去啦？”姜文龙当时将何玉受贼人一镖三刀、去西川报仇之事，细说了一遍。毕振远一听，连忙问道：“十老之中，可有焦二达官神枪焦雄？”姜文龙说：“我那兄长正在那里。”毕振远一抱拳说道：“姜贤弟！你好好看守村庄，待我也追奔西川。”说完回身就走，来到小车近前，说道：“毕连呀！咱们爷三个出来拜四方来啦，就为你姐姐终身大事。”毕连说：“那可无法，咱们爷三个就得到西川找着我焦二叔，您就不用着急啦。”毕振远拉着小车，毕连推着，姑娘可在车上坐着，爷三个由此动身，官行大道，一直正西。走在济南的城西，遇见一个打柴的老者。那老者看见，他须发皆白，这大道又分俩股走。便问道：“这位仁兄，你们是上哪里去呀？”毕振远抬头一看这位柴夫，须发已白，粗眉阔目，狮子鼻，四方海口，面如古月，大耳朝怀。身穿头蓝布贴身靠袄，头蓝布底衣，腰结一条绳子，青鞋白袜子，肩上扛一条扁担，上有绳子，手提板斧。长得慈眉善目。遂问道：“樵哥！你打听道路吗？”樵夫说：“我是本地人，倒不用打听道路。那车上你们是全家吗？”毕振远说：“不错！那车上是我的女儿，推车的是我的儿子。”樵夫说：“这前面有个二龙口，你们走南边。可千万别走北边，因为那边是股背道，松林特密，歹人不少。”毕振远说：“是股背道，还有甚么意外吗？”樵夫说：“若是保镖的达官，从此经过，也得出事，不短有断道劫人之事。”毕振远说：“这位仁兄贵姓大名？”樵夫说：“我的家就在这正北张家屯住，离此地不足三里地。”毕振远说：“济南的知府，是清官还是贪官呢？”樵夫说：“到是清官。”毕振远说：“既是清官，他怎么不管这里的事呢？”樵夫说：“这伙子人，全不是本地的人，也

摸不清他们全是哪里来的，游行不定。衙门派人来，他们早就远走啦。府台大人因为他们贴堂谕，因为府里无有能人，府台大人恨之刺骨，就是拿不住他们。那堂谕上写得明白：回汉两教，僧道两门，男女老少无论何人，要将此寇捉住，赏纹银二百两，另外赏官衔一份。”毕振远说：“甚么官衔？”樵夫说：“堂前的大班头。”毕振远说：“此贼姓甚么呀？”樵夫说：“您若问呀，我可是也姓张，我叫张顺。您一到北门打听樵夫张顺，没有不知道的。此贼可也是姓张，外号人称海底捞月，手下有二十多名人等跟在此地。”毕振远说：“张顺！此时若是有人能把那贼除了呢，又当怎办？”张顺说：“若有人能将此寇捉住，送到府衙，知府上堂一问，只要是他，决定有赏。”毕振远说：“那时必须也叫我上堂打质对，还是跟他打一面官司呀？”樵夫说：“不用！那时谁捉住贼寇，府台大人赏谁。您只要把他拿住，那算您给这一方除了害啦。”毕振远说：“待我全家到那里看一看，他作官若清，我自有道理。”张顺说：“我敢作保！官若不清，您可以将我全家斩首。”毕振远说：“这位贤弟，你休要拿我全家当行路之人，我全家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到处行善，好打路见不平。我若将此寇捉住，府台大人可得有赏。”张顺说：“有赏！”毕振远说：“要是到了张家屯打听你，可有人知道？”张顺道：“那是有人认得，您要跟人一问，赶巧了或许指给您是那门。”毕振远说：“好！那么你就在家听信吧。”遂说：“姑娘你把咱们那军刃预备齐了。”赛花答应，便将三个的军刃拿出，预备手下，又用铺盖压上。毕振远说：“樵哥！倘若我要治死几名山寇，还有甚么舛错吗？”张顺说：“别管您治死多少，只要有军刃，府台大人一见，准知道与您交手来着，死多少也没关系。只要将他们打尽，可千万必须把那为首的拿住。”毕振远说：“说定了！”

当时爷三个一直往正西，来到了二龙口。走北道，一进北道走在正居中，那两旁正走之间，忽听树林子里呼啦一声，东西的人全出来啦。毕振远装作不知，忽然正西有人说话，说道：“！那个老头，你的小车，别往前进啦！”毕振远也不停仍然往前走。前边有一人说：“你怎么不停住哇？毕振远便站住了。毕连也坐在车上啦。毕振远一看，对面这人，平顶，身高八尺，胸间平膀背宽，精神足满。面如淡金，半截眉，三角眼，蒜头鼻子，翻鼻孔，大嘴岔，大耳相衬。花布手巾缠头，前后撮打拱首。蓝布的靠袄，蓝布底衣，登山用的鞋青袜子，花布裹腿，青抄包煞腰。右手提着一口鬼头刀。遂问道：“拦我的去路所为那般呢？”那人说：“你们是干甚么的？”毕振远说：“我们上西川投亲，从此道过。你们是干甚么的？”那人说：“你要问，这是二龙口。正道你不走，偏走背道。”毕振远说：“背道也许人走。”此人说：“你要走背道，你们有买路的金银吗？”毕振远说：“你们要金银，我倒是有的是，大半还用不

清的。你贵姓啊？”此人说：“我姓李名玉，登山豹子便是。你是谁呀？”毕振远说：“我乃无名氏，买路的金银倒是有，你可拿不了去。”李玉说：“我乃山寨一个小头目，谁的钱我也能拿。你想我若拿不了去，在此处作甚么呀？”毕振远说：“小辈，你两只瞎眼，不怕你断道劫人，可是你也得看看我是作甚么的呀？你浑迷了心眼，没看出你家老太爷是干甚么的。”李玉说：“这一老翁，也不是我说，不用说你有多大能为。既然从此过，就得花买路的钱。我看你也是善财难舍。”毕振远说：“地上画三个圈，你拿刀砍我。若是砍着我，那算你成。”说完站在当地，左腿站好，一转湾，便用右脚一画，成了一个圈，那李玉一见，举刀上前搂头就砍。毕振远往后一倒步，飞起一腿，正踢在他脉门上，刀就飞啦。李玉一见不好，转身就想要走，毕振远横着一百灵腿，当时把他摔倒，过去便将他捆上。赛花一见，忙叫道：“爹爹呀！咱们把他炖了吧。”这本是行话，就是把他杀啦。毕振远说：“不用那样，大小给他留点记号吧。”说完毛腰捡起他的刀，左手一提他耳朵，‘哧’的一声，便将耳朵给拉下一个来。毕赛花赶紧收刀。那李玉一听，准知道是江湖人，遂说：“这位小姐，您家住那里？姓氏名谁？”赛花说：“你不必打听，你们为首的是谁？”李玉说：“为首的姓张名茂，名号人称海底捞月。您报出您的真名真姓。”毕振远说：“我是无名氏，你少要问。不过今天你们拦路打抢断道劫人，也不看一看我是甚么人。”李玉说：“我劫道还管你是什么人。”毕振远说：“难道说，你们还要钱吗？”李玉说：“这位老者，你既然要说出行话来，阁下必有名姓。报通你的名姓上来。”毕振远说：“你不必问我的名姓，你是为首的吗？”李玉说：“我是二为首的。”毕振远说：“你们总万儿是何人？”李玉说：“姓张名茂，海底捞月的便是。”毕振远说：“好！那么你把张茂叫下山来，我与他讲话。”李玉说：“你我必须过招，再叫大寨主不迟。”毕振远说：“你乃是一个无名之辈，还用跟你过招吗？我一说出名姓，能吓出你一屁屎来。”李玉说：“我也不致於那么小的胆呀。”他说到此处，猛然往前一扑身，举刀就砍。毕振远一看他的刀来啦，往下一坐腰，使了一个左百灵腿，将刀踢飞。李玉转身要走，毕振远横着一抽腿。李玉再躲，那可就躲不及啦，便翻身跌倒。毕连上前揪住左腿一转，那李玉便爬伏在地。毕连用绒绳丝莺带，将他捆上。毕振远说：“姑娘给这小子留点记号。”赛花过来拾起他的刀，将他左耳削下。趁着血热，反着给他贴上啦。此两旁的呼哨子，是连声响亮。工夫不见甚大，东西来了三四十名兵卒，手中各拿着明晃晃的刀枪，往这边而来。毕连一见他们人来啦，便将李玉提到小车旁边。毕振远说：“你们哥两个把兵刃预备好了，咱们与他等一决胜负。”说完他毛腰拿起这口鬼头刀，刀上的血渍，还没干呢，遂对李玉说：“你们大头到了，你指给我，我自有

法子对待他人。你们这些无名小辈，也要问我名姓。”说话之间，由正西如飞来了一人。看他平顶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往面上一看，煞白的脸面，半截眉，大环眼，蒜头的鼻子，小嘴岔，小元宝耳朵。头戴青布紫巾，青布衬身靠袄，青布底衣，洒鞋蓝袜子，蓝抄包煞腰，紧衬俐落。掌中一条勾连枪，双手提枪来到近前。大声说道：“对面的老儿，报通你的名姓！”毕振远说：“小辈，你先通报名姓，好在你家老某的刀下作鬼。”那旁姑娘说：“爹爹呀，他们人多，一招可别让。”毕振远说：“姑娘，你看着此贼，别叫他人将此贼救走。”姑娘说：“您自管放心！哪一个不服，就可以上前来。”说着抱着那口锯齿飞镰刀。毕振远问道：“你叫何名？”来说：“我姓李名豹，外号叫连三枪的便是。来啦！上前动手。”说完前把一立，后把一扬，直奔胸前扎来。毕振远一看他是有意来的来扎，枪到啦，忙往旁一闪身，进身就是一刀。李豹抽身再躲，那就来不及啦，只听噗味的一声，人头砍下。那些群贼一见，各个胆惊，暗说：“这个主儿，全死在他人刀下。像你我过去，是白白的送死。”旁边又蹿过一人，口中说道：“老贼报上名来！”毕振远说：“非得见了你们为首的，才能说出真名实姓来。跟你们这些无名之辈，不配说出我的名姓。”那个人说：“你不用忙，我家大寨主随后就到。”毕振远说：“好啦，等他到啦，我再通报我的名姓。你们哪个过来讨死？”旁边这人，平顶身高不满七尺，长得五短身材，面皮微黑，剑眉毛，小眼睛。脸面真是无一不小：小鼻子，小耳朵。紫花布的手绢蒙头，是紫花布的裤褂，鱼鳞洒鞋，青袜子，蓝布裹腿，掌中一口鱼尾刀。遂问道：“问了半天我，你倒是叫甚么呀？”此人说：“我姓蓝名杰，外号人称登山无影的便是。老贼你不敢通报你的名姓，可是我家老员外传我这口刀，为杀那有名的。谁知今天偏遇见无名之辈。”毕振远说：“小辈，你祖居何处？”蓝杰说：“五江口正西，韩县南门外，五峰山蓝家寨。”毕振远说：“要是蓝家寨，我打听一个人。”蓝杰说：“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毕振远说：“蓝氏五杰，你可认识？”蓝杰说：“那是我家员外，焉有不认识之理！”毕振远说：“好！那我看在你家员外份上，饶尔不死，必须将你生擒活捉。”蓝杰上前提手一晃，遂说：“老贼你不是没有名姓吗？我是非杀你这个无名氏不可。”说着举刀往下就砍。毕振远见刀到，忙往旁边一闪。蓝杰一分手，名为凤凰单展翅。毕振远往下一坐腰，刀过去。往回又来个正缠头，毕振远使个铁板桥，躲过此刀，鲤鱼翻身跳在一旁。说道：“你且慢！头一刀，我可没还招，皆因我与你们员外有交情；二一招我还是没还手，我劝你早走，千万别在这里荡浑水，你必须知道退才对；第三招，我还是没还招，人不亲艺亲，你还能逃出武圣人门前这十八个字吗？”蓝杰说：“哪十八个字？”毕振远说：“棍棒刀枪戟钺叉环裆，鞭铜锤抓

拐剑钩镰斧。”蓝杰说：“就这几样啊，人人全知。”毕振远说：“别说你不知道，就连我那五个拜弟也不知道啊！你快束手被擒吧！”蓝杰焉看得起他，上前一刀紧似一刀。毕振远是闪展挪的解劝，蓝杰还是不听。毕振远说：“蓝杰，我给你全脸，你是一死的不听，好不达时务。”这一回他刀又到，连忙一坐腰，横身一腿，蹬在他中脐之上，蓝杰蹿出多远去，遂令毕连过去，便将他绑了。毕振远说：“还有哪个过来？”旁边又过去十几个人，各执刀枪器械，当时便将毕振远围啦，毕振远正在当中走圈，这十几个人，是个个带伤。此时西边有人说道：“列位宾朋闪开了，待我看一看老贼，有多大的本领。”

大家人等往两旁一闪，来者正是张茂。他一看手下人等个个带伤，此人来到近前，一抱拳说道：“对面可是盘龙岛的毕大王吗？”毕振远说：“你认识毕某。”张茂说：“不错，我认识您。”说着上前双膝跪倒说：“我在您那水岛的竹城为首领，您往前倒退一年，您可记得杀了一个闹海江猪李元，小人我那时一见心惊，才乘跨小船私行逃走。”毕振远说：“好！你快起来讲话。你为何跟府台大人作仇作对？”张茂说：“您若问呀，苦不可言。当年我在十字街上打把式卖艺，那府台大人不准我在街上卖艺，他说我明着卖艺，暗中要探道，夜间好偷。他令官兵，逼我太甚，因此我才来到二龙口，断道截人。可有一节，小人我至今奉行您的山令，对于少妇长女，决不亲近。无论年岁多大，我是概不欺压于他。”毕振远说：“张茂，你既然在我山上待过，就得听我之言，不可跟他们胡作非为。你要一意胡行，那你可难免有掉头之苦。”张茂说：“我听老大王之言，您还能给我错道吗？”毕振远说：“你可有妥实的铺保？”张茂说：“有！”毕振远说：“要是有保的话，我可以保举你在府台衙门内当一名班头。多时大人任满，你再回山不迟。”张茂说：“就是吧，您可得容我日期。我将山上的宾朋，寨内的钱财，给大家分散分散，然后再随您去。”毕振远道：“好吧！”遂叫道：“毕连，你随他过去，到他窑口内瞧瞧去。”张茂说：“大家随我来。”那些人说：“张寨主，您这就投降了知府大人，咱们是各尽交友之谊，通盘散伙，你我大家既是一个头磕在地上啦，那也就如此。”内中有个叫王明的，当时说道：“大兄长，您要走光明之路，我王明很是佩服，也打算叫您给我一保。”毕连说：“你是哪里的人？”王明说：“我是青州府南门外王家坨的人氏。”毕连说：“我跟你打听一位老前辈，您可否认识？”王明说：“只要是王家坨的人，无一不知。您说那一位吧！”毕连说：“此人姓王，双名殿元，是左十二门头门的，你可认识？”王明说：“那是我家老主人，焉有不认识之理。少达官，您跟王殿元怎么认识？”毕连说：“我爹爹与王殿元神前结拜。”王明说：“原来如此，那你我就

不是外人了，多求你父子关照于我。”三个人说话之间，一直进了路北一个坟圈子，那里头有坐北朝南的两间看坟房子。一进明间到了里间，是一股地道。王明说：“毕贤弟，你在外边稍候，我下去少时就来。”毕连说：“好吧。”他二人下去，工夫不见甚大，从里面出来男男女女的有二十几名。王明、张茂也跟了出来。大家有拿包裹的，有拿行李的，等等不一。将大家人等一齐带到毕振远的面前。毕振远问：“张茂，他们的银钱，你可曾与他们大家分好？”张茂说：“我已与他们大家分好。”毕振远说：“这十几个人，该当怎么办呢？”张茂说：“也有他们的。”当时解下抄包，每人送给十两。吩咐道：“你们拿此银两，各去做小本经营，千万别断道劫人，再作此事！”大家答应。

正在此时从南边来了一片官人，头前是那樵夫张顺带路，原来张顺与毕振远分别，他进了西门到了衙署的班房，说道：“辛苦班头！”当时那刘头、李头、张头、赵头，连忙站起来说道：“这不是樵夫张顺吗？你又上这里会柴草来啦。”张顺说：“不是。”刘头说：“你不会柴草，你还有甚么事吗？”张顺说：“不错，我有点事。”遂将毕振远父子走二龙口背道，要替府台捉贼降盗之事说了一遍。刘头一听，遂说：“好吧，你在此稍等，待我禀报一声。”当时进里面，来到书房，将此话禀报大人知道。大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亲自落笔写了一份请贴，上面说：“本府张文华，请毕老侠客府衙一叙。只因公事特多，不能亲身往接，请多海涵。务必驾临为祷。文华拜上。”写好之后，遂说：“你领本府之谕，带领官兵，前去二龙口，将毕老侠客接回。如果那老侠客不是他人的对手之时，你们可以助他一阵。”刘头遵谕，带领官兵人等，与张顺大家直奔二龙口而来。出了西口，大家脚下加快，樵夫张顺将一干官人带到二龙口。大声说道：“毕老达官，您不必耽惊，我将官兵约到，助您一膀之力。”毕振远说：“好，那么张茂啊，你如今可得受点屈，我将你绳缚二背，面见府台大人。”张茂一听，说道：“毕大王啊，您捆了我去见大人，那时恐怕我的性命难保。”毕振远说：“你在本城内，可有一件因奸不允、刀伤人命之事吗？”张茂说：“我没有花命案。”毕振远说：“既然没有，那我可以在大人台前保你在府衙当差，叫你们可以效其犬马之劳，报答府台大人不斩之恩。”张茂一听，这才将军刃抛掷於地，自缚二背。毕振远叫毕连上前将他绑好，毕振远叫道：“张茂，你可知学会文武艺，就应当三股大道走当中，为人应当知过改悔，方为俊杰。你要旧性不改，将来难免将六阳魁首失去。我来问你，你的左耳为甚么失去？”张茂说：“皆因我作了不才之事，被一位姓贾名斌，号叫德成，追问我的情由，我提说我在盘龙岛待过，那才看的老大王您的面上，斩去我的左耳。”毕振远说：“你看，那贾斌若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早将你杀死。”张茂说：“您只要保存我的性命，情愿报效当差。”毕振远说：“好吧，那么你随我走吧。”刘头说：“你们哪一位会推小车？”毕振远说：“不必！毕连呀，你去推着吧。”当时将鬼头刀给李玉带好，有官人过去，扛着被擒二贼，大家由此动身。刘头说：“这个人对敌官长、被杀不屈，暂将此人掩埋。”官兵上前动手将尸首埋好，这才一同起身。进西门，来到府台衙门，早有人报知大人。大人忙下令大开中门，迎接老侠。府台大人亲身来到大门之外。张顺一见，连忙紧行几步，说：“大人，您看那白发须的便是毕老侠客。”府台大人一闻此言，往前紧行几步，双手一抱拳，说道：“毕老达官，替本府捉住盗贼，本府实在感谢。”毕振远站起身形，此时将张茂等三个人一齐押到班房，府台大人请毕振远同到书房，大人说：“老达官请坐！”毕振远说：“有大人虎威在此，焉有草民的坐位！”大人说：“老侠客请坐，不要客气了。”毕振远说：“谢谢大人。”这才谢了座，分宾主坐好。毕振远说：“大人您这里所见状纸，有刀伤人命之事没有？”大人说：“达官若问，到有几处。”毕振远说：“那您可以升堂，追问他们的前情，他们要是没有刀伤人命之情，您看在我的面子上将他们三人收下，在您台前效力当差，可是必须追问他们对妥实铺保。”大人说：“毕老侠客，他们一个落匪之人，哪一个铺家敢保他们三个人？您要看他三个人无有反覆之意，您肯在当中作保吗？”毕振远说：“您能赏草民的全脸吗？”府台大人说：“老侠只要看他三个人能在衙署内当差，那本府就可以看在您的面子上，收他们三个人。老达官啊，口说可无凭，立张字据为证。”毕振远说：“大人，从今日为始，您备下文房四宝，我当时可以写给您一张字据。”府台大人说：“您祖居何处？”毕振远说：“我祖居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身为山大王，姓毕号叫振远。别号人称巡海苍龙。”府台大人说：“来人，快将他三人松绑，带来书房。”手下人答应，当时出去。少时带进三个人来，三人见了大人跪倒行礼，口中说：“大人在上，罪民张茂与你老人家叩首。”府台大人说：“你抬起头来。”张茂说：“草民罪该万死，不敢抬头。”大人说：“本府恕你无罪。”张茂这才一正面。大人定睛观看，原来他骨骼五官像貌，实在有忠厚的样子。这为官的主儿，全有点麻衣相的知识，能可以看人。如今一看张茂，并不奸诈，遂说：“张茂，我看在毕老侠客的面子上，要不然你一进门，就应当打你三十大板子，为是打去你的煞气。必须皮开肉绽，血溅满堂，然后再按国家法律，治你等之罪。你们在外乌合为众，狐假虎威，将生死置于九霄云外，目无王法，胆敢对敌官长。”张茂说：“大人！休发雷霆之怒，慢施虎豹之威。”大人说：“你且慢言，这里有毕老侠在此，你是认打？你是认罚呢？”张茂说：“认打怎么论？”大人一乐说：“认打我是把你梟首示众。”张茂说：“我要认罚呢？”大

人说：“你必须要有妥实铺保。”张茂说：“草民已然占山为寇啦，外边即或有铺保，大人请想，谁还敢保我呢？”府台大人说：“你要知晓在外没有人保，你还敢在外作那强盗之事，将来难免尸首两分。”张茂连连叩头说道：“大人，您叫罪民对妥实铺保，所为那般。”大人说：“我看你的五官像豹不藏奸诈，本府当前既无能人，我打算叫你在衙中服务，当一名班头。”张茂说：“大人，您要留我在衙中，我与他二人，情愿与您打保，在衙中效力，将功折罪。”大人说：“张茂，那二人是谁呢？”张茂说：“就是他二人，名唤李玉、蓝杰。”大人说：“李玉，你们抬起头来。”李玉说：“大人，草民有罪不敢抬头。”大人说：“本府恕你无罪。”李玉连忙一正面，大人一看，也没有奸诈的行为，这才又叫蓝杰抬头。一看他的五官，也是很正气，这才说道：“你弟兄三个人，愿意在本府当差？”三人连忙说道：“我弟兄三人，情愿在你府内当差。”大人说：“既然你三个人愿意，那么空口无凭，你们必须找一个保来，具一张结，然后再在本府当差。”毕振远这才站起身来，一抱拳，说道：“大人，赏我毕振远的全脸，我情愿在当中作保，我保他三人在府中当差，他们若有一差二错，您拿我全家治罪。”大人说：“你弟兄三人，站起身形。”三个人这才谢过大人。张茂说：“大人，您稍等片刻，我弟兄三人到外面沐浴身体已毕，回来设摆香案，对天赌咒，有毕老达官当中作保，我弟兄三人，在您府前报效当差，清理地面，弃暗投明，走一正大光明之路。若有反心之意，叫我弟兄不得善终。”毕振远说：“我在当中作保，我将他们三个人带到外面，前去沐浴身体，回头好设摆香案。以后他们若有意外的别情，我情愿担负完全责任。”大人点头答应。毕振远这才将他们三个带出衙署。张茂说：“老达官，你舍死忘生，在大人台前保举我弟兄三人，我们从此走这个光明正大之路，将来把名誉正过来啦，这可是您的好处。”毕振远说：“你们只要往正道上走，我一到贾家寨，将你们的情形对他们一说，为人要作侠义一流才好，万古千秋，死后全有美名。”弟兄三人说：“老达官，您请放宽心，我三个人若办出不才之事，违背了府台大人之命，叫我等不得善终。”毕振远安置他们一番，回到衙署之内，回禀了大人，当时立好一张保结，画好押，按上斗迹，这才从此告辞起身。府台大人挽留他们多住几日。毕振远说：“大人不知，我另有要事：我一来为夏江秀水县就亲；二来我为追赶焦二达官，要上西川路去与明友报仇，不能在此久待。您只要说到此处，那草民我就感念了。”大人说：“达官，我赠你盘费，你必不收。我如今送你饯行酒一桌，请您全家用过后再走。”毕振远说：“谢过府台大人了。”大人当时叫刘玉去到十字街前二友居，在楼上预备上八席一桌，请毕老达官受用。刘玉答应出去。毕振远出来，带着姑娘毕赛花，公子毕连，爷三个一齐来到二友居的楼上。那府台大人

也随着相陪。毕振远忙给他们一致引，大人一看这个姑娘的五官，遂说道：“老达官，在下官我看姑娘的像貌，有掌印夫人之贵。二品大员，决无二色。”毕振远说：“大人您是高抬。”府台大人说：“那绝对没错。”毕振远说：“不用说二品大员，准要是吃有喝不受委屈，我就知足了，那时我就来到衙前道喜。”大人说：“姑娘的相貌不俗。”毕振远说：“您吃酒吧。”大家吃喝完毕，手下人等将残席撤下，擦抹桌案，献上茶水。大人说：“您赶奔西川，回头之时，来到衙署一叙。”毕振远说：“大人您还有甚么话可说呢？”府台大人说：“没有甚么事啦。”毕振远这才向府台大人告辞。大人预备出来白银三百，作为路费。毕振远说：“大人您既然说到此处，我就领情不过。”大人说：“老侠客难道说不赏本府全脸吗？”毕振远说：“那么大人您赏我全家的脸子。”当时便将白银收下。父子从此告辞，下了楼、回到班房，叫过张茂、李玉、蓝杰三个人，将这三百两银子交与他三人，说：“这是大人赏与你们的，你三人可得多效犬马之劳。在大人所管地内，有那不清之人，扰乱地面，你三人要奋勇当先，必须将匪人拿获，那才对啦。再者不准在外吃私作弊。我父子们上西川，前去找那焦二达官，然后好将此女夏江就亲。回来之时，我再望看你们弟兄三人。”三人点头，将银收下。毕振远说：“如果有不敌之贼，我父子回来，一定拔刀相助，将贼拿获。”张茂说：“毕大王，我所认识那目无王法之人，我弟兄三人在府衙当差，有您作保，自然无忧。他们那些不法之人，全是我手下的败将，料也无妨。”毕振远说：“不要自夸海口。”张茂说：“您几时起程啊？”毕振远说：“明天赶路一直奔西川。”张茂说：“明晨我弟兄三个人送您一程。”毕振远说：“不用！如今你们有官事在身，同不得没事，不能随便私离衙署。”三个人点头答应。第二日天明，弟兄领大人堂谕，将他父子女三人送出西门。那毕连推着小车，毕振远带着姑娘步下行走。大人说：“张茂、李玉、蓝杰，你们三个人带官兵送毕老达官，务必送出一里地去。”毕振远说：“大人且慢，这就赏我全家之脸。民子毕振远有何德何能？对大人又有甚么样的好处呢？如今大人虎贺送我们父女到了西门，这就叫我感谢您的好处，大人您将大小头目请回衙署。”大人说：“老侠客就亲回头，千万请到衙署一叙。”毕振远连忙答应，从此告辞，直奔西川。一路之上，晓行夜宿，非只一日。这天来到西川管辖，眼前一个村镇，东村宽大，西村口狭窄。大家进了东村口，路北有一座招商客店，来到门口，说道：“店家，”从里面出来一个夥计，身高力猛，细条条的身材，面皮微白，精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蓝布裤褂，白袜青鞋，腰中系一条围裙，说道：“客官，您住店吗？”毕振远说：“可有上房？”夥计说：“这里有后院，后院到有上房。”毕振远说：“你前边带路，我

到里边瞧瞧。”当时从北房东夹道，绕到后面。一看那屏风里头有个夹道，遂说：“夥计你把这个屏风门开开。”夥计将门一开，进到里面一看，东西厢房各三间，前面俱有廊子，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两个里间。”毕振远一看很合适，遂说：“我就留下这所院子啦！”说完来到外边，那夥计在屋内收拾一切。当时姑娘下车，毕连将车推了进去，小车放在夹道，东西物件往里拿。店里夥计给打过洗脸水来，沏来一壶茶。”毕振远说：“夥计你贵姓？”夥计说：“我姓韩排行在四。”毕振远说：“韩四，此处离西川还有多远？”韩四一听他打听西川，不由上下一打量他们爷三个。”毕振远说：“韩四，我一提西川，你干甚么直瞧我们呀？”夥计说：“达官，您可别怪罪我，西川路上的人，要是来在我们村内，吃喝住店，一概不给钱，我们这里好像普结良缘似的。”毕振远说：“你不必担惊！毕连，你将那值钱的东西拿起来，放在柜上保存。这样还不放心吗？”夥计说：“达官，有甚么东西，您就在您这屋里收着吧。银钱若是放到我们柜上，倘若西川路上来了人，那时有人存五百银子在柜上，半夜里他们能设法偷了去。临走了一算账，交人家银子，开柜一看，早已不见。这许多的银子，我们赔的起吗？他们看守自盗，后来我们东家有话，凡是远方进店，所称达官主儿的银钱物件，柜上是一概不收。您别管住多少日期，临行之时给不给的在您。要给呢，我们还可以买点东西，预备再卖别人；您要不给钱，再让我们预备吃喝，那可办不到啦。因此我们这一带的店口，全不带小卖啦。客官您要用甚么吃喝，您可以拿钱，我们好给你预备。要不然可没有的吃，因为我们店中常受这个害。在店里住了许多日子，临行之时，跟我们头天晚上一算店饭账，到了第二天清早，前边门窗未动，人早从窗户跑啦。达官你这么想想，还有我们开店的活路吗？你看我们这店，快到西天啦。还有夥计在门口站住的吗？简直不敢往店里让啦。凡是带着军刃的，真假难辨。”毕振远说：“人可不一样，如今我们吃了多少东西，不用你们垫，先拿我们钱去买去。来！我先给你纹银四封，置买吃喝东西，另外有十两银子叫你置买衣服，买不买的在你啦。还有十两银子，留着作零钱。”当时夥计谢过了老达官。毕振远说：“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前些日子可有许多达官从你们门前经过前往西川？”夥计说：“没见。”毕振远一听，知道他们没从此路走。只可在此店住下，每天他们父子们夜换紧衣。围着村子兜个大湾，夜中查看，并没有西川路的贼人来探村镇。毕振远父子们在此半个多月，并不见有贼人来，一来这地方相离西川路太远，绿林飞贼，不肯前来；二来又因为二峰与普铎，自山东何家口报仇回来，三寇到了西川，派云中燕崔成到各处请那各路的至亲至友，大家要护庇银花沟，因此没有人得闲往这边来啦。老爷三个这天叫过夥计，说道：“韩四，我全家要打算挣点银钱，打把式卖艺，可有地方吗？”韩四说

：“您可在正东松树圈里头，那里是粮食市，早晚人全不少。”毕振远说：“你们这个村镇里头有杂货铺没有？”韩四说：“倒有几个，如今全都扣了锅啦。您要打算买甚么呀？”毕振远说：“我打算买点棍棒刀枪。”韩四说：“我们对门倒是有一家，如今他们不敢开张啦。您买木器，他们不定敢应不敢应。”毕振远说：“夥计，你尽管去，没有甚么。等我的宾朋来到，叫他们给你们这村子除去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我爷几个好打路见不平之事。”韩四说：“只要是扫灭西川人等，无论大小村镇，一切商民住户等全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毕振远忙命韩四拿去银钱，到了杂货铺置买木器的军刃。车上的东西物件，放到店中，他们爷三个的军刃放到车上，吃完了早饭，在店中收拾紧衬俐落，姑娘换好那硬尖软底鞋，不知要怎样的卖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粮食市父女卖艺 西头路石禄比武

话说当时毕振远心中暗想，我们爷三个来到西川地面，一名至近的朋友没有，要有动手之人，他要跟咱们下绝情，那时可记住了：也给他往致命处打，千万不能留情。书中简笔。他们在东村口卖艺，不到二十天。这一日天将过午，不由说了朗言大话，可巧遇见石禄。毕振远与石禄，这才擦拳比武。毕振远是甘拜下风，毕赛花上前抵挡石禄。毕振远在旁一看，此人的拳脚，乃是外拙内秀。二人打在一处，分上下论高低，不由他心中暗想：此人比我父女胜强百倍。就见姑娘虚点一掌，往南一跑。石禄也虚点一拳，往北一闪。毕赛花使了一手分身跺子脚。石禄一见分身脚到啦，忙往右一闪身，用左手一抄姑娘两条腿，用右手一揪姑娘十字绊，此时左手已抄住了双腿，右手揪住十字绊，往怀中一带，往上一翻腕子，右手一垫，就磕膝盖的上头，一把抓住，一长腰，他打算把姑娘摔死。正在此时，正东焦雄来到，这才解了此事。这是毕振远来的一段倒笔。焦雄见了毕振远，那毕振远说：“此人可是当年您在山岛与小女为媒的，可是此人？”焦雄说：“正是此人。”毕振远说：“此地不是讲话的所在，咱们回店一叙。来，我与二弟牵马。”焦雄说：“大哥，我可不敢当。”正说着话，众雄来到。毕振远说：“毕连，你将这些兵刃全放到车上，推着你姐姐在后头跟随，咱们全回店。”石禄说：“嘿！老排子，你先别走，那银子必须留下才成。”焦雄说：“玉蓝，你不用着急。回头那银子全是你的。”石禄这才不言语了。

焦雄拉马要走，那一旁穿蓑衣的那人，上前与焦雄行礼。口中说道：“二兄长在上，小弟白坤白胜公与兄长叩头。”焦雄连忙伸手相扶，说声：“四弟免礼！你从哪里来呀？”水上漂白坤遂将他随他三哥、五弟上山东找宋锦，路走何家村的事细说了一遍。焦雄说：“你一个人怎么走单了呢？”白坤说：“我没跟他一块儿走，二哥您可认识此猛将？”焦雄说：“我不但认识他，我与他爹

爹是神前结拜，吃喝不分。”说着话忙将石禄叫过来。说道：“你快上前与你四叔叩头。”石禄说：“这个是谁呀？”焦雄说：“他是水上漂白坤。”石禄说：“就是那个漂呀。”焦雄说：“那个漂儿？”石禄说：“大肚子四，小脑袋瓜，飞儿，漂儿，小瞎子，他们大夥不是佛的徒弟吗？”焦雄说：“你说这话，我全不懂。”石禄说：“我说的这话，我养活的大青，它全知道。”众人这才一齐来到店中，与大家从新见礼。焦雄问鲁清说道：“鲁二弟，石禄方才在道上所说的话，我全不懂，你说一说，谁叫大肚子四呀？”鲁清平素全跟他们有点小诙谐，遂说：“二哥，您找大肚子四啊。”焦雄一想，我平常不跟谁闹着玩，我知道谁叫大肚子四呢。鲁清说：“到是找不找啊？”焦雄说：“那么您到是找不找哇？再说大家见完礼，您干吗抽冷子说出这个话来啦？”焦雄说：“我是听石禄说的。”鲁清说：“这就是啦，他说的大肚子四是宋锦，小脑袋瓜是赵庭，飞是苗庆，漂是白胜公，小瞎子是张明。他向来就胡给人家起外号。”焦雄说：“他给我起外号没有？”鲁清说：“他给谁起外号瞒不了我，他也给您起外号啦。”焦雄说：“他管我叫甚么呀？”鲁清说：“他管您叫甚么您听着。”遂叫道：“石爷！”那石禄就走了过来，鲁清问道：“这是谁呀？”石禄说：“老排子。”鲁清又把马德元叫了过来。马德元说：“鲁清，你一叫我没好事。”鲁清说：“我一叫你没好事，石爷这个是谁呀？”石禄说：“是咱们舅舅。”鲁清说：“是你的舅舅，还是大夥的舅舅呢？”石禄说：“是咱们大夥的舅舅。”鲁清一听，心说，得，全拉了官堆啦。

此时焦雄便说道：“马贤弟，现今毕大王已然来啦，想当年我与石大弟保镖，过毕大王的水岛，双方比武结盟，事隔二十年，后来两下里结亲后，是咱们保镖的再从岛前经过时，那毕大王必然请上山去，治酒款待咱们。如今女大，他这是前来就亲来啦。咱们大家先上西川报仇，回来我同着毕大王夏江就亲。”杜林说：“石大哥，你爱那个人不爱？”石禄就过来说：“我不爱！”杜林说：“那个人没地方住啦。”石禄说：“嘿，老排子。”焦雄说：“你叫谁啦？”石禄说：“我叫你啦，你不去捉蜂子去啦，他把大何咬了。你不管哪？”焦雄说：“我不管啦。”石禄说：“你不管啦，你带着老头，跟那个人带着上我们家去。”鲁清说：“毕大哥，待我逗一逗石禄。焦二哥，这是二十年前的事吗？”焦雄说：“对啦，这是我保的亲。”鲁清说：“石爷，这个人是谁呀？”石禄说：“我不知道。”鲁清说：“石禄，这个人是你娘子。”石禄说：“我不要。”杜林说：“你不要给你送家去。”石禄说：“要是给送家去，叫他看着我老娘，要是有小偷到我家去，他得打小偷。”鲁清说：“你在外头跟我们在一块。”石禄说：“大家全是我养活的，怎么不跟我在一处？”杜林说：“焦二伯父，您听见没有？”焦雄点了点头。那石禄说：“老头。”这

是叫毕振远啦。马德元说：“玉蓝，你应当管他叫爹。”石禄说：“你怎么不管他叫爹呢？”大家鼓掌一笑。马德元说：“那么你管他叫甚么呀？”石禄说：“就叫老头儿。”大家一听，也就无法。当时毕振远、鲁清、焦雄、石禄、杜林、马德元等一齐到了后院。杜林在前面笑谈，到了后院，他可不敢，见了姑娘毕赛花，上前拜倒，说：“焦二伯，我是从我石大伯那里论，还是从这边论呢？”马德元说：“你还是从你石大伯这边论。”杜林说：“嫂嫂在上，我杜林给您叩头啦。”毕赛花用手相搀，说：“杜贤弟免礼！你为甚么管我叫嫂嫂？”杜林说：“您还不知道啦。”姑娘说：“我不知道。”杜林说：“我毕大伯带着您这么大的姑娘从打夏江直到都京，由都京又到何家口，又由何家口来到西川，找那焦二伯，将您终身大事，许配我石大哥身旁为妻，这可是二十年前的事，我焦二伯当中为媒。”姑娘听到此处，转身进到西里间去了。鲁清一看，此女是外拙内秀，遂说：“杜林，你看你这位嫂嫂怎么样？”杜林说：“此侠女之风，一身的正气。”鲁清说：“石禄，方才杜林给磕头的主儿，你跟他在一块不在一块？”石禄说：“他穿那样鞋，我不跟他在一处。”鲁清说：“他是大妞子。”石禄说：“大妞子，老娘睡啦，这老头还要大妞子不要啦？”鲁清说：“这个老头那就不要这个大妞子啦。”石禄说：“这个老头不要大妞子，老娘也没啦。我要这个大妞子，叫他上我们家去，把他送到我家哄我老娘，省得我老娘想我。”毕振远一听，石禄是大孝格天。鲁清说：“石爷，我要叫你给谁磕头，你给谁磕不磕呀？”石禄说：“你是我养活的，你叫我给谁磕，我给谁磕。”鲁清说：“你给这个老头磕。”石禄来到近前说道：“老头在上，我石禄给您磕头。”毕振远说：“姑老爷请起。”杜林说：“石大哥，你为甚么给我毕大伯父磕头啊？”石禄说：“那个老头儿，不要那个大妞子，他给我啦。”杜林说：“你们带这个大妞子去吗？上川子吗？”石禄说：“别带他去呀，让这老头送到我家去，哄着我老娘。”杜林说：“叫他哄着我老娘。鲁大叔，咱们叫他给我大嫂子磕两个头，叫他拜托怎么样？”鲁清说：“咱们别取笑了。”石禄说：“老头，你把那个大妞送到我家，有人要打我老娘，叫她去打。”毕振远说：“那么要是有人打我呢？”石禄说：“有人打你我打他。”杜林说：“你管他叫甚么呀？毕大哥，你过来。”毕连来到切近，石禄说：“我管他叫小孩。”杜林说：“他是谁的？”石禄说：“是老头的。”杜林说：“那么你要跟着毕老伯父，他上哪里你到哪里。”焦雄说：“鲁清，你我大家前边一叙。”

众人转身往外，石禄说：“先别走，我得告诉那个大妞子话。嘿，大清你告诉老头，把那大妞子叫出来，她要找我老娘去啦，我告诉他几句话。”鲁清说：“毕大哥，您听听您姑爷怎么个交派。”毕振远这才叫道：“姑娘出来。

”那毕赛花本来长得就黑，如今出来，鲁清一看，成了紫茄子啦。石禄说：“这个老头把你送到我们家去，你可听我老娘之言？”石禄又说：“老头你把他送到我家，你上哪里去？”毕振远说：“我回我们家呀。”石禄过去拉过毕连，说道：“小孩，你跟老头回家，谁要欺负老头，你告诉我，我把他脑袋给摘下来。”自己一想，我管他叫甚么呀？鲁清说：“你爱管他叫甚么就叫甚么，我不管。”石禄说：“小棒槌，我管他叫甚么呀？”杜林一吐舌头，鲁清说：“杜林，你可别胡说。”杜林说：“石大哥我管他叫姐姐，你问问他管他叫甚么？”石禄说：“我不听你的话，你没好主意，竟冤我。”杜林说：“我不冤你，你问小孩吧，他就叫姐姐。”石禄说：“小棒槌，你管他叫甚么呀？”杜林说：“我管他叫姐姐，你去问小孩去。”石禄说：“小孩，你管他叫甚么呀？”毕连说道：“我管他叫姐姐。”石禄说：“你管他叫姐姐，我也管他叫姐姐。”遂叫道：“姐姐。”那赛花姑娘未出来。石禄说：“老头，我叫他姐姐，他怎么不出来呀？你把他叫出来，成不成？”毕振远说：“姑娘，你出来吧。”毕赛花才来到外面，石禄说：“姐姐，老头不要你啦，我要你，上我家住着去，千万别招老娘生气。你要招老娘生气，你是我姐姐，我也打你。”马德元在旁说道：“玉蓝，咱们大家在这里，你叫你姐姐上哪里去呀？”石禄说：“叫老头跟这老排子与小孩把我姐姐送到我们家去。”遂说：“小孩呀，谁要打老头，你要是打不过他，你来找我，我能把他给劈了。”马德元说：“要有人打我呢？”石禄说：“有人打你，有小老虎啦，不会拿小老虎咬他吗？”

原来他听说的小老虎就是巡山虎马俊。毕振远说：“刘老三，我们大家将那行囊褥套放在你的店中。”夥计答应。毕振远取了一封银子交给刘三。说道：“刘三，这封银子是专赠送你的，容等他们大家扫灭银花沟回来之时，再行清算。这里先给你两封银子，存在柜上。不多之时由他们诸位给你找补。若有富余，有多少也算你的啦。”何凯听到此处，便从褥套里取出四百银子说道：“夥计，这里有二百两银子，要是我们走后，有卖马的主儿，你可千万的替他们留下，该多少我们回来咱们再算清了。”刘三连连答应，伸手接过。焦雄说：“二弟，多时要刚普铎之时，千万替我砍他一刀，以尽交友之道。”毕振远说：“刚他之时，你们大家给代一代劳，叫我也尽其口盟之情，扎他一枪。”毕连说：“鲁叔父，按着规矩来说，我也应当赶奔西川。因为我与何贤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要致死二峰之时，您替我多刚他几刀。我随我爹爹到一趟石家镇，一来为去就亲，二来好去探望我亲家娘，与他老人家磕头去。”鲁清说：“焦二兄长您见了石嫂夫人，可想替我报喜。”焦雄说：“一定我替你们大家道喜。”杜林说：“焦二伯父，叫店里夥计给买一张红单贴来，写上咱

们大家的花名，您给带了去，大家给他道喜。”会友熊鲁清说：“大家赶快预备。”当时将大家人等全写在红单贴上，皮上写‘道喜’两字。

杜林忽然想起一事，遂说道：“诸位叔父伯父，我杜林今年十六岁，咱们大夥每人十两银子，我毕大伯也不能驳咱们大家的面子。这十两是六两添箱，那四两是给我这位贤嫂买朵花戴。”毕振远说：“杜林，你说到这里我领啦。”杜林说：“那可不成，我出的主意，我得先给。”鲁清说：“毕大王，他已然说出来啦，那就不能说不收。咱们这一拨，没有外人。”焦雄说：“鲁清啊，你去叫夥计给预备三个帽盒，一个人头装在一个里头，用潮脑一喂，将来带回何家口，好去上祭，好与我大弟何玉，前去祭灵。我去跟他们就亲回头，如果要赶上那灵前之事，我设备；我若赶不上呢，那没有别的可说，鲁清你替我分心啦。”又把何斌叫来说道：“何斌呀，我可嘱咐你，要是到了西川，见了二峰，他二人要是死在旁人之手，孩儿你的名誉，可就付与东洋大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二峰要是死你手里头，那你的孝字就有啦。那不认识之人，闻着名都能跟你交。”何斌连说：“是是。”焦雄又说：“列位哥哥兄弟，见着了西川路的贼人，点名撕他们。二弟何凯那时可多注意，他们甚么主意全有，可别让何凯过去。据我焦雄所说，咱们山东省人，若有挂伤者，那可得叫莲花党之贼以命相抵。”便叫过谢春、谢亮、石俊章、马俊、莫陵来说道：“你们哥五个，看见普铎啦，可别叫他走了！自己千万别自大，眼空四海，叫石禄过去。”众人答应，他把大家嘱咐完了，便与毕振远父子、与姑娘毕赛花又将大众的银钱收交起来，与众人道谢，收拾好了行囊褥套。焦雄说：“毕仁兄，咱们是一块走，还是我先走呢？”毕振远说：“您先到一趟夏江石家镇，您在那里候等。见了石氏夫人将此事说明，我全家随后就到。”焦雄说：“你们老爷三个，一路之上可不要亮刀杀人。”毕振远点头。他们便从店中起身，焦雄向着毕振远起身走了，后文书再提。

如今且说鲁清他们大家，鲁清叫刘三来，问道：“从这到银花沟，有几个村子？”刘三说：“从此到银花沟，就是一个村了，名叫四里屯。中途路上有一座小山，顺着山的北边有一股大道。在小山西边斜着朝西南，顺着大道一直往前走，很快就到了。”鲁清说：“中途路上有店口吗？”刘三说：“没有！从我们这里一直到小山，那是四十里。从小山到四里屯的村东头，那是一百二十里。”鲁清说：“这道小山，那么山上也没有店口吗？”刘三说：“也没有，四里屯里道南道北店户铺户全有。”鲁清说：“刘三，我们大家走后，你们店里可不卖外客。佟大哥您请过来，您给开出一个单子来，上头注写着几个帽盒，潮脑多少，马匹是十匹，写好交与刘三。”嘱咐他，叫他照单行事。杜林说：“刘三，暂且你先给我们借几匹马。”遂问道：“咱们全是谁没有马？”鲁

清说：“苗庆没有马，张明没有马，白坤没有。”张明说：“我先不要，将来回山东之时再要马，往西川走我这个马杆能悠。”鲁清说：“你悠到半道上要爬下呢！那时怎么样？”杜林说：“五叔你别麻烦啦，咱们每人带十两银子，其余的满存在柜上，各人带着也不费事。再说咱们各人带着也不多累。”鲁清说：“很好。”当时每人拿了十两，其余的银子满都存在柜上。鲁清说：“众位，咱们一路之上，走的非常劳乏，必须在这里歇个三五天，容等着精神足满之时，再一齐动身，好杀进银花沟。”众人一听连说：“好！”便在这里一连住了三天。

第四天的晚上，将马匹满全备齐，又叫夥计给预备吃食，是卤盐的花卷。店里夥计人等，足忙活了一夜。鲁清说：“咱们大家可吃喝齐毕，好一同前往。”杜林说：“鲁大叔，这一百二十里地，可道路遥远，我可是爱渴，咱们多预备几个水罐。咱们走到中途路上，遇着山泉，也可以找点水喝。”大家答应，各自收拾齐毕，各人将自己的兵刃暗器完全带齐，大众人等满全收拾齐毕。众人往外，早有夥计将马匹备好，大家出来上马。石禄说：“小何！还是咱们，两个人赛马呀？”鲁清说：“何斌！你可是报仇的心盛，这里离西川可很近啦，你石大哥若有个一差二错的，恐怕你的仇不好报，你可要小心了。”何斌说：“料也无妨，”当下他二人仍然是在前边赛马。从此处起身，到四里屯，合着有一百六十里。按说石禄这匹宝马也得说出一点情理来，能够一出马便走一千里吗？不过他比别人的马快点，也就是啦。石禄可就把何斌的马给落下啦。石禄的马一直往西来啦，他一催马，哒吃，哒吃，他原本不认识道路，应当由大道往西，他从小道往西啦。等来到了山坡，天已然黑啦，大黑马一打响鼻，石禄便翻身下了马，遂说：“老黑呀，这是山坡呀，没有山口，哪里叫川子呀？”说话之间，拉马匹往北，他是误投误撞。往北一看树林成林，这匹马又一打响鼻，从北边来了一个旋风。石禄的头发根不由一扎煞，遂说：“大何，你别吓唬我呀！我们大夥给你报仇来啦。我找不着峰子的家，怎么给你报仇啊？你要是大何，你把我带到峰子他们家去，连峰带铎，一个也跑不了。”正说着那个旋风就往南来了。

书中暗表，原来石禄已然来到银花沟东山口外头，他看见东边有灯光，听见有人说：“行路的客官打店吧！过去这个村，可就没有店啦。”天色已晚，石禄一见，原来这是一道村口。他再一看那个旋风直奔灯亮而去。石禄心中所思，说大何呀，一定把我带到峰子他们家的啦。正想着那个旋风没啦。此处正是四里屯的西村头，在西村头里头多出一块话来。要从东村头进来人，可以看见白墙上写着黑字，横着两行，上头写仕宦行台；下边写的是安寓客商。靠南边有两行字，立着写的是茶水方便，草料俱全；在北头有两行字；单间跨院，包

办酒席。横着有四个小字：随时小卖。石禄来到切近，看见这里是东西房四间平台，房上有一个四方的灯笼，油纸灯面上，也写着字啦，跟墙上字一个样，前脸是七间南房，当中的门道，再看门道中悬着一块匾，上写‘罗家店’。店门外一边一盏纸撮灯，旁边站着两个夥计，在那里让来往的客官。石禄一看这两个人，一个身高，一个身矮的，那身高在九尺猛一点，借灯光一看他，汉壮魁梧，面似姜黄，黄中透煞；半截眉毛，八字的眼睛，蒜头鼻子火盆口，两个黄板牙往出一支，一搭拉厚嘴唇，大耳相衬，猛一瞧好像吊死鬼一般。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竹簪别顶，头蓝布的靠袄，蓝布底衣，蓝鞋白袜子，腰中系一条围裙。再看那个矮的，身不满七尺，细条条的身材。面皮微白，尖头顶，细眉毛，小圆眼睛，黑眼珠小，白眼珠大。蒜头的鼻子，薄片嘴，满嘴的小芝麻牙，细脖子大颈拉素。小元宝耳朵，也是光头未戴帽，高牛心发髻。青布的裤褂，蓝布围裙，白袜青鞋。听见大个说道：“贤弟你听那正西有马蹄声音，咱们让一让。”遂说：“客官您住店吧！天气不早了。”石禄抬头看见，店内全点着灯啦，问道：“你们这里是店吗？”两个人说：“不错，正是店。”石禄说：“你们有北上房吗？别的房我可不住。”夥计说：“有上房。”随说着那个大个上下一看石禄，那个小个围着石禄马一绕湾，便从兜里囊掏出一个单帖来，那上面注写的明白：石禄的五官相貌，以及军刃全都对，就是马不对。这个马匹写的是中江五龙的马，他一看这匹马精神百倍。书中暗表，这两个人乃是银花沟的两个贼人：小个是李俊蝎虎子的便是；那个大个姓韩名智，人送外号叫黄面狼，艺业浅薄，胆子最大，全给普铎在外采盘探事。另外还有一个厨子，一个喂马的，一共是四个人。这个店乃是罗文龙、罗文虎、罗文彪、罗文豹所开，他们是四里屯的绅士，他弟兄是金银铜铁四条棍，压倒西川，与普铎、黄云峰、黄段峰等全是盟兄弟，神前结拜。皆因他三人上何家口报仇，回到银花沟，路过罗家店，便将他们哥四个约到银花沟，对他们说明此事。文龙说：“普大哥，你们三去山东报仇，是否知道山东省的保镖的水旱两路不是好惹的。”黄云峰说：“我算给我大哥报了仇啦。我这支毒药镖，制死老贼何玉。”段峰说：“我扎老贼一刀。”普铎说：“我把他头皮削下一块来。”罗文龙说：“黄大弟你把镖得回来没有？”云峰说：“我三人正要将他乱刃分尸，好起镖，不想从南房上发下许多暗器，又有砖瓦打来，跳下二人，才解去重围，我三人这才回了西川。罗贤弟，请你赶快派人，往四处去请人，好助力于我。”罗文龙说道：“二哥，我将店里的夥计雇那无用之人叫几名来，你再将山上胆量最大之人找两个来，叫他们带好薰香蒙汗药与八步断肠散，来到店口，是住店之人，佩带军刃的店客，能用蒙汗药就使药，不能使药，可以使薰香，可是从东方面来的人。”普铎答应，回山派人佩戴这些应

用物件，来到店中暗为预备。那溜马的名叫阎三，灶上名叫李二。罗文龙又令他三弟四弟，到四里屯，前去嘱咐各家铺户，凡是店里头就贴出条去，此店不卖外客。文彪文豹弟兄二人答应，这才来到各店口，照计而为。说好了之后两个人又去到银花沟，便将他兄长所出主意，细说一遍。

普铎一听大喜，便派叶德到一趟西川口，聘请王氏三白：小蝴蝶王平、半展蜂王亮、薰香太岁王瀚，他三人长得面皮微白，因此人送外号叫关西三白。普铎又叫叶喜到趟傅家寨，聘请小蜜蜂傅虎、金头蜈蚣傅钧、小花蝶傅荣、追风鬼姚庆、黑面鬼姚明。又派叶茂前去姚家洼，约请赤发阎王姚忠，白面鬼姚横、金面鬼姚亮。又派叶荣到谢家坡，聘请金叉将谢冲、银叉将谢红。将这些位一齐请来，不到十天，是见信者，一齐来到。普铎委派黄云峰前去正北玄秘观约请九手真人李玄清，一文钱谢亮，钻云燕子余良、王明、王朗，请他们大家前来，护庇我银花沟。云峰走后，大家见信后，是全都到齐。这些人在大厅之前桌椅拉开，大家正参议此情，外面有人来报。到了厅前说道：“回禀普二大王，外边有五江口北门外五龙岛的大王爷来到西川银花沟，人家是登山拜访。

”普铎说：“云峰大弟，你可知晓中江五龙？”黄云峰说：“二哥，小弟知晓，他们也是咱们薰香门的人。他可是住岛的，占山为王，他们是吃漂上的买卖，水岛跟旱地山寨，不用说为首的人，就连山上的喽罗兵，全都不一样，咱们要将计就计，借水行舟。我略出一计，便可成功。”普铎说：“贤弟，你计将安出？”云峰哈哈一乐，说道：“咱们哥三个，上山东去杀何玉去啦，入都交宝铠的主儿没回头，他们要是回来，那与老贼解去重围之人，一定对那小畜生何斌细说一遍。店里夥计，可有认识我们哥两个的。再说我打那一支镖，因为未收回来，有那支镖，就可以把他们大家引到银花沟，那时必有一番血战。咱们大家凡是在西川咱的亲友都受点累，若是不来呢，那咱们得派人出去访查他们。若是有那面生之人，来到西川，设法陷害于他，有何不可？他们内中可有石禄，那小子是金钟罩护住身体，实有万夫不当之勇。走线轮弦挡的了别人，可挡不了石禄。可是他最孝母不过，咱们大家等五龙来到，将中江五龙迎了进来，到庭中一叙。他们五个人代买薰香，我略施一小策，叫他们告奋勇当先。您把薰香拿出来，鸡鸣五鼓断魂香五支，连解药匣子可全收起来，不论他给多少钱，也别卖给他。咱们给他薰香，可不收钱。那时他们心中感激咱们，可以遣派他们弟兄三人上一趟石家镇。他们去到石家镇，将石禄的老娘人头盗来。容等山东人等来到，那时把人头挂出。石禄一见，一定咯血身亡。”大家一听齐说：“有理。”说完这才一齐出迎。

普铎见了五龙，连忙一抱拳，说道：“哪阵香风将阁下吹到鄙处？”中江五龙金龙刘清说：“普二大王，我们弟兄一来登山拜访，二来我们来给您报信，三

来我听朋友传言：银花沟造的匣子最好，还有那鸡鸣五鼓返魂香比别处也好。”普铎说：“五位贤弟，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你我大厅一叙。”当下众人一齐来到里面。中江五龙一看大家，高矮丑俊，有老有少。分宾主落坐，手下人献上茶来。普铎问道：“五位贤弟，你们弟兄五人有何事向我来讲？”银龙刘明说：“二大王绿林里旋风起来啦。”普铎是明知故问，遂说：“是哪一路的旋风呢？”刘明说：“这么大的事您能不知道吗？是真不知道，可还是假不知道呢？”普铎说：“我还是真不知。”刘明说：“此人也是咱们绿林人，可是保五路镖的达官，圣手飞行石锦龙。他是石锦龙的次子，名叫石禄。此人可大孝格天。”黄云峰说：“兄长您赶紧到后面，把咱们制造的仙鹤以及薰香五块，解药每样五包，快快的拿来，好叫他弟兄使用。”普铎答应起身往后去了。云峰说：“中江五位，我烦劳你们弟兄一趟。”五龙说：“有何事烦劳呢？”云峰说：“你们弟兄多受风霜之苦，到一趟夏江秀水县石家镇，你们哥五个多要留神，务必将石禄的老娘刺杀，将人头带回。”刘明说：“盗来她的人头，又有甚么使用呢？”云峰说：“我弟兄三人，上山东镖打何玉，一镖三刀治死他人。要将老儿乱刃分尸未成，当时有人解去重围。我三人可不是惧怕他人，也是怕他们大众人到，那时不好逃回。当时我们便脱身回来，到了银花沟，这才聘请西川各路宾朋，来保护银花沟。我丢镖一支。小畜生何斌，那时他入都回头，一定请山东保镖的杀奔西川银花沟，好给老儿何玉报复前仇。报仇之人里面就有石禄，那时他一看这里有他娘人头，他一急一定咯血身亡。石禄要是一死，大家再来，那就没有可怕的啦。那时我施一小计，叫他们一网而尽。”大家正在说话，普铎从后面出来，拿出薰香匣子以及解药等，交与中江五龙。当时五龙将金银取出，普铎连连不收。黄云峰说：“你们弟兄用这银钱作为来回的路费。”中江五龙连声道谢。刘明说：“要取他的人头，易如反掌，好像探囊取物一般。”普铎说：“来，赠他弟兄五人，每人一匹。”小白龙丁得茂说：“二大王，千万别给我们马匹，我们步行倒很随便，要马倒累赘啦。再说我们弟兄与石禄有三江四海仇，只因我大哥那匹马被小辈给拐了走啦，杀他满家正合我们心意。你们诸位在此稍等，我弟兄去去就来。此时正好趁他未在家，是否办到。”说完五龙起身往外就走，大家人等往外护送。黄云峰说：“中江五位贤弟，你们在一路之上，各要留神。那石家镇可是防范太严，你们多加小心，千万别带出形迹可疑。石家镇里边人等，位位全眼毒。”刘清说：“好！你们众位快请回吧，我们弟兄自有准备。”说完告辞，扬长而去，五龙夏江行刺，下文书再表。

如今且说银花沟大家人众，九手真人李玄清说：“我要将银花沟之事安置齐毕，我们爷五个还得回正北，那里有一大片事还没办啦。”普铎说：“老人家您

多累三毛七孔心，与我道兄，与我胞兄，与那段峰，死去的三人报仇雪恨！务必将那山东省的众人一网打尽。”李玄清说：“普铎你们山上一共有多少兵卒？”普铎说：“不算能征善战者，有五千余人。”于良说：“道兄，普铎把各地人等请来，既没一花名，您可以叫他们大家站在您的面前，可以量其格，作其用。”普铎说：“那可以急速抄写一份吧。”说着忙命人将所请之人的花名，完全写齐。然后请家人等满全站在大厅之前，然后李玄清拿着花名册子叫。是人全答言，惟有一人是山东人未答言。李玄清一看此人，面如姜黄，细条身材，身高七尺开外。青布衣裳，年在三十上下。脚下青鞋白袜，花布裹腿。遂问道：“你可是山东人呀？”此人说：“是！”李玄清说：“那么你从那里来呀？”此人说：“我从屯龙口来，前二年到的这里。”普铎说：“老人家您别错会了意，此人是我至近的宾朋，决无差错。”李玄清说：“你可以鸣锣聚众把兵卒满全拘来吗？”当时有人站在高凳之上，手敲铜锣，声音焦脆。山上前后左右，各地兵卒，闻声一齐来到大厅前面，兵卒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的声音过大，一时乱成一片。李玄清听不出来。原来他们说的是：“普二大王，与黄家二位寨主，投奔山东报仇，杀了何玉，如今他们山东人等，可不是好惹的。倘若他们聚会一处，大家杀到西川，那时咱们可不是他人的对手。我们可全有家眷，妻儿老小。我们想着决定不是他们的对手，咱们大家早应当各人保住各人身体。以后他们要是真来了，他们可是跟二大王有仇，虽然说是刀拣有仇的杀，可是咱们也在山为匪，难免也杀咱们。”众人暗拿准备不提。李玄清连忙叫普铎下令，压住声音，普铎忙用鼓槌一敲锣边，大家便压住声音，寂无人声。李玄清命人将文房四宝取来，他提笔在手，工夫不是甚大，满全写完。三道栅栏门以外，叫黄云峰代理，照单子行事；三道栅栏门以内，叫普铎安置齐毕；三道门的里外，叫殷志文、殷志武，令他们二人各施本领，巧摆埋伏，那就看他弟兄。四面八方全都安置完毕，放下了笔，李玄清冲大家一抱拳，说道：“普铎，我如今已将山寨替你安置完毕，那就凭你调动兵将，我就不管了。我们五个要动身走啦，必须再出去找位朋友去。”众人不好相留，他们爷五个告辞走，大家把他们送出山口。李玄清等一摆手，说道：“送人千里，终有一别，你等回去罢！”于良说：“我们但愿得你们大获全胜才好。”他们从此走，后文书再提。

当时且说普铎众人回到大厅，他传令，叫小喽罗王平等一百个人，各拿长枪短刀，再叫一百人，各人全拿强弓硬弩，在东山口左边，暗中安置齐毕，候等报仇之人。又叫半展峰王亮，也带领二百人，前边也是长枪短刀，后边是弩箭手，在东山口他前去安置埋伏。薰香太岁王滚，带二百名，山口以里分为左右，暗中埋伏。金棍将罗文龙、银棍将罗文虎，哥俩带二百兵卒，在头道栅栏门

口，左右把守。铜棍将罗文彪、铁棍将罗文豹，带一百喽兵，每人坡刀一口，在二道栅栏门埋伏在左右，暗拿准备。金枪将谢冲、花枪将谢永，二人带兵一百名，每人斩马刀一口，在三道栅栏门以内，埋伏等他们到。又叫殷氏弟兄，带二百名兵卒，搭着拿着各项应用物件，随你们心里，随便去设置消费埋伏。仍然仿照打虎滩那样设备，墙头也是滚壁坡棱砖，以及弩箭、梅花坑、窝刀等预备完毕。大家人等俱都点头。普铎、云峰、殷志文、殷志武，他们来到大厅之中，将门窗户壁满全上好，里面四块踏板挪开，下去人将走线轮弦，牛角拐子上好。每个拐子上，全有走弦往外拧三十二扣。往里拧的三十二个，每个拧八扣，通盘上齐然后上来，踏板盖好，五个人鼓掌大笑。正是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预备山东省一般老少群雄来到，好给他个一网打尽。普铎说：“但愿得中江五龙，将老太婆的人头带了回来，挂在咱们山寨大门之上。他们山东报仇之人，内中有浑小子石禄，他最孝母不过。你我大家所怕者，就是石禄。他一看见有他老娘的人头在这里，他非急死不可。那时他热血喷出唇外，金钟罩就算破啦。石禄的金钟罩一破，你我何怕那山东省的众贼呢？如今他们不来便罢，若是来时，那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黄云峰说：“二哥，此话不要说大了。那正门正户的主儿，满在山东省。山东省一片人物，得消息的就是一个人。”普铎说：“那个人呢？”云峰说：“就是陶金陶遇春，别号人称鬼偷的便是。虽然说殷家摆的这些消息埋伏，可挡不住陶金。”普铎说：“内中要有陶金杀到了里面，那时咱们再说再议。”他们这时暗拿准备，按下不表。

且说石禄一个人，来到四里屯西村口店内，此时已然有定更多天，他看见这里伙计上下竟瞧他，从兜囊拿出东西来看，然后才说：“您随我来。”石禄何等精明，他一看心中就犯疑心，从此他就处处留心。伙计说：“您把马给我吧！”石禄说：“你别管！我自己拴好吧。”伙计把他带到马棚，拴好马匹，拿下皮搭子。抬头一看北房，有三个大后窗户。这才转过前面，进到屋中，迎面八仙桌，左右有椅子。石禄坐在上垂首，皮搭子放在桌上，回手一摸铲把，遂叫道：“二哥。”伙计说：“客官，我不叫二哥。”石禄说：“我不管你叫二哥不叫，我就偏叫你二哥。”伙计说：“您叫我二哥，有甚么事吗？”石禄说：“这院里客官，各屋子全点着灯，怎么没有说话的呢？”伙计说：“他们全睡觉啦。”石禄说：“不对吧！我上屋里看看去。要是没睡觉，我可打你。”伙计说：“您不认识人家，能够到人家屋里去吗？”石禄说：“他们睡觉怎么不吹灯？”伙计说：“人家不爱吹，你可别管。”石禄说：“得，那我不管他啦。你快去炒菜打酒端馍馍，铡草喂马快快的。你要是误了，可小心我打你两个嘴巴。”伙计说：“误不了。”说完一出屋门，又回头一瞧他。石禄一

见，就明白八九。心中暗想：这小子，干吗回头瞧我呀，不用说，想起那年从老王爷那里上大何他们家的时候，半道上那个老杂毛，他们就是回头一瞧我。这个菜饭不能吃，一吃就打滚，打滚就冒水，一冒完水我就睡啦。我必须小心才是。功夫不大，那伙计便将酒饭端了上来，一齐摆好。伙计往外一走，回头又一看他，然后才出去。石禄看那个伙计出去啦，伸手拿起酒壶，一晃荡，然后往地上砖地一倒，直冒白沫子。石禄一吐舌头，心说：这个可不能用，一到肚子里他能咬我。他假作捏着肚子往外走来，到了院中一看，北房西头有个夹道，夹道有一个茅楼。他叫“二哥，这个丸子里也不是有甚么东西。我直肚子疼，要拉屎。”伙计说：“您别在这里拉，快上茅房拉去。”石禄说：“这个茅房里多黑呀。”伙计说：“我给您拿盏灯去。”当时他到了柜房，点了一支蜡烛来，又到了茅房，便将灯放到墙上。此时墙里墙外，全是亮的。石禄借灯光一看，挨着东房山，有半截砍子墙，西边也是一样。茅楼里边是解大手的地方，外边有尿池，是解小手的方。石禄说：“你去看看里头有人没有？”伙计说：“没有人。”石禄说：“我看见里头有人影，你怎么说没有？”当时伙计不知是计，往里去看，石禄便将房门给堵上啦。伙计说：“那我还怎么出去呀？”石禄说：“你这里瞧着我拉屎。”伙计说：“我不瞧。”石禄说：“那么你出去吧。”说着用手一扶墙，他要出来必须从石禄后身往出挤。伙计往外一来，石禄一挤他，伸手挽袖，他一俯身，就将他举了起来，头冲下对准了茅厕坑子，说了声“你下去吧小子！”石禄力猛，噗咚一声，便将那个伙计给填尿坑子里去啦。伸手揪住了双腿，往出一拉，双往里一填，便将他填进尿坑里去啦。石禄站在外头，喊道：“二格，你瞧瞧他怎么填在这里啦？”由柜房里又出来一个，来到茅房里一看，抹头就走。石禄上前把他截住啦，说道：“小子你别走啦！”这个伙计刚要嚷，当时石禄使了一个踏掌，直打到心口上，立时背过气去，翻身摔倒地上。石禄趁着他往后一倒的工夫，就去抄起他两条腿，也给填到尿坑子里。不由心中暗想道：不用说，小子，你们一个好人没有哇。他又大声喊道：“你们快来人瞧吧！他们两个人打起来啦。”当时又由柜房跑出一个人来，说道：“客官，您怎么不管给劝一劝呀？”石禄说：“我不能劝，我一劝他就打我。”伙计来到了外面，石禄说：“你快到里头瞧一瞧去。”伙计说：“您知道他们在那里打呢？”石禄说：“你去看吧，他们在茅房里打啦。”这个伙计进去一看，头冲着坑里一个，那一旁死了一个。他一见转脸要跑，石禄早在后面跟了过来，说“小子，你怎么不把他揪起来呀？”这个伙计一回头，见石禄一张脸暗中带笑。他一看这个情景，连忙说道：“黄头你快走吧！此事不好了。快去西川山口送信。”石禄一听他说送信，伸手抓着他往怀里一带，横身一掌，当时打得脑髓皆出，死于非命。不知后事，且看下回分

解。

第三十八回 穿山熊黑店收卜亭 小杜林奉命搜贼寇

话说穿山熊石禄，连忙奔了柜房，就听见屋里有人说话，说道：“怎么着摆上酒席吃得不太平？我腿快也得吃完了才能去啦。难道叫我看着饼挨饿吗？这件事作下来一千银子，你也分一半。”石禄一拉风门子说道：“一千银子我一个也不要。”进到屋中看见有一桌酒席，迈步走了进来。这个人连忙说：“客官，我们这是柜房。”石禄说：“柜房也不要紧呀，你们这个酒菜，吃了大半不能睡吧？”伙计说：“吃完了再睡。”石禄说：“你这就睡了吧。”说着话伸手拿起筷子来。伙计说：“你那里有酒席你不吃，这是我们柜上吃的。”石禄说：“我那桌菜都咬我。”伙计说：“这桌也是一个样。你吃哪样，哪样咬你。”石禄说：“他咬我我也吃。”伙计一怔，连忙上前用两双胳膊一围，不叫他吃。石禄一见气往上撞，抡圆一掌，便将这个伙计也给打死地上。他一看他的花红脑髓溅了一桌子。他自己出来到各处一找，并无别人，就是他们四个人。原来这四个人是贪心特大，石禄把他们全打死了。这才来到店门前，大声喊嚷：“住店来吧。开张贱卖三天，吃啦喝啦不要钱。住店也不要钱，盖被褥也不要钱。”他高声大嚷了有十几声，从正西来了一位，说道：“大掌柜的，这个买卖是您的？”石禄说：“不错，是我的。”那人说：“您为甚么许的愿呢？”石禄说：“我为老娘活七十七、八十八，耳不聋，眼不花，走道不把拐棍拿。”石禄借着门外的灯笼一看，此人身高九尺，细长两条仙鹤腿。往脸上一看面皮微紫，扫帚眉，大环眼、蒜头鼻子。火盆口，大耳相衬，押耳毫毛，倒竖抓笔一般。头戴紫缎色头巾，紫缎色上衣绒绳十字绊。蓝丝鸾带扎腰，双摺麻花扣蓝绸子底衣，白袜青鞋，肩上扛着一根钉钉狼牙棒。棒上挂着褥套，里面鼓鼓囊囊，不知装些什么。石禄说道：“骆驼你饿啦？”此人说：“对啦。大掌柜的你连今天开张几天啦？店里头有客官吗？”石禄说：“有哇，他们全睡了。”此人说：“他们吃完了睡啦。”石禄说：“没吃就睡了。”这人说：“他们全走累啦。”石禄说：“对了。”原来石禄的心意，叫他进来作饭，自己好吃。来说：“我可不叫骆驼。”石禄说：“那么你叫甚么呀？”来说：“我家住淮安府东门外，卜家屯的人氏，姓卜名亭，外号赤面太岁便是。你打听打听，我怕过谁？”

书中暗表，原来卜亭他是家大业大，生来好武，听见那里有练武的，必定登门拜访，与人交友。因此偌大家财，全行花尽，后来落得乞讨在外。人可是侠胆义肠，在路上还好打个路见不平。凡是会狼牙棒的主儿，全被他给打败了，拿他为尊。身上也有小技艺，蹿房越脊他也成。他自己在家中设摆香案，对天赌过咒：人家一草一木不取。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横心不作苟且，不

偷，不盗，不抢，不劫。自己这才在外作事，后来落得狼狈不堪。“今天你打听打听，我怕过谁？”石禄说：“你怕我不怕？”卜亭一想，我说不怕他，回头不叫我吃饭。遂说“我怕你，那么饭作得了吗？”石禄说：“作得啦，竟等你来吃啦。我三天全是吃酒席。”卜亭说：“好，真是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我三天没吃饭，大掌柜的咱们哪里吃呀？”石禄说：“里头吃。”卜亭随他来到了里面一看，那大桌的酒宴，在那里摆着。急忙上前抓起一个丸子，往嘴里就填。石禄从后面一拦他胳膊，说道：“你别吃，吃了就睡啦。”卜亭一听，遂说：“大掌柜的，你不叫我吃呀，吃完了就睡不成吗？”说完自己一想：哎呀，如此看来我非把他弄爬下，才能吃啦。好吧，想到此处，放下褥套，取出狼牙棒，伸手掀下门帘，跳在当院，大声说道：“大掌柜的你不叫吃，你出来吧。”石禄说：“骆驼，我不叫吃，你就急啦，多好的汉子也怕饿。我是为你好，你是我养活的。我爱你这个大个。”卜亭说：“你管我叫骆驼，我就是，你也得喂我呀。那么你怎么不不叫我吃呢？”石禄说：“我不叫你吃。”卜亭说：“那你就出来吧。”石禄说：“好，我出去看看你有多大的能为。”石禄管他叫骆驼，他给大家胡起外号。这是垫笔书。为是到了中套，石禄遭官司时候，那时众位一看，便可明白八九，知道起外号是情有可原。闲言少叙，且说石禄来到院中。那卜亭看他出来，抡狼牙棒奔他顶门就砸。石禄见他棒奔头顶打来，连忙往旁一闪身。卜亭见打空了，忙一推棒，奔他右耳门子。石禄一矮身，伸手抓着狼牙棒。说的慢那时可快，真是打闪认针之功。石禄抄狼牙棒，右手顺着打去，施了一个凤凰单展翅往里打来。卜亭不敢撒手军刃，见掌到只可往后来了个铁板桥。石禄一见，抬手飞右腿，使了一个里拍腿。卜亭再想躲，那就不易啦，一腿将他翻倒。石禄连忙扔下狼牙棒，上前将他按住，当时就给捆啦。一手提着卜亭，一手拿了狼牙棒，来到柜房，将卜亭放下。那卜亭是苦苦的哀求，说道：“大掌柜的，你把我放开吧，我不吃啦，我是吃错了。”石禄说：“没有一进门就要吃的。你要吃对了，你吃饱了都行。再说你认识我吗？”卜亭说：“我不认识。”石禄说：“你不认识我，我怎么认识你呀？”卜亭说：“自己要再不认识自己，那人就死啦，你快把我解开吧。”石禄说：“你别吃丸子啦。”卜亭说：“我不吃啦。”石禄这才上前将他解开。卜亭爬起把绒绳捡起来，用筷子挟起肉来，又要吃。石禄说：“你别吃，吃了就睡啦。”说着便将肉给打在地上啦。卜亭说：“大掌柜的，我也看出来拉，今天我不把你捆上，我是吃不了哇。”说着毛腰抄起狼牙棒跳在院中，叫道：“你出来咱们还得比比。”石禄说：“你怎么这么急呀？非吃不可，是怎么着，我甚么也不叫你吃。”卜亭说：“我非把你捆上我才能吃啦。”石禄说：“你要能把我把捆上，你才能啦。”说着来到院中，卜亭一抡狼牙棒

奔胸打来。石禄一见，忙使了一个旱地拔葱蹿了起来，一腿，往下一落，劈面一掌。卜亭往后一闪，石禄双风灌耳就打进来了。卜亭往旁一闪身，石禄使了一个外扫膛腿。卜亭一长腰，石禄一伸手将他腰带抓住，往怀中用力一带，卜亭又爬下啦，二次又被捆上。石禄一手提着人，一手提着狼牙棒，来到屋中，往地上一放，把棒立在窗户台上。卜亭二次又央告，说道：“大掌柜的你把我解开吧，我不吃啦。”石禄说：“没有竟吃干的，一点稀的也不吃。你要进来先吃稀的，我不是就叫你吃了吗？”

原来石禄为人最慈，他一想这么一个小辈，没甚么能为，不往心里去。卜亭也不明白这句话，以为真不叫吃啦。其实石禄到是好意，怕他吃完就死了。这回卜亭不由心中一动，暗想他也许是好人，因为我饿了好几天啦，肚肠全饿细啦，又加上我多少日子没吃着酒席啦，一见这桌酒菜，恨不能全吃了才可心，我吃丸子后吃肉，想到此处遂说：“大掌柜的，你行好哪，快这我解开吧，我再也不吃了。我知道我吃错啦。”石禄说：“对啦，你真吃错啦，我要给你解开你还得吃，许吃你再吃，我就不打你啦。”说着话上前将他绑绳给解开。卜亭起来捡起绒绳，绕在腰间，连忙上前端汤菜又要喝，刚到唇边，石禄一推他右胳膊肘，他便撒了手，吧一声，碗筷掉在桌上啦。这回他可真急了，急忙抄起狼牙棒跳在院中一站，叫道：“小子你出来，我非得把你捆上，我才吃得好啦，捆不上你，我吃不好。”石禄说：“骆驼，你真是自己要死啦。我要是把你捆上吧，你又央告，一解开，你又反毛。反毛你又不是个，弄爬下你，又得费事。”卜亭说：“你出来，有话院子再说。”石禄说：“好！”当时来到院中。卜亭一见他出来，一抡狼牙棒，打他底腿。石禄一见，双棒奔着迎面骨来，连忙往前一纵，双手一按地，双腿就起来啦。身子一转，把双腿可就抽在卜亭的腰节骨上啦。当时把卜亭抽了一个爬虎。石禄连忙过去，一用千斤力，压得卜亭直哎哟。连忙说：“得啦，大掌柜的，你把我放开吧，我不是你的对手。”石禄说：“小子，我不是说，不叫你吃吗，菜里头有那个，一吃就死了。”

卜亭这才明白，遂说：“有那个我就不吃啦。”石禄说：“有那个你就不用吃啦。”卜亭说：“我决不再吃了，再吃叫我不得善终。”说着心中暗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大的能为呀？我自出世以来，没有几个跟我平手的，如今他怎么会这么利害呢？我以为我双棒能为大，其实还是不成，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一点也不错。英雄出在四野，好汉长在八方。卜亭此次出世，遇见了石禄，就叫石禄把他胆子给吓破啦。卜亭站起身形，他说酒菜里有那个，待我试一试。当下来到褥套旁，伸手取出夜行衣包，从百宝囊中取出银针一根，一试酒菜，那针立时就黑啦，吓了他一身冷汗，连忙将针收起。过来跪倒行礼，口中说道

：“大掌柜的你是好人！你要不拦阻我，我一吃，那就小喇叭——吹啦。”石禄说：“骆驼，你上外边说声，住店吧，贱卖三天，吃啦，喝啦，不要钱，盖被窝也不要钱。有人一来，那时叫他给咱们做饭，我是大掌柜的，我先吃，我吃完了，你是二掌柜的，你吃。你吃完，他爱吃不吃，那就不管他啦。”卜亭听到此处，他扛着狼牙棒在院子喊，连三拼四一喊嚷，说道：“住店啦吧，开张贱卖三天，吃啦喝啦不要钱。不但不要钱，你要会做饭，有你一股买卖，你做熟了饭，我们大掌柜的先吃，大掌柜的吃完了我吃啦，我吃完了你爱吃不吃。”他在院子里喊，南房上有人答言，唔呀了一声。

书中暗表，原来是江南县赵庭来啦。他因为行在此地，听见有人嚷住店不要钱，这才上房，一看各屋子里全有灯光，听见石禄在屋中说道：“骆驼呀，你倒是出去喊去呀。你在院子里喊，那能有人住店吗？”赵庭在房上答言道：“你们这里是店吗？”卜亭说：“你这位住店的可怪，怎么从房上走哇？”

按下此店不表，且说山东老少众雄，自荷包村起身，石禄何斌哥两个赛马。石禄这匹乃是赛马良驹，何斌那匹是中江五龙的，也是一匹好马。他骑马与石禄赛。因为他子报父仇的心盛，所以要跟他赛马。谁知一拐过山环来，不见了石禄。他怕走岔了道，此时已然太阳平西啦，正想要找人打听打听。正在此时从西边来了一个樵夫。何斌翻身下马，一抱拳说道：“这位樵哥，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个四里屯在哪里？”樵夫说：“您上四里屯，别下这条道，一直正西就到了。”何斌说：“谢谢，谢谢！”那樵夫说完，扬长而去。这里何斌飞身上马，往西而去。到了四里屯，天已然大黑。下了马没进村，自己心中一想：一年吃了亏，十年都得记着了这件事情。这才拉马站在此处等候。工夫不见甚大，众人的马匹到。鲁清说：“何斌你一个人在此，你石大哥呢？”何斌说：“我们二人赛马，一拐山环，我就看不见他啦。直到而今，我就没找着他。”鲁清说：“谢斌、谢春、石锦章，你们哥三个在这路南，房上头一个，房下头两个，从这里往西找。无论店铺住户，全可以查看一下子，恐怕他们里头有鬼计多端。搜找一回，直到西村口会齐。”三个人一听，连忙下马，收拾好了。鲁清说：“街北里是宋锦宋士公，江南蛮子赵庭，草上飞苗庆，你们三位也是一个上房的，往西去搜查，直到西村口。”哥三个答应，当时也换好了夜行衣，各人上屋，往西寻来。那赵庭在房上，听见正西有人连声喊：“谁住店？”他才往西而来到了店口，听见石禄说话，遂说：“傻小子石禄吗？”卜亭说：“你怎么能认识我们大掌柜的？”你叫甚么呀？”赵庭说：“我们一块的。”石禄在屋子里答了话啦，说道：“骆驼啊，他是华阳，是我养活的。”赵华阳说：“我正是赵华阳。”卜亭说：“大掌柜的，这里有人给你送来一只花单来。”石禄说：“你把他拿了来我吃。”赵庭长腰从房上就下来了。”

卜亭一看他来了，原是一个蛮子。身穿夜行衣，背后背刀。那屋中石禄说话：“小脑袋瓜，我的骆驼，原是一个乏骆驼，你可不准跟他斗，一斗他就爬下。”赵庭说：“你姓骆，叫骆驼啊。”卜亭说：“你可别给我改姓，我们大掌柜叫我骆驼，我还不愿意啦，你还管我叫骆驼？”赵庭说：“那么你叫甚么呀？”卜亭说：“我家住淮安府西门外卜家庄的人氏，姓卜名亭，外号人称赤面太岁。你打听打听，除去我们大掌柜的之外，我怕过谁？”石禄在那一旁说道：“骆驼、小脑袋瓜，你们全是我养活的。等一会儿还有许多人啦。”大家正在说话，外边众人到。鲁清一看店门前头有两个纸撮灯，再听店里头石禄、赵庭口音说话，连忙问道：“店里是石禄、赵庭吗？”石禄一听是他们到啦，连忙嚷道：“大清呀，快来呀。我在这里开店啦。”鲁清大众一听，这才一齐各拉马匹，拉进店内。早有店小二前来接马。众人说：“不用你们啦，我们自己来吧。”说着各人先把马拉到后院马棚拴好，将东西物件拿下来，大家来到前面。鲁清追问石禄的前情，石禄说：“骆驼你见了没有？这些人全是我养活的，他们全得跟我玩。”卜亭一看这些人，有老有少，黑白丑俊不等。又一看各位，全有军刃，使甚么家伙的全有。他又一想我访友，可上哪里去访？这如今跟他们在一处呢，可以会一会世外的高人，遂说：“大掌柜，那您给我引见引见呀。”石禄说：“我给你引见引见，你过来。这个是大肚子四，这个是小脑袋瓜，那个是小瞎子。我说大肚子四，小脑袋瓜，这个骆驼是我养活的，你们可要记住了。”他这么一说，与大家一引见，胡送外号，鲁清平素好懈怠，遂叫道：“骆驼。”卜亭说：“我不叫骆驼，我们大掌柜的因为我长的身量高，所以管我叫骆驼。”鲁清说：“阁下贵姓？家住哪里呢？”卜亭这才将姓名家乡，说了一遍。鲁清说：“卜亭，你们二位谁先来的？”卜亭说：“我们大掌柜先来的。”鲁清说：“他不是大掌柜的。他姓石，名禄，别号穿山熊。家住夏江秀水县，石家镇，大六门第四门的。”卜亭说：“他的老前辈呢？”鲁清说：“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你是哪一门的？”卜亭说：“我是右十二门第三门的。”鲁清说：“我给你指引指引吧。”当时另与他见了大家。统通见完，鲁清问石禄道：“石爷来的时候，这里有人没有？”石禄说：“有人。”鲁清说：“那他们全哪里去啦？”石禄说：“你这里来。”当时把他带到毛房，鲁清一看，这里粪坑上露着两个脚丫，那边爬着一个，门外头斜身倒着一个，脑袋没了一半，死于非命。鲁清说：“哪里还有？”石禄说：“这里还有一个。”二人来到柜房，鲁清一看，爬在桌上一个，是一掌打死的，万朵桃花，红白的溅了一桌子。鲁清连忙命人将四个死尸，以及这桌酒席，全埋好了。比方说，将这桌酒席给狗吃，狗都能翻白眼。这个八步紧断肠散，药力特大。鲁清令众人在后院，刨了个坑儿。刨完便将两桌酒席，四个死尸一齐埋在坑内

，里外收拾干净，他们又在各处一搜找。在厢房找上银子两封，字柬一张。上面写着：拿着那石禄赏银五百，拿住鲁清纹银七百。拿着杜林纹银一千。除此三个人之外，拿住其他别人，也有赏赐。原来这是普铎、云峰、段峰三个所派。鲁清大家再在各处来找熏香蒙汗药，是一样也没有。

书中暗表，这些毒药熏香等，全在那两个兵卒身上啦。鲁清一看外人没有了，这才命把撮灯放到院中，将店门开了，这座店就算咱们的啦。杜林说：“咱们到厨房瞧一瞧，是菜全用银针点上一点，防备有舛错。”鲁清杜林二人来到了厨房，伸手一拉屋门，迎面有个厨格子，五个碗一落，一共是三格，有半斤的，有十二两的，也有一斤。三格往下是油盐酱醋。二人用银针一探，并无别色。到乡下白面就是一罗到底，最好的没有。面袋子是一袋挨着一袋，他这厨房内一共是七袋子，另外还有半袋子。旁边有个大缸盆，东墙角，有口水缸，往北有个面案子，旁边立着面棍，赶面杖。那边有一箢篱，靠近窗台有个柴锅。鲁清往上一翻脸看见明柱上，南边有个吊灯，北边有个吊灯，东边有一个大青灯，西边空着，没有甚么。鲁清杜林爷两个，又来到门道一看，大门紧闭。杜林说：“鲁叔父，可不是我小孩心眼多，小心无过。”鲁清说：“依你之见。”杜林说：“老人家，要讲山东省的人，不论是谁，他要是栽了，出个一差二错，那就算咱们栽啦。依我之见，咱们爷俩将大衣脱了，围着店外来一个弯儿。”鲁清说：“好，咱们爷俩走一趟。”遂叫道：“俊章啊，你将大门关上一点。”说完他二人开店门，走了出去，石俊章过来将大门关好。鲁清、杜林爷俩来到店门外，各将大衣脱下，打了腰围子。杜林说：“鲁叔父您在地下，我比您年轻，腰腿灵便一点，我在房上走。”鲁清一听，这个孩子到是比人强的多，遂说：“好吧，就这么办啦。”说完他飞身上房。爷俩一上一下，往东查来。住户铺户，仔细观瞧，凡有灯光之处，便用耳音找一找。直到东村头，杜林在房上一举手，鲁清一见，知道没有破绽。那杜林上了北房，又上了南房，又从东往西搜来。爷两个瞧看明白，并无一差二错。然后杜林下了房，来到店门口打门。石俊章问道：“甚么人叫门？”鲁清说：“是我。”俊章这才把门开了，遂说：“你们两个干甚么去啦？”鲁清说：“我们爷两个兜个弯。”石俊章忙将店门关好，三个人来到北上房。大家在一处，商量着应当谁去做去，问谁也不答应。杜林有点咬群，他说：“石大哥叫我做，养活的这个去做饭可以吧？”遂说：“嘿，骆驼啊，你去做饭去吧。”卜亭说：“我不会，我是鹰嘴鸭子爪，管吃不作拿。”杜林说：“这样说，你是不去呀。非得叫你们大掌柜的跟你去你去才成啦。”连忙向石禄说：“石大哥，您叫他做饭去吧。做甚么样咱们全吃，只要熟了就得。”卜亭说：“那么我要做熟了，你们大家可别抱怨，做甚么样吃甚么样。”原来他也不会做饭，他向石禄说道

：“大掌柜的，我不会作饭。”杜林说：“你会吃不会呀？”卜亭说：“我会吃就得会作呀？”杜林说：“对啦。”卜亭说：“好，那你们在此等着吧，我去作去吧。”说完他来到了厨房一看，东边一份，西边一份。他来到东边打开锅盖一看，锅内还很干净。又一看那旁边水缸是满满的一缸水，他使用盆盛了多半锅的水。来到后面抱一捆干草，搬到厨房，又将风门开啦。人要是会烧火，三五根一续。他不会做饭，大把的往里续。当时随火膛里柴草满啦，自然不能着，竟冒烟。卜亭不知道，他点着了之后，竟往里续草，不大功夫三间屋子里的烟全满啦，他连忙推开屋门。那草的烟真泪眼睛，少时烟出完，那一锅水翻开。他一看水是开啦，这个面怎么和呀。他左右一看，没有法子。忽然想起一个主意，心说：有啦，我在锅里和去吧。想到此处，过去抄起那半口袋白面，扛在肩上，往锅里一倒，少时锅底出了糊味。他这会连忙放下口袋把面棍拿起来，用力这么搅，少时这一锅浆子打好。自己又一想，别管如何，也得叫它熟了，好吃。半天工夫，他把面棍在锅边上一抹，上头还有些个面，便把它插入水里。他便出来一看，西头有两个水桶，连忙过去拿起两个水桶，来到屋中，将横梁撤去。拿起马勺来，就往桶内一倒。两只桶倒满，那里还有一半。便把两桶的梁安好，用手一提，热气熏手。他先将五落大碗，一齐拿到北上房。杜林说：“熟了吧？”卜亭说：“熟啦。”杜林说：“过水了吗？”卜亭是气话，遂说：“过水，你们吃吧。你们几位把佐料对好了，我去搬桶去。”说完转身走了出去。杜林说：“列位，您看，我要不叫我石大哥让他去做，他决不作。会吃不得会作？”鲁清说：“不一定吧。我看他是不会作。”杜林说：“他不会做，怎么熟啦？”鲁清说：“不定做的甚么样。”杜林说：“这就不能要样，熟了就得啦，要样您就上酒楼，这个他就不容易。”他们说话不表。

且说卜亭来到外面，他看见院子里有个大秤，撤下秤坨去，便到了厨房，将两桶挑到了堂屋，口中说：“你们诸位可包含着吃吧。”说完放下两桶，回身拿着桶梁等往出行走。杜林便跟了出来。口中说：“卜爷，明天我给你找一个作饭的地方，好不好？”卜亭说：“你待着吧，我不会作饭，可侍候谁去呀？”说话之间，到了厨房。杜林洗完手，拿了一大把筷子，又拿了油盐、酱油、醋等的佐料，来到上房，一看面还没动啦。他放下一切东西，拿起碗来。到桶旁边，伸手往下一捞面，这刚做的糊是烫的，不由他哎哟了一声，“烫了我啦。”石禄说：“你瞧是不是打板的，别嚷啦！我不会做饭，卜亭也不会做饭，你偏叫他去。这不是成心吗！”鲁清说：“咱们大家全是山东省的人。卜亭是淮安的，人怕挨，金怕练，知性者同居，像你们在镖行里当伙计，就没有会作饭的吗？”当时旁边来三个人，说着：“鲁大叔，别说就是咱们这些位

，没有这些人，我们也能作。”鲁清一看，原来是小豹子石俊章，遂说：“俊章啊，咱们大家来到西川，是来给咱师父报仇来啦，我等大家是尽其交友之道。要看起这种形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遂命石俊章、谢斌等人重新到厨房去做面条。说起做面条，面和完了讲究三光：面光，盆光，手光。将干面撒在面板上，将面取出放在板上。用赶面杖赶匀，拿干面一撒，用刀吧吧的一切，提起两下一拉，真是条条如帘子棍相仿。此时锅水已翻，便将面放入锅中，拿筷子一搅和，盖上锅，少时便煮熟了，用大盆捞了出来。第二把，第三把，全照样煮齐，然后提过水桶一过水，就算齐啦。谢斌拿过土坯挡好了灶火门，将厨房收拾好了。然后三个人拿碗端盆，来到上房。大家人等，这才各人拿碗来捞面，众人吃。夜行鬼张明说：“哪位劳驾给我来一碗？”没有答言。他便背过脸去用手往下一扒，眼珠往下一点，看见了屋中。他先看了看北边后窗户，俱无二色。宋锦过去替他捞了一碗，连同筷子，一齐交与他手。张明接过来，大家一齐用面。张明忽然一抬头，看见窗户正当中，好像有一点黑似的，心中不由一动。他假作咽喉喷，遂说：“好吗，真是着了啦，我还得拉点屎去。”大家一听此言，不由全看他一眼。杜林说：“列位叔叔伯父，您看见我五叔没有？人家刚端起饭碗，还没吃呢，他要拉屎，这不用说，那是当年我五叔刚会扒饭桌之时，我张奶奶没受过老婆母的教训，所以用筷子来指您，您这才留下一个毛病，一吃饭就要拉屎。”宋锦心中也不大痛快，遂说：“五弟呀，你不是年岁小啦，怎么说拉屎呀？”五弟你快出去吧。”说着过来一接面碗，张明低声说道：“兄长怯山把罩子磕啦。”这是江湖话，怯山是北面。他一说宋锦就明白了，连忙点了点头，接过碗来放在桌上。张明一毛腰说：“我就在这里拉。”宋锦说：“外头去。”张文亮伸手取过马杆，往外走。宋锦跟着他，二人来到了外面，到了北房东夹道。宋锦说：“五弟，你在此等候，我去看一看去。”张明说：“兄长可要小心了，千万别把他惊走。”宋锦说：“不能放走他。”说完他便蹑足潜踪，来到夹道的北口。往西来看，见后窗上搭了一条腿，他便一撤身回来了，遂说：“五弟到是来了人啦。”张明说：“哥哥您不用管，待我去擒此贼寇。”说完用马杆往后走来，口中说道：“我没眼睛，住在一个店中，全靠有缘。我肚子疼还不许我拉屎。说我文亮前世因造下了孽，如今我才二目不明。在外面解手，也得靠墙底下，要不我叫店里伙计踩上也骂我。”他来到窗户底下，口中说道：“我在这里拉，大半不碍事吧。”说话之间他翻脸一看，一长腰蹿起来便将那条腿给揪住啦，大声说道：“你下来吧小子，别在这里瞧啦。”“噗咚”一声，落在地上，便将他给捆好啦，用马杆一穿，说：“兄长您过来，咱们哥两个搭着他。”宋锦过来，弟兄二人便将他搭到了前面。鲁清问道：“五弟你拿住人啦？”张明说

：“不错，我拿住了一个人。”此时被擒之人，不由心中暗想：我怎么被一个没眼睛的主儿给拿住了，真是倒霉。鲁清走了出来，此时已将那人放到廊子底下。他过去一提他头，看了看并不认识，遂说道：“列位可以出来，大家认一认，他是哪一路的贼人？”众人一齐出来，看了看没有一个人认识。刘荣说：“我在江湖多年，要是出世的人，没有不认识的主儿。这个贼我怎么不认识呢？”又看了看，笑道：“呀，我看他太眼熟了，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此时就是杜林没出来。杜林还在屋中捞面啦。小花鳞杜兴说：“鲁叔父，您把我兄长叫出来，他或者许认识。”鲁清这才笑道：“杜林你快出来。”杜林说：“您那一片全都不认识，我是一个小孩子，怎么能认识呢？”杜林来到了外面，他一看旁影，遂说：“哪位拿过一盏灯来？”杜锦答应，端了过来。杜林一推他脑壳，毛腰一看，遂说：“原来是你呀！”那人闻言不住的叫：“小爷爷。”杜林说：“那么待我亲解其绑。”说完当时就把他的绳扣解开。那人起身又拜倒，说道：“小爷在上，崔成有礼。”杜林说：“这是我兄弟。”崔成又给叩头，说道：“这是我二小爷爷。”杜林说：“爹爹您请过来。”崔成说：“这是我老太爷。”杜林又将杜凤请过来，说：“这是我叔父。”崔成说：“这是我二老太爷。”老龙神杜龙说：“杜林你不可这个样子。崔成你今年多大年纪啦？”崔成说：“我今年三十岁。”杜锦说：“你为什么管他叫小爷爷呢？”崔成说：“您有所不知，我小爷爷在倒退二年，救过我性命，我无恩可报。”杜锦说：“从今以后，不准你管他叫小爷爷。你要管他叫小爷爷，这不是折受他吗？”杜林问道：“崔成，这些位里你有认识的吗？”崔成说：“我有认识的，镖行三老我认识。”杜林说：“你认得谁呀？”崔成说：“飞天怪蟒徐国桢，恨地无环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他们三位不敢认我啦，恐怕这内中有是非。”那镖行三老一闻此言，便走了过来。徐国桢说：“崔成，你怎么认得我弟兄？”崔成说：“您倒退二年想。”徐国桢低头一想，说道：“我真想不起来啦。”崔成说：“我二十八岁那年，在您镖店之时，专给您买东西送信。你给我五百两银子，叫我给杜家河口过银子，我一去未归。我走在中途路上，相离杜家河口不到一里地，路东有片松林，那里有男女说话声音。”杜林说：爷爷，那一年我十四岁，您叫我上当家嫂嫂买盐去。那时我赤身梳着一个小冲天辫，拿着十个制钱，一个毛蓝布口袋，正走在松林的西边，听见有女子跪着直央求，那时我到了里面一看，站着一个人，身高九尺，身材魁梧。面上有斑点，左边有一块痣，棒捶口，三角眼。浑澄澄的两个眼珠子，蒜头鼻子翻鼻孔，大嘴，长耳相衬。头戴紫缎色八棱壮士巾，蓝缎条勒帽口，鬓边斜插茨菇叶，顶门一朵红绒球，突突乱跳。身穿紫缎色贴身靠袄，青缎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鸾丝护带煞腰双搭蝴蝶扣。薄底靴子，身披紫缎

色一件通氅，上绣花花朵朵，淡青里儿，肋下配定一口鬼头刀，黑沙鱼皮靴，青铜饰件，真金吞口，蓝挽手往下一垂。在他面前跪着一个年青的少妇，身穿一身布衣服，挽着头发。地上放着一个小包袱，面上吓得惊慌失色，右首放着一封香。当时我不明白，我便藏在草地里啦。此时天已要黑，听见树林内贼人说话：“妇人，今天你要应我片刻之欢，我将白金周济于你。”又听那少妇说道：“大太爷我由南边来，走在此地。我以为您叫了进来，打听道路，谁知您向我求取别情。现在我家中，有婆母染病在床，一时不能离开人。”那贼人说：“妇人，在家中还有甚么人？”妇人说：“有我婆母与我丈夫。”贼人说：“你丈夫可曾在家？”妇人说：“我丈夫盐商作事，逢年过节才来家一次，送来的用度。我婆母在家卖盐为生。现已然过了五月节，连回来都没有。从此到盐店很远，我一个女流之家不好前去找他。我那婆母病体沉重，我打算回到娘家：一来为打听偏方；二来为借纹银十封，我们好度日。我那夫主不在家，那老太太倘若有一差二错，容我丈夫回来，他要一问我，我有何言答对。今天在路上，巧遇大太爷您，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妇人回家，好侍候我那婆母去。”说话声音，是悲悲切切。又听见那贼人说道：“妇人，你只要点头应允，还则罢了。若不应允，我有刀非要了你命不可。”说话之间，他拉出刀来，是执刀威吓。妇人还是苦苦的哀求，说道：“小妇人我是一个中户之人。再者说，这林中冲天冲地的，许多不便。”贼人说：“从此到你家有多远？”妇人说：“二里有零。”恶贼说：“我不能去，就在此求片刻之欢。”妇人一死不听。

此时崔成从正北来，原来他从镖行拿五百银子与杜锦送去。正走此地，天色已晚啦。他听见树林中有男女说话的声音。他便来到林中一看。自己认得此贼：他姓焦名英，外号阴阳鬼的便是。他又一看那少妇，人很忠正，臊得面红过耳，跪在地上是苦苦哀求。崔成说：“焦大哥，您在这里干甚么啦？”那焦英说：“崔贤弟，你从哪里来？”崔成说：“我从青州来，要上杜家河口，您在此处作甚么呢？”那少妇一听，连忙转过面来给他磕头，说道：“这位大太爷，您要认识他，您就与我们讲一讲情吧。”崔成说：“焦大哥，是怎么回事？”焦英说：“妇人住口。”遂说：“崔贤弟你走你的，我的事你不用管。”崔成说：“我既然遇见了，自然要问一问是怎么一段情由。”焦英说：“我在林中歇着，看见此妇人从南边走来。是她长得有几分姿色，我一见她，邪火上身，要在此地求片刻之欢。”崔成说：“焦大哥，我给杜家河口过镖，遇见此事，请你原谅她一二，放他去吧。”焦英说：“你休要冲散姻缘，我要住店，囊中不足。”崔成说：“不要紧，我给您二百两，先去住店。天明进扬州府，找到勾栏院，石榴花您捡样挑。”焦英说：“我到那里你给二百银子，我要

招了病，你给治吗？”崔成说：焦大哥，我给你二百两银子，是我搭救这位贤嫂，你没听说她家有病人吗？你家里要也有姐和妹，在半路途中，被淫贼捆住行不行？”焦英说：“崔成，你不要管我闲事。”崔成说：“我还是非管不可！我与这位贤嫂，虽然是路不相识，可是今天我是非管不可，况且此地离杜家河口不过半里之地，倘若有一个来。焉有你的命在！”焦英说：“既要偷花盗柳，那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杜家河口不来人便罢，若是来人，指不定谁死谁活呢？”崔成听到此处，遂说：“姓焦的，咱们两个人树林外头，分上下论高低，我不是你的对手，这位贤嫂，任你自便。”焦英说：“妇人，你要早点头，焉有此事？少时我将崔成一刀结果性命，少时美事办完，我也叫你一命归西。”妇人说：“大太爷，你一刀把我治死得啦。可惜我家中那年迈老母，盼儿不回。”崔成听到此处，心中焦急，纵身跳到林外，将大衣脱下，放在草地上，亮刀一站。焦英也赶紧甩了大衣，收拾俐落，提刀跳到林外，上前提手一晃，当前一刀劈来。崔成一见刀到，忙用刀一挂他腕子，那焦英抽刀便走。崔成横刀抹去，那焦英一低头，崔成飞起一腿，便将他踢倒，过去一脚踩住，举刀说道：“焦英你还有命在吗？”焦英说：“崔贤弟，你饶我这条性命，你此时能奈比原先长啦。”崔成说：“便宜你，要不然我是手起刀落，要你性命。”说完一抬腿，焦英爬起，将刀收好。到了松林，恶狠狠的瞪了妇人一眼。毛腰将头巾大衣卷在一起，低着头往南而去。这个妇人见贼人已走，心中放心。那崔成也拾起大衣与小包袱，提刀到了林中，说道：这位贤嫂，您家住哪里？我可以将您送了回去。”妇人说：“这位侠客爷，我谢您啦，您多受累啦。我要一死不要紧，我那婆母要活活的急死。”说完拿起药包跟那封香出树林往北，崔成提刀在后跟随。来到正北路西高土坡，有一家，坡上座西向东有三间土房，有竹子勒出来的花帐。妇人将药包放在地上，伸手去开篱芭头的门。就听南间屋中有妇人的声音问道：“是谁呀？”说话声音带着病音。妇人说：“是我。”那妇人说：“儿媳回来了。”你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啦？”妇人拿起药包和香便进去了。那云中燕崔成偷偷的来到南房山偷听。那妇人进到屋中，放下东西，进到南里间，见她婆婆双腿跪倒，说道：“娘啊，我此次回到娘家，已将银子借来。给您买的药，请的香。回来之时，正走在我叔父的坟前的那片林子外，不想那里有一人将我叫住。我以为向我打听道路，谁知他要胡行。多亏来了一位侠客爷，才解了我的危急。”又听那年老妇人说道：“哎呀，儿呀，你快烧好开水，沏壶茶。将那位侠客爷请进来。”崔成在外边一闻此言，连忙取出二百两银子，心说：我要给焦英，他不定作甚么用呢？那我为甚么不周济他婆媳呢？这也算是行侠作义。想到此处，手托四封银子，来到门前，叫道：“这位贤嫂您请出来，我在盐场，接见我那兄长。我问他家中还有何

人，他说家中有一位老母，还有我义嫂，在家替我尽其孝道。贤嫂不要见怪，小弟我不信，他叫我带来白金二百。在背静之处，访一访贤嫂有异外别情没有？如今我已然访清。不怪我那兄长，在外与你传扬美名，果然名不虚传。

”那少妇在屋中一闻此言，连忙问道：“侠客爷，您真跟我夫主是神前结拜吗？如果是真，那么请您进到屋中，请用茶水。”崔成说：“不成，现下我一路之上，事情太多，不能多时耽误。贤嫂这里有二百两银子，快拿到屋中去吧。

”少妇出来接过银子，连忙问道：“这位侠客爷，你贵姓高名？”崔成说：“你此时还不用问我，你先将银子拿到屋中，我必有真名实姓相告。”妇人接过银子来到里面，到了南里间，说道：“娘啊，我那夫主他在外结交一位朋友，给咱们带回二百两白银。”又听见老妇人说道：“儿妇你怎么也不问一问人家姓氏名谁？叫人家进来喝茶水，吃点甚么再走。”少妇一闻此言，连忙二次来到外面。此时天还没黑，再找那位恩公，是踪影不见。妇人回到里面，禀告她的婆母说：“娘啊，那位恩公踪影不见啦。”那婆母鲁门张氏说道：“你不知那是行侠作义之人，当然不肯见我。他为周济咱们，姑娘你暂且将门关上。”妇人答应，关好了门，将那四封银子放在柜中。张氏道：“姑娘，你到院中祷告上苍，给那位侠客爷磕三个头，保佑他平安”按下他们不表。

且说云燕崔成他从这里跳下坡来，上大道直奔杜家河口。又到了树林前面，一个没留神，脚底下一绊，栽倒在地，不由说道：“我命休矣。”原来是焦英使出阴毒的行为，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他看见那崔成送妇人往北走，他便在暗地里跟随，跟到了正北，看见了崔成正在那里周济人银钱。焦英照旧道回，到大道树林等候崔成。此时天已然黑啦，他准知道崔成一定回来，上杜家河口去交镖钱。等了工夫不大，果然看见崔成从北边回来啦。他看崔成从哪边走，崔成走东边，他往西歪身，用右腿扫地；崔成要走西边，他往东边一歪身，用左腿扫地。崔成不知，当时被他绊倒。自知遇见仇人，只可双手一抱头，口中说道：“我命休矣。”那焦英一脚蹬住他脊背，哈哈大笑说道：“好你个崔成，别看我明着不是你的对手，我在暗中将你绊倒，非一刀将你杀死，提你首级，去威吓那少妇不可。从其我美色之情，床中之事一完，我再将他婆媳二人一杀，拿走那二百两银子，与你的三百，然后将你一埋，我漂漂亮亮的来把亮子，然后扬长一走。”焦英说完，左手一抓他的发髻，举刀往下就落，耳轮中“噗哧”一声，崔成没死，焦英脖子抹进半边去啦。

书可是慢，想当时作事时候可快，那焦英举刀之时，那杜林要去买盐去。看见此事，藏在蒿草地里，不由心中埋怨自己，我为甚买东西不穿衣服呢？这要穿好衣服带上刀及暗器，我早就要了他的命啦。后来看见他们两个人杀在一处，后来看见崔成把他踢倒。依杜林的心理，过去一刀把他杀死，方解胸中之恨

。谁知崔成一时有恻隐之心，把他放啦。崔成送那少妇一事，杜林不由中心赞美侠义之风，后来看见焦英由南边又回来了，他跟在后面向北走。杜林一见，心中暗想，心说小子，不用说你要暗算崔成，那可就别说我要暗算于你啦。再说你们这些莲花党是留不得的，远近不分，到处见美色起淫心，令人可恨。他看见焦英爬在上坡底下，他可就蹲在一旁。后又看见他跳出来往回跑，杜林也随着回来，往树后一蹲。别看他人小，胆子最大，身体更是灵便。功夫不见甚大，焦英坐在树林头里，面向北，杜林看着，工夫不大崔成来到，被焦英绊倒。焦英举刀要杀他，杜林便跳了下来，来到切近，用左手一推他的后脑海，用右手一挂他的后背，往一块一搂，刀就到了焦英哽嗓上，立时抹死。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夜行鬼戏耍捉刺客 云中燕路遇阴阳鬼

话说杜林抹死焦英，忙用腿一拱他，死尸便爬在崔成身上了。杜林一长腰，便蹿进蒿草之中，到了那里看着。此时崔成是竟等一死，谁知噗哧一声，有物件打在自己身上。自己平时听见镖行三老说过：昏昏沉沉便是死啦。再说，咬手指头，若是疼，便可知道自己没死。想到此处，将手伸入口内，用牙一咬知道疼，这才知道自己没死。翻身起来，将焦英的死尸推在一旁。崔成当时把他的腰中银钱，全给掏了出来，说道：“小子，你也有今日。这不定是哪位侠客爷，将你斩首，搭救我的性命。这可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一般。”忙向四外一看，不见有人。此时满天的星斗，遂向四外说道：“是哪一位侠客爷救我一命，可以请出来，我见一见，日后准知道是哪位搭救于我，将来我好登庄。”且说崔成，来到松林，于是看东西物件，一样不短。死尸是埋好啦，天光就快亮啦。他便一狠心，离开山东省。他饥餐渴饮，晓行夜住，来到西川地面。不由自己心里暗想：我到西川投奔谁家？见人打听马家的财主在哪里住，有人告诉他奔回里屯，来到四里屯的街当中，在那里一练把式，自己把刀法练好，自有你吃饭之所。崔成说：“四里屯在哪里？”此人说：“在街的当中。”崔成一听此言，谢了人家，他便一直打听，来到四里屯的街当中，看见有一个空地。

书中暗表，这个空场，乃是粮食市。他就在这里将小包袱放下，将大氅脱啦，绢帕蒙头，前后撮打拱手，将刀摘下，将十字绊丝鸾带紧了紧，便在场中打了一趟大红拳，踢了一趟潭腿，按潭腿一共十二趟，一趟分八腿，一腿分八招。时常有人说：三络毛，四门斗。这话是被人叫白啦，其实是三手忙、四面走。崔成他一练，很有个样子。往高一纵，真有七八尺。往下一伏，鼻梁子着地。练得工夫不大，外边就站了一片人。内中有人说话，说道：“练把式的，你这是哪一门的？”崔成一闻此言，连忙收住拳脚，问道：“哪位朋友问？”旁

边有人答言，说道：“你要问是谁问的，不错，是我问的。”崔成一看此人身高九尺开外，胸前厚，膀背宽，精神足满。往面上看，面如姜黄，尖脑门，细眉毛，长眼睛，黑眼珠太小，白眼珠大。蒜头的鼻子，薄片嘴。一嘴碎芝麻牙，小元宝耳朵，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竹簪别顶。蓝绸子裤褂，绒绳十字绊。青抄包煞腰，洒鞋白袜子，花布的裹腿，手中提着一包袱。此人来到了里边。崔成问道：“阁下贵姓啊？”来人说：“我姓王名凯，人送外号镖连枪。”王凯说：“你贵姓？”崔成也通了名姓，王凯说：“你祖居何地？”崔成说：“山东东昌府的人。”王凯说：“你是东昌府的人氏！来到地面，有何贵干呢？”崔成说：“我来到此地，为是访一位朋友。可惜无有引线之人。”王凯说：“你我二人插拳比武，就是以武会友。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安身之处，我那占山为王的宾朋不少。”崔成说：“我是那二十四门前三门。”他一听是莲花门的人，要跟他插拳比武，不由心中暗想：“我倒要看一看你有多大的本领，遂说：“朋友今天你来到此处，问我是哪一门的人。你取其何意？”王凯说：“我问你是哪一门的人，这是赏你好大好大的脸。”崔成说：“你不赏大脸又当如何？”王凯说：“我是扬拳便打。”说到此处，上前提手一晃，劈面掌，往下打来，五脏内就得受伤。什么切掌踏掌，这全算是气功能为。要是金钟罩的功夫，也是怕这几手。后文书大莲口赴会，生铁佛伍云僧，乃是金钟罩护体，被石禄一撮掌，打出了血。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如今且说崔成使了一个撮掌，王凯连忙使了一个缩颈藏头式，躲过此掌。崔成见他躲过切掌，当时左脚尖一点地，右脚一用力，立时绕到王凯的身背后。来到他身后，反背撩阴一掌打去。王凯再想躲，那就来不及啦。“吧”的一声就打在脊背上啦，打得他往前出去好几步，险些爬下。自己觉着心中不合适，哽噎一发甜，“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啦，两眼一发黑。外面有人喊道：“王贤弟不要担惊！他不是一个小山东吗，待我来交战于他。”王凯抬头一看，遂叫道：“三哥呀，你可多小心了！小辈手下太黑，武艺太高，在你我的肩左。”崔成一见，说话之人身高八尺开外，细条身材，头顶上有几个包，又有四五个肉瘤子。书中暗表，他有七个肉瘤，连他头，因此得外号，叫八头太岁，姓孔名方。他是西川孔家寨的，皆因银花沟是走了一个普莲，他才来到此处。今天他见王凯被人打吐了血，这才上前搭话，便问道：“你就是崔成吗？”崔成说：“不错，正是在下。”孔方说：“崔成你从山东省来到此地，不知维持朋友，你反倒见一个就比下去一个，那你岂不是早晚失败吗？没别的可说，今天咱们二人插拳比武。你要是胜的了我，立时我把你引到山上，大小给你个坐位。”崔成说：“阁下，你有多大的本领？你祖居那一处？”孔方说：“我乃是大龙山后孔家寨。我们那里，除去太岁，就是阎王。”崔成说

：“这么说我得跟阁下领教一二。”孔方便将大衣头巾全行摘下，说道：“王贤弟，你先给我看守这两样东西，待我与你报这一掌之仇。”崔成哈哈大笑，说道：“你休要口出大话！今天咱们比武，我要不把你头顶上的肉瘤子，一个一个的全给揪了下来，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说话之间，伸手取出匕首刀来，约有七寸来长，光亮无比，风霜的快。“孔方，我先把你的顶门的那个给你拉下去吧，省得戴帽碍事。”孔方一听，心中大怒，上前提手一晃迎面一掌，两个人当时就打了起来。这二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崔成右手的刀，往下一垂，左手伸开是一切掌，用磕膝盖一顶他前胸，这一掌正打在他脖子上，那孔方往前抢了两步。崔成好有一比，打闪的一个样，用刀一走，“倏”的一声，他头顶上的粉瘤子，当时就落了下来。这一来戴帽子真合适啦，孔方头上的血就下来啦。崔成说：“这你戴帽子可就好啦。休要见怪，是我走手了。”孔方说：“崔成你不用担惊，我并不恼你。这不是当着大家你把我的肉瘤子给拉下去啦吗，我倒爱你是英雄。你把药取出来，先给我上点，咱们弟兄是不打不交。你不在山东，来到西川，所为那般呢？”崔成便将山东之事细说了一遍，可没说杀了一个焦英。孔方一听：“这个杜林，别看人小胆子可真不小。十四岁的娃娃，怔敢亮刀杀人。你不是给我削去一个包吗，你看我耳下这个包儿，才危险啦。那年我与他动手。小辈给我一刀，将耳下瘤划破。那时他要往下一垂腕子，我的人头就掉了。你是山东省的人，我倒要跟你交交。你要是立着刀下来，焉有我的命在？”崔成一闻此言，连忙取出药来，与他敷在刀伤之上，遂说：“你我没有多大冤仇，不过是见面之情罢了。”孔方说：“你随我来。”当下两个人来到罗家店，正赶上罗文龙在门前站着。崔成说：“这就是罗家店吗？”孔方说：“不错，这里正是罗家店。此位乃是我的拜兄，金棍将罗文龙。”罗文龙一闻此言，连忙问道：“孔贤弟这位是干什么的？”孔方说：“这位在粮食市卖武艺，武艺超群。”罗文龙道：“贤弟呀，他可是山东省的人氏？与咱们西川路人，脾胃可大不相同。”孔方说：“兄长，你可不要提话打岔。那山东省的人，也有交友之道。咱们西川也有不好门的。”罗文龙道：“此人贵姓？”孔方说：“此人姓崔名成，云中燕子便是。”罗文龙说：“好，那么请进来吧！”当下将他二人请进柜房屋中，分宾主落坐。他这才追问崔成的前情。

书中垫笔书，他不得不撒谎。他早就知道西川路莲花党的人，久迎山东保鏢的为仇作对，因此他才改为假话。罗文龙说：“孔贤弟你被他给你削下一个粉瘤子去，从今往后我与你改个外号，叫做多头太岁吧。咱们哥三个说一句笑话，你见着一个山东人，你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自己的劲儿不小。你是艺高人胆大，在咱们西川路上，有个三十里五十里的，有你这么一个八头太岁孔方

，你要真是像咱们门长那样的名誉，我全不嘱咐于你。”罗文龙怀壮志，说话全是随便的。“山东省人，人家全是齐心，互相帮助，位位的全是手黑。孔贤弟，你也算是两世为人。崔贤弟，你们贵省人，保镖的最多，护院的也不少。咱们江湖之中，成名的不少。山东省人脾气猛烈，好打路见不平。一提起来山东省三个字来，是人人皆爱。”崔成说：“罗仁兄，是您要抬爱我们山东人，说话可别客气。”罗文龙说：“是，我请问贤弟一声，为甚么不在山东？为什么来到西川路呢？此地有甚么高朋贵友呢？”崔成说：“我特来找我二主人。”罗文龙说：“是哪位呢？成名的便知。”崔成说：“此位大有名誉。”罗文龙说：“是哪一家呢？”崔成说：“我在山东济南府南门外连水县打虎滩，金花太岁普莲是将之尾，兵之头。皆因普大王叫我带领兵卒，白银十封，下山去买应用的物件。我在连水县南门外，吊桥以北，路西酒馆吃酒，路东三家赌场。那时我吃酒过量，因此上了宝场，十封白银一宝没红。我因为是下山置买物件，不想赌博输钱。我家大王说过一回，我是旧习文，故此我便没有脸目回山。这才将兵卒还回山口，我一人够奔西川，来到银花沟，二大王普铎的门下。来到那山寨里面，我要打算报去那失银之恩。不过我与二大王，素不相识，拜托仁兄代为介绍，您可曾认识他人。”罗文龙一闻此言，便鼓掌大笑，遂说：“崔贤弟你们艺业浅薄，不能跟普通人久在一处。”崔成说：“那么依您之见呢？”文龙说：“你要胜的了我的拳脚，那待我将你引到银花沟，与他人相见。”孔方心中暗想：如此甚好，我那拜兄，必要与我报那割包之仇。崔成说：“罗仁兄啊，你我要当场比武，是举手不留情。”罗文龙一闻此言，不由心中暗想：我必须设法胜了他才成。要与我那拜弟，报那削瘤之仇才成。”此时那崔成也暗做准备，将头巾也摘啦，大氅脱了下来，紧一紧丝鸾带。罗文龙收拾齐毕，转身形往外，说了声“崔成，随我来！”院子里打扫干净。罗文龙说：“崔成，咱们二位可是素不相识，你要是把我打个手按他，我可以带你前去。你要是胜不了我，那银花沟你就不姓崔啦，我姓罗的就打发你家去啦。”崔成一闻此言，并没还出话来，心说只不定把谁打发家去哪，遂说“请啊”。文龙上前抢步，右手一晃，左手的两手指直奔那崔成的二目而来。崔成一想，这小子是下绝招哇，连忙一掉脸没还招儿。罗文龙劈面掌到，崔成往旁一闪身。文龙往前一进身横着一个撮掌，崔成又没还招。罗文龙见他三招已过，并没还招。这才知道来人武艺比我二人胜强百倍，遂问道：“崔成你为甚么不还招？”崔成说：“罗仁兄，我叫您作引见之人，小弟焉有还招之理？”文龙说：“崔成你说话，言之差矣！你不把我战败，你怎能进山？”崔成说：“我一还招你就输啦。”罗文龙说：“你为何不还招呢？你要战不败我，你如何进山？”崔成说：“罗仁兄，小弟要是一还招，您输了可别记恨前仇。

”罗文龙说：“焉有记仇之理？”崔成说：“那我可要多有得罪了。”罗文龙说：“请吧。”双掌使了一个白猿献桃，崔成便往下一矮身，双手使了个海底捞月，将他双手捞住，往里一拉，往上一扬，崔成可就转到罗文龙的胸前。那罗文龙一见，忙一用力往上一扬。崔成借劲往起一悠，双腿挂着了他的腿。这个时候罗文龙可乐大发了，翻身跌倒。这手功夫名为反臂千斤坠，把罗文龙的五脏六腑，满给踢翻了过，险些把他踢死。崔成把他踢倒，这才撒开他的手腕子，挺身站起。回过头来一看罗文龙，见他直张嘴，连忙说：“孔主，我们哥俩个赶紧把大爷搀起来遛一遛。”这才把他扶起。文龙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罗文龙说：“崔成，咱们两个人并无仇恨，你怎么还使千斤坠呢？这要是真有仇，这下子就要了我的命啦。”崔成说：“兄长您要是那么说，您没有毒招，也招不出我用绝手。倘若西川路的宾朋，不群战，要讲单打单斗，我说话敞一点，无论他是谁也是难讨公道。”罗文龙说：“好，孔贤弟，你去把你的三哥二哥叫来，与我报这个千斤坠之仇。”孔方转身形往外，到了东村头路南三友店，叫来罗文虎、罗文彪，三个人一同来到店内，追问里面动手的情形，孔方细说一遍。文彪说：“好，二哥闪开了，待我与他过一过家伙。”崔成说：“阁下不懂。”文彪说：“我们是亲哥四个。往往有俗语，是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崔成说：“阁下排行在三。”罗文彪说：“不错。”崔成说：“我可是山东省的人，人与人不同。我跟你们哥四个动手，可是还有世外高人呢。”罗文彪说：“你就是跟我们哥四个动手。”崔成说：“罗三爷，我今天说话抖一点胆，我在这里住个三五日，房价饭钱我全照给。每天有四位跟我动手，分上下论高低，无论是谁把我踢倒，那时我抱头一走出西川省，滚回我的故土原籍。”

书中暗表，罗家哥四个，就属文彪的武艺好。四里地长街，就得叫他过去。罗文彪说：“咱们过军刃。”崔成说：“过军刃，难道赌生死吗？练武的人，胜败输赢乃是常理，为甚么要赌生死呢？”罗文彪说：“你我一战，咱们是有能为占上风，无能为认母投胎。”崔成闻此言一横心。孔方说：“崔成，你要有能为躲得开他这一条棍，就算你成。他的外号叫铜棍将镇西川，西川的无敌手。”崔成说：“好！咱们哥俩过一过家伙吧。”说话之间也就拔出了刀啦。罗文彪收拾俐落，来到影壁后头取过一根熟铜棍。齐眉者为棍，故为百军刃之王。崔成提刀一看他，要依着文彪的心里是一棍就打得他骨断筋折。要打在头上，必须万朵桃花，死于非命，方趁心意。不过是遇见没有能为的人，他能如此。真要遇见有能为的主儿，他也难称其意。崔成一见不由暗想：我一个人来到西川太孤，一两招就得见输赢。遂说：“三哥手下留情，请进招吧。”罗文彪双手拿定铜棍是轻如鸿毛，要打到人身上，是重如泰山。崔成横刀观看，不

由心中暗想：我要把他杀了，那时我一人难敌三人，架不住他们人多，莫若我多少叫他们挂一点伤，也就是啦。想到此处，见那文彪横棍一撮，崔成看他这是绝招，往上一纵，腿准抡上。往下一坐腰，头部就得挨上。他反到往前一扑身，横刀来个正砍。罗文彪往下一猫腰，这刀就顺头发就过去啦。刀一过去，文彪搬棍头往上一立，压他的腕子。崔成用左手一推他的左手，顺胳膊一压，右手刀往外一撕。罗文彪急忙往下一低头，这一刀当时将他手绢削了下去，连带一块头皮，鲜血流下来。这一来是他的刀法利害，二来是他身形真快，再说他眼神最好。所以一刀将他后脑皮削下二指宽一下子去。崔成连忙说道：“三兄长是我一时失手，多有得罪。来呀，快上点刀伤药。”说着伸手取出药来，替他敷上，用布包好。罗文彪一横亮银棍，上前说道：“崔成啊，你我分上下，论高低。你将我兄长打吐了血，如今又将他头皮削下一块，咱们二人是有死有活。”崔成说：“罗三爷，你们哥们跟我动手，我是十成能为，才拿出三成来。你不信咱们二人过招，一照面，我就叫你挂伤，你这还打甚么呀。我要与他一动手，一招面再就结果他的性命，伤你们我就不肯了。”罗文彪说：“好，你不要说的朗言大语，我全不怕。而今你我是有死有活，非看一看你是怎么一般利害。我们哥们不挂伤不算啦，再说咱们已然是过了家伙啦，还说甚么容让的啦？”崔成说：“要是一招不让，照面就得见输赢。”他们二人正说着话，后边的铁棍就打下来啦。崔成往前一上步，后边铁棍就打来啦，“吧”一声把地砸了一个坑。崔成一转身，平着一刀直奔他右耳门子。孔方一见，大声说道：“姓崔的刀下留人！”崔成见刀已然临近，听他一说，连忙用刀一扬，刃朝上，顺着右脸，往上一走，那右边耳朵，就掉下去啦。文彪一看四弟的耳朵掉下个去，他就急啦。崔成说：“无名的小辈，你没报通你的名姓，给你家崔某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你是甚么东西，如此看来你们这西川路上的人，好不是道理啦。若不是孔方说了一句话，我定叫你的尸首两分。”罗文彪说：“崔成，你可千万不准说出不逊之言，他不是外人。”崔成说：“他不是外人，是甚么人呢？”罗文彪道：“那是我四弟罗文豹，别号人称铁棍将。我弟兄金银铜铁四条棍，震西川。你如今将我弟兄四个人战败了，你可算一个豪杰。待我将你引入银花沟，会见我那兄长普铎。”崔成说：“我崔某人来到西川不讲人多，不讲暗算，你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我也不惧。生死置之度外，生而何欢？死而何惧？”罗文彪说：“崔成，为人作事，我四弟无知，你我也就不必动手啦。你在店中等候，我二人上山，面见普铎，引你入伙。”崔成说：“就是吧，您见了普二大王，多给美言就是。”罗文彪说：“你不必多言，如此看来，你的武艺是压倒西川。”罗文龙与多头太岁孔方三个人上山。文彪说：“你们哥三个先在店中等候，待我弟兄去面见他

人。山上若是用人，我叫孔方回来，再请你上山，天下占山是一家。”

说完三个人出店，崔成送出说道：“三位兄长，我可不远送了，听您的回话。”三个人说：“中啦吧。”当时三个人从此一走，来到中途路上。罗文虎说道：“孔贤弟，可不是我心眼多，究竟我心中犹疑不定。”孔方说：“大哥您只管放心，那崔成在山东地面待不了啦，一心投咱们西川来。要是再不收留他，那他就没地方啦。”罗文虎说：“那他们在山东待不了啦？”孔方说：“是呀，他但分要是能有地方，为甚么往这里跑呢。依我之见，咱们到了山上禀报普铎。到了那时把山上规则，预备齐备，考查他的胆量如何。”弟兄三人主意已定。少时到了东边山的山口。一进山口，直到寨门。到了门前，说道：“兵卒，二大王可在山中？”兵卒说：“正在山中。”三人说：“可以给回禀一声，就说我们弟兄来啦。”兵卒说：“您三位常来常往，还用回禀，干什么呀！”三个人来到了里面，来见普铎，行礼毕，普铎说：“三位贤弟有事吗？”罗文龙说：“有事。”当时将崔成之事细说了一遍。普铎说：“他的艺业如何？”罗文龙说：“他的艺业比我弟兄胜强百分。”普铎一闻此言，吩咐鸣锣聚将。当时锣声响，兵将人等聚到厅前。普铎用锣锤一敲锣边，大家一声不响。普铎说：“头道寨大门以里，要兵卒四百，要这样的预备；二道寨栏门之内，要这样的形景；三道门以里，也派四百人要这样的办理。”当时又挑出四个身量最高大的喽兵出去接崔成，要这个样的办理。大厅前边喽兵，必须如此的准备。按下此大厅不表。

如今且说云中燕子崔成，在外边等的功夫大啦，这才看见从里面走出四个身量高大的喽兵。身高九尺开外，各个身体强壮，粗脖梗，大脑袋。青布贴身靠袄，蓝布护领，青纱布扎腰，青布底衣，鱼鳞洒鞋，青布袜子，青布裹腿。一面两人，旁边站立。崔成往山上一看，是土雨翻飞，烟雾弥漫。不大工夫那多头太岁孔方才从里边走了出来。孔方说：“崔贤弟，往里请啊！”崔成当时迈步往里要走，旁边兵卒说：“朋友，慢走！这里上山的规矩，你可曾知晓？必须先将军刃物件百宝囊大氅，一齐全行摘下为是。”崔成一听，连忙将那些完全摘下。孔方说：“贤弟你可要遵山令，屈尊屈尊。”崔成说了一声“好”。说着把双手往背后一背，过来人将他绑了。孔方说：“多有得罪了。”说完他往里跑回见普铎，二次行礼。此时屏风门里预备下八仙桌一张，桌上放着一块方盘，里头一块墩肉，旁边一口牛耳尖刀。孔方见预备齐啦，这才吹哨子一声响。崔成才进头道寨门，他一看这两边有四百兵卒，每人全是青绢帕罩砂，前后撮打象鼻子疙疸，各人手中一口斩马刀。两方面刀交结一处，当中是走道。崔成一见，这才低头钻进刀下，往前行走。走在中间，上边刀“呛啷”一响，崔成并不担惊害怕，面不更色，仍然往前走。那孔方在暗中一看他，真是面不更

色。崔成一看那边还有刀搭十字，也须低着头看着走。来到二道门以里，又是四百人，每人还是单刀，上头刀尖对刀尖，下边也是如此，刀刃冲外。崔成到了此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由心中暗想：这普铎乃是西川的有名总瓢把子，果然与他人不同。可是我崔成来到此地，不能叫他把我们山东人脉给耗了去，一笔写不出两个山东省来。想到此处，他这才将死置之度外，当时钻刀而进。又来到三道寨门，还是四百名兵。每人全是单腿打扞，手中全是攒竹枪一条。三道门直到屏风门，不见甚远。此时崔成施展绝艺，脚尖一着地，一长腰，“哧”的一声，就纵进屏风门。当下距离有两丈，燕子三抄水，那全不足为奇。他这功夫，比那个都快，要不他怎叫追云燕子。他现这手功夫不要紧，当时吓退了群贼一怔。崔成来到里面一看，迎面有一座八仙桌，桌旁站着一个大兵卒，他身后有一把椅子。此兵身高顶丈，披散着头发，面如黑锅底，朱砂眉大环眼努於眶外，蒜头鼻子，翻鼻孔，一绺红鼻须子，短钢髯，如同蒿草一般。上身穿青缎色贴身靠袄，白护领，红绒绳十字绊。一巴掌宽皮挺带扎腰，三环套月，青布底衣，足下薄底快靴。左手插腰，右手拿着一口牛耳尖刀。一见崔成来到，他“哇呀”的怪叫，问道：“对面来到可是崔成吗？”崔成道：“不才正是崔某。朋友你贵姓？”此人说：“我叫赤发太岁焦亮。崔成你可有胆力吃肉？”崔成一声没言语，就把嘴张开了。那焦亮用刀一扞那块肉，往出一递，直奔崔成口中而来。崔成一见刀进来了，咬着肉一甩头，焦亮往外一夺刀，将那块肉又带出去啦。崔成说：“焦亮，你们山上之人好不景气，行事不到，可见你们山主的不利。”普铎一听山主不利，心中大怒，吩咐一人将焦亮绑了，当时过来十几个人，立时把焦亮绑了。普铎下令将他推出砍了。崔成一见，连忙说声：“普大王刀下留人！”普铎说：“崔成，别人的情我决不准。今天你初次到山，我给你个全脸。来人把他拉回来！”崔成说：“普大王您有所不知，这样要杀他，他心中也不服，必须叫他心服口服死也甘心。请问大王您刀下是真刀，为甚么我咬住了，他还能给带了出来？”

孔方一闻此言，连忙过去拿起牛耳尖刀一看，原来上头刀弯了回来，连忙说道：“普大王，这个牛耳尖刀是弯回来的。”普铎一听，此人口中全有劲，会把刀尖给咬弯了，遂说：“焦亮，并非是我不斩，只因他是我兄长，在山东屯龙口打虎滩那时，他乃是一个将之尾兵之头。来呀，快将崔成的绑绳撤下。”孔方一闻此言，连忙将他绑绳给解啦，这才上大厅与他致引。罗文龙用手一指说：“崔成，这位便是普大王，姓普名铎，外号人称银花太岁。”崔成一看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白煞煞的一张脸，宝剑眉斜插天苍。头戴青缎色软扎巾。青缎软袍儿，鸾带丝袜，紧衬俐落，蓝纺丝底衣。足登搬尖洒鞋，花布裹腿，青袜子。崔成连忙上前行礼。普铎说：“崔成，你由山东省到这西川地面，你有甚

么意思呢？”崔成便将撒谎之情细说了一遍。普铎一闻此言，他所说的话与罗文龙所说一样，遂说：“崔成你在我兄长山上身在何职？”崔成说：“将之尾，兵之头。”普铎说：“崔成，你要当面试艺，我看你的技术如何，大小给你个寨主，在大厅之内，也有你个座位。”崔成说“普二爷，您看在我家大王的面上，赏一把金交椅，我当面谢过。”普铎说：“来呀，把他军刃拿来。”兵卒答言，当时送了过来。崔成接过，穿戴起来，周身收拾紧衬俐落，抽出刀来。普铎说：“且慢！此时兵将全在大厅之前，必须当面试艺。”说完一打锣，二次聚来兵将。崔成说：“二大王，我的暗器，是百发百中。尤其是败中取胜的飞刀，施展出来，令人难躲。”说完他来到当场，说了声“我让过了列位寨主以及诸位弟兄。”他把刀法练了出来。大家一看他这路刀法，在西川还没有这么样，大家不由暗中夸奖。崔成他看普铎在北房廊子底下，倚靠门柱，遂说“二大王，您看我的刀法怎么样？”普铎说：“可算第一。”崔成暗想待我耗一耗你的脉。想到此处，练到快处，一轮刀直奔明柱，飞了出来。普铎一见刀到，斜身低头出去。那刀“呛”的一声，便插在横匾之上。崔成来到近前跪倒，口中说：“二大王快将双手绑了，您多有受惊，奴才我失了手，您多有受惊啦。”那普铎是鼓掌大笑说：“崔成你何罪之有？”崔成说：“二大王，我这口刀是走了手啦。”普铎过来，双手一捧他的手腕，在他心中，是要看看他的功夫，也是要耗耗他的脉。崔成一硬腕，普铎一摸他的腕子，如同铜镜一个样，连忙撒了手。崔成说：“二大王您让我哪把金交椅？”普铎说：“第六座的寨主。”焦亮一听，连忙说：“二大王，他由山东省来，他在屯龙口乃是将官之尾，兵卒之头，您将六座寨主赏与他人，小弟我上哪方？”普铎说：“焦亮，你要是不服，可以你二人在厅前对刀。你要是他人的对手，六把椅还是你的；你若是不是他人的对手呢，那只好让与他人。”

原来普铎有一宗心意：因为焦亮刀法在他之上，这个人的刀法呢，能在西川占第一，为是叫他二人比一比看，到看谁好，因此叫他们比刀。焦亮说：“二哥，我两个人要是对上刀啦，挂伤为输。”普铎说：“崔成，你把刀起下来。”

崔成走过去将刀起下来，遂说：“焦亮，你我二人在厅前分上下论高低，是伤算输，这可是你说的。二大王，还是论生死的伤，还是点到而已的伤呢？”普铎说：“还是点到而已吧。”在他心中暗想，得一帮手不易，可是不能够得一个伤一个。焦亮的刀法，绝对不如崔成。遂说：“二人较量高低，可是谁也不准伤损谁。”焦亮一听，虽然说谁也不准伤损谁，可是他来到西川不能叫他占上风，多少我也得叫他挂点伤，赶巧了叫他废命。崔成说：“焦亮，我崔成是初次来到大寨，你我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最好还是插拳比武，不必过家伙。咱们一过军刃啦，难免有个失手。那时躲之不及挂点伤处，那倒有

个不方便。”焦亮说：“不要紧，咱们两个人过家伙。”崔成一想：我要用刀跟他一过家伙，叫他们大家小瞧于我。像他这样无名之辈，何足挂齿？他不过是一勇之夫，终无大用。擧小子一个，空有六坐寨主，绝没有为人之处。他可是西川人。我肯跟他过家伙，上至寨主，下至喽卒，并无有一个答言解劝之人。如此的看来，小子一定没有屈己从人之量。这口刀要是我拿着，是一口刀，他要拿着废铁一块。崔成这个地方，就叫放份，遂说：“焦亮，你这个人好不知自爱。我倒肯让于你，你非过军刃不可。冲你一说过家伙，我倒给你个便宜。讲单打单斗，不用跟你拿家伙，你得甘拜下风。”焦亮一闻此言，“嘿嘿”一阵冷笑，遂说：“崔成，可不拿家伙？”崔成说：“你拿一块废铁，我拿家伙干吗？”说着双手一捧，说声“请！”焦亮左手一晃，右手一刀向下劈来。崔成见刀到，手连动也没动，往旁一闪身，他刀就空啦。刀一空往外一推腕子，刀往外走，崔成往下一坐腰，刀过去了。他又往怀中一拉，崔成连忙使了一个铁板桥。三招已过，崔成说：“且慢！头一手刀，乍来到山上，以后你我天天相见，是久在一处；第二招我不还招，是看在二大王的面上；第三一手没还招，有见面之情。这三手已过，你还不认输吗？”焦亮说：“我不认输。”崔成说：“我一还手就叫你甘拜下风。”焦亮说：“是牛全是宰的，没有吹死的。”说着话托刀往里一扎他，崔成往旁一闪，右手一盖刀背，往里一划，当时拿住了他刀护手盘。往前一拉，低身上步一左掌，名为撮掌，在他右肘上就打上了，“吧”的一声，左腿使个里排腿，掌腿一齐到。当时焦亮打倒在地，自觉心口一热，嗓子一甜，一口鲜血喷出唇外，将他五脏打翻了个。大众一看，暗暗夸奖他果然艺业高强，在你我大家之上，咱们过去真是白给，可算无名之辈。罗文虎一看，崔成的能为，实在是高。孔方、文龙、文豹，连忙过去先将焦亮换了起来。问道：“你们两个人这一来怨谁呢？他来到西川，一而再的让你，你偏不答应，如今怎样？”焦亮是个不见黄河不死心的人，他说：“崔成，你当着大众将我打吐了血，我到是不记恨于你，可惜我的秉性不好，因此吃亏。你我久后在一起，日子太多啦，那没别的可说，还求你多加指点刀法。”崔成说：“你我既已说出，那咱们亲弟兄一般，这不是小事一段。”银花太岁普铎说道：“第六把金交椅归你崔成，第七为焦亮。”崔成说：“他占第七座，那他不服。我能替你与他走几合，无论是拳脚刀法，是随他人之便。”说的大家闭口无言。

这里普铎带着崔成在山上各处一绕，指点好了那里出，那里入，全告诉好了他人，然后来到大厅。崔成在山寨半年之久，银花太岁在暗中一调查崔成，真是并无躲懒之处。处处地方他全小心，专心保护山寨。普铎这才叫过罗氏弟兄与孔方以及崔成“咱们弟兄结盟喝血酒。”遂说：“文龙，结交崔成，就是我的

左膀右臂。”文龙点头说“是”。从此他在这山上二年，后来云峰段峰回山，勾走普铎；何家口一镖三刀，治死何玉。他回山后，是约下西川的宾朋不少，为是防备他们山东人前来报仇，又将罗家店之事安置齐毕。直到如今，两个月有馀，是音信皆无。这才命崔成带五十名喽兵，在东四道围子墙那里驻守，是三间房一明两暗，下面有四道地弦，直通明间后房沿。有四棵明柱子，上头有四个走铃。由北边这柱子说起：头一道走铃响，是外围子拿人；二道走铃响，是卷网拿人；三道走铃响，是翻板有人被擒；四道走铃响，那是万字坑搅轮刀捉住了人。那普铎带着崔成，围着各处一巡视，全都指给他了。从夹壁墙到外边这股暗道，也叫他知道了，就拿他当了心腹之人，崔成到各处全看明白了。另外有一张阵图，上上头注写的明白，哪里为总弦，哪处为管弦，又甚地方为放弦，各种的钥匙全在哪。由今天起，是五天一次，上一回大厅要听崔成的报告。崔成答应，这才带着这五十名兵卒，在这里把守。那崔成对待兵丁，是如同亲弟兄一样，屈己从人。这五十名兵卒，跟他也是一心一意，服从于他。崔成暗将阵图放好在兜囊之中，便对兵卒说道：“列位弟兄，咱们无论是谁，可在日出以后，日落以前谈话，别的时候可不准闲谈。”大众俱都点头。书要简短。崔成从此是隔五天，便到大厅一次，报告无事。这天他又来到了大厅，普铎说：“崔贤弟，我昨天夜内偶得了一兆，我看见老贼何玉，捧刀将我的卧室明间的门给劈啦。他身背后有小畜生何斌，另外还有许多的人等，我没看明白。那何斌是跟我全家来拚命，他要报那一镖三刀之仇，将你那嫂嫂一刀结果了性命。我心中一着急，醒来却是一梦。那时山上梆锣齐响，正是子时应兆，不知主何吉凶？崔贤弟你今天把他们安派好了，我遣贤弟你夜探罗家店。”崔成说声“是！”这才回去到了三间房，叫五十名兵卒，安置齐毕。这时有一人说话，说道：“崔兄长，您对待我们真是恩重如山，我们粉身碎骨难报此恩呀！”崔成说：“你何出此言？你们大家里头，也有年长的，也有年幼的，有一件事我对你们说：今天二大王派我下山，夜探罗家店，我要是回来，你们大家还可以归我管。倘若我一去不返，那你们就不用与我再见了，咱们是来生再见。”众兵卒说：“您别那么说，您来到西川还这样的交友诚实啦，真是在山上就没有几位护胸口的朋友吗？那些位山东的人前来报仇，就许内中有一两位，也可借此得有活命。我们大家盼望您早去早归。”崔成说：“诸位，我可是山东省的人，我到了那里，他们报仇的人，要是真来了，我被获遭擒啦。你们在山上是当一名喽兵，要看那山东省报仇人来到，可要各处逃命，千万可别上前去拦挡。他们有那明白的主儿，可是刀捡有仇的杀。要遇见那无情度理的主儿，他可不管一切。叫你们山上，上自寨主下至喽兵，一齐命丧。你们大家家中一定还有妻子老小，哪能像我似的，孤身一人，没有哭的吗。”他说着

话，眼泪不由在眼眶内还转。大家一见，无不心酸。那崔成说完，转身往外行走。大家一齐说道：“崔大哥。”也有叫崔兄弟的，说：“您探罗家店，不是夜里去吗？作甚么白天走呢？咱们大家再盘桓一会儿，好不好呢？”崔成说：“列位不知，那大厅之前，还有事呢。”说完他赶奔大厅，与普铎一说话，他是一惊一乍的。应前有一桌酒席，大家坐在一处吃酒。惟独那云峰、段峰、普铎三寇是变颜变色。众人吃喝已毕，残席撤下，献过茶水，一天无事。晚饭吃完，天交初鼓，崔成这才来到三间房子，安排好了这五十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崔成献地图报恩 鲁清察地形派将

话说云中燕子崔成说“你们哥几个多多注意点，我去去就来。”说完他来看外面，在松林之中，换好了夜行衣，便扑奔四里屯的西村头。来到了门外，侧耳细听，听见院内人声乱杂，连忙绕到店后，扎二臂往四外一瞧，并无人声。长腰上了墙，低头往里一看，马棚内有许多的马匹。崔成往南一看，早看见三大后窗户内灯光闪亮，人影飘摇。用手取下一块灰片扔在地上，一无人声二无犬吠，知道后院一个人没有，这才跳下墙来。一直来到房沿，抖身形上了后窗台。挂住之后，取出银针，刺破一孔，眇一目往里观看。迎门站着个瞎子，怀里抱住一根马杆，手中端着一碗面。此外另有许多的人，有老有少，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此时杜林正在后房沿坐着啦，所以他没看见是杜林。听见那个瞎子要拉屎，他万也想不到人家是计。有人引他出去，自己一个不留神，被人擒住，提到大厅，谁看谁不认识。最后杜林要过来，认明是他，便将绑绳解了。这便是他这段倒笔书。老人杜锦说：“崔成，从今以后，不准你管他叫小爷爷，你这不是折杀他吗？”杜林说：“这个叫小爷爷，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这是从崔成嘴里说出来的。”崔成说：“诸位我可是山东省的人，吃山东的水长起来的。我也不是长普铎之威风，灭你们大家的锐气，皆因这里有我小爷爷，因为他在山东搭救过我的残喘性命，我无恩可报。这一事，我将这正东方的阵图交与您大家。先将走线轮弦治住，然后再进山，是万无一失。要不然飞蛾投火，自寻一死。”杜林说：“你先别说这阵图之事，除去我一人之外，这内中还有你认识的人没有啦？”崔成说：“有认识的人，可没说过话。有东路三位老达官，我在他老人家店内做过事。”杜林说：“哪三位呢？”崔成说：“飞天怪蟒徐成楨，恨地无环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徐国楨说：“崔成，你在我镖店作过事，那我怎么不记得啦？”崔成说：“您往二年前想，也是您的事情多，一时想不起。您可曾记得派我拿五百两银子，二十两路费，叫我往杜家河口过镖，我是一去未归。我走到杜家河口东村外，巧遇阴阳鬼焦英。这时他在树林内，正持刀威吓，向一妇人求情。那个妇人是大大

的贤慧，执意不允。当时被我解去重围，将她送至家中。后来焦英在路上暗算于我，这才多承我这位小爷爷搭救我的性命。因为我周济那个妇人二百两白金，那时我小爷爷杜林，叫我离开山东，周济我三百白银，我来到西川省，结交普铎二年有馀。徐老达官您再细想一想，对不对有我这么个人？”徐国桢说：“我倒忘记了。”崔成说：“那是您镖行的事太忙，丢个千数八百的不在乎。可是除去在您这里拿走五百，是我的错处，别的地方，我又没有这种行为。”徐国桢说：“这不算甚么。真要有据有对，准是行侠周济贫穷之人啦，那就是一千也无妨碍。”崔成说：“咱们这里有外人没有？”鲁清说：“没有外人。你有甚么事吗？”崔成说：“有，若按交友之道说，我也不能帮助您诸位对着普铎去争斗。因为我来到西川省，普铎以及各位寨主喽兵，全对我恩重如山，不好意思反脸。”杜林说：“崔成，是我先搭救的你？还是你先跟他们结的拜呢？”崔成说：“您先搭救的我，我才离开山东省，来到西川省结交普铎。我们几个人，对天赌咒烧香喝血酒，比作一母同胞，生死的弟兄。我崔成如今也不能回银花沟，助力普铎。我要助力他人啦，我那时恐怕山东的宾朋辱骂于我。可是我若帮助您大家，我又对不起神前那股香。哪位出去兜一个湾去，万一要是有人暗中跟了我来，那也就大有不便。”鲁清说：“谢春、谢亮、石俊章、杜兴、杜林，云彪你们六个人到外边兜个弯儿，可千万别偷闲躲懒，此事关系重大。”六个人答应，转身往外就走。每人脱了大氅，围在腰间，有上房的有在地上的。当时房的左右前后，里里外外，全调查了一遍，并无歹人。这才回到屋中，向鲁清回话：“一个外人没有。”

崔成说：“杜小爷爷，外边既然是没有外人啦，那我可以细说他们的埋伏。从打银花沟大厅上说，四面全有走线轮弦，利害无比。那就请鲁爷多费心机，派遣能人，先治住他的总弦，那时房墙挡不住人出入，就可以随便。我知道了才向众位宣布一二。还有我不知道的，那也就无法说了。不过进山口时，多加仔细留神就是。我这张地图是正东方埋伏，上房上墙，全要留神，那上面全有片网，有滚瓦，大家多要注意。我别的不念，也得念我那生身的父母，还在山东埋着。再说我是吃山东水长大的，绝不忘本。”说话之间，伸手取出一张地图，献与鲁清。当时众人一齐来到屋中、借着灯光一看，崔成是颜色不改。鲁清说：“崔成你方才所说的这一片话，我便知道你其肺肝然。此地图可是实在的吗？”崔成一闻此言，不由二目落泪，遂说：“此图若不真，叫弟子死于乱刃之下。”杜林说：“崔成，你将他图献与我们大家，你是回银花沟去啊？还是跟我们大家回山东省呢？”崔成说：“我要回银花沟，对不起山东省；我要回山东省又对不起神前那股香。如今我是进退两难。”说到此处，一跺脚，亮刀，要横刀自刎。杜林忙给拉住，大家忙过来解劝于他。鲁清说：“崔成，用我

姓鲁的这两只眼睛一看，你是一个忠厚老诚人，偷富济贫，一世行侠。若落这个收缘，太可惜了。若是打爹骂娘，作恶多端之人，落甚么样的收缘结果，那倒没有甚么。”崔成说：“那么您诸位不忍看我抱刀自刎，那么您列位随我来。”大家一齐出来，崔成来到外面，杜林说：“你要把刀带好。”崔成飞身上房，一抱拳说道：“诸位呀，你我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我奔正北而去。”说罢这才走了。

后文书打十三川，再行出世，按下不表。且说他们大家，看他已走，这才回到房中。鲁清说：“咱们大家把八仙桌围啦。叫杜林、云彪到外面看一看有人没有？再细看崔成走了没有？二人来到外面，飞身上北房，蹿房越脊来到北墙外，到无人之处。眼前有片树林，忽听林中有人自言自语的说话。那人是冲山东省磕了三个头，又冲银花沟磕了三个头。杜林连忙跑到林外，爬伏在地，就见崔成磕完了头，出树林一直往北下去。杜林追他，却没追上。原来他有燕子七纵法，脚力实在不慢。杜林看他去远，这才回来，见鲁清一报告。鲁清点了点头，这才将阵图铺在桌上，大众围着观看。就见这个阵图，实在治理的坚固。委派江南赵在头道墙，在第七块抢檐，施展你的绝艺，揭下一块竖的。那时头一道围子墙的消息全没用了，那时墙上是任甚么也没有了。然后飞身下去，用刀点一点地，看看翻板还动不动啦。第二道围子墙，必须银面太岁朱杰。那里有一个过道门，门洞里头向东站着一条狗。用双足踩住狗腰，狗一爬下，随着他的身，千万别下来。往下一沉，用脚把狗尾巴踩下去，那消息跑完，犹如同走平道一般。过道门西边有一个门坎，用手将门坎推倒。那里有一个穿钉，将穿钉推倒，再进去便是第三道围子墙。那墙内是六十四块花帐，从南往北数，一共是六十四块。每个花帐上是三朵莲花，全是用铁片油漆油成的，也有白的，也有紫的，也有粉的。从南头数第九棉花帐，他那当中的花上，无论他是甚么花，用双手一搬，那花帐立时就关上了，往起一提，拨上一个总弦，那时往左拧八扣，那些个开的花全闭上了，一切是高枕无忧。这个必须草上飞苗庆点头答应。过去此处，便是四道围子墙。在他的南头有块扇面的砖，是个古楼钱，提住一拔，里面是有槽儿。那里面有俩朵莲花，将东边莲花放到西边，西边莲花放到东边，这四道围子墙就高枕无忧啦，这里便可派三手将电龙担任才好。电龙说：“好，咱们大家人等全听鲁清吩咐。”鲁清说：“你们哥四个就管这东西的事，咱们是大会齐，无论谁全是一个样，咱们是进山，见一个杀一个。”徐国楨说：“这到不必。咱们不是找普铎吗？刀找有仇的杀，别人可以不必啦。像那些兵卒，就是全杀了也是白费呀。他们那里如果有帮助普铎的主儿，全不必要他的命，可以叫他身带重伤。咱们先在这店里歇个三天五日，一路劳乏歇足啦，然后再入山，管保一阵成功。第一的紧要，三寇的人心人

头，带回何家口，与我这大弟祭灵。”鲁清说：“咱们大家来到西川听我鲁清之言，而今我心内乱成一片。又得护庇活的，还得照顾死的，我现在是替我那兄长自在雄鲁彪尽其交友之道，诸位咱们这里面可有六个人别进山。一来这六个人性情暴，第二是他们哥六个年岁过大，倘若之间，有个一差二错，到了山东省，人家不说他们年岁过大，人家一定说我没有韬略。再者说，咱们大家要是全进山，第一大家的马匹无人照管，第二咱们从山寨回来，万一要有挂伤的呢，连个落脚的地方全没有。再说店里的吃食，一切足用。”大家人等一听很对。杜林说：“鲁叔父，全是谁不去？您也说一说。”鲁清说：“你跟杜兴，你们哥两个紧随着你们的天伦，他们老哥俩年迈，有个甚么事，就许看不透。徐国桢、蒋国瑞、李廷然，你们老哥三个看守店的前面。左林、窦珍、丁银龙你们老哥三个，看守后边马匹。”老弟兄六人连连答应。鲁清说完，他出去围着店绕了一个弯儿。回来说道：“杜林啊，你与谢春你们去把东西南北房，每间房上搁三捆干草，前后坡全顺着，中肩上可要横着。这样一来，这个店口可以高枕无忧。”丁银龙说：“我们哥六个不去，可怎么给我那大弟报仇呢？”鲁清说：“未曾要刳仇人之时，我叫上您的名字，就如同您亲手与我那何兄长亲自报仇一个样。”银龙说：“好吧，那么鲁贤弟，你们大家将那仇人们的人心人头带回店内，那时就算是我们老哥六个报了仇啦。”鲁清说：“好，咱们大家可要预备了。”杜林说：“列位，咱们有那用不着的东西物件，可千万的留在店中，叫我那六位伯父看守。”大家说：“是。”便在店中一连三日。第三天晚上，众人把夜行衣包，全行带好。各将军刃暗器，一齐收拾齐毕。这才跟随鲁清一齐来到店门外。里面丁银龙将店门紧闭，他们大家走，暂且不表。

且说他们老弟兄六个人，见众人走后，哥六个来到上房。徐国桢说：“五位拜弟，咱们这里还有与何大弟生死之交的很有些位，可是那山东省还有许多位来到的呢。”孩儿何斌，报仇的必胜，他是不等啦。”丁银龙说：“还有哪一家没到？”徐国桢说：“镇海金鳌王殿元没到，澈水金蝉高佩章、踏海乌龙郝佩洪、万丈白涛圣手擒龙上官子泉老侠也没到。”他们在屋中谈话，暂且不表。反回再说鲁清他们大家一出西村头，忽然看见有两条黑影，一直正南。鲁清说：“诸位千万别追，咱们大家是既来之则安之。”说话之间，一齐来到松林之内。大家坐下，歇一会儿，便一齐动手收拾。这时天已三鼓，取出白烛捻儿，用火摺子点好，粘在树木上。众人通盘将夜行衣换好，将白天衣服，包在包内，打了腰围。鲁清说：“诸位千万的各人全想好了，千万别落下甚么零碎物件。”众人说：“是。”鲁清说：“咱们止灯啦。”大家一闻此言，便将灯吹灭，仍放在兜囊之中，大家这才出松林。鲁清说“咱们大家可要撒开了。”等

到了山口，用目细心来看，山口内并没有甚么。他们一进山口，再看这里宽窄，足有一丈，十分坚固。往上一看，星斗是一条。原来山高是数十丈高，长有十数丈，便到宽阔之地，大家散开了。到北边一看，有三大堆柴草，又高又大，另外还有一小堆。依着杜林说：“这三堆半柴草，是为咱们来的，莫若给他点了吧。”杜锦说：“你这可是胡说，人家是在这里住的，全仗着这个换一年的吃喝，你一个小孩子懂得甚么，别多说少道的。”杜林说：“烧不是烧我一个人，大家被烧。到那时候，您是我爹，我看出破绽来，我也要烧。莲花党之贼，能够贼起飞智，到时候要有个麻烦，那可就无法子防备啦。再说这草并不是乡村住户，就可以说是等着换吃喝，这是山贼用的。”鲁清一闻此言，上前说道：“列位压言。”杜林说：“我看见这堆柴草相离山口特近，咱们大家小心无过。咱们众人散开了，若是见了西川的贼人，一定是见一个杀一个。倘若有人在暗中观瞧，那时难免有些意外。再说他们山口很是坚固，咱们在草地是顺民。平素走在山林，都有坏事可作，何况他们这些大的山呢？而今咱们来到了这地方，必须要详细搜查他们。无论甚么地，也得搜一下子。有个人，该得杀了，不给他们留活口。各处找出隐藏之人，那就是他们的探子。来呀，咱们大家散开，找一找吧。”众人在旁边这一带，散开一找没人，这才来到北面。那北边有片松林，众人将树林子围啦。鲁清派谢春、谢亮、石俊章、杜林四个人进树林子寻找。他们四个人来到林中，杜林问道：“这个树林子里有人没有？”问了半天，没人答言。他们找到当中，仔细正往前找，忽然从树后过来一口刀，直奔他后脑海而来。杜林听见后面刮风，他急忙往前一低头，刀可就过去了，便大声说：“三位哥哥，这里可有人，而今在暗处给我一刀。”谢春说：“好，多要留神。”遂大声说：“四面列位听真，树林子可有人。”石俊章说：“杜贤弟闪开了。”杜林连忙往旁一闪，那石俊章提刀上前，借着星斗的光华一看，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一身夜行衣，手中一口坡刀，面皮微黄，头上有个瘤子，遂问道：“对面之人你是干甚么的？”此人说：“我住家孔家寨，姓孔名方，人称多头太岁。”

书中暗表，原来普铎派崔成前去探罗家店，谁知他一去未归。大家等着二三天没回来，他便心中不稳，犹疑不定。孔方说：“二大王，崔成在山上二三年的光景，信义不错，您此次派他上四里屯罗家店打探，是一去未归。咱们不知道他是丧命啦，可还是归顺他人。三天日子，渺无音信，待我今夜换好夜行衣，到罗家店走一走，探听虚实。”普铎与二峰说声“孔贤弟，你可要到处留神。有一失神大意，恐怕是你的性命难保。”孔方说：“列位兄长，你我西川人，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说完他转身往外，在院中换好夜行衣，来到寨门之外。这个时候，山东的人无论怎么，人多也是有点声音，那孔方下了山坡，就

看见大家正在那里寻找，他便藏在松林之内了。少时人家又进到林中来搜，他人一使诈语，孔方一声没言语，便将刀抽出。心说：待我给你们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这才从后边给杜林一刀，杜林躲过。俊章到，两个人一照面，孔方通报了名姓，问道：“你是甚么人？”石俊章说：“替师报仇之人，姓石名俊章，人称水豹子便是。”杜林说：“三哥，您替师报仇，可一招别让，我要看看你的刀法如何？”石俊章说：“那是一定。”孔方连忙上前，捧刀就扎。俊章说：“你乃无名之辈，太爷焉把你放在心上？”说完用刀往外一磕，孔方急忙往下一撤，又往上一反手，随机应变。俊章刀奔孔方的耳门子，孔方一见，往下一坐腰，连忙托刀扎他的右肋。俊章立刀，往外一划。二人过招，他就在八九个照面。石俊章心中所思：当着杜林，我要是跟他打的工夫大了，那山中人是多的，莲花党人很广。我们是前来报仇来了，谁有工夫与他们耗功夫。这回见孔方刀往下劈，连忙施展转步连环刀。心中暗想：我为学这手连环刀，被我师父咬了我一口。如今我来到西川报仇，我施展这一手，与您报仇。书可是慢，可是事快。战场上谁手快，谁占上风；谁手慢，谁甘拜下风。那孔方也是要玩命，他往下一劈。俊章上步往旁一闪身，托刀往上，从下一撩，当时“噗哧”一声，孔方的二臂跟前脸，就被削下去啦。临死了他双手还攥着刀呢，死尸栽倒在地。杜林说：“三哥，你可给我何大叔报了仇啦。”说完再找各处，已然没有人啦。

当下众人一齐到各处。杜林说：“鲁大叔您叫我石大哥上草堆上，往四外看一看，有甚么动作。”鲁清说：“石禄，你上去往四外看一看，有甚么动作？”石禄连忙飞身上草堆往四外一看，黑洞洞并无有甚么，下来说：“清儿呀，没有甚么。”鲁清还是不放心。杜林说：“张二叔，您是左剑客的门徒，我听说您在江南献过绝艺，您是吊睛法，今夜请您上柴草堆上去，往四外看一看。据我小孩看，这内中一定有原故。”张明说：“可以，待我上去看来。”说完飞身上草堆，四外看了看，果然看见正北有灯光闪烁。这才下来，说道：“鲁爷，正北有灯亮。”鲁清这才派刘荣、杜林去正北打探。爷俩身形如飞，刘荣是连蹿带蹦，就把杜林扔下了。刘荣往前跑着跑着，脚下一软。“噗”的一声，就地爬下啦。连忙爬起来一看，这片柴草堆平地起，足有一尺多厚。这个时候杜林到，爷两个一看这片柴草，杜林说：“这是晒柴啦，您往北边看，那人字窝棚里有没有人？”刘荣说：“你去看看去。”杜林说：“我别去，我是一个小孩，穿着夜行衣，又是山东口音，是多有不便。您要是去，见了他要这么说。他跟您说甚么，回来对我说，咱们想办法。”闪电腿刘荣往北而来，就听见那窝棚里人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刘荣说：“我是巡山的。”说着话来到切近一看，原来窝棚里有许多柴草，上边有油布，点着一盏灯，有

两个人，好像父子爷俩个，正在那里顶牛儿啦。那年长的有六十多岁、年小的也就有十三岁。那老者慈眉善目。刘荣说：“这位老者，你这是干甚么啦？”老者说：“我这是晒柴草，您没看见南边那三堆半吗？这是那半堆。”刘荣说：“你们晒干了，往哪边所用呢？”老者说：“我给山上大王爷预备的。二大王普铎，他今年买我的柴草，换一年的嚼用。这位侠客爷，我怎么不认识您啦？是这山上的列位，上自寨主，下至兵卒，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刘荣说：“我是刚到山上，昨天才来的，老者你贵姓呀？”老者说：“我姓刘，名叫刘成。”刘荣说：“这个小孩是你甚么人？”刘成说：“这是我的老儿子。”刘荣说：“这就是你教子之过，你怎么教给他耍钱呀？”刘成说：“侠客爷，您不知道，他今年十三岁，您要打算耍钱，他算行啦。一天要是不摸牛牌，不能吃饭。”刘荣说：“他叫甚么呀？”老者说：“他们哥三个，他就叫三儿。因为他淘气，人家管他叫刘利球儿。您不知道，我要不围着他耍钱，他就跟山上兵去耍。他要输了，兵卒去找我耍钱。我要是不给，叫二大王知道，他上我们庄内去要少妇少女。看见谁家的有，他们就抢。临完了还把人家杀死，谁还敢惹他们呀！每年我卖给山上两堆柴草，今年他要四堆，那两堆是我给买的。”刘成又说：“侠客爷您贵姓啊？”刘荣说：“念其你我前五百年是一家子，要不然的话，就冲你给他买柴草。”刚要往下再说，一想不对，又止住了。刘成说：“阁下耳背呀。”刘荣说：“我没听见。”刘成说：“我问您姓甚么？”刘荣说：“我姓刘，名荣，你好好的把草给弄齐了，再上山去送信，叫他们将草运到山上。”刘成说：“侠客爷，您要是见了二大王，我借您的脸面，替我要那柴草钱。因为我一给垫钱，我家中的用钱就不够了。”刘荣说：“多少钱啊？”刘成说：“我跟孔方说好，是二百五十两。二大王给二百两。他老人家年年买我的柴草，我能多要吗？”刘荣说：“就是吧。”说完转脸往回走，将他们所说的言语，备说一遍。

杜林一听，“这话也是行迹可疑，那您为甚么不亮刀将他父子斩首呢！”刘荣说：“杜林，这不是误杀好人吗？你怎么不把你父子斩首呢？再者说你有狠心，我可没。咱们到西川来报仇，不是刀捡有仇杀吗？比方说，我要刀杀普铎啦，有人在前边挡着，那我非跟他分上下论高低不可。”杜林说：“您这话又差矣，为人作事，不狠不毒不丈夫。您要是不斩，我也是不斩，火不是烧我一个人，烧咱们大家。”一边说着一边走了回来，见了鲁清细说一遍。鲁清说：“你怎么不一同去呢？见了他们可以当时亮刀杀了他们。”到这时候是年长的全抱怨鲁清杜林是误杀好人。石禄说：“小棒锤，这个老头小孩在哪里啦？”杜林说：“在北边啦。”石禄说：“你把我带了去，我把他们父子全弄死，因为我就怕烧，我怕活埋，我怕火烧。听咱们老爷说，怕宝拉子。”宝拉子

，便是宝刀家伙。

原来这宝刀宝剑全有光，推簧把刀亮出来，一道紫光，这是出炉之时以子母血沾钢。剑一出匣，一道蓝光。此剑出炉之时，以风沾钢。那位说：“甚么叫以风沾钢呢？”学徒听高人说过：您把铁片烧红了，用铁丝缠好了一抡，那是以风沾钢。那刀上便蓝旺旺的有寒光。铸刀有刀册，造剑有剑谱。造剑者自古以来有七口剑：有一口秋风落叶削霜扫，是头一口剑，二一口便是湛庐剑，三一口是巨阙剑，四口是波虹剑，五口紫电剑，六一口八宝乌龙剑，七口是鱼藏剑。造刀是四刀：头口刀是大环金丝刀，刀柄上一面有一个槽儿，槽里有赤金环子。第二口刀是素志，第三口是含璋，第四口刀是七宝。这四刀七剑之外，再造刀剑，那名就不叫宝刀啦，那刀就叫窝刀，名摺铁刀。除了世外的高人，金银铜铁锡五金打出刀来，可不能切金断玉，斩人不沾血光。削钢铁的家伙，可得带响。杀人不沾血，拿甚么考查呢？难道说，为试验还能斩一个人吗？不用杀人，凡是带生气的活物全是一个理。要讲血沾，就嘱鸡血。先试验之时，手拿着鸡尾，刀斩去鸡头用血去往刀剑上去洒，那血到了刀上就好像有羽毛似的，把那血全给滑下去了。这是因为石禄他怕烧、才引出这四刀七剑。闲言少叙，书归正传。那石禄虽然是金钟罩护住身体，可碰不了宝刀宝剑。鲁清说：“石爷不用找去啦。”赵庭说：“鲁二哥我们四个先走啦。”说完他与朱杰、电龙、苗庆，四个人一直西北，他们前去巧破四道围子墙不提。这时候正在打岔之时，正西“呛啷”一声锣响，众人连忙各亮军刃，扑奔正西。鲁清说：“列位咱们大家可别散开，要是遇见前边战事啦，可不能派谁去，我知道敌人有甚么手段。派你出去，倘若你要是挂了伤，或者不祥废了命，那时你不是抱怨我的不对吗？莫若大家自己量自己的本领，看见贼人是甚么身份，然后上前与他对手，是各人尽各人的心。何斌呀，里面群贼甚多，可不准出头露面。你父死在普铎与二峰之手，遇见他们三个人，那必须你出去，要刀砍三人。他们要是死在别人之手，那时你可是万事皆休，英名付于东洋大海。”何斌说：“是，叔父啊，孩儿来到西川，就为普铎，二峰我倒认识，就是普铎我未曾见过。”鲁清说：“那不要紧，他要到了战场，你刘叔父认得。因为他下过转牌，他自然就告诉你啦。”杜林说：“鲁叔父，我刘叔父他那路贼人全认得？怎么在黄林庄，那个姓霍的，他怎么不认得啦？”鲁清说：“杜林呀，你别多说话。”

此时正西一片灯光，大家来到切近，原来是寨门之外，群贼列了队啦，喽兵成一个大圈，各举灯球火把，亮子油松。鲁清一看，原来是霍家父子。赛判霍坤与小金刀霍全，父子正与二贼动手。俩个贼各人一条棍，霍坤正不能取胜。鲁清问道：“哪位前去？把他父子换回来。可有一节，上去就必赢贼人。一场胜

，是场场胜；一场败，是场场败。那位上去？可要酌量情形再上去。”旁边谢春答言：“列位叔父、伯父闪在一旁，待我过去，替师报仇。”说完大喊一声：“小子们闪开了。”这些喽兵一听背后有人喊嚷，连忙往旁一闪，回头一看，从东边来许多位老少英雄，吓得大众胆战心惊。此时谢春来到当中：说道：“霍老英雄闪开了，持我捉他替师报仇。”霍坤一闻此言，连忙虚点一刀，跳出圈外，说声：“谢春呀，可多要留神，此贼手法太高。”谢春说声：“知道了。”往对面一看，此贼身高九尺，虎背熊腰，肚大。面如蟹盖，棒锤眉，三角眼，蒜头鼻子，翻鼻孔，大嘴岔，大耳朝怀。花布手巾缠头，前后撮打拱首。青色靠袄，白色护领青色底衣。登山道鞋，蓝袜子，花布裹腿。蓝丝鸾带扎腰，紧衬俐落。有一条绒绳，在带子上掖着。掌中一条五股烈炎托天杈，是钢打造。遂问道：“你是甚么人？快报上名来！你家大太爷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此人说：“我住在那关西，谢家岭的人氏，姓谢名冲，外号人称神杈镇三山。”谢春一听，遂说：“对面小辈，想姓谢之人，哪有你这无能之辈，你助力淫寇，真正可恼。”此人说：“你休要说大话，报名枪头作鬼。”谢春说：“我住家山东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姓谢名春，外号人称水中蛇的便是。”谢冲一听，双手抱枪往上抢步，枪头立着分心就刺。谢春说：“我念其你也姓谢，但不知你是哪一枝之人？头一下子让过你去，若按规矩说，应当让过你三招。皆因我恩师死在你们西川人之手，而今我尽其师徒之情。”谢冲不理，第二招使了个顺风扫月。杈头往出一磨，谢春旱地拔葱，长腰就起来啦，往前一横，双手抱刀直向他头上劈来。“噗哧”一声，当时将谢冲的人头砍成两半，死尸栽倒在地。大家一看，真叫干脆。

书中暗表，这霍家父子自从狮子山分别后，霍坤说：“刘贤弟，鲁贤弟，你们列位搭救霍坤成全我一世的英名。”鲁清说：“霍大哥，这个可不在我们弟兄身上，这个在猛英雄石禄身上。这要不是跟你们姑爷赛马，你们全家就要受累。”霍坤说：“那我谢谢列位了。”说完他们告辞走了。这一天来到孔家寨，天色已晚，依着霍全连夜往下赶，说道：“爹爹，咱们离着家还有七八十里地，咱们在这里打一打尖，登程赶路要紧。再者说，在家您也说过，他们这孔家寨淫贼特多，倘若有一个舛错，那便如何是好？再者说，这又不是西川的道路。”霍坤说：“一来这一路之上，我骑马太累了。二来你娘亲有点精神不爽。虽然说，相离有七八十里路，可是沿道上孤棚特多了”（就是大树林子，孤棚是单树）霍全说：“那就依从您吧。”霍坤说：“在孔家寨的西村头路北有一座大店，字号是德升店，咱们可以到那店中。”霍全答应。当时他们来到西村口切近那店门口，果然有个伙计让客人。霍坤说道：“店家，你们店中可有干净的屋子？”伙计说“有”。将马接过。霍坤来到后面一看，有五间北房

，是一明两暗，东西两掖间，前面可没有廊子。西夹道有一间小房，那是中厕。霍坤一看东西没有房，遂说道：“这五间北房我留下啦，您把门开开。”伙计上前将门开了。霍坤来到屋中一看，三间堂屋没有后窗户，就是东西掖间有后窗户，全是东西的大炕。这才叫伙计出去告诉那个拉马的少达官，就说“我找好了店啦。”伙计答应，连忙就出去了。霍坤忙用脚一踏那屋中之地，是五间全没有地窖，这才出来。伙计到了外边道：“少达官，现在老达官已然在这里打好了店了。”霍全说：“好。”连忙说：“娘啊，我爹爹已然打好了店啦。”李氏说：“好吧。”当时带着女儿霍小霞以及两个婆儿一齐往店里走。小霞手还拿着两张弓，霍全说：“东西物件不用动，一齐往里走吧。”这个时候，那两个丫环金屏翠屏随在姑娘之后，他们往里一走。从打柜房出来三个人，斜眼直瞧她们三人。那霍坤此时迎了出来，正走在西房山一眼看见了。自知他们不是好人，自己可没言语。他们一直来到里院，小霞带两个丫环在东里间，两个婆儿在西里间，霍全在外面照应那车轿人马，一齐来到东跨院。安置已毕，他便将车上的被褥拿到后面。霍坤看他把东西拿来，遂说：“儿呀，方才你娘带你姐姐住店中一走，从柜房出来三个人，你可看见？”霍全说：“老人家，孩儿不但看见，内中还有一个仇人。那人上咱们霍家寨踩过道，孩儿未敢说出，怕您辱骂与我。又怕咱单身来到孔家寨，那时您一人怎能对待他们，那不是自找其祸吗？那时孩儿跟随此寇，来到东村头树林中，我二人过的招。此人姓孔名贵，外号人称小粉团的便是。皆因此人面目奸诈，他来到了霍家寨踩过道，那还有好人吗？”霍坤说：“那两个人你不认得？”霍全说：“孩儿不认识那二人。”书中暗表，那二人一个叫玉美人孔清，一个叫粉面如来孔豹。这三寇全是西川著名的偷花盗柳淫寇。男子长得好的就此一人。他们在店中，看见了姑娘三人，连忙退身形来到柜房。孔贵说：“二位贤弟，方才进去那些人，年青的男子，我看他面熟，一时想他不起，我好像跟他在那里动过手。他刀法出众，武艺超群，一时想不起来，”三寇便在柜房说江湖话：“江字点斗，盘尖，角儿屈，撒头太伙，口轻，月春的里外。”他们说是三个姑娘长得好，脚儿不大，身穿的是花红柳绿，年岁又轻，大约有二十上下。孔贵又说：“昏天字，撮红啦，阡着，在那个窑儿妥飘。”就是说：天黑了，点上灯，瞧着她们住在那个屋里，妥飘，是睡觉。他们又说：“月攒的里外，刺罩子，捏了灯。”便是二更左右，用银针刺窗户，好洒薰香，再偷花盗柳。不知他怎样前去，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小粉团设计采花 霍小霞弹打淫寇

话说霍坤，向他儿子说道：“你去告诉你娘亲跟你姐姐与两个小丫环，他们在东里间睡觉，叫两个婆儿在西里间。房山的东西门别关，你把西掖间的后罩子

打开，我把东掖间的后罩子打开。你赶紧到外边，将你娘坐的那轿子有布围子拿来，将那一个竹帐拿来。”霍全答应转身出去，少时将布围竹帐拿到上房，放到东里间。那丫环一看竹帐到，连忙伸手接过，这就张罗将帐子全挂好了。相离窗户有一尺五六远，支挂好了，外面就是薰香，也是不成。东西里间布围子挂齐毕，急忙叫店家给打来脸水，大家洗脸已毕，要酒要菜。霍坤叫伙计赶快去拿两个酒杯来，先把伙计支出去，父女伸手探兜囊取银针，试探酒菜，俱无二色。小霞低声说道：“爹爹今天咱们住这个店口，柜房出来那三个人，据女儿一看，他们可不是好人，今天夜内咱们全家可多要留神。”小霞、翠屏在外边站着。小霞到了东里间，把布围子面挪开，将把儿灯挪在里面，将折把弓与弹囊，满全在床里头，姑娘暗拿准备。又叫金屏，翠屏一同吃饭。霍门李氏坐在当中，丫环婆子一给布菜。小霞说：“金屏、翠屏吃完饭，你二人到外面将那必得拿进来。”两个人答应。吃完了饭，二人出去不大工夫，便拿了进来。这就传话叫伙计：“撤去家俱，然后回来有话问你。”伙计答应，便将家俱送到厨房。然后回来问道：“老达官，您有甚么言语，请道其详。”霍坤说：“你们贵宝村，是孔家寨？”伙计说：“不错。”霍坤说：“我跟你们打听几位朋友。”伙计说：“您打听那一家？”霍坤说：“此人姓孔名贵，外号小粉团。伙计说：“不错，有这么一个人。”霍坤说：“还有一个姓孔名清，外号二美人的便是。”伙计说：“也有。”霍坤说：“有一人姓孔名豹，外号粉面如来。”伙计说：“您跟他们有甚么来往？”霍坤说：“我跟他们三人是口盟的把友，你要认得他们，可以把他们请来，我们在此一叙。”伙计说：“你来的不巧，他们三位没在家，出庄拜客去了。”霍坤说：“你贵姓啊？”伙计说：“姓孔名庆。”

书中暗表，他是小鸡子孔庆，也不是安善之辈。他跟达官说话，两只眼睛不住的偷看姑娘。在灯下看来十分的貌美，那金屏翠屏便一低头。小霞一看，面带气容，遂说：“店家你去吧。我们走的一路劳乏，要安眠去啦。”说着话便与李氏大家奔了东里间。霍坤说：“孔庆。我家住这西边霍家寨，我姓霍，名坤。别号人称金刀赛判镇西川的便是。你累了一天啦，去休息去吧。”孔庆说：“是”。当时孔庆退了出来，不由心中暗想，回去告诉他三位东家：这个美貌姑娘住在西里间。我独自一人，带好了薰香盒子，天到初更以后，往东里间掸薰香，我好与他们作那云雨之情。原来这小子，明为伙计，暗中便给他们采盘子。他一边想着，便来到了厨房，遂说：“三位东家，方才住下这一家子，正是老贼霍坤。”孔贵说：“要是他，今天晚上多要留神，使完香，将他那三个女子占了之后，我看他全家是死是活。”孔贵说：“孔庆，你我全是孔门之人，这三个姑娘住在哪个里间？”孔庆说：“他们住西里间啦。”孔贵说

：“别管他住在哪间，这三朵花我不要。你竟在我店中明为应酬店客，暗中给采盘子，累碎你的三毛七孔心，我们弟兄居心不忍。三朵鲜花全是你一个人的，我弟兄三人决定不争。你要将三朵花折了下来，一来你的名誉有啦；二来那老贼的命一定也得要了。孔贤弟你可要多多留神，他父子可不是好惹的。”孔庆一听说道：“不要紧的，您不用挂到心怀。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当下他们四个人说完此事，孔贵三个人一齐出来，到了店外。一出孔家寨的西村头，道头有片松林。这时候村内已然起了更啦。店口虽在西头，可是在他西隔壁，还有西房啦。三寇在树林内低言说话。孔贵说：“二位贤弟，那鸡子孔庆，他也是孔姓之人，偷花盗柳大亲。咱们跟他说完了这片话，咱们赶紧换好了夜行衣。这叫做巧指使孔庆，他把人满薰过去，正要去采花，贤弟你过去把他踢倒了，给他堵上嘴，是每人一个，任咱们取乐。他到了那里有动静，那时可别下去，咱们是拿他问路。”二人一听也对，当时他们三人，将白昼衣服脱去，换好夜行衣，上房软底鞋袜，背后背刀，明露刀把，绢帕蒙头，前后撮打拱首，夜行衣通盘换齐，将白昼衣服包好，抬胳膊踢腿，不绷不吊。三个人长腰出了松林，进村口，上北房，一直来到店内，在他们所住的房上，暗中偷听。反回来单说小鸡子孔庆，将店中规矩，交代已毕，上门封火撒犬，进屋中睡觉。孔庆到了自己屋中，点上灯，连忙换夜行衣，带好薰香，背好刀，将灯光熄灭，便蹑足潜踪出了屋子，将门倒带。来到院中，往四外一看，黑洞洞。店内虽然有狗，不咬熟人。是圆毛的畜牲，全有夜眼，人要长出夜眼来啦，那是生来的，或是有异外别情，用功夫练成的。孔庆上东房，不由心中所思：他们三个人，向来没说过这样容人之话，莫不是他们拿我试道：我要成功呢，他们在暗中将我踢倒绳缚二背，他们擎现成的。倘若霍坤他们有个准备，我一吃苦子，他们不出来啦。有咧，待我先查看一下动静，我先给他一瓦。想到此处，忙向各处一看，并无人影，这才下了房，直来到小粉团那院内，见东里间有灯光，连忙下了房来到窗户台，往里一看，见那床上弓，不由到吸了一口凉气。心说：那黄的一定是弹囊。又向左右一看，见东边布围挂着一半，有花红招展的衣裳。

书中暗表，霍小霞嘱咐好了金屏、翠屏，告诉他娘亲在上床上躺着，合衣而卧。暗拿折把弓，右手拿毒弹一个。而今听见窗户上有了响动，连忙将弹子放在兜子内。后来又看见从窗户纸上，进来一股白烟，直撞到北边在围子上烟一散。小霞蹲在床上，不由得打了一个嚏喷。少时那李氏与二丫环，也是如此，小霞连忙将拉圆了弓等着。这个时候外边孔庆侧耳细听，知道成功了。这才伸手取出刀来，将窗纸划开，撬开上扇窗户，支了起来。双手一推，身子贴下扇，猛劲一推，倏的一下子。那小霞知道贼要进来了，连忙比准了一撒手，只听

“噗哧”一声，那弹子打进小鸡子的右眼内。这个时候孔庆疼得他往后一仰身，摔在就地，在地上来回翻滚。西里间跑出金刀赛判霍坤，连忙叫道：“霍全，快去将小辈捆上，看他是谁。”当时父子来到外面，霍全出来长腰往东，按住贼人就捆。霍坤抬头一看，南房上站定三个人，连忙问道：“甚么人？”三个人没言语。小霞听见了，连忙拿弓抄起弹囊，来到门间，往南房上一看，正有三条黑影，这才扣弹子，“拍拍拍”，一边几下子，三寇也有打在头上的，也有后背中上，也有耳朵上中上的。打的三个人没敢下来，跳下房去逃走了。姑娘说：“爹爹您看四外有人没有？再有人我的折把弓取他的二目，不费吹灰之力。”霍坤说：“四外没人啦。”小霞虽然是个女的，可是他跟男子性情一个样。当时霍坤命霍全掌灯照一照，看看他是谁？半夜三更，往屋中施薰香，就准当将他斩首。霍全答应，连忙进到屋中，取出一盏把灯来。一提贼人头发，仰脸一看，见贼人右眼珠在眶外搭拉住，满脸鲜血。细看不是别人，正是店中伙计。他们这里耗到天光大亮。霍坤说：“我本当手起刀落，要你狗命。如今先警戒你一回，以后若再有客人前来，你可要小心。自己想一想你的右眼，为甚么失去？你要知悔改过有你的命在，要是不改，可小心你的尸头两分。”这个孔庆并没将三寇说了出来，霍坤将他捆绳解开，说道：“孔庆你先将脸上血洗去，快与我算好店帐，我全家要走了。”孔庆连忙爬起如飞似的前去柜房。小霞说：“爹爹你叫我兄弟出去，买来两张弓，两个弹囊，一包弹子，孩儿好用。这个弹子比别的又轻又好，我舍不得用。”霍坤说：“好”，便命霍全出去，照样买来。金屏、翠屏跟小霞学的，也会打五个连珠弹。买回来，小霞先将弹子分好，每人一张弓一囊弹子。小霞说：“今天咱们从此起身，一路上树林子太多，准知道那个林子里有孔家贼人。他们不在半道上劫咱们，还则罢了，若是在半道上劫杀全家，今天孩儿说句大话，不论他有多少人，我是每人取他们二目。”说完命霍全，到外边备马匹与车辆，预备齐毕，将店饭账通盘给清。大家打算来到外面上车辆上马匹。小霞与金屏翠屏每人一张弓，一个弹囊。姑娘与霍坤父女在前面，后边是霍全。李氏驼轿的左右是两个丫环。小霞说：“爹爹咱们在路上，看见树林中有人看咱们，不用看他们。倘若是出来一劫咱们，那时再拿弹子打他。”霍坤说：“好吧。”按下他们要走不提。且说那孔贵三寇在别家房上暗中观看，见他们将孔庆绳缚二背，然后他三人下房一商量。孔贵说：“咱们还是劫人呀。”当下孔贵、孔清、孔豹三个人来到街当中，将村内人等预备齐啦，要在中途路上劫杀霍家父子。那时将一个姑娘两个小环全留活口，不准杀，其余老少三口全都杀死，车辆人等一个也不准损伤他人。孔清说：“兄长，咱们先到东院，把伯父请来，把孔庆招怨一顿，省得被霍坤交与当官。”孔贵说：“他老人家不好求啊。”孔清说：“不会跪门

不起吗？他老人家是这一方的善人，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书中暗表，原来此人姓孔名安。平生是斋僧道，大开善门，因此全叫他孔善人。这哥三个便来到他家，上前叫门。里面家人出来开门，一看门外黑洞洞，有三个人在那里跪着，不知是谁。他回去取出灯光来一看，原来是他们三个人。连忙问道：“你们哥三个为甚么事啊？”孔豹说：“店内住下霍家父子，有一女儿长得甚是貌美。不想店中小伙计孔庆，他夜间前去要偷花盗柳，被人所伤。”便将此事说了一遍。这个家人是奴随主姓，名叫孔全。一闻此言说道：“你们这些话，全不能跟老当家的去说，他老人家早记上你们这些匪人了。不过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孔来，我少时变化着说，这个孔庆的事，交给我啦，你们放心就是。要是照你们这话去说，他老人家准不管。”三个人说：“管家大人。我们拜托你啦。”说完告辞便走。孔全来到里面看上房点着灯啦，遂来到窗下，问道：“员外爷您起来啦？”里面孔善人说：“我起来了，打算出去围着村子来个弯。”孔全说：“老员外您请出来，我跟你提一件事。”孔安一闻此言，连忙开了屋门。孔全说：“方才孔门张氏来到扣门，因为他儿子孔庆在店中偷花盗柳，被住店的女客人用弹弓打啦。天亮人家老达官要把他交到当官治罪，请您念他孤儿寡母，前去见那老达官一面，也省得把他送到官署。”那张氏头上磕出一个鹅头来，员外爷才答应了此事才好。孔安一闻此言，连连点头，说道：“我若不看在是姊妹的份上，我真不管这事。”

说完等到天光大亮，他净面梳发，叫孔全拿着一根皮鞭子。孔全答应，拿着一根鞭子在前头走。员外拄着拐棍，在后面跟随，一直来到德升店。孔全先进到店中，住的位客人全要拜一拜。一直来到后面霍坤住的屋中，有人到里面通报。这个时候孔庆还在那屋门外，满脸血迹。孔全上前说道：“屋中达官爷，您贵姓啊？”霍坤一闻此言，连忙出来说道：“我姓霍名坤，金刀赛判镇西川的便是。”孔全说：“霍老达官，我家员外爷特来此处见您。不知孔庆怎么得罪您了，特来替他请罪。”霍坤出来一看，见此人身高八尺高外，汉壮魁梧，长得四衬，面如重枣，狮子眉，一双阔目，通官鼻子。四方口，大耳有轮。霍坤连忙问道：“阁下贵姓？”这人说：“我姓孔，名安。”霍坤说：“这个店是你的？”孔安说：“不错，是我的，叫我们当家什户给看着，好应酬客人。”霍坤说：“你们店里有几名伙计？”孔安说：“就是外请的一位先生，此人姓刘，名叫刘山。有一个当家的侄儿，名叫孔庆。”霍坤说：“有人叫孔贵的，你认得不认得？”孔安说：“老达官，您问我那能说不认得。凡是我们的孔家门的，没有不认识的。那些个孔清、孔豹、孔贵，他们三个人我是不识，因为他们目无王法，心无五伦。这位老达官您的名姓，我久有耳闻。”霍坤说：“您认识被捉之人？”孔安来到近前一看，一脸的鲜血，眼珠子在外边搭拉

着，遂问道：“孔庆，你这是怎么啦？”霍坤便将他所作所为之事细说了一遍。孔安一闻此言遂说：“孔全，你把鞭子给我。”孔全连忙把鞭子送了过来。孔安拿鞭子在手，陪笑道：“老达官，我给您出一出气，他家是孤儿寡母，您多可怜他吧。”说完抡起鞭子，抽了有十几下子，说道：“孔庆，你胡作非为，你这不是得罪我的店客吗？”打得那孔庆是苦苦的哀求。霍坤一晃，倒替他讲情，说：“是啦，您不用打啦。我要把他送到当官治罪，按偷花盗柳之情。”孔安说：“你我全这么大的年纪啦，还不容量他么？就拿他当一个小猫小狗，也就完啦。再者说，而今大宋朝的法律，凡是那偷花盗柳之人，一经官即置于死刑，请您就把全脸赏与我。”霍坤说：“霍全上前给他松绑。”霍全急忙过去与他解了。孔安说：“孔庆，你别跟他们三个人学，我这店中用你，也按照店规给你工钱。那南来北往的客官，带着少妇长女，不要看方寸挪位。人家的姐妹，也跟自己的同胞一个样。”霍坤说：“你慢走，以后你再有此类事，你必慎重，起个誓，如今我是看在老人面子上饶你不死。”孔庆跪倒，对天赌咒：“从今以后，再有盗柳之事，必死在霍家父子刀下。”霍坤说：“走吧。”孔庆忙谢过了他的伯父，然后走去。后文书他恶行不改，才应了誓。按下不表。当时孔安说：“达官，您在这里多住个三天五日的。”霍坤说：“不必了。”孔安说：“那店饭钱我候啦。”霍坤说：“不用，我已然叫人算清了全给啦，下次再住您这店再说吧。”便令霍全到外面备好车辆。霍全答应出去，不大工夫车已备妥。小霞母女带同金屏翠屏与婆子一齐出来上了车。父子二人出店上马，一直往霍家寨而去。如今且说那三个贼人，招集了喽兵们。孔贵说：“咱们在半道上劫杀他们全家，必须听我的哨子响，然后再出来，千万留神那个丫头的弹子。他们那两个丫环，一定也会打。小霞外号人称飞弹嫦娥，你们想他的弹子打的准不准就得啦。咱们看能报仇就报，不能报时只可改日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别去了一目，那更报不了仇啦。”这人一听也对，遂说：“那么听您调动吧。”这些人便一齐的来到一途路上，等着劫杀他们。

天已到时听正东车辆响，他们真来了。看见他三个姑娘，全拿着弹弓。左手推着弓背，右手扶着弓弦。在南边骑马的女子，正是金屏。树林内很高的蒿草，那刀斧手全在草里藏着啦。正走之间，忽然草声一响。金屏连忙用目一看，一片大松树，心中暗想：那里一定有人，待我问一问。想到此处，右手一放，早有一个弹子飞了出去，“吧”的一声，打在树上。树后正是那孔贵藏着，孔贵连忙一闪身。金屏跟着又一弹子，事有凑巧，这一下子打正在他口中，连门牙两个打下。孔贵也真豪横，一声没言语摔倒在地上。

霍家全家逃过危险之地，一直扑奔霍家寨。赶到东村头啦，路南一片树林，里

边有人说话。说道“前边是我老哥哥全家吗？”霍坤定睛观看树林跑出一人，来到马前双膝跪倒，口中说：“兄长一向可好？你我有数载未见。”霍坤见此，身高九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青须须的脸面，细眉毛圆眼睛，蒜头鼻子，火盆口，大耳相衬，花布手巾罩头，青底衣，鱼鳞洒鞋，花布裹腿，外罩月布的大裤。周身是青线勒出来的蝴蝶，纽绊未结，肋下配有雕翎刀一口，绿沙鱼针皮鞘，青铜饰件青吞口，青绸挽手。霍坤翻身下马，说道：“这朋友免礼，你认识我霍坤，我怎么想不起阁下来呢？”此人说：“老哥哥，这时候是您贵人多忘事，上了几岁年岁，甚么事也就忘怀了。我先问一问您：头前这位小姐，是姑娘乳名凤兰吗？”霍坤说：“不错，朋友你知道我的女儿乳名，这样说来，你我足有二十年开外没见。”霍小霞在前边一听，连忙弃鞍，来到近前，连忙下拜，问道：“您可是我李叔父吗？正是侄女小霞。”霍坤说：“姑娘你可知此人的名字。朋友你底子下怎么称呼？”那人说：“姑娘说出我的姓来，这就是她的灵机太好，那么姑娘你可认识于我？”小霞说：“我认识您，您的官印，孩儿不敢说。我爹爹忘记了，我兄弟太小。要不是您这一口刀，那能搭救我们全家的性命？”霍坤说：“姑娘，那位搭救你我全家的正是那位姓李名刚，别号青面兽的便是。”说完他来到驼轿前，叫李氏快下来，上前见过咱们拜弟。李氏一闻此言，急忙下了轿。夫妻一齐来到此人面前。霍坤说：“若不是姑娘说出你搭救过我们全家，我真忘怀了，贤弟可千万的要恕过我年迈。”李刚说：“自己弟兄不要如此。”说着前行几步。说道“嫂嫂在上，受小弟一拜。”李氏连忙还礼说道：“兄弟别行礼啦，愚嫂我这里答拜啦。”当时行礼已毕，李刚站起身形。李氏道：“贤弟你我有二十多年未见，我叫你兄长到处找你，不知你上哪里去了？”李刚说：“嫂嫂，我自从斩镔铁王洪之后，于得江打了我一毒药镖，多亏有我的师叔彻地腾仙广惠，就是正北兴隆寺当家的，才将我的毒药暗器伤治好。我四山五岳去寻找于得江，未能将小辈捉住。也许他埋名隐姓，找背地隐藏，也未可知。”霍坤说：“是了，霍全呀，快过来见你李叔父。”霍全此时早已下马，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跪倒行礼，口称：“尊叔父在上，侄儿霍全与您叩首。听我姐姐言讲，倒退二十年，有王洪执掌桃花坞，截杀我全家。多亏叔父雕翎刀，解去重围。我爹娘嘱咐我姐弟，必须千恩万谢。”李刚说：“贤侄请起。兄长啊，姑娘与孩儿，他姐弟全在西川成了名啦。”霍坤说：“你这是赶奔哪里呢？”李刚说：“我上山东何家口。”霍坤说：“你上哪里作甚么去呢？”李刚说：“我到那里拜望我盟兄分水豹子何玉，逆水豹子何凯。”霍坤说：“贤弟你不用去啦，姑娘你上骡驼里去吧，前边离咱们家已然近啦。”小霞一听，心中暗想：这还有背我之言吗？只得去上轿子。霍坤说：“贤弟，我与你打听一位公子。”李刚说：“但不

知是哪位？您问的有名的主儿，我能略知一二。”霍坤说：“在山东很早成名，就是何玉之子。”李刚说：“原来是何斌呀，那孩子太好了，乃是侠义一流。他能跟着我那老哥哥的脚印走，他无论到哪里，真是仗义疏财，慷慨大道。一来有他爹爹名姓，二来他也有重整家业之心。何玉、何凯他们老哥两的武艺，倾囊而赠。他随他们三个师哥在山东一带走镖，道上成名。他可称文武兼全，智谋广大。在济南府挂漕水县首户的财主，家中是家大业大。兄嫂啊！我李刚是尽其交友之道，我要跟您商量一件事情。姑娘青春多大？您住家又在西川，正门正户的太少。你们两家要结亲，那可成斧劈经门当户对秤么八两半斤。”

此时小霞一闻此言，臊得没敢出头。李刚又说道：“姑娘已然二十往外了，别叫他与您一块保镖啦。西川路上莲花党太多，倘若有个失神，那时您是成了名的人物，岂不被水一冲。”霍坤连连点头，说道：“贤弟你此话说在后头了，你有此话我夫妻就感恩非浅了。李贤弟你可看见凤兰马上挂着那张弓，身上跨着那个弹囊？”李刚说：“我到是看见了，”遂叫道：“姑娘。”霍小霞连忙下轿一转脸，李刚一看那弹囊上有神手太保四个字，何斌两字撕下去了。李刚不知怎么回事，连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霍坤便将立插招婿之事说了一遍。李刚便问：“何人为媒？”霍坤又将刘荣、鲁清二人为媒以及鲁清诓弓囊之事又细细说了。李刚说：“兄长，这保亲的二位，外面成名露脸。我李刚云游天下，头一宗我为寻找于得江；第二我为找我那拜兄自在雄鲁彪。至今不见他二人，但不知这二人往哪里去了？”霍坤说：“贤弟，除去宋朝管辖之外，你可上哪里去找。再说那于得江他到处不报他真名实姓，那你可上哪里去找。贤弟呀，俗语说的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啦。你别看你见不着此贼，你要托一托朋友，就许碰见了他人，也可以替你报仇。”李刚点头。此时霍坤他将镖打何玉，大众西川报仇之事对李刚说一遍。李刚一闻此言，当时翻身跌倒，背过气去了。霍坤说：“霍全与轿夫他等快将你叔父唤叫起来。”

大家上前七手八脚，好容易将他掀叫过来，李刚放声大哭。霍坤说：“你且止住悲声，到西川前去报仇就是。”李刚此时心中所思，我要跟他们父子一同前去，未免叫那小金刀霍全小看于我，说我怕死贪生，畏刀避箭，胆量太小。遂说：“兄长，您同定我嫂嫂，大家回家，小弟我要前面见我大哥。然后我一人前去银花沟，刀斩二峰，力劈普铎。”霍坤说：“好。”当下李刚告辞走。暂时不表。单说霍坤父子全家回到霍家寨，众人下车辆马匹，大家来到里面，安置齐毕。车夫轿夫将东西物件马匹交代清楚。

霍家父子在家休息几天。霍坤叫李氏，说：“夫人呀，你必须将咱们当家什户，小霞的姐妹，你我的弟妹嫂嫂，一齐请了来，要跟他们说明这门亲事。再者就是每天晚上要小心咱们前后的院子，多加注意留神，小心莲花党的淫贼。她

的守节砂要紧。”李氏连连点头，第二天便将那些女眷们一齐找了来，内中有霍坤的一位嫂嫂，霍门张氏，乃是霍恩之妻。这个霍恩早已死去了。张氏说：“妹妹你将咱们当家什户女眷全找了来，所因何故呢？”李氏便将小霞说婆家事，完全说出。张氏是个嘴快之人，平素又好逗人。他一闻此言，便来到东里间，说道：“凤兰姑娘。”小霞说：“大娘，有甚么事？”张氏说：“不久你就要离开你的爹娘。”这号亲事之情，人人全知道啦。那么姑娘她究竟明白不明白？原来他已明白了八九。而今又见她娘将当家什户的女眷全请到了，不知何事，心中纳闷，她在暗地里便将霍全叫到身旁。霍全是她手下败将，一个说不投缘，立时挨打。因为霍全的武艺敌不过他姐姐。那小霞无论当着她爹娘不当着，常打霍全。如今把她兄弟叫到身旁，问道：“兄弟，他们全作甚么来了？”霍全一想：这是她的终身大事，遂问道：“您比我大，他们说甚么，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呢？”小霞说：“我是真不知道。”霍全说：“在擂台上您跟人家动手的那位您可记得？”姑娘说：“我知道，那一大胆狂徒我没找着他。”霍全说：“是您拿的这张弓的人，比您能为怎么样？”小霞说：“那一张弓，他比你我胜强百倍。”霍全说：“姐姐您可千万别把人家的弓囊给人家丢了！那两样可是人家定礼。你我爹娘将您的终身大事，许配何斌身旁为妻。”姑娘一听，当着大家臊得面红过耳，低头不语。霍全说：“姐姐您生来一个女流之辈，脸面朝外之人啦。俗语有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市井之上，全是这个理由。素日咱们姐弟两个，您打我的仇恨，全已勾开。您我的爹娘，指着您好像顶上明珠一般，学会了折把弓一张，帮助在西川成了名，一来抓错就打我一顿”小霞说：“你还是错，没错我能要打你吗？”霍全说：“这您还不明白啦，将您许配何斌身旁为妻，您要有姐弟的情肠，将来爹娘有个百年之后，千万的我能上山东将您接了回来，姐姐在家可以盘桓几日，您也不是岁数小啦。叫一个不识的男子，举过头顶，您不知道，就凭咱们爹爹那个皮气，那人若是贼人，他上哪里，也得追到哪里，非要了他的命不可。”小霞一闻此言，不由心中暗想，遂问道：“兄弟，那人与咱爹有多大冤仇？要使双刹子脚，把老爹踢死。”霍全说：“姐姐，那么那个人是君子呀？可还是小人呢？”小霞说：“倒是一个正人君子。”霍全说：“您想想一个立擂台，甚么人不来呀？此人就是上西川报一镖三刀之恨，与您比武之人，正是那美豪杰大孝子何斌。现有刘叔父解去里围，约请我父子西川报仇。我随老爹尽其交友之道，姻亲之情，杀奔银花沟，您在家一切多加小心吧。”说完他竟自走了。不言他走。且说张氏，向小霞说道：“姑娘，咱爹爹与你兄弟被人约走了，前去报仇，给你张的是口袋。你过门之后，夫妻二人全年轻。”小霞姑娘心中暗想：我爹爹那么大的年岁，我兄弟又不大。再说我们这一枝，人是少的。

过门之后，我二人一起冲突，他要拿举过头顶这言语来咬吃于我，那时我应当拿何言语答对？我拿他这张弓赶奔贼巢，一来护庇我爹爹；二来护庇霍全；第三我到那里，是见事作事。叫山东省老少的达官看一看，我给他弹打群贼的二目。想到此处，便打定了主意，遂叫金屏翠屏，嘱咐二人在前面多多的留神。等老人家与公子爷要走的时候，吉万给我一个话。金屏翠屏两人来到外面，霍坤说：“你们两个人上这里来作甚么来了？这要是来了宾朋是何样子？”金屏说：“回禀太爷，我们小姐有话，您要跟公子爷一走，我们得禀报我们小姐。霍坤说：“你二人到后面去吧，我父子走的时候，必须到后面告诉个话。”两个人点头，二人出来到了外面，便影藏到大柱后边。霍坤父子吃完晚饭，把长大衣服放下，夜行衣包军刃暗器，通盘拿齐。父子二人来到外面，爬过山岭，便是四里屯的西村头，看见出来一片人，霍全说：“老人家咱们随他前去先入山吧。”霍坤说：“咱们赶紧走。”霍坤依着小金刀霍全，可是大家一块入山。霍坤打算单立功，当下他父子进了山口，来到林中，换好夜行衣。抬胳膊踢腿，不绷不吊，要了刀。来到寨门之外，大声喊嚷，这才将助力普铎之人唤出。霍坤与谢冲打在一处，霍全与谢勇打在一处。石禄大家赶到，石俊章刀劈谢冲。谢勇一见不好，带喽兵往寨门里退。鲁清说：“列位，可千万别叫那个使叉的跑了。”没多时谢勇已然退进寨门，那喽兵是退回一半。寨门外还有一半。这便是遭劫在数，在数的难逃。大家往里一败，谢勇抹头往里就跑，飞抓手云彪将抓抡开了，往前进步。那谢勇正跑三五步远，这个抓手就到了，连绢帕带发髻一齐抓住。云彪往怀里一用力，谢勇低头往里一钻。好比是有人把发髻抓住一个样，再想往前掖，那就没功夫了。云彪往回一拉绒绳，贼人就倒下啦。黄龙黄远威，别号小昆仑的便是。他正挨近云彪。他一看贼人倒，连忙一举浑铁棍，往下一砸，“噗哧”一声，当时给砸了个骨断筋折，死于非命。再往里走，到了二道寨门，双门紧闭。杜林说：“鲁叔父，您看他们把门关上了。”石禄说：“大清棒槌，这两个跟谁在一块呀？全都致于死命啦。我还没得着一个啦。”鲁清说：“你等着吧，少时全出来。”石禄说：“好，那么我全包啦，他们一个也活不了。”不言他们这里，且说头道寨门的喽兵，跑进大寨，来报普铎，说道：“二大王，大事不好，他们山东报仇的人可是全来了。”普铎一听，连忙命黄云峰手执铜锣一面，敲锣聚众。普铎也是胡哨直响。他听正南方是杀声震耳，他心中也是有点惊心，暂不表他们。再说二道门外的众人，鲁清说：“石爷你上去推一推门，看看关了没有？”石禄上前双手一推门，昂然不动。杜林说：“列位大家可千万的别往墙上蹿，怕上头有走线轮弦。”鲁清这才伸手探兜囊，取出飞抓，搭住了墙，一揪绒绳一问。上头有点动静。原来那墙上暗藏三十二枝冲天弩。此消息乃是殷志文、殷志武弟兄所摆，与

人家所摆的不同：每隔二尺六寸有一支，或是一尺二有一支。要从二尺六的地方上去，有冲天弩，里面是卷网，宽六尺四寸。比方说要是从一尺二的地方上去，这一尺二的东西多挨着一寸，全有弩箭，一尺二往里没有。人要是往下一掉，那就掉网里面。下面是一尺二长八尺宽的翻板，板下是地沟。这南面东至西长，宽有一丈二，深有一丈，里面两明。在沟帮上有十二个槽儿，槽里亦有兵卒。每一个里头有一人，也有拿长钩杆子的，也有拿绳子的。只要一掉下去，就得被擒。二道围子墙，一直到三道四道，全是一个样。鲁清说：“石爷你别往上蹿啦，随我来。”当时将他带到二道门外，“你从这里上去吧。”石禄说：“大清你们大家往后，上头要是有竹签咬我，我不怕。”说完他撤步长腰往上一蹿，左胳膊一跨墙头，右胳膊一跨，那冲天弩就打出来啦。石禄用胳膊一挡脸，心说竹签来哪，容那竹弩打完，他一用力便上了墙头。弩箭放完，他用胳膊一拐，拿肚子一贴墙头，说：“小子，还有没有哪？”他一问没有了。正在此时，从里面翻上一扇卷网，当时将石禄上身满全给罩上了，上面的倒须钩住了衣服，往里怔揪石禄。他便双腿一飘，头冲下栽进墙里去啦。大家看的明白，可是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杜林说：“鲁大叔你可站着别动。黑夜之间，这里有卷网，回去咱们找不着这个地方，那可麻烦。”鲁清说：“石爷，你在哪里哪？”石禄原来正在网兜里，还没掉下去啦，连忙答言：“我在这里啦。”鲁清说：“你看一看四面还有没有？”傻子要冤人，是一冤一个准儿。石禄可不是傻，他要真傻，那一百二十八趟万胜神刀，怎能学的会？一趟拆八招，一招分八手，焉能学的会呢？石禄一听鲁清问，他成心说：“你们大家可别过来，我这个旁边竟是网，真咬人，利害极啦。”

鲁清一听他这声音，不由心中纳闷，但不知为甚么掉下去没响声，遂问道：“石爷，你在里头干甚么啦？”石禄心中所思，我要说在网兜里，谁也不进来啦，便假意说道：“我在地上站住啦。”鲁清说：“怎么一声没有啊？”石禄说：“我头冲下下来的，我把网给撕啦，手按地起来，哪有声音呢？”大家一听，情有可原。鲁清说：“卜亭你过去。”卜亭说：“你们不过去，为甚么叫我过去呢？”鲁清说：“你过去不要紧，那块网叫他占上了，那块他给撕碎啦。”石禄一听，连忙说：“骆驼你可别过来。这里竟片网，可咬你。”卜亭说：“鲁爷，你们谁爱过去谁过去吧，我不过去啦。”杜林说：“你不用过去啦，你真是畏刀避箭，贪生怕死。”正说着里头石禄说：“大清你把我那对铲给我。我用铲问一问。”卜亭手中给他拿着皮搭子，一想也对，他便抡圆了往里一扔。扔过翻板地方，“吧哒”一声。杜林长腰上墙头，说道：“姓卜的，人可是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人人可爱。死在阵后，是怕死贪生。”他双手一扒墙头，墙头没动，往里探身。低头一听，那滚网就把他也卷到墙

里头去了。杜林就扎入他的怀里去啦。杜林用手一推他的腿，说“你别夹我，那网上的倒须钩钩上我啦，你怎么往里冤我呀？”石禄说：“我没往里冤你呀。”杜林心中暗想，这人要傻呀，冤机伶鬼，是一冤一个准。想到此处，用手一抱他的大腿，一翻身，便将倒须钩给摘了下去，遂大声说道：“鲁大叔你们列位可别上来啦，这上边有滚瓦，里面有片网，网上有倒须钩，坚固极啦。下面又有翻板，我石大哥掉在网里啦。”鲁清在外边一听，遂问道：“你在哪里呢？”杜林说：“我也在网里啦。你叫杜贵杜茂他们两个人从此下来二尺多远，用虎尾三节棍去砸墙，把墙给他砸塌了，然后再进来，自然无险，以后见着房墙就拆。”

鲁清一听也对，便命杜贵、林茂、董相、佟豹、小黄龙五个人全是力猛的军刃，足可以将墙砸塌。杜贵林茂全是纯钢打造的虎尾三节棍，董相是熟铜棍。五个人闻言，各举兵刃向墙上砸去。“吧”的一声，那墙头，早就砸松了。佟豹说：“二位贤弟，咱们已然将墙砸松了，别再砸啦，可以用棍往里推，便可推倒了。”四个人一听也对，这才一齐的往里一推。“轰隆”一声，墙已倒了，便将里面的翻板给砸翻起来了。此时众人进去一瞧，他二人还在卷网兜里啦。石禄头上有四个倒须钩住他。鲁清说：“云彪，你用飞抓将他们抓住。”大家用力一拉，便可将他们拉了下来。杜林说：“且慢，千万先别拉，因为下面是翻板，不知道坑里还有甚么东西。我石大哥他掉下去，不要紧。我要是掉下去，那可是凶多吉少。”鲁清说：“你揪住上头那个铁环，也保点险，不致于掉下去。”杜林一听也对，这才伸手揪住了两个铁环子。云彪抖抓，便将石禄的肩头，连那网全抓住啦。大家人等一揪，当时揪他离了墙，又一松动，石禄当时又撞在墙上了。石禄说：“大清啊，你们别揪啦，敢情拿我撞钟啦。”众人一听，将要一松手，“嘎吧”一声，绒绳已断，将石禄掉下翻板去啦。鲁清叫铜杈李凯、银杈李继昌、飞杈手李文生他三个人用杈头搅起翻板，叫杜林下来。杜林来到下面一长腰，便到北边了。这个时候石禄掉了下来，双手一抱头，用腰找地。此时天黑，又在翻板的底下。他一看地下有个牛角泡子的灯，又看见出来四五个喽兵。听他们说道：“得，从上面掉下人来啦。”说着话用钩杆子一钩，便将他身上的衣服以及靴子鹿筋绳钩住了。石禄看他们全钩好了，忙一翻身，左手揪住钩杆子，右手迎面掌打去，只听“吧吱”一声响，这个兵卒就算完啦，那些个兵卒往西就跑。石禄爬起，用钩杆子便把这个兵的腿钩住了，一反手，“吧吱”一声，这个也死于非命。他再找那几个人，早已跑的没了影儿。原来他们全顺地道跑了。上面鲁清说：“石爷那里去啦？”石禄说：“我在这里啦。”鲁清这才叫人将翻板支起，又叫云彪把抓系下去，石禄伸手揪住便上来了。石禄毛腰拣起皮搭子，说道：“我的骆驼呢？”卜亭说

：“我在这里啦。”石禄说：“给我扛着吧。”卜亭说：“你不会说我给你拿着吗？”说完伸手接了过来。大众人等，这才一齐往里而来。石禄在前头，他们是见着房墙就拆。来到了里面一瞧，他们这个屏风门与别人不同，是坐北向南七间大房，当中阶脚石，上面大廊子，里面挂着铁丝门灯一个。鲁清说：“石爷进去。”石禄说：“骆驼你把铲给我。”卜亭当时将皮搭子交给他，石禄抽出了双铲，往屋里便走。看见西墙头是沙篋子，里面有盏把儿灯，屋中坐着一个人，面朝着里。他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原来正是那黄云峰。他便奔了屋门帘，左手铲一挑帘子，迈步往里，来到切近，抡右手铲，盖顶就砸，“叭吱”一声，人头已碎，可是那个尸腔子，还是不倒。石禄一怔之际，脚底下一软，“忽隆”一声，石禄就掉下翻板去了。鲁清在外头一看，那个假人还在那里站着啦，他这才知道这个是自行人，特意桌上放了一盏灯，蜡灯的苗最软不过，因此招来众人。又听底下石禄喊：“大清啊，快把翻板撬起来吧，这里头味可大啦。”鲁清大家一闻此言，急忙来到屋中，用刀将翻板一掀，味气上来，令人难闻。有人系下抓江锁去，石禄揪着上来了。众人见石禄身上，一身脏泥脏水。鲁清说：“杜林你带他上外边去。”石禄说：“你别带我出去啦，里头就是普铎的院子。”当时大家来到里面，在南房廊子底下一看，这里好宽阔的院子啦，坐北向南七间大厅，大勾连搭三层房，明看七间，暗着二十一间。前边全是大廊子，阶脚石左右两边插着兵器架子。鲁清一看，正东有七间房，是东屏风门，正西有七间房，是西屏风门，当中院便是武场。他往里一瞧赵庭、苗庆、朱杰、电龙没到，不由心中纳闷。

按下众人不表，且说赵庭他们四个人，进山一直西北，看眼前一道围墙，伸出抖火摺子，借光亮一看，上下俱是大开条。赵庭将火摺子掐灭，亮了刀，取出白蜡点好，粘在护手盘上。哥四个蹲在地上，围着这盏灯，取出地图来，铺在地上，四个人一齐观看。瞧好了头道围子墙，总弦在哪里。记在了心里之后，又看第二道，将二道机关记住之后，又命朱杰看第三道围子墙的总机关在哪里。赵庭说：“朱爷，可千万瞧明白。看错一点，可有性命之忧。”朱杰说：“三弟你可多要小心了。”电龙说：“是，赵仁兄您献您的绝艺吧。”赵庭将阵图交与朱杰，朱杰叠好放在兜囊之中。赵庭将刀递与苗庆，叫他把刀尖向外拿着。又叫朱杰、电龙在二丈开外去，“这墙上有甚么暗器没有？那么大的崩簧，够不上你们哥俩。”说完他将上身衣服脱了，一抖中衣，往下一挽，推到底边。他借光一看，从南头第七块抢帘，横放着，也是一块横着，一块顺着。墙高一丈三尺。他站在第三块之上面向东，脊背贴了墙。他施展爬碑献艺之能，往下一叠腰，双腿就起来了。头冲下，脸朝墙，赵庭两手扶墙，肚贴着墙，他一叫气功，“吧”的一声就上墙上去啦。赵庭用双手扶墙往上爬去，到了

上边。他唤口气问道：“朱二哥，您看我的左脚滚檐没有？”朱杰说：“再往北点。”赵庭又往北错一错，朱杰说“成啦。”赵庭这才用左腿一踢，右脚登在顺着的抢檐之上，猛力用左脚一撮，那块砖就撤回去啦。赵庭连忙下来，顺着墙根一躺，仰面观星，侧耳细听。那上边“吧啦吧啦”直响，后来不动啦。赵庭这才站起身来，将衣服穿好，从苗庆手中接过刀来，起下灯背好刀。朱杰刚要往上窜，赵庭说：“先别窜，你我用飞抓问一问，防备上边有甚么动静，小心无过。”说完各人取出来往上扔去，抓住墙头一问，并无别的动作。四个人这才登着墙上来。伸手取出问路石，往下一扔，是犬吠声音没有，收好抓墙索，四个人下了墙，到了平地。再往二道围子墙上看，那二道墙八尺高，里面有一扇一扇花帐。书中暗表，那一共是六十四块，从南数第七块。大家往上撬，起下石灰片，往地上一扔，“咚”的一声。赵庭说：“可要留神，下边有翻板坑。”苗庆用手一扶花帐，有些活动。大家再往里看，第三道第四道，相离不远。苗庆有手绝艺，人称草上飞。他一勒绒绳，说：“你们列位闪开”，他细看花帐上莲花，分出青红紫。心中想好第二朵莲花，乃是阵眼总弦。他飞身上花帐，伸手揪着了第二个莲花。往起一揪，出来八寸长，往外拧八扣螺丝簧，他一撒手往东一扔，到了墙头之上，再看这些花帐是自南往北倒，北边的往南倒，两下里全支住了。地面铜弦一响，再无别的动作啦。赵庭说：“列位抓好了墙头，各人下去先用刀点一点地。翻板不动啦，然后再摘抓墙索。”大家下来脚到墙根，用刀一点地上，那翻板不动，这才将索撤下，叠在兜囊之中。朱杰一看这第三道墙中间有一个地道门，赵庭说：“朱爷你再把阵图看一看。”朱杰取出阵图，电龙取出自来火，细看图上注写明白：那门灯旁边有两口劈山刀。朱杰说：“我看明白了。”他也有手绝艺，能够飞过去五层台阶，双脚登着门坎。又一换腰，来到第二个门坎。这个门坎往外直滚。朱杰双脚一倒换，身子不由一晃，他用手一扶外边这个小狮子狗。朱杰暗说“不好。”此时轮弦一响，耳轮中只听“嘎吧”一声响，朱杰连忙飞出一双手扶着小狗往北一转，侧耳细听，那门“吱扭扭扭”一转，再扶那个小狗，是当然不动啦。吓了朱杰一身冷汗，心中暗想他们这里真有能人，摆得这个消息是奥妙无穷。这才点手将他三人叫了进来。原来四道围子墙是里头有埋伏。电龙说：“你们哥三个闪开，这四个墙是我的。”说完他飞身上来，往里一看，西房三间，廊子底下有一个人，南北里间有灯光。就听这个人说了声“外边来了一个。”当时里边花的一乱。

书中暗表，这五十个人，自从崔成一走，无人照管，他们很替崔成耽心。因为崔成皮气很好，平素跟他们很投缘。如今他一个人不在这里，无有头啦，谁也管不了谁。这内中有一个名叫张三的，他见众人都在这里全都着急，遂说：“列

位咱们大家在这里可别着急，外带烦闷。他在这里也是这样，他不在这里，咱们还是这个样才成。咱们有多少日子没要钱啦？从打崔成上山，正月是从初一到十，许咱们玩一会儿。山上的规矩，逢年按节，才许赌博啦。这崔成一走，咱们是南里间二十四位，北里间二十四位，外边有一位巡风，堂屋有一位，专听四道走铃。谁要赢了钱，给他二人批出二成利来。南里间开宝摇滩，北里间是顶牛斗纸牌。叫刘七在外边巡风，李二在明间看看四棵明柱。”众人一听也好，大家便一齐分屋耍起来了。这内中有人说：东颠西跑可不如摇滩押宝。比方说。孤丁上一百，就是三百。押一千，赢了就是三千。押宝是大耍，顶牛推牌九，全是男子耍，百里挑一。女子押宝，少妇摇滩，有那富有的家庭，年节接姑奶奶住家，进门就推牌九，那个可太少了。老太太疼女儿心盛，不差甚么全是玩纸牌。

闲言少叙。他们这些人到一处，足耍一气。内中有一个人能押宝，他说“我手中有五十五两。上宝开甚么？”旁边人说：“是二。”他说“这一定是四，我全押上四吧。”开宝的主儿，真开的是四。心中一害怕，你说揭吧，不够赔他了。遂用诈语说：“我还是二，你算是输了。”说着话伸手刚要接。外头刘七说了声“来了一个。”众人一听忽拉一乱，当时把银子就抢啦。这个押主出来说道：“刘爷你单这么时候说话，要不然我赢他一百多两，给你几十两。如今你这一句话不要紧，连我老本也丢了。”刘七说：“真出来一个。”众人往南房上一看，真是有一黑影。张三说：“七弟，我们大家还进去要去，你在外边拿条凳子，坐在廊子底下装睡。他既然进了四道围子，大半就可以知道一点甚么。那翻板搅轮刀十分利害，南墙底下才有一条方砖。顺翻板那道白线，你看他往北一走，你在他身后跟着他，容他相离且近，一声断喝，他一胆怯，往西一躲，当时就得掉翻板之内，立时碎尸万段。”刘七点头应允，大家这才又回到屋中。那刘七依法坐在屋子廊沿底下，他们这里说话，早被电龙他们听清楚。电龙道：“列位，待我过去。”说完顺墙下来，用脚踩好墙根，知道八寸以外，就是翻板。用脚一试，这翻板还直活动啦，这才一毛腰，就看见那个装睡的人，下了台阶，奔了东墙根底下，在电龙身后。那刘七说了声。“你往哪里去呀？”电龙一回头，连忙左胳膊一圈，右手按簧，“嘎哧”一声，正打在左脸之上。一害怕往旁一闪，忘了脚底下啦。将一登翻板，“吧”的一声，刘七掉了下去。电龙连忙蹿到墙犄角，侧耳细听，那下面一阵刀轮响，当时将刘七绞的骨断筋折，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才蹿到平地，找着阵眼古楼钱。他一看不是莲花，乃是一枝藕。依照破法，将弦放下。就听翻板下铜弦一阵响，他再用脚一踩翻板，昂然不动啦。电龙这才舌头打卷，一打吸溜。外边哥五个听见，各自长腰上墙头，下来登在翻板也没甚么事啦。朱杰说：“赵仁兄，您先到

后窗户外头看看去，防备他们逃走。我在南屋外面，苗三哥在北间外头，电贤弟进去绑人，一个也别叫他们走了。”电龙说：“您就去吧。”说完他提刀上台阶，进到屋中。

此时李二听见有动静，遂说：“老哥们，外头可有动作，不知道是破阵的掉下去，还是咱们伙伴掉了下去？”张三说：“管他呢，反正天亮再说。”原来这些人被耍吸住，谁也不想出去。电龙猛然一开门，便将刀举起，说道：“你要嚷，我一刀杀死。”李二说：“不嚷。”电龙说：“你们一共是多少人？”李二说：“我们一共五十个人，除去崔成下山之外，这里还有四十九个人。”屋中人便问李二“你与何人讲话？”李二说：“列位别耍啦，山东报仇的人来啦。”大家闻言，就是一阵乱。电龙说：“你们先别乱，是我把你们捆上，还是自捆你们呢？”李二说：“不用您捆，我们全都自己捆。”内中有不叫捆的，说“踹前窗户出去。”朱杰、苗庆说：“你们哪一个出来，先杀那一个。”又有说“走后窗户。”赵庭说：“唔呀，吾早在这里等着你们呢。”大家一听，得，谁也跑不了。只得认可受捆。电龙说：“留李二带道，将他倒绑二背，用带子绑上他腿，再用物堵上他嘴，叫他带咱们上大厅去打群贼。”大众一听很对，对时将 he 如法捆好，叫他在前带道。走在中途路上，电龙说：“三位兄长，待我学一学会友熊鲁清。”说着话他来到三间房的北房山，将刀交左手，右手扭着嗓子说话、变了嗓子的声道：“刘三，你在这里听着，他们在屋中若有磨蹭绑绳的人，你拿刀进去给他们肚子上一刀。一搅和，那就算完了。”刘三说：“好吧，站着我不是他们的对手，捆着我还可以成。”电龙安置好了，返回来将李二推倒，绑好了放在蒿草之中，低声说道：“你要遇见我们人，你是命该如此。不该死，你可就碰见你们的人，还可以逃了活命。因为我们从山东一来的时候，是说好了，见有气的就杀。后来有人居心不忍，这才出主意，叫刀捡有仇的杀，你算是得了益啦。”说完，四个人够奔正西，来到西边，一看坐西向东七间大房。

书中暗表。这是大厅前头东屏风门，正中三明间。他们哥四个顺着北明间，用刀点着阶脚石，恐怕有埋伏。来到明北房山一看，有一扇大窗户，有青布门帘，听屋中“忽噜吱吱”直响。电龙说：“这屋中有人睡觉。”朱杰说：“我看看。”用刀往起一挑帘子，往里一看，那床上躺着一个人，面朝里，头前有一盏灯，好像在里看画似的。朱杰一见，心中大怒，原来那个人正是黄云峰。左手将帘子掀下，跳进去举刀一砍也砍上啦，脚底下一软，他自知不好，再想往起提气，那焉能成？”连说“不好，你们哥三个可少往前进。”说完一闭眼，抱刀就掉了下去啦。电龙又要往里跳，苗庆说：“三弟且慢！”说完掏出飞抓百练索，一抖手便将躺着的那个人头给抓了过来，细一看，原来是以假作成

真。电龙用刀将人头劈了，进到屋中将翻板撬了起来。一看原来是灰坑，专欺人二目，里面飞灰还没落下去啦。赵庭取出自来火，往下一照，好像家中生火时浓烟一个样。苗庆说：“朱爷您往南来。”那朱杰在下面，闭着眼往南走，答言“我在这里啦。”苗庆听明他在那里，扔下飞抓，朱杰揪着绒绳便爬了上来。三个人一看他是满身飞灰。电龙忙用手绢将他脸上的灰面掸去，又吹了吹他眼睛上的灰面。再往院中一看，人家早预备齐啦。这才要大战银花沟，刀劈二峰，乱刃剁普铎，取人头人心祭何玉灵。何斌与霍小霞、石禄与毕赛花奉旨完婚。

(完)